萨　克　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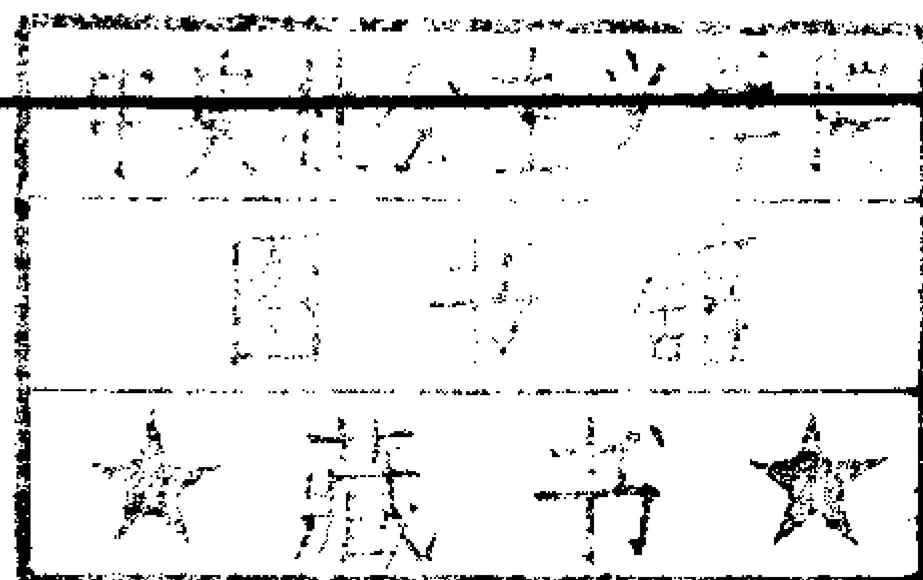
名　利　场

一

杨　必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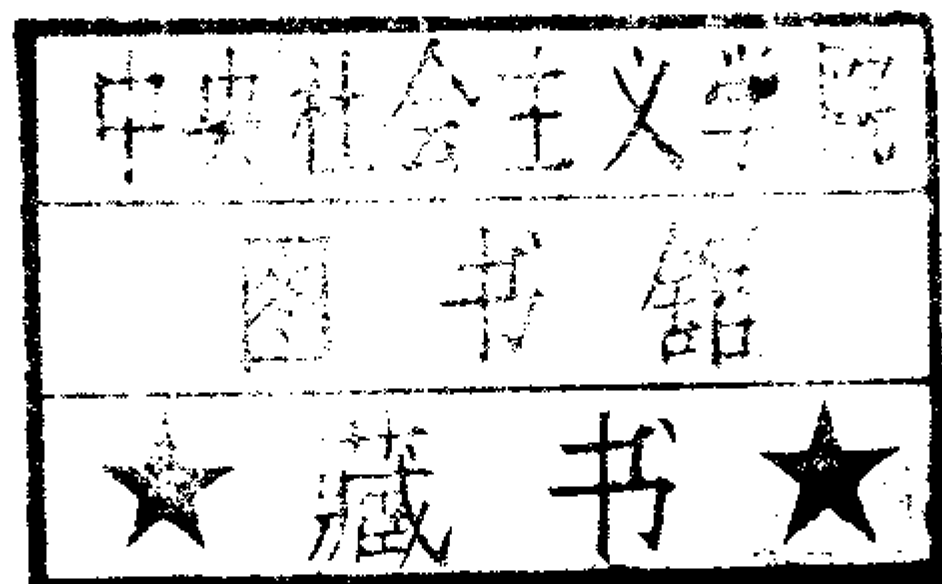


萨　克　雷

名　利　场

二

杨　必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W. M. Thackeray

VANITY FAIR

插图系作者自绘，作者像系英国画家Samuel Laurence所作，均据The Works of W. M. Thackeray, Vol. I & Vol. II (Smith, Elder, & Co., London, 1883)复制。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名　利　场（共两册）
Minglicha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63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9 $\frac{1}{2}$　插页 5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5次印刷
印数 167,001—176,850

书号 10019·565　定价 5.95 元

译本序

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是英国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名利场》（Vanity Fair）是他的成名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称赞他观察细微，对人生和人类的心灵了解深刻，富有幽默，刻划人物非常精确，叙述故事非常动人。他认为当代欧洲作家里萨克雷是第一流的大天才①。

《名利场》描写的是什么呢？马克思论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等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时说："他们用逼真而动人的文笔，揭露出政治和社会上的真相；一切政治家、政论家、道德家所揭露的加在一起，还不如他们揭露的多。他们描写了中等阶级的每个阶层：从鄙视一切商业的十足绅士气派的大股东、直到小本经纪的店掌柜以及律师手下的小书记"②。《名利场》这部小说正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英国在十九世纪前期成了强大的工业国，扩大了殖民地，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讲究的是放任主义和自由竞赛③，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分裂成贫富悬殊的两个阶层。新兴资产阶级靠金钱的势力，渐渐挨近贵族的边缘；无产

① 《俄罗斯作家论文学著作》（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труде）第二册三三五——三三六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Über Kunst und Literatur），一九五三年柏林版二五四——二五五页。

③ 莫登（A.L. Morton）《人民的英国史》（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劳伦斯·惠沙特（Lawrence & Wishart）版三八〇页。

阶级越来越穷，困苦不堪。萨克雷说，看到穷人的生活，会对慈悲的上天发生怀疑①。他对他们有深切的同情②，而且觉得描写矿工和工厂劳工的生活可以唤起普遍的注意，这是个伟大的、还没有开垦的领域，可是他认为一定要在这个环境里生长的人才描写得好。他希望工人队伍里出个把象狄更斯那样的天才，把他们的工作、娱乐、感情、兴趣，以及个人和集体的生活细细描写③。他自己限于出身和环境，没有做这番尝试④。《名利场》里附带写到大贵族，但是重心只在富商大贾、小贵族地主以及中小商人——马克思所谓"中等阶级的每个阶层"。这是萨克雷所熟悉的阶级。

萨克雷于一八一一年在印度出生，他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收税员。他是个独生子，四岁时父亲去世，遗产有一万七千镑。他六岁回英国上学，按部就班，进了几个为世家子弟开设的学校。这一套教育不大配他脾胃。在中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只爱读课外书籍；剑桥大学着重算学，他却爱涉猎算学家所瞧不起的文

---

① 见《萨克雷全集》(The Works of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纽约柯列(Collier)公司版(以下简称《全集》)第二十二册一〇八——一〇九页；又第二十一册二四五——二四六页。

② 萨克雷说，富人瞧不起穷人是罪恶——见戈登·瑞(Gordon N. Ray)编《萨克雷书信集》(下简称《书信集》)哈佛大学版第二册三六四页；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智慧一点也不输于他们的统治者，而且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为什么让那样有钱的腐朽的统治者压在头上(《全集》第十五册四二五——四二八页)。

③ 见戈登·瑞编《萨克雷在〈晨报〉发表的文章汇辑》(Thackeray's Contributions to the Morning Chronicle)一九五五年版七七——七八页。

④ 萨克雷看到富人和穷人之间隔着一道鸿沟，彼此不相来往，有钱的人对穷人生活竟是一无所知(见《全集》第十五册三九一——三九三页；第二十二册一〇八页)。他说只有狄更斯描写过在人口里占大多数的穷人的生活(《全集》第二十二册一〇三页)。

学和学院里所瞧不起的现代文学。他没拿学位就到德国游学，回国后在伦敦学法律。可是他对法律又非常厌恶，挂名学法律，其实只是游荡，把伦敦的各种生活倒摸得很熟。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再三责备自已懒散奢侈；他说回顾过去，没有一天不是虚度的①。

一八三三年冬，萨克雷存款的银行倒闭，他的财产几乎一扫而光，只剩了每年一百镑的收入②。这是对他的当头一棒，使他从懒散中振奋起来，也替他解除了社会地位所给予的拘束。象他出身于那种家庭，受过那种教育的人在当时社会上该走一定的道路，否则有失身份体面。他的职业不外律师、法官、医生、教士、军官；至于文人和艺术家，那是上流社会所瞧不起的③。萨克雷这时已经不学法律，正不知该走哪一条路。他破产后失掉了剥削生活的保障，可是从此跳出了腐蚀他的有钱有闲的生活，也打脱了局限他才具的绅士架子。所以他当时给母亲的信上说："我应该感谢上天使我贫穷，因为我有钱时远不会象现在这般快乐"④。他几年后又劝母亲勿为他担忧，劳碌辛苦对他有好处，一个人吃了现成饭，会变得心神懒散、头脑糊涂的⑤。他从小喜欢绘画，决计到巴黎去学画。可是他不善画正经的油画，只擅长夸张滑稽的素描⑥，这种画没有多少销路，一年以后，他觉

① 《书信集》第一册一五二页。

② 同上书，五〇八页；又戈登·瑞著《萨克雷传》第一部《忧患的锻炼》(The Uses of Adversity)麦克格劳·希尔(McGraw-Hill)公司版一六二页。

③ 《忧患的锻炼》一六三——一六四页；又如《全集》第二十册四八页；第十四册四三五页。

④ 《书信集》第一册二七一页。

⑤ 同上书，三九一页。

⑥ 《忧患的锻炼》一七二页。

得学画没有希望，就半途而废。他做了《立宪报》(Constitutional) 的通信记者。一八三六年他和一个爱尔兰陆军上校的孤女依莎贝拉·萧结婚。她性情和顺，很象这部小说里的爱米丽亚。《立宪报》不久停刊，萨克雷回国靠写稿谋生。他处境虽然贫困，家庭生活却很愉快，不幸结婚后第四年依莎贝拉产后精神失常，医疗无效，从此疯疯癫癫到死。这是萨克雷生平的伤心事。

萨克雷在报章杂志投稿很多，用了不少笔名。他出过几部书，都获得好评①。但是他直到一八四七年《名利场》在《笨拙杂志》(Punch)发表，大家才公认他是个伟大的小说天才，把他称为十九世纪的斐尔丁②。他的作品从此有了稳定的市场，生活渐趋富裕。他觉得妻女生活还无保障，一部连一部的写作，又到英国各地和美国去演讲。一八五九年他做了《康希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 的主编，这是他文名最高的时候。他早衰多病，一八六三年死在伦敦。他的小说除《名利场》以外，最有名的是《亨利·埃斯孟德》(Henry Esmond)和《纽康氏家传》(The Newcomes)；散文最有名的是《势利人脸谱》(The Book of Snobs)和《转弯抹角的随笔》(The Roundabout Papers)。他的批评集有《英国幽默作家》(The English Humourists)，诗集有《歌谣集》(Ballads)。他在诗歌方面也算得一个小名家，作品轻快活泼，富于风趣，而带些惆怅的情调。他的画也别具风格，《名利场》的插画就是他自己的手笔，可惜刻版时走了神气③。

---

① 如《巴黎游记》(Paris Sketch Book)《爱尔兰游记》(Irish Sketch Book)《巴利·林登的遭遇》(The Luck of Barry Lyndon)，《势利人脸谱》(The Book of Snobs)等。

② 《书信集》第二册三一二页。

③ 《书信集》第二册三四五页。

那时候英国社会上对小说的看法很象中国旧日的看法，以为小说是供人消遣的"闲书"①。萨克雷因为自己干的是娱乐公众的行业，常自比于逗人喜笑的小丑②。有一次他看见一个下戏以后的小丑又烦腻又忧闷的样子，深有同感，因此每每把自己跟他相比③。他也辛辛苦苦地逗读者喜笑，来谋自己的衣食；他看到社会上种种丑恶，也感到厌腻和忧闷。萨克雷正象他形容的小丑："那个滑稽假面具所罩盖的，即使不是一副愁苦之相，也总是一个严肃的脸"④。因为他虽然自比小丑，却觉得自己在逗人笑乐之外另有责任："在咧着大嘴嘻笑的时候，还得揭露真实。总不要忘记：玩笑虽好，真实更好，仁爱尤其好"⑤。他把自己这类幽默作家称为"讽刺的道德家"，说他们拥有广大的读者，不仅娱乐读者，还教诲读者；他们应该把真实、公正和仁爱牢记在心，作为自己职业的目标；他以前准会嗤笑自己俨然以导师自居，现在觉得这行职业和教士的职业一样严肃，希望自己能真实而又慈爱⑥。他在《名利场》里也说，不论作者穿的是小丑的服装或是教士的服装，他一定尽他所知来描摹真实⑦。他又在其他作品里和书信日记里一再申说这点意思⑧。我们因此可以看到萨克雷替自己规定的任务：描写"真实"，宣扬"仁爱"。

---

① 凯丝琳·铁洛生（Kathleen Tillotson）著《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Novels of the Eighteen-Forties）一九五四年牛津版一七——二〇页。

② 《全集》第一册九三页。

③ 如《全集》第十五册四一四——四一五页，二五七——二五八页；第四册四三一页；第十六册一七三页；第一册二二六页。

④ 《全集》第四册四三一页。

⑤ 《全集》第十五册二四〇页。

⑥ 《书信集》第二册二八二页。

⑦ 《全集》第一册九三页。

《名利场》揭露的真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萨克雷说，描写真实就“必定要暴露许多不愉快的事实”⑨。他每说到真实，总说是“不愉快的”，可是还得据实描写。他觉得这个社会上多的是那种没有信仰、没有希望、没有仁爱的人；他们或是骗子，或是傻瓜，可是他们很吃得开；他说，千万别放过他们，小说家要逗人笑，就是为了讥刺他们、暴露他们⑩。所以这部小说把他们的丑恶毫不留情地一一揭发。这里面有满身铜臭的大老板，投机发财而又破产的股票商，吸食殖民地膏血而长得肥肥胖胖的寄生虫；他们或是骄横自满，或是贪纵懒惰，都趋炎附势，利之所在就翻脸无情，忘恩负义。至于小贵族地主，他们为了家产，一门骨肉寇仇似的勾心斗角、倾轧争夺。败落的世家子往往把富商家的纨裤子弟作为财源，从他们身上想花样骗钱。小有资产的房东、店主等往往由侵蚀贵族或富商起家，而往往被他们剥削得倾家。资本主义社会是弱肉强食的世界，没有道义，没有情分，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名利场》就是这样一个唯势是趋、唯利是图的抢夺欺骗的世界⑪。

这样的社会正象十七世纪英国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在《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里描写的“名

⑧ 萨克雷给朋友的信上说：“你称赞我的人道主义，真能搔到痒处。我对这行逗笑的职业愈来愈感到严肃，渐渐把自己看成一种教士了。愿上帝给我们谦逊的心，能揭示真实”(见《书信集》第二册二八三页)。他又说：“我以艺术家的身份，尽力写出真实，避免虚假”(见《书信集》第二册三一六页)。他在一八六三年的日记上说：“希望尽我所知，写出真实……促进人与人间的和爱”——戈登·瑞著《萨克雷传》第二部《智慧的年代》(The Age of Wisdom)，麦克格劳·希尔公司版三九七页。又如《全集》第三册序文六页，七页；正文四五七页；第十三册八四页；第十五册二七一页。

⑨ 《全集》第一册九三页。

⑩ 《全集》第一册九四页。

利市场”。市场上出卖的是世俗所追求的名、利、权位和各种享乐，傻瓜和混蛋都在市场上欺骗争夺。萨克雷挖空心思要为这部小说找个适当的题目，一天晚上偶尔想到班扬书里的名称，快活得跳下床来，在屋里走了三个圈子，嘴里念着“名利场，名利场……”[12]，因为这个名词正概括了他所描摹的社会。中国小说《镜花缘》里写无晵国附近也有个命意相仿的“名利场”[13]，正好借来作为这部小说的译名。

萨克雷不仅描写“名利场”上种种丑恶的现象，还想指出这些现象的根源。他看到败坏人类品性的根源是笼罩着整个社会的自私自利[14]。他说，这部小说里人人都愚昧自私，一心追慕荣利[15]。他把表面上看来很美好的行为也剖析一下，抉出隐藏在底里的自私心。他以为我们热心关怀别人的时候，难保没有私

---

⑪ 萨克雷在早一些的著作里就写到当时社会上贵族没落、平民上升，“为了谋生，人海间各行各业掀起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见《全集》第十四册二八三页）。他觉得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他在《势利人脸谱》里写的那种势力社会，还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有一种人是吃人的，有一种人是被吃的。萨克雷把后者称为“鸽子”，前者称为“乌鸦”——参看《乌鸦上尉和鸽子先生》（见《全集》第十四册）；或竟称为“吃人的妖魔”。统治阶级和资本家“剥削穷人，欺凌弱者”，他们都是吃人的妖魔；商业上的广告就是妖魔诱惑人的手段（参看《全集》第十六册一四五，一五二，二八〇，二八一页；又第八册四八八页）；又说在这个社会上，欺骗好比打猎（参看《全集》第十六册三二六页）；又说，社会好比赌场（参看《全集》第八册三六六页）。

⑫ 《书信集》第一册导言——一二六页。

⑬ 《镜花缘》第十六回。

⑭ 萨克雷认为自私自利的心是这个世界的推动力（《书信集》第二册三五七页）。他在下一部小说《潘丹尼斯》(Pendennis)里尤其着力阐明这点：人人都自私，推动一切的是自私心（《全集》第四册二三二，三三六，三五二，三八一，四二五页；又第九册一一一页）。

⑮ 《书信集》第二册四二三页。

心；我们的爱也混杂着许多自私的成分①。老奥斯本爱他的儿子，可是他更爱的是自己，他要把自己那种鄙俗的心愿在儿子身上完偿。爱米丽亚忠于战死的丈夫，只肯和都宾做朋友；其实她要占有都宾的爱，而不肯把自己的爱情答报他。一般小说家在这种地方往往笔下留情，萨克雷却不肯放过。他并非无情，但是他要描写真实。有人说他一面挖掘人情的丑恶，一面又同情人的苦恼；可是他忍住眼泪，还做他冷静的分析②。

萨克雷写出了自私心的丑恶，更进一步，描写一切个人打算的烦恼和苦痛，到头来却又毫无价值，只落得一场空。爱米丽亚一心想和她所崇拜的英雄结婚，可是她遂心如愿以后只觉得失望和后悔。都宾和他十八年来魂思梦想的爱米丽亚结婚了，可是他已经看破她是个浅狭而且愚昧的女人，觉得自己对她那般痴心很不值得。利蓓加为了金钱和地位费尽心机，可是她钻营了一辈子也没有趁愿；就算她趁了愿，她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萨克雷看了这一群可怜人烦忧苦恼得无谓，满怀悲悯的慨叹说："唉！浮名浮利，一切虚空！我们这些人里面谁是真正快乐的？谁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随了心愿，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满意？"③这段话使我们联想到《镜花缘》里的话："世上名利场中，原是一座迷魂阵。此人正在场中吐气扬眉，洋洋得意，那个还把他们拗得过……一经把眼闭了，这才晓得从前各事都是枉用心机，不过做了一场春梦。人若识透此义，那争名夺利之心固然一

---

① 《全集》第一册四四八页。

② 参看拉斯·维格那斯(Las Vergnas)著《萨克雷——他的生平、思想和小说》(W.M. Thackeray: L' Homme, le Penseur,le Romancier)，巴黎一九三二年版八四页。

③ 《全集》第二册四二八页。

时不能打断，倘诸事略为看破，退后一步，忍耐三分，也就免了许多烦恼，少了无限风波。如此行去，不独算得处世良方，亦是一生快活不尽的秘诀”①。萨克雷也识透“名利场”里的人是在“迷魂阵”里枉费心机，但是他绝不宣扬“退后一步，忍耐三分”，把这个作为“处世良方，快活秘诀”。

萨克雷念念不忘的不仅是揭露“真实”，还要宣扬“仁爱”。读者往往因为他着重描写社会的阴暗面，便疏忽了他的正面教训。他曾解释为什么这部小说里专写阴暗的一面。他说，因为觉得这个社会上很少光明；尽管大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事实确是如此②。不过他写的阴暗之中也透露一些阳光，好比乌云边缘上镶的银边。都宾是个傻瓜③，可是他那点忘我的痴心使他象许多批评家所说的，带了几分堂吉诃德的气息。罗登原是个混蛋，但是他对老婆痴心爱佩，完全忘掉了自己，他不复可鄙可恨，却变成个可悯可怜的人物。他能跳出狭隘的自我，就减少些丑恶。爱米丽亚在苦痛失望中下个决心：从此只求别人的快乐，不为自己打算。她这样下决心的时候就觉得快乐④。她能跳出狭隘的自我，就解除了烦恼。都宾是个无可无不可的脾气，他为个人打算毫无作为，可是为朋友就肯热心奔走，办事也能干了。萨克雷指出无私的友爱使胆小的变为勇敢，羞缩的能有自信，懒惰的变为勤快⑤。他说，他写这个灰暗的故事是要揭出世人的痴愚，要大声疾呼，唤得他们清醒⑥；同时他还企图暗示一些好的

① 《镜花缘》十六回。

② 《书信集》第二册三五四页。

③ 萨克雷自己说的，见同上书，四二三页。

④ 《全集》第一册三二二页。

⑤ 同上书，二六九页。

⑥ 《书信集》第二册四二四页。

东西，不过这些好的东西，他是不配宣扬的①。因为他觉得自己究竟不是教士，而是幽默作家，所以只用暗示的方式。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他所暗示的教训：浮名浮利，一切虚空，只有舍己为人的行为，才是美好的，同时也解脱了烦恼，得到真正的快乐。萨克雷的说教即使没有被忽视，也不过是说教而已。至于揭露真实，他是又细心、又无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始终没有妥协。他熟悉资本主义社会，能把那个社会的丑态形容得淋漓尽致。有人竟把《名利场》看作"对当时社会的宣战书"②。可是萨克雷在赤裸裸揭出社会丑相的同时，只劝我们忘掉自己、爱护别人。单凭这点好心，怎么能够对付社会上的丑恶，萨克雷在这方面就不求解答。他确也鄙视贵族③，有时也从制度上来反对统治阶级④。可是他没有象他同时代的狄更斯那样企图改革的热情⑤，而且以为小说家对政治是外行，不赞成小说里宣传政治⑥。

《名利场》描摹真实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尝试。萨克雷觉得时俗所欣赏的许多小说里，人物、故事和情感都不够真实。所以他

① 同上书，三五四页。

② 参见《忧患的锻炼》四一八页。

③ 萨克雷把贵族阶级称为"下等人"（见《全集》第十五册九四页），处处把他们挖苦，如《全集》第十五册五六一、一七五页，第二十册三二〇——三三二页；又如第十八册《四位乔治》(The Four Georges)那部讲演集里把四代皇帝形容得尊严扫地。

④ 他反对帝王用"神权"来"胡乱的辖治"（参看《智慧的年代》二五五——二五六页），又以为势利是制度造成的（见《全集》第十五册十七、五七页）。

⑤ 他以为贫穷和疾病死亡一般，都是自然界的缺陷，无法弥补（参看《书信集》第二册三五六页）。

⑥ 参看《萨克雷在〈晨报〉发表的文章汇辑》七一——七四页。他偶尔也很激进，如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参看《智慧的年代》二五一页）；他也曾参加过国会议员的竞选（参看《智慧的年代》二六五——二七一页），可是他对政治一贯的不甚关心，晚年尤趋向保守。

曾把当时风行的几部小说摹仿取笑①。《名利场》的写法不同一般，他刻意求真实，在许多地方打破了写小说的常规滥调。

《名利场》里没有"英雄"，这部小说的副题是《没有英雄的小说》(A Novel Without a Hero)，这也是最初的书名②。对于这个副题有两种解释。一说是"没有主角的小说"，因为不以一个主角为中心③；这部小说在《笨拙》杂志上发表时，副题是"英国社会的速写"，也表明了这一点。另一说是"没有英雄的小说"；英雄是超群绝伦的人物，能改换社会环境，这部小说的角色都是受环境和时代宰制的普通人④。两说并不矛盾，可以统一。萨克雷在《名利场》里不拿一个出类拔萃的英雄做主角。他在开卷第一章就说，这部小说写的是琐碎庸俗的事，如果读者只钦慕伟大的英雄事迹，奉劝他趁早别看这部书⑤。萨克雷以为理想的人物和崇高的情感属于悲剧和诗歌的领域，小说应该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尽力写出真实的情感⑥。他写的是沉浮在时代浪潮里的一群小人物，象破产的赛特笠，发财的奥斯本，战死的乔治等；甚至象利蓓加，尽管她不肯向环境屈服，但又始终没有克服她的环境。他们的悲苦的命运不是悲剧，只是人生的讽刺。

① 参看《名作家的小说》(Novels by Eminent Hands)，——见《全集》第十九册。

② 《书信集》第二册二三三页。

③ 参看西昔尔(D.Cecil)《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小说家》(Early Victorian Novelists)，《企鹅丛书》本六六页。

④ 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著《萨克雷评传》一八九二年版九一页；普拉兹(M. Praz)《英雄的消灭》牛津版二一三页；凯丝琳·铁洛生《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二二九页；西昔尔《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小说家》六六页也提到这一点。

⑤ 《全集》第一册六——七页。

一般小说里总有些令人向往的人物，《名利场》里不仅没有英雄，连正面人物也很少，而且都有很大的缺点。萨克雷说都宾是傻瓜，爱米丽亚很自私。他说，他不准备写完美的人或近乎完美的人，这部小说里除了都宾以外，个个人的面貌都很丑恶⑦。传统小说里往往有个令人惬意的公道：好人有好报，恶人自食恶果。萨克雷以为这又不合事实，这个世界上何尝有这等公道。荣辱成败好比打彩票的中奖和不中奖，全是偶然，全靠运气⑧。温和、善良、聪明的人往往穷困不得志，自私、愚笨、凶恶的人倒常常一帆风顺⑨。这样看来，成功得意有什么价值呢⑩；况且也只是过眼云烟，几年之后，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在历史上难道还留下什么痕迹吗⑪？因此他反对小说家把成功得意来酬报他的英雄⑫。《名利场》里的都宾和爱米丽亚等驯良的人在社会上并不得意，并不成功；丑恶的斯丹恩勋爵到死有钱有势；利蓓加不择手段，终于捞到一笔钱，冒充体面人物⑬。《名利场》上的名位利

---

⑥ 《书信集》第二册七七二页。萨克雷反对小说里写英雄，参看《全集》第十二册七四、七六、一七七页。最近有人凭主角左右环境的能力把作品分别种类，说：主角能任意操纵环境的是神话里的神道；主角超群绝伦，能制伏环境的是传奇里的英雄；主角略比常人胜几筹、但受环境束缚的是史诗和悲剧的英雄；主角是我们一般的人，也不能左右环境，他就称不得“英雄”，因此萨克雷只好把他的《名利场》称为“没有英雄的小说”；主角能力不如我们，那是讽刺作品里的人物——见傅赖(N. Frye)《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普林斯登(Princeton)版三三——三四页。

⑦ 《书信集》第二册三〇九页。

⑧ 同上书，四〇二页；《全集》第二册二七二页；又参看第十二册六〇页，第十三册一〇五，一一二页。

⑨ 《全集》第二册二七三页，又参看第四册四四八——四五〇页。

⑩ 同上书，三二页。

⑪ 《全集》第十五册三五一——三五二页。

⑫ 《全集》第十二册一七七页。

禄并不是按着每个人的才能品德来分配的。一般小说又往往把主角结婚作为故事的收场。萨克雷也不以为然。他批评这种写法，好象人生的忧虑和苦恼到结婚就都结束了，这也不合真实，人生的忧患到结婚方才开始⑭。所以我们两位女角都在故事前半部就结婚了。

萨克雷避免了一般写小说的常规，他写《名利场》另有自已的手法。

他描写人物力求客观，无论是他喜爱赞美的，或是憎恶笑骂的，总把他们的好处坏处面面写到，决不因为自已的爱憎而把他们写成单纯的正面或反面人物。当时有人说他写的人物不是妖魔，不是天使，是有呼吸的活人⑮。萨克雷称赞斐尔丁能把真实的人性全部描写出来：写好的一面，也写坏的一面⑯。他自已也总是"看到真相的正反两面"⑰。譬如爱米丽亚是驯良和顺的女人，是个贤妻良母。她是萨克雷喜爱的角色⑱。萨克雷写到她所忍受的苦痛，对她非常同情⑲。可是他又毫不留情地写她自私、

---

⑬ 萨克雷给朋友的信上安排《名利场》结束时利蓓加怎样下场。信尾说，利蓓加存款的银行倒闭，把她的存款一卷而空。可是他没有把这点写到小说里去（参看《书信集》第二册三七七页）。

⑭ 《全集》第一册三二〇页。

⑮ 《书信集》第二册三一二页。

⑯ 《全集》第二十二册二六四页。

⑰ 《全集》第四册三一八页。

⑱ 萨克雷对他最要好的女朋友说："爱米丽亚的一部分是你，一部分是我母亲，大部分是我那可怜的太太"（《书信集》第二册三三五页）；后来又对她说："我老在描写的女人不是你，不是我母亲，她是我那可怜的太太"。（《书信集》第二册四四〇页）；他又说，爱米丽亚不是他那位女友，但是如果没有认识她，他不会想出爱米丽亚这个角色来（《书信集》第二册三三五页）。他的女友、母亲、妻子三人的性格并不相似，不过都是贤妻良母型的女子。

⑲ 《全集》第二册二七二——二七四页。

没有识见、没有才能、没有趣味等等①。利蓓加是萨克雷所唾骂的那种没有信仰、没有希望、没有仁爱的人②。她志趣卑下，心地刻薄，一味自私自利，全不择手段。可是她的才能机智讨人喜欢；她对环境从不屈服，碰到困难从不懊丧，能有这种精神也不容易；她出身孤苦，不得不步步挣扎，这一点也使人同情。萨克雷把她这许多方面都写出来。又如都宾是他赞扬的好人③，罗登是所谓“乌鸦”——他所痛恨的人，他也是把他们正反两面都写到。萨克雷的早年作品里很多单纯的反面角色，远不象《名利场》里的人物那么复杂多面④。

但是萨克雷写人物还有不够真实的地方。譬如利蓓加是他描写得非常成功的人物，但是他似乎把她写得太坏些。何必在故事末尾暗示她谋杀了乔斯呢。照萨克雷一路写来，利蓓加心计很工巧，但不是个凶悍泼辣的妇人，所以她尽管不择手段，不大可能使出凶辣的手段来谋财害命。萨克雷虽然只在暗示，没有肯定她谋杀，可是在这一点上，萨克雷好象因为憎恶了利蓓加

① 爱米丽亚的长处和短处和萨克雷的妻子都很相似——参看戈登·瑞著《萨克雷生平索隐》(The Buried Life)牛津版三一——三二页。

② 《全集》第一册九四页。有说利蓓加是萨克雷仿着他朋友的私生女德瑞莎·瑞维丝(Theresa Reviss)写的，《名利场》发表时她才十五岁。她后来身世和利蓓加很相似(参看《书信集》第一册导言一五七——一六〇页)。

③ 当时人都认出都宾是萨克雷按照他的好友约翰·爱仑(John Allen)写的(参看《书信集》第一册导言八一页)。

④ 譬如《全集》第十二册《巴利·林登的遭遇》里的主角比第十三册《凯丝琳》(Catherine)里的女主角复杂，萨克雷把这个混蛋的心理写得很细微贴切；可是比了利蓓加，他只是单纯的坏人。罗登是《全集》第十四册《二爷通信》(Yellowplush Correspondence)里玖斯·埃斯(Deuce-ace)一流的“乌鸦”，可是他兼有《全集》第十三册《戴尼斯·哈加蒂的老婆》(Denis Haggarty's Wife)里的主角对老婆的那一片忠诚，两个截然不同的性格表现在他一人身上。

这种人，把她描写得太坏，以至不合她的性格了①。

萨克雷描写人物往往深入他们的心理。他随时留心观察②，也常常分析自己③，所以能体会出小说里那些人物的心思情感。譬如他写奥斯本和赛特笠翻面为仇，奥斯本正因为对不起赛特笠，所以恨他④，又如都宾越对爱米丽亚千依百顺，她越不把他放在心上；都宾要和她决绝时，她却惊惶起来⑤。萨克雷并不象后来的小说家那样向读者细细分析和解释，他只描叙一些表现内心的具体动作。譬如利蓓加是个心肠冷酷的人，但也不是全无心肠。她看见罗登打了斯丹恩勋爵，一面索索发抖，却觉得自己的丈夫是个强壮、勇敢的胜利者，不由自主的对他钦佩⑥。她和罗登仳离后潦倒穷困，想起他从前的好处，觉得难受。"她大概哭了，因为她比平常更加活泼，脸上还多搽了一层胭脂"⑦。萨克雷把利蓓加对丈夫的感情写得恰到好处。又如罗登在出征前留给利蓓加一篇遗物的细账⑧，他在负责人拘留所写给利蓓加求救的信⑨，把他对老婆的一片愚忠、对她的依赖和

---

① 参看圣茨伯利(G. Saintsbury)为牛津版《名利场》所撰序文十五——十六页。

② 他说他随时张大了眼睛，为他的小说收集材料；又说他常看到自己和别人一样无聊(《书信集》第二册三一〇页)。又说他在阔人中间来往，每天都有些收获(《书信集》第二册三三四页)。

③ 萨克雷说他常照的镜子也许是裂缝的、不平正的，可是他照见了自己的懦弱、丑恶、贪纵、愚蠢种种毛病(《书信集》第二册四二三——四二四页)。

④ 《全集》第一册二一一——二一三页。

⑤ 《全集》第二册四〇四页。

⑥ 同上书，二二三页。

⑦ 同上书，三六四页。

⑧ 《全集》第一册三六七页。

⑨ 《全集》第二册二一七——二一八页。

信任都逼真的表达出来。萨克雷在这种地方笔墨无多，却把曲折复杂的心理描写得很细腻。

萨克雷的人物总嵌在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里。他从社会的许多角度来看他虚构的人物，从这许多角度来描摹；又从人物的许多历史阶段来看他们，从各阶段不同的环境来描摹。一般主角出场，往往干一两件具有典型性的事来表现他的性格。我们的利蓓加一出场也干了一件惹人注意的事，她把校长先生视为至宝的大字典摔回学校了。这固然表现了她的反抗性，可是反抗性只是她性格的一个方面，她的性格还复杂得多。我们看她在爱米丽亚家追求乔斯，就很能委屈忍受。她在克劳莱家四面奉承，我们看到她心计既工、手段又巧，而且多才多能。她渐渐爬上高枝，稍微得意，便露出本相，把她从前谄媚的人踩踏两下，我们又看到她的浅薄。她在困难中总是高高兴兴，我们看到她的坚硬、风趣和幽默。萨克雷从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历史阶段，用一桩桩细节刻划出她性格的各方面，好象琢磨一颗金钢钻，琢磨的面愈多，光彩愈灿烂。对于其他人物萨克雷也是从种种角度来描写。譬如乔治·奥斯本在爱米丽亚心目中是一表堂堂的英雄；从利蓓加眼里我们就看到他的浮薄虚荣；在他和都宾的交往中我们看到他的自私；在他父亲眼里他是个光耀门户的好儿子；在罗登看来，他是个可欺的冤桶；律师目中他是个十足的纨袴。又如乔斯，我们也从他本人、他父母、利蓓加、游戏场众游客等等角度来看他，从他壮年、暮年等不同的阶段来看他。这样一来，作者不仅写出一个角色的许多方面，也写出了环境如何改换人的性格。赛特笠夫妇得意时是一个样儿，初失意时又是个样儿，多年落魄之后又是一个样儿。罗登早年是个骄纵的纨袴，渐渐变成一个驯顺、呆钝的发胖中年人。萨克雷又着意写出环

境能改变一个人的道德。好人未必成功得意；成功得意的人倒往往变成社会上所称道的好人。一个人有了钱就讲道德了①。所以利蓓加说，假如她一年有五千镑的收入，她可以做个好女人②。在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里，萨克雷第一个指出环境和性格的相互关系，这是他发展现实主义的很大的贡献。

萨克雷把故事放在三十多年前，他写的是过去十几年到三十几年的事。小说不写古代、不写现代，而写过去二十年到六十年的事，在英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左右很普遍。但萨克雷独能利用这一段时间的距离，使他对过去的年代仿佛居高临远似的看到一个全貌。他看事情总看到变迁发展，不停留在一个阶段上。他从一个人的得失成败看到他一生的全貌；从祖孙三代人物、前后二十年的变迁写出一部分社会、一段时代的面貌，给予一个总评价。我们看着利蓓加从未见世面的姑娘变成几经沧桑的老奸巨猾；爱米丽亚从天真女孩子变为饱经忧患的中年妇人；痴心的都宾渐渐心灰；一心信赖老婆的罗登对老婆渐渐识破。成功的老奥斯本、失败的老赛特笠、他们烦扰苦恼了一辈子，都无声无息的死了。下代的小奥斯本和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一样自私；下代的小罗登承袭了他父亲没有到手的爵位和产业；他们将继续在《名利场》上活跃。我们可以引用萨克雷自己的话："时间象苍老的、冷静的讽刺家，他那忧郁的微笑仿佛在说：'人类啊，看看你们追求的东西多么无聊，你们追求那些东西的人也多么无

---

① 参看《全集》第二十册七四页；第二十一册十七页；第二十二册二七四页。

② 《全集》第二册八〇页。萨克雷不是说没有钱就不能讲道德，只说有钱人安享现成，不知道生活困苦可以陷入做不道德的事（《书信集》第二册三五三——三五四页）。所以他劝富裕的人别自以为道德高人一等，他们只是境遇好，没受到诱惑罢了（《全集》第二册二七三页）。

聊'"①。萨克雷就象这位时间老人似的对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点头叹息。

萨克雷最称赏斐尔丁《汤姆·琼斯》(Tom Jones)的结构②,可是《名利场》里并不讲究结构。他写的不是一桩故事，也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幅社会的全景,不能要求象《汤姆·琼斯》那样的结构③。萨克雷说,他虚构的人物往往自由行动，不听他的安排，他只能随着他们④。又说，他虚构的人物好象梦里的人，他们说的话简直是自己从来没想到的⑤。又说，他不知道自己的故事是哪儿来的；里面形容的人物他从没看见过,他们的对话他从没听见过⑥。萨克雷和狄更斯的小说都是分期在杂志上发表的，可是萨克雷不象狄更斯那样预先把故事全盘仔细的计划⑦,萨克雷写完这一期,再筹划下一期；他的故事先有部分，然后合成整个⑧。他只选定几个主要的角色，对他们的身世大概

---

① 《全集》第十五册三五二页。

② 《全集》第二十二册二六七——二六八页。

③ 有人说,萨克雷第一个打破小说当有结构的成规。他也不由小说的主角带领读者到社会的各阶层去经历，他以全知的作者身份，自己直接来描写社会的各阶层——见爱德温·缪尔 (Edwin Muir)《小说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Novel),三八——三九页。

④ 《书信集》第三册四三八页；又《全集》第十六册二六一页。

⑤ 《全集》十六册二六一页。这个比喻很能启发人。萨克雷说,作家创造人物是把某甲的头皮,某乙的脚跟皮拼凑而成(《全集》第十六册二六二页)。梦里的人物确是这般形成,但绝无拼凑的痕迹，个个是活人，都能自由行动，也不受我们有意识的管制。

⑥ 《书信集》第三册四六八页。

⑦ 参看波特(J. Butt)和凯丝琳·铁洛生合作的《狄更斯怎样创作》(Dickens at work)第一章。

⑧ 杰弗瑞·铁洛生(Geoffrey Tillotson)《小说家萨克雷》(Thackeray the Novelist),剑桥版十四页。

有个谱儿，就随他们自由行动①。譬如《名利场》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问萨克雷故事怎样收场，他回信说："我上星期碰到罗登夫人……"如此这般，随笔诌了许多事，大致情况后来写进小说里去②。又如他起初准备叫爱米丽亚由苦痛的熬炼、宗教的启示，渐渐脱出狭小的自我，能够虚怀爱人③。但是萨克雷改变了他当初的意图④，爱米丽亚到小说后部还依然故我，并没有听萨克雷的安排。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他不愿用自己的布局限制他虚构的人物自由活动，或干扰故事的自然发展。他叙事围绕着利蓓加和爱米丽亚两人的身世，两条线索有时交错，有时平行，互相陪衬对比。爱米丽亚苦难的时候利蓓加正得意，利蓓加倒霉的时候爱米丽亚在交运。这是大致的安排。不过逐期发表的每个部分里结构很严密妥贴，一桩桩故事都有统一性。譬如第一、二期写利蓓加想嫁乔斯，枉费心计，第三、四期写她笼络罗登，和他私下结婚，不料毕脱从男爵会向她求婚，她一番苦心，只替自己堵塞了富贵的门路。萨克雷总把最精警的部分放在每期结尾，仿佛对读者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例如乔治出征前和爱米丽亚重归和好；乔治战死疆场，爱米丽亚还在为他祈祷；罗登发现利蓓加对自己不忠实等等⑤。他叙述的一桩桩故事都很完整，富有戏剧性，充满了对人生的讽刺。但是整部小说冗长散漫，有些沉闷的部分。

萨克雷刻意描写真实，却难免当时社会的限制。维多利亚社

---

① 参看《忧患的锻炼》四〇七页。

② 《书信集》第二册三七五——三七七页。

③ 《全集》第一册三二二页，对照《书信集》第二册三〇九页。

④ 参看《萨克雷生平索隐》三五页。

⑤ 参看《忧患的锻炼》四九九页。

会所不容正视的一切，他不能明写，只好暗示。所以他叹恨不能象斐尔丁写《汤姆·琼斯》那样真实①。他在这部小说里写到男女私情，只隐隐约约，让读者会意②。譬如利蓓加和乔治的关系只说相约私奔，利蓓加和斯丹恩勋爵的关系只写到斯丹恩吻利蓓加的手。如果把萨克雷和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福楼拜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在描写真实的程度上、选择细节的标准上有极大的区别。

萨克雷和斐尔丁一样，喜欢夹叙夹议，象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时时现身说法对人物和故事作一番批评。作家露面发议论会打断故事，引起读者嫌厌。不过这也看发议论的艺术如何。《名利场》这部小说是作者以说书先生的姿态向读者叙述的；他以《名利场》里的个中人身份讲他本人熟悉的事，口吻亲切随便，所以叙事里搀入议论也很自然。萨克雷在序文里说："这场表演……四面点着作者自已的蜡烛"，他的议论就是台上点的蜡烛。他那批判的目光照明了台上的把戏，他的同情和悲悯笼罩着整个舞台。因此很有人为他的夹叙夹议作辩护③。但是萨克雷的议论有时流于平凡罗嗦，在他的小说里就仿佛"光滑的明镜上着了些霉暗的斑点"④。还有一层，他穿插进去的议论有时和他正文里的描写并不协调。他对爱米丽亚口口声声的赞美，就在批评她没头脑、虚荣、自私的时候，口吻间还含蕴着爱怜袒护。我们从他的自白里知道，爱米丽亚这个人物大部分代表他那位"可

---

① 《全集》第三册导言六页。

② 《全集》第二册三五九页。

③ 参看《小说家萨克雷》七———一一四页；《英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二五一——二五六页。

④ 见奥列弗·艾尔登（Oliver Elton）《一八三〇——一八八〇年英国文学概观》（A Survey of English Literature）第二册二三一页。

怜”的妻子依莎贝拉①，在爱米丽亚身上寄托着他的悲哀和怜悯；他在议论的时候抒写这种情感原是极自然的事，但是他议论里的空言赞美和他故事里的具体刻划不大融洽，弄得读者摸不透他对爱米丽亚究竟是爱、是憎、是赞扬、是讽刺②。有的读者以为作者这般赞美的人物准是他的理想人物，可是按他的描写，这个人物只是个平庸脆弱的女人。是作者的理想不高呢？还是没把理想体现成功呢？读者对爱米丽亚的不满就变为对作者的不满了③。

萨克雷善于叙事，写来生动有趣，富于幽默。他的对话口角宛然，恰配身份。他文笔轻快，好象写来全不费劲，其实却经过细心琢磨。因此即使在小说不甚精警的部分，读者也能很流利的阅读下去。《名利场》很能引人入胜。但是读毕这部小说，读者往往觉得郁闷、失望。这恰是作者的意图。他说：我要故事在结束时叫每个人都不满意、不快活——我们对于自己的故事以及一切故事都应当这样感觉④。他要我们正视真实的情况而感到不满，这样来启人深思、促人改善。

《名利场》在英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萨克雷用许许多多真实的细节，具体描摹出一个社会的横切面和一个时代的片断，在那时候只有法国的斯当达和巴尔扎克用过这种笔法，英国小说史上他还是个草创者⑤。他为了描写真实，在写《名利场》

---

① 《书信集》第三册四六八页。

② 譬如凯丝琳·铁洛生就以为萨克雷是在讽刺爱米丽亚这种类型的女角（见《英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小说》二四六页）。

③ 参看《萨克雷生平索隐》三六页。萨克雷的女友——萨克雷认为有“一部分”和爱米丽亚相似的那一位——也很不满意爱米丽亚这个人物（见《书信集》第二册三三五页又三九五页）。

④ 《书信集》第二册四二三页。

时打破了许多写小说的常规。这部小说，可以说在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的境地。

杨　绛

一九五九年

⑤ 参看《忧患的锻炼》三九四——三九五页。

开幕以前的几句話

領班的坐在戏台上幔子前面，对着底下鬧哄哄的市場，瞧了半晌，心里不覺悲慘起来。市場上的人有的在吃喝，有的在調情，有的得了新寵就丢了旧爱；有在笑的，也有在哭的，还有在抽烟的，打架的，跳舞的，拉提琴的，誆騙哄人的。有些是到处横行的强梁汉子；有些是对女人飞眼兒的花花公子，也有扒兒手和到处巡邏的警察，还有走江湖吃十方的，在自己攤子前面扯起嗓子嚷嚷（这些人偏和我同行，真該死！），跳舞的穿着混身發亮的衣服，可怜的翻斤斗老头兒塗着兩腮帮子臙脂，引得那些乡下佬睜着眼瞧，不提防后面就有三只手的家伙在掏他們的口袋。是了，这就是我們的名利場。这里虽然是个热鬧去处，却是道德淪亡，說不上有什么快活。你瞧瞧戏子們丑角們下場以后的脸色——譬如那逗人發笑的傻小子湯姆回到后台洗净了脸上的油彩，准备和老婆兒子（一群小傻小子）坐下吃飯时候的形景，你就明白了。不久开場做戏，湯姆又会出来連連翻斤斗，嘴里叫喚着說："您好哇？"

我想，凡是有思想的人在这种市場上观光，不但不怪人家兴致好，自己也会跟着乐。他不时的会碰上一兩件事，或是幽默得逗人發笑，或是显得出人心忠厚的一面，使人感动。这兒有一个漂亮的孩子，眼巴巴的瞧着卖姜汁面包的攤兒；那兒有一个漂亮的姑娘，脸紅紅的听她的爱人說話，瞧他給自己挑礼物；再过去是可怜的小丑湯姆躲在貨車后头帶着一家老小啃骨头，这些老

实人就靠他翻斤斗賺来的錢过活。可是話又說回来，大致的印象还是使人愁而不是逗人乐的。等你回到家里坐下来讀書做事的时候，玩味着剛才所見的一切，就会冷靜下来，对于别人的短处也不太苛責了。

我这本小說“名利場”就只有这么一点兒教訓。有人認为市場上人口混杂，是个下流的地方，不但自己不去，連家眷和佣人也不准去。大概他們的看法是不錯的。不过也有人生就懶散的脾气，或是仁慈的心腸，或是爱取笑諷刺的性格，他們看法不同一些，倒願意在市場里消磨半个鐘头，看看各种表演，像激烈的格斗，精采的騎术，上流社会的形形色色，普通人家生活的情形，專为多情的看客預备的恋爱場面，輕松滑稽的穿插等等。这場表演每一幕都有相称的布景，四面点着作者自己的蠟燭，滿台照得雪亮。

領班的还有什么可說的呢？他帶着戏班子在英国各大城市上演，多承各界惠顧，各报的編輯先生們也都有好評，又蒙各位大人先生提拔，眞是不胜感激。他的傀儡戏被英国最高尙的人士所賞識，使他覺得面上很有光彩。那个叫蓓基的木偶人兒非常有名，大家一致称贊她的骨节特别的灵活，綫一牽就活潑潑的手舞足蹈。那个叫爱米丽亚的洋娃娃虽然沒有这么叫座，卖艺的倒也費了好些心血刻划她的面貌，設計她的服裝。还有一个叫都宾的傀儡，看着笨手笨脚的，跳起舞来却很有趣，很自然。也有人爱看男孩子們跳的一場舞。請各位观众注意那“黑心的貴人”，他的服飾非常华丽，我們籌备的时候眞是不惜工本；这次表演完畢以后，它馬上会給“魔鬼老爹”請去。

領班的說到这兒，向各位主顧深深的打了一躬退到后台，接下去就开幕了。

1848年6月28日于倫敦

目　　次

插圖目次

第一章

契息克林蔭道

当时我們这世紀① 剛开始了十几年。在六月里的一天早上，天气晴朗，契息克林蔭道上平克頓女子学校的大鉄門前面来了一輛寬敞的私人馬車。拉車的兩匹肥馬套着雪亮的馬具，肥胖的車夫戴了假头髮和三角帽子，赶車子的速度不过一小时四哩。胖子車夫的旁边坐着一个当差的黑人，馬車在女学堂發光的銅牌子前面一停下来，他就伸开一双罗圈腿，走下来按鈴。这所气象森严的旧房子是磚砌的，窗口很窄，黑人一按鈴，就有二十来个小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連那好性子的吉米瑪·平克頓小姐也給引出来了。眼睛尖点兒的人准能看見她在自己客厅的窗戶前面，她的紅鼻子恰好湊在那一盆盆的牻牛兒花上面。

吉米瑪小姐說："姐姐，賽特笠太太的馬車来了。那个叫三菩的黑佣人剛剛按过鈴。馬車夫还穿了新的紅背心呢。"

"賽特笠小姐离校以前的必要手續办好沒有，吉米瑪小姐？"說話的是一位威風凛凛的女士，也就是平克頓小姐本人。她算

① 指十九世紀。

得上海默斯密士这一帶地方的賽米拉米斯①，又是約翰生博士②的朋友，并且經常和夏博恩太太③通信。



吉米瑪小姐答道："女孩子們清早四点鐘就起来帮她理箱子了，姐姐。我們还給她扎了一捆花兒。"

"妹妹，用字文雅点兒，說一束花。"

"好的。这一簇花兒大得像个草堆兒。我还包了兩瓶子丁香花露④送給賽特笠太太，連方子都在愛米丽亞箱子里。"

"吉米瑪小姐，我想你已經把賽特笠小姐的費用單子抄出来了。这就是嗎？很好，共是九十三鎊四先令。請你在信封上写上約翰·賽特笠先生的名字，把我写給他太太的信也封进去。"

在吉米瑪小姐看起来，她姐姐亲笔签字的信和皇帝的上諭一般神聖。平克頓小姐难得写信給家長；只限于学生离校，或是

① 傳說是巴比倫古国的皇后，她的丈夫尼納斯死后由她当国（也有說丈夫是她謀死的），文治武功都很显赫，曾建立許多城池。

② 塞繆尔·約翰生（Samuel Johnson, 1709—84），十八世紀英国文壇上的首腦人物，曾經独力編纂英文字典。

③ 夏博恩太太（Hester Chapone, 1727—1801），当时的女学究，有过几种著作。

④ Gilly flower water，用来洗滌膏藥遺留在皮膚上的污垢。

結婚，或是像有一回那可憐的白却小姐害猩紅热死掉的时候，她才亲自动手。吉米瑪小姐覺得她姐姐那一回通知信里的句子又虔誠又动听。世界上如果还有能够使白却太太略抒悲怀的东西，那一定就是这封信了。

这一回，平克頓小姐的信是这样的：

契息克林蔭道　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夫人——爱米丽亞·賽特笠小姐在林蔭道已經修畢六年，此后尽堪在府上風雅高尚的环境中占一个与她身份相称的地位，我因此感到万分的荣幸和欣喜。英国大家閨秀所特有的品德，在她家世和地位上所应有的才学，温良的賽特笠小姐已經具备。她学習勤勉，性情和順，博得师長們的贊揚，而且她为人温柔可亲，因此校內無論長幼，一致喜爱她。

在音乐、舞蹈、拼法以及刺綉縫級方面，她的造詣一定能副亲友的期望。可惜她对于地理的知識还多欠缺。同时我希望您在今后三年之中，督促她每天使用背板①四小时，不可間断。这样才能使她的举止風度端雅稳重，合乎上流女子的身份。

賽特笠小姐对于宗教道德的見解非常正确，不愧为本校的学生（本校曾承偉大的字彙学家②光临参观，又承杰出的夏博恩夫人多方資助）。爱米丽亞小姐离开林蔭道时，同窗的眷念，校長的关注，也將随她而去。夫人，我十分荣幸，能自称为您的謙卑感恩的僕人。

巴巴拉·平克頓

附言　夏潑小姐准备和賽特笠小姐一同来府。夏潑小姐在勒塞尔广場盤桓的时間不宜超过十天。雇用她的是显要的世家，希望她在最短时間內开始工作。

---

① 当时的人用背板来防止駝背。

② 指薩謬尔·約翰生博士。

信写完之后，平克頓小姐在一本約翰生字典的空白頁上写了她自己的和賽特笠小姐的名字。凡是学生离开林蔭道，她从来不忘記把这本極有趣味的著作相贈。書面上另外写上“已故塞謬尔·約翰生博士于平克頓女校某畢業生离开林蔭道时的数行贈言”。这位威風凛凛的女人嘴边老是挂着字彙学家的名字，原来他曾經来拜訪过她一次，从此使她名利双收。

吉米瑪小姐奉了她姐姐的命令，在櫃子里抽出兩本字典。平克頓小姐在第一本里面題贈完畢，吉米瑪小姐便帶着迟疑不决的样子，小心翼翼的把第二本也遞給她。

平克頓小姐的臉色冷冰冰的非常可怕，問道：“这本給誰，吉米瑪小姐？”

“給蓓基·夏潑，”吉米瑪一面說，一面吓得索索抖，背过臉去不敢看她姐姐，她那憔悴的臉兒和干枯的頦子都漲得通紅——“給蓓基·夏潑，她也要走了。”

平克頓小姐一字一頓的大声嚷道：“吉米瑪小姐，你瘋了嗎？把字典仍旧擱在櫃子里，以后不准这么自作主張！”

“姐姐，字典才值兩先令九便士，可憐的蓓基拿不着字典，心里头豈不难过呢？”

平克頓小姐答道：“立刻叫賽特笠小姐到我这兒来。”可憐的吉米瑪小姐不敢多嘴，慌慌張張的跑掉了。

賽特笠小姐的爸爸在倫敦做买卖，手里很有几个錢，而夏潑小姐不过在学校里半教半讀，平克頓小姐認为自己已經給了她不少好处，不必再在分手的时候特别抬举她，送她字典。

一般說来，校長的信和墓志銘一样靠不住。不过偶然也有几个死人当得起石匠刻在他們朽骨上的好話，真的是虔誠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順的兒女，尽职的丈夫，賢良的妻子，他們家

里的人也真的哀思綿綿的追悼他們。同样的，不論在男学校女学校，偶然也会有一兩个学生当得起老师毫無私心的称贊。愛米丽亞·賽特笠小姐就是这种难能可貴的好人。平克頓小姐夸奖她的話，句句是真的。不但如此，她还有許多可愛的品質，不过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像智慧女神一样的老婆子因为地位不同，年齡悬殊，看不出来罢了。

她的歌喉比得上百灵鳥，或者可說比得上别灵頓太太，她的舞艺不亞于赫立斯白格或是巴利索脫①。她花兒綉得好，拼法准确得和字典不相上下。除了这些不算，她心地厚道性格温柔可疼，器量又大，为人又乐观，所以上自智慧女神，下至可憐的洗碗小丫头，沒一个人不愛她。那独眼的卖苹果女人有个女兒，每星期到学校里来卖一次苹果，也愛她。二十四个同学里面，倒有十二个是她的心腹朋友。連妒忌心最重的白立格小姐都不說她的坏話；連自以为了不起的賽尔泰小姐（她是台克斯脫勛爵的孙女兒）也承認她的身段不錯。还有位有錢的施瓦滋小姐，是从聖·葛脫回来的半黑种，她那一头头髮卷得就像羊毛；愛米丽亞离校那天她哭得死去活来，校里的人只好請了弗洛絲医生来，用嗅鹽把她熏得半醉。平克頓小姐的感情是沉着而有节制的，我們从她崇高的地位和她过人的德行上可以推想出来，可是吉米瑪小姐就不同，她想到要跟愛米丽亞分别，已經哼哼唧唧哭了好几回，若不是怕她姐姐生气，准会像聖·葛脫的女財主一样（她付双倍的学杂费），老实不客气的發起歇斯底里病来。可惜只有寄宿在校長家里的闊学生才有权利任性發泄哀痛，老实的吉米瑪工作多着呢，她得管賬，做布丁，指揮佣人，留心碗盞磁器，还得

---

① 这几个都是当时有名气的歌唱家和舞蹈家。

負責上上下下換洗縫补的事情。我們不必多提她了。从現在到世界末日，我們也不見得再听得到她的消息。那鏤花的大鉄門一关上，她和她那可怕的姐姐永远不会再到我們这小天地里来了。

我們以后还有好些机会和爱米丽亞見面，所以应該先介紹一下，讓大家知道她是个招人疼的小女孩兒。我們能够老是跟这么天眞和气的人做伴，眞是好运气，因为不管在現实生活里面还是在小說里面——尤其在小說里面——可惡的坏蛋实在太多。她反正不是主角，所以我不必多形容她的外貌。不瞞你說，我覺得她的鼻子不够長，臉蛋兒太紅太圓，不大配做女主角。她臉色紅潤，显得很健康，嘴角卷着甜迷迷的笑容，明亮的眼睛里閃閃發光，流露出最眞誠的快活，可惜她的眼睛里也常常裝滿了眼泪。因为她最爱哭。金絲雀死了，老鼠給猫逮住了，或是小說里最無聊的結局，都能叫这小傻瓜伤心。假如有硬心腸的人責駡了她，那就活該他們倒楣。連女神一般严厉的平克頓小姐，駡过她一回之后，也沒再駡第二回。在她看来，这种容易受感触的性子，正和代数一样难捉摸，不过她居然叮囑所有的教师，叫他們对賽特笠小姐特别温和，因为粗暴的手段对她只有害处。

賽特笠小姐既爱哭又爱笑，所以到了动身的一天不知怎么才好。她喜欢回家，又舍不得离校。沒爹娘的罗拉·馬丁連着三天像小狗似的跟在她后面。她至少收了十四份礼物，当然也得照样回十四份，还得郑重其事的答应十四个朋友每星期写信給她們。賽尔泰小姐（順便告訴你一声，她穿得很寒酸）說道："你写給我的信，叫我祖父台克斯脫勛爵轉給我得了。"施瓦滋小姐說："别計較邮費，天天写信給我吧，宝貝兒。"这位头髮活像羊毛的小姐感情容易冲动，可是器量大，待人也亲热。小孤兒罗

拉·馬丁(她剛会写圓滾滾的大字)拉着朋友的手，呆柯柯的瞧着她說："愛米丽亞，我写信給你的时候，就叫你媽媽。"瓊斯[1]在他的俱乐部里看这本書看到这些細节，一定会駡它們瑣碎、無聊，全是廢話，而且异乎寻常的肉麻。我想像得出瓊斯的样子，他剛吃过羊肉，喝了半品脫的酒，臉上紅噴噴的，拿起笔来在"無聊""廢話"等字样底下画了道兒，另外加上几句，說他的批評"很准确"。他本来是个高人一等的天才，不論在小說里在生活中，只賞識大刀闊斧、英雄好汉的事迹，所以我这里先警告他，請他走开。

好了，言归正傳。三菩把賽特笠小姐的花兒、礼物、箱子和帽盒子安放在車子上。行李里面还有一只飽經風霜、又旧又小的牛皮箱，上面整整齐齐的釘着夏潑小姐的名片，三菩嘻皮扯臉的把箱子遞給車夫，車夫也嗤笑着把它裝在車子上。这样，分手的时候便到了。平克頓小姐对她学生揚揚洒洒的訓了一篇話，就此减輕了愛米丽亞的离愁。倒并不是平克頓小姐的临别贈言使她想得通丢得开，因此心平气和，鎮靜下来，却是因为她說的全是一派門面話，又長又悶，听得人难受。而且賽特笠小姐很怕校長，不敢在她面前为着个人的煩惱流眼泪。那天像家長来校的时候一般隆重，特地在客厅里摆了一个香草子蛋糕和一瓶酒。大家吃过点心，賽特笠小姐便准备动身。

那时一个沒人理会的姑娘从楼上下来，自已提着紙盒子。吉米瑪小姐对她說道："蓓基，你該到里边去跟平克頓小姐告辞一声。"

"我想这是免不了的，"夏潑小姐說話的时候不动声色，吉米

---

[1] 瓊斯是个普通的名字，这里代表随便什么張三李四。

瑪小姐瞧着直覺得詫异。吉米瑪敲敲門，平克頓小姐說了声請进，夏潑小姐便满不在乎走到屋里，用完美的法文說道："小姐，我来跟您告别。"

平克頓小姐是不懂法文的，她只会指揮懂法文的人。当下她咬着嘴唇忍下这口气，高高的揚着臉——她的鼻子是罗馬式的，头上还包着一大塊纏头布，看上去着实令人敬畏——她揚着臉說道："夏潑小姐，早上好！"海默斯密士区里的賽米拉米斯一面說話，一面把手一揮，一則表示和夏潑小姐告别，二則特地伸出一个手指头，好給夏潑小姐一个机会和她握手。

夏潑小姐交叉着手，冷冷的笑着鞠了一个躬，表示不希罕校長賞給她的面子。賽米拉米斯大怒，把个臉高高揚起。在这一剎那間，这一老一少已經交过鋒，而吃亏的竟是那老的。她摟着爱米丽亞說："求老天保佑你，孩子，"一面說，一面从爱米丽亞肩头上对夏潑小姐惡狠狠的瞪眼。吉米瑪小姐心里害怕，赶快拉着夏潑小姐出来，口里說："来吧，蓓基。"在我們的故事里，这客厅的門从此关上，再也不开了。

接着是楼下告别时的忙乱，当时的情形真是难以言語形容。过道里挤满了人，所有的佣人，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同学，还有剛剛到达的跳舞先生，大家扭在一起，拥抱着，亲吻着，唏哭着。寄宿在校長家里的施瓦滋小姐在房間里發歇斯底里病，一声声的叫喚。这种种，实在沒人能够描写，軟心腸的人也不忍多看的。拥抱完畢之后，大家便分手了——我該說，賽特笠小姐和她的朋友們便分手了。夏潑小姐在几分鐘之前已經靜靜的坐进了馬車，沒有人因为舍不得她而流过一滴眼泪。

弯腿的三菩拍的一声替他哭哭啼啼的小姐关好了車門，自己一縱身跳在馬車后面站好，这当兒吉米瑪小姐拿着一个小包

冲到門口叫道："等一等！"她对爱米丽亚說："亲爱的，这兒有几塊夾心面包，回头你們肚子餓了好吃。蓓基，蓓基·夏潑，这本書給你，我姐姐把这給——我的意思是我把这——約翰生的字典——你不能不拿字典就走。再見了！車夫，赶車吧！求天保佑你們！"

这忠厚的人兒情不自禁，轉身回到花园里面。哪知道馬車剛动身，夏潑小姐的蒼白臉兒便从窗口伸出来。她竟然老实不客气的把字典扔在花园里面。

吉米瑪吓得差点兒暈过去，說道："嗳喲，我从来沒有——好大的胆子——"她的感情起伏得太利害，因此兩句話都沒有說完。馬車走了，大鉄門关上了；里面打起鈴子准备上跳舞課。兩个女孩子从此开始做人。再見吧，契息克林蔭道！

第二章

夏潑小姐和賽特笠小姐准备作战

我們在前一章里已經提到夏潑小姐勇敢的行为。她眼看着字典飞过小花园的甬道掉在吉米瑪小姐脚下，把她吓了一大跳，自己的臉上才浮起一絲兒笑意。只是这笑容比起方才惡狠狠鉄青的臉色来，也好看不了多少。她出了气心里舒暢，往后一靠，說道："字典打發掉了，謝天謝地，总算出了契息克！"

賽特笠小姐看見这样大胆的行为，差不多跟吉米瑪一样吃惊。你想，她剛剛跨出校門一分鐘，六年来受的教誨，哪里能在这么短短的一刹那給忘掉呢？眞的，小时候受的惊吓，有些人一

輩子都記得。举例来說，我認識一位六十八岁的老先生，一天早上吃早飯的时候，他非常激动的对我說："昨兒晚上我夢見雷恩博士① 給我吃了一頓鞭子。"他的想像一晚上的工夫就把他帶到五十五年以前的境界里去；他活到六十八岁，可是在他心底里，雷恩博士和他的棍子还像他十三岁的时候一样可怕。倘若雷恩博士先生真人出現，手里拿着大棍子，对六十八岁的老头兒厉声喝道："孩子，把褲子脫下来！"你想会有什么結果？所以难怪賽特笠小姐看見这样大逆不道的行为覺得害怕。

半响，她才說出話来道："利蓓加，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利蓓加笑道："怎么？你以为平克頓小姐还会走出来把我关到黑屋子里去不成？"

"当然不会。可是——"

夏潑小姐恨恨的說道："我恨透了这整个兒的学校。但願我一輩子也别再看見它。我恨不得叫它沉到泰晤士河里去。倘若平克頓小姐掉在河里，我也不高兴捞她起来。我才不干呢！哈！我就爱看她在水里泡着，头上包着包头布，后面拖着个大裙子，鼻子像个小船尖似的浮在水面上。"

賽特笠小姐嚷道："别說了！"

利蓓加笑道："怎么？黑人会搬嘴嗎？他尽不妨回去告訴平克頓小姐，說我恨她恨得入骨。我巴不得他回去搬嘴，巴不得叫老太婆知道我的利害。兩年来她侮辱我、虐待我，厨房里的佣人过的日子还比我强些呢。除了你，沒有一个人把我当朋友，也沒人对我說过一句好話。我得伺候低班的小姑娘，又得跟小姐們說法文，說得我一想起自己的語言就头痛。可是跟平克頓小姐

---

① 雷恩(Mathew Raine, 1760—1811)，1791 年起在薩克雷的母校查特豪斯公立学校(Charter House)任校長。

說法文才好玩兒，你說对不对？她一个字都不懂，可是又要裝面子不肯承認自己不懂。我想这就是她讓我离开学校的原因。眞得感謝上天，法文眞有用啊！法国万岁！皇帝陛下万岁！波那帕脫①万岁！”

賽特笠小姐叫道：“嗳喲，利蓓加！利蓓加！怎么說这样豈有此理的話？你的心思怎么这样毒，干嗎老想报复呢？你的胆子可太大了。”利蓓加方才說的話眞是褻瀆神明，因为当时在英国，“波那帕脫万岁”和“魔鬼万岁”并沒有什么分别。

利蓓加小姐回答道：“要报复的心思也許毒，可是也很自然。我可不是天使。”說句老实話，她的确不是天使。

在这三言兩語之中（当时馬車正在懶懶地沿着河边走）夏潑小姐兩次感謝上蒼，第一次因为老天帮她离开了她厭惡的人，第二次因为老天帮她叫冤家狼狽得走头無路。她虽然虔誠，可是为了这样的原因贊美上帝，未免太刻薄了。显見得她不是个心地忠厚、胸襟寬大的人。原来利蓓加心地并不忠厚，胸襟也并不寬大。这小姑娘滿腹牢騷，埋怨世上人亏待她。我覚得一个人如果遭到大家嫌弃，多半是自己不好。这世界是一面鏡子，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看見自己的影子。你对它皺眉，它还給你一付尖酸的嘴臉。你对着它笑，跟着它乐，它就是个高兴和善的伴侶；所以年輕人必須在这兩条道路里面自己选择。我确实知道，就算世上人不肯照顧夏潑小姐，她自己也沒有为别人出过力。而且我們不能指望学校里二十四个小姑娘都像本書的女主角賽特笠小姐一样好心腸（我們挑她做主角就是因为她脾气最好，要不然施瓦滋小姐、克俞浦小姐、霍潑金小姐，不是一样合格嗎？）。我

① 皇帝和波那帕脫都指拿破侖。

剛才說，我們不能指望人人都像愛米丽亞·賽特笠小姐那样温厚謙遜；她想尽方法和利蓓加的硬心腸和坏脾气搏斗，时常好言好語安慰她，不断的帮助她。利蓓加虽然把一切人当作冤家，和愛米丽亞总算交了个朋友。

夏潑小姐的父亲是个画家，在平克頓女学校教过圖画。他是个聪明人，談吐非常風趣，可是不肯用苦功。他老是东借西挪，又喜欢上酒店喝酒，喝醉之后，回家打老婆女兒。第二天帶着头痛發牢騷，抱怨世人不能賞識他的才华。他痛駡同行的画家都是糊塗虫，說的話不但尖刻，而且有时候很有道理。他住在苏霍，远近一里以內都欠了賬，觉得养活自己实在不容易，便想改善环境，娶了一个唱歌剧的法国女人。夏潑小姐从来不肯提起她媽媽的下賤行業，只說外婆家盎脫勒夏是加斯各內地方的名門望族，談起来覚得很得意。說来奇怪，这位小姐后来漸漸闊气，她祖宗的地位也便跟着上升，門庭一天比一天显赫。

利蓓加的母亲不知在那里受过一些教育，因此女兒說的法文不但准确，而且是巴黎口音，当时的人認为这是难得的才具。平克頓小姐向来順着时下的風气行事，便雇用了她。她母亲早死，父亲覚得自己的酒癲症已經是第三次复發，不見得有救，写了一封又豪放又动人的遺書向平克頓小姐托孤。他死后兩个地保在他尸首前面吵了一架，才算給他下了葬。① 利蓓加到契息克的时候只有十七岁，在学校里半教半讀。在前面已經說过，她的責任就是对学生們說法文，而她的权利呢，除了免繳一切費用之外，一年还有几个基尼收入，并且能够从学校里教書的先生那里

① 他的債主不止一个，所以兩个地保代表兩处的債权人来沒收他的财产。

学到一鱗半爪的知識。

她身量瘦小，臉色蒼白，头髮是淡黃色的。她慣常低眉垂目，抬起眼来看人的时候，眼睛显得很特别，不但大，而且动人。契息克的弗拉活丢牧师手下有一个副牧师，名叫克里斯潑，剛从牛津大学畢業，竟因此愛上了她。夏潑小姐的眼風穿过契息克教堂，从学校的包座直射到牧师的講台上，一下子就把克里斯潑牧师結果了。这昏了头的小伙子曾經由他媽媽介紹給平克頓小姐，偶然也到她学校里去喝喝茶。他托那个独眼的卖苹果女人給他傳遞情書，被人發現，信里面的話簡直等于向夏潑小姐求婚。克里斯潑太太得到消息，連忙从勃克思登赶来，立刻把她的宝貝兒子帶走。平克頓小姐想到自己的鴿籠里藏了一只老鷹，不由得心慌意乱，若不是有約在先，眞想把她赶走。那女孩子竭力辯白，說她只在平克頓小姐监視之下和克里潑斯先生在茶会上見过兩面，从来沒有跟他說过話。她虽然这么說，平克頓小姐仍旧將信將疑。

利蓓加·夏潑在学校里許多又高又大、跳跳蹦蹦的同学旁边，好像还沒有長大成人。其实貧窮的生活已經使她养成陰沉沉的脾气，比同年的孩子懂事得多。她常常和逼債的人打交道，想法子打發他們回去。她有本領甜言蜜語的哄得那些做买卖的回心轉意，再讓她賒一頓飯吃。她爸爸見她机灵，十分得意，时常讓她和自己一起坐着听他那些粗野的朋友聊天，可惜他們說的多半是姑娘們不該听的野話。她說自己从来沒有做过孩子，从八岁起就是成年妇人了。唉！平克頓小姐为什么讓这么凶惡的鳥兒住在她的籠子里呢？

事情是这样的，每逢利蓓加的父亲帶她到契息克去，她就裝出天眞爛漫的样子。她这出戏串得非常成功，老太太眞心以为

她是天下最馴良的小女孩兒。利蓓加給安排到平克頓女学校去的前一年，剛好十六岁，平克頓小姐正色送給她一个洋娃娃，还对她說了一篇正經話兒，——我得解釋一句，这个洋娃娃原来是斯温德尔小姐的，她在上課的时候偸偸的抱着它玩，就給充了公。到晚上宴会完畢(那天开演講会，所有的先生都有請帖)，父女兩个一路打着哈哈走回家去。利蓓加擅于摹仿别人的談吐举



止，經过她一番諷刺形容，洋娃娃便成了平克頓小姐的化身，她自己看見了准会气死。蓓基常常和它談天；这場表演，在紐門街、杰勒街和艺术家匯集的圈子里，沒有人不爱看。年輕的画家們有时来找这位懶惰、潦倒、聪明、乐天的前輩，一塊兒喝攙水的杜松子酒，每回总要問利蓓加平克頓小姐在家不在家。可憐的平克頓小姐！她眞像劳倫斯① 先生和威斯特② 院長一样有名

① 劳倫斯(Thomas Lawrence, 1769—1830)，英国肖像画家。

呢！有一回利蓓加得到莫大的寵幸，在契息克住过几天，回家的时候就把吉米瑪也帶来了。新的娃娃就叫吉米小姐。这忠厚的好人兒給她的糕餅和糖漿够三个孩子吃的，临走还送給她七先令。可是这女孩兒对吉米瑪的感激压不住她喜欢嘲弄别人的本性。吉米小姐沒有得到她的憐憫，和姐姐一样做了牺牲。

她遭难之后，被帶到林蔭道去，算是有了家。学校里謹严的校規把她悶得半死。在这兒，祈禱、吃飯、上課、散步，都有一定的时候，不能錯了規矩，这日子叫她怎么过得慣？她留恋从前在苏霍画室里自由自在的穷日子，說不尽的愁悶。所有的人——連她自己在內——都以为她想念父亲，所以那么悲伤。她住在閣楼上一間小屋里，女佣人們常常听見她晚上一面哭一面走来走去。其实她哭泣的原因不是悲哀，倒是气恨。她本来沒有多少虛情假意，如今和别人不合群，所以只能想法子掩飾。她从小不和女人来往。她的父亲虽然是个無賴，却有才华。利蓓加覺得他的談吐比起現在女人堆里听到的說長道短，不知有趣多少。女校長最愛空架子和虛面子；她妹妹脾气好得癡呆混沌；年紀大些的学生喜欢說些無聊的閑話，講講人家的陰私；女教师們又全是一絲不苟的老古板。这一切都同样叫她气悶。她的主要責任是管小学生。按理說，听着小孩兒咭咭呱呱，倒也可以消愁解悶。無奈她天生缺少母性，和孩子們混了兩年，临走沒有一个人舍不得她。只有对于温柔好心的愛米丽亚·賽特笠，她还有点兒好感。不喜欢愛米丽亚的人究竟是不多的。

利蓓加看見她周圍的小姐們那么福气，享受种种权利，說不出的眼紅。她批評一个学生說："那女孩子好驕傲！不过因为她

② 威斯特(Benjamin West, 1738—1820)，美国肖像画家，在1792年繼有名的喬希亚·雷諾(Joshua Reynolds)为皇家艺术学院的院長。

祖父是伯爵罢了！”“瞧她們对那半黑种势利討好的样兒！还不是为着她有成千累万的財产嗎？就算她有錢，我总比她聪明可爱一千倍。伯爵的孙女兒出身虽好，也不見得比我有教养。可是这兒一个人都不睬我。我跟着爸爸的时候，那些男的只要能够一黃昏陪着我，情願丢了最热鬧的宴会和跳舞会都不去呢！”她打定主意要把自己从牢籠里解放出来，便着手行动，开始为自己的前途通盤計算起来。

她利用学校給她的便利發奋求学。音乐語文兩科她本来精通，因此很快的得到了当时上流小姐必須具备的知識。她不断的練琴；有一天，别的学生都出去了，單留她一个人在学校里。有人听見她彈琴，那技巧非常高明。智慧女神因此得了个聪明的主意。她叫夏潑小姐教低班学生彈琴，借此可以省掉一个音乐教員。

女孩子一口拒絕。这是她第一次反抗，把威風凜凜的女校長吓了一跳。利蓓加不客气的回答道：“我的責任是給小孩兒說法文，不是教她們音乐給你省錢的。給我錢，我就教。”

智慧女神只能讓步，当然从那天起就嫌了她。她說：“三十五年来，从来沒有人敢在我自己的学校里違抗我的命令，”（她这話說得幷不过分）——“我这眞是在胸口养了一条毒蛇。”

夏潑小姐答道：“毒蛇！眞是胡說八道！”老太太大出意外，几乎暈过去。夏潑小姐接下去說道：“我有用，你才收留我。咱們兩个之間談不到感恩不感恩的話。我恨这地方，我願意走。我在这兒，只做我份內的事，其余什么都不干。”

老太太問她明白不明白对她說話的不是别人，是平克頓小姐。这話毫無效力，利蓓加冲着她的臉笑起来。她笑得又惡毒又尖酸，女校長听了差点兒抽筋。女孩子說道“給我点兒錢，打發

我走吧。要不，在貴族人家給我找个位置当家庭教师也行，这兩条路随你挑。只要你肯出力，这点兒事一定办得到。”从此以后她們每拌一次嘴，她就回到老題目，說道：“給我找个事情。反正咱們你恨我我嫌你。我願意走。”

賢明的平克頓小姐的鼻子是罗馬式的；她头上纏着包头布，身材又高又大，很像个大兵。大家把她当公主娘娘似的奉承，沒人敢違拗她。可是她远不如那小学徒意志坚强，精力充沛，每次交鋒的时候不但打她不贏，而且吓她不倒。有一回她在大庭广众之前責备利蓓加，不料利蓓加也有对付的法子。前面已經說过，她用法文回答，从此拆了那老婆子的台。平克頓小姐覺得利蓓加是叛逆，是混蛋，是毒蛇，是搗乱份子；她要在学校里保持权威，非把利蓓加清除出去不可。那时候畢脫·克劳萊爵士家里需要家庭教师，她竟然举荐了夏潑小姐。虽說是毒蛇，又是搗蛋鬼，也顧不得了。她說：“夏潑小姐多才多艺，造詣是極高的。虽然她对我本人礼貌稍有欠缺，不过她的品行在其他方面無可指摘。若論智力才能，她确能为本校的教育制度增光。”

这么一写，女校長在良心上也沒什么过不去了。她們兩个人中間的契約从此取消，小徒弟便恢复了自由。这里三言兩語描写完畢的斗爭，拖延了好几个月呢。賽特笠小姐今年十七岁，准备停学回家。她和夏潑小姐感情很好（智慧女神曾經說过：“这是爱米丽亞唯一使校長失望的一点”），邀請夏潑小姐先到她家里去住一星期，然后再出去当教师。

兩个姑娘从此开始做人。爱米丽亞覺得这世界五光十色，又新鮮，又有趣，又美丽。利蓓加呢，却是有过些經驗的了。老实告訴你吧，根据卖苹果的露出来的口風，好像她和克里斯潑中間还有好些外面不知道的糾葛。那老婆子說第一封信不是克里

斯潑写的，他的那封不过是回信。听見这話的人，又把这口供傳給别人听。可是这件事的底細誰也不知道。这样說吧：就算利蓓加不是开始做人，至少她是重新做人。

她們一程程行到开恩新恩关卡的时候，爱米丽亞虽然沒有忘記老朋友，已經擦干了眼泪。一个守衛軍官看見她，說道："喝！好个女孩子！"她听了这話非常高兴，飞紅了臉。馬車到达勒塞尔广場之前，她說了不少話，談到进宮覲見的情形和年輕姑娘覲見时的服装，譬如說，裙子里是不是得撑个箍，头上要不要戴洒过粉的假头髮。她还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机会进宮，不过市長开的跳舞会她是一定会有請帖的。到了自己門口，她扶着三菩下了馬車，跳跳蹦蹦的往里面跑。她的样子多快活，相貌多漂亮！偌大一个倫敦城里多少个小姑娘，誰也比不过她。在这一点上，三菩和車夫的意見完全一样。她的爹媽，还有家里所有的佣人，心里也这么想。佣人們站在厅上，笑眯眯的躬着身子行礼，欢迎小姐回家。

不用說，她帶着利蓓加参观家里每一間屋子，又打开抽屜把一样样东西翻出来給她瞧。她的書、鋼琴、衣服、項鏈、别針、花边，还有各种小玩意兒，沒有漏掉一样。她拿出一只璁玉戒指，一只水晶戒指，一件短条子花紋的漂亮紗衣服，逼着利蓓加收下来。她說这件衣服她穿不下了，利蓓加穿上一定合适。她私下决定求她媽媽允許，再送她一条白色細羊毛披肩。她哥哥乔瑟夫·賽特笠不是剛从印度給她帶了兩条回来嗎？正好留一条給利蓓加。

利蓓加看了乔瑟夫·賽特笠給妹妹买来的兩塊华丽的細羊毛披肩，說道："有个哥哥眞好啊！"这話說的入情入理。她自己爹娘早死，又沒有亲友，眞是孤苦伶仃。軟心腸的爱米丽亞听了

这話立刻覚得她可憐。

爱米丽亚說道："你并不孤苦伶仃。利蓓加，我永远做你的朋友，把你当作自己的姊妹。真的！"

"唉，像你这样父母双全才好呢！他們又慈爱，又有錢，又疼你，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們对你那份兒知疼着热就比什么都宝貴。可憐我爸爸一样东西也买不起，我統共只有兩件衣服。而且你又有哥哥，亲爱的哥哥！你一定非常爱他。"爱米丽亞听了笑起来。

"怎么？你不爱他？你不是說你爱所有的人嗎？"

"我当然爱他——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乔瑟夫好像并不在乎我爱他不爱他。他离开家里十年，回家的时候伸出兩个手指头，算跟我拉手。他人也好，心也好，可是从来不睬我。我想他爱他的烟斗比——"爱米丽亞說到这里頓了一頓，覚得不該說自己哥哥的坏話。她加了一句道："我小的时候他很疼我。他离家的时候我才五岁。"

利蓓加說："他很有錢吧？听說在印度做大事的人都是財主。"

"我想他收入不少。"

"你的嫂子大概很漂亮，为人一定也好，是不是？"

爱米丽亞又笑起来，說道："唷，乔瑟夫还沒結婚呢。"

这件事她大概早巳跟利蓓加說过，可是这位小姐記不起来，賭神罰誓的說她一向以为爱米丽亞有好几个侄兒侄女，現在听得說賽特笠先生还沒有結婚，心里老大失望。她說她最爱小孩兒。

爱米丽亞發現自己的朋友忽然变了个热心腸兒，有些奇怪，

便道："我还以为你在契息克管孩子管得腻死了呢。"像这样容易給人看穿的謊話，夏潑小姐后来再也沒說过。請你别忘了，这天眞的小可憐兒只有十九岁，騙人的艺术还沒有成熟，正在摸索着創造經驗呢！机灵的姑娘剛才問了一連串的問題，翻譯成她心底里的話，就是："假如賽特笠先生又有錢又是單身，我何不嫁了他呢？不錯，我只能在这兒住兩星期，可是不妨試一試啊！"她私底下决定一試身手，这种精神眞值得佩服。她对爱米丽亞加倍的疼爱；把水晶項鏈戴上身以前，先凑在嘴边吻一下，起誓說她一輩子永远把它好好保存起来。吃飯的鈴子一响，她按照姑娘們的習慣，摟着爱米丽亞的腰，兩个人一起下楼。到了客厅門前，她激动得不敢进去，說道："亲爱的，摸摸我的心，瞧它跳得多利害！"

爱米丽亞答道："我摸着跳得并不利害。进来吧。爸爸不会难为你的。"

第三章

利蓓加遇見了敌人

兩个姑娘进門的时候，一个肥胖臃腫的人正在壁爐旁边看报。他穿着鹿皮褲子，統上有流苏的靴子，圍着好几条寬大的領巾，几乎直聳到鼻子；上身是紅条子的背心，苹果綠的外衣，上面的鉄扣子差不多有半喀郎銀元那么大。这一套打扮，正是当年花花公子时行的晨裝。他看見女孩子們进来，从安乐椅里直跳起来，滿面通紅，恨不得把整个臉兒縮到領巾里面去。

爱米丽亚拉着他伸出来的两个指头摇了一下，笑道："乔瑟夫，这兒沒有外人，只是你妹妹罢了。你知道嗎，我回了家不走了。这位就是你听見我說起的朋友，夏潑小姐。"

縮在領巾里面的头哆嗦得利害，开言道："沒有說起，从来沒有說起！我的意思是——听見你說起过的。天气冷得要死，小姐。"說完，他用尽力气撥着火，其实当时正是六月中旬的天气。

利蓓加虽然是对爱米丽亚窃窃私語，可是声音很响。她說："他長得很漂亮。"

爱米丽亚答道："是嗎？讓我来告訴他。"

夏潑小姐往后倒退了一步，怯生生的活像一头小鹿，口里說道："宝貝兒！你怎么也不准告訴他的！"她先前已經斯文靦覥的向那位先生行了个屈膝礼，兩眼一直羞羞澀澀瞧着地毯，居然能够看見他的相貌，眞是稀罕事兒。

爱米丽亚对着撥火棒說道："哥哥，多謝你送給我那么好看的披肩。披肩眞美，你說是不是，利蓓加？"

夏潑小姐翻起眼睛来向着天，眼光从地毯上直接移到燭台上，接口道"嘖！美極了！"

乔瑟夫气喘吁吁的把火棒火鉗弄得一片响，一張黃臉皮紅得不能再紅。他妹妹接着对他說道："乔瑟夫，可惜我沒有这么漂亮的礼物送給你。我在学校里的时候給你綉了一付挺美的背帶。"

做哥哥的認眞着急起来，嚷嚷着說："老天哪！爱米丽亞，你这是什么意思？"老实的家伙說着話，一面用全身的力气扯住鈴帶子拉鈴，把帶子一扯兩截，越發覺得狼狽不堪，說道："看老天的面子，給我出去看看我的便車是不是在門口。我不能再等了。我非走不可了。我那馬夫眞該死！我非走不可了。"

他們的爸爸剛好在这时候走进来。他是英国商人本色，手里顛着一把印戳子，鏗鏘鏗鏘的响，他問道："怎么了，愛米？"

"乔瑟夫要我去瞧瞧他的——他的便車是不是在門口。爸爸，便車究竟是怎么样的？"

老先生口角相当俏皮，答道："便車就是一匹馬拉的轎子。"

乔瑟夫听了这話，哈哈大笑。笑到一半，可巧和夏潑小姐四目相遇，他仿佛給人打了一槍，突然停下来不响了。

"这位小姐就是你的朋友嗎？夏潑小姐，我非常欢迎你来。看来你和愛米兩个准在跟乔瑟夫拌嘴，要不然怎么他想走呢？"

乔瑟夫說道："爹，我答应我們公司里的保諾美今兒和他吃飯的。"

"胡說！你不是跟你媽說过在家吃飯嗎？"

"我穿的衣服不合适。"

"你瞧他穿的多漂亮！到哪兒吃飯都行。对不对，夏潑小姐？"

他这么一說，夏潑小姐当然回头瞧着朋友，兩个人一塊兒格格的笑起来，老头兒听了非常的得意。他看見自己的笑話說得很成功，便接連着說下去道："在平克頓女子学校里面有这种鹿皮褲子沒有？"

乔瑟夫嚷道："老天爷！爸爸，你这是怎么說！"

"嗳唷，这一下我可伤了他的心了。亲愛的賽特笠太太，我提起他的鹿皮褲子，把他气坏了。不信你問夏潑小姐。乔瑟夫，来来来，跟夏潑小姐交个朋友。咱們一塊兒下去吃飯。"

"乔瑟夫，今兒的比劳① 是配着你的胃口做的。你爸爸又从

① 一种土耳其菜，用米飯、禽类或羊肉、葡萄干、杏仁等一起焖过，再加甜汁和炸洋葱。

魚市場帶了一条最好的比目魚回来。"

"来吧，来吧，你陪着夏潑小姐下楼，我来招呼这兩个年輕女的。"做爸爸的說了这話，一手扶着太太，一手拉着女兒，兴高采烈的跟着下去。

利蓓加打定主意要收服这个肥大的花花公子，請各位太太小姐別怪她。一般說来，嫻靜知礼的小姐少不得把物色丈夫这件工作交給媽媽去做，可是夏潑小姐沒有慈爱的母亲替她处理这么細致煩难的事兒，她自己不动手，誰来代替呢？女孩兒們为什么要出入交际場所，还不是因为她們有崇高的志向，願意出嫁嗎？她們为什么成群結队到温泉去？为什么連着好几个月每天晚上跳舞直跳到早上五点鐘？为什么孜孜不倦的彈鋼琴練奏鳴曲？为什么肯出一基尼一小时的学費，到时髦的唱歌先生那里学唱，而且一学就是四支歌兒？胳膊長得美丽，胳膊肘生得細巧的姑娘还学竪琴呢！她們为什么模仿古代的箭手，戴着小綠帽子，插着鳥毛，还不是想射倒一个"合适"的青年公子嗎？做父母的也都是場面上的人，为什么肯卷起地毯，把屋子里翻騰得乱七八糟，在一年的收入里面抽出五分之一来請客，开跳舞会，用冰冻的香檳酒款待客人呢？难道是眞心誠意的爱人类，大公無私的讓年輕的一代跳舞作乐嗎？呸！他們要嫁女兒啊！忠厚的賽特笠太太是慈爱不过的，心里早已为她的爱米丽亚定了二十来个計划。咱們亲爱的利蓓加，無倚無靠，比她朋友更需要丈夫，自然更应該努力了。她的想像力本来就很丰富，又受过"天方夜談"和"哥特氏① 地理学"这兩本書的熏陶，因此她問准了爱米丽亚的哥哥的确有錢，就給自己造了个燦爛輝煌的空中楼閣。那时她正在換衣服准备下去吃飯，一面打扮，一面幻想自己是楼

閣里的女主人；她还有个丈夫，不过那时还沒有見过，因此他的形态面貌是模模糊糊的。她仿佛看見自己重重叠叠的穿戴了披肩、包头布和鑽石項鏈，騎着大象去参拜蒙古大汗，大象的步伐就配着"藍鬍子"歌剧[2]中进行曲的节奏。这如意算盤眞像阿拉那斯加做的夢[3]。除了年輕人，誰也看不見这般美丽的景象。女孩子們想入非非的从古至今多的是；像利蓓加·夏潑一样做着迷人的白日夢的姑娘，又豈止她一个？

乔瑟夫·賽特笠比他妹妹大十二岁，在东印度公司[4]民政部做事。我写这本書的时候，在"东印度紀录"的孟加拉分刊上有他的名字。他是卜格雷·窩拉地方的收稅官。人人都知道，这个职位旣体面又賺錢。讀者如果要知道乔瑟夫后来高升到什么地位，也可以参考上面所說的刊物。

卜克雷·窩拉所在的地区風景很美，可是人迹罕至，卑湿而多树。大家常到那里去打竹鷄，因此出了名。在那兒也常碰得上老虎。乔瑟夫做了收稅官之后，写給父母的信上說，离他那里

---

① 哥特(William Guthrie, 1708—70)，苏格蘭作家，所著"哥特氏地理学"風行甚久，十九世紀初叶并有法文譯本。

② "藍鬍子"原是十七世紀法国詩人貝罗(Perrault)所著的童話，藍鬍子是个財主，凡是嫁給他的女人都活不長。最后娶的妻子名法蒂瑪，有一次藍鬍子有事出門，法蒂瑪不遵丈夫之囑，擅自开了密室的門，發現丈夫好几个前妻的尸身。藍鬍子回来，見秘密已經揭穿，准备將她刺死，幸而她的哥哥們及时赶到，杀死藍鬍子，救了她的性命。这故事曾在1798年編成歌剧，由凱萊(Michael Kelly)作曲，考尔曼(George Colman)作詞。

③ "天方夜談"中的人物。他把父亲的遺产买了一籃子玻璃器皿，幻想靠着了这些东西做买卖做得一帆風順，不覺手舞足蹈起来，把一籃子碗盞都打破了。

④ 东印度公司最初是私营商業机关，在1773年后已經控制印度的政权，1858年正式由英政府接管。

四十里地就是拉姆根奇，是州長常駐的地点，再过去三十里又有騎兵营。他在这有趣的地方一个人过了八年。軍中的特派队一年去兩回，把他征收的稅款收齐了交到加尔各答去。除此之外，他終年看不見一个文明人。

算他运气好，正在那时害了肝病，必須回到欧洲去医治，才算有机会在本国享福。他在倫敦的时候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却拿出風流單身汉的款兒来，租了房子另过。他出国以前年紀还小，沒有尝过时髦人的各种快乐，现在回家，便專心致志的寻欢作乐起来。他坐了馬車在公园里兜風；到有名的酒菜館吃飯（当时还沒有东方俱乐部呢）；随着时下的風气，常常上戏院；有的时候費了好大的勁兒，穿上窄窄的外衣，戴上硬边的帽子，去听歌剧。

他后来回到印度，一提起那一段寻欢作乐的日子，总是眉飞色舞，口气里好像他和白魯美尔① 兩人是当时豪华公子队里的尖兒。这些話他一直到老說不厭。其实他虽然住在倫敦，却跟他在卜克雷·窩拉的时候一样寂寞。他差不多一个朋友都沒有，如果他沒有生肝病，沒有医生来看他，沒有他的藍色丸藥陪着他，准会活活悶死。他生性懶惰，脾气浮躁，又爱吃，又爱喝，一看見女人就吓得半死。勒塞尔广場家里人多热鬧；他的父亲是个性情随和的老头兒，很爱开玩笑，說的話常常扫他的面子，害得他不敢多回老家。乔瑟夫因为自己身材長得太肥碩，心里着急，着实感到煩惱。他有时也会下个横勁，努力把身上多余的油脂去掉些兒，可是爱舒服圖口腹的脾气很快的打消了矯正缺点的決心，不知不覺的恢复一日三食的習慣了。他打扮得並不

① 白魯美尔（George Bryan Brummel，1778—1840），当时英国有名的紈袴子弟。

漂亮，可是花在这上面的精神可了不得，一天得費好几个鐘头收拾他那肥胖的身子呢。他的佣人在他衣服上大大的捞了一笔錢。他的梳妝台上摆滿了各种香油香水；过时的美人兒用的化妝品也不能比他多。他指望給自己捏出个細腰来，把当年所有的紧身、腰帶、肚箍全試用过了。恰像所有的胖子一样，他老把衣服做得太紧，而且要挑顏色鮮艳的料子和最花梢的式样。他好不容易的把衣服穿好之后，下午一个人坐了馬車逛公园，然后回家換一套衣服，又一个人到廊下咖啡館吃飯。他像女孩子一般爱虛荣——也許就是因为他的虛荣心太重，所以才异乎寻常的怕羞。初出茅廬的利蓓加小姐如果能够駕馭这样一位先生，眞算得上出人头地的聪明了。

利蓓加的第一步走得很巧妙。她夸奬賽特笠長得漂亮，因为知道爱米丽亞准会去告訴媽媽。做媽媽的多半又会說給乔瑟夫听。就算她不去傳話，听得人家称贊兒子，心里总是高兴的。天下为娘的都是一样心腸。沙哀科蘭克斯虽然是个女巫，如果听見人家說她兒子开力本① 跟太陽神阿波罗一般漂亮，准覚得得意。再說，利蓓加說話的声音又响，說不定乔瑟夫·賽特笠本人就会無意之中听見这話。事实上他的确已經听見了。他心底里一向自以为一表堂堂，一听这話，快活得胖身子里面条条筋絡都抖动起来。可是接着他又起了疑团，想道："这女孩子莫非在开我的玩笑？"这么一想，他立刻就跳过去拉鈴，准备逃走，后来还是他爹說着笑話，他媽媽央告着，才算把他留下来。这些事上面已經說过了。他陪着夏潑小姐下楼的时候，心里疑疑惑惑，一方面又覚得很兴奋。他想："不知道她是眞的覚得我漂亮，还是在取笑

① 莎士比亞"暴風雨"一劇中的一个又丑又笨的角色。

我。"我剛才不是形容乔瑟夫像女孩子一样爱虛荣嗎？求老天爷發慈悲！女孩子們也可以用同样的手段对咱們报复，諷刺女人像男人一样爱虛荣。这句話說的一些不錯。滿面鬍子的男子汉往往像最爱实俏的姑娘一样，喜欢听人家的奉承，打扮的时候吹毛求疵，長得漂亮些就自鳴得意，对于自己迷人的本事估計得清楚着呢。

他們一路下楼，乔瑟夫漲紅了臉，利蓓加举止端庄，一双綠眼睛望着地下。她穿了一身白衣服，露出雪白的肩膀；年紀輕輕的，越显得天真爛漫，活是个又嫻靜又純潔的小姑娘。她想："我該裝得很沉靜，同时表示对印度發生兴趣。"

咱們已經听說賽特笠太太配着兒子的胃口預备下一盤精美的咖哩辣醬，吃飯的时候，佣人把这盤菜送到利蓓加面前，她做出小鳥依人的姿态对乔瑟夫看了一眼，說道："这是什么？"

他的嘴里塞滿了咖哩，狠吞虎咽的吃得高兴，臉都紅了，說道："妙得很，媽媽。这咖哩醬跟我在印度吃的一样好。"

利蓓加小姐說道："啊，这是印度菜嗎？那我非尝点兒不可。从印度来的东西都好。"

賽特笠先生笑道："亲爱的，給夏潑小姐一点兒咖哩醬。"

利蓓加以前从来沒有尝过这种菜。

賽特笠先生問道："你看这咖哩醬是不是跟别的印度东西一样好呢？"

利蓓加給胡椒辣得說不出的苦，答道："嗳，好吃極了。"

乔瑟夫一听这句話合了意，便道："夏潑小姐，跟'潔列'① 一塊兒吃吃看。"

---

① 潔列(Chili)也是一种辣菜，可是和 Chilly (冷冰冰)声音相似。

利蓓加听見这名字，以为是什么凉爽的菜蔬，喘着气回答道："潔列嗎？好的！"菜上来之后，她說："你看这东西眞是又綠又新鮮。"說着，吃了一口。不料潔列比咖哩更辣。人都是血肉做的，哪里擋得住这样的苦楚，辣得她放下叉子叫道："給我点兒水，給我点兒水，天哪！"賽特笠先生是个老粗，向来在証券市場做买卖，同行的人都爱惡作剧，所以他一听这話，哈哈大笑起来，說道："这才是眞正的印度貨呢！三菩，給夏潑小姐拿点兒开水来。"

乔瑟夫覺得这次惡作剧妙不可言，也跟着爸爸一起大笑。母女两个看着利蓓加可憐，只不过微笑一下。利蓓加恨不得把賽特笠老头兒一把掐死。幸而她有涵养，剛才勉强吞下了难吃的咖哩醬，如今又竭力压制下心里的气惱。等到她能够开口說話的时候，就做出很幽默的样子，和顏悅色的說道："'天方夜談'里面說波斯公主在奶油餅里擱胡椒。我剛才要是記得这故事就好了。你們印度的奶油餅里也擱胡椒嗎？"

賽特笠老头兒笑起来，覺得利蓓加脾气不錯。乔瑟夫只說："小姐，你說奶油餅嗎？孟加拉的奶油糟透了。我們通常都用羊奶做奶油。唉，我不吃也沒有办法。"

老头兒說："夏潑小姐，你現在不喜欢所有的印度东西了吧？"太太小姐們走了之后，滑头的老家伙对兒子說："乔，留心点兒。那女孩兒看上你了。"

乔得意的了不得，說道："胡說，胡說！我記得从前在邓姆邓姆有个女孩子，是炮兵营里格脫勒的女兒，后来嫁給外科医生蘭斯的。她在一八〇四那年紧紧的追着我不放。她还追墨力格托尼。墨力格托尼是个頂呱呱的好人，吃飯以前我还跟你說来着。現在他是勃奇勃奇的州長，要不了五年一定能做参議員。我剛

才說到那回炮兵营里开跳舞会，第十四联队的奎丁对我說：'賽特笠，我把十三鎊对你的十鎊合你賭个东道，苏菲·格脫勒不出兩年准能到手一个丈夫，不是你就是墨力格托尼，'他說的。我說：'賭就賭吧！'喝！后来——这紅酒不錯。在哪家买的？阿頓姆生还是卡博耐尔？"

那老实的股票商人沒說話，只輕輕的打呼嚕，原来他已經睡着了，乔瑟夫的故事也就沒有再講下去。他在男人堆里說話多得很。每逢給他治病的高洛浦医生来看望他，問問他肝病好些沒有，藍丸藥吃了灵不灵，他就常常对他講这故事，已經講过几十回了。

乔瑟夫·賽特笠因为病着，所以吃飯的时候除了喝西班牙白酒之外又喝一瓶紅酒，还吃了滿滿兩碟子奶油草莓。他手边一个盤子里有二十四个小油酥餅，别人都不吃，因此也归他受用。他心里惦記着楼上的女孩子(写小說的人有个特别的权利，什么事都瞞不过他)，肚里思忖道："那小东西不錯，她兴致很高，又有趣兒。吃飯的时候我替她檢手帕，她瞧着我怪有意思似的。她的手帕掉在地下兩回呢。这会兒誰在客厅里唱歌？讓我上去瞧瞧。"

不幸他突然一陣害臊，怎么也压不下去。那时他爸爸睡着了；他的帽子就在过道里，而且在鄰近沙烏撒潑頓街上还停着一輛出差馬車。他想："我还是去看'四十大盜'和第玦泊小姐的跳舞。"于是他踮着脚輕輕溜掉，沒有把他那好爸爸給吵醒。

那时利蓓加正在一边彈一边唱，爱米丽亞站在客厅里敞开的窗子前面閑眺。她說道："乔瑟夫走了。"賽特笠太太說："夏潑小姐把他吓跑了。可憐的乔，他干嗎那么怕羞呢！"

第四章

綠絲綫的錢袋

乔的恐慌繼續了兩三天；这可憐虫不肯回家，利蓓加小姐也不提他的名字。她全心都在賽特笠太太身上，对她必恭必敬，仿佛是感恩不尽的样子。这位好心的太太帶她出去走走；到了百貨商場，她說不出的高兴，到了戏院，她更是不住口的贊嘆。一天，有人請她和爱米丽亞出去玩，临时爱米丽亞头痛，利蓓加宁死也不肯一个人去。她說："全亏了你，我这孤苦伶仃的可憐虫才得到了溫暖，尝到了快乐。我怎么能扔下你一个人出去呢？"她翻起眼珠子瞧着天，綠眼睛里含着兩包眼泪。賽特笠太太看了，不得不承認女兒的朋友心地厚道，实在招人疼。

每逢賽特笠先生說笑話，利蓓加便笑个不停，好像从心里乐出来，好性子的老先生不由得又得意又欢喜。夏潑小姐不但能討这家主人的好，她見管家娘子白蘭金索泊太太在房里做果子醬，表示十分关心，就贏得了她的欢心。她再三叫三菩"先生"或是"三菩先生"，三菩听了心里很受用。她每回打鈴使喚上房的女佣人，总对她道歉；态度謙虛，說的話又討人喜欢。因此不但上房的主人疼她，連下房的佣人也爱她。

有一回，大家在看爱米丽亞从学校里要回来的圖画。利蓓加翻到一張画兒，忽然痛哭流涕，轉身走开了。那天正是乔·賽特笠第二次露臉的日子。

爱米丽亞慌忙跟出去打听她伤心的緣故。过了一会兒，好

心腸的孩子非常感动的走回来，說道："媽媽，你知道的，她爹从前是契息克的圖画教員。我們那兒最好的画兒全是他的作品。"

"亲爱的，我常听得平克頓小姐說他从来不画画兒，只是表糊裝配一下子罢了。"

"媽，这种工作本来就叫表糊裝配啊！利蓓加瞧見这画兒，想起她爹从前干活的情形。忽然覺得——所以她就——"

賽特笠太太說道："可怜这孩子眞重感情。"

爱米丽亞道："最好請她在这兒再多住一星期。"

"她跟我在邓姆邓姆碰見的格脫勒小姐一个样兒，不过皮膚白一些。格脫勒小姐如今嫁了炮兵部队里的外科医生叫蘭斯的。你們知道嗎，有一回第十四联队的奎丁跟我打賭——"

爱米丽亞笑道："啃，乔瑟夫，这故事我們听过了，不用講了。不如求媽媽写封信給克劳萊什么爵士，請他再寬限可憐的利蓓加几天。她来了，瞧她的眼睛哭的多紅！"

利蓓加一臉甜甜的笑容，拉住好心的賽特笠太太向她伸出来的手，恭恭敬敬的吻了一下，說道："我心上舒服点兒了。你們对我实在好，所有的人全好。"接下去她笑着加了一句說："乔瑟夫先生，只有你不好。"

"天哪！我嗎？老天爷！夏潑小姐！"乔瑟夫說着，恨不得馬上就逃。

"可不是嗎？我第一天碰見你，你就請我吃那么难吃的胡椒，眞太忍心了。你沒有亲爱的爱米丽亞待我好。"

爱米丽亞嚷道："那是因为他跟你不大熟。"

她母亲接着說："亲爱的，誰对你不好，我就駡他。"

乔瑟夫正色說道："那天的咖喱醬妙極了。妙極了。不过也許香櫞汁擱得太少了一点——对了，是太少了一点。"

“潔列呢？”

“天哪！你一吃潔列就大声嚷嚷。”乔瑟夫想着当时的情形觉得很滑稽，忍不住放声大笑。可是像平常一样，笑到一半，忽然又住了口。

他們下去吃飯的时候，利蓓加对他說：“下回你給我点菜的时候，我可得小心点兒。我从前不知道男人喜欢叫我們这样老实的可憐虫受罪。”

“唷，利蓓加小姐，我怎么肯叫你受罪呢？”

她答道：“我知道你是好人。”她說到这里，小手就把他的胳膊輕輕的捏了一把。剛一捏，她又惊慌失措的往后一縮，先对他瞅了一眼，然后低头望着楼梯上压地毯的小銅棍子。乔看見天眞的女孩兒对自己这么温柔靦覥，仿佛在不知不覺之中流露出心里的眞情，一顆心別別的跳將起来，这事我并不否認。

你們看，利蓓加在进攻了。斯文知礼的奶奶小姐們或許要罵她不害臊。可是你想，亲爱的利蓓加多么可憐，这些事情全得她亲自出馬去做呀！不管你怎么高雅，家里穷得沒了佣人，少不得自己扫地。女孩子沒有亲爱的媽媽代她对付那小伙子，也只好自己动手。总算天可憐見，这些女的不常把本領施展出来，要不然我們再也擋不住她們的魅力。不管女的多老多丑，只要她們肯假以辞色，男人馬上就会屈膝；这是絕对的眞理。一个女人只要不当眞是个駝背，有了机会总能嫁得着如意郎君。謝天謝地！亏得这些亲爱的小姐們都像野里的畜生一样，不知道自己的能耐，要不然准会把我們治得服服貼貼。

乔瑟夫走进飯厅的时候心里想道：“喝！这会兒我心里的感觉，就像我在邓姆邓姆看見了格脫勒小姐一模一样。”上菜的时候，夏潑小姐嬌媚地向乔瑟夫請教，口气宛轉柔帖，一半又像开

玩笑。她和这家子的人已經混熟了，跟爱米丽亞更是亲密得像同胞姊妹。沒結过婚的女孩子只要在一所房子里同住了十天，总是这样相亲相爱。

爱米丽亞好像在尽力帮忙利蓓加完成計划，要求乔瑟夫帶他們到游乐場去。她說上一年复活节假期里，那时“她还在做小学生”，乔瑟夫答应过她的。她說：“現在利蓓加也在这兒，正是去的时候了。”

利蓓加道：“啊喲，多好哇！”她本来想拍手，可是她生性稳重，忽然記得自己的身分，連忙忍住了沒拍。

乔說：“今兒晚上可不行。”

“那么明兒好不好？”

賽特笠太太說道：“明天你爸爸跟我得出去吃晚飯。”

她丈夫接口道：“賽特笠太太，我不必去了吧？那討厭的地方潮湿得很，你年紀这么大了，又是个胖子，去了不要伤風嗎？”

賽特笠太太嚷道：“孩子們总得要个人陪着呀！”

做爸爸的笑道：“讓乔去吧，他可是够大够胖的了。”他这么一說，連在碗盞櫃子旁边的三菩也忍不住失声笑出来，可憐那肥胖的乔恨不得杀死他爸爸。

鉄石心腸的老头兒接着說道：“快把他的紧身解开。夏潑小姐，洒些兒凉水在他臉上。要不咱們把他抬到樓上去吧！可憐的小宝貝兒要暈过去了。”

乔大声喝道：“我死也不受你这种話！”

他父亲嚷道：“三菩，把乔瑟夫先生的大象拉过来。到爱克賽脫市場去拉去。”爱說笑話的老头兒看見乔斯气得差点兒掉眼泪，才止了笑，拉着兒子的手說：“乔斯，我們在証券交易所的人都講个公平交易。三菩，别管大象了，給我跟乔斯先生一人斟一

杯香檳酒来。孩子，拿破侖那小子的酒窖里也不見得有这样的好酒①。”

乔瑟夫喝了一大杯香檳酒，心平气和。一瓶酒沒喝完，他已經答应帶着兩个女孩子上游乐場去。他身体有病，所以把那瓶酒喝掉了三分之二。

老头兒說道：“姑娘們一人得有一位先生陪着才行。乔斯忙着招呼夏潑小姐，准会把爱米丽亞丢在人堆里。到九十六号去問問乔治·奥斯本能不能来？”

我不懂为什么他一說这話，賽特笠太太就瞅着丈夫笑起来。賽特笠先生眼睛里閃閃發光，滿臉頑皮的瞧着爱米丽亞。爱米丽亞紅了臉低下头去。只有十七岁的女孩兒才会这么嬌羞，利蓓加·夏潑小姐就不行。自从她八岁那年在壁橱里偸糖酱給她姑媽捉出来之后，从此沒有紅过臉。爱米丽亞的爸爸說：“爱米丽亞应該写張条子給乔治·奥斯本，讓他瞧瞧咱們在平克頓女校学的一笔好字。你記得嗎？从前你写信給他請他十二晚上来，把字都写别了。”

爱米丽亞答道：“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賽特笠太太对丈夫說：“約翰，这眞像是昨天的事，你說对不对？”

他們夫妻住的是二層楼的一間前房，睡覺的地方裝飾得像个帳篷，四圍挂着花布幔子，上面印着鮮明別致的印度式圖案，另外襯了淡紅布的里子。帳篷里面的床上鋪了鴨絨褥子，并排摆着兩个枕头。当晚他們夫妻躺着說話，一对紅噴噴的圓臉兒就枕着这兩个枕头。太太戴的是鑲花边的睡帽，先生戴的是式

---

① 香檳是法国出产的，所以这样說。

样簡單的布帽子，頂上拖着一簇流苏。賽特笠太太因为丈夫难为了可憐的乔，正在对他訓話。

她說："賽特笠先生，你何苦逗那可憐的孩子，太不应該了。"

流苏帽子替自己辯护道："亲爱的，乔斯的虛荣心太重，比你当年最爱虛荣的时候还糟糕。你也算利害的了。可是三十年前，——好像是一七八〇年吧——倒也怪不得你爱俏。这一点我不否認。可是我实在看不上乔斯那份兒拘拘謹謹的紈褲子弟習气。他实在做得太过火。亲爱的，那孩子一天到晚想着自己，只覚得自己了不起。太太，咱們还有得麻煩呢。誰都看得出来，爱米的小朋友正在拼命的追他。如果她抓不住他，反正有别人来接她的手。他那个人天生是給女人玩弄的。这話沒有錯，就等于我每天上交易所那样沒有錯。总算运气好，他沒給咱們从印度娶个黑漆漆的媳妇兒回家。瞧着吧，不管什么女人釣他，他就会上鈎。"

賽特笠太太狠狠的說道："原来那丫头是个詭計多端的东西，明天就叫她走。"

"賽特笠太太，她跟别人不是一样嗎？不管怎么，她总算是个白种人。我倒不在乎乔斯娶什么媳妇。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不久，說話的声音停了，跟着起来的是鼻子里發出来的音乐，听上去虽然輕柔，却不很雅致。这时候，在勒塞尔广場証券交易所經紀人約翰·賽特笠先生的家里眞是悄無声息，所能听得到的只有教堂里报时的鐘声和守夜人报时的叫声。

到了第二天早上，好性子的賽特笠太太也不再打算把她隔夜說的那話兒認眞做出来。天下最近人情、最深刻、最普通的感情莫过于为娘的妒忌心，可是賽特笠太太瞧着利蓓加不过是个

温柔謙遜的家庭教师，对自己又感激，总不至于胆敢攀附像卜克雷·窩拉的收稅官那么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她已經替利蓓加写信去要求延迟几天再上工，一时也难找借口赶她出門。

温柔的利蓓加合該交运，件件事都凑得巧，連天气也帮她的忙，虽然她本人起先并不知道上天的好意。原定到游乐場去的那天晚上，乔治·奥斯本已經来了；老兩口兒要赴宴会，也已經动身到海百萊倉房的鮑尔斯副市長家里去了；忽然一陣大雷雨（这种雷雨只有上游乐場去的时候才碰得上），这几个年輕人沒法出門，只好躲在家里。奥斯本先生好像一点兒不在乎。他跟乔瑟夫·賽特笠在飯間里喝了不少葡萄酒，兩个人对坐着談心。乔瑟夫見了男人向来爱說話，因此一面喝酒，一面把他最得意的印度趣事講了許多。后来大家在客厅里会齐，爱米丽亞做主人，招待其余三位。四个年輕人在一起玩得很快乐，都說亏得下雨打雷，游乐場沒有去成反倒有意思。

奥斯本是賽特笠的干兒子。二十三年来，这家子一向沒有把他当外人。他生下一个半月的时候，約翰·賽特笠送給他一只銀杯子。他長到六个月，又收到一件珊瑚做的玩意兒，上面挂着金的哨子和小鈴。每逢聖誕节或是他假滿回校的时候，老头兒总給他零用錢。他記得清清楚楚，乔瑟夫·賽特笠还揍过他一頓。那时候乔瑟夫已經是个大搖大摆的換毛小公鷄，他自己却还是个十岁的頑童。总而言之，乔治和这家朝夕相处，大家对他又好，当然在这里混得很熟。

"賽特笠，你还記得嗎？有一回我把你靴子上的流苏鉸了下来，你气得不得了。賽特笠小姐——呃——爱米丽亞跟乔斯哥哥跪着，求他别揍小乔治，才免了我一頓好打。"

乔斯明明白白記得这件不平凡的事情，可是賭神罰誓說他

早已忘了。

“你記得嗎？你到印度去以前，坐了馬車到斯威希泰尔博士学校里来看我，拍拍我的头，給了我一个基尼。我一向以为你至少身高七尺，后来你从印度回来，我發現你不过跟我一样高，眞是意想不到。”

利蓓加眉飞色舞的嚷道：“賽特笠先生太好了！临走还特地去看你，还給你錢。”

“对了，他倒不計較我鉸他靴子上的流苏，眞是难得。孩子們在学校里拿到零用錢，一輩子都記得。給錢的人自己也忘不了。”

利蓓加說：“我喜欢靴子。”乔斯·賽特笠最得意自己一双腿，一向爱穿这种漂亮的靴子，听了这話，虽然把腿縮在椅子下面，心里說不出的得意。

乔治·奥斯本說道：“夏潑小姐，你是个挺有才气的画家，可以利用靴子事件做题材，把这庄严的景象画成一幅有历史性的画兒。賽特笠穿了鹿皮褲子，一手拿了鉸坏了的靴子，一手抓住我的襯衫縐边。爱米丽亞高高的举起了兩只小手，跪在她哥哥旁边。咱們还可以仿照簡明讀本和拼法本子里第一頁插圖的方式，給它加上一个堂皇的标題，里面包含着寓言的意味。”

利蓓加說道：“我現在沒有时間画，等我——等我离了这兒再画吧。”她把音声放得很低，一臉悲悲戚戚的样子，在場的人不由得可憐她命苦，都舍不得放她走。

爱米丽亞說道：“亲爱的利蓓加，可惜你不能在这兒多住几天。”

利蓓加的神情更凄慘了，她道：“有什么用？到我离开你的时候更伤——更舍不得你了。”說着，扭过头去。爱米丽亞一听

这話，忍不住哭起来。我在前面說过，这糊塗的小东西最不長进的地方就是爱哭。乔治·奥斯本覺得很感动，細細的端詳着这兩个姑娘。乔瑟夫·賽特笠低头看着自己心爱的靴子，大胸脯一起一伏，很像在嘆气。

乔治說道："賽特笠小姐——爱米丽亞，来点兒音乐吧！"他那时候忽然把持不住，几乎把她摟在怀里，当着大家的面吻她。她也对他看了一眼。如果說他們兩个就在当时相看一眼之中發生了爱情，这話未免过份。兩家的父母早已有心把他們兩人配成一对，竟可以說这十年来，他們已經訂下了不成文的婚約。

賽特笠家里的鋼琴，按照通常的習慣，擱在客厅后間。那时天色已經昏暗，奥斯本先生当然比爱米丽亞眼睛亮，会在椅子凳子中間找路，因此爱米丽亞很自然的拉着他的手，讓他領路摸到鋼琴旁边去。他們一走，只剩下乔瑟夫·賽特笠先生和利蓓加兩个人傍着客厅里的桌子对面談心。利蓓加正在用綠絲綫織一只錢袋。

夏潑小姐說："家里的秘密是不問而知的。这一对兒已經把他們倆的公开了。"

乔瑟夫答道："只等他做了連長，事情就算放定了。乔治·奥斯本是个頂呱呱的家伙。"

利蓓加道："你妹妹是全世界最可疼的小人兒。誰娶了她眞有福气。"說着她重重的嘆了一口气。

兩个單身的男女在一起談起这样細膩的話兒，彼此自然覺得亲密知心。賽特笠先生和利蓓加小姐的一番議論，我不必細写。照上面的一席話看来，他們的談吐幷沒有什么俏皮动听的地方。要知道在普通的人家，在随便什么地方，說的話不过如此，只有那些辞藻富丽、結構巧妙的小說里才有例外。那时隔壁

房里有人彈琴唱歌，他們說話的时候当然放低了声音，免得妨碍别人。其实隔壁的兩个人專心在做自己的事，他們說得再响些也不妨事。

賽特笠先生居然能够大大方方、暢暢快快的和女人談天，眞是生平第一遭。利蓓加小姐問了他許多关于印度的問題，因此他得了机会把他知道的許多趣事說給她听。这里面有些是关于印度的，也有关于他本人的。他形容总督府里怎么开跳舞会，在大暑天他們怎么取凉，譬如在屋里裝了手拉的風扇，門窗前面挂了打湿的蘆帘等等。他講到投奔在印度总督明多勛爵[①]門下的一大群苏格蘭人，口角俏皮極了。然后他又說到獵虎的經驗，說是有一回一只老虎發威，把他的象夫从象背上直拖下来。利蓓加小姐对于总督府的跳舞会心醉神往；听了苏格蘭副官們的故事笑个不住，一面責备賽特笠先生不該这么刻薄。大象的故事可眞把她吓坏了。她說："亲爱的賽特笠先生，看你母亲分上，看你所有的朋友分上，以后快别干这种冒險的事，你非答应我不可。"

乔瑟夫拉起領子，答道："得了，得了，夏潑小姐，危險只能增加打獵的趣味。"其实他只獵过一次虎，就是出乱子的那一回。可憐他几乎丢了性命，倒不是老虎咬他，却是在混战中受了伤。他說的話越多，胆子越大，竟鼓起勇气問利蓓加小姐那綠絲綫錢袋是給誰做的。他的态度那么大方，那么随便，連他自己也覚得奇怪，心里着实得意。

利蓓加小姐柔媚地向他瞟了一眼，說道："誰要，我就給誰。"賽特笠先生正要施展口才，說出一篇动人的話来。不想他剛剛开口說到："啊，夏潑小姐，多么"——隔壁的歌声忽然停了。这

---

① 明多勛爵(Lord Minto, 1751—1814)，英国政治家，苏格蘭人，1806年起任印度总督。

样一来，他清清楚楚听見自己的声音，窘得面紅耳赤，連忙住了口，慌慌張張的擤着鼻涕。

奥斯本先生輕輕的对爱米丽亞說："你听，你哥哥的口才眞了不起。你那朋友眞創造了奇迹了。"

爱米丽亞小姐答道："奇迹創造的越多越好。"凡是像个样兒的女人沒一个不爱做媒。爱米丽亞当然不是例外，心里只希望乔瑟夫能够娶了太太一同回印度。这几天来她和利蓓加朝夕相处，对她生了極深的感情，在她身上找出千千万万从前在学校里沒有發現的德行和惹人憐爱的品性。小姑娘們的感情滋長得最快，像賈克的豆梗一般，一夜的功夫就直入云霄。[①] 結婚以后这种癡情漸漸減退，也是極自然的事。一般情感主义者喜欢用大字眼，称它为"对于理想爱情的渴望"。換句話說，他們認为女人的情感平时只能零星發泄，必須有了丈夫孩子，情感收聚起来有了归宿，自己才能得到滿足。

爱米丽亞把自己会唱的歌兒唱完，覺得在后客厅里已經坐了不少时候，应該請她的朋友也来唱一曲才是。她对奥斯本先生說："倘若你先听了利蓓加唱歌，就不要听我的了。"話是这么說，她也明知自己在哄人。

奥斯本道："我对夏潑小姐先下个警告，在我听起来，爱米丽亞·賽特笠才是天下第一名歌唱家。这話說的对不对我也不管。"

爱米丽亞答道："你先听了再說。"

乔瑟夫·賽特笠客气得很，替利蓓加拿了蠟燭来擱在琴上。奥斯本表示他情願就在黑地里坐着，可是爱米丽亞笑着反对，不

---

① 穷苦的賈克得到許多仙豆，第二天起身，發現撒在园里的仙豆長得直入云霄。賈克攀附籐豆梗上天，碰到許多奇遇。

肯再陪他，因此他們兩个也跟着乔瑟夫先生过来。利蓓加唱得比她朋友高明得多，而且非常卖力，不过奥斯本有什么意見，别人当然管不着。爱米丽亚从来沒有听見她唱得这样好，心里暗暗納罕。利蓓加先唱了一支法文歌，乔瑟夫一个字都听不懂。奥斯本也老实承認自己听不懂。此后她又唱了好几支四十年前流行的叙事歌曲。歌詞很簡單，題材不外乎大英水手，英王陛下，可憐的苏珊，藍眼睛的瑪丽等等。据說从音乐的观点来看，这些歌曲并不出色。可是它們所表达的意思單純近情，一般人一听就明白。現在咱們老听見唐尼隋蒂[1]的曲子，音調軟靡靡的，內容不过是眼泪呀，嘆气呀，喜呀，悲呀。兩下里比起来，还是簡單的民歌强得多。

每逢唱完一支歌以后大家閑談的时候，說的話也都是些很多情的話兒，和歌曲的內容相称。三菩送了茶点进去，就和厨娘一起站在楼梯轉角听唱歌。厨娘听得眉开眼笑。連白蘭金索泊太太也屈尊下就，跟他們站在一块兒听。

末了唱的一首短歌內容是这样的：——

荒野里凄凉寂寥，
大風呼呼的怒号，
好在这茅屋頂盖得牢。
熊熊的火在爐里燒，
过路的孤兒从窗口往里瞧，
越覚得風寒雪冷，分外难熬。

他心慌意乱，手脚如綿，

[1] 唐尼隋蒂(Gaetano Donizetti,1797—1848)，意大利作曲家。

急忽忽还只顾往前。

温柔的声音唤他回来，

慈爱的脸儿在门口出现，

到黎明，他不能再流连，

求上天对流浪者垂怜！

你听，那风吹到了山巅。

这支歌的内容和她刚才说的“等我离开了这儿”这句话含意相同。她唱到最后一句，声音沉下去咽住了。在场的人想起她即刻就要动身，连带着又想到她孤苦伶仃的身世。乔瑟夫·赛特笠本来喜欢音乐，心肠又软，利蓓加唱歌的时候，他听得心醉神往，到末了更觉得深深的感动。如果他胆子不那么小，如果方才由乔治安排，让他和赛特笠小姐两人仍旧留在前客厅，那么乔瑟夫·赛特笠就不会再做单身汉子了，我这小说也写不成了。利蓓加唱完了歌，起身拉着爱米丽亚的手一直向蒙眬的前客厅走去。这当儿可巧三菩托着一个盘子进来，里面有夹心面包和糖酱，还有发亮的杯壶。乔瑟夫·赛特笠一看见点心，立刻全神贯注。赛特笠老两口子吃过晚饭回家，看见四个年轻男女谈得很热闹，连他们的马车响都没有留心。只听得乔瑟夫说道：“亲爱的夏泼小姐，吃一小匙子糖酱吧。你刚才唱的真费劲——呃——真好听。应该吃点儿东西补补气。”

赛特笠先生接口道：“好哇！乔斯！”乔斯一听见这熟悉的声音在打趣他，慌得不敢作声，过了一会儿就溜掉了。当夜他并没有一宵不寐睁着眼研究自己到底有没有爱上夏泼小姐，因为爱情并不能影响乔瑟夫·赛特笠的胃口和睡眠。不过他想到许多事情，譬如在印度下了办公厅之后听听那些歌儿多么愉快，利蓓加多么出人头地，又想到她的法文说的比总督夫人还好，在加尔

各答的跳舞会上准会大出風头。他想："誰也看得出那可憐的东西爱上了我了。跟那些出国到印度去的女孩子們比一比，她不見得穷到哪兒去。說不定我左等右等，反而挑着个不如她的。"他这么思前想后，就睡着了。

关于夏潑小姐在床上眼睜睜的估計"不知他明天来不来？"的情形，这里不必多說。第二天，乔瑟夫·賽特笠午飯以前已經到了，那不放松的勁兒和命运之神不相上下。这是以前从来沒有的事，可算是他賞給勒塞尔广場的大面子。那天不知怎么，乔治·奥斯本到得比他还早，害得爱米丽亞好不心煩，原来她正在給契息克林蔭道的十二个好朋友写信。利蓓加仍旧在做隔天的活計。卜克雷·窩拉的前任收稅官坐着小馬車回到家里，按照習慣，先把門环拍得一片响，在門口摆起架子乱了一陣，然后才費一大把力气迈步上楼，到客厅里来。这当兒奥斯本和賽特笠小姐彼此使眼色打电报，很有含蓄的瞧着利蓓加笑。利蓓加低头織錢袋，淡黃头髮披在臉上，居然臉紅起来。乔瑟夫一进門，她的心扑扑直跳。乔瑟夫穿了新的背心，發亮的靴子格吱格吱的响，累得喘不出气来。他又热又紧張，滿面通紅，羞答答的把个臉兒藏在厚厚的領巾里面。大家都覚得很窘。爱米丽亞更不行，几乎比当局者还慌張。

給乔瑟夫先生通报的是三菩。他嘻皮笑臉的跟在收稅官后面，手里捧着兩个花球。原来这傻大个兒居然会討小姐們的好，早上在考文花园附近的市場上买了兩束鮮花。現在的姑娘們太太們爱捧草蓬子似的大花球，底下还襯着鏤空花紙；乔斯的兩束鮮花虽然沒有这么大，兩个姑娘收了礼物倒很高兴。乔瑟夫送給她們每人一束，一面正色对她們鞠了一个躬。

奥斯本嚷道："好哇，乔斯！"

爱米丽亚說："多謝你，亲爱的乔瑟夫。"她如果不怕哥哥嫌弃，很想吻他一下子。拿我来說，如果爱米丽亚这样的小宝貝兒肯吻我，就是把李先生的花房都买下来也是願意的。

夏潑小姐嚷道："啊！可爱的花兒！多可爱的花兒！"她輕輕俏俏的把鼻子凑上去聞了一聞，貼胸抱着花球，喜不自禁，翻起眼睛望着天花板。大概她先瞧了一眼，看有沒有情書藏在花球里面，不幸什么也沒有找着。

奥斯本笑着問道："賽特笠，在卜克雷·窩拉你們是不是也用花朵兒傳情达意啊？"

多情的公子答道："得了，少胡說。花兒是在挪頓家买的。只要你們喜欢就好。嗯，爱米丽亚，亲爱的，我还买了一只波罗蜜，已經交給三善了。午飯的时候吃吧。这天太热，应該有点兒凉东西吃。"利蓓加說她从来沒吃过波罗蜜，非常非常想尝一下子。

他們这样談着話，后来不知道奥斯本找了个什么推托走出去了。过了一会兒，不懂为什么爱米丽亚也不見了，想来总是看着厨娘切波罗蜜吧？反正到末了只剩下乔斯和利蓓加兩个人。利蓓加繼續做活，細長的白手指拿着發亮的針和綠顏色的絲綫飞快的編結。

收稅官說："亲爱的夏潑小姐，你昨天晚上唱的歌兒眞是美——依——極了。我差点兒掉眼泪。眞的不騙你。"

"乔瑟夫先生，那是因为你心腸好。我覺得賽特笠一家子都是慈悲心腸。"

"昨晚上我想着那歌兒，睡都睡不着。今天早上我在床上就試着哼那調子来着。眞的不騙你。我的医生高洛浦十一点鐘来看我（你知道我身子不好，天天得請高洛浦来看病）。他来的时候啊，我正唱得高兴，簡直像——像一只画眉鳥兒。"

“唷，你眞好玩兒。唱給我听听。”

“我？不行，还是你来吧，夏潑小姐。亲爱的夏潑小姐，唱吧！”

利蓓加嘆了一口气，說道：“这会兒不行，賽特笠先生。我沒有这閑情逸致。而且我得先把这錢袋做好。肯帮忙嗎，賽特笠先生？”东印度公司里的乔瑟夫·賽特笠先生还沒来得及問明白怎么帮忙，不知怎么已經坐了下来，跟一个年輕姑娘面对面的談起心来。他一臉勾魂攝魄的表情瞧着她，兩臂求救似的向她伸开，手上綳着一絞綠絲綫讓她繞。

奥斯本和爱米丽亚回来叫他們吃飯的时候，看見这怪有趣的一对兒还是这么坐着，姿态非常动人。一絞綫都繞到紙板上去了，可是乔斯先生仍旧沒有开口。

爱米丽亚握着利蓓加的手說：“今兒晚上他准会开口，亲爱的。”賽特笠自己也在肚里忖度，暗暗想道：“哈，到了游乐場我就問她去。”

第五章

我們的都宾

凡是在斯威希泰尔博士那有名的学校里念过書的学生，决不能忘記克甫和都宾兩人打架的經过和后来意想不到的結局。学校里的人提起都宾，都叫他“嗳唷，都宾”，“嗨嗨，都宾”，其余还有許多諢名兒，無非是小孩子們表示看不起他的意思。他是

全校最迟鈍、最沒口齿，而且看上去最呆笨的一个。他的父亲在市中心开了个杂貨鋪。据說斯威希泰尔博士在“互惠原則”之下收他入学。換句話說，他爸爸不付現錢，却把貨物来抵学膳費。都宾的成績很差，几乎是全校学生的压尾。他穿的灯芯絨褲子和短外衣都太紧，一身大骨头在綳破的綫縫里撑出来。在学校里，他就代表多少磅的茶叶、蠟燭、藍花肥皂、梅子等等——其中一小部分的梅子是用来做梅子布丁的。有一天，一个学生偸着进城去买脆餅和嫩猪肉香腸，看見校門口停着一輛送貨車，恰巧是倫敦泰晤士街都宾和瑞奇合开的杂貨食油店派来的，送貨的正在把他家的貨色从車子里搬出来。那天可眞够都宾受的。

从此之后都宾就沒有太平日子了。同学們取笑他，說的笑話又尖酸又刻毒。一个口角俏皮的說：“哈，都宾，报上登了好消息啦！砂糖漲价了，孩子。”另一个計算着說，“如果洋油蠟燭卖七便士半一打，都宾一共值多少錢哪？”于是旁边的小混蛋們便哄然大笑，連助教也笑。他們一致認为做零售商是最下流低賤的职業，应該給有身分的上等人瞧不起。这种見解当然不錯。

都宾背着人对那个使他受这些苦惱的小孩兒說道：“奥斯本，你的爸爸其实也不过是个做买卖的。”那孩子驕傲地答道：“我的爸爸是上等人，有自备馬車。”威廉·都宾听了这話，躲在运动場犄角上的一間屋子里悶悶的伤了半天心，因为那天恰巧有半日假期。咱們小的时候誰沒有受过这样的气惱？凡是心地忠厚的孩子，受了欺負格外覚得不平，受了輕慢格外覚得畏縮，有人委屈他，他比别的孩子更伤心，有人撫慰他，他也会感激得臉上放光。这么温順的好孩子，往往給你們做老师的侮辱、虐待和冷淡。他們錯在什么地方呢？不过是不会做算术，或是不会念拉丁文，其实那拉丁文本身就是不通的。

威廉·都宾因为不会拉丁文，讀不好依頓中学[1]出版的拉丁文文法这本了不起的書，所以在斯威希泰尔学校里老是得末一名。他还在低班，和那些粉紅臉兒、穿罩袍的小不点兒在一起上課，可憐还是比不上他們。他拿着卷了書角的初級讀本，穿着紧得不合身的灯芯絨褲子，委委頓頓，癡癡呆呆的跟一群小人兒排在一行，簡直像个大怪物。学校里上上下下，沒一个不作弄他。他們把他那已經太小的褲腿縫起来，把他牀上的被褥帶子絞断，把水桶跟長櫈推倒在地上，好叫他把脚脛撞得生痛。而他呢，也每回都撞上去。他时常收到一个个小包，拆开一看，却是自己家里出卖的肥皂和蠟燭。連一点兒大的小孩兒們也都打趣过都宾。他虽然委屈，可是忍气吞声，从来不抱怨。

克甫的地位剛剛相反。他是斯威希泰尔学校里的时髦公子，大家捧他为大王。他偸偸的帶酒到学校里来喝。他跟城里的孩子打架。到星期六，家里会送小馬来接他回家。他房間里还有大靴子，專为假期里穿了打獵用的。他有一只金表，又像校長一样，会吸鼻烟。他看过歌剧；演戏的名角兒誰高誰下他都知道。照他看来，基恩先生比坎白尔先生[2]还高明。他能够在一小时以內一口气讀完四十首拉丁詩。他还会写法文詩。他有什么不懂，什么不能的呢？据說連校長都怕他。

克甫是学校里的無敌大王。他神气活現的統治一批順民，不时的欺負他們。同学們有的替他擦鞋，有的替他烤面包，有的做小打杂，整整一夏天，每天下午他打球的时候給他檢球。他最

---

① 英国著名的貴族化公立学校。

② 基恩(Kean)和坎白尔(Kemble)兩家父子兄弟都是名演員。这里指的是小坎白尔(John Philip Kemble, 1757—1823)和老基恩(Edmund Kean, 1787—1833)，兩人同时爭名。

瞧不起"無花果兒"①，虽然一見面就譏笑謾罵，可是从来不屑和他对面談話。

有一天这兩位小爷在私底下鬧起意見来了。無花果兒一个人在課堂里辛辛苦苦的写家信，克甫走来，說是有事使喚他出去走一趟。好像是叫他去买甜餅。

都宾答道："我不行，我得先把这封信写完。"他的信里面好多别字，塗改的地方也不少。可憐写信的人在上面費了不少的心思、力气和眼泪，因为这是写給媽媽的信。他的媽虽然不过是个杂貨鋪的老板娘，住在泰晤士街店房的后間，可是倒眞疼兒子。

克甫先生一听这話，一把搶了信紙問着他說："你不行嗎？你不行嗎？我倒要請問你，干嗎不行？明天再写信給無花果兒媽媽不是一样的嗎？"

都宾急了，站起来說："說話好听点兒。"

学校里的大公鷄高声說："那你到底去不去？"

都宾刁嘴咬舌的說："把信放下来。君子不看人家私信。"

克甫道："好吧，現在你去不去？"

都宾大声呼喝道："我不去，你要动手，我先把你揍个稀爛。"他跳过去抓起一个鉛做的墨水壺，惡狠狠一臉凶相。克甫先生頓了一頓，放下卷起的袖子，把手插在口袋里嗤笑着走掉了。从此以后他沒有敢再惹杂貨鋪的小掌櫃，不过說句公平話，他背后說起都宾，口气里总表示瞧不起。

这件事發生以后不久，一天下午，太陽很好，克甫先生又碰上了威廉·都宾。这可憐虫正在运动場上一棵树下躺着，一个

① 無花果兒（figs）这字有侮慢的意思。

字一个字的看着自己心爱的"天方夜談"。别的孩子各做各的游戏，他远远的离开大家，心里几乎有些快活。如果咱們对孩子放松一些，做老师的不欺压学生，做父母的不坚持着引导兒女的思想，控制兒女的情感，我認为决沒有害处。人的思想情感最难捉摸。譬如說，你我之間何尝互相了解呢？自己的孩子、父亲、街坊鄰舍，心里在思量什么，咱們何尝知道呢？呆鈍腐朽的成年人偏爱管教小輩，其实小孩子的思想比他們的高超神聖得多着呢。所以我認为做父母和做老师的尽可放任一些，决計沒有妨碍，充其量不过是孩子們眼前少讀点兒書。

威廉·都宾居然忘了現实，飄然出世，一忽兒跟着星伯达水手在金剛鑽山谷里①，一忽兒跟着阿赫曼德王子和貝莱朋諾仙女在他們第一次会面的山洞里（咱們也未尝不想到那美丽的山洞里去走一遭）；忽然听得小孩兒尖声哭叫，打断了他有趣的白日夢。他抬起头来，看見克甫正在他前面痛打一个小学生。

被打的正是看見了送貨車揭發都宾隐事的小子。可是都宾向来不念旧悪，对于年紀小的孩子更加不計較。只見克甫揮着一根黃色的球棍对那孩子叱責道："你竟敢把我的瓶子打破，赫！"

这小学生的使命是爬过运动場的圍牆，跑到四分之一哩路以外去賒購一品脫果露甜酒，然后不顧校長布置在外面的密探，再爬回到运动場里来。有一处地方，牆頂上的碎玻璃已經去掉，而且牆上还做了好几个凹进去的窩兒，进出可以方便些。不料他在爬牆的时候，脚一滑，不小心把瓶子摔破，甜酒潑掉了，自己的褲子也弄髒了。他心惊胆战的回到主人面前，虽然沒有受伤，

---

① 見"天方夜談"星伯达水手第二次航海的故事。

心里却慌得可憐。

克甫說："你胆敢摔破瓶子！你这粗手笨脚的小贼。准是你偷着把甜酒喝了，假裝摔破了瓶子。把手伸出来！"

球棍重重的打在孩子手上，扑的一声响。跟着是哼哼唧唧的哭声。都宾抬起头来。貝萊朋諾仙女和阿赫曼德王子立刻躲到山洞深处。星伯达水手也給大鵬鳥背着飞出了金剛鑽山谷，直上云霄。老实的都宾眼前仍旧是現实生活。他看見大孩子在無緣無故的欺負小孩子。

克甫喝道："把那只手也伸出来。"那小学生痛得面目改形。都宾看了止不住索索地抖，穿在又旧又小的衣服里面的整个身子紧張起来。

"吃我这一下，你这小鬼！"克甫先生一面嚷嚷，又把球棍打孩子的手心。——太太們别怕，在学校里，个个孩子都經过这一套，你們自己的孩子將来准会挨打，也准会去打别人。球棍兒打下去，都宾就跳起来了。

我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在公立学校里，大学生虐待小学生跟俄国人用靴子抽打罪犯一般，向来是合法的。你从这方面看，抗拒受罰簡直是丢臉的事。也許都宾是傻好人，看了暴虐的行为忍不住要打抱不平。也許他早已要想报复；克甫这神气活現的小霸王，專爱欺負弱小，一切的光荣归他一身，一切的礼仪为他而設，大家給他搴旗，打鼓，举起手对他行礼，看了叫人忍不住要和他較量一番，比比高下。且不管都宾的动机是什么，只見他一躍而起，尖声叫道："住手！你再欺負小孩兒，我就——"

克甫眞沒有料到他会多管閑事，說道："你就怎么样？——手伸出来，小畜生！"

都宾回答他上半截的問題說："我就把你一頓痛打，叫你尝

尝一辈子没尝过的滋味。"小奥斯本流着泪，喘着气，看見有人出其不意的替他打抱不平，詫异得不敢相信，只抬头望着他。克甫的詫异也不在奥斯本之下。你如果能够体味先王乔治第三听得北美洲殖民地叛变时候的心情，或是狂妄的歌利亚① 看見矮小的大衛走上前来要求决斗时的感覚，才能領略雷杰耐尔·克甫受到都宾的挑战，心里是怎样一回事。

克甫按照打架前的慣例，說道："上完課来。"他頓了一頓，向对手看了一眼，仿佛說："在这一段时間以內，你快把遺囑写好，把后事也交代清楚。"

都宾答道："随你的便。奥斯本，你做我的助威人吧。"

小奥斯本答道："也好，你爱怎么就怎么吧。"你知道的，他爸爸有自备馬車，倒叫这种人替他打抱不平，不免覚得丢面子。

打架开始的时候，他嘴里虽然叫着"打呀，無花果兒！"心里老大不好意思。这次出名的打架，在起初的兩三个回合中，在場的学生除他之外沒一个肯这样帮腔。克甫微微的冷笑着，样子輕松愉快，倒仿佛在跳舞会里作耍呢。他对于拳法很有研究，拳头連連落在倒楣的对手身上，接連三次把他打倒在地。都宾跌倒一次，大家就欢呼一声。人人都急于要向征服者表示忠誠，能够向他屈膝，在他們也是一种光荣。

小奥斯本一面把他的打手扶起来，一面想道："他們打完架以后，我可要好好的挨一頓揍了。"他对都宾道："無花果兒，我看你还是算了吧。他不过打我几下，我也受慣了。"無花果兒那时四肢發抖，鼻孔出烟，把助威的推在一边，再打第四个回合。

① 指"聖經""旧約""撒母耳記"上卷第十七章所載大衛王打敗巨人歌利亞的故事。

头上三个回合，都是克甫开的拳。他不容对方有还手的机会，而都宾又不会躲閃，因此这一回都宾决計自己先动手。他生来左手着力，便揮动左臂，用尽全身力气打了克甫先生兩拳，一拳打在他左眼上，一拳打在他罗馬式的鼻子上。

这一回，倒下去的是克甫，四周圍看热鬧的人都吃了一惊。小奥斯本做出內行的样子，拍拍都宾的背說："喝，打得好，再用左手揍他吧，無花果兒，我的孩子！"

这場大战的下半截，無花果兒惊人的运用左手，克甫每一回都被打倒。到第六合上，叫"打呀，無花果兒！"的人跟叫"打呀，克甫！"的人数目竟也差不多了。打到第十二合，克甫垮了台。他精神不聚，既不能攻，又不能守，而無花果兒倒像清教徒一般鎮靜。他臉色蒼白，睜着發光的兩眼，下唇破了一个大口子，不停的流着血，样子又凶狠又怕人，旁边看热鬧的人給他吓得心惊胆战的大概不少，可是他勇敢的对手倒还准备再打第十三合。

如果我有那比哀的笔①，或者文章写得像蓓尔公司生活画报②上的一样好，那么我一定要把这場决斗好好的描写一番。这簡直跟禁衛軍最后的襲击相仿佛（不过那时滑鉄盧大战还沒有發生，我只能說这次打架跟后来禁衛軍最后的襲击相仿佛）。耐將軍③的队伍向聖·拉埃山进攻，十万大軍扛着密密麻麻的刺刀，二十根旗杆上面插着老鷹的标帜。山上吃惯牛肉的粗壯英国大兵發喊冲鋒，跳下山和敌人拼死搏斗。这次打架，兩方面的精神也可以和他們相比。換句話說，克甫虽然翹着脚，一跌一

---

① 那比哀(Sir William Napier, 1785—1860)，英国的大將兼历史家，以善描写战爭出名。

② 蓓尔公司倫敦生活画报 (Bell's Life in London)專报导拳击賽馬等事.

③ 耐將軍 (Miclial Ney,1769—1815)，法国总司令。

撞的，可是仍旧满腔勇气，又赶上前来，給那卖無花果的左手一拳打在鼻子上，跌下去再也爬不起来。

無花果兒的对手拍的倒在草坪上，那干脆的劲兒就像有一回我看見賈克·斯巴脫把彈子一下子打进窟窿一样。無花果兒看了說："我想这下子他爬不起了。"打手倒地所允許的最長的时間已經到了，却不見雷杰耐尔·克甫先生爬起身来，不知道他是不能起来呢，还是不肯起来。

所有的学生都为無花果兒欢呼，叫得一片响，听的人准以为無花果兒一起头就是他們一致拥护的好汉。后来他們叫得斯威希秦尔博士也听見了，从書房里出来查究外面为什么大呼小叫。他当然威吓着說要把無花果兒重重打一頓，幸而那时克甫已經醒过来了，正在洗伤。他站起来說："先生，是我不好。無花果兒——都宾沒有錯。我在欺負小学生，他打得好。"他做人这么大气，不但免了他的征服者一頓打，而且从新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他这次大敗，险些兒失去了民心。

小奥斯本写家信的时候，就报告这件事：

三月十八日立却蒙休格开恩大厦

亲爱的媽媽：

我希望你身体很好。請你給我送一个蛋糕来。我还要五个先令。克甫和都宾打过架了。你知道的，克甫是学校里的大王。他們打了十三合，都宾打的胜仗。所以克甫現在只算二大王。他們打架都是为了我。克甫因为我摔破一瓶牛奶，就打我，無花果兒不讓他打。他的爸爸是开杂貨店的，所以我們叫他無花果兒。那鋪子在市中心泰晤士街，是無花果兒和瑞奇合营的商店。我想他旣然为我跟人打架，你以后应該到他爸爸鋪子里去买糖跟茶叶才对。克甫本来每星期六回家，可是这次不行了，因为他兩个眼睛都打青了。他有一匹小白馬来接他回家，还有一个穿

号衣的馬夫来陪他。馬夫騎的是栗色的母馬。我希望爸爸也給我一匹小馬。

你的兒子　乔治·賽特笠·奥斯本

代我問候小爱米。我正在用硬紙板替她做一輛馬車。我不要香草子蛋糕，我要梅子蛋糕。

自从都宾打了胜仗之后，同学們异乎寻常的尊敬他的人格。無花果兒这名字本来含有侮辱的意思，后来却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和最体面的諢名兒之一。乔治·奥斯本說："他爸爸开杂貨鋪究竟不是他的錯。"乔治年紀虽然小，在斯威希泰尔学校里的小学生队里倒很有人緣，所以他說的这話很受贊賞。大家公認都宾出身下賤是不得已的事，因此而看輕他本人是很卑鄙的。老無花果兒这名字到后来只表示大家喜欢他，对他关心，連那鬼鬼祟祟的助教也沒敢再笑他。

环境好轉之后，都宾的兴致也高了，功課上有了惊人的进步。了不起的克甫亲自帮他的忙。他这么屈尊降格，都宾覺得十分希罕，臉都紅了。克甫教他讀拉丁詩，在休息的时候抽空替他补課，把他从低班拉上中班，眞叫人得意。不但如此，他还帮他把中班的功課做得很像样。大家發現都宾虽然讀不好古典文学，做起算术来倒是出人头地的快。夏天里公开考試，他代数考了第三名，得到一本法文書算是奬品，个个人都为他高兴。校長当着全校师生和来校参加典礼的家長和来宾把戴笠馬克这本有趣的傳奇①贈給都宾，書上还写了他的名字古利爱尔莫·都宾②。可惜你沒看見他媽媽臉上的得意。所有的学生一致鼓掌

① 法国作家費內龙(Fenelon)的作品。

② Gulielmo 就是拉丁文的 William，英国学校的名單常將学生的名字拉丁化。

表示对都宾贊賞和拥戴。他拿了奬品回到原座，一路上紅着臉不断的絆跟头，他踩痛了多少人的脚，誰也数不清，他的傻样兒誰也形容不出。他的爸爸都宾老头兒第一回对于自己的兒子瞧得起，当众賞給他兩个基尼。这些錢他大半化在同学身上，請他們大吃一頓。暑假以后回学校的时候，他穿了后面开叉的外套，像个大人了。

都宾天生是个謙虛的小后生，沒想到轉运的原故全是他自己器量大，做人豪爽。他偏偏要把一切功劳都推給乔治·奥斯本，認为好运都是他給帶来的。他对于乔治深切的爱护；这么真誠的友誼，只有在孩子的心里和美丽的神話中間才找得着。譬如粗野的奥生給凡命丁收服以后，对于这神采奕奕的年輕勇士就生出了这样的感情①。都宾拜倒在小奥斯本面前，死心塌地爱他。他沒有認識奥斯本之前，已經暗暗的佩服他。如今更成了他的听差，他的狗，他的忠僕星期五②。他相信奥斯本尽善尽美，是一切凡人里头最漂亮、最勇敢、最活潑、最聪明、最大器的。他把自己的錢分給他用，买了不知多少礼物送給他，像小刀、鉛笔匣、金印、太妃糖、模仿鳥叫的小笛子，还有大幅彩色插圖的故事書，里面画着强盗和武士。这些書里都有題贈，写明送給乔治·賽特笠·奥斯本先生，他的好朋友威廉·都宾敬贈等等字样。乔治原是高人一等的，都宾旣然对他表示忠誠，向他納貢，他也就雍容大度的收下来。

到游乐場去的那一天，奥斯本中尉到了勒塞尔广場，就对太太小姐們說："賽特笠太太，我希望您这兒有空位子。我請了我

---

① 法国的神話，在1550年前后傳到英国。奥生和凡命丁原是兄弟。奥生自小給熊銜去，成了野人，后来給凡命丁收服。

② "魯濱遜飄流記"里魯濱遜的僕人。

們的都宾来吃晚飯，然后一塊兒上游乐場。他跟乔斯差不多一样怕羞。”

胖子得意洋洋的对利蓓加小姐看了一眼說道：“怕羞！得了吧！”

奥斯本笑道：“他真的怕羞。当然你風度翩翩，跟他不能比，賽特笠。我去找你的时候在貝德福碰見他，就告訴他說爱米丽亞小姐已經回家，咱們大家今兒晚上都准备出去乐一宵。还有，我說他小时候在这兒作客，打破五味酒碗的事，賽特笠太太也不計較了。太太，这件倒楣的事兒已經过去七年了呢，您还記得嗎？”

好性子的賽特笠太太答道：“五味酒全洒在弗拉明哥太太的紅綢袍子上。他这人真是拙手笨脚。他的妹妹們也不見得文雅多少。都宾爵士夫人昨兒晚上帶了三个女兒也在海貝萊。唉，她們的腰身好难看哪！”

奥斯本頑皮地說道：“副市長有錢得很呢，是不是？我娶了他的女兒倒挺上算的，你說怎么样，太太？”

“你这傻东西！瞧你的黃臉皮，誰肯要你？”

“我的臉皮黃嗎？您先看看都宾的臉再說，他生了三回黃热病，在那索生过兩回，在聖·葛脫生过一回。”

賽特笠太太說：“得了。我們瞧着你的臉已經够黃的了。爱米，你說对不对？”爱米丽亞小姐紅了臉一笑。她看着乔治·奥斯本先生蒼白动人的臉兒，和他本人最得意的、發亮卷曲的黑鬍子，心里覺得在全国的軍队里，在全世界上，也找不出这么一个臉龐兒，这么一个英雄好汉。她說：“我倒不在乎都宾上尉的臉色和他笨手笨脚的样子。反正我总会喜欢他的。”她的理由很簡單。因为都宾是乔治的朋友，处处护着他。

奥斯本說道："軍队里誰也比不上他的为人。他做軍官的本事也比人强。当然罗，他不是阿多尼斯①。"他很天眞的在鏡子里对自己端詳着，恰巧碰上夏潑小姐尖利的眼光盯住他看，不禁臉紅了一下。利蓓加暗暗想道："哈，我的漂亮少爷，你是塊什么材料可給我捉摸出来了。"这小姑娘眞是个詭計多端的狐媚子。

那天傍晚，爱米丽亞打扮好了准备上游乐場去顚倒众生。她穿了白紗長袍，像一朵嬌艳的玫瑰花，百灵鳥似的唱着歌，跳跳躍躍的走到客厅里，就見一个笨头笨腦的高个子迎着她鞠了一躬。这人粗手大脚大耳朵，一头剪得很短的黑头髮，穿一身丑無比的軍服，上面釘着長方大扣子，头上戴一頂当时流行的硬边三角帽。他鞠躬的姿势，难看得誰也比不上。

这就是步兵第——联队的威廉·都宾上尉。当时他好多勇敢的伙伴都在半島上立功②，而他的联队偏偏被派到西印度群島去服务。后来他生黃热病，便回到家里来。

他来的时候，小心翼翼的敲門，声音很輕，楼上的太太小姐都沒有听見，要不然爱米丽亞怎么会不怕羞，一路唱着进去呢？她的甜美的声音直闖进上尉的心里，就在那兒蜷伏下了。爱米丽亞向上尉伸出手来，他跟她拉手之前，先頓了一頓，心里想道："怎么的？不久以前我看見的那个穿粉紅衣服的小姑娘难道就是你嗎？那时候我剛剛正式發表入队，晚上我还倒翻了你們的五味酒碗。乔治·奥斯本將来要娶的原来就是你。好个花朵兒似的女孩子！乔治这家伙倒有福气。"他还沒有跟她拉手，硬边帽子已經掉在地上，那时候他心里就这么盤算着。

---

① 希臘神話里的美少年，愛情女神維納斯的情人。

② 英国联合了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开战。战場就在伊比利亚半島，西、葡兩国的本土。

自从都宾出了学校到咱們重新跟他碰头，这一段历史，我还沒有細細兒說給大家听，可是聪明的讀者看了前兩頁上面的对話，一定猜得出来。給人瞧不起的杂貨鋪老板成了副市長。他又是倫敦城市輕騎兵的上校。当年法国兵向英国进犯，他一腔热血，准备全力抵抗。奥斯本的爸爸在他联队里只是个毫不出色的警衛而已。他統帶的士兵曾經受过英王和約克公爵檢閱，他自己不但当了上校，做了副市長，还有爵士的封号。他的兒子加入了軍队，小奥斯本跟他在同一个联队。他們兩个相繼在西印度群島和加拿大服务。眼前軍队內調，才回到家里来。都宾仍旧热心爱护奥斯本，对他非常慷慨，和他們同学的时候一样。

过了一会兒，这群了不起的人坐下来吃晚飯。他們談到打仗立功，拿破侖小子和威灵吞公爵①，还談到最近政府公报里的消息。当年正是英国历史上光輝的时代，每一期战报都登載着胜利的消息。兩个年輕的勇士巴不得自己的名字也在光荣名單里出现，怨嘆时运不济，偏偏所屬的联队調在外面，沒有机会立功。夏潑小姐听了这样叫人振奋的話，不由得眉飞色舞，賽特笠小姐却怕得直發抖。乔斯先生講了几个獵虎的故事，又把格脫勒小姐和蘭斯医生的一段姻緣也說完了。他把桌子上每一盤菜都送到利蓓加面前請她尝，自己也不停的大吃大喝。

飯后小姐們走出飯間的时候，他跳起来替她們开門，風度的瀟洒眞有勾魂攝魄的力量。然后他回到飯桌上，慌慌張張的一連喝了几大杯紅酒。

奥斯本輕輕对都宾說道："他在壯自己的胆气呢。"出發的鐘点到了，馬車等在門口送他們上游乐場。

---

① 威灵吞(Wellington, 1769—1852)，英国大將，滑鉄廬之战，拿破崙就敗在他手里。

第六章

游乐場

我很明白我說的故事平淡無奇，不过后面就有几章惊天动地的書跟着来了。求各位好性子的讀者别忘記，現在我只講勒塞尔广場一个交易所經紀人家里的事。这家的人和普通人一样的散步、吃中飯、吃晚飯、說話、談情。而且在他們的恋爱过程中也沒有什么新奇和热情的事件。眼前的情形是这样的：奥斯本正在和爱米丽亞恋爱；他請了他的老朋友来吃晚飯，然后去逛游乐場。乔斯·賽特笠爱上了利蓓加。他到底娶她不娶呢？这就是当前最要紧的問題。

这題材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手法来处理。文章的風格可以典雅，可以詼諧，也可以帶些浪漫的色彩。譬如說，如果我把背景移到格罗芙納广場，① 虽然还是本来的故事，准能够吸引好些讀者。我可以談到乔瑟夫·賽特笠勛爵怎么陷入情網，奥斯本侯爵怎么傾心于公爵的女兒爱米丽亞小姐，而且她尊貴的爸爸已經完全同意。或者我不描写貴族，只写社会底層的生活，把賽特笠先生厨房里的形形色色搬些出来，形容黑听差三菩爱上了厨娘（这倒是事实），为着她跟馬車夫打架；管刀叉的小打杂偷了一只冷羊腿，給人当場捉出来；賽特笠小姐新用的貼身丫头不拿蠟燭不肯去睡覺等等。这些情节能够逗人發笑，显得是现实生活

① 以下一段模仿和諷刺当时布尔活尔·立登（Bulwer Lytton）等專写貴族生活的小說。

的片断。再不然，我們挑选絕端相反的道路，利用恐怖的气氛，①把那貼身女佣人的相好写成一个偸盜为生的惡人，領着党羽冲到屋子里，把黑三菩杀死在他主人面前，又把穿了睡衣的愛米丽亞搶去，直到第三卷才还她自由。这样，小說便容易写的入神，能叫讀者把一章章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口气讀下去，紧張得气也透不过来。我的讀者可不能指望看到这么离奇的情节，因为我的書里面只有家常的瑣碎。請讀者們别奢望，本章只講游乐場里面的事，而且短得沒有資格算一章正經書。可是話又得說回来，它的确是本書的一章，而且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人生一世，总有些片段当时看着無关紧要，而事实上却牽动了大局。

所以咱們还是跟着勒塞尔广場的一群人坐了馬車上游乐場去吧。乔斯和利蓓加占了正座，也就沒有多余的空隙了。奥斯本先生夾在都宾上尉和愛米丽亞中間，坐在倒座上。

車子里人人心里都明白，那天晚上乔斯准会向利蓓加·夏潑求婚。家里的父母已經默許，不过我跟你說句体己話，賽特笠先生很有些瞧不起他的兒子。他說乔斯自私，懶惰，愛面子，一股子妞兒气。他看不慣兒子的时髦人習气，每逢乔斯摆起架子自吹自卖的时候，就哈哈大笑。他說："我的家私將来有一半兒是这家伙的份。而且他自己掙得也不少了。不过我很明白，如果我和你和他妹妹明兒都死掉的話，他也不过叫声'老天爷！'然后照样吃他的飯。所以我不高兴为他操心。他愛娶誰就娶誰。我不管他的事。"

愛米丽亞就不同了，滿心希望亲事成功，一則她做人明达，二則这也是她的脾气。有一兩回，乔斯彷彿有些很要紧的話想

---

① 以下一段諷刺爱因斯窩斯(W. H. Ainsworth)等專写强盜的小說。

和她說，她也是巴不得要听，可惜那胖子的衷腸話兒实在沒法出口；他重重的嘆了一口大气，轉身走掉了。他妹妹因此非常失望。

这个猜不透的謎使温柔的爱米丽亚激动得老是定不下心。她不好和利蓓加說起这个难出口的問題，只好和管家娘子白蘭金索泊太太密密的長談了好几回。管家娘子露了些口風給上房女佣人。上房女佣人也許約略的对厨娘說过几句。厨娘一定又去告訴了所有做买卖的。因此在勒塞尔广場的圈子里，好些人在紛紛的議論乔斯先生的亲事。

賽特笠太太当然覚得兒子娶个画师的女兒，未免玷辱了門楣。白蘭金索泊太太对她嚷道："咳，太太，您嫁給賽先生的时候，家里也不过开个杂貨鋪子罢咧！先生也不过做經紀人的小書記。兩面的家私一共合起来还不滿五百鎊呢。今兒咱們不也挺有錢了嗎？"爱米丽亚也是这个意思。賽特笠太太做人随和，慢慢的也就改了本来的成見。

賽特笠先生是無可無不可的。他說："乔斯爱娶誰就娶誰，反正不是我的事。那女孩子沒有錢，可是当年賽特笠太太也一样穷。她看上去性情温順，也很聪明，也許会把乔斯管得好好兒的。亲爱的，还是她吧，总比娶个黑不溜湫的媳妇回来，养出十来个黃黑臉皮的孙子孙女兒好些。"

这样看起来，利蓓加眞的交了好运。吃飯的时候，她总挽着乔斯的胳膊下楼，已經成了慣例。而且她也曾傍着他坐了他的敞篷馬車出去兜过風。这又肥又大的花花公子赶着拉車的灰色馬，样子又从容，又威風。当下虽然沒人提到婚姻兩字，却是大家心里有数。利蓓加只等乔斯向她正式求婚，暗暗羡慕人家有亲娘的好处。一个慈爱的媽媽只消十分鐘就可以解决問題，她

只要跟小伙子細細致致談几句心腹話兒，准能叫对方把那难以啓齿的一段話說出口来。

那晚馬車走过西明斯德桥的时候，大致的情形就是这样。

他們一群人不久在皇家花园下車。乔斯神气活現从車子里出来，踩得車子吱吱的响。旁边看热鬧的瞧見这么个胖子，欢呼起来。乔斯漲紅了臉扶着利蓓加先走，看上去又肥大又威武。爱米丽亚当然有乔治招呼，高兴得活像太陽里的一树玫瑰花。

乔治說："我說呀，都宾，你是个好人，給我們照看照看披肩什么的。"說着，他和賽特笠小姐成一对兒走了。乔斯帶着利蓓加也挤进了花园門。老实的都宾却抱着許多披肩在門口替大家买票。

他很虛心的跟在后头，不願意煞風景。利蓓加和乔斯并不在他心上。不过他觉得爱米丽亞真是了不起，竟配得上出色的乔治·奥斯本。这一对漂亮的年輕人兒正在小徑里穿来穿去。爱米丽亚瞧着样样东西都新鮮有趣，从心里乐出来，都宾見她这样，仿佛做爸爸的一样欢喜。說不定他也希望胳膊上挽着的不只是一塊披肩（旁边的人瞧見这傻头傻腦的年輕軍官手里抱着女人的衣著，都在好笑），可是威廉·都宾向来不大为自己打算，只要他的朋友受用，他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不瞞你說，游乐場里的各种趣事，都宾連正眼也不看。場里千千万万所謂"特别加添"的灯，老是点得亮晃晃的。場子中心有个鍍金的大蚶子壳，下面是音乐台，那兒好几个戴硬边帽子的琴师奏着醉人的曲子。唱曲兒的唱着各色好听的歌兒，有的內容滑稽，有的却很多情。許多倫敦土生土長的男男女女在跳民間舞，一面跳着蹦着，一面彼此捶打笑乐。一塊照牌上写着說煞紀太太① 即刻就要爬着通天索子上天。点得雪亮的隐士廬里面老是坐着那隐士。四面的

小徑黑魆魆的，正好給年輕的情人們相会。好些穿了旧号衣的人輪流从一个瓶子里喝麦酒。茶座上裝点得灯光閃爍，坐在里面吃东西的客人都很快乐，其实他們吃的火腿片兒薄得几乎看不見，只好算自己哄自己。还有那笑眯眯、温和馴良的白痴叫辛伯森的，想来在那时候已經在游乐場里了。这些形形色色，都宾上尉全不理会。

他拿着爱米丽亞的細絨披肩走东走西，在鍍金的蚶子壳底下站了一会，看沙尔孟太太表演"波罗的諾之战"。这首歌詞的內容惡毒的攻击拿破侖；这科西嘉小人一朝得志，最近才在俄国打了敗仗。都宾走开去的时候，口里学着哼那支曲子。那知自己一听，哼的却是爱米丽亞·賽特笠吃晚飯之前在楼梯上唱的歌兒，忍不住好笑起来，因为他实在跟猫头鷹一样不会唱歌。

这些年輕人分成一对一对，进了花园十分鐘之后就散开了。大家郑重其事的約好在晚上再見面。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在游乐場里，慣例是分成一組一組的，到吃宵夜的时候大家見面，彼此告訴这一段时間里面的經历。

奥斯本先生和爱米丽亞究竟有什么奇遇是个秘密。不过咱們知道他們兩个非常快乐，行为举止也很得体。十五年来他們总在一处，說的話当然沒有什么新奇。

利蓓加·夏潑小姐和她那身材魁梧的朋友迷了路，走到一条冷僻的小路上，四面只有一百来对像他們一样走失的人。兩个人都覺得这时节的風光旖旎，是个紧要关头。夏潑小姐暗想这是难得的机会，再不把賽特笠先生嘴边想說而說不出来的情話引出来，再等什么时候呢？他們方才在看莫斯科百景的时候，

① 煞紀太太（Madame Saqui, 1786—1866），法国有名走繩索玩杂耍的女艺人。



附近一个鹵莽的男人踩了夏潑小姐一脚，她輕輕的尖叫一声，倒在賽特笠先生怀里。經过这件事以后，乔斯更加动了情，胆子也越来越大，便又講了几个以前至少嘮叨过五六遍的印度故事。

利蓓加道："我眞想到印度去！"

乔瑟夫一股子柔情蜜意，說道："眞的嗎？"他提出了这个巧妙的問題，唏哩呼嚕的直喘气，利蓓加的手恰巧擱在他胸口，覚得他的心正在别别的乱跳，由此可以推想他一定在准备进一步再說一句更温存的話兒。那知道事不凑巧，偏偏場子里打起鈴子催大家去看焰火，游客頓时推推挤挤奔跑起来，这一对怪有趣的情人只得也跟着大家一伙兒同去。

都宾上尉發現游乐場里的各項杂耍幷沒有什么好玩，便想跟大家一塊兒去吃宵夜。那时其余的兩对已經占了座兒坐好，都宾在茶座前面来回走了兩遭，沒一个人理会他。桌子上只摆了四份刀叉杯盤，那配好的兩对咭咭呱呱談得很高兴。都宾知道他們已經把他忘得干干凈凈，好像他根本不存在。

都宾上尉对他們看了一会，默默的想道："我是个多余的人，不如找隐士談天去。"他避开了人声嘈杂、杯盤叮当的热鬧場所，

向沒有灯光的小路上走。小路的尽头就住着那有名的冒牌隐士。这件事做来令人扫兴。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經驗，單身汉子最乏味的消遣莫过于一个人逛游乐場。

其余的兩对兴高采烈的在茶座里談天，說的話又亲热又有趣。乔斯得意得了不得，神气活現的把茶房呼来喝去。他切鷄，拌生菜，开酒瓶斟香檳酒，又吃又喝，把桌子上的东西消繳了一大半。最后，他又要了一碗五味酒，因为上游乐場的人沒有一个不喝它。他說："茶房，来碗五味酒。"

那碗五味酒就是我写書的起因。五味酒跟别的原因不是一样好嗎？美丽的蘿莎夢[①]因为一碗氰酸离开了人世。按照郎浦利哀博士[②]的考据，亞历山大大帝也因为一杯酒断送了性命[③]。我这本"沒有主角的小說"[④]，里面各个重要人物的遭遇都受这碗五味酒的影响。虽然書里面大多数的人涓滴不曾入口，可是受它的影响却不淺。

兩位小姐不喝酒，奥斯本也不爱喝。結果饞嘴的大胖子把一碗酒都灌了下去。喝过酒之后，他兴致勃發，那股子勁兒起初不过叫人詫异，后来簡直令人难堪。他扯起嗓子大說大笑，引得好几十个閑人圍着他們的座位看热鬧。和他一起来的都是些天真沒經大事的人，窘的無可奈何。他自告奋勇唱歌給大家听，逼尖了喉嚨，一听就知道他喝醉了酒。鍍金的蚶子壳底下本来有

① 英王亨利第二的情人。傳說亨利第二把她安置在迷陣中，不許別人走近她。后来爱蓮諾皇后設法闖进去把她害死。究竟是否用的氰酸，不得而知。蘿莎夢死在1176年。

② 郎浦利哀(John Lemprière)，生年不可考，死在1824年。著名古典学者。著作有"希臘罗馬古人名字典"。

③ 傳說亞历山大給圖謀不軌的加桑特毒死。

④ 本書的副标題是"沒有主角的小說"(A Novel Without A Hero)。

音乐家在彈唱，好些人圍着听，乔斯一唱，差些兒把那边的听众全吸引过来。大家都給他拍手叫好。

一个說："好哇，胖子！"另一个說："再唱一段吧，但尼尔·蘭勃脫！"① 又有一个口角俏皮的說："这身材正好走繩索。"兩位小姐急得走头無路，奥斯本先生大怒，嚷道："天哪！乔斯，咱們快回家吧！"兩个姑娘听了忙站起来。

乔斯那时胆子大得像獅子，摟着利蓓加小姐的腰大声叫道："等一等，我的宝貝，我的肉兒小心肝！"利蓓加吓了一跳，可是掙不脫手。外面的笑声越發大了。乔斯只顧喝酒，唱歌，求爱。他眨眨眼睛，态度很瀟洒的对外面的人晃着杯子，問他們敢不敢进来和他一起喝。

一个穿大靴子的男人便想趁势走进来，奥斯本先生举起手来打算把他打倒，看来一場混战是免不掉的了。还算运气好，刚在这时候，一位名叫都宾的先生走了进来。他本来在园里閑逛，这当兒赶快走到桌子旁边来。这位先生說道："你們这些糊塗东西，快給我滚开。"一面說，一面把一大群人往旁边推。众人見他戴了硬边帽子，来势凶猛，一哄散了。都宾走进座兒，样子非常激动。

奥斯本一把搶过披肩来，替爱米丽亚裹好，一面說："天哪！都宾，你到哪兒去了？快来帮忙。你招呼着乔斯，讓我把小姐們送到車子里去。"

乔斯还要站起来干涉，給奥斯本一指头推倒，喘着气又坐了下去。中尉才算平平安安帶着小姐們走掉。乔斯亲着自己的手向她們的背影送吻，一面打呃一面說道："求天保佑你！求天保

---

① 但尼尔·蘭勃脫(Daniel Lambert,1770—1842)，英国有名的大胖子。

佑你！”他拉住上尉的手哀哀的哭泣，把藏在心里的爱情告訴他，說自己一心恋着剛才走出去的女孩子，可是做錯了事，使她心碎了。他說他打算第二天早上和她在汉諾佛广場的聖·乔治教堂里結婚，無論如何先得到蘭白斯去把坎脫白萊大主教叫醒，讓他准备着。都宾上尉見机，趁势催他赶快到蘭白斯宮里去。一出园門，他毫不費事的把乔斯送进一輛街車，一路平安直到他家里。

乔治·奥斯本把姑娘們护送回家，沒有再生什么枝节。大門一关上，他哈哈大笑着穿过勒塞尔广場回家，那守夜的見他傻笑个不完，心里老大詫异。兩个女孩兒一路上楼，爱米丽亞垂头丧气的瞧着她朋友，吻了她一下，一直到上牀沒有再說話。

利蓓加心里暗想："明天他准会求婚。他叫我心肝宝貝兒，一共叫了四回。他还当着爱米丽亞的面捏我的手。明天他一定会向我求婚了。”爱米丽亞也是这么想。我猜她一定还盤算做儐相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应該送什么礼物給她的好嫂子。她又想到將来还有一次典礼，她自己就是主要的角色，此外她还想到許多有关的事情。

不懂事的小姑娘！你們眞不知道五味酒的力量。晚上的大醉，比起明天早上的头痛来，那眞不算什么。無論哪一种头痛，总沒有像喝了游乐場里的五味酒所引起的头痛那样利害。我担保这不是假話。虽然事隔二十年，我还記得兩杯酒的后果。其实我不过喝了小小的兩酒盅，我人格担保，这兩盅酒就够受的了。乔瑟夫·賽特笠本来巳經在鬧肝病，却把这害人的五味酒喝了許多，少說也有一夸尔。

第二天早上，利蓓加以为她的好日子到了。乔瑟夫·賽特

笠却在哼哼唧唧的忍受形容不出的苦楚。当年还沒有苏打水，隔夜的宿醉只能用淡啤酒来解，說来眞叫人不相信。乔治·奥斯本进屋子的时候，看見卜克雷·窩拉的前任稅官躺在安乐椅里哼哼，前面桌子上擱了一杯淡麦酒。好心的都宾早已来了，正在服侍病人。兩个軍官瞧着乔斯鬧酒鬧得这么少气無力，斜过眼对瞧着使了个眼色，彼此心照，嘻皮笑臉的做起鬼臉来。賽特笠的貼身佣人是个一絲不苟的規矩人，像包办丧事的人一般，向来板着臉不言語，現在看着他主人的可憐样兒，也掌不住要笑。

奥斯本上楼的时候，他偷偷告訴他道："先生，賽特笠先生昨兒晚上可眞是野。他要跟馬車夫打架呢，先生。上尉只好抱小娃娃似的把他抱上楼。"这位白勒希先生一面說話，臉上竟掠过了一个笑影兒。不过他打开房門給奥斯本先生通报的时候，又恢复到原来冷冰冰莫测高深的样子了。

奥斯本立刻拿乔斯开玩笑，看着他說道："賽特笠，你好哇？沒伤骨头吧？楼下有个馬車夫，头上包着綳帶，眼睛都打青了，賭神罰咒的說要到法院去告你呢。"

賽特笠輕輕哼道："你說什么？告我？"

"因为你昨天晚上揍他。是不是，都宾？你像莫利納① 一样大打出手。守夜的人說他从来沒見过这么利害的人，不信你問都宾。"

都宾上尉道："你的确跟車夫打过一合，利害得很。"

"还有在游乐場里那个穿白外套的人呢。乔斯冲着他打。那些女人吓得吱吱喳喳直叫。喝！我瞧着你就乐。我以为你們不当兵的都沒有胆子，眞是大錯。乔斯啊，你喝醉了酒我可不敢冲

---

① 当时有名的拳师。

揰你了。"

乔斯在安乐椅里接口道："我性子上来之后的确不是好惹的。"他說話的时候那愁眉苦臉的样子实在可笑，上尉虽然講究礼貌，也忍不住和奥斯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奥斯本为人刻薄，趁势接下去耍他。在他看来，乔斯不过是个膿包。对于乔斯和利蓓加的亲事，他細細的考虑了一下，覚得老大不如意。他，第——联队的乔治·奥斯本，既然已經准备和賽特笠一家結亲，那么这家的人就不該降低身分去娶一个沒有地位的女人。利蓓加不过是个一朝得志的家庭教师罢了。他道："你这可怜东西。你以为自己眞的会打人，眞的可怕嗎？得了吧，你站都站不直，游乐場里人人都笑話你，虽然你自己在哭。乔斯，你昨兒晚上醉得不成体統。記得嗎？你还唱了一支情歌呢！"

乔斯問道："一支什么？"

"一支情歌。愛米丽亞的小朋友叫什么罗莎？利蓓加？你管她叫你的宝貝，你的肉兒小心肝哩！"無情的小伙子拉起都宾的手，把隔天的戏重演了一遍，本来的演員看得羞恨难当。都宾究竟是好人，劝奥斯本不要捉弄乔斯，可是奥斯本不理。

他們不久便和病人告别，讓高洛浦医生去調理他。奥斯本不服朋友責备他的話，答道："我何必饒他？他憑什么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子来？他干嗎在游乐場扫咱們的面子？那个跟他飞眼風吊膀子的女孩子又算个什么？眞倒楣！他們家的門第已經够低的了，再加上她，还成什么話？做家庭教师当然也不坏，不过我宁可我的亲戚是个有身分的小姐。我是个心地寬大的人，可是我有正当的自尊心。我知道我的地位，她也应該明白她的地位。那印度財主好欺負人，我非得讓他吃点兒苦不可。并且也得叫

他别糊塗过了头，因为这样我才叫他留神，那女孩子說不定会上法院告他。”

都宾迟疑着說道：“你的見解当然比我高明。你一向是保守党，你家又是英国最旧的世家之一。可是——”

中尉截断朋友的話說道：“跟我一塊兒拜望兩位姑娘去吧。你自己向夏潑小姐去談情說爱得了。”奥斯本是天天上勒塞尔广場的，都宾上尉不願意跟他去，便拒絕了。

乔治从霍尔本走过沙烏撒潑頓街，看見賽特笠公館的兩層楼上都有人往外探头張望，忍不住笑起来。原来爱米丽亞小姐在客厅外面的陽台上，眼巴巴的望着广場对面奥斯本的家，正在等他去。利蓓加在三層楼上的小臥房里面，盼望看見乔斯搬着肥大的身子快快出現。

乔治笑着对爱米丽亞說道：“安恩妹妹[①] 正在了望台上等人，可惜沒人来。”他对賽特笠小姐淋漓尽致的挖苦她哥哥狼狈的样子，覺得这笑話妙不可言。

她听了很不受用，答道：“乔治，你心腸太硬了，怎么还笑他？”乔治見她垂头丧气，越發笑起来，再三夸这笑話兒有趣。夏潑小姐一下楼，他就打趣她，形容那胖子印度官兒怎么为她顚倒，說得有声有色。

“啊，夏潑小姐！可惜你沒見他今天早上的样子。穿着花花綠綠的梳妝衣在安乐椅里打滚，难过得直哼哼。他伸出舌头給高洛浦医生看，那腔調才滑稽呢。”

夏潑小姐問道：“你說誰啊？”

“誰啊？誰啊？当然是都宾上尉罗，說起这話，我倒想起来

① 童話“藍鬍子”中女主角。藍鬍子的故事見 24 頁注②。

了，昨兒晚上咱們对他眞殷勤啊！”

爱米丽亚漲紅了臉說：“咱們眞不应該。我——我根本把他忘了。”

奧斯本笑嚷道：“当然把他忘了。誰能够老記着都宾呢？夏潑小姐，你說对不对？”

夏潑小姐驕气凌人的揚着臉兒說道：“我从来不理会有沒有都宾上尉这么个人，除非他吃飯的时候倒翻了酒杯。”

奧斯本答道：“好的，讓我把这話告訴他去，夏潑小姐。”他說話的时候，夏潑小姐漸漸对他起了疑心，暗暗的恨他，虽然他本人并不知道。利蓓加想道：“原来他要捉弄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在乔瑟夫跟前取笑我。說不定他把乔瑟夫吓着了。也許他不来了。”这么一想，她眼前一陣昏黑，一顆心扑扑的跳。

她竭力做出天眞爛漫的样子笑道：“你老爱說笑話。乔治先生，你尽管說吧，反正我是沒有人撑腰的。”她走开的时候，爱米丽亚对乔治·奧斯本使了一个責备的眼色。乔治自己也良心發現，覚得無故欺負这么一个沒有依靠的女孩子，不大应該。他道：“最亲爱的爱米丽亚，你人太好，心太慈，不懂得世道人心。我是懂得的。你的朋友夏潑小姐应該知道她的地位。”

“你想乔斯会不会——”

“我不知道。他也許会，也許不会，我反正管不着。我只知道这家伙又糊塗又爱面子，昨兒晚上害得我的宝貝兒狼狽不堪。‘我的宝貝兒，我的肉兒小心肝！’”他又笑起来，样子那么滑稽，連爱米也跟着笑了。

乔斯那天沒有来，爱米丽亚倒并不着急。她很有手段，使喚三菩手下的小打杂到乔瑟夫家里去問他討一本他从前答应給她的書，順便問候他。乔斯的佣人自勒希回說他主人病在床上，医

生剛来看过病。爱米丽亞估計乔斯第二天准会回家，可是沒有勇气和利蓓加談起这件事。利蓓加本人也不开口，从游乐場里回来以后的第二个黃昏，她絕口不提乔斯的事。

第二天，兩位姑娘坐在安乐椅里，表面上在做活，写信，看小說，其实只是裝幌子。三菩走进来，像平常一样滿面笑容，怪討人喜欢的样子。他胁下挾着一个包，手里托着盤子，上面擱着一張便条。他道："小姐，乔斯先生的条子。"

爱米丽亞拆信的时候混身發抖。只見信上写道：

亲爱的爱米丽亞：

送上"林中孤兒"一本。昨天我病得很重，不能回家。今天我就动身到契尔頓納姆去了。如果可能的話，請你代我向和藹可亲的夏潑小姐賠个不是。我在游乐場里的行为很对她不起。吃了那頓惹禍的晚飯以后，我所有的一言一动都求她忘記，求她原諒。現在我的健康大受影响。等我身体复原之后，我預备到苏格蘭去休养几个月。

乔斯·賽特笠

这眞是拘命票。什么都完了。爱米丽亞不敢看利蓓加蒼白的臉和出火的兩眼，只把信撩在她身上，自己走到楼上房間里狠狠的哭了一場。

过了不久，管家娘子白蘭金索泊太太去安慰她。爱米丽亞当她心腹，靠在她肩膀上哭了一会，心里輕松了好些。"别哭了，小姐。这話我本来不告訴您的，不瞞您說，她来了几天之后，我們大家就不喜欢她。我亲眼看見她偸看你媽的信。平納說她老翻你的首飾匣子跟抽屜。人人的抽屜她都爱翻。平納說她一定把您的白緞帶擱到自己箱子里去了。"

爱米丽亞忙道："我給她的，我給她的。"

这話并不能使白蘭金索泊太太看重夏潑小姐。她对上房女佣人說道："平納，我不相信那种家庭教师。她們自以为了不起，摆出小姐的架子来，其实賺的錢也不比咱們多。"

全家的人都覺得利蓓加应該动身了，上上下下的人都希望她早走，只有可憐的爱米丽亚是例外。这好孩子把所有的抽屜、壁橱、針綫袋、玩具匣，細細翻了一遍，把自己的袍子、披肩、絲帶、花边、絲袜、零头布、玩意兒，一件件过目；挑这样，选那样，堆成一堆，送給利蓓加。她的爸爸，那慷慨的英国商人，曾經答应女兒，她長到几岁，就給她几个基尼。爱米丽亚求他把这錢送給利蓓加，因为她自己什么都有，利蓓加才眞正需要。

她甚至于要乔治·奥斯本也捐出东西来。他在軍队里本来比誰都手中散漫，并不計較銀錢小事，走到邦德街上买了一只帽子和一件短外衣，都是最貴重的貨色。

爱米丽亚得意洋洋的拿着一紙盒礼物，对利蓓加說："亲爱的利蓓加，这是乔治送給你的。瞧他挑得多好，他的眼光比誰都高明。"

利蓓加答道："可不是。我眞感激他。"她心里暗想："破坏我婚姻的就是乔治·奥斯本。"因此她对于乔治·奥斯本有什么感情也就不問可知。

她心平气和的准备动身，爱米丽亚送給她的礼物，經过不多不少的迟疑和推辞，也都收下了。对于賽特笠太太，她当然千恩万謝表示感激，可是并不多去打攪她，因为这位好太太覺得很窘，显然想躲开她。賽特笠先生送她錢的时候，她吻着他的手，希望能够把他当作最慈爱的朋友和保护人。她的行为实在令人感动，賽特笠先生險些兒又开了一張二十鎊的支票送給她。可是他控制了自己的感情。馬車已經在門口等着，他便怏怏的走

掉了，嘴里說："求老天爷保佑你，亲爱的。到倫敦来的时候上我們这兒来玩。詹姆斯，上市長公署。"

最后，利蓓加和爱米丽亚告别。这一节我也不准备細說。她們兩人难分难舍的摟抱着，最伤心的眼泪，最眞摯的情感，还有嗅鹽瓶子，都拿出来了。一个人眞心誠意，另一个做了一場精采的假戏。这一幕完畢之后，兩人就此分手，利蓓加發誓永远爱她的朋友，一輩子不变心。

第七章

女王的克劳萊鎭上的克劳萊一家

在一八——年的"宫廷指南"里，从男爵畢脫·克劳萊的名字在C字开头的一部門里面算是很說得响的。他家的庄地在汉泊郡女王的克劳萊鎭上，倫敦的府邸就在大崗脫街。这显赫的名字已經連着好几年在国会議員名單上出現，和他們鎭上次第当选的議員，名字都刊印在一起。

关于女王的克劳萊鎭，有这样的傳說。有一回伊丽莎白女王出游，走过克劳萊鎭，留下吃了一餐早飯。当时的一位克劳萊先生(他相貌很漂亮，鬍子修得整齐，腿也生得好看)——当时的一位克劳萊先生献上一种汉泊郡特产的美味啤酒。女王大大的賞識，下令把克劳萊鎭改成特别市鎭，可以选举兩个代表出席国会。自从那次游幸之后，直到今天，人人都管那地方叫女王的克劳萊鎭。可惜無論什么王国、城市、乡鎭，总不免跟着时代变迁，到現在女王的克劳萊鎭已經不像蓓斯女王① 在位的时候那么人

口稠密，墮落得成了一个所謂"腐敗的选区"[2]。虽然这么說，畢脫爵士却不服气。他的話說的又文雅又有道理，說道："腐敗！呸！我靠着它一年有一千五百鎊的出息呢。"

畢脫·克劳莱爵士的名字是跟着那了不起的下院議員威廉·畢脫取的[3]。他是第一代从男爵华尔泊尔·克劳莱的兒子。华尔泊尔爵士在乔治第二当国的时候做照例行文局的主管人員，后来因为舞弊受到彈劾——那时一大批別的誠实君子也都受到同样的遭遇。他呢，不用說，自然是約翰·丘吉尔·克劳莱的兒子了。这約翰·丘吉尔又是取的安恩女王时代有名將領的名字。在女王的克劳莱老宅里挂着他家祖先的圖譜。倒溯上去，就是查理·史丢亚，后来改名为貝阿邦斯·克劳莱。这人的爸爸生在詹姆士第一的时代。最后才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克劳莱，穿了一身盔甲，留着兩撇鬍子，站在最前面。按照圖譜的慣例，在这位老祖宗的背心里長出一棵树，各条主干上写着上面所說的各个杰出的名字。緊靠着畢脫·克劳莱爵士的名字（他是我这本回忆录里的人物），写着他弟弟別德·克劳莱牧师的名字。牧师出世的时候，了不起的下院議員威廉·畢脫已經得了不是下台了[4]。这位別德·克劳莱就是克劳莱和斯耐莱兩鎮的教区長。此外，克劳莱家里別的男男女女也都有名字在上面。

畢脫爵士的原配名叫葛立澤兒，是蒙荀·平葛勛爵第六个女兒，所以和邓达斯先生是表亲。她生了兩个兒子，大的叫畢

---

① 蓓斯是伊丽莎白的簡称。

② 居民的选举权有名無实。議員的缺可由控制了选区的土豪出卖給別区的人。

③ 威廉·畢脫（William Pitt, 1708—78），英国有名的首相。

④ 1761年威廉·畢脫下台，別德勛爵（Earl of Bute）做首相。他們兄弟兩人，都把当朝首相的姓算了名字。

脫；給他取这名字的用意并不是依着父亲，多半还是依着那个天神一样的首相。第二个兒子叫罗登·克劳萊，取的是乔治第四沒有登基时一个朋友的名字，可憐这人已經給王上忘得干干凈凈了。葛立澤兒夫人死掉以后好多年，畢脫爵士又娶了墨特白萊鎮上杰·道生的女兒叫罗莎的做續弦。这位太太生了兩个女兒。利蓓加·夏潑就是做这兩个女孩的教师。这样看来，利蓓加現在进了好人家的門，接触的都是有身分的上等人，比不得她剛剛离开的勒塞尔广場上的那家子那么低三下四了。

她已經收到通知，要她上工。通知信写在一个旧信封上，內容如下：

> 畢脫爵士請夏潑小姐帶了"行礼"应該星期二来，因为我明天"理城"到女王的克劳萊，一早动身。
>
> 大崗脫街。

利蓓加和愛米丽亞分手以后，馬車一拐弯，她就不拿手帕擦抹眼睛了，先把好心的賽特笠先生送給她的錢拿出来，数数共有多少基尼。她从来沒有看見过什么从男爵，所以她把錢数清，放下手帕之后，便开始推测从男爵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她想道："不知道他戴不戴宝星？也許只有勛爵才戴宝星。我想他一定打扮得很漂亮，穿了朝服，上面滚着縐边，头髮上还洒了粉，像考文脫戏院里的罗邓先生一样。我猜他准是驕气凌人，不把我放在眼睛里。我有什么法子呢？只能逆来順受了。不管怎么样，以后我碰見的都是世家子弟，比不得城里那起粗俗的买卖人。"她想起勒塞尔广場的朋友們，心里虽然怨毒，不过倒还看得开，很像寓言里的狐狸吃不到葡萄时的心境。

馬車穿过崗脫广場，轉到大崗脫街，最后在一所陰森森的高房子前面停下来。这宅子兩旁各有一所陰森森的高房子緊緊靠

着，三所宅子每家有一塊报丧板安在客厅正中的窗戶外面，上面画着死者的家徽。大崗脫街是个死气沉沉的所在，附近仿佛不时有丧事，这种报丧板是常見的。在畢脫爵士公館里，底層的百叶窗关着，只有飯間外面的略开了一些，所有的卷帘都用旧报紙整整齐齐遮盖起来。

馬車夫約翰那天一个人赶車，因此不高兴走下来按鈴，便央求路上的一个送牛奶小孩子帮忙。按过鈴之后，飯間的兩扇百叶窗縫里伸出一个头来。不久便見一个男人来开了門。他穿着灰褐色的褲子和裹腿，上面是一件又髒又旧的外衣，脖子上皮膚粗糙，扣着一条滿是垢污的領巾。他咧着嘴，涎着臉，头頂又禿又亮，灰色的眼睛閃閃發光。

約翰坐在車子上問道："这是畢脫·克劳萊爵士府上嗎？"

門口的人点点头說："是的。"

約翰說："那么把这些箱子搬下去。"

看門的說："你自己搬去。"

"瞧，我不能离开我的馬兒啊！来吧，好人哪，出点兒力气，小姐回头还賞你喝啤酒呢！"約翰一面說，一面粗声大气的笑。他如今对于夏潑小姐不講規矩了，一則因为她和主人家已經沒有什么关系，二則她临走沒有給賞錢。

那禿子听得这么說，把手从褲袋里拉出来，走过去捐了夏潑小姐的箱子送到屋子里。

夏潑小姐說道："請你拿着这只籃子和披肩，再給我开开車門。"她气冲冲的下了車，对車夫道："回头我写信給賽特笠先生，把你的行为告訴他。"

那佣人答道："别这么着。你沒忘掉什么吧？爱米丽亚小姐的袍子本来是給她女佣人的，你現在都拿来了吧？希望你穿着

合身。吉姆，关上門吧，你不会从她那兒得什么好处的，"他翹起大拇指指着夏潑小姐，"她不是个好东西。我告訴你吧，她不是个好东西。"說完，賽特笠先生的車夫赶着車走了。原来他和上房女佣人相好，見利蓓加搶了女佣人的外快，心里气忿不平。

利蓓加依着那穿綁腿的人說的話，走进飯間，發現屋里生气全無。上等人家出城下乡的时候，家里总是这样，倒好像这些屋子忠心耿耿，舍不得主人离开似的。土耳其地毯把自己卷成一卷，气鼓鼓的躲在碗櫥底下；一張張的画兒都把旧桑皮紙遮着臉；裝在天花板上的大灯台給蒙在一个黑不溜湫的棕色布袋里；窗帘在各式各样破爛的封套里面藏了起来。华尔泊尔·克劳莱爵士的大理石半身像从暗黑的角落里低下头瞧着下面空蕩蕩的桌子，上过油的火鉗火棒，和壁爐架上沒插卡片的名片架子。酒瓶箱子縮在地毯后面；椅子都給面对面叠起来，靠牆排成一行。大理石人像对面的黑角落里，有一个老式的刀叉盒子，上了鎖，惱着臉兒坐在碗盞架子上。

壁爐旁边擱了兩張厨房里用的椅子，一張圓桌，还有一付用旧了的火棒和火鉗。爐里的火萎靡不振，必必剝剝的响着，火上擱着一个平底鍋子。桌子上有一点点乳酪和面包，一个錫做的燭台，还有一只裝得下一品脫酒的酒鉢，里面有薄薄一層黑顏色的濃麦酒。

"我想你吃过飯了吧？这兒太热嗎？要不要喝点兒啤酒？"

夏潑小姐擺起架子問道："畢脫·克劳莱爵士在哪兒？"

"嘻，嘻！我就是畢脫·克劳莱爵士。別忘了，我給你拿了行李，你还欠我一品脫酒呢。嘻，嘻！不信你問廷格。这是廷格太太，这是夏潑小姐。这是教員小姐，这是老媽子太太。呵，呵！"

那位名叫廷格太太的，这时进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烟斗和一包烟草。夏潑小姐到的时候，畢脫爵士剛剛使喚她出去买烟草。这时畢脫爵士已經在火旁边坐下，她就把烟斗烟草遞上去。

他問道："廷格老太婆，还有一个法定①呢？我給你一个半便士。找出来的另錢在哪兒？"

廷格太太把小銅元扔下答道："拿去！只有做从男爵的人才計算小銅子兒。"

那議員接口道："一天一个法定，一年就是七个先令。七个先令就是七个基尼一年的利息。廷格老婆子啊，你留心照看着法定，基尼就会跟着来了。"

廷格太太丧声歪气的接口道："姑娘，这就是畢脫·克劳萊爵士，沒錯！因为他老是留心照看着他的法定。过不了几时你就会知道他的为人。"

老头兒还算客气，說道："夏潑小姐，你决不会因此嫌我。我做人先講公道，然后講大器。"

廷格咕噥道："他一輩子也沒白給人一个小銅子兒。"

"从来不白給，以后也不白給。这不合我做人的道理。廷格，你要坐下的話就到厨房里去拿張椅子来。咱們吃点晚飯吧。"

从男爵拿起叉子，从火上的鍋子里叉出一条腸子和一个洋葱，分成差不多大小的兩份，和廷格太太各吃一份。"夏潑小姐，我不在这兒的日子，廷格吃自己的飯，我进城的日子，她就跟大伙兒一起吃。呵，呵！夏潑小姐不餓，我真高兴。你怎么說，廷格？"說着，他們便开始吃他們淸苦的晚飯。

---

① 英国最小的銅幣，值四分之一便士。



吃完飯，畢脫·克劳莱爵士抽了一袋烟，后来天黑了，他点起錫油盞里的灯草，从無底洞似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卷紙，一面看，一面整理。

“我进城来料理官司，亲爱的，所以明天才有机会跟这么一位漂亮小姐同路做伴。”

廷格太太拿起麦酒罐說道：“他老是打官司。”

从男爵說道：“喝酒吧！廷格說的对，亲爱的，全英国的人，算我官司打得最多，贏得也多，輸得也多。瞧这兒，‘从男爵克劳莱对斯耐弗尔’。我打不贏他，不叫畢脫·克劳莱！这兒是‘扑特和另一个人对从男爵克劳莱’，‘斯耐莱教区的监理人对从男爵克劳莱’，地是我的，他們沒有憑据說它是公地，看他們敢不敢。那塊地并不屬于教区①，就等于那塊地不屬于你或是廷格。我打不贏他們决不罢休，那怕出一千基尼訟費我也願意。亲爱的，这些全是案卷，你要瞧只管瞧吧。你的字写得好嗎？夏潑小姐，等到咱們回到女王的克劳莱以后我一定得好好的利用你。如今我們老太太死了，我需要一个帮手。”

① 十八世紀以来，大戶人家常想圈进教区里的公地，当作自己产業，不許村人在上面放牛羊啃害。

廷格說："她跟兒子一个样兒，跟所有做买卖的都打过官司，四年里头换了四十八个听差。"

从男爵很直爽的答道："她的手紧，真紧！可是她有用，有了她，省掉我一个总管呢。"他們这么亲亲密密的談了一会兒，新到的客人听了覺得很有趣。不管畢脫·克劳萊爵士是塊什么料，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毛病，他一点不想給自己遮瞞。他不断的講自己的事，有的时候打着汉泊郡最粗俗的土話，有的时候口气又像个通曉世故的人。他叮囑夏潑小姐第二天早上五点鐘准备动身，跟她道了晚安，說道："今兒晚上你跟着廷格睡。床很大，可以睡兩个人。克劳萊太太就死在那張床上的。希望你晚上好睡。"

祝福过利蓓加之后，畢脫爵士便走了。廷格一本正經，拿起油盞在前面領路，她們走上陰森森的大石級楼梯，經过客厅的好几扇很大的門，这些門上的把手都用紙包着，光景凄凉得很。最后才到了前面的大臥房，克劳萊夫人就在这間屋里咽的气。房間和床鋪陰慘慘死沉沉的样子，叫人覺得非但克劳萊夫人死在这里，大致她的鬼还在房里住着呢。虽然这样，利蓓加却精神抖擻，在房里东蹦西跳，把大衣橱、壁橱、櫃子，都打开来看，把鎖着的抽屜一一拉过，看打得开打不开，又把梳妝用品和牆上黑黝黝的画兒細看了一遍。她做这些事的时候，那做散工的老婆子一直在祈禱。她說："小姐，如果我良心不干凈的話，我可不敢睡这張床。"利蓓加答道："床鋪大得很，除了咱們兩个之外还睡得下五六个鬼呢。亲爱的廷格太太，講点兒克劳萊夫人的事給我听听，还有畢脫·克劳萊爵士的事，还有其余别的人的事。"

廷格老太婆口气很紧，不肯給利蓓加盤問出什么来。她說床是給人睡覺的，不是說話的地方，說完，就打起呼嚕来。除了良

心干凈的人，誰也不能打得这么响。利蓓加半日睡不着，想着將来，想着她的新天地，寻思自己不知可有机会出头露角。灯草的亮光摇摇不定，壁爐架擲下大大的黑影子，罩住了半幅發霉的綉片，想是死去的太太做的手工。黑影里还有兩張肖像，是兩个年輕后生，一个穿了学士袍，另一个穿了紅色的上衣，像是当兵的。利蓓加睡覺的时候，挑中了那个兵士作为做夢的題目。

那时正是夏天，紅艳艳的朝陽照得大崗脫街都有了喜气，忠心的廷格四点鐘就叫醒了同床的利蓓加，催她准备动身，自己出去拔掉了大門上的門閂插销，砰砰碰碰的震得街上起了回声。她走到牛津街，雇了一輛停在那里的街車。我不用把这輛車子的号碼告訴你，也不必細說赶車的为什么一早在燕子街附近等着。他無非希望有年輕的紈袴子弟从酒店里回家，醉得站不稳脚跟，需要雇他的車子；因为喝醉的人往往肯多給几个賞錢。

赶車的如果存着这样的希望，不用說要大大的失望了。他把車子赶到城里，从男爵在車錢之外沒多給一个子兒的賞錢。杰乎① 哀求吵鬧都沒有用，便把夏潑小姐的好些紙盒子都扔在天鵝酒店的溝里，一面賭咒說他要告到法庭里去。

旅館里的一个馬夫說道："还是別告好，这位就是畢脫·克劳萊爵士。"

从男爵一听合了自己的意，說道："对了，乔，我就是。如果有比我还利害的人，我倒很願意見見。"

乔惱着臉兒，咧开嘴笑了一笑說道："我也想見見。"他一面說，一面把从男爵的行李都搬到驛車頂上擱好。

議員对赶驛車的叫道："赶車的，把你旁边的座位留給我。"

---

① "聖經""列王紀"中赶車極快的車夫。

車夫举起手碰碰帽子边行了个礼，回答說："是，畢脫爵士。"他心里气得直冒火，因为他已經答应把座位留給劍桥大学的一位少爷，沒有畢脫爵士，一克郎的賞錢是稳稳的。夏潑小姐坐在車身里的倒座上。这輛馬車可以說是即刻就要把她送到茫茫的世界上去。

劍桥大学的学生气鼓鼓的把五件大衣都擱在前头。后来夏潑小姐不得已离开了本来的座位，爬上車頂坐在他旁边，他才消了气。他拿了一件外套給利蓓加盖在身上，兴致立刻来了。一个害气喘病的先生，一个满臉正气的太太，都进了車。这个女的起誓說她以前从来沒有坐过公共馬車，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回。在每輛驛車里似乎都有这么一位太太——唉，我該說"从前的驛車"才对，現在哪里还有这种車子呢？一个胖胖的寡妇，手里拿着一瓶白蘭地酒，也上了車。搬夫来向大家要脚錢，那男的給了六便士，胖寡妇也拿出五枚油膩膩的半便士。落后車子总算开了，慢慢的穿过奥尔德門的暗巷，馬蹄得得，在藍頂的聖·保罗教堂旁边跑过。漸漸的，車行得快了，鈴子叮叮当当响着，經过弗利德市場的陌生人进口。現在弗利德市場沒有了，和爱克塞脫市場一样都成了陈迹。他們走过白熊旅館、武士桥，看見公园里的露水被太陽晒成輕霧，从地上升起来；又經过泰納草坪、白蘭德福、巴克夏等地方，不必細說。本書的作者，以前也曾經走过这条路，天气也是这般晴朗，一路的形形色色也是这般新奇。回想当年，心里甜醇醇的，軟靡靡的，觉得留恋。路上碰見的事情多有趣！不幸如今連这条路都找不着了。那老实的馬車夫，長着一鼻子紅疙瘩的老头兒，再不能上乞尔西和格林尼治了嗎？这些好人兒怎么不見了呢？威勒老头兒① 还活着嗎？嗳，对了，还有旅館里伺候客人的茶房呢？还有那兒出卖的冷牛腿呢？还有那矮个子

馬夫，鼻子青里帶紫，手里提着馬口鉄的水桶，搖得叮叮当当的响——他在哪兒呢？他同代的人物在哪兒呢？將来为讀者的兒女們写小說的大天才，現在还是穿着小裙子的小不点兒[2]，將来看到我所描写的人物和事情，准覚得这些像尼尼微古城[3]、獅心王[4]、杰克·雪伯[5]一般，成了历史和傳說。在他們看来，驛車已經染上了傳奇的色彩，拉車子那四匹栗色馬兒也和別賽法勒斯[6]和黑蓓斯[7]一样，变成神話里的馬兒了。啊！回想到这些馬兒，馬夫把它們遮身的馬衣拿掉，就見它們一身毛帶着汗珠兒晶晶的發亮；跑过一站之后，它們乖乖的走到客棧的大院子里去，身上汗气騰騰的，尾巴一左一右的拂着。唉！如今再也听不見号角在半夜里嗚嗚的吹，再也看不見路上关卡的栅欄門豁然大开。話又說回来了，这輛輕巧的、四匹馬拉的特拉法尔加馬車[8]究竟帶着咱們上什么地方呢？別再多說了，不如就在女王的克劳莱鎮上下車，瞧瞧利蓓加·夏潑小姐在这个地方有什么遭遇。

---

① 十九世紀英国小說家狄更斯所著"匹克威克外傳"中的馬車夫，他的兒子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听差。

② 一兩岁的小孩子不分男女，都穿小裙子。

③ 亚述古国的京城。

④ 英王理査第一(Charles I, 1157—99)以勇毅著名。

⑤ 杰克·雪伯(Jack Sheppard,1702—24)，著名的大盜，曾經越獄好多次，后来被判絞刑处死，英国作家笛福、爱因斯窩斯等都曾用他的一生为題材写过書。

⑥ 相傳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名馬，它的头像牛头。

⑦ 十八世紀初叶有个著名的大盜叫里却·德平。小說家爱因斯窩斯曾把他的一生写成小說，叫"魯克窩德"，在这本小說里，德平騎的馬叫黑蓓斯。

⑧ 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是西班牙的海角，1805年英国納尔遜大將(Nelson)在此大打胜仗，倫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場，以及这种邮車，都是为紀念这次胜利而得名的。

第八章

秘密的私信

这封信是利蓓加·夏潑小姐写到倫敦勒塞尔广場給爱米丽亞·賽特笠小姐的：

（免費—畢脫·克劳萊）①

最亲爱最宝貝的爱米丽亞：

当我提起笔来跟我最亲爱的朋友写信的时候，心头眞是悲喜交集。从昨天到今天的变动多大呀！今天我無亲無友孤孤單單的，昨天我还在家里，有可爱的妹妹伴着我。我永远不变的爱我的妹妹！

我跟你分别的那天晚上，那凄凉的晚上，我伤心落泪的情况，也不必再說了。你在欢笑中度过了星期二，有你的媽媽和你忠心的年輕軍官在你身边。我呢，整夜想着你在潘金家里跳舞的情形。我知道你准是跳舞会里最美丽的姑娘。那天我坐了馬車先到畢脫·克劳萊爵士倫敦的公館里，馬車夫約翰对我非常的無礼。唉，侮辱了穷苦和落薄的人是不打紧的！这样我就算到了畢脫爵士手里，由他来照顧了。他叫我在一張陰气森森的床上睡了一夜，和我同床的是个陰陽怪气的、討厭的老太婆。她是做散工的，兼管屋子，我一夜到天明沒有闔眼。

咱們这些傻女孩子，在契息克讀“茜茜利亚”②的时候，老是想像从男爵該是什么样子。畢脫爵士可不是那么一回事兒。說实

① 畢脫爵士是国会議員，信札可以由运輸机关免費代送。

② 十八世紀英国女作家法尼·勃尼（Fanny Burney）的小說。

話，誰也不能比他离着奥維尔勋爵①更远了。他是个又粗又矮又髒又俗气的老头兒，穿一身旧衣服，一付破爛的裹腿，抽一支臭烟斗，还会在煎鍋里面煮他自己吃的臭晚飯。他一口乡下土話，老是冲着做散工的老媽子賭咒，又冲着赶車的發誓。我們先坐街車到客店里，驛車就从那兒出發。一路上我大半的时候都坐在露天。

天一亮，老媽子就把我叫醒。到了客店上車，起头兒倒坐在車身里面的，可是到了一个叫里金頓的地方，雨漸漸下得大了，我反而給赶到車頂上去，你信不信？原来畢脫爵士是驛車老板，因此到了墨特白来，一个乘客要坐在車身里面，我就只能出来讓他，在雨里淋着。幸而有一个劍桥大学的学生帶了好几件大衣。他为人很好，借給我一件大衣擋雨。

这位先生跟車上的护衛兵似乎認識畢脫爵士，兩个人一直取笑他。他們笑他，管他叫"老剝皮"，这意思就是說他吝嗇和貪心。据說他从来不肯白給人家一个子兒。我最恨这种小气的行为。那位先生提醒我，說是最后兩站，車子跑得特别慢。原来这兩站路上用的馬匹是畢脫爵士的，他自己又坐在車夫旁边，所以車子赶得慢了。劍桥的学生說："馬繮到了我手里，我可要把它們好好鞭一頓，一直鞭到斯闊希莫。"护衛兵說："活該！杰克少爷。"后来我懂他們的意思了。杰克少爷准备亲自赶車，在畢脫爵士的馬身上出出气，我当然也笑起来。

离女王的克劳莱鎮四哩的地方叫墨特白来，一輛套着四匹駿馬的馬車，上面漆了他家的紋章，就在那兒等候我們。我們就挺威風的走进从男爵的园地。从大門到住宅之間有一条整潔的甬道，大概有一哩長。大門那兒有好多柱子，頂上塑着一条蛇和一只鴿子，一边一个把克劳莱的紋章合抱起来。看門的女

① 勃尼另一作品"爱佛琳娜"中的男主角。

人把一重重的鉄門打开，跟我們行了好多屈膝礼。这些鏤花的鉄門很像契息克学校的大門。可恨的契息克！

畢脱爵士說："这条甬道有一哩長。这些树斫下来有六千磅重的木材呢。你能小看它嗎？"他的口音眞滑稽。一个叫霍特生先生的人，是他在墨特白萊的佣工，跟我們一起坐了車回家。他們兩人談了好多事，像扣押財产，卖田地，掘底土，排积水等等，还有許多关于佃戶和种作方面的話，我听了也不大懂。譬如山姆·馬尔斯偷捉野味，給逮住了；彼德·貝萊終于进了老人堂了。畢脱爵士听了說："活該！这一百五十年来，他跟他家里的人老是耍花样騙人。"我猜这人准是个付不起租稅的老佃戶。畢脱爵士的口气实在应該再文雅点兒。可是有錢的从男爵用錯了字眼是沒关系的，穷教师才得留心呢。

我們一路走去，看見教堂的尖頂在园里的老橡树里面高高聳起，美丽極了。在橡树前面的草坪中心，有一所紅磚砌的旧房子，烟囱很高，牆上爬滿了常春藤，窗戶在陽光里發亮。房子四圍附着几所小屋。我問道："先生，这是您的教堂吧？"

"哼，对了！"畢脱爵士还用了一个非常下流的字，他說："霍特生，别謫怎么了？亲爱的，别謫也就是我弟弟别德——那个当牧师的弟弟。我說他一半是别謫一半是野兽①，哈，哈！"

霍特生听了也笑起来，然后正色点点头說："看来他身体好些了，畢脱爵士。昨天他騎着小馬，出来瞧咱們的玉米来着。"

"他在留神照看他教堂里抽的稅呢，哼！"（这兒他又用了那下流的字眼。）"他喝了那么些对水的白蘭地酒，怎么还不死呢？他竟和'聖經'里那个什么瑪士撒拉②老头兒一样結实。"

霍特生又笑起来，說道："他的兒子們从大学里回来了。他們把約翰·斯格洛季打得半死。"

---

① 指童話"美人与獸"，美人（Beauty）和别謫（Buty）同音。

② "聖經""創世記"中的老人，活了九百六十多岁。

畢脫爵士怒声嚷道："他們把我的看守獵場的打了嗎？"

霍特生答道："他跑到牧师的田地上去了，老爷。"畢脫爵士怒气冲冲，賭神罰誓的說，如果他發現弟弟家里的人在他地上偷野味，他就把他們从区里赶出去。皇天在上，非把他們赶走不可！他又說："反正我已經把牧师的位子卖掉了。保証叫他家的小畜生得不到这差使。"霍特生先生夸他做得对。从这些話看来，这兩个兄弟准是冤家对头。兄弟們往往是这样的，姊妹們也不是例外。你記得在契息克，那兩个斯格拉区萊小姐一天到晚拌嘴打架。还有瑪丽·博克斯呢，老是打魯意莎。

后来我們看見兩个男孩子在树林里檢枯枝兒。畢脫爵士一声命令，霍特生就跳起身来，一手拿着鞭子，下了馬車直冲过去。从男爵大声喝道："霍特生，重重的打！打死他們！把这兩个小流氓帶到我家里来，我不把他們关在监牢里不叫畢脫！"不久我們听見霍特生的鞭子拍拍的打在那兩个小可憐兒身上，打得他們哀哀的哭叫。畢脫爵士眼看着犯法的人給看管了起来，才赶着車进去，一直到大厅前面停下来。

所有的佣人都等着迎接我們，后来

* * *

昨天晚上写到这里，听得房門上砰砰打的一片响，只得停笔。你猜是誰在打門？哪知道就是畢脫·克劳萊爵士自己，穿了梳妝衣，戴了睡帽，那样子眞古怪。我一看見这样的来客，不由得往后倒退。他跑上来搶了我的蠟燭道："蓓基小姐，过了十一点不許点蠟燭了。在黑地里上床去吧，你这漂亮的小丫头"（他就那么称呼我），"你要是不爱叫我天天跑来收蠟燭，記住，十一点上床！"說了这話，他和那佣人头兒叫霍洛克斯的，打着哈哈走掉了。以后我当然得小心不讓他們再来。他們一到晚上就放出兩条碩大無朋的獵狗来。昨天晚上这兩条狗整夜对着月亮狂吠乱叫。畢脫爵士說："这条狗我叫它喝血兒。它杀过一个人呢，这

狗！公牛都斗不过它的。它母亲本来叫'花花'，如今我叫它'哇哇'，因为它太老了，不会咬，只会叫。呵，呵！"

女王的克劳莱大厦是一所怪难看的旧式紅磚大房子，高高的烟囱，上層的三角楼全是嗇斯女王时代的款式。屋子前面有个大陽台，頂上也塑着世襲的蛇和鴿子，进門就是大厅。啊，亲爱的，厅堂又大又陰，大概和"尤道尔福"①堡里的大厅差不多。厅里有个大壁爐，大得容得下平克頓女校一半的学生。壁爐里的鉄架子上至少可以烤一只整牛。大厅牆上挂了克劳莱家里不知多少代的祖宗的画像。有些留着鬍子，戴着縐領；有些兩脚八字排开，戴了大得不得了的假头髮；有些穿了長長的紧身衣，外面的袍子硬綳綳的，看上去像一座塔；还有些披着長長的鬈髮，而身上呢，嗳喲喲，压根兒沒穿紧身！大厅尽头就是黑橡木的大楼梯，那陰森森的样子你想都想不出。厅的兩边都是高大的門，通到彈子房、書房、黃色大客厅和上午动用的几間起坐間。每扇門上面的牆上都装了鹿头标本。我想二楼上少說也有二十来間臥房，其中一間里面还擱着伊丽莎白女王睡过的床。今天早上我的兩个新学生带着我把这些精致的房間都看过了。房里的百叶窗常年关着，更显得凄凉。無論哪間屋里，只要你讓亮光透进去，保管看得見鬼。我們的課堂在三楼，夾在我的臥房和学生的臥房中間；三間都是相通的。再过去就是这家的大爷畢脫先生的一套房間。在这兒大家称他克劳莱先生。还有就是罗登·克劳莱先生的几間。他跟某人一样，也是个軍官，現在在軍队里。这里地方眞大；我想如果把勒塞尔广場一家都搬过来，只怕还住不滿呢。

我們到了半个鐘点之后，下面就打鈴催大家吃飯了。我跟兩个学生一塊兒下去。她們兩个一个十岁，一个八岁，都是瘦骨

① 十八世紀末叶盛行神怪小說，所謂蘭特克立夫派(Radcliffe School)"尤道尔福古堡的秘密"是蘭特克立夫太太的作品之一。

伶仃的小不点兒。我穿了你的漂亮的紗袍子（平納因为你把衣服給了我，对我很無礼）。我在这里算他們自己人，跟大伙兒一起吃飯，只有請客的日子才帶着兩个女孩子在楼上吃。

我剛才說到他們打了大鈴催吃飯，我們就都聚集在克劳萊夫人起坐的小客厅里。克劳萊夫人是填房，也是我学生的母亲。她的爸爸是鉄器商人。她家攀了这門亲事，当然很得意。看上去她从前相当的漂亮，現在她总是一包眼泪，痛惜她一去不返的美貌。她身材瘦小，臉色蒼白，聳肩膀，似乎見了人無話可說。前妻的兒子克劳萊先生也在，整整齐齐的穿着全套礼服，那架子倒很像办丧事的。这人寡言罕語，又瘦又难看，一張青白臉皮。他一双腿很瘦，胸脯窄小，臉上是干草色的鬍子，头上是麦秆色的头髮，恰巧和壁爐架上他那去世的媽媽的相片一模一样。他媽媽就是尊貴的平葛家里的葛立澤兒小姐。

克劳萊夫人上前拉了我的手說："克劳萊先生，这位是新来的先生。"

克劳萊先生把头伸了一伸說："哦！"說完，又忙着看他的大册子。

克劳萊夫人紅鑲边眼睛里老是眼泪汪汪的。她說："我希望你对我的兩个女孩兒別太利害。"

大的孩子說道："唷，媽，她当然不会太利害。"我一眼就知道不用怕这个女人。

佣人头兒进来說："太太，开飯了。"他穿了黑衣服，胸口的白縐边大得要命，很像大厅里画兒上伊丽莎白式的縐領。克劳萊夫人扶着克劳萊先生領路到飯厅，我一手牽了一个学生，跟在后面。

畢脫爵士拿着一个銀酒甌，已經先到了。他剛从酒窖里上来，也穿了礼服。所謂礼服，就是說他脫了綁腿，讓他的一双穿了黑毛袜的小短腿露在外面。食品櫃子里擱滿了發光的旧式杯

盤，有金的，也有銀的，还有旧式的小盆子和五味架，像倫特尔和白立治飯館里的一样。桌子上动用的刀叉碗盞也都是銀的。兩个紅头髮的听差，穿了淡黃的号衣，在食器櫃子旁边一面一个站好。

克劳萊先生做了个長長的禱告，畢脫爵士說了阿門，盆子上的大銀罩子便拿开了。

从男爵說："蓓翠，今天咱們吃什么？"

克劳萊夫人答道："畢脫爵士，大概是羊肉湯吧？"

管酒的板着正經臉說："今天吃 Mouton aux navets，"（他讀的很像"木头窩囊廢"）"湯是 potage de mouton a l'Ecossaise，外加 pomme de terre au naturel 和 choufleur à l'eau。"①

从男爵說道："羊肉究竟是羊肉，了不起的好东西。霍洛格斯，你宰的是哪一头羊？什么时候宰的？"

"那黑臉的苏格蘭羊，畢脫爵士。我們星期四宰的。"

"有誰买羊肉沒有？"

"墨特白萊地方的斯梯尔买了一只大腿和兩只小腿，畢脫爵士。他說小腿太嫩，毛又多得不像样，畢脫爵士。"

克劳萊先生說："喝点兒 potage，呃——白倫脫小姐②。"

畢脫爵士道："括括叫的苏格蘭濃湯，亲爱的，虽然用的是法国名字。"

克劳萊先生目無下塵的答道："在上等社会里，我想我用的名詞是合乎慣例的。"穿淡黃号衣的听差用銀盆盛了湯送上来，跟羊肉蘿卜一起吃。然后又有对水的麦酒。我們年輕女的都用小

① 法国是著名講究飯菜的国家，因此用法文菜名，显得名貴，实际上吃的菜不过是羊肉蘿卜，苏格蘭式羊肉湯，添的菜是白煮馬鈴薯和菜花。

② 夏潑（Sharp）是尖銳的意思，白倫脫（Blunt）是鈍的意思。克劳萊先生記性不好，記了个相反的意思。

酒杯喝。我不懂麦酒的好坏，可是憑良心說，我倒願意喝白开水。

我們吃飯的时候，畢脫爵士問起下剩的羊肉到哪里去了。

克劳萊夫人低声下气的說道："我想下房里的佣人吃掉了。"

霍洛克斯回道："沒錯，太太，除了这个我們也沒吃到什么别的。"

畢脫爵士听了，哈哈的笑起来，接着和霍洛克斯談話："坎脫母猪生的那只小黑猪該是很肥了吧？"

管理的一本正經回答道："畢脫爵士，它还沒肥得脹破了皮。"畢脫爵士和兩个小姐听了都笑得前仰后合。

克劳萊先生說："克劳萊小姐，露絲·克劳萊小姐，我認为你們笑得非常不合时宜。"

从男爵答道："沒关系的，大爷！我們星期六吃猪肉。約翰·霍洛克斯，星期六早上宰猪得了。夏潑小姐最爱吃猪肉。是不是，夏潑小姐？"

吃飯时的談話，我只記得这么些。飯后听差端上一壺热开水，还有一瓶大概是甜酒，都擱在畢脫爵士面前。霍洛克斯先生給我和兩个学生一人斟了一小杯酒，給克劳萊夫人斟了一大盞。飯后休息的时候，克劳萊夫人拿出絨綫活計来做，是一大塊一直可以織下去的东西。兩个小姑娘拿出一付骯髒的紙牌玩叶子戏。我們只点了一支蠟燭，不过蠟台倒是美丽的旧銀器。克劳萊夫人稍微問了我几个問題就完了。屋里可以給我消遣的書籍只有一本教堂里宣講的訓戒和一本克劳萊先生吃飯以前看的册子。

我們这样坐了一个鐘头，后来听得脚步声走近来了，克劳萊夫人馬上慌慌張張的說道："孩子，把紙牌藏起来。夏潑小姐，把克劳萊先生的書放下来。"我們剛剛收拾好，克劳萊先生就进来了。他說："小姐們，今天咱們还是繼續讀昨天的演說。你們輪流一人念一頁，讓——呃——夏脫小姐有机会听听你們讀書。"書里面有一篇是在利物浦白泰斯达教堂里劝募的演說，鼓励大家

出力帮助在西印度群島契各索地方的傳教团。这兩个可憐的孩子就把这篇又長又沉悶的演說一字一頓的念着。你想我們一黃昏过的多有趣!

到了十点鐘，克劳萊使喚听差去叫畢脫爵士和全家上下都来做晚禱。畢脫爵士先进来，臉上紅扑扑的，脚步也不大稳。跟着进来是佣人头兒，穿淡黃号衣的听差，克劳萊先生的貼身佣人，三个有馬房味兒的男佣人，四个女佣人；其中一个打扮得花花梢梢的，跪下的时候对我瞅一眼，一臉都是瞧不起的样子。

克劳萊先生哇啦哇啦講了一番大道理之后，我們領了蠟燭，回房睡覚。后来我在写信，給打断了。这話我已經跟我最亲爱最宝貝的爱米丽亞說过了。

再見！我給你一千个、一万个、一亿个亲吻！

星期六——今天早上五点鐘我听見小黑猪的尖叫。露絲和凡奥蘭昨天領我去看过它。我們又看了馬房和养狗場。后来我們瞧見花匠正在采果子，准备送到市場上去卖。孩子們苦苦的求他給一串暖房里培养的葡萄，可是花匠說畢脫爵士一串串都数过了，他送掉一串，准会丢了飯碗。兩个宝貝孩子在小園場里捉住一匹小馬，問我要不要騎。她們剛在騎着玩呢。馬夫走来，咒着駡着把她們赶了出来。

克劳萊夫人老是織毛綫。畢脫爵士每晚都喝得酒气醺醺。我猜他一定常常跟那佣人头兒霍洛克斯在一起聊天。克劳萊先生天天晚上讀那几篇訓戒，早上鎖在書房里，有的时候也为区里的公事騎馬到墨特白萊去。每逢星期三，他又到斯闊希莫去对佃戶們講道。

請代我向你亲爱的爸爸媽媽請安，向他們致一千一万个謝意。你可憐的哥哥还在鬧酒嗎？嗳呀呀！害人的五味酒是喝不得的啊！

永远是你的好朋友　利蓓加

为咱們勒塞尔广場的爱米丽亞着想，倒还是跟利蓓加·夏潑分开了好些。利蓓加不用說是詼諧風趣的人物。她描写克劳萊夫人为她一去不返的美貌而流泪，克劳萊先生長着干草色的鬍子和麦秆色的头髮，口角非常俏皮，显得她見过世面，知道社会上的形形色色。可是我們不免要这样想，她跪下禱告的时候，为何不想些比較崇高的心思，反而去注意霍洛克斯小姐身上的緞帶呢？請忠厚讀者务必記住。这本書的名字是"名利場"；"名利場"当然是个穷凶極惡、崇尙浮华，而且非常無聊的地方，到处是虛伪欺詐，还有各式各样的騙子。本書封面上画着一个道德家在說教①（活是我的相貌！）他不穿教士的長袍，也不帶白領子，只穿了制服，打扮得和台下听講的众生一个样兒。可是不管你是戴小帽掛小鈴兒的小丑，还是戴了寬边帽子的教士，知道了事情的眞相总得直說不諱。这样一来，写書的时候少不得要暴露許多不愉快的事实。

我在那波里碰見一个人，也是以說故事为生的同行。他在海灘上对着一群好吃懶做的老实人講道，講到好些坏人坏事，一面演說，一面造謠言，那么淋漓尽致，到后来自己也怒不可遏。他的听众大受感动，跟着那演講的詩人惡声咒駡那根本不存在的混蛋，紛紛捐出錢来投在演講員的帽子里，表示对受害者热誠的同情。

在巴黎的小戏院里，戏里的惡霸一露臉，看戏的就在台下叫駡："啊，混蛋！啊，惡棍！"非但看戏的这样，連演戏的也不願意扮演坏人，例如混帳的英国人、殘暴的哥薩克人之流，宁可少拿些薪水，以自己的本来面目出現，演一个忠誠的法国人。我把这

① 当年"名利場"的封面設計。

兩个故事互相陪襯，目的是要使你明白，我懲罰惡人，叫他們現出本相，并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且因为我痛恨他們的罪惡已經到了無可忍受的程度，只能惡毒毒的把該駡的痛駡一番，借此發泄發泄。

我先警告仁慈的朋友們，在我这故事里面，坏人的奸惡折磨得你难受，犯的罪行也非常复杂，幸而說来倒是非常有趣的。这些惡人可不是脆弱無能的膿包。到該駡該說的地方，我出言决不留情，决不含糊！目前我們只写平淡的乡村生活，口气当然得和緩些兒，譬如風潮猛烈的景色，只能發生在大海岸上，在孤寂的半夜，那才合适；想在髒水盆里掀起大波，不免透着可笑。这一章書的确很平淡，底下的可不是这样——这些話我暫时不說了。

讀者啊，我先以男子汉的身分，以兄弟的身分，求你准許，当每个角色露臉的时候，我非但一个个介紹，說不定还要走下講壇，議論議論他們的短長，如果他們忠厚好心，我就爱他們，和他們拉手。如果他們做事糊塗，我就跟你背地里偸偸的笑。如果他們刁惡沒有心肝，我就用最惡毒的話唾駡他們，只要駡得不伤体統就是了。

如果我事先不說清楚，只怕你要誤会。譬如說，利蓓加瞧着別人禱告的習慣觉得可笑，你可能以为是我的諷刺。或者你想我瞧着从男爵醉得像酒神巴克斯的干爹沙里納斯那么跌跌撞撞的走来，不过很随和的一笑。其实那眞笑的人品性是怎么样的呢？她崇拜权势，只以成敗論人。这等沒信仰、沒希望、沒仁爱的坏傢伙，在这世界上却一帆風順。亲爱的朋友們，咱們应該全力和他們斗爭。还有些別的人，或是江湖上的騙子，或是糊塗蛋，倒也过得很得意。他們的短处，咱們也該暴露和唾駡，这是諷刺小

說家的本分。

第九章

克劳莱一家的写照

畢脫·克劳萊爵士为人豁达，喜欢所謂下層阶級的生活。他第一次結婚的时候，奉父母之命娶了一位貴族小姐，是平葛家里的女兒。克劳萊夫人活着的时候，他就常常当面說她是个討人嫌的婆子，礼数又足，嘴巴子又碎；并且說等她死了之后，死也不願意再娶这么一个老婆了。他說到做到；妻子去世以后，他就挑了墨特白萊鉄器商人約翰·湯姆士·道生的女兒露絲·道生做塡房。露絲眞是好福气，居然做了克劳萊爵士夫人。

咱們且来算算她福气何在。第一，她和本来的朋友彼德·勃脫断絕了关系。这小伙子失恋伤心，从此干些走私、偸野味和其他許許多多不好的勾当。第二，她和小时候的朋友和熟人一个个都吵翻了；这好像是她的責任，因为这些人是沒有資格給請到女王的克劳萊大厦来作客的。同时新环境里和她地位相等的人又不高兴理她。誰高兴呢？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爵士有三个女兒都想做克劳萊夫人。杰尔斯·活泊夏脫爵士全家的人也因为本家的姑娘沒有当选而覺得丢面子。区里其余的从男爵認为同伴玷辱了門楣，大家气不憤。至于沒有头銜的人呢，不必提名道姓，讓他們嘮叨去吧。

畢脫爵士一点不在乎，正是他說的，他瞧着这些人一个小錢也不值。他娶了漂亮的露絲，得意得很，别的全不在心上。因此

他每晚喝得醉醺醺，有时揍揍他那漂亮的露絲，每逢上倫敦到国会开会的时候，把她孤身一人扔在汉泊郡。可憐她連一个朋友也沒有，連牧师夫人别德·克劳萊太太也因为她是买卖人家的女兒，不願意去拜会她。

克劳萊夫人最高的天賦是她的白皮膚和紅噴噴的臉蛋兒。她沒有才干，沒有主見，性格又軟弱，不但不会做事，而且也不会寻欢作乐。有些蠢得一竅不通的女人往往脾气暴，精力足，她連这点兒能耐都沒有，所以不大抓得住丈夫的心。她的紅顏漸漸消褪，生过兩个孩子之后，身段也不像以前那么苗条好看，到末了只成了丈夫家里的一架机器，和死去的克劳萊夫人的橫絲大鋼琴一般是多余的廢物。她和所有黃头髮藍眼睛的女人一样，因为皮色白，总愛淺顏色的衣服，拖拖拉拉，不整不齐的穿着水綠天藍的袍兒褂兒。她一天到晚織絨綫，或是做类似的活計。几年之內，克劳萊大厦里所有的牀上都添了新牀毯了。她辟了一个小花园；这花园她很有些喜欢，除此以外也就說不上什么愛憎。丈夫开口罵她，她木头木腦；丈夫伸手打她，她就哭。她連喝酒解愁的勇气都沒有，只是成天踢拉着鞋，头髮包在卷髮紙条兒里，唧唧啾啾的过日子。唉，名利場！名利場！要不是你，她也許可以过得很乐意。彼德·勃脫和露絲可能是很好的一对兒，帶着一家快快乐乐的孩子住在舒服的小屋里，享受自己份內的福气，担当自己份內的煩难，縱然辛苦，却也有希望。可是在我們的名利場上，一个头銜，一輛四匹馬拉的馬車，比一身的幸福还重要呢。如果亨利第八① 和藍鬍子現在还活着，要娶第十个太太，还怕娶不着本年初进交际場的最美丽的小姐嗎？

---

① 英王亨利第八(Henry VIII, 1509—47)，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曾娶过六个妻子。

做媽媽的無精打采，癡癡騃騃，兩个女兒当然不怎么愛她。女孩兒們倒是在馬厩和下房里得到不少快活。好在那苏格蘭花匠的妻子兒女都很好，因此她們兩个在他家里学得一些規矩，交的伴侶也像样。夏潑小姐到这里来以前，她們的教育不过如此。

利蓓加怎么会給請去的呢？那全是克劳萊先生力爭的結果。全家只他一个人关心克劳萊爵士夫人，时常保护她。她呢，除了自己的孩子之外，就是对他还稍微有一点兒感情。畢脫先生究竟是尊貴的平葛的后代，所以像外婆家的人一样，是个守礼的君子。他成年之后，从牛津耶穌堂大学畢業回家，便着手整頓下房松懈的紀律。他父亲虽然反对，他也不理会，何况他父亲見他也有些怕。他的規矩眞大，宁可餓死，不換上干淨的白領巾是决不肯吃飯的。有一回，他剛从大学回家，佣人头兒霍洛克斯遞給他一封信，可是沒有把信用托盤托到他面前，他对那佣人瞅了一眼，把他責备了一頓，眼光那么鋒利，說話那么严厉，霍洛克斯从此看見他战战兢兢。全家的人沒有不服他的。只要他在家，克劳萊夫人的卷髮紙条兒早早拿掉了；畢脫爵士的泥污的綁腿也脫去了。不長进的老头兒虽然仍旧保持其余的老習慣，在兒子面前从来不敢尽着喝甜酒喝得爛醉；跟佣人說話的时候，态度也变得很文雅，很檢点。大家看得出，只要兒子在屋里，畢脫爵士向来不咒駡妻子。

克劳萊先生教导佣人头兒每逢吃飯以前报一声"太太，开飯了"。他再三要扶着克劳萊夫人进飯厅。他不大和她說話，不过开口的时候总是必恭必敬。每逢她离开房間的时候，一定要正正經經站起来給她开門，很文雅的躬着身子送她出去。

他在伊頓中学讀書的时候，大家叫他克劳萊小姐，而且——我說出来不好意思——常挨他弟弟罗登毒打。他虽然不聪明，

可是非常用功，这样就把短处补救过来，实在是值得称贊的。在学校讀書的八年里头，他从来沒有給老师打过屁股。普通說起来，只有天使才躲得过这种处罰①。

在大学里，他的作为当然非常叫人敬重。他有外公平葛勛爵提携，可以在官場里找事，因此他事先准备，努力不懈的攻讀古今演說家的講稿，又不断的在各个辯論社里演說。他可以滔滔不絕的講好些文話兒，他那小声音演說起来也很神气活現，他自己听着十分得意。他的見解感情沒一样不是陈腐的老套，而且最爱引經据典的掉拉丁文。按理說，他这样的庸才，正該發迹才是，可是不知怎么，只是不得意。他写了詩投到校刊上，所有的朋友都說他准会得奬，結果也落了空。

大学畢業之后，他当了平葛勛爵的私人秘書，后来又做本浦聶格尔②領事館的参贊，成績非常出众。回国的时候，帶給当时的外交部長好些斯德拉斯堡出产的鵝肝餡兒的餅。当了十年参贊之后（那时平葛勛爵已經死了好几年），他覚得升官的机会很少，不高兴当外交官了，辞了职回到乡下做寓公。

回国以后，他写了一本关于麦芽的小册子，并且竭力在解放黑奴的問題上發表了許多主張，因为他本性要强，喜欢有点兒名气。他佩服威尔勃福斯先生的政見③，跟他交了朋友。他和沙勒斯·霍恩泊洛牧师討論亞香低傳教团的問題，来往的信札是有名的。他虽然不到国会去开会，可是每逢五月，一定到倫敦去

① 天使是沒有屁股的，十九世紀英国散文家蘭姆（Lamb）在"母校回忆录"一文中就曾提到"只有头部和翅膀的小天使"。

② 是个虚構的小公国。原文 Pumpernickel 本是德文字，是黑麦面包的意思。

③ 威尔勃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2），竭力主張解放黑奴的英国政治家。

开宗教会議。在本乡，他算判事，常常去拜訪那些听不見教理的乡下人，按时給他們講道。据說他正在追求莎吳塞唐勛爵的三女兒吉恩·希伯香克斯小姐。这位姑娘的姐姐爱密蓮小姐，曾經写过好几本动人的傳教小册子，像"水手的罗盤箱"和"芬却莱广場的洗衣妇"。

夏潑小姐描写他在克劳莱大厦的工作，倒幷沒有夸張过度。前面已經說过，他命令全家的佣人参加晚禱，而且再三請父亲同去，倒是有益的事情。克劳莱教区里有一个独立教徒的派别受他照顧，常到他們会堂里去講道，使他那做牧师的叔叔大不受用。畢脫爵士因为这緣故高兴得了不得，甚至于听了兒子的話去参加过一兩次集会。为这件事牧师在克劳莱教堂講道的时候惡毒地攻击他，直指着他那哥德式的包座痛駡。这些有力的演說对于老实的畢脫爵士幷沒有影响，因为講道的时候他照例在打瞌睡。

克劳莱先生为国家着想，为文明世界里的人着想，急煎煎的希望老头兒把国会議員的位子讓給他，可是老的不願意。另外一个代表的位子，目前由一位闊特隆先生占去了，关于黑奴問題，他有任意發言的全权。卖掉了这位子一年可以多一千五百鎊的进賬。父子兩个对銀錢看得很重，不肯放弃这笔收入。不瞞你說，庄地上的經济拮据得很，这笔錢在女王的克劳莱很可以一用了。

第一代从男爵华尔泊尔·克劳莱在照例行文局舞弊之后，罰掉一大笔錢，至今沒有發还，华尔泊尔爵士兴致很高，爱捞錢，也爱花錢。克劳莱先生掉着拉丁文說他"貪求别人的，浪費自己的"①，說着便嘆气。华尔泊尔爵士活着的时候，女王的克劳莱大厦里常常酒天酒地的請客，因此他在区里人緣很好。他的酒窖里

满是勃根第酒，养狗場上有獵狗，馬房里有好馬。現在女王的克劳莱所有的馬不是用来耕田，便去拉脫拉法尔格驛車。夏潑小姐坐了到乡下来的車子，正是这队馬拉的，那天它們恰巧不下地，所以有空。畢脫爵士虽然是个老粗，在本乡很講究規矩，普通出門总要四匹馬拉車子。他吃的不过是煮羊肉，可是非要三个当差的伺候着不可。

如果一个人一毛不拔就能够有錢，畢脫爵士一定成了大財主。如果他是乡鎮上的穷律师，除了自己的本事之外什么資本都沒有，他也許能够好好利用自己的聪明，鍛煉成一个有能力的人，漸漸爬上有权有势的地位。不幸他家世太好，庄地虽大，却欠着許多債，对他都是有害無利的。他自以为精明，不肯把事务全部委托給一个賬房，免得上当，所以同时用了十来个賬房，而这些人他一个都不相信，結果事情办得一团糟。他是个刻薄的地主，在他手下的佃戶，差不多沒有一个不是一貧如洗。种地的时候，他吝嗇得舍不得多下种子，那知天地造化也要报复，只把好收成給器量大的农夫，畢脫爵士田地上从来得不到好收成。投机的事情，他一件都不錯过：开矿，买运河股票，把馬匹供給驛車站，替政府包工。在他区里，他算得上最忙的人，最忙的官。他采办花崗石，不肯多出錢請規規矩矩的工头，結果有四个工头卷了一大笔錢溜到美国去了。他的煤矿沒有正常的設备，被水淹沒了。他卖給政府的牛肉是坏的，政府便把合同擲还給他。至于他的馬匹呢，全国的驛車老板都知道他損失的馬匹比什么人都多，因为他貪便宜买有毛病的馬，又不給它們吃飽。

他的脾气很随和，全無虛驕之气。說实話，他宁可跟种地的

① 罗馬历史家薩勒斯特（Sallust）所著"卡的琳傳"一書第五节中描写卡的琳的話。

卖馬的在一塊兒混，不喜欢和他兒子一般的大老爷上等人打交道。他爱喝酒，爱賭神罰誓，爱跟乡下大姑娘說笑話。他一毛不拔，向来不肯做善事，不过嘻嘻哈哈，有些小聪明，人是很有趣的。他今天跟佃戶嘻嘻哈哈一塊兒喝酒，明天就能出卖他；把偷野味的小賊驅逐出境以前，也能拿出同样的詼諧和犯事的人一起說笑。在夏潑小姐說的話里面，我們看得出他对于女人很客气。总而言之，英国所有的从男爵里面，所有的貴族和平民里面，再也找不出比他更狡猾、卑鄙、自私、糊塗、下流的老头兒了。畢脫·克劳萊爵士血紅的手① 在随便什么人的口袋里都想撈一把，只有他自己的口袋是不能碰的。說来伤心，我們虽然佩服英国的貴族，可是不得不承認，畢脫爵士的名字虽然在特白萊脫的貴族名册里，却的确有那么許多短处。

克劳萊先生能够叫他爸爸喜欢，多半是經济上的关系。从男爵欠他兒子一笔錢；这錢原是克劳萊先生由母亲那里得来的遺产，如果要还的話，对从男爵不很方便。他最怕花錢付賬，对于这件事真是深惡痛絕。如果沒有人强逼他，他是再也不肯还債的。夏潑替他計算下来（我們过些时候就会知道，这家子的秘密她已經知道了一大半了），只是为躲債，从男爵一年就得花好几百鎊訟費。他認为这是無上趣事，不肯割舍。他叫那些可怜的債主等了又等，法庭一个个的換，案子一期期的拖，該付的錢总不拿出来，他就感覚得一种惡意的快乐。他說，进了国会还得付債还做什么議員呢②？这样看来，他这議員的資格对他用处着实不小。

① 紅手是从男爵的紋章。

② 按照英国 1770 年施行的法律，法庭可以傳审国会議員，但是不能逮捕或监禁他們。

好个名利場！我們且看这个人，他別字連篇，不肯讀書，行为举止又沒有調教，只有村野人那股子刁猾。他一輩子的志向就是包攬訴訟，小小的干些騙人的勾当。他的趣味、感情、好尙，沒有一样不是卑鄙齷齪，然而他有爵位，有名气，有势力，尊荣显貴，算得上国家的栋梁。他是地方上的官長，出入坐了金色的馬車。大官兒、大政治家，还要对他献殷勤。在名利場上，他比天才和聖人的地位还高呢。

畢脫爵士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她承受了她母亲的一大笔財产，至今是單身。从男爵想問她借錢，願意把房产抵押給她，可是她宁可安稳拿着公債，回絕了这項交易。她答应死后把財产分成兩份，一半給畢脫爵士的小兒子，一半給牧师家的孩子。有一兩回，罗登·克劳萊在大学里和軍队里欠下了債，全靠克劳萊小姐拿出錢来了事。所以她到女王的克劳萊来作客，大家都尊敬她。她在銀行里的存款，足够使她到处受欢迎了。

随便什么老太太，銀行里有了存款，也就有了身分。如果她是我們的亲戚(我祝禱每个讀者都有二十来个这样的亲戚!)，我們准会寬恕她的短处，觉得她心腸又軟，脾气又好。郝伯斯和陶伯斯律师事务所里的年輕律师准会笑咪咪的扶着她上馬車——她的馬車上画着斜方形的紋章，車夫是害气喘病的胖子。她来玩兒的时候，你总是找机会讓朋友們知道她的地位。你說："可惜不能叫麦克活脫小姐給我签一張五千鎊的支票!"你这話眞不錯。你太太接口道："她反正不在乎这几个錢。"你的朋友問你說："麦克活脫小姐是你家亲戚嗎?"你做出滿不在乎的样子回答道："是我姨媽。"你的太太不时送些小东西給她，表示亲热。你的女兒不停的为她做絨綫刺綉的椅垫、籃子和脚凳罩子。她一

来，你就在她卧房里生着暖熊熊的火，而你的太太却只能在沒火的冷屋子里穿紧身。她住着的时候，你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又舒服，又暖和，一家人都兴致勃發，仿佛在过节。这种空气，在平常是少有的。至于你自己呢，亲爱的先生，飯后也忘了打瞌睡，而且忽然爱玩起紙牌来了，虽然每次打牌你总是輸錢。你們吃得多講究！天天有野味，有西班牙白酒，又不时的到倫敦去定鮮魚。因为大家享福，連厨房里的佣人也托賴着沾了光。不知怎的，麦克活脫小姐的胖子馬車夫住着的时候，啤酒比往常濃了好些；在孩子的房間里（她的貼身女佣人一天三餐在那兒吃），用去的糖和茶叶也沒人計較。我說的对不对呢？不信可以讓中等阶級的人帮我說話。哎，老天哪！求你也賞給我一个有年紀的姨媽或是姑媽，沒結婚的，馬車上有斜方塊兒的，头上戴着淡咖啡色的假刘海的；那么我的孩子也能为她做針綫袋，我和我的朱丽亚也能把她伺候得舒舒服服。这夢想多么美丽，多么荒唐！

第十章

夏潑小姐交朋友了

克劳莱家里好些和藹可亲的人物，在前几頁里面已經描写过了。利蓓加現在算他們一家人，当然有責任討恩人們的喜欢，尽力得到他們的信任。这話是她自己說的。像她这么一个無依無靠的孤兒，能够知恩感德，眞值得夸奖。就算她的打算有些自私的地方，誰也不能否認这份兒深謀远虑是很合理的。这孤苦伶仃的女孩兒說：“我只有單身一个人。除了自己劳力所得，沒有

什么别的指望。爱米丽亚那粉紅臉兒的小不点兒，还沒有我一半懂事，倒有十万鎊財产，住宅家具奴僕一应俱全。可憐的利蓓加(我的腰身比爱米丽亚的好看得多了)，只能靠着自己和自己的聰明来打天下。瞧着吧，我仗着这点聰明，总有一天过活得很有气派，总有一天讓爱米丽亚小姐瞧瞧我比她强多少。我倒并不討厭她，誰能够討厭这么一个沒用的好心人兒呢？可是如果將来我的地位比她高，那多美啊！不信我就到不了那么一天。"我們的小朋友一腦袋幻想，憧憬着美丽的將来。在她的空中樓閣里面，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她的丈夫，請大家听了这話别嗔怪她。小姐們的心思轉来轉去不就想着丈夫嗎？她們亲爱的媽媽不也老是在筹划她們的婚事嗎？利蓓加說道："我只能做我自己的媽媽。"她回想到自己和乔斯·賽特笠的一場不如意事，心里难过，只能自己認輸。

她很精明，决定在女王的克劳萊巩固自己的地位，舒舒服服过日子。因此在她周圍的人，凡是和她有利害关系的，她都想法子籠絡。克劳萊夫人算不得什么。她懶洋洋的，做人非常疲軟，在家里全無地位。利蓓加不久發現不値得費力結交她，而且即使費了力也是枉然。她和学生們說起話来，总称她为"你們那可憐的媽媽"。她对于克劳萊夫人不冷不热，不錯規矩，却很聰明的把大部分的心思用在其余各人身上。

兩个孩子全心喜欢她。她的方法很簡單，对学生不多給功課，随她們自由發展。你想，什么教育法比自学的效力更大呢？大的孩子很喜欢看書。在女王的克劳萊大厦的書房里，有不少十八世紀的文学作品，有英文的，也有法文的，都是輕松的讀物。这些書还是照例行文局的秘書在倒台的时候买下来的。目前家里的人从来不挨書架，因此利蓓加能够随心如意的給露絲·克

劳萊小姐灌輸許多知識連帶着娛乐自己的心性。

她和露絲小姐一起讀了許多有趣的英文書法文書，作家包括淵博的斯摩萊特博士①，聪明机巧的菲尔丁先生②，風格典雅、布局突兀的小克雷比勇先生③（他是咱們不朽的詩人格蕾④一再推崇的），还有無所不通的伏尔泰先生⑤。有一回克劳萊先生問起兩个孩子究竟讀什么書。她們的教师回答道："斯摩萊特。"克劳萊先生听了很滿意，說道："啊，斯摩萊特。他的历史很沉悶，不过不像休姆先生⑥的作品一样有危害性。你們在念历史嗎？"露絲小姐答道："是的。"可是沒有說明白念的是亨弗瑞·克林格的历史⑦。又有一回他發現妹妹在看一本法文戏剧，不由得有些嗔怪的意思，后来那教师跟他解釋，說是借此学習法国人談話中的成語，他也就罢了。克劳萊先生因为是外交家，一向得意自己法文說的好（他对于世事还关心得很呢！），听得女教师不住口的夸贊他的法文，心上非常欢喜。

凡奧蘭小姐的兴趣恰好相反。她鬧鬧嚷嚷的，比她姐姐鹵莽得多。她知道母鷄在什么隐僻的角落里下蛋。她会爬树，把鳥窩里斑斑点点的鳥蛋偷掉。她要騎着小馬，像卡密拉⑧一般在曠野里奔跑。她是她爸爸和馬夫們的宝貝。厨娘最寵她，可

① 斯摩萊特((Tobias Smollett,1721—71)，英国小說家。

② 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5—54)，英国小說家。

③ 克雷比勇(Claude Crébillon,1707—77)，法国戏剧家和小說家。

④ 格蕾(Thomas Gray,1716—71)，英国詩人。

⑤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作家，是推动法国大革命的力量之一。

⑥ 休姆(David Hume,1711—76)，英国哲学家，曾写过英国都鐸王朝及斯丟亚王朝的历史。斯摩萊特曾写过英国历史。

⑦ 斯摩萊特的小說。

⑧ 卡密拉(Camilla)是神話中伏尔西地方的皇后，她跑得飞快，因此跑过麦田，麦叶不彎，跑过海洋，兩脚不濕。

是也最怕她，因为她有本事把一罐罐藏得好好兒的糖醬找出来，只要拿得着，無有不偷吃的。她跟姐姐不停的拌嘴吵架。夏潑小姐有时發現她犯这些小过錯，从来不去告訴克劳萊夫人。因为克劳萊夫人一知道，少不得轉告她爸爸，或者告訴克劳萊先生，那就更糟。利蓓加答应保守秘密，只要凡奥蘭小姐乖乖的做好孩子，爱她的教师。

夏潑小姐对克劳萊先生又恭敬又服貼。虽然她自己的媽媽是法国人，可是常常碰到看不懂的法文句子，拿去向他請教。克劳萊先生每回給她講解得清清楚楚。他眞肯帮忙，除了文学方面点撥利蓓加以外，还替她挑选宗教气息比較濃厚的讀物，而且常常和她談天。利蓓加听了他在瓜希馬布傳教团劝募会上的演說，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于他那关于麦芽的小册子也很感兴趣。有时他晚上在家講道，她听了感动得掉下泪来，口里說："啊，先生，謝謝你。"一面說，一面翻起眼睛瞧着天嘆一口气。克劳萊先生听了这話，往往賞臉和她握手。貴族出身的宗教家常說："血統到底是要紧的，你看，只有夏潑小姐受我的啓發而領悟了眞理。这兒别的人都無动于中。我的話实在太細膩、太微妙了，他們是听不懂的。以后得想法子通俗化一些才好。可是她就能領会。她的母亲是蒙脫莫倫茜① 一族的。"

看来这家名門望族就是夏潑小姐的外婆家，对于她母亲上舞台的事，她当然一句不提，免得触犯了克劳萊先生宗教上的顧忌。說来可恨，从法国大革命之后，流亡在外国的貴族無以为生的眞不在少数。利蓓加进門沒有几个月就講了好几个关于她祖宗的軼事。其中有几个，克劳萊先生發現書房里那本陶齐哀字

① 蒙脫莫倫茜(Maison de Montmorency)是法国最有名的豪門望族之一，从十二世紀起已經公侯輩出。

典①里也有記載，更加深信不疑，断定利蓓加的确是世家后裔。他好奇心那么强，甚至于肯去翻字典，难道是因为他对利蓓加有意嗎？我們的女主角能不能这么猜测一下呢？不！这不过是普通的感情罢了。我不是老早說过他看中的是吉恩·希伯香克斯小姐嗎？

有一兩回，他看見利蓓加陪着畢脫爵士玩双陆，就去責备她，說是不敬上帝的人才喜欢这玩意兒，不如看看"脫倫浦的遺产"和"靡尔非尔的瞎眼洗衣妇"这类正經書来得有益。夏潑小姐回說她亲爱的媽媽从前常常陪着特·脫利克脫辣克老伯爵和地·各內修院住持玩这种游戏。这样一說，这类世俗的玩意兒都可以上場了。

家庭教师籠絡她东家的方法并不限于陪他玩双陆。她还在許多别的事情上为他效劳。她沒有到女王的克劳萊以前，畢脫爵士曾經答应把案卷給她消遣，如今她孜孜不倦的把所有的案卷都看过一遍，又自动帮他抄写信件，并且巧妙地改正他的别字，使他写的字合于时下沿用的体例。凡是和庄地、农場、獵苑、花园、馬房有关系的一切事务，她都爱知道。从男爵觉得跟她做伴实在有趣，早飯后出去散步的时候总帶着她——孩子們当然也跟着一塊兒去。她向他提供許多意見，像灌木該怎么修剪，谷物該怎么收割，花床里怎么栽花，怎么套車，怎么犁田。夏潑小姐在女王的克劳萊不滿一年，已經成了从男爵的亲信。本来畢脫爵士吃飯的时候常跟佣人头兒霍洛克斯先生說話，如今只跟

---

① 陶齐哀(D'Ho: ier)是法国有名譜牒学世家，祖孙叔侄都以譜牒学出名，此处所說的字典，是路易士·陶齐哀(Louis Pierre D'Hozier, 1685—1767)和他兒子安东·馬列·陶齐哀(Antoine Marie D'Hozier de Serigny, 1721—1810)合著的。

她說話了。克劳萊先生不在家的时候，她差不多是宅子里的主妇。她的新地位虽然高，可是她留心不去冒犯管厨房和管馬房的体面佣人。对他們又虛心又客气。我們以前看見的利蓓加，还是个驕傲、怕羞、滿腹牢騷的女孩子；現在可不同了。她的性情有了轉变，足見她为人謹愼，有心向上，至少可說她有痛改前非的勇气。利蓓加采取了新作風，做人謙遜和順，究竟她是否出于至誠，只要看她以后的历史就能知道。長时期的虛情假意，二十一岁的年輕人恐怕裝不出吧？可是話又說回来，我們这女主角年紀虽小，經驗可不少，行事着实老練。各位讀者如果到現在还沒有發現利蓓加聪明能干，写書的眞是白費力气了。

克劳萊家里的兩兄弟牙痒痒的你恨我我嫌你，因此像晴雨表盒子里的一男一女，从来不同时在家①。不瞞你說，罗登·克劳萊，那个騎兵，压根兒瞧不起自己的老家。他姑媽一年来拜訪一次，他也跟着来，平常是不高兴回家的。

关于这位老太太了不起的好处，前面已經說过。她有七万鎊財产，而且差不多已經收了罗登做干兒子。她最討厭大侄兒，嫌他是个膿包，瞧他不起。克劳萊先生呢，也毫不迟疑的断定她的灵魂已經沒有救星，而且說他弟弟罗登死后的命运也不会比姑媽的好。他常說："她这人最貪享受，而且眼里沒有上帝，老跟法国人和無神論者混在一起，我一想起她这危險的处境就忍不住發抖。她离死不远了，竟还是这么驕奢淫佚，爱慕虛荣。而且她一味的糊塗，开口褻瀆神明，想起来眞叫人担心。"事情是这样的，他每晚要花一个鐘头講道，老太太一口回絕不要听。如果姑媽單身到女王的克劳萊作客，他的經常晚禱便不得不停止。

---

① 男女兩人一个是天晴的标記，一个是天雨的标記。

他父亲說："畢脫，克劳莱小姐回来的时候别講道。她写信来說她最討厭人家傳道說法。"

"唷，佣人們怎么办呢？"

畢脫爵士答道："呸！佣人們上了吊我也不管。"兒子的意思認为听不到他的講道比上吊更糟。

他这么一辯駁，他父亲就說："怎么了，畢脫，难道你願意家里少三千鎊一年的进款嗎？你不能这么糊塗吧？"

克劳莱先生答道："比起咱們的灵魂来，几个錢算得了什么？"

"你的意思是，反正老太太的錢不給你，对不对啊？"克劳莱先生也許竟是这个意思，也未可知。

克劳莱小姐的生活的确腐敗得很。她在派克街有一所舒服的小宅子，每逢夏天上哈罗該脫和契尔頓納姆避暑，因为在倫敦应酬交际最热鬧的时候她老是吃喝得太多，非得活动活动不可。所有的老姑娘里头，算她最好客，兴致也最高。据她自己說，当年她还是个美人兒呢！（我們知道，所有的老婆子当年都是美人兒。）她談吐風趣，在当时是个駭人听聞的激进分子。她到过法国；听說她在哪兒有过一頁伤心史，竟爱上了聖·于斯德[1]。她从法国回来以后，一直喜欢法国小說、法国酒和法国式烹調。她爱看伏尔泰的作品，背得出盧騷[2]的名句，把离婚看得稀松平常，并且竭力提倡女权。她屋子里每間房里都有福克斯先生[3]

---

① 聖·于斯德(Louis de Saint-Just,1767—94)，法国大革命的領袖之一。

② 盧騷(Jean Jacques Rousseau, 1721—78)，和伏尔泰同时的作家，主張解除束縛，回到自然，对当时法国人的思想極有影响，是推动法国大革命的力量之一。

③ 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英国政治家。他很有学問，可是很爱賭。

的肖像。这位政治家在野的时候，她大概跟他在一塊兒賭过錢。他上台之后，她常常自夸，說畢脫爵士和女王的克劳萊选区另外的一个代表所以肯投票选举福克斯，都是她的功劳。其实即使这位忠厚的老太太不管这事，畢脫爵士也会选福克斯的。这了不起的自由党員去世以后，畢脫爵士才改变了原来的政治見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罗登小的时候，这好老太太就很喜欢他，把他送到劍桥大学去讀書（因为哥哥进的是牛津大学，因此存心和哥哥对立），兩年之后，劍桥大学当局請他不必再去了，姑媽便又替他在禁衛軍里捐了个軍官的位置。

这年輕軍官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那时英国的貴族都爱拳击，獵田鼠，玩壁球，还爱一个人赶四匹馬拉的馬車。这些高超的学問，罗登沒一門不精通。他屬于禁衛軍，責任在保衛攝政王的安全，因此沒有到外国去打过仗。虽然这么說，他已經和人決斗了三次（三次都因为賭博而起，因为罗登爱賭爱得沒有节制），可見他一点兒不怕死。

"也不怕死后的遭遇，"克劳萊先生一面說，一面翻起黑莓顏色的眼珠子望着天花板。他老是惦記着弟弟的灵魂。凡是有什么人意見和他不合，他就为他們的灵魂發愁。好些正經人都像他这样，觉得这是一种安慰。

克劳萊小姐又糊塗又浪漫，瞧着她的宝貝罗登仗着血气之勇干这些事，不但不害怕，在他決斗过后还代他还債。她不准别人批評他的品行，总是說："少年荒唐是普通事。他那哥哥才是个膿包伪君子，罗登比他强多了。"

第十一章

純朴的田园風味

大厦里的老实人天性質朴，具有庄家人純潔可愛的品質，可見乡居比住在城里好。除了这些人以外，我还要給讀者介紹他們的本家，也就是他們的鄰居，别德·克劳莱牧师和他的太太。

别德·克劳莱牧师戴着寬边教士帽子，身材高大，样子很威風。他成天欢天喜地，在区里比他哥哥有人緣得多。在牛津讀書的时候，他是耶穌堂大学里的搖船健將，牛津鎮上最利害的拳手都打不过他。他始終喜欢拳击和各种运动，办完公事之后仍旧爱干这些勾当。远近二十哩以內，如果有比拳、賽跑、賽馬、賽船、跳舞会、竞选、聖母訪問节祭献①，或是丰盛的宴会，他准会想法子参加。他和区里有身份的人都很亲密；如果在弗特尔斯登、洛克斯别、活泊夏脫大厦，或是随便什么貴人家里有宴会，在二十哩外就能看見牧师寓所里出来的栗色母馬和馬車上的大灯了。他的声音很动听，人家听他唱"南風吹动云滿天"和歌詞的重复句里面那"呼"的一声，沒有不喝采的。他常常穿了灰黑花紋的上裝，帶着獵狗出去打獵，釣魚的技术在本区也算得上最高明的。

牧师夫人克劳萊太太是个短小精悍的女人，賢明的牧师講道时用的稿子全是她写的。她热心家务，帶着女兒們一起管家，

① 七月二日紀念聖母瑪丽亚訪問伊利莎白的节期。

所以宅子里上下由她作主。她很聪明，外面的事情任憑丈夫裁夺。丈夫要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出門，她絕不干涉。即使他老在外面吃飯也沒有关系。克劳莱太太向来精打細算，知道市上葡萄酒卖多少价錢。她是好人家出身，她父亲就是已經去世的海克多·麦克泰維希中將。当年别德还是女王的克劳莱的年輕牧师，她跟她媽媽在海罗該脫地方用計策抓住了他。結婚以后她一直又謹慎又儉省，可是虽然她那么小心，牧师仍旧老是背着債。他爸爸活着的时候，他在大学里就欠下了許多賬，少說也費了十年才付清。在一七九一那年，这些債剛了清，他又跟人打賭，把一百鎊（二十鎊的碼）賭人家一鎊，說袋鼠决不会得那年大賽馬香檳，結果袋鼠却跑了第一名。牧师沒法，只能出了重利錢借債塡补亏空，从此便拮据不堪。他的姐姐有时送他一百鎊救救急，不过他最大的希望当然是她的遺产。牧师常說："瑪蒂尔达死了以后，一定会給我一半財产的，哼！"

这样看起来，从男爵和他弟弟在各方面都有理由成为冤家对头。在許多数不清的家庭糾葛之中，畢脫爵士都占了上風。小畢脫非但不打獵，而且就在他叔叔的教区里設立了一个傳道的会堂。大家都知道，克劳莱小姐大部分的財产將来都要傳給罗登。这些銀錢上的交易，生前死后的各种打算，为承繼遺产引起的暗斗，在名利場中都是使兄弟不和睦的原因。我自己就看見兩兄弟为着五鎊錢生了嫌隙，把五十年来的手足情分都冷淡了。我一想到那些汲汲于名利的人，相互之間的友誼多么經久，多么完美，不得不佩服他們。

利蓓加这么一个人物到了女王的克劳莱，而且慢慢的贏得了宅子里每个人的欢心，别德·克劳莱太太豈有不注意的呢？别德夫人知道一只牛腿在大厦吃几天，每次大扫除要換多少被

罩窗帘桌布，南墙边一共有多少桃兒，爵士夫人生了病一天吃几服藥等等。在乡下，有些人的确把这些小节看得十分重要。别德太太这样的人，又怎么能輕輕放过大厦請来的女教师，不把她的底細和为人打听打听清楚呢？大厦和牧师住宅兩家的佣人很有交情，只要大厦里有人来，牧师家的厨房里总預备了好麦酒請客。大厦里的佣人平时喝的酒淡薄得很；他家每桶啤酒用多少麦芽，牧师太太也知道。兩家的佣人像他們的东家一样彼此关心，兩边的消息，也就由他們溝通。这条公理到处可以应用：你如果跟你兄弟和睦，他的动静不在你心上，反倒是和他吵过架以后，你才留心他的来踪去迹，仿佛你在做眼綫偵察他的秘密。

利蓓加上任不久，别德太太从大厦收来的报告書上就經常有她的名字了。报告是这样的："黑猪杀掉了；一共有多少重，兩边的肋条醃着吃；晚飯吃猪腿和猪肉布丁。克蘭浦先生从墨特白萊来了以后，又跟畢脫爵士一塊兒走了，为的是把約翰·勃蘭克莫下监牢。畢脫先生到会堂去聚会（所有到会的人的名字一一都有）。太太还是老样子；小姐們跟着女教师。"

后来的报告中又提到她，說是新教师能干着呢。畢脫爵士眞喜欢她，克劳萊先生也喜欢她，还讀傳教小册子給她听。这位爱打听、爱管事、小矮个子、紫棠色面皮的别德·克劳萊太太一听这話，便說道："这不要臉的东西！"

最后的消息說那女教师籠絡得人人喜欢她。她替畢脫爵士写信，办事，算賬；在屋里就算她大；太太、克劳萊先生、兩个姑娘，都听她的話。克劳萊太太立刻断定她是个詭計多端的死丫头，肚子里不知打什么鬼主意呢！这样，大厦里的一言一动都成了牧师宅子里談話的資料。别德太太兩眼炯炯，把敌人营盤里發生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不但如此，她还把沒有發生的事也

看了去了。

别德·克劳莱太太写了一封信到契息克林蔭道給平克頓小姐，內容如下：

女王的克劳莱教区礼拜堂。十二月——日

亲爱的平克頓女士——自从离校之后，已經許多年得不到您的又有益处又有趣味的教誨了。可是我对于校長和契息克母校的敬爱始終沒有改变，我希望您身体安康。为世界的前途和教育事業的前途着想，平克頓女士的貢献是不可少的，望您多多保养，为大家多服务几年。我的朋友弗特尔斯頓爵士夫人說起要为她的女兒們請一个女教师，我忙說："这件事，除了請教那位举世無双的，了不起的平克頓女士之外，还能請教誰呢？"我經济能力不够，不能为我自己的孩子請家庭教师，可是我究竟是契息克的老学生呀！总之一句，亲爱的校長，能否請您为我的好朋友，我的鄰居，举荐一位女教师呢？她除了您挑选的人之外，誰都不相信。

我亲爱的丈夫說他喜欢一切从平克頓女校出来的人。我眞希望能教我的丈夫和女兒們見見我幼年时代的朋友，連那偉大的字彙学家都佩服的朋友！克劳莱先生要我特別致意，如果您到汉泊郡来，請务必光临寒舍。我們虽是寒微，家庭里的感情却很融洽。

敬爱你的

瑪莎·克劳莱

附言　克劳莱先生的哥哥，那位从男爵（可嘆得很，他和我們意見不合，缺乏应有的手足之情）为他的女兒請了一位女教师。据說她徼幸也在契息克受过教育。我已經听到不少关于她的傳聞。我对于这兩个亲爱的小侄女非常的关切，虽然我們兩家有些意見，我仍旧希望她們和我的孩子常在一起。再說，凡是您的学生，我是無有不关怀的，所以，亲爱的平克頓女士，可否請你把

这位小姐的身世說給我听。看您的面上，我願意跟她交朋友。

以下是平克頓小姐写給別德·克劳萊太太的回信：

契息克約翰生大厦。一八一一年十二月。

亲爱的夫人——大函已經收到，承您过奖，覚得十分荣幸，因此我立刻回复。我在位辛劳服务，以慈母般的精神爱护学生，畢竟喚起了感情上的应和，使我感到極度的滿意。同时我發現和藹可亲的別德·克劳萊太太就是我当年杰出的学生，活潑而多才的瑪莎·麦克泰維希小姐，更覚得愉快，您的同窗之中，已經有許多人把她們的女兒交付給我，如果您的小姐也委托給我督促管教，我十二分的欢迎。

請代我向弗特尔斯頓夫人請安致意，我願將我的朋友德芬小姐和霍葛小姐以通信方式介紹給爵士夫人。

兩位小姐对于教授希臘文、拉丁文、初淺的希伯萊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算术、历史、地理，絕对能够胜任。在音乐方面，彈唱并佳，又能独力教授跳舞，不必另請跳舞教师。她們具有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識，能熟練的运用地球仪。德芬小姐是劍桥大学已故研究員湯姆士·德芬先生的女兒，懂得叙利亞文和宪法綱要。她今年十八岁，外貌極其动人，或許在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爵士府上工作不甚合适。

蘭蒂茜亞·霍葛小姐容貌不甚美观。她今年二十九岁，臉有麻点，紅髮拐腿，眼睛略帶斜視。兩位小姐品德完美，富有宗教热誠。她們的薪水，当然应該和她們的才艺相称。請代向別德·克劳萊牧师道謝并致敬意。

亲爱的夫人，我是您忠实順从的僕人

巴巴拉·平克頓

附言　信中提及在国会議員畢脫·克劳萊从男爵府上做家庭教师的夏潑小姐。这人本是我的学生，我也不願意提起于她不利的話。她面目可憎，可是天生的缺陷不是人力所能挽回的。虽

然她的父母声名狼籍(她的父亲本是画师,几次三番窘得一文不名,后来我又听說她的母亲是歌剧院的舞女,使我不胜惊骇),她本人却很有才干。我当年行善收留了她,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后悔。我所担心的是,不知我收容入校的弃兒,是否会受遺傳的影响,像母亲一般無行。据她自己說,她母亲本是伯爵的女兒,在万惡的大革命时流亡来英,然而我發現那个女人下流低賤到無以复加。我相信到目前为止,她的行为还沒有舛錯,而且显赫的畢脫·克劳萊爵士的家庭环境高尚文雅,决不会使她墮落的。

以下是利蓓加·夏潑小姐写給爱米丽亞·賽特笠小姐的信:

这好几个星期以来,我还沒有給亲爱的爱米丽亚写过信。反正在这所"沉悶公館"里(这是我替它想出来的名字),有什么新鮮消息呢?蘿卜的收成好不好,肥猪的重量究竟是十三还是十四斯东①,牲口吃了甜菜合适不合适,这些你也不爱听。从上次写信到現在,过的日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早飯前畢脫爵士帶着他的鏟子散步,我陪着他。早飯后在課堂里上課(名为上課而已)。上完課又跟畢脫爵士看案卷,起稿子,都是些关于律师、租約、煤矿、运河的事,如今我算是他的書記了。晚飯后不是听克劳萊先生講道便是跟从男爵玩双陆。爵士夫人呢,不管我們干那一种玩意兒,只是不动声色的在旁边瞧着我們。近来她生了病,比从前有意思一点。她一病,公館里来了个新人,是个年輕的医生。亲爱的,看来姑娘們可以不必發愁了。这位年輕医生对你的一个朋友示意,說是欢迎她做葛劳勃太太,替他的手术間裝点裝点門面。我对这个胆大妄为的人說,他手术間里用来研藥的鍍金臼杵已經够好看了,不需要別的裝飾。我这塊料难道只配做乡下医生的老婆嗎?葛劳勃医生碰了这个釘子,生了重

① 相当十四磅。

病，回家吃了一剂凉藥，現在已經大安了。畢脫爵士極其贊成我的主意，大概是生怕丢了他的秘書。再說，这老东西非常喜欢我。他这种人，只有这点兒情感，都拿出来給我了。哼！結婚！而且还跟乡下医生結婚！經过了以前——我也不必多說，反正一个人不能那么快就忘怀过去。咱們再談談沉悶公館吧。

这一陣子家里不再沉悶了。亲爱的，克劳莱小姐帶着她的肥馬肥狗和肥佣人一起都在这兒。了不起的、有錢的克劳莱小姐有七万鎊家私，存了五厘的年息。兩个弟弟可眞爱她——我还不如說眞爱她的錢。这好人兒看上去很容易中風，怪不得弟弟們着急。他們搶着替她擱靠墊、遞咖啡的样兒才叫有意思！她很幽默，說道："我到乡下来的时候，就讓那成天巴結我的布立葛絲小姐留在城里。反正到了这兒有兩个弟弟来拍我的馬屁。他們倆眞是一对兒！"

她一下乡，厅門就敞着。这一个多月来，眞好像华尔泊尔老爵士复活了。我們老是請客，出門的时候坐着四匹馬拉的車子，听差們也換上最新的淡黃号衣。我們常常喝紅酒和香檳，仿佛是家常便酒。課堂里点了蠟燭，生了火。大家劝克劳莱夫人穿上她所有的衣服里面最鮮艳的豆綠袍子。我的学生們也脫下紧綳綳的旧格子外衣和粗笨的鞋子，換上薄紗衣服和絲袜子，这才像从男爵家里出来的时髦小姐。昨天露絲大出丑。她的宝貝，那威尔脫郡出产的大黑母猪，把她撞倒在地上，还在她的衣服上乱跳乱踩，把一件漂亮的丁香花紋綢衫子踹踹了。这件事如果在一星期以前發生，畢脫爵士准会惡狠狠的咒駡一頓，打那小可憐兒几下耳括子，然后罰她一个月里面只許喝淡水吃白面包。昨天他一笑了之，說道："等你姑媽走了之后我再来收拾你，"仿佛这是沒要紧的小事。希望克劳莱小姐回家之前，他的怒气已經消散了。为露絲小姐着想，我眞心这么希望。啊！金錢眞是能够消怨息怒的和事佬！

克劳莱小姐和她七万镑家私的好影响，在克劳莱兩兄弟的行事上面也看得出来，我指的是从男爵和那牧师，不是咱們在先說的兩个。老哥弟俩一年到头你恨我我怨你，如今到了聖誕节忽然亲热起来。关于那可惡的爱跑馬的牧师怎么在教堂里借题發揮駡我們家的人，說的話多么不聰明，畢脫爵士怎么自管自打呼嚕这些事情，我去年已經告訴你了。克劳莱小姐下乡之后，大家从来不吵架。大厦和牧师宅子兩家人你来我往，从男爵和牧师俩談到猪仔呀，偷野味的小贼呀，区里的公事呀，客气的了不得。我想他們喝醉了酒都不敢拌嘴。克劳莱小姐不准他們鬧；她說如果他們兩个得罪了她，她就把財产都傳給夏洛浦郡的本家。我想夏洛浦郡的克劳莱一家如果机灵点兒，不难把一份家私都搶过去。可是那个克劳莱先生和他汉泊郡的堂兄弟一样，也是牧师。他的道德观念拘泥不化，因此得罪了克劳莱小姐，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局面。她从那边一直逃到这边，把那不听話的堂弟弟恨透了。我猜那边的牧师大概天天晚上在家念經禱告，不肯对克劳莱小姐讓步。

克劳莱小姐一到，經本兒都合上了。她最討厭的畢脫先生也上倫敦去了，因为还是离了家自在些。那年輕的花花公子，那紈褲兒，叫克劳莱上尉的，却回家来了。我想你总願意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这紈褲子弟長得魁梧奇偉。他身高六尺，声音洪亮，滿口里賭神罰誓，把下人們呼来喝去。可是他花錢很大方，所以佣人都喜欢他，对他千依百順。上星期一个地保帶着一个差人从倫敦来逮捕他，躲躲藏藏的閃在园牆边。那些看守獵場的人瞧見了，以为是偷野味的，把他們打了一頓，浸在水里，差点兒没把他們槍斃，总算从男爵出来干涉，才算了事。

我一看就知道上尉瞧着他父亲一文不值。他叫他爸爸乡下人，土老兒，老势利鬼，給他起了許許多多这一类漂亮的諢名兒。

他在小姐奶奶队里的声名可怕極了。这一回他帶了好几匹馬回来，有时就住在本地乡紳家里。他随便請人回家吃飯，畢脫爵士也不敢哼个不字兒，唯恐因此得罪了克劳萊小姐，回头她中風死掉之后財产傳不到他手上。你要听上尉奉承我的話嗎？他的話說得太好了，我非告訴你不可。一天晚上我們这兒居然举行跳舞会。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爵士一家，杰尔斯·活泊夏脫爵士帶着他的好些女兒，还有不知道多少别的人，都来了。我听見上尉說："喝！这小馬兒生得整齐！"他就是指我呢！承他看得起，跟我跳了兩回土風舞。他跟本地的公子哥兒玩兒得很高兴，在一塊兒騎馬，喝酒，賭錢，議論怎么打獵，怎么打槍，可是他說乡下的姑娘都教人膩味。我覺得他这話說得不錯。她們对我这小可憐兒的那份驕傲，眞說不上来。她們跳舞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乖乖的彈琴。前几天晚上，上尉喝得臉上紅扑扑的从飯間里进来，看見我在彈琴，便大声咒罵，說是屋里的人誰也沒有我跳舞跳得好。說着他又惡毒毒的發誓，說他要到墨特白萊去叫一班琴师来。

别德太太立刻接上来說："讓我来彈一支土風舞的曲子。"她是个紫棠臉皮的小老太婆，裹着包头布，眼睛里閃閃發亮，相当的滑头。上尉和你那可憐的利蓓加跳完舞之后，她竟然賞我好大的面子，称贊我舞艺高明。这可是空前的大事。驕傲的别德·克劳萊太太是鉄帕托夫伯爵的嫡堂姊妹，除了大姑下乡的时候，向来不肯屈尊拜訪克劳萊爵士夫人。可憐的克劳萊夫人！大家在底下寻欢作乐，她大半的时候都在樓上吃丸藥。

别德·克劳萊太太忽然和我好得不得了。她說："亲爱的夏潑小姐，干嗎不帶着孩子們上我們家里来玩兒？她們的堂姐姐堂妹妹倒怪想念她們的。"我懂得她的意思。当年克萊曼蒂先生沒有白教咱們彈琴，如今别德太太要想給自己的孩子請个跟他一样有身价的鋼琴教师呢！她的算盤我全看穿了，就好像是她亲

口告訴我的一样。話虽这么說，我还是准备到她家里去，因为我打定主意要和气待人。無亲無友的穷教师还能不随和兒一点嗎？牧师太太奉承我二十来次，夸奖我的学生进步怎么快。她准以为这样就能叫我感动。可憐这头腦簡單的乡下佬！她还以为我心上有这兩个学生呢。

最亲爱的爱米丽亚，人家說我穿上你的印度紗袍子和粉紅綢衫子很好看。衣服穿得很旧了，可是穷女孩子哪里能够常常换新衣服呢？你眞好福气，缺什么，只要坐車到聖·詹姆士街，你亲爱的媽媽就会給你买。再見，亲爱的朋友！

爱你的

利蓓加

附言　罗登上尉挑我做舞伴的时候，那几位勃拉克勃鲁克小姐們臉上的表情哪，可惜你瞧不見！亲爱的，她們是勃拉克勃鲁克海軍上將的女兒，長得挺漂亮，还穿了倫敦买来的衣服呢。

夏潑小姐答应到牧师家里去作客之后，别德·克劳萊太太（她的計策已經給伶俐的利蓓加看穿了）想法子請权势盖天的克劳萊小姐向畢脫爵士說情，因为这一層是不可少的。好性子的老太太自己爱热鬧，也喜欢身旁的人快乐高兴，听了这話非常合意，願意出面給弟弟們調停，讓双方亲亲热热过日子。大家說好叫兩家的孩子多多来往。他們的友誼当然一直維持到那兴致勃勃的和事佬离开之后才破裂。

牧师夫妇穿过园地回家的时候，牧师对他太太說道："你干嗎請罗登·克劳萊那混賬东西来吃飯？我可不要他来。他瞧不起咱們乡下人，仿佛咱們是沒开化的黑人似的。而且他不喝我那种盖黃印的酒再也不肯罢休，眞是混蛋，那种酒十先令一瓶呢！他無惡不作，狂飲濫賭，是个十足道地的荒唐鬼。他跟人决斗鬧出人命案子来。他背了一身的債。克劳萊小姐的家私里面咱們

的那一份兒也給他閙掉了。华克息說的——"牧师說到这里，对着月亮捏捏拳头，口里念念有詞，很像在賭咒駡人，然后恨恨的說道："——她在遺囑里面写得明白，五万鎊都給他，剩下的不过三万鎊給咱們家里的人分。"

牧师太太說道："我想她也快不行了。吃完晚飯的时候她臉上紅得利害，我只能把她的內衣都解开。"

牧师低声說道："她喝了七杯香檳酒。那香檳酒眞糟糕，我哥哥是存心要把咱們大家都毒死。你們女人眞是好歹不分。"

別德·克劳萊太太答道："我們什么都不懂。"

牧师接下去說道："晚飯后她又喝櫻桃白蘭地酒。咖啡里面又攙了橘子酒。那种东西喝下去心里要發燒的，你白給我五鎊錢我也不喝。克劳萊太太，她的身子一定受不了，血肉做的人哪里擋得住这样的蹧蹋呢？她准会死！我跟你五对二打賭，瑪蒂尔达活不滿一年。"

牧师和他太太一路回家，一面心里筹划着这些要紧事。他們想到家里的債务，想到兩个兒子，杰姆在大学讀書，弗蘭克在烏利治陆軍軍官学校，此外还有四个女兒。可憐的女孩兒們長得都不好看，而且除了姑婆的遺产之外一个子兒的嫁妝也沒有。

半晌，克劳萊牧师接下去道："畢脫会不会把我这牧师的位置卖出去不給咱們的孩子？我看他不能这么混賬黑心吧？他那膿包的大兒子，那监理会教徒，一心只想做議員。"

牧师太太答道："畢脫·克劳萊什么都做得出来，咱們应該想法子請克劳萊小姐叫他答应把牧师的位置留給詹姆士。"

从男爵的弟弟說道："畢脫一定什么都答应下来。我爸爸去世的时候，他答应給我还大学里欠的債。后来又答应在咱們房子上加造庇屋，又答应把吉勃种的地和六亩場給我——这些事

他做了沒有！瑪蒂尔达还偏要把大半的財产都給他的兒子——給罗登·克劳萊那个混蛋，賭鬼，騙子，凶手！这簡直不像基督教徒做出来的事。天哪，眞不像个基督教徒啊！那混蛋的狗头什么坏处都占全了，就差不像他哥哥那样是个假道学。”

他的太太打断他說：“亲爱的，别說了，咱們这会兒还在他的园地上呢。”

“克劳萊太太，我偏要說！他可不是什么坏处都占全了嗎？别欺負我，太太！难道他沒把馬克上尉一槍打死嗎？在可可树俱乐部里他不是騙了德芙戴尔小勛爵的錢嗎？畢尔·索姆士和却希亞地方的大好佬兩个人比拳，他来一攪和，他們兩个沒能够公公道道打一架，我就輸了四十鎊錢。这些事你全知道。他跟那些女人鬧的丑事，你比我先知道。在地方官屋子里——”

他的太太道：“克劳萊先生，看老天的面子，别跟我細說吧！”

牧师气呼呼的說道：“你还会把这种混賬行子請到家里来！你，你有年輕的兒女，你还是国教教会牧师的太太。哼！”

牧师太太輕蔑地說道：“别德·克劳萊，你是个糊塗蛋。”

“好吧，太太，先别提糊塗不糊塗的事——当然我沒有你聪明，瑪莎，我向来沒說过自己比你聪明。可是干脆一句話，我不願意招待罗登·克劳萊。他来的那天我就上赫特尔斯頓家里去瞧他的黑獵狗去，克劳萊太太，我非去不可！我願意下五十鎊注，叫咱們的蘭斯洛德跟那黑狗賽跑。喝！全英国的狗沒有一条比得上蘭斯洛德。总之我不願意招待罗登·克劳萊那畜生。”

他的太太答道：“克劳萊先生，你又喝醉了。”第二天早上，牧师醒过来，要喝淡啤酒。牧师太太就提醒他，說他早已答应星期六去看望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爵士。去了豈有不喝一夜酒的理呢？所以他太太和他約好，在星期日上教堂以前必須騎馬

赶回来。你看，克劳莱教区里的老百姓真好运气，碰上的牧师和地主都是一样的宝貝。

克劳莱小姐在大厦住下不久，利蓓加就赢得了她的欢心。这位性情随和、行事荒唐的倫敦人也像我在先描写过的乡下佬一样，着了她的迷。克劳莱小姐慣常坐了馬車出去兜風。有一天，承她叫"那教書的"陪她一塊兒到墨特白莱去。她們回家以前，利蓓加已經把她收服，因为她引得老太太一路高兴，一共笑了四回。

畢脫爵士正式大請客，邀了鄰近所有的从男爵来家吃飯。老太太对他說："什么？不教夏潑小姐一塊兒吃飯？亲爱的，难道叫我跟弗特尔斯頓夫人談她的孩子，跟那糊塗蛋杰尔斯·活泊夏脫談他法院里的事情不成？我非要夏潑小姐出来不可，如果人多坐不下，讓克劳莱夫人在楼上吃飯得了。夏潑小姐怎么能不出来？一区里就是她一个人可以跟我談几句。"

这么專制的号令一出来，当然只能叫女教师夏潑小姐到楼下和許多貴客同桌子吃飯。赫特尔斯頓一大套虛文俗礼，把克劳莱小姐扶进飯厅，便准备在她旁边坐下去，老太太立刻尖声叫道："蓓基·夏潑！夏潑小姐！过来坐在这兒陪我說話兒，讓赫特尔斯頓爵士傍着活泊夏脫夫人坐。"

克劳莱小姐听蓓基說話，永远听不厭，等到宴会完畢，一輛輛馬車走远之后，她便說："蓓基，到我梳妝室里来。咱們一起把客人們痛罵一頓。"这一对朋友罵得眞痛快！赫特尔斯頓老爵士在吃飯的时候唏哩呼嚕的喘气；杰尔斯·活泊夏脫爵士索洛洛的喝湯；他的太太老是眨巴左眼皮。蓓基添油加醬，把这些人摹仿得淋漓尽致。大家談話的瑣碎細节，發表的意見，关于政治、战

事、法庭每季开庭的情况，汉泊郡的獵狗出獵的有名故事，以及一切乡下地主喜欢談的沉悶的題目，也是給蓓基說笑的資料。活泊夏脫小姐們的打扮和弗特尔斯頓夫人的黃帽子，更給她挖苦得一文不値。老太太听了喜欢得無以复加。

克劳萊小姐常說："亲爱的，你眞是个天上掉下来的宝貝。我眞恨不得帶你到倫敦去，可是我不能把你当布立葛絲一样的可憐虫，老是欺負你。你这小滑头，哪会給人欺負呢！你太聪明了，孚金，你說对不对？"

孚金姑娘正在梳理克劳萊小姐头上几根稀稀朗朗的头髮，听了这話，揚起臉兒說道："小姐眞是聪明極了。"她說話的时候样子尖刻得刺人，原来孚金和一切正經女人一样，天生会拈酸吃醋，而且把这件事当她的本分。

克劳萊小姐自从赶开了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爵士之后，天天命令罗登·克劳萊扶她进飯厅，又叫蓓基拿了靠垫在后面跟着——再不然就是蓓基扶着她，罗登給她拿靠垫。她說："咱們非得坐在一塊兒不可。亲爱的，本区里只有咱們三个算得上基督教徒。"这样看来，汉泊郡的宗教气氛准是淡薄到極点了。

克劳萊小姐非但虔信宗教，見解也特别新，并且一有机会就坦直的發表自己的意見。她常跟利蓓加說："亲爱的，一个人的家世可算什么呢？你瞧瞧我的弟弟畢脫，那可憐的牧师别德，还有弗特尔斯頓一家，他們还算从亨利第二在位的时候就住在此地的呢！这些人里头誰比得上你的腦子，你的教养？别說是你，連給我作伴的布立葛絲那老好人和我的总管鮑尔斯都比他們强些。亲爱的，你是个絕品的人才，珍珠宝貝一样的貴重，把本区里一半人的聪明合并起来还赶不上你呢。如果好人有好报的話，你該做到公爵夫人才对——我說錯了，世界上压根兒不該有什

么公爵夫人。反正你是应該在万人之上的。亲爱的，無論在哪一方面，我都認为你跟我完全平等。亲爱的，在火上加点兒煤好嗎？請你把这件衣服給我拆了改一改，你的針綫真好。”这位有年紀的慈善家就这么使喚跟她平等的人，叫利蓓加替她跑腿，做衣服，天天晚上讀法国小說給她听，一直讀到她睡着为止。

年紀大些的讀者一定还記得，正在那个时候，上流社会里發生了兩件哄动人心的事情。如果用报紙文章的口气来說，这兩件事情給那些穿長袍的先生們添了工作①。第一件是白蓓蘭·菲左綠小姐，勃魯因伯爵的女兒，并且是他的財产承繼人，跟歇夫登旗手私奔結婚。另一件是关于一位維厄·威恩先生的事；可憐的威恩先生一向做人稳健，家里一大堆孩子，活到四十岁，忽然荒唐起来，跟一个年紀六十五岁叫罗琪夢太太的女戏子离家出走。

克劳萊小姐說：“納尔遜勛爵② 結識的相好真是禍水。这件事就把他品性里最优美的一面显出来了。一个男人肯做这样的事，就表示他这人不錯。我喜欢門戶不相当的婚姻。最妙的莫过于看着貴族娶个磨坊主人的姑娘做太太，像福拉安台尔勛爵那样，把那些女的气得要命。我希望有个大人物来跟你私奔，亲爱的，反正你長得够美的。”

利蓓加附和着說：“像兩个赶車的一样溜之大吉。那真太妙了！”

“其次，我爱看穷光蛋拐了有錢小姐私奔。我一直盼望罗登

---

① 指牧师、法官之类的人。

② 十八世紀英国海軍大將。他的情妇海密尔頓夫人是当年有名的美人。她和海密尔頓爵士結婚之前只是个高等妓女。她揮霍成性，虽然得了海密尔頓爵士和納尔遜將軍兩份遺产，老来仍旧穷愁潦倒。

私奔結婚。"

"跟穷人私奔还是跟有錢人私奔呢?"

"你这傻瓜! 罗登除了我給他的錢以外一个子兒都沒有的。他渾身是債,所以非得想法子补救补救,也好博个有名有利。"

利蓓加問道:"他能干嗎?"

"能干?亲爱的,除了他的馬和他的部队,除了打獵,賭錢,他什么都不懂。我非得想法子帮他显声揚名不可,因为他实在混賬得討人喜欢。你知道嗎? 他一槍打死一个人,又对那伤心的爸爸开了一槍,可是只打中他的帽子。他部队里的人都喜欢他。在华典挨咖啡館,可可树俱乐部,那些小伙子都对他心悅誠服呢。"

利蓓加·夏潑小姐写給好朋友的信里曾經提到女王的克劳萊大厦里怎么开了一个小小的跳舞会,克劳萊上尉第一次怎么挑中她做舞伴等等情形,可是說来奇怪,她信里的話和事实并不附合。上尉早已請她跳过好几回舞。散步的时候,她常常碰見上尉,总有十来次。在走廊上过道里,她老是和上尉拍面相撞,又有五十来次。晚上她彈琴唱歌(克劳萊爵士夫人病在楼上沒人理会)——她彈琴唱歌,上尉在鋼琴旁边恋恋不舍的来回又走了二十来次。上尉还写給她好几封短信。这傻大个兒的騎兵費尽心思做文章和改別字。說实話,头腦迟鈍和其他別的品質沒有什么不同,一般也能够討女人喜欢。第一回,他把便条夾在唱歌書里給她,那知道女教师站起身来,一眼不眨的瞧着他,把叠成三角形的信紙輕輕悄悄檢起来,当它帽子似的搖来挠去,然后走到那冤家面前,把便条往火上一撩,对他深深屈膝行了个礼,重新回到原位上唱起歌来,而且唱得比以前更起勁。

克劳萊小姐飯后正在打盹兒,音乐一停,她醒过来問道:"怎

么了?"

利蓓加笑道:"音調有些不調协。"罗登听了又气又羞，心里直冒火。

别德·克劳莱太太心地真好，她看見克劳莱小姐明明白白表示喜欢新来的敎师，并不妒忌，反而把她請到家里去玩。非但这样，她还請了罗登·克劳莱，虽然罗登是她丈夫的对头，把老小姐的五厘錢年息分掉一大半。克劳莱牧师太太和她的侄兒感情十分融洽。罗登不打獵，不到弗特尔斯頓家里去应酬，不到墨特白莱軍营里去吃飯，只喜欢散步到牧师家里去。克劳莱小姐也去。至于兩个小女孩兒，她們的媽媽反正在生病，为什么不請夏潑小姐陪着她們一塊兒去呢?結果这兩个小宝貝兒跟着夏潑小姐也去了。到晚上，爱走路的就走回家。克劳莱小姐是不走路的，宁可坐馬車。这条路穿过牧师的園地，出了小小的园門，就是一片黑黝黝的田，然后是一条树蔭滿地的小徑，直通女王的克劳莱大厦。对于上尉和利蓓加小姐这么能欣賞風景的人，这一切在月光底下实在显得迷人。

利蓓加小姐抬起亮晶晶的綠眼珠子，瞧着天上說道:"啊，这些星星，这些星星!我瞧着瞧着就仿佛自己成了仙。"

她的同伴也在热心欣賞，接口道:"喔!啊!老天爷!对!我也是那么想，夏潑小姐。你不討厭我抽雪茄烟吧，夏潑小姐?"夏潑小姐回說在露天，再沒有比雪茄烟味兒更好聞的了。說完，她拿烟卷兒来尝了一口。她抽烟的姿势真好看，輕輕的一抽，低低的叫了一声，然后吱吱的笑着把美味的雪茄烟还給上尉。上尉捻着鬍子，抽了一大口烟。烟头立刻發出紅光，襯着黝黑的田地，越發显得亮。他賭着咒說道:"天爷，喔!上帝，喔!我一生沒抽过这么好的雪茄，喔!"由此看来，他智力超群，談吐精采，像

他这般年輕力壯的騎兵，能这样最好。

畢脫老爵士正在書房里抽烟斗喝啤酒，和約翰·霍洛克斯談論宰羊的問題。他从窗口看見他們一对在說話抽烟，惡狠狠的肆口咒駡，說他如果不看克劳萊小姐面上，立刻把罗登这流氓赶出去。

霍洛克斯先生答道："他不是个好东西。他的佣人弗立契斯更混賬。他在管家娘子房里大吵大鬧，因为飯菜和啤酒不够好。有身分的大爷都沒他那么利害。"过了一会兒，他接下去說："我想夏潑小姐是他的对手，畢脫爵士。"

这話說得很对，她是爸爸的对手，也是兒子的对手。

第十二章

很多情的一章

现在我們应該离开田园乐土，和当地那些純朴可愛的好人告别，回到倫敦去探听探听爱米丽亞小姐的消息了。一位隐名的讀者写給我一封信；她的字迹娟秀，信封用粉紅的火漆封了口。信上說："我們一点兒不喜欢她，这个人沒有意思，乏味得很。"此外还有几句别的話，也是这一类好意的評語。这些話对于被批評的小姐实在是一种了不起的贊揚，要不然我也不会說給大家听。

亲爱的讀者，当你在交际場里应酬的时候，难道沒有听見过好心的女朋友們說过同样的話嗎？她們常常怀疑斯密士小姐究竟有什么引人的地方。她們認为湯姆生小姐又蠢又沒意思，只

会傻笑；脸蛋兒長得像蠟做的洋娃娃，其他一無好处；为什么瓊斯少佐偏要向她求婚呢？亲爱的道学先生們說："粉紅臉蛋兒和藍眼珠子有什么了不起？"她們很有道理的点醒大家，說是一个女人有天賦的才能和灵智方面的成就；能够明了曼格耐尔的"問題"①；掌握上等女人应有的地質学植物学的智識；会做詩；会学赫滋②派的手法，在琴上叮叮东东彈奏鳴曲等等，比好看的相貌有价值得多，因为紅顏难保，不过几年便消褪了。听得女人批評美貌不值錢不耐久，倒使我長进了不少。

当然，德行比容貌要紧得多，我們应該时常提醒不幸身为美人的女子，叫她們时常記着將来的苦命。还有一層，男人們虽然把那些眉开眼笑、臉色鮮嫩、脾气溫和、心地良善、不明白世事的小东西当神明似的供奉在家里，太太小姐們却佩服女中的豪杰；而且兩相比較起来，女中豪杰的确更值得頌揚和贊美。不过話虽这么說，前面一种次一等的女人也有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因为归根結底，男人还是喜欢她們的。我們的好朋友白費了許多唇舌，一会兒警告，一会兒劝导，我們却至死不悟，荒唐糊塗到底。就拿我来說吧，有几位我向来尊敬的太太小姐曾經几次三番告訴我，說白朗小姐身材瘦小，沒有什么动人的去处；又說忽愛德太太除了臉蛋兒还算討人喜欢，沒有什么了不起；又說勃拉克太太最沒有口齿，一句話都不会說。可是我明明跟勃拉克太太談得津津有味（亲爱的太太，我們說的話当然是無可訾議的）；忽愛德太太椅子旁边明明挤满了男人；說到白朗小姐呢，所有的

① 曼格耐尔（Mangnall, 1769—1820），英国女教师，所著"历史問題及其它"在 1800 年出版，是風行的女学校教本。

② 赫滋（Heinrich Herz, 1806—88），奥国作曲家，在法国教琴出名。

小伙子都在你搶我夺的要和她跳舞。这样看起来，一个女人給别的女人瞧不起，倒是一件非常值得驕傲的事。

和爱米丽亞来往的小姐們把这一套兒做得很到家。譬如說，乔治的姊妹，那兩位奧斯本小姐，还有兩位都宾小姐，一說起爱米丽亞种种沒出息的地方，意見完全相同，大家都不明白自己的兄弟看着她哪一点上可爱。兩位奧斯本小姐生得不錯，都長着漆黑的眉毛。講到教育，家里一向請着第一流的男女家庭教师；講到穿著，又是雇的最講究的裁縫。她們說："我們待爱米丽亞很好。"她們竭力俯就她，对她非常客气，那种降低了身份抬举她的样子实在叫人受不了，弄得可憐的爱米在她們面前一句話都說不出来，活像个呆子，竟和小姐們对于她的估計吻合了。爱米丽亞因为她們是未来丈夫的姊妹，努力叫自己喜欢她們，覺得这是她的責任。她往往整个上午陪着她們，挨过多少沉悶沒有趣味的时光。她和她們一塊兒出去，一本正經的坐在奧斯本家的大馬車里，旁边还有个瘦骨嶙峋的女教师——那个叫烏德小姐的老姑娘，相陪着。奧斯本小姐們款待爱米的法子，就是帶她去听干燥無味的音乐会，或是去听聖乐，或是到聖·保罗教堂去看那些靠施主养活的穷苦孩子。她对于新朋友們怕得利害，甚至于在教堂里听了孩子們唱的聖詩，也不大敢表示感动。奧斯本家里很舒服，他的爸爸講究吃喝，菜蔬做得十分精致，排場又闊。他們待人接物的态度严肃而又文雅；他們的自尊心强得比众不同；他們在孤兒教堂的包座是全堂第一；他們做事有条有理，最講面子；連他們取乐兒的时候，也只挑規規矩矩、沉悶不堪的事干。爱米丽亞每去拜訪一次（拜訪完了之后她心里多輕松啊！）奧斯本大小姐、瑪丽亞·奧斯本小姐，还有女教师烏德小姐那个老姑娘，总免不了你問我我問你的說："乔治究竟瞧着她哪

点兒好啊?"她們越看越不明白了。

有些爱找錯兒的讀者叫起來說:"怎么的?爱米丽亞在学校里朋友那么多,人緣那么好,怎么出来以后碰見的奶奶姑娘們倒会不喜欢她呢?她們又不是辨不出好歹的人。"亲爱的先生,别忘了在平克頓小姐的学校里,除了一个上了年紀的跳舞教师之外一个男人都沒有,女孩子們难道为着这老头兒吵架不成?乔治的姊妹們瞧着漂亮的兄弟一吃完早飯就往外跑,一星期里头倒有五六天不在家吃飯,难怪她們覚得受了怠慢,心里不高兴。朗白街上赫尔格和白洛克合营銀行里的小白洛克最近兩年本来在追求瑪丽亞小姐,哪知道有一会跳八人舞的时候竟然挑了爱米丽亞做舞伴,你想瑪丽亞会喜欢嗎?亏得这位小姐生来不工心計,器量也大,表示她瞧着很喜欢。跳完舞以后,她很热心的对白洛克先生說:"你喜欢亲爱的爱米丽亞,我瞧着眞高兴。她是我哥哥的未婚妻。她沒有什么本事,可是脾气眞好,也不会裝腔作势。我們家里的人眞喜欢她。"好姑娘!她那热心热腸的"眞"字兒里面包含的情意,有誰量得出它的深淺?

烏德小姐和兩位热心腸的女孩兒常常很恳切的点醒乔治,說他委屈自己錯配了爱米丽亞,眞是絕大的牺牲,过度的慷慨。乔治把这些話听熟了,大概到后来眞心以为自己是英国軍队里面数一数二的大好老,便死心塌地等人家爱他,反正这也并不是难事。

我剛才說他每天早上出門,一星期在外吃六餐飯。他的姊妹們想他准是昏了头,只在賽特笠小姐左右侍奉她,其实大家以为他拜倒在爱米丽亞脚边的时候,他往往到别处去了。有好几次,都宾上尉走来拜訪他的朋友,奥斯本大小姐(她很关心上尉,爱听他說軍队里的故事,常常打听他亲爱的媽媽身体好不好)——

奥斯本大小姐就指着广場对面的屋子笑說："唷，你要找乔治，就得到賽特笠家里去呀，我們从早到晚都見不着他的面。"上尉听她这么一說，臉上非常尷尬，勉强笑了一笑。还亏得他熟曉人情世故，立刻把話鋒轉到大家爱談的題目上去，像歌剧啊，亲王最近在卡尔登大厦①开的跳舞会啊，天气啊，——在应酬場中，天气眞是有用，沒話說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做談話資料。

上尉走掉之后，瑪丽亞小姐便对吉恩小姐說道："你那心上人兒可眞傻气。你瞧見沒有？咱們說起乔治到对門上班兒，他就臉紅了。"

她的姐姐揚着臉兒回答說："瑪丽亞，可惜弗莱特立克·白洛克沒有他这点兒虛心。"

"虛心！还不如說他笨手笨脚，吉恩。那一回在潘金家跳舞，他把你的紗衣服踩了一个洞，我可不願意弗莱特立克在我細紗袍子上踩个洞。"

"你的紗袍子？喝喝！怎么的？他不是在跟爱米丽亞跳舞嗎？"

都宾上尉臉上發燒，样子局促不安，为的是他心里想着一件事情，不願意讓小姐們知道。原来他假托找寻乔治，已經到过賽特笠家里，發現乔治不在那里，只有可憐的爱米丽亞悶悶的坐在客厅窗口。她扯了几句淡話之后，鼓起勇气向上尉說：听說联队又要外調，是眞的嗎？还有，上尉那天可曾看見奥斯本先生嗎？

联队还不准备外調，都宾上尉也沒有看見乔治。他說："大概他跟姊妹們在一塊兒。要我去把那游手好閑的家伙叫过来嗎？"爱米丽亞心里感激，很客气的跟都宾握手告别，他就穿过广

① 指后来的喬治第四，他登極之前住在卡尔登大厦，时常招待賓客，連房子也出了名。

場找到乔治家里来。可是她等了又等，总不見乔治的影子。

可憐这温柔的小姑娘，一顆心抖簌簌的跳个不停，她左盼右盼，一直在想念情人，对于他深信不疑。你看，这种生活沒什么可描写的，因为里面沒有多大变化。她从早到晚想着："他什么时候来啊？"不論睡着醒着，只挂念这一件事。照我猜想起来，爱米丽亚向都宾上尉打听乔治的行止的时候，他多分在燕子街跟加能上尉打彈子，因为他是个爱热鬧会交际的家伙，而且对一切賭技巧的玩意兒全是內行。

有一次，乔治連着三天不見，爱米丽亚竟然戴上帽子找到奥斯本家里去，小姐們問她說："怎么的？你丢了我們的兄弟到这兒来了？說吧，爱米丽亞，你們拌过嘴了嗎？"沒有，他們沒有拌过嘴。爱米丽亞眼泪汪汪的說："誰还能跟他拌嘴呢？"她迟迟疑疑的說她过来望望朋友，因为大家好久沒見面了。那天她又呆又笨，兩位小姐和那女教师瞧着她怏怏的回家，都瞪着眼在她后头呆看，她們想到乔治竟会看上可憐的爱米丽亞，就覚得納悶。

这也难怪她們納悶。爱米丽亞怎么能把自己顫抖的心掏出来給这兩个睜着黑眼睛瞪人的姑娘看呢？还是退后一步把感情埋藏起来吧。兩个奥斯本小姐对于細絨綫披肩和粉紅緞子襯裙是內行。泰納小姐把她的襯裙染了紫色改成短披風；畢克福小姐把銀鼠肩衣改成手籠和衣服上的鑲边；都逃不过这兩个聪明女孩子的眼睛。可是世界上有些东西比皮毛和軟緞更精美；任是苏罗門的財富，希巴皇后的华裳艳服，也望塵莫及，只可惜它們的好处連許多鑒賞家都看不出来。有些羞縮的小花兒，开在偏僻陰暗的地方；細細的發出幽香；全憑偶然的机緣才見得着。也有些花兒，大得像銅脚爐，跟它們相比，連太陽都显得靦覥怕羞。賽特笠小姐不是向日葵的一类。而且我認为假如把紫罗蘭

画得像重瓣大理菊一般肥大，未免不相称。

說眞話，一个貞靜的姑娘出閣以前的生活非常單調，不像傳奇里的女主角那样有許多惊心动魄的遭遇。老鳥兒在外面打食，也許会給人一槍打死，也許会自投罗網，况且外头又有老鷹，它們有时候僥幸躲过，有时候免不了遭殃。至于在窩里的小鳥呢，在飞出老窩另立門戶之前，只消蹲在軟軟的絨毛和干草上，过着舒服而平淡的日子。蓓基·夏潑已經張开翅膀飞到了乡下，在树枝上跳来跳去，虽然前后左右布滿了罗網，她倒是很平安很得意的在吃她的一份食料。这一向，爱米丽亞只在勒塞尔广場安稳过日子。凡是和外面人接触的时候，都有長輩指引。她家里又闊，又舒服，又快乐，而且人人疼她，照顧她，哪里会有不幸的事情临到她头上来呢？她媽媽早上管管家事，每天坐了馬車出去兜一轉，应酬应酬，买买东西。倫敦的闊太太們借此消遣，也可以說就把这种事情当作自己的职業。她爹在市中心做些很奥妙的买卖。当年市中心是个热鬧的所在，因为那时候整个欧洲在打仗，有好些皇国存亡未卜。"驛差报"有成千累万的訂戶。报上的消息惊心动魄，第一天报道威多利的战役，第二天又登載莫斯科的大火。往往到晚飯时分，卖报的拿着号筒，在勒塞尔广場高声叫喊："萊比錫战役①！六十万大軍交战！法軍大敗！伤亡二十万人！"有一兩回，賽特笠老先生回到家里，一臉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一类的消息鬧得人心惶惑，欧洲的交易所里也有波动，怪不得他着急。

在白魯姆斯貝萊区的勒塞尔广場，一切照常，仿佛欧洲仍旧風平浪靜沒出乱子。三菩先生每天在下房吃飯的次数不会因为

---

① 1813年10月，拿破侖在德国境內和普、奥、俄联軍交战，大敗。

萊比錫退軍而有所变更；尽管联軍大批涌进法国，每天五点鐘他們照常打鈴子开飯。白利安也罢，蒙密拉依[①]也罢，可憐的爱米丽亞都不放在心上，直到拿破命退位，她才起始关心战局。她一听这个消息，快乐得拍起手来，誠心感謝上蒼，热烈的摟着乔治不放。旁边的人看見她这样感情奔放，全覚得詫异。原来現在各国宣告停战，欧洲太平，那科西嘉人下了台，奥斯本中尉的联队也就不必派出去打仗了。这是爱米丽亞小姐的估計。在她看来，欧洲的命运所以重要，不过是因为它影响乔治·奥斯本中尉。他脫离了危險，她就唱聖詩贊美上帝。他是她的欧洲，她的皇帝，抵得过联軍里所有的君主和本国权势赫赫的攝政王。乔治是她的太陽，她的月亮。政府公廨里招待各国君王，大开跳舞会，点得灯燭輝煌，沒准她也覚得大家是为了乔治·奥斯本才那么忙碌。

我們已經說过，教育利蓓加成人的是三个叫人扫兴的教师：人事的变迁，貧苦的生活，連上她自己本人。新近爱米丽亞也有了一位老师，那就是她自己的一片癡情。在这个怪得人心的教师手下，她有了惊人的进步。这一年半以来，爱米丽亞日夜受这位有名望的教师点化，学得了許多秘密。关于这方面的知識，不但对面房子里的烏德小姐和兩个黑眼睛姑娘十分缺乏，連平克頓小姐也不在行。这几位拘謹体面的小姐怎么会懂得这里面的奥妙呢？平克頓小姐和烏德小姐当然跟癡情恋慕这些事情無緣，一說到她們倆，我这話根本不敢出口。就拿瑪丽亞·奥斯本小姐来說吧，她算是跟白洛克父子以及赫克尔合营公司的弗萊特立克·奥克斯德·白洛克有情有意的。可是她这人非常大方，

① 1814年1月，拿破命与联軍在法国白利安开战，2月又与联軍在法国蒙密拉依开战，兩次都大胜。

嫁給白洛克先生，或是嫁給白洛克先生的父亲，在她都無所謂。她像一切有教养的小姐一般，一心只要在派克街有一所房子，在温勃尔頓有一所别墅，再要一輛漂亮的馬車，兩匹高头大馬，許多听差，連上有名的赫尔格和白洛克的公司里每年四分之一的利潤。弗萊特立克·奥克斯德·白洛克就代表这些好处。假如新娘戴橘子花的習慣在当年已經風行的話（这風气是从盛行买卖婚姻的法国傳进来的，这童貞的象征多么令人感动啊！）——如果当年已經風行戴橘子花的話，那么瑪丽亚小姐准会戴上这种潔白的花圈，紧靠着那又老又秃、鼻子像酒瓶、混身瘋湿的白洛克老头兒在大馬車里坐下来，准备跟他出門度蜜月。她一定甘心情願，把自己美丽的一生奉献給他，使他快乐。可惜老头兒已經有了妻子，所以她只好把純潔的爱情献給公司里的下級股东了。香噴噴嬌滴滴的橘子花啊！前些日子我看見特洛德小姐（她現在当然不用这名字了），戴着这花兒从汉諾佛广場的聖·乔治礼拜堂里輕快的出来，踏上了馬車，接着瑪土撒拉老勛爵拐着腿也跟了进去。好个天眞可爱的姑娘！她把馬車里的窗帘拉下来，那端庄的样子多么討人喜欢！他們这次結婚，名利場里的馬車来了一半。

熏陶爱米丽亚的癡情却是各别另样的。它在一年里面完成了她的教育，把品性优美的小姑娘訓練成品性优美的妇人，到喜事一来，便准备做賢慧的妻子。女孩子一心一意爱她的年輕軍官——就是我們新近認識的那一位。只怪她爹娘不小心，不該奬励她崇拜英雄的心理，讓这种糊塗不切实际的观念在她心里滋長。她早上一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想着他，晚上禱告的时候，末了一句話还是提到他。她从来沒有看見过这么漂亮聰明的人。他騎馬騎得好，跳舞跳得好；各方面說起来都是个英雄豪

杰。大家称赞攝政王鞠躬的仪态，可是跟乔治一比，他就望塵莫及。人人都夸奬白魯美尔先生①，这个人她也見过，在她看来，無論如何赶不上乔治。在歌剧院里看見的花花公子們（当年的公子哥兒眞有戴了大高帽子去听戏的），沒有一个可以与他相提幷論。他这人出众得配做神話里的王子，竟然肯紆尊降貴爱上她这么一个寒傖的灰姑娘，这份恩寵太了不起了。平克頓小姐假如知道爱米丽亞的心事，准会想法子阻止她盲目的崇拜乔治，不过我看她的劝导未見得有效，因为对于有些女人說来，崇拜英雄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女人里面有的骨子里爱耍手段，有的却是天生的癡情种子。可敬的讀者之中如果有單身汉子的話，希望他們都能挑选到适合自己脾胃的妻子。

在这样不可抗拒的大力量影响之下，爱米丽亞硬硬心腸不理会契息克的十二个朋友了。这也是自私的人的通病。她当然心心念念只惦記着爱人，可是她这衷腸話兒不能向賽尔泰小姐这么冷冰冰的人傾訴。对于聖・葛脫来的那头上一窩子卷毛的女財主呢，这話也难出口。放假的时候，她把罗拉・馬丁接到家里来住，大概就把心事吐露給小孩兒听了。她答应罗拉結婚以后接她去住。还講給她听許多关于爱情的知識。这些話兒小孩兒听来一定覺得新鮮，而且很有用处。可憐！可憐！我看爱米的心地不大明白。

她的爹媽是干什么的？怎么不加提防，任她这样感情奔放呢？賽特笠老头兒仿佛不大关心家事。近来他愁眉不展，市中心的事情又多，因此分不出心来。賽特笠太太是随和脾气，百事不問，連妒忌别人的心思都沒有。乔斯先生在契尔頓納姆給一

---

① 見25頁注①。

个爱尔蘭寡妇纏住了，也不在家。家里只有爱米丽亞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她眞覺得寂寞。她倒不是信不过乔治。他准是在騎兵营里，不能常常請假离开契頓姆。就算他到倫敦来，也少不得看望姊妹朋友，跟大家应酬一番，因为在無論哪个圈子里，都数他是个尖兒。再說，在营里的时候，他太累了，自然不能写長信。我知道爱米丽亞的一包信藏在什么地方，而且能像依阿器莫①一般人不知鬼不覺的在她的房里出出进进。依阿器莫？不行，他是戏里的坏蛋，我还是做月光②吧。月光是不害人的，只不过在忠誠、美丽、純潔的爱米丽亞睡着的时候，偷眼看看她罢了。

奥斯本的信很短，不失他兵士的本色，可是爱米丽亞写給他的信呢，不瞞你說，如果印出来的話，我这本小說得写好几年才能写完，連最多情的讀者也会覺得不耐煩。她不但把一大張一大張的信紙都写得滿滿的，而且有的时候鬧起刁鑽古怪的脾气来，把写好的句子重新划掉。她不顧看信的人，把整頁的詩句抄下来。在有些句子底下，她發狠画了一条条道兒加重語气。总而言之，在她心境下常有的症象，統統显現出来了。她不是个特出的人才。她信里面的确有許多顚倒重复的句子，有的时候連文法也不大通。她写的詩，音节錯得利害。太太小姐們啊，假如你們写錯了句子就打不动男人的心，分不淸三节韵脚和四节韵脚就得不到男人的爱——那么我宁願一切詩歌都遭殃，所有的教書先生都不得好死。

---

① 莎士比亚"辛白林"一剧里的反角，曾經潛入女主角的房間里去偷东西。

②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夢"第三幕第一景及第五幕第一景中，月光照見比拉默斯和底斯貝幽会，这角色由一个村夫举着灯扮演，灯便算月光。

第十三章

多情的和無情的

和爱米丽亚小姐通信的先生恐怕是个硬心肠、爱挑剔的人。这位奥斯本中尉不論走到哪里，总有一大批信件跟着来。在联队的飯間里，大家都为着这件事打趣他，弄得他很不好意思，便命令他的听差只准把信送到他自己的房間里去。有一回，他随手拿了一封点雪茄烟，把都宾上尉看得又惊又气。照我看来，上尉只要能够得到这封信，就是叫他拿錢来买也是願意的。

起先乔治想法子把这段風流逸事保守秘密，只說自己确是跟一个女的有些来往。斯卜內旗手对斯德博尔旗手說："这已經不是第一个女人了。奥斯本可眞有一手啊！在德美拉拉，有个法官的女兒差点兒为他發瘋。在聖·文生，又有个黑白杂种的美人兒叫派哀小姐的爱上了他。据說他自从回国以后，更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唐奇沃凡尼① 了，喝！"

斯德博尔和斯卜內認为一个男人能够做个"不折不扣的唐奇沃凡尼"，眞是了不起。他們联队里的一群年輕小伙子中間，奥斯本的名气大極了。他运动好，唱歌好，操練得精采，样样都是有名的。他父亲給他很多零用錢，因此他手笔闊綽。他的衣服比别人多，也比别人講究。为他傾倒的人不知多少。他的酒

---

① 唐奇沃凡尼(Don Giovanni)，也就是唐璜(Don Juan)，西班牙人，生在1571年，死在1641年，是調情的能手，出名的浪蕩子。历来欧洲的詩人、戏剧家、音乐家的作品里，多有用他的一生作为題材的。

量是全体軍官里面最大的，連海維托帕老統領也不是他的对手。講到拳击的本事，他比上等兵納格尔斯还利害——納格尔斯曾經在拳击場里正式上过場，若不是他常常喝醉酒，早已升了下士了。在联队的俱乐部里，不論打棒球，滾木球，他的本領远比别人高强。他有一匹好馬叫"上油的閃电"，在奎倍克賽馬的时候，他自己做騎师，贏得了駐防軍奬賞的銀杯。崇拜他的人，除了愛米丽亞之外还有不少呢。斯德博尔和斯卜內把他当作太陽神阿普罗。在都宾眼睛里他就是"神妙的克莱頓"①。奥多少佐太太也承認这小伙子举止文雅，教她連帶着想起卡索尔福加蒂勛爵的二公子費滋吉尔·福加蒂来。

斯德博尔和斯卜內一伙人异想天开，編出各种故事来形容这位写信給奥斯本的女士。有的說她是倫敦的一位公爵夫人，为他墮入情網；有的說她是將軍的女兒，本来已經跟别人訂了婚，如今又發狂似的恋上了他；有的說她是議員的太太，曾經提議坐了四馬拉的快車和他私奔。說来說去，反正那女人完全为愛情所左右，这种狂热的癡情，令人兴奋，令人神往，却也使沾帶着的人都丢了体面。隨便别人說什么，奥斯本只是不理睬，讓这些小后生——他們有的崇拜他，有的跟他有交情——替他連連貫貫的編造謊話。

若不是都宾上尉說話不留神，联队里的人决不会明白事情的眞相。有一天上尉在飯堂里吃早飯，外科医生的助手叫卡格尔的，和上面提起的兩个宝貝又在对奥斯本鬧恋愛的事作种种猜測。斯德博尔說她是夏洛德皇后宮里的公爵夫人。卡格尔賭咒

① 詹姆士·克莱頓（James Crichton,1560—85?），英国出名的文武全才。傳說他能用十二种不同的語言討論各种科学上的問題，会写詩，又是極好的劍手。

說她是个声名狼籍的歌女。都宾听了大怒。他本来不該多嘴，何况嘴里面又塞滿了鷄子兒、黃油和面包，可是他实在忍耐不住，冲口而出說道："卡格尔，你是个糊塗蛋。你老是胡說八道，毁坏别人的名誉。奥斯本既不跟公爵夫人私奔，也不去勾引什么女裁縫。賽特笠小姐是个最可爱的女孩子。他們倆早就訂婚了。誰要駡賽特笠小姐，得小心别在我面前駡！"都宾說了这話，滿面漲得通紅，閉上嘴不响了，喝茶的时候，几乎沒把自己噎死。不到半个鐘头，这消息已經傳遍了整个联队。当晚奥多太太就写了一封信到奥多鎮給她小姑葛蘿薇娜，說是奥斯本不到时机成熟就訂了婚，因此不必急急从都伯林赶出来。

就在当晚，她喝着威士忌調的可可牛奶祝賀他，对他說了一篇很得体的賀辞。他火得不得了，回家找着了都宾大鬧。都宾辞謝了奥多太太的邀請，正在自己屋里吹笛，說不定还在写情調悲凉的詩句。奥斯本怪他泄漏了秘密，走进来对他叫嚷道："誰叫你多嘴把我的事情說給人家听的？憑什么讓联队里的人知道我要結婚了？那个碎嘴子老婆子佩琪·奥多，今天索性在吃晚飯的时候拿着我的名字胡說乱道。我訂婚为什么要她替我宣傳？誰要她嚷嚷得英格蘭、苏格蘭、爱尔蘭人人都知道！都宾，你有什么权利告訴人家說我已經訂过婚了？我的事干嗎要你管？"

都宾上尉分辯道："我以为——"

年輕的一个打断他說道："呸！你以为！我知道我沾你不少光，哼！知道得清楚着呢！可是别以为你比我大了五岁，你就有权利老是教訓我。你那自以为了不起的腔調兒，算可憐我嗎？算照顧我嗎？哼，我才不受你这一套兒！哼！可憐我！照顧我！咱們倒得說說明白我哪点兒不如你！"

都宾上尉插嘴道："你到底訂了婚沒有呢？"

"我訂婚不訂婚与你什么相干？与这兒的人什么相干？"

都宾接下去說道："你覺得訂了婚难为情嗎？"

乔治答道："你有什么权利問我这話？咱們倒得說說明白。"

都宾霍的站起来問道："老天爷！难道你想解約嗎？"

乔治發狠道："你的意思，就是問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君子人，对不对啊？你近来对我說話的口气，我受不了！"

"怎么了？乔治，我不过叫你别怠慢这么一个好女孩子。你进城的时候，应該去看看她，少到聖·詹姆士那兒的賭場里去。"

乔治冷笑一声說："想来你是要問我討債。"

都宾答道："当然，我向来追着你要債的，对不对？这才像寬宏大量的人說的話。"

乔治心里一陣悔恨，說道："威廉，别生我的气。天知道你帮我忙的地方可多了。你帮我渡了几十个难关，那回禁衛軍里的克劳莱赢了我那么一大笔錢，全亏了你，要不然我早就完了。在这一点上我很明白。可是你不該对我那么苛刻，成天教訓我一泡大道理。我很喜欢爱米丽亞。还有，我爱她罗，什么罗，这一套兒我也不缺。你别生气啊！我知道她十全十美，可是不費心思得来的东西实在沒有什么意思。唉！咱們的联队剛从西印度群島調回来，我总得放开手乐一下啊。結婚以后我准会改过。大丈夫一言为定！都宾，别跟我过不去。下个月我爹准会給我好些另用錢，我还你一百鎊得了。现在我就去向海維托帕告假，明天进城瞧爱米丽亞去。得了，这样你总滿意了吧？"

上尉是好性子，回答道："乔治，誰能够老生你的气呢？至于銀錢的事情呢，好小子，到我为难的时候你当然肯跟我同甘共苦的。"

"对！都宾，我肯的。"乔治的口气眞是慷慨大度，虽然他从

来沒有多余的錢分給別人。

“我希望你干完了这些荒唐事就算过了癮，乔治。那天可憐的爱米小姐問起你，如果你看見她当时的臉色，准会把所有的彈子都扔个光。你这小混蛋，快去安慰安慰她吧。你該写封長信給她，随便怎么讓她乐一下子。她又不希望什么大好处。”

中尉志得意滿的說道：“我想她一心一意的爱我。”說完，他回到飯堂里找着了几个爱作乐的朋友一起去消磨那一黃昏。

那时候爱米丽亞正在看月亮。月光照着宁靜的勒塞尔广場，也照着奧斯本中尉所屬的契頓姆軍营。爱米丽亞望着月亮，心下思量不知她的英雄在干些什么。她想：“也許他在巡查哨兵，也許在守夜，也許在看护受伤的伙伴。再不然，就是在屋里冷清清的研究兵法。”她滿心的关切仿佛化作生了翅膀的天使，順着河流直飞到契頓姆和洛却斯脫，竭力想在乔治的軍营里偸看一眼。那时大門已經关上，哨兵不放閑人出入。我細細想了一想，那可憐的白衣天使倒是进不去的好，因为小伙子們一面喝着威士忌調的五味酒，一面放开喉嚨唱歌，还是不看心淨。

奧斯本这小伙子在契頓姆軍营里和都宾談过一席話以后，第二天便要表示自己守信用，准备进城，都宾上尉听了十分贊賞。奧斯本私下和他朋友說：“我想送点兒什么給她，可是我爸爸一日不給錢，我就一日沒錢花。”都宾不忍看着这样的好心和慷慨受到挫折，便借給他几鎊錢。乔治稍微推了一下，也就收下了。

我想他原来倒是打算买一件漂亮的礼物送給爱米丽亞的，可是后来在弗利脫街下車，看見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摆着一只美丽的別針，心痒痒的想要；买了別針之后，手里所余無几，有了好心也沒法使了。反正爱米丽亞需要的并不是礼物。他一到勒

塞尔广場，她就仿佛照着了陽光，臉上登时發亮。他那眼熟的笑容有一股不可抵抗的魔力，爱米丽亞多少天来牵心挂肚，淌眼抹泪，心里疑疑惑惑，晚上胡思乱想睡不着，一看見他，頃刻之間把一切憂虑都忘得精光。他站在客厅門口对她满面春風的笑着，样子雄壯得像个天神，連他的鬍子也跟天神的一样好看。三菩滿面堆着同情的笑容，說道："奥斯本上尉来了。"（他替他加了一級）女孩兒吓了一跳，臉紅起来。她本来在窗口的老地方守望，立刻跳起身来。三菩見了連忙退出去。門一关上，她翩然飞来，伏在乔治·奥斯本中尉的胸口上，仿佛此地才是她的家。可憐你这喘息未定的小鳥兒，你在树林里挑中了一棵枝干硬直、叶子濃密的好树，准备在上面做窠，在上面唱歌。你哪里知道，也許这棵树已經被人选中，不久就会給斫了下来呢？將人比树，原是从古以来沿用的習慣。①

当时乔治很温柔的吻了她的前額和泪光晶瑩的眼睛，对她很慈祥很和藹。她瞧着他襯衫上的別針（以前从来沒見他戴过的），只覺得一輩子沒有見过这么好看的裝飾品。

細心的讀者看了年輕的奥斯本中尉剛才的行事，听了他和都宾上尉一段簡短的談話，大概已經明白他的为人。一个看破世情的法国人曾經說过，在恋爱的过程中，兩个当事人，一个主动的爱人，另外的一个不过是开恩賞臉讓对方来爱自己。那癡情的种子有时候是男的，有时候是女的。有些着了迷的情郎瞧着心爱的女人样样都好；她麻木不仁，只說是端庄；她癡呆混沌，只說是姑娘家靦覥貞靜。总而言之，明明一只呆雁，偏要算是天

① 希臘詩人荷馬"伊利亚特"一書中第十七节，梅尼劳杀死由福勃思，荷馬以狂風吹折橄欖树作比喻。

鵝。那女的呢，自己幻想得天花乱墜，其实所崇拜的不过是一头驢子。男的是塊木头，她就佩服他那大丈夫的純朴；男的自私自利，她就崇拜他那男子汉的尊貴；男的是个笨蛋，她只說他不苟言笑，举止庄重；簡直像美丽的蒂妲尼亚仙后对待雅典城里那織布匠[1]的光景。这类陰錯陽差的笑話，都是我亲眼看見的。毫無疑問的，爱米丽亚相信她的情人是全国最勇敢最出色的人物。奥斯本中尉的意見也和她的差不多。

他确是爱在外面胡鬧，可是年輕人像他一样的多的是，而且女孩子們宁可要浪蕩子，不喜欢扭扭揑揑的膿包。眼前他仍旧是少年荒唐，但是不久就会改过。如今大局平靖[2]，他也想从此脫离軍队。因为那科西嘉魔王已給幽禁在爱尔巴島上，以后还有什么机会升迁，什么机会炫耀他了不起的武艺和勇气呢？他父亲給他的月錢加上爱米丽亚的嫁妝，够他們生活了。他准备在乡下找个舒服的去处，适宜于打獵的地段，經营經营田地，打打獵，兩个人快快活活过日子。結了婚仍旧留在軍队里是不行的。难道讓乔治·奥斯本太太在小市鎮上租兩間屋子住下来嗎？如果他調到东、西印度群島去，那就更糟糕。她只能和一大堆軍官混在一起，倒得讓奥多太太对她卖老。奥斯本講起奥多太太的故事，把爱米丽亚笑的动不得。他太爱她，不忍叫她跟那討厭的、俗气的女人在一起。再說，做軍人的妻子生活很艰苦，他也舍不得讓她受委屈。他自己倒沒有关系——他才不在乎呢！可是他的小宝貝兒却应該在上流社会出入。做了他的妻子，这点福气

①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夢”一剧中，仙后眼睛里滴上迷藥之后，爱上了一个驢头人身的怪物。这怪物原是雅典城里的織布匠，給惡作剧的精灵潑克換了个驢头。

② 指1814年5月30日簽訂的第一次巴黎和約。

是应該享的。他这么提議，爱米丽亚当然应承下来。他不管說什么她都肯照办的。

这一对兒年輕男女談談說說，架起不知多少空中楼閣。爱米丽亚筹划着怎么布置各色花园，怎么在乡村里的小路上散步，怎么上教堂，开聖經班等等；乔治却想着要养狗养馬，置备好酒。他們兩人就这样很愉快的消磨了兩个鐘头。中尉只能在倫敦耽擱一天，而且有許多要紧的事等他去办，便提議叫爱米小姐过他家去跟未来的大姑小姑一起吃晚飯。爱米丽亚很高兴的接受了他的邀請。他把她帶到姊妹那里，自己去办自己的事了。爱米丽亞那天有說有笑，兩位奥斯本小姐大出意外，心想或許乔治將来眞能把她訓練得像个样子也說不定。

乔治先在却林市場点心鋪子里吃氷淇淋，再到帕尔莫尔大街試外套，又在斯洛德咖啡館老店①耽擱一会兒，最后便去拜訪加能上尉。他和上尉打彈子，玩了十一場，贏了八場。等他回到勒塞尔广場，比家里規定吃晚飯的时候已經迟了半点鐘，不过兴致却很好。

奥斯本老先生可不是这样。他从市中心回来，走进客厅，他的兩个女兒和那斯文典雅的烏德小姐都上前来欢迎他。她們看了他的臉色——那張臉总是板着，最好看的时候也是黃胖浮腫的——她們見他滿面怒容，黑眉毛一牽一扯，知道他那寬大的白背心后面准是藏着一腔心事，煩惱大着呢。爱米丽亞向来和他見面的时候总是慌得索索抖，那天她走上前来，老头兒很不客气的咕噥了一声，表示跟她打招呼。他那毛茸茸的大爪子把

① 老店由湯姆士·斯洛德在1692年开設。另有新店，在1760年开設。

爱米的小手馬馬虎虎拉一拉就算了事，然后一臉沒好气的样子，回头向大女兒瞅了一眼。大小姐懂得这眼色就是說："她到这兒来干什么？"忙說道："爸爸，乔治进城来了。他这会兒在騎兵營，今兒晚上回家吃晚飯。"

"哦，他来了。我可不高兴等他，吉恩。"說了这句話，这位賢明的好人往自己的椅子里一倒。这間幽雅而且陈設講究的客厅里靜得一絲兒声音都听不見，只有法国式大鐘滴答滴答的走着，仿佛它也有些心慌意乱。

这只大鐘的頂上安着黃銅的装飾，塑的是伊菲琪娜亚① 做犧牲的故事，那些銅人兒都是欢欢喜喜的样子。一会兒，鐘打五下——那声音又重又深，很像教堂的鐘声——奧斯本先生便把他右边的鈴帶子狠狠的拉了一下。佣人头兒慌忙从楼下上来，奧斯本先生对他大声喝道："开飯！"

佣人答道："老爷，乔治先生还沒有回来。"

奧斯本先生沉着臉說道："乔治先生干我屁事！混賬！我才是这兒的主人。給我开飯！"爱米丽亚吓得直哆嗦，其余的三个小姐互相使眼色通了个电报，屋子底層立刻乖乖的打起鈴子催吃飯。鈴声一停下来，一家之主不等佣人来請，把手插在藍大衣的大口袋里（他的大衣外面釘着一排黃銅扣子），自管自大踏步往楼下走，一面回头向四个女的瞪了一眼。

她們站起身来小心翼翼的跟在父亲后面走下去，其中一位小姐問道："亲爱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烏德小姐輕輕答道："大概是公債跌价。"一群女人不敢作

---

① 当希臘軍进攻特洛亚的时候，国內的人要討好狄安娜女神，准备杀死她作为祭献。女神大發慈悲，一陣風把她攝去。当祭师举刀要杀她的时候，發現祭壇上的伊菲琪娜亚不見了，只有一腔羊。

声，战战兢兢的跟着满面怒容的領队人下去，不声不响的在各人自己的位子上坐好。吃飯前他粗声祈禱，听上去只像咒駡。过后当差的上来开了銀子的碗碟盖。爱米丽亚怕得直發抖，因为她恰巧坐在可怕的奥斯本先生旁边，而且乔治不在，桌子这边空了一个位子，只剩她一个人。

奥斯本先生抓紧了大湯匙，兩眼瞅着她，声音陰沉沉的問道："要湯嗎？"他把湯分給大家，也不說話。

半晌，他开口道："把賽特笠小姐的湯拿下去。她吃不下去，我也吃不下去。这种东西簡直不能入口。赫格思，把湯給拿掉。吉恩，明天叫那厨子滚蛋。"

奥斯本先生駡完了湯，又駡魚。簡短的批評都是不留情的挖苦。他狠狠的咒駡别灵斯該脫魚市場，那股蛮勁兒倒跟市場上出来的人不相上下①。此后他又不說話了，喝了几杯悶酒，臉色越来越凶惡。忽然一陣輕快的打門声，大家知道乔治回家了，都吐了一口气。

他說他不能早回家，因为达荀萊將軍留他在騎兵营里等了好久。魚也吧，湯也吧，不吃都沒有关系。随便給他什么都行——他不在乎。羊肉做得妙極了。样样东西都妙極了。他的随和脾气和他爸爸难說話的样子恰好相反。吃飯的时候他不停口的談天說地，大家听了心里都喜欢。不消說有一个人比别人更喜欢，我也不必提名道姓。

在奥斯本先生的宅子里，每逢沉悶的筵席快完的时候，听差照例献上橘子和酒；小姐們把这兩种东西品評了一番，便打个暗号，大家离开座位，輕輕悄悄的移步到客厅里去。客厅就在飯間

---

① 别灵斯該脫(Billingsgate)是倫敦最大的魚市場，魚販子出名的会駡人。

楼上，里面擱着一架横絲大鋼琴，腿上鏤着花，上面复着皮罩子。愛米丽亚希望乔治不久就会上来找她，在鋼琴前面坐下彈了几支他最爱听的圓舞曲（当年这些曲子剛从外国傳进来）。可是她使了这小手段却沒有把乔治引上楼来。乔治的心根本不在这些曲子上。彈琴的人失望得很，越彈越沒有勁兒，不久就离开了大鋼琴。她的三个朋友搬出她們常奏的一套曲子里头最响亮动听的歌兒彈給她听，可是她一点兒都听不进去，只坐着發怔，担心不吉利的事情会临到她头上来。奧斯本老头兒那怒目攢眉的样子本来就够怕人的，可是像这样狠毒的表情还是第一回看見。他直瞪瞪的瞧着那女孩子走出飯間，仿佛她犯了什么过錯。上咖啡的时候，愛米丽亚心惊肉跳，倒像管酒的赫格思遞給她的是一杯毒藥。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奥妙呢？唉！这些女人眞要命！一見了什么不祥之兆，就牢牢記在心里丢不开，越是可怕的心思，越加宝貝，仿佛为娘的总是格外寵爱殘廢的兒女一般。

乔治·奥斯本看見爸爸脸上不开展，心里也在焦急。他实在需要錢，可是父亲气色不善，眉毛那么擰着，怎么能从他那兒榨得出錢来呢？平常的时候，要討老头兒喜欢，只要称贊他的酒，沒有不成的。乔治便开口夸他的酒味好。

“我們在西印度群島从来喝不到您这么好的西班牙白酒。那天您送来的那些，海維托帕上校拿了三瓶，塞在腰帶底下走掉了。”

老头兒答道：“是嗎？八先令一瓶呢。”

乔治笑道：“六基尼一打，您卖不卖？有个国內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也想买呢。”

老的咕噥道：“哦？希望他买得着。”

“达荀萊將軍在契頓姆的时候，海維托帕請他吃早飯，就問

我要了些酒。將軍喜欢得了不得，要想买些送給总指揮。他是攝政王的亲信。"

"这酒的确不錯，"这么說着，那兩条眉毛开展了一些。乔治正想趁他喜欢，就势提出另用錢的問題，他爸爸却叫他打鈴催佣人送紅酒上来。老头兒臉上虽然沒有笑容，气色已經和緩了不少。他說："乔治，咱們尝尝紅酒是不是跟白酒一样好。攝政王肯賞光的話，就請他喝。咱們喝酒的时候，我想跟你商量一件要紧事。"

爱米丽亞在楼上心神不宁，听得底下打鈴要紅酒，覺得鈴声中别有含蓄，是个不吉利的預兆。有些人到处看見預兆，在这么多的預兆里面，当然有几个会应驗的。

老头兒斟了一杯酒，咂着嘴細細尝了一尝，說道："乔治，我想問你的就是这个。呃——你跟楼上的那个小女孩子究竟怎么样？"

乔治很得意的笑了一笑說："我想这件事情很清楚。誰都看得出来。喝！这酒真不錯。"

"誰都看得出来——你这話什么意思？"

"咳！您别追得我太紧啊。我不是爱夸口的人。我——呃——我也算不上什么調情的聖手。可是我坦白說一句，她一心都在我身上，非常的爱我。随便什么人一看就知道。"

"你自己呢？"

"咦，你不是命令我娶她来着？我难道不是个听話的乖兒子？我們兩家的爸爸早就把这件事放定了。"

"听話的乖兒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听說你老是和泰困勛爵、騎兵营的克劳萊上尉、杜西斯先生那一堆人在一伙兒混。小心点兒，哼，小心点兒。"

老头兒說起这些高貴的名字，津津有味。每逢他遇見有身分的人物，便卑躬屈节，勛爵長，爵勛短，那样子只有英国的自由公民才做得出。他回家之后，立刻拿出縉紳录来把这个人的身世細細看个明白，从此便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在女兒面前也忍不住提着勛爵的大名卖弄一下。他爬在地上讓貴人的光輝照耀着他，仿佛拿波里的叫化子晒太陽。乔治听見父亲說起这許多名字，心下着忙，生怕自己跟他們在一起賭博的情形給吹到了老子耳朵里去。幸而他一会兒就放了心，因为那有年紀的道学先生眉目开朗的說道："得了，得了，小伙子总脫不了小伙子的本色。乔治，我的安慰，就是瞧着你的朋友都是上流阶級有身分的人。我希望你和他們来往，我想你也沒有辜負我的心。再說，我的力量也够得到——"

乔治趁势进攻，說道："多謝您，和大人物在一起来往非得有錢才行。瞧我的錢袋。"他举起爱米丽亞替他織的小錢包給父亲看，里面只剩一張一鎊鈔票，还是都宾借給他的。

"你不会短錢使的。英国商人的兒子决不会沒有錢使。乔治，好孩子，我的錢跟他們的錢一样中用呢。而且我也不死扣着錢不放。明天你到市中心去找我的秘書巧伯先生，他会給你錢。我只要知道你結交的都是上等人，我也就舍得花錢了，因为我知道上等人不会走邪路。我这人一点兒不驕傲。我自己出身低微，可是你的机会好着哪。好好的利用一下吧。多跟貴族子弟来往来往。孩子，他們里面有些还不如你呢；你能花一基尼的地方，他們一塊錢都拿不出。至于女人呢，"（說到这里，濃眉毛色眯眯的笑了一笑，那样子又狡猾又討厭）"小伙子都免不了有这一手，倒也罢了。只有一件事，賭錢是万万行不得的。你要不听話，我的家产一个子兒都不給你！"

乔治説："您説的对，爹。"

"閑話少説，爱米丽亞这件事怎么样？乔治，我不懂你干嗎不打算高高的攀一門亲事，只想娶个証劵經紀人的女兒。"

乔治夹开榛子吃着説："这門亲是家里定的。您跟賽特笠先生不知道多少年前就叫我們訂了婚了。"

"这話我倒承認。可是我們在社会上的地位是要变的。当然罗，賽特笠从前帮我發了財——或者应該这样説：賽特笠給我提了一个头，然后我靠着自己的天才和能力掙到今天，在倫敦城里蠟燭業同行里面，总算是高人一等的了。我对賽特笠，也算报过恩了。近来他常常找我帮忙，不信你去瞧瞧我的支票本子。乔治，我私下和你説一句，賽特笠先生近来在生意上大大的不行。我的总書記巧伯先生也这么説。巧伯是这里头的老手，倫敦交易所里的动靜他比誰都淸楚。赫尔格和白洛克合营銀行的人如今見了賽特笠也想迴避。我看他是一个人在胡鬧才弄到这步田地的。他們説小埃密蓮号本来是他的，后来給美国私掠艦糖漿号拿了去。反正除非他把爱米丽亞的十万鎊嫁妝拿出来給我瞧过，你就不准娶她。这件事是不能含糊的。我可不要娶个破产經紀人的女兒进門作媳妇。把酒壶遞給我，要不，打鈴子讓他們把咖啡送上来也好。"

説着，奥斯本先生翻开晚报来看。乔治知道他父亲的話已經説完，准备打盹兒了。

他兴兴头头的上楼来找爱米丽亞，那夜对她分外的殷勤，又温存，又肯湊趣，談鋒又健。他已經有好多时候沒有对她这么好，为什么忽然改变了态度呢？莫非是他心腸軟，想着她將来的苦命而憐惜她嗎？还是因为这宝貝不久就会失去而格外看重它呢？

此后好几天里面，爱米丽亚咀嚼着那天晚上的情景，回味無穷。她想着乔治說的話，唱的歌，他的面貌形容，他怎么弯下身子向着她，怎么在远处瞧着她。她覺得自来在奥斯本家里度过的黄昏，总沒有那么短。三菩拿了披肩来接她回去的时候，她嫌他来的太早，差点兒發火，这眞是以前从来沒有的事。

第二天早上，乔治走来向她告别，温存了一会兒，然后他又赶到市中心，找着了他父亲的总管巧伯先生，要了支票，再轉到赫尔格和白洛克合营銀行，把支票換了滿滿一口袋現錢。乔治走进銀行的时候，恰巧碰見約翰·賽特笠老先生愁眉苦臉的从行里的客厅里出来。忠厚的老經紀人嗒丧着臉兒，把一双倦眼望着乔治，可是他的干兒子得意揚揚，根本沒有留心到他。往常只要老头兒到銀行里去，小白洛克总是堆着笑送客，那天却不見他出来。

銀行的彈簧門关上之后，行里的会計員——他的职务对大家最有益处，就是从抽屜里数出硬括括的鈔票，从銅兜数出一塊塊的金鎊——貴耳先生对右面桌子旁边那个名叫特拉佛的司賬員挤挤眼睛。特拉佛也对他挤挤眼睛，輕輕的說道："不行。"

貴耳先生答道："絕对不行！乔治·奥斯本先生，你的錢怎么个拿法？"乔治急急的拿了一把鈔票塞在衣袋里，当晚在飯堂里就还了都賓五十鎊。

也就在那天晚上，爱米丽亚写了一封充滿柔情的長信給他。她心里的柔情蜜意滿得止不住往外流，可是一方面她仍旧覺得不放心。她要打听奥斯本先生究竟为什么生气。是不是因为和他爸爸鬧了意見呢？她可憐的爸爸从市中心回来的时候滿腔心事，家里的人都在着急。她写了長長的四頁，滿紙癡情；她害怕，她又乐观，可又覺得兆头不大吉祥。

乔治看着信說："可憐的小爱米——亲爱的小爱米。她多爱我啊！嗳唷，天哪！那五味酒喝了眞头痛。"这話說的不錯，小爱米眞是可憐。

第十四章

克劳萊小姐府上

約莫也在那个时候，派克街上来了一輛旅行馬車，在一所舒服整齐的屋子前面停下来。車身上漆了斜方形的紋章；馬車外面的后座上坐着一个女人，惱着臉兒，戴一塊綠色面紗，头上一圈一圈的卷髮；前面馬車夫座位旁边是一个身材肥大的亲信佣人。原来这是咱們的朋友克劳萊小姐坐了馬車从汉泊郡回家了。馬車的窗戶都关着；她的胖小狗，惯常总爱垂着舌头在窗口探头探腦，这一回却睡在那哭丧臉兒的女人身上。馬車一停，家里的佣人七手八脚从車身里搬出滚圓的一大团披肩。还有一位小姐，和这一堆衣服一路来的，也在旁边帮忙。这一堆衣服里面包着克劳萊小姐。大家把她抬到楼上躺下；臥房和床鋪都已經好好的暖过，仿佛是准备迎接病人。当下派人去請了許多医生来。这些人看过病人，会商了一番，开了藥方，便走了。克劳萊小姐的年輕伴兒在他們商量完畢之后，走来請示，然后把名医們开的消炎藥拿去給病人吃。

第二天，禁衛軍里的克劳萊上尉从武士桥軍营騎馬赶来。他的黑馬系在他害病的姑媽的大門前，撂着蹄子踢地上的草。这位慈爱的近亲害了病，上尉問候得眞亲热。看来克劳萊小姐病

得着实不輕。上尉發現她的貼身女佣人(那嗒丧臉兒的女人)比平常更加愁眉苦臉，那个給克劳萊小姐做伴的布立葛絲小姐也独自一个人在客堂里淌眼抹泪。布立葛絲小姐听見她的好朋友得了病，急忙赶回家来，指望到病榻旁边去出力伺候。克劳萊小姐害了多少回病，还不总是她，布立葛絲，一力看护的嗎？这一回人家竟然不許她到克劳萊小姐的房里去，偏讓一个陌路人給她吃藥——乡下来的陌路人——一个可惡的某某小姐——克劳萊小姐的伴侶說到此地，泣不成声。她那受了摧殘的感情又無可發泄，只好把手帕掩着紅鼻子哭起来。

罗登·克劳萊煩那嗒丧臉兒的女佣人进去通报一声，不久便見克劳萊小姐的新伴侶輕移細步从病房里走出来。他急忙迎上去，那位姑娘伸出小手来和他拉手，一面很輕蔑的对那不知所措的布立葛絲瞟了一眼。她招呼年輕的衛兵走出后客厅，把他領到楼下飯厅里去說話。这間飯厅曾經摆过多少大筵席，眼前却冷落得很。

他們兩个在里面談了十分鐘，想来总是議論楼上那病人的病情。談完話之后，就听得客厅里的鈴子喀啷啷的响起来。克劳萊小姐的亲信，鮑尔斯，那胖大身材的佣人头兒，立刻进去伺候(不瞞你說，他兩人相会的当兒，大半的时候他都在鑰匙洞口偸听)。上尉捻着鬍子走到大門外，他那黑馬还在干草堆里撂蹄子，街上一群孩子圍着看得十分羡慕。他騎上馬背，那馬跳躍起来，把兩只前蹄高高的提起，姿势非常优美。他帶住馬，兩眼望着飯厅的窗口。那女孩子的身影兒在窗前一閃，轉眼就不見了，想必她慈悲为怀，——又上楼去执行她那令人感动的职务了。

这位姑娘是誰呢？当夜飯間里整整齐齐摆了兩个人吃的飯

菜，她和布立葛絲小姐一同坐下来吃晚飯。新看护不在病人跟前的当兒，李金乘便走进女主人房間里，来来回回忙着服伺了一会。

布立葛絲的感情受了激动，一口气哽在喉嚨里，一点兒肉也吃不下。那姑娘很細致的切好了鷄，向布立葛絲要些沙司和着吃。她的口齿那么清楚，把可憐的布立葛絲吓了一跳。那种美味的沙司就擱在她面前，她拿着杓子去舀，把碗盞敲得一片响。这么一来，她索性又回到本来歇斯底里的形景，眼泪扑簌簌的哭起来。

那位姑娘对胖大身材的亲信鮑尔斯先生說道："我看还是給布立葛絲小姐斟杯酒吧。"鮑尔斯依言斟了一杯。布立葛絲呆呆的抓起酒杯，喘着气，抽抽噎噎的把酒灌了下去，然后哼唧了一下，把盆子里的鷄肉翻来翻去撥弄着。

那位姑娘很客气的說："我看咱們还是自己伺候自己，不用費鮑尔斯先生的心了。鮑尔斯先生，我們要你帮忙的时候自会打鈴叫你。"鮑尔斯只得下楼，把他手下的听差出气，無緣無故惡狠狠的咒駡了他一頓。

那姑娘帶些諷刺的口气，淡淡的說道："布立葛絲小姐，何必这么伤心呢？"

布立葛絲一陣悲痛，鳴鳴的哭道："我最亲爱的朋友害了病，又不——不——不肯見我。"

"她沒有什么大病。亲爱的布立葛絲小姐，你請放心吧。她不过是吃得太多鬧出来的病，并不是什么大事。她現在身上好的多了。过不了几时就会复原的。眼前虽然軟弱些，不过是因为放了血，用了藥的緣故，不久就会大好的。你尽管放心，再喝杯酒吧。"

布立葛絲嗚咽道："她为什么不叫我去看她呢？唉，瑪蒂尔

达，瑪蒂尔达，我二十三年来尽心待你，难道你就这样报答可憐的亞蘿蓓拉嗎？”

那姑娘頑皮的微微一笑，說道：“别哭得太伤心，可憐的亞蘿蓓拉。她說你伺候她不如我伺候的周到，所以不要你去。我自己并不喜欢一宵一宵的熬夜，巴不得讓你做替工呢。”

亞蘿蓓拉說：“这多少年来，不就是我伺候那亲爱的人兒嗎？到如今——”

“到如今她宁可要别的人伺候了。病人总是这样由着性兒鬧，咱們也只能順着她点兒。她病好了以后我就要回去的。”

亞蘿蓓拉把鼻子凑着嗅鹽瓶子猛吸了一口气，嚷嚷着說：“不会的！不会的！”

那姑娘脾气和順的叫人心里發毛。她說：“布立葛絲小姐，不会好呢还是不会走？得了吧，再过兩个星期她就复原了。我也得回到女王的克劳萊，去教我的小学生，去瞧瞧她們的媽媽——她比咱們的朋友病得利害多了。亲爱的布立葛絲小姐，你不必妒忌我。我不过是个可憐的小姑娘，無倚無靠，也不会害人。我并不想在克劳萊小姐那兒討好献勤，把你挤掉。我走了一个星期她准会把我忘掉。她跟你是多年的交情，到底不同些。給我点兒酒，亲爱的布立葛絲小姐，咱們交个朋友吧。我眞需要朋友。”

布立葛絲是个面軟心慈的人，禁不住人家这么一求情，一句話都答不上来，只能伸出手来和她拉手，可是心里想着她的瑪蒂尔达喜新厭旧丢了她，愈加伤心。半点鐘之后，飯吃完了，利蓓加·夏潑小姐（說出来，你要詫异了；我很巧妙的說了半天“那位姑娘”的事，原来是她），回到楼上病房里，摆出怪得人意兒的嘴脸，和顏悦色的把可憐的孚金請出去。“謝謝你，孚金姑娘，沒

有事了。你安排得真好。我用得着你的时候再打鈴叫你吧。”孚金答道：“多謝您。”她走下楼来，一肚子妒火，又不好發作，憋得好不难受。

她走过二楼楼梯轉角的时候，客厅的門忽然开了。难道是她滿肚子的怨气把門吹开了不成？不是的，原来是布立葛絲偸偸的开了門。她正在充防护。受了怠慢的孚金一路下楼，脚底下鞋子吱吱吜吜，手里拿着的湯碗湯匙叮叮当当，布立葛絲听得淸楚着呢。

孚金一进門，她就問道：“怎么样，孚金？怎么样，琴？”

孚金搖头說道：“越来越糟糕，布小姐。”

“她身子不好嗎？”

“她只說了一句話。我問她是不是觉得舒服点兒了，她就叫我別嚼舌头。唉，布小姐，我再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哪！”孚金說了这話，淌下泪来。

“孚金，这个夏潑小姐究竟是什么人？聖誕节的时候，我去拜望我的知心貼己的朋友們，里昂納·德拉米牧师和他可爱的太太，在他們文雅的家庭里消受聖誕节的乐趣，沒想到憑空来了一个陌路人，把我亲爱的瑪蒂尔达的一顆心夺了去。唉，瑪蒂尔达，你到今天还是我最心爱的朋友呀！”听了她用的字眼，就知道布立葛絲小姐是个多情人兒，而且有些文学家風味。她出过一本詩集，名叫“夜鶯之歌”，是由書店預約出版的。

孚金答道：“布小姐，他們都着了她的迷了。畢脫爵士不肯放她走，可是又不敢違拗克劳萊小姐。牧师的女人別德太太也是一样，跟她好得一步不离。上尉瘋了似的喜欢她。克劳萊先生妒忌的要死。克劳萊小姐害了病以后，只要夏潑小姐伺候，別的人都給赶得远远的。这个道理我就不明白，他們准是遭了什

么魘魔法兒了。”

那天晚上利蓓加通宵守着克劳莱小姐。第二夜，老太太睡得很香，利蓓加才能在东家床头的一張安乐椅上躺下来睡了几个鐘头。过了不久，克劳莱小姐大大的复原了，利蓓加对她維妙維肖的模仿布立葛絲伤心痛哭，逗得她哈哈大笑。布立葛絲淌眼泪，擤鼻子，拿着手帕擦眼泪的样子，利蓓加学得入木三分，克劳莱小姐看得眞高兴。給她治病的医生們見她兴致勃勃，也都十分欣喜。因为往常的时候，这位耽于逸乐的老太太只要害了一点兒小病，便愁眉哭眼的只怕自己活不長。

克劳莱上尉天天来向利蓓加小姐探听他姑媽的病情。老太太身体恢复得很快，所以可憐的布立葛絲竟得到許可进房去見她的东家。她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的心上压着怎么样的一股热情，她和朋友見面时有什么动人的形景，凡是軟心腸的讀者一定想像得出的。

不久克劳莱小姐就常把布立葛絲叫进屋里去做伴。利蓓加慣会当面模仿她，自己却绷着臉一絲兒笑容都沒有，她那賢明的东家瞧着格外覺得有趣。

克劳莱小姐怎么会害了这場倒楣的病，逼得她离开兄弟从乡下赶回家来的呢？这原故說来很不雅，在我这本格調高雅、情感丰富的小說里写出来，老大不得体。你想，一位向来在上流社会里出入的斯文妇人，忽然因为吃喝过度而害起病来，这話怎的好出口？她自己定要說病是天气潮湿引出来的，其实却因为她在牧师家里吃晚飯，有一道菜是滚热的龙蝦，她吃的津津有味，吃了又吃，就此病了。瑪蒂尔达这一病害得眞不輕，照牧师的口气說話，她差点兒沒“翹了辮子”。闔家的人急煎煎的等着看她的遺

嘱。罗登·克劳莱盤算下来，倫敦热鬧季节开始以前，自己手里至少能有四万鎊。克劳莱先生挑了許多傳教小册子，包成一包送給她；这样，她从名利場和派克街走到那世里去的时候，心上好有个准备。不料沙烏撒浦登地方有个有本領的医生及时赶到，打退了那几乎送她性命的龙蝦，养足了她的力气，总算讓她又回到倫敦。情势这么一轉，从男爵大失所望，心里的懊惱全露在臉上。

那一陣大家忙着服伺克劳莱小姐，牧师家的專差隔一小时送一趟信，把她的病情报告給关心她的人听。那时在他們房子里还有一位太太在害重病，却沒有一个人理会——那就是克劳莱夫人。那位有本領的医生也曾給她看过病，診断过后，只是搖头。畢脫爵士沒有反对医生去看她，因为反正不用另外出診金。这以后大家随她一个人在房里病下去，仿佛她是园里的一根野草，沒人管她。

小姑娘們也得不到老师的極有益处的教导了。夏潑小姐看护病人真是知疼着热，因此克劳莱小姐只要她一个人伺候吃藥。爭金在她主人离开乡下之前早就失去了原来的地位。忠心的女佣人回到倫敦以后，看着布立葛絲小姐也和自己一样吃醋，一样受到無情無义的待遇，心里才气得过些。

克劳莱上尉因为他姑媽害病，續了几天假，在乡下做孝順侄兒，天天守在前房伺候着（她睡的是正房，进去的时候得穿过藍色小客厅）。他的父亲也总在那兒和他碰头。只要他在廊里走过，不管脚步多么輕，老头兒准会把房門打开，伸出鬣狗似的臉兒对他瞪眼。他們兩个为什么你看着我我防着你呢？想必父子倆賭賽誰的心好，都要对睡在正房受苦的人兒表示关切。利蓓加常常走出来安慰他們；說得恰切一些，她有的时候安慰爸爸，有

的时候安慰兒子。兩位好先生都着急得很，只想从病人的亲信那里刺探消息。

她每天下楼半点鐘吃晚飯，一面給那父子兩人做和事老。飯后她又上楼去，以后便一夜不出来了。这时罗登便騎馬到墨特白萊鎮上第一百另五师的軍营里去；他爸爸和霍洛克斯做伴，一面喝攙水的甜酒。利蓓加在克劳萊小姐病房里的兩星期，真是再耗精力也沒有了。她的神經仿佛是鉄打的，病房里的工作虽然又忙又煩，她倒仍旧不动声色。

直到后来她才把当日怎么辛苦的情形說給別人听。平时一团高兴的老太太害了病就鬧脾气。她生气，睡不着覚，怕死；平日身体好，不理会死后到底是什么光景，病了之后越想越怕，失心瘋似的整夜躺着哼哼唧唧。年輕美丽的讀者啊，請你想一想，这老婆子自私，下流，沒良心，不信宗教，只醉心于塵世上的快乐，她心里又怕，身上又痛，使勁兒在床上打滾，而且沒戴假头髮，像个什么样子！請你想想她那嘴臉，赶快趁現在年紀还小的时候，努力修德，总要有爱人敬天的心才好。

夏潑拿出坚韌不拔的耐心，守在这墮落的老婆子的病床旁边。什么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她像个持家勤儉的总管，在她手里沒一件是無用的廢物。好久以后，她談起克劳萊小姐病中的各种小故事，羞得老太太臉上人工的紅顏色后面又泛出天然的紅顏色来。克劳萊小姐病着的时候，蓓基从来不發脾气。她做事爽利，晚上醒睡，而且因为良心干凈，放倒头便睡熟了。在表面上看起来，她仍旧精神飽滿。她的臉色比以前稍微白些，眼圈比以前稍微黑些，可是从病房出来的时候总是神清气爽，臉上笑眯眯的，穿戴也整齐。她穿了梳妝衣戴了睡帽，竟和她穿了最漂亮的晚礼服一样好看。

上尉心里正是这么想。他爱她爱得發狂，不时手舞足蹈做出許多丑态来。爱神的倒鉤箭头把他身上的厚皮射穿了。一个半月来他和蓓基朝夕相处，亲近的机会很多，已經到了神魂顚倒的地步。不知怎的，他心里的秘密，不告訴别人，偏偏去告訴他嬸子，那牧师的太太。她和他嘲笑了一会，說她早就知道他着了迷，劝他小心在意，可是又不得不承認夏潑这个小东西确是又聪明，又滑稽，又古怪，性情又好，心地又單純忠厚，全英国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脚色来。她警告罗登不准輕薄她，拿她当作玩意兒，要不然克劳萊小姐决不饒他，因为老太太本人也爱上了那家庭教师，把夏潑当女兒似的宝貝着呢。她說罗登还是离开乡下回到軍队里去，回到万惡的倫敦去，别再戏弄这么一个純潔的小可憐兒。

好心的牧师太太瞧着罗登可憐，有心顧惜他，时常帮他和夏潑小姐在牧师的宅子里相会，讓他有机会陪她回家，这些事上面已經說过了。太太小姐們，有一种男人，在恋爱的时候是不顧一切的，明明看見人家安排下叫他們上鉤的器具，仍旧会游过来把魚餌一口吞下，不到一会兒功夫便給釣到岸上，只有喘气的份兒了。罗登看得很清楚，别德太太利用利蓓加来籠絡他是别有用心的。他并不精明，可是究竟是个走外場的人，在倫敦交际場里又出入了几个年头，也算通明世故的了。有一回别德太太对他說了几句話，使他的糊塗腦袋里豁然开朗，自以为識破了她的計謀。

她說："罗登，听我預言，总有一天夏潑小姐会做你的一家人。"

那軍官打趣她道："做我的什么人呢？难道做我的堂弟妇嗎？詹姆士看中了她啦？"

别德太太的黑眼睛里冒出火来，說道："还要亲得多。"

"难道是畢脫不成？那不行，这鬼鬼祟祟的东西配不上她的，再說他已經定給吉恩·希伯香克斯小姐了。"

"你們这些男人什么都看不見。你这糊塗瞎眼的人哪，克劳莱夫人要有个三長兩短，夏潑小姐就要做你的后娘了。你瞧着吧！"

罗登·克劳莱先生一听这話，詫异得不得了，大大的打了个唿哨兒。他不能反駁他婿子。他父亲喜欢夏潑小姐，他也看得出来；老头兒的性格，他也知道；比那老东西更不顧前后的人——他說到这里沒有再說下去，大声打了个唿哨。回家的时候，他一边走一边捻鬍子，自以为揭穿了别德太太的秘密。

罗登想道："糟糕！糟糕！哼！我想那女的一心想断送那可憐的女孩兒，免得她將来做成了克劳莱夫人。"

他看見利蓓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就摆出他那斯文温雅的态度打趣她，說自己的爸爸爱上了她。她很輕蔑的揚起臉兒睜着眼說道："他喜欢我又怎么样？我知道他喜欢我，不但他，还有别人也喜欢我呢。克劳莱上尉，你难道以为我怕他嗎？难道以为我不能保全自己的清白嗎？"这位姑娘說話的时候，样子尊貴得像个皇后。

捻鬍子的人答道："嗳唷，啊呀，我不过是警告你罢了。呃，留点兒神，就是了。"

她眼中出火，說道："那么你剛才說的話的确含有不正当的意思。"

傻大个兒的騎兵插嘴道："唉，天哪，唷，利蓓加小姐。"

"难道你以为我穷，我沒有亲人，所以也就不知廉耻了嗎？难道有錢人不尊重，我也得跟着不尊重嗎？你以为我不过是个家庭教师，不像你們汉泊郡的世家子弟那么明白，那么有教养講情

义，是不是啊？哼！我是蒙脱莫倫西家里出来的人。蒙脱莫倫西哪一点比不上你們克劳莱家呢？”

夏潑小姐一激动，再一提起她的不合法的外婆家，她的口音便添上一点兒外国腔，这样一来，她响亮清脆的声音更加悦耳。她接着說道：“不行！我能忍受貧穷，可是不能忍受侮辱。人家撂着我不理，我不在乎，欺負我可不能够！更不准——更不准你欺負我。”她越說越激烈，感情汹涌，索性哭起来了。

“唉，夏潑小姐——利蓓加——天哪——我起誓——給我一千鎊我也不敢啊。利蓓加，你别！”

利蓓加回身就走。那天她陪着克劳莱小姐坐了馬車兜風（那时候老太太还沒有病倒），吃晚飯的时候談笑風生，比平常更活潑。着了迷的近衛兵已經屈服，只管对她点头說風話，拙口笨腮的央告，利蓓加只裝不知道。这一次兩軍相遇，这类的小接触一直沒有停过，結局都差不多，說来說去的也叫人膩味。克劳莱重騎兵队每天大敗，气得不得了。

女王的克劳莱鎮上的从男爵只怕眼睜睜的瞧着他姊姊的遺产給人搶去。若不为这緣故，他再也不肯讓那么有用的一个教师离开家里，累他的兩个女兒荒疏了学業。利蓓加做人又有趣又有用，屋里少了她，眞像沙漠似的沒有生趣。畢脫爵士的秘書一走，信件沒人抄，沒人改，賬目沒人記，家下大小事务沒人經管，定下的各种計划也沒人执行。他写給利蓓加好些信，一会兒命令，一会兒央告，要她回去。只要看他信上的拼法和文章，就知道他实在需要一个書記。从男爵差不多每天都要寄一封信給蓓基，苦苦求她回家——信是由公共运輸机关代送的，不要郵費。有的时候他也写信給克劳莱小姐，痛切的訴說兩个小姑娘学

業荒疏到什么程度。克劳萊小姐看了也不理会。

布立葛絲并沒有給正式辞退，不过她只領干薪，若說她还在陪伴克劳萊小姐，却眞是笑話了。她只能在客厅里陪着克劳萊小姐的胖小狗，偶然也在管家娘子的后房和那嗒丧着臉的孚金談談話。在另外一方面，克劳萊小姐虽然絕对不准利蓓加离开派克街，可也并沒有給她一定的职务位置。克劳萊小姐像許多有錢人一样，慣会使唤底下人，尽量叫他們給自己当差，到用不着他們的时候，再客客气气的赶他們走。好些有錢人的心目中压根兒沒有良心这件东西，在他們看来，有良心反而不近人情。穷人給他們做事，原是該当的。苦惱的食客，可憐的寄生虫，你也不必抱怨。你对于大依芙斯[1]的交情究竟有几分是眞的呢？恐怕和他还給你的交情不相上下吧？你爱的是錢，不是人。倘若克罗塞斯[2]和他的听差換了地位，到那时候，可憐虫，你願意奉承誰呢？反正你自己心里也是够明白的。

利蓓加心地老实，待人殷勤，性情又和順，随你怎么样都不生气。她对老太太十分尽心，不但出力服侍，又替她做伴解悶。話虽这么說，我看这位精明的倫敦老太太对她仍旧有些信不过。克劳萊小姐准覺得沒人肯为别人白白的当差。如果她把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話，当然不难知道别人对她是怎么一回事。說不定她也曾想到，倘若一个人不把任何人放在心上，当然不能指望有什么眞心朋友。

眼前她正用得着蓓基，有了她又舒服又方便，便送給她兩件

① 大依芙斯(Dives)在拉丁文就是富人的意思。拉丁文"聖經"中"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的有錢人就叫这名字。

② 里底亚王国孟姆那迪王朝(公元前716—546)最后的一个君主，被称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后来被波斯王沙勒斯所征服。

新衣服，一串旧的項鏈，一件披肩。她要对新相知表示亲热，便把老朋友一个个的痛駡。从她这种令人感动的行为上，就知道她对于利蓓加是眞心的看重。她打算將来大大的給利蓓加一些好处，可也不十分清楚究竟是什么好处；也許把她嫁給那个当助手医生的克倫浦，或者安排她一个好去处，再不然，到倫敦最热鬧的当兒，她用不着利蓓加了，就把她送回女王的克劳萊，这倒也是个办法。

克劳萊小姐病体复原，下楼到客厅里来休息，蓓基就唱歌給她听，或是想别的法子給她解悶。后来她有气力坐車出去散心了，也还是蓓基跟着出去。有一回，她們兜風兜到一个你想不到的地方，原来克劳萊小姐心地好，重情分，竟肯为利蓓加把馬車赶到勃魯姆斯白萊勒塞尔广場，約翰·賽特笠先生的門口。

不消說，她們到这里来拜訪以前，兩个好朋友已經通过好几次信了。我跟你直說了吧，利蓓加在汉泊郡的时候，她們兩人永远不变的交情已經淡薄了不少。它仿佛已經年老力衰，只差沒有死掉。兩个姑娘都忙着盤算自己切身的利害；利蓓加要討好东家，爱米丽亜的終身大事也使她心無二用。兩个女孩兒一見面，立刻扑向前来互相拥抱。只有年輕姑娘才有那样的热忱。利蓓加活潑潑兴冲冲的吻了爱米丽亜。爱米丽亜呢，可憐的小东西，只怪自己冷淡了朋友，觉得不好意思，一面吻着利蓓加，一面羞得臉都紅了。

她們第一次見面的时間很局促，因为爱米丽亜恰巧預备出門散步。克劳萊小姐在馬車里等着，她的佣人們見車子到了这么一个地段，都在詫异。他們光着眼瞧着老实的黑三菩，勃魯姆斯白萊这兒的听差，只当此地根生土長的人都像他一般古怪。后来爱米丽亜和顏悅色的走出大門（利蓓加一定要領她見見克

劳萊小姐，她說老太太十分願意結識她，可是身体不好，不能离开馬車）——我剛才說到爱米丽亞走出大門，派克街穿号衣的貴族們看見勃魯姆斯白萊这区里竟有这样的人物，都覺得惊訝。爱米虽然靦覥些，样子却是落落大方，上前見了她朋友的靠山。老太太看她臉蛋兒長得可人意，見了人羞答答的臉紅，非常喜欢。

她們拜訪以后，坐車向西去了。克劳萊小姐道："亲爱的，她的臉色多好看！声音多好听！亲爱的夏潑，你的小朋友眞討人喜欢。几时叫她上派克街来玩兒，听見嗎？"克劳萊小姐审美的見解很高明。她賞識大方的举止，怕羞一点不要紧，反而显得可爱。她喜欢漂亮的臉龐兒，就好像她喜欢美丽的圖画和精致的磁器一样。她醉心爱米丽亞的好处，一天里头連着說起她五六回。那天罗登·克劳萊到她家里来做孝順侄兒，吃她的鷄，她也对他說起爱米丽亞。

利蓓加一听这話，当然立刻就說爱米丽亞已經訂过婚了。未婚夫是一位奥斯本中尉，兩个人从小是朋友。

克劳萊上尉問道："他是不是屬于常备軍？"他究竟是禁衛軍里的[①]，想了一想，把部队的番号也說起来了，說是某师某联队。

利蓓加回說大概不錯。她說："他的上尉叫都宾。"

克劳萊道："我認識那人，他是个瘦骨伶仃的家伙，老撞在人家身上。奥斯本長得不难看，留着兩片連鬢鬍子，又黑又大，对不对？"

利蓓加·夏潑小姐說道："大得不得了。他自以为鬍子長得好看，得意得要命。"

罗登·克劳萊上尉呵呵大笑了一陣，就算回答。克劳萊小

---

① 禁衛軍里的人自以为比常备軍高一等。

姐和利蓓加逼着他解释，他笑完以后說道："他自以为打彈子的技术很高明。我在可可树俱乐部和他賭錢，一下子就贏了他兩百鎊。这傻瓜，他也算会打彈子！那天要他下多大的賭注他都肯，可惜他的朋友都宾上尉把他拉走了，眞討厭！"

克劳莱小姐听了十分喜欢，說道："罗登，罗登，不許这么混賬！"

"姑媽，常备軍里出来的小伙子，誰也沒有他那么傻。泰因和杜西斯常常敲他的竹杠，全不用費力气。他只要能和貴族子弟在公共場所同出同进，甘心当冤桶。他們在葛理納治吃飯，总叫他付錢，他們还帶了别的人一起去吃呢。"

"我猜他們全是不成材的东西。"

"你說的对，夏澄小姐。你还会錯嗎，夏澄小姐？全是些不成材的东西。哈哈！"上尉自以为这笑話說得很精采，愈笑愈高兴。

他姑媽嚷道："罗登，不准淘气！"

"据說他父亲是做买卖的，闊的不得了。这些做买卖的家伙太混賬，非得好好的敲他們一笔竹杠不可。說老实話，我还想利用他一下呢。呵呵！"

"眞丢人哪，克劳莱上尉。我得警告爱米丽亚一下，嫁个爱賭的丈夫可不是玩的。"

上尉正色答道："他眞可恶，是不是？"忽然他灵机一动，說道："喝！我說呀，姑媽，咱們請他上这兒来好不好！"

他姑媽問道："他这人可还上得台盤嗎？"

克劳莱上尉答道："上台盤？哦，他很不錯的，反正您看不出他跟别人有什么兩样。过几天，到您身子健朗，能够見客的时候，咱們把他請来行不行？叫他跟他那个什么——有情人兒——

(夏潑小姐，好像你是这么說来着)一起来。不知道他除了打彈子以外可还会用紙牌賭錢。夏潑小姐，他住在哪兒?"

夏潑小姐把中尉城里的地址給了克劳萊。几天之后，奥斯本中尉收到罗登上尉一封信，一笔字像小学生写的。信里附着克劳萊小姐的請帖。

利蓓加也送了一封信給亲爱的爱米丽亚，請她去玩。爱米丽亚听說乔治也去，当然馬上答应下来。大家約好，請爱米丽亚早上先到派克街去跟克劳萊小姐和利蓓加会面。那兒大家都对她很好。利蓓加老实不客气的对她卖老。兩个人比起来，利蓓加利害得多，再加上爱米丽亚天生的恭順謙和，願意听人指揮，因此利蓓加叫她怎么，她就怎么，虛心下气的，沒半点兒不高兴。克劳萊小姐对于她的寵幸也眞了不起。老太太仍旧像起初那样喜欢小爱米，当面夸奬她，極其慈爱的賛嘆她的好处，仿佛她是个洋娃娃，或是个佣人，或是一幅画兒。有身份的貴人往往非常賞識普通的老百姓，这种精神眞使我敬服。住在梅飞厄一帶的大人物紆尊降貴的样子，我看着比什么都順眼。可惜克劳萊小姐虽然百般憐爱，可憐的小爱米却嫌她太煩了。說不定她覚得派克街的三个女人里头，还是布立葛絲最对勁兒。她同情所有軟弱和給人冷落的可憐虫，因此也同情布立葛絲。总而言之，她不是你我所謂性格剛强的人物。

乔治来吃晚飯；晚飯时沒有别的人，就只他和克劳萊上尉兩个單身汉子一塊兒吃。

奥斯本家里的大馬車把他从勒塞尔广場送到派克街。他的姊妹們沒得着請帖。兩个人嘴里表示滿不在乎，却忍不住拿出縉紳录，找着了畢脫·克劳萊爵士的名字，把他家的宗譜和亲戚，像平葛等等，一句不漏的細看了一遍。罗登·克劳萊很誠懇

謙和的接待乔治·奥斯本，称贊他打彈子的本領高强，問他預备什么时候翻本，又問起乔治联队里的情形。他原想当晚就和乔治斗牌賭錢，可是克劳莱小姐斬截地禁止任何人在她家里賭博，才算保全了年輕中尉的錢袋，沒給他那勇敢的朋友倒空——至少那天晚上他沒遭殃。他們約好第二天在另一个地方相会，先去看看克劳莱准备出卖的一匹馬，到公园里去試試那匹馬的脚力，然后吃晚飯，再跟几个有趣的同伴一起玩一黃昏。克劳莱挤眉弄眼的說道："假如你明天不必上漂亮的賽特笠小姐家里去报到的話，咱們就算定了。"承他的情又加了一句道："眞的，奥斯本，这女孩子了不起。我想她大概很有錢吧？"

奥斯本說他不必去报到，第二天一准去找克劳莱。下一天他們見了面之后，克劳莱一口夸奬新朋友的騎术高明（这倒用不着他撒謊），又介紹給他三四个朋友，都是第一流的时髦公子。年輕天眞的軍官因为有緣結識他們，觉得十分得意。

那晚他們兩人喝酒的当兒，奥斯本做出倜儻風流的样子問道："我想起来了，那位夏潑小姐怎么样啦？小姑娘脾气不錯。她在女王的克劳莱还有用嗎？去年賽特笠小姐倒挺喜欢她的。"

克劳莱上尉睜起小藍眼睛狠狠的瞪了中尉一眼。后来乔治上楼和漂亮的家庭教师叙旧，他还在細細的察看他的神情。如果禁衛兵心里妒忌的話，蓓基的行为一定使他放心釋慮。

兩个小伙子走到楼上，奥斯本先見过了克劳莱小姐，然后大搖大摆，倚老卖老的向利蓓加走过去。他原想装出保护人的嘴臉，和藹可亲的和她說几句話兒。蓓基总算是愛米丽亚的朋友，他还打算給她拉手呢！他口里說："啊，夏潑小姐，你好哇？"一面把左手伸出来，満以为蓓基会受寵若惊，慌得手足無措。

夏潑小姐伸出右手的二拇指，淡淡的把头一点，那神情眞叫

人奈何她不得，把个中尉怔住了。他頓了一頓，只得拉起利蓓加賞臉伸給他的手指头来握着。那狼狽的样子把隔壁房里的罗登·克劳莱看得几乎不曾失声大笑。

上尉狂喜不禁，說道："喝！魔鬼也斗她不过的！"中尉要找些話和利蓓加搭訕，便很客气的問她喜欢不喜欢她的新职業。

夏潑小姐淡淡的說道："我的职業嗎？您还想着問我，可真是太客气了。我的职業还不錯，工錢也不小——当然跟您的姊妹的家庭教师烏德小姐比起来还差一些。你家的小姐們好不好哇？其实我这話是不該問的。"

奥斯本先生詫异道："为什么不該問？"

"我住在爱米丽亚家里的时候，她們从来沒有降低了身分跟我說过話，也沒有邀我到府上去。反正我們这些穷教师向来受慣这样的怠慢，倒也不計較了。"

奥斯本先生嚷道："唷！亲爱的夏潑小姐！"

利蓓加接下去道："有些人家真不講礼貌，可是待人客气的也有。这里边的差别可大了。我們住在汉泊郡的虽然比不上你們城里做买卖的那么福气，那么有錢，到底是有根基的上等人家，家世也旧。畢脫爵士的爸爸本来可以加爵，是他自己不要，辞掉了的，这件事想来你也知道。他們怎么待我，你也看見了。我現在过的很舒服，我这位子不錯。多謝你关心我。"

这一下可把奥斯本气坏了。这家庭教师对他卖老，只顧揶揄他，逗得这头英国獅子不知怎么才好。他又沒有机变，一时找不出借口可以撥轉話头，所以想要不談这些有趣的話兒也沒有法子。

他傲慢地說道："我一向还以为你挺喜欢城里做买卖的人家呢。"

"那是去年的事了。我刚从討厭的学堂里出来，还能不喜欢嗎？哪个女孩兒不爱离开学校回家度假期呢？再說，那时候我又不懂事。奥斯本先生，你不知道这一年半里头我学了多少乖。我說这話你可别惱，我这一年半住在上等人家里，究竟不同些。爱米丽亞呢，倒眞是一顆明珠，不管在哪兒都摆得出来。好啦，我这么一說，你可高兴了。唉！提起来，这些做买卖的人眞古怪。还有乔斯先生呢，了不起的乔瑟夫先生現在怎么了？"

奥斯本先生很温和的說道："去年你仿佛并不討厭了不起的乔瑟夫先生啊！"

"你眞利害！我跟你說句心里的話兒吧，去年我并沒有为他伤心。如果当时他求我做那件事——你眼睛里說的那件事（你的眼神不但善于表情达意，而且和藹可亲）——如果他求我呢，我也就答应了。"

奥斯本先生对她瞅了一眼，好像說："原来如此，那眞难为你了！"

"你心里准在想，做了乔治·奥斯本的亲戚多体面哪！乔治·奥斯本是約翰·奥斯本的兒子，約翰·奥斯本又是——你的爷爷是誰，奥斯本先生？嗬，你别生气呀！家世的好坏，反正不能怪你。你剛才說的不錯，在一年以前我倒是很願意嫁給乔斯·賽特笠。一个姑娘穷得一个子兒都沒有，这还不是一头好亲事嗎？如今我的秘密你都知道了。我这人是很直爽很誠恳的。我細細想来，你肯提起这些事，可見你很有好心，也很懂礼貌。爱米丽亞，亲爱的，奥斯本先生正在和我談起你哥哥。可憐的乔瑟夫現在怎么了？"

这样一来，乔治便給她打得大敗而退。利蓓加自己并沒有抓住理，可是听了她这番話，便显得錯处都在乔治。他滿心羞慚，

忙忙的溜掉了，只怕再耽下去，便会在爱米丽亚跟前扫了面子。

乔治不是卑鄙的小人，虽然吃了利蓓加的亏，究竟不致于背地里报复，說女人的坏話。不过第二天他碰見了克劳莱上尉，忍不住把自己对于利蓓加小姐的意見私底下說些給上尉听。他說她尖酸，陰險，見了男人沒命的送情卖俏。克劳莱笑着一味附和他，当天就把他的話一句不漏的学給利蓓加听。利蓓加仗着女人特有的本能，断定上次坏她好事、破她婚姻的沒有别人，一定是乔治，所以一向看重他，听了这話，对于他的交情更深了一層。

乔治做出很有含蓄的样子說道："我不过警告你一声罢了。女人的脾气性格我都知道，劝你留神。"那天他已經把克劳莱的馬买了下来，飯后又輸給他二十多鎊錢。

克劳莱的臉色有些兒古怪，他表示对乔治感激，謝他說："好小子，多謝你。我看得出来，你不是个糊塗人。"乔治跟他分手之后，还在贊賞他这話說得有理。

他回去把自己干的事告訴爱米丽亞，說罗登·克劳莱性情爽直，是个了不起的好人，又說自己劝罗登小心提防利蓓加那詭計多端的滑头。

爱米丽亞叫道："提防誰？"

"你那做家庭教师的朋友。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爱米丽亞道："嗳喲，乔治，你干的什么好事！"她有的是女人的尖眼睛，又受了爱情的熏陶，看事更加明徹，一眼就發現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克劳莱小姐和可憐的老閨女布立葛絲都看不出。那裝模作样，留着大鬍子的奥斯本中尉，年紀輕，又是个蠢材，更加看不出。

分手以前，利蓓加在楼上替爱米丽亞圍上披肩，兩个朋友才有机会談談机密，訴訴心腹，做这些女人最喜欢的事。爱米丽亞

上前握着利蓓加的兩只小手說道："利蓓加，我都看出来了。"

利蓓加吻了她一下，兩个人都掩口不談这件秘密喜事。殊不知这事不久就給鬧穿了。

过了不久，大崗脫街上又多了一塊丧家报丧的木板兒，那时利蓓加仍旧住在派克街她靠山的家里。大崗脫街一帶向来滿布着愁云慘霧，这种裝飾品是常見的，倒也不足为奇。报丧板安在畢脫·克劳萊爵士的大門上，不过賢明的从男爵可并沒有死。这一塊报丧板是女人用的，还是好几年前畢脫爵士的老娘克劳萊太夫人办丧事用的旧东西。此后它就从大門上給取下来，堆在畢脫爵士府邸后面的空屋里。現在可憐的罗莎·道生去世，又把它拿出来用。原来畢脫爵士又断弦了。板上画着男女兩家的紋章，女家的紋章当然不屬于可憐的罗莎。她的娘家哪里有什么紋章呢。反正上面的小天使虽然是为畢脫爵士的母亲画的，为她也一般合用。紋章底下用拉丁文写着"我將复活"，旁边是克劳萊家的蛇和鴿子。紋章和报丧板，还有格言，倒是說法講道的好題目。

罗莎病中只有克劳萊先生去照拂她，此外一个亲人也看不見。她临死得到的安慰，也不过是克劳萊先生对她的劝勉和鼓舞。多少年来只有他还对于这个孤苦懦弱的人有些情誼，發些善心。罗莎的心早已先死了。她要做畢脫·克劳萊爵士的妻子，出卖了自己的心。在名利場里面，許多做母亲的和做女兒的，天天在进行这种交易。

罗莎去世的时候，她丈夫恰好在倫敦。他向来不停的策划这样，計算那样，那些时候正忙着和許多律师接头。虽說他的事情这么多，他却不时偸空跑到派克街去，并且常常写信給利蓓加，一会兒哀求，一会兒叮嘱，一会兒命令，要她回乡下去照料她

的学生。他說自从她們的媽媽病倒之后，兩个女孩子便沒人看管了。克劳萊小姐哪里肯放利蓓加动身。她这人最是喜新厭旧，一旦对朋友生了厭倦之心，立刻無情無义的丢开手。在这一头上，就算倫敦的貴妇人中間也少有人比得上她。可是在着迷的当兒，她对于朋友的眷恋也是出人一等。眼前她仍旧死拉住利蓓加不放。

不消說，克劳萊小姐家里的人得到克劳萊夫人的死訊之后并沒有什么表示，也不覺得伤感。克劳萊小姐只說："看来三号只好不請客了。"頓了一頓，她又道："我兄弟但凡顧些体統，就該別再娶亲才对。"罗登向来关心他哥哥，接口道："如果爸爸再娶塡房的話，畢脫准会气个半死。"利蓓加一声不响，心事重重的仿佛全家最受感动的倒是她。那天罗登还沒有告辞，她就起身走了。不过罗登临走之前他們兩人恰巧在楼下碰見，又談了一会兒。

第二天，克劳萊小姐正在靜靜的看法文小說，利蓓加望着窗外出神，忽然慌慌張張的嚷道："畢脫爵士来了！"接着眞的听見从男爵在外面打門。克劳萊小姐給她吓了一跳，嚷道："亲爱的，我不能見他，我不要見他。跟鮑尔斯說我不見客。要不然你下去也行，跟他說我病着不能起来。这会兒我可受不了我这弟弟。"說罢，她接着看小說。

利蓓加輕盈的走下楼，看見畢脫爵士正想上楼，便道："她身上不爽快，不能見您。"

畢脫爵士答道："再好沒有。蓓基小姐，我要看的是你。跟我到客厅里来。"說着，他們一起走到客厅里去。

"小姐，我要你回到女王的克劳萊去。"从男爵說了，定睛瞅着她，一面把黑手套和纏着黑帶子的帽子脫下来。他眼睜睜的

瞪着她，眼神那么古怪，利蓓加·夏潑差点兒發起抖来。

她低声說道："我希望不久就能回去。等克劳莱小姐身子健朗些，我就——就想回去瞧瞧两个孩子。"

畢脫爵士答道："这三个月来你老說这話，到今天还守着我的姐姐。她呀，把你累倒以后就不要你了，当你破鞋似的扔在一边。告訴你吧，我才是眞的要你。我馬上回去办丧事，你去不去？說一声，去还是不去？"

蓓基仿佛非常激动，她說："我不敢——我想，我跟你兩人在一起不大——不大合适。"

畢脫爵士拍着桌子說道："我再說一遍，我要你。沒有你我过不下去。到你离开以后我才明白过来。現在家里乱糟糟的跟从前一点兒也不像了。我所有的賬目又都糊塗了。你非回来不可！眞的回来吧。亲爱的蓓基，回来吧。"

利蓓加喘着气答道："拿什么身分回来呢？"

从男爵紧紧的抓住纏黑帶的帽子，答道："只要你願意，就請你回来做克劳萊夫人。这样你总称心如意了吧？我要你做我的老婆。憑你这点聪明就配得上我。我可不管家世不家世，我瞧着你就是最上等的小姐。要賭聪明，区里那些从男爵的女人哪及你一另兒呢。你肯嗎？只要你說一声就行。"

利蓓加深深的感动，說道："啊喲，畢脫爵士！"

畢脫爵士接下去說道："蓓基，答应了吧！我虽然是个老头兒，身子还結实得很呢。我还有二十年好日子，准能叫你过得乐意，瞧着吧。你爱怎么就怎么，爱花多少就花多少，一切由你做主。我另外給你一注錢。我什么都按規矩，决不胡来。瞧我！"老头兒說着，双膝跪倒，乜斜着眼色眯眯的对蓓基笑。

利蓓加惊得往后倒退。故事說到此地，咱們还沒有看見她



有过慌張狼狽的样子，現在她却把持不定，掉下泪来。这恐怕是她一輩子最眞心的几滴眼泪。

她說："唉，畢脫爵士！我已經結过婚了。"

第十五章

利蓓加的丈夫露了一露臉

多情多义的讀者（無情無义的我們也不要），看到剛才一出小戏里最后的一幕，一定賞識。癡情公子向美貌佳人跪下求婚，还不是一幅最賞心悅目的画兒嗎？

癡情公子本来虛心小胆兒的匍匐在地毯上，美貌佳人向他吐露心事，說她已經另有丈夫，癡情公子一听这可怕的招供，霍

的跳起身来，嘴里大声叫嚷，吓得那战战兢兢的美人兒愈加害怕。从男爵第一陣怒气和詫异过去之后，便对她嚷道："結过婚了！你在說笑話吧？你在拿我取笑兒吧，蓓基？你一个子兒都沒有，誰肯娶你？"

利蓓加泪如泉涌，哽咽着說不出話来。她把手帕掩住泪眼，有气無力的靠在壁爐架上。心腸最硬的人看了那悲戚的样子，也会軟化。她說："結过婚了，已經結过婚了。唉，畢脫爵士，亲爱的畢脫爵士，别以为我沒有良心，分不出好歹。因为您那么恩深义重，我才把心里的秘密告訴您。"

畢脫爵士嚷道："恩深义重！呸！你跟誰結婚的？在哪兒結婚的？"

"讓我跟着您回乡下去吧！讓我像从前一样忠心耿耿的守着您吧！别把我从女王的克劳莱赶出来。"

从男爵以为自己已經摸着她的底細，便道："那家伙想必把你扔了，是不是？好的，蓓基，你要回来就回来吧。事难兩全，反正我对待你总算公平合理的了。你回来当教师也行，随你的便。"她伸出手来，把臉靠着大理石的壁爐架子哭得心碎腸断，头髮披了一头一臉，挂下来散落在壁爐架上。

畢脫爵士要想安慰她，一付嘴臉越發可厭。他說："那混蛋逃走了嗎？不要紧的，蓓基，我会照顧你。"

"只要讓我回到女王的克劳萊，像从前一样的服侍您和兩个孩子，我就心滿意足了。您从前不是說过您的利蓓加做事不錯嗎？我想起您剛才对我的一番好意，我滿心里只有感激，我这話是千眞万眞的。我不能做您的老婆，可是讓我——讓我做你的女兒吧！"

利蓓加一面說，一面演悲剧似的双膝跪下，把自己一双軟緞

一般白嫩柔滑的小手拉住畢脫爵士粗硬的黑手，一臉悲痛和信托的神情望着他。正当这个时候，門开了，克劳萊小姐昂头挺胸的走进来。

从男爵和利蓓加走进客厅不久，孚金和布立葛絲小姐恰巧走近客厅門口，無意之中在鑰匙洞里張見老头兒伏在蓓基的脚旁，听見他屈尊降格的要求娶她为妻。他这話剛剛出口，孚金和布立葛絲小姐便飞也似的跑上楼冲到克劳萊小姐的起坐間里（老太太正在看法文小說），把这出奇的消息报告給她听，說是畢脫爵士跪在地上，正在向夏潑小姐求婚。你如果計算一下，利蓓加他們說話要多少时候，布立葛絲和孚金飞奔上楼要多少时候，克劳萊小姐大吃一惊，把比高·勒勃倫[①]的書掉在地上要多少时候，她們三人一起下楼又要多少时候，你就知道我的故事說的多么准确，克劳萊小姐不早不晚，只能在利蓓加跪在地上的时候走进来。

克劳萊小姐的声音和臉色都显出十分的輕蔑，說道："原来跪在地上的是小姐，不是先生。畢脫爵士，她們說你下跪了。請你再跪一次，讓我瞧瞧这漂亮的一对兒！"

利蓓加站起来答道："我剛在向畢脫爵士道謝，我說我——我無論如何不能做克劳萊的夫人。"

克劳萊小姐越来越不明白，說道："你回絕了他嗎！"布立葛絲和孚金站在門口，詫异得睜大了眼睛，張开了嘴。

利蓓加哭声答道："对了，我回絕他了。"

老太太道："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了，畢脫爵士，你难道真的向她求婚了不成？"

---

① 比高·勒勃倫（Pigault Lebrun，1753—1835），法国戏曲家、小說家。

从男爵答道："不錯，我求过了。"

"她眞的不嫁給你嗎？"

畢脫爵士嘻皮笑臉的答道："对啊！"

克劳萊小姐道："不管怎么着，看来你倒并不伤心。"

畢脫爵士答道："一点兒不伤心。"克劳萊小姐看着他滿不在乎、輕松愉快的样子，奇怪得几乎神志不淸。有地位有身分的老头兒怎么会肯向一个子兒也沒有的家庭教师下跪，遭她拒絕以后怎么又嘻嘻哈哈的大笑，一文不名的穷教师怎么会不願意嫁給一年有四千鎊收入的从男爵，这里面的玄妙，克劳萊小姐实在参不透。她最爱比高·勒勃倫，可是連他的書里也沒有这样曲折迷离的情节。

她摸不着头腦，胡乱說一句道："弟弟，你覚得这件事有趣，倒是好的。"

畢脫爵士答道："了不起！这事誰想得到！眞是个会搗鬼的小滑头！眞是个狐狸精！"他一面自言自語，一面吃吃的笑得高兴。

克劳萊小姐跺着脚道："誰想得到什么？夏潑小姐，我們家难道还够不上你的标准？你还等着攝政王离了婚娶你不成？"

利蓓加答道："剛才您进这屋里来的时候，已經看見我的态度姿势。从这一点上就能知道我沒有小看了这位好心的、高貴的先生賞給我的面子。难道您以为我沒有心肝嗎？我是个沒爹娘的、沒人理的女孩子，你們大家待我这么好，难道我連个好歹都不知道嗎？唉，我的朋友！我的恩人！你們对我这么推心置腹，我这一輩子服侍你們，爱你們，把命拼了，也要补报的。克劳萊小姐，别以为我連良心都沒有。我心里太感动了，我难受！"她怪可憐的倒在椅子上，在場的人倒有大半看着不忍。

"不管你嫁不嫁我，你总是个好女孩兒，蓓基。你記住，我的心是向着你的。"畢脫爵士說完这話，戴上纏黑帶的帽子走了。利蓓加見他一走，登时大大的放心，因为她的秘密沒有給克劳萊小姐拆穿，情势又緩了一緩。

她把手帕蒙了臉上楼。老实的布立葛絲原想跟上去，利蓓加对她点点头，請她自便，然后回房去了。克劳萊小姐和布立葛絲激动得不得了，坐下来議論这樁奇事。孚金也是一样的兴奋，三脚兩步跑下楼梯，把消息报告給厨房里的男女伙伴听去。这事使她深深的感动，所以她当晚就寄了一封信，給"别德·克劳萊太太和闔府大小請安"。信上說"畢脫爵士来过了，求着夏潑小姐嫁給他。可是她不肯，眞是大家想不到的。"

在飯間里，兩位小姐尽情的把畢脫爵士求婚和利蓓加拒婚这件事談了又談，說了又說。布立葛絲又承她东家跟她談些机密話兒，得意的了不得。她很聪明的猜測利蓓加准是先有了别的意中人，不能答应，要不然的話，凡是有些腦子的女孩兒总不肯錯过这么一門好亲事。

克劳萊小姐很溫和的說道："布立葛絲，如果你做了她，一定早应了，是不是？"

布立葛絲避免正面回答，低首下心的說道："能做克劳萊小姐的弟媳妇难道不是好福气嗎？"

克劳萊小姐說："要說呢，讓蓓基做克劳萊夫人倒是挺合适的，"她因为蓓基拒絕了从男爵，心上很安慰。她本人反正沒有受到損害，落得口头上寬厚大方，"她这人是有腦子的。我可憐的好布立葛絲，要講聪明，你还沒有她一另兒呢。如今我把她一調理，她的举止行动也大方極了。她究竟是蒙脫莫倫西家里的人，布立葛絲。家世的好坏的确有些关系，虽然我是向来看不起

这些的。在汉泊郡那些又寒蠢又要摆虚架子的乡下人里面，她倒是撑得起場面的，比那鉄匠的女兒强得多了。”

布立葛絲照例順着她的口气說話。兩个人又捉摸她的“心坎兒上的人”究竟是誰。克劳萊小姐說道：“你們这些孤苦伶仃的人都有些癡心。你自已从前也爱过一个教写字的先生（别哭了，布立葛絲，你老是哭哭啼啼，眼泪是不能起死回生的）。我猜可憐的蓓基一定也是个癡情人兒，爱上了什么配藥的呀，人家的总管呀，画家呀，年輕的副牧师呀，这类的人。”

布立葛絲回想到二十四年前的旧事。那个害痨病的年輕写字先生曾經送給她一綹黃头髮，写給她好些信；字迹虽然潦草得認不清，書法是好的。这些念心兒她都当宝貝似的藏在楼上一只旧書桌子里面。她口里說：“可憐，可憐！可憐，可憐！”仿佛自已又成了臉色鮮嫩的十八岁大姑娘，在教堂里參加晚禱，跟那害痨病的写字先生合看着聖詩本子抖着声音唱歌。

克劳萊小姐怪热心的說道：“利蓓加既然这样知好歹，我們家应該照应她一下才是。布立葛絲，去打听打听她心坎兒上的人是誰。讓我来帮他开个鋪子，或是雇他給我画像，或是替他在我那做主教的表弟那兒說个情。我还想陪些嫁妝給蓓基。布立葛絲，咱們来办个喜事吧。結婚那天的早飯由你去筹备，还叫你做女儐相。”

布立葛絲連忙答应說再好也沒有了，又奉承克劳萊小姐做人慷慨慈厚。她走到楼上利蓓加的臥房里去安慰她，談談畢脫爵士怎么求婚，利蓓加怎么拒絕，为什么拒絕等等。她露出口气，說克劳萊小姐預备对她慷慨帮忙，又想探利蓓加的口气，看她心坎兒上的人究竟是誰。

利蓓加对布立葛絲非常和藹亲热，布立葛絲的一番好意，使

她很感动，便也热呵呵的拿出眞心相待，承認自己心上还有一个别的人。这秘密眞有趣，可惜布立葛絲沒有在鑰匙洞口多站半分鐘，沒准利蓓加还会多透露些消息呢。布立葛絲在利蓓加屋里才坐了五分鐘，克劳萊小姐亲自来了。这可是从来沒有的面子。原来她着急得忍耐不住，嫌她使来的專差办事太慢，便亲自出馬，把布立葛絲赶出去。她称贊利蓓加識得大体，打听她和畢脫爵士見面时仔細的經过，又要探問在这次出人意料的求婚以前还有什么别的糾纏。

利蓓加說，承畢脫爵士看得起，对她另眼看待，她自己早已心里有数，因为畢脫爵士心直口快，心里有什么都不遮掩的。她拒絕嫁他的原因，眼前还不敢說出来麻煩克劳萊小姐；除了这个不算，畢脫爵士的年龄、地位、習慣，也和她的相差太远，結了婚不会有好結果。再說，男人的前妻尸骨还停放在家里，凡是有些自尊心、顧些体統的女人怎么有心腸来听他求婚呢。

克劳萊小姐單刀直入的說道："胡說，亲爱的，你要不是另外有人，再也不会拒絕他。你的秘密原因是什么？說出来我也听听。你准是另外有人。你看中了誰呀？"

利蓓加垂下眼睛，承認心上另外有人。她那自然悅耳的声音吞吞吐吐的說道："您猜对了，亲爱的克劳萊小姐。您准覺得奇怪，像我这样孤苦伶仃的可憐虫怎么也会爱上了人，是不是？貧穷可不能保障我們不动心哪！要是能够保障倒好了。"

克劳萊小姐向来喜欢做些多情多义的張致，忙說："我可憐的宝貝孩子，原来你是在鬧單恋啊？你偸偸的害相思病是不是啊？把什么都告訴我吧，讓我来安慰你。"

利蓓加仍旧嗚嗚咽咽的說道："亲爱的克劳萊小姐，但願你能安慰我！我眞需要安慰。"她把头枕着克劳萊小姐的肩膀哭起

来，哭得那么自然，老太太不由自主的动了恻隐之心。她几乎像慈母一般抱住利蓓加，好言好語撫慰她，說自己多么喜欢她，看重她，并且發誓把她当作女兒一样看承，日后尽力帮助她。"亲爱的，現在說給我听究竟是什么人。是不是那漂亮的賽特笠小姐的哥哥？你說过跟他有一段糾葛的。亲爱的，等我把他請来，叫他娶你。一定叫他娶你。"

利蓓加答道："現在請您別再問我了。不久以后您就会知道的。我决不騙你。亲爱的，慈悲的克劳莱小姐——亲爱的朋友！您准我这么叫您嗎？"

老太太吻她一下，說道："我的孩子，当然准的。"

利蓓加抽抽噎噎的說道："現在我不能告訴您。我心里难受死了。唉，求您疼顧疼顧我——答应我，以后一直疼我吧！"小的那么悲伤，連帶着叫老的也动了情，兩个人一塊兒淌眼泪。克劳莱小姐郑重其事的答应一辈子疼爱利蓓加，然后才走了。她为这个受她提拔的女孩子祝福，并且十分贊賞她，覚得这亲爱的小人兒軟心腸，实心眼，待人热和，可是叫人摸不着头腦。

房里剩下利蓓加一个人。她咀嚼着当天意外的奇遇，也想到已成的事实和失去的机会。利蓓加小姐——对不起，我該說利蓓加太太——的心境，你猜得出来嗎？在前几頁上，写書的仗着他的特权，曾經偷看爱米丽亞·賽特笠小姐閨房里的情形，而且显出小說家無所不知的神通，体味了那温柔純潔的小姑娘在床上轉輾反側的时候，心上有多少的癡情和痛苦。旣然这样，他現在为什么不做利蓓加的心腹，不去刺探她的秘密，掌管开啓她良心的鑰匙呢？

好的，就这样吧。利蓓加第一先惋惜这么出奇的好运气就在眼前而干瞧着不能到手，眞是打心里悔恨出来，叫旁人看着也

觉得不忍。她的懊丧是極其自然的情緒，凡是明白事理的人想必都有同感。一个穷得一文不名的姑娘，眼看着可以做到爵士夫人，分享一年四千鎊的收入，竟生生的錯过了机会，所有的好母亲怎么能不可憐她呢？凡是名利場里面有敎养的年輕人，看見这么一个勤謹聪明、品性优美的女孩子，面前明摆着一头体面的好亲事，偏偏迟了一步，不能应承下来，豈不覺得这事叫人焦躁，也会同情她的不幸呢？咱們的朋友蓓基碰到这般不如意的事，大家应該憐憫她，也一定会代她惋惜。

記得有一回名利場里有人請我吃晚飯，我看見托迪老小姐也在那里，一味对那矮小的白丽夫蕾斯太太奉承討好。白丽夫蕾斯太太的丈夫是个律师，她虽然出身很好，却穷得不能再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心下暗想道，托迪小姐为什么肯拍馬屁呢？莫非白丽夫蕾斯在本区法院里有了差使了嗎？还是他太太承繼了什么遺产呢？托迪小姐向来为人爽快，不久就解釋給我听："你知道的，白丽夫蕾斯太太是約翰·雷德汉爵士的孙女兒。約翰爵士在契尔頓納姆病得很重，頂多再能活半年。他死了以后，白丽夫蕾斯太太的爸爸承繼爵位。这么一来，她就是从男爵的女兒了。"下一个星期，托迪就請白丽夫蕾斯夫妇吃飯。

如果單是有机会做从男爵的女兒就能在社会上得到这样的尊敬，那么失掉从男爵夫人的地位多么令人伤心呢！这么一想，咱們自然能够了解那位小姐的懊惱了。利蓓加自怨自艾想道："誰想克劳萊夫人死得这么快！像她这么病病歪歪的女人，拖十年也不希奇。我差一点兒就是爵士夫人了。我要怎么样，老头兒还会不依嗎？别德太太那么照顧我，畢脫先生那么提拔我（真叫人受不了！），我也就有机会报答了，哼！我还可以把城里的房

子裝修布置起来，再买一輛全倫敦最漂亮的馬車，在歌剧院定一个包厢，明年还能进宫朝見。这福气只差一点兒就到手，如今呢，只落得心里疑疑惑惑，不知道將来是个什么样子。”

幸而利蓓加意志坚决，性格剛强，覚得既往不可追，白白的煩惱一会子也沒有用，叫别人看着反而不雅，因此恨恨了一陣便算了。她很聪明的用全付精神来盤算將来的事，因为未来总比过去要紧得多。她估計自己的处境，有多少希望，多少机会，多少疑难。

她确实已經結了婚，这是第一件大事。这事已經給畢脫爵士知道了。她并不是当时慌了手脚口一滑說出来的，而是就地忖度了一下，想着啞謎总要拆穿，將来不如現在，还是此刻說了吧。畢脫爵士自己想要她，难道还不替她保守結婚的秘密嗎？克劳萊小姐对这事怎么看法，倒是大問題。利蓓加免不了怀着鬼胎，可是想想克劳萊小姐平时的言論最是激烈通达。她瞧不起家世，性格很有些浪漫，对于侄兒可說到了溺爱不明的地步，而且常常說她怎么喜欢利蓓加。利蓓加想道：“她那么喜欢罗登，不管罗登怎么荒唐她都肯原諒的。我伺候她这么些日子了，沒了我她准覚得过不惯。事情鬧穿的时候，总有一場大吵，哭呀，笑呀，駡呀，然后大家又和好如初。不管怎么样，这事情已經是無可翻悔的了，再隐瞞下去也沒有什么好处，今天說穿和明天說穿还不是一样？”她决定把消息通知克劳萊小姐，心下先盤算应該用什么方法告訴她，还是当面鑼对面鼓的拼过这一場去，还是躲在一边，等过了風头再出面。她前思后想，写了下面的一封信：

最亲爱的朋友——咱們兩人常常討論的紧要关头已經来了。秘密已經泄漏了一半。我想了又想，还是趁現在把一切和盤托出

为妙。畢脫爵士今天早上来看我。你猜为什么？他正式向我求婚了！你想想看，我这小可憐兒差点兒做了克劳莱夫人呢！如果我眞做了爵士夫人，別德太太該多高兴呢！还有姑媽，如果我的位子比她高，她該多乐！只差一点兒，我就做了某人的媽媽，而不做他的——唉！我一想起咱們非得馬上把秘密告訴大家，就忍不住發抖。

畢脫爵士虽然知道我已經結婚，可是并不知道我丈夫是誰，所以还不怎么冒火。姑媽因为我拒絕了他，还生气呢。她对我十二分的慈爱寬容，竟說我要是嫁了畢脫爵士，倒能做个很好的妻子。她悬悬切切的說要把小利蓓加当作女兒一样待。我想她剛一听見咱們的消息免不了大吃一惊，不过等她气过一陣之后就不用怕了。我覺得这件事是拿得稳的。你这淘气不学好的东西！你簡直是她的心肝宝貝，随你做什么，她总不会見怪的。我想她心里面除了你之外，第二个就是我。沒了我，她就沒法过日子了。最亲爱的，我相信咱們一定胜利。將来你离开了討厭的軍队，別再賭錢跑馬，做个乖孩子。咱們就住在派克街等着承受姑媽全部的財产。

明天三点鐘我想法子到老地方跟你見面。如果布小姐和我一同出来的話，你就来吃晚飯，通个信給我，把它夾在朴帝烏斯①訓戒第三册里面。不管怎么，到我身边来吧！

利

这封信是捎給武士桥的馬鞍匠巴內先生轉交伊蘭莎·斯大哀尔斯小姐的。利蓓加說伊蘭莎·斯大哀尔斯是她小时候的同学。新近她們兩个人通信通得很勤，那位姑娘常到馬鞍匠家里去拿信。我相信所有的讀者心里都明白，知道这伊蘭莎小姐准是留着菱角大鬍子，靴上套着銅馬刺。总而言之，不是别人，就

① 朴帝烏斯(Beilby Porteus, 1731—1808)，倫敦主教。

是罗登·克劳莱上尉。

第十六章

針插上的信

他們兩个怎么結婚的呢？这件事和别人一点兒不相干。一个成年的上尉和一个成年的小姐买了張結婚証書在本城的一个教堂里成了亲，又有誰来干涉？一个女人只要打定了主意，要什么就能有什么，这道理有誰不明白？照我看来，事情是这样的：在夏潑小姐到勒塞尔广場去拜訪她好朋友爱米丽亞·賽特笠小姐的那天早上，有个模样和她相仿的小姐，同着个染了鬍子的男人一齐走进市中心的一个教堂里去。过了一刻鐘，那男的重新陪她出来。路上本来有一輛街車等在那里，他就把她送进了車子。他們就这么悄沒声兒的結了婚。

咱們經历的事情也不少了，难道听得男人娶了太太还会不相信嗎？多少有学問的聪明人娶了家里的厨娘。連靄尔登勛爵[1]那么精細的人还跟人私奔呢！亞基利斯和爱杰克斯[2]不是都看中了自己的女佣人嗎？罗登不过是个粗笨的騎兵，情欲又强，头腦又簡單，又是一輩子任性慣了的。你怎么能指望这样一

---

① 靄尔登(Lord Eldon,1751—1838)，英国法官，1772年与銀行家的女兒私奔。

② 亞基利斯和爱杰克斯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的兩名勇將。亞基利斯的爱人名叫白莉茜思，爱杰克斯的爱人名鄭克梅莎。罗馬詩人賀拉斯詩里論有身分的人爱女婢，就举这兩人为例。

个人忽然变得謹愼起来呢？況且他也不是个精明人，不会一面由着性兒胡鬧，一面斤斤較量不肯吃亏。如果所有的人娶亲的时候都打細算盤，世界上的人口一定要大大的減少。

就拿这本書里面关于罗登的記載来說，我認为他的亲事还算他干的勾当里头最正派的呢！一个男人看中了一个女人，后来娶了她，总不能算丟臉的事。这高大的兵士对于蓓基先是佩服，漸漸的喜欢她，爱她，覚得她了不起，到后来眞可說全心全意的相信她，發狂似的恋着她了。他这样的行为，至少太太小姐們是不責怪的。利蓓加唱歌的时候，他的大身子整个兒酥麻了，心眼兒里面原是一片混沌，也覚得兴奋起来了。利蓓加說話的时候，他聚精会神的傾听和嘆賞。如果利蓓加說笑話，他就把这些笑話細心揣摩，半个鐘头以后在街上呵呵的大笑，往往把坐在旁边替他赶車的馬夫，或是在洛頓街和他并排騎馬的同伴吓一大跳。利蓓加的一言一語在他都是天上傳下来的神諭，她的一举一动無一不是又文雅又有道理。他心下暗想："她唱得多好！画的多好！在女王的克劳萊，她騎那匹爱撩蹶子的母馬騎得多好！"有的时候兩个人談心，他就說："喝！蓓基，你眞配做总司令，或者做坎脫白萊大主教，喝！"像他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我們不是天天看見老实的赫寇利思給翁法兒牽着鼻子走嗎[1]？又高又大、滿嘴鬍子的參孙不是常常匍匐在大利拉的怀里嗎[2]？

蓓基告訴罗登說事情已經到了要紧关头，应該馬上着手行

---

① 赫寇利思是希臘大神宙斯的兒子，是著名的大力士，后来不幸發瘋，被卖給利底亚的皇后做奴隶。他爱上了女主人，天天順从地在女人堆里紡紗。

② 參孙是'聖經'中的大力士。他的爱人大利拉知道他的力量全在头髮里，就把秘密出卖給要害他的非利士人。

动，他听了一口答应服从她的指揮。如果他的团長命令他帶着軍队往前进攻，他也不过这样順从。他沒把信夾在朴帝烏斯的第三册訓戒里面，因为第二天利蓓加沒費力气就避开了她的同伴布立葛絲，自己走到“老地方”和她忠心的朋友見面。她隔夜已經通盤計算了一下，就把主意說給罗登听。罗登呢，当然什么都贊成。蓓基想的法子不消說是好的，对的，克劳萊小姐过不了几时也一定会回心轉意的。如果利蓓加的打算和原来的完全不同，他也会不問是非照着去做。他說："蓓基，你一个人的腦子够咱們兩个人用的了。你准会把这个难关渡过去。我也算見过些能干利落的人，可是沒一个比得上你的。"神魂顛倒的騎兵这么三言兩語的表示了自己的信心，就照着利蓓加的計策，把她指給他的差使办起来。

这差使并不难，不过給克劳萊上尉和克劳萊太太在白朗浦頓或是軍营附近冷靜的所在租几間屋子。原来利蓓加已經决定逃走了，我覚得她这一着倒走得很聰明。几星期来，罗登老是央求蓓基跟他私奔，因此这一下眞是求之不得。他騎着馬飞奔出去租房子——一个人恋爱的时候总是那么性急——一口答应出兩基尼一星期的房錢。房东太太見他那么爽快，懊悔把价錢开得这么低。罗登租了一架鋼琴，又定了許多鮮花，足足把半个花店都买空了。除此以外，他还賒了一大堆講究东西。他正是恋爱得昏头昏腦的当兒，鋪子里又許他沒有限止的賒賬，因此他帶回来不知多少东西，像披肩、羊皮手套、絲袜、法国金表、手鐲、香水等等。他这样狠命的买了許多礼物，心上輕松了些，随后上俱乐部心神不宁的吃了一餐飯，等着迎接一生的重要关头。

克劳萊小姐經过隔天的許多事情，看着利蓓加行出事来很識大体，竟肯不顧自己回絕了一头好亲事，又見她为着不能出口

的伤心事郁郁不乐，而且温和顺从，悄没声兒的忍受着痛苦，不由得自己的心腸也軟了。凡是發生了像結婚、求爱、拒婚这一类的事情，闔家的女人准会振奋激动，对于当局人表示同情。我向来喜欢观察人性，每逢时髦場里娶妇嫁女最忙碌的时节，我总要到汉諾佛广場的聖·乔治教堂里去看热鬧。我从来沒有看見新郎的男朋友淌眼抹泪，教堂里的办事員和主持婚礼的牧师也并不見得感动。可是女人們就不同了，常常有些不相干的閑人，像老早过了結婚年龄的老太太，兒女成群的中年胖妇人，都在旁边掉眼泪。戴粉紅帽子的漂亮小姑娘更不必提了；她們不久也要輪到做新娘的，当然对于婚礼更有兴趣。这些女人哭的嗚嗚咽咽，抽抽搭搭，一面擤鼻涕，一面把毫無用处的小手帕掩住小臉蛋兒，不論老幼，都感动得胸脯一起一伏的哭着。我的时髦朋友約翰·畢姆立郭和蓓兒格拉薇亞·葛丽痕·派克小姐結婚的时候，在場的人都兴奋的不得了，連教堂里管座位的烏眉烟嘴的小老太婆，一面領我到位子上去，一面也在落眼泪。我暗想道：“这可怪了，又不是她在做新娘。”

总而言之，畢脫爵士的事情發生以后，克劳莱小姐和布立葛絲尽情的讓心里的感情發泄了一下，都对利蓓加深深的憐惜起来。她不在旁边的时候，克劳莱小姐自己在書房里找了一本專講多情男女的小說消遣。夏潑憑着心里的隐痛，成了当天的要人。

那天晚上，利蓓加說的話格外風趣，唱的歌格外悦耳，在派克街还是头一回呢。克劳莱小姐的心整个兒給她纏住了。利蓓加笑着随随便便的說起畢脫爵士求婚的事，仿佛这不过是上了年紀的人荒謬糊塗的想头。她眼泪汪汪的說她只願意永远跟着亲爱的恩人，别的什么也不想，布立葛絲听了这話，心里說不出

来有多少难过失望。老太太答道："我的小宝貝兒，你放心，这几年里头，我再也不会放你离开我。經过了这件事，你决不能再跟着我那討厭的弟弟回去了。你就住在这兒，跟我和布立葛絲做伴。布立葛絲是常常要到她亲戚家里去的。布立葛絲，如今你爱什么时候回去都行。你呢，亲爱的，你得住在这兒照顧我这老婆子了。"

如果罗登不在俱乐部里心慌意乱的喝紅酒而留在派克街的話，那么他們夫妻倆只消就地跪下来向老小姐坦白認錯，一眨眼的功夫就会得到大赦。可惜天沒把这样的好运气賞給这对小夫妻，想必是因为怕我这本書写不成的緣故。我这小說里面提到他們的許多奇遇；如果克劳萊小姐饒恕了他們，讓他們住下来跟着她一起过又舒服又單調的日子，这些事情就不会落到他們头上去了。

在派克街的公館里，有一个从汉泊郡雇来的丫头，在爭金手下当差。这女孩子除了干别的活不算，还得每天早上把夏潑小姐洗臉用的一壺热水給她送进房去。爭金自己是宁死也不肯給那硬挤进来的外路人当这差的。这女孩子从小在克劳萊家的庄地上長大，还有个哥哥，在克劳萊上尉的部队里当兵。如果把話都說穿，我想有好些事情她是知道底細的。这些事和我們这本書的关系着实不小。别的不說，她新近买了一条黃披肩，一双綠靴子，一頂淺藍帽子，上面插着一根紅的鳥毛，一共花了三基尼，都是利蓓加給她的錢。夏潑向来撒不开手，这一回居然肯花錢賄賂貝蒂·馬丁，想必是使喚她做了什么事。

畢脫爵士向夏潑小姐求婚的第二天，太陽照旧升起来，貝蒂·馬丁(她專管收拾楼上)到了一定的鐘点，也照常去敲那家

庭教师臥房的房門。

里面沒有回答。她又敲了一下，屋里依旧沒有响动。貝蒂拿着热水壺，自己开了門走进去。

蓓基的小床还是前一天貝蒂帮着鋪的，上面盖着白色綫毯，像刚鋪好的时候一样平伏整齐。兩只小箱子用繩子捆了起来擱在房間的一头。窗子前面的桌子上摆着个針插——这針插又肥又大，配着粉紅里子，外面像女人的睡帽一样織成斜紋——上面擱着一封信。看来它在針插上已經擱了整整一夜。

貝蒂踮着脚走过去，仿佛害怕吵醒了它。她看看信，又前后左右瞧了一下，似乎是很詫异、又很喜欢的样子。她咧开大嘴笑嘻嘻的拿起信来，正面反面，顚倒横竪的瞧了一会，才把它拿到楼下布立葛絲房里去。

眞奇怪，貝蒂怎么知道这封信是写給布立葛絲的呢？她上的学就不过是别德·克劳莱太太办的聖經班，在她眼睛里，所有的字都像希伯莱文那么难懂。

女孩子嚷道："嗳喲，布立葛絲小姐！啃，小姐呀！出了事啦！夏潑小姐房里沒有人，床上也沒有睡过。她跑了，留下这信給您的，小姐。"

布立葛絲小姐的梳子从她手里掉下来，她那稀稀疏疏褪了色的头髮披在肩膀上。她嚷道："什么！私奔啦？夏潑小姐跑掉啦？到底怎么回事？"她来不及的撕开了整齐的封蠟，像有些人說的，把那封信一口吞下去似的讀了一遍。私奔的人信上写着：

> 亲爱的布立葛絲小姐：你是最心慈的，一定会可憐我，同情我，原諒我。我这样一个可憐沒爹娘的人，在这兒受到多少的看顧照料，如今只能离家了。我一面走，一面流着眼泪为大家祝福和祈

禱。叫我离开此地的人是有权利要我跟着他走的。他的权利甚至于胜过我的恩人，我現在走向我的責任，到我丈夫那里去了。是的，我已經結了婚。我的丈夫命令我回到我們寒素的家里去——回到我們自己的家里去。最亲爱的布立葛絲小姐，你的感情是細致的，你是富有同情心的，你知道应該怎么向我的好朋友——我的恩人——报告消息。告訴她，我临走的时候还在她的枕上洒了好些泪珠兒——在她病中，我多少回在她的枕边看护她啊！告訴她，我現在希望再回来伺候她。唉，如果我能够重新回到派克街，多快乐呀！我战战兢兢的等候回音——等候那决定我命运的回音。前回承畢脫爵士看得起我，向我求婚的时候，亲爱的克劳萊小姐說我是配得上他的。我为她祝福，因为她竟然認为我这可憐的孤兒够得上資格做她的弟妇。我告訴畢脫爵士說我已經做了另外一个人的妻子，連他也饒恕了我。我应該当时把事实和盤托出，可是我沒有那么大的勇气——我該告訴他，我不能做他的妻子，因为我已經是他的媳妇！我嫁了天下最高尙最慷慨的人——克劳萊小姐的罗登也就是我的罗登。他下了命令，我才敢开口談出我的秘密，跟着他回到我們寒素的家里去，并且准备随着他走到天涯地角。唉，我的亲爱的慈悲的好朋友，求你为我的罗登在他的姑媽面前說句好話，也为这可憐的女孩子說句好話。对于这女孩子，罗登高貴的本家个个都是空前的仁慈。求克劳萊小姐讓她的孩子們回来吧！我不能再說下去了。求上天賜福給这家子所有的亲爱的人兒。如今我只能走了。

你亲切的感激涕零的朋友

利倍加·克劳萊

午夜

这封信使布立葛絲恢复了本来的地位，又成了克劳萊小姐的第一位亲信。她剛把这封又动人又有趣的信看完，就見孚金姑娘走进来說："別德·克劳萊太太剛坐了邮車从汉泊郡赶到这

兒。她要喝点茶。你下来預备早飯好嗎，小姐?"

布立葛絲腦后乱七八糟的拖着一把稀稀朗朗的头髮，腦門上堆着一堆卷头髮用的紙条，她把梳妝衣裹一裹紧，一手拿着报告好消息的信，昂头挺胸的下楼去找别德太太，倒把孚金吓了一跳。

貝蒂喘着气說道："嗳唷，孚金姑娘，出了大事啦！夏潑跟着上尉跑了。他們到葛莱替那村[1]里去結婚了。"要描写孚金姑娘心里的感覚，需要專写一章才行。可惜我这上等的艺术只管形容她主妇的情感，所以只好罢了。

别德·克劳莱太太半夜赶路，冻得僵了，在客厅里烤火。新点的火必必剝剝的响着，别德太太一面取暖，一面听布立葛絲小姐报告利蓓加他們偸偸結婚的消息。她說，謝天謝地，亏得她在这时候赶到，正好帮忙可憐的亲爱的克劳莱小姐担当这样的打击。她說利蓓加是个詭計多端的死丫头，她本人早就疑心她不正經。講到罗登·克劳莱呢，她老早說他是个該死下流的無賴，不明白他姑媽为什么溺爱他。别德太太又說，他做出这样的混賬事来，倒也有个好处，至少可以叫亲爱的克劳莱小姐睜开眼看看清楚这坏东西的眞面目。别德太太吃了些热的烤面包，喝了些滾热的茶，覚得很受用。現在屋子里旣然有一間臥房空着，她也不必住客店了，便使喚鮑尔斯手下的听差到葛洛思德旅館里去把她的箱子拿来。她坐的是扑兹默斯邮車，就在那旅館里下車。

---

[1] 葛莱替那村(Gretney Green)在苏格蘭边境。从前在苏格蘭結婚最方便，所以私奔的人都上苏格蘭。到現在"葛莱替那村的婚姻"已成了英文中的成語了。

你記住，克劳萊小姐不到中午是不出房門的。早上，她坐在床上喝巧格力茶，蓓基·夏潑在旁边把"晨报"讀給她听，或是她自己找些别的消遣把时候混过去。楼下的兩个人私底下商量了一下，觉得最好暫时不去伤她的心，等她到起坐間以后再說。当下只說别德·克劳萊太太坐了邮車从汉泊郡出来，暫且住在葛洛思德旅館里；她問克劳萊小姐好，現在正在底下和布立葛絲小姐一塊兒吃早飯。平常的时候，克劳萊小姐听得别德太太来了不会觉得特别高兴，这一回却非常喜欢，因为一則可以和弟妇倆談談克劳萊夫人怎么死，乡下准备怎么送丧等等，二則又可以告訴她畢脫爵士突如其来向利蓓加求婚的情形。

老太太到了起坐間，安坐在自己常使的圈椅里面，和弟妇互相拥抱，問了好。其余的兩个人是預先串通好的，觉得时机已到，便預备开口了。女人們把坏消息告訴好朋友的时候，慣会用些花巧，先緩緩的露个口風，那种手段，沒有人看了不佩服。克劳萊小姐的兩个朋友把秘密揭穿之前，先把空气制造得十分神秘，弄得那老太太惊疑不定——那惊疑的程度，却是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别德太太先說："我最亲爱的克劳萊小姐，你听了别急。她拒絕畢脫爵士的緣故，是——是因为她不能答应。"

克劳萊小姐答道："这还用說？当然是有原因的。她喜欢另外一个男人。昨天我就告訴布立葛絲了。"

布立葛絲倒抽一口气說道："您說她喜欢另外一个人嗎？唉！亲爱的朋友，她已經結婚啦！"

别德太太插进来說："已經結过婚啦。"說着，她們兩人交叉着十个手指头，对瞧了一眼，又轉过眼睛望着那个受她們捉弄的老太太。

克劳萊小姐叫起来道："她回来之后叫她馬上到我这兒来。这混賬东西太不老实。她竟敢瞞着我嗎！"

"她一时还不会回来呢。亲爱的朋友，心上先有个准备吧。她要过好些时候才回来呢。她——她不回来了。"

老太太說道："老天哪！她走了叫誰給我做巧格力茶呢？把她叫回来。我要她回来。"

别德太太嚷嚷着說道："她昨兒晚上逃走了啊！"

布立葛絲也嚷嚷着說："她留了一封信給我。她說她嫁給——"

"看老天面上，你可得說和軟点兒，别吓着她，布立葛絲。"

老小姐又急又火，嚷道："她嫁給誰？"

"她嫁給您的——一个本家——"

受捉弄的人嚷道："她說过不嫁畢脫爵士的。馬上說給我听。别叫我急的發瘋。"

"嗳唷，布立葛絲小姐，你可說和軟点兒啊！她嫁了罗登·克劳萊。"

可憐的老太太發狂似的大叫道："罗登結婚——利蓓加——家庭教师——低三下四的——給我滾出去，你这傻瓜，你这蠢东西！布立葛絲，你这蠢老婆子，你竟敢这样兒！瑪莎，你是通同一气的——是你叫他結婚的——你以为这样我的錢就不給他了。"

"难道我会叫本家的爷們娶个圖画教員的女兒不成？"

"她母亲是蒙脫莫倫西家里的人！"老太太一面嚷嚷，一面使勁拉鈴。

别德太太答道："她媽是歌剧院里唱戏的。她自己也上过台，說不定还做过更下流的事呢。"

克劳莱小姐大叫一声，晕过去了。虽然她刚刚离开臥房，她們只好仍旧把她抬回去。她發狂似的一陣陣哭喊吵鬧。大家忙着請了好几个医生回来。别德太太坐在她床旁做她的看护。这和藹可亲的太太說："本家的人应該守在她身边才对。"

克劳莱小姐刚給抬到楼上，底下又来了一个人。原来是畢脫爵士到了；这消息少不得也要告訴他。他进来說："蓓基在哪兒？她的行李呢？她今天要跟我上女王的克劳莱去的。"

布立葛絲問道："您难道没听見这意外的新聞嗎？您还不知道她秘密結婚嗎？"

畢脫爵士道："那关我什么事？我知道她已經結婚了。这有什么关系？叫她快下来吧，别尽着讓我等了。"

布立葛絲問道："您还不知道嗎？她已經不在这屋子里了。克劳莱小姐为这件事大吃一惊。她知道罗登上尉娶了利蓓加，差点兒没有气死。"

畢脫爵士听得利蓓加嫁了他的兒子，破口大罵，这些难听的話我也不必記載。可憐的布立葛絲听得混身打战，連忙走出来。老头兒心里說不出来的怨毒，又干瞧着个妙人兒給人搶去，气得几乎發瘋，一勁兒的大嚷大罵，咱們别看他了，关上門跟着布立葛絲一起出来吧。

畢脫爵士回到女王的克劳莱的第二天，像瘋子一样冲到蓓基从前的屋子里，一脚踢开她的箱子，把她的文件，衣服，还有别的另星东西散了一地。佣人头兒的女兒霍洛克斯小姐趁便拿了些去。剩下的衣服，兩个孩子穿上做戏玩耍。那时候她們的媽媽才下葬没有几天。那可憐的女人冷清清的安葬在克劳莱本家的墓穴里，四面的死人全是陌生的。她落葬的时候没有人哭，大家随随便便的不当一回事。

罗登和他嬌小的太太住在白朗浦頓一所舒服的小屋子里。蓓基整个上午在試彈新的鋼琴。新手套剛剛是她的尺寸；新披肩圍上非常的漂亮；新戒指在她手上發光；新手表在她手腕上滴答滴答的响。罗登說道："如果老太太不肯回心轉意怎么办呢？蓓基，如果她不肯回心轉意怎么办呢？"

大利拉拍拍参孙的臉說："那么我来替你掙一份家私。"

他吻着她的小手說道："你干什么都行。你干什么都行。咱們今天坐車上宝星勛章飯店① 吃飯去吧，喝！"

第十七章

都宾上尉买了一架鋼琴

在名利場里，只有一种公共聚会可以讓諷刺家和多情人手拉着手一同参加。那兒的形形色色最不調和，有些逗人發笑，有些却是招人伤心的。不管你是性格温柔、感情丰富的人，还是識破人情、憤世嫉俗的人，这地方都可以兼收并蓄，并不显得矛盾。在"泰晤士报"最后一頁上面每天登載着一大排的广告，欢迎大家参加这种集会。乔治·罗平先生② 去世以前，也曾經气度雍容的在会上做过主持人。我想凡是住在倫敦的人，大多数都見过这場面。有些人对于人生感慨很多，想起这种事情說不定会輪到自己头上，心上便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不由得有些害怕。

① 倫敦的时髦飯店，在里却蒙。

② 乔治·罗平，当时大拍卖行的主人。

到得那时候，汉默唐①先生受了第奥盖奈财产管理人的命令，或是各个債权人的委托，就把伊壁鸠魯②生前的書籍、家具、金銀器皿、衣服和上等好酒公开拍卖了。

哪怕是名利場上最自私的人，看着死去的朋友身后这样不体面，也忍不住要覺得难过和同情。大依芙斯勛爵的尸骨已經埋葬在他家的墓穴里，替他塑像的人在雕像底下刻了一篇句句眞实的文章，頌揚他一生的德行，并且描写他的兒子怎么悲痛的情形。他兒子呢，却正在出卖父亲留下来的財产。凡是大依芙斯生前的座上客，走过从前常到的房子，怎么能够不生感嘆呢？从前屋子里一到七点鐘就灯燭通明，大門一敲就开，殷勤的听差們在楼梯的各个轉角上伺候着，当你走上寬敞平坦的楼梯，他們一路傳呼着你的名字，一直报到上面的宾客接待室。兴高采烈的大依芙斯老头兒就在那兒招待客人。他的朋友眞多，他待客的时候气派也眞大。在外面愁眉苦臉的，在他家里变得口角風趣了。在别处互相怨恨詆毁的，在他家里也你敬我爱的了。大依芙斯爱摆架子，可是他的飯菜那么好，客人們还有什么忍不下去的呢？也許他有点兒蠢，可是喝了他的好酒，誰还能嫌他語言無味呢？他俱乐部里許多朋友都在哀悼他。他們說："咱們把他剩下的勃根弟酒买几瓶来吧。价錢倒不必計較。"一个叫平却的說："大依芙斯老头兒家里拍卖，我买了这小匣子。"說着，把匣子給大家傳观了一下，还說："这东西本来屬于路易十五的不知哪

① 拍卖的时候，每逢一件貨物成交，拍卖人便把木槌子敲一下桌子。这里"汉默唐"(Hammerdown)就是敲槌子的意思。

② 第奥盖奈(Diogenes，公元前412？—323)是希腦犬儒派哲学家，象征刻苦儉朴的人，因他行同乞丐，睡在木盆里，舍弃一切身外之物。伊壁鸠魯(Epicurus，公元前342？—270)是希腦享乐派哲学家，此地代表生活奢华的闊人。

个相好。你們瞧着可好看不好看？这小照眞美呢！"接下来，大家都議論大依芙斯的兒子怎么濫吃濫用敗家产的情形。

唉！这屋子可眞是改了样子了。大門前貼了許多广告，用大方塊字写着准备拍卖的家具清單。楼上一个窗口外面挑着一小塊地毯，就算旗招兒①。骯髒的台阶上懶懶的坐着六七个搬伕。大厅上挤滿了穿戴得不干不凈的人，到处把印好的卡片塞在来客手里，自告奋勇代客拍进貨色。这些人相貌都像东方人。老太太們和外行的人都在楼上房間里，摸摸帳子，按按褥子，碰碰鵝絨被子，把抽屜乒乒乓乓的一开一关。爱翻新样兒的年輕主妇把幔子和穿衣鏡等等一件件量过尺寸，看它們是否适合她的新房子。势利鬼往往喜欢吹牛，說他們在大依芙斯家里买了这个那个的，連着吹好几年也不嫌煩。在楼底下，汉默唐先生正坐在飯厅里的核桃木飯桌上，手里搖着象牙的槌子，耍着各种把戏抬价錢。他滔滔不絕的說話，热烈地夸贊貨色，一会兒哀求，一会兒講理，一会兒做出大失所望的样子。他叫着鬧着，戴維茲先生懶洋洋的，他刺他一句；莫师先生不肯上前，他激他一下。他命令着，央告着，扯起嗓子大声嚷嚷。到最后，他的槌子像命运之神一样，拍的一声敲下去，就算成交；然后再拍卖底下一項。唉，大依芙斯，当日咱們圍着大飯桌吃飯，桌子上鋪着一塵不染的桌布飯巾，滿台的金銀器皿閃閃發亮，何曾想到菜肴里面还包括这么一个大呼小叫的拍卖人呢？

大拍卖已經快完了。早几天已經卖掉好些东西，像客厅里名工制造的精美的家具，家傳的全套金銀器皿，还有各色名貴的好酒。这些好酒的原主进貨的时候不惜重价，而且对于酒味的好坏是有名的內行，因此鄰近一帶講究喝酒的人說起他家的酒

① 拍卖場外面慣常挂一塊藍白方塊花紋的旗子。

来沒有不称賞的。咱們的老朋友，勒塞尔广場的約翰·奥斯本先生，知道它們的好处，这次使喚他的佣人头兒把好些最貴重的酒买了下来。刀叉器皿里面最得用的一小部分給市中心几个年輕的股票經紀人买去了。眼前出卖的都是些次要的貨色。桌子上面的演說家正在把一張圖画推荐給各位买客，一味的称揚它的好处。那天到的人很杂，也远不如前几天拥挤。

汉默唐先生大声嚷道："第三百六十九項。男人騎象的肖像。誰要买騎象的先生？白罗門，把画兒举起来，大家瞧瞧。"一个高个子、蒼白臉、軍人模样的人，本来靜靜的坐在桌子旁边，看見白罗門把这名貴的画兒举起来，忍不住嘻开嘴笑起来。"白罗門，把画兒給上尉瞧瞧。您肯出多少錢买这头大象哪，先生？"上尉窘得臉上發紅，急忙轉过臉去。

"这件艺术品二十基尼有誰要买？十五基尼，五基尼，請各位自己开价錢吧。那怕不連这头大象，單是这位先生就値五鎊錢呢。"

一位專門說笑話的买客接口道："眞奇怪，这头象倒沒給他压倒。这位先生的个子可不小啊！"屋子里的人听了这話都嗤嗤的笑起来，因为画上那騎象的人是个大胖子。

汉默唐先生道："莫师先生，别把这画兒說的那么不値錢。請各位瞧瞧这件艺术品。瞧这头勇敢的大象姿势多么自然。騎在象背上的先生穿着黃布衣服，手里拿着槍，准备出去打獵。远远的有一棵無花果树，还有一座塔。这画兒上的風景，挺像咱們那有名兒的东方地区里头的一个地方——怪有趣的一个地方。出多少哪？先生們赶快啊，别叫我在这兒等一整天。"

有一个人肯出五先令。軍人模样的人听了回过头来，瞧瞧究竟是誰出了这么了不起的大价錢。他看見那人也是个軍官，

胳膊上还吊着个年輕女人。这一对男女仿佛覺得这件事情有趣之極，最后出了半基尼把画兒买下来。坐在桌子旁边的軍官看見他們兩个，似乎覺得十分詫异，而且比以前更窘了，把头低低的縮在領子里面，背过身来不看他們。

汉默唐先生那天拍卖的許多东西，大都和我們沒有关系，不必多說。單說一架从楼上抬下来的小方鋼琴（还有一架横絲大鋼琴早已卖掉了），那年輕女人用灵巧熟練的手指头在琴上試彈了一下，桌子旁边的軍官怔了一怔，又臉紅起来。輪到拍卖小鋼琴的时候，年輕女人的代理人开口竞买。可是她碰到了敌手。桌子旁边的軍官雇用的犹太人和大象的买主雇用的犹太人彼此抬价，你来我去的各不相讓，汉默唐先生在旁边替兩人助势。

兩边竞爭了一段时候，大象軍官和大象太太不爭了，拍卖人把槌子拍的一敲，說道："魯易斯先生，二十五基尼。"这样，魯易斯先生的主顧就得到了那架小方鋼琴。貨物成交以后，他似乎很放心，挺直了腰杆坐起来。就在那时候，竞爭失敗的一对看見了他。女人对她朋友說道："罗登，那是都宾上尉啊！"

我想大概蓓基不喜欢丈夫替她租来的新鋼琴，或者是鋼琴的主人不肯再賒賬，把它搬了回去。再不然，就是因为她回想到从前住在亲爱的愛米丽亞·賽特笠家里，常常在起坐間里彈这架鋼琴，因此对它有特别的感情，要想把它买回去。

拍卖的地点就在勒塞尔广場的老房子里。故事开始的时候，咱們曾經在那里度过几个黃昏。好心的約翰·賽特笠老先生如今已經身敗名裂。在証券市場里，大家公認他逃債背約，接下来他宣告破产，在商界里从此不能立脚。奥斯本先生的佣人头兒过来买了好几瓶有名的葡萄酒，拿到对面酒窖里去了。另外有一打精工制造的銀匙和銀叉（每件淨重一兩），还有一打吃

甜点心用的匙子叉子，是三个年輕的股票經紀人买去的。他們三人是穿針街台尔兄弟和斯畢各脫营業所的老板，以前和老头兒有过交易，得过他的好处(当年他和無論什么人做买卖都是寬厚为怀)，这次从殘余中檢出这点兒宝物，送給好心的賽特笠太太做个想念。那架小鋼琴本来是爱米丽亞的，現在她沒有鋼琴可彈，也許会想念旧物，而且威廉·都宾并不会彈琴，正好像他不会走繩索一样，所以看上去他买了鋼琴不是給自己彈的。

总之一句，那鋼琴当天晚上就給送到通福蘭路的一条街上一家小巧玲瓏的屋子里去。这种街道，名字往往特别花哨动听。这一条叫做安娜瑪莉亞西路，这些屋子总称聖·亞廸蘭德别墅，都是小不点兒的娃娃屋。如果你看見屋里的人从二楼窗口探出头来，准以为他的脚挂在楼下客厅里。每幢屋子前面有个小小的花园，矮树叢上終年晾着小孩的圍嘴、小紅袜、帽子等等，有男孩子的，也有小姑娘的，活像开着的花兒。屋子里面常听見有人叮叮东东的彈木琴，还和着女人的歌声。栅欄上晒着一个个啤酒甕子。到傍晚时分，可以看見好些在市中心做事的書記和职員拖着疲倦的脚步回家。賽特笠先生手下的一个职員叫克拉浦的，就住在此地。这位好心的老先生遭了难，只好帶着妻子女兒躲到他家里来。

乔斯·賽特笠听得家里破产以后行出来的事，正可以显出他的为人。他并不回到倫敦来，只写了一封信給他母亲，叫她要錢的时候只管到他代理人那里去支。这样，他的憂伤困頓的、慈祥的老父母眼前总算可以免于穷困。乔斯安排了父母之后，仍旧住在契尔頓納姆的公寓里，照本来的老样子过日子。他赶馬車，喝紅酒，打牌，講印度故事，那爱尔蘭寡妇也照常籠絡他，奉承他。他送給家里的錢，虽說在家里是極需要的，可是他爹媽

倒并不放在心上。我听得爱米丽亚說过，她爸爸自从破产以后沒臉見人，只有当他收到那几个年輕股票經紀人送来的一包匙子叉子和問候信以后，才抬起头来。礼物虽然是送給賽特笠太太的，他却比妻子更加感动，竟像孩子似的大声痛哭。匙子叉子是公司的小老板爱德华·台尔出面买下来的，他很喜欢爱米丽亞。爱米的家里虽然到了这步田地，他仍旧願意娶她。他是在一八二〇年結婚的，娶的小姐名叫鲁意莎·葛次，丈人是有名的海厄姆和葛次米粮公司里的股东，賠过来的嫁妝着实不少。他現在过的很闊，兒女成行，住在默思威尔山的一宅漂亮的别墅里。我講起这位好先生的事情，反而忘了正文，眞不应該。

这家子現在不但不走紅，而且又沒了錢，对于克劳萊上尉和他太太一点兒用处都沒有了，还給他們那么大面子，上門拜訪嗎？我想讀者一向佩服他們夫妇倆的識見，当然知道他們如果預先听見了風声，决不会老远的跑到勃鲁姆斯白萊去。利蓓加从前在这所舒服的旧房子里面得到不少好处；她眼看着滿屋里給掮客和买主翻得乱騰騰的，藏在角落里的紀念品都給搜出来，大家你搶我夺的不当一回事，眞是大出意外。她私奔以后一个月，想起了爱米丽亞。罗登听了她的話呵呵大笑，說他非常願意再見見乔治·奥斯本这小伙子。他說笑話道："蓓基，他是个很討人喜欢的朋友，我想再卖一匹馬給他，蓓基。我还想跟他打几盤彈子。眼前他对我倒很有点兒用处，克劳萊太太，呵呵！"讀者听了这話，請不要以为罗登·克劳萊安心想在打彈子的时候騙乔治的錢，他不过希望公平合理的沾几文便宜罢了。在名利場上，哪个爱賭錢的人不認为这是自己正当的权利呢？

他們的姑媽总不回心轉意，已經过了一个月了。罗登每次

在門口給鮑尔斯擋駕；他的佣人們不能再住在派克街；他送去的信也都是原封退回。克劳莱小姐从来不出門，听說身上仍旧不好。别德太太也不动身，一刻不离开克劳莱小姐。克劳莱上尉夫妻兩个見别德太太总不回乡下去，便知道事情不妙。

罗登說道：“老天哪！現在我懂了。我知道当时在女王的克劳莱，她为什么老是把咱們兩个拉在一塊兒了。”

利蓓加叫起来道：“好个陰險的婆娘！”

上尉仍旧癡心恋着自己的妻子，便嚷道：“如果你不后悔的話，我也不后悔。”他的妻子吻他一下算是回答。她見丈夫傾心相爱，心里很得意。

她暗想道：“可惜他太笨，不然我倒可以把他訓練得像个样子。”在面子上，她从来不讓丈夫知道自己瞧不起他。不管他說什么故事，軍营中飯堂里的形形色色呀，馬房里的見聞呀，她都平心靜气的听着，从来不怕煩。凡是他說笑話，她听了沒有不笑的。賈克·斯百脫大希拉車的馬摔了交，鮑伯·馬丁該兒在賭場上給捉出来，湯姆·生白准备参加野外賽馬，对这些她都表示極大的兴趣。他回家的时候，她活潑潑兴冲冲的接着他，他想要出門的时候，她催着他快走。他在家歇息，她便彈琴唱歌給他听，調好酒給他喝，替他預备晚飯，把拖鞋烤暖了給他穿，伺候得他心窩子里都是熨貼的。我听見我祖母說过，最賢良的女人都会假惺惺。我們从来不知道她們心里藏着多少秘密。她們表面上天眞爛漫的跟你談体己話兒，其实是步步留心的提防着你。她們不費力气就能堆下滿臉誠恳的笑容，往往为的是哄人，脫滑兒，叫你心軟，上她們的当。这些伎倆，不但善于撒嬌卖俏的女人，連閨閣中的模范和最賢慧的奶奶太太也都有一手。丈夫太蠢，做妻子的会想法子遮盖他的糊塗；丈夫太凶横，做妻子的会

甜言蜜語捺住他的怒气；这些都是常見的情形。我們男人看見她們低头伏小得招人疼爱，反而夸獎她們，把这种粉飾过的詐伪称做忠誠。一个賢慧的妻子哪能不耍手段呢？康耐丽亞[1]的丈夫和波提乏[2]一样受騙，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罗登·克劳萊虽然是酒色場中的老手，經不起利蓓加的体貼服侍，变了个欢天喜地依头順腦的好丈夫，連以前常到的寻欢作乐的地方也不大見他的影兒了。他俱乐部里的人曾經問起过他一兩次，可是幷不記挂他。本来，在名利場里的人，誰还記挂着誰呢！罗登家里藏着的妻子总是对他眉开眼笑，他住的又舒服，吃的又受用，每天黃昏尝尝家庭的乐趣，这日子不但过的新奇，而且偸偸摸摸的眞有趣。他們結婚的消息还沒有公开宣布，也沒有上过"晨报"。如果他的債主們知道他娶了沒有錢的太太，准会大伙兒赶来逼債。蓓基很牢騷的笑道："我的亲戚本家倒不会反对我的亲事。"她願意等到老太太回心以后再正式在交际場里露面，因此在白朗浦頓不和人来往，最多跟丈夫几个相熟的男朋友周旋一下，留他們在家吃吃飯。这些人都非常喜欢她。她备了几样菜，一路說說笑笑，飯后彈琴唱歌給他們听，叫那几个客人都覚得怪受用的。馬丁該尔少佐压根兒沒有想到要看他們的結婚証書。生白上尉十分佩服她調五味酒的本領。年輕的斯百脫大希中尉喜欢玩紙牌，常給罗登請到家里来，也很快的着了她的迷，这是誰都看得出的。好在她自己步步留心，不肯胡来，再加克劳萊是有名的爆炭，多疑心，好打架，对于他的妻子更是一道最有力量的护身符。

---

[1] 康耐丽亞生在公元前二百年間，是著名的賢妻良母，她的兩个兒子都是罗馬有名的官吏。

[2] 波提乏是"聖經""創世記"第三十九章中受騙的丈夫。

在倫敦城里，有許多时髦的世家公子一辈子沒有踏进女人的起坐間，因此罗登·克劳萊本乡本区里面虽然因为别德太太的宣傳而大家談論着他的亲事，在倫敦的人倒不敢肯定，有些人是不理会，有些人根本不談这件事。罗登靠賒賬过日子，倒很舒服。他的本錢就是他欠下的一大笔債。如果他安排的得当，这些債够他过好几年。好些在时髦場里混日子的人，靠着渾身背債，比手里有現錢的人过活得丰足一百倍。在倫敦街上走走的人，誰不能够随时指出五六个这样的人来？你得搬着脚走路，他們可是神气活現的騎着馬。上流社会里的人个个趋奉他們，做买卖的哈着腰直送他們坐进馬車才罢。他們从来不肯委屈自己，只有天知道他們靠什么活着。我們常看見賈克·脫力夫脫萊思騎着馬在公园里蹓躂，赶着馬車横冲直撞的在帕尔莫尔大街上跑。我們也去吃他的飯，使他的精美無比的碗盞器皿，一面想："这个势派当初是怎么撑起来的呢？以后怎么撑下去呢？"有一回我听見賈克說："我的好人兒，在欧洲每个国家的京城里我都背着債。"这种日子，当然迟早会完，可是眼前他照样过得快活，别的人也都願意跟他拉手打招呼，說他脾气好，会享福，是个顧前不顧后的家伙，虽然常常听見对于他不利的風声，也只当不知道算了。

我不得不承認利蓓加的丈夫也是这一类的人物。在他家里，除了現錢之外，甚么都不短。他們的小家庭里不久就因为手里拮据而觉得不方便。一天，罗登看見倫敦公报上有一項消息，說是"乔治·奥斯本已經捐得上尉的头衔，將和原应升級的史密斯对換职位"，因此想着要会会爱米丽亚的情人，才到勒塞尔广場去走了一轉。

在拍卖場里，罗登夫妇倆本来想找都宾上尉談談，打听利蓓

加的老朋友們怎么会遭到这場横禍。可是上尉不知到哪里去了，他們只好去探問拍卖行的經紀人和来往的搬伕，得到一些消息。

蓓基挾着画兒，兴冲冲的走进馬車，一面說："瞧这些人的鷹嘴鼻。他們相当于战場上吃死尸的老鷹。"

"我不知道。我沒打过仗，亲爱的。你該問馬丁該尔，他在白萊潺斯將軍手下当副官，在西班牙打过仗的。"

利蓓加說："賽特笠先生心腸很好，不知怎么会一脚走錯。我眞替他难过。"

"哦，股票經紀人——破产——不奇怪，"罗登一面回答，一面把一个蒼蝇从馬耳朵上赶掉。

他的妻子做出怪重情义的样子說道："罗登，可惜他們家的刀叉碗盞咱們买不起。那小鋼琴卖到二十五基尼，眞貴得豈有此理。爱米丽亞畢業那年我們一塊兒到百老特烏德鋪子里去挑的。全新的也不过三十五基尼。"

"那家伙叫什么——奥斯本。我想这家子既然倒了楣，他大概要溜了。你那漂亮的小朋友豈不要伤心死呢，蓓基？啊？"

蓓基微微一笑，說道："我想她过些日子就想开了。"他們赶着車繼續向前走，又談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第十八章

誰彈都宾上尉的鋼琴呢

不知怎么一来，我的故事彷佛鈎住了历史的边緣，說到有名

的事和有名的人身上去了。且說拿破侖·波那帕脫那一朝發迹的科西嘉小子。他的一群老鷹在爱尔巴島上停留了一下之后①，又从浦劳房思向外飞翔了。它們越过一座座城市里的教堂尖頂，一直飞到巴黎聖母堂的鐘楼上停下来②。这些御鷹飞过倫敦的时候，不知可曾注意到勃魯姆斯白萊教区的一个小角落。这是个非常偏僻的去处，这些鳥兒鼓着巨大的翅膀呼呼的在空中飞过去，看来那兒的居民也未必留心。

“拿破侖在加恩登陆了！”听見这种消息，維也納也許会惊慌，俄罗斯也許会丢下手里的紙牌，拉着普魯士在角落里談机密。泰里朗③和梅特涅④会搖头嘆息，哈頓堡亲王⑤，甚至于咱們的倫頓台萊侯爵⑥，都会覺得为难。可是对于勒塞尔广場的一个小姑娘，这消息可有什么关系呢？她在屋里睡覺，大門外有守夜的报时辰；她在广場上散步，外面有栅欄圍着，又有附近的巡警保护着；她走出大門到附近的沙烏撒浦頓大街上去买根緞帶，黑三菩还拿着大棍子跟在后面。她随时有人照应，穿衣睡覺，都不用自己操心，身边的护身神，拿工錢的，不拿工錢的，实在多得很。她这么一个可憐的小女孩子，年紀才十八岁，又沒有妨碍着别人的地方，只会在勒塞尔广場談情說爱，綉綉紗領子而已，欧

---

① 1814年拿破侖被逼退位，隐居到爱尔巴島上去，1815年回到法国重整軍队，企圖恢复旧日的势力。

② 拿破侖复位后宣言中曾經說过他的老鷹飞过一个个鐘楼，直到巴黎聖母堂停下来。

③ 泰里朗(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

④ 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首相。

⑤ 哈頓堡亲王(Prince Hardenberg, 1750—1822)，普魯士政客。

⑥ 倫頓台萊侯爵(Marquis of Londonderry, 1739—1821)，大家称他 Lord Castlereagh，威灵吞公爵的后台，助他策划打倒拿破崙。

洲的大国爭夺土地，大軍横扫过境，釀成慘禍，偏偏的牽累到她头上，不也太气人了嗎？温柔平凡的小花啊！虽然你躲在荷尔邦受到保护，猛烈的腥風血雨吹来的时候，仍旧要被摧殘的。拿破崙孤注一擲，和命运賭賽，恰恰的影响了可憐的小愛米的幸福。

第一，坏消息一到，她父亲的財产全部一卷而空。老先生走了背运，近来的买卖沒一样不亏本——投机失敗了，来往的商人破产了，他估計着該跌价的公債却上漲了。何必絮煩呢，誰也知道，要成功發迹何等煩难，不是一朝一日的事，傾家却方便得很，轉眼間产業就鬧光了。可憐賽特笠老头兒什么都藏在心里不說。富丽的宅子里靜蕩蕩的一切照常。脾气随和的女主人整天無事忙，做她分內不費力的事，对于这件大禍連影子都摸不着。女兒呢，情思纏綿的，心中意中只有一个自私的想头，对于世事一概不聞不問。誰也沒有料到最后的大灾难会使他們好好的一家从此傾家蕩产。

一天晚上，賽特笠太太正在塡写請客帖子。奥斯本家已經請过一次客，她当然不甘心落在人后头。約翰·賽特笠很晚才从市中心回来，在壁爐旁边一声不响的坐着，任他太太說閑話。愛米因为身上不快，無精打采的回房去了。她的母亲說道："她心里不快活着呢。乔治·奥斯本一点兒不把她放在心上。那些人拿腔作势的，我眞瞧不上眼。她們家的女孩子已經三个星期沒有过这边来了。乔治进城兩回，也不来。愛德华·台尔在歌剧院里瞧見他的。我想愛德华很想娶愛米。还有都宾上尉，他也——不过我眞討厭軍人。乔治現在可眞变了个紈袴子弟了。他那軍人的架子眞受不了。讓他們瞧瞧吧，咱們哪一点兒不如他們呢！咱們只要拿出点兒好顏色給愛德华·台尔，他准願意，瞧着吧！賽特笠先生，咱們無論如何得請客了。你怎么不說話，

約翰？再过兩星期，到星期二請客，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回答？天哪，約翰，出了什么事了？”

約翰·賽特笠見他太太向他冲过来，跳起身一把抱着她，急急的說道：“瑪丽，咱們毁了。咱們又得从头做起了，亲爱的。还是馬上把什么話都告訴你吧。”他說話的时候，四肢發抖，差点兒栽倒在地上。他以为妻子一定受不住这打击，他自己一輩子沒对她說过一句逆耳的話，現在叫她如何受得了呢？吓人的消息来得虽然突兀，賽特笠太太倒不如她丈夫那么激动。老头兒倒在椅子里，反是她去安慰他。她拉着丈夫顫抖的手，吻着它，把它勾着自己的脖子。她叫他“我的約翰——我亲爱的約翰——我的老头兒——我的好心的老头兒”，她断断續續的对他說出千百句温存体貼的話。她的声音里表达出她的忠心，再加上她的眞誠的撫慰，鼓舞了他，解了他的憂悶，使他飽受愁苦的心里感觉到說不出的快乐和淒慘。

他們肩并肩整整坐了一夜，可憐的賽特笠把郁結在心里的話都傾倒出来。他如何遭到損失和一重重的困难，他引为知己的人怎么出卖他，有些交情平常的人又怎么出乎意外的慷慨仁慈，他都从头至尾的訴說了一遍。忠心的妻子靜靜听着他說話，只有一回，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感情，說道：“天哪，天哪！愛米岂不要伤心死呢！”

做父亲的忘了可憐的女兒。她心里不快活，躺在樓上睡不着。她虽然有家，有朋友，有疼愛她的爹娘，可是仍旧覺得寂寞。本来，值得你傾心相待的人能有几个？人家不同情你，不懂你的心事，你怎么能对他們推心置腹呢？为这个原故，温柔的愛米丽亚非常孤單。我竟可以說，自从她有了心事以后，从来沒有碰見一个可以談心的人。她發愁，不放心，可又不好把这話說給母亲

听。未来的大姑小姑行出来的事一天比一天不可捉摸。她满心牵挂焦急，虽然老是悶悶不乐，却不肯对自己承認。

她咬紧牙关騙自己說乔治·奥斯本是个忠誠的君子，虽然心里很明白这是謊話。她对他說了多少話，他連回答都沒有。她常常疑心他自私自利，而且对自己漠不关心，可是几次三番硬着头皮按捺下这种心思。可怜这甘心殉情的女孩子不断的受折磨，天天捱着苦楚，又沒人可以說句知心貼己的話。連她心目中的英雄也不完全懂得她。她不肯承認她的爱人不如她，也不肯承認自己一下子掏出心来給了乔治，未免太孟浪。这潔白無瑕的、怕羞的姑娘太自謙，太忠誠，太溫柔軟弱，是个地道的女人，既然把心交給了爱人，不肯再把它要回来。对于女人的感情，我們的看法和土耳其人差不多，而且还勉强女人們恪遵我們立下的規矩。表面上，我們不像土耳其人那样叫她們戴上面紗面網，而讓她們把头髮梳成一个个卷兒，戴上粉紅帽子，笑眯眯自由自在的到处行走，底子里却覺得女人的心事只准向一个男人吐露。做女人的也甘心当奴隶，情願躲在家里做苦工伺候男人。

这溫柔的小女孩兒感覺到煩惱和苦悶。那时正是公元一千八百十五年的三月里，拿破侖在加恩登陆，路易十八倉卒逃难，整个欧洲人心惶惶，公債跌了价，約翰·賽特笠老头兒从此傾家蕩产。

这賢明的老先生，这股票經紀人，在商業上大失敗之前的各种慘痛的經驗，我不准备細說。証券交易所公布了他的經济情况，他不再到营業所去办公，持有票据的債权人也由律师代表提出了抗議。这样，他就算正式破产了。勒塞尔广場的房屋家具都被沒收拍卖，他和他家里的人也給赶出去另找安身之地。这

些在上面已經說过。

約翰·賽特笠家里本来有好些佣人，在前面我們曾經不时的提起；現在家里一穷，只得把这些人一一辞退。事到如今，賽特笠委实沒有心情亲自去發放他們。这些家伙的工錢倒是按时付給的；在大处欠債的人，往往在小地方非常守規矩。佣人們丢掉这样的好飯碗，觉得很可惜，他們和主人主母一向感情融洽，可是临走倒幷沒有怎么割舍不开。爱米丽亞的貼身佣人滿口同情的話兒，到了这步田地，也無可奈何了，离开这里到比較高尙的地段另外找事。黑三菩和他同行中的人一样，心心念念想开个酒店，因此主意早已打定。忠厚的白蘭金索泊当年曾經眼看着約翰·賽特笠和他太太恋爱結婚，后来又看着乔斯和爱米丽亞相繼出世。她跟了这家子多少年，手里攒积得不少了，所以願意不拿工錢跟着他們。她随着倒运的主人来到寒素的新居安身，一面伺候他們，一面咕咕唧唧抱怨着，过了一陣子才走。

接着，賽特笠和所有的債主会談，老头兒本来已經無地自容，經过多少对手和他爭論，更使他焦头爛額，一个半月来老了一大截，竟比十五年里面老的还快。所有的对手里面，最强硬最不放松的便是約翰·奥斯本。奥斯本是他的街坊，他的老朋友，从前由他一手栽培起来，受过他不知多少好处，而且又是未来的兒女亲家。奥斯本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呢？上面所說的無論哪条原因都足以使他反对賽特笠。

如果一个人身受大恩而后来又和恩人反面的話，他要顧全自己的体面，一定比不相干的陌路人更加惡毒。他要証实对方的罪过，才能解釋自己的無情無义。他要讓人知道他自己幷不自私，幷不狠心，幷沒有因为投机失敗而气惱，而是合伙的人存心陰險，用卑鄙的手段坑了他。加害于人的家伙惟恐别人說他

出而反而，只得証明失敗者是个惡棍，要不然他自己豈不成了个混賬东西了嗎？

大凡一个人弄到后手不接的时候，总免不了有些不老实的行为，严厉的債主們这么一想，心上便沒有什么过不去了。倒了楣的人往往遮遮掩掩，把实在情形隐瞞起来，只夸大未来的好运气。他明明一点办法都沒有，偏要假裝买卖順利，破产之前还裝着笑臉（好凄慘的笑臉啊！），見錢就攫，該人家的賬却賴掉不付，想法子擋着避免不了的灾禍，能拖延几天就是几天。債主們得意洋洋的痛駡已經失敗的冤家道：“打倒这样不老实的行为！”常識丰富的人从从容容的对快要淹死的人說：“你这傻瓜！抓住一根草当得了什么用？”一帆風順的大老官对那正在掉在深坑里掙扎的可憐虫說：“你这混蛋，你的情形早晚得在公报上登出来，你为什么还要躲躲閃閃捱着不肯說？”最亲密的朋友，最誠实的君子，只要在銀錢交易上有了出入，馬上互相猜忌，責怪对方欺蒙了自己，这种情形普遍得很，竟可以說人人都是这样的。我想誰也沒有錯，只是咱們这世界不行。

奥斯本想起从前曾經受过賽特笠的恩惠，心里分外惱恨，再也忍不下这口气。以前的恩惠，本来是加深怨仇的原由。再說他还得解除他兒子和賽特笠女兒兩人的婚約。他們兩家在这方面早已有了諒解，这么一来，可憐的女孩兒不但終身的幸福不能保全，連名誉也要受到牽累。因此約翰·奥斯本更得使旁人明白婚約是非解除不可的，約翰·賽特笠是不可饒恕的。

債权人会談的时候，他对賽特笠的态度又狠毒又輕蔑。把那身敗名裂的人气个半死。奥斯本立刻禁止乔治和爱米丽亞往来，一方面威吓兒子，說是如果他不服从命令，便要遭到父亲的咒駡，一方面狠狠的詆毀爱米丽亞，仿佛那天眞的小可憐兒是个

最下流最会耍手段的狐狸精。如果你要保持对于仇人的忿恨不讓它泄气，那么你不但得造出許多謠言中伤他，而且自己也得相信这些謠言。我已經說过，只有这个法子可以使你的行为不显得前后矛盾。

大禍临头了，父亲宣告破产，全家搬出勒塞尔广場，爱米丽亞知道自己和乔治的关系斬断了，她和爱情、和幸福已經無緣，对于这世界也失去了信念。正在这时候，約翰·奥斯本寄給她一封措詞惡毒的信，里面短短几行，說是她父亲行为惡劣到这步田地，兩家之間的婚約当然应該取消。最后的判决下来的时候，她并不怎么惊駭，倒是她爹媽料不到的——我該說是她媽媽意料不到的，因为約翰·賽特笠那时候事業失敗，名誉扫地，自己都弄得精疲力尽了。爱米丽亞得信的时候，顏色蒼白，样子倒很鎮靜。那一陣子她早已有过許多不吉利的預兆，如今不过坐实一下。最后的判决虽然現在剛批下来，她的罪过是老早就犯下的了。总之，她不該爱錯了人，不該爱得那么热烈，不該讓情感淹沒了理智。她还像本来一样，把一切都藏在心里不說。从前她虽然知道事情不妙，却不肯明白承認，現在索性断絕了想头，倒也不見得比以前更痛苦。她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根本沒有覺得有什么分别。大半的时候她都悶在自己的小房間里默默的伤心，一天天的憔悴下去。我并不是說所有的女人都像爱米丽亞这样。亲爱的勃洛葛小姐，我想你就不像她那么容易心碎。你是个性格剛强的女孩子，有一套正确的見解。我呢，也不敢說像她那样容易心碎。說句老实話，虽然我經历过一番伤心事，过后也就慢慢的忘怀了。不过話又說回来，有些人天生成溫柔的心腸，的确比别人更嬌嫩，更脆弱，更禁不起風波。

約翰·賽特笠老头兒一想起或是一提起乔治和爱米丽亞的

婚事，心里口里的怨恨竟和奥斯本先生也不差着什么。他咒駡奥斯本和他家里的人，說他們全是沒心肝沒天良的坏蛋。他賭神罰誓的說無論如何不把女兒嫁給那种混賬东西的兒子。他命令爱米丽亚从此不許再想念乔治，叫她把乔治写給她的信和送給她的礼物都退回去。

她答应了，努力照她爸爸說的話做去，把那兩三件小首飾收拾在一塊兒，又把珍藏的信札拿出来重新看过一遍，其实信上的句子她早就能够背誦。她看完以后，十分割舍不下，說什么也不肯把它們丢过一边，又收起来藏在胸口，仿佛做母亲的抱着已經死了的孩子不放手，这情形想来你一定見过。年輕的爱米丽亚觉得这是她最后的安慰，如果給人夺去，她一定活不成，或者馬上会急得發瘋。信来的时候，她高兴得臉上放光，發紅，心里別別乱跳，快快的溜到沒人的地方独自一个人看信。如果信上的句子冰冷無情，这癡心的女孩子故意把它們曲解成充滿热忱的情話。如果来信写的又短又自私，她也会找出种种的借口原諒那写信的人。

她整天对着这几張毫無价值的紙片悶悶的發怔。每封信都帶給她一点回忆，她就靠过去活着。从前的情景还清清楚楚的在她眼前。他的面貌、声音、衣著，他說过些什么話，他怎么样說这些話，她都記得。在整个世界上，剩下的只有这些神聖的紀念和死去的感情留下的回想。她的本分，就是一輩子守着爱情的尸骸一直到自己死去为止。

她渴望自己快快的一死完事。她想："死了以后我就能够到东到西的跟着他了。"我并不贊成她的行为，也不希望勃洛葛小姐当她模范，行动学着她。勃洛葛小姐知道怎么节制自己的感情，比那小可憐兒强得多。爱米丽亚太糊塗了；她对乔治山盟海

誓，把自己一顆心献了出去，已經不能退步回身，换回来的却不过是一句作不得准的約諾，一刹那間就能成为毫無价值的空話。勃洛葛小姐决不会上这样的当。長期的訂婚好像兩个人合股做买卖，一方面傾其所有投資經商，另一方面却自由自在，守信由他，背約也由他。

小姐們，留心点兒吧！訂婚以前好好的考慮考慮，恋愛的时候不要过于率直，别把心里的話都倒出来，最好还是不要多动感情。你們看，不到时机成熟就对别人傾心訴胆是沒有好結果的，所以对人对己都要存一分戒心才好。在法国，婚姻全由律师們包办，他們就是宾相，就是新娘的心腹朋友。你們如果結婚，最好还是按照法国的规矩，至少也得提防着，凡是能叫自己难受的情感，一概压下去，凡是不能随时变更或是收回的約諾，一概不出口。要在这名利場上成功發迹，得好名声，受人尊敬，就非这样不可。

自从她父亲破产之后，爱米丽亞便沒有資格再和从前的熟人来往了。假如她听見这些人批評她的話，就会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也会知道自己的名誉受到怎样的糟蹋。斯密士太太說，这样不顧前后的行为，簡直是一种罪过，她一輩子沒有見过。白朗恩太太說，爱米丽亞那么不避嫌疑，真叫人噁心，她向来看不上眼；这次爱米丽亞这样下場，对于她自己的几个女兒倒是个教訓。兩位都宾小姐說：“她家里已經破产，奥斯本上尉当然不会要娶这种人家的女孩兒。上了她父亲的当还不够嗎？提起爱米丽亞，她的糊塗真叫人——”

都宾上尉大声喝道：“叫人什么？他們兩个不是从小就訂婚的嗎？还不等于結了婚一样嗎？爱米丽亞是天使一般的女孩子，比誰都可疼，比誰都純潔温柔。誰敢說她不好？”

琴恩小姐說道："嗳，威廉，别那么气势汹汹的。我們又不是男人，誰打得过你呀？我們根本沒說賽特笠小姐什么，不过批評她太不小心，其实再說利害点兒也容易。还有就是說她的爹媽遭到这样的事也是自作自受。"

安痕小姐尖酸的說道："威廉，現在賽特笠小姐沒了主兒了。你何不向她求婚去呢？这門亲戚可不錯呀！嘻，嘻！"

都宾滿面通紅，急忙回答道："我娶她！小姐，你們自己沒有長心，别打量她也这么容易变心。你們譏笑那天使吧，反正她听不見。她倒了楣了，走了背运了，当然应該給人笑罵。說下去呀，安痕！你在家里是有名口角俏皮的，大家都爱听你說話呢！"

安痕小姐答道："我再說一遍，咱們这兒可不是軍营，威廉。"

那勇猛的英国人給人惹得性子上来，嚷嚷道："軍营！我倒願意听听軍营里的人也說这些話。看誰敢嚼說她一句坏話。告訴你吧，安痕，男人不是这样的。只有你們才喜欢在一塊兒嘁嘁喳喳、咭咭呱呱、大呼小叫的。走吧，走吧，又哭什么呢？我不过說你們兩个是一对呆鳥。"威廉·都宾看見安痕的眼睛紅紅的，又像平常一般眼泪汪汪起来，忙說："得了，你們不是呆鳥，是天鵝。随你們算什么吧，只要你們别惹賽特笠小姐。"

威廉的媽媽和妹妹們都覚得他对那卖風流送秋波的無聊女人那么着迷，真叫人納悶。她們着急得很，威廉对她那么傾倒，她和奥斯本解約之后，会不会接下去馬上又和威廉好上了呢？这些高尙的女孩子大概是按照自己的經驗来測度爱米丽亞，所以覚得情形不对。或者說得确切一点，她們准是拿自己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别人，因为到眼前为止，她們还沒有机会結婚，也沒有机会挑一个扔一个的，談不上經驗不經驗的話。

那兩个女孩兒說道："媽媽，亏得軍队要調到国外去了。無

論如何，这一关，哥哥总算躲过了。”

她們說的不錯。我們現在演的是名利場上的家庭趣剧，那法国皇帝在里面也串演了一个角色。这位大人物虽然沒有开口說話，可是如果沒有他插进来，这出戏就演不成了。他推翻了波朋王朝，毁了約翰·賽特笠的前途。他来到法国的首都，鼓动法国人民武装起来保衛他，同时也惊起了全欧洲的国家，大家都想攆他出去。当法国的軍队和全国百姓在香特馬斯圍繞着法国之鷹宣誓永效忠誠的时候，欧洲四大軍队也开始行动，准备大开圍場，追逐这只大老鷹。英国的軍队是四支欧洲軍之一，咱們的兩个男主角，都宾上尉和奥斯本上尉也在軍中。

勇猛的第——联队得到拿破侖脫逃上岸的消息之后，他們兴高采烈，那份兒热忱眞是火辣辣的。凡是深知这有名的联队的人，都能懂得他們的心情。从上校到最小的鼓手，个个滿怀壯志雄心，热誠地願意为国效劳。他們感激法国皇帝，彷彿他扰乱欧洲的和平就是給了他們莫大的恩惠。第——联队一向翹首盼望的日子总算到了。这一下，可以給同行开开眼，讓他們知道第——联队和一向在西班牙打仗的老軍人一样耐战，他們的勇气还沒有給西印度群島和黃热病消耗尽呢。斯德博尔和斯卜內希望不必花錢就能升为連長。奥多少佐的太太决定随着軍队一起出發，她希望在战爭結束之前，能把自己的签名改成奥多上校太太，也希望丈夫得个下級騎士的封号。咱們的兩个朋友，奥斯本和都宾，也和其余的人一般兴奋，决定尽自己的責任，显声揚名，建立功勛。不过外表看来，都宾稳健些，不像奥斯本精神勃勃，把心里的話嚷嚷得人人都知道。

使全国全軍振奋的消息傳开之后，大家激动得很，沒有心思顧到私事了。乔治·奥斯本新近正式發表升了上尉；部队已經

决定往外开拔，因此又得忙着做种种准备，心里还急煎煎的等着再升一級。时局平靜的时候認为要紧的大事，这当兒也来不及多管了。說老实話，他听得忠厚的賽特笠老先生遭了横禍，并不覺得怎么愁悶。倒楣的老头兒和債主第一次会談的时候，他正在試新裝；新的軍服襯得他非常漂亮。他的父亲后来告訴他那破产的家伙怎么混賬，怎么不要臉，耍什么流氓手段；又把以前說过的关于爱米丽亞的話重新提了一下，禁止他和她来往。当晚他父亲給他一大笔錢，專为付漂亮的新制服和新肩章的費用。这小伙子使錢一向散漫，不会嫌多，当下收了錢，也就沒有多說話。他在賽特笠家里度过多少快乐的时光，如今却見屋子外面貼滿了紙招兒。进城的时候，他歇在斯洛德客店里；当夜他出了家門往客店里去，看見这些紙招兒映着月光雪白一片。看来爱米丽亞和她父母已經从他們舒服的家里給赶出去了。他們在哪兒安身呢？他想到他們家里这么零落，心里很难过。晚上他的伙伴們看見他悶悶的坐在咖啡室里，喝了好些酒。

不久都宾进来，劝他少喝酒。他回說心里不痛快，只得借酒澆愁。他的朋友問了許多不識时务的問題，而且做出很有含蓄的样子向他打听有什么消息，奥斯本不肯多話，只說心里有事，悶得慌。

回到营里三天之后，都宾發現年輕的奥斯本上尉坐在自己房間里，头靠着桌子，旁边散着許多信紙，彷彿是非常懊丧的样子。“她——她把我送給她的东西都退回来了。就是这几件倒楣的首飾。你瞧！”他旁边擱着一个小包，上面写明交給乔治·奥斯本上尉，那笔迹非常眼熟。另外散放着几件小东西：一只戒指，他小时候在集場上买給她的一把銀刀，一条金鏈子，下面墜着个小金盒子，安着一綹头髮。他滿心懊惱，哼啷了一声說道：

“什么都完了。威廉，这封信你要看嗎？”說着，他指指一封短信。信上說：

这是我最后一次写信給你了。爸爸叫我把你給我的礼物都退回給你——这些东西还都是你在从前的好日子里送給我的。我們遭到这样的灾难，想来你一定和我一样难受——我知道你和我一样难受。在这种不幸的情形之下，咱們的婚約不可能再繼續下去，因此我讓你自由。奧斯本先生这么狠心的猜疑我們，比什么都使我們伤心。我相信我們这么受苦，給别人疑心，都和你沒有关系。再会！再会！我禱求上帝給我力量承受这个苦难和許多别的苦难。我禱告上帝保佑你。

爱米

我以后一定时常彈琴——你的琴。只有你才想得到把它送給我。

都宾心腸最軟，每逢看見女人和孩子受苦，就会流眼泪。这忠厚的人兒想到爱米丽亞又寂寞又悲伤，扎心的难受，忍不住哭起来。倘若你要笑他沒有丈夫气概，也只得由你了。他賭神罰誓的說爱米丽亞是下凡的天使。奧斯本全心全意的贊成他的話；他也在回忆过去的生活，想她从小兒到大，总是那么天眞、嫵媚，單純得有趣，对自己更是輕憐密爱，沒半点兒矯飾。

从前是得福不知，現在落了空，反覺悔恨無及。霎时間千百样家常習見的情景和回忆都涌到眼前。他所看見的爱米丽亞，总是溫良美丽的。他想起自己又冷淡又自私，她却是忠貞不二，只有紅着臉羞愧和懊悔的份兒。兩个朋友一时把光荣、战爭，一切都忘記了，只談爱米丽亞。

長談之后，兩个人半晌不說話。奧斯本想起自己沒有想法子找寻她，老大不好意思，問道：“他們到哪兒去了？他們到哪兒去了？信上并沒有写地名。”

都宾知道她的地址。他不但把鋼琴送到她家，而且写了一封信給賽特笠太太，說要去拜訪她。前一天，他回契頓姆之前，已經見过賽特笠太太和爱米丽亚。使他們兩人心动神摇的告別信和小包裹就是他帶来的。

賽特笠太太殷勤招待忠厚的都宾。她收到鋼琴之后，兴奋得不得了，以为这是乔治要表示好意，送来的礼。都宾上尉不去糾正这好太太的錯誤，只是滿怀同情的听她訴說她的煩难和苦惱。她談起这次有多少損失，眼前过日子多么艰苦，他竭力安慰她，順着她責备奥斯本先生对他从前的恩人不該这样無情無义。等她吐掉心里的苦水，稍微舒暢了一些，他才鼓起勇气要求見見爱米丽亚。爱米老是悶在自己屋子里，她母亲上去把她領下楼来。她一头走一头身上还在發抖。

她一些血色都沒有，臉上灰心絕望的表情看着叫人心酸。老实的都宾見她顏色蒼白，呆着臉兒，覚得总是凶多吉少，心里害怕起来。她陪着客人坐了一兩分鐘，就把小包交給他，說道："請你把这包东西交給奥斯本上尉。我——我希望他身体很好。多謝你来看我們。我們的新房子很舒服。媽媽，我——我想上楼去了，我累得很。"可憐的孩子說了这話，对客人笑了一笑，行了一个礼，轉身走了。她母亲一面扶她上楼，一面回过头来看着都宾，眼睛里的神情十分凄慘。这个忠厚的家伙自己已經一心恋着她，哪里还用她母亲訴苦呢？他心里一股子說不出来的凄惶、憐惜、憂愁，出門的时候，心神不安得仿佛自己做了亏心事。

奥斯本听得他朋友已經找着了爱米，一叠連声急急忙忙的問了許多問題。那可憐的孩子身体怎么样？看上去还好嗎？她說了什么話？他的朋友拉着他的手，正眼看着他的臉說道："乔治，她要死了。"威廉·都宾說了这話，再也說不出第二句来。

賽特笠一家安身的小屋里有个胖胖的年輕爱尔蘭女佣人。屋里粗細活計都是她一个人做。多少天来，这女孩兒老在想法子安慰爱米丽亞，或是怎么样帮帮她的忙。她白費了一番力气；爱米丽亞心下悲苦，提不起精神来回答她，恐怕根本不知道那女孩子在替她尽心。

都宾和奥斯本談話以后四个鐘头，这小女佣人走到爱米丽亞房間里，看見爱米照常坐在那里对着乔治的几封信（她的宝貝）悄沒声兒的發怔。女孩子滿面得色，笑嘻嘻的非常高兴，做出許多張致来想叫可憐的爱米注意她，可是爱米不理。

女孩子說："爱米小姐。"

爱米头也不回的說道："我就来。"

女佣人接下去說道："有人送信来了。有个人——有件事情——喏，这兒有封新的信来了，别尽着看旧信了。"她遞給爱米一封信，爱米接过来一看，只見上面写道："我要見你。最亲爱的爱米——最亲爱的爱人——最亲爱的妻子，到我身边来吧！"

乔治和她媽媽在房門外面，等她把信看完。

第十九章

克劳莱小姐生病

上面已經提起，說是上房女佣人芓金姑娘只要知道克劳莱家里出了什么要紧事，一定会通知牧师夫人别德·克劳莱太太，彷彿这是她的責任。我們也已經說过，这好脾气的太太对克劳莱小姐的亲信女佣人另眼看待，特别的客气殷勤。她和克劳莱

小姐的女伴布立葛絲小姐也很講交情，对她十分周到，不时許她好处，就贏得了布立葛絲的欢心。客气話和空人情在許願的人不費什么，受的人却覚得舒服，当它宝貴的礼物。真的，凡是持家儉省会調度的主妇都知道好言好語多么便宜，多么受人欢迎。我們一輩子做人，哪怕吃的是最平常的飯菜，有了好話調味，也就覚得可口了。不知那个糊塗蠢材說过这話："好听的話兒当不得奶油，拌不得胡蘿卜。"世界上一半的胡蘿卜就是用这种沙司拌的，要不然那里有这样好吃呢？不朽的名厨亞萊克斯·索叶①花了半便士做出来的湯，比外行的新手用了几磅肉和蔬菜做出来的还可口。同样的，技艺高妙的名家只消随口說几句簡單悅耳的話，往往比手中有实惠有現錢的草包容易成功。还有些人的胃口不好，吞下了实惠反而害病，好听的空話，却是人人都能消化的。而且吃馬屁的人从来不嫌多，沒足沒够的吃了还想吃。别德太太几次三番表示自己对孚金和布立葛絲交情深厚，并且說若是她有了克劳萊小姐的家私，打算怎么样报答这样忠心的好朋友，因此这兩个女的对她敬重得無以复加，而且感激她，相信她，好像她已經送了她們多少值錢的重礼了。

罗登·克劳萊究竟只是个又自私又粗笨的騎兵，他不但不費一点兒心思去討好他姑母的下人，而且老实表示看不起她們。有一回他叫孚金替他脫靴子，又有一回，为一点兒無关紧要的小事下雨天叫她出去送信；虽然也賞她个把基尼，总是把錢照臉一扔，好像給她一下耳括子。上尉又爱学着他姑母的榜样，拿布立葛絲开玩笑，常常打趣她。他的笑話輕灵到什么程度呢，大概有他的馬踢人家一蹄子那么重。别德太太就不同了，每逢有細致

① 亚来克斯·索叶（Alexis Soyer, 1809—58），有名的法国厨子，住在英国，曾写过不少烹調書。

为难的問題，总要和布立葛絲商議一下。她不但賞識布立葛絲的詩，并且处处对她体諒尊敬，表示好意。她有时送爭金一件只值兩三文小錢的礼物，可得陪上一車好話，女佣人感激得了不得，看着这兩三文錢像金子一般貴重。爭金想着别德太太承繼了遺产之后，她自已不知可得多少实惠，更覺得心滿意足。

我現在把罗登和别德太太兩人不同的行为比較一下，好讓初出茅廬的人做参考。我对这班人說：你該逢人便夸，切忌挑挑揀揀的。你不但得当面奉承，如果背后的話可能吹到那人耳朵里，你不妨在别人面前也捧他一下。說好話的机会是切不可錯过的。考林烏德①每逢看見他庄地上有一塊地空着，准会从口袋里掏出一顆橡实往空地上一扔，百無一失。你为人在世，也該拿他扔橡实的精神来恭維别人才行。一顆橡实能值多少？种下地去倒可能長出一大塊的木料呢？

总而言之，罗登·克劳萊得意的当兒，底下人無可奈何，只得捺下气服从他；如今他出了丑，有誰肯帮助他憐憫他？自从别德太太接手在克劳萊小姐屋里管家之后，那兒的駐防軍都因为得到这么一个領袖而欣幸。她人又慷慨，嘴又甜，又会許願，大家料着在她手下不知有多少好处。

至于說到罗登会不会吃了一次亏就自認失敗，不再想法子夺回往日的地位了呢？这种傻想头，别德·克劳萊太太是沒有的。她知道利蓓加有勇有謀，慣能从死里求活，决不肯不战而退。她一面准备正面迎敌，并且随时留神，提防敌人会猛攻突击，或是暗里埋下地雷。

第一件要考虑的是，她虽然已經占領这座城池，是不是能够

---

① 考林烏德（Cuthbert Collingwood，1750—1810），英国海軍大將，在特拉法尔加之役，納尔遜受伤后由他指揮。

把握城里的主要居民还是問題。克劳萊小姐在这种情形之下支撑得下去嗎？她的对手虽然已給驅逐出境，克劳萊小姐会不会暗暗希望他們回来呢？老太太喜欢罗登，也喜欢利蓓加，因为利蓓加能够替她解悶。别德太太不能自騙自，只得承認自己一党的人沒有一个能够給城里太太开心消遣。牧师太太老老实实的想道："我知道，听过了可惡的家庭教师唱歌，我的女兒唱的歌兒是不中听的了。瑪莎和露意莎合奏的当兒她老是打瞌睡。杰姆是一股子硬綳綳的大学生派头，可憐的别德宝貝兒老說些狗呀馬呀，她看着这兩个人都覚得心煩。如果我把她帶到乡下，她准会生了气从我們家逃出去，那是一定的。那么一来，她不是又掉到罗登的手心里面，給那髒心爛肺的夏潑算計了去了嗎？我看得很淸楚，眼前她病的很重，至少在这几个星期里头不能起床。我得趁現在想个法子保护她，免得她着了道兒，上那些混賬东西的当。"

克劳萊小姐身体最好的时候，只要听人說她有病或是臉色不好，就会混身索索抖的忙着請医生。現在家里突如其来發生了大事，神經比她强健的人也要擋不住，何况她呢。所以我想她身上的确很不好。且不管她有多少病，反正别德太太認为她职責所在，应該告訴医生、医生的助手、克劳萊小姐的女伴和家里所有的佣人，說克劳萊小姐有性命危險，叮囑他們千万不可粗心大意。她發出命令，在附近街上鋪了一層干草，厚得几乎沒膝。又叫人把門环取下来交給鮑尔斯和碗盞一起藏着，免得外面人打門惊吵了病人。她坚持要請医生一天来家看視兩回，每隔兩小时給病人吃藥，灌了她一肚子藥水。無論什么人走进病房，她口里便嘘呀嘘的不讓人作声，那声音陰森森的，反而叫床上的病人害怕。她坚定不移的坐在床旁的圈椅里，可憐的老太

太睁开眼来，就見她瞪着圓滿滿的眼睛全付精神望着自己。所有的窗帘都給她拉得严严的，屋里漆黑一片，她像猫兒一样悄沒声兒的趸来趸去，兩只眼睛仿佛在黑地里發出光来。克劳萊小姐在病房里躺了好多好多天，有时听別德太太讀讀宗教書。在漫漫的長夜里，守夜的按时报鐘点，通夜不灭的油灯劈拍作响，她都得听着。半夜，医生的助手輕輕进来看她，那是一天里最后的一次，此后她只能瞧着別德太太亮晶晶的眼睛，或是灯花一爆之間投在陰暗的天花板上的黃光。按照这样的养生之道，別說这可憐的心惊胆战的老太太，連健康女神哈奇亞也会害病。前面已經說过，她在名利場上資格很老，只要身体好精神足的时候，对于宗教和道德的看法豁达得連伏尔泰先生也不能再苛求。可惜这罪孽深重的老婆子一生病就怕死，而且因为怕得利害，反而添了病，到后来不但身体衰弱，还吓得一团糟。



病床旁边的說法和傳道在小說書里發表是不相宜的，我不願意像近来有些小說家那样，把讀者哄上了手，就教訓他們一頓。我这書是一本喜剧，而且人家出了錢就为的要看戏。可是話又說回来了，我虽然不講道說法，讀者可得記住这条道理，就是說名利場上的演員在戏台上尽管又得意又高兴，忙忙碌碌，嘻嘻

哈哈，回到家里却可能憂愁苦悶，嗟嘆往事不堪回首。爱吃喝的老饕生了病，想起最丰盛的筵席也不見得有什么滋味。过时的美人回忆从前穿着漂亮衣服在跳舞会里大出風头，也得不到什么安慰。政治家上了年紀之后，咀嚼着从前竞选胜利最轟轟烈烈的情况也不会覺得怎么得意。世人难逃一死，死后的情况虽然难以捉摸，一死是免不了的。咱們迟早会想到这一層，迟早要推測一下死后的境界。一个人的心思一轉到这上面，过去的成功和快乐便不算什么了。同行的小丑們啊！你們嘻皮扯臉，滿身垂着鈴鐺，翻呀滚呀，不也覚得厭倦嗎？亲爱的朋友們，我存心是忠厚的，我的目的，就是陪着你們走遍这个市場，什么鋪子、賽会、戏文，都进去看个仔細，等到咱們体味过其中的欢乐、热鬧、鋪張，再各自回家去煩惱吧！

别德·克劳萊太太暗想道："我那可憐的丈夫倘若有点兒头腦，現在就用得着他了，正好叫他来劝导可憐的老太太，讓她回心轉意，改变她以前混賬的自由思想，好好的尽自己的本分，从此和那浪蕩子斷絕往来。可恨他不但自己出乖露丑，还連累了家里的名声！我的宝貝女兒們，还有我兩个兒子，才眞需要亲戚們帮忙，况且他們也配。如果别德能够叫老太太开了眼，給他們一个公道待遇，那就好了。"

要弃邪归正，第一步先得憎恨罪惡，因此别德·克劳萊太太竭力使大姑明白罗登·克劳萊种种行为实在是罪大惡極。罗登的罪过經他嬸娘一數一理，眞是長長一大串，給联队里所有的年輕軍官分担，也足够叫他們都受处分。按我的經驗来說，你要是做錯了事，你自己的亲戚比什么道学先生都着急，来不及的把你干的坏事叫嚷得大家知道。講起罗登过去的历史，别德太太非

常熟悉，显見得她是本家的人，随处关心。关于罗登和馬克上尉吵架的丑事，所有的細节她都知道；这事一起头就是罗登不对，結果他还把上尉一槍打死。还有一个可憐的德芙台尔勛爵，他的媽媽要他在牛津上学，特特的在牛津找下房子；他本人一向不碰紙牌，哪知道一到倫敦就給罗登教坏了。罗登这惡棍慣会勾引青年，調唆他們往邪路上走，他把德芙台尔帶到可可树俱乐部把他灌得大醉，騙了他四千鎊錢。罗登毁掉多少乡下的斯文人家，——兒子給他弄得身名狼籍，一文不剩，女兒上他的当，断送在他手里。这些人家的苦痛，别德太太有声有色，仔仔細細的形容了一番。她还認識好几个可憐的商人，給罗登鬧的傾家蕩产。原来他不但大手大脚的揮霍，还会耍各种下流卑鄙的手段躲債害人。他的姑媽总算世界上最慷慨的人了吧？罗登不但欺騙她，——这些鬼話眞吓死人！而且全無良心，姑媽为他扣刻自己，他反而在背后笑話她。别德太太把这些故事慢慢的講給克劳萊小姐听，沒有漏掉一件。她觉得自己是基督教徒，又是一家的主母，这一点責任是应該尽的。她說的話虽然使听的人加添許多苦痛，她可沒覺得良心不安，反而因为毅然决然的尽了責任而自鳴得意，以为自己干了一件有益的事。要毁坏一个人的名誉，这事就得留給她的亲戚来干——随你說什么，我知道我这話是不錯的。至于罗登·克劳萊这倒楣东西呢，說老实話，單是他眞正干下的坏事就够混賬了；他的朋友别德太太給他編了許多謠言，全是白費力气。

利蓓加現在也成了本家人，因此别德太太十分关心她，用尽心思四处打听她过去的历史。别德太太追求眞理是不怕煩难的，她特地坐了克劳萊小姐的馬車到契息克林蔭道密納佛大厦去拜訪她的老朋友平克頓小姐（事前她切实的囑咐家下的佣人，凡是

罗登差来的人和送来的信，一概不接受），一方面报告夏澇小姐勾引罗登上尉的坏消息，同时又探听得几件稀奇的新聞，都和那家庭教师的家世和早年历史有关系。字彙家的朋友供給她不少情报。她叫吉米瑪小姐把圖画教师从前的收条和信札拿来。其中一封是从监牢里写来的；他欠債被捕，要求預支薪水。另一封是因为契息克的主妇們招待了利蓓加，她父亲写信千恩万謝的表示感激。倒运的画家最后一封信是临死前写的，專为向平克頓小姐托孤。此外还有利蓓加小时候写的信，有的替她爸爸求情，有的感謝校長的恩典。在名利場上，再沒有比旧信更深刻的諷刺了。把你好朋友十年前写的一包信拿出来看看，——从前是好朋友，現在却成了仇人。或是讀讀你妹子給你的信，你們兩人为那二十鎊錢的遺产拌嘴以前多么亲密！或是把你兒子小时滿紙塗鴉，小孩兒笔迹的家信拿下来翻翻，后来他的自私忤逆，不是差点兒刺破了你的心嗎？或者重温你自己写給爱人的情書，滿紙說的都是無穷的眷恋，永恒的情爱，后来她嫁給一个从印度回国的財主，才把它們送还給你，如今她在你心上的印象不見得比伊丽莎白女王更深。誓約，諾言，道謝，痴情話，心腹話，过了些时候看着無一不可笑。名利場上該有一条法律，規定除了店鋪的收条之外，一切文件字据，过了适当的短时期，統統应該銷毁。有人登广告宣傳日本的不褪色墨汁，这些人不是江湖騙子，便是存心搗蛋，应当和他們可惡的新發明一起毁灭。在名利場上最合适的墨水，过了兩天顏色便褪掉了；于是紙上一干二净，你又可以用来写信給别人。

别德太太不辞劳苦的追寻夏澇和他女兒的踪迹。她从平克頓女校出来，又找到希臘街上那画家从前住过的房子里去。客厅里还挂着一幅画像，房东太太穿着白軟緞袍子，房东先生胸前

一排銅鈕扣。这画像是当年夏潑欠了一季房錢，拿它抵租的。房东思多克斯太太非常爱說話，尽她所知，把夏潑先生的事情說給別德太太听。她說夏潑又穷又荒唐，可是脾气好，人也有趣。衙門里的地保跟討債的老是跟着他。他和他女人一直沒有正式結婚，直到她临死前不久才行了婚礼。房东太太虽然不喜欢那女的，对于这件事可是非常不贊成。夏潑的女兒是个小狐狸精，野头野腦的，脾气很古怪。她爱开玩笑，又会模仿人，眞逗乐兒。她从前常到酒店里去买杜松子酒，附近一帶画画兒的人，沒一个不認識她。总而言之，別德太太对于新娶的侄媳妇的家世、教育、品行都打听的清清楚楚；利蓓加若知道她这样調查自己的历史，一定要大不高兴。

別德太太把辛苦搜索得来的結果一古腦兒告訴了克劳莱小姐。罗登·克劳莱太太原来是戏子的女兒。她自己也上台跳过舞。她也做过画家的模特兒。她自小兒就受母亲的熏陶；还跟着父亲喝杜松子燒酒，另外还有許多別的罪狀。她嫁了罗登，只算墮落的女人嫁了个墮落的男人。別德太太的故事含有教訓，就是說那兩口子眞是混賬透頂，沒有救星了，正正派派的人，再也不願意去理他們。

以上就是精細的別德太太在派克街收集的材料。她知道罗登和他的太太准在想法子向克劳莱小姐进攻，这些資料可算是武裝这屋子必需的軍火和粮草。

別德太太的安排若还有漏洞，那只好怪她太性急。她布置得太周密了，其实根本不用把克劳莱小姐的病情制造得那么严重。年老的病人虽然由她摆布，可是嫌她太不放松，恨她把自己管头管脚，巴不得有机会从她手里溜之大吉。爱管閑事的女人

的确是太太小姐队里的尖兒；她們什么都不放过，人人的事情都插一脚，还慣会替街坊鄰舍出主意，想的办法比当局者还好。可是有一点，她們往往不提防本家的人会造反，想不到压得太重，就会引出大事来。

譬如說吧，別德太太不顧自己的死活，自願不睡不吃，不吸新鮮空气，伺候她生病的大姑，我相信她完全出于好心。她深信老太太生了重病，差点兒沒把她一直安排到棺材里去。有一次，她和每天来看病的助手医生克倫浦談起自己的种种犧牲和成績。

她說："亲爱的克倫浦先生，都是侄兒沒良心，才叫姑媽气出这場病来。我呢，伺候她可沒偷懶，总算尽了力，只求亲爱的病人快快复原。我从来不怕吃苦，我也不怕自我犧牲。"

克倫浦先生深深打了一躬，說道："我只能說您的热心眞叫人敬重，可是——"

"我自从来到这兒以后，簡直就沒合过眼。我要尽我的本分，只好不睡覺，不顧自己的身子，舒服不舒服的話更談不到。我可憐的杰姆士出天花的时候，我那里肯讓佣人服侍他，都是自己来的呀！"

"亲爱的夫人，您尽了一个好母亲的本分，眞是了不起，可是——"

別德太太覚得自己有道理，摆出恰到好处的正經臉色接着說道："我是好些孩子的母亲，又是英国牧师的妻子，不是吹牛，我做人是講道德的。克倫浦先生，只要我有力气撑下去，我决不逃避責任。有些人把头髮灰白的老長輩气得害病"（別德太太說到这里揮揮手指着梳妝室里的架子，上面擱着克劳萊老小姐咖啡色的假刘海），"可是我呢，我决計不离开她。唉，克倫浦先生，恐

怕病人除了医藥之外还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呢！"

克倫浦也不放松，恭而敬之的插嘴道："亲爱的太太，我剛才的話还沒有說完。您的意思很好，使我非常佩服。我剛才要說的話，就是您用不着为咱們的好朋友这么担心，也用不着为她牺牲自己的健康。"

别德太太接口說道："为我的責任，为我丈夫家里的人，我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克倫浦殷勤地答道："太太，如果有这种需要，这样的精神是好的。可是我們并不希望别德·克劳莱太太过分苦了自己。关于克劳莱小姐的病，施貴尔医生和我已經仔細考虑过了，想来您也知道的。我們認为她神經紧張，沒有兴致，这都是因为家里發生变故，受了刺激——"

别德太太叫道："她的侄兒不得好死！"

"——受了刺激。您呢，亲爱的太太，像个护身神，——簡直就是个护身神，在危急的时候来安慰她。可是施貴尔医生和我都覺得咱們的好朋友并不需要成天躺在床上。她心里煩惱——可是关在房里只会加重她的煩惱。她需要換換环境，呼吸新鮮空气，找点兒消遣。藥書上最灵驗的方子不过是这样。"說到这里克倫浦先生露出漂亮的牙齿笑了一笑道："亲爱的太太，劝她起来散淡散淡，把她从床上拉下来，想法子給她开个心。拖她出去坐馬車兜兜風。别德·克劳莱太太，請原諒我这么說，这样一来，連您的臉上也能恢复从前的紅顏色了。"

别德太太不小心露出馬脚，把自私的打算招供出来了。她說："我听說她可恶的侄兒常常坐了馬車在公园里兜風，和他一塊兒干坏事的沒臉女人跟着他。克劳莱小姐看見这混賬东西滿不在乎的在公园里玩兒，准会气得重新害病，可不是又得睡到床

上去了嗎？克倫浦先生，她不能出去。只要我在这兒一天，我就一天不讓她出去。至于我的身子，那可算什么呢？我自己願意为責任而献出健康。”

克倫浦先生不客气的答道："說实話，太太，如果她老給鎖在黑漆漆的房間里，以后如果有什么危險，我不能担保。她現在緊張得随时有性命危險。我老老实实的警告您，太太，如果您願意克劳萊上尉承繼她的遺产，您这样正是帮他的忙。”

别德太太叫道："天哪！她有性命危險嗎？嗳唷，克倫浦先生，你怎么不早告訴我呢？”

前一天晚上，施貴尔医生和克倫浦先生在蘭平·华倫爵士[1]家里等候替他夫人接生第十三个小宝宝，兩个人一面喝酒，一面談論克劳萊小姐的病情。

施貴尔医生道："克倫浦，汉泊郡来的那女人眞是个貪心辣手的家伙。她这一下可把蒂萊·克劳萊这老奶奶抓住了。这西班牙白酒不錯。”

克倫浦答道："罗登·克劳萊眞是个傻瓜，怎么会去娶个家教师。不过那女孩子倒有点兒动人的地方。”

施貴尔道："綠眼睛，白皮膚，身材不錯，胸部長的非常飽滿。的确是有点兒动人的地方。克劳萊也的确是个傻瓜，克倫浦。”

助手答道："他一向是个大傻瓜。”

医生又道："老奶奶当然不要他了。”半晌他又說："她死后，傳下来的家私大概不少。”

克倫浦嘻皮笑臉的說："死！我宁可少拿兩百鎊一年，也不願意她死。”

---

① 蘭平·华倫 (Lanin Warren)，一窩兎子的意思，表示他子女众多。

施貴尔道："克倫浦好小子，汉泊郡的婆娘如果留在她身边，兩个月就能送她的命。老太婆年紀大——吃的多——容易紧張——心跳——血压高——中風——就完蛋啦。克倫浦，叫她走，叫她滚，要不然的話，你那兩百鎊一年就靠不住了，还抵不过我几星期的收入呢。"他那好助手得了他这个指示，才和别德·克劳莱太太老实不客气的把話說了个透亮。

老太太躺在床上不能起身，旁边又沒有别的亲人，可以說完全捏在别德太太的手心里。牧师的女人已經好几回向她开口，要她改写遺囑。老太太一听見这么丧謗的話兒，怕死的心思比平常又加添了几分。别德太太覺得要完成她神聖的任务，先得使病人身体健朗，精神愉快。这么一来，問題又来了，把她帶到什么地方去呢？混賬的罗登夫妻不到的地方只有教堂，然而别德太太是明白人，知道克劳莱小姐决不会喜欢到教堂里去。她想："还是到倫敦郊外去散散心吧，据說郊外的風景像画兒一样好看，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于是她忽然兴致勃發，要上汉泊斯戴特和霍恩塞去逛逛，并且說她多么喜欢德尔威治的風景。她扶着病人坐在馬車里，一同到野外去，一路上講着罗登兩口兒的各种故事替老太太解悶，凡是能使克劳莱小姐痛恨那兩个混賬东西的事情，一件也沒有漏掉。

也許别德太太过分小心，把克劳莱小姐管得太紧了。病人虽然受她的影响，当眞嫌弃了忤逆的侄兒，可是覺得自己落在她手掌之中，心里不但惱怒，而且暗暗的害怕，巴不得一时离开她才好。不久，克劳莱小姐說什么也不肯再上哈依該脫和霍恩塞，一定要上公园。别德太太知道她們准会碰見可恨的罗登；果然不出她所料。一天，她們在圓場里看見罗登駕着輕便馬車远远而来，利蓓加坐在他的旁边。罗登他們看見敌人的馬車里，克劳

萊小姐坐在本来的位子上，别德太太坐在她左边，布立葛絲帶着小狗坐在倒座上。眞是紧張的一剎那！利蓓加看見馬車，一顆心已在扑扑的跳，兩輛車拍面相交的当兒，她做出热愛关心的样子瞧着老小姐，紧紧的握着兩手，仿佛心里十分难过。罗登也紧張得發抖，染过的鬍子下面遮着的一張臉紫漲起来。对面的馬車里只有布立葛絲覺得激动，睜大眼睛不知所措的瞪着从前的老朋友。克劳萊小姐的样子很坚定，回过头看着园里的蛇紋石。别德太太正在逗小狗玩耍，叫它小宝貝，小心肝，玩得出神。兩輛車各走各路又分开了。

罗登对妻子說："咳，完了！"

利蓓加答道："罗登，再試一次。你能不能把咱們的車輪子扣住她們的，亲愛的？"

罗登沒有这么大的勇气。兩輛車重新碰头的时候，他站起来瞪大眼使勁望着这边，举起手来准备脫帽子。这一回，克劳萊小姐幷沒把臉回过去，她和别德太太狠狠的瞪着罗登，只做不認識。他咒罵了一声，只能又坐下去，把車赶出圓場，灰心丧气的回家去了。

这一下，别德太太打了一个了不起的大胜仗。可是她看見克劳萊小姐那么紧張，覺得常常和罗登他們見面是不妥当的。她出主意說她亲愛的朋友身体不好，必須离开倫敦，竭力劝她到布拉依頓去住一陣子。

第二十章

都宾上尉做月老

不知怎么一来，威廉·都宾上尉發現自己成了乔治·奥斯本和爱米丽亚的媒人了。他兩边拉攏說合，一切都由他安排，由他調度。他自己也知道，如果沒有他，他們再也不会結婚。他想到这头亲事偏要他来操心，不由得苦笑起来。这样来回办交涉，在他是件苦惱不过的事，可是都宾上尉只要認定了自己的責任，就会不声不响，爽快地干。目前他主意已經打定，賽特笠小姐如果得不到丈夫，准会失望得活不成，他当然应該尽力讓她活下去。

老实的威廉奔走的結果，居然把乔治重新帶回来，伏在他年輕情人的脚旁（或許我該說躺在年輕情人的怀里）。乔治和爱米丽亚見面时候的瑣碎小事情，我也不說了。瞧着爱米美丽的臉兒因为伤心絕望而变得憔悴不堪，听着她温柔的声音天眞地訴說心里的悲苦，心腸比乔治再硬的人也会覺得不忍。她的母亲抖簌簌的引着奥斯本上来，爱米倒并沒有昏暈过去，只不过靠着情人的肩膀痛快淋漓的洒了不少多情的眼泪，讓郁积在心里的委屈尽情發泄出来。賽特笠太太見她这样，放心了好些。她覺得应該讓兩个年輕人說句体己話兒，便走开了。这里爱米拉住乔治的手，低心下气的哭着吻它，仿佛乔治是她的主人，她的領袖，又好像自己不成材，做錯了事，望他饒赦，求他施恩。

爱米这么柔順，这么死心塌地的服从，眞是可爱，乔治·奥

斯本不由得深深的感动，而且从心里得意出来。面前这天真驯良的小东西就是他忠心的奴隶，他尝到自己的权威，暗暗的惊喜。他自己虽然是大皇帝，可是慷慨大度，准备把跪在地上的以斯帖①扶起来，封她做皇后。爱米的順从使他感动，她的美貌和苦痛，更使他生了怜惜。他安慰她，簡直像在抬举她，赦她的罪过。在以前，爱米的太陽离开了她，她的希望，她的感情，也跟着干枯萎謝，現在陽光一出，它們又欣欣向荣了。隔天晚上，枕头上的小脸还是蒼白無神的，对周圍的动靜漠不关心的，可是这一晚呢，却是滿面笑容，和隔天大不相同。老实的爱尔蘭小丫头看見爱米改了样子，心里非常喜欢，央求着爱米，說要把她那忽然变得紅噴噴的臉兒吻一下。爱米伸出胳膊勾住女孩子的頸子使勁吻着她，仿佛自己还沒有長大。她也的确沒有長大。当晚她像孩子似的睡得十分憩暢，第二天早上，睜开眼看見太陽光，心上涌出一股說不出的快乐。

爱米丽亞想道："今天他一定又会来。他是天下最好最了不起的人。"說实話，乔治也以为自己慷慨得無以复加，跟爱米結婚在他真是了不起的牺牲。

爱米和奥斯本在楼上喜孜孜的談心，賽特笠老太太也在楼下和都宾上尉談論眼前的局面，估計兩个年輕人將来有什么前途和机会。賽特笠太太是地道的女人，她先把兩个情人拉在一起，見他們紧紧的互相拥抱，才放心走开，过后却又說什么乔治的父亲对待賽特笠先生这么狠毒、混賬、不要臉，賽特笠決不会肯讓女兒嫁給这么个坏蛋的兒子。她說了半天話，講到他們家里从前多么舒服闊气。那时奥斯本家里住在新街，又穷又酸，奥

① 見"聖經""旧約""以斯帖記"，波斯王亚哈随鲁廢掉王后，娶犹太女奴以斯帖。

斯本的女人生了孩子，她把乔斯穿剩的小衣服送給他們，奥斯本太太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現在奥斯本这么惡毒沒良心，把賽特笠先生气的死去活来，他怎么还会答应这門亲事呢？这件事是再也行不通的。

都宾笑道："太太，那么他們兩人只能学罗登·克劳萊上尉和爱米小姐那个做家庭教师的朋友，也来个私奔結婚。"賽特笠太太嚷起来，說她眞沒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她兴奋得不得了，恨不得把这消息告訴白蘭金索泊。她說白蘭金索泊一向疑心夏潑小姐不是正經貨。乔斯好运气，沒娶她。接下去她把那人人知道的故事，就是說利蓓加和卜克雷·窩拉的稅官怎么恋爱的事情，又說了一遍。

都宾倒不怕賽特笠先生生气，只是担心乔治的爸爸作梗。他承認自己很焦急，不知勒塞尔广場那黑眉毛的皮件商人①，那專制的老头兒，究竟会干出什么来。都宾恍惚听說他已經强横霸道的禁止兒子和爱米結婚。奥斯本脾气又暴，性情又顽固，向来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乔治的朋友想道："乔治要叫他爸爸回心轉意，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將来在打仗的时候大显身手。如果他死了呢，他們兩人都活不成。如果他不能出头呢，——那怎么好？我听說他母亲留給他一些錢，剛够他捐个少佐的位置，——再不然，他只能把現在的官职出卖②，到加拿大另找出路，或是住在乡下茅草屋里过苦日子。"都宾覺得如果娶了这么一个妻子，就是叫他到西伯里亚去也是願意的。說来奇怪，这小伙子竟会那么荒

① 該是蠟燭商人，薩克雷写到这里，只顧了压头韵，Russia merchant in Russell Square，忘了事实。

② 1871年以前英国軍队的軍官职位可以出錢去捐，退职的时候，也可以得一笔津貼。

唐冒失，没想到乔治和賽特笠小姐的婚姻还有一重阻碍。他們如果没有錢置备漂亮的車馬，没有固定的收入讓他們很闊气的招待朋友，也是不行的。

他想到这些严重的問題，覺得婚礼应該早早举行才好。說不定他为自己着想，也宁可乔治和爱米赶快結了婚算数；有些人家死了人，便赶紧送丧下葬；或是知道分离不可避免，便提前話别，他的心理也差不多。总而言之，都宾先生負起責任之后，干得异乎寻常的卖力。他催促乔治快快結婚，并且保証他爸爸准会原諒他。他說以后他的名字在政府公报里登出来受到表揚，就能叫老先生回心轉意。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拼着在兩个爸爸面前开談判也未尝不可。他劝乔治無論如何在离家以前把这件事办好，因为大家只等上面命令下来，便要开拔出国。

賽特笠太太虽然贊成和賞識他的計划，却不願意自己和丈夫去說。都宾先生打定主意給朋友做媒，便亲自去找約翰·賽特笠。可憐那不得意的老头兒自从事業失敗，办事处关門之后，仍旧天天到市中心去，固定在泰必渥加咖啡館里办公。他忙着發信收信，把信件扎成一个个小包，看上去怪神秘的，随身在大衣里还藏着几包。破了产的人那股忙勁兒和叫人莫測高深的样子，眞是再可憐也没有了。他們把闊人写来的信攤在你面前給你看，一面呆呆的望着这些油膩破爛的紙片。他相信信上安慰他和答应帮忙的話，竟好像將来發財走运，重兴家業，都有了指望。亲爱的讀者一定有过这样的經驗，碰見过这种倒运的朋友。他拉着你不放，把你拖到角落里，从他張着大口的衣袋里拿出一包紙来，解开帶子，嘴里咬着繩子，挑出几封最宝貝的信擱在你面前。他那没有光采的眼睛里还流露出热切的神气，憂憂郁郁，半瘋半傻的瞧着你，那样子誰没有見过？

都宾發現从前紅光滿面、得意高兴的約翰·賽特笠如今也成了这种家伙。他的外套本来新簇簇的非常整齐，如今縫子边上磨損得發了白；鈕扣也破了，里面的銅片鑽了出来。他的臉干癟憔悴，鬍子沒有刮，松軟的背心底下挂着軟疲疲的領巾和總边。从前，他在咖啡館里請客的时候，又笑又鬧，声音比誰都大，把茶房們使喚得穿梭似的忙，現在却对秦必渥加的茶房低首下心，叫人看着心里覺得悲慘。老茶房名叫約翰，一双紅鑲边眼睛，穿着黑不溜湫的袜子，脚上的薄底跳舞鞋上裂了許多口子。他的职务就是把錫盤子盛着一碗碗的漿糊，一杯杯的墨水，还有紙張，送給来光顧的客人，好像在蕭条的咖啡館里，客人們吃喝的就是这些东西。威廉·都宾小的时候，賽特笠老头兒常常給他錢，而且一向拿他嘲笑打趣，現在見了他迟迟疑疑，虛心下气的伸出手来，称他"你老"。威廉·都宾見可憐的老头兒这么招呼他，不由得又慚愧又难过，仿佛使賽特笠破財倒运的責任該由他負似的。

都宾瘦高的身材和軍人的風度使那穿破跳舞鞋的茶房在紅边眼睛里放出一絲兴奋的光；坐在酒吧里的黑衣老婆子，本来傍着霉味兒的旧咖啡杯在打瞌睡，也醒过来了。賽特笠偷眼对他的客人看了兩次，开口說道："都宾上尉，我看見你老来了眞高兴。副市長好哇？还有令堂，尊貴的爵士夫人，近来好嗎，先生？"他說到"爵士夫人"，便回头看着茶房，似乎說："听着，約翰，我还剩下些有名气有勢力的朋友呢？"他接着說："你老是不是要委托我做什么？我的兩个年輕朋友，台尔和斯必各脫，暫时替我經营事業，到我新办事处成立以后再說。我不过是暫时在此地办公，上尉。您有什么吩咐呢？請用点兒茶点吧？"

都宾結結巴巴的支吾了半日，說他一点也不餓，也不渴，也

不想做买卖，不过来向賽特笠先生請請安，看望看望老朋友。接着他又急出来几句和事实不符合的話說："我的母亲很好，——呃，前一陣子她身体很不好。只等天气放晴，她就准备来拜会賽特笠太太。賽特笠太太好嗎，先生？我希望她身体健康。"他說到这里，想起自己从头到底沒一句眞話，就不响了。那天天气很好，陽光照耀着考芬广場（泰必渥加咖啡館就在那兒），最亮的时候也不过那样。而且都宾想起一个鐘头之前还看見賽特笠太太，因为他剛坐車送奧斯本到福蘭去，讓他和愛米丽亚小姐談心。

賽特笠拿出几張紙說："我的太太欢迎爵士夫人到舍間来。承令尊的情，写給我一封信，請你回去多多致意。我們現在住的房子比以前招待客人的地方要小一点，都宾夫人来了就知道了。房子倒很舒服，換換空气，为我女兒的身体也有益处。我的女兒在城里的时候身子不快，害病害的很不輕，你老还記得小愛米吧？"老头兒一边說話，眼睛却看着别处。他坐在那里，一忽兒用手指敲打着桌上的信紙，一忽兒摸索着扎信的旧紅帶子，看得出他心不在焉。

他接着說道："威廉·都宾，你是个当兵的，你倒說說看，誰想得到科西嘉的混蛋会从愛尔巴島上逃回来？同盟各国的国王去年都在这兒，咱們还在市中心备了酒席請他們吃喝呢。咱們也看見他們造了同心协力女神庙跟聖·詹姆士公园里的中国桥，还放焰火，教堂里还唱贊美詩。凡是明白事理的人，誰想得到他們不是眞心講和？威廉，你說，我怎么知道奧国皇帝会出卖咱們？这眞正是出卖朋友！我这人說話不留情，我就說他是个兩面三刀惡毒狠心的陰謀家，他一直想把自己的女婿[1]弄回来，所

① 奧地利王弗蘭西斯第二的女兒瑪丽·路易絲嫁給拿破侖为妻。

以不惜牺牲同盟国。拿破命那小子能够从爱尔巴島上逃回来，压根兒是个騙局，是他們的計策。欧洲一半的国家都串通一气，專为着把公債的价錢往下拉，好毁掉咱們的国家。威廉，因为这样，我才弄到这步田地，我的名字才給登在政府公报上，正式宣告破产。你可知道我錯在哪兒？只怪我不应該太相信攝政王和俄国的沙皇。你看，你看我的文件；三月一号的公債是什么价錢？法国公債是什么价錢？再看看它們現在的价錢！这件事是老早串通好的，要不然那混蛋怎么逃得出？讓他逃走的英国委員在哪里？这个人应該槍斃，先在軍事法庭受审判，然后槍斃，哼！”

老头兒气得兩太陽的筋都粗了，捏起拳头敲那堆紙張文件，都宾見他發怒，倒有些担心，忙說：“我們就要把拿破命小子赶出去了。威灵呑公爵已經到了比利时，上头随时就会發命令叫我們开拔。”

賽特笠大声喝道：“别饒他的命！杀死他，把他的头帶回来！槍斃那沒胆子的东西！哼！我也去当兵——可是我老了，不中用了，那个混蛋流氓把我毁了。害得我傾家蕩产的还有本国的人在里头呢，他們全是流氓、騙子。他們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現在闊了，坐了自备馬車大搖大摆的。”他說着，声音哽咽起来。

都宾瞧着忠厚的老朋友事業失敗之后变得这么瘋瘋傻傻，老背晦似的發脾气乱嚷嚷，心里非常难受。在名利場上，金錢和好名声就是最要紧的貨色，列位看重名利的先生們，求你們可憐可憐那倒楣的老头兒吧！

他接着說道：“唉！你把暖窩給毒蛇鑽，回来它就咬你。你把馬給叫化子騎，他馬上撞你一个跟头，比不相干的人还急。威廉·都宾，我的兒，你知道我說的是誰。我說的就是勒塞尔广場的混賬东西，有了几个臭錢就驕傲的不得了。我剛認識他的时

候，他一个錢都沒有，全靠我帮忙。但願天老爷罰他將来还变成本来那样的叫化子，讓我瞧着趁趁願！”

都宾要緊說到本題，便道：“关于这些事情，我的朋友乔治曾經講过一点兒給我听。他因为他父亲跟您不和，心里非常难过。我今天是給他送口信来的。”

老头兒跳起来嚷道：“哦，你是給他当差来了。他还想来安慰我嗎？那眞难为他！那小鬼就会裝模作样。瞧他那神气活現的腔調兒，一股子花花公子的習气，貴族大爷的气派。他还想勒措我的东西嗎？如果我的兒子像个男子汉，早該把他一槍打死。他跟他父亲一样，是个大混蛋。在我家里，誰也不准提他的名字。他进我大門的那天，不知是什么晦气日子。我宁可瞧着我女兒死在我身边也不給他。”

“他父亲心腸硬，可不能怪乔治。况且您的女兒跟他好，一半是您自己的主意。您有什么权利玩弄兩个年輕人的感情，随您自己的意思伤他們的心呢？”

賽特笠老头兒嚷道：“記着！主張解約的不是他的父亲。是我不許他們結婚。我們家和他們家从此一刀兩段。我現在虽然倒了楣，还不致于沒出息得要和他們攀亲。你去說給他們一窩的人听，兒子，父亲，姊妹，都叫他們听着！就說我不准！”

都宾低声答道：“您不应該，也不能够，叫他們兩个分开。如果您不允許的話，您的女兒就应該不得到父母同意，自己和乔治結婚。总沒有因为您不講道理，反叫她一輩子苦到老，甚而至于送了性命的理。照我看来，她和乔治的亲事老早定下了，就等于他們訂婚的消息在倫敦所有的教堂里都宣布过的一样。奥斯本加了你許多罪名，如今他的兒子偏偏要求娶您的女兒，願意做你們一家人，这样豈不堵一堵他的嘴呢？”

賽特笠老头兒听了这話，臉色和緩下来，好像很痛快，可是仍旧一口咬定不贊成乔治和愛米丽亞結婚。

都宾微笑道："那么他們只能不得你的同意就結婚了。"他把隔天講給賽特笠太太听的故事也說給賽特笠听，告訴他利蓓加和克劳萊上尉怎么私奔的事。老头兒听了覺得有趣，說道："你們做上尉的都不是好东西。"他把信札文件系好，臉上似乎有了些笑容，紅边眼睛的茶房进来見了他的样子着实詫异。自从賽特笠进了这陰慘慘的咖啡館，还是第一回有这么高兴的臉色。

老先生想到能叫自己的冤家奥斯本吃亏，心里大約很暢快。不久都宾和他說完了話，要告别回去，临走的时候兩边都很殷勤。

乔治笑道："我姐姐和妹妹都說她的金剛鑽大得像鴿蛋。那当然把她的臉色襯托得更加漂亮了。她戴上項鏈准会混身發光。那一头漆黑的头髮乱蓬蓬的就跟三菩的一样。我想她进宫的时候一定还戴上鼻环。如果她把头髮盤在头頂上，上面插了鳥毛，那可眞成了个蛮子美人了。①"

乔治提起的一位小姐，是他父亲和姊妹新近結識的；勒塞尔广場的一家子对她十二分尊敬。乔治这时正在对愛米丽亞嘲笑她的相貌。据說她在西印度群島有不知多少大农場；她还有許多公債票；东印度公司股东名單上有她的名字，名字旁边还有三个星。②此外，她在色雷地方有一所大公館，在扑脫倫广場也有房子。"晨报"上說起这位西印度的財主小姐，着实逢迎了一頓。她的亲戚哈吉思东太太，死去的哈吉思东上校的妻子，一方面替

① 倫敦从前有个蛮女旅館，招牌上画着个印第安女人，相傳是十七世紀从美洲随英国丈夫到欧洲的朴加洪特思（Pocahontas）。

② 表示地位特殊。

她管家，出門时又做她的监护。她剛剛受完教育，新从学校里畢業出来。乔治和他姊妹們在德芬郡广場赫尔格老头兒家里赴宴会，就碰到了她。原来赫尔格和白洛克合营的公司和她家在西印度群島开設的公司一向有交易。兩个姑娘对她非常殷勤，她也很随和。奧斯本小姐們說："她沒有爹娘，有这么多的錢，眞有意思。"她們兩个从赫尔格家里的跳舞会回家，和她們的女伴烏德小姐談了半天，說来說去都是关于新朋友的事。她們跟她約好，以后要常常来往，第二天就坐了馬車去拜会她。哈吉思东太太，哈吉思东上校的妻子，是平葛勛爵的亲戚，說起話来三句不离平葛的名字。亲爱的姑娘們一片天眞，嫌她过于驕傲，而且太爱卖弄她家里了不起的亲戚們。可是蘿达眞是好得不能再好，又直爽，又和气，又討人喜欢，虽然不够文雅，脾气性格兒是难得的。一眨眼的功夫，女孩兒們已經用小名兒互相称呼了。

奧斯本笑道："爱米，可惜你沒看見她进宮穿的礼服。平葛夫人帶她进宮以前，她特地走来对我姊妹們卖弄。那个叫哈吉思东的女人亲戚眞多，平葛夫人也是她的本家。那女孩子一身金剛鑽，亮得仿佛游乐場点滿了灯，就像咱們那天去的时候那样。（你記得游乐場嗎，爱米？乔斯还对着他的肉兒小心肝唱歌呢，記得嗎？）金剛鑽配着烏油油的皮色，你想这对照多好看。羊毛似的头髮上还插着白鳥毛。她的耳墜子眞像兩座七星燭台，你簡直能够把它們点灯似的都点上。她的衣服后面拖着一幅黃軟緞的后裾，活像扫帚星的尾巴。"

那天早晨他們一塊兒說話，乔治不停的談着黑皮膚的模范美人，他的談鋒，眞可說天下無双。爱米問道："她多大年紀了？"

"黑公主虽然今年剛畢業，看来总有二十二三岁了吧。她的一笔字才好看呢。往常总是哈吉思东太太代她写信，不知怎么

她一时和我妹妹亲热起来，亲笔写了一封信来，'緞子'写成了'团子'，'聖·詹姆士'写成了'生申母士'。"

爱米想起平克頓女学校那好脾气的半黑种，爱米离校的时候她哭得什么似的，就說"嗳喲，别是寄宿在校長家里的施瓦滋小姐吧？"

乔治答道："正是这名字。她爸爸是个德国犹太人，据說專管买卖黑奴，跟生番島有些关系。他去年剛死，女兒是平克頓女校畢業的。她会彈兩只曲子，会唱三只歌，有哈吉思东太太在旁边点撥，她也会写字。吉恩和瑪丽亞已經把她当作自己的姊妹一样了。"

爱米若有所思的說道："我眞希望她們喜欢我。她們老是对我冷冰冰的。"

乔治答道："好孩子，如果你有二十万鎊，不怕她們不爱你。她們从小就是受的这种教育。在我們的圈子里，統統都是現錢交易。来往的人不是銀行家就是市中心的闊佬。这些人眞討厭，一边和你說話，一边把口袋里的大洋錢搖得叮叮当当的响。像瑪丽亞的未来丈夫弗萊德·白洛克那个蠢东西，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高尔德莫，还有蠟燭業的笛澄萊，——提起来，他的行業也就是我們家的行業，"乔治說到这里很不好意思，紅了臉一笑。"这些死要錢的大俗人眞可惡。他們請客总是給客人吃一大堆东西，吃得我当場瞌睡。每逢我参开那些無聊的大宴会，我就觉得不好意思。爱米，我向来只和上等人来往，朋友們都是上流社会里見过世面的人，不是那种吃甲魚肉的买卖經紀人。小宝貝兒，我們来往的人里头只有你，談吐，举止，心地都像个上流女人，因为你是天使一般的人，生来比人强。别跟我辯，你的确是这些人里面独一無二的上等小姐。你看，和克劳萊小姐来往的那一

个不是欧洲最高尚的人物，她倘且取中了你。禁衛軍的克劳莱那家伙不錯，喝！他娶了自己看中的女孩兒，这件事就做的对。”

爱米丽亞也覺得他做的对，很佩服他，她相信利蓓加嫁了他一定很滿意，希望（她說到这里笑起来）乔斯别太伤心。她和乔治兩个談談說說，又像从前一样了。爱米丽亞恢复了自信心，虽然她口头上撒嬌，假裝妒忌施瓦滋小姐，說是只怕乔治一心想着有錢小姐的財产和聖·葛脫的大庄地，就把她忘了，可不要急死人嗎？——你看，她还裝腔呢。說老实話，她心里快活，根本不覺得着急担心。乔治旣然在她身边，别說有錢小姐和美人兒不用怕，更大的危險也不在她心上。

都宾上尉自然是同情他們的，他下午回来拜望他們，看見爱米丽亞又恢复了年輕女孩兒的样子，心里非常高兴。她吱吱喳喳的說着笑着，彈琴唱了好些大家听熟的歌兒。直到門外鈴响，才停下来。大家知道賽特笠先生从市中心回来了，乔治在他进門之前，得到暗号，預先溜了出去。

賽特笠小姐只在都宾剛到的时候对他笑了一笑，以后一直沒有理会他。說实話，連那一笑也不是眞心的，因为她覺得他不該撞到她家去討厭。好在都宾只要看見她快乐就心滿意足，何况她的快乐是由他而来，心上更覺得安慰。

第二十一章

財主小姐引起的爭吵

一个女孩子有了施瓦滋小姐一般的能耐，誰能够不爱呢？

奥斯本老先生心里有个貪高好胜的夢想，全得靠她才能实現。他拿出十二分的热忱，和言悅色的鼓励女兒們和年輕女財主交朋友。他說做父亲的看見女兒交了那么合适的朋友，真从心里喜欢出来。

他对蘿达小姐說："亲爱的小姐，你一向看慣倫敦西城貴族人家的势派，他們排場大，品級高，我們住在勒塞尔广場的人家寒薄得很，不能跟他們比。我的兩个女兒是粗人，不过不貪小便宜，心倒是好的。她們对你的交情很深，这是她們的光采——嘜，她們的光采。我自己呢，也是个直心直腸子，本本分分的买卖人。我人是老实的，令尊生前商業上的朋友，赫尔格和白洛克，也是我的朋友，我一向很尊敬他們；对于我的为人，这兩位可以保証的。我們家里全是实心眼兒，倒也能够相亲相爱，和气过日子，算得上有体統的人家。你来看看就知道了。我們都是粗人，吃的也是粗茶淡飯，不过倒是真心的欢迎你来，亲爱的蘿达小姐，——請讓我叫你蘿达，因为我满心里真喜欢你，真的！我是直爽人，老实告訴你，我喜欢你。拿杯香檳来！赫格斯，跟施瓦滋小姐斟杯香檳。"

不消說，奥斯本老头兒覺得自己說的都不是假話；姑娘們也是真心的和施瓦滋小姐做朋友，講交情。名利場上的人，一見闊佬，自然而然的会粘附上去。最老实的人，尙且羡慕人家兴旺發达（我不信有什么英国人見了金銀財宝会不敬不爱，拿你来說，如果知道坐在你旁边的客人有五十万鎊財产，难道对他不另眼看待嗎？）——最老实的人尙且如此，世路上的俗物更不用說了。他們一見了錢，多喜欢呀，老早沒命的冲上去欢迎它了。在他們看来，有錢的人意味無穷，自然而然的令人敬爱。我認識好些体面的人物，从来不讓自己对于能力不强，地位不高的人講什么交

情，要到适当的情形之下，才許自己的感情奔放發泄。譬如說，奧斯本家里大多数的人，費了十五年功夫还不能眞心看重爱米丽亞·賽特笠，可是見了施瓦滋小姐，却只消一个黃昏就喜欢的無可無不可，就是相信"一見傾心"这論調的浪漫人物，也不能再奢望。

兩位姑娘和烏德小姐都說，乔治娶了她多好呢，比那个毫無意味的爱米丽亞强得多了。像他这样的时髦公子，模样兒漂亮，又有地位，又有本事，剛配得上她。姑娘們滿心只想着在扑德蘭广場跳舞，进宫覲見，結識許多豪貴，因此見了亲爱的新朋友沒休沒歇的談論乔治跟他認識的一班闊人。

奧斯本老头兒也想叫兒子高攀这門亲事。乔治应該离开軍队去做国会議員，不但在上流社会里出風头，在政治舞台上也有地位。老头兒是老实的英国人本色，一想到兒子光耀門楣，成了貴人，以后一脉相傳，世代都是光荣的从男爵，自已便是老祖宗，不禁得意得混身暖融融的。他在市中心和証券交易所用心探訪，施瓦滋小姐有多少財产，銀錢怎么投資，庄地在什么地方，他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弗萊德·白洛克替他打听消息，着实出了一把力。这年輕的銀行家自己招認，本来也有意为施瓦滋小姐和其余的人搶生意，可惜他已經定給了瑪丽亞·奧斯本，只得罢了。弗萊德不圖私利，說是旣然不能娶她做老婆，把她弄来做个近亲也好。他的劝告是："叫乔治赶紧把她弄到手。打鉄趁热，現在她剛到倫敦，正是好时候。再过几个星期，說不定西城来了一个收不着租的穷貴族，咱們这种买卖人就給挤出去了。去年弗滋盧飞士的勛爵不就是这样嗎？克魯格蘭姆小姐本来已經和卜特和白朗合营公司的卜特訂了婚，結果还是給他搶去。所以說越快越好，奧斯本先生，俺就是这句話！"口角俏皮的白洛克

說。奥斯本先生离开了銀行的客厅，白洛克先生居然想到爱米丽亞，他想起她相貌多么好看，对乔治·奥斯本多么有情义，忍不住替晦气的女孩子可惜，——他这一可惜，至少費了他十秒鐘宝貴的时間。

乔治·奥斯本的好朋友兼护身神都宾，还有他自己的天良，都督促着他，因此他在外游蕩了一些时候，又回到爱米丽亞身边来了。乔治的父亲和姊妹忙着替他說合这門了不起的亲事，做夢也沒有想到他会反抗。

奥斯本老头兒如果給人家一点他所謂的"暗示"，連最糊塗的人也不会看不出他的意思。譬如說他把听差一脚踢下楼梯，还說是給听差一点兒"暗示"，讓他知道此地不用他了。他像平常一样，用又直爽又婉轉的口气对哈吉思东太太說，倘若她监护的女孩兒和他自己的兒子婚姻成功，过門的一天就送哈吉思东太太五千鎊一張支票。他管这話也叫"暗示"，自以为外交手腕非常巧妙。最后他又暗示乔治，叫他馬上把財主小姐娶回家，口气里好像在叫管酒的开酒瓶，或是叫書記写信。

乔治得了这專制的暗示，心里非常不安。他現在重新追求爱米丽亞，正在兴头上，甜醇醇的滋味無穷。把爱米的举止相貌和那女財主的一比，越覺得要他娶这么一个太太实在太荒謬太气人了。他想，我坐了馬車出去，或是在包厢里听歌剧，旁边坐了这么个烏油油的黑美人像什么样子！除了这条理由之外，小奥斯本和他爸爸一样固执，看中了什么东西，非到手不可；生了气，跟他父亲最严厉的时候一样蛮横霸道。

当他父亲第一次正式給他暗示，命令他拜倒在施瓦滋小姐裙下的时候，乔治支吾着想把老头兒应付过去。他說："你老人家为什么不早說呢？現在不行了，我們随时就能接到命令开到

外国打仗。等我回家以后再說吧，——如果我能回得来，到那时再談不迟。"他接着对父亲申說，部队随时就要离开英国，做这事实在不合时宜，剩下的几星期，說不定只有几天，要办办正經事，哪能談情說爱呢。他打仗回来，升了少佐，再談这事还不迟。他志得意滿的說道："我答应你总有一天，公报上要有乔治·奥斯本的名字。"

他父亲的回答是根据市中心的情报而来的。他說如果事情拖延下去，女財主一定会給西城的家伙們搶去。如果乔治眼前不能和施瓦滋小姐結婚，至少应該正式訂婚，签一張訂婚証書，等他回英国以后再行婚礼。再說在家里可以坐享一万鎊一年的进款，何必上外国拚性命？只有傻瓜才要去。

乔治插嘴道："你願意人家駡我貪生怕死嗎？难道为了施瓦滋小姐的錢就不顧咱們家的体面啦？"

这句話把老先生怔住了。不过他是打定了主意的，而且总得說些什么回答兒子，便道："明天晚上你回家吃飯。凡是施瓦滋小姐到我們家来的日子，你就来陪着她。你要錢的話，去向巧伯拿。"这样一来，乔治娶爱米丽亚的打算又遭到阻碍。为这事他和都宾密談了好几次。关于这件事情都宾撺掇他朋友走什么路，我們已經知道了。至于奥斯本呢，只要打定主意，碰了一兩个釘子反而更加坚决。

奥斯本家里的主腦人物忙着串設計謀，黑姑娘虽是里面的主角，却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眞奇怪，她的监护，又是她的朋友，什么也不告訴她。在前面已經說过，她是个热腸子的急性人兒，把兩个奥斯本小姐的一派甜言蜜語当做眞心，馬上和她們好得热辣辣的割舍不开。說句老实話，我看她到勒塞尔广場来

走动，心里也有些自私的打算。原来她觉得乔治·奥斯本这小后生很不錯。她在赫尔格爷兒倆开跳舞会的时候就很贊賞乔治的連鬢鬍子；我們都知道看中他鬍子的女人很不少。乔治的風度，驕傲里帶几分沉郁，懶散中帶几分躁烈，好像他心里蘊藏着热情和秘密，好像不可告人的痛苦磨折着他的心；他这样的人，看上去專会遭到意外的奇遇。他的声音深沉洪亮。哪怕他只不过請舞伴吃杯氷淇淋，或是夸贊晚上天气很暖和，音調也那么憂伤，那么亲密，倒像在对她报告她母亲的死訊，或者准备向她求爱。他父亲圈子里的时髦公子統統給他比下去了。在这些三等貨里面，就数他是个英雄。有几个人笑他恨他，也有些人像都宾一样發狂的佩服他。如今他的鬍子又起了作用，把施瓦滋小姐的心纏住了。

忠厚老实的女孩兒只要听說他在家里，就来不及的赶到勒塞尔广場来拜訪那兩位亲爱的奥斯本小姐。她費了好些錢买新衣服、手鐲、帽子和碩大無朋的鳥毛。她用全付精神把自己打扮整齐了去討好那制服她的人兒，卖弄出全身的本領（并不多）求他欢喜。姑娘們总是一本正經的請她弄音乐，她就把那三个歌兒二支曲子彈了又彈，唱了又唱。只要人家开口請一声，她是無不从命的，而且自己越听越得意。她这里彈唱这些好听的歌兒給大家解悶，烏德小姐和她那女伴就坐在那边数着貴族縉紳的名字，談論这些大人物的事情。

乔治得到父亲暗示的第二天，离吃晚飯只有一点鐘了，他在客厅里，懶洋洋的靠在軟椅里歇着，一股憂憂郁郁的神气，那姿态又自然又好看。他听了父亲的話，到市中心去見过了巧伯先生——老头兒虽然供給他兒子不少零用，可是不肯給他規定的月費，只在自己高兴头上賞錢給他。后来他又上福蘭和亲爱的

爱米丽亚混掉三个鐘头。回家的时候，就見姐姐和妹妹都穿上漿得笔挺的大紗裙子坐在客厅里，兩位老太太在一边咭咭呱呱的說話，老实的施瓦滋小姐穿了她心爱的蜜黃軟緞衣服，戴了璁玉鐲子，还有数不清的戒指、花朵、鳥毛，滴里搭拉的小东西挂了一身，眞是文雅漂亮，活像扫烟囱的女孩子穿戴了准备过五月节。

女孩兒們花了好多心思不能引他开口，便講些衣服的款式呀，最近在人家客厅里看見的形形色色呀，听得他心煩欲死。她們的一举一动和爱米的比起来，眞是大不相同。她們的声音尖得刺人，哪里有爱米的清脆宛轉。她們穿上漿得硬綁綁的衣服，露出胳膊肘，种种姿态沒一样及得上爱米謙和穩重的举止，典雅端庄的風采。可憐的施瓦滋正坐在爱米从前常坐的位子上，兩只手戴滿了戒指，攤在怀里，平放在蜜黃軟緞的袍子上，耳环子和一身挂挂拉拉的小裝飾品閃閃發光，大眼睛骨碌碌的轉。她不做什么，只是志得意滿的坐着，覺得自己眞正嫵媚。姊妹倆都說一輩子沒見过比这蜜黃軟緞更漂亮的料子。

乔治后来对他的好朋友說道："她活像个磁人兒，咧着嘴，搖着头，似乎除此以外就沒什么可干的了。唉，威廉，我差点兒沒把椅墊子冲着她扔过去。"当时他总算忍住了沒有發脾气。

姊妹倆在琴上彈起"布拉格之战"。乔治在軟椅上發怒叫道："不許彈那混賬歌兒！我听着都要發瘋了。施瓦滋小姐，你彈点兒什么給我們听听，或是唱个什么歌，隨便什么都行，只要不是'布拉格之战'。"

施瓦滋小姐問道："我唱'藍眼睛的瑪丽'呢，还是唱歌譜櫃子里的那支？"

姊妹倆答道："歌譜櫃子里的那支吧，好听極了。"

軟椅上的少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答道："那歌兒已經唱过了。"

施瓦滋的声音很謙遜，答道："我会唱'塔古斯河'，只要你給我歌辞。"这位好小姐唱歌的本事显了底了。

瑪丽亞小姐叫道："哦，'塔古斯河'。我們有这歌兒。"說着，忙去把唱歌本拿来，里面就有这支歌。

事有湊巧，这支歌当时十分風行，那唱歌本兒是奧斯本小姐們的一个年輕小朋友送的，在歌名底下还签了那个人的名字。歌唱完之后，乔治拍手喝采，因为他記得爱米丽亞最喜欢这支歌。施瓦滋小姐希望他請自己再唱一遍，只管翻着琴譜，忽然她看見标題底下犄角上写着"爱米丽亞·賽特笠"几个字。

施瓦滋急忙从琴櫈上轉身过来叫道："天哪！这是不是我的爱米丽亞？就是从前在汉默斯密士平克頓女学校里讀書的爱米丽亞？我知道一定就是她。她怎么样了？她在哪兒？"

瑪丽亞·奧斯本小姐急忙插嘴道："别提她了。她家里真丢臉。她爹騙了爸爸，所以她的名字我們这兒向来不提的。"乔治剛才为"布拉格之战"那么無礼，瑪丽亞小姐趁此报报仇。

乔治跳起来道："你是爱米丽亞的朋友嗎？既然这样，求天保佑你，施瓦滋小姐。别信我姐姐和妹妹說的話。她本人沒有什么錯。她是最好——"

吉恩叫道："乔治，你明明知道不該說这些話。爸爸不許咱們提她。"

乔治嚷道："誰能够不許我說話？我偏要提她。我說她是全英国最好、最忠厚、最温柔、最可爱的女孩兒。不管她破产不破产，我的姊妹給她做丫头还不配呢。施瓦滋小姐，你如果喜欢她，就去看看她吧，她現在可真需要朋友。我再說一遍，求上帝

保佑所有照顧她的人！誰要是夸她，我就認他做朋友，誰要是駡她，我就認他做对头。謝謝你，施瓦滋小姐。”他說着，特意走过去跟她拉手。兩姊妹里头有一个向他哀求道：“乔治！乔治！”

乔治發狠道：“我偏要說，我感謝所有喜欢爱米丽亞·賽特——”說到这里，他忽然住了口，原来奥斯本老头兒已經走进屋子，臉上气的發青，兩只眼睛就像紅炭一般。

乔治虽然沒把話說完，可是他的性子已經給撩撥上来，就是把奥斯本家里所有的祖宗都請出来，也吓不倒他。他見父亲样子凶狠，立刻振刷精神，回敬了一眼。那眼色又坚定，又胆大，看得老头兒的气焰低了一截，只好把眼望着别处，觉得兒子已經快管不住了。他說：“哈吉思东太太，讓我扶你到飯厅去。乔治，扶着施瓦滋小姐。”他們一起走下去。

乔治对他旁边的同伴說道：“施瓦滋小姐，我爱爱米丽亞，我們从小就訂婚的。”吃飯的时候，他滔滔不絕的說話，連他自己听着也觉得詫异。他的父亲知道女眷們一离开飯厅，爷兒倆少不了要有一場吵鬧，見他这样，越發觉得慌張。

父子兩个的差别就在这兒：父亲虽則蛮横霸道，兒子的胆子还比他大兩倍，不但能攻，而且能守。乔治看見和父亲一决胜負的时机就在手边，一些兒不着急，在开火以前照常吃他的晚飯。奥斯本老头兒比他差着一截，慌得心里七上八下。他喝了許多酒，和左右手的女客談話老是出岔子。他看見乔治那么鎮定，更加添了一層怒气。飯后，乔治抖一抖飯巾，大搖大摆的替小姐們开了門，躬着身子送她們出去，那不慌不忙的态度差点兒沒把老头兒气得發瘋。乔治斟了一杯酒，咂着嘴尝了一尝，瞪起眼睛看着父亲的臉，好像說：“弟兄們，先开火吧！”老头兒也喝了些酒給自己助势，可惜斟酒的时候止不住把酒壺酒杯碰得叮叮当当

的响。

他深深的倒抽了一口气，紫涨着脸發話道："你竟敢在我客厅里当着施瓦滋小姐提那个人的名字！哼，你好大胆子！"

乔治答道："你老人家别說了。别提敢不敢的話。对英国軍队里的上尉說話，别用这种字眼。"

老的說道："我跟我兒子說話，要怎么說就怎么說。我一个錢不給也由我，叫兒子穷得討飯也由我，我要怎么說，誰管得了？"

乔治驕傲的答道："我虽然是你兒子，别忘了我也是个有身分的上等人。你要跟我說話，对我發号施令，也請用我听慣了的字眼和口气才好呢。"

每逢兒子摆出架子，父亲便又气又怕。原来奥斯本老头兒暗暗的敬畏兒子，佩服他是有身分的上等人，比自己强。讀者想必也有过經驗，知道在咱們的名利場上，卑鄙小人最信不过的便是有身分的上等人。

"我爹沒有給我受好教育，沒有給我各式各样好机会，沒有給我这么多錢，我哪能跟你比？如果我像有些人一样，能够仗着老子掙下的家当結交大人物，我的兒子还敢对我支架子，充闊佬，嘴里吹牛嗎？"（奥斯本老头兒用最尖酸的口气說这些話。）"在我們那时候，有身分的人可也不許当面糟蹋自己的父亲。如果我敢放肆，早給我爹一脚踢下楼去了。"

"我并沒敢糟蹋你呀。我不过求你别忘了兒子跟你一般，也是个上等人。我知道你給我好多錢，"乔治一面說，一面摸着早起从巧伯先生那兒拿来的一卷鈔票。"你三句不离的提着我，我还能忘了不成？"

父亲答道："还有别的事情也得記着才好啊。如果您上尉肯光临寒舍的話，請你别忘了，在我屋里，凡事得听我安排。至于那

个名字，那个那个——那个你——我說——”

乔治又斟了一杯紅酒，微微的嗤笑着說道：“那个什么？”

他父亲大喝一声，狠狠的咒駡道：“不准說賽特笠这名字！这家子全是混賬王八蛋，他們里头随便哪个的名字都不准提！”

“我并沒有提起賽特笠小姐。是姐姐跟妹妹兩个先在施瓦滋小姐面前說她的坏話，那可不行！随便到哪兒，我都要帮她說話的。誰敢在我面前糟蹋她？咱們家里已經把她害苦了，現在她倒了楣，还要这么作踐她嗎？除了你老人家以外，誰敢哼一个字兒駡她，我就开槍打他。”

老头兒努眼撑睛的說道：“你說！你說！”

“說什么？說咱們怎么亏待了天使一样的女孩子嗎？誰叫我爱她的？就是你老人家呀！我本来不一定要娶她，說不定还能够跳出你的圈子，往高处飞呢，还不是依你的主意才跟她訂婚的？現在她把心給了我，你又叫我扔掉它。人家的錯处，也怪她，把她往死路上逼！”乔治越說越气，越說越激烈，“唉，老天哪！使这么反复無常的手段对待小女孩兒，可不羞死人嗎？再說她又是天使一般的人，比她周圍的人不知高出多少。要不是她做人可疼，性格溫柔，人家还要妒忌她呢。她这么一个好人，竟还有人会恨她，也眞是希罕事兒。就算我丢了她，你以为她会把我扔在腦勺子后头嗎？”

老头兒嚷道：“这样肉麻的話，全是胡說八道，假惺惺，少跟我来說。我家里的人，可不准跟叫化子結婚。你現在只要一开口就能得八千鎊一年的进款，你要扔掉这么好的机会也由你，不过請你卷鋪盖离了我这兒就是了。干脆一句話，你到底听我的話还是不听我的話？”

乔治扯起襯衫領子，說道：“要我娶那杂种黑了头嗎？我不

喜欢她的皮色。你叫弗利脱市場对面那扫街的黑人娶她去吧，我可不要这么个黑漆漆的蛮子美人兒做老婆。”

奥斯本先生气得臉上發青發黑，狠命的扯着鈴帶子把管酒的叫上来（往常他要管酒的伺候他喝酒，总拉这鈴子），吩咐他出去雇輛街車打發奥斯本上尉出門。

一个鐘头之后，乔治臉色發白，走进斯洛德咖啡館說道：“那事情解决了。”

都宾問道：“什么事情解决了，孩子？”

乔治把他和父亲的吵鬧講了一遍。他咒罵着說道：“我明天就跟她結婚。都宾，我一天比一天爱她了。”

第二十二章

婚礼和一部分的蜜月

最頑强最勇敢的敌人，沒有飯吃也不能支持下去，因此奥斯本老头兒在上面所說的战役中和对手交过鋒之后，倒沒有什么不放心。他相信乔治断了接济，准会無条件投降。不巧的是第一次交手的那一天兒子剛剛到手一批粮草。奥斯本老头兒肚里思忖道，好在这不过是暫时的救济，他最多晚几天来投降罢了。后来几天里面，爷兒兩个不通消息，老头兒看見兒子那边沒有动靜，虽然不高兴，还不覺得着急。他說他摸得着乔治的痛处，稳稳的把他捏在手里，只等后果。他把爭吵的經过告訴給女兒們听，叫她們不必多管，乔治回家的时候，照常欢迎他，只做不知道那么一回事。飯桌上照例天天摆着乔治的刀叉杯盤，老头兒

大概等得有些心焦，可是乔治总不回来。有人到斯洛德老店去探听过他的信息，那边只說他和他朋友都宾兩人都不在倫敦。

四月底有一天，天气陰湿，風又大，雨水拍拍的打在年深日久的街上。当年斯洛德咖啡館的老店就在这兒。乔治走进了咖啡館，臉色蒼白憔悴，穿戴得倒很漂亮，外面是藍呢外套，釘着銅扣子，里面是整齐的暗黃色背心，全是当年最时髦的款式。他的朋友都宾上尉也是藍外套銅扣子；这瘦高个兒往常总穿軍衣和灰呢褲子，那天却換了裝。

都宾已經在咖啡館里等了一点鐘（或許还不止一点鐘）。他翻开所有的报紙，可是什么都看不进去。他不时的看鐘，看了有几十回。他瞧瞧街上，雨还是密密的下着，路上的行人穿了木屐得得的走过去，長長的影子落在發亮的石板路上。他用手指敲打桌子；他咬着指甲，差点兒咬到指甲心（他常常这样修飾他的大手）；他很巧妙的把茶匙擱在牛奶壺上面，兩边打平，一会兒又把它推下来。总而言之，他坐立不安，勉强找消遣，显見得他心緒不宁，急煎煎的等待着什么。

咖啡館里有几个是他的同伴，見他衣著光鮮，兴奋得那样子，都来取笑他。其中一个是工程队的华格恩大夫少佐，問他是不是要結婚了？都宾笑起来道，若是他結婚，准会送他朋友一塊喜糕。后来奧斯本上尉来了，上面已經說过，他打扮得很整齐。可是臉色蒼白，样子也很激动。他拿出一塊香噴噴的黃色印花大絲手帕，抹抹蒼白的臉，和都宾握了握手，又看看鐘，叫茶房約翰拿苦橘皮酒来，慌慌張張的喝了兩杯。他朋友很关心的問他身体怎样。

他說："都宾，我一夜沒睡，到天亮才打了个盹兒，这会兒头痛得要死，还有些發燒呢。我九点起身，到赫孟恩澡堂洗了个澡。

都宾，我心里边兒，眞像从前在奎倍克騎着火箭参加賽馬的那天早上一样了。”

威廉答道："我也是的。那天早上我比你紧張得多了。我記得你还好好兒吃了一頓早飯呢。現在也吃点兒东西吧？”

“威廉，你是个好人，好小子，讓我喝一杯祝你康健，再会了——”

都宾打断他說道："不，不，喝了兩杯够了。約翰，这兒来，把酒拿去。鷄肉上要不要洒点兒加濕胡椒？你得赶快了，咱們該去了。”

兩个上尉見面說話的一忽兒，离十二点只有半点鐘。馬車已經在外面等了好些时候，奥斯本上尉的跟班也早已把他的小書台和皮箱塞在車子里面。他們兩个人打了傘，匆匆忙忙走进車子，落后的跟班爬上去坐在水气蒸蒸的車夫旁边，嘴里不断嘟囔，一面埋怨天气，一面埋怨身旁的車夫那么湿漉漉的。他說："总算还好，教堂門口的馬車要比这輛好些。”馬車順着碧加笛萊一路下去——当年那一帶还点油灯，亞浦思萊大厦和聖·乔治医院也仍旧是紅磚砌的，亞基利思① 的像还沒有塑，碧姆立柯拱門也沒有造，近边也沒有那丑怪难看的騎士像，馬車一路下去，直到白朗浦頓，在福蘭路附近的一个教堂前面停下来。

教堂門口停着一輛四匹馬拉的大馬車，另外还有一輛車，当时叫做玻璃馬車。那雨下得陰凄凄的，只有几个閑人聚着看热鬧。

乔治道："唉！我說过只要兩匹。”

乔瑟夫·賽特笠先生的佣人在旁边伺候着，答道："我們大

---

① 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的希臘英雄。

爷一定要四匹。"說着，他和奥斯本先生的佣人跟在乔治和威廉后面进了教堂，兩人都觉得"这事办得太不像样，也不請吃早飯，也沒有喜花采球。"

咱們的老朋友乔斯·賽特笠迎上来道："你們来了。乔治，我的孩子，你来晚了五分鐘了。瞧这个天——在孟加拉，雨季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你放心，我的馬車可是不漏水的。来吧，我母亲跟爱米在教堂的小屋里等着呢。"

乔斯·賽特笠十分好看。他越長越胖，襯衫領子比以前更高，皮色比以前更紅，漂亮的襯衫縐边成堆的堆在五顏六色的背心口上。他的兩条腿生得很有样子，脚上穿着有流苏的長統靴。当年还沒有漆皮鞋，不过他的那双靴子也够亮了。从前有一幅画兒，画着一个男人把發亮的靴子当作鏡子，照着刮鬍子，大概用的就是乔斯脚上的一双吧？他的淡綠外套上面挂着一大朵緞帶做的喜花，像一朵开足的大白玉蘭花。

总而言之，乔治不顧一切，准备結婚了。怪不得他臉色蒼白，神情惚恍，晚上睡不着，早晨又那么激动。好些結过婚的人都对我說，当时心里的确是那样的感覚。結过三四回婚的人，当然司空見慣，可是人人都說第一次結婚眞是可怕。

新娘穿一件棕色綢子長袍，戴一頂草帽，底下用粉紅的緞帶系住，帽子上兜了一塊香濱叶地方出产的細白鏤空面紗，是她哥哥乔瑟夫·賽特笠送給她的礼物。这些話全是都宾上尉后来告訴我的。都宾上尉自己也求得她准許，送給她一只金表和一根金鏈子，那天她也戴上了。她母亲从自己剩下的一兩样首飾里拿出一只金剛鑽别針給了她。仪式进行的时候，老太太坐在一个專坐里嗚嗚咽咽的哭，那爱尔蘭女佣人和同住的克拉浦太太在旁边安慰她。賽特笠老头兒不肯来。乔斯便做他的代表，領

着新娘走上祭壇。都宾就做了乔治的儐相。

教堂里只有牧师，执事人，男女兩家寥寥几个亲友，和他們的佣人而已。兩个男佣人目無下塵的坐在一边。雨下得很大，拍拍的打着窗戶。仪式一停下来，便听得外面嘩拉拉的下雨和賽特笠老太太的嗚咽。牧师的声音在空蕩蕩的教堂里激起凄慘的回声。奥斯本用低沉的声音說："我願意。"爱米給牧师的回答是从心底里發出来的，只是輕得除了都宾之外誰也沒听見。

仪式結束之后，乔斯上前吻了新娘，几个月来，这是他第一次吻他的妹妹。乔治不再愁眉苦臉了，他滿面喜欢得意，很和藹的搭着都宾的肩膀道："威廉，輪到你了。"都宾走过去，在爱米丽亚的臉上輕輕的吻了一下。

然后他們到教堂的事务所里登記簽字。乔治拉着朋友的手說："都宾，求天保佑你！"他的眼睛里亮晶晶的，很像包着眼泪。都宾感动得說不出話来，点点头就算回答。

乔治說："馬上写信，早点来！"賽特笠太太眼泪鼻涕的和女兒說了再会，一对新夫妇就准备上車。乔治对教堂門口几个濕漉漉的小孩嚷道："走开走开，小鬼！"新郎新娘上車的时候，雨水直刮到他們臉上；車夫們的緞花兒泥污水湿的挂在水淋淋的短外套上。那几个孩上有气無力的欢呼了一声，馬車濺着泥水动身了。

威廉·都宾站在教堂的廊下目送他們走远去。他的样子很古怪，引得旁边的几个閑人都嗤笑他，可是他不理会他們，也不理会他們的譏笑。

背后一个声音叫着那老实的家伙說道："都宾，跟我回去吃中飯吧。"接着一只胖手拍着他的肩膀，把他从迷夢中喚醒过来。他沒有心緒陪乔斯·賽特笠去大吃大喝，把那哭哭啼啼的老太

太扶到馬車里挨着乔斯坐好，一声不响的走了。这輛車子也便动身回家，孩子們帶着挖苦的声音又欢呼了一声。

“这兒来，小鬼头兒！”都宾說着，拿出好些六便士的小銀元分給他們，自己冒着雨独自回去。什么都完了。謝天謝地，总算讓他們兩个快快活活結了婚。自从他成人以后，还沒有尝过这么冷冷清清凄凄慘慘的滋味。他心里說不出的难过，只希望起初几天赶快过去，以后就能再看見她。

在布拉依頓的游客，一面可以望見藍色的海，另一面又可以望見一帶有弧形窗子的建筑。約摸在婚礼举行过后十天，咱們認識的三个小伙子便在当地欣賞美丽的景色。大海漾着無数的酒窩微微淺笑，水上点点白帆，洗海澡用的浮蓬密密麻麻的攢聚在它藍色的裙边上，把倫敦客人看得心醉神往。倘若你不喜欢自然風景，只願意观察人性，就可以轉向弧形窗子，把那滿屋男女老少的动靜看个仔細。从一个窗口發出琴声，一个滿头鬈髮的小姑娘一天要在琴上練習六小时，同住的人听得眞高兴。在另一个窗口，漂亮的奶媽宝萊抱了奥姆尼阿姆宝宝一高一低的顚着。底下一層，宝宝的爸爸賈克白正在临窗吃龙蝦，一面聚精会神的看泰晤士报，好像把上面的消息当早飯那么吞下去。再过去，李瑞小姐們正在等待重炮队里的軍官，知道他們准会到峭壁上来散步。你还可以看見倫敦来的买卖人，特别醉心航海，拿着一架足足有六磅重的望远鏡，向海面張望，随便什么游艇、捕青魚的魚船、洗海澡用的浮蓬，出去进来，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布拉依頓很像意大利的拿波里，不过地方干净，游手好閑的家伙換了上等人。布拉依頓总是那么忙碌繁华，五光十色的，活像小丑穿的花衣服。在故事發生的时候，从倫敦到那兒路上要走七小时，现在

却只要三小时半就够了。將来行路的时間还不知要縮短多少呢，只怕碰得不巧，热安維尔①用大炮把它轟得七零八落，那就糟了——休要絮繁，我們現在沒有时候描写布拉依頓。

正在散步的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說道："衣裳鋪楼上那家的女孩子長得了不得的漂亮。喝，克劳莱，你看見沒有，我走过来的时候她在对我挤眼兒。"

那人答道："乔斯，你这坏东西，别叫她伤心。不許輕薄她，你这唐·璜！"

乔斯·賽特笠得意極了，很風流的对那女佣人溜了一眼，嘴里却說："你別胡說！"在布拉依頓，乔斯打扮得比他妹妹結婚的时候更加漂亮。他穿了好几件五顏六色的襯背心。倘若是普通的花花公子，只要問他随便分一件就够出風头的了。他外面穿着一件双襟軍装外套，上面釘着長方扣子，黑扣子，結子，左盤右旋的綉着花，故意卖弄的人人都看見。近来他一举一动都跟軍官們学，喜欢装出雄赳赳的武夫腔調来。他的兩个同伴都是軍队里的，他也就大搖大摆的跟他們走在一起，把靴上的馬刺碰得叮当叮当的响，碰見看得上眼的女佣人，就色眯眯的把眼珠子东溜西溜。

这花花公子問道："弟兄們，兩位太太回来之前咱們干什么呢？"原来太太們坐着他的車子到洛丁堤兜風去了。

高个兒染鬍子的軍官答道："去打彈子吧。"

乔斯有些着急，忙道："不，不，上尉，我不打。克劳莱，好小子，昨天打够了，今天不来了。"

克劳莱笑道："你打得很好哇。是不是，奧斯本？那五下打

① 热安維尔（Joinville，1818—1900）是海軍將官，法王路易·腓利浦第三子，在1840年將拿破崙遺骨运回巴黎。

得眞不錯，你說怎么样？"

奥斯本答道："眞了不起。乔斯是个机灵鬼，不但彈子打得好；做别的事也够利害的。可惜这兒沒有老虎，要不然的話，吃飯以前咱們还可以打几个老虎呢。（好个女孩子，乔斯，你看她的脚踝長得多好！）乔斯，把你怎么打老虎，怎么把它杀死在树林里的事情再說来听听。克劳萊，这故事妙得很。"乔治·奥斯本說到这里打了个呵欠道："这兒悶得很，做什么好呢？"

克劳萊道："施那弗勒馬房剛在路易士市場买来几匹馬，咱們不如去看看馬吧。"

風流的乔斯道："我看还是到德頓茶室吃糖醬去，德頓那兒的女招待眞不錯。"他觉得这是一举兩得的事。

乔治說："我看还是去接閃电号邮車，它也該来了。"大家听了这話，把馬房和糖醬扔在一边，轉身向車行去等閃电号。

他們走到半路，碰見乔斯的馬車回来了。这車子十分华丽，上面是敞頂的，車身上漆着輝煌的紋章①。乔斯在契尔頓納姆的时候，时常盤着双手，歪戴了帽子，独自一个人威風凛凛的坐在車子里赶东赶西。有的时候，身边还坐着女人，那他就更得意。

馬車里坐着兩个人。一个身材瘦小，淡黃头髮，穿戴得头等的时髦。还有一个穿一件棕色綢衫子，戴一頂有粉紅緞帶的草帽，紅粉粉笑眯眯的圓臉蛋，叫人看着心里舒服。馬車夫走近三位先生的时候，她叫車夫把車子停下来，可是發了命令之后，又有些心慌，把臉漲得通紅，那样子很滑稽。她說："我們玩得很有意思，乔治。呃——我們又回来了，多好！呃——乔瑟夫，叫他早点兒回家。"

---

① 喜欢冒充貴族的中产阶級往往借用别人的紋章。

"賽特笠先生，别把我們的丈夫教坏了。你，你这坏透了的坏蛋！"利蓓加手上戴了最漂亮的法国貨羊皮手套，一面說話，一面把美丽的小手指指着乔斯——"不准打彈子，不准抽烟，不准淘气！"

"亲爱的克劳萊太太，啊，嗳，我名誉担保！"乔斯嗳呀唷的，說不出話来，可是做出来的姿势眞不錯。他的头一直歪到肩膀上，擡起眼睛，咧着嘴，嘻嘻的对她笑；一只手撑着手杖擱在背后，另外一只手（上面戴了金剛鑽戒指）擱在胸口摸索着襯衫縐边和背心。馬車走远的时候，他亲着戴金剛鑽戒指的手向馬車里面的美人兒送吻，心里希望所有契尔頓納姆的人，所有巧林奇的人，所有加尔各得的人，都能看見他那时候的姿态，一面对这么一个美人兒揮手道别，身边还站着像禁衛軍罗登·克劳萊上尉那么有名的花花公子。

新郎和新娘决定結婚以后最初几天住在布拉依頓。他們在航船旅社定下几間屋子，过得很舒服很安逸。不久乔斯也去了。除了他，他們还碰見别的朋友。一天飯后，他們在海灘上散了一回步，回来的时候在旅館門口迎面看見利蓓加和她丈夫也在那里。大家一看就認得，利蓓加飞也似的扑过来摟着她最亲爱的好朋友。克劳萊和奧斯本也很亲热的握手。見面之后不到几个鐘头，利蓓加已經施展手段籠絡乔治，使他把以前和她斗口舌鬧得很不欢的那回事忘記了。利蓓加对他說："亲爱的奧斯本上尉，还記得在克劳萊小姐家里的事情嗎？那回我眞冲撞了你。我覺得你对待亲爱的爱米滿不在乎，心里气極了，所以对你那么沒規矩，沒良心，不近人情。你担待些兒，别生我的气吧。"她伸出手来，样子又坦白又嫵媚，奧斯本当然只好跟她拉手講和。孩子啊，你如果肯直爽謙虛的認錯，不知能得多少好处。我从前認識

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在名利場很有些地位，他时常故意在小处冒犯别人，以便將来再向他們豪爽坦直的謝罪。結果怎么样？我那朋友克洛格·道厄兒到处受人欢迎。大家都說他脾气虽然急躁点兒，可是人倒非常眞誠。乔治看見蓓基那么低心下气，也就信以为眞。

这兩对夫妇有許多話要互相告訴。他們說起各人結婚的情形，兩边都很直爽的分析前途有什么希望，又表示对朋友十分关心。乔治結婚的消息由他朋友都宾上尉去报告給他父亲知道，他想起这件事就覚得战战兢兢。罗登的希望全在克劳莱小姐身上，可是老太太仍旧不肯回心。她的侄兒和侄媳妇非常要她，走不进派克街的寓所，又跟着她一起到布拉依頓来，派了密探日夜守在她的門口。



利蓓加笑道："罗登有几个朋友老是在我們家門口走来走去，可惜你們沒瞧見。亲爱的，你見过專門要債的差人沒有？見过地保和他手下的跟班沒有？上星期有兩个可惡的混蛋整整六天守在对面卖蔬菜的鋪子里，害得我們一直等到星期天才能出来。如果姑媽不肯回心，我們怎么办呢？"

罗登哈哈笑着，講了十来个有趣的故事，形容利蓓加使什么乖巧的手段对付討債的人。他賭神罰誓的夸贊妻子，說她哄騙債主回心的本事，全欧洲的女人沒一个比得上。他們結婚之后，她这份本事差不多馬上就使出来。她的丈夫覚得娶了这样一个妻子，用处眞不小。他們时常在外面賒帳，寄回家的帳單也不少，家里現錢老是不凑手。好

在罗登并沒有因为沒錢还賬而減了兴致。名利場上的人一定都見过好些混身是債而过得很舒服的人。他們無憂無慮，吃穿都不肯馬虎。罗登和他妻子在布拉依頓的旅館里住着最好的房間，旅館主人上第一道菜的时候，哈腰曲背的仿佛在伺候最了不起的主顧。罗登一面吃喝，一面挑剔酒菜，做出旁若無人的气概，竟好像他是国內第一流的貴人。威武的相貌，講究的衣服和靴子，恰到好处的暴躁的态度，和对于这种生活經常的練習，往往和銀行里大笔存款的用处一样大。

兩对新婚夫妻你来我往，常常互相拜訪。过了兩三晚之后，先生們便花一个黃昏斗牌，兩个妻子在旁边談家常。不久乔斯·賽特笠坐着华丽的敞車也到布拉依頓来了。克劳莱上尉不但和乔治玩紙牌，又和乔斯打了几回彈子，手头便觉寬裕得多。兴致最高的人，假如手里短錢，也要鼓不起兴的。

当时三位先生一路去迎接閃电号邮車。車子准时到站，一分鐘都不差。只見它里外挤满了旅客，車上的护衛兵用号角吹着大家知道的老調，風馳电掣的来到車行門前停下来。

乔治看見他的朋友高高的坐在車頂上，心里高兴，叫道："嗨，都宾那家伙来了！"都宾早就說要来，却担擱了好些日子。奥斯本等他从車上下来，怪亲热的握住他的手搖着說道："好啊，老朋友，欢迎你来。愛米准覚得高兴。"然后他放低声音慌慌張張的問道："有什么消息？你到勒塞尔广場去过沒有？爸爸說什么？把所有的消息都告訴我。"

都宾臉色蒼白，好像心事很重。他說："我見过你父亲了。愛米丽亞——乔治太太好不好？回头我把所有的情形都告訴你。我还帶来了一件最重要的消息，就是說——"

乔治道："說呀，老朋友。"

"咱們准备开拔到比利时。整个軍队都去，連禁衛兵也在內。海維托帕生了瘋濕不能动，气得要命。現在由奧多做总指揮。咱們下星期就在却頓姆上船。"

这几位先生正是沉溺在愛情里的时候，听見打仗的消息，吃了一惊，臉上頓时严肃起来。

第二十三章

都宾上尉繼續游說

友誼究竟有什么催眠的力量，能使本来懶惰、胆小、不热心的人給別人办事的时候忽然变得头腦灵活、做事勤快、意志坚决的呢？拿着阿萊克西思来說，哀里渥脫遜博士对他演了一些手法，他便疼痛也不怕了，后腦勺子也会看書了，几哩外的东西也看得見了，下星期的事情也能預言了，还会做許多別的千奇百怪的、在他正常狀态中所不能做的事。同样的，一个人受了友誼的感动去办事的时候，本来胆小的变得勇敢了，本来怕羞的有了自信了，懶怠动的也肯动了，性子暴躁的也謹愼小心肯担待人了。从另外一方面看，为什么律师自己打官司，便不敢自作主張，倒要請他淵博的同行来商量呢？医生害了病，干嗎不坐下来照着壁爐架上的鏡子瞧瞧舌头，就在書桌上給自己开張方子，反要求助于平日的对头呢？我問了这許多問題，請聰明的讀者們自己回答。你們都知道人性的确是这样的，既肯輕信又爱怀疑，說它軟弱它又很頑固，自己打不定主意，为别人做事倒又很有决断。咱們的朋友威廉·都宾本人非常好說話，如果他爹娘逼着他，沒

准他也会跑进厨房把厨娘娶来做妻子。为他本身利益打算，哪怕叫他过一条街呢，他也会为难得走头無路，可是为乔治·奥斯本办事的时候，反倒热心忙碌，最自私的政客鑽营的精神也不过如此。

乔治和他年輕夫人新婚燕尔，在布拉依頓度蜜月的时候，老实的都宾便在倫敦做他的全权代表，替他办理婚后未了的事务。他先得去拜訪賽特笠老夫妇，想法子哄老头兒高兴。又得拉攏乔斯和乔治郎舅倆接近，因为賽特笠已經失勢，靠着乔斯是卜克雷·窩拉的收稅官，还有些地位和威風，或許可以使奥斯本老头兒勉强承認这門亲事。最后，他还得向奥斯本老先生报告消息，而且必須緩和空气，竭力不讓老头兒生气。

都宾心下暗想自己的責任旣然是向奥斯本家的一家之主报告消息，为权宜之計，应該先和他家里其余的人亲近亲近，最好把小姐們拉到这边来。照他看来，她們总不会眞心为这事生气，因为女人大都喜欢男女兩人像小說書里一般恋爱結婚。她們最多不过表示惊訝和反对，到后来准会原諒自己的兄弟，然后我們三个人再去包圍奥斯本老先生。狡詐的步兵上尉心里盤算着要找个恰当的机会和方法，緩緩的把乔治的秘密透露給他的姊妹知道。

他向自己的母亲探問了一下，看她有什么应酬約会，不久就打听出来爵士太太有哪些朋友在本季里請客，在哪些地方可以碰見兩位奥斯本小姐。他虽然也像許多明白事理的人一般，厭惡时髦場上的宴会和晚会（說来眞可嘆！），不久却特意找到一家跳舞会里，因为知道奥斯本小姐們也在那里做客人。他到了跳舞会上，和姊妹倆各跳了兩次舞，而且对她們异乎寻常的恭敬，然后鼓起勇气和奥斯本小姐約好第二天早上去找她談話，說是

有很重要的消息告訴她。

她为什么突然往后一縮，为什么对他瞅了一眼，随即又低下头去望着自己的脚板呢？她很像要暈倒在他怀里的样子，幸而他踩了她一脚，才帮她約束了自己的感情。都宾的要求为什么使她这样慌張，这原因我們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了。第二天他去拜訪的时候，瑪丽亞不在客堂里陪伴她姐姐，烏德小姐口里說要去叫她来，一面也走开了，客厅里只剩他們兩个人。半晌，大家都不开口，只听得壁爐架上那架塑着伊菲吉妮亞祭献的鐘滴答滴答刺耳的响。

奥斯本小姐想引他說話，便道："昨兒晚上的跳舞会真有意思。呃——都宾上尉，你跳舞很有进步呀。"她又做出很討人喜欢的頑皮嘴臉說道："准有人教过你了。"

"可惜你沒見我跟奥多少佐太太跳苏格蘭舞的样子。我們还跳三拍子的快步舞，你看見过这种跳舞沒有？你跳舞跳得真好，跟你在一塊兒跳，本来不会的也学会了。"

"少佐太太是不是很年輕很漂亮呀，上尉？"她接着問道："嫁了当兵的丈夫真急死人。时局这么不好，亏她們倒还有心思跳舞。唉，都宾上尉，有的时候我想起亲爱的乔治，怕得我直發抖。可憐他当了兵危險真多呀。都宾上尉，第——联队里面結过婚的軍官多不多？"

烏德小姐想道："嗳呀，她这把戏耍得太露骨了。"家庭教师这句話虽然是对着門縫兒說的，里面的人却听不見，只算是括弧里的插句。

都宾說到本文道："我們那兒有一个小伙子剛剛結婚。他們已經做了好多年的朋友，兩个人都像教堂里的耗子那么穷。"都宾說到"多少年的朋友""穷苦"这些話，奥斯本小姐便嚷道："啊

喲，多有意思！这兩个人好多情！”都宾見她同情，胆子更大了。

他接着說：“他是联队里最了不起的家伙。整个軍队里，誰也沒有他勇敢漂亮。他的太太也真招人疼，你一定会喜欢她的。奥斯本小姐，你如果認識她的話，一定会非常喜欢她。”小姐以为他准备开口了。都宾也紧張起来，臉上一牽一扯，大脚板扑扑的打着地板，把外衣扣子一忽兒扣好，一忽兒又解开，可見他心里着急。奥斯本小姐以为他摆好陣势之后，就会把心里的話傾筐倒篋說出来，因此急煎煎的等待着。伊菲吉妮亚躺着的祭壇里面便是鐘錘子，那錘子抽搐了一下，当当的打了十二下，那位姑娘心里焦躁，只覚得一下一下的再也打不完，仿佛一直要打到一点鐘才得完。

都宾开口道：“我到这兒来并不想談婚姻問題——我的意思是，結婚——我要說的是——不是——呃，亲爱的奥斯本小姐，我要說的是我好朋友乔治的事。”

“乔治的事？”她的声音那么失望，惹得門外的瑪丽亚和烏德小姐都好笑起来。連都宾这个無賴的混蛋也想笑。眼前的局面他也并不是完全不明白，乔治时常拿出优雅的态度和他开玩笑說：“唉，威廉，你干嗎不娶了吉恩？如果你向她求婚，她准会答应。不信咱們賭个东道，我拿五鎊賭你的兩鎊也行。”

都宾接着說道：“对的，就是关于乔治的事。听說奥斯本先生和他有些意見不合的地方。我对乔治非常关心，——你知道我把他就当自己的弟弟，所以我真心希望他們兩个言归于好。奥斯本小姐，我們馬上就要到外国去，上面的命令一下来，沒准隔一天就得开拔。打仗的时候，誰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意外，爷兒倆应該先講了和再分手。不过請你不必这么着急。”

小姐答道：“都宾上尉，他們并沒有認真鬧翻，不过言語稍为

有些高低，那也是常事。我們天天盼望乔治回来。爸爸全是为他打算，只要他回来就沒有問題。亲爱的蘿达那天回去的时候虽然气伤了心，我担保也会饒恕他的。女人实在太心慈面軟了，上尉。”

都宾先生机灵得可惡，他說：“你是天使化身，自然心地寬大。一个男人叫女人伤心，連他自己的良心上也說不过去。如果男人对你不守信义，你心里觉得怎么样呢？”

小姐嚷道：“那我还有命嗎？我准会跳楼，服毒，难过得活不了。准会这样子。”其实她也有过一兩次伤心事，可是并不想自杀。

都宾接下去說道：“像你这么忠实好心的人倒并不是沒有，——我說的并不是西印度的財主姑娘，奧斯本小姐，而是另外一个可怜的女孩兒。她从小受的教导就是一心一意爱乔治，乔治本人从前也爱她。她并沒有做錯事，現在她伤心絕望，家里又穷，却是一句怨命的話都沒有，这是我亲眼看見的。我說的就是賽特笠小姐。亲爱的奧斯本小姐，你寬宏大量，总不能因为你弟弟对她始終如一就跟他过不去吧？如果乔治丢了她，良心上怎么說得过去？賽特笠小姐和你感情很好，千万帮帮她的忙吧！我——乔治叫我来告訴你，他不能把婚約解除，因为这是他最神聖的責任。他求你帮他說話。”

都宾先生只要受了感动，至多在剛开口的时候迟疑一下，以后便能滔滔汩汩的說下去。当时奧斯本小姐听了他的口才，很有些活动。

她說：“嗯，这真叫人意想不到——很糟糕——奇怪極了。爸爸听了不知怎么样？乔治能够攀这門好亲事，为什么坐失良机呢？你这位替抱不平的人勇气倒不小，都宾上尉。”她頓了一

頓又說："可是我看不見得有用。当然我很同情可憐的賽特笠小姐，我真心同情她。我們一向覚得这头亲事不合适，不过总是对她很好的，呃——非常好的。我想爸爸一定不肯。而且，一个有教养的女孩兒，如果能够克制情感，就应該——乔治非跟她断絕不可，亲爱的都宾上尉，非跟她断絕不可。"

"难道說一个女孩子家里遭了事情，她的爱人就該把她扔在腦勺子后头嗎？亲爱的奧斯本小姐，难道連你也是这个主意嗎？亲爱的小姐，你非得帮她的忙不可。乔治不能把她扔掉，也不該把她扔掉。你想，如果你沒有錢，难道你的朋友就会把你忘了不成？"都宾說着，一面伸出手来。

这句話問得很乖巧，吉恩·奧斯本小姐听了着实感动。她道："上尉，我也說不上来了，我們这些可憐虫到底能不能相信你們男人的話呢？女人生来心腸軟，擱不住人家一兩句好話就信以为真。我看你們都是可惡透了的騙子。"——都宾覚得奧斯本小姐和他拉手的时候，捏了他一把。

他慌忙松了手道："騙子？不，亲爱的奧斯本小姐，男人并不个个都会哄人。你弟弟就不是这样的人。乔治从小就爱上了爱米丽亞·賽特笠，不管别的小姐有多少家私，他只肯娶爱米丽亞。他应該丢掉她嗎？你难道劝他丢掉她嗎？"

吉恩小姐有她自己特殊的見解，覚得这問題很难回答，可是她不得不說句話，便支吾道："就算你不是騙子，你这人見解就离奇的与众不同。"都宾上尉听了并不辯駁。

都宾又說了些客气話，他想奧斯本小姐心上已經有些准备，不妨把真情都告訴她，便对她說道："乔治不能和爱米丽亞断絕关系，因为乔治已經和她結了婚了。"他把結婚前后的情形說了一遍，这些話我們已經听过了。他講到可憐的女孩子怎么几乎死

去，若不是她的情人有情有义，准会送命；賽特笠老头兒本来怎么不願意；后来怎么弄来一份結婚証書；乔斯·賽特笠怎么从契尔頓納姆赶来主婚；新夫妇怎么坐了乔斯的四馬敞車到布拉依頓去度蜜月；乔治怎么希望亲爱的姊妹們在父亲面前說些好話，因为她們既是女人，心腸本来就軟，待人又忠实，一定肯帮忙。都宾上尉把这些話說完，知道要不了五分鐘她一定会把消息告訴給其余兩个女人去听。他約着下回再来拜訪（她連忙答应），鞠了一个躬，告辞去了。

都宾剛剛出門，瑪丽亚小姐和烏德小姐便直冲进来，奥斯本小姐也忙把意想不到的消息一五一十講給她們听。說句公道話，姊妹倆倒并不怎么生气。私奔結婚自有它的特色，沒有几个女人会眞心反对。爱米丽亚居然肯这样和乔治結婚，可見她还有些魄力，兩位小姐反而看得起她。她們正在你一句我一句的談論講究，忖度着不知爸爸說什么話，怎么处置这件事，只听得外面大声打門，好像打过来报仇雪冤的焦雷，里面几个窃窃私議的人都吃了一惊。她們以为准是爸爸来了。那知道并不是他，却是弗萊特立克·白洛克先生。在先本来約好，等他从市中心出来，便帶小姐們去看賽花会。

不消說得，要不了一会兒的功夫，秘密全給这位先生知道了。他詫异得不得了，可是臉上的表情却和姊妹倆多情善感大惊小怪的样子截然不同。白洛克先生是見过世面的人，而且又在資本雄厚的公司里做小股东，知道金錢的好处和价值。他心里頓时生出希望来，喜欢的全身抖了一抖，小眼睛里放出光来。他想乔治先生干下这样的糊塗事，說不定倒挑瑪丽亚多得三万鎊嫁妝，远超过自己从前的希望，乐得望着她嘻嘻的笑。

他甚至于对大小姐也关心起来了，望着她說道："哈，吉恩，

依而思不娶你，將来要懊悔的，說不定你有五万鎊財产呢。”

姊妹倆在先幷沒有想到財产問題，可是上午逛花会的当兒，白洛克先生老是提起这一層，給她們开玩笑，說話的口气又斯文又輕松。她們玩了半天坐車回家吃飯的时候，自己也覚得身价陡增。可敬的讀者請不要責备她們自私得不近人情。今天早上，写書的人坐着公共馬車从里却蒙出来，他坐的是車頂，在換馬的当兒，看見三个小孩欢天喜地亲亲热热的浸在路旁一汪子水里玩耍，弄得泥污骯髒。不久另外一个小孩走过来說道：“宝萊，你的姐姐得了一个便士。”孩子一听这話，立刻从泥水里面走出来，一路跑过去跟着貝格趋奉她。馬車动身的时候我看見貝格神气活現，向附近卖棒糖女人的攤兒上大踏步走去，后面跟着一群孩子。

第二十四章

奥斯本先生把大聖經拿了出来

都宾把消息透露給乔治的姊妹之后，便又忽忽忙忙的赶到市中心。他手头的差使还沒有办完，下半截更难。他想起要把这件事和奥斯本老头兒当面說穿，慌得心里虛忒忒的，退縮了好几次，暗想不如讓姑娘們告訴他也罢，反正她們是肚子里藏不住話的。不幸他曾經答应把奥斯本老头兒听了消息以后的情形报告給乔治听，只得来到市中心泰晤士街他父亲的办事处，差人送了一封信給奥斯本先生，請求他騰出半小时来談談乔治的事情。都宾的信差从奥斯本的办事处回来，代替老头兒問好，并且說希望上尉立刻就去見他。都宾便去了。

上尉要报告的秘密很难出口，他預料眼前少不了有一場令人难堪的大鬧，愁眉苦臉垂头丧气的进了奥斯本先生的办公室。外間是巧伯先生的地盤，他坐在書桌旁边挤眉弄眼的和都宾招呼，使他覚得更窘。巧伯挤挤眼，点点头，把鵝毛笔指着主人的門口說道："我东家脾气好着呢。"他那欢天喜地的样子看着叫人焦躁。

奥斯本也站起来，很亲热的拉着他的手說："你好哇，好孩子。"可憐乔治派来的大使看見他誠心誠意招待自己，十分难为情，虽然拉着他的手，却使不出勁来。都宾覚得这件事多少該由自己負責；把乔治拉到爱米丽亞家里去的是他，贊助和鼓励乔治結婚的也是他，婚礼差不多是由他一手包办的，現在又該他来向乔治的爸爸报告消息，而奥斯本反而笑眯眯的欢迎他，拍他的肩膀，叫他"都宾好孩子"，怪不得这个做代表的擡不起头。

奥斯本滿心以为都宾来替兒子遞投降書。都宾的專差送信来的时候，巧伯先生和他主人正在議論乔治爷兒兩个的糾紛。兩个人都以为乔治已經屈服，原来那几天来，他們一直在等他投降。"哈哈！巧伯，他們这次結婚可得热鬧一下。"奥斯本一面对他書記說話，一面拍的一声彈了一下他那又粗又大的手指，又把大口袋的大金元小銀元搖得嘩啦啦的响，洋洋得意的瞧着他的手下人。

奥斯本滿面笑容，坐下来把兩边口袋里的錢顛来倒去的摆弄，做出意味深長的样子瞧着对面的都宾。他見都宾臉上呆呆的，楞着不說話，暗暗想道："他也算是軍队里的上尉，怎么竟是个乡下土老兒的样子。眞奇怪，跟着乔治也沒学到什么礼貌。"

最后都宾总算鼓起勇气来了。他說："我帶了些很严重的消息給你老人家。今天早上我在騎兵营里听得上面已經下了命令，我們的联队本星期就开到比利时去。回家以前，总得好好打一

仗，誰也不知道我們这些人里头有多少会給打死。”

奥斯本神气很严肃，說道：“我兒——呃，你們的联队总准备为国效劳罗。”

都宾接着說道：“法国軍队很强大，而且奥国和俄国一时不見得就能够派軍队过来。我們是首当其冲，拿破侖小子不会放松我們。”

奥斯本有些着急，瞪着眼問他道：“都宾，你說这些話有什么用意？咱們英国人还怕他媽的法国人不成？”

“我这样想，我們这一去冒的險很大。如果你老人家和乔治有不合的地方，最好在他离国以前講了和。您想怎么样？現在大家鬧得不欢，回头乔治要有个失閃，您心里一定要过不去的。”

可憐的威廉一面說話，一面把臉漲得通紅，因为他觉得出卖了朋友，良心不安。沒有他，也許父子兩个根本不会鬧翻。乔治的婚礼为什么不能耽擱些日子呢？何必急急忙忙的举行呢？他觉得拿乔治来說，至少不会因为离开了爱米丽亞就摘了心肝似的难过，爱米丽亞呢，說不定当时大痛一陣，以后也就漸漸的好了。他們的婚姻，还有一切跟着来的糾葛，全是他鬧出来的。他何苦这样呢？都只因为他爱她太深，不忍見她受苦；或者应該說他自己为这件事悬心挂肚得沒个摆布，宁可一下子死了心。这心情好像家里死了人，来不及的赶办丧事，又好像心里明知即刻要和心爱的人离别，不到分手那天总放不下心。

奥斯本先生放軟了声音道：“威廉，你是个好人。你說得不錯，乔治和我分手的时候不应該彼此怨恨。你瞧，做父亲的誰还强似我？譬如說，我知道我給他的錢准比你父亲給你的錢多兩倍。可是我也不吹給人家听啊！至于我怎么尽心尽力替他做牛馬，也不必說了。不信你去問問巧伯，問問乔治自己，問問所有

的倫敦人。我替他提了一头亲事，就是国内第一等的貴族，攀了这样的亲事还要覚得得意呢。这算是我第一回求他，他反倒一口推辞。你說，难道是我錯了不成？这次吵架誰的不是多？自从他出世以来，我像做苦工的囚犯那么勤劳，还不是为着他的好处？說什么也不能怪我自私自利吧？讓他回来得了。他回来，我就伸出手来跟他拉手。从前的事情不必再提，我也不記他的过。結婚呢，是来不及的了，只叫他和施小姐講了和，等他打仗回来做了上校再行婚礼。他將来准会做到上校的，瞧着吧。老天在上，如果出錢捐得到，乔治不会做不着上校！你把他劝得回心轉意，我很高兴。我知道这是你的功劳，都宾。你帮忙解救他的地方可多了。讓他回来好了，我决不讓他过不去。你們兩个今天都到勒塞尔广場来吃飯吧。老地方，老时候。今天有鹿頸子吃，我也不会多問不知趣的問題。"

这样的夸奖和信賴弄得都宾十分不好意思。他听得奥斯本用这样的口气說話，越来越覚得惭愧。他說："我想你老人家弄錯了。我知道您弄錯了。乔治的志向最高，不肯貪圖財产，去娶个有錢娘子。您如果恐吓他，說什么不听話就不讓他承繼財产，只会叫他更加强头倔腦。"

奥斯本先生的样子依旧舒坦得叫人心里發毛，說道："嘜唷，我白送他一年八千鎊到一万鎊的收入，难道算是恐吓他不成？如果施小姐肯嫁我，我求之不得。皮膚黑一点兒我倒不在乎。"說着，老头兒涎着臉，色眯眯的笑了一声。

做大使的正色答道："您忘了奥斯本上尉从前的婚約了。"

"什么婚約？你这話什么意思？难道說，难道說乔治竟是个大飯桶，还在想娶那老騙子穷光蛋的女兒嗎？"奥斯本先生想到这里，又惊又气："不信你到这兒来就是告訴我乔治要娶她？要

她！倒不錯，我的兒子，我的承繼人，娶个低三下四的叫化婆子！如果他要娶她的話，請他买把笤帚到十字路口去扫街。我記起来了，她老是跟在乔治后面飞眼風，准是她爸爸那老騙子教她的。”

都宾覺得自己越来越生气，反而有些高兴，插嘴道：“賽特笠先生是您的好朋友，从前您可沒叫过他流氓騙子。这門亲事是您自己主張的。乔治不应該反复無常——”

奥斯本老头兒大喝一声道：“反复無常！反复無常！我們家的少爷跟我吵架，說的正是这話。那天是星期四，到今天兩个多星期了。他支起好大的架子，說什么我侮辱了英国軍队的軍官了。他还不是我做父亲的一手栽培起来的？多謝你，上尉。原来是你要把叫化子請到我們家里来。不劳費心，上尉。娶她！哼哼，何必呢？保管不必明媒正娶的她也肯来。”

都宾气的按捺不住，霍的站起来道：“我不願意听人家說这位小姐的坏話。这話您更不該說。”

“哦，你要跟我决斗是不是呀？那么讓我叫人拿兩支手槍来。原来乔治先生叫你来侮辱他爸爸。”奥斯本一面說一面拉鈴。

都宾結結巴巴的說道：“奥斯本先生，是您自己侮辱世界上品格最完美的人。別駡她了，她如今是你兒媳妇了。”他說完这話，覺得其他沒什么可說的，轉身就走。奥斯本倒在椅子上，失心瘋似的瞪着眼看他出去。外面一个書記听見他打鈴，进来答应。上尉剛走出办事处外面的院子，就看見总管巧伯先生光着头向他飞跑过来。

巧伯先生一把抓住上尉的外套說道：“皇天哪，到底怎么回事？我东家气的在抽筋，不知乔治先生到底干了些什么事？”

都宾答道：“五天以前他娶了賽特笠小姐。我就是他的儐相。巧伯先生，請你帮他的忙。”

老总管摇摇头說道："上尉，你这消息不好。东家不肯饒他的。"

都宾請巧伯下班以后到他歇脚的旅館里去，把后来的情形說給他听，随后垂头丧气的朝西去了。他回想过去，瞻望將来，心里非常不安。

当晚勒塞尔广場一家子吃飯的时候，看見父亲嗒丧着臉兒坐在他自己的位子上。按惯例，爸爸这么沉着臉，其余的人就不敢作声了。同桌吃飯的几位小姐和白洛克先生都猜到准是奥斯本先生已經得着了消息。白洛克先生見他臉色难看，沒有敢多說多动。他坐的地方，一边是瑪丽亞，一边是她姐姐，坐在飯桌尽头主妇的位子上。他对她們姊妹倆分外的周到殷勤。

照这样坐法，烏德小姐一个人占了一面，她和吉恩·奥斯本小姐之間空了一个座位。往常乔治回家吃飯的时候，就坐在那兒。我已經說过，从他离家之后，开飯的时候照样替他摆上一份刀叉碗碟。当下大家默默的吃飯，碗盏偶尔叮当相撞，弗萊特立克先生微笑着断断續續的低声和瑪丽亞談体己話兒，此外什么声音都沒有。佣人們悄沒声兒的上菜添酒，哪怕是丧家雇来送丧的人，也还沒有他們那副愁眉哭眼的样子。奥斯本先生一声兒不言語，动手把剛才請都宾共享的鹿頸子切开来。他自己的一份，差不多沒有吃。不过酒倒喝得不少，管酒的不停手的替他斟酒。

晚飯快要吃完的时候，他瞪着眼輪流瞧着所有的人，随即对乔治的一份杯盤瞅了一眼，伸出左手指了一指。女兒們白瞪着眼，不懂他的手势——也許是假裝不懂，佣人們起初也不明白。

他开口道："把那盤子拿掉。"說罢，咒駡着站起来，一面推开椅子，走进他自己的私室去了。

在奥斯本先生家里，大家管飯厅后面的房間叫書房，除了主

人以外，别的人輕易不准进去。奥斯本先生如果星期日不高兴上教堂，便在那屋里的紅皮安乐椅上坐着看报。房里有兩口玻璃書櫃，摆着裝訂得很坚固的金边書，都是大家公認有价值的作品，像“年鑒”呀，“紳士杂志”呀，“白萊亞的訓戒”呀，“休姆和斯莫萊脫”呀。他一年到头不把書本子从架子上拿下来看，家里别的人也是宁死不敢去挨一指头。除非在星期天晚上，家里偶然不請客，“縉紳录”旁边的大紅“聖經”和祈禱文才給拿下来。奥斯本打鈴傳齐了佣人，在客厅里举行晚禱，自己提高了声音，摆足了架子，讀那祈禱文。家里的佣人孩子，走进屋子沒有不害怕的。管家娘子的家用賬，管酒佣人的酒賬，都在此地受到檢查。窗外是一个干淨的磚地院子，对面就是馬房的后門，另外有鈴子通过去，車夫从自己的屋子走进院子，好像进了船塢，奥斯本就从書房窗口对他咒罵。烏德小姐一年进来四次，領一季的薪水，女兒們也是来四次，領一季的零用。乔治小的时候在这兒挨过好几回打，他媽媽坐在樓梯上听着鞭子劈劈拍拍的下去，心里好不难过。孩子挨了皮鞭难得啼哭，打完之后出来，可憐的母亲便偷偷的摩弄他，吻他，拿些錢出来哄他高兴。

壁爐架上挂着一幅合家欢——这画兒本来挂在前面飯厅里，奥斯本太太死后才移进来——乔治騎着一匹小馬，姐姐对他举着一束花，妹妹拉着媽媽的手，画兒上人人都是紅腮幫子，大大的紅嘴巴，做出笑臉你看我我看你。大致画合家欢的，全画成这个格局。如今母亲已經去世，大家把她忘掉了。姊妹兄弟各有种种不同的打算，表面上虽然亲密，骨子里却是漠不相关。几十年后，画上的人物都老了，这种画兒也成了尖刻的諷刺。凡是合家欢，大都画得十分幼稚，上面一个个都是裝腔作势，純朴得自滿，天真得不自然，笑臉底下藏着虛伪，做作出来的那份兒至情

簡直是个笑話。自从合家欢拿掉之后，飯間里最注目的地位便挂了奥斯本本人庄严的画像，他坐在圈椅里，旁边擱着他的大銀墨水壶。

奥斯本进了書房，外面几个人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佣人退出去之后，他們压低声音暢談了一番，随后輕輕的上楼。白洛克踮着脚尖，鞋子吱吱咂咂的响着，也跟上去。可怕的老头兒就在隔壁書房里，白洛克实在沒有胆量一个人坐在飯間里喝酒。

天黑了至少有一个鐘头，仍旧不見奥斯本先生有什么吩咐，管酒的壯着胆子敲了敲門，把茶点和蠟燭送进去，只見他主人坐在椅子上假裝看报。等那佣人把蠟燭和茶点在他旁边的桌子上擱好，退出去，奥斯本先生便站起身来鎖了門。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合家都覚得大禍臨头，乔治少爷少不得要大大的吃亏。

奥斯本先生在他又大又亮的桃花心木的書台里留出一个抽屜，專为安放和兒子有关系的紙張文件，从小兒一直到成人的都在这兒。里面有得奬的書法本子和圖画本子，都是乔治的手笔，又經过教师改削的。还有他初到学校的时候写回来的家信，一个个圓滚滚的大字，写着給爸爸媽媽請安，同时要求家里送蛋糕給他。信里好几次提到他亲爱的賽特笠干爹。奥斯本老头兒每回看到这个名字，就咒駡起来。他嘴唇發青，惡毒毒的怨恨和失望煎熬着他的心。这些信都用紅帶子扎成一束束的，做了記号，加上标籤。例如："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乔杰来信請求五先令零用；四月二十五日复。""十月十三日，乔杰关于小馬"等等。在另一包里是"施医生賬目"，"乔衣裝裁縫賬"，"小乔·奥斯本的期票"等等。还有他从西印度写回来的信，他的代理人的信，發表乔治被委派为軍佐的报紙。他小时的皮鞭子也在，另外

有一个紙包，里面一个小金盒兒裝着他的头髮。他母亲活着的时候一直挂在身上的。

伤心的老头兒把这些紀念品搬搬弄弄，沉思默想的过了好几点鐘。他的野心和心坎兒上最得意的夢想都在这里。生了这样一个兒子，他面上也有了光采。誰也沒見过比乔治更漂亮的孩子。人人都說他像貴族人家的哥兒。有一回在克伕花园，連一位公主都注意他，吻了他一下，还問他叫什么名字。什么买卖人家有这样的兒子？王孙公子所受的栽培养育也不見得比他好。凡是花錢买得着的，他的兒子一样都不缺。每逢学校里頒發奬品的日子，他便坐着四匹馬拉的車子，帶着穿了新号衣的佣人，去看望乔治，把簇新的先令一把一把的撒給学校里的孩子。乔治的部队上船到加拿大之前，他跟着兒子到总营去大宴軍官。那天的菜肴，就是請約克公爵吃，也不辱沒了他。乔治欠了賬，他何曾拒絕过一次，总是一句話都沒有，全部付淸，連賬單都还留着呢。他騎的馬，比軍队里好些將軍的坐騎还强。他想起乔治小时候的各种样子，好像就在眼前。往往在吃过飯之后，乔治像大人物一般神气活现的走到飯厅里来，踱到飯桌尽头父亲的座位旁边，把他的酒端起来一口喝干。他又想到乔治在布拉依頓騎着小馬跟在獵人后面飞跑，碰見一道籬笆，竟也会托的跳过去。还有一次，乔治參加宮廷集会，朝見攝政王，把所有聖·詹姆士区里来的公子哥兒都比下去了。当初何曾料到今天的下場？誰想到他会不孝忤逆，好好的把送上門来的財运推开，去娶个一文不名的老婆。老头兒是个名利心極重的俗物，想到兒子这样的丢他的臉，气得發昏，只覚得一陣陣的怒气冒上来，徹骨的难过。他的野心和他对兒子的骨肉至情受了个大挫折。他的虛荣心，还有他的一点兒癡心，也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

在愁苦的时候咀嚼过去的快活，真难过得叫人没个抓摸处，那滋味比什么都苦。乔治的爸爸把这些紙張翻来复去，不时拿出一兩張来对着呆呆的發怔。多少年来这些文件都藏在抽屜里，奥斯本把它們一股腦兒拿了出来，鎖在一只文件匣子里，用帶子扎好，上面加了火漆，火漆上印了自己的圖章。他打开書橱，把上面說过的大紅"聖經"拿下来。这本"聖經"十分笨重，平常难得打开。書边上裝了金，黃燦燦的發亮，翻开書头一頁就有一幅插画，是亞伯拉罕拿伊撒做犧牲祭献上帝的故事。奥斯本按照普通的習慣，在書前面的白紙上用他那大大的書記字写着自己結婚的日子，妻子去世的日子，还有孩子們的生日和名字。吉恩最大，跟着便是乔治·賽特笠·奥斯本，最后是瑪丽亞·茀蘭西思，旁边另外注着他們三个人的命名日。他拿起笔来，小小心心的把乔治的名字划掉，等到墨水干了之后，才又把"聖經"归还原处。然后他从另外一只安放他本人秘密文件的抽屜里拿出一張东西看了一遍，一把团皺了，在蠟燭上点着，眼看着在壁爐里燒个精光。原来这就是他的遺囑。燒了遺囑之后，他坐下来写了一封信，拉鈴把佣人叫来，叫他第二天早上送出去。他上楼睡覺的时候，天已經亮了，滿屋都是陽光，小鳥躲在勒塞尔广場碧油油的树叶里面吱吱喳喳的叫。

威廉·都宾想着应該在乔治时运不好的时候給他多拉几个朋友，便想巴結奥斯本先生的家人下屬，回到旅館里立刻写給湯姆士·巧伯先生一封客气的信，請他第二天到斯洛德老店去吃飯，因为他知道好酒好菜对于一个人的感情有極大的影响。巧伯先生离开市中心之前，收到請帖，連忙回了一封信，說："他給都宾上尉問好，明日便来領賜。"当晚他回到索默思鎮，把請帖和回信的草稿拿出来給巧伯太太和女兒看。他們一面坐着吃茶点，一

面兴高采烈的談論軍官先生們和西城闊佬的事。后来女兒們去睡覺了，巧伯兩口子便議論起主人家里的怪事来。那总管說他一輩子沒看見东家那么激动。都宾上尉走开之后，巧伯走进办公室里間，發現奧斯本先生臉上發黑，竟好像中風的光景；照他看起来，奧先生和他那当上尉的少爷一定是狠狠的鬧了一場。东家还叫他把奧斯本上尉最近三年来花掉的錢开出賬目来。总管道："他花掉的錢可真不少。"他看見老爷少爷花錢的手笔那么闊，对他們愈加尊敬。他說爷兒倆拌嘴都是为了賽特笠小姐。巧伯太太賭神罰誓的說她很同情可憐的小姐，把上尉那么漂亮的少爷給丟了豈不可惜？巧伯先生因为賽特笠小姐的爸爸投机失敗，只还出来一点点股息，不大把她放在眼里。倫敦城里所有的商行里面，他最看得起奧斯本家的字号，热心希望乔治上尉娶个世家大族的小姐。当晚总管比他主人睡的安稳得多，第二天吃过早飯（他吃得很香甜，虽然他省吃儉用，茶里面只能擱点兒黃糖）——他吃过早飯，摟着孩子亲热一下，便上班去了。他穿上星期天上教堂用的新衣服和鑲縐边的襯衫，叫站在旁边瞻仰他風采的老婆只管放心，說他晚上跟都上尉吃飯的时候决不会狠命的喝他的葡萄酒。

奧斯本先生这东家不好伺候，所以手下人常常留心看他的气色。那天他按时上班，大家都看見他臉上异乎寻常的憔悴和灰白。到十二点鐘，喜格思先生（貝特福街喜格思和白雪塞維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按照預約的时間来了，手下人把他領到东家的私室里耽擱了一个多鐘头。約摸在下午一点鐘的时候，巧伯先生收到都宾上尉差人送来的条子，另外附了給奧斯本先生的信。总管把信交到里面，不久，里面傳出命令来叫巧伯先生和他底下的書記白却先生兩个人进去簽字做証人。奧斯本先生对他

們道："我正在立一張新的遺囑"，他們兩人便簽了字。大家都不出声。喜格思先生出来的时候紧紧的綳着臉，下死劲的对巧伯釘了兩眼，可是并不說什么。大家都發覺奧斯本先生特別溫和安靜。許多人本来見他沉着臉，以为凶多吉少，見他这样反覺詫异。他不駡人，不賭咒，很早便离开办事处回家去了。动身之前，又把总書記叫进去交代了事情，然后躊躇了一下，問他可知道都宾上尉是不是还在城里？

巧伯回答說大概还在城里。其实兩个人都是肚里明白，不过嘴里不說罢了。

奧斯本拿出一封信，叫書記轉交給上尉，并且吩咐必須立刻亲自交到都宾手里。

他拿起帽子，臉上的表情非常古怪，說道："巧伯，現在我心里安了。"鐘打兩下，白洛克先生来湊着奧斯本先生一同出去，一望而知是預先約定的。

都宾和奧斯本的連队所屬的第——联队当时的統領是一个上了年紀的將軍。他資格很老，第一次上战場就跟着华尔夫將軍① 在奎倍克打了一仗，后来年老力衰，早就不能領軍了，可是他名义上旣然是統帥，对于联队的事情还有些关心，有时也請几个年輕軍官到家里吃吃飯。这种好客的風气，看来在他的后輩之中是不大流行的了。老將軍最喜欢都宾上尉，因为都宾熟悉一切关于軍事的著述記載，談起弗萊特烈大帝和皇后陛下以及他們那时候的战役，和老將軍差不多一样头头是道。將軍对于后来的胜仗不大关心，全心都在五十年前的軍事專家所研究的

---

① 华尔夫將軍（James Wolfe, 1727—1759），英国將軍，在加拿大魁北克之役战死。

問題上。奥斯本先生改写遺囑，巧伯先生穿上最好的縐边襯衫的那天早上，老將軍帶信叫都宾去吃早飯，把大家正在等待的消息早兩天先通知他，告訴他說軍队不久就要开到比利时去。一兩天以內，騎兵队便会傳信下来，叫部队随时准备动身。运輸的車輛船只眼前很多，所以不消一星期便要上路。部队駐扎在契頓姆的时候，又另外劝募了兵士。在老將軍看来，他們这一联队从前在加拿大打退蒙卡姆，在長島大敗华盛頓先生，如今开到荷蘭比利时这样久經战事的地方，决不会辱沒了它历史上显赫的名声。老將軍雪白的手抖簌簌的捻了一撮鼻烟放在鼻子里，然后指指自己晨衣的胸口——他的心虽然有气無力，可是还在跳动——他指指胸口，对都宾說："好朋友，如果你这兒还有未了的事，譬如要安慰女朋友啦，跟爸爸媽媽辞行啦，或是要写遺囑啦，我劝你赶快去干。"說完，老將軍伸出一个指头和年輕的朋友拉手，又慈眉善眼的对他点点头——他头髮上洒了粉，后面扎了小辮兒——然后兩人别过。都宾去后，他坐下来写了一封法文信給皇家戏院的亞莫耐特小姐，他对于自己的法文是非常得意的。

都宾得了消息，心里很沉重，記挂着布拉依頓的朋友們。他一想到这上面，忍不住覺得慚愧，因为不管在什么时候，叫他放不下心的总是愛米丽亚。爹娘，姊妹，責任，倒都靠后了。他醒着想她，睡着想她，無时無刻不在惦記她。他回到旅館，便差人送了一封短信給奥斯本，把听来的消息告訴他，希望他得信以后会跟乔治言归于好。

送信的專差就是前一天給巧伯送請帖的人。这位好書記拿了信急得了不得。給奥斯本的信是托他轉交的，他一面拆信，一面着急，惟恐希望了半天的晚飯会落空，直到拆开信封，發現都宾不过怕他忘記，再提醒他一声，才放下心来。（都宾上尉写道：

我五点半等你。）他很关心主人的家事，可是随你怎么說，别人的事，总不能比一餐丰盛的晚飯要紧。

老將軍的消息不是秘密，都宾要是碰見联队里的軍官，尽可以把消息告訴他們。他在代理人那兒碰見斯德博尔旗手，便对他提起这事。斯德博尔急煎煎的要上陣打仗，立刻到器械店里去买了一把新的劍。这小子不过十七岁，只有五呎多高。他本来生得單弱，而且年紀輕輕就爱喝攙水的白蘭地酒，把身体弄得更糟，不过他胆子很大，跟獅子一样勇敢。他拿着劍，举一举，弯一弯，嗖嗖的舞了几下，前前后后走了几步。在他想像之中，这样的劍法准能大敗法国人。他用力跺着脚，大叫"哈，哈！"把劍尖向都宾上尉刺了兩三刺；都宾笑着用竹节手杖招架。

从斯德博尔先生瘦小的身材来看，就知道他准是屬于輕裝步兵队的。斯卜內旗手呢，剛剛相反，是个高个兒，屬于特别軍团里都宾上尉的連队。他戴上熊皮帽子，样子凶狠，看上去比他年龄还大些。兩个孩子到斯洛德咖啡店叫了兩份丰盛的飯菜，便坐下来写信給家里慈爱的爹娘，因为他們正在急煎煎的等消息。他們信上都殷殷切切的給爹娘請安，表示自己勇气百倍，热心上战場，不过滿紙都是別字。

都宾瞧見斯德博尔那小子爬在斯洛德咖啡館的桌子上做文章，眼泪沿着鼻梁一直滴到信紙上。小伙子想起媽媽，生怕以后見不着她。都宾本来預备写信給乔治·奥斯本，轉念一想，改了主意，把書桌鎖上，想道："何必呢，讓她再乐一宵吧。明天早上去看爸爸媽媽，然后上布拉依頓走一遭去。"

他走过去把大手按着斯德博尔的肩膀，勉励了几句。他說假若孩子能把白蘭地酒戒掉，以后必定是个有出息的軍官，因为他心腸好，是个君子人。斯德博尔小子一听这話，乐的眼睛發

亮，因为联队里公認都宾是最好的軍官，人也最聪明，大家都尊重他。

他把手背擦着眼睛答道："多謝你，都宾，我正在——正在告訴她我打算戒酒。先生，她对我好着呢。"說完，眼泪又来了，軟心腸的都宾也忍不住有些眼泪汪汪。

上尉，兩个旗手，还有巧伯先生，都在一桌吃飯。巧伯替奥斯本先生帶来了一封信，信上只有短短的几句話，給都宾上尉問好，煩他把附在里面的一封信轉交給乔治·奥斯本上尉。巧伯也不知道詳細情形，只說起奥斯本先生臉色怎么难看和怎么請律师的事，又說他东家竟沒有罵人，眞是希罕事兒。他嘮嘮叨叨，作种种猜測。篩过了几巡酒，他越發絮煩，可是每喝一盅，說的話便糊塗一些，到后来簡直沒有人听得懂。他們很晚才吃完飯，都宾上尉雇了一輛街車，把客人扶进去，巧伯一面打呃，一面賭神罰誓的說他永远把都宾上尉当好朋友。

都宾上尉向奥斯本小姐告辞的时候，原說还要去拜訪她。第二天，小姐等了他好几点鐘。如果他沒有失約，如果他把她准备回答的問題問出了口，說不定她就会站到兄弟一边来，乔治和他怒气冲冲的父亲也許就能講和。可是虽然她在家里老等，上尉幷沒有去。他有自己的事要办，又要去看望爹娘，安慰他們，不叫他們担心，幷且还得早早的坐上閃电号邮車到布拉依頓去看他的朋友。就在那天，奥斯本小姐听得她父亲下命令說是从此不准都宾上尉那多管閑事的混賬东西上門。这么一来，就算她曾經暗底下希望他来求婚，到那时也只好断了想头。弗萊特立克·白洛克先生来了；他对瑪丽亞格外亲热，对垂头丧气的老头兒也格外殷勤。奥斯本先生虽然嘴里說他覺得很安心，看来却幷不能够眞的定下心来，大家都看得出，最近兩天發出的事情把

他打垮了。

第二十五章

大伙兒准备离开布拉依頓

都宾到航船旅社見了女眷們，裝做欢天喜地爱說爱笑的样子，可見这年輕軍官一天比一天虛伪。他的張致無非在遮掩心里的感情。如今乔治·奥斯本太太的地位改变了，使他覚得有些别扭，二来他又担心自己帶来的消息不好，少不得影响到她的前途。

他說："乔治，据我看来，不出三星期，法国皇帝的騎兵步兵便要对咱們狠狠的进攻了。公爵还有得麻煩呢。跟这次的打仗一比，上回在半島上只能算鬧着玩罢咧。你跟奥斯本太太暂且不必这么說。說不定咱們这边用不着打仗，不过去占領比利时罢了。好多人都这样說。布魯塞尔仍旧挤滿了又时髦又漂亮的男男女女。"他們决定把英国軍队在比利时的任务說的輕描淡写，对爱米丽亚只說是不危險的。

商量好以后，虛伪的都宾一团高兴的見了乔治太太，而且因为她还是新娘，特地找些話恭維她。說老实話，他那些恭維的話兒实在不高明，結結巴巴的沒有說出什么东西来。接下去他談起布拉依頓，說到海边的空气怎么好，当地怎么热鬧，路上的風景怎么美丽，閃电号的車馬怎么出色。爱米丽亚听得莫名其妙，利蓓加却覚得有趣。她正在留心瞧着上尉的一举一动，反正無論什么人走近她，便得受她的察考。

說句老实話，爱米丽亚并不怎么看得起她丈夫的朋友都宾上尉。他說話咬舌子，相貌平常，算不得漂亮，行动举止又沒半点兒飄逸洒落的風致。他的好处，就是对她丈夫的忠誠，可是那也算不得他的功劳，乔治肯和同行的軍官交朋友，那只是乔治待人寬厚罢了。乔治常常对她模仿都宾古怪的举动和大舌头的口音。不过說句公平話，对于朋友的好处，他向来是極口称贊的。当时爱米正是志得意滿，不把老实的都宾放在眼里。他明明知道她的心思，却虛心下气的接受她对于自己的估計。后来她和都宾混熟之后，才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不过这是后話。

講到利蓓加呢，都宾上尉和太太們在一起不到兩点鐘的功夫，她已經看穿了他的秘密。她嫌他，不喜欢他，而且暗地里还有些兒怕他。都宾太老实，不管利蓓加耍什么把戏，說什么甜言蜜語，都打不动他。他自然而然的厭惡利蓓加，一看見她就远远的躲开。利蓓加究竟沒比普通的女人高明多少，免不了拈酸吃醋，看着都宾那么崇拜爱米丽亞，格外討厭他。不过她面子上做得很亲热很恭敬，而且賭神罰誓，說都宾上尉是奧斯本夫妇的朋友，她恩人們的朋友，她一定要永远的、眞心的爱他。晚飯前兩位太太进去換衣服，利蓓加便在背后說笑他，并且很淘气的对爱米丽亞說她还很記得上游乐場的晚上都宾是个什么腔調。罗登·克劳萊覺得都宾不过是个爛忠厚沒用的傻子，不見世面的买卖人，对他待理不理。乔斯也摆起架子，对都宾做出一付倚老卖老的样子。

乔治跟着都宾走进他的房間，旁边沒有外人，都宾便把奧斯本先生托帶給兒子的信从小書桌里拿出来交給他。乔治着急道："这不是爸爸的笔迹呀。"笔迹的确不是他爸爸的。这是奧斯本先生法律顧問写来的信：

先生：我遵照奥斯本先生的嘱咐，向您重申他以前所表示的决心。由于您的婚姻問題所引起的糾葛，奥斯本先生不願再認您为家庭的一分子。他的决定是無可挽回的。

近年来您的用度浩繁，加上未成年以前的各項花費，总数已經远超过您名下应得的財产（奥斯本太太的遺产应由吉恩·奥斯本小姐、瑪丽亞·弗蘭茜斯·奥斯本小姐和您平分）。現在奥斯本先生自願放弃債权，特將奥斯本太太的遺产六千鎊提出三分之一，共兩千鎊（如果存銀行，年息四厘），收信后即請前来領款，或委派代理人接洽。

施·喜格思謹上

一八一五年五月十七日貝德福街

奥斯本先生有言在先，一切信件口信，不論和此事有关与否，一概不收。又及。

乔治恶狠狠的瞧着威廉·都宾道："事情給你鬧得一团糟！瞧这兒，都宾！"他把父亲的信摔給都宾，接下去說道："現在可弄成个叫化子了，只怪我为什么那样感情用事。干嗎不能过些日子再結婚呢？也許打仗的时候我給打死了呢？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爱米做了叫化子的寡妇又得了什么好处呢？都是你鬧的。你唧唧啾啾的，眼看着我結了婚倒了楣才心足。叫我拿着这兩千鎊怎么过日子？还不够給我花兩年呢。自从到了这兒，我跟克劳莱玩紙牌打彈子，已經輸了一百四十鎊。你办事眞能干，哼！"

都宾呆着臉兒把信讀完，答道："这件事的确叫人为难。你說的不錯，我也得負点兒責任。"他苦笑着接下去道："有些人恨不得跟你換一个过兒呢。你想想，联队里有几个上尉有兩千鎊？暫时你只好靠軍餉过活，到你父亲回心轉意再說。倘或你死了，你太太一年就有一百鎊的收入。"

乔治大怒，嚷道："照我这么样的習慣，單靠軍餉和一百鎊一

年怎么能过？你說出这些話来，眞是糊塗，都宾。我手上只有这么几个錢，在社会上还能有什么地位？我可不能改变生活習慣。我非得过好日子不可。麦克忽德是喝稀飯長大的，奥多老头兒是啃土豆兒長大的，怎么叫我跟他們比？难道叫我太太給大兵洗衣服，坐在行李車里面到东到西跟着部队跑嗎？”

都宾脾气很好，答道：“得了，得了，咱們想法子替她找个好些的車子就行了。现在呢，乔治好小子，别忘了你是个落难的王子，風暴沒过去之前，你得乖乖的。反正也不会拖好些时候，只要你的名字在公报上一登出来，我就想法子叫你爸爸回心。”

乔治答道：“公报里登出来！也要看你在公报那一部分登出来呀！我看多半在头一批死伤名單里面罢了。”

都宾道：“唉！到你眞倒了楣以后再哭哭啼啼的还不迟呢。倘或有什么意外的話，乔治，你知道我还有些积蓄，我又不結婚，”說到这里他笑了一笑，“遺嘱上少不得給我將来的干兒子留点兒什么。”乔治听到这里便說：反正沒有人跟都宾鬧得起来。这样，一場爭論便結束了。他总是先無緣無故埋怨都宾，然后慷慨大度的饒恕他。他們兩人以前拌过几十回嘴，都是这么了結。

蓓基正在自己房里梳妝，准备換好衣服下去吃晚飯。罗登·克劳莱从他的穿衣間叫她道：“嗨，蓓基呀！”

蓓基对鏡子里瞧着丈夫，尖声問道：“什么？”她穿着一件最整齐最干淨的白袍子，露出肩膀，戴着一串小小的項鏈，系着淺藍的腰帶，看上去眞是个無憂無慮、天眞純潔的小女孩兒。

“奥斯本要跟部队走了，奥太太怎么办？”克劳萊說着，走了进来。他一手拿着一个大大的头刷子，兩只手一齐刷，从头髮下面很贊賞的瞧着漂亮的妻子。

蓓基答道：“大概总得哭的眼睛都瞎掉吧？她一想起这件事

就嗚嗚咽咽的，对我哭过六七回了。”

罗登見他夫人硬心腸，有些生气，說道：“我想你是不在乎的。”

蓓基答道：“你这坏东西，你知道我是打算跟着你一起走的。而且你跟他們不同，只做德夫托將軍的副官。咱們又不屬于常备軍。”克劳萊太太一面說話，一面揚起臉兒，那样子十分可爱，引得丈夫低下身子来吻她。

“罗登亲爱的，我想——你还是在爱神离开之前——把那錢拿来吧。”蓓基一面說話，一面安上一个漂亮的蝴蝶結。她管奥斯本叫“爱神”，已經当面奉承过他二十来次，說他相貌漂亮。他往往在临睡之前到罗登屋子里去耽擱半个鐘头，玩玩紙牌。蓓基很关心他，总在旁边陪着他。

她常常駡他是个可惡的荒唐的坏东西，威吓他說要把他干的坏事和他爱花錢的習慣都說給爱米听。她給他拿雪茄烟，帮他点火。这手段能起多少作用，她很知道，因为从前在罗登身上就曾經試用过。乔治觉得她活潑有趣，人又机灵，風度又高貴。不管是坐了馬車兜風的时候也好，在一塊兒吃飯的时候也好，她的光芒都盖过了可憐的爱米。爱米眼看着克劳萊太太和她丈夫有說有笑，克劳萊上尉和乔斯悶着头狼吞虎咽（乔斯后来也混到这些新婚夫妇堆里来了），只好一声兒不响，縮在旁边。

不知怎么，爱米觉得信不过自己的朋友。她瞧着利蓓加多才多艺，兴致又高，口角又俏皮，心里七上八下，悶悶不乐。結了婚不过一星期，乔治已經觉得膩味，忙着找别人一塊兒寻欢作乐，將来怎么办呢？她想：“他又聪明又能干，我不过是个怪可憐的糊塗东西，实在配不上他。难得他寬宏大量，竟肯不顧一切，委屈了自己娶我。当时我原該拒絕跟他結婚的，可是又沒有这

样的勇气。我应該在家服侍可憐的爸爸才对。"那时她第一回想起自己对爹娘不孝順，慚愧得臉上發燒。說起来，这可憐的孩子在这方面的确不对，怪不得她良心不安。她暗暗想道："唉，我眞混賬，眞自私。爸爸和媽媽那么可憐，我不把他們放在心上，又硬要嫁給乔治，可見我只顧自己。我明知自己配不上他，明知他不娶我也很快乐，可是——我努力想叫自己松了手讓他去吧，可是总狠不下心。"

小新娘結婚不到七天，心上已經在思量这些事情，暗暗的懊惱，說来眞可憐，可是事实上的确是这样。都宾拜訪这些年輕人的前一夜，正是五月的好天气，月光晶瑩，空气里暖融融香噴噴的；他們把通月台的長窗开了，乔治和克劳萊太太走到外面，賞玩那一片平靜的、閃閃發亮的海水。罗登和乔斯兩个人在里間玩双陆，只有爱米丽亚給冷落在一边。这溫柔的小姑娘凄凄清清的縮在一張大椅子里，看看这一对，望望那一对，心里悔恨絕望，懊惱得無可奈何。可憐她結婚还不到一个星期，已經落到这步田地。如果她睜开眼睛看看將来，那景色更是荒凉。前面一片汪洋，她沒人保护，沒人指引，独自一个人怎么航海呢？爱米胆子太小，索性不敢往远处看了。我知道史密士小姐瞧不起她。亲爱的小姐，像你这样果敢斬截的人本来是不多的。

乔治說道："喝，好天气！瞧这月光多亮。"他正在抽雪茄，噴了一口烟，烟縷兒裊裊的直升上去。

"这烟味兒在露天聞着眞香，我最喜欢聞雪茄烟。"蓓基笑眯眯的望着月亮說，"誰想得到，月亮离我們这兒有二十三万六千八百四十七哩路呢。我这記性兒不錯吧？得了！这些都是在平克頓女学校学来的。你瞧海面上多靜，什么都淸淸楚楚，我差不多看得見法国的海岸。"她那水汪汪的綠眼睛放出光来，好像在

黑地里也瞧得見东西。

她道："你知道我打算怎么着？我發現我游泳的本領很好，不管那天早上，碰上克劳莱姑媽的女伴去洗澡的日子——她叫布立葛絲，鷹嘴鼻，長头髮一綹綹的披下来，你还記得她嗎？我剛才說，等她洗海澡的时候，我就一直游进她的浮蓬，就在水里逼着她跟我講和。你看这法子可好不好？"

乔治想到水里相会的情形，哈哈大笑。罗登摇着骰子，大声問道："你們兩个鬧什么？"爱米丽亞荒謬透頂，她忽然不能自持，躲到房里嗚嗚咽咽的哭起来，眞是丢臉。

在这一章書里，說故事的仿佛拿不定主意似的，一忽兒順叙，一忽兒倒叙，剛剛說完了明天的事，接下来又要說昨天的事，不过也非要这样才能面面俱到。就拿女王陛下客厅里的客人来說，大使和長官告退的时候另外由便門出去，他們坐着馬車走了多远，里面鏀士上尉家里的太太小姐还在等她們的車子。国庫秘書的待客室里坐了六七个請願的人，挨着班次耐心等待；忽然来了一个爱尔蘭議員或是什么有名人物，搶过这六七个人的头，自管自走到秘書先生的办公室里去了。同样的，小說家著書，布局的时候也免不了不公道。故事里面的細节虽然不能遺漏，不过总要讓重要的大事占先。都宾帶到布拉依頓来的消息十分惊人，当时禁衛軍和常备軍正在向比利时推进，同盟国家的軍队也都聚集在比利时听候威灵吞公爵指揮。兩面比較下来，書里面叙述的便是無足輕重的小事，应該靠后，那么著書的鋪陈事实的时候次序顚倒一些，不但可以原諒，而且很有道理。从二十二章到現在并沒有过了多少时候，剛剛来得及讓書里的角色上楼打扮了准备吃晚飯。都宾到达布拉依頓的那一晚，他們一切照常。

乔治并沒有立刻把朋友从倫敦帶来的消息告訴爱米丽亞，

不知是因为他善于体貼呢，还是因为他忙着戴領巾，沒功夫說話。过了一会兒，他拿着律师的信到她房里来了。她本来时时刻刻防备大禍临头。感觉特别的銳敏，見他那么严肃正經，以为最可怕的消息已經到来，飞跑过去哀求最亲爱的乔治不要隐瞞她，問他是不是要开拔到外国去了？是不是下星期就要开火了？她知道准是这消息。

最亲爱的乔治避开了到外国打仗的問題，很憂悶的搖搖头說道："不是的，爱米。我自己沒有关系，我倒是为你担心。爸爸那兒消息很不好，他不願意和我通信。他跟咱們倆丢开手了，一个錢都不給咱們了。我自己苦一点不要紧，可是亲爱的，你怎么受得了？看看信吧。"他說着，把信遞給她。

爱米丽亞眼睛里的表情一半惊慌一半溫柔，靜听她那豪迈的英雄發表上面一篇堂皇的議論。乔治裝腔作势，做出願意自我牺牲的样子，把信遞給她。她接了信，坐在床上翻开来看。哪知道把信看了一遍，反倒眉眼开展起来。我在前面已經說过，凡是热心腸的女人，都不怕和爱人一塊兒过苦日子。爱米丽亞想到能和丈夫一起吃苦，心上反而快活。可是她立刻又像平时一样，覚得良心上过不去，責备自己不知进退，不該在这时候反而喜欢。想着，忙把一团高兴收拾起来，很稳重的說道："啊喲，乔治，你如今跟你爸爸鬧翻，一定伤心死了。"

乔治苦着臉答道："当然伤心罗。"

她接着說道："他不会老跟你生气的，誰能够跟你鬧別扭呢？最亲爱最厚道的丈夫，他一定会原諒你。倘若他不原諒你，叫我心上怎么过得去？"

乔治道："可憐的爱米，我心里倒不是为自己煩惱，叫我着急的是你呀！我穷一点兒怕什么呢？我是不爱虛荣的，我也还有

些才干，可以掙个前途。”

他太太插嘴說：“你才干是有的。”照她看来，战爭应該停止，她的丈夫立刻就做大將軍。

奧斯本接着說：“我跟别人一样，自己能够打天下。可是我的宝貝孩子，你嫁了我，自然应該有地位，应該享福，如今什么都落了空，叫我心上怎么过得去？叫我的宝貝兒住在軍營里，丈夫开到那兒，妻子就得跟着走，生活又苦，又不得遂心如意，我一想到这兒就难受。”

旣然丈夫只是为这件事發愁，爱米也就沒有什么不放心。她拉着他的手，喜气洋洋的微笑着唱起她最喜欢的歌兒来。她唱的是“敲敲旧楼梯”里面的一段。歌里的女主角責备她的湯姆对她冷淡，并且說只要他以后好好待她，忠誠不变，她就肯“为他补褲做酒”。她的样子又快活又漂亮，所有的年輕女人只要能像她一样就好。过了一会兒，她又道：“再說，兩千鎊不是一笔很大的款子嗎？”

乔治笑她天眞不懂事。他們下去吃飯的时候，爱米丽亚紧紧勾着乔治的胳膊，唱着“敲敲旧楼梯”这曲子。她去了心事，比前几天高兴得多。

总算开飯了。吃飯的时候幸而沒有人愁眉苦臉，所以一餐飯吃得非常热鬧有趣。乔治虽然得了父亲一封驅逐出門的信，想到不久便要上战場，精神振奋，恰好和心里的懊惱扯直。都宾仍旧像話匣子一样說笑个不停，說到軍队里的人在比利时的种种事情，好像那兒的人除了寻欢作乐，穿衣打扮，連接着过节之外什么都不管。上尉是个乖人，他心里别有打算，故意扯开話題，形容奧多少佐太太怎么拾掇少佐和她自己的行李。她把丈夫最好的肩章塞在茶罐子里，却把她那有名的黃色头巾帽，上面

还插着風鳥的羽毛，用桑皮紙包起来鎖在少佐的鉛皮帽盒子里。他說法国的王上和他宮里的官兒都在甘德，看了那頂帽子不知道有什么感想；布魯塞尔的軍队开大跳舞会的时候这頂头巾帽一定还会大出風头呢。

爱米丽亞吓了一大跳，霍的坐起来道："甘德！布魯塞尔！部队要开拔了嗎？乔治，是不是呀？"她那笑眯眯的臉兒吓的立刻变了顏色，不由自主的拉着乔治不放。

他脾气很好，答道："别怕，亲爱的。只要十二小时就能到那兒。出去走动走动对你沒有害处，你也去得了，爱米。"

蓓基說道："我也去。我是有职位的。德夫托將軍一向跟我眉来眼去很有交情。你說对不对，罗登？"

罗登扯起嗓子，笑得和平常一样响。都宾把臉漲得通紅，說道："她不能去。"他还想說："多危險呢！"可是剛才吃飯的时候他的口气不是表示比利时那边很太平嗎？这时候怎么說呢？所以只好不作声。

爱米丽亞怪倔强的嚷道："我偏要去。我非去不可。"乔治贊成太太的主意。他拍拍她的下巴頦兒，对其余的人埋怨說自己娶了个潑妇。他答应讓她同去，說道："讓奥多太太陪着你得了。"爱米丽亞只要能够在丈夫旁边，别的都不在乎。这么一安排，离愁别恨总算变戏法似的变掉了。战争和危險虽然避免不了，可是說不定要到好几个月以后才开火。眼前暫且無事，胆小的爱米丽亞仿佛犯人得了緩刑的特赦令那么喜欢。都宾心底里也覚得高兴，他的希望，他所要求的权利，就是能够看見她，心里暗暗的决定以后一定要不时留神保护着她。他想，如果我娶了她，一定不許她去。可是她究竟是乔治的老婆，旁人不便多說。

吃飯的时候大家談論着各項要紧的大事，后来还是利蓓加

勾着爱米丽亚的腰，把她从飯間里拉出去，讓先生們喝酒暢談。

晚上大家玩笑的当兒，罗登的妻子遞給他一張条子，他看了一看，立刻揑成一团在蠟燭上燒了。我們运气好，利蓓加写信的时候，恰巧在她背后，只見她写道："重要消息，别德太太已去。今晚向爱神要錢，看来他明天就要动身。留心别讓人看見信。利。"大家站起来准备到太太們屋里去喝咖啡的时候，罗登在奥斯本胳膊肘上碰了一下，优雅的說道："奥斯本，好小子，如果你不嫌麻煩，請你把那小数目給了我。"乔治虽然嫌麻煩，也只好从袋里拿出一大把鈔票給他，沒有付清的数目，开了一張借券，过一星期到他的代理人那兒拿錢。这件事办完以后，乔治、乔斯和都宾三个人一面抽雪茄烟，一面开紧急会議，决定第二天大家坐了乔斯的敞篷馬車回到倫敦去。我想乔斯宁可留在布拉依頓，到罗登·克劳萊离开以后再动身，可是給都宾和乔治逼着，只好答应把車子送大家回去。他雇了四匹馬，因为在他地位上，再少是不行的。第二天吃完早飯，他們一群人就浩浩蕩蕩出發了。爱米丽亚一早起身，七手八脚的理箱子，乔治躺在床上，埋怨沒有佣人帮她做事。她倒并不在乎，甘心情願的一个人拾掇行李。她模模糊糊的有些信不过利蓓加。她們兩个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的你吻我我吻你，咱們却很明白吃起醋来是什么滋味。爱米丽亚太太有許多女人的特長，拈酸吃醋也是其中之一。

除了这些来来去去的角色之外，别忘了咱們在布拉依頓还有别的朋友。原来克劳萊小姐和她的一群侍从也在此地。利蓓加夫妻住的旅館离开克劳萊小姐的住宅只有几箭之地，可是那生病的老太太仍旧和住在倫敦的时候一样，硬起心腸把大門关得紧騰騰的不放他們进去。只要别德·克劳萊太太一天在她亲

爱的大姑瑪蒂尔达身边，就一天不放她侄兒和老太太見面，免得她心神不安。克劳萊小姐坐了馬車出去兜風，忠心的別德太太便坐在她旁边；克劳萊小姐坐着輪椅出去換換空气，她和老实的布立葛絲一边一个保护着。有时偶然碰見罗登夫妇，虽然罗登必恭必敬的脫了帽子行礼，她們冷冰冰的不瞅不睬，眞叫人难堪，到后来弄得罗登也發起愁来。

罗登上尉时常垂头丧气的說："早知如此，还不如就留在倫敦也罢了。"

他的妻子比她乐观，答道："布拉依頓舒服的旅館总比却瑟萊街上的牢房好些。記得那地保莫西斯先生跟他的兩个差人嗎？他們在咱們的房子附近整整守了一个星期。这兒的几个朋友都沒有腦子，可是乔斯先生和爱神上尉比莫西斯先生的差人还强些，罗登亲爱的。"

罗登仍旧鼓不起兴，接着說道："不知道傳票有沒有跟着我一起来。"

勇敢的蓓基答道："有傳票来的話，咱們就想法子溜之大吉。"她把碰見乔斯和奥斯本的好处解釋給丈夫听，說是全亏有这兩个人供給現錢，要不然他們手头不会这样寬裕。

禁衛兵埋怨道："这些錢还不够付旅館的賬呢。"

他的太太百句百对，答道："那么何必付呢？"

罗登的佣人和克劳萊小姐下房的兩个听差仍旧有些来往。而且他受了主人的嘱咐，一看見馬車夫就請他喝酒，小夫妇倆就在他那里打听克劳萊小姐的动靜。后来又亏得利蓓加忽然想起来害了一場病，就把那給老小姐看病的医生請到家里来。这么一来，所有的消息也就差不多全了。布立葛絲小姐面子上把罗登夫妇当作对头，其实是出于無奈，心里却沒有敌意。她天生是

个不念旧惡的軟心腸，現在利蓓加并沒有妨碍自己的去处，也就不覺得討厭她，心里只記得她脾气又好，嘴又甜。別德太太自从占了上風，行事專制極了；布立葛絲、上房女佣人孚金，还有克劳萊小姐家里其余的人，都給压得透不过气来。

脾气凶悍的正派女人，做出来的事往往过分，已經占了便宜，还是沒足沒够的尽往前搶。別德太太来了不到几个星期，已經把病人处治得依头順腦。可憐的老太太任憑弟媳妇摆布，压根兒不敢对布立葛絲和孚金抱怨不自由。別德太太管着克劳萊小姐，每天喝酒不得超过定量，而且每一杯都得由她亲自来斟，一滴不能少，一滴不能多。孚金和那佣人头兒干瞧着連雪利酒都沒有他們的分，心里怨恨得什么似的。甜面包、糖漿、鷄肉，也由別德太太分派，每分的多少，上菜的先后，一点兒錯不得。早上，中午，晚上，她按时給病人吃藥。医生开的藥水虽然非常难吃，克劳萊小姐却乖乖的都給喝下去，那份兒順从叫人看着感动。孚金說道：“我那可憐的小姐吃藥的时候好乖啊。”病人什么时候坐馬車，什么时候坐輪椅，也得由別德太太安排。总而言之，老太太生病剛好，給她折磨得服服貼貼。这样的作風，是那些品行端方、精明强干、慈母一样的太太們的特色。

倘或病人稍为有些强头倔腦，要求多吃些飯菜少喝些藥水，看护便吓唬她，說她馬上要死，吓得克劳萊小姐立刻不敢再鬧。孚金对布立葛絲說道：“她現在一点剛性也沒有了，三星期来，她还沒罵过我糊塗东西呢。”別德太太已經打定主意，要把剛才說的老实的貼身女佣人，身材胖大的亲信，連同布立葛絲，三个人一起辞退。她打算先叫家里的女兒們来帮忙，然后再把克劳萊小姐搬到女王的克劳萊去。正在这时候，家里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麻煩事兒，害得她不得不把手边怪有意思的工作擱下来。

原来别德·克劳莱牧师晚上騎馬回家，从馬背上摔下来，跌断了一根鎖骨。他不但發燒，而且受伤的地方發炎。别德太太只得离了色賽克斯回到汉泊郡去。她答应等到别德身体复原，立刻回到最亲爱的朋友身边来；又切切实实的把家下的人囑咐了一頓，教导他們怎么服侍主人。她一踏上沙烏撒浦頓邮車，克劳莱小姐家里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好几星期以来，屋里还不曾有过这么欢天喜地的空气。克劳莱小姐当天下午就少吃了一頓藥。鮑尔斯特地开了一瓶雪利酒，給他自己和孚金姑娘兩人喝。晚上，克劳莱小姐和布立葛絲小姐不讀朴底烏斯宣講的訓戒，却玩了一会兒紙牌。这情形正像童話里說的，棍子忘了打狗，便影响到后来的局面，大家从此快快活活过太平日子。

一星期里总有兩三回，布立葛絲小姐一早起身到海里洗澡。她穿着法蘭絨長袍子，戴着油布帽子，鑽在浮蓬底下赴水。前面已經說过，利蓓加知道布立葛絲的習慣，曾經說过要鑽到布立葛絲浮蓬里面，出其不意的来一次襲击。她虽然沒有当眞做出来，不过决定等那位小姐洗完澡回家的时候攔路向她进攻。想来她在海水里泡过之后，精神飽滿，脾气一定随和些。

第二天早上，蓓基起了一个早，拿着望远鏡走到面海的起坐間里，守着海灘上的洗澡浮蓬細細的看。不一会，她看見布立葛絲走到海灘上，鑽进浮蓬向海里游去，連忙下去等着。她追求的仙女从篷帳下面鑽出来踏上海边的石头子兒，迎面就看見她。当时的風景美丽極了。那海岸，在水里游泳的女人們的臉龐兒，長長的一帶山石和房子，都浴在陽光里，亮湛湛紅噴噴的非常好看。利蓓加的臉上挂着和藹亲热的笑容；布立葛絲从帳篷底下走出来，她就伸出細白的小手跟她拉手。布立葛絲有什么法子不和她打招呼呢？只好說：“夏——克劳莱太太。”

克劳莱太太紧紧的握着她的手，把它压在自己心口上。她忽然不能自持，一把搂着布立葛絲，怪亲热的吻着她說："我最亲爱的好朋友！"她的情感那么眞誠，布立葛絲立刻心軟了，連旁边赴水的女人也同情她。

蓓基沒費什么力气就把布立葛絲的話引出来，兩个人密密的談了好半天，談得十分投机。布立葛絲把克劳莱小姐府上的大小事情說給蓓基听。自从那天早上蓓基突然离开派克街到眼前为止，家里有什么事情，别德太太怎么回家，大家怎么高兴，都細細的描写議論了一下。克劳莱小姐的心腹把她主人怎么生病，有什么症狀，医生怎么医治，也一字不漏，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所有的太太奶奶們全喜欢这一套，她們只要說起身子七病八痛，怎么請医服藥，便談个無休無歇。布立葛絲說不厭，利蓓加也听不厭。蓓基說她恩人病中全亏亲爱的厚道的布立葛絲和那忠心耿耿的無价之宝孚金兩个人服侍，眞得感謝上蒼。她只求老天保佑克劳莱小姐。她自己对她虽然不够尽責任，可是她犯的罪过不是很近人情很可原諒的嗎？她爱上了一个男人，怎么能不嫁給他呢？布立葛絲是个多情人兒，听了这話，不由得翻起眼睛，朝天嘆了一口同情的气。她回想当年自己也曾經恋爱过，觉得利蓓加算不得大罪人。

利蓓加說道："我是个沒爹娘，失亲少友的可憐东西。承她对我那么照顧，叫我怎么能够忘記她的好处？虽然她現在不認我，我总是一心一意的爱她，願意一輩子伺候她的。亲爱的布立葛絲小姐，克劳莱小姐是我的恩人，又是宝貝罗登心坎兒上的近亲。所有的女人里面，我最爱她，也最佩服她。除了她以外，其次就爱那些忠心服侍她的人。我可不像别德太太那么混賬，不会使心用計，也不肯用这种手段对待克劳莱小姐忠心的朋友

們。"利蓓加又說："別看罗登是个老粗，面子上随随便便的，心里才热呢。他眼泪汪汪的不知跟我說过多少回，总說謝天謝地，他最亲爱的姑媽身边亏得有个热心腸的孚金和了不起的布立葛絲兩个人伺候着。"她說她真怕可惡的別德太太拿出毒手来，把克劳萊小姐喜欢的人都攆个罄凈，然后接了家里一批貪心的家伙来，把可憐的老太太捏在手心里。如果有那么一天，利蓓加請布立葛絲小姐別忘記她；她家里虽然寒素，却欢迎布立葛絲去住。

蓓基按捺不住心里的热忱，嚷道："亲爱的朋友，并不是个个女人都像別德·克劳萊太太一样的。有好些人受了恩惠，一輩子都忘不了。"她又道："我何必埋怨她呢？我虽然給她利用，中了她的計策，可是話又得說回来，罗登宝貝兒可是她賞給我的。"利蓓加把別德太太在女王的克劳萊种种的行为告訴布立葛絲。她当时不懂得她的用意，現在有事实証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别德太太千方百計撮合罗登和她；他們兩个天真不懂事，中了她的圈套，当真恋爱起来，結了婚，从此把前途毁掉了。

这些話一点兒不錯。布立葛絲把別德太太的圈套看得清清楚楚。罗登和利蓓加的亲事竟是別德太太拉攏的。她老老实实的告訴她的朋友，說他們夫妻倆虽然是上了別人的当，看上去克劳萊小姐对于利蓓加已經沒有情分了。另一方面，她痛恨侄兒結了这样一門不合适的亲事，对他也不会原諒。

关于这一点，利蓓加有她自己的見解，并不觉得灰心。克劳萊小姐眼前虽然不肯原諒他們，將来总会回心轉意。就拿当时的情形来說，罗登說不定能够承襲家傳的爵位，只多着个多病多灾、时常哼哼唧唧的畢脫·克劳萊。倘或畢脫有个三長兩短，事情不就很順利了嗎？不管怎么，把別德太太的詭計揭穿，罵她一頓，心里也舒服，沒准对于罗登还有些好处。利蓓加和重新团圓

的朋友談了一个鐘头，分手的时候依依不舍的表示十分敬爱她。她知道过不了几点鐘，布立葛絲就会把她們兩个說的話搬給克劳萊小姐听。

兩个人說完了話，时候也已經不早，利蓓加应該回旅館了。隔夜在一起的人都聚在一塊兒吃早飯，互相餞行。利蓓加和爱米丽亚亲密得像姊妹，临别的时候十分割舍不下。她不住的拿手帕抹眼睛，摟着朋友的頸子，竟好像以后永远不見面了。馬車动身的时候，她在窗口对他們搖手帕（我要添一句，手帕是干的）。告别之后，她回到桌子旁边，又吃了些大蝦。看她剛才伤心得那么利害，竟不料她还有这么好的胃口。利蓓加一面吃好东西，一面把早上散步碰見布立葛絲的事情說給罗登听。她滿心希望，帮丈夫鼓起兴来。反正她得意也好，失望也好，总能够叫丈夫信服她的話。

“亲爱的，现在請你在書桌旁边坐下来，給我好好兒写封信給克劳萊小姐，就說你是个好孩子罗，这一类的話。”罗登坐下来，很快的写了地名，日期，和“亲爱的姑媽”几个字。写到这里，勇敢的軍官覚得别無可說的話，只好咬咬笔杆抬头望着老婆。蓓基看他愁眉苦臉，忍不住笑起来。她一面背了手在房里踱来踱去，一面一句句的念了讓罗登笔录下来。

“‘我不久就要随軍出国到前綫去。这次战事，危險性很大——’”

罗登詫异道：“什么？”他随即听懂了，嘻皮笑臉的写下来。

“‘危險性很大，因此我特为赶到此地——’”

騎兵插嘴道：“蓓基，干嗎不說‘赶到这兒’呢？这样才通呀。”

利蓓加跺着脚說道：“‘赶到此地和我最亲爱的姑媽道别。我

自小兒受姑媽的疼顧，希望能在我冒死出战之前，从新回到恩人身边和她握手言好。'"

"'握手言好'"，罗登一面念，一面瞟瞟的写，对于自己下笔千言的本領十分惊奇。

"'我沒有别的願望，只求在分别以前得您的原諒。我的自尊心不下于家里其余的人，不过观念有些不同。我虽然娶了画师的女兒，却幷不引以为耻。'"

罗登嚷道："呸！我若覚得难为情，随你一刀把我刺个大窟窿！"

利蓓加道："傻孩子！"她擰了他一把耳朵，弯下身子看他的信，生怕他写了别字，說："'悬'字錯了，'幼'字不是这样写。"罗登佩服妻子比他学問好，把写錯的字一一改正。

"'我一向以为您知道我的心事。别德·克劳莱太太不但支持我，幷且还鼓励我向蓓基求爱。我不必怨恨别人，既然已經娶了沒有财产的妻子，不必追悔。亲爱的姑媽，您的财产，任憑您做主分配，我沒有口出怨言的权利。我只希望您相信我爱的是姑媽，不是她的财产。請讓我在出国之前和您言归于好。請讓我动身以前来跟您請安。几星期之后，几个月之后，也許要相見也不能够了。在跟您辞行之前，我是决不忍心离开本国的。'"

蓓基道："我故意把句子写的很短，口气也简捷，她不見得看得出这是我的手笔。"不久，这封可靠的信便給悄悄的送給布立葛綵。

布立葛綵把这封坦白真摯的信躲躲藏藏的交到克劳莱小姐手里，逗得她笑起来道："别德太太反正不在这兒，咱們看看也不妨事。念吧，布立葛綵。"

布立葛綵把信讀完，她东家越發笑起来。布立葛綵說这封

信充滿了眞情，使她很感动。克劳莱小姐对她道："你这糊塗虫，你难道不知道这封信不是罗登写的嗎？他向来写信給我，总是問我要錢，而且滿紙别字，文气旣不通顺，文法也有毛病。这封信是那个髒心爛肺的家庭教师写的。她如今把罗登握在手掌心里了。"克劳莱小姐心中暗想，他們全是一样的，都在想我的錢，巴不得我早死。

她接下去淡淡的說道："見見罗登倒無所謂。宁可講了和更好。只要他不大吵大鬧的，見他一面打什么紧？我反正不在乎。可是一个人的耐心有限，亲爱的，听着，罗登太太要見我的話，我可不敢当，我受不了她。"和事佬虽然只做了一半，布立葛絲也滿意了。她認为最好的法子是叫罗登到峭壁上去等着和老太太見面，因为克劳莱小姐常常坐了輪椅到那里去吸新鮮空气。

他們就在那里会面。我不知道克劳莱小姐見了她以前的宝貝侄兒有什么感触，可还有些关心他。她和顏悅色的伸出兩个指头算跟他拉手，那样子好像前一天还和他見过面。罗登乐得不知怎么好；他觉得很窘，把个臉漲得血点也似的紅；拉手的时候差点兒把布立葛絲的手捧下来。也許他为本身利益打算才这么高兴；也許他动了眞情；也許他見姑媽病了几星期，身体虛弱，心里觉得难过。

他回去把見面的經过告訴妻子，說道："老奶奶从前一向对我好極了。我心里面有一种怪别扭的感觉，那种——反正你知道。我在她那个什么車子旁边走了一会兒，一直送她到門口，鮑尔斯就出来扶她进去，我很想跟进去，可是——"

他的妻子尖声叫道："罗登，你沒进去嗎？"

"亲爱的，我沒有进去，唉！事到临头的时候我有点怕起来了。"

“你这糊塗东西！你应該一直走进去再别出来才好啊！”利蓓加說。

高大的禁衛兵惱着臉答道：“别駡人。也許我是个糊塗东西，可是你不該这么說。”他摆出难看的臉色，对妻子瞅了一眼。每逢他当真动怒，臉上的气色就是这样。

利蓓加見丈夫生了气，安慰他道：“好吧，亲爱的，明天再留心看着，不管她請你不請你，快去拜望她。”他回答說他要怎么行动是他的自由，請她說話客气点兒。受了委屈的丈夫从家里出来，心里又疑惑又气惱，悶悶的在彈子房逛了一上午。

他当晚还是讓步了。像平常一样，他不得不承認妻子眼光远大，比自己精細。說来可嘆，她早就知道他坏了事，如今畢竟証实了。看来克劳萊小姐和他鬧翻之后已經好多时候不見面，现在久别重逢，心里的确有些感触。她默默的寻思了半晌，对她的女伴說道：“布立葛絲，罗登現在变得又老又胖，鼻子紅紅的，相貌粗蠢得要命。他娶了那个女人，竟改了样子，从骨头里俗气出来。别德太太說他們一塊兒喝酒，这話大概不錯。他今天一股子燒酒味兒，熏的人难受。我聞到的，你呢？”

布立葛絲給他申辯，她也不理。布立葛絲說，别德太太最爱說人家的坏話，照她这样沒有地位的人眼里看来，别德太太不过是个——

“你說她是个詭計多端的女人嗎？你說的对，她的确不是好东西，專爱說人家的坏話。不过我知道罗登喝酒准是那女人慫恿的。这些下等人全是一样。”

做伴的女人說道：“他看見你，心里很感动，小姐。你想想，他將来要碰到多少危險——”

老小姐火气上来，恨恨的嚷道："布立葛絲，他答应出多少錢收买你？得了，得了，你又来眼泪鼻涕的鬧，我最討厭看人家哭呀笑的。干嗎老叫我心煩？你要哭，上你自己屋里哭去，叫学金来伺候我。别走，等一等，坐下擤擤鼻子，别哭了，給我写封信給克劳萊上尉。"可憐的布立葛絲依头順腦的走到記事本子前面坐下。本子上全是老小姐前任書記別德太太的强勁有力的字迹。

"称他'亲爱的先生'，你就說是奉克劳萊小姐的命令——不，克劳萊小姐的医生的命令，写信給他，告訴他我身体虛弱，假若多受刺激，便会發生危險，因此不能見客，也不宜討論家事。再說些客套話，就說多承他到布拉依頓来看我，可是請他不必为我的緣故老住在此地。还有，布立葛絲小姐，你可以說我祝他一路平安，請他到格蕾法学协会去找我的律师，那兒有信等着他。这样就行了，准能把他从布拉依頓打發掉。"好心的布立葛絲写到这句話，心里十分高兴。

老太太叨叨的接着說道："別德太太走掉还不滿一天，他就紧跟着来了。他竟想把我抓在手里，好不要臉。布立葛絲亲爱的，再写封信給克劳萊太太，請她也不必再来。我不要她来，不許她来。我不願意在自己家里做奴隶，飯吃不飽，还得喝毒藥。他們都要我的命，个个人都要我死！"寂寞的老婆子說到这里，伤心得号啕大哭。她在名利場上串演的一出戏，名为喜剧，骨子里却是够凄惨的。現在这出戏即刻就要閉幕，花花綠綠的灯籠兒一个个的灭掉，深顏色的幔子也快要下来了。

老小姐拒絕和解的信使騎兵兩口子大失所望。他們念到最后一段，听說叫罗登到倫敦去找克劳萊小姐的律师，才得了些安慰。布立葛絲写这句話的时候，也是一心盼望他們得到好处。当下罗登急急的想到倫敦去。老太太写信的目的正是要他走，竟

立刻如願了。

罗登把乔斯的賭債和奥斯本的鈔票付了旅館的賬目，旅館的主人大概到今天还不知道他当年几乎收不着錢。原来利蓓加深謀远慮，乔治的佣人押着箱子坐邮車回倫敦，她趁机就把自己的值錢的行李都拾掇好一并交給他帶去，就好像开火之前，大將軍总把自己的行李送到后方一样。罗登兩口子在第二天也坐了邮車回到倫敦。

罗登說："我很想在动身以前再去看看老太婆。她变了好多，好像很伤心的样子，我看她活不長了。不知道华克息那兒的支票值多少錢？我想有兩百鎊。不能再比兩百鎊少了吧，蓓基，你說呢？"

罗登夫妇因为密特兒賽克斯郡的長官常常派了差人去拜訪他們，所以沒有回到白朗浦頓的老房子里去，只在一家旅館里歇宿。第二天一早，利蓓加繞过郊区到福蘭去，还看見他們。她到了福蘭；打算上賽特笠老太太家里去拜訪亲爱的愛米丽亞和布拉依頓的朋友們。哪知道他們已經到契頓姆去了，由契頓姆再到哈瑞却，和部队一起坐船到比利时。好心的賽特笠老太太又愁悶又寂寞，正在落泪。利蓓加从她那里回家，看見丈夫已經从格蕾法学协会回来，知道他碰了什么运气。罗登怒不可遏，对她說道："蓓基，她只給了我二十鎊！"

他們虽然吃了大亏，这笑話兒却妙不可言。蓓基看見罗登垂头丧气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

第二十六章

从倫敦到契頓姆以前的經过

咱們的朋友乔治离开布拉依頓之后，很威風的一直来到卡文迪希广場的一家体面旅館里。他在旅館里早已定下一套华丽的房間，席面也已經排好，桌子上的碗盞器皿光采夺目，旁边五六个茶房，全是非洲黑人，簸箕圈也似站着，肃静無声的迎接新婚夫妇。出門非得四匹馬拉車子的上流时髦人，自然要这样的气派才行呢。乔治摆出公子王孙的神气，招待乔斯和都宾。爱米丽亚第一回做主妇，在乔治所謂“她自己的席面上”招呼客人，靦覥怕羞得不得了。

乔治一面喝酒一面挑剔，又不时吆喝着茶房，簡直像国王一般，乔斯大口价嚼着甲魚，吃得心滿意足。都宾在旁边給他添菜。这碟菜本来在主妇面前，可惜她是个外行，給賽特笠先生挾菜的时候既不給他脊肉也不給他肚肉。

酒菜那么丰盛，房間那么講究，都宾先生看着老大不放心。飯后乔斯倒在大椅子里睡覚，他就規劝乔治，叫他不要浪費，他說就是大主教，也不过享受那样的甲魚湯和香檳酒罢了。乔治不睬他的話，回答道："我出門出路，一向非要上等人的享受不可。我的太太，走出来也得像个大人家的少奶奶才好。只要抽屜里还有一文錢剩下，我就得讓她舒舒服服过日子。"使錢散漫的家伙覚得自己寬宏大量，着实得意。都宾也不和他爭辯，說什么爱米丽亚并不仗着喝甲魚湯才能快活这一类的話。

吃完了飯不久，爱米丽亞怯生生的說要到福蘭去看望媽媽，乔治嘰咕了几句，答应讓她去。她跑到大臥房里，滿心欢喜，兴冲冲的戴帽子圍披肩。这間大房間的中央摆着一張大大的床鋪，那样子陰森森的可怕，据說“同盟国的国王們到英国来的时候，亞历山大皇帝的妹妹就睡在这兒。”她回到飯間，看見乔治仍旧在喝紅酒，幷沒有动身的意思。她問道：“最亲爱的，你不跟我一起去嗎？”“最亲爱的”回答說不行，那天晚上他还有“事情”要办呢，叫他的佣人雇輛馬車送她去吧。馬車雇好以后，在旅館門口等着，爱米丽亞对乔治臉上瞧了一兩眼，明知沒想头了，很失望的对他微微的屈膝行了个礼，垂头丧气的从大楼梯走下去。都宾上尉跟在她后面，扶她上車，又眼看着馬車动身向指定的地点走去才罢。那佣人生怕丢臉，不肯当着旅館里的茶房把地名說給赶車的听，只說过一会自会告訴他。

都宾回到斯洛德咖啡館他原来住的地方去；我想他一路走，心里巴不得自己也在方才那輛街車里面，坐在奧斯本太太旁边。看来乔治的嗜好跟都宾的大不相同；他喝够了酒，走到戏院里，出了半价看基恩先生演夏哀洛克[1]。奧斯本上尉最喜欢看戏，軍营里演戏的时候，他参加过好几回，扮演比較严肃的喜剧角色，成績十分出众。乔斯一直睡到天黑以后好久才托的跳醒，他的佣人收拾桌子，把酒杯倒空了撤下去，有些响动，把他吵醒过来。于是又到街車站那兒雇了一輛車，送咱們这位肥胖的主角回家睡覺。

賽特笠太太当然拿出母亲的热忱和慈爱紧紧的把女兒摟在

---

① 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一剧中重利盤剝的犹太人。

怀里。馬車在小花园門前一停下来，她就跑出門去欢迎那渾身打战、哭哭啼啼的小新娘子。克拉浦老先生家常穿着襯衫，正在修理树木，倒吓了一跳，連忙躲开了。爱尔蘭小丫头从厨房里飞奔上来，笑眯眯的說了一声："求天老爷保佑你"。沿着石板鋪的甬道上了台阶便是会客室，爱米丽亞差点兒連这几步路都走不动。

娘兒两个躲在屋子里互相摟抱，一把把的眼泪，淌得竟像开了水閘似的。当时的情形，凡是算得上有情人兒的讀者一定都想像得出来。太太小姐們不是老爱哭哭啼啼的嗎？逢上婚丧喜庆，或是無論什么别的大事，她們都非哭不可。家里办了一趟喜事，爱米娘兩个当然得痛痛的掉一陣子眼泪。何况掉的又不是伤心的眼泪，哭过一通，心里反而爽快。我亲眼看見兩位奶奶，原来是冤家对头，在办喜事的当兒竟亲热起来，一头淌眼抹泪，一头你吻我我亲你。这么說来，本来相亲相爱的人更該感动到什么田地呢？凡是好母亲，到女兒出嫁的时候，就好像陪着重新結了一次婚。再說到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做外婆的比做娘的还疼孩子。眞的，一个女人往往做了外婆才能眞正体味做娘的滋味。我們应該尊重爱米丽亞和她媽媽，别去攪和她們，讓她兩个在蒙蒙矓矓的会客室里哭一会，笑一会，压低了嗓子說一会。賽特笠先生就很知趣。馬車到門口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車里坐的是什么人，也沒有飞跑出去迎接女兒，不过女兒进門之后他当然很亲热的吻她。当时他正在做他的日常工作，忙着整理他的文件、帶子和賬目。他很聪明，只陪着妻子和女兒坐了一会，就走出来了，把那小会客室完全讓給她們。

乔治的亲随目無下塵，瞧着那只穿襯衫的克拉浦先生給玫瑰花浇水，居然承他的情，对賽特笠先生脫了脫帽子。賽特笠先

生問起女婿的消息，問起乔斯的馬車，又問他的馬有沒有給帶到布拉依頓去？混賬的栾国賊拿破侖小子有什么消息？战事有什么变化？后来爱尔蘭女佣人用托盤托了一瓶酒来，老先生一定要請那听差喝酒，又賞給他半个基尼。听差又詫异，又瞧不起，把錢收起来。賽特笠先生道："脫洛德，祝你主人主妇身体健康。喏，这点兒錢拿去喝酒祝福你自己吧，脫洛德。"

愛米丽亞离开这所小屋子和家里告別虽然不过九天，倒好像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似的。一条鴻溝把她和过去的生活隔成兩半。她从現在的地位端相过去的自己，竟像是換了一个人。那沒出閣的小姑娘情思纏綿，睜开眼来只看見一个目标，一心一意盼望自己遂心如願。她对爹娘虽然不算沒良心，不过受了他們百般疼爱却也淡淡的不动心，好像这是她該得的权利。她回想这些近在眼前而又像远在天边的日子，忍不住心里羞慚，想起父母何等的慈爱，愈加覚得凄惶。彩头兒已經到手，人間的天堂就在眼前，为什么中头彩的人还是疑疑惑惑的安不下心呢？在一般小說里，等到男女主角結婚以后，故事便告一段落，好像一本戏已經演完，人生的疑难艰苦已經过去；又好像婚后的新环境里一片蒼翠，日子过得逍遙自在。小兩口子什么也不必管，只消成天勾着胳膊，享享福，作作乐，直到老死。可怜小爱米丽亞剛剛上得岸来，踏进新的环境，已經在往后看了。她遙遙的望着隔河的亲人們悲悲戚戚的对自己揮手告別，心里十分焦愁。

她的母亲要給剛回門的新娘作面子，不知該怎么招待她才好。她和女兒狠狠的談了一頓，暫时离开女兒鑽到屋子的底層去了。楼下的一間厨房兼做会客室，是克拉浦夫妇动用的。到晚上，爱尔蘭丫头弗蘭妮根小姐洗好了碗碟，拿掉了卷髮紙，也到那兒歇息。賽特笠太太来到厨房，打算要做一桌吃起来丰盛、

看起来花梢的茶点。各人有不同的方法来表示好意，在賽特笠太太眼里看来，爱米丽亚的地位很特殊，要討她喜欢，应該做些油煎餅，另外再用刻花玻璃小碟子裝一碟橘皮糖漿上去。

她在楼下調制这些可口的茶点，爱米丽亚便离开会客室順着楼梯上去。她不知不覚的走进結婚以前的小臥房，在椅子里坐下来。从前多少伤心的日子，就是在这把椅子里面挨过去的。她摸着扶手靠在椅子里，当它是老朋友。她回想过去一星期里的情况，也推想到將来的命运。可憐她心里愁苦，已經在呆柯柯的回忆从前的旧事了。希望沒有实現的时候，眠思夢想的追求，旣經实現之后，也說不上什么快活，反倒疑疑惑惑煩惱起来。我們这忠厚沒用的小东西真可憐，在这你爭我夺的名利場上流离失所，注定要过这么苦命的日子。

她坐在屋里，癡癡的回忆結婚之前膜拜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乔治。不知道她有沒有对自己承認乔治本人和她崇拜的年輕俊杰有許多不同？总要好多好多年之后，丈夫实在不成材，做妻子的才肯撇下虛荣心和自尊心，承認自己的确看錯了人。她好像看見利蓓加閃爍的綠眼睛和不怀好意的笑臉，心上又愁又怕，不覚又回到从前的老样子，悶悶的只顧寻思自己的得失。从前那老实的爱尔蘭女佣人把乔治向她重新求婚的信交給她的时候，她就是这样的無精打采愁眉泪眼的模样。

她瞧瞧几天以前还睡过的白漆小床，巴不得还能像从前似的睡在那里，早上醒来就能看見母亲弯下身子对她笑。卡文迪希广場的大旅館里的臥房又高又大又暗，房里摆着陰森森的大床，四面篷帳似的挂着花緞的帳子，她想到晚上还得睡在那張床上，心里老大害怕。亲爱的小白床！她躺在这床上度过多少漫漫的長夜，靠着枕头掉眼泪，灰心得只求一死完事。現在她的希

望不是都实現了嗎？滿以为高攀不上的愛人不是跟她永远結合在一起了嗎？在她病中，慈愛的媽媽在她床旁边服侍得多么耐心，多么細致！这女孩子胆子小，心腸热，性格溫柔，她心里十分悲苦，在小床旁边跪下来禱告上天給她安慰。說句老实話，她难得禱告。在从前，愛情就是她的宗教信仰。現在心給伤透了，希望也沒有了，她才想到找寻别的安慰。

我們有权利偸听她的禱告嗎？有权利把听来的話告訴别人嗎？弟兄們，她心里的話是她的秘密，名利場上的人是不能知道的，所以也不在我这小說的范圍里面。

我只能告訴你这句話：吃茶点的时候，她走下楼来，样子很高兴，不像近几天来那样煩悶怨命，也不去想乔治待自己多么冷淡，利蓓加眼睛里是什么表情。她走下楼，吻了爸爸媽媽，跟老头兒談天，逗得他心里舒坦，神情跟近来大不相同。她坐在都宾买給她的鋼琴面前，把父亲喜欢的旧歌兒唱給他听。她夸奬茶点可口，又称贊碟子里的橘子醬裝得雅致。因为她立意叫别人快活，連自己也跟着快活起来了。到晚上，她在陰森森的大帳子里睡得很香，直到乔治从戏院回来的时候才笑眯眯的醒过来。

第二天，乔治又得去“办事”了，这一回的事情，比起看基恩先生扮演夏哀洛克重要得多。他一到倫敦就写了一封信給父亲的律师，大模大样的通知他們第二天等着和他見面。旅館里的費用，和克劳萊上尉打彈子玩紙牌欠下的賭賬，已經把他的錢袋掏个罄淨。他出国之前，总得要些錢，沒有别的法子，只好去支付父亲委托律师交給他的兩千鎊錢。他心里以为过不了几时，他父亲准会回心轉意。天下有什么父母能够对他这样的模范兒子硬心腸呢？倘或他过去的功績，一身的德行，还不能使父亲息怒，乔治决定在这次战役中大露鋒芒，那么老先生总得讓步了。

万一他不讓步呢？呸！反正机会多着呢。他的賭运也許会轉好，兩千鎊也很可以一用了。

他叫馬車把爱米丽亞送到她母亲那里，讓兩个女的出去买东西。又切切实实的吩咐她們，像乔治·奥斯本夫人这样身分的时髦太太到国外游覽所需要的衣著用品，一件都不能少，該买什么都讓她們自己定夺。她們只有一天办行裝，当然忙得不得了。賽特笠太太重新坐在私人馬車里，忙碌碌的从衣裝店赶到內衣鋪，掌櫃的客客气气，伙計們卑躬屈节，一直把她送到馬車門口，眞是从破产以来第一次从心里喜欢出来，差不多完全恢复了老样子。爱米丽亞太太也并不小看这种乐趣，她喜欢跑鋪子，講价錢，看漂亮东西，买漂亮东西。随你什么老成的男人，看見女人連这玩意兒都不在乎，还能喜欢她嗎？她服从丈夫的命令，好好的受用了一番，买了許多女人的用品。她的見解很高明，挑选的衣著非常文雅，所有鋪子里的掌櫃和伙計都那么說。

对于未来的战爭，奥斯本太太并不怎么担心，以为輕而易举的就能打敗拿破侖那小子。瑪該脫地方每天都有邮船載着时髦的先生和有名的太太上布魯塞尔和甘德去。他們不像上战場，倒像到时髦地方去游覽。报紙都在嘲笑那一朝發迹的騙子混蛋。这么一个科西嘉流氓，难道能够擋得住欧洲的大軍嗎？难道敌得过不凡的威灵吞的天才嗎？爱米丽亞根本看不起他。不消說得，她那么溫和軟弱，当然听見别人說什么就信什么，因为凡是忠心耿耿的人，全都虛心得不敢自己用腦子思想。总而言之，她和媽媽一天忙下来，买了許多东西。这是她第一次在倫敦上流社会里露臉，居然行事得体，举止也大方活潑。

当天，乔治歪戴帽子，撐出了胳膊肘，摆出軍官的架子大搖大摆的走到貝德福街，大踏步闖进律师事务所，竟好像里面一群

脸皮蒼白、忙着抄写的書記都是他的奴才。他虎着脸，大剌剌的叫人通知喜格思先生，說奥斯本上尉要見他。在他心目中，律师不过是个平民老百姓，怪可憐的下等人，当然应該放下一切要事出来伺候上尉，却沒想到他比自己聪明三倍，有錢五十倍，老練一千倍。他沒看見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在嗤笑他，总書記，普通書記，衣衫襤褸的抄写員，脸色蒼白、衣服紧得穿不下的小打杂，都在輪流使眼色。他坐着，把手杖輕輕的敲着靴子，心里暗想这群东西全是可憐虫。他那里知道，关于他的事情，这群可憐虫可知道得清楚着呢。酒店好比是他們的俱乐部，晚上，他們在那里喝几派因脫啤酒，把他的事和别的書記們談談說說，下酒消遣。老天哪！倫敦城里的事，律师和書記們有什么不知道的？誰也逃不过他們的裁判。咱們这座城市，暗底下竟是他們手下的人統治着呢。

乔治走进喜格思內室的时候，心里大概希望他父亲会委托喜格思向他表示讓步或是要求和解，也許他做出这付冷冰冰目中無人的張致，正是要显得他性格剛强意志坚决。他虽然这么希望，律师却拿出最冷淡最不在乎的态度来对付他，使他神气活現的样子透着可笑。上尉进門的时候，喜格思先生假装在写字，說道："請坐，我一会兒就跟你談你的事情。波先生，請你把付款單子拿来。"說完，他又写。

波先生把文件拿出来之后，他的上司便把兩千鎊股票按照当日市价算好，問奥斯本上尉还是願意拿了支票到銀行支取現錢呢，还是委托銀行买进等量的股票？他淡淡的說："奥斯本夫人的遺产管理人里面有一个碰巧不在倫敦，可是我的当事人願意方便你，因此尽早把手續办完了。"

上尉气吽吽的答道："給我一張支票得了。"律师开支票写数

目的时候，他又道："几个先令和半便士不必算了。"他自以为手笔那么大，准能叫这个相貌古怪的老头兒自慚形穢。他把支票塞在口袋里，大踏步走出去。

喜格思先生对波先生道："这家伙要不了兩年就得进监牢。"

"您想奥会不会回心轉意？"

喜格思先生答道："石碑会不会回心轉意？"

書記道："这家伙来不及的干荒唐事兒。他結了婚不过六七天，昨兒晚上看戏散場的时候，我就瞧見他和好几个軍队里的家伙扶海弗萊太太进馬車。"兩位好先生忙着办理底下的案件，把乔治·奥斯本先生忘掉了。

款子該到郎白街咱們的老相識赫尔格和白洛克銀行里去取。乔治一路走来，到銀行里拿了錢，仍旧覚得自己正在干正經。乔治进門的时候，弗萊特立克·白洛克碰巧也在大办公室，一張黃臉凑着賬簿看賬，旁边还坐着一个态度矜持的职員。白洛克看見上尉，黃臉皮上的顏色越發难看了。他好像干了亏心事，連忙偸偸溜到里間。乔治一輩子沒有到手这么大笔的款子，所以心滿意足的看着自己的錢；他妹妹那灰黃臉皮的未婚夫怎么变顏变色，怎么脫滑溜掉，他都沒有留心。

弗萊特·白洛克对奥斯本老头兒說起他兒子在銀行露臉的事，又形容他的行为說："他鈍皮老臉的走到銀行里，把所有的錢一股腦兒都付光了。几百鎊錢，够这家伙几天用的？"奥斯本狠狠的起了一个惡誓，說乔治要怎么花錢，要什么时候花完，都不是他的事情。如今弗萊特天天在勒塞尔广場吃飯。大体說来，乔治那天眞是称心滿意。他即刻叫人赶快給他做衣服办行李，开了支票給爱米丽亚光顧过的鋪子，叫他們到他代理人那兒支錢，那气派眞像一位有爵位的貴人。

第二十七章

爱米丽亞归营

乔斯的漂亮馬車在契頓姆旅館門口停下来的时候，爱米丽亞第一眼就看見都宾上尉和藹的臉兒。上尉等着迎接朋友，已經在街上踱来踱去等了一个鐘头。他打着深紅的腰帶，佩着短刀，双襟軍衣外面挂着匣子炮，样子非常威武。乔斯看見他这般打扮，覚得能够和他攀交情很足以自豪。那肥胖的印度官見見了上尉招呼得十分亲热，不像以前在布拉依頓和邦德街接待他的神气了。

跟着上尉来的还有斯德博尔旗手。他看見馬車走近旅館，情不自禁的叫道："喝！好个漂亮的女孩子！"表示他非常佩服奥斯本的眼力。爱米丽亞身上还是結婚那天穿的長袍，系着粉紅緞帶，又因为一路坐的是敞篷馬車，馬跑得又快，所以臉上紅噴噴的十分鮮艳美丽，当得起旗手的称贊。都宾因为他說了这話，很喜欢他。上尉走前去扶她下車的时候，斯德博尔留神看見她伸出漂亮的小手扶着他，又伸出可爱的小脚踩着踏步下来。他滿臉漲得通紅，打起精神必恭必敬的鞠了一躬。爱米丽亞看見他帽子上綉着第——联队的番号，便也紅着臉对他笑了一笑，还了一个礼。这一下，可把小旗手結果了。从那天起，都宾特别照顧斯德博尔，不論出去散步，或是在各人的房間里歇息，他老是慫恿他談論爱米丽亞。后来第——联队里所有的老实小伙子对于奥斯本太太都是又敬又爱，竟成了普遍的風气。他們全是未

經世事的后生，十分賞識她那天眞爛漫的举止和謙虛和藹的态度。她怎么老实，怎么討人喜欢，我沒法用笔墨形容出来，好在人人都見过这样的女人，哪怕她們說的是最普通的应酬話，像天气很热呀，底下的八人舞已經有舞伴了呀，你也看得出她們的种种好处。乔治本来是联队里的大好佬，大家見他这样講义气，竟肯娶一个一文錢都沒有的女孩子，而且又是这么个忠厚漂亮的女孩子，更加佩服他。

营里有一間起坐間，專給新到的人歇脚。爱米丽亚走进去，看見一封写給奥斯本上尉太太的信，觉得很詫异。信紙是粉紅色的，叠成一个三角，用一大塊淺藍火漆封着口，上面打的印是一只鴿子銜着橄欖枝。信上的字写得很大，歪歪斜斜的，看得出是女人笔迹。

乔治笑道："这是佩琪·奥多的手笔呀，我一看印鑒上亲吻的記号就知道了。"这封短信果然是奥多少佐太太写給奥斯本太太的，請她晚上吃飯，并且說請的客不多，都是熟人。乔治道："你应該去。在她家里就能和联队里的人認識。奥多指揮联队，佩琪就指揮奥多。"

他們看着奥多太太的信觉得好笑。不到几分鐘功夫，起坐間的門拍的打开，一个胖胖的女人，穿着騎馬裝，一团高兴的走进来，后面跟着几个軍官。

"我等不及了，誰耐煩一直等到吃茶点的时候呢？乔治，我的好人兒，把我跟你太太給介紹介紹吧。太太，我看見你心里眞乐。这是我丈夫奥多少佐。"穿騎馬裝的一团高兴的太太說了这話，很亲热的拉住了爱米丽亚的手。爱米馬上知道这位就是她丈夫常常挖苦的女人。奥多太太兴高采烈的接着說道："你的丈夫一定常常談起我。"

她的丈夫奥多少佐应了一句道："你一定听見过她的。"

爱米丽亞笑眯眯的回答說她果然听見过她的大名。

奥多太太答道："他一定沒說我什么好話。乔治是个坏蛋。"



少佐做出很滑头的样子說道："反正我替他做保，把他从牢里放出来。"乔治听了一笑，奥多太太把馬鞭拍了少佐一下，叫他少說話，然后要求正式介紹給奥斯本太太。

乔治正色說道："亲爱的，这位是我最了不起的好朋友，奥拉丽亞·瑪格莉泰，又名佩琪。"

少佐插嘴道："嗳，你說的对。"

"又名佩琪，是我們联队里麦格尔·奥多少佐的夫人，又是葛尔台厄郡葛蘭曼洛內的弗滋吉洛特·貝尔斯褔特·特·勃各·

瑪洛內先生的小姐。”

少佐太太不动声色，很得意的接口道："本来住在都伯林的默里陽广場。”

少佐輕輕説道："默里陽广場，不錯，不錯。”

太太道："亲爱的少佐，你就在那里追求我来着。”他太太在大庭广众無論説什么，少佐都随声附和，听了这話当然也沒有駁她。

奥多少佐曾經在世界各地打仗，为国王出力，一步步的在自己的行档里掙到当日的地位。按照他的胆識和勇气，他的升迁还并不算快。他身材短小，平常待人十分謙虛，而且怕羞的利害，向来不大説話。他凡事听憑妻子摆布，就是她的茶几，也不过像他那么听話。他常常在軍营的飯堂里悶着头不停的喝酒，灌飽了酒，便不声不响的翹起着脚回家。凡是他开口説話，总順着别人的口气。無論什么人説随便什么話，他沒有不贊成的；一輩子就是这么随随便便，舒舒服服的过去。印度火热的太陽不能使他煩躁，华尔契瑞的瘧疾也不能叫他激动。他到炮台上打仗的当兒就跟坐下来吃飯那么鎮定。馬肉也罢，甲魚也罢，照他看来差不了多少，都很可口。他有个老娘，是奥多鎮上的奥多太太。他对母亲一輩子孝順，只有兩回不听話，第一回偸偸的跑出去当兵，第二回楞着要跟那討厭的佩琪·瑪洛內結婚。

佩琪的家世很好，姓葛蘭瑪洛內，家里一共有十一个孩子，其中五个是姑娘。她的丈夫虽是表亲，却是母系的，因此沒有福气和瑪洛內家里同宗。在她眼里看来，瑪洛內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世家。她在都伯林的交际場上应酬了九年，又在温泉和契尔頓納姆交际了兩年，仍旧沒有找到丈夫。到三十三岁那年，压着表弟密克① 和她結婚，那老实的家伙就娶了她。那时他外調到

西印度群島，就把她帶去监督第——联队里的太太們。

和藹可亲的奥多太太碰見爱米丽亞不到半个鐘头，就把自己的出身和家世对她仔仔細細的講了一遍。不管她碰見什么人，都是这样相待。她和顏悅色的說道："亲爱的，我本来想叫乔治做妹夫的，我的小姑子葛蘿薇娜嫁給他正是一对兒哩。可是我也不願意追究从前的事，他旣然已經配給你了，我就打算把你認作妹妹，当你是自己人。眞的，你的举止和相貌都不錯，看上去很好說話，准跟我合得来。反正以后你跟联队里的人都是一家了。"

奥多附和着說道："是的，对的。"爱米丽亞忽然得了一大群亲戚，心里好笑，也很感激奥多太太的好意。

少佐太太接着說道："我們这兒全是好人。整个軍队里算我們这一联队的飯堂空气最和洽，大家也最团結。我們相亲相爱，从来不拌嘴，不吵架，或者背地里言三語四說人家坏話。"

乔治笑道："尤其是瑪奇尼斯太太最好。"

"瑪奇尼斯上尉太太跟我講和了。她的行事实在叫人气惱，差点兒沒把我这白头髮的老婆子气的进棺材。"

少佐叫道："佩琪，亲爱的，你的假刘海不是黑的很好看嗎？"

"密克，你这傻瓜，閉着你那嘴！奥斯本太太，亲爱的，这些做丈夫的全是碍手碍脚的家伙。拿着我的密克来說，我就常常叫他閉着嘴，除了喝酒、吃肉、指揮打仗之外不要开口。到沒有外人的时候我再講些联队里的事給你听。有些事我还得預先警告你呢。現在先跟我介紹你的哥哥。他長得很好，有点兒像我的堂兄弟旦恩·瑪洛內（亲爱的，你知道他家是巴萊瑪洛內地方

---

① 麦格尔的小名。

的瑪洛內，他娶的太太是保尔都笛勛爵的亲表妹，蛤蜊鎮的奧菲莉亞·思葛萊）。賽特笠先生，你来了我很高兴。我想你今天就在我們食堂吃飯吧？密克，留心那医生，他不是个好家伙；别的我不管，今天可不准喝醉了，晚上我还要請客呢！”

少佐接口道：“亲爱的，今晚第一百五十联队給咱們餞行，不过給賽特笠先生弄張請帖来也不难。”

“辛波兒，快去（亲爱的爱米丽亞，这是联队里的辛波兒旗手，我忘了給你介紹了）。辛波兒，你快快的跑，跟泰維希上校說，奧多少佐太太問他好，告訴他說奧斯本上尉把他大舅子帶来了，也到一百五十联队飯堂来吃飯，五点鐘准到。亲爱的，我跟你就在此地便飯，好不好？”奧多太太的話还沒有說完，小旗手已經跑下楼梯去傳口信了。

奧斯本上尉道：“服从命令是軍队里的基本精神。爱米，我們得干正經去了。你就在这兒，讓奧多太太指点你。”他和都宾一边一个跟着少佐出去，互相使眼色發笑，反正奧多少佐比他們矮好些，瞧不見。

奧多太太性子很急，看見沒有外人，对着新朋友滔滔汩汩講了一大堆話，全是联队里面的家常，可憐的爱米哪里記得这么許多事情？軍营好比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关于这些人，她有上千的故事要講給爱米丽亞听。爱米丽亞發覚自己忽然成了这家里的一分子，眞是大出意外。奧多太太說：“統領的老婆海維托帕太太是死在買米嘉的，一半因为生了黃热病，一半因为气伤了心。可惡的老头兒腦袋秃的像炮彈，还跟当地一个杂种女孩子眉来眼去的不安分。瑪奇尼斯太太虽然沒有教育，人倒不錯，就是有个爱犯舌的毛病。她呀，跟她自己的娘打牌也要想法子騙錢。还有个葛克上尉的太太，人家正大光明的打一兩圈牌，她偏

偏看不得，把那兩只龙蝦眼睛翻呀翻的。其实像我爸爸那么虔誠的教徒，还跟我叔叔但恩·瑪洛內，还有我們表亲那个主教，三个人一塊兒斗牌呢。各种各样的紙牌戏，哪天晚上不上場！这兩个女的这一回都不跟部队走。"奥多太太又道："法妮·瑪奇尼斯跟她媽媽一塊兒住。她媽住在倫敦附近的哀林頓鎮上，看来准是靠着卖小煤塊和土豆兒过活。不过她自己老是吹牛，說她爸爸有多少船，又把河里的船指給我們看，說是他們家的財产。葛克太太和她的孩子們打算住在貝桑斯达广場，她喜欢听蘭姆休恩博士講道，那兒离他近些。巴內太太又有喜了。唉，她老是有喜，已經給中尉生了七个孩子了。湯姆·波斯基旗手的女人，比你早来兩个月，已經跟湯姆吵了二十来次，吵得軍营里前前后后都听得見，据說还摔碟子砸碗的鬧。有一回湯姆眼睛打的青腫，他也沒告訴人怎么回事。她也准备回娘家；她媽在里却蒙开了一个女子学校。眞是造孽，誰叫她从家里私跑出来呢？亲爱的，你在哪兒畢業的？我的学校可貴着呢。我是在都伯林附近卜德斯鎮的伊利西斯树林子那兒，弗蘭納亨夫人的学校里上学的。学校里專門請了一个侯爵夫人教我們眞正的巴黎口音，另外有个法国軍队里退休的將軍和我們練習說法国話。"

爱米丽亞忽然进了这么一个不倫不类的家庭，弄得莫名其妙。奥多太太就是大姐姐。吃茶点的时候，她帶着爱米丽亞見了所有的妯娌姊妹。爱米丽亞溫和沉靜，而且長的也不能算太美丽，因此大家很喜欢她。后来先生們吃完晚飯，从一百五十联队回来，見了她都十分賞識。不消說，这么一来，太太們就对她有些不滿。

瑪奇尼斯太太对巴內太太說："我只希望奥斯本以后不再荒唐。"奥多太太对波斯基太太道："倘若回头的浪子都能做好丈夫

的話，她也許能和乔治过得很快乐。"波斯基太太原是联队里的新娘，如今看見爱米夺了她的地盤，心里老大气憤。蘭姆休恩的門徒葛克太太要考查爱米丽亞，看她有沒有醒悟，是不是信奉基督教等等，問了她一兩个最內行最要紧的問題。她見奧斯本太太三言兩語的回答她，知道她还沒有受到点化，立刻送給她三本一便士一本的傳教小册子，里面还有插圖；其中一本叫"狼号鬼哭的曠野"，还有兩本是"王茲烏斯公地的洗衣妇人"和"英国兵士最鋒利的刺刀"。葛克太太打定主意要叫爱米丽亞在睡覚以前就醒悟过来，所以叮囑她上床以前把这几本書先看一遍。

亏得那些男的为人好；他們对于伙伴娶来的漂亮太太十分贊賞，都拿出軍人的風度对她献勤討好。那天她出足風头，欣欣然乐得兩眼發光。乔治看見她那么有人緣，非常得意，而且覚得男人們向她献勤奉承的时候，她的态度和回答也很得体。她虽然羞答答的有些兒孩子气，却很活潑大方。在爱米看来，乔治穿上軍装比屋里所有的軍官都漂亮。她覚得丈夫一往情深的瞧着自己，喜欢得飞紅了臉。她暗暗的打主意，想道："將来我一定要好好兒招待他的朋友，把他們供奉得跟他一样周到。我得活潑点兒，做个好脾气的太太，讓他有个舒服的家。"

联队里的人欢天喜地的欢迎她。上尉們賞識她，中尉們喜欢她，旗手們敬爱她。老医生格德勒对她說了一兩个笑話，全是关于治病吃藥的事情，此地不必再說。爱丁堡来的助手医生叫卡格尔的，倚老卖老的盤問她对于文学的知識，援引了他最得意的三个法文典故来考她。斯德博尔小子輪流对屋子里的人說："哈，你瞧她多好看！"他一黃昏目不轉睛的看着她，直到上甜酒的当兒才把她忘了。

都宾上尉一晚晌都沒有跟她說过一句話。他和第一百五十

联队的朴德上尉一起把喝得爛醉的乔斯送回旅館。当晚乔斯把他獵虎的故事講得有声有色，先在飯堂里講了一遍，后来在晚会上碰見那位戴着头巾帽子、插着風鳥羽毛的奥多太太，便又講一遍。都宾讓他的听差去招呼税官，自己站在旅館門口抽烟。乔治很細心的把披肩給太太裹好，别了奥多太太回家。年輕的軍官們都来跟她拉手，圍随着送她坐上馬車，在車子动身的时候大声欢呼。爱米丽亞下車的时候，伸出小手来跟都宾拉手，笑着責备他，說他一黃昏沒有睬她。

所有旅館里的人，还有住在那条街上的人，都上了床，上尉仍旧津津有味的在抽烟。他眼看着灯光在乔治起坐間里熄灭，又在旁边臥房里亮起来。等他回到自己的寓所，差不多已經是天亮时分了，远远听見船上吆呼的声音，原来貨船已經在裝貨，准备往泰晤士河那边开过去。

第二十八章

爱米丽亞随着大伙兒到了荷蘭、比利时一帶

奥多太太請过客兩天之后，联队里的軍官和兵士便出發了。国王陛下的政府特地派下船只把他們送到外国去。那天，东印度公司船上的人在河里欢呼，軍人們在岸上欢呼，乐队奏着国歌，軍官們举起帽子摇着，水手們扯起嗓子吆喝着。在这一片喧鬧声中，輸送船由武裝兵艦保护着向奥思当开出去。勇敢的乔斯答应护送他妹妹和少佐的妻子一塊兒动身。少佐太太大部分

的动产，連那頂有名的头巾帽子和上面的風鳥毛在內，都和部队的行李一起运送，所以咱們兩个女主角的馬車上并沒有多少箱籠，很輕松的就到了蘭姆斯該脫。当地有許多郵船，她們上了一艘，很快的到了奧思当。

接下去便是乔斯一輩子变故最多的一段时間，好些年之后他还喜欢跟人談起当时的情况。关于了不起的滑鉄盧大战他知道許多掌故，講出来十分动听，連獵虎的故事也只得靠后了。自从他答应护送妹妹出国之后，就开始把上唇的鬍子留起来。① 在契頓姆的时候，凡是有閱兵操練他就跟着去看。每逢和他同事的軍官（他后来往往那么說）——每逢軍官們在一起說話，他就聚精会神的听着，尽他所能記了許多軍中大亨的名字。在这些学問上面，了不起的奧多太太帮了他不少忙。他們坐的船叫做美丽的薔薇，可以直达目的地。到了上船的那天，他終究換上一件釘着辮边的双襟外衣和一条帆布褲子，戴着軍人的便帽，上面圍着漂亮的金帶。他帶着私人馬車，并且在船上逢人便唧唧咇咇的告訴，說他这回准备到威灵吞公爵的軍队里去，因此大家都以为他是个大人物，多份是个軍需局的官員，至少也是政府里遞送公文的專差。

过海的时候，他受足了苦，兩位太太也暈船，躺着不能起来。郵船走近奧思当，就見特派船只載着联队里的軍士也来了，和美丽的薔薇差不多同时进港，爱米丽亞这才恢复了力气。乔斯半死不活的找了个旅館住下。都宾上尉先安頓了太太們，又忙着把乔斯的馬車和行李从船上运下来，在海关办过手續，給他送去。原来乔斯的听差过慣了好日子，吃不来苦，跟奧斯本的跟班

① 軍人大都留鬍子，乔斯希望外国人把他当軍人，所以不剃鬍子。

兩人在契頓姆串通一气，直截了当的拒絕到外国去，所以乔斯眼前沒有人伺候。这次的叛变来的非常突兀，在动身前一天才爆發。乔斯·賽特笠急得不得了，要想临时把旅行打消，可是都宾上尉結結实实的把他嘲笑挖苦了一頓（乔斯說他眞爱管閑事），而且鬍子也早巳留起来了，他也就給大家連劝帶說的弄上了船。原来的倫敦佣人吃得肥胖，又有規矩，可就只会說英文。都宾替乔斯他們找来的比利时佣人是个矮小黑瘦子，什么話也不会說。他整天忙忙碌碌，老是赶着賽特笠先生叫"大爷"，就这样很快的取得了乔斯的欢心。时代变了，奥思当也改了样子，到那里去的英国人，外貌旣不像大老爷，行为也不像世襲的貴族。他們多半穿得很寒酸，里面的襯衫也髒，而且喜欢打彈子，喝白蘭地酒，抽雪茄烟，老在油膩膩的小飯館里进出。

可是有一样，威灵吞公爵軍队里的英国人买东西向来不欠賬，他們究竟是开鋪子的买卖人出身①，所以买东西不忘記付錢。爱做生意的国家忽然得了一大批主顧，可以把食品卖給守信用的兵士們吃，实在是好运气。英国人渡过海来保护的国家不爱打仗。在历史上很長的时期里面比利时人只讓别国的軍队把他們的国土当战場。本書的作者曾經亲自到过滑鉄盧，用他那双鷹眼細細的把战場看了一遍。那驛車管理員是个肥大的老軍人，看上去好勇狠斗。我們問他有沒有参加大战，他答道："沒那么傻。"假若他是法国人的話，就决不肯那样想，也不肯那样說。可是話又得說回来，替我們赶車的車夫本身就是个子爵，父亲做到大將軍，后来家道敗落，这兒子穷途末路，我們賞他喝一便士啤酒，他也肯接受。这是多么好的教訓！

---

① 拿破侖曾經譏笑英国全是开店的买卖人。

一八一五年的初夏，这平坦、兴盛、舒服的国家真是空前的繁荣富庶。蒼翠的平原和安靜的城市里全是穿紅衣的軍人，登时显得热鬧起来。寬闊的跑道上挤滿了閃光滟亮的英国馬車；运河里的大船載着成群的英国有錢旅客，悠閑的駛过肥沃的原野，古色古香的村落，和隐在大树后面的古堡。在各村的酒店里喝酒的軍人，沒有不付錢的。一个名叫唐納的苏格蘭兵士①，奉命寄宿在比利时北部的农家，当約翰和約納德夫妻出去运干草的时候，帮他們搖着孩子的搖籃。現在有許多画家喜欢取材于軍队里的形形色色，我提議他們該用这个故事作为画题，来說明誠实的英国人作战的原则。当时外面看来一切都很平靜，很漂亮，竟像是海德公园檢閱軍队的光景，其实拿破侖正藏在前綫的堡壘后面准备大打。这些馴良的軍士后来給他撩撥得悪狠狠的起了杀性，死在战場上的不在少数。

人人对于領袖都有不可动搖的信任（英国人对于威灵吞公爵坚定的信心，和当时法国人对于拿破侖热誠的拥护竟是一样程度的，只不过沒有那么瘋狂罢了）；国内的防御工作办得井井有条，倘或需要援助的話，强大的軍队就在手边，因此沒有一个人感到恐慌。我們故事里說到的几个旅客，虽然有兩个是生来胆小的，当时也像其他許許多多别的英国游客一般無憂無慮。有名的联队——其中許多軍官我們都已經結識了——由駁船运送到白呂吉思和甘德，再向布魯塞尔推进。乔斯陪着太太們坐公共汽船。从前到过弗蘭德尔斯的老旅客，想来总还記得船上穷奢極侈的設备。这些船走得很慢，可是船上把旅客供奉得实在舒服，吃的喝的，說不尽有多么講究。据說有一个英国旅客，

---

① 葛利格所著“滑鐵盧战役的故事”里曾提到这事。——原注。

原来只打算到比利时去玩一个星期，可是上了这种汽船之后，吃喝得得意忘形，从此留在船上，在甘德和白吕吉思来回旅行；后来鉄路發明了，汽船最后一次行駛的时候，他只好跳河自杀。这一类的故事至今流傳着。乔斯幷沒有这样死掉，可是他的享受眞了不得。奥多太太說来說去，总表示他只要再娶了她的小姑葛蘿薇娜，就把所有的福气占全了。他一天到晚坐在艙頂上喝法蘭密希啤酒，把新佣人伊息多呼来喝去，不时的对太太們献勤兒。

他的勇气不小，嚷道："拿破侖小子敢向咱們进攻嗎？我亲爱的小东西，我可憐的爱米，别怕。一点兒危險都沒有。告訴你吧，不到兩个月，同盟国的軍队就能进巴黎。那时我就帶你到皇宫里去吃飯，哈！告訴你吧，現在就有三十万俄国兵从萊因河跟梅昂斯向法国进軍——三十万兵，由維根希坦和巴克萊·特·托里領軍，可憐的孩子。你不懂軍情呀，亲爱的。我是內行，我跟你說，法国的步兵打不过俄国的步兵，拿破侖小子的將軍也沒有一个比得上維根希坦。跟他差得远了。还有奥国的軍队，至少有五十万人呢。現在由施华村堡和查理王子統領，离着法国的边境只有十天的路程了。再說，还有普魯士的总司令也帶着大兵。繆拉死后，騎兵司令里头誰还赶得上他？啊，奥多太太，你怎么說？你以为咱們的小女孩兒用得着害怕嗎？伊息多，你說我們有危險嗎？啊？去拿点啤酒来。"

奥多太太說她的"葛蘿薇娜是誰都不怕的，更不怕法国人。"她一挺頸子喝了一杯啤酒，挤挤眼睛，表示对于啤酒很贊賞。

我們的老朋友，那前任的稅官，現在身經百战——換句話說，他在契頓姆和温泉常常和女人周旋，所以不像先前那么怕羞了，尤其酒遮着臉，更是滔滔汩汩的說不完。他在联队里人緣很

好，一则他山珍海味的招待小軍官們，二則他裝出来的軍人气概又招人發笑。軍队里有一个有名的联队行軍的时候叫一头山羊开路，另一个联队由一只鹿領头。乔治說他們的联队里有一只大象，他指的就是他大舅子。

自从爱米丽亞进了联队，乔治覚得那兒的太太有好些很不体面，可又不得不介紹給她。他告訴都宾說他决意要赶紧换一个比較像样的联队，省得叫他太太和这些惡俗不堪的女人来往，都宾听了自然心滿意足，这里不必再說。因为来往的人不够体面而不好意思，这也是一种俗气；犯这种毛病的人，男的居多。女人里头，就是上流社会中的闊太太喜欢这一套。爱米丽亞是个大方本色的人，不像她丈夫那样，裝腔作势的做出無地自容的样兒，还只道自己文雅。奥多太太帽子上插着一根鷄毛，胸口上挂一只大大的打簧表，随时随地按着彈簧叫它报时。她告訴人家說，她剛結了婚踏上馬車預备动身的时候，她爸爸就送給她这么一件礼物。她不但打扮得古怪，举止行动也各别另样。奥斯本上尉每回看見自己的妻子和少佐太太在一塊兒，就覚得鑽心刺骨的难受。爱米丽亞却滿不在乎，只覚得那老实的女人怪癖得好笑。

他們这次旅行是有名的，后来英国中上阶級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沿着这条路綫走过一次。奥多少佐太太的見聞虽然不算广，可是和她在一起旅行却是再有趣也沒有了。她說："亲爱的，說起航船，你該去看看从都伯林到巴利那索尔的船才好呢。跑的是眞快！那些牲口也眞叫好看。我爸爸有一只四岁的母牛，在賽会上得了金獎章，总督大人还亲口尝了一塊，說他一輩子沒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喝，这种牛，在这国里哪里看得見？"乔斯嘆了一口气說："最好的肥瘦相間的五花牛肉，只有在英国吃得

到。”

“还有爱尔蘭，所有的好牛肉都是爱尔蘭运来的。”少佐太太和好些爱国的爱尔蘭人一样，喜欢把外国的东西跟自己国里的比較，覺得什么都是爱尔蘭的好。她說白呂吉思的市場根本不配和都伯林的相提并論，这对照眞把人笑死，其实除了她誰也沒想到把它們打比。她又說：“你倒得跟我說說明白，市場大楼頂上那了望台要它干嗎？”說着，她大声冷笑，那蛮勁兒足足可以把那年深日久的了望台笑得塌下来。他們走过的地方全是英国兵。早上，英国的号角催他們起身；晚上，英国的笛子和战鼓送他們上床。比利时全国，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已經武裝起来，历史上的大事就在眼前。老实的佩琪·奥多，虽然也像别的人一样，会受到战争的影响，却还在談論巴利那法特的景色，葛蘭曼洛內馬房里的馬匹，和那兒的紅酒，咭咭呱呱說个不完。乔斯插嘴描写邓姆邓姆地方的咖喱飯。爱米丽亚一心在她丈夫身上，盤算怎么討他喜欢。这三个人都覺得所說的所想的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大事。

有些人讀历史的时候喜欢放下書本子遐思冥想，猜测倘若某某一件有关大势的事情沒有發生的話，这世界該是什么局面。这种扑朔迷离的推测，不但新巧有意趣，而且对我們很有益处。这些人一定常常感嘆，覺得当年拿破侖离开爱尔巴島，把他的老鷹从聖·璜海峽直放到巴黎聖母院，挑的剛剛不是时候。我們这方面的历史記載只說同盟各国靠天照应，凑巧有防备，能够应战，来得及立刻向爱尔巴逃出来的皇帝进攻。事实上那时各国的大政客都在維也納，运用他們的智慧来分割欧洲，鬧得相持不下。若不是大家又怕又恨的公敌又回了家，說不定那些国家就会利用曾經征討过拿破侖的軍队来自相残杀。这一国的君主排开

陣势，因为他假公济私的占領了波蘭，立意要保住它；那一国的国王搶了一半薩克森內，也不准别人来分肥；第三国的首腦，又在算計意大利；大家都唾駡别人貪得無厭。那科西嘉人倘若能在监牢里多等几时，到那些人互相揪打的时候再回来統治法国，說不定就沒人敢碰他。不过如果眞是这样的話，我这書就写不下去，里面的人物也沒法安插；譬如海里沒了水，还能成为海嗎？

那时候比利时的日常生活一切照常，大家忙着寻欢作乐，竟好像賞心乐事多得沒个了結，誰也想不着前綫还有敌人等着厮杀。咱們說起的几位旅客跟着他們的联队住在布魯塞尔，因为联队就駐扎在那里。大家都說他們运气好，原来这小京城是欧洲数一数二热鬧繁华的去处，名利場上五光十色的迷人的鋪陈都在这兒。大家跳舞跳得忙，賭錢賭得凶；吃得多，喝得多，連乔斯那样的饞嘴也很得意。那兒又有戏院，卡塔拉尼神妙的歌喉听得人人称賞。整潔的馬路上添了战时的風光，色彩更加鮮明了。这样的古城是难得看見的，不但建筑雄偉，居民打扮得也别致。爱米丽亚从来沒有到过外国，見了这些新鮮的事物，十分贊嘆。他們住在漂亮的房子里，費用由乔斯和奥斯本分担。乔治手头寬裕，对妻子非常体貼周到，因此爱米丽亚太太在她蜜月的后半个月里面，跟所有从英国出来的小新娘一样得意快活。

在这一段大好时光里面，大家每天都有新鮮的消遣，参观教堂和画廊呀，坐馬車兜風呀，听歌剧呀。各联队的乐队整天奏乐；英国最有身分最有地位的人都在公园里散步；軍队里仿佛一直在过狂欢节。乔治天天晚上帶着太太出去赴宴会或是閑逛。他照例的沾沾自喜，賭神罰誓的說自己給太太养家了。跟他出去做客和閑逛还不够叫爱米高兴的心跳嗎？那时她写給媽媽的信上全是又得意又感激的話，說起她丈夫叫她买花边，衣服，珠宝，

各色各种的小玩意。总而言之，他是最好、最温存、最慷慨的人。

一大群一大群的公侯命妇，时髦人物，都挤在这城里，在所有的公共場所露臉。乔治有的是英国人的精神，看了眞是欢天喜地。大人物們在本国，有的时候举止行动里有一种恰到好处的驕傲冷淡，在外国却改了态度。他們在各处公共場所进出，碰見了平头老百姓还肯降低了身分和他們来往。有一晚，乔治的联队所隶屬的那一师的將軍請客，他得到很大的面子，和貝亞爱格思勛爵的女兒白朗茜·鉄色尔烏特小姐跳舞。当时他跑来跑去給她們母女兩个拿冰淇淋和茶点；在人堆里推着挤着給貝亞爱格思夫人找馬車，回家来拿着伯爵夫人的名字大吹大擂；这番張致，他爹也未必有他做得到家。第二天他赶着拜会了太太和小姐，騎馬陪着他們一家在公园里走了一会；末了，又約他們到飯店里去吃飯，見他們答应賞光，喜欢得發狂一样。貝亞爱格思勛爵架子小，胃口大，只要有飯吃，不管什么地方都肯去。

貝亞爱格思夫人把乔治請吃飯的事估量了一会兒，后悔答应得那么爽快，便道："我希望除了咱們以外沒有別的女人。"

白朗茜小姐隔夜还嬌怯怯的倚在乔治怀里跳那种新兴的华尔滋舞，一跳就是几个鐘头，这会兒却尖声叫道："老天爷！媽媽，那个人总不至于把他老婆也帶来吧？男人还叫人受得了，可是他們的那些女的呀，——"

老伯爵說道："他有太太，剛結婚，听說漂亮得很。"

她母亲說道："唉，亲爱的白朗茜，既然爸爸要去，咱們也只能去走一遭啦。可是回到英国以后咱們不必再理他們。"这些大人物一方面在布魯塞尔吃新朋友的飯，一方面打定主意，在邦德街上再碰見的时候就不睬他。他們花了他的錢自己取乐，还像是給了他好大的面子，而且把他的太太冷落在一边，留心不跟她

說話，叫她难受，这样就表示他們的尊严。这样的架子，除了高貴的英国太太和小姐誰也支不出来。有思想的人在名利場上出入，看見貴妇人对待普通女人的态度，才有趣呢！

这次請客虽然花了老实的乔治一大堆錢，却算得上爱米丽亞蜜月里面最苦悶的宴会。她可憐巴巴的写信給媽媽訴苦，說貝亞爱格思夫人听了她的話睬也不睬，白朗茜小姐拿起眼鏡对她瞪着眼看；都宾上尉因为她們那么無礼，火得不得了；飯后回家的时候，貝亞爱格思勛爵討了賬單看着，批評这頓飯真他媽的难吃，也真他媽的貴。虽然爱米丽亞把这些事情形容給家里听，描写客人怎么無礼，自己怎么倒楣，賽特笠太太却大为得意，逢人便說起爱米的朋友，那貝亞爱格思伯爵夫人。后来这消息一直吹到市中心奧斯本的耳朵里，連他也知道兒子在款待公侯命妇。

現在認識陆軍中將乔治·德夫托爵士的人，假如在西班牙战爭和滑鉄盧战爭的时候碰見这員猛將，說不定竟会把他当另外一个人。如今在上流社会里請客跳舞最热鬧的当兒，他常常出来应酬，前后胸墊得厚厚的，綁着紧身，穿着漆皮高跟靴，路走不穩，却还做出大搖大摆的模样，看見过路的女人，便涎着臉对她們笑。有时他騎一匹漂亮的栗色馬，在公园里对着馬車里的太太小姐飞眼兒。他眉毛漆黑，兩面是黑里帶紫的連鬢鬍子，棕色的头髮又多又卷。在一八一五年，他的一头淡黃头髮已經秃的差不多了，四肢和身軀都还碩壯些，沒有近来那么干癟。到他近七十的时候（他如今快八十了），原来稀稀朗朗的白头髮忽然变成濃密卷曲的棕色头髮，鬍子和眉毛也染上了現在的顏色。心地不好的人說他的胸膛是羊毛墊成的，又說他的头髮不会長，一定是假的。据湯姆·德夫托說（將軍和湯姆的爸爸許多年前已經鬧翻），他爷爷的头髮是有一回在法国戏院的后台給特·叶

茜小姐揪掉的。不过人人都知道湯姆心地不好，器量又小。再說，將軍的假头髮和我們的故事也沒有关系。

有一天，第——联队的几个朋友在外面散步，先去参观市政厅（据奥多太太看来，远不如她父亲在葛蘭曼洛內的大厦寬敞整齐），又慢慢走到布魯塞尔的花市場去逛，看見一个高級軍官騎着馬走来，后面跟着一个护兵。他下了馬，在花堆里挑了一个最貴重精致的花球。卖花的用紙把美丽的花球包好之后，那軍官就叫护兵拿着，从新上了头口，摆起架子得意洋洋的走了。护兵嘻皮笑臉的捧着花球，跟在后面。

奥多太太說道："可惜你們沒見过葛蘭曼洛內的花兒。我爸爸有三个苏格蘭花匠，他們手下还有九个帮手。我們有六亩地上全是花房。松树多得就像上市以后的豆子。我們的葡萄一串就有六磅重。憑良心說实話，我們的玉蘭花一朵朵都有茶吊子那么大。"往常，只有奥斯本最淘气，老是喜欢逗奥多太太說話，不时打趣她（爱米丽亞为这件事老大着急，央求乔治饒了她）——往常，只有乔治最淘气，都宾是向来不去惹她的。不过他听了这話，忍不住吱吱的暗笑，一面急急的往后跑了一截路，才扯开嗓子哈哈大笑起来，把街上的行人吓了一大跳。

奥多太太問道："那大傻瓜唏哩呼嚕鬧什么呀？他的鼻子又出血了嗎？他老說鼻子出血，我看他混身的血快流完了。难道說葛蘭曼洛內的玉蘭花沒有茶吊子那么大嗎，奥多？"

"怎么沒有，还大些呢，佩琪，"少佐說。那时买花的軍官又来了，才把他們的話打断。

乔治問道："了不起的好馬，这是誰？"

少佐太太道："可惜你沒看見我兄弟莫洛哀·瑪洛內的馬，那条馬叫糖汁，在哥拉賽馬場得过錦标。"她还想接下去說她家

里的历史，她的丈夫却打断她說道："他是德夫托將軍，現在統領第一师騎兵。"他又从从容容的說道："在泰拉維拉他跟我全伤了腿，槍彈打在同一个地方。"

乔治笑道："你就在那兒升級的。他是德夫托將軍嗎？亲愛的，这么看来，克劳萊夫妇也来了。"

愛米丽亞的心直往下沉——她也不懂为什么。太陽好像陰下去了；高高的屋頂和三角楼忽的失掉了画意。其实当时正是五月底晴朗的好天气，落日把天空渲染得鮮艳夺目。

第二十九章

布魯塞尔

乔斯先生租了兩匹馬来拉他的敞篷車。时髦的倫敦車子上套了这兩匹牲口，在布魯塞尔的馬路上很有点風头了。乔治也买了一匹馬專为下班以后騎。乔斯和他妹妹天天坐在馬車里出去散心，乔治和都宾上尉騎馬陪着他們。那天，他們照常在公园里兜風，發現乔治猜的不錯，克劳萊夫妇倆果然也来了。好些个將官騎着馬都在那里，有几个是当时布魯塞尔最了不起的人物；利蓓加就杂在这群人里面。她騎一匹神駿的阿剌伯小馬，穿一件絕頂俏皮的騎馬裝，紧紧的貼在身上。她騎馬的本領也很了得，因为在女王的克劳萊，畢脫爵士、畢脫先生、罗登都曾經指点过她好多次。紧靠在她旁边的就是勇敢的德夫托將軍。

"嗳呀，那可不是公爵本人嗎！"奥多太太对乔斯那么一嚷，乔斯立刻把臉漲的通紅——"騎栗色馬的是厄克思白立奇勛爵。

瞧他多文雅，活脫兒像我兄弟莫洛哀·瑪洛內。”

利蓓加并沒有走到馬車旁边来；她看見爱米丽亞坐在里面，立刻气度雍容的微笑着点点头，向这边飞了一个吻，又开玩笑似的对大家招招手。这么招呼过以后，她又接着和德夫托將軍說起話来。將軍問她那戴金边帽子的胖軍官是誰，她回說是东印度部队里的。罗登·克劳萊特特的离开朋友們跑过来，亲亲密密的和爱米丽亞拉手，跟乔斯說了声：“喽，好小子，你好啊？”他光着眼看奥多太太，又瞪着她帽子上插的黑鷄毛，奥多太太还只道他看上了自己。

乔治因为有事給耽擱在后面，立刻和都宾騎馬迎上来，对这些大人物行了礼，一眼就看見克劳萊太太杂在他們一群人中間。他瞧着罗登怪亲密的靠着馬車和爱米丽亞說話，滿心欢喜。那副官很客气的跟他招呼，他回答得更是热和。罗登和都宾互相点了点头，仅仅乎尽了礼数。

克劳萊告訴乔治說他們和德夫托將軍住在一起，都在花园飯店；乔治請他朋友赶快到他家里去玩。乔治說：“可惜三天前沒碰見你，我們在飯店里吃了一餐飯，还不坏。貝亞爱克思伯爵，伯爵夫人，和白朗茜小姐都賞光了，可惜你沒来。”这样一說，奥斯本就讓朋友知道自己也是在时髦場上走走的人。落后大家別过，罗登跟着那群大人物跑到一条夾道上去；乔治和都宾一边一个，回到爱米丽亞的馬車旁边。

奥多太太說道：“公爵的气色多好呀。威尔斯萊家里① 和瑪洛內家里原是亲戚。不过呢，可憐的我当然做夢也不会去攀附他，总得他大人願意認亲戚才好呢。”

---

① 威灵吞公爵姓威尔斯萊。

乔斯見大人物走了，松了一口气，說道："他是个了不起的軍人。哪一回打仗比得上薩拉孟加战役呢？你說呀，都宾？他的軍事技巧是在哪兒訓練出来的？在印度呀[1]，孩子！我告訴你吧，印度的大树林才是訓練將軍的好地方。奥多太太，我也認識他。在邓姆邓姆开跳舞会的那天晚上，他跟我都和克脫勒小姐跳舞来着。她是炮兵营克脫勒的女兒，漂亮得不得了。"

看見了这些有名兒的人，話就多了。他們一路回家的时候，吃飯的时候，議論講究的全是这題目，一直到动身上歌剧院才住口不談。那时的情形和英国差不多，戏院里滿是熟悉的英国臉，太太小姐們也全是久已聞名的英国打扮。奥多太太穿戴得十分华丽，竟也不輸似别的人。她腦門上裝着卷曲的假刘海，戴一套爱尔蘭金剛鑽和苏格蘭烟水晶的首飾。照她看来，戏院里看見的首飾都沒有她的漂亮。乔治見了她就头痛，可是她一听得年輕的朋友們出外寻欢作乐，准会赶来凑熱鬧，滿心以为他們对自己欢迎不暇。

有了她，乔治覺得就是把太太丢在一边也沒有妨碍。他說："亲爱的，她对你很有用。可是現在利蓓加来了，你可以跟她做伴，不必再要这討厭的爱尔蘭婆子了。"爱米丽亞听了这話，一声兒不回答，我們也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

奥多太太把布魯塞尔的歌剧院打量了一下，說是还不如都伯林弗香勃街的戏館好看，而且她听着法国的音乐也沒有本乡的歌曲入耳。她扯起嗓子，把自己的这些見解和許多别的感想說給朋友們听，一面洋洋得意的卖弄她的大扇子，把它搖得劈拍劈拍的响。

---

① 1795—1805年威灵吞公爵在印度，参預过好几次殖民地战役。

对面包厢里一位太太問道："罗登亲爱的，爱米丽亞旁边那了不起的太太是誰？"她在家的时候，总对丈夫十分客气，出外的时候，也比以前更显得恩爱。

她又道："你瞧見沒有？她穿一件紅軟緞長袍，戴一只大表，头巾上还有一个黃东西。"

說話的人旁边坐了一位中年男人，鈕扣洞里挂着勛章，身上穿了好几件襯背心，頸子上圍着一条又大又白、叫人透不过气来的領巾。他問道："她是不是坐在穿白的漂亮女人旁边？"

"將軍，那穿白的漂亮女人叫爱米丽亞。你老是注意漂亮女人，眞不老实！"

將軍高兴極了，答道："哈，我只注意一个人。"那位太太听了，用手里的大花球打了他一下。

奥多太太說道："咦，就是他！那花球就是他在花市場买的。"利蓓加引得朋友往她那面看，便又亲着手指送了一个吻，奥多少佐太太以为利蓓加对她招呼，气度嫻雅的微笑着还了一吻，又把都宾逗得大笑着直往包厢外面跑。

第一幕閉幕之后，乔治立刻走到包厢外面，盤算着想到利蓓加包厢里去应酬一下。他在穿堂里碰見克劳萊，說了几句話，彼此問問兩星期来别后的情况。

乔治做出很有含蓄的样子問道："我的支票沒出毛病吧？我的代理人把錢給你了吧？"

罗登答道："沒毛病，孩子。我非常願意給你一个报仇的机会。你爸爸讓步沒有？"

乔治道："还沒有呢。可是將来总不要紧。你知道我母亲还留給我一些財产呢。姑媽回心轉意了嗎？"

"老婆子眞小器，只給我二十鎊。咱們什么时候碰头？星期

二將軍不在家吃飯，你就星期二来好不好？唉，叫賽特笠把鬍子剃了吧！一个老百姓，留着兩撇鬍子，衣服上全是長方大鈕扣，成什么样子？再見，星期二請过来。”和罗登一起还有两个时髦風流的年輕軍官，也是高級將領的副官。罗登說完話，就打算和他們一起走。

乔治見他特意在將軍不在家吃飯的一天請他去，心里不大舒服，說道："我想去問候問候你太太。”罗登沉着臉答道："嗯，随你的便。”其余的兩个年輕軍官心里有数，互相使了个眼色。乔治别了他們，大踏步走过穿堂，在將軍的包厢前面停下来，原来他早已数过，把包厢的号碼算出来了。里面說話的人声音不大，可是很清朗，用法文說道："进来。”我們的朋友一进去，就看見利蓓加坐在那里。她立刻跳起身来，高兴得拍了一下手，随后把兩只手都伸出来拉着乔治。那將軍鈕扣洞里挂着好些宝星，虎起臉兒，直眉瞪睛的对新来的人看着，好像說："你这东西是誰？"

小蓓基喜欢得不知怎么才好，叫道："亲爱的乔治上尉。多謝你来看我。將軍跟我兩个人在这兒說話，气悶的不得了。將軍，这位就是我說起的乔治上尉。”

將軍微微的把腰弯了一下，說道："是嗎？乔治上尉是那一联队的？"

乔治回說屬于第——联队，心上自恨不屬于第一流的騎兵營。

"我想你們大概剛从西印度群島回来，在最近的战事中还沒机会上場。駐扎在此地嗎，乔治上尉？"將軍說話的口气，驕傲得叫人难堪。

利蓓加說道："傻东西，不是乔治上尉，是奥斯本上尉。”將軍惡狠狠的輪流看着他們兩个人，說道："哦，奥斯本上尉！跟某某

地方的奥斯本家是一家嗎?"

乔治道:"我們兩家用的紋章是一样的。"他說的是事实;十五年前他父亲奥斯本先生置备馬車的时候,曾經和一个專司宗譜紋章的官員商量过,在縉紳录里挑了一个紋章,正是某某地方奥斯本家的。將軍听了不睬,拿起看戏用的望远鏡(那时还沒有双筒千里鏡),假裝細細的看那戏院。利蓓加看見他不时的把閑着的那只眼睛溜过来,杀气騰騰的瞧着乔治和她。

她对乔治加倍的亲热起来,說道:"最亲爱的爱米丽亞怎么啦?其实我也不用問了,瞧她多漂亮!她旁边的那位好太太是誰?看上去怪和气的。嗳喲,她准是你的情人,你这坏东西?賽特笠先生在吃冰淇淋呢,瞧他吃得多高兴!將軍,咱們怎么沒有冰淇淋呀?"

將軍气鼓鼓的問道:"要我去給你拿点来嗎?"

乔治道:"請讓我去吧。"

"不,我想到爱米丽亞的包廂里去瞧瞧她,这宝貝兒真招人疼。乔治上尉,你扶着我吧。"說着,她对將軍点了一点头,輕輕俏俏的走到穿堂里。只剩他們兩个在一起的时候,她瞧了乔治一眼,那表情含蓄無穷,非常的古怪,好像在向他說:"这是个什么局面你看得出嗎?瞧我怎么开他的玩笑!"可惜乔治不能領会她的意思;他一面忙着做种种打算,一面得意洋洋的贊賞自己迷人的本事。

利蓓加跟她心上的人兒走到外面,將軍立刻低声咒駡起来。他用的字眼那么难听,就算我写了下来,排字的也不見得敢把他們印出来。这些惡毒毒駡人的話全是从將軍心里發出来的。人的心里竟能有这样的产物,有的时候竟会發出这么强烈的忿怒、怨恨和淫欲,倒也着实希奇。

他們的行为不但挑起了將軍的醋勁，連愛米丽亞也不放心，一双温柔的眼睛急巴巴的瞧着他們。利蓓加进了包厢，飞也似的跑到朋友身边。她热情奔放，也顧不得这是众目所注的地方，竟当着全院观众的面——至少是当着將軍的面，因为他正湊着望远鏡向奧斯本这边的人瞪眼——跟她最亲爱的朋友摟抱起来。对于乔斯，克劳萊太太也拿出和气不过的态度来招呼了一声。她又夸贊奧多太太的烟水晶大別針和美丽的爱尔蘭金剛鑽首飾，說什么也不肯相信这些金剛鑽不是从高尔孔达买来的①。她一刻不得安定，轉过来，扭过去，咭咭呱呱的說話，对这个人微笑，对那个人抿嘴。对面包厢里，酸溜溜的將軍拿着望远鏡对这边張望，她便对着望远鏡做作，直到芭蕾舞开始的时候，才跳跳蹦蹦的回到自己位子上去。說到挤眉弄眼的張致，輕浮佻达的身段，戏里的舞女沒一个赶得上她。这一次是都宾上尉扶她回去的。她說她不要乔治送回去，逼他留下来陪着最好的、最亲爱的小爱米丽亞說話。

老实的都宾像办丧事的人一般，嗒丧着臉兒，一声不响的陪她回去。回来时，他对乔治咕噥道："那女人真会裝腔，扭来扭去，活像一条蛇。乔治，你瞧見沒有，她在这兒的时候，一直在向对面的將軍做戏。"

"裝腔——做戏！什么呀，她是全英国最了不起的女人呢！"乔治一面回答，一面拉着噴香的鬍子，露出雪白的牙齿，"都宾，你是个不通世故的人。喝，瞧她！要不了一会兒的功夫，已經把德夫托哄得回心轉意。瞧他笑得多起勁。天哪，她的肩膀多好看！爱米，人人都拿着花球，你怎么不拿？"

---

① 著名的金剛鑽产地。

“唷，那么你干嗎不給她买一个？”奥多太太这話說的合时，爱米丽亞和都宾都很感激她。这句話說过之后，兩位太太再也沒有鼓起兴来說什么别的。爱米丽亞的对头是在世路上混熟了的，她打扮得十分張揚，开口便是时髦話兒，把爱米丽亞一比就比了下去。就連奥多婆子，看見这么光芒四射的人兒，也自覺矮了一截，說不出話来，整个晚上沒有再提葛蘭曼洛內。

看过戏以后几天，都宾对他的朋友說道：“乔治，你早就答应我不再賭錢，这話說来說去，总說过一百年了吧。你到底什么时候罢手不賭？”那一个答道：“你到底什么时候罢手不訓話？你怕什么？我們盤子又不大，昨晚我还贏了錢呢。难道你以为克劳萊会作弊嗎？只要賭得公道，一年結下賬来，不会有多少出入的。”

都宾道：“不过照我看来，他賭輸了未必拿得出錢来。”劝人改过的話向来不大有用，都宾这一回也是白費唇舌。奥斯本和克劳萊老是在一塊兒。德夫托將軍差不多常常在外面吃飯，副官夫妇总欢迎乔治到他們旅館里去——他們的房間离开將軍的沒有几步路。

有一回乔治帶着妻子去拜訪克劳萊夫妇，爱米丽亞的态度不好，弄得夫妻倆几几乎拌嘴——婚后第一回拌嘴。所謂拌嘴，就是乔治惡狠狠的責駡老婆，而爱米丽亞一声兒不言語。乔治怪她动身的时候不該那么勉强，而且对于她的老朋友克劳萊太太大剌剌的太不客气。她第二次去拜訪的时候，覺得利蓓加細細的看着她，自己丈夫的眼睛也紧紧盯着她，又窘又尴尬，竟比第一次做客更加为难了。

利蓓加当然加倍的溫存，朋友对她冷淡，她只做不知道。她說：“我覺得自从她爸爸的名字在——呃，自从賽特笠先生家里

坏了事，爱米反倒驕傲起来了。”利蓓加說到賽特笠的时候，特特的把語气緩和了一下，免得乔治听着刺耳。

罗登太太又說：“眞的，在布拉依頓的时候，承她看得起我，好像对我很有些醋勁兒。現在呢，大概她看見罗登和我跟將軍住得那么近，覺得不成体統。唉，亲爱的，我們的錢怎么够开銷呢？总得和别人同住，一塊兒分担費用才行。有罗登这样的大个兒在旁边，难道还不能保我身名淸白不成？可是爱米那么关心我，我眞是非常感激。”

乔治道：“得了，都是吃醋。所有的女人全爱吃醋。”

“男人也是一样。看戏的那天晚上，你跟德夫托將軍不是彼此吃醋嗎？后来我跟着你去瞧你那糊塗的太太，他恨不得把我一口吃下去。其实我心上根本沒有你們这兩个人。”克劳萊的太太說到这里，把臉兒一揚。“在这兒吃飯吧？那利害的老头兒出去跟总指揮一塊兒吃。消息紧得很，听說法国軍队已經过了边境了。咱們可以安安靜靜的吃一餐飯。”

乔治的妻子虽然身上不好，病在家里，他却答应留下来吃飯。他們結婚还不滿一个半月，倒亏他听着另外一个女人嘲笑奚落自己的妻子，心上会不覺得生气。他这人脾气好，竟也沒有責备自己行出事来太不成話。他心里承認这件事有些豈有此理，可是漂亮女人跟定了你糾纏不淸，叫你也沒有办法呀！他常常說：“我对于男女的事情相当随便。”一面說，一面笑嘻嘻的对同桌吃飯的斯德博尔，斯卜內，还有别的伙伴做出怪含蓄的样子点头点腦。他們对于他的本領只有佩服。除了战場上的胜利以外，要算情場上的胜利最光采了。名利場上的男人向来有这种成見。要不然的話，为什么連沒出校門的孩子都喜欢当众賣弄自己的風流韵事？为什么唐·璜会得人心？

奥斯本先生自信是風月場上的能手，注定是太太小姐的心上人，因此不願意跟命运鬧彆扭，洋洋自得的順着定数做人。爱米不爱多說話，也不把心里的妒忌去麻煩他，只不过私底下自悲自嘆的伤心罢了。虽然他的朋友都知道他和克劳萊太太眉来眼去，下死劲的兜搭，他自己只算爱米丽亞是不知就里的。利蓓加一有空閑，他就騎着馬陪她出去兜風。对爱米丽亞，他只說联队里有事，爱米丽亞也明明知道他在撒謊。他把妻子扔在一边，有时讓她独自一个人，有时把她交給她哥哥，自己却一黃昏一黃昏的跟克劳萊夫妇俩混在一起。他把錢輸給丈夫，还自以为那妻子在为他銷魂。看来这对好夫妻并沒有同謀协議，明白規定由女的哄着小伙子，再由男的跟他斗牌贏他的錢。反正他們俩心里有数，罗登听憑奥斯本出出进进，一点也不生气。

乔治老是和新朋友混在一起，跟威廉·都宾比以前疏远了好些。不論在联队里或是在公共場所，乔治总是躲着他。我們都知道，做老大哥的时常教訓他，乔治却不爱听。都宾上尉看見他行为荒唐，不由得上了心事，对他不似往常亲热。乔治白白的留着一把大鬍子，自以为一身好本事，其实却像未出校門的孩子一般容易上当，可是如果你对他这么說，他肯信嗎？如果你告訴他罗登哄騙过不知多少人，眼前正在算計他，等到用不着他的时候，就会把他当不值錢的东西那么一脚踢开——这些話他一定听都不願意听。这些日子，都宾到奥斯本家里拜訪的时候难得有机会碰見老朋友，因此倒省了許多难堪而無謂的口舌。我們的朋友乔治正在用足速力追求名利場上的快乐呢。

一八一五年，威灵吞公爵的軍队駐扎在荷蘭比利时一帶，随着軍队去了一大批漂亮时髦的人物，可說是从大流士大帝① 以来所沒有的。这些人帶着軍人們跳舞吃喝，一直玩到战爭的前

夕。同年六月十五日，一位高貴的公爵夫人[②]在布魯塞尔开了一个有历史性的跳舞会。整个布魯塞尔为它瘋魔。我曾經听見当年在場的太太們談过，据說女人們对于跳舞会比对前綫的敌人还关切，所有的兴趣和談話都集中在跳舞会上。大家用手段，走門路，求情，爭夺，無非为几張入場劵。为着要登本国貴人的門而肯費掉这許多精力，倒是英国女人的特色。

乔斯和奥多太太急煎煎的想去，可是費了一大把勁也得不到票子，我們其余的朋友运气比較好。譬如說，靠着貝亞爱格思勛爵的面子，乔治得到一張邀請奥斯本上尉夫妇的帖子，得意的了不得，勛爵也就把吃飯欠下的人情还掉了。他們的联队所屬的一师的师長恰巧是都宾的朋友，因此有一天都宾去看奥斯本太太，笑着拿出一張同样的帖子。乔斯眼紅得很，乔治也覺得詫异，心想："他算什么，居然也挣到上流社会里去了。"罗登夫妇因为是統領騎兵的旅長的朋友，最后当然也得了請帖。

乔治給太太买了各色的新衣服新首飾。到請客的一夜，他們坐了馬車去赴有名的宴会，那兒的主人客人爱米丽亞一个也不認得。乔治先去找貝亞爱格思夫人，可是她認为給他請帖已經賞足了面子，沒有睬他。他叫爱米丽亞在一張長椅子上坐下来，自管自走开了，讓她一个人在那里想心思。他覺得自己眞大方，又給她买新衣服，又帶她上跳舞会，至于在跳舞会里她爱怎么消遣，只好随她的便。她的心思可并不怎么愉快，除了老实的都宾之外，也沒人来打攪她。

她进場的时候簡直沒人理会，她丈夫因此大不惬意。罗登太太就不是这样，一露面就与众不同。她到得很晚，臉上光艳照

① 波斯王大流士（Darius，公元前521—485）在侵略希臘的战爭中被打敗。

② 指里却蒙公爵夫人（Duchess of Richmond）。

人，衣服穿得捉不出一个錯縫兒。四面全是大人物，好些人举起眼鏡对她看，可是她不慌不忙，好像她从前在平克頓女学校帶着小学生上教堂的时候那么鎮定。許多原来認識她的人，还有好些花花公子，都上来圍着她。太太小姐們窃窃私議，說她是給罗登从修院办的学校里帶着私奔結婚的，又說她和蒙脫莫倫茜一家是亲戚关系。她的法文說的那么好，想来这話有些根据。大家認为她举止不凡，仪容也不俗。五十来个男人一起簇拥着她，希望她賞臉，肯和他們跳舞。可是她說已經有了舞伴，而且不預备多跳，一直走过来找爱米。爱米悶悶不乐的坐在那里，也沒人睬她。罗登太太飞跑过来跟她最亲爱的爱米丽亚見面，摆出一臉倚老卖老的样子和她說話，弄得这可憐的孩子更加無地自容。她批評朋友的衣服头髮，埋怨她的鞋子不像样，說第二天早晨一定要叫她自己的內衣裁縫跟爱米做衣服。她賭咒說跳舞会真有趣，到会的全是有名兒的人物，难得看見几个無名小卒。这年輕女人在上流社会应酬了二星期，参加过三次宴会，就把时髦人的一套話兒一股腦兒学来了，連这里头根生土長的人也比不过她。若不是她法文說得那么好，你准会以为她是有身分人家的小姐。

乔治进了跳舞場，把爱米撇在長椅子上轉身就走，这时看見利蓓加坐在她好朋友旁边，便又回来了。蓓基正在对奥斯本太太訓話，說她丈夫尽做糊塗事。她說："亲爱的，看老天的面子，赶快叫他别再賭錢了。要不然他就完了。他跟罗登天天晚上斗牌，你知道他并不有錢，倘若他不小心的話，所有的錢全要輸給罗登了。你这小东西，那么不小心，干嗎不阻擋他呢？你晚上何不到我們那兒去玩？何必跟那都宾上尉悶在家里？当然罗，他这人和藹可亲，可是他的脚那么大，叫人怎么能喜欢他？你丈夫的脚才好看呢——哦，他来了。坏东西，你上哪兒去啦？爱米为

你把眼泪都哭干了。你来帶我去跳八人舞嗎?"她把披肩和花球擱在爱米丽亞旁边，輕輕悄悄的跟着乔治去跳舞了。只有女人才会这样伤人家的心。她們放出来的箭头上有毒藥，比男人用的鈍头兵器利害一千倍。我們可憐的爱米一輩子不記恨，不会說帶刺的話，碰見了这么毒辣的冤家一些办法都沒有。

乔治和利蓓加跳了兩三回舞，反正爱米丽亞也不知道他們跳了几回。她坐在犄角上沒人注意。罗登走过来拙口笨腮的和她应酬了几句；后来都宾上尉居然不揣冒昧，不但給她送茶点来，并且坐在她旁边。他不肯盤問她为什么事不痛快，倒是她要为自己的一包眼泪找个推托，搭訕着說克劳萊太太提起乔治仍旧不断的賭錢，所以她心里着急。

都宾道："眞奇怪，賭錢上癮的人眞容易上当，連最笨的流氓也騙得着他的錢。"爱米答道："可不是！"底子里，她别有隐衷，并不是因为銀錢亏空而着急。

后来乔治回来拿利蓓加的披肩和花球。原来她要回家了，竟沒肯賞臉亲自回来跟爱米丽亞告别。可憐的孩子看着丈夫来了又去，低下头沒說一句話。都宾給别人找了去，正在跟他那当师長的朋友密談，沒看見乔治和他太太分手的情形。乔治拿着花球走过去，当他把它交还原主的时候，里面却夾了个紙条子，好像一条蛇蜷着身子藏在花朵里面。利蓓加立刻看見了。她从小知道怎么处置紙条兒，只伸出手来接了花球。他們兩个四目相对的当兒，乔治知道她已經看見了花底下的秘密。她的丈夫似乎一心想着自己的心事，沒功夫理会他妻子和朋友在遞眼色，只顧催她快走。他們兩个傳遞的暗号本来不太刺眼，利蓓加伸出手来，像平常一样很有含蓄的溜了他一眼，微微的一屈膝，便轉身去了。乔治躬着身子拉住她的手，克劳萊对他說話他也不

回答，竟可說連听都沒有听見。他兴奋得意得头都昏了，看着他們回家，一句話也不說。

傳遞花球的一幕戏，他的妻子也看見一部分。乔治給利蓓加拿花球和披肩，原是很平常的事，几天来他当这差使已經不下二十来次，可是那时候爱米丽亚忽然覺得受不住。都宾恰巧在她旁边，她拉着他說道："威廉，你一向待我很好，我——我不大舒服，送我回家吧。"她不知不覺的学着乔治直呼他的名字。他連忙陪她出去。她的家离那兒很近，他們走到街上，看見外面似乎比舞場里还热鬧，只好从人堆里穿出去。这以前，乔治常常出去作客，晚上回家倘或看見妻子还沒有睡覺，就要生气，已經發过兩三回脾气了。所以她回家以后立刻上床。外面鬧哄哄的，馬蹄声絡繹不絕。她虽然醒着，却不留心这些声音，因为心上还有許多別的煩惱讓她睡不着。

奥斯本得意得發狂，又走到賭台旁边去賭錢，下的賭注大得吓人。他贏了好几次，想道："今晚可說是沒一样不順手。"他的賭运虽然好，他仍旧坐立不安，不多时又站起来，拿起賭贏的錢，走到茶食櫃子上一連喝了几大杯酒。

都宾走来找他的时候，他正在和櫃台旁边的人兴高采烈的大說大笑。都宾剛到賭台那兒去找过乔治；他顏色青白，一臉的心事，跟他那滿面紅光兴致勃發的朋友剛剛相反。

乔治手抖抖的伸出杯子要酒，一面說："喂，都宾！来喝酒呀，都宾！公爵的酒是有名的。請再給我一点兒。"

都宾仍旧心事重重的样子，說道："来吧，乔治，別喝了。"

"喝吧，喝酒比什么都痛快。你自己也来一点兒。好小子，別把你那瘦長臉兒綳那么紧呀！我喝一杯祝你健康！"

都宾过来凑着他的耳朵說了几句話，乔治一听，霍地跳起来

欢呼一声，一口气喝干了酒，把酒杯用力往桌子上一摔，勾着朋友的胳膊就走。威廉說的是："敌人已經过了桑勃，咱們左边一支軍队已經在开火了。快回去吧，三点鐘以內就得开拔了。"

久已盼望的消息来的眞突兀。乔治一面走，一面兴奋得渾身打战。恋爱，調情，在这当兒可算什么呢？他急急回家，一路想着千百件事情——全是和談情說爱無关的事情。他想到过去的半輩子，未来的机会，可能遭到的危險，行將分别的妻子，可能还有沒出世的孩子，来不及見面就要分手了。唉，他眞懊悔当天晚上干了那么一件事！不然的話他和妻子告别时还可以問心無愧。他把那溫柔天眞的人兒給他的爱情看得太不值錢了。

他回顧結婚以后那几天的日子，覺得自己太荒唐。他名下的财产已經給他花得所余無几。倘若自己有个閃失，叫他的太太怎么过日子？想想自己眞配不上她。当初何必娶她呢？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娶亲。父亲对他那么千依百順，为什么不听父亲的話呢？他心里充满了悔恨、希望、野心、柔情和自私的惆悵。他記得从前和人决斗的时候說的話，坐下来写了一封信給父亲。等到告别信写完，天已經亮了。他封了信，在父亲的名字上吻了一下。他回忆到严厉的老头兒对他种种行事多么慷慨体貼，懊悔自己丢下他不顧。

他进門的时候先探头进去对爱米丽亚的臥房里瞧了一眼，見她合上眼睛靜靜的躺着，以为她睡着了，心里很安慰。他从跳舞会回到家里，就見联队里伺候他的佣人在拾掇他的行装。那听差懂得他的手势是不許惊吵别人的意思，輕手輕脚很快的把一切都准备就緒。他想，还是把爱米丽亚叫醒了和她告别呢，还是留个条子給她哥哥，讓他告訴她？想着，又走进去看看她。

他第一次进房的时候，爱米还醒着，可是她紧紧的閉上眼

睛，因为如果她不睡，就好像含有責备他的意思了。胆小的小姑娘因为他肯緊跟着自己回家，心上舒服了好些，等他放輕了脚步走出去的时候，就側过身子朝着他，蒙蒙矓矓的睡着了。乔治第二次进去看她的时候脚步更輕。在淡淡的灯光底下，他看見她蒼白美丽的臉龐兒，眼睛閉着，底下是濃濃的睫毛，眼圈兒有些兒發黑，一只圓潤白皙的手膀子擱在被面上。老天爷！她眞是潔白無瑕的。她是多么的温柔、脆弱，多么的孤苦伶仃，而自己自私自利，性情又暴戾，簡直是渾身污点。他站在床头望着熟睡的女孩兒，心上一陣陣慚愧悔恨。他算什么？他怎么配給她这样潔白無瑕的人禱告？求天保佑她！求天保佑她！他走到床旁边，对平放着的小手看看——多軟的小手！他輕輕的弯下身子望着她蒼白温柔的臉兒。

当他弯下身子来的当兒，兩只美丽的膀子軟軟的勾住了他的頸子。可憐的小姑娘說道："我醒着呢，乔治。"她紧紧貼在乔治胸口，哭得好像她的心快要碎了。可憐的小东西还醒着，醒着又怎么样呢？正在那时，軍营里的号角响起来了，声音十分清越，其余的号角立刻接应，一霎时响遍全城。在步兵营的战鼓声和苏格蘭軍营的尖銳的風笛声中，所有的居民都醒了。

第三十章

"我撇下的那位姑娘"*

我不是描写战爭的小說家，只管平民老百姓的事。艙面上出空地盤开火的时候，我只好低心小胆的到艙底下去等着。上

面自有勇敢的家伙們調度一切，如果我在場的話，反而碍了他們的手脚。現在我們只送第——联队到城門口，讓奥多少佐去尽他的責任，然后就回来守着奥多太太和小姐奶奶們，还有行李。

在前一章的跳舞会里，我們許多朋友都在場，少佐和他太太沒有弄到請帖，所以能得到养身保健、天然必需的休息，不比有些人工作之外还要找消遣，便沒有时候睡覺了。少佐很安閑的把睡帽拉下来盖着耳朵說道："佩琪，亲爱的，照我看来，再过一兩天，就会有个大跳舞会，大家都得狠狠的大跳一下子。他們有些人一輩子都还沒听見这样的跳舞曲子呢。"他只喜欢靜靜兒的喝儿盅，喝完了睡覺去，不希罕找别的消遣。佩琪是巴不得有机会把她的头巾帽子和風鳥在跳舞会上出出風头，可是丈夫的消息叫她上了心事，管不得跳舞会不跳舞会的了。

少佐对他的妻子說："最好你在打鼓集合以前半个鐘头叫醒我。佩琪亲爱的，一点半叫我一声，再把我的东西归着一下，也許我不回来吃早飯了。"他的意思就是說大概第二天早上部队就要开拔。說完，他馬上睡着了。

奥多太太是个会治家的女人。她头上一头的卷髮紙条兒，身上穿着一件短褂子，准备一夜不上床，因为她覺得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应該尽責任多做些事，不能再睡覺。她說："到密克走了再睡还不迟呢。"她拾掇了他的行軍用的旅行袋，把他的外套、帽子和别的行裝一一刷干净擱在他手边，又在他外套口袋里塞了一匣随身攜帶的干粮和一个藤壳的酒瓶，里面盛着一派因脫左右極有力气的哥涅克白蘭地；这酒她和少佐都喜欢喝。她的打簧表指到一点半，里面的消息便报出这有关大数的时辰（漂亮的

---

* 在1759年那几年英国軍队里流行的歌曲。

装主人認为它的声音和大教堂的鐘声一样好听)。奥多太太把少佐叫醒，給他斟上一杯咖啡，布魯塞尔那天早上無論哪家的咖啡都比不上她煮的好吃。有些神經銳敏的女人們舍不得和愛人分別，少不得哭哭啼啼的鬧，这位好太太却只把一切安排妥当，誰能說她所表示的关心和她們的不是一样深切呢？号角催促兵士們起身，战鼓在四面响，他們兩个就在这一片喧鬧声里一起坐着喝咖啡，这样可不比对講离愁别恨有用处有意义的多嗎？动身的时候少佐精神飽滿，穿戴得又整齐，样子又机警。他坐在馬上，粉紅的臉兒剃得光光的，联队里的士兵看見他这样，覚得很放心，都振作起来。勇敢的奥多太太站在陽台上，当联队出發的时候揮着手欢送他們，所有的軍官在陽台底下經过的时候都对她行礼。若不是她那份兒端庄守礼的女人本色約束着她，她准有勇气亲自統領英勇的第——联队上前綫打仗。

奥多太太的叔叔是个副主教，他的訓戒訂成有一大册。每逢星期日或是有正經大事，她便一本正經的拿出这本書来看。他們从西印度群島坐船回家，半路上險遭沒頂，她在船上讀了这些經論得到不少安慰。联队开拔以后，她又取出这本書来一边看一边想。她看着書上的話兒不大懂，而且有些心不在焉。密克的睡帽还在枕头上，叫她怎么睡得着呢？世界上的事全是这样，賈克和唐納扛着背包，輕快的步伐配着“我撇下的那位姑娘”那曲子，上前綫去博取功名，女人却留在家里受罪，因为她們才有空閑去發愁，想心思，追念往事。

利蓓加太太知道發愁沒有用，感情用事的結果反而多添些煩惱。她很聪明的打定主意不掉無謂的眼泪，跟丈夫分別的时候竟像斯巴达人一样的沉着。倒是罗登上尉恋恋不舍的，远不及他那意志坚强的妻子来得冷靜。这粗獷的汉子給她收得服服貼

貼，对她的那份兒疼爱尊敬，在他說来眞是極头田地的了。他娶了亲几个月来和妻子过得心满意足，可說是一輩子沒有享过这样的福气。从前他爱跑馬，賭錢，打獵，吃喝；而且他这雄赳赳的老粗倒也和阿多尼斯一般風流，常常和那些容易上手的舞女和帽子鋪里的女店員兜搭調情。以前种种跟結婚以后合法的閨房之乐一比，都显得乏味。不管在什么时候她都能給他开心。他从小兒長了那么大，到过的地方远不如自己的小家庭愉快，碰見的人也远不如自己的老婆那么有趣。他咒駡自己从前太浪費太糊塗，懊悔欠下那么一大笔債，帶累妻子从此沒有出头的日子。他半夜和利蓓加談起这些事，时常自嘆自恨。在結婚以前，不管欠多少債都不在他心上；他自己想起前后的不同，也覺納悶，常常駡着粗話（他会用的字眼幷不多）說："咄！結婚以前我欠多少賬都不在乎。只要莫西那地保不來捉我，立徵肯讓我多欠三个月債，我就什么也不管。憑良心說，結婚以后我一直沒碰过債票，最多把从前的債票轉轉期罢了。"

利蓓加知道怎么給他开心，說道："嗳，我的傻瓜宝貝兒，对于姑媽咱們还不放手呢。如果她惯了咱們的事，你不是还能在你說的什么政府公报上出名嗎？要不，等你別德叔叔死掉之后，我还有一条路。牧师的位子总是給家里的小兄弟的，你还可以把軍官的职位卖掉了做牧师去。"罗登想到自己忽的成了个虔誠的教徒，乐得大笑。夜半人靜，整个旅館都听得見那高个子騎兵呵呵的笑声。德夫托將軍住在二楼，正在他們的房間上面，也听見了。第二天吃早飯的时候，利蓓加兴高采烈的扮演罗登第一回上台講道的样子，听得將軍乐不可支。

这些都是过去的老話。开火的消息一到，部队立刻准备开拔，罗登心事重重，利蓓加忍不住打趣他。罗登听了这些話心里

不受用，声音抖抖的說道，“蓓基，难道你以为我怕死嗎？我这大个兒容易給人打中，倘若我死了，留下的一个——可能是兩个——怎么办？我把你們兩个害苦了，总想好好給你安排一下。克劳萊太太，这可不是鬧着玩的。”

利蓓加看見爱人生了气，連忙甜言蜜語哄他，百般摩弄他。她这人天生兴致高，喜欢打鬧开玩笑，往往脫口就說出尖酸的話兒来，哪怕到了最为难的时候也是这样。好在她能够及时节制自己的脾气，当时她做出一付端庄的嘴臉对罗登說：“最亲爱的，你难过以为我沒有心肝嗎？”說着，她急急的彈了彈泪珠兒，望着丈夫的臉微笑。

他道：“哪，咱們算算看，倘若我給打死的話，你有多少财产。我在这兒运气不坏，还有兩百三十鎊多下来。我口袋里还有十塊拿破侖金洋，我自己够用了。將軍真是个大爷，什么錢都是他付。如果我死了，也不用什么丧葬費。別哭呀，小女人，沒准我还得活着討你的厭呢。我的兩匹馬都不帶去，这次就騎將軍的灰色馬了。我跟他說我的馬瘸了腿，騎他的馬可以給咱省几文下来。如果我死了，这兩匹馬很可以卖几个錢。昨天葛立葛思肯出我九十鎊买那母馬，我是个傻瓜，我說一百鎊，少一个不卖。勃耳芬却很値錢，可是你最好在这兒卖掉它，我欠英国的馬商好些錢，所以我不願意把它帶回英国去卖。將軍給你的小馬也能卖几文，这兒又不是倫敦，沒有馬行賬單等着你。”罗登說到这里笑了一下，他又說：“我的衣箱是花了兩百鎊买来的——我是說我为它欠了兩百鎊。金扣子和酒合起来也値三四十鎊。太太，把这些到当鋪当了它，还有别針、戒指、金鏈子、表和其余的零星小东西也当掉好了。买来的时候真花了不少錢呢。我知道克劳萊小姐买表鏈跟那滴答滴答的东西就花了一百鎊。唉，可惜从前沒多

买些酒和金扣子之类的东西。爱都华滋想把一付镀銀的脫靴板卖給我；本来我还想买一个衣箱，里面有銀子的暖壶，还有全套的碗盞器皿。可是現在沒法子了。有多少东西，作多少打算吧，蓓基。”

克劳莱上尉一輩子自私，难得想到别人，最近几个月来才做了爱情的奴隶。他离家之前忙着安排后事，把自己所有的財产一样样过目，努力想計算它們究竟值多少，万一他有三長兩短，他的妻子究竟可以有几个錢。他用鉛笔把能够換錢撫养寡妇的动产一项項記下来，看着心里安慰些。他的笔迹像小学生的，一个个的大字写着："孟登①造的双管槍，算他四十基尼；貂皮里子的騎馬装；五十鎊；决斗用的手槍(打死馬克上尉的)，連紅木匣，二十鎊；按标准定制的馬鞍皮槍套和馬飾；我的敞車"等等，这些他都傳給利蓓加。

上尉打定主意要省錢，穿的制服和戴的肩飾都是最旧最破爛的。他把新的留給撇在后方的妻子——說不定是他撇在后方的寡妇——照管。从前他是溫德莎和海德公园有名的花花公子，如今上战場打仗，帶的行囊竟和普通軍曹用的那么簡陋，嘴里喃喃吶吶，仿佛在給留在家里的妻子禱告。临走的时候他把她抱起来，紧貼着他自己扑扑跳动的心，好一会才松手放她下来，然后紫漲了面皮，泪眼模糊的离了家。他騎馬傍着將軍；他們的一旅騎兵在前面，他們兩个紧紧跟在后面。罗登一路抽着雪茄烟不言語，走了好几里路以后才开口說話，不捻鬍子了。

在前面已經說过，利蓓加是聪明人，早已打定主意，丈夫离家的时候不讓無謂的离愁别恨扰乱自己的心境。她站在窗口揮

① 孟登(Monton,1766—1835)，英国有名的槍炮工人。

着手跟他告别，到他走掉以后还向外面閑眺了一会兒。教堂的尖頂和别致的旧房子頂上的大三角楼刚在朝陽里泛紅。她整夜沒有休息，仍旧穿着美丽的跳舞衣，淡黃的头髮披在頸子上，有些散乱了；劳乏了一晚晌，眼圈也發黑。她在鏡子里端相着自己說道："多难看！这件粉紅衣服把我的脸色襯得死白死白的。"她脱了粉紅衣服，紧身里面忽的掉出来一張紙条；她微笑着檢起来鎖在梳头匣里。然后她把跳舞会上拿过的花球浸在玻璃杯里，上了床，舒舒服服的睡着了。

到十点鐘她醒过来，市上静悄悄的。她喝了些咖啡，覺得很受用，經过了早上的悲痛和劳乏，咖啡是不能少的。早飯以后，她把老实的罗登隔夜算的賬重温一遍，估計一下自己的身价。通盤計算下来。就算逼到最后一步，她还很能过日子。除了丈夫留下的动产，还有她自己的首飾和妝奩。她們初結婚时罗登在她身上花錢多么大方，前面不但已經提起，而且称贊过一番。除了罗登买給她的东西和那小馬，德夫托將軍还送給她許多值錢的礼物。他把她当天上人一样供奉，甘心做她的奴才，送給她的东西之中有一位法国將軍夫人家里拍卖出来的开許米細絨披肩和珠宝店里买来的各色首飾，从这上面可以看得出那位对她拜倒的將軍又有錢又有眼光。至于鐘表呢——也就是可憐的罗登所謂的"滴答滴答的东西"——屋子里有的是，的的答答响个不停。有一夜，利蓓加提起罗登給她的表是英国貨，走得不准，第二天早晨馬上就收到兩只表。一只是勒劳哀牌子，壳子上面有璁玉，鑲得非常漂亮，連帶还有一条表鏈。另外一只是白勒葛牌子①，嵌滿了珍珠，只有半喀郎那么大。一只是德夫托將軍买的，另外那一只是乔治献勤兒送給她的。奥斯本太太沒有表，可是說句公道話，倘若她开口要求，乔治也会买給她。在英国的德

夫托太太也有一只旧表，还是她母亲的东西，把它燒燙了暖暖床鋪，当作罗登所說的暖壺那么用，倒挺合适。如果霍威尔和詹姆士珠宝店[2]把买主的名單發表出来，好些人家的太太小姐准会覺得大出意外。如果这些首飾都給了买主合法的妻子和女兒，那么名利場上的良家妇女不知道会有多少珠宝首飾。

利蓓加太太把这些値錢的东西估了一估价錢，算下来假如有什么失閃，她至少可有六七百鎊作为打天下的資本，不由感到一陣陣扎心的喜欢得意。她把財产集叠整理，鎖的鎖，藏的藏，忙了一早晨，眞是滋味無穷。在罗登的記事本里有一張奧斯本的支票，値二十鎊。見了支票，她連帶想起了奧斯本太太，便道："我去支了款子，然后看看可憐的小爱米去。"我这小說里的男人虽然沒有一个出类拔萃，女人里头总算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副官的老婆天不怕地不怕，不管有什么疑难大事，她都不慌不忙的应付。在剛才开拔出去的英国軍队里面，誰还能强似她？連威灵吞公爵她也比得过呢。

我們还有一个做老百姓的朋友也留在后方；他的行为和感想，我們也有权利知道。这个朋友就是卜克雷·窩拉从前的稅官。他和别人一样，一清早就給号角鬧醒了。他很能睡，也很爱睡，英国軍队里的战鼓、号角和風笛声音虽然大，如果沒人来打攪他的話，說不定他也会睡到老时候才起身。吵得他不能睡覺的人倒不是跟他同住的乔治·奧斯本。乔治照例忙着自己的事，說不定因为撇不开老婆而在伤心，根本沒想到要和睡夢里的大舅

---

① 勒劳哀(Julien Leroy, 1686—1759)和白勒葛(Abraham Louis Breguet, 1747—1823)都是法国有名的鐘表商。

② 和薩克雷同时的倫敦珠宝商人。

子告别——我才說过，打攪他的不是乔治而是都宾上尉。都宾把他叫醒，說是动身以前非要跟他拉拉手說声再見不可。

乔治打个呵欠說道“多謝你”，心里恨不得叫他滚蛋。

都宾东扯西拉的說道："我——我觉得临走以前得跟你說一声。你知道，我們里面有些人恐怕回不来了，我希望看見你們大家都好，呃——呃——就是这些事。"

乔斯擦擦眼睛問道："你說什么？"都宾上尉口头上虽然对于这个戴睡帽的胖子非常关心，其实他不但沒听見胖子說的話，連正眼也不看他。他这人假正經，瞪着眼睛，側着耳朵，一心注意乔治屋里的动靜。他在乔斯屋子里迈着大步乱轉，把椅子撞倒在地上，一忽兒咬咬指甲，一忽兒把手指头到处閑敲打，做出种种心神不定的样子来。

乔斯向来不大瞧得起上尉，这当兒更觉得他的勇气靠不住。他尖酸的問道："都宾，你究竟要我帮什么忙？"

上尉走到他的床旁边答道："讓我告訴你怎么个帮忙法兒，賽特笠，我們再过一刻鐘就上前綫，乔治和我也許永远不能回来了。听着，你沒有得到确实的消息以前，千万别离开这兒。你得留在这兒照顧你妹妹。她需要你安慰她，保护她。如果乔治有个三長兩短，别忘了她只剩你这么个亲人，得倚靠着你了。如果我們这边打败仗，你得好好把她送回英国，希望你拿信义担保，决不离开她。我知道你不会；在花錢这方面，你是向来不小气的。你現在需要錢嗎？我的意思是，万一出了什么事，你的現錢够不够回英国呢？"

乔斯摆起架子答道："先生，我要用錢的时候，自有办法。至于我应該怎么对待妹妹，也不用你来告訴我。"

都宾很和气的回答道："乔斯，你說的話真像个大丈夫。乔

治能够把她托給这么靠得住的人，我也替他高兴。旣然这样，我能不能告訴乔治，說你人格担保，在为难的时候决不离开她呢？”

乔斯先生答道：“当然，当然。”都宾估計得不錯，乔斯花錢的确不小气。

“如果打了敗仗，你一定帶她平安离开布魯塞尔嗎？”

那条好汉睡在床上嚷道：“打敗仗！胡說！沒有这回事。你别吓唬我。”都宾听得乔斯答应照料他妹妹，話說得那么斬截，也就放心釋慮，想道：“万一出什么事，她总还有个退步。”

說不定都宾上尉希望在联队开拔之前再見爱米丽亞一面，自己心上好有个安慰，如果眞是这样的話，他那份兒混帳自私的用心却也得到了应該受的处罰。乔斯臥房的房門通到全家合用的起坐間，对門便是爱米丽亞的房間。号角已經吹醒了所有的人，也不必再躲躲藏藏的了。乔治的佣人在起坐間理行装，乔治在兩間屋里进进出出，把行軍需要的东西都扔給佣人。不多一会兒，都宾渴望的机会来了，他总算又看見了爱米丽亞的臉兒。好可怕的臉！她顏色蒼白，神志昏迷，好像一切希望都已經死了。后来这印象老是纏繞着都宾，竟像是他犯下的罪过一样洒脫不掉。他瞧着她那样，心里說不出对她有多少憐惜疼爱。

她披了一件白色的晨衣，头髮散在肩膀上，大眼睛里呆呆的沒有光采。这可憐东西要想帮着拾掇行装，并且要表示她在要紧关头也有些用处，在抽屜里拉出乔治的一根腰帶拿在手里，到东到西的跟着他，默默的望着大家归着行李。她走出来靠牆站着，把腰帶紧紧的抱在胸口，腰帶上那紅色的網絡很重，挂下来仿佛是一大塊血迹。軟心腸的上尉看見她，心上先是一惊，轉又覚得惶恐，他暗暗想道：“老天爷！她心里这么苦，我做旁人

的哪配来管她的閑事?”沒法摆布，說不出口的伤心，旁人也不知道应該怎么来安慰和排解。他站在那里望着她，摘了心肝似的难过，可是一些办法都沒有，好像做父母的干瞧着孩子受苦一样。

后来，乔治拉着爱米的手走到臥房里，自己一个人走出来。在这一刹那間，他和妻子告别过了，走了。

乔治三脚兩步冲下楼去，心里想道："謝天謝地，这件事总算完了。"他挾着劍，忽忽忙忙的跑到紧急集合处；联队里的士兵都从寄宿的地方赶到那里会齐。他想着一場輸贏未卜的大战就在眼前，自己在里面也有一手，激动得臉上發紅，脉搏突突的跳。摆在前面的有希望，有快乐，可是什么都沒个定准，够多么叫人兴奋！这里面的得失，眞是大得不能再大。跟目前的一場賭博比起来，以前的小輸贏不算什么。这小伙子从小到大，每逢和人竞賽武艺和胆量，向来把全付精力都使出来。不論在学校里联队里，錦标都是他得的，朋友們誰不給他叫好？学校里举行板球比賽和軍营里举行賽跑的时候，他搶过不知多少头名，不論走到哪里，男男女女都称贊他羡慕他。我們最佩服的就是力气大，胆子大，身手矯捷的人。从古到今，詩歌和傳奇的題材無非是过人的胆識和膂力。从特洛亞故事①到現代的詩歌，里面的主角都是武將。为什么大家都佩服有勇气的人呢？为什么武功所得到酬报和引起的景仰远超出于别的才能以上呢？說不定因为我們大家都有些貪生怕死。

鼓舞人心的作战命令一下来，乔治不再沉迷在温柔乡里，跳起身来就走。他在妻子分上向来淡薄得很；虽然这样，他还嫌

① 指荷馬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

自己太兒女情長，覚得有些丢臉。他所有的朋友(这些人我們也曾碰見过几次)，从領軍的胖少佐到那天搴旗的斯德博尔小旗手，都和他一样的激昂振奋。

他們出發的时候，太陽剛上升。那場面眞是庄严——乐队奏着联队里的进行曲走在最前面；然后是領軍的少佐，騎着他的肥馬比拉密斯；后面跟着穿特别制服的連队，由他們的上尉帶領；中間便是軍旗，由大小旗手拿着。再后面，乔治領着他的連队来了。他走过的时候擡起头来对爱米丽亞笑了一笑。音乐的声音漸漸的消失了。

第三十一章

乔斯·賽特笠照料他的妹妹

上級軍官們給調到别处去执行任务，乔斯·賽特笠便做了布魯塞尔小殖民地上的总指揮，手下的鎮守軍包括正在害病的爱米丽亞，他的比利时佣人伊息多，和家里包办一切工作的老媽子。乔斯心神不宁，早上出了这些事情，再加上都宾又来罗唣了半日，帶累他沒有好好的睡觉。話是这么說，他仍旧在床上翻来复去躺了好几个鐘头，一直到老时候才起床。这印度官兒穿上花花綠綠的晨衣出来吃早飯的当兒，太陽已經高高的挂在天空里，第——联队也出發了好几哩路了。

乔治出門打仗，他大舅子心上倒沒什么放不下。說不定乔斯見妹夫走了反而高兴，因为乔治在家的时候，他就得靠后。而且乔治又不留情面，向来对于这个肥胖的印度官兒明白表示瞧他

不起。还亏得爱米总是对他很和講很殷勤。她照料他，讓他过的舒服，点他爱吃的菜，和他一起散步，陪他坐馬車兜風。反正乔治又不在家，她有的是空閑。每逢她丈夫得罪哥哥，哥哥生了气，总由她来做和事佬。她常常帮乔斯說話，怯生生的規劝乔治。乔治斬截的打断她的哀求說道："我是个直腸汉，凡是直腸汉子，心里有什么就說什么。亲爱的，你哥哥这么个糊塗蛋，叫我怎么能够尊敬他？"因此乔斯看見乔治不在，心里很痛快。他瞧着乔治的便帽和手套都在櫃子上，想起它們的主人走了，暗里說不出的得意。他想道："他臉皮眞厚，一股子浮浪子弟的習气，今天他可不能跟我搗麻煩了。"

他对佣人伊息多說："把上尉的帽子擱在后房。"

他的佣人很有含蓄的望望主人答道："也許他以后再也不能戴这頂帽子了。"他也恨乔治，因为乔治渾身英国大爷的气派，对他十分蛮横。

賽特笠先生一想，和听差一塊兒批評乔治究竟是丢臉的事，便摆起架子来說道："去問太太，早飯吃不吃？"其实他在听差面前常駡妹夫，駡过二十来次。

可憐！太太不吃早飯，也不能給乔斯先生切他喜欢的甜餅。女佣人說太太从先生离家以后就难受得不得了，身上不好过着呢。乔斯表示同情，給她斟了一大杯茶。这就是他体貼别人的方法，他不但送早飯进去，而且更进一步，籌划午飯的时候給她吃些什么好菜。

乔治的听差給主人拾掇行李，伺候他动身的时候，伊息多個丧着臉兒在旁边看。他最恨奥斯本先生，因为他对待他就跟对待其他的下屬一样，非常的霸道。欧洲大陆上的佣人不像我們本国的佣人脾气好，不喜欢瞧人家的嘴臉。二来，伊息多干瞧着那

許多值錢的东西給运走，滿心气惱，將来英国人打敗仗的时候，不是都落到別人手里去了嗎？他和布魯塞尔的好些人——和比利时通国的好些人一样，深信英国准打敗仗。差不多人人都認为拿破侖皇帝准会把普魯士軍队和英国軍队割成兩半，然后把它們次第消灭，不出三天就能占領布魯塞尔。到那时，伊息多先生眼前的东家死的死，逃的逃，被捕的被捕，剩下的动产，名正言順都是他的了。

忠心的佣人按照每日的規矩，服侍乔斯梳妝打扮，把这件辛苦繁复的工作做好，一面心里盤算，每給主人穿一件戴一件，便想着將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他打算把銀子的香水瓶和梳妝用的零星小东西送給心愛的姑娘，英国貨的刀子和大紅宝石別針留給自己。細潔的縐边襯衫上面配了宝石別針才漂亮呢。釘方扣子的双襟外套只消稍为改一下就能合自己的身裁；鑲着兩大塊紅宝石的大戒指可以改成一付漂亮的耳环；連上宝石別針，縐边襯衫，金边帽子，还有金头拐棍兒，簡直就把自己打扮成个阿多尼斯了，瑞納小姐还会不立刻上鈎嗎？他一面把袖扣在賽特笠先生肥胖臃腫的手腕上扣好，一面想道："这付扣子給我戴上才配。我眞希望有一付袖扣。喝，隔壁房里上尉的銅馬刺給了我，那我在綠蔭路上多出風头呀！"伊息多先生拉住他主人乔斯的鼻子，替他刮鬍子，可是身体虽在屋子里，神魂早已飞馳到外面去了。在他想像里，一会兒穿上方扣子外套和鑲花边的襯衫在綠蔭路上陪着瑞納小姐散步，一会兒在河岸上閑逛，瞧着那些小船在河旁边凉爽的树蔭底下慢慢的搖过去；一会兒又在通萊根的路上一家啤酒店里，坐在長凳上喝啤酒。

亏得乔瑟夫·賽特笠不知道他佣人的心思，因此还能心安意泰的过日子。就像我和你，可敬的讀者，又何尝知道拿我們工

錢的約翰和瑪丽背地里怎么批評我們？别說佣人，我們倘若知道朋友亲戚肚子里怎么想，这日子也就难过了；心里又气，又老是担惊受怕，这滋味真是怪可怕的。乔斯的佣人已經在他身上打主意，仿佛莱登霍街潘思德先生的伙計在那些漠然無知的甲魚身上挂了一塊紙板，上面写着："明天的湯"。

爱米丽亞的女佣人却沒有这样自私。凡是在这溫柔敦厚的好人兒手下当差的佣工，差不多个个都称賞她那忠厚随和的性格，对她又忠心又有情分。在那不幸的早晨，厨娘宝林給她女主人的安慰真大，爱米身边的人誰也比不过她。先是爱米丽亞守在窗口看着軍队出發，眼巴巴的直望到最后一把刺刀瞧不見才罢。她萎萎萃萃的站在那兒，一連好几个鐘头不响不动。老实的宝林見她这样，拉了她的手道："唉，太太，我那心上的人兒不也在軍队里头嗎？"說着，她哭起来，爱米丽亞摟着她，也哭了。这样，她們兩个互相怜惜，互相撫慰了一番。

下午，乔斯先生的伊息多走到市区，在公園附近英国人最多的住宅和旅館門口逛了好几回。他和别的听差，信差和跟班混在一起探听消息，然后把这些新聞帶回去学給主人听。这些先生們心里都是拿破侖皇帝的一党，認为战事不久便会結束。布鲁塞尔到处散發着皇帝在阿維納的公告，上面說："兵士們！兩次决定欧洲大局的瑪朗哥战役① 和弗里蘭战役② 已經一周年了。在奥斯德里滋和华格蘭姆战爭③ 之后，我們太寬大了。我們讓各

① 瑪朗哥战役(Battle of Marengo)，1800年6月發生的奥法之战，奥国給拿破侖打敗。

② 弗里蘭战役(Battle of Friedland)，1807年6月俄奥联軍給拿破侖打敗。

③ 华格蘭姆战役(Battle of Wagram)，1809年7月發生。

国的君主們繼續統治，誤信了他們的誓言和約諾。讓我們再度出兵作战吧！我們和他們不是和以前一样的人嗎？兵士們！今天这么倨驕的普魯士人在希那[①]跟你們是三对一，在蒙密拉依是六对一。在英国的战俘还能告訴同志們在英国船上受了多少殘暴的待遇。这些瘋狂的人哪！一时的胜利冲昏了他們的头，进入法国的軍队必受歼灭！"按照亲法派的預言，法国皇帝的敌人即刻便会大敗，比公告上說的还要快。大家都說普魯士和英国的軍队回不来了，除非跟在胜利的法軍后面做战俘。

就在当天，賽特笠先生也受到了这种意見的影响。据說威灵吞公爵的軍队隔夜进軍的时候打了个大敗仗，目前公爵正在想法子集合殘軍。

在吃早飯的时候，乔斯的胆子向来不小，便道："大敗？呸！公爵曾經打敗所有的將軍，这一回当然也会打敗法国皇帝。"

对乔斯报告消息的人答道："他的文件都燒了，他的东西都搬走了，他的房子也收拾好了專等大尔馬帝亞公爵[②]去住。这是他的管家亲自告訴我的。里却蒙公爵[③]家里的人正在集叠行李。公爵本人已經逃走。公爵夫人只等碗碟器皿收拾好以后就跟着法国王上[④]到奥斯当去。"

乔斯假裝不相信，說道："你这家伙，法国王上在甘德呢。"

"他昨兒晚上逃到白呂吉斯，今天就上船到奥斯当。貝利公爵已經給逮住。誰怕死的得早走才好，因为明天就决堤，到那时

---

① 指希那战役(Battle of Jena)，1806年10月發生。

② 大尔馬帝亚公爵(Duke of Dalmatia, 1769—1851)，法国政治家兼大將。

③ 里却蒙公爵(Duke of Richmond, 1764—1819)，就是在大战前夕开大跳舞会的。

④ 即法王路易十八，革命时流亡在外国，拿破侖失敗后复位。

全国都是水，还能跑嗎？"

賽特笠先生反对他这話，說道："胡說，不管拿破侖那小子能够集合多少人馬，我們这边人总比他的多，少說也有三对一。奥地利軍队和俄国軍队也在半路了。他准会打敗仗，他非打敗仗不可！"乔斯一面說，一面拍桌子。

"当年在希那，普鲁士兵跟法国兵也是三对一，可是他不出一星期就把軍队和国家一股腦兒征服了。在蒙密拉依是六对一，他还不是把他們赶羊似的赶得四散逃命？奥地利軍队的确要来，可是誰帶領呢？就是法国皇后①和罗馬王呀！俄国兵呢，哼！俄国兵就要退的。他来了以后，凡是英国人都要給杀死，因为我們这边的人在混蛋的英国船上受够了苦。瞧！这兒是黑字印在白紙上，皇帝陛下的公告。"拿破侖的党羽露出真面目，把布告从口袋里拿出来冲着主人的臉狠狠的一摔。在他心目中，所有的細軟和方扣子大衣已經都是他的战利品。

乔斯虽然还沒有当真着急，可是也覺得心神不宁起来。他道："把我的帽子和大衣拿来，你也跟我一塊兒出去，讓我自己出去打听打听，看这些消息是真是假。"乔斯拿起釘辮边的上衣要穿，伊息多瞧着滿心气惱，便道："勛爵还是别穿軍服，法国人賭咒罰誓的要把所有的英国兵杀个罄淨呢。"

乔斯面子上仍旧很坚定，做出十分斬截的样子把手伸到袖子里去，一面說："别廢話，小子！"正当他做出这英雄气概，罗登·克劳萊太太进来了。她来看爱米丽亚，却沒有打鈴，从后房直穿进来。

利蓓加像平日一样，穿戴得又整齐又时髦。罗登动身以后

① 拿破侖的妻子瑪丽·路易絲(Marie-Louise)是奥地利公主。

② 拿破侖曾封他的兒子为罗馬王。



她靜靜的睡了一覚，睡得精神飽滿。那天全城的人都是心事重重，愁眉苦臉的样子，只有她那紅粉粉笑眯眯的臉蛋兒叫人看着心里舒服。乔斯这胖子用力要把自己塞进釘辮边的上衣里面去，掙扎得仿佛渾身在抽筋。利蓓加瞧着他直覚得好笑，問道："乔瑟夫先生，你也打算去从軍嗎？这样說来，整个布魯塞尔竟沒有人来保护我們这些可憐的女人了。"乔斯鑽进了外衣，紅着臉上前結結巴巴的問候漂亮客人，求她包涵自己的簡慢，說道："昨天跳舞累不累？經过今天早上的大事，覚得怎么样？"这当兒，伊息多先生拿着主人的花晨衣到隔壁臥房里去了。

利蓓加双手緊拉着乔斯的手，說道："多謝你关心。人人都急得要命，只有你还那么不慌不忙。亲爱的小爱米好不好哇？她

和丈夫分手的当兒一定伤心死了吧？”

乔斯說：“伤心的了不得。”

那位太太回答道：“你們男人什么都受得了。和亲人分手也罢，危險也罢，反正你們都不在乎。你别賴，我知道你准是打算去从軍，把我們丢了不管。我有那么一个感覚，知道你要走了。我这么一想，急得要死——乔瑟夫先生，我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想起你的。所以我立刻赶来，求你别把我們摔了不管。”

这些話的意思是这样的：“亲爱的先生，如果軍队打敗，不得不逃难的話，你有一輛很舒服的馬車，我要在里头占个位子。”乔斯到底有沒有看穿她的用意，我也說不上来。反正他对于利蓓加非常不滿意，因为在布魯塞尔的时候她沒有怎么睬过他。罗登·克劳萊的了不起朋友他一个也沒有碰到；利蓓加的宴会也可說完全沒有他的份。他胆子太小，不敢大賭，乔治和罗登見了他一样的厭煩，看来他們兩个都不願意讓人瞧見他們找消遣的法子，乔斯想道：“哦，她要用我，就又找我来了。旁边沒有人，她又想到乔瑟夫·賽特笠了！”他虽然有些疑惑，可是听得利蓓加称贊他的胆量，又覚得很得意。他臉上漲得通紅，挺胸叠肚的說道：“我願意上前綫去看看。稍微有些胆量的人誰不願意見見世面？我在印度虽然見过一点兒，究竟沒有这么大的場面。”

利蓓加答道：“你們这些男人为了寻欢作乐，什么都肯牺牲。拿着克劳萊上尉来說，今兒早上离开我的时候，高兴得彷佛出去打獵似的。他才不在乎呢！可憐我們女人給扔在一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折磨，有誰来管？（这又懶又饞的大胖子不知道是不是眞的打算上前綫去？）唉，亲爱的賽特笠先生，我来找你就是希望得点兒安慰，讓自己寬寬心。今天我跪着禱告了一早上。我想起我們的丈夫，朋友，我們勇敢的兵士和同盟軍，在外头冒这

么大的險，急得直打哆嗦。我到这兒来求你帮忙，哪知道我留在此地的最后一个朋友也打算投身到炮火里头去了。”

乔斯心上的不快都沒有了，答道：“亲爱的太太，别怕。我只是說我很想去——哪个英国人不想去呢？可是我得留在这兒尽我的責任，反正我不能丢了隔壁房里的小可憐兒自己一走啊。”他一面說，一面用手指着爱米丽亞的房間。

利蓓加把手帕遮着眼睛，嗅着洒在手帕上的香水，說道：“你眞是好哥哥。人品眞高貴。我以前冤枉你了。我以为你是沒有心肝的，哪知道你竟不是那样的人。”

乔斯的样子很像要拿手按住那給人当作話題的心肝，一面說道：“噯喲，我拿人格担保，你冤枉我，眞的冤枉我，亲爱的克劳萊太太。”

“是呀，我現在瞧你对你妹妹那么厚道，知道你的心好。可是我記得兩年前，你的心对我可是一片虛情假意。”利蓓加說着，对他看了一眼，轉身向窗子走去。

乔斯一張臉紅得不能再紅，利蓓加責备他短少的那个器官在腔子里扑通扑通乱跳。他想起从前怎么躲避她，怎么爱上了她，怎么帶她坐小馬車。她还給自己織了一个綠絲錢包。他那时常常坐着出神的瞧着她那雪白的手膀子和明亮的眼睛。

利蓓加从窗子那边走回来，又瞧了他一眼，压低了声音抖巍巍的說道：“我知道你覺得我沒良心。你对我冷淡，正眼也不看我；从你近来的态度——就像剛才我进来那会兒你对我的态度，都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我难道会無緣無故的躲着你不成？这問題讓你自己的心回答吧。你以为我的丈夫能够欢迎你嗎？他对我說的唯一的刺心話全是为你而起的——說句公道話，除此以外克劳萊上尉跟我从来沒有口舌高低。可是那些話兒，听得我

好不难受!”

乔斯又高兴又詫异,慌慌張張的問道:“天老爷!我干了什么事啦?我干了什么,使他——使他——?”

利蓓加道:“难道吃醋就不算一回事?为了你,他叫我受了多少苦。从前的事說不得了——反正現在我全心爱他。現在我是問心無愧的了。你說是不是,賽特笠先生?”

乔斯瞧着那为他顚倒的可憐虫,喜欢得混身血脉活动。几瞥柔媚的、極有含蓄的眼風和几句巧妙的話兒,竟能叫他安心釋慮,把从前的热情重新勾起来。从苏罗門以来,多少比乔斯聪明的人还擋不住甜言蜜語,上了女人的当呢。蓓基想道:“逼到最后一条路,逃难是不怕的了,在他的大馬車里,我稳稳的有一个位子了。”

乔瑟夫先生心中热情汹涌,若不是那时他佣人伊息多回进房来忙着收拾,不知道会对蓓基說出什么癡情的話兒来。他剛剛喘着气打算开口,就不得不把嘴边的情話咽下去,差点兒沒把自己噎死。利蓓加也想着該去安慰最亲爱的爱米丽亞,便道声再見,亲着指头給他飞了一个吻,然后輕輕的敲他妹妹的房門。她走进去关上了門,乔斯便一倒身在椅子上坐下来,狠命的瞪眼,嘆息,吹气。伊息多仍旧在算計他的方扣子外套,对他道:“这件衣服勛爵穿着太紧了。”可是他主人心不在焉,沒听見他的話。他一会兒想着利蓓加迷人,心痒痒的混身發暖,一会兒似乎看見妒忌的罗登·克劳萊,臉上卷曲的鬍子显得他相貌凶惡,手里拿着可怕的手槍,膛里裝好了子彈,拉开槍鈕准备开槍,又覚得做了亏心事,吓得矮了一截。

利蓓加一进房,爱米丽亞就害怕得直往后退。蓓基使她想起外面的事情和隔天的經过。这以前,她一心害怕未来的灾难,

只記挂丈夫冒着大險出門，反而把利蓓加和吃醋这些事——竟可說所有的事，都擱在腦后。若不是这个在世路上闖慣的、天不怕地不怕的利蓓加开了門，冲淡了房里凄慘的空气，我們是断不肯进去的。这女孩兒跪在地下，心里想禱告，嘴里却說不出話来，又苦又愁的挨过了多少时光。战事的記載上只描写輝煌的战役和胜利，向来不提这些事，因为它們只是壯丽的行列当中最平凡的一部分。胜利的大歌咏团里只有欢呼的声音，哪里听得見做母亲和妻子的哭声呢？其实多多少少沒有地位的女人随时都在伤心痛哭，随时都在抗議，只不过她們啼哭的声音抵不过欢呼的声音罢了。

利蓓加的綠眼睛看着爱米丽亞，她的新綢袍子縩綷縩綷的响，周身都是亮晶晶的首飾。她張开了手，輕移小步奔上前来和爱米摟抱。爱米丽亞心上先是害怕，接下来就是一陣气恨，原来死白的臉蛋兒漲得通紅。她楞了一下，一眼不眨的瞪着眼向她的对头看。蓓基見她这样，倒覺事出意外，同时又有些羞慚。

客人开言道："最亲爱的爱米丽亞，你身子不爽快，到底是怎么了？我得不到你的消息，急得什么似的。"她一面說，一面伸出手来打算和爱米丽亞拉手。

爱米丽亞馬上把手縮了回去。她一輩子待人温柔，無論是誰对她殷勤亲热，她从来不会表示怀疑或是冷淡。可是这一回她把手縮回来，混身索索地抖。她說："利蓓加，你来干什么？"她睜起大眼睛板着臉兒对客人瞧，瞧得她心里不安起来。

利蓓加暗想道："别是她看見丈夫在跳舞会上給我傳信了吧？"便垂下眼皮說道："亲爱的爱米丽亞，别那么激动，我不过来看看可有什么——看看你身体好不好。"

爱米丽亞道："你身体好不好？我想你好得很，反正你不爱丈

夫。如果你爱他的話，这会兒也不会来了。你說，利蓓加，我錯待过你沒有？"

蓓基仍旧低着头答道："当然沒有，爱米丽亞。"

"你沒錢的时候，誰帮你的忙来着？难道我不把你当作姊妹一样待嗎？他要我以前，我們还沒到后来的田地，那时你就認識我們了。当时他心里只有我；要不然他怎么肯那么不自私，为着要我快乐，把自己的老家和他的一份兒家私都丢掉了呢？你为什么跑来夾在我和我的爱人中間？天把我們結合起来，誰叫你来把我們拆开的？誰叫你把我那宝貝兒的心搶去的？他不是我的丈夫嗎？你难道以为你能像我一样爱他嗎？在我，只要他爱我，别的我全不在乎。你明明知道这一点，可是你偏要把他搶去。丢臉哪，利蓓加！你这个恶毒的坏女人，假心假意的朋友，不忠实的妻子！"

利蓓加背过身去答道："爱米丽亞，我对天起誓，并沒有害过你丈夫。"

"那么你沒有害过我嗎，利蓓加？你一心要想把他搶去，不过沒有成功罢了。你問問自己的良心去，这話对不对？"

利蓓加想道："她什么都沒有知道。"

"他还是回到我身边来了。我知道他会回来的。我知道不管你用多少甜言蜜語虛情假意哄騙他，他終久要回来的。我知道他要回来，我求天送他回来。"可憐的女孩兒非常激烈，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大篇。利蓓加不承望她还有这一着，反而弄得說不出話来。爱米丽亞接着怪可憐的說道："我哪一点兒待錯了你？干嗎一定要把他搶去呢？我統共跟他在一起过了一个半月，你还不能饒了我嗎，利蓓加？从我結婚第一天起，你就攪得我过不了好日子。現在他走了，你又来瞧我伤心来了，是不是呀？这兩星期里头你害我还害得不够？今天何必再来呢？"

利蓓加答道："我——我又不上这兒来。"可嘆得很，这話倒是眞的。

"不錯，你从不上这兒来，只是把他从家里拉走罢了。今天你想来帶他去嗎？"她的声音越来越兴奋，"他剛才还在这兒，走了不久。他就坐在那張椅子上来着。別碰它！我們倆坐着說話；我坐在他身上，摟着他的脖子，我們兩个一塊兒背'在天之父'。对了，他剛才还在这兒，可是他們把他叫走了。他答应我不久就回来。"

利蓓加不由自主的受了感动，說道："亲爱的，他一定会回来。"

爱米丽亚道："你瞧，这是他的腰帶，这顏色好看不好看？"她本来把腰帶系在自己身上，这时候拉起緣子来吻着。她忘了生气，吃醋，甚至于好像忘了敌手还在身旁，臉上挂着一絲兒笑容，悄悄的走到床旁边，把乔治的枕头摸挲平复。

利蓓加也悄悄的走掉了。乔斯仍旧坐在椅子里，問道："爱米丽亚怎么样？"

利蓓加答道："我看她很不好，应該有人陪着她。"賽特笠先生說他已經傳了一桌早午飯，請她吃了再走，可是她不肯，正着臉色离了他家。

利蓓加脾气好，肯迁就，而且一点也不討厭爱米丽亚。她的責备虽然苛刻，却能擡高蓓基的身分，因为这分明打败的人熬不得那气苦，难过得直哼哼。那天奥多太太虽然讀了副主教的訓戒，可并沒有得着安慰，無情無緒的在公园里閑逛。利蓓加頂头遇見她，和她打了招呼。这一下倒出乎少佐太太意料之外，因为罗登·克劳萊太太是难得对她那么客气的。利蓓加告訴那忠厚的

爱尔蘭女人，說是可憐的奧斯本太太身上很不好，伤心得有些瘋瘋傻傻，奥多太太旣然跟她很好，应該馬上去安慰安慰她。

奥多太太正色答道："我自己的心事也不少。而且我想可憐的爱米丽亞今天也不願意見人。可是旣然她身子那么不好，像你这样的老朋友又不能去照料她，好吧，讓我去瞧瞧能不能帮她的忙。再見了，您哪！"戴打簧表的太太并不希罕和克劳萊太太做朋友，說完这話，一擡头就走了。

蓓基笑嘻嘻的瞧着她大踏步往前走。她这人非常幽默，看見奥多太太一面走一面雄赳赳的回过头来对她瞪眼，差点兒笑出来。佩琪心里想道："我的时髦太太，我向您致敬！看着您那么高兴，我也喜欢。反正您是不会哭哭啼啼伤心的。"她一面想，一面急急的找到奥斯本太太家里去。

那可憐东西自从利蓓加走掉以后，一直傻站在床旁边，心痛得人都糊塗了。少佐的太太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尽她所能安慰她的年輕朋友。她很温和的說道："爱米丽亞亲爱的，你得克制自己，等他打了胜仗叫人回来接你的时候，見你病了多糟糕！如今听憑天老爷摆布的人可不止你一个。"

爱米丽亞答道："我知道，我很不应該，我太經不起事情。"自己的毛病她也知道，亏得朋友比她有主張，在身旁陪着她、管着她，才使她也有了把持。她們厮守着一直到下午兩点鐘，心神飞馳，跟着軍队越走越远。她們心上那可怕的疑惧和苦楚，說不出的憂愁害怕，不断的禱告，都跟着联队一塊兒上前綫。这就是女人对于战爭的貢献。男人献出鮮血，女人献出眼泪，战爭对于他們的要求是平等的。

到兩点半，乔瑟夫先生每日办大事的时候到了，也就是說，应該吃飯了。在他，兵士們打仗也罢，給打死也罢，飯是非吃不

可的。他走到爱米丽亚的卧房里，要想哄她出去一塊兒吃。他說："吃吃看，湯好得很呢。爱米，你不妨試一試呀。"說完，他拿着她的手吻了一下。除了爱米結婚的一天不算，他已經好多年沒有吻过她了。她答道："乔瑟夫，你对我眞好。人人都对我很好。可是对不起，今天还是讓我耽在屋里吧。"

奥多太太聞着那湯的味兒很对脾胃，願意陪乔斯先生一起吃，所以他們兩人便坐下受用起来。少佐太太一本正經的說道："求天祝福这肉。"她想着她老实的密克正在領着联队里的弟兄們前进，嘆口气道："可憐的孩子們今天吃的飯不会好。"好在她很看得开，說完，馬上就吃起来。

一面吃飯，乔斯的精神也来了。他願意喝酒給联队里的士兵祝福——反正只要有香檳酒喝，無論什么借口都一样有用。他殷勤的向客人搠了一躬，說道："讓我喝一杯，給奥多和英勇的第——联队祝福。好不好啊，奥多太太？伊息多，給奥多太太斟酒。"

伊息多忽然楞了一下；少佐太太也擱下刀叉。窗戶是朝南的，那天都开着，从那个方向，他們听得一种重濁的声音，滚过陽光照着的屋頂远远而来。乔斯問道："怎么啦，混蛋？怎么不斟酒？"

伊息多一面往陽台上跑，一面說："这是大炮呀！"

奥多太太也跳起来跟到長窗口，嘴里嚷道："天可憐見，这是大炮的声音啊！"城里头一定还有成千个蒼白焦急的臉兒巴着窗口往外張望。不到一会兒功夫，街上挤滿了人，竟好像全城的居民都跑出来了。

第三十二章

乔斯逃难，战爭也結束了

布魯塞尔那天人心慌乱，到处乱哄哄的，我們平安住在倫敦城里的人从来沒有見过这場面。天可憐見，希望永远不用見这場面才好！炮声是从那廍門傳来的，一群群的人都往那边挤。好些人騎着馬从平坦的馬路上赶到那兒去，希望早些得到軍队里的准信。大家互相探問，連了不起的英国爵爷和英国太太也都降低了身份和陌生人攀談。亲法派的人兴奋得差点兒沒發狂，滿街跑着，預言他們的皇帝准打胜仗。做买卖的关了鋪子，也走出来鬧鬧嚷嚷，給本来的慌乱和喧嘩更添了声势。女人們都赶到教堂里去祈禱，不管新教旧教的教堂都挤滿了人，有的人只能跪在石板上和台阶上。重濁的炮声繼續轟隆轟隆的响着。不久，就有載着旅客的馬車离开布魯塞尔急急的向甘德的边境跑。大家把亲法派的預言漸漸信以为真。謠言說："他已經把軍队割成兩半了，他的軍队正在往布魯塞尔推进。他快要把英国人打垮了，今兒晚上就要到了。"伊息多向主人尖声叫道："他快要把英国人打垮了，今兒晚上就要到了！"他跳跳蹦蹦的从屋里走到街上，又从街上走到屋里。每出一趟門，就帶些新的坏消息回来；乔斯的臉蛋兒也跟着越来越灰白。这大胖子印度官兒急得沒了主意，虽然喝下去許多香檳酒，仍旧鼓不起勇气来。不到太陽下山，他已給吓得六神無主，連他的朋友伊息多瞧着也覺得称心合意，因为那穿花边外套的东家所有的財产穩穩都是他的了。

兩位太太一直不露臉。少佐的那位胖太太听見炮声以后不久，就想起隔壁房里的朋友爱米丽亞，連忙跑进去看她，想法子安慰她。这厚道的爱尔蘭女人本来有胆量；她一想起这个無能的、温柔的小东西需要她来保护，越發添了勇气。她在朋友身旁整整守了五点鐘，一会兒劝慰她，一会兒說些高兴的話給她开心，不过大半的时候害怕得只会心里禱告，話也說不上来。胖太太后来对人說起当时的情形道："我一直拉着她的手，直到太陽下山，炮声停了以后才松手。"女佣人宝林也在附近教堂里跪着求天保佑她的心上人兒。

炮声停止以后，奥多太太从爱米丽亞的房里走到隔壁的起坐間，看見乔斯坐在兩只空酒瓶旁边，泄了气了。他曾經到妹妹的臥房瞧了一兩次，那样子心慌意乱的好像要想說話。可是少佐的太太不动，他也拉不下臉来告訴她打算逃难，只好別着一肚子話又回出去。奥多太太走出来的时候，見他沒情沒緒的坐在朦朧的飯間里，旁边擱着兩个空酒瓶子。乔斯見了她，便把自己的心事說了出来。

他說："奥多太太，我看你还是叫爱米丽亞准备一下吧！"

少佐的太太答道："你要帶她出去散步嗎？她身体不好，不能动。"

他道："我——我已經叫他們准备車了。还有——还有馬。我叫伊息多去找馬去了。"

那位太太答道："今天晚上你还坐什么馬車？还是讓她睡吧。我剛剛服侍她躺下。"

乔斯道："叫她起来。我說呀，她非起来不可！"他使勁跺着脚接下去說道："我已經去找馬了——已經去找馬了。什么都完了，以后——"

奥多太太問道："以后什么？"

乔斯答道："我打算上甘德。人人都准备走了。車里也有你的位子。半小时以后我們就动身。"

少佐的妻子脸上那份兒輕蔑眞是形容不出，望着他說道："除非奥多叫我走，我是不动身的。賽特笠先生，你要走的話，就請便，可是我和爱米丽亞是留在这兒的。"

乔斯又跺了一跺脚，說道："我偏要她走。"奥多太太叉着腰站在房門口答道："你还是要送她回娘家呢，还是你自己着急要找媽媽去呢，賽特笠先生？望你路上愉快，再見了！就像他們說的，望你一路順風。听我的話，把鬍子剃掉吧，省得給你找上麻煩。"

乔斯又怕又急又气，差点兒發瘋，直着脖子罵了一句粗話。剛在这当兒，伊息多进来了，嘴里也在咒罵。这当差的气得咬牙切齿說道："混蛋嗎，竟沒有馬！"所有的馬都卖掉了。原来布魯塞尔城里着急的人不止乔斯一个。

乔斯虽然已經給吓得够瞧的，不幸他命里注定，那天夜里还得担惊受怕，差点兒沒把他吓糊塗了。前面已經說过，女佣人宝林的心上人也在軍中，一起开拔出去和拿破侖皇帝打仗。她的爱人是布魯塞尔根生土長的，編在比利时騎兵队里。那次战爭中，他們国家的軍队在别方面出人头地，就是缺些勇气。对宝林傾倒的雷古魯斯·范·葛村，是个好兵丁，他的統領命令他逃走，他当然服从。雷古魯斯这小子（他是在大革命时候出生的①）駐扎在布魯塞尔的时候，大半的光陰都消磨在宝林的厨房里，过得非常舒服。几天之前他奉命出征，和哭哭啼啼的爱人分别，口

① 大革命时的風气崇拜罗馬，那时候的人生了孩子，不照往常的習慣取个聖人的名字，却欢喜用罗馬名字。

袋里和槍套里还塞滿了她儲藏間里面的好东西。



單就他的联队来說，战爭已經算結束了。他的一师是儲君奥蘭奇王子統領的。雷古魯斯和他的伙伴們全留着大鬍子，帶着長劍，服飾和配备富丽得很，外表看来并不輸似任何給軍号催上战場的軍士。

当年耐將軍① 和各国联軍交战，法軍接連着打胜仗，直到英国軍队从布魯塞尔出發，兩方面的軍队在加德白拉交手，才把局面挽回过来。雷古魯斯所屬的騎兵队碰上了法国兵，来不及的直往后退，接連着从他們占領的据点上給驅逐出来，一些兒也不迟疑，直到英国軍队从后面向前推进，才阻碍了他們的去路。这样他們不得不停下来，敌人的騎兵(这些人的不放手要杀人的勁兒眞該好好兒处治一下子)才有机会跟勇敢的比利时兵碰在一塊兒。比利时軍队宁可和英国人冲突，不願意和法国人对打，立刻轉身向后面的英軍各联队当中穿过去，四散逃走。这么一来，他們的联队不知到哪里去了，又沒有司令部，只好算从此不存在了。雷古魯斯單人匹馬，一口气从战場逃走，跑了好几哩路。可叫他投奔誰呢？当然只能回到宝林的厨房里，宝林的怀

① 耐將軍(Ney, 1769—1815)，拿破崙手下大將。

抱里来了。她以前不总是欢迎他嗎？

奥斯本夫妇按照欧洲大陆的習慣，只住一層楼。約莫十点鐘光景，在他家楼梯上就能听見底下鋼刀叮叮当当的声音。厨房那里有人敲門。宝林刚从教堂里回家，一开門瞧見她的騎兵臉無人色的站在面前，吓得几乎暈过去。他臉色灰白，和那半夜里来打攪莉奥諾拉①的騎士不相上下。宝林若不是怕惊吵了主人，連累爱人藏不住身，准会尖声大叫。她掩住口，把她的英雄領到厨房里，給他啤酒喝；乔斯那天沒有心緒吃飯，剩下的好菜也給騎兵受用了。他吃喝的分量眞是惊人，足見他不是个鬼。他一方面大口吃喝，一方面就把遭到的灾难講給宝林听。

据說他联队里的兵士以惊人的勇气擋住整个法国軍队，总算使法軍的进展慢了一步。可是到后来寡不敌众，直敗下来，大概此刻英国軍队也給打退了。耐將軍反正是来一联队，杀一联队。比利时人原想把英国人救出来，使他們不至于給法国人杀个罄净，可是也沒有用。白倫息克②的兵士已經潰退，他們的大公爵也已經战死。四面八方都打敗仗。雷古魯斯伤心得很，只好沒命的喝啤酒解悶。

伊息多进来听見他們說話，急忙赶上去报告主人。他对乔斯尖声呼喊道："什么都完了，公爵大人做了俘虜；白倫息克大公爵已經战死；英国軍队里的人全在逃命。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他就在楼下。来听听他說的話！"乔斯跌跌撞撞的跟到

---

① 莉奥諾拉(Leonora)是德国詩人畢格尔(Gottfried August Bürger, 1747—94)著名詩中的女主角。她爱人的鬼魂半夜出現，把她放在馬背上帶到墳墓旁边举行婚礼。

② 指德国白倫息克亲王(Duke of Brunswick, 1771—1815)，他在比利时加德白拉战死。

厨房里；那时雷古魯斯仍旧坐在厨房桌子上，紧紧的抱着啤酒瓶子。乔斯使出全付本事，用不合文法的法文求騎兵把剛才的話再說一遍。雷古魯斯一开口，方才的大禍好像更可怕了。他說他联队里面只有他一人活着回家，其余的都死在战場上。他眼看着白倫息克大公爵被杀，黑騎兵①逃命，苏格蘭龙騎兵死在炮火之下。

乔斯气喘吁吁的問道："第——联队呢？"

騎兵答道："剁成肉醬啦！"宝林一听这話，叫道："嗳喲，我的太太呀，我那小不点兒的好太太呀！"她大哭大叫，屋子里鬧成一片。

賽特笠先生吓得人也糊塗了，不知該往那里躲，也不知怎么办。他从厨房冲到起坐間，求救似的瞧着爱米丽亚的房門。不久以前奥多太太冲着他的臉把房門关上鎖好，他記得奥多太太的样子多么瞧不起他，所以在房門口听了一听就走掉了。他决定上街去瞧瞧，反正那天他还沒有出去过呢。他拿了一支蠟燭，到处找他的金箍帽子，結果發現仍旧擱在老地方，就在后房的小桌子上。小桌子前面是一面鏡子；乔斯出門見人之前，总要照着鏡子裝模作样，捻捻連鬢鬍子，整整帽子，叫它不太正，不太歪，恰到好处。他已經習慣成自然，虽然吓得那样，不知不觉的伸出手来摸头髮，整帽子。正在那时候，他一眼看見鏡子里那張灰白的臉，不由得吃了一惊。尤其叫他心慌的是上唇的鬍子，已經留了七个星期，長得又厚又密。他想，他們真的要把我当作軍人了；轉念記得伊息多警告过他，說凡是英国軍队里的敗兵一律都得死，急得一步一跌的走到臥房里，沒命的拉鈴子叫听差。

① 黑騎兵是白倫息克帶領的，因为在奥斯德里茲一役損失慘重，所以穿上黑衣服，表示哀悼的意思。

伊息多听見鈴响走来，乔斯已經倒在椅子里了。他扯掉了領巾，把領子翻下来，兩手捧着脖子用法文叫道："伊息多，割我。快！割我！"

伊息多一怔，以为他神精錯乱，要人家替他抹脖子。

乔斯喘着气說道："鬍子，鬍子，——割，剃，快！"他的法文就是这样。前面已經說过，他說得很流利，可就是文法不大高明。

伊息多拿了剃刀，一会兒就把鬍子刮个干淨。他听得主人叫他把便裝的外套和帽子拿来，心里說不出多少欢喜。乔斯說："兵衣——不穿了——我給你——拿出去。"外套和帽子終久到手了。

乔斯把这份礼送掉以后，挑了一套便裝穿上，外套和背心都是黑的，領巾是白的，头上戴一只海狸皮的便帽。如果他找得着教士帶的寬边帽子，准会往头上戴。照他当时的打扮，很像英国国教教会里長得肥胖、过得舒服的牧师。

他接下去說道："現在来，跟我，去，走，到街上。"說完，他快快的下楼，走到街上。

虽然雷古魯斯賭神罰誓說他是他联队里唯一活着回来的人，甚至可以說是整个同盟国軍队里唯一沒有給耐將軍剁成肉醬的人，看来他的話并不可靠。除他以外，許多别的人也从大屠杀中逃回来了。好几十好几百和雷古魯斯同一联队的兵丁回到布魯塞尔，众口一辞說他們是逃回来的。全城的人一听这話，都以为同盟国的軍队已經打敗。大家随时准备法国人进城；人心繼續慌乱，到处看見有人逃难。乔斯滿心害怕，想道："沒有馬！"他叫伊息多逢人便問：有馬出租嗎？有馬出卖嗎？每次都沒有結果，急的他一顆心直往下沉。他想，要不，就用脚走吧。可惜他身子笨重，虽然怕得紧，还是活动不起来。

英国人住的旅館差不多全对着公园。乔斯在这一帶躊躇不决的踱来踱去，挤在街上一大群跟他一样又害怕又想打听消息的人里面。他看見有几家运气比他好，找到了几匹馬，轟隆隆的駕着車子走了。有些人和他一样，花錢和求情都得不到逃难少不了的脚力。在这些想走而走不掉的人里头，乔斯看見貝亞爱格思夫人母女兩个也在。她們坐在車子里，歇在旅館門口，細軟都已經包扎停当，只可惜沒有拉車的，跟乔斯一般动不得身。

利蓓加·克劳莱也住在那家旅館里，并且已經和貝亞爱格思母女兩个見过几面，兩方面竟像是对头冤家。貝亞爱格思夫人偶然在楼梯上碰到克劳莱太太，总是不瞅不睬，而且每逢有人提起她鄰舍的名字，老說她的坏話。伯爵夫人覺得德夫托將軍和副官太太那么不避嫌疑，簡直不成話說。白朗茜小姐呢，看着她就像傳染病，来不及的躲开。只有伯爵是例外，碰上有妻子女兒管不着他的当兒，就偸偸摸摸的来找利蓓加。

如今利蓓加有机会对这些混帳的冤家报仇了。旅館里的人都知道克劳莱上尉的馬沒有帶走，到人心慌乱的时候，貝亞爱格思夫人竟降低了身分打發她的女佣人去問候上尉的妻子，打听她的兩匹馬究竟卖多少錢。克劳莱太太回了个便条給伯爵夫人問好，說她向来不慣和丫头老媽子做买卖。

这斬截的回答把伯爵本人給請到蓓基的房間里来了，可是他跟第一个大使不差什么，也是白走一趟。克劳莱太太大怒，說道："貝亞爱格思夫人竟然使喚她的老媽子来跟我說話！倒亏她沒叫我亲自下去备馬。是伯爵夫人要逃难还是她的老媽子要逃难？"伯爵帶回給她太太的就是这么一句話。

到了这么要紧的关头可有什么法子呢？伯爵夫人眼看第二个使臣又白跑了一趟，只得亲自过来拜会克劳莱太太。她懇求蓓

基自己定价錢，她甚至于答应請她到貝亞爱格思公館里去作客，只要蓓基帮她回家。克劳萊太太听了只是冷笑。

她說："你的听差不过是衙門前的地保穿上了你家的号衣①，我可不希罕他們伺候。看来你也回不了家，至少不能够帶着你的金剛鑽一塊兒回家。法国人是不肯放手的。再过兩点鐘，他們就到这兒来了，那时候我已經在半路，即刻就到甘德。我的馬不卖給你，就是你把跳舞会上戴的那兩顆最大的金剛鑽給我我也不卖。"貝亞爱格思夫人又急又气，混身打哆嗦。所有的金剛鑽首飾，有的縫在她衣服里，有的藏在伯爵的肩襯和靴子里。她說："你这娘們，我的金剛鑽在銀行里。你的馬非卖給我不可。"利蓓加冲着她的臉大笑。伯爵夫人只得气呼呼的回到楼下坐在馬車里。她的女佣人，她的丈夫，她的伺候上路的听差，又一个个給打發到全城去找馬。誰回来得晚，誰就倒楣！伯爵夫人打定主意，不管誰找了馬来，她就动身，丈夫到底帶着还是留下，只能到时候再說。

利蓓加看見伯爵夫人坐在沒有馬的馬車里，得意之極。她紧紧的瞧着她，扯起嗓子告訴大家說她多么可憐伯爵夫人。她說："唉，找不到馬！所有的金剛鑽首飾又都縫在車墊里面。法国軍队来了以后倒可以大大的受用一下子，我說的是馬車和金剛鑽，不是說那位太太。"她把这話告訴旅館主人，告訴跑堂的，告訴住旅館的客人，告訴好些在院子里閑逛的人。貝亞爱格思夫人恨不得从馬車窗口开槍打死她。利蓓加瞧着冤家倒楣，正在趁願，一眼看見乔斯也在那兒。乔斯也瞧見她了，急忙走过来。

他的胖臉蛋兒吓得走了样子，他心里的打算一看就知道。

---

① 这里形容沒落貴族的穷形極相，每逢家里請客，沒有听差，便叫僱傭的地保穿上家里号衣权充听差。

他也要逃走，正在找馬。利蓓加暗想："我把馬卖給他吧，剩下的一匹小母馬我自己騎。"

乔斯过来見了朋友，問她知道不知道什么地方有馬出卖——最后这一个鐘头里面，这問題已經問过一百遍了。

利蓓加笑道："什么？你也逃难嗎？賽特笠先生，我还当你要留下保护我們这些女人呢。"

他喘吁吁的說道："我——我不是軍人。"

利蓓加問題："那么爱米丽亚呢？誰来招呼你那可憐的小妹妹呢？难道你忍心把她丢了不成？"

乔斯答道："如果——如果敌人来到这兒，我也帮不了她的忙。他們不杀女人。可是我的听差說他們已經起过誓，凡是男人都不給饒命呢。这些沒胆子的混蛋！"

利蓓加見他为难，觉得有趣，答道："他們可惡極了！"

做哥哥的嚷嚷着說："而且我也不打算丢了她不顧，我無論怎么要照顧她的。我的馬車里有她的位子。亲爱的克劳萊太太如果你願意同走，我也給你留个位子。只要我們有馬就行——"說着，他嘆了一口气。

那位太太答道："我有兩匹馬出卖。"一听这消息，乔斯差点兒倒在她怀里。他嚷道："伊息多，把車准备好。馬有了——馬有了！"

那位太太又說道："我的馬可从沒有拉过車子。如果你把勃耳芬却套上籠头，它准会把車踢成碎片兒。"

那印度官兒問道："那么騎上稳不稳呢？"

利蓓加道："它像小羊那么乖，跑得像野兎子那么快。"

乔斯道："它馱得动我嗎？"在他腦子里，自己已經騎上了馬背，可憐的爱米丽亚完全給忘掉了。喜欢賽馬賭輸贏的人誰能

擋得住这样的引誘呢?

利蓓加的答复,就是請他到她房里去商量。乔斯屏着气跟她进去,巴不得赶快成交。这半点鐘以內他花的錢实在可观,眞是一輩子少有的經驗。利蓓加見市上的馬那么少,乔斯又急急的要买,把自己打算脫手的貨色估計了一下,說了一个吓死人的大价錢,連这印度官兒都覚得不敢領教。她斬截的說道:"你要买就兩匹一起买,一匹是不卖的。"她說罗登吩咐过的,这兩匹馬非要这些錢不可,少一文不卖。楼下貝亚爱格思伯爵就出那么多呢。她虽然敬爱賽特笠一家,可是穷人也得活命,亲爱的乔瑟夫先生非得在这一点上弄个明白。总而言之,她待人比誰都热和,可是办事也比誰都有决断。

結果不出你我所料,还是乔斯讓步。他付的价錢那么大,甚至于一次付不淸,要求展期。利蓓加可算發了一笔小財。她很快的計算了一下,万一罗登給打死,她还有一笔年金可拿,再把他的动产卖掉,連上卖馬所得,她就能独立自主,做寡妇也不怕了。

那天有一兩回她也想逃难,可是她的理智給她的劝告更好。蓓基心中忖度道:"就算法国兵来到这兒,我是个穷苦的軍官老婆,他們能够把我怎么样?呸!什么圍攻擄掠,現在是沒有这种事的了。他們总会讓我們平平安安的回家。要不,我就住在外国,靠我这点小收入舒服过日子。"

乔斯和伊息多走到馬房里去看新买的馬。乔斯叫佣人立刻备上鞍子,因为他当夜就动身——不,立刻就动身。他讓佣人忙着备馬,自己回家准备出發。他覚得这事不可張揚出去,还是从后門上去好。他不願意碰見奥多太太和爱米丽亚,省得再向她們承認自己打算逃走。

乔斯和利蓓加交易成功,那兩匹馬看过驗过,天也快快亮

了。可是虽然黑夜已經过了大半，城里的居民却不去歇息。到处屋子里灯燭通明，門口仍是一群群的人，街上也热鬧得很。大家傳說着各种各样的謠言，有的說普魯士全軍复沒，有的說英国軍队受到襲击，已經給打敗了，有的又說英国人站定脚跟坚持下去了。到后来相信末了一种說法的人漸漸增加。法国兵并沒有来，三三兩兩从軍中回来的人帶来的消息却越来越好。最后，一个副官到了布魯塞尔，身边帶着給当地指揮官的公文，这才正式發布通告，曉諭居民說同盟軍队在加德白拉大捷，經过六小时的战斗，打退耐將軍帶領的法国軍队。看来副官到达城里，离乔斯和利蓓加訂約的时候不远，或許剛在他檢驗那兩匹馬的一忽兒。他回到自己旅館門口，就見二十来个人（旅館里的住客很多）在討論这事；消息無疑是真的。他上楼把这消息又告訴受他照管的太太們。至于他怎么打算丢了她們一跑，怎么买馬，一共花了多少錢，他觉得沒有必要告訴她們。

太太們最关心的是心上人的安全，战事的胜敗倒是小事。爱米丽亚听說打了胜仗，比先前更加激动，立刻就要上前綫，流着泪哀求哥哥帶她去。可憐这小姑娘又急又愁，已經到精神失常的程度，先是連着几个鐘头神志昏迷，这时又發瘋似的跑来跑去，哭哭鬧鬧，叫人看着心里难受。十五哩路以外的战場上，經过一場大战之后，躺着多少死伤的勇士，可是沒一个輾轉呻吟的伤兵比这个可憐的、無能的、給战爭犧牲的小人兒受苦更深的了。乔斯不忍看她的痛苦，讓她那勇敢的女伴陪着她，重新下楼走到門口。所有的人仍旧在那里說話，希望听到别的消息。

他們站着的当兒，天已經大亮，新的消息源源而来，都是亲身战斗过来的人帶来的。一輛輛的貨車和乡下的大卡車裝滿了伤兵陆續进城。車子里面發出可怕的呻吟，伤兵們躺在干草上，

萎萎萃萃，愁眉苦脸的向外張望。乔斯对其中一輛瞧着，又好奇，又害怕；里面哼哼唧唧的声音眞是可怕，拉車的馬累得拉不动車。干草上一个細弱的声音叫道："停下来！停下来！"車子就在賽特笠先生的旅館对面歇下来。

爱米丽亜叫道："是乔治呀！准是乔治！"她脸上發白，披头散髮的冲到陽台上去。躺在車子里的幷不是乔治，可是帶了乔治的消息来，也就差不多了。来的人原来是可憐的湯姆·斯德博尔。二十四小时以前这小旗手举着联队里的旗子离开布魯塞尔，在战場上还勇敢的保衛着它。一个法国長槍手把他的腿刺伤了，他倒下地来的时候还拼命的紧握着旗子。战斗完畢之后，可憐的孩子給安置在大車里送回布魯塞尔。

孩子气短力弱的叫道："賽特笠先生，賽特笠先生！"乔斯听得有人向他求救，心里有些恐慌，只得走近車来。原来起先他听不准誰在叫他。

小湯姆·斯德博尔有气無力的把滚热的伸手出来說道："請你收留我。奥斯本，还有——还有都宾說我可以住在这兒。請你給那赶車的兩塊金洋，我母亲会还你的。"在卡車上一段很長的时間里，这小伙子發着燒，迷迷糊糊的想着几个月以前才离开的老家（他父亲是个副牧师），因为不省人事，也就忘了疼痛。

他們住的旅館很大，那里的人心地也忠厚，因此所有車子里的伤兵都給运来安放在榻上和床上。小旗手給送到楼上奥斯本家里。少佐太太从陽台上發現是他，便和爱米丽亜赶快跑到楼下。这兩位太太打听得当天战事已經結束，兩个人的丈夫都安好，心里是什么滋味是不难想像的。爱米丽亜摟住好朋友的脖子吻她，又跪下来誠誠心心感謝上蒼救了她丈夫的命。

我們的少奶奶神經过度的兴奋紧張，亏得这次無意之中得

到一貼对她大有补益的藥，竟比医生开的方子还有效。受伤的孩子疼痛得利害，她和奥多太太时刻守在旁边服侍他。肩膀上有了責任，爱米丽亚也就沒有时候为自己心焦，或是像平常一样幻想出許多不吉利的預兆来吓唬自己。年輕的病人簡簡單單的把当天的經过說了一遍，描写第——联队里勇敢的朋友們怎么打仗。他們的損失非当慘重，軍官和兵士陣亡的不在少数。联队冲鋒的时候，少佐的坐騎中了一槍。大家都以为奥多这一下完了，都宾要升做少佐了，不料战爭結束以后回到老地方，看見少佐坐在比拉密斯的尸首上面，凑着酒瓶喝酒呢。刺伤旗手的法国長槍手是奥斯本上尉杀死的；爱米丽亚听到这里臉色慘白，奥多太太便把小旗手的話岔开去。停火之后，全亏都宾上尉抱起旗手把他送到外科医生那里医治，又把他送到車上运回布魯塞尔来，其实他自己也受了伤。他又許那車夫兩塊金洋，叫他找到賽特笠先生的旅館里，告訴奥斯本上尉太太說战事已經結束，她的丈夫很平安，沒有受伤。

奥多太太說道："那个威廉·都宾心腸眞好，虽然他老是笑我。"

小斯德博尔起誓說整个軍队里沒有一个軍官比得上他。他称贊上尉的謙虛，忠厚，說他在战場上那不慌不忙的勁兒眞了不起。他們說这些話的当兒，爱米丽亚只是心不在焉，提到乔治她才听着，听不見他的名字，她便在心里想他。

爱米丽亚一面伺候病人，一面庆幸前一天的好运气，倒也并不覺得那天特别長。整个軍队里，她关心的只有一个人。說老实話，只要他平安，其余的动靜都不在她心上。乔斯从街上帶了消息回来，她也不过糊里糊塗的听着。胆小的乔斯和布魯塞尔好些居民都很担憂；法国軍队虽然已經敗退，可是这边經过一場惡

战才勉强打了个胜仗，而且这一回敌人只来了一师。法国皇帝帶着大軍駐在里尼，已經歼灭了普魯士軍队，正可以把全付力量来对付各国的联軍。威灵吞公爵正在向比利时首都布魯塞尔退却，大約在城牆下不免要有一場大战，結果究竟怎样，一点兒沒有把握。威灵吞公爵手下只有兩万英国兵是靠得住的，此外，德国兵都是生手，比利时軍队又已經叛离了盟軍。敌軍共有十五万人，曾經跟着拿破侖杀到比利时国境，而他大人却只有那么几个人去抵擋。拿破侖！不管是什么有名望有本領的軍人，誰还能够战胜他呢？

乔斯盤算着这些事，止不住發抖。所有布魯塞尔的人也都这样担心，觉得隔天的战爭不过是开端，大战即刻跟着来了。和法国皇帝敌对的軍队有一支已經逃得無影無踪，能够打仗的几个英国兵准会死在战場上，然后得胜的軍队便跨过他們的尸首向布魯塞尔进軍，留在城里的人就得遭殃。政府官員偸偸的聚会討論，欢迎辞已經准备好，房間也收拾端正，三色旗呀，庆祝胜利用的标識呀，都已經赶做起来，只等皇帝陛下进城。

离城逃难的人仍旧絡繹不絕，能够逃走的人都走了。六月十七日下午，乔斯到利蓓加旅館里去，發現貝亞爱格思家里的大馬車总算离开旅館門口动身了。虽然克劳莱太太作梗，伯爵終久弄来兩匹馬，駕着車子出發到甘德去。“人民拥戴的路易”①也在布魯塞尔整理行囊。这个流亡在外国的人实在不容易安頓，背运仿佛不怕麻煩似的跟定了他，不讓他停留在一个地方。

乔斯觉得隔天的耽擱只是暫时的，他的那兩匹出大价錢买来的馬兒总还得用一下。那天他真是急得走头無路。拿破侖和

① 也就是路易十八，这外号是保皇党人替他取的，当时他流亡在比利时，拿破侖的軍队逼近布魯塞尔，他只能再逃难。

布魯塞尔之間还有一支英国軍队。只要英国軍队还在，他就不必馬上逃难。話虽是这么說，他把兩匹馬老远的牽来养在自己旅館院子旁的馬槽里，常常照看着，生怕有人行凶把馬搶去。伊息多一直守在馬房旁边，馬鞍子也已經备好，以便随时动身。他急不及待的希望主人快走。

利蓓加隔天受到冷落，所以不願走近亲愛的愛米丽亞。她把乔治买給她的花球修剪了一下，換了水，拿出他写給自己的条子又看了一遍。她把那小紙片兒繞着指头旋轉，說道："可憐的孽障！單是这封信就能把她气死。为这么一件小事情，她就能气个心伤腸断。她男人又蠢，又是个紈袴子弟，又不愛她！我可憐的好罗登比他强十倍呢。"接着她心下盤算，万一——万一可憐的好罗登有个失閃，她应該怎么办。她一面想，一面庆幸他的馬沒有帶去。

克劳萊太太看着貝亞愛格思一家坐車走掉，老大气不忿。就在当天，她想起伯爵夫人預防万一的手段，自己便也做了些縫紉工作，把大多数的首飾、鈔票、支票，都縫在自己随身衣裳里面。这么准备好之后，什么都不怕了，到必要时可以逃难，再不然，就留下欢迎打胜的軍队——不管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說不定当晚她夢見自己做了公爵夫人，或是法国元帅的妻子。就在那一晚上，罗登在聖·約翰山上① 守夜，裹着大衣站在雨里，一心一念惦記着撇在后方的妻子。

第二天是星期日。奥多少佐太太照看的兩个病人晚上睡了一会兒，身体和精神都有了进步，她看了很滿意。她自己睡在愛米丽亞房里的大椅子上，这样如果那旗手和她可憐的朋友需要

---

① 滑鐵盧大战之前，英国軍队在这一帶列陣准备和法国人交手。

她伺候，她随时能够起来。到早上，这位身子結实的太太回到她和少佐同住的公寓里去。因为是星期日，她細細的打扮了一下，把自己修飾得十分华丽。这間臥房是她丈夫住过的，他的帽子还在枕头上，他的手杖仍旧擱在屋角，当奥多太太独自在房里的时候，至少为那勇敢的兵士麦格尔·奥多念了一遍經。

她回来的时候，帶了一本祈禱文和她叔叔副主教的有名的訓戒——也就是她每逢安息日必讀的書。書里的話大概她并不全懂，字也有好些不認識。副主教是个有学問的人，爱用拉丁文，因此書里又長又深奥的字多得很。她讀書的时候一本正經，不时用力的加重語气，大体說来，讀別的字还不算多。她想："海上沒有風浪的时候，我在船艙里常常讀它，我的密克也不知道听了多少回了。"那天她提議仍旧由她朗讀訓戒，爱米丽亚和受伤的旗手便算正在礼拜的会众。在同一个鐘点，兩万教堂里都在进行同样的宗教仪式。几百万英国人，男的女的，都跪着恳求主宰一切的天父保佑他們。

布魯塞尔做礼拜的这几个人所听見的声音却是在英国的人所听不見的。当奥多太太用她最优美的声音領导宗教仪式的当兒，炮声又起了，并且比兩天前的响得多。滑鉄盧大战开始了。

乔斯听得这可怕的声音，覺得这样不斷的担惊受怕实在不行，立定主意要逃命。

我們那三位朋友的禱告本来已給炮声打断，忽見乔斯又冲进病房来攪和他們。他恳切的向爱米丽亚哀求道："爱米，我受不住了，我也不願意再受罪了。你跟我来吧。我給你买了一匹馬，——别管我出了多少錢买来的。快穿好衣服跟我来。你可以騎在伊息多后面。"

奥多太太放下書本說道："請老天爷原諒我說話不留情！賽

特笠先生，你簡直是个沒胆量的小子。”

印度官兒接着說道：“愛米丽亞，来吧！别理她。咱們何必等法国人来了挨刀呢。”

受伤的小英雄斯德博尔睡在床上說：“我的孩子，你忘了第——联队啦。奥多太太，你——你不会离开我吧？”

奥多太太上前吻着孩子道：“亲爱的，我不会走的。只要我在这里，决不讓你受苦。密克不叫我走，我無論如何不走。你想，我坐在那家伙的馬屁股上像个什么样子！”

小病人想起这样子，在床上哈哈大笑，愛米丽亞也忍不住微笑起来。乔斯嚷道：“我又沒有請她一起走。我又沒請那个——那个愛尔蘭婆子，我請的是你，愛米丽亞。一句話，你究竟来不来？”

愛米丽亞詫异道：“丢了丈夫跟你走嗎，乔瑟夫？”說着，她拉了少佐太太的手。乔斯实在耐不住了，說道：“旣然如此，再会了！”他怒不可遏的伸伸拳头，走出去砰的一声关了門。这一回他当眞發出开步的命令，在院子里上了馬。奥多太太听得他們馬蹄得得的出門，便把头伸出去看，只見可憐的乔瑟夫騎在馬上沿着街道跑，伊息多戴了金边帽子在后面跟，便說了許多挖苦的話。那兩匹馬已經好几天沒有蹓过脚力，不免在街上跳跳迸迸，乔斯胆子小，騎术又拙，騎在鞍上老大不像样。奥多太太道：“愛米丽亞亲愛的，快看，他騎到人家客厅的窗子上去啦。我一輩子沒見过这样兒，眞正是大公牛到了瓷器店里去了。”这兩个人騎着馬，向甘德的公路奔跑，奥多太太在后头大声嘲笑挖苦，直到看不見他們才罢。

那天从早晨到日落，炮声隆隆，沒有停过。可是天黑之后，忽然沒有声响了。

大家都曾經讀过关于那时的記載。每个英国人都爱講这篇故事。大战决定胜負的时候，我和你还都是小孩子，对于有名的战役，听了又听，講了又講，再也不覚得厭倦。几百万和当时战敗的勇士們同国的人，至今想起这事便覚得懊丧，恨不得有机会赶快报仇雪耻。倘若战事再起，他們那边得胜，气焰大張，仇恨和憤怒这可恨的遺产由我們承受，那么兩个不甘屈服的国家，只好無休無歇的拼个你死我活，世路上所說的光荣和羞耻，也互相消長，总沒个了局了。几世紀之后，我們英国人和法国人也許仍在勇敢的維护着魔鬼的荣誉法典，繼續夸耀武力，繼續互相残杀。

在偉大的战斗中，我們所有的朋友都尽了責任，拿出大丈夫的气概奋勇杀敌。整整一天，女人們在十哩以外禱告的当兒，無畏的英国步兵队伍努力击退猛烈进攻的法国騎兵。布魯塞尔居民所听見的炮火，打破了他們的陣势，弟兄們死伤倒地，活着的又坚决的冲上去。法軍連續不断的向前进攻，攻得勇，守得也勇。傍晚，法軍的攻势逐漸松懈，或許因为他們还有别的敌人，或許在准备最后再来一次总攻击。末了，兩边終久又交起手来。法国皇家衛軍的縱队冲上聖·約翰山，企圖一下子把英国兵从他們占据了一天的山头上赶下去。英国队伍中發出震天的炮火，碰着的只有死。可是法国人不怕，黑魆魆的队伍蜂涌上前，一步步的上山。他們差不多已經到了頂点，可是漸漸的动摇犹豫。他們面对着炮火，停住了。然后英国队伍从据点上冲下来(任何敌人不能把他們从据点上赶走)，法国兵只能回过身去逃走。

布魯塞尔的居民听不見槍炮了，英軍一直向前追逐了好几哩。黑暗籠罩着城市和战場；爱米丽亞正在为乔治祈禱；他呢，合扑倒在战場上，心口中了一顆子彈，死了。

第三十三章

克劳莱小姐的亲戚为她担憂

英勇的战斗結束之后，軍队从法蘭德尔斯出發，向法国边境推进，准备在占領法国全境以前，先守住它边界上的炮台。正当这时候，許多和本文有关的人物还平安住在英国，他們的动靜，也得在書里占据应有的地位，請忠厚的讀者不要忘記。在上面所說的战乱之中，克劳莱老小姐住在布拉依頓，对于正在發生的大事幷不怎样关心。当然，这些事使报紙增加了趣味。布立葛絲把政府公报讀給她听，上面提到罗登的果敢，贊揚了一番，而且不久便發表他升級的消息。

他的姑母說："这小伙子做了那么一件不能挽回的傻事，真可惜！有了像他那样的本領和地位，很可以娶个有二十几万鎊陪嫁的闊小姐，像酒商的女兒之类——葛雷恩斯小姐就是一个。要不然，也能和国內最旧的世家攀亲；將来我的錢也会傳給他——或是傳給他的兒女，因为我还想活几年呢，布立葛絲小姐，虽然你巴不得要我快死。可是現在呢，他命里注定要做叫化子，只能娶个舞女。"

布立葛絲小姐說："亲爱的克劳莱小姐何不慈悲为怀，对英勇的壯士生出哀憐之心呢？他的名字不是已經銘刻在我国光輝的历史上了嗎？"滑鉄盧大战使她非常兴奋，二則她天生爱用浪漫的口气說話，有了机会从来不肯錯过。

"上尉——我該称他上校，——上校的丰功偉績，还不能替

克劳莱一家增光嗎？"

克劳莱小姐答道："布立葛絲，你是个傻瓜。克劳莱上校把克劳莱家里的好名声玷污了。亏他竟娶个圖画教員的女兒，哼！娶个給人做伴兒的女人！她不过是这路的貨，布立葛絲！她跟你是一样的，不过她年輕些，而且比你好看得多，也聪明得多。我常常疑心，不知道你跟那个該死的混賬女人是不是同謀，因为你从前眞佩服她。她会耍那些下流的把戏，所以罗登上了当。我想你多半是同謀。我現在不妨告訴你，如果你見了我的遺囑，准会失望。現在請你写封信給华克息先生，說我立刻要見他。"克劳莱小姐差不多天天写信給她的律师华克息先生，因为关于她財产的原来的处置已經完全取消，將来究竟怎么分派，又茫無头緒。

老小姐的病倒好了許多。只看她对布立葛絲小姐挖苦的次数逐漸增多，口气逐漸尖刻，便是証明。可憐的女伴虛心小胆，逆来順受，一来她天生好性子，二来也不得不做这面子。总而言之，在她的地位上，只能这般奴顏婢膝的侍奉东家。女人欺压女人的情形誰沒有見过？好些可憐东西碰在母大虫的手里，就得天天受苦，受尽侮辱虐待；这种苦楚是男人从来沒有領略过的。我这話說到題外去了。我們剛才說到克劳莱小姐每逢生病复原的时候，比平常更討厭，脾气也更坏。据說伤口長好之前疼得最利害。

病人应了大家的希望，漸次复原；在这当兒她只准布立葛絲这么一个倒楣鬼兒走近她。話虽如此說，克劳莱小姐的亲戚們可沒有忘記这位至亲骨肉，不时的送些礼物和念心兒来，写的信十分亲热，总希望她别把他們扔在脑勺子后头。

第一，我們先說她侄兒罗登·克劳莱。有名的滑鉄盧大战

已經过了几星期，克劳莱小姐在政府公报上也已經看到这位才干出众的軍官怎么立功，怎么高升的消息。一天，地挨泊的邮船到达布拉依頓，她侄兒克劳莱上校給她捎来一邮包的礼物和一封信，信上的口吻非常恭順。匣子里裝着一付法国軍人的肩飾，一个荣誉軍团的十字章，还有一把劍柄——全是从战場上檢来的紀念品。那封信上有一段写的很幽默，描写那劍柄原是敌軍禁衛軍指揮官的东西，他剛在起誓說“禁衛軍的傳統便是誓死不屈”，① 那知不出一分鐘就給这边的小兵捉住做了俘虏。交战的当兒小兵把槍柄砸破了法国人的劍，罗登便把破軍器拿了回来。十字章和肩飾是法国騎兵队上校的遺物，他交鋒的时候死在罗登手里。罗登·克劳莱拿了这些战利品，覺得最好还是把它們送給最疼他最关心他的姑媽。目下他正在向巴黎行軍，不知姑媽要不要他继續写信？在法国首都也許有好多有趣的消息，而且那里还有許多克劳莱小姐的老朋友，全是大革命以后避难到英国、得过她好处的人。

老小姐叫布立葛絲回了一封信跟他道喜，措辞非常客气，并且鼓励他以后多多来信。她說他第一封信写得那么有趣生动，她已經在等着看底下的信了。她对布立葛絲說：“我很明白，罗登像你一样，决計写不出那么好的信，可怜的布立葛絲。这准是那混賬女人，那聪明的利蓓加的手笔。我知道句句都是她說了叫罗登記下来的。可是也不必因此就不叫我侄兒替我解悶兒，只管讓他以为我很乐意就行了。”

不但信是蓓基的手笔，連战利品也是她送来的，不知克劳莱小姐猜着这一点沒有。战事完畢以后，多少小販登时就靠着出

---

① 指揮官名康伯朗納(P. J. E. Cambronne, 1770—1842)，为英国軍队所俘，自己不承認說过这句話。

卖战爭紀念品的方法賺錢，上面説的战利品就是罗登太太花了几法郎买来的。这秘密自然逃不过無所不知的小説家。不管怎么着，克劳莱小姐客气的回信使我們的朋友罗登小夫妇俩非常高兴。他們的姑母分明已經消了气惱，以后希望大着呢。照罗登信上的口气，他們邀幸随着胜利的軍队开进巴黎；到了巴黎，兩夫妇仍旧不忘記寄許多風趣的家信回去替她解悶。

自从牧师太太回到女王的克劳莱去服侍摔断鎖骨的丈夫，老小姐写給她的信可沒有那么客气。别德太太行事霸道，爱管閑事，是个爱动不爱静的人。这次在她大姑面上鬧了个弥縫不了的大乱子，因为她不但欺負克劳莱小姐和她家里的人，而且把她悶得难受。布立葛絲小姐受到主人的囑咐，写信給别德·克劳莱太太，説是从她走后，克劳莱小姐病势大大的有了起色，因此不劳費心，請她不用离家回来伺候克劳莱小姐。倘若可憐的布立葛絲有点兒剛性，得了这么一个差使准覺得高兴。别德太太以前对待她那么蛮横霸道，現在能够回过去报复一下子，一般的女人都免不了称願。可是説句实話，布立葛絲是个沒有剛性的膿包，仇人倒了楣，她又心軟了。

别德太太心地倒很明白，她説："我眞是个傻瓜，上回給克劳莱小姐送珍珠鷄去的时候不該附那么一封糊塗信，讓她知道我要回去。我早該一句話不提，闖进去把那可憐的宝貝兒——那糊塗的老太婆从她們手上搶过来才对。布立葛絲是个膿包，那女佣人更是貪得無厭。唉，别德，别德，你干嗎摔断了鎖骨呀！"

眞是的，干嗎摔断了鎖骨呀！以前我們已經知道，别德太太当权的时候，使的手段太巧了。她把克劳莱小姐一家子紧紧握在手掌心里，一絲兒不放松，那知机会一到，手下的人叛变起来，弄得她一敗塗地，沒有挽回的余地。她和她自己家里的人，都認

为一方面是老太太自私得气人，另一方面是有人使奸計陷害她，把她坑了。她为克劳萊小姐牺牲自己，对方却惡狠狠的全沒有良心。罗登的高升和公报对他的贊揚，叫虔誠的基督教徒老大不放心。罗登現在是陆軍中校，又得了下級騎士的封号，他姑媽会不会因此原諒他呢？混賬的利蓓加会不会重新得寵呢？牧师太太給她丈夫写了一篇星期日宣講的訓戒，批評炫耀武功怎么浮而不实，心地邪惡的人又怎么得意發迹。賢明的牧师用他最优美的声調在教堂里宣讀这篇文章，可是一个字也不懂。畢脫·克劳萊那天也在做礼拜。从男爵無論如何不上教堂，所以單是他帶着兩个妹妹去了。

自从蓓基·夏潑走掉之后，这老东西鬧得不成話，区里的人認为他伤風敗俗，他的兒子只能暗暗叫苦。霍洛克斯小姐帽子上的緞帶越来越燦爛。凡是有体面的人家吓得絕迹不进他家的大門。畢脫爵士时常喝得醉醺醺的到佃戶家里串門子；每逢赶集的日子，便跟种地的庄稼汉在墨特白萊和附近各处喝攙水的甜酒。他赶着家里的馬車，套着四匹馬，到沙烏撒浦頓去，霍洛克斯小姐总坐在他車子里。区里的人每星期都准备在本地的报紙上看見他們兩人的結婚啓事。他兒子也同样担心，一肚子說不出的苦。克劳萊先生这付担子眞是沉重；在宣教会上或是鄰近宗教性的聚会上，他从前一講就是几个鐘头，現在箝口結舌，施展不出口才来，因为他一站起来，就覚得听众肚里暗想："这就是荒唐老头兒畢脫爵士的兒子。那老东西这会兒大概在酒店里喝酒。"有一次，他講到聖經上鉄姆勃克吐的王怎么蒙在黑暗之中，他的好几个妻子也見不到光明，人堆里一个吉卜賽無賴問道："你們在女王的克劳萊有几个老婆，正經少爷？"講壇上的人都吃了一惊，畢脫先生的演講也泄了气。女王的克劳萊大厦的

兩位姑娘若不是克劳萊先生，簡直就会变成野人。畢脫爵士賭神罰誓說从此不許再請什么女教师，克劳萊先生威吓着，才逼着老头兒把她們送进学校。

我剛才說过，不管克劳萊小姐的亲爱的侄兒侄女意見怎么不合，可是他們一致愛她，时常写信問候她，或是送她些礼物表达心意。别德太太送去几只珍珠鷄，几棵極肥大的菜花，又不时的附一个漂亮的錢包呀，針垫呀，說是她亲爱的女兒們做了孝敬姑媽的，只求亲愛的姑媽在心上留个縫兒給她們。畢脫先生从大厦送了些桃子、葡萄和鹿肉給她。这些聊表寸心的礼物，便由沙烏撒浦頓郵車帶到布拉依頓克劳萊小姐那兒。有的时候畢脫先生本人也坐郵車到布拉依頓。一則因为他和畢脫爵士不和，时常出門，二則吉恩·希伯香克斯小姐住在布拉依頓，把他牽引过去了。关于他們訂婚的事，我在前面也曾經說过。她們姐妹跟着媽媽莎吳塞唐伯爵夫人住在布拉依頓。伯爵夫人行事最有决断，在宗教界是極有名望的。

我該說几句介紹伯爵夫人和她尊貴的家庭；他們跟克劳萊一家从現在到將来都極有关系。关于莎吳塞唐的一家之主，克里門脫·威廉，第四代莎吳塞唐伯爵，我們还是少說为妙。这位勛爵在威尔勃福思先生庇护之下进了国会，用畢尔息勛爵的名字露面。有一个时期，他非常規矩，很能給他的靠山增光。可是他了不起的母亲在高貴的丈夫去世以后不久，有了惊人的發現，她的心情，眞是难以言語形容。她發現兒子已經加入好几个專講吃喝玩乐的俱乐部，在滑典厄和可可树兩处地方欠了不少賭債。他在父亲生前立了債券，答应自己得到产業以后再还債，使庄地上受到許多牽制。他自己赶着四馬拉的馬車出去兜風，还常常到賽馬場上賭輸贏。他甚至于还在歌剧院里定下

包厢，請了許多行为不檢点的單身汉子在一起作乐。老太太和她相与的亲友一提到他的名字便唉声嘆气。

爱密蓮小姐比弟弟大着好几岁，曾經写过几本極有趣味的傳教小册子，前面也已經說过，此外她还有許多贊美詩和清心脫俗的詩篇，所以在宗教界有些名声。老小姐年紀不小了，对于婚姻問題淡淡的不甚理会，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蛮荒中的黑人身上，全心的爱他們。下面美丽的詩句，大約是她的作品：

领我們到西方海中，

陽光普照的島上，

那兒有永远微笑的天空，

可是黑奴的哭声永远在响……

她和东印度群島大多数屬地上的傳教士們都有書信往来，并且私下看上了南海群島一个身上刺花的沙哀勒斯·霍恩伯洛牧师。

上文說过畢脫·克劳萊先生鍾情于吉恩小姐。这位小姐温柔靦覥，寡言少語，动不动就要臉紅。虽然她哥哥不習上，她忍不住为他掉眼泪，一方面又恨自己不爭气，到这步田地仍旧爱他。她不时偷偷的写封短信，私底下到邮局去寄給他。她一輩子只有一个可怕的秘密压在心上，那就是因为她和家里的老管家娘子偷偷摸摸的到亚尔培內涉奥塞唐寓所里去看望过他，發現他（唉，这不学好的坏东西，这該死的宝貝兒！）正在抽雪茄烟，面前还擱着一瓶橘皮酒。她佩服姐姐，敬爱媽媽，認为除了涉奥塞唐这个墮落的天使以外，就数克劳萊先生最有趣，也最多才多艺。她的媽媽姐姐都是高人一等的，不但把她的事都給安排妥貼，并且發善心憐憫她，——凡是出人头地的太太小姐們，沒有不肯發善心憐憫别人的。她穿的衣服和戴的帽子是媽媽买的，

看的書是媽媽挑的，該有的观念理想是媽媽鑒定的。她什么时候練琴，騎馬，或是做別的运动，也由莎吳塞唐夫人代她調度。吉恩小姐今年二十六岁；照伯爵夫人的意思，恨不得叫女兒仍旧穿着小孩兒用的圍嘴，可是吉恩小姐进宫覲見夏洛蒂王后①，不得不把圍嘴脫掉了。

这些太太小姐最初在布拉依頓公館里住下来的时候，克劳莱先生除了她們家以外不上别处去作客；姑媽家里只留了一張名片；关于她的病情，也只在鮑尔斯先生或是他手下的听差那兒稍为打听一下就罢了。有一回他碰見克劳莱小姐的女伴布立葛絲捧着一大堆小說从圖書館回家，便上前和她拉手，那滿面通紅的样子，在他是不常見的。他把布立葛絲小姐介紹給正在和他一同散步的小姐，也就是吉恩·希伯香克斯小姐。他說："吉恩小姐，請讓我給你介紹我姑媽最忠誠的朋友，最亲近的伴侶，布立葛絲小姐。你在别处早已見过她的大名，因为她就是你爱讀的'心之歌'的作者。"吉恩小姐的臉也紅了，她伸出小手跟布立葛絲拉手，囁嚅着說了些应酬話。她說起她媽媽打算要去拜訪克劳莱小姐，又說她很願意結識克劳莱小姐的亲戚朋友。分别的时候，她把鴿子一样溫柔的眼睛瞧着布立葛絲，弯腰說了再見；畢脫·克劳莱也必恭必敬的深深打了一躬，就像他在本浦聶格尔做参贊的时候对大公夫人行的礼一样。

这家伙畢竟是跟着那权詐的平葛学出来的，很有些手段。可憐的布立葛絲从前的詩歌，正是他送給吉恩小姐的。他記得在女王的克劳莱有那么一本書，里面还有作家把書献給她后娘的題贈，就把这本書帶到布拉依頓，一路在沙烏撒浦頓邮車里看

---

① 夏洛蒂王后（Queen Charlotte），英王乔治第四的女兒，比利时王后。

了一遍，自己用了鉛笔做些記号，然后才把它送給温柔的吉恩小姐。使莎奥塞唐伯爵夫人明白和克劳莱小姐来往有多少好处的也是他。他說这里面有双重的利益——物質上的利益和精神上的利益。克劳莱小姐如今孤單得很；一方面，他弟弟罗登生活放浪，又攀了那么一門荒唐的亲事，因此失去了她的欢心；另一方面，别德·克劳莱太太为人貪心，行事專横，也使老太太憎恨他們一房对她財产非分的覬覦。至于他自己呢，或許是由于不正当的驕傲作祟，一向沒有和克劳莱小姐来往，可是現在他認为应該采取一切适当的手段培养兩家的友誼；一則可以拯救她的灵魂，使它不至于永墮地獄，二則他自己以克劳莱家長的身分，又可以承继她的財产。

有决断的莎奥塞唐夫人在这兩点上和女婿完全同意，立刻就要去感化克劳莱小姐。这位負責傳布眞理的太太身材高大，样子又威風。她在家的时候——不管在莎奥塞唐庄地还是德洛脫莫堡，常常坐了馬車，四面有騎馬的跟班簇拥着，把一包包的傳教小册子散發給佃戶和乡下人看。倘或她要叫加弗·瓊斯改变原来的信仰，瓊斯再也别想抗拒推托，牧师也不必多管；同样的，如果她要古迪·希格斯吃一服詹姆思氏特制的藥粉，古迪也不敢不吃。她去世的丈夫莎奥塞唐勛爵头腦簡單，时常發羊癇瘋。在他心目中，他麦蒂尔达說的話，做的事，無一不好。因此伯爵夫人自己的信仰有了改变，便毫不迟疑的逼着佃戶和下人都学她的榜样。她常常听到基督教各派的傳道人种种不同的說数，自己的意見也就随着千变万化。不管她請回来的是苏格蘭教士桑特士·默那脫牧师，还是温和的威思莱教派的鲁克·华脫士牧师，还是那先知先覺的皮匠杰哀尔士·杰窩尔士牧师（他自己封了自己做牧师，仿佛拿破侖封自己做皇帝一般）——不管

伯爵夫人請了誰来，她的佣人、孩子和佃戶便得跟着她一起下跪，在这些傳教士禱告完畢的时候一齐說"阿門！"莎異塞唐老头兒因为身体不好，太太特准他不参加宗教仪式，坐在自己屋里喝些尼加斯酒，一面听別人給他讀报。吉恩小姐是老伯爵的最心愛的女兒；她也眞心孝順他，伺候他。爱密蓮小姐呢（她就是"芬却萊广場的洗衣妇人"的女作家），講道的时候把恶人死后受罪的情形說得那么可怕，总叫她那胆小的父亲吓得战战兢兢。医生們說爱密蓮小姐每講一次道，他就得發羊癇瘋。不过这是說她小姐当时的見解是如此，后来就溫和得多了。

莎異塞唐夫人听了未来女婿畢脫·克劳萊先生的劝告，答道："我一定去拜会她。目前誰跟克劳萊小姐治病？"

克劳萊先生回說是一位克里默医生。

"亲爱的畢脫，这人毫無知識，是个危險分子。我已經把他从好几家人家赶了出去，眞是天父的意思！可惜有一兩回我到得太晚了。像那可憐的亲爱的葛蘭德士將軍，我去的时候已經快給那沒知識的庸医治死了——就快死了。他吃了我給他的朴杰氏丸藥虽然有些起色，可是畢竟太迟了。唉，我竟沒有来得及救他的命！不过呢，他死得倒是眞有意思，而且死了反而为他好。亲爱的畢脫，你可不能讓克里默先生給你姑媽治病。"

畢脫表示完全同意。这位尊貴的亲戚，又是他未来的丈母娘，干起事来实在有勁，因此他也身不由主的受她摆弄。桑特士·默那脫、魯克·华脫士、杰哀尔士·杰窩尔士、朴杰氏的丸藥，洛杰氏的丸藥，卜葛氏的仙露，——伯爵夫人所有的藥品，不管是医治身体的还是灵魂的，他都得領受。每次和她分别的时候，决不能空着手，不是騙人的藥，便是騙人的書，总得恭恭敬敬，一包包、一本本的捧着。在名利場上出入的亲爱的兄弟們，

你們誰沒有在这等开明的專制君主手里吃过苦呢？你跟她多說也沒有用；你尽管說："亲爱的太太，去年我听你的話，吃了朴杰氏的特效藥，而且对它很相信，为什么今年又得改变以前的信仰，改用洛杰氏的貨色呢？"你沒法不服她的調度；她一旦改了主張以后，可也一点兒不將就。倘若她不能說服你，就会眼泪鼻涕哭起来。一場爭辯的結果，你只好把丸藥收下来說："好吧，就吃洛杰氏的吧。"

伯爵夫人接下去說："她的灵魂是什么情形，当然立刻得檢查一下。如今是克里默在給她治病，她随时都可能死掉。亲爱的畢脫，你想，她到那世里去的时候，她的灵魂是个什么样子呀？可怕，可怕！讓我立刻叫亞哀恩士先生去看她。吉恩，給我写封正式的短信給白托罗繆·亞哀恩士牧师，說我希望今晚六点半請他来此地吃茶点。他很能給人啓發；克劳萊小姐今兒夜上睡覺以前应該跟他談談。愛密蓮，宝貝兒，給克劳萊小姐包上一包書，把'火焰中的声音'、'喇叭对杰里哥吹出了警告'，还有'肉罐子破了（皈依眞教的吃人生番）'这三本都包上。"

愛密蓮小姐道："媽媽，把'芬却萊广場的洗衣妇人'也包上吧，剛一起头的时候还是看些輕松的作品好。"

畢脫使出外交手腕說道："且慢，亲爱的太太小姐們！对于我敬愛的莎奥塞唐夫人的意見，我十二分的看重，可是我認为立刻和克劳萊小姐談到宗教，恐怕很不妥当。請別忘記她身体虛弱，而且到目前为止，極少想到永生后的情形，呃，很少想到的。"

愛密蓮小姐已經拿起六本小書，站起身来說道："畢脫，工作进行得越早越好。"

"如果你突如其来的进行工作，准会把她吓着了。我对于我姑媽那种汲汲于名利的性格非常熟悉，如果我們突然向她傳教，

一定会引起最大的恶果。你只能使那不幸的老太太又害怕又心烦。她准会把小册子丢掉，并且拒絕和贈書的人相見。”

“畢脫，你跟克劳萊小姐一样的汲汲于名利！”爱密蓮小姐說完，拿起書本子揚着头出去了。

畢脫不睬爱密蓮的打攪，压低了声音接着說道：“亲爱的莎舆塞唐夫人当然明白，如果手法不够細致小心的話，說不定会使我們对于家姑母財产方面的希望受到最严重的影响。請記住她有七万鎊，而且她年紀很大，身体又脆弱，不能受刺激。我知道她从前那張遺囑——也就是准备將遺产傳給舍弟克劳萊上校的遺囑，已經銷毁了。我們如果要把这飽受創伤的灵魂导入正途，最好是加以撫慰，不要使她恐惧。因此，我覺得您一定和我同意——呃——呃——”

莎舆塞唐夫人答道：“当然，当然。吉恩，宝貝兒，不用送信給亚哀恩士先生了。如果她身体不好，不能費力劳神討論宗教的話，那我們就等她好了再說。明天我就去拜訪她。”

畢脫用很恭順的声音說道：“最亲爱的夫人，請容許我作一个建議。亲爱的爱密蓮太热心了一些，还是不帶她去为是。讓我們那温柔的吉恩小姐陪着您去最好。”

莎舆塞唐夫人道：“对！爱密蓮准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这一回，她居然放弃了往常的办法。我已經說过，如果她立意要收服什么人，准会先送一大批傳教小册子給那倒楣鬼兒。然后才亲自下顧，就好像法国兵冲鋒之前准得先烈火轟雷的开一陣炮。这一回莎舆塞唐夫人竟肯用个折衷办法，不知是怕病人的身子禁当不起，还是在为她灵魂上長远的好处着想，还是因为她比別人有錢。

第二天，莎舆唐塞府上太太小姐專用的大馬車出来了。車

身上漆着伯爵的冠冕和圍在斜方塊兒里面的紋章，其中包括莎吳塞唐和平葛兩家的标記；莎吳塞唐家的是綠顏色的底子上三只正在奔跑的銀色小羊；平葛家的是紋地上一道斜帶，由三根紅色的竪綫組成，上面又有黑色横綫交叉着。馬車很威風的一直赶到克劳莱小姐的大門口，那身量高大、样子正經的听差把伯爵夫人的名片交給鮑尔斯先生，一張給克劳莱小姐，一張給布立葛絲小姐。愛密蓮小姐自願讓步，傍晚送了一包傳教小册子給布立葛絲，里面"洗衣妇人"等輕松有趣的書給布小姐自己看，此外又有好几本是給下房里佣人看的，像"儲藏間里的碎屑"、"火与煎盤"、"罪惡的号衣"等，口气就严厉得多。

第三十四章

詹姆士·克劳莱的烟斗灭了

布立葛絲小姐看着克劳莱先生的态度那么客气，吉恩小姐又待她热和，覺得受寵若惊。等到莎吳塞唐家里的名片送到克劳莱小姐面前，她就找机会給吉恩小姐說了些好話。她，布立葛絲，原是个失亲少友給人做伴兒的女人，一位伯爵夫人竟肯給她一張名片，豈不是一件大可得意的事嗎！克劳莱小姐向来主張世法平等，說道："我倒不懂了，布立葛絲小姐，莎吳塞唐夫人还特特的留个名片給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她的女伴低心小胆的答道："我想我虽然穷苦，出身可是清白的，像她这样有地位的貴妇人对我賞臉，大概沒有什么妨碍吧。"她把这名片藏在針綫盒里，和其他最珍貴的宝貝擱在一起。她又說起前一天在路上碰

見克劳萊先生帶着他的表妹，——也就是早就放定的未婚妻——一起散步的事。她称贊那位小姐待人怎么和藹，样子怎么温柔，穿著怎么朴素——簡直一点兒不講究。接着她把吉恩小姐的穿戴从头上的帽子到脚上的靴子細細描写了一番，又計算这些东西值多少錢，那份兒細致精密，眞是女人的特色。

克劳萊小姐讓布立葛絲滔滔不絕的講話，自己沒大插嘴。她身体漸漸的复原，只想有人来說說話。她的医生克里默先生坚决反对她回老家，說是倫敦的放蕩生活对于她極不相宜。因此老小姐巴不得在布拉依頓找些朋友，第二天就去投了名片回拜，并且很客气的請畢脫·克劳萊去看望看望他的姑媽。他果然来了，还帶着莎吳塞唐夫人和她小女兒。老夫人小心得很，对于克劳萊小姐的灵魂一句都不提，只談到天气，談到战爭，談到那混世魔王拿破侖怎么失敗。可是說得最多的还是关于医生，江湖騙子，还有她当时下顧的朴杰医生的种种好处。

他們在一起說話的时候，畢脫·克劳萊耍了一下子聪明不过的手段，由此可見若是他早年有人提攜，事業上沒受挫折的話，做起外交官来一定能出头露角。莎吳塞唐老太太随着当时人的口气，痛罵那一朝得志的科西嘉小人，說他是个無惡不作的魔王，又暴虐，又沒胆子，簡直的不配做人；他的失敗，是大家早就料到的。她那么大發議論的当兒，畢脫·克劳萊忽然倒过去帮着那“命运的使者”[1]說話。他描写当年拿破侖做大执政官，在巴黎主持亞眠昂士和約时的風度。也就在那时，他，畢脫·克劳萊，十分荣幸的結識了福克斯先生。福克斯先生为人正直，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他自己虽然和他政見不同，可是对于他却不能

---

[1] 拿破侖自称命运的使者 (The Man of Destiny)，表示他是命运之神派来干大事的。

不热誠的爱戴——福克斯先生是向来佩服拿破侖皇帝的。畢脱痛駡同盟国对于这位下了台的皇帝不守信义。他説拿破侖那么豪爽的向他們投誠，他們竟然不給他留面子，狠下心把他放逐到国外去，反讓一群偏激頑固的天主教匪徒在法国内部横行不法。

他痛恨迷信的天主教，足見他信仰純正，莎與塞唐夫人觉得他还不錯；他那么欽佩福克斯和拿破侖，又使克劳莱小姐对他十分看得起。我最初在書里介紹克劳莱小姐的时候，曾經説起她和已故的政治家是好朋友。她是个忠誠的亲法派，在这次战爭中一直反对政府的措置。法国皇帝打了敗仗并沒有叫老太太觉得怎么激动，他受到的虐待也沒有使她减寿或是睡不着觉，可是畢脱对她兩个偶像的一頓夸奬，正碰在她心坎兒上。这一席話，就帮他得了老太太的欢心。

克劳莱小姐对吉恩小姐説道："亲爱的，你的意思怎么样？"她向来最喜欢相貌美丽态度端庄的女孩兒，一見吉恩小姐就觉得合意。說句实話，她待人向来是这样的，亲热得快，冷淡得也快。

吉恩小姐紅了臉説"她不懂政治，这些事情只好讓給比她聪明的人去管。她認为媽媽説的一定不錯；克劳莱先生的口才也很了不起"。伯爵夫人和小姐起身告辞的时候；克劳莱小姐"悬求莎與塞唐夫人不时讓吉恩小姐到她家里走动走动。如果吉恩小姐能够騰出工夫来，給她这么个孤苦伶仃的病老婆子做伴兒的話，她非常欢迎"。客人們很客气的答应了。分手的时候兩边都非常亲热。

老太太对畢脱説："畢脱，以后别讓莎與塞唐夫人再来。她这人又笨又爱摆架子。你外婆家的人全是这样，我頂討厭的。可是吉恩这小姑娘脾气好，招人疼，你爱什么时候帶她过来我都欢

迎。"畢脫答应了。他并沒有把姑母对于伯爵夫人的批評告訴她本人；伯爵夫人还以为自己的态度庄重愉快，在克劳莱小姐心上留了个極好的印象。

吉恩小姐一来很願意給病人解悶；二来在她自己家里，白托罗繆·亚哀恩士牧师老是絮絮叨叨講他那套悶死人的道理，此外还有許多吃教会飯的人跟在她媽媽那神气活現的伯爵夫人身边拍馬屁，所以她巴不得有机会躲出門去，竟时常去拜訪克劳莱小姐。她白天陪她坐着車子兜風，晚上替她消遣解悶。她天生的溫柔敦厚，連宁金也不妒忌她。軟弱的布立葛絲覺得只要这位好心的吉恩小姐在場，她的朋友說話也比較留情。克劳莱小姐跟吉恩小姐十分要好，搬出許多自己年輕时的軼事来講給她听。老小姐对吉恩說起話来，那口气跟她以前和該死的利蓓加談天的当兒截然不同。吉恩小姐这人天眞爛漫，对她說輕薄話就好像是故意挺撞，克劳莱小姐是个顧体統的人，不肯污了她的耳朵。吉恩小姐呢，也是向来沒人疼顧的，关心她的除了父亲和哥哥之外，再就是这老小姐了。克劳莱小姐对她一片癡情，她也掏出眞心来和老小姐交朋友。

那年秋天(利蓓加在巴黎得意極了，在一大批風流作乐的胜利的英国人里面，数她最出風头。还有咱們的爱米丽亚，那苦惱的亲爱的爱米丽亚，唉！她在哪里啊？)——那年秋天，每到傍晚时分，太陽下去了，天色漸漸昏暗，海浪嘩喇喇的打在岸上，吉恩小姐坐在克劳莱小姐的客厅里，唱些短歌和聖詩給她听，唱得十分悅耳。歌声一停，老小姐便从睡夢里醒过来求她再唱几支。布立葛絲假裝在織毛綫，快乐得直掉眼泪。她望着窗外浩蕩的大海顏色一層層变黑，天空里的月亮星星却逐漸明亮起来，心里那份兒高兴感动，誰也度量不出来。

畢脫坐在飯間里歇着，旁边擱着几本买卖玉蜀黍的法令和傳教士的刊物一类的書报。所有的男人，不管他的脾气性格兒浪漫不浪漫，吃过飯都爱享这份清福。他一面喝西班牙白酒，一面夢想着將来的作为，覺得自己是个挺不錯的家伙。近来他好像很爱吉恩——比七年来任何时候都爱她。在这段訂婚期間，畢脫从来沒有着急想結婚。除了喝酒想心思以外，他飯后还打盹兒。到喝咖啡的时候，鮑尔斯先生砰砰訇訇的走来請他，总瞧見他在黑地里忙着看書呢。

有一晚，鮑尔斯拿着咖啡和蠟燭进来，克劳萊小姐便道："宝貝兒，可惜沒人跟我斗牌。可憐的布立葛絲蠢得要死，那里会玩牌。"(老小姐一有机会，便在佣人面前責駡布立葛絲)；"我覺得玩一会兒晚上可以睡得好些。"

吉恩小姐听了滿面通紅，直紅到小耳朵尖兒上，末后連她漂亮的小指头尖兒也紅了。鮑尔斯出去把門关严之后，她便开口說道："克劳萊小姐，我会一点兒。我从前常常陪我可憐的爸爸斗——斗牌。"

克劳萊小姐高兴得無可無不可，嚷道："过来吻我一下子。亲爱的小宝貝兒，馬上过来吻我一下子！"畢脫先生拿着小册子上楼，看見她們老少兩人厮摟厮抱，像画兒里画的一样。可憐的吉恩小姐那天整个黄昏羞答答的臉紅个不停。

讀者别以为畢脫·克劳萊先生的計策会逃过他至亲骨肉的眼睛。他的所作所为，女王的克劳萊牧师家里的人全都知道。汉泊郡和塞賽克斯相离不远，在塞賽克斯地方別德太太自有朋友，会把克劳萊小姐布拉依頓的公館里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还加上許多沒有發生的事情)，都报告給她听。畢脫去得越来越勤了。他連着几个月不回老家。在大厦，他那可惡的父亲越發墮

落，成日家喝喝攙水的甜酒，老是和那下流的霍洛克斯一家子混在一起。牧师一家瞧着畢脫那么得意，气得不得了。別德太太口里不說，心里懊悔不及，責备自己当初不該輕慢了布立葛絲，也不該对鮑尔斯和孛金那么霸道，那么小器，如今克劳萊小姐家里竟沒有一个人替她报信，眞是大大的失着。她老是說：“都是別德的鎖骨不好。如果別德不摔断骨头，我也不会离开姑媽。我这眞是为責任而牺牲，另一方面，也是你那爱打獵的坏習慣把我害苦了，別德。牧师是不該打獵的。”

牧师插嘴道：“哪里是为打獵！都是你把她吓坏了，瑪莎。你是个能干人，可是你的性子烈火轟雷似的暴躁，而且花錢的时候又較量的利害，瑪莎。”

“別德，倘若我不管着你花錢，你早进了监牢了。”

牧师脾气很好，答道：“亲爱的，你說得不錯。你的确是能干，不过有些时候調排得太精明也不好。”这位虔誠的好人說着，喝了一杯葡萄酒給自己开开心。

他接下去說道：“不懂她瞧着畢脫那膿包那一点兒好？那家伙眞是老鼠胆子，我还記得罗登（罗登究竟还是个男子汉，那混蛋！）——我还記得罗登从前繞着馬房揍他，把他当作陀螺似的抽，畢脫只会哭哭啼啼的回去找他媽——哈，哈！我的兩个兒子都比他强，單手跟他双手对打，还能痛痛的揍他一頓呢！詹姆士說牛津的人还記得他外号叫克劳萊小姐。那膿包！”

过了一会兒，牧师又道：“嗳，瑪莎呀！”

瑪莎一忽兒咬咬指甲，一忽兒把手指在桌子上冬冬的敲，說道：“什么？”

“我說呀，何不叫詹姆士到布拉依頓去走一趟，瞧瞧老太太那兒有什么希望沒有。他快畢業了，这几年里头他統共才留过

兩班，——跟我一样，可是他到底在牛津受过教育，是个大学生，那就不錯了。他在牛津認識好几个闊大少，在邦內弗斯大学又是划船健將；長得又漂亮，喝！太太，咱們何不派他去瞧着老太太呢？倘或畢脫开口反对，就叫他揍畢脫一頓！哈，哈，哈！”

他太太說道：“不錯，詹姆士是应該去瞧瞧她。”接着她嘆口气說道：“如果能把女孩子派一个去住在她家就好了。可惜她嫌她們長得不好看，瞧着就討厭。”媽媽在这边說話，就听得那几个有教养的倒楣鬼兒在隔壁客厅里練琴，手指头又硬，彈的曲子又难。她們整天不是練琴，就是讀地理，念历史，或是系上背板糾正姿势。这些姑娘長得又丑又矮，再加上臉色难看，又沒陪嫁，就算眞是多才多艺，也不能在名利場上出头。别德的副牧师也許肯娶一个去；除此之外，别德太太簡直想不出合适的人。这时候詹姆士从客厅的長窗走进来，油布帽子上插了一个短烟斗。爷兒倆談着聖·里奇賽馬① 的胜負，牧师和他太太說的話便不提了。

别德太太覚得打發詹姆士到布拉依頓去未必有什么指望，沒精打采的送他出門。小伙子听了父母派他出門的用意，也覚得这趟差出得不但沒趣兒，而且不見得有用。不过他想老太太說不定会送他一份相当好看的礼，就可以把他下学期非付不可的賬給还掉几处，也是好的。因此他帶着旅行袋和一大籃瓜菜果蔬——說是牧师亲爱的一家送給亲爱的克劳萊小姐的——他最宝貝的一条狗叫塔馬澤的跟着，一同上了沙烏撒浦頓邮車，当晚平安来到布拉依頓。到了地头，他覚得不便深夜去打攪病人，就歇在一家旅館里，一直挨磨到第二天中午才去探望克劳萊小

① 聖·里奇賽馬每年举行一次，只有三岁的馬能够参加，这种賽馬是1776年聖·里奇將軍(St. Leger)設起的。

姐。

詹姆士的姑媽最后一次看見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笨手笨脚的大孩子。男孩子長到这么尷尬的年龄，說起話来不是尖得像鬼叫，就是啞得怪声怪气；臉上往往开了紅花似的長滿了疙瘩（据說罗蘭氏的美容藥可以医治）；有时还偸偸的拿着姊妹的剪刀剃鬍子。他們見了女孩子怕得要命；衣褲緊得穿不下；手脚長得又粗又大，四肢从袖口和褲脚那兒伸出了一大截。晚飯之后，这种孩子就沒法安排了；太太小姐們在朦朧的客厅里压低了声音談体己，看着他就討厭。先生們留在飯間里喝酒，有了这么一个不諳人事的年輕小子在旁边，許多有趣的俏皮話說出来覚得碍口，不能暢暢快快的談，也多嫌他。喝完第二杯酒，爸爸便說："賈克，我的兒，去看看天会不会下雨。"孩子一方面松了一口气，一方面又覚得自己不算大人，老大不愜意，离开筵席走掉了。当时詹姆士也是那么一个半大不小的家伙，现在他受过了大学教育，而且在牛津进的是一家小大学，在学校里經常和好些紈褲子弟混在一起，欠过債，受过停学和留班的处分，磨練得非常圓滑老成，真正的長成一个青年公子了。

他到布拉依頓拜訪姑母的时候，已經長得很漂亮，喜新厭旧的老太太最賞識好相貌，瞧着詹姆士态度很忸怩，一陣陣的臉紅，心想这小伙子天真未鑿，还沒有沾染坏習气，心里很喜欢。

他說："我来看望我的同学，住一兩天，順便又——又来問候您。爸爸和媽媽也問候您，希望您身体好些了。"

佣人上来給孩子通报的时候，畢脫也在房里陪着克劳萊小姐，听說是他，不由得一楞。老太太生性幽默，瞧着她道貌岸然的侄子那么为难，覚得好玩。她殷殷勤勤的問候牧师一家，还說她很想去拜訪他們。她当着孩子的面夸奬他，說他長得好，比从

前大有进步了，可惜他妹妹們的相貌都还不及他一零兒。她盤問下来，發現詹姆士住在旅館里，一定要請他住到家里来，叫鮑尔斯立刻把詹姆士·克劳莱先生的行李取来。她雍容大度的說道："听着，鮑尔斯，把詹姆士先生的賬給付了。"

她得意洋洋的瞧了畢脫一眼，臉上的表情着实頑皮。那外交官妒忌得差点兒一口气回不来。他虽然竭力对姑媽討好，老太太从来沒有請他住在家里，偏偏这架子十足的小鬼剛一进門就能討她喜欢。

鮑尔斯上前深深一躬，問道："請少爷吩咐，叫湯姆士上那家旅館去取行李？"

詹姆士霍的站起来慌慌張張的說道："嗳喲，还是我自己去取。"

克劳莱小姐問道："什么？"

詹姆士滿面通紅答道："那客店叫'湯姆·克里白的紋章'①。"

克劳莱小姐听了这名称，哈哈大笑。鮑尔斯仗着是家里的亲信旧佣人，也便冲口而出，呵呵的笑起来。那外交官只微笑了一下。

詹姆士看着地下答道："我——我不認識好旅館。我以前从沒有到这兒来过。是馬車夫介紹我去的。"这小滑头真会搗鬼！事情是这样的：隔天在沙烏撒浦頓邮車上，詹姆士·克劳莱碰見一个拳击家，叫做德德白莱城的小宝貝，这次到布拉依頓和洛丁地恩城的拳师交手。那小宝貝的談吐使詹姆士听得出神忘形，就跟那位專家交起朋友来，一同在上面說的那家旅館里消磨了

① 克里白是平民的名字，而且开客店的不可能有家傳的紋章。

一个黄昏。

詹姆士接着說道："还是——还是讓我去算賬吧。"他又謙讓了一下說："不能叫您破費，姑媽。"他的姑媽見他細致小心，笑得更起劲了，揮揮手說："鮑尔斯，快去付了錢，把賬單帶回来給我。"

可憐的老太太，她还蒙在鼓里呢！詹姆士惶恐得不得了，說道："我帶了——帶了一只小狗来，还得我去領它来。它專咬听差的小腿。"

他这么一說，引得大家都哄笑起来。克劳莱小姐跟她侄子說話的当兒，吉恩小姐和布立葛絲只靜靜的坐着，这时也掌不住笑了。鮑尔斯沒有再說話便走了出去。

克劳莱小姐有意要叫大侄兒难受，对这个牛津学生十分客气。只要她存心和人交朋友，待人眞是慈厚周到，恭維話兒說也說不完。她只随口請畢脫吃晚飯，可是一定要詹姆士陪她出去，叫他坐在馬車的倒座上，一本正經的在削壁上来回兜風。她說了許多客气話，引用了許多意大利文和法文的詩句，可憐的孩子一点也不懂。接着她又称贊他有学問，深信他將来准能得到金獎章，并且在数学名譽試驗中做优等生。

詹姆士听了这些恭維，胆子大了，便笑道："呵，呵！怎么会有数学名譽試驗？那是在另外一家鋪子里的。"

老太太道："好孩子，什么另外一家鋪子？"

那牛津学生油头滑腦的答道："数学荣誉試驗只有劍桥举行，牛津是沒有的。"他本来还想再和她說些知心話兒，那知道削壁上忽然来了一輛小車子，由一匹上等好馬拉着，車里的人都穿了白法蘭絨的衣服，上面釘着螺鈿扣子。原来是他的朋友那德德白萊城的小宝貝和洛丁地恩城的拳师，帶着三个朋友，看見

可憐的詹姆士坐在大馬車里，都来和他招呼。天眞的小伙子經过这件事情，登时泄了气，一路上閉着嘴沒肯再說一句話。

他回到家里，發現房間已經收拾整齐，旅行袋也打开了。如果他留心看一看，准会注意到鮑尔斯先生領他上楼的时候綳着臉兒，又像覚得詫异，又像在可憐他。可是他全不理会鮑尔斯，一心只在悲嘆自己不幸到了这么倒楣的地方，滿屋子全是老太婆，絮絮叨叨的說些意大利文和法文，还对他講論詩文。他叫道："哎喲喲！这可眞叫我走头無路了。"这孩子天生靦覥，最溫和的女人——哪怕是布立葛絲那样的人——只要开口和他說話，就能叫他手足無措。倘若把他送到爱弗笠水閘讓他跟駁船上的船夫打交道，他倒不怕，因为他开出口来全是粗話俗語，压得倒最粗的船夫。

吃晚飯的时候，詹姆士戴上一条箍得他透不过气的白領巾。他得到很大的面子，領着吉恩小姐下楼到飯厅里去，布立葛絲和克劳萊先生扶着老太太跟在后面，手里还捧着她常用的包兒、墊子和披肩这些东西。布立葛絲吃飯的当兒一半的时間都在伺候病人和替她的胖小狗切鷄肉。詹姆士不大开口，專心請所有的小姐喝酒。克劳萊先生向他挑战，要他多喝，他果眞把克劳萊小姐特地命令鮑尔斯为他打开的一瓶香檳酒喝了一大半。飯后小姐們先走，兩兄弟在一处坐着。畢脫，那从前做外交官的哥哥，对他非常热和，跟他談了許多話。他問詹姆士在学校讀書的情形，將来有什么計划，并且表示全心希望他前途無量。总而言之，他的态度又直爽，又和藹。詹姆士喝了許多葡萄酒，嘴也敞了。他和堂哥哥談起自己的生活情形和前途，說到他怎么欠債，小考怎么不及格，跟学监怎么拌嘴，一面說，一面不停的喝酒。他一忽兒喝喝葡萄酒，一忽兒喝喝西班牙白酒，忙忙碌碌，覚得

非常受用。

克劳莱先生替他满斟一杯道："姑媽最喜欢讓家里的客人自由自在。詹姆士，这所房子跟自由厅①一般，你只管随心如意，要什么就拿什么，就算孝顺她了。我知道你們在乡下的人都譏笑我，因为我是保守党。可是誰也不能抱怨克劳莱小姐不够进步。她主張平等，瞧不起一切名銜爵位。"

詹姆士道："你干嗎要娶伯爵的女兒呢？"

畢脫很客气的回答道，"亲爱的朋友，可憐的吉恩小姐恰巧是大人家出身，你可不能怪她。已經做了貴族，也沒法子了。而且你知道我是保守党。"

詹姆士答道："哦，說起这話，我認为血統是要紧的。說眞話，血統是最要紧的。我可不是什么激进派。出身上等的人有什么好处我全知道。哼！賽船比拳的时候，誰贏得最多呢？就拿狗来說吧，什么狗才会拿耗子呢？都得要好种呀！鮑尔斯好小子，再拿瓶葡萄酒来，这会兒先讓我把这一瓶喝个干凈。我剛才說到哪兒了？"

畢脫把壶遞給他，讓他喝个干凈，一面温和的回答道："好像是狗拿耗子吧？"

"我拿耗子嗎？嗳，畢脫，你喜欢各种运动游戏嗎？你要不要看看眞能拿耗子的狗？如果你想看的話，跟我到卡色尔街馬房找湯姆·考丟罗哀去，他有一只了不起的好狗——得了！"詹姆士忽然觉得自己太荒謬，哈哈的笑起来，"你才不希罕狗和耗子呢。我这全是胡說八道。我看你連狗跟鴨子都分不清。"

---

① 自由厅（Liberty Hall），就是能够随心所欲的地方，在哥德斯密（Goldsmith）的"委曲求全"一剧里，哈德加索尔先生家里来了两个小伙子，誤認他的公館是个客店，他也將錯就錯，对他們說：先生們，这兒就是自由厅。

畢脫越来越客套，接着說道："的确分不清。剛才你还談血統。你說貴族出身的人总有些特別的好处。酒来了！"

詹姆士把鮮紅的酒一大口一大口呷下去，答道："对！血統是有些道理的。狗也罢，馬也罢，人也罢，都非得好种不可。上学期，在我停学以前——我的意思就是說在我出疹子以前，哈，哈！我和耶穌堂大学的林窩德，星伯勛爵的兒子鮑勃·林窩德，兩个人在白萊納姆的貝尔酒店里喝啤酒。班卜瑞的一个船夫跑上来要跟我們对打，說是贏了的可以白喝一碗五味酒。那天我碰巧不能跟人打架。我的胳膊受了伤，用绷帶吊起来了，連煞車都拿不动。我那匹馬眞是个該死的畜生，兩天之前把我从馬背上一直摔在地下——那天我是跟亞平頓一塊兒出去的，我还以为胳膊都断了呢。所以我当然不能把他好好兒揍一頓。鮑勃馬上脫掉外套；和班卜瑞人打了四合，不出三分鐘就把他打垮了。天啊，他扑通一声倒下去了。为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家世好坏不同的緣故。"

前任参贊說道："詹姆士，你怎么不喝酒？我在牛津的时候，仿佛学生們的酒量比你們要大些。"

詹姆士把手按着鼻子，睞一睞醉眼說道："得了，得了，好小子，別作弄我。你想把我灌醉嗎？想也不要想！好小子，咱們酒后說眞話。打仗，喝酒，斗聰明，全是咱們男人的特权①，是不是？这酒妙極了，最好姑媽肯送些到乡下去給我爸爸喝。"

那奸詐的政客答道："你不妨問她一声。要不，就趁这好机会自己尽着肚子灌一下。詩人怎么說的？'今朝借酒澆愁，明天又在大海上破浪前进了。'② 善于豪飲的畢脫引經据典的样子很

① 以上兩句全是最常見的拉丁文。

② 罗馬詩人賀拉斯的詩句，見抒情詩第一卷。

像在下議院演說①。他一面說，一面举起杯子轉了一个大圈子，一挺頸子，喝下去好儿滴酒。

在牧师家里，倘若飯后开了一瓶葡萄酒，姑娘們便一人斟一杯紅醋栗酒喝。别德太太喝一杯葡萄酒；老实的詹姆士通常也喝兩杯，如果再多喝的話，父亲便不高兴，这好孩子只好忍住了，有时找补些紅醋栗酒，有时躲到馬房里跟馬夫一起喝攙水的杜松子酒，一面还抽抽烟斗。在牛津，他很可以尽着肚子灌，不过酒的質地很差。如今在姑媽家里喝酒，質佳量多，詹姆士当然不肯辜負好酒，也不必堂哥哥怎么劝他，就把鮑尔斯先生拿来的第二瓶也喝下去。

到喝咖啡的时候他們便得回到女人堆里去。小伙子最怕女人，他那和藹直爽的态度沒有了，換上平常又忸怩又個丧的样子，一黃昏只是唯唯否否，有时虎着臉瞟吉恩小姐一兩眼，还打翻了一杯咖啡。

他虽然沒說話，可是老打呵欠，那样子眞可憐。那天黃昏大伙兒照例找些家常的消遣，可是有了他在旁边，便覚黯然無味。克劳萊小姐和吉恩小姐斗牌，布立葛絲做活；大家都覚得他一双醉眼瘋瘋傻傻的瞧着她們，老大不舒服。

克劳萊小姐对畢脫先生說道："这孩子不会說話，笨手笨脚的，好像很怕羞。"

狡猾的政客淡淡的回答道："他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話多些，見了女人就不响了。"也許他看見葡萄酒沒使詹姆士多說話，心里很失望。

詹姆士第二天一早写信回家給他母亲，淋漓尽致的描写克

---

① 在十九世紀以前，議員們演說的时候都爱引用賀拉斯、維吉尔等拉丁詩人。

劳萊小姐怎么优待他。可憐啊！他还不知道这一天里头有多少倒楣的事情等着他，也不知道自己得寵的时候竟会这么短。惹禍的不过是件小事，还是在他住到姑媽家去的前一夜在那客棧里干下的，連他自己也忘記了。事情不过是这样的：詹姆士花錢向来慷慨，喝醉了酒之后更加好客；那天黃昏他請客作东，邀請德德白萊的选手，罗丁地恩的拳师，还有他們的好些朋友，每人喝了兩三杯攙水的杜松子酒，一共喝掉十八杯，每杯八便士，都开在詹姆士·克劳萊先生的賬單上。可憐的詹姆士从此名譽扫地——不为多花了錢，只为多喝了酒。他姑媽的佣人头兒鮑尔斯奉命替少爷去还賬，旅館主人怕他不肯付酒賬，賭神罰誓說所有的酒全是那位少爷自己喝掉的。鮑尔斯最后付了錢，回来就把賬單給孚金看。孚金姑娘一看他喝了那么些杜松子酒，吓了一大跳，又把賬單交到总会計布立葛絲小姐手里。布立葛絲覺得有責任告訴主人，便回稟了克劳萊小姐。

倘或詹姆士喝了十二瓶紅酒，老小姐准会饒恕他。福克斯先生，謝立丹先生①，都喝紅酒。上等人都喝紅酒。可是在小酒店里跟打拳的混在一起喝十八杯杜松子酒，罪孽可不輕，叫人怎么能一下子就饒了他呢？那天样样事情都于他不利。他到馬房去看他那条叫塔烏澤的狗，回来时混身烟味兒。他帶着塔烏澤出去散步，剛巧碰見克劳萊小姐帶着她那害气喘病的白萊納姆小狗也在外面；若不是那小狗汪汪的尖叫着躲到布立葛絲小姐身边去，塔烏澤一定要把它吃下去了。塔烏澤的主人心腸狠毒，看着小狗受罪，反而站在旁边打哈哈。

合該小伙子倒楣，他的靦覥样兒到第二天也沒有了。吃飯

---

① 謝立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1751—1816)，英国著名戏剧家。

的时候他嘻嘻哈哈十分起劲，还說了一兩个笑話取笑畢脫·克劳萊。飯后，他喝的酒跟隔天一样多，渾头渾腦的走到起坐間里对小姐們講了几个牛津大学流行的最妙的故事。他描写瑪利諾打拳的手法和荷蘭山姆有什么不同，又开玩笑似的說要和吉恩小姐打賭，看德德白萊城的小宝貝和罗丁地恩城的拳师究竟誰輸誰贏。笑話越說越高兴，到后来他竟提議和堂哥哥畢脫·克劳萊打一場，随他戴不戴打拳用的皮手套。他高声大笑，拍拍畢脫的肩膀說道："我的花花公子啊，我这建議公道得很呢。我爹也叫我跟你对打，說是不管輸贏多少錢，他总跟我对分，哈，哈！"这斌媚的小伙子一面說話，一面很有含蓄的向可憐的布立葛絲点头点腦，做出又高兴又得意的样子，翹起大拇指往后指着畢脫·克劳萊。

畢脫虽然不受用，可是心底里却很喜欢。可憐的詹姆士笑了个够；老太太安歇的时候，他跌跌撞撞的拿着蠟燭照她出去，一面做出恭而敬之的样子嘻嘻的傻笑着，要想吻她的手。末后他和大家告别，上自己屋里睡覚去了。他志得意滿的認为姑母的財产將来准会傳給他。家里别的人都輪不到，連他父亲也沒有份。

你大概以为他进了臥房便不会再鬧乱子了，那知这沒时运的孩子偏偏又干了一件坏事。在外面，月亮照着海面，景色非常美丽。詹姆士看見月光水色那么幽雅，心想不如抽抽烟斗，受用一会子再睡。他想如果他聰明些，开了窗，把头和烟斗伸在窗外新鮮空气里，誰也聞不着烟味兒的。可憐的詹姆士果真这么做了，却不料过分兴奋之后，忘記他的房門还开着，風是朝里吹的，那穿堂風綿綿不断，把一陣陣的烟直往下送，克劳萊小姐和布立葛絲小姐聞着的烟香，还跟本来一样濃郁。

这一袋烟葬送了他；别德·克劳莱一家一直没知道这袋烟剝夺了他們几千鎊的財产。当时鮑尔斯正在楼下給他手下的听差朗讀“火与煎盤”，那声音陰森森的叫人害怕。正讀着，只見孚金三脚兩步直冲下来，把这可怕的秘密告訴給他听。鮑尔斯和那小听差見她吓得面無人色，只道是强盗进了屋子躲在克劳莱小姐的床底下，孚金瞧見了他們的腿了呢。鮑尔斯一听得这事，立刻一步跨三級的冲到詹姆士的屋子里（他本人还不知道），急得声音不成声音的叫道：“詹姆士先生，少爷，看老天面上，快别抽烟斗了！”他把烟斗向窗外一扔，悲悲戚戚說道：“唉，詹姆士先生，瞧你干的好事！小姐不准抽烟的！”

“那么小姐就别抽，”說着，詹姆士哈哈的痴笑起来，这一笑笑得不是时候，他还以为这笑話妙不可言。第二天早上，他的心情就不同了。鮑尔斯先生手下有个小听差，每天給他擦鞋，另外送热水进去讓他刮鬍子，可惜他虽然日夜盼望，鬍子还是沒長出来。这天他还睡在床上，那小听差拿了一張便条給他，上面是布立葛絲的笔迹，写道：

> 亲爱的先生：克劳莱小姐昨夜不能安睡，因为屋子里滿是烟草的臭味。克劳莱小姐叫我向你道歉，她身体不好，在你离开之前，不能相見了。她懊悔麻煩你搬出酒店来住。她說你如果在布拉依頓住下去，还是在酒店里比較舒服。

老实的詹姆士在討好姑媽这件事上，前途从此断絕。事实上，他吓唬堂哥哥畢脫的話已經做到，真的上場跟畢脫比过拳脚，只不过他自己沒有知道。

爭夺产業的糾紛里面最先得寵的人在哪兒，我們也該問一声才是。上文已經表过，蓓基和罗登在滑鉄盧大战以后重新会

合，一八一五年冬天，正在巴黎过着华貴風流的生活。利蓓加的算盤本来就精，再加可憐的乔斯·賽特笠买她的兩匹馬付了一笔大价錢，至少够他們的小家庭过一年，算下来，“我打死馬克上尉的手槍”、金的化妝盒子、貂皮里子的外衣都不必出卖。蓓基把这件外衣改成自己的長外套，穿起来在波罗涅树林大道上兜風，引得人人称贊。英国軍队占領崗白雷之后，她就跟丈夫团圓了。他們怎么会面，罗登怎么得意的情形，你眞該瞧瞧。她拆开身上的針綫，把以前打算从布魯塞尔逃难的时候縫在棉襯子里的表呀，首飾呀，鈔票呀，支票呀，还有許多別的值錢东西，一股腦兒抖將出来。德夫托覚得好玩極了，罗登更乐得呵呵大笑，賭神罰誓的說她比什么戏文都有趣。蓓基把自己向乔斯敲竹杠的事情十分幽默的描写了一遍，罗登听了高兴得几乎發狂。他对于妻子，就跟法国兵对于拿破侖一样崇拜。

她在巴黎一帆風順。所有的法国上流妇女一致称贊她可爱。她的法文說得十分完美，而且不多几时便学得了她們嫻雅的風度和活潑的举止。她的丈夫蠢的很，可是英国人本来就蠢，而且在巴黎，有个愚蠢的丈夫反而上算。他是那位典雅闊气的克劳萊小姐的承繼人。大革命發生的时候，多少法国貴族避难到英国，多亏她照应接待，因此現在她們便把上校的太太請到自己的公館里去。有一位貴妇人——一位公爵夫人——在革命以后最困难的时候，不但承克劳萊小姐不还价錢买了她的首飾和花边，并且常常給請去吃飯。这位貴夫人写信給克劳萊小姐說：“亲爱的小姐为什么不到巴黎来望望好朋友們和你自己的侄兒侄媳妇呢？可爱的克劳萊太太伶俐美貌，把所有的人都迷住了。她的丰采，斌媚，机智的口角，都和我們亲爱的克劳萊小姐一样。昨天在底勒里宫，連王上都注意她。亞多娃伯爵① 对她那么殷

勤，使我們都覚得妒忌。这兒有一个叫貝亚爱格思夫人的蠢女人，一張雷公臉，戴一頂圓帽子，上面插几根烏毛。她逢宴会必到，又比別人高着一截，所以到处看見她在东張西望。有一回，昂古莱姆公爵夫人(她是帝王的后裔，往来相与的也都是金枝玉叶)特意請人介紹給受你栽培保护的侄媳妇，用法国政府的名义向她道謝，代替当年流落在英国在你手里受到大恩的人致意。这一下，可把貝亚爱格思夫人气坏了！你的侄媳妇应酬極忙，在所有的跳舞会上露面——可是不跳舞。这漂亮的小人兒多好看，多有趣！她到处受到男人們的崇拜，而且再过不久就要做母亲了。她談起你——她的保护人，她的母亲，那口气眞令人感动，連魔鬼听着也要掉眼泪的。她多么爱你！可敬可爱的克劳莱小姐，我們都爱你！"

巴黎貴妇人的来信，大概并沒有使蓓基太太可敬可爱的姑媽对她增加好意。老小姐听說利蓓加已經怀孕，又知道她利用自己的名字混进巴黎上流社会大胆招摇撞騙，勃然大怒。她身体虛弱，精神又受了刺激，不能用法文回信，就用英文向布立葛絲口述了一封怒气冲冲的回信，一口否認和罗登·克劳莱太太有什么关系，并且警告所有的人，說她詭計多端，是个危險分子。写信的那位公爵夫人在英国只住过二十年，英文字一个也不認得，因此第二回跟罗登·克劳莱太太会面的时候，只說"亲爱的小姐"写了一封怪風趣的回信，說的都是关于克劳莱太太的好話。利蓓加一听，当眞以为老小姐回心轉意了。

当时她是所有英国女人里面最出風头最受崇拜的一个，每

① 即后来繼路易十八为王的查理第十。原文称他为 Monsieur(先生)，因为按照法国的規矩，普通人称王兄王弟不必提姓名封号，單用"先生"这字，在別的国家却沒有这風气，此地只好用他未登基时的封号。

逢在家待客的日子，总好像是开了个小規模的欧洲会議。在那年有名的冬天，全世界的人——普魯士人，哥薩克人，西班牙人，英国人，都聚在巴黎。利蓓加的小客厅里挤满了挂綬帶戴宝星的人物，貝克街的英国人瞧見她这样，准会妒忌得臉上失色。她在波罗涅树林大道上兜風，或是在小包厢里听歌剧，都有出名的將官簇拥着她。罗登兴高采烈；因为在巴黎暫时还沒有要債的跟着他，而在維瑞咖啡館和鮑維里哀飯店①还每天有宴会；賭錢的机会既多，他的手运又好。德夫托大概很不高兴，因为德夫托太太自作主張的到巴黎来找他；除掉这不幸的事件之外，蓓基身边又有了二十来个將軍，她要上戏院之前，尽可以在十几个花球中間任意挑揀。英国上層社会里的尖兒，像貝亞爱格思夫人之流，全是德行全备的蠢婆子，看着蓓基小人得志，难受得坐立不安。蓓基取笑她們的話說得非常刻薄，好像一支毒箭戳进了她們純潔的胸膛，直痛到心窩里。所有的男人全帮着蓓基。对于那些女的，她拿出不屈不撓的精神跟她們周旋，反正她們只会說本国的語言，不能用法文来詆毁她。

这样，从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一六年的冬天，罗登·克劳莱太太寻欢作乐，日子过得十分順利。她很能适应上流社会的环境，竟仿佛她祖上几百年以来一向是有地位的人物。說真話，有了她那样的聪明、才能和精力，在名利場上也应該占据显要的地位才是。一八一六年入春的时候，在“加里涅尼报”②上最有意思的

---

① 維瑞咖啡館(Café Véry)和鮑維里哀飯店(Restaurant Beauvillier)当年在巴黎都負盛名。

② 这份报紙是入法国籍的英国人約翰·安东尼·加里涅尼(John Anthony Galignani)和威廉·加里涅尼(William Galignani)兩兄弟合办的，注重报导英国社会、政治、文艺各方面的消息。

一角上，登載了“禁衛軍克劳萊中校夫人弄璋之喜”的新聞，那天正是三月二十六日。

倫敦的报紙轉載了这項消息，那时克劳萊小姐还在布拉依頓，一天吃早飯的时候，布立葛絲便把它讀出来。这新聞原是意料之中的，不料在克劳萊家里却因此起了一个極大的轉变。老小姐大怒，立刻把她侄兒畢脫叫来，又到勃倫息克广場請了莎異塞唐夫人，和他們商議，說兩家早就訂了婚，最好現在立刻举行婚礼。她答应去世之前給小夫妻每年一千鎊的用度，死后大部分的遺产也归侄兒和亲愛的侄媳妇吉恩·克劳萊夫人所有。华息克特特的赶到布拉依頓来給她重写遺囑，莎異塞唐也来替妹妹主婚。主持婚礼的是一位主教，旁門左道的白托罗繆·亞哀恩士牧师沒有輪到做这件事，老大失望。

他們結婚之后，畢脫很想依照慣例，帶着新娘出去蜜月旅行。可是老太太对吉恩越来越寵愛，老实不客气承認一时一刻离不开她。畢脫和他太太便搬过来和克劳萊小姐同住。可憐的畢脫一方面要順着姑媽的脾气，一方面又得看丈母娘的嘴臉，着实难过，心里眞是万分委屈，莎異塞唐夫人住在隔壁，闔家的人，包括畢脫、吉恩夫人、克劳萊小姐、布立葛絲、鮑尔斯、孚金，統統都得由她指揮。她硬給他們藥吃，硬給他們小册子看，全無通融的余地。克里默給赶掉了，另外請了罗杰医生来，不久之后，她完全不讓克劳萊小姐作主，竟連面子也不顧。那可憐的老婆子越变越胆小，到后来連欺負布立葛絲的勁兒也沒有了。她緊紧依着侄兒媳妇，一天比一天糊塗，也一天比一天胆小。你这又忠厚、又自私、又虛荣、又慷慨的，不信神明的老太婆啊，从此再見了！祝你得到安息！希望吉恩夫人对她孝順溫柔，好好的服侍她走出这熙熙攘攘的名利場。

第三十五章

做寡妇和母亲

加德白拉和滑鉄盧兩次大战的消息同时傳到英国。政府公报首先發表兩次战役的結果；光荣的消息一登出来，全英国的人心里都交織着得意和恐惧。跟着便刊登战事中的細节，死伤的名單也随着胜利的消息来了。把这張名單攤开的时候心里多么恐慌，誰能够描写啊！你想想看，在英格蘭、苏格蘭和威尔斯，差不多每一村每一家的人都受到影响。他們得到了弗蘭德尔斯兩次大战的消息，讀过死伤軍人的名單，知道了亲人們的下落，有的得意，有的伤心，有的感激上天保佑，有的心焦得走头無路，該是什么样的情景！誰要是高兴去翻翻当年的旧报紙，还能够重新体味那种急煎煎等待消息的滋味。死亡名單天天連續在报上登載，看完一天所載，就好像看小說看到一半須待下期再續。試想这些报紙次第發行的时候，看报的人感情上的波动有多么大？那一次打仗我們国里只不过动員兩万人，已經引起这样的騷动，那么請再倒溯二十年，試想当时欧洲上战場的不但論千論万，竟是几百万人的大战，又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几百万大軍当中無論是誰杀了一个敌人，也就是害了他無辜的家人。

有名的公报上所發表的消息，对于奥斯本一家，尤其是奥斯本本人，是个非常的打击。姊妹倆尽情痛哭了一頓，她們的父亲更是灰心丧气，伤心得不得了。他竭力对自己解釋，說这是兒子忤逆，所以天罰他早死。他不敢承認这般严厉的处分使他害怕，

也不敢承認他自己对兒子的咒詛应驗得太早了。有时候他想到自己曾經求天懲罰兒子，这次的大禍竟是他一手造成，忍不住害怕得心惊胆战。如果他不死，爷兒倆还有言归于好的机会：他的妻子也許会死掉；他也許会回来向父亲說："爸爸，我錯了。"可是現在什么都完了。爷兒倆中間隔着一条跨不过的鴻溝。乔治站在对岸，眼睛里悲悲戚戚的表情纏繞着他。他还記得有一回孩子生病發燒，也就是这个样子。那时候人人都以为乔治活不成了，他躺在床上，一句話不說，只会可憐巴巴的瞪着眼瞧人。老天哪！当年他心里的煎熬說也說不出，只会紧紧的纏着医生，到处跟着他。后来孩子脫离險境，慢慢的复原，看見父亲也認得了，他心上才算是一塊石头落了地。現在呢，沒有希望。沒有补救的办法，也沒有重新講和的机会。尤其可气的是兒子再也不会向他低头認罪了。这次爭执里面，他覺得自己大大的丢了面子，咬牙切齿的气恨，他的血里仿佛中了毒，只是要沸滾起来，总得兒子陪了小心，他才会心胸舒泰，血脉和暢。这驕横的爸爸最痛心的是哪一点呢？因为来不及在兒子生前饒恕他的过錯嗎？还是因为沒听見兒子对他道歉，忍不下这口气呢？

不管頑固的老头兒心里怎么想，他嘴里什么都不說。在女兒面前，他根本不提乔治的名字，只叫大女兒吩咐全家女佣人都穿起孝来，自己另外下个命令叫男佣人也都換上黑衣服。一切宴乐当然都停頓下来。白洛克和瑪丽亚的婚期本来已經定好了，可是奥斯本先生和未来的女婿絕口不談这件事，白洛克先生瞧了瞧他的臉色，沒敢多問，也不好催着办喜事。有的时候他和兩位小姐在客厅里輕輕議論几时結婚的話，因为奥斯本先生从来不到客厅里来，总是一个人守在自己的書房里。屋子的前面一半全部关閉起来，直到出孝以后才能动用。

大概在六月十八日以后三个星期左右，奥斯本先生的朋友威廉·都宾爵士到勒塞尔广場来拜望他。威廉爵士臉色灰白，一股子坐立不安的样子，一定要見奥斯本本人。他給領到奥斯本書房里，先开口說了几句主客兩边都莫名其妙的話，便从封套里拿出一封信来，信口用一大塊紅火漆封着。他迟疑了一下，說道："今天第——联队有个軍官到倫敦来，小兒都宾少佐托他帶来一封家信。里面附着給你的信，奥斯本。"副市長說了这話，把信擱在桌子上。奥斯本瞪着眼看他，半晌不說話。送信的人瞧着奥斯本的臉色老大害怕，他好像做了亏心事，对那伤心的老头兒瞧了一兩眼，一言不發的急忙回家去了。

信上的字写得很有力气，一望而知是乔治的笔迹。这封信就是他在六月十六日黎明和爱米丽亚分别以前写的。火漆上打的戳子刻着他們家假冒的紋章。好多年以前，这个爱虛荣的老头兒从貴族縉紳录里面看見奥斯本公爵的紋章和他家的座右銘"用战爭爭取和平"，就一起偸用了，假裝和公爵是本家。在信上簽字的人如今再也不能再拿笔再举劍了。連那印戳子也在乔治死在战場上的当兒給偸掉了。这件事情他父亲并不知道。他心慌意乱呆柯柯的对着那封信發怔，站起来拿信的时候差些兒栽倒在地上。

你和你的好朋友拌过嘴嗎？如果你把他跟你要好的时候写的信拿出来看看，你心里不会不难受、不慚愧。重温死去的感情，看他信上說什么友情不变的話，眞是再凄慘再乏味也沒有了。这分明是豎在爱情的墳墓上的墓碑，上面句句是謊話，对于人生，对于我們所追求的虛荣，眞是辛辣的諷刺。这样的信，我們差不多都收过，也都写过。一抽屜一抽屜多的是。这样的信好像是家里的丑事，我們丢不掉，却又怕看。奥斯本把兒子的

遺書打开之前，抖个不住，自己半天做不得主。

可憐的孩子信上并沒有多少話。他太驕傲了，不肯讓心里的感情流露出来。他只說大战就在眼前，願意在上战場之前和父亲告别。他恳求父亲照料他撇下的妻子，說不定还有孩子。他承認自己太荒唐，花起錢来不顧前后，已經把母亲的一小份遺产浪費了一大半，因此心上覚得很慚愧。父亲从前对他那么疼爱，他只有感激。末了，他答应不管是死在外面还是活着回来，他一定要勉力給乔治·奥斯本的名字增光。

英国人是向来不爱多話的，二来他这人心高气傲，三来也許是一时里覚得忸怩，所以他的嘴就給堵住了。当时他怎么吻他父亲的名字，可惜奥斯本先生看不見。他看完了兒子的信，只覚得自己的感情受了挫折，又沒了报仇的机会，心里充满了最怨毒最辛酸的滋味。他仍旧爱兒子，可是也仍旧不能原諒他。

兩个月之后，兩位姑娘和父亲一起上教堂。他往常做礼拜的时候，总坐在固定的位子上，可是那天他的女兒發現他不坐老位子了，却跑去坐在她們的对面。他靠在椅垫上，抬起头来直瞪瞪的瞧着她們后面的牆。姑娘們看見父亲昏昏默默的尽望着那一边，也跟着回过头去，这才發現牆上添了一塊精致的石碑。碑上刻着象征英国的女人像。她俯下身子，正在对着一个骨灰罈子哭泣，旁边还有一柄断劍和一头躺着的獅子，都表明这石碑是为紀念陣亡战士建立的。当年的雕刻家手头都拿得出一套这类丧事中应用的标記。至今在聖·保罗教堂的牆上还塑着一組組的人像兽像，全是从异教邪說里借过来的寓言故事，意义和式样十分夸張。本世紀开始的十五年里头，这种雕刻的需要大極了。

这塊石碑底下刻着奥斯本家里有名的紋章，气概十分雄壯，另外有几行字，說这塊碑为紀念皇家陆軍第——联队步兵上尉

乔治·奥斯本先生而建立。奥斯本先生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在滑鉄盧大战中为英王陛下和祖国光荣牺牲，行年二十八岁。底下刻着拉丁文："为祖国而死是光荣的，使人心甘情願的。"

姊妹俩看見了这塊石碑，一陣难过，瑪丽亚甚至于不得不离开教堂回到家里去。教堂里的会众看見这兩位穿黑的小姐哭得哽哽咽咽，都肃然起敬，連忙讓出路来；那相貌严厉的父亲坐在陣亡軍士的紀念碑前面，大家看着也覺得可憐。姑娘們哭过一場以后，就在一塊兒猜测道："不知他会不会饒了乔治的老婆。"凡是和奥斯本家里認識的人都知道爷兒俩为兒子的婚姻問題吵得兩不来往，所以也在談論猜測，不知那年輕的寡妇有沒有希望和公公言归于好。在市中心和勒塞尔广場，好些人都为这事賭东道。

奥斯本姊妹很怕父亲会正式承認爱米丽亚做媳妇，老大不放心。过了不久，她們更着急了，因为那年秋末，老头兒說起要上外国去。他并沒有說明白究竟上哪一国，可是女兒們馬上知道他要到比利时去，而且她們也知道乔治的妻子正在比利时的京城布魯塞尔。关于可憐的爱米丽亚，她們从都宾爵士夫人和她女兒們那里得到不少消息，对于她的近况知道得相当的詳細。自从联队里的下級少佐陣亡之后，老实的都宾上尉就升上去补了缺。勇敢的奥多呢，向来又鎮靜又有胆量，在打仗的时候沒有一回不出人头地，这次立了大功，升到上校的位子，又得了下級騎士的封号。

勇敢的第——联队在接連兩次战役中伤亡都很慘重，直到秋天还有許多人留在布魯塞尔养伤。大战發生以后好几个月里头，这座城市就成了一个龐大的軍事医院。那些軍官和小兵伤口逐漸痊愈，便往外走动，因此公园里和各个公共場所挤滿了老老

少少的伤兵。这些人剛从死里逃生，尽情的賭錢作乐，談情說爱，就像名利場上其余的人一样。奧斯本先生毫不費事的找到几个第——联队的兵士。他認得出他們的制服。从前他老是注意联队里一切升迁調动，并且喜欢把联队里的事情和軍官的名字挂在嘴边卖弄，仿佛他自己也是里面的一分子。他在布魯塞尔住的旅館正对着公园；到第二天，他从家里出来，就看見公园里石凳上坐着个伤兵，軍服上的領章一望而知是第——联队的。他混身哆嗦，在养病的兵士身旁坐下来。

他开口道："你从前在奧斯本上尉連队里当兵嗎？"过了一会兒，他又說："他是我的兒子。"

那小兵說他不屬于上尉的連队。他瞧了瞧那又憔悴又伤心的老头兒，伸出沒有受伤的胳膊，苦着臉尊尊敬敬的对他行了一个礼。說道："整个軍队里找不出比他更好更了不起的軍官。上尉連队里的軍曹还在这兒，如今是雷蒙上尉做連長了。那軍曹肩膀上的伤口剛好，您要見他倒不难。倘若您要知道——知道第——联队打仗的情形，問他得了。想来你老一定已經見过都宾少佐了，他是勇敢的上尉最要好的朋友。还有奧斯本太太也在这里，人人都說她身体很不好。据說六个星期以来她就像得了神經病似的。不过这些事情你老早已知道了，用不着我多嘴。"

奧斯本在小兵手里塞了一基尼，并且說如果他把軍曹帶到公园旅館里来的話，还可以再得一基尼。那小兵听了这話，立刻把軍曹帶到他旅館里来。他出去的时候碰見一兩个朋友，便告訴他們說奧斯本上尉的父亲来了，眞是个气量大、肯花錢的老先生。他們几个人一起出去吃喝作乐，把那伤心的老头兒賞的兩个基尼（他最爱夸耀自己有錢）花光了才罢。

軍曹的伤口也是剛剛养好，奥斯本叫他陪着一同到滑鉄盧和加德白拉去走了一轉。当时到这兩处地方来参观的英国人眞不知有几千几万。他和軍曹一同坐在馬車里，叫他指引着巡視那兩个战場。他看見第——联队在十六日开始打仗的时候經过的路角，又来到一个斜坡上，当日法国騎兵队紧跟在潰退的比利时軍队后面，直到那斜坡上才給英国兵赶下去。再过去便是勇敢的上尉杀死法国軍官的地点；搴旗的軍曹已經中彈倒地，那法国人和小旗手相持不下，爭夺那面旗子，便給上尉刺死了。第二天是十七日，軍队便順着这条路后退；夜里，联队里的士兵就在那堤岸上冒着雨守夜。再过去便是他們白天占領的据点；他們好几回受到法国騎兵的突击，可是仍旧坚持下去。法国軍队猛烈开炮的时候，他們便匍匐在堤岸底下。傍晚时分，所有的英国兵就在堤岸的斜坡下得到总攻击的命令。敌人在最后一次襲击失败之后轉身逃走，上尉就举起劍来从山坡上急急的冲下去，不幸中了一槍，就此倒下了。軍曹低声說道："您想必已經知道，是都宾少佐把上尉的尸首运到布魯塞尔下葬的。"那軍曹把当日的情形講給奥斯本听的时候，附近的乡下人和收集战場遺物的小販圍着他們大呼大喊，叫卖着各色各种的紀念品，像十字章、肩飾、护身甲的碎片，还有旗杆頂上插的老鷹。

奥斯本和軍曹一同在兒子最后立功的地点巡視了一番，临別的时候送給軍曹一份丰厚的礼。乔治的墳他已經見过。說眞的，他一到布魯塞尔第一件事就是坐了馬車去扫墓。乔治的遺体安葬在离城不远的萊根公墓旁边。那地方环境非常幽美，有一回他和同伴們出城去玩，随口說起死后願意葬在那里。年輕軍官的朋友在花园犄角上不屬于教会的地上点了一个穴把他埋葬了，另外用一道短籬笆和公墓隔开。籬笆那边有聖堂，有尖塔，

有花，有小树的公墓原是專为天主教徒設立的。奧斯本老头兒想着自己的兒子是个英国紳士，又是有名的英国軍队里的上尉，竟和普通的外国人合葬在一起，眞是丢臉的事。我們和人講交情的时候，究竟有几分是眞心，几分是虛荣，我們的爱情究竟自私到什么程度，这話实在很难說。奧斯本老头兒一向不大分析自己的感情；他自私的心理和他的良心怎么冲突，他也不去揣摩。他坚决相信自己永远不錯，在不論什么事上，别人都应該听从他的吩咐。如果有人違拗了他，他立刻想法子报仇，那份兒狠毒眞像黃蜂螫人、毒蛇咬人的样子。他对人的仇恨，正像他其余的一切，使他覺得十分得意。認定自己永远不犯錯誤，对于自己永远沒有疑惑，勇往直前的干下去，这是了不起的長处，糊塗人要得意發迹，不是都得靠这种本事嗎？

日落时分，奧斯本先生的馬車从滑鉄盧回来，將近城門的时候，碰見另外一輛敞篷車。車子里头坐着兩位太太，一位先生，另外有一个軍官騎着馬跟在車子旁边。那軍曹看見奧斯本忽然往后一縮，心里倒奇怪起来。他一面举起手来向軍官行礼，一面对老头兒看了一眼。那騎馬的軍官也机械的回了一个礼。車子里原来是爱米丽亞，旁边坐着伤了腿的旗手，倒座上是她忠心的朋友奧多太太。这正是爱米丽亞，可是跟奧斯本从前看見的嬌嫩秀丽的小姑娘一点也不像了。可憐她的臉蛋兒又瘦又白，那一头漂亮的栗色头髮当中挑开，头上一只寡妇戴的帽子，眼睛直瞪瞪的向前呆看。兩輛馬車拍面相撞的一忽兒，她怔怔的瞧着奧斯本的臉，却不認識他。奧斯本先也沒有認出来，后来一抬眼看見都宾騎着馬跟在旁边，才明白車里坐的是誰。他恨她。直到相見的一刹那，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多么恨她。那軍曹忍不住对他看。到馬車走过之后，他也回过头来瞪着坐在他旁边的軍

曹。他的眼神恶狠狠的像要跟人寻衅，仿佛說："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这样对我看？混蛋！我恨她又怎么样？我的希望和快活是她給搗毁了的。"他咒駡着对听差嚷道："叫那混蛋的車夫把車子赶得快些！"不久，奥斯本車子后面馬蹄得得的响，都宾拍馬赶上来了。兩輛車子拍面相交的一刹那，他心不在焉，直到走了几步以后才想起过去的就是奥斯本，連忙回过头来望着爱米丽亚，看她瞧見了公公有什么反应沒有，那知道可憐的女孩兒根本沒有認出来。威廉是每天陪她出来坐車散心的，当时他拿出表来，假裝忽然想起别处另外有个約会，轉身走开了。爱米丽亚也不理会，她兩眼發直，也不看眼前看熟了的風景，只瞧着远远那一帶的树林子——乔治出去打仗的那天便是傍着树林子进軍的。

都宾騎馬赶上来，伸着手叫道："奥斯本先生，奥斯本先生！"奥斯本幷不和他拉手；他一面咒駡，一面叫車夫加鞭快走。

都宾一只手扶了馬車說道："我要跟你談談，还有口信帶給您。"

奥斯本恶狠狠的答道："那女人叫你来說的嗎？"

都宾答道："不是，是你兒子的口信。"奥斯本听了这話，一倒身靠在馬車犄角里不言語。都宾讓車子先走，自己紧跟在后面。馬車經过城里的街道，一直来到奥斯本的旅館門口，都宾始終不說話，跟着奥斯本先生进了他的房間。这几間屋子原是克劳萊夫妇在布魯塞尔的时候住过的，从前乔治常常在那里进出。

奥斯本往往喜欢挖苦别人，他很尖酸的說道："你有什么命令啊？請說吧，都宾上尉。哦，我求你原諒，我該称你都宾少佐才对呢。比你强的人死了，你就乘势兒上去了。"

都宾答道："不錯，有許多比我强的人都死了。我要跟您談的就是关于那牺牲了的好人。"

老头兒咒駡了一声，怒目看着客人說道："那就請你赶快說。"

少佐接下去說："我是他最亲近的朋友，又是他遺囑的执行人。我就以这資格跟您說話。他的遺囑是开火之前写的。他留下不多几个錢，他的妻子境况非常艰难，这事情您知道不知道呢？"

奥斯本道："我不認得他的妻子，讓她回到她父亲那兒去得了。"跟他說話的那位先生打定主意不生气，因此讓他打岔，也不去管他，接着說道："您知道奥斯本太太現在是什么情形嗎？她受了这个打击，伤心得神志糊塗，連性命都有危險。她到底能不能复原也还保不住。現在只有一个希望，我要跟你談的也就是这件事。她不久就要生产了。不知您打算讓那孩子替父亲受过呢，还是願意看乔治面上饒了他。"

奥斯本一口气說了一大串話，沒命的咒駡兒子，夸贊自己，竟像是做了一首狂詩。他一方面夸大乔治的不孝順，一方面給自己粉飾罪过，免得良心上过不去。他說全英国找不出比他对兒子更慈爱的父亲，兒子这样忤逆，甚至于到死不肯認錯，实在可惡。他旣然又不孝又糊塗，应当有这样的报应。至于他奥斯本，向来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他已經罰誓不和那女人攀談，也不認她做兒媳妇，决不改悔。他咒駡着說："你不妨告訴她，我是到死不变的。"

这样看来这方面是沒有希望的了。那寡妇只能靠自己微薄的收入过活，或許乔斯能够周济她一些。都宾悶悶的想道："就算我告訴她，她也不理会的。"自从出了这樁禍事，那可憐的姑娘一直神不守舍，她心痛得昏昏默默，好也罢，歹也罢，都不在她心上。

甚至于朋友們对她关心体貼，她也漠然無动于中。她毫無怨言的接受了别人的好意，然后重新又伤起心来。

从上面的会談到現在，可憐的爱米丽亞又長了一岁了。最初的时候，她难受得死去活来，叫人看着可憐。我們本来守在她旁边，也曾經描写过她那軟弱温柔的心里有什么感觉，可是她的痛苦太深了，她的心給伤透了，我們怎么能忍心看下去呢？这可憐的的倒楣的爱米丽亞已經精疲力尽，你繞过她床旁边的时候，請把脚步放輕些兒。窗帘都拉上了，她躺在蒙蒙矓矓的屋子里受苦，請你把房門輕輕的关上吧。她的朋友們就是这么輕手輕脚的伺候她来着；在她最痛苦的几个月里面，这些心地厚道的好人时时刻刻守着服侍，直到上天賜給她新的安慰之后才离开她。終久有那么一天，可憐的年輕寡妇胸口抱着新生的孩子，又惊又喜，从心窩里乐出来。她生了个兒子，眼睛像死去的乔治，相貌長得像小天使一样好看。她听得小孩兒第一声啼哭，只当是上帝發了个奇迹。她捧着孩子又哭又笑；孩子靠在她胸口的时候，她心里又生出爱情和希望，重新又能够禱告了。这样她就算脫离了險境。給她看病的几个医生担心她会从此神志不清，或是有性命的危險，眼巴巴的等待这个轉机，因为不过这一关，連他們也不知道她有沒有救星。那些忠心服侍她的人几个月来提心吊胆，如今重新看見她温柔的笑容，觉得这場辛苦总算沒有白饒。

都宾就是这些朋友里头的一个。当时奧多太太得到她丈夫奧多上校專制的命令叫她回家，不得不离开爱米丽亞。都宾便送她回到英国，在她娘家住下来。凡是有些幽默的人，看見都宾抱着新生的小娃娃，爱米丽亞得意洋洋的笑着，心里都会觉得喜欢。威廉·都宾是孩子的干爹，孩子受洗礼的时候他忙着送礼，

买了杯子、杓子、奶瓶，还有做玩意兒的珊瑚塊，着实費了一番心思。

做媽媽的喂他吃奶，給他穿衣，專为他活着。她把看护和奶媽赶开，簡直不准别的人碰他。她偶然讓孩子的干爹都宾少佐把他摟在怀里顚着搖着，就好像給都宾一个了不起的好处。这些話也不用多說了。兒子是她的命，她活着就为的是撫养兒子。她癡爱那微弱無知的小东西，当他神道似的崇拜他。她不只是喂奶給孩子吃，簡直是把自己的生命也度給他了。到晚上独自守着孩子的时候，她心底里感到一陣陣强烈的母爱。这是上帝奇妙莫測的安排，在女人的天性里面藏下这种远超过理智，同时又远不及理智的癡情；除了女人，誰还能懂得这样盲目的崇高的爱情呢？威廉·都宾的責任就是观察爱米丽亞的一言一动，分析她的感情。他因为爱得深，所以能够体貼到爱米丽亞心里每一絲震动。可憐他胸中雪亮，絕望的明白她心里沒有他的地盤。他認清了自己的命运，却并沒有一句怨言，依头順腦的都忍耐下去了。

爱米丽亞的父母大概看穿了少佐的心事，很願意成全他。都宾每天到他們家里去，一坐就是几个鐘头，有时陪着老夫妻，有时陪着爱米丽亞，有时跟那老实的房东克拉浦先生和他家里的人在一起說話。他找出种种推托送东西給屋子里所有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天空手的。房东有个小女兒，很得爱米丽亞的欢心，管都宾叫糖子兒少佐。这孩子仿佛是贊礼的司仪，都宾一到，总是她帶着去見奧斯本太太。有一天，她看見糖子兒少佐坐着街車到福蘭来，不禁笑起来了，他走下車来，捧着一只木馬，一个鼓，一个喇叭，还有几件别的玩具，全是給小孩兒玩操兵的，說要送給喬杰。孩子还不滿六个月，怎么也沒有資格玩这些东西。

小孩兒睡着了，愛米丽亞听得少佐走起路来鞋子吱吱咀咀的响，大概有些不高兴，説道："輕些！"她伸出手来，可是威廉先得把那些玩具放了下来才能和她拉手，她看着不由得微笑起来。都宾对小女孩説："下楼去吧，小瑪丽，我要跟奥斯本太太説話呢。"愛米丽亞有些詫异，把孩子擱在床上抬起头来望着他。

他輕輕的拉着她細白的小手説道："愛米丽亞，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她微笑着説道："告别？你上那兒去？"

他道："把信交給我的代理人，他們会轉給我的。我想你一定会写信給我的，是不是？我要好久以后才回家呢。"

她道："我把乔杰的事都写信告訴你。亲愛的威廉，你待我跟他都太好了。瞧他！眞像个小天神。"

孩子粉紅的小手不知不覺的抓住了那老实的軍官的手指头，愛米丽亞滿面是做母亲的得意，抬起头来看着威廉。她眼睛里的表情温和得叫人無可奈何，哪怕是最殘忍的臉色也不能使他更伤心了。他低下头看着那娘兒兩个，半晌説不出話来，用尽全身的力量才説了声"求天保佑你！"愛米丽亞答道："求天也保佑你！"接着抬起臉吻了他一下。

威廉踏着沉重的脚步向門口走去，她又説道："輕些！别吵醒了乔杰！"他坐着馬車离开的时候她根本沒有听見。孩子在睡夢里微笑，她正在对着孩子看。

第三十六章

全無收入的人怎么才能过好日子

我想，在我們这名利場上的人，总不至于糊塗得对于自己朋友們的生活情況全不关心，憑他心胸怎么寬大，想到鄰居里面像琼斯和斯密士这样的人一年下来居然能够收支相抵，总忍不住覺得詫异。譬如說，我对于琴根士一家非常的尊敬，因为在倫敦請客应酬最热鬧的时候，我总在他家吃兩三頓飯，可是我不得不承認，每当我在公园里看見他們坐着大馬車，跟班的打扮得像穿特別制服的大兵，就免不了覺得納悶，这个謎是一輩子也猜不透的了。我知道他們的馬車是租来的，他們的佣人全是拿了工錢自理膳食的，可是这三个男佣人和馬車一年至少也得六百鎊才維持得起呢。他們又时常請客，酒菜是丰盛極了；兩个兒子都在伊頓公学① 讀書，家里另外給女兒們請着第一流的保姆和家庭教师。他們每到秋天便上国外游覽，不到伊斯脫波恩便到窩丁；一年还要开一次跳舞会，酒席都是根脫飯館預备的。我得补充一句，琴根士請客用的上等酒席大都叫他們包办。我怎么会知道的呢？原来有一回临时給他們拉去凑数，吃喝得眞講究，一

---

① 英国最貴族化的公立学校。

看就知道比他們款待第二三流客人的普通酒菜精致許多。这么說来，憑你怎么馬虎不管事，也免不了覚得疑惑，不知道琴根士他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琴根士本人是干哪一行的呢？我們都知道，他是照例行文局的委員，每年有一千二百鎊的收入。他的妻子有錢嗎？呸！她姓弗灵脫，父亲是白金汉郡的小地主，姊妹兄弟一共有十一个人。家里統共在聖誕节送她一只火鷄，她倒得在倫敦沒有大应酬的时候供給兩三个姊妹食宿，并且兄弟們到倫敦来的时候也得由她招待。琴根士究竟怎么能够撑得起这場面的呢？我眞想問問："他至今能够逍遙法外，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去年他怎么还会从波浪涅回来呢？"他所有别的朋友一定也在那么猜測。去年他从波浪涅回来，大家都奇怪極了。

这里所說的"我"，代表世界上一般的人，也可以說代表可敬的讀者亲友里面的葛倫地太太①。这种莫名其妙靠不知什么过活下去的人，誰沒有見过？無疑的，我們都曾和这些好客的主人一起吃喝作乐，一面喝他們的酒，一面心下揣摩，不知道他是哪里弄来的錢。

罗登·克劳萊夫妇在巴黎住了三四年后便回到英国，在梅飞厄的克生街上一所極舒服的小屋里住下来。在他們家里作客的許許多多朋友之中，差不多沒有一个肚子里不在捉摸他們家用的来源。前面已經表过，写小說的人是無所不知的，因此我倒能够把克劳萊夫妇不花錢过日子的秘訣告訴大家。不幸現在的报紙常常随意把分期發表的小說摘录轉載，所以我覚得担心，要請求各报的編輯先生不要抄襲我这篇情报和数字都絕端准确的

① 莫登(T.Morton，1764—1838)的"快快耕田"(Speed the Plough)一剧，在1798年出版，剧中有一个从未露面的角色叫葛倫地太太(Mrs. Grundy)，現在已經成为拘泥礼法的英国人的象征。

文章。既然發現內中情节的是我，出錢調查的是我，所得的利潤当然也应該归我才对。如果我有个兒子，我一定对他說，孩子啊，倘若你要知道有些毫無收入的人怎么能过得那么舒服，只要常常跟他們来往和不断寻根究底的追問他們。不过我劝你少和靠这一行吃飯的家伙来往，你需要資料的話，尽不妨間接打听，就像你运用現成的对数表似的就行了。信我的話，倘若自己調查的話，得花不少錢呢。

克劳萊夫妇兩手空空的在巴黎住了兩三年，过得又快乐又舒服，可惜这段历史，我只能簡單叙述一下。就在那时，克劳萊把軍官的职位出卖，离开了禁衛队。我們和他重逢的时候，唯有他的鬍子和名片上上校的名銜还沾着点軍官的气息。

我曾經說过，利蓓加到达法国首都巴黎不久之后，便在上流社会出入，又时髦，又出風头，連好些光复后的王亲国戚都和她来往。許多住在巴黎的英国时髦人也去奉承她，可是他們的妻子很不高兴，瞧着这个暴發戶老大不入眼。在聖叶孟郊外一帶的貴人家里，她的地位十分稳固，在燦爛豪华的新宮廷里，她也算得上有身分的貴客。克劳萊太太这么过了好几个月，乐得簡直有些飄飄然。在这一段春風得意的日子里，大概她对于丈夫日常相与的一群老实的年輕軍官很有些瞧不起。

上校混在公爵夫人和宮廷貴妇們中間，悶得直打呵欠。那些老太婆玩埃加脫，輸了五法朗便大惊小怪，因此克劳萊上校覺得根本不值得斗牌。他又不懂法文，对于他們的俏皮話一句也不懂。他的妻子天天晚上对着一大群公主屈膝行礼，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好处，他也看不出来。不久他讓利蓓加独自出去作客，自己仍旧回到和他气味相投的朋友堆里来混，他是宁可过簡單些的生活，找簡單些的消遣的。

我們形容某某先生全無收入而过得舒服，事实上“全無收入”的意思就是“来路不明的收入”，也就是說这位先生居然能够开銷这么一个家庭，簡直使我們莫名其妙。我們的朋友克劳萊上校对于各种賭博，像玩紙牌，擲骰子，打彈子，沒一样不擅長，而且他經过長期練習，自然比偶然賭一兩場的人厉害得多。打彈子也和写字、击小劍、吹德国笛子一般，不但需要天賦的才能，而且应該有不懈的研究和練習，才能專精。克劳萊对于打彈子一道，本来是客串性質，不过玩得非常出色，到后来却成了技术高明的專家。他好像了不起的軍事家，面临的危險愈大，他就愈有办法，往往一盤賭博下来，他手运一些也不好，所有的賭注都輸了，然后忽然来几下子灵敏矯捷得出神入化的手法，把局势挽回过来，竟成了贏家。凡是对他賭博的本領不熟悉的人，看了沒有不惊奇的。知道他有这么一手的人，和他賭輸贏时便小心一些，因为他有急智，腦子又快，手又巧，别人再也賭不贏他。

斗牌的时候他也照样有本事。到黃昏初上場的时候他老是輸錢，新和他交手的人見他随随便便，錯誤百出，都不怎么瞧得起他。可是接連几次小輸之后，他生了戒心，抖擻起精神大战，大家看得出他的牌風和本来完全兩样了，一黃昏下来，总能够把对手打得服服貼貼。說眞的，在他手里贏过錢的人实在少得可憐。

他贏錢的次数那么多，無怪乎眼紅的人，賭輸的人，有时說起这事便要發牢騷。法国人曾經批評常胜將軍威灵吞公爵，說他所以能常胜的緣故，無非是意外的运气，可是他們不得不承認他在滑鉄盧之战的确要过一些騙人的把戏，要不然那最后的一場比賽是贏不了的。同样的，在英国司令部，有好些人風里言風里語，总說克劳萊上校用了不老实的手段，才能保贏不輸。

当时巴黎的賭風極盛，虽然弗拉斯加蒂和沙龙賭場都正式开放，可是一般人正在兴头上，觉得公共賭場还不过癮，私人家里也公开聚賭，竟好像公共賭場从来就不存在，这股子賭勁沒处發泄似的。在克劳萊家里，到黄昏往往有有趣的小聚会，也少不了这种有危險性的娛乐。克劳萊太太的心地忠厚，为这件事心上很煩惱。她一談起丈夫好賭的脾气就伤心得不得了，每逢家里有客，她总是唉声嘆气的抱怨。她哀求所有的小伙子总不要挨近骰子匣。有一次来福槍联队里的葛里恩輸了不少錢，害得利蓓加陪了一夜眼泪。这是她的佣人后来告訴那倒楣的輸的。据說她还向丈夫下跪，求他燒了債票，不要再去討債。她丈夫不肯。那怎么行呢？匈牙利輕騎兵联队的勃拉克斯頓和德国汉諾伐騎兵联队里的本脫伯爵也贏了他那么多錢呢！葛里恩当然不必馬上付錢，不妨过一个适当的时期再說，至于賭債，那是非还不可的。誰听說过燒毀債票呢？簡直是孩子气！

到他們家去的軍官多数年紀很輕，因为这些小伙子都爱追随在克劳萊太太身边。他們去拜訪一次，多少总得在他們的牌桌上留下些錢，所以告别的时候都垂头丧气的拉長了臉。漸漸的克劳萊太太一家的声名便不大好听了。老手們时常警告沒經驗的人，說这里头的危險太大。当时駐扎在巴黎的第——联队的奥多上校就曾对联队里的斯卜內中尉下过劝告。有一次，步兵上校夫妇和克劳萊上校夫妇碰巧都在巴黎飯館吃飯，兩边就其势汹汹的大声吵鬧起来了。兩位太太都开了口。奥多太太冲着克劳萊太太的臉打响指，說她的丈夫“簡直是个騙子”。克劳萊上校向奥多上校挑战，要跟他决斗。到他把“打死馬克上尉”的手槍收拾停当，总司令已經風聞这次爭辯，把克劳萊上校傳去結結实实的訓斥了一頓，結果也就沒有决斗。倘若利蓓加不向德夫

托將軍下跪，克劳莱准会給調回英国去。此后几个星期里面，他不敢賭了，最多找老百姓玩一下。

虽然罗登賭起来手法高明，百战百胜，利蓓加經过了这些挫折之后，覺得他們的地位幷不稳。他們差不多什么賬都不付，可是照这样下去，手头的一点兒款子总有一天会一文不剩。她常說："亲爱的，賭博只能貼补不足，不能算正經的收入。总有一天那些人賭厭了，咱們怎么办呢？"罗登覚得她的話不錯；說实話，他發現先生們在他家里吃过几餐小晚飯之后，就不高兴再賭錢了，虽然利蓓加会迷人，他們还是不大願意来。

他們在巴黎生活得又舒服又有趣，可是終久不过在偷安嬉耍，不是个久远之計。利蓓加明白她必須在本国替罗登打天下；或是在英国謀个出身，或是在殖民地上找个差使。她打定主意，一到有路可走的时候，就回英国。第一步，她先叫罗登把軍官的职位出卖，只支半薪。他早已不当德夫托將軍的副官了。利蓓加在不論什么应酬場上都譏笑那軍官。她譏笑他的馬（他进占巴黎时騎的就是它），还譏笑他的綁腰帶，他的假牙齿。她尤其爱形容他怎么荒謬可笑，自以为是風月場上的老手，只当凡是和他接近的女人个个爱他。如今德夫托將軍另有所欢，又去向軍需处白瑞恩脫先生的凸腦門的妻子献勤兒了。花球，零星首飾，飯店里的酒席，歌剧院的包厢，都归这位太太受用。可憐的德夫托太太幷沒有比以前快乐；她明知丈夫洒了香水，卷了头髮和鬍子，在戏院里站在白瑞恩脫太太椅子背后討好她，自己只能一黃昏一黃昏陪着女兒們悶在家里。蓓基身边有十来个拜倒在她裙下的人来頂替將軍的位置，而且她談吐俏皮，一开口就能把对手譏刺得体無完膚。可是我已經說过，她对于懶散的应酬生活已經厭倦了，坐包厢听戏和上館子吃飯使她膩煩；花球不能作

为日后衣食之計；她虽然有許多鏤空手帕，羊皮手套，也不能靠着这些过日子。她覺得老是寻欢作乐空洞得很，渴望要些靠得住的資产。

正在紧要关头，上校在巴黎的債主們得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消息，立刻傳开了。他的有錢姑母克劳萊小姐病得很重，偌大的遺产快要傳到他手里，因此他非得急忙赶回去送終。克劳萊太太和她的孩子留在法国等他来接。他先动身到加萊；别人以为他平安到达那里之后，一定再向杜弗出發。不料他乘了邮車，由邓克刻轉到布魯塞尔去了。对于布魯塞尔，他一向特别爱好。原来他在倫敦欠下的賬比在巴黎的更多，嫌这兩大首都太吵鬧，宁可住在比利时的小城里，可以安逸些。

她姑媽死了，克劳萊太太給自己和兒子定做了全套的丧服。上校正忙着办理承繼遺产的手續。如今他們住得起二樓的正房了，不必再住底層和二楼之間的那几間小屋子。克劳萊太太和旅館主人商量該挂什么帘子，該鋪什么地毯，为这事爭得高兴。最后，什么都安排好了，只有賬沒有付。她动身的时候借用了他一輛馬車，孩子和法国女佣人坐在她的身边一齐出發，旅館主人夫妇，那兩个好人，站在門口笑眯眯的給她送行。德夫托將軍听說她已經离开法国，气得不得了，白瑞恩脫太太因为他生气，也就生他的气。斯卜內中尉难受得要命。旅館主人准备那嫵媚动人的太太和她丈夫不久就会回来，把他最好的房間都收拾整齐，又把她留下的箱子細細心心的鎖好，因为克劳萊太太特别囑咐他留心照看的。可惜不久以后他們把箱子打开的时候，并沒有發現什么值錢的东西。

克劳萊太太到比利时首都去找丈夫以前，先到英国去走了一趟，叫那法国女佣人帶着兒子留在欧洲大陆。

利蓓加和小罗登分手的时候兩边都不覺得割舍不下。說句实話，从这小孩子出世以来，她根本不大和他在一起。她学習法国媽媽們的好榜样，把他寄养在巴黎近郊的村子里。小罗登出世以后住在奶媽家里，和一大群穿木屐的奶哥哥在一起，日子过得相当快乐。他的爸爸常常騎了馬去看望他。罗登看見兒子臉色紅潤，渾身骯髒，跟在他奶媽旁边(就是那花匠的妻子)做泥餅子，快乐得大呼小叫，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陣做父亲的得意。

利蓓加不大高兴去看她的兒子。有一回孩子把她一件淺灰色的新外套給弄髒了。小罗登也宁可要奶媽，不要媽媽。他的奶媽老是兴高采烈，像生身母亲似的疼他，因此他离开她的时候扯起嗓子哭了好几个鐘头。后来他母亲哄他說第二天就讓他回奶媽那兒去，他这才不哭了。奶媽也以为孩子就会送回去，痴心等待了好些日子，倘若她知道从此分手，告別的时候一定也覺得伤心。

自从那时候起，就有一帮胆大妄为的英国流氓混进欧洲各个大都市去招搖撞騙，我們的这兩位朋友，可以算是第一批騙子里面的脚色。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一八年，英国人的日子过得实在富裕，大陆上的人对于他們的財富和道德非常尊敬。現在大家知道英国人有名的会斤斤較量和人講价錢，据說当时他們还沒有学会这套本領，欧洲的大城市也还沒有給英国的流氓所盤踞。到如今差不多無論在法国和意大利哪个城市都有我們高貴的本国人，一看就是英国来的；他們态度驕横，走起路来那点架子摆得恰到好处。这些人欺騙旅館老板，拿了假支票到老实的銀行家那兒去誆錢，定了馬車买了手飾不付賬，和不懂事的过路客人斗牌，做了圈套贏他們的錢，甚至于还偷公共圖書館的書。三十年前，只要你是英国来的大爷，坐着自备馬車到处游

覽，要欠多少賬都由你；那时的英国先生們不会哄人，只会上当。克劳莱一家离开法国好几个星期以后，那一向供他們食宿的旅館老板才發現自己損失多么大。起初他还不知道，后来衣裝鋪子里的莫拉布太太拿着克劳莱太太的衣服賬来找了她好几次，还有皇宮街金球珠宝店里的蒂拉洛先生也来跑了六七回，打听那位問他买手表鐲子的漂亮太太究竟什么时候回来，他才恍然大悟。可憐的花匠老婆給太太当奶媽，把結实的小罗登撫养了一場，并且对他十分疼爱，也只拿到在最初六个月的工錢。克劳莱一家临行忽忙，哪里还記得这种沒要紧的賬目，所以奶媽的工錢也欠着。旅館老板从此痛恨英国，一直到死，提起它便狠狠毒毒的咒駡。凡是有过往的客人住到他旅館里来，他就問他們認識不認識一个克劳莱上校老爷——他的太太个子矮小，样子非常文雅。他总是說："唉，先生，他欠了我多少錢，害得我好苦！"他講到那次倒楣的事件，声音眞凄慘，叫人听着也覺得难受。

利蓓加回到倫敦，目的在和丈夫的一大群債主开談判。她情願把丈夫所欠的債每鎊中償还九便士到一先令，作为他們讓他回国的条件。至于她采取什么方法来进行这棘手的交涉，这里也不便細說。第一，她使債主們明了她丈夫名下只有这些錢，能够提出来还債的数目再也多不出了。第二，她向債主們解釋，如果債务不能了結的話，克劳莱上校宁可一輩子住在欧洲大陆，永远不回国。第三，她向債主們証明克劳莱上校的确沒有弄錢的去处，他們所能得到的款子决沒有希望超过她所建議的数目。那么一来，上校的債主們一致同意接受建議；她用了一千五百鎊現款把債务完全償清，实际上只还了全数的十分之一。

克劳莱太太办事不用律师。她說的很对，这件事簡單得很，願意不願意随他們的便，因此她只讓代表債主的几个律师自己

去做交易。紅獅广場台維滋先生的代表路易斯律师和可息多街馬那息先生的代表莫斯律师(这兩处是上校的主要債主)都恭維上校太太办事聪明能干，吃法律飯的人都比不过她。

利蓓加受了这样的奉承，全無驕色。她买了一瓶雪利酒和一个面包布丁，在她那間又髒又小的屋子里(她办事的时候住这样的屋子)款待对手的兩个律师，分手的时候还跟他們拉手，客气得了不得。然后她馬上回到大陆去找丈夫和兒子，向罗登报告他重获自由的好消息。至于小罗登呢，母亲不在的时候給她的法国女佣人叶尼薇爱芙丢来丢去的不当一回事。那年輕女人看中了一个加莱軍营里的兵士，老是和他混在一起，哪里还想得着小罗登呢？有一回她把孩子丢在加莱海灘上自己走掉了，小罗登差点兒沒淹死。

这样，克劳莱上校夫妇回到倫敦，在梅飞厄的克生街上住下来。在那里，他們才眞正施展出本領来；上面所謂沒有收入而能过活的人，非要有这种能耐不可。

第三十七章

还是本来的題目

最要紧的，我們先得描写怎么能够不出錢租房子。出租的房屋分兩种：一种是不連家俱的，只要吉洛士的鋪子或是班丁的鋪子肯讓你賒賬，你就能完全依照自己的意思把屋子富丽堂皇的裝璜陈設起来；第二种是連家俱出租的，租这种房子，为大家都省事省麻煩。克劳莱夫妇願意租的就是这一种。

鮑尔斯在派克街管酒窖当听差头腦之前，克劳莱小姐曾經雇过一个拉哥尔斯先生。他生長在女王的克劳莱庄地上，原是本家花匠的小兒子。他品行端方，举止庄重，相貌長得整齐，小腿生得匀称，因此漸漸从洗刀叉的打杂做到站在馬車背后的跟班，一直升到掌管酒窖和伙食房的总管。他在克劳莱小姐府上做了几年管事，工錢又大，外快又多，攢錢的机会也不少，便公开說要和克劳莱小姐以前的厨娘結婚。这厨娘相当有体面；她有一架軋布机，附近还开了一家小小的菜蔬鋪子，靠着过活。事实上他們好几年前就秘密結了婚，不过克劳莱小姐直到看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才知道拉哥尔斯先生成亲的事。这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七岁，老在他們厨房里，引起了布立葛絲小姐的注意。

此后拉哥尔斯便退休了，亲自掌管着那菜蔬鋪子。除掉蔬菜以外，他又卖牛奶、奶油、鷄子兒和乡下运来的猪肉。大多数退休的管事都开酒店卖酒，他却只卖乡下的土产。附近一帶的管事們都和他相熟，而且他又有个舒服的后客厅，夫妇倆常常招待他們，所以他的同僚中人替他銷去不少牛奶、奶油和鷄子兒；他的进益也就一年比一年多。他不声不响一点兒一点兒的攢錢，年年一样。梅飞厄的克生街二百零一号本来是一位弗莱特立克·杜西斯先生的公館。这屋子很舒服，陈設也齐备，为單身汉子住家最合适。这位杜西斯先生出国去了；他这屋子的永久租賃权，連屋子里高手匠人特制的富丽合用的家俱，都公开拍賣。你道出錢的是誰？竟是却尔斯·拉哥尔斯！当然，其中一部分的錢是他出了高利錢从另外一个总管那里借来的，可是大部分的錢都是自己拿出来。拉哥尔斯太太一旦睡上了鏤花桃心木的床，眼看床上挂着絲綢的帳子，对面摆着大穿衣鏡，衣橱大得可以把他們夫妻兒女一股腦兒都裝进去，那得意就不用說了。

当然他們不准备永远住在这么講究的房子里。拉哥尔斯买了房子是預备出租的。找着房客之后，他又搬回菜蔬鋪子里去住。他从鋪子里踱出来，到克生街上望望他的房子——他自己的房子——看見窗口摆着石榴紅，門上裝着鏤花的銅門环，在他也是一件乐事。房客的听差有时懶洋洋的在栅欄旁閑逛，碰見他总对他非常尊敬。房客的厨娘在他店里买菜蔬，称他为房东先生。只要拉哥尔斯高兴打听，房客做什么事，吃什么菜，他都能知道。

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快乐的人。房子每年的租金非常可观，因此他决計把兒女送到像样的学校里去受教育。他不惜工本，讓却尔斯到甘蔗廬斯威希退尔博士那里去上学。小瑪蒂尔达呢，便进了克拉本区里劳倫鉄納姆大厦佩格渥佛小姐开的女学堂。

克劳莱一家使他致富，因此他爱他們敬他們。店鋪的后客厅里挂着他女主人的側影，还有一幅鋼笔画，上面是女王的克劳莱大厦的門房，还是老小姐自己的手笔。在克生街的房子里他只添了一件摆設，就是从男爵华尔泊尔·克劳莱爵士在汉泊郡女王的克劳莱庄地上的行乐圖。这是一幅石印画，从男爵本人坐在一輛鍍金的馬車里，駕着六匹白馬經过湖边；湖上滿是天鵝和小船；船里的太太小姐穿着大裙子，里面还撑着鯨骨圈，音乐家們戴着假头髪，打着旗子。說实話，在拉哥尔斯看来，全世界最华美的宮殿和最高貴的世家都在这里。

事有凑巧，罗登夫妇回倫敦时，克生街上拉哥尔斯的屋子恰好空着。上校对于房子和房东都很熟悉，因为拉哥尔斯一向不断的在克劳莱家里走动，每逢克劳莱小姐請客，他就来帮忙鮑尔斯伺候客人。老头兒不但把房子租給上校，而且每逢上校請客就去替他当差；拉哥尔斯太太在底下厨房里做飯，送上去的菜肴

連克劳莱老小姐都会贊賞的。这样，克劳莱一文不花的租得了房子。拉哥尔斯不但得付各种賦稅和他同行总管抵押單上的利息，他自己的人寿保險費，孩子們的学杂費，一家老小的食用，而且有一段时期連克劳莱上校一家的食用也由他負担。因为这次交易，这可憐虫后来竟傾了家，他的兩个孩子弄得流离失所，他自己也給关在弗利脫监獄里吃官司。原来悬空过日子的紳士也得別人代他开銷家用；克劳莱上校背了債，倒楣的拉哥尔斯倒得代他受苦。

我常想不知有多少人家給克劳莱一类有本事的家伙害得傾家蕩产，甚至于漸漸墮落，干坏事——不知有多少名門貴胄欺枉小商人，不惜降低了身分去哄騙穷苦的厮养，詐他們几个小錢，为几个先令也肯耍不老实的把戏。当我們在报上看見某某貴人到欧洲大陆去了，某某勛爵的房屋充公了，其中一人甚至于欠了六七百万鎊的債等等，往往覺得他們亏空得有光采，因为能够欠这么一大笔錢，也是令人佩服的事。至于可憐的理髮司务給他們家的听差梳头洒粉，結果白辛苦一場；可憐的木匠因为太太請早飯需要大篷帳和特別的陈設，把自己弄得精穷；还有那給总管当差的裁縫，那倒楣鬼，受了勛爵的囑托，傾其所有，甚至于还借了債，給他們家的佣人做号衣——这些做买卖的有誰同情呢？显赫的世家一旦倒坍下来，这些可憐虫倒楣鬼就給压在下面，死了也沒人看見。从前有个傳說里面打的譬喻很对，將要掉在魔鬼手掌心里的人，慣常总要送些別的灵魂先去遭殃。

罗登夫妇十分慷慨，凡是以前和克劳莱小姐交易的商人和买办有願意給他們效劳的，統統答应照顧。好些买卖人家，尤其是比較穷苦的，巴不得接这注生意。有个洗衣的女人每星期六赶着車子从都丁来，賬單也是每星期帶着，那坚韌不拔的精神眞可

佩服。他們家吃的菜蔬是拉哥尔斯先生自己供給的。下人喝的麦酒經常到运道酒店去賒，那賬單在麦酒史上簡直算得上是件希罕物兒。佣人的工錢也大半欠着，这样他們当然不肯走了。說实話，克劳莱家一样賬都不付。开鎖的鉄匠，修窗子的玻璃匠，出租馬車的車行主人，赶車的車夫，供給他們羊腿的屠戶，卖煤給他們烤羊腿的煤店老板，在羊腿上洒粉鋪鹽滴油的厨子，吃羊腿的佣人，誰都拿不到錢。据說沒有收入的人往往用这种方法过好日子。

在小市鎮上，这类事情少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鄰居喝了多少牛奶，我們知道，他晚飯吃肉还是吃鷄吃鴨，我們也看見。克生街二百号和二百零二号的住戶，有家里的佣人隔着栅欄傳信，大概对于他們隔壁屋子里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好在克劳莱夫妇和他們的朋友并不認得这兩家。你到二百零一号里去，主人和主妇臉上总挂着笑，誠誠恳恳的欢迎你，怪亲热的跟你拉手，还請你享用丰盛的酒菜。他們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仿佛他們一年稳稳的有三四千鎊进款。事实上他們虽然沒有这么多現錢，享用的人力物力也确实抵得过这个数目。羊肉虽沒有出錢去买，反正总有得吃；好酒虽然沒有用金銀去換，外面人也不会知道。老实的罗登家里請客，喝的紅酒是最上等的，菜肴上得整齐，空气也融洽，誰家比得过他呢？他的客厅并不富丽，却是小巧精致，說不出有多好看。利蓓加把里面布置得非常文雅，擱了好些巴黎帶回来的小摆設。陌生人看見她無憂無慮的坐在鋼琴旁边唱歌，总覺得这是美滿家庭，人間乐园，做丈夫的虽然蠢些，那妻子却实在可爱，而且每逢請客，都是宾主尽欢的。

利蓓加人又聰明，口角又俏皮，喜欢油嘴滑舌的說笑話，在倫敦自有一等人捧她，立刻就成了这些人里面的尖兒。她門前常

常停着一輛輛馬車，行止十分掩密，里面走出来的全是大闊人。她常常在公园兜風，馬車旁边挤滿了有名的花花公子。她在歌剧院三層楼有个小包厢，里面总有一大堆人，而且每次不同。可是說句实話，所有的太太看她不是正經貨，从来不和她打交道。

关于太太小姐堆里的風气和習慣，写書的当然只能間接听見一些。这里面的奥妙，男人不能領会理解，譬如她們晚飯以后在楼上說些什么話，先生們就無从知道，这道理是一样的。你只有不断的細心打听，才能偶然長些見識。同样的，常在帕尔莫尔街上走动，在倫敦各个俱乐部里出入的人，只要肯下功夫，对于时髦場上的情形自然也会熟悉起来。有时是亲身的經驗，有时是和人打彈子或吃飯听見的閑話，都能供給你不少資料。譬如說，天下有一种像罗登·克劳莱一类的家伙（他的身分上文已經表过），在一般局外人和那些耽在公园学时髦的新手看起来，真是非常了不起，因为他竟能和最出風头的花花公子混在一起。又有一种女人，先生們都欢迎，他們的太太却瞧不起，甚至于不理睬。法爱白蕾絲太太就屬于这种人，你在海德公园每天都能看見她，一头美丽的金头髮梳成一卷一卷，到东到西有国內最聞名的豪华公子們簇拥着。另外还有一个洛克烏德太太，每逢她請客，时髦的报紙上便細細的登載着宴会花絮，王公大使都是她的座上客。此外还有好些别的人，可是和本文無关，不必說了。好些不知世务的老实人，喜欢学时髦的乡下佬，看見她們摆的虛場面，远远的瞧着只覺得眼紅，明白底細的人，却知道这些給人羡慕的太太原来在"上流社会"是一無地位的。在瀝默賽脫郡的不見世面的地主老婆，当然只能在"晨报"上讀讀她們請客作乐的消息，可是兩下里比較起来，她們踏进"上流社会"的机会并不能比乡下女人多些。这些可怕的事实，住在倫敦的人都知道。

原来这类表面上尊荣富貴的夫人們毫不留情的給圈在"上流社会"之外。凡是研究心理学——尤其是女人的心理学——的人，看見她們千方百計的想挤进去，使尽多少下流的伎倆，受尽多少侮辱委屈，准会覺得奇怪。她們不怕艰难追求虛荣的故事，倒是写書的好題目。凡是笔下流利，文章写得俏皮，又有閑空，能够当得下这重任的大作家，不妨把这些事迹編录下来。

克劳莱太太在外国結交的几个朋友，一过了英吉利海峽，不但不来拜訪她，而且在公共場所对她不瞅不睬。眞奇怪，貴夫人們都不記得她了。利蓓加見她們把自己忘得这么快，自然很不高兴。有一回貝亞愛格思夫人在歌剧院的休息室里看見蓓基，立刻把女兒們叫攏来，仿佛一碰着蓓基便会沾污了她們。她退后一兩步，站在女兒們前面，对她的冤家瞪着眼瞧。可惜連貝亞愛格思老太婆冷冰冰的态度和惡狠狠的眼光也还不能叫蓓基臉上下不来。特拉莫尔夫人在布魯塞尔常常和蓓基一起坐着馬車出去兜風，总有二十来次，不想到了海德公园，她明明碰見蓓基坐在敞篷車里，却像瞎了眼睛似的不認得老朋友了。連銀行家的妻子白蘭金索泊太太在教堂里遇見她也不打个招呼。如今蓓基按时上教堂，罗登手里拿着兩大本金边聖書，跟在旁边。她态度端庄，一副逆来順受的样子，叫人看着感动。

起初的时候，罗登見别人瞧不起他的妻子，心里又气又悶，十分难受。他說这些混賬的女人既然不尊敬他的妻子，他打算和她們的丈夫或是兄弟一个个决斗。还算蓓基軟騙硬吓，才沒有讓他惹出禍来。她脾气眞好，說道："你不能靠放槍把我放进上流社会里去。亲爱的，别忘了我不过是个女教师，你这可憐的傻东西名誉又不好，人家都知道你爱賭，爱欠賬，还有許多說不完的毛病。將来咱們要交多少朋友都行，可是眼前呢，你得乖乖

的听着老师的話，她叫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你还記得嗎？一起头的时候，咱們听說你姑媽把財产差不多一股腦兒都傳給了畢脫夫妻倆，你多生气呀！若不是我叫你管着你那性子，整个巴黎都会知道这件事情了。然后怎么样？你准会給关进聖·貝拉齐监牢里去，因为你付不出賬。到那时你还能回到倫敦来住好房子，过好日子嗎？你，你这可惡的該隐①！气得恨不得把你哥哥馬上杀死。生气有什么用？你生了天大的气也不能把姑媽的錢拿过来。跟你哥哥作对沒有好处，还是交个朋友有用。咱們可不能像別德一家子那么糊塗。你父亲死了以后，我跟你可以上女王的克劳萊过冬，那房子舒服得很呢。倘或咱們弄得兩手空空，你还能替他們切切鷄鴨，管管馬房，我就做吉恩夫人孩子們的女教师。兩手空空！哼哼！我总会給你找个好飯碗，再不，畢脫和他兒子也許会死掉，咱們就做罗登爵士和爵士夫人。亲爱的，一个人活着就有希望，我还打算叫你干一番事業呢。是誰替你卖了馬，誰給你还了賬的？"罗登只得承認这些都是妻子賞給他的恩惠，答应將来永远依照她的指示做人。

克劳萊小姐去世之后，亲戚們其势汹汹争夺的財产到了畢脫手里，別德·克劳萊原来預料可以得二万鎊，結果只到手五千鎊，失望气惱得發昏，只好把大侄兒毒罵一頓出气。他們兩房本来一向心里不和，到那时便断絕来往了。罗登·克劳萊只拿到一百鎊，而他的态度却大方得叫他哥哥詫异。他嫂子本来就对婆家的人很有好意，所以更覺得喜欢。罗登从巴黎寄給哥哥的信口气誠恳直爽，并沒有表示半点不乐意。他說他早已知道由于婚姻問題失了姑媽的欢心；姑媽的狠心虽然使他失望，不过財产仍旧傳給自己一支的近亲，总是好的。他誠誠心心的向哥哥

① "聖經"中杀弟的惡人。

道喜，又很亲热的問候嫂子，希望她將来提携自己的太太。信尾附着蓓基自己写給畢脫的几句話。她也跟他道喜；她說克劳萊先生从前十分照顧她那样一个無依無靠的孤兒，是她永远不会忘記的。她做女教师管教了畢脫的妹妹們一場，至今关心她們的前途。她希望他婚后快乐，請他代自己向吉恩夫人致意，說是到处听見别人称揚她的好处。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帶着兒子去拜望大伯和伯母，还恳求他們对于那孩子多多照应。

畢脫·克劳萊收到这封信，对弟弟弟妇这番好意很贊賞。从前克劳萊小姐也曾經收过好几封这样的信，全是利蓓加起了稿子叫罗登抄的，她可沒有这样寬大。吉恩夫人看完了信，十分欢喜，以为她丈夫馬上就会把姑母的遺产平分为二，送一半到巴黎給弟弟去花。

后来吉恩夫人很詫异，原来畢脫并不願意送一張三万鎊的支票給他弟弟，可是他很大方的回信說如果罗登回国以后需要他帮忙的話，他很願意出力。他又向克劳萊太太表示感激她对自己和吉恩夫人的好意，侄兒將来需要照料，他当然肯尽力的。

这么一来，兩兄弟差不多算是言归于好。利蓓加到倫敦的时候，畢脫夫妇不在城里。她时常特地赶着車走过派克街克劳萊小姐的房子，看他們有沒有住进去，可是他們一家总不露臉，她只能在拉哥尔斯那里打听他們的动靜。据說克劳萊小姐的佣人都得到丰厚的賞錢給打發掉了；畢脫先生只到倫敦来过一回，在公館里耽擱了几天，和他律师办了些事情，把克劳萊小姐的法文小說統統都卖給邦德街上一家書鋪子。蓓基急着要認新亲是有道理的。她想："吉恩夫人来了之后，就能替我在倫敦上流社会里撑腰。哼！那些太太們發現男人要跟我周旋，还能不請我嗎？"

在她地位上的女人，除了馬車和花球之外，到处跟着伺候的女伴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温柔的小东西往往雇着相貌丑陋的女伴，形影不离的在一起，好像她們沒有同情就不能活下去，我看了非常贊賞。做伴兒的穿着褪色的旧衣裳，老是跟着好朋友坐在戏院包厢的后排或是馬車的倒座上，我認为眞是能够整頓風气的好榜样，譬如要享福的埃及人一面吃喝，一面还叫当差的托着个骷髏出来兜一圈。这女伴跟骷髏一样，使人記得在名利場上混了一世不过是这样下場，倒是对于人生的一个諷刺。眞奇怪，拿着漂亮的法爱白雷絲太太来說，眞可以說是个鈍皮老臉、久經風霜、全沒心肝的女人，她的父亲甚至于为她活活气死；还有那風流放誕的孟脫拉浦太太，騎馬跳欄的本領比得过英国任何男人，她在公园里亲自赶着灰色馬兒兜風，她的母亲仍旧在温泉摆个小攤子过活——你总以为这么大胆的人物，該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了，不想連她們都得由女伴陪着才敢露臉。原来这些热心腸的小东西沒有朋友依傍着是不行的。她們在公共場所出入的时候，差不多总有女伴陪着。这些人样子寒酸，穿着染过色的綢衣服，坐在离她們不远、人家不着眼的地方。

有一晚，夜已深了，一群男人坐在蓓基客厅里的壁爐旁边烤火，爐里的火必剝必剝的响。男人們都喜欢到她家里度黃昏，她就請他們享用全倫敦最講究的冰淇淋和咖啡。蓓基說道："罗登，我要一只看羊狗。"

罗登正在牌桌上玩埃加脫，擡头問道："一只什么？"

莎吳塞唐勛爵也道："看羊狗？亲爱的克劳萊太太，你这心思好古怪。为什么不养丹麦狗呢？我看見过一条丹麦狗大得像一只長頸鹿，喝！差一点兒就能拉你的馬車了。要不，就找一只

波斯獵狗也好，你看怎么样？（对不起，这次該我开牌。）还有一种小哈巴狗，小得可以擱在斯丹恩勛爵的鼻烟壶里。在貝思活脫有一个人，他有一只小狗，那鼻子——我記点了，是皇帝，——那鼻子上可以挂帽子。"

罗登一本正經說道："这一圈的牌都由我記点兒罢。"往常他只注意斗牌，除非大家談到馬和賭博，他对于别人說的話全不留心。

活潑的莎奥塞唐接下去說道："你要看羊狗做什么？"

"我所說的看羊狗不过是比喻。"蓓基一面說，一面笑着擡头望望斯丹恩勛爵。

勛爵道："見鬼！你是什么意思？"

利蓓加道："有了狗，豺狼就不能近身了。我要个女伴。"

勛爵道："亲爱的小羔羊，你多么純潔，真需要一只看羊狗来保护你。"他伸出下巴涎着臉兒笑起来，乜斜着一双小眼睛对她一溜，那样子难看極了。

了不起的斯丹恩侯爵站在火旁边喝咖啡。爐里的火燒得正旺，必剝必剝的响，越显得屋子里舒服。壁爐周圍亮着二十来支蠟燭；牆上的蠟台各各不同，式样别致，有銅的，有磁的，有鍍金的。利蓓加坐在一張花色鮮艳的安乐椅上，蠟燭光照着她，把她的身材越發襯得好看。她穿一件嬌嫩得像玫瑰花一般的粉紅袍子；肩膀和胳膊白得耀眼，上面半披着一条云霧似的透明紗巾，白皮膚在下面隐隐發亮。她的头髮卷成圈兒挂在頸边；一層層又松又挺的新綢裙子底下露出一只美丽的小脚，脚上穿的是最細的絲袜和最漂亮的鏤空鞋。

蠟燭光把斯丹恩勛爵的禿腦袋照得發亮，腦袋上还留着一圈紅头髮。他的眉毛又濃又粗，底下兩只的溜骨碌的小眼睛，上

面布滿紅絲，眼睛周圍千縷万条的皺紋。他的下半張臉往外突出，張开口就看見兩只雪白的暴牙。每逢他对人嘻皮扯臉一笑，那兩个暴牙就直發亮，看上去很可怕。那天他剛在宮中領过宴，身上戴着勛章挂着綬帶。他大人是个矮个子，寬寬的胸脯，一双罗圈腿。他对于自己的細脚踝和小脚板非常得意，又不住的撫摸自己左膝盖底下的勛章。[1]

他說："原来有了放羊的还不够照顧他的小羔羊。"

蓓基笑着答道："放羊的太愛打牌，又老是上俱乐部去。"

勛爵道："天哪！好个腐敗的考里同！[2]他的嘴就配銜烟斗。"

罗登在牌桌上說道："我跟你二对三。"

高貴的侯爵喝道："听听这梅里勃斯[3]，他倒的确在尽他看羊人的本分，正在剪莎吳塞唐的羊毛呢[4]。喝！这头羊倒容易上当得很。你瞧他好一身雪白的羊毛！"

利蓓加对他瞅了一眼，那表情很幽默，却又有些嘲笑的意味，說道："勛爵，您还不是得了金羊毛勛章嗎？"这話倒是真的，那时他頸子上还套着勛章，是复辟的西班牙亲王們送給他的礼物。

原来斯丹恩勛爵早年出名的胆大，賭錢的本領是了不起的。他和福克斯先生曾經連賭兩天兩夜。国內最尊貴的大人物都輸过錢給他。据說他的爵位也是牌桌上贏来的。可是別人說起他年輕时候搗鬼淘气的事情，他却不愛听。利蓓加看見他的濃眉

---

① 英国的嘉德勛章是箍在左腿上的。

② 維吉尔及底渥克立斯等拉丁詩人詩里的牧羊人，現在成为牧羊人的通称。

③ 維吉尔"牧歌"中牧羊人的名字。

④ 騙別人的錢就說"剪某某的羊毛"。

毛皺在一起，一臉不高兴的样子。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过去接了他的咖啡杯子，稍微屈了一屈膝道："說眞話，我非找一只看羊狗不可，不过它不会对你咬。"她走到另外一間客厅里，坐在琴旁边唱起法文歌来，那声音婉轉动人，听得那爵爷心都軟了，立刻跟过来。他一面听唱歌，一面和着拍子点头弯腰。

罗登和他的朋友兩个人玩埃加脫，一直玩到兴尽为止。上校是贏家，可是虽然他贏的次数又多，数目又大，而且像这样的請客每星期总有好几回，这前任的騎兵一定覚得很气悶；因为所有的談話和客人的贊嘆都給他太太一个人占了去，他只能悄悄默默的坐在圈子外面，这些人說的笑話，援引的典故，用的希奇古怪的字眼，他一点兒也不懂。

斯丹恩勛爵碰見他和他招呼的时候，总是說："克劳萊太太的丈夫好哇？"說眞的，这就是他的职業，——他不再是克劳萊上校，只是克劳萊太太的丈夫。

我們为什么好久沒有提起小罗登呢，只为他不是躲在閣楼上，便是鑽到楼下厨房里找伴兒去了。他的母亲差不多从来不理会他。他的法国女佣人在克劳萊家里的一陣子，他便跟着她。后来那法国女人走了，这孩子夜里沒有人陪伴，哇哇的啼哭。总算家里的一个女佣人可憐他，把他从冷清清的育兒室抱出来，带到近旁的閣楼里，哄着他睡在自己的床上。

他在楼上啼哭的当兒，利蓓加，斯丹恩勛爵，还有兩三个別的客人，恰巧看了歌剧回来，在楼底下喝茶。利蓓加道："这是我的小宝貝要他的佣人，在那兒哭呢。"嘴里这么說，却不动身上去看看。斯丹恩勛爵帶着冷笑的口气說道："你不必去看他了，省

得叫你自己心神不安。"蓓基臉上訕訕的答道："得了，他哭哭就会睡着的。"接下去大家就議論起剛才看的歌剧来。

只有罗登偷偷的溜上去看他的兒子，他見忠厚的桃立在安慰孩子，才又回到客人堆里来。上校的梳妝室在最高一層，他时常私底下和孩子見面。每天早晨他刮鬍子，父子倆便在一起。小罗登坐在父亲身旁一只箱子上看父亲刮鬍子，再也看不厭。他和父亲兩个非常好，做父亲的时常把甜点心留下一点兒藏在一只从前擱肩飾的匣子里，孩子总到那里去找吃的，找着以后便乐得直笑。他虽然快乐，却不敢放声大笑，因为媽媽在楼下睡觉，不能吵醒她。她睡得很晚，难得在中午之前起床。

罗登买了許多圖画書給兒子，又在育兒室塞滿了各种玩具。牆上滿是画兒，都是他出現錢买来，亲手粘上的。有时罗登太太在公园兜風，用不着他在旁边伺候，他就上楼陪着孩子一玩几个鐘头。孩子騎在他身上，把他的大鬍子拉着当馬韁，連日跟他兩个揪呀，滚呀，永远不覺得累。那間屋子很低；有一年，孩子还不到五岁，父亲把他抱起来拋上拋下鬧着玩，把小可憐兒的头頂砰的一声撞在天花板上。罗登吓的要命，差点兒又把他掉在地上。

小罗登皺起臉兒准备大哭——那一下撞得实在厉害，怪不得他要哭。他剛要开口的时候，他父亲急得叫道："老天哪，罗迪，别吵醒了媽媽。"孩子怪可憐的紧紧瞅着父亲；他咬着嘴唇，握着拳头，一声兒都沒有哼出来。罗登把这事講給俱乐部的人听，講給軍营食堂里的人听，逢人便告訴說："喝！我的兒子眞有胆子，眞了不起。天哪，我把他半个腦袋都插进天花板里去了，可是他怕吵醒媽媽，一点兒也不哭。"

有的时候——一星期里有那么一兩回——那位太太也上楼到孩子房里来看看他。她簡直像时裝画报里的美人变活了，总是

穿着漂亮的新衣服，新靴子，戴着新手套，很温和的微笑着。她身上有美丽的披肩和花边，还有晶晶發亮的珠宝首飾。她每次上楼，总戴着新帽子，帽子上老是簪着花朵兒，不然就挂着弯弯的鴕鳥毛，又白又軟，像一簇茶花，看上去眞是富丽堂皇。她公主娘娘似的向孩子点点头，孩子有时在吃飯，有时在画大兵，擡起头来对她望着。她走开之后，屋里总留了一股子玫瑰香味，或是别的迷人的味兒。在他看来，她像个天上的神仙，比他父亲，比所有的别人都高出多多少少，凡人只好远远的望着她頂礼膜拜。跟这位太太一起坐馬車兜風是个大典，他坐在倒座上，一声兒不敢言語，只瞪着大眼向对面裝点得花团錦簇的公主出神的看。先生們騎着神气十足的駿馬，笑吟吟的上前跟她說話。她也是滿面春風，对大家眯着眼笑。先生們走开的时候，媽媽揮着手和他們告别，那風度眞是优雅。孩子跟她出門总換上新的紅衣服，在家却只穿一身棕色的旧麻布衣。有时她不在家，照管他的桃立替他鋪床，他就走到母亲的房里去东張西望，覚得这屋子眞是神仙洞府，又好看，又有趣，耀得人眼都花了。衣橱里挂着漂亮的衣服，淡紅的，淺藍的，花花綠綠的。梳妝台上摆着一只美丽的銅手，挂滿了閃亮閃亮的戒指，旁边还有鑲銀扣的珠宝盒子。屋里又有一架穿衣鏡，眞是神妙的艺术品。他剛好能在鏡子里照見自己的头臉，看了那么多希罕物兒，臉上都傻了。他在鏡子里看見桃立正在拍打床上的枕头，把它們弄松；她的影子歪歪扭扭的，又好像高高吊在天花板上。唉！你这沒見世面，沒人理，沒人管的小可憐兒！在别的孩子們心里口里，媽媽便是上帝的别名，你崇拜的却不过是一塊冥頑不灵的石头。

罗登·克劳莱上校虽然是个流氓，心地倒还厚道，有些丈夫气概，能够爱女人，爱孩子。他心底里非常疼爱小罗登，利蓓加

虽然不說穿他的秘密，心里却明白。她性子好，所以并不生气，只不过对于丈夫更加看不起。罗登那么喜欢兒子，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在妻子面前不肯露出来；只有跟孩子兩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才尽情疼他一下子。

他时常在早上帶兒子出門，看看馬房，逛逛公园。莎吳塞唐伯爵性情最随和，要他把头上的帽子脫下来送人，他也肯。他的人生大事就是不断的买了各色各样的小东西放着，閑常好送人。他买給小罗登一只小馬，照送礼的人自己的話，这馬兒簡直和大老鼠差不多大小。小罗登的高大的爸爸时常喜欢叫兒子騎在这匹喜脫倫小黑馬背上在公园里蹓跶，自己在旁边跟着。他喜欢重游当兵时的旧地，常到武士桥去看望禁衛队里的老同事，想起当年的光棍生涯，很有些恋恋不舍。軍队里的老兵看見从前的上司来了，也很高兴，都来摩弄小上校。克劳莱上校和軍官們在食堂里吃飯，覚得十分有趣。他常說："唉，我不够聪明，配不上她，这个我也明白。她不会記挂我的。"他这話一些不錯，他妻子并不記挂他。

利蓓加很喜欢丈夫，对他总是非常和順疼爱，甚至于不大明白表示自己瞧不起他。說不定她宁可丈夫顢頇些。他是她的上等佣人和总管。他受她的使喚，絕对的服从。他陪她坐了馬車在公园的圓場兜風，从来不出怨言。他送她上歌剧院坐进包厢，然后一个人到俱乐部里去解悶，散場时又准时回去接她。他只希望妻子能够多疼些兒子，可是連这一点他也原諒她。他說："唉，你知道的，她真能干，而我又不是文縐縐的人。"前面已經說过，靠打彈子和玩紙牌贏人家的錢并不需要多少聪明，除此之外，罗登又沒有别的本事。

女伴一来之后，他在家里的責任就輕松了。他的妻子慫恿

他到外面去吃飯，而且上歌剧院也不要他接送。她总是說："亲爱的，别留在家里發傻，今兒晚上有几个人要来，你見了他們准覺得討厭。若不是为你的好处，我也不高兴請他們到家里来。現在我有了一条看羊狗，沒有你也不怕了。"

"看羊狗——女伴！蓓基·夏潑有个女伴！多滑稽！"克劳萊太太想着这一点，覺得有趣得不得了。

有一天，正是星期日，罗登·克劳萊按例和他兒子騎着小馬在公园里散步，碰見上校的一个熟人，是联队里的克林克下士。下士正在和一个老先生談天，老先生手里抱着一个男孩子，年龄和小罗登相仿。那孩子抓着下士身上挂的滑鉄盧勛章，看得高兴。

上校說："好啊，克林克？"克林克答道："早上好，大爷，这位小先生跟小上校差不多大。"

抱孩子的老先生說道："他父亲也在滑鉄盧打仗的。对不对，乔杰？"

乔杰道："对。"他和小馬上的孩子正顏厉色一眼不眨的对看了半天，正是小孩子普通的样子。

克林克老腔老調的說道："常备軍里的。"

老人神气活現的說："他是第——联队里的上尉，乔治·奥斯本上尉，也許您还認識他。他死得像个英雄，和科西嘉的惡霸拚命到底。"

克劳萊上校漲紅了臉道："我跟他很熟的。他的妻子，他的亲爱的妻子，怎么样了？"

"她是我的女兒，"老人家說着，放下孩子，一本正經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張紙牌子交給上校，上面写着："賽特笠先生，泰晤士

街白倫格碼头無灰黑金剛鑽煤公司經理。住址：福蘭西路安娜·瑪丽亞小屋。"

小乔杰走过去望着那喜脫倫小馬。

小罗登从鞍子上問他道："你要騎馬嗎？"

乔杰答道："我要。"上校瞧瞧他，似乎对他很感兴趣，把他抱起来坐在小罗登后面。

他說："拉着他，乔杰。抱着我孩子的腰——他叫罗登。"兩个孩子都笑起来了。

好性情的下士說："你上哪兒也找不着这么兩个漂亮的孩子。"上校、下士、賽特笠老先生拿着傘，都跟在孩子們旁边散步。

第三十八章

小戶人家

乔治·奥斯本那天騎着馬从武士桥一直回到福蘭。我們也該趁便在这村子里停下来，問問从前搬在那兒的几个老朋友近况如何。經过滑鉄盧的風波之后，爱米丽亞太太怎么了？她还活着嗎？日子过得好嗎？都宾少佐从前老是到她家里去，他的車子总在她寓所附近打轉，他現在怎么了？卜克雷·窩拉的稅官有消息嗎？关于他，簡單的情形是这样的。

我們那位了不起的朋友，乔瑟夫·賽特笠那大胖子，从布魯塞尔逃难回国以后不久就到印度去了。不知他是假滿回任，还是害怕碰見眼看他从滑鉄盧逃命的熟人。不管怎么样，拿破侖住到聖海里娜島上之后不久，他又回到孟加拉去办公了，路过聖

海里娜的时候还見过那下了台的皇帝。和賽特笠先生同船的人听他說話，总以为他跟拿破侖幷不是第一次見面，在聖約翰山上已經爭持过一番的了。关于那兩次有名的战役，他肚子里的掌故多得講不完，各个联队的据点，每队伤亡的人数，他也知道。他幷不否認自己和那次胜利很有关系，据說他当时正在軍中，曾經替威灵吞公爵傳遞过公文。他細細的形容滑鉄盧大战發生那天威灵吞公爵的一动一靜；他大人做些什么，想些什么，他都知道得十分透徹，这样看来，他竟是一整天都在常胜將軍的身边。可惜他沒有正式参战，所以和战事有关的公告里面沒有提到他的名字。說不定他想入非非，眞的相信自己随軍工作过的。他靠着这一点在加尔各答大大的出了一陣風头，而且在孟加拉的时候大家一直都叫他滑鉄盧賽特笠。

乔斯买那兩匹倒楣的馬兒立的票据，由他和他的代理人乖乖的付淸了。他从来不提起这次交易；沒人知道那兩匹馬到哪里去了，也沒人知道他怎么把它們脫手。恍惚听說在一八一五年秋天，他的比利时听差伊息多在梵朗西爱納卖掉一匹灰色馬，很像乔斯騎的一匹。

乔斯吩咐他在倫敦的代理人每年付給他福蘭区的父母一百二十鎊年金，算是老夫妇主要的生活来源。苦惱的賽特笠先生破产以后仍旧爱做投机买卖，結果幷不能把消蝕掉的本錢撈回来。他想法子卖酒，卖煤，經售彩票等等。每逢他換一种新的行業，就向朋友們發傳單，在門上釘起新的銅牌子，大言不慚的說什么將来重兴家業的話。可憐这个年老力衰飽經憂患的老头兒从此沒有碰上好运。他的朋友不耐煩老是买貴煤和坏酒，漸漸的都不和他来往了。他早上趔趔趄趄走到市中心去，只有他的妻子还以为他去办公。到黃昏，他一步一拖的回家，晚上到酒店

里的一个小俱乐部去消遣。听他說話，那口气里竟好像国里的財政是他一手掌管的。他談起几百万的資金，什么貼水，折扣，还有洛施却哀尔特和貝林兄弟[1]的动静，真是好听。俱乐部里的先生們，像配藥的，办丧事的，木匠头兒，教堂管事的（他是給偷偷的放进来的），还有咱們的老朋友克拉浦先生，听了这么大的数目，都对老头兒十分敬重。他对所有"在屋里坐坐"的人都說过："我是見过好日子的。我的兒子現在是孟加拉行政区里拉姆根奇地方的大官兒，一年有四千盧比收入。我女兒只要开声口，就能做上校的太太。倘或我要問我那做官兒的兒子去支兩千鎊，我只消明天跑到亚历山大那兒，他就会給我現錢。嗳！他就会把現錢給我堆在櫃台上。可是我們賽特笠家里的人都有傲骨头。"亲爱的讀者，說不定我和你將来也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們的朋友之中，不是有好些已經落到这样收場了嗎？一个人的运道会轉变，能力会衰退，戏台上的地位也会給年富力强的丑角搶去，到后来气数也尽了，只好可憐巴巴的落薄一輩子。人家在路上碰見你，就会躲到对街去，更可恨的，他們还会表示可憐你，老腔老調的伸出兩个指头算跟你拉手。你心里有数，到你一轉背，你的朋友就会說："可憐虫，只怪他自己糊塗，白白的辜負了好机会。"得了，得了，一輛自备馬車和三千鎊一年的收入不見得就是人生最高的酬报，也不是上帝判断世人好歹的标准。咱們只看呆子也会得意，混蛋也能發財，江湖騙子成功的机会并不比失敗的机会少——只看这些家伙也和世界上最正直最能干的人一样，得失升沉之間沒有定准，那么，兄弟啊，名利場上的得意快活又值得多少呢？說不定——唉，我們越說越离題了。

---

① 都是当时的財閥。

倘若賽特笠太太是个精神勃勃的女人，在她丈夫落魄之后便該想法子弄一所大房子，靠着替人包办食宿过活。賽特笠反正不得意，做做房东太太的丈夫一定合适。这种角色等于私生活中的孟諾士①，名义上是主人，实际上是屋里的总管，吃飯的时候給大家切鷄切肉，妻子高踞在破爛的宝座上，他就低首下心做她的駙馬爷。我曾見过好些有腦子有身分的人，从前年富力强，前途光明，結交的也是紳士，家里还养着獵狗，到后来只好捺下性子陪着一大堆討厭的老太婆吃飯，給她們切切羊腿，表面上算做主人，好不气悶。反正我剛才已經說过，賽特笠太太連这点气魄也沒有，"泰晤士报"广告欄里所謂"富有音乐天才的家庭征求高尚人仕共同居住，保証环境愉快"这一类的职業，她也担当不了。命运把她播弄到什么角落里，她就随分安命的过下去。誰都看得出来，老兩口兒这一輩子就算完了。

看来他們并不覺得煩惱，說不定落薄之后比从前反而驕傲些。房子的底層是房东克拉浦太太的廚房兼会客室，裝飾得很整齐，賽特笠太太时常下去聊天，一坐就是好几个鐘头。在房东太太看起来，她仍旧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那愛尔蘭女佣人蓓蒂·弗蘭那根戴什么帽子，系什么緞帶，怎么潑辣，怎么好吃懶做，把廚房里的蠟燭怎么浪費，喝了多少茶，茶里擱了多少糖等等，賽特笠太太全要过問，管着这些事，光陰也就过去了，她也就不覺得气悶了。从前她有三菩、車夫、馬夫、打杂的小子，还有管家娘子帶着一大群女佣人(关于她以前的势派，她一天总要嘮叨一百次)，日子倒也不比現在过得更忙碌更有趣。除了蓓蒂·弗蘭那根，那条街上还有許多别人家包办全家杂事的女佣人，

① 孟諾士(Munoz, 1810—73)，西班牙凱撒玲女王的丈夫，政治上全無权力。

她們的一举一动賽特笠太太也要管。隔壁鄰舍的房租誰家付了，誰家还欠着，她都知道。做戏子的盧頤蒙太太帶着她身分不明的兒女走过，她躲开不理。医生的女人配色勒太太坐着丈夫出診用的一匹馬拉的小馬車走过，她把头高高抬起。她和卖菜蔬的談論賽特笠先生爱吃的一便士一把的蘿卜；她留心监視着送牛奶的和送面包的小孩；她一次次去麻煩卖肉的——說不定那卖肉的卖掉了几百头牛还沒有卖給她一塊羊腰肉費的事多。到星期日，她总把藏在肉底下的洋山芋拿出来一个个数过。每逢星期日她穿上最好的衣服上教堂做兩回礼拜，到黃昏便讀讀白萊危的訓戒。

賽特笠老头兒也爱在星期天帶着小外孙乔杰到附近公园里或是坎星頓花园去喂鴨子和看大兵，因为平常日子他要"办公"，沒有时候出去逛。乔杰爱看穿紅的兵士。他外公告訴他說他爸爸从前是个有名的軍官，又帶他去見許多衣服上挂着滑鉄盧勛章的軍曹和别的小軍官。老外公神气活現的对那些人說孩子的父亲就是第——联队里的奧斯本上尉，在光荣的十八日光荣的死在战場上。他也曾經請几个下士喝过麦酒。一起头的时候，他一味討好外孙，每逢星期天帶他出去，就沒命的給他吃苹果和姜汁脆餅，把他吃病了。后来爱米丽亞斬釘截鉄的說除非外公人格担保，答应永远不再給乔治吃糕餅，棒糖，还有攤兒上别的小吃，就不准帶他出去。

为着这孩子，賽特笠太太和她女兒鬧得很不欢，甚至于私底下互相猜忌。那时乔治还小，一天黃昏，爱米丽亞坐在小客厅里做活，也沒有留心老太太什么时候走了出去。孩子本来好好的睡在楼上，忽然哭起来了，她憑着本能知道出了事，連忙跑到孩子屋里去，看見賽特笠太太正在偷偷的喂孩子吃德非氏"仙露灵



藥”。爱米丽亞的性子本来比誰都和軟温柔，可是一旦發現竟有人敢越过她的头多管她兒子的事情，气得渾身打战，蒼白的臉蛋兒漲得和她十二岁的时候一样紅。她从母亲手里搶过孩子来，一把夺了瓶子，把个老太太惊得目瞪口呆。她母亲手里还拿着干坏事用的匙子，也大怒起来。

爱米丽亞砰的一声把瓶子扔在壁爐里，然后兩只手抱着兒子，使勁的把他搖来搖去，悪狠狠的瞪着母亲叫道：“媽媽，我不准孩子吃毒藥。”

老太太答道：“毒藥！爱米丽亞，你对自己的娘說这种話嗎？”

“除了配色勒医生开的方子，我不許他吃别的藥。他說德菲氏‘仙露灵藥’是有毒的。”

賽特笠太太道：“好，原来你以为我是杀人的凶手。你对自己的娘竟說这种話！我是倒了楣的人，現在是沒有地位的了。从前我坐馬車，現在只能走路了。可是我倒不知道自己会杀人，这眞是新聞，多謝你告訴我。”

可憐的女孩兒有的是眼泪，哭着說道：“媽媽，别跟我过不

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說——我的意思是說——我并不是說你要害我的宝貝孩子，不过——”

“亲爱的，你并不是說我要害你的孩子，不过說我是杀人的凶手罢了。既然这样，我該上貝莱去坐牢才对呢。不知怎么的，你小的时候我倒沒有毒死你，还給你受最好的教育，大捧的錢拿出去，請了第一等的先生来教导你。唉，我养了五胎，只帶大了兩个，最宝貝的就是这个女兒。鬧什么气管炎啦，百日咳啦，痧子啦，出牙啦，都是我亲身伺候。大来不惜工本的为她請了外国教师，又送到密納佛大厦讀書。我小的时候可沒有这样的福气。我孝順父母，希望多活几年，多帮忙别人，哪兒能够一天到晚愁眉苦臉的躲在屋子里充太太奶奶呢？我最疼的孩子顚倒說我是杀人的凶手。唉，奥斯本太太，但願你别像我一样，在胸口养了一条毒蛇，这是我的禱告。”

做女兒的不知所措，說道：“媽媽，媽媽！”抱在手里的孩子也跟着沒命的哭喊。

“眞是的，我倒成了凶手了。爱米丽亞，跪下求上帝把你那狠毒的心腸洗洗干净，免得你这样忘恩負义。但願上帝也像我一样，能够原諒你。”賽特笠太太揚着臉兒，摔手摔脚的出去了。她那篇慈悲的祝禱也就到这里为止。

娘兒兩个从此感情上有了裂痕，賽特笠太太这口气到死沒有全消。自从拌过嘴以后，老太太什么事都占了上風，而且使出女人的特别本領，用种种法子連續不断的讓她的对手覺得难堪。譬如說，吵架以后好几个星期她見了爱米丽亞不瞅不睬。她警告佣人别去碰那孩子，免得惹奥斯本太太生气。每天为乔杰煮的飯菜，她一定先請女兒过目，省得回头又說有毒藥。每逢鄰居們問候孩子身体怎样，她便尖酸的叫他們去問奥斯本太太；她說

她自己是从来不問孩子好歹的；虽然孩子是她自己的亲外孙，心坎兒上的小宝貝，可是她手都不挨他，因为她不会管孩子，沒准会把他弄死。每逢配色勒先生来治病，开口探問病情，她就拿出最尖酸刻薄的态度来对待他。那外科医生說他承鉄色尔烏德夫人看得起，时常給她府上的人治病，倒是大家客气，賽特笠老太太虽然从来不付医藥費，那架子竟比鉄色尔烏德夫人还大。看来爱米丽亚的妒忌心也幷不小。凡是做母亲的看見別人管她的孩子，就覺得着急，生怕他們夺了孩子的感情。爱米丽亚就是这样，有人去摩弄她的兒子，她便心神不定。她不准克拉浦太太和那女佣人照管乔杰，也不要她們給他穿衣服，就好像她不放心讓她們擦洗丈夫小照的框子一样。她把那張像挂在小床的床头上；从前她就是从这張小床上移到他那里去的，如今又退回来了。她在这兒靜靜的过了多少冗長的岁月，她常常哭，可是也很快乐。

爱米丽亚最心爱的东西都在这間小屋子里。她在这兒一心养育兒子，凡是他有什么小灾小病，便仔仔細細給他調理，对他眞正是疼爱备至。在兒子身上，她看見了死去的丈夫，只不过兒子比爸爸更好，竟活是在天堂里走了一轉回来的乔治。不論在声音，相貌，和动作之中，孩子和父亲相像的地方眞多，那寡妇見他这样，往往一时心动神摇，把他紧紧的摟着落下泪来。孩子問她为什么哭，她坦白的告訴他說因为他和父亲長得像。她不断的和兒子談起死去的爸爸，談起自己怎么爱丈夫，其实那孩子还是一片混沌，听着什么也不懂。她对兒子說起話来沒个完，竟比她对乔治本人或是小时候的心腹朋友說的話还多。当着父母，她这些肺腑里的言語是不肯吐露的。她心里的一片痴情，从来不告訴別人，只有对兒子才傾筐倒篋的說了个罄尽，其实他又何尝

比那老兩口子了解她的苦处呢？这女人的快乐也近于痛苦，或者可說她的感情过于細膩，只能用眼泪来表达。她那么脆弱，那么多愁善感，也許我根本不該在書里描写她的感覚。配色勒医生（他現在成了个走紅的妇科医生，有一輛深綠的自备馬車，着实講究，孟却斯脫广場还有一座房子，而且不久就可以得到爵士的封号）——配色勒医生告訴我說，孩子断奶的时候她难过得摘了心肝似的，只怕連希律①見了也覚得不忍。好多年以前，配色勒医生心腸着实軟，他的妻子对于爱米丽亞太太妒忌得不得了，一直到后来还吃她的醋。

說不定医生太太并不是沒来由吃飞醋，在爱米丽亞的小圈子里，好些女人都有同感；她們看見男人一致向着她，心上老大气不憤。差不多所有和她来往的男人都喜欢她；为什么呢？恐怕連他們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来。她并不聪明，口角也不俏皮，也不大懂人情世故，也算不上十分漂亮。可是她不論到哪里，男人們都为她动心，都覚得她可爱，女人們都瞧不起她，不明白她有哪一点兒好。我想她所以招人爱，就是因为她性情軟弱。男人們一看她那温柔随和，依头順腦的样子心就軟了，自然而然的乐意保护她。我們已經看見，她在营里的时候，統共只有乔治的几个朋友跟她說过話，可是見过她的小伙子沒有一个不願意舍命为她效力。如今她住在福蘭，在她的小圈子里，大家也都喜欢她，关心她。就算她是孟哥太太本人——孟哥太太是托鉢僧寺院附近著名的孟哥和潑蘭登合营公司的大股东，在福蘭又有培养波罗密的温室，十分講究；她到夏天請吃早飯，連公爵伯爵都来賞光；她在教区坐着大馬車来来去去，跟班全穿上华丽的黃色

① "聖經"中殘杀嬰兒的暴君。

号衣，拉車子的几匹栗毛馬兒比坎星頓皇家馬厩里的好馬还显得神駿；——我剛才說，就算她是孟哥太太本人，或是她的媳妇瑪丽·孟哥太太(她是卡色莫尔迪伯爵的女兒，下嫁給公司老板的)，附近的商人也不能对她更加尊敬。温柔的年青寡妇走过他們的鋪子，或是进去买一些小东西，他們总是客气得了不得。

不但配色勒医生，連他的助手林登先生也坦白承認願意为奥斯本太太鞠躬尽瘁。附近一帶的女佣人和小商人害了病，都請林登医治，大家常常看見他在診所里看"泰晤士报"。这小伙子很討人喜欢，在賽特笠太太家里，他比上司更受欢迎，每逢乔杰身上不好，他一天兩三回跑去給小家伙治病，从来沒想到要收出診費。他在診所抽屜里拿了藥糖和做清凉散的酸果子等等东西送給小乔杰，給他配的藥水，像蜜水兒似的好吃，所以孩子病了反而高兴。乔杰出痧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害怕得好像他得了从来沒听見过的惡病，在那紧張可怕的一星期里面，林登和他上司配色勒整整兩夜沒有睡覚。他們为别的病人肯这样尽心竭力嗎？波罗密温室的老板的孩子，像拉夫·潑蘭登，还有桂多玲·孟哥和桂尼佛·孟哥，也都害过这种小兒常有的病，这兩个医生也肯为他們熬夜嗎？就拿房东的女兒瑪丽·克拉浦来說，她的病还是乔杰傳染給她的，他們难道肯为她牺牲睡眠嗎？說老实話，他們不肯。至少在瑪丽出痧子的时候他們睡得很安心，說她病得不重，不吃藥也会好，只給她配了一兩次藥水，到她病好的时候，隨隨便便在藥里加了些奎宁皮，做做样子。

賽特笠家对面住着一个矮小的法国騎士，在附近各学校里教法文，黃昏时躲在家里拉他那只声音唏哩呼嚕的破提琴，彈出来的各种快慢跳舞曲子听上去忒兒倫倫的直抖。这位老先生最講究礼节，头髮里还洒白粉，每逢星期日一定上海默斯密士修院

去望弥撒，不論在思想、行动、仪态各方面都和現在常見的法国人大不相同。如今你在扇形連环拱廊遇見的法国人，开出口来就咒駡英国人奸刁，一面抽雪茄烟，一面恶狠狠的对你瞪眼，竟是一大群滿面鬍鬚的蛮子。这位特·大朗盧老騎士提到奧斯本太太之前，一定得先把鼻子里的一撮鼻烟吸完了才开口。他斯斯文文的用手一撢，把烟屑拂落干淨，撮起五个手指头，放在嘴边先亲一亲，然后撒开手送了一个吻，口里叫道："啊喲！好个妙人兒啊！"他賭神罰誓的說，爱米丽亚走过白朗浦頓的街上，她踩过的地上便会开花。他赶着乔杰叫小爱神，打听他母亲，維納斯爱情女神，近来好不好？他又对蓓蒂·弗蘭那根說她是女神手下得寵的侍者，也是天上的仙女，把蓓蒂弄得莫名其妙。

像这样的例子多的是，其实爱米丽亚幷沒有費心思去討大家喜欢，而且幷不知道自己有这样好的人緣。他們一家逢星期天就上本区的教堂去做礼拜，堂里有一个和藹斯文的副牧师，名叫平尼先生，不断的来拜訪爱米。他把孩子抱在身上跟他玩，幷且願意白教他讀拉丁文。替他管家的姐姐是个老閨女，看見他这样非常生气。她說："倍尔貝，她这个人是沒有什么道理的。那一回她来喝茶，整整一黄昏沒开过口。我看她是个沒精打采的可憐虫，根本就沒有什么感情。你們男人不过是喜欢她的漂亮臉蛋兒罢了。葛立滋小姐有五千鎊，还有别的財产，單說性格就比她强一倍，而且照我看起来也比她討人喜欢。如果她長得好看些，那你就把她当宝貝了。"

看来平尼小姐的話很有些道理。男人全不是好东西，能够使他們动情的可不是漂亮的臉蛋兒嗎？一个女人尽管像智慧女神密納佛一般貞潔和聪明，如果相貌平常，他們再也不去睬她，只要她有了一双水汪汪的眼睛，还愁人家不原諒她的糊塗嗎？

哪怕是最蠢的女人，只要她嘴唇紅，声音嬌，也还是显得怪动人的。太太小姐們向来最公正，她們憑上面說的理由，肯定所有的漂亮女人全是傻瓜。唉，小姐們，太太們，你們里面既不聪明也不好看的也多着呢。

以上所記的都是我們的女主角一生中的小节目。敬爱的讀者想必早已猜到，她活了半輩子，从来沒有什么了不起的經历。如果把乔治出世以后七年里面的經过逐天写下来，也找不出几件事情比剛才說起的疹子事件更加重要。有一天，我剛剛提起的那位平尼牧师竟要求她丢弃了奥斯本的名字，改用他的。爱米丽亞听了这話，大吃一惊。她耕紅了臉，含着一包眼泪，抖巍巍的回答說承他关心自己和她可憐的兒子，覺得非常感激。可是除了死去的丈夫，她心上决不能有第二个人。

四月二十五日是結婚紀念日，六月十八日是丈夫的忌辰，每逢这兩天她关在房里不出来，專誠紀念死去的亲人。就是在平常日子，她每到晚上躺在孩子的搖籃旁边，也是想着他，花的时間根本就沒法估計。到白天，她相当忙碌。她得敎乔治讀書写字，还敎他一点兒圖画。她常常給孩子講故事，所以又得自己看些書。孩子接触到外面的事物之后，眼界慢慢开闊，智識逐漸丰富，她就尽量的敎导他崇拜天地万物的主宰，虽然在这方面她自己也懂得有限。每天早晚兩次，娘兒兩个一起禱告上帝；温柔的母亲全心全意的求上天保佑，兒子习嘴咬舌的跟着她学，叫人看了又敬畏又感动。我想凡是旁观的人，或是回想到自己小时候这样禱告过的人，沒有一个不覺得感动的。他們每次祈禱，总不忘記恳求上帝保佑亲爱的爸爸，口气里好像他还活着，就在那間屋子里。

爱米丽亞一天到晚沒有空閑。她每天把这位小少爷收拾得

干淨整齐，早飯前送他出去呼吸新鮮空气，外公也借此有个推托，可以不去"办公"。她又得别出心裁給兒子做几件漂亮的衣服，旣然要儉省，便把自己新婚的时候所有的好衣服都剪开来給他改做，反正她自己只穿一件黑褂子，头上戴一頂系黑帶子的草帽。她的母亲因此很不高兴，因为老太太是喜欢顏色衣服的，穷了以后更喜欢花梢的打扮。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她还得挤出时間服侍父母。她費力劳神的学会了玩叶子戏，每逢父亲不到俱乐部去，她就一黄昏陪他斗牌。他爱听唱歌的时候她就唱——爱听唱歌是个好現象，因为他听到一半总是舒舒服服的睡着了。他的信呀，說明書呀，計划書呀，章程呀，多得沒个了結，都要她起稿子和謄写。老先生从前的老朋友收到的通知，說他現在是無灰黑金剛鑽煤公司的代理人，朋友們或一般人需要品質最上乘的煤，可以由他經手購买，价格是每考德隆[1]多少先令，这通知也是她的笔迹。賽特笠本人不过在傳單上签个花名，然后再用他那抖巍巍的書記字开了地址寄出去。都宾少佐也收到一張，是他代理人考克恩和格里恩烏德轉給他的。当时少佐正在瑪德拉斯，用不着煤，不过傳單上的笔迹是認得出来的。天啊！他只要能把写傳單的小手握在自己手里，什么代价都願意付。过了不久，少佐又收到一張傳單，上面說：約·賽特笠股份公司已在波尔多、奥泊圖、聖·瑪丽各地設立代办处，經銷名貴葡萄酒、雪利酒、紅酒，价格公道，如蒙諸亲好友以及各界人仕惠顧，本公司当予以各种便利。都宾得到这点暗示，狠命的运动当地的总督、司令、法官，还有軍队里的人，都去定酒，反正是行政区里所有的熟人沒漏掉一个。他写信到賽特笠股份公司里去定

---

[1] 英国已經廢除的度量衡名，用来量煤及石灰等物。

酒，那数量大得連賽特笠先生和克拉浦先生（他便是所謂的"股份公司"）都大出意外。可憐的賽特笠老头兒走了这步突如其来的好运，原想在市中心造一所办公厅，雇一群書記，另外辟一个私人碼头，并且計划在世界各地設立經銷处。可惜好景不常，从此沒有接到第二批买卖。老先生已經失去了辨別酒味的能力，軍队里的人喝到不能下咽的下等劣酒，大家咒駡經手买酒的都宾少佐。他只好出錢买了好些回来，重新拍卖出去，損失了一大笔錢。那时乔斯已經升到加尔各答稅务委員会的委員。他父亲寄給他一卷推銷貨色的傳單，另外附上一封私信，說是他在这次买卖之中打算靠他帮忙，已經运出一批好酒，憑發票取貨，請他照数將賬單付清。乔斯·賽特笠是在稅务委員会做事的，給人家知道他父亲是到处兜銷貨色的酒商，豈不是像做了賈克·开去①一样的丢臉嗎？所以他十分輕蔑的拒絕付款，同时写了一封很厉害的信給父亲，叫他不許多管閑事。遭到拒絕的發票退回原处，賽特笠股份公司只得收下来。所有的亏空，只好把瑪德拉斯一注买卖上得来的利潤和爱米的一部分存款塡进去弥补。

爱米一年有五十鎊的撫恤金。除此以外，她丈夫的遺囑执行人說，奧斯本去世的时候，他代理人手上还有五百鎊一注存款。都宾以小乔治保护人的資格，提議把这笔錢存在一家印度商行的分公司里，每年有八分的利錢好拿。賽特笠先生以为少佐对于这笔錢有些不老实的打算，竭力反对，甚至亲自到代理人那里禁止他們用这种方式投資。一問之下，倒使他吃了一惊，原来代理人手上并沒有这么一笔錢，他們說上尉剩下的錢不滿一

① 賈克·开去(Jack Ketch)，1686年死，是当时的劊子手，出名的殘暴，也有人說他当劊子手的技巧拙劣，所以在他手里受刑的人格外受苦。他的名字現在泛指一切官家的劊子手。

百鎊，这五百鎊想来是另外的一笔錢，詳細情形只有都宾少佐知道。这么一来，賽特笠老头兒更相信这里面有些不正当的把戏，便去追問少佐。他拿出爱米近亲的資格，很强硬的要求調查奥斯本上尉从前的賬目。他見都宾脸紅口吃，一副为难的样子，更断定他不是好人。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对那軍官發作起来，說的話非常厉害，直截了当的責备他非法侵占了女婿的財产。

都宾听了这話，再也耐不住了。他們原在斯洛德咖啡館里談話，都宾不看对手又老又弱，准会跟他鬧翻。他刁嘴咬舌的說道："請到楼上来，我一定要你到楼上来，我要你看看明白究竟誰吃了亏，是我还是可憐的乔治。"他把老头兒拉到楼上他的卧房里，从抽屜里拿出奥斯本的賬目和一叠債券，——說句公道話，奥斯本欠了債，从来沒有賴着不出債券。都宾接着說道："在英国欠的賬他算付清了，可是临死剩下的錢还不滿一百鎊。我和一兩个别的軍官傾其所有，凑足这个数目，而你竟說我們企圖誆騙寡妇孤兒的錢。"賽特笠听了这話，又慚愧又懊惱。事实上，都宾对老头兒撒了一个大謊，他不但葬了乔治，付了爱米丽亚的医藥費和路费，并且所有的五百鎊全是他一个人拿出来的。

关于这些費用，奥斯本老头兒从来沒有想到，不但是他，爱米丽亚家里别的亲戚，甚至于連她本人，也沒有想到。她相信都宾上尉，当他是个会計，他的一笔賬虽然十分混乱，她却不起疑心，并沒有知道自己欠了他这么些錢。

她很守信用，一年写兩三封信到瑪德拉斯給他，說来說去全是关于乔杰的消息。他把这些信当宝貝似的藏起来。爱米丽亚写了信，他立刻就回，可是从来不先写。他不断的送礼給她和干兒子。他从中国寄回来一匣圍巾和一副象牙棋子：兵卒是綠色和白色的小人兒，手里拿着眞的劍和盾牌；武士騎在馬上；城堡

装在象背上。配色勒先生說："孟哥太太的一副也沒有这样精致呢。"象棋是乔杰的宝貝，他生平第一封信便是写給他干爹向他道謝。都宾还寄来許多蜜餞、酸辣菜等等食品，这位小爷开了壁橱偷吃，差点兒沒送了命。这些东西辣得要命，他以为上帝因为他偷嘴，所以罰他。爱米写信給少佐报告这次不幸的事件，写得很幽默。少佐看她精神逐漸复原，居然能說說笑話，心里很高兴。他又送来兩条披肩，白的一条給她，黑的一条有棕櫚叶花紋的給她母亲；另外有兩条紅圍巾，送給賽特笠老先生和乔杰冬天里戴。賽特笠太太知道披肩至少值五十基尼一条。她圍上披肩，盛裝走到白朗浦頓教堂去做礼拜，所有的女朋友都来祝賀她，夸獎这条披肩富丽。賽特笠太太对克拉浦太太和一切白朗浦頓的朋友說："可惜爱米不要他。乔斯从来不肯送我們这样貴重的礼。我知道，他嫌着我們娘兒，什么都不願意多給。誰都看得出，少佐一片痴心恋着她，可是只要我提了一声，她就紅着臉，眼泪鼻涕的跑到楼上对着那相片兒發楞。我一看見那相片兒就討厭。奧斯本一家全可惡，有了錢就驕傲的了不得，碰見这种人，也算我們倒楣。"

由此可見乔治小时候的环境很寒酸，四周圍的人也都上不得台盤。这孩子身体單薄，脾气驕横，而且很神經質，又因为从小受了女人的調教，有些妞兒气。他热烈的爱他那溫柔的媽媽，可是对她非常任性。在他小天地里的人都得听他指揮。他漸漸長大，态度倨驕，和父亲越長越像，引得大人們又惊又嘆。他像所有好奇的孩子一样，不論看見什么东西都要問个透徹。他外公覺得他說的話和問的問題着实深奧，心里敬服，于是老是在酒店里講小家伙怎么有学問有天才，把俱乐部里的人悶得难受。乔治对于外婆很冷淡，不过倒也不和她計較，他四周圍的人認为他

真是世上無双，他自己反正和他父亲一般驕傲，大約覚得他們的意見很准确。

从他六岁那年起，都宾常常写信給他。少佐問他几时上学，希望他在学校里好好讀書；如果不上学校，也得在家請个出色的私人教师。他已經到了受教育的年龄，他的干爹兼保护人表示願意替孩子付教育費，因为爱米丽亚的进款那么少，这項費用是極难負担的。总之，少佐时刻想着爱米丽亚和她的孩子，委托代理人不时送东西給乔治，像圖画書、圖画盒、書台等等，一切娛乐用品教育用品，应有尽有。乔治六岁生日前三天，一位先生帶着佣人坐着小馬車来到賽特笠先生家里，指名兒要見乔治·奥斯本少爷。他是剛特衣衔軍裝鋪的奥尔西先生，奉少佐的命令来給小少爷量尺寸做衣服。在从前，小少爷的爸爸奥斯本上尉一向光顧他的鋪子的。有时候少佐的兩个妹妹坐着自备馬車来看他們，說是很欢迎爱米丽亚娘兒一塊兒出去兜風，看来也是少佐的意思。兩位小姐十分周到，那倚老卖老的态度使爱米丽亚非常不自在，可是她性情随和，什么都肯忍耐下去，再說馬車上的裝璜又好看，小乔治对它十分醉心。她們兩位偶然也要求帶孩子到她們家里玩一天；她們住在丹麦山一所漂亮的花园住宅里，暖室里有好葡萄，牆边結着桃子，乔治非常爱去。

有一天，承她們好意，給爱米丽亚帶了消息来。她們說这消息非常有意思，是关于她們亲爱的威廉的，爱米丽亚听了准会覚得高兴。

她乐得眼睛都亮了，問道："什么消息？他要回家了嗎？"

不是，絕对不是！看来亲爱的威廉快要結婚了，那位小姐是爱米丽亚的好朋友的亲戚，就是奥多爵士的妹妹葛蘿薇娜·奥多。当年奥多夫妇駐在瑪德拉斯，她就住到嫂子家里去了。据

說人人都称贊她相貌漂亮，而且多才多艺。

爱米丽亚說："哦！"表示她非常高兴。她說葛蘿薇娜和她的老朋友奥多一些長的不像，奥多上校人是十分忠厚的；总而言之，她眞的非常高兴。不知为什么，她情不自禁的一把抱起乔治来，滿心疼爱的吻着他。她把孩子放下地来的时候，眼圈兒都紅了，一路上她始終沒有开口——不过她眞的非常高兴。

第三十九章

說些看破世情的話

現在我們应該稍微談談汉泊郡几个熟人的近况了。有錢的姑媽那份遺产分配的結果，眞叫他們大失所望。别德·克劳莱本来指望姐姐傳給他三万鎊，結果只到手五千鎊，眞像当头一棍。这五千鎊錢付了他自己的和詹姆士(就是在大学讀書的兒子)的积欠，也就所余無几。四个丑女兒的嫁妝还是少得可憐。别德太太从前那蛮横霸道的行徑把丈夫害得不淺，不过她本人無从知道，至少在表面上她死也不肯認錯。她賭神罰誓的說，凡是女人所能做到的，她都已經尽力做过了。她不会像那个假道学畢脫·克劳莱那么拍馬屁，难道是她的錯处嗎？畢脫的錢財来路不正，如果他应該享这样的福气，就讓他享吧。她寬宏大量的說道："不管怎样，錢还在自己家里。亲爱的，畢脫不会把錢花掉，那准沒有錯。全英国找不出他那样的守财奴。他和他那乱花錢的弟弟，那該死的罗登，一样可惡，不过方式不同而已。"

第一陣的气惱和失望过去之后，别德太太眼見自己家里运

气不济，只得适应环境，竭力紧縮节省。她教导女孩兒們应該乐天安貧；她自己是会当家的主妇，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遮掩和躲避貧穷。她不时帶她們到附近的跳舞会和公共場所去露面，那努力不懈的精神真正了不起。不但这样，她还請朋友們到她家里款待，做出非常好客的样子，花錢着实闊綽。从前有希望得克劳萊小姐遺产的时候，請客的次数倒要少得多。从别德太太的行事来看，沒有人猜得出他們的希望落了空。她不断的在外面出头露面，别人再想不到她在家怎么扣刻挨餓。她的女兒們在衣著方面也比以前講究。她們不断参加温却斯德和沙烏撒潑頓的集会，卡吳思的賽馬跳舞会和賽船期間的各种宴乐，也有她們的份。家里的馬車，叫耕田的馬兒拉着，很少有閑着的时候，到后来外面的人將信將疑，以为姑媽当真留了遺产給这四个侄女兒了。他們一家在大庭广众提起克劳萊小姐，总是恭而敬之，表示感激她，舍不得她。照我看来，名利場上一切不老实的張致，再沒有比裝場面摆闊更普遍的了。这些人还要自鳴得意，以为能够把自己家里实在的經济情形隐瞞起来，就算德行超群，值得大家贊揚。

别德太太就自以为是全英国少見的賢德妇人。不知內幕的陌生人瞧着她的幸福家庭，一定覚得感动。他們家里的人又有教育，待人又直爽，而且相亲相爱，那空气是融洽極了。瑪莎画的花兒十分精美，区里所有的义卖会，倒有一半出卖她的作品。爱瑪是区里的夜鶯，“汉泊郡电訊”上詩人的园地里，她的詩歌占着光荣的地位。范尼和瑪蒂尔达表演双人合唱，由媽媽彈琴，另外的兩姊妹彼此勾着腰，亲亲热热的坐在旁边听。沒人看見可憐的姑娘們私底下怎么在琴上用功，做媽媽的怎么一小时一小时毫不放松的給她們練習。总而言之，别德太太是个賢慧

的女人，会裝門面，在外場上敷衍得很像样。

凡是顧体統尽責任的好母亲能尽力的地方，别德太太都尽过力了。她从沙烏撒潑頓請了乘快艇出来取乐的游客，从温却斯德教堂圍場請了牧师，从軍营里請了軍官，在家款待他們。法院开庭的时候她想法勾引年輕律师到她家里去，又慫恿詹姆把他那几个一起打獵的朋友請回来，为了亲爱的女兒們，做母亲的有什么事不肯干呢？

这样的女人，和大房子里那个混賬的大伯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别德和他哥哥畢脫爵士已經完全决絕；不但他，全区的人都認为老头兒失尽体統，沒有人願意和他来往。他越老越不喜欢相与上等人，自从畢脫和吉恩夫人結婚后回来見过礼之后，有身分人家的馬車就沒有进过大厦的門。

見礼的一天弄得十分尴尬，結果不欢而散。他們家里的人想起来就忍不住打寒顫。畢脫面無人色的恳求他妻子再不要提起这件事。若不是别德太太还像从前似的把大厦里的动静都打听得一清二楚，畢脫爵士接待兒子媳妇的情形根本不会有人知道。

他們那設备完美裝璜富丽的馬車走过园地的时候，畢脫發現树林子里面有好多空隙，原来从男爵竟自作主張把好些树木（兒子的树木）都斫下来了，畢脫看了又惊又气。园地上好久沒人收拾，一片荒凉。跑道也沒有修好，漂亮的馬車在一汪子一汪子的泥水里东倒西歪的走，弄得污水四濺。平台前面的大轉角和通平台的石級顏色污黑，長滿了青苔，原来很整齐的花床里密密麻麻長着野草。屋子前面的百叶窗差不多全都关着，拉了半天門鈴，霍洛克斯才来开門，把女王的克劳萊的承繼人和他新妇讓到祖宗房子里去。他們一踏进門，就看見一个系緞帶的女人沿

着黑橡木的楼梯一溜烟飞跑上去。霍洛克斯引着畢脱夫妇向畢脱爵士名义上的“書房”那边走。他們走近書房，板烟味兒就越来越重。霍洛克斯道歉似的說道：“畢脱爵士身体不好。”接着又說他主人犯了腰痛。

書房的窗戶正对园地和跑道，畢脱爵士开了一扇窗，正在向車夫和畢脱的佣人大声嚷嚷，这兩个人大概在把行李从車上搬下来。

他手里拿着烟斗，指着他們嚷道：“別把箱子拿下来。脱格，你这糊塗东西，他們不过来看看我，就要走的。嗳喲！右边那匹馬的蹄子裂了好几个口子，怎么国王的腦袋酒店里也沒人給它擦一擦？畢脱，好哇？亲爱的，好哇？来看看老头兒，是不是？天哪，你長得眞好看。你媽绷着一張長臉，跟你一点兒不像。好孩子，乖乖的过来亲亲畢脱老头兒。”

这一吻吻得媳妇手足無措起来。一則老头兒沒有剃鬍子，二則他一股子板烟臭，怪不得她为难。幸亏她想起哥哥莎異塞唐也留鬍子，也抽雪茄烟，面子上沒有露出不欢喜的样子。

从男爵跟媳妇亲热过以后，便道：“畢脱長胖了。亲爱的，他可常常对你嘮嘮叨叨的講道嗎？第一百首聖詩，晚禱贊美詩，哈哈，畢脱，对不对？霍洛克斯，你这个呆子，別站在这兒像肥猪那么白瞪着眼，快去斟杯葡萄酒来請吉恩夫人喝，再拿一个餅来。不过我不留你住了，亲爱的。你在这兒也悶得慌。就拿我来說吧，凡是名叫畢脱的人都叫我覚得膩煩。我老了，有我自己的習慣，晚上愛抽袋烟，下下棋。”

吉恩夫人笑道：“我也会下。我和我爸爸，和克劳莱小姐，都玩过的。对不对，克劳莱先生？”

畢脱目無下塵的答道：“您所喜欢的那种游戏，吉恩夫人也

会玩。"

"話是这样說，她不会住下来的。不必了，不必了，你們还是回到默特白莱去住旅館，讓林色太太賺几个錢吧。要不，就上牧师家里去，叫别德請你們吃飯。他一定欢迎。你把老婆子的錢搶过来了，他心里感激得很呢。哈，哈！到我死了你得拿些錢出来修理这房子。"

畢脫提高声音說道："我發現您的佣人們快要把木材都斫光了。"

畢脫爵士忽然成了聾子，說："不錯，不錯，天气好，时令也对。可是呀，畢脫，我老了。求老天保佑你，你也是快五十的人了。漂亮的吉恩夫人，他看着不显老，是不是？因为他敬天敬神，不喝酒，不荒唐。瞧我，我快八十了。嘻，嘻！"他笑着，吸了一撮鼻烟，乜斜着眼睛看看她，又捏捏她的手。

畢脫重新提到木材的事情，从男爵立刻又成了聾子。

"我老得不成了。今年的腰痛發的好厉害。我是活不長的了。媳妇啊，你来了我很高兴。我喜欢你的相貌，平葛家的人全是一臉大骨头，我頂不爱看，好在你不像他們。亲爱的，讓我給你点兒好看的首飾，进宫的时候好戴。"他拐着腿穿过房間，在壁橱里拿出一只很旧的小盒子，里面的珠宝还值几个錢。他說："这个給你，亲爱的。这些本来是我母亲的东西，后来給了第一个克劳萊夫人。这些珠子好看的很，我沒肯把它給那鉄器商人的女兒。不，不，你别客气了，赶快把匣子收起来！"他一面說，一面把盒子塞在媳妇手里，將壁橱砰的一声关上，那时恰好霍洛克斯托着一盤茶点进来。

畢脫和吉恩夫人辞别回家以后，系緞帶的姑娘質問他道："你把什么东西送給畢脫老婆的？"她就是佣人头兒的女兒霍洛

克斯姑娘。区里面多少飞短流長都因她而起。如今她在女王的克劳萊大厦差不多是独当一面。

这緞帶姑娘一朝發迹的經过，使区里的人和家里的人都覚得駭然。緞帶在墨特白萊儲蓄銀行分行立了存折。緞帶把佣人們公用的小馬車霸占过来，独自坐着上教堂做礼拜。家里佣人有不中她的意的都歇了生意。那苏格蘭花匠本来不想走；各个暖房里和牆上全長着他种的果子，他自己看了着实得意。靠着有个花园經营經营，把出产的果子菜蔬在沙烏撒瀠頓出卖，他倒也很能过日子。一天早晨，太陽很好，他發現緞帶在南牆旁边吃他的桃子；他說桃子是他的，不准她吃，便和她爭論起来，結果臉上着了几个嘴巴子。在女王的克劳萊，成体統的人只剩他和他的苏格蘭女人跟苏格蘭孩子，如今他們只得帶着自己的家俱什物搬出去。这座又雄壯又舒服的大花园就此滿目荒凉，花床也弄得一团糟。可憐的克劳萊夫人的玫瑰花圃只剩下一片野草，蕭条得可憐。下房里淸灰冷火，只剩兩三个佣人在里面打寒噤。馬房和家务室里空落落的，都关了起来，而且一半已經稀破的了。畢脫爵士不見外人，到黃昏和他的佣人头兒霍洛克斯——現在称大总管——和那不要臉的緞帶姑娘一塊兒喝酒。緞帶从前只好搭着貨車到墨特白萊去，見了做小买卖的还得称他們“先生”，她的今昔眞正是大不相同。女王的克劳萊大厦的老头兒誰都瞧不上眼，难得走出大門，不知道是他自己臉上下不来，还是本来懶得跟街坊鄰舍周旋。他和所有的代理人都拌过嘴，所以只好亲手写信去勒捐佃戶。他一天到晚忙着写信。律师和农場上的总管有事情和他商量，也必須經过緞帶。管家娘子的屋子正对着后門，这些人从后門进来，她就在管家娘子屋子門前接見他們。这样，从男爵的困难一天比一天多，事情弄得一团糟。

畢脫·克劳萊是个品行端方的守礼君子，听見父亲这么糊塗荒唐，心里那份气惱也就不消說了。他每天担惊受怕，唯恐緞帶成了他第二个合法的后娘。那一次回家見礼以后，他从此沒有再回老家。在畢脫高尙文雅的家庭里，大家从来不提他父亲的名字。这是不可外揚的家丑，家里所有的人都吓的不敢多嘴。涉吳塞唐伯爵夫人每逢有邮車下乡便寄一包傳教册子給老头兒，从来不脫一班。这些小册子写得惊心动魄，你看了准会吓得头髮一根根掉下来。牧师住宅里的别德太太每夜出来巡查，看看榆树頂上的天空中有沒有紅光，生怕榆树后面的大房子失火。杰·活泊夏脫爵士和赫·弗特尔斯頓爵士本来是克劳萊家里的老朋友，如今治安推事定期会議开会的时候竟拒絕和畢脫爵士同时列席。他們在沙烏撒潑頓大街上看見这無賴的老头子伸出骯髒的手来和他們招呼，睬也不睬他。老头兒什么都不在乎，只把手插在口袋里算了。他一面爬到大馬車里坐下来，一面哈哈大笑。他嘲笑涉吳塞唐夫人的小册子，嘲笑自己的兩个兒子，嘲笑所有的人。緞帶生气的时候（她时常生气）他也嘲笑緞帶。

霍洛克斯小姐成了女王的克劳萊大厦的管家娘子，对佣人們神气活現，而且非常苛刻。她吩咐所有的下人都叫她"太太"，家里有一个小丫头，一心指望能够高升，口口声声称她"爵士夫人"，管家娘子听了倒也不責备她。霍洛克斯小姐听得手底下的人奉承她，只說："海絲德，比我强的太太固然是有的，不如我的也不少哩。"她大权在握，除了父亲之外，其余的人都得听她指揮。就是对父亲，她也傲头傲腦，她說她將来要做从男爵的太太，她爹不能对她太随便。她还扮演尊貴的爵士夫人，結果她自己很滿意，畢脫爵士只覚得滑稽。他看她裝模作样，便嘻嘻的笑起来。有时候她摆足架子，学着时髦太太的气派，乐得那老头兒

一笑就笑个把鐘头。他賭神發誓，說是瞧着她扮演上等太太竟比看戏还有趣。他叫她穿上第一位克劳萊夫人进宮覲見的礼服，發誓說她穿着这衣裳漂亮的了不得，这句話，霍洛克斯小姐听了完全同意。老头兒又吓唬她，說要帶她坐着馬車，赶着四匹馬立刻到宮里去。兩位死去的太太穿过的旧东西都給她翻騰出来，漂亮些的衣服給她剪的剪，撕的撕，照着她的身材重做，那式样也改得合她的脾胃。她未尝不想把她們的珠宝首飾也接收过来，無奈从男爵老头兒把它們都鎖在私人的小橱子里，随她甜言蜜語，再也不肯把鑰匙交出来。告訴你句眞話，这位姑娘离开女王的克劳萊大厦之后，还留下一本習字帖，足見她在下苦功練字。她对于自己的签名尤其練得認眞，写了好多"克劳萊夫人"，"蓓翠·霍洛克斯夫人"，"伊莉莎白·克劳萊夫人"等等。

牧师住宅里那几位賢德好人从来不到大房子里去，看見那討人厭的老糊塗躲着不理他，可是那里發生的事情他們却沒有一件不知道，天天防备着大禍临头。霍洛克斯小姐本人急煎煎的巴不得这件事快快成功，只可惜天地造化也妒忌她，像她这样賢淑貞靜，用情專一，偏不給她应得的酬报。

从男爵老是打趣着称她"太太"。有一天，他冷不防走到客厅里，看見她正顏厉色的坐在那架走了音的旧鋼琴前面(这鋼琴自从利蓓加在上面彈过跳舞曲子之后差不多沒有人碰过)，嘴里哇呀哇呀的乱嚷。原来她也听过别人唱歌，正在竭力模仿。那指望她提拔的洗碗小丫头站在旁边听得高兴，搖头摆腦的說："天老爷！唱得眞好听啊，太太！"那腔調和上流社会里的高等麼片不相上下。

从男爵看了，和平常一样高兴得哈哈大笑。那天黃昏他把这件事講給霍洛克斯听，形容了十几遍，惹得霍洛克斯姑娘臉上

羞答答的下不来。老头兒把桌子权当鋼琴，十个指头在桌面上乱彈，口里学她那样大叫大嚷。他賭神發誓的說这样悦耳的声音值得好好訓練，应該去請些唱歌教师来教导她，她听了这話也幷不覚得有什么可笑的地方。那一夜，他兴高采烈，和他的朋友那佣人头兒一起喝了不知多少攙水的甜酒。直到夜深，他那忠心的佣人，又是他的好朋友，才扶他去睡。

半小时之后，屋子里忽然乱哄哄的忙碌起来。这所大房子往常十分冷落，动用的只有兩三間屋子，那天晚上却見一个个窗口都射出灯光来。不久，打杂的小厮騎上小馬急急的到墨特白萊去請医生。再过了一小时，別德·克劳萊太太穿了厚底靴，裹着包头巾，和別德·克劳萊牧师，还有她兒子詹姆士·克劳萊，一起从牧师住宅穿过花园，从大門进来，由此可見这位了不起的太太把大房子里的事情打听得多么仔細。

他們穿过大厅和裝了橡木护壁板的小客厅（小客厅的桌子上还摆着畢脫爵士他們喝酒用的三只空酒杯和空的甜酒瓶子），一直走到畢脫爵士的書房里，可可的碰見那不干不凈的緞帶姑娘，霍洛克斯小姐。她拿着一把鑰匙，手忙脚乱，正在把書桌和櫃子打开来，一回头看見別德太太戴着黑包头，底下一双眼睛亮湛湛的瞪着她，吓得哇的一声尖叫起来，一把鑰匙都掉在地下。

別德太太指着做贼心虛的黑眼睛姑娘大声說道："詹姆士·克劳萊先生，你們瞧她！"

霍洛克斯姑娘叫道："他給我的，是他給我的！"

別德太太尖声嚷道："你这不要臉的东西，还敢說是他給你的！克劳萊先生，你是証人，咱們明明看見这个不成材的女人在偷你哥哥的东西，这是要处絞刑的，我老早就說她一定不得好

死。”

这一下把蓓翠·霍洛克斯吓坏了，跪在地下嗚嗚的哭起来。眞正大賢大德的女人一旦看見冤家倒了楣，那眞正是从心窩里乐出来，决不肯随便饒他，这个道理凡是認得賢德妇人的大約都明白。

别德太太說：“詹姆士，打鈴把屋里所有的人全叫来，他們会齐以前不要停手。”鈴声当啷当啷的响着，冷清清的大房子里本来只有三四个佣人，都赶来了。

别德太太說：“把这女人关起来！我們亲眼看見她在偷畢脫爵士的东西。克劳莱先生，写一張正式逮捕她的公文。貝多士，明天早上你坐着那小車子把她送到沙烏撒潑頓监牢里去。”

牧师是区里的行政長官，他插嘴道：“亲爱的，她不过——”

别德太太跺着厚底鞋嚷道：“怎么沒有手銬？从前这兒不是有手銬嗎？她那該死的爸爸那兒去了？”

可憐的蓓翠哭道：“是他給我的。不信你們問海絲德。海絲德，你看見畢脫爵士——你明明看見的——他給我的，——还是好久以前的事，——墨特白萊赶集以后第二天他給我的。我又沒問他要。如果你們說不是我的，就拿去得了。”那可憐东西說到这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很大的水鑽鞋扣。这副鞋扣本来在書房的書橱里，她看着喜欢，剛从橱里拿出来。

海絲德，那指望高升的洗碗丫头，忙道：“唷，蓓翠，你眞是坏了心腸胡謅。当着又好心又慈悲的克劳萊太太，还有牧师先生，(說到这里她行了个屈膝礼)亏你怎么撒起謊来了？太太，您請搜我的箱子，这兒是我的鑰匙，您拿着。我家虽然苦，我也是在慈善堂里長大的，可是我老老实实的不偷东西。你呀，蓓翠，挑了那么多衣裳。我如果拿了一丁点兒的花边和絲袜子，那我就

永世不得上教堂！”

戴包头的賢慧女人咬着牙駡道："你这鈍皮老臉的死丫头，把鑰匙給我。"

"蠟燭在这兒，太太，倘若您要我領路的話，太太，我可以帶着您到她屋里去，太太，还有管家娘子屋里那口櫃子，太太，她在里头藏了好些好些东西，太太。"热心的海絲德一面說，一面沒命的弯腰屈膝，对别德太太行礼。

"你还是閉着你那嘴好些。那东西住在哪兒我知道得清楚着呢。白朗太太，請你跟着我来。貝多士，好好兒看住那女的。"别德太太一面說話，一面拿起蠟燭来——"克劳萊先生，我看你还是到楼上去瞧瞧，别叫他們把你那作孽的哥哥治死了。"裹包头的太太叫白朗太太跟着，一直走到霍洛克斯姑娘的屋子里去，——她說的不錯，那女人住在哪兒她知道得清楚着呢。

别德走到楼上，看見医生已經从墨特白萊赶来了。畢脫爵士坐在椅子里，霍洛克斯战战兢兢的弯着腰服侍他。他們正在想法子給畢脫·克劳萊爵士放血。

牧师太太發号施令，不但在从男爵身旁守了一夜，而且一早就送了一封快信給畢脫·克劳萊先生。老头兒已經回过来一些；他不会說話，不过似乎見了人还認得清。别德太太十分坚决，守在他床旁边不走。这矮个子女人竟好像不需要睡覚的，一双亮澄澄的黑眼睛整整一夜不曾合过一次，倒是那医生睡在圈椅里打呼嚕。霍洛克斯着急起来，竭力要想維持原来的权力，給他主子撑腰。結果挨了别德太太一頓駡，說他是个不成材的酒鬼，叫他再也别在这屋里露臉，要不然也会像他那該死的女兒一样，当犯人一样發配出去。

他瞧着别德太太凶惡，心里也害怕，偷偷的溜到楼下的小客厅里，頂头遇見詹姆士先生。詹姆士把酒瓶倒了一倒，發現里面沒有酒，便叫霍洛克斯再去拿一瓶甜酒来。霍洛克斯添了酒，又換上干净酒杯。牧师父子倆坐着，叫他放下鑰匙立刻滚蛋。那佣人見势头不好，泄了气，只得把鑰匙交出来，当晚和女兒兩个悄悄的溜之大吉，不敢再盤踞在女王的克劳莱大厦了。

第四十章

蓓基正式进了家門

克劳莱家的嗣子在出事以后不久便回家了，从此之后，他就成了女王的克劳莱的一家之主。上了年紀的从男爵虽然又活了好几个月，可是言語不清，腦子也糊塗了，庄地上一切事务，便由大兒子接手管理。畢脫發現情形很古怪。畢脫爵士老是把产業买进来典出去；他有二十个办事人，然而和他們个个拌过嘴。他又和佃戶們吵架打官司；又和律师打官司；他是开矿公司造船公司的股东，于是和这些公司也打官司。总之，凡是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和他有法律糾紛。这些困难和庄地上的种种糾葛，的确需要像本浦聶格尔的外交官那样有条有理，百折不回的人来解决。他接手之后，便孜孜不倦的办起事来。他全家搬到女王的克劳莱大厦住下，莎吳塞唐伯爵夫人当然也跟着来了。她开始在教区里进行工作，就在牧师眼皮底下傳她自己的教，还把她那些未經批准的牧师們也帶到乡里来，不由得叫别德太太又惊又气。女王的克劳莱教区的牧师职位，畢脫爵士还沒有和人訂

約出卖，伯爵夫人准备等到别德死后位子一空出来就自己接手，把她手下一个年輕小伙子安插进去。畢脫的外交手腕很高明，对于这事不置可否。

别德太太并沒有实行她对蓓翠·霍洛克斯小姐的威吓，因此那位姑娘也沒有到莎烏撒潑頓去坐监牢。他們父女离开大厦之后，父亲就接办了村子里的克劳萊紋章酒店，因为畢脫爵士以前曾經和他訂过租約。这个佣人头兒又在本地买下一小塊地，因此得了选举权。除他之外牧师也有一票，再搭上另外的四票，算是本区的主要代表，女王的克劳萊在国会一共占兩席，全靠他們选举。

牧师住宅里和大房子里的女眷們表面上不錯礼节，至少在年輕人之間还維持面子，只有别德太太和莎凤塞唐夫人見面就勾心斗角的鬧，漸漸不来往了。每逢牧师家里的太太姑娘們到大房子里来作客，她夫人就躲在房里不露面。畢脫偶然能够不跟丈母娘見面，倒也并不以为憾事。他相信平葛一家是全世界最聰明，最有意思，最了不起的旧世家，向来肯受他姨媽那位伯爵夫人的轄治，可是有时也嫌她太專制。給人家当作年輕小伙子自然是差强人意的事，不过自己究竟是四十六岁的人了，还給当孩子一样对待，豈不伤了体面？吉恩夫人什么都讓母亲作主。她只能在私底下疼疼孩子，还亏得莎凤塞唐夫人事情忙，又要跟牧师們开会，又要和分散在非洲、亞洲、澳洲的傳教士通信，得費掉好多时間，因此很少余暇照料外孙女瑪蒂尔达和外孙子畢脫·克劳萊小少爷。畢脫小少爷身体不好，莎凤塞唐夫人不知給他吃了多少服輕粉，才算保住了他的小命兒。

畢脫爵士眼前动用的屋子，就是从前克劳萊太太死在里面的那几間；指望高升的海絲德姑娘勤快專心的伺候着他。誰能

够像重金聘来的看护那么赤心忠胆？她們替病人拍枕头，調藕粉，半夜起来服侍，忍受病人咕唧抱怨，看着門外的好太陽也不想出去玩。她們甘心把椅子当床，一日三餐一个人独吃，到黃昏守着壁爐里的火炭兒，給病人燒湯煮水。她們整整一星期翻来复去看一張周刊，一年来所能讀到的書籍只有像“人之天职”和“法律——終身的事業”这一类的作品。她們的亲戚朋友一星期来看她一回，有的时候在衣服籃子里夹帶了一小瓶杜松子酒回去，我們發現了还要責罵她們。太太小姐們，男人里面有誰能够整整一年伺候爱人而不变初衷呢？一个看护忠忠心心伺候病人，一季不过拿十鎊錢薪水，我們还覺得出的价錢太高。海絲德小姐專心服侍克劳萊先生的父亲从男爵，每季工錢只有五鎊，克劳萊先生还嘮叨个不完呢。

有太陽的日子，海絲德服侍老头兒坐在輪椅里，把他推到平台上去；这輪椅原是克劳萊小姐在布拉依頓用的，这一回和莎吳塞唐夫人的家具什物一起运到女王的克劳萊来了。吉恩夫人时常跟着輪椅散步。誰也看得出来老头兒非常喜欢她，見她进来就笑嘻嘻的連連点头，見她出去又哼哼唧唧的表示不願意，到門一关上，更忍不住嗚嗚的哭起来。海絲德在太太面前十分恭順温和，一轉背就换一副嘴臉。她握着拳头对老头兒做鬼臉，嚷道：“不准鬧，你这老糊塗蛋！”她明知他爱看爐里的火，却偏偏把輪椅从火爐旁边推开，逗得那老头兒哭得格外伤心。他七十多年来使心用計和人竞爭；又爱喝酒，胡鬧；不管做什么事，只为自身打算，到末了变成了一个哼哼唧唧的白癡，連穿衣、吃飯、睡覺、洗刷，都像孩子似的必須仰仗别人。

終久有一天看护的責任完了。一天清晨，畢脫·克劳萊正在書房里查看总管們的賬目，听見有人輕輕敲門，接着就見海絲

德走进来屈膝行了一个礼,說:"您請听,畢脫爵士,畢脫爵士今兒早上死了,畢脫爵士。我正在替他烤面包,畢脫爵士,預备給他过稀飯的,畢脫爵士,他每天早上六点鐘吃早飯,畢脫爵士,后来——我仿佛听得他哼哼,畢脫爵士,后来——后来——后来——"她又屈膝行了一礼。

畢脫的蒼白臉皮为什么忽然变紅了?恐怕是因为他終究做了畢脫爵士,又是国会議員,將来还能享受尊荣显貴的緣故。他想道:"現在我可以用現錢把庄地上的債务都了結清楚。"一面很快的計算了一下,看田地上究竟有多少負担,有多少地方需要改善。起先他不敢动用姑媽的遺产,因为怕畢脫爵士万一复原,这些花費就等于白塡了餡了。

大房子里和牧师住宅所有的百叶窗都关起来;教堂里打起丧鐘来;聖壇上鋪了黑布;別德·克劳萊沒有参加賽馬会,只在弗特尔斯頓家里靜靜地吃了一餐飯,飯后一面喝葡萄酒,一面談論死去的哥哥和新接位的畢脫爵士。蓓翠姑娘那时已經嫁了一个开馬具店的,得了消息哭得很伤心。家里的医生騎着馬过来向新主人致敬意,給太太們問好。在墨特白萊和克劳萊紋章酒店里大家也都談起这件事。近来酒店老板和牧师恢复了交情,牧师有时也到霍洛克斯店里去尝他的淡啤酒。

吉恩夫人問她丈夫畢脫爵士道:"你弟弟那兒,还是你写信还是我写?"

畢脫爵士道:"当然我写,我想請他参加丧礼,这原是該当的。"

吉恩夫人怯生生的問道:"还有——还有——罗登太太呢?"

莎吳塞唐夫人接口道:"吉恩!怎么給你想出这样的主意来的?"

畢脫爵士很斬截的答道："罗登太太当然也得請来。"

莎吳塞唐夫人道："我在这屋里一天，这事就不能行！"

畢脫爵士答道："您老人家請别忘了，我是一家之主。吉恩夫人，請你写信給罗登·克劳萊太太，請她参加丧礼。"

伯爵夫人嚷道："吉恩，我不准你写！"

畢脫爵士又説道："我是家里的主人。如果您对我不滿，必須离开舍間，我很抱歉。至于家务的处置調度，那是非依照我的主見不可的。"

莎吳塞唐夫人挺着身子站起来，那風度竟像息登思太太扮演麦克白夫人① 一样庄严。她吩咐下人套車；她説既然女兒女婿赶她出去，她只好含悲忍气一个人出去过日子，从此不問世事，專門为他們祈禱，希望他們改过。

胆小的吉恩夫人哀求道："媽媽，我們并沒有赶你出去呀。"

"你們請来的客人是上流社会的基督教徒不应該見的，明兒早上叫他們把馬准备着，我要走了。"

畢脫爵士站起身来，摆出一副威武的姿势，看上去很像画展中那幅紳士的肖像，口里説："吉恩，我念你写，請你动手吧。先写地名日期'女王的克劳萊，一八二二年九月十四日。亲爱的弟弟——'"

麦克白夫人正在等待女婿軟化动搖，听得他的口气这么坚决，这么严厉，只得站起来，神色倉皇的走出書房去了。吉恩夫人抬头看看丈夫，仿佛要想跟出去安慰她母亲，可是畢脫不准妻子出去。

他説："她才不走呢。布拉依頓的房子已經租掉了，上半年

① 麦克白夫人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里的女主角。息登思太太(Mrs. Siddons, 1755—1831)是專演莎士比亚戏剧的名演員。

的股息也花完了，堂堂伯爵夫人住在小旅館里豈不要丢尽体統嗎？亲爱的，我已經等待了好久，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讓我采取这——这决定性的步驟。你当然明白一家不容二主这个道理。現在請你执笔，我們繼續写下去。‘亲爱的弟弟：——我的責任是向家下各人报丧，我想你們早已料到。——’”

总之一句，畢脫如今当了家了；靠着他运气好——或者照他自己的看法，靠着他功劳大，家里别人想了好久的財产几乎全落在他一个人手里。他决定对家里的人厚道些，处处不失体統，把女王的克劳萊一家重新振兴起来。他想着自己是一家之主，心里很得意。他能力高，地位高，不出多少时候准能有極大的权势，因此打算將来給弟弟謀个位子，替堂弟妹們找条出路。大約他想到自己独占了这些人眼巴巴等待着的財产，心里也有些过不去。他当了三四天家之后，体态变了，主意也定了，認为治家必須公平正直，不能听憑莎吳塞唐夫人的主張，自己的至亲骨肉，倒是要竭力拉攏的。

因此他写了一封信給他弟弟罗登；这封信詞意十分严肃，写的时候着实費了一番推敲，里面的字眼和見解深奥的了不得。吉恩夫人究竟心地簡單，她一面奉丈夫的命令把他的話一句句笔录下来，一面滿心敬服他的才具。她暗想：“他进了下議院之后，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演說家，”(关于他怎么打算进国会，当議員，还有莎吳塞唐夫人怎么專横，畢脫也曾經在枕上和妻子談过几句；)“我丈夫眞是个天才，又聪明，又忠厚！我一向以为他有些冷冰冰的，如今看来他为人眞好，又有天才。”

事实是这样的，这封信的稿子，畢脫·克劳萊早已背得爛熟了。他是有手段的人，暗底下細細斟酌，把詞句修改得尽善尽美，事先不讓太太知道，怪不得她惊奇。

畢脫·克劳莱爵士將这封信寄到倫敦他弟弟罗登上校家里；用的信封上印着很寬的黑边，火漆也是黑的。罗登·克劳莱得了这信，淡淡的不怎么起勁。他想："何必跑到那悶死人的地方去呢？吃过飯跟畢脫兩个面面相对，我可受不了。雇了車馬来回兩趟总得花二十鎊。"

他每逢有什么为难的事，便去找蓓基，所以把这封信跟她的巧克力茶一起托到楼上臥房里交給她，——她每天喝的早茶总是他亲手做好了送上去的。

蓓基坐在梳妝台前面梳她的黃头髮，罗登就把盤子擱在梳妝台上。她拿起黑边信封，拆开讀了信，登时从椅子上跳起来叫道："好哇！"喊着，把信紙举起来乱搖。

罗登看着妻子东蹦西跳，身上一件法蘭絨的晨衣早已飞舞起来，一头黃头髮搖得乱蓬蓬的，心里老大納悶，說道："有什么好的？蓓基，他又沒有留什么东西給我們。我的一份产业早在我成年的时候給了我了。"



蓓基答道："你这糊塗东西，我看你是再也長不大的了。快到

勃魯諾哀太太那兒去給我定几套黑衣服。你自己也买一件黑背心，帽子上也得圍一条黑帶子，——我想家里沒有黑背心吧?叫她赶着把衣服明天就送来，咱們星期四就能动身了。”

罗登插嘴道:“难道說你預备回去嗎?”

“当然預备回去。我要吉恩夫人明年帶我进宮。我要你哥哥把你安插在国会里，你这呆子！我要你和你哥哥都投票选举斯丹恩勛爵，亲爱的傻瓜！这样你就能当爱尔蘭总督，或是西印度群島的事务大臣，或是司庫官，或是領事，这一类的事情。”

罗登埋怨道:“坐邮車又得花好多錢。”

“咱們可以用涉與塞唐的車子，他是家里的亲戚，他的馬車应該一起去送丧才对。可是这样也不妥当，坐邮車好，显得咱們沒有架子，他們瞧着准觉得喜欢。”

上校問道:“罗迪当然也去罗?”

“沒有的事！何必多买一張票呢？他現在長大了，不能挤在咱們兩个中間不买票。讓他耽在家里，叫布立葛絲給他做件黑衣服就成了。出去照我的話把事情办了。还有，最好跟你的佣人斯巴克斯提一声，就說畢脫老爵士死了，等办过丧事，你还有好些遺产可拿呢。回头他准会把消息告訴拉哥尔斯。可怜的拉哥尔斯逼着要錢，听了这話心里可以有些安慰。”說完，蓓基便喝起茶来。

那天黃昏，忠心的斯丹恩勛爵来了，看見蓓基和她的女伴(她不是别人，正是我們的朋友布立葛絲)忙着把家里所有的黑衣服黑料子鉸的鉸，撕的撕，拆的拆，准备做孝服。

利蓓加說:“布立葛絲小姐和我因为爸爸死了，正在这里伤心悲痛。勛爵，畢脫·克劳萊爵士死了。今天一早上我們难受得只会揪头髮，現在又在撕旧衣服。”

布立葛絲翻起眼睛来望着天，說不出話来，只好說："利蓓加，你怎么說出这种話来了？"

勛爵应声道："利蓓加，你怎么說出这种話来？哦，原来老混蛋死了。如果他手段高明一点，本来还能加爵呢。畢脫先生倒出了不少力，事情只差一点兒就办妥了，可惜那老的总是挑最不合适的时候变节脫党。这老头兒眞是个沙里納斯[①]！"

利蓓加道："我差点兒做了沙里納斯的未亡人哩。布立葛絲小姐，你还記得嗎？你在鑰匙孔里偸看，看見畢脫老爵士跪着向我求婚。"我們的老朋友布立葛絲小姐想起旧事，羞得面紅耳赤，幸而斯丹恩勛爵使喚她下楼倒茶，她便急忙走了。

布立葛絲就是利蓓加用来保全她貞操和名誉的看家狗。克劳萊小姐留給她一小笔年金。她本来很願意留在家里給吉恩夫人做伴，因为吉恩夫人对她很好，对其余别的人也好，無奈莎奥塞唐老太太不要她，勉强留她住了几天，糊过面子，就急急的打發她出門。畢脫先生覺得她不过忠忠心心伺候了去世的姑媽二十年，而姑媽竟对她那么过分的寬厚，帶累自己大受損失，因此心上不滿，老夫人主張發放，他也不反对。鮑尔斯和孚金也都得着遺产，給家里辞退了。他們結了婚，按照他們同行中的慣例，开了一家寄宿舍。

布立葛絲本来打算和她乡下的亲戚同住，可是她一向看見的都是上流人物，和本家人反而过不慣。布立葛絲家里的人全是乡鎮上做小买卖的；他們为布立葛絲小姐的一年四十鎊錢爭鬧起来，竟和克劳萊小姐的亲友爭夺遺产的时候一样激烈，而且比他們更不顧面子。布立葛絲的兄弟是个激进派，他开着个帽

---

① 希腊酒神巴克斯的义父兼随从，極爱喝酒享乐。

子鋪，兼卖杂貨，要求姊姊出資帮他扩充营業；布立葛絲不願意，弟弟便罵她是个恃富而驕的貴族。她本来倒也願意投資，可是她还有个妹妹，嫁給一个不奉国教的鞋匠，跟那卖杂貨和帽子的弟兄不合（原来那兄弟上的教堂又另是一派），說他眼前就要破产，这样就霸占了布立葛絲，把她接去住了一陣。不奉国教的鞋匠要布立葛絲小姐栽培他兒子上大学，做紳士。这兩家把她历年的私蓄搜括了一大半去，最后她只好仍旧逃回倫敦，乡下兩家都痛罵她。她覺得为人服役还比自由身子方便得多，决定重新找事，在报上登了广告說："今有态度可亲的高尙女士，一向出入上流社会"等等。她住在半月街鮑尔斯的寄宿舍里，等人上門找她。

她就是这样碰見利蓓加的。一天，布立葛絲步行到泰晤士报去登第六次广告，从市中心回来，身子已經很疲倦了。她剛剛走近鮑尔斯宿舍的門口，罗登太太的时式小馬車，由几匹小馬拉着，飞快的在这条街上走过。利蓓加自己在赶車子，一眼認出了态度可亲的高尙女士。我們都知道她性情最好，向来看得起布立葛絲。当下她立刻在門口止了馬，把韁繩交給車夫，从車子上跳下来。那态度可亲的布立葛絲突然看見了老朋友，还沒有来得及定下神来，兩只手已經給利蓓加拉住了。

布立葛絲不住的哭，利蓓加不住的笑。她們一走进过道，利蓓加便吻着那高尙的女士，然后和她一起走到鮑尔斯太太的前客厅里去。客厅里挂着紅色的厚窗帘，嵌着圓鏡子，鏡子上面站着一只假老鷹，用一条鏈子鎖着，窗口擱一張"空屋出賃"的召租紙牌子，那老鷹正瞧着那紙牌子的后面出神。

布立葛絲一面訴說自己的境况，一面抽抽噎噎的哭泣，唉呀啃的感嘆。这眼泪和嘆气原来是不必要的，不过像她这样軟心

腸的女人，和老朋友見了面，或是在路上意外遇見熟人，都要来这么一套。和朋友見面是最平常的事，有些人却喜欢小題大做。尤其是女人，哪怕本来是你嫌我我怨你的，到重逢的时候也会感动得掉眼泪，双方面回想到最后一次拌嘴的情形，只覚得愧悔。总而言之，布立葛絲先講她的經历，跟着，蓓基也描写了自己的身世，那份兒直爽誠恳是她的特色。

鮑尔斯太太(也就是孚金)特地走到过道里来偷听客厅里的动靜，只听得里面哭一陣笑一陣，不由得板下臉来。她向来不喜欢蓓基。自从她和丈夫在倫敦住下来以后，常常去看望他們的老朋友拉哥尔斯一家。他們听了拉哥尔斯講起上校一家过日子的情形，表示很怀疑。鮑尔斯說："拉哥，我的孩子，如果我处你的地位，我就不相信他。"鮑尔斯的女人看見罗登太太从客厅出来，冷冷的行了个礼。罗登太太一見这位退休的女佣人，一定要和她拉手；鮑尔斯太太伸出来的手指头又冷又僵，摸上去就像五条小香腸。落后蓓基上了車，風馳电掣的上畢加迪萊去了，临走向布立葛絲点着头，眯着眼，怪迷人的笑了一笑。布立葛絲也伏在窗口召租紙板底下，对她点头还礼。一眨眼間，蓓基已經到了公园，六七个花花公子立刻騎馬从車子后面跟上来。

蓓基探問了她朋友的近况，知道克劳萊小姐留給我們这位高尙的女士一份遺产，尽够她舒服度日，因此她倒并不計較薪水大小。蓓基一听这話，立刻給她作了好些居家过日子的打算，对她是極有好处的。蓓基自己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女伴，所以請布立葛絲当晚就到她家里去吃晚飯，說是要她見見她的小心肝小宝貝罗登。

鮑尔斯太太警告她的房客，叫她切不可輕易住到老虎窩里去。"布小姐，听我的話，你去了以后准要后悔的，要不然我就不

姓鮑尔斯!"布立葛絲答应一定小心謹愼。小心謹愼的結果是什么呢？第二个星期她就搬到罗登太太家里去住，不出六个月就把年金押了六百鎊借給罗登·克劳萊。

第四十一章

蓓基重回老家

孝服已經做好了，畢脫·克劳萊爵士那里也已經去信通知了，于是克劳萊上校夫妇坐上海弗萊邮車，动身到乡下去。大約九年之前，利蓓加还是个初出茅廬的女孩子，跟着那死了的从男爵一同下乡，坐的就是这輛車子。客店前面的院子她还記得淸淸楚楚，还有那当槽兒的問她要錢她沒有給，还有劍桥大学的学生要想巴結她，在路上把大衣給她裹在身上，这一切都如在目前。罗登坐在外面，很想帮着赶車，可是家里新近遭了丧事，当然不好胡来。他坐在車夫旁边，一路閑談，說起馬兒，說起路上的情形，說起他和畢脫小时到伊頓上学的时候，誰家开着旅館，誰家养的馬租出来拉邮車等等。到了墨特白萊，就看見家里的馬車等着他們，由兩匹馬拉着，赶車的穿着一身黑衣服。他們进車的时候，利蓓加說："罗登，还是那輛旧車子，瞧这些座位上的布給蛀掉好多了。为着弄髒了这一塊，畢脫爵士——喝!鉄器鋪子的掌櫃道生也把百叶窗关上了；——为着弄髒了这一塊，畢脫爵士还大鬧了一場。記得那一回到莎烏撒潑頓去接你姑媽，他打破了一瓶櫻桃白蘭地酒，就給弄上这一大塊。唉，时間过得眞快!那小屋子門口站在她母亲旁边跳跳蹦蹦的女孩兒难道是宝萊·

托尔博爱不成？我記得她从前是个怪骯髒的小东西，老是在园里撿野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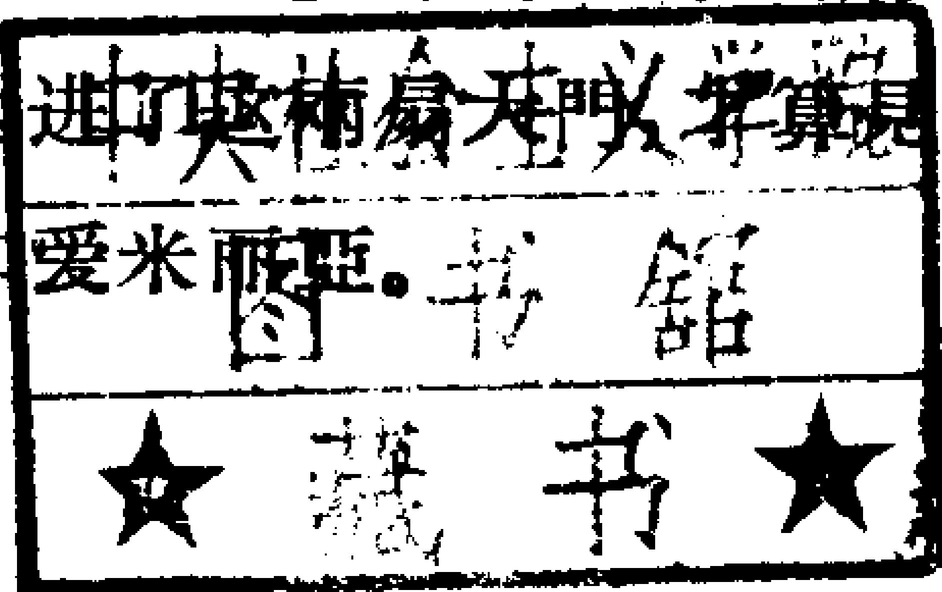
罗登說：“这女孩兒長得好。”那时小屋前面的人对他行礼，他竪起兩个指头碰碰帽子边，給他們还礼。蓓基东鞠躬，西招呼，仪态雍容的四面应酬。她跟人招呼的时候說不出的喜欢。这一回，她不再是个闖江湖的騙子，算是名正言順的回到祖宗的基業上来了。罗登呢，反有些羞愧短气。大概他想起小时候的情景和自己当年純朴的气質，模模糊糊的感到悔恨、疑惧、慚愧，心上着实难受。

利蓓加說：“你的妹妹們一定都長大了。”大概从她离开这兩个姑娘之后，这还是第一回想到她們。

上校答道：“我实在不知道。咦，这是洛克老媽媽呀！你好哇，洛克太太？我是罗登少爷，你还記得我嗎？这些老婆子眞長寿，我小的时候就仿佛覚得她挺老挺老的了。”

那时車子恰好进了洛克老媽媽管着的大門。洛克媽媽吱嘍嘍的把旧鉄門打开来，馬車便在兩根長滿青苔的柱子中間穿过去，——柱子上面塑着蛇和鴿子組成的家徽。进門的时候蓓基再三要和老媽媽握过了手才肯繼續往前走。

罗登四面看看說：“我們老爹把树木砍了好些。”說完，他不响了，蓓基也不說話。他們兩人都很激动，不免回忆到从前的事情。罗登想起伊頓公学，想起母亲，在他記忆中，她举止端庄，却有些冷冰冰的。他想起死去的姊姊和他兩个最好；还有，他从前老是痛打畢脫。这么想着，他又惦記起在家的小罗登来了。利蓓加想到自己年輕时的种种遭遇，当时的生活眞是墮落，干的全是瞞人的勾当，直到她进了这扇大門，才算見了世面。她还想起平克頓小姐、乔斯和愛米丽亚。



石子路和平台都已經磨洗干淨了。进門处挂着一塊漆过的大报丧板。馬車在那看得眼熟的台阶前面一停下来，就有兩个高个子、相貌庄严、穿黑衣服的听差把前門往左右各开了一扇。他們夫妻臂挽着臂走过穿堂的时候，罗登漲紅了臉，蓓基的顏色却有些發青。然后他們走进裝橡木护壁板的客厅，蓓基一把抓紧了丈夫的胳膊。畢脫爵士夫妇早已在那里准备迎接。畢脫爵士穿了黑衣服，吉恩夫人也穿了黑衣服，莎吳塞唐夫人头上裹着一頂極大的头巾，上面釘滿了細長的黑玻璃珠子，又插着黑的烏毛；那烏毛在她头上搖来晃去，倒像柩車上面的大盤子。

畢脫爵士料得不錯，她并沒有走，不过每逢看見女婿和她那忤逆的女兒，便正顏厉色的一声兒不言語。在孩子們屋里，她的臉色也是陰沉沉的，兩个孩子瞧着都覺得害怕。这一回大家欢迎罗登夫妇这兩个浪子回到家里来，她也只好微微的点了一点头，头上的头巾和黑烏毛跟着向前側了一側。

說句实話，她冷淡不冷淡，罗登夫妇并不在乎。在他們心上，她当时不过在次要地位，当权的哥哥嫂子怎么接待，才是他們最关心的。

畢脫臉上紅了一層，上前拉着弟弟的手；他又和利蓓加拉手，并且对她深深鞠了一个躬。吉恩夫人把小嬸子兩只手都握着，很亲热的吻了她。不知怎么，这个闖江湖的老手受了这一抱一吻，竟眼泪汪汪起来。我們都知道，她是难得掉眼泪的，不过吉恩夫人这么誠誠恳恳，傾心相待，实在使她又喜欢又感动。罗登見嫂嫂这般亲热，胆子也壯了，捻捻鬍子，上前吻了她一下，吉恩夫人登时把臉緋紅了。

后来沒有外人，罗登对妻子說道："吉恩夫人真不錯。畢脫長胖了。这次丧事場面很闊。"利蓓加道："他反正有的是錢。"罗

登說："那丈母娘是个怪可怕的老婆子，兩个妹妹長得不难看。"这話利蓓加也同意。

兩个姑娘本来在学校里，这一回給叫回来参加丧礼。大概畢脫·克劳萊爵士为一家的体面着想，認为应該尽量多拉几个穿黑的人来送丧。家里所有的男女佣人，收容所里的貧苦老太婆（死了的畢脫爵士吞沒了她們許多錢），教区書記的一家，大厦和牧师家里雇着的手下人，都穿上了黑衣服。除此之外，包办丧事的人也帶了好些帮忙的人，少說也有二十来个，都是渾身穿黑，帽子上也圍着黑紗，这样，盛大的葬仪举行时場面上可以好看些。可是这些人在我們的戏里都是不开口的角色，既沒有台詞，又沒有戏可做，在这里不必多占篇幅了。

利蓓加見了小姑們，并不隐諱自己从前做她們教师的事。她很和藹、很直爽的談起旧事，一本正經考問她們的功課，而且說分别之后她时常想念她們，总是牽心挂肚的惦記着。听她說話，仿佛她离了姑娘們一心都在她們身上，不时的为她們的前途籌划。克劳萊夫人和她兩个小姑都那么想。

晚飯之前穿衣打扮的时候，露絲小姐对凡奧蘭小姐說："八年来她一点沒有变。"

那一个答道："这些紅头髮女人气色眞好。"

露絲小姐說："她那头髮的顏色比以前深了好些。我想大概是染过的。"她又道："她長胖了，比以前好看。"露絲小姐自己如今也越長越胖了。

凡奧蘭小姐道："难为她倒并不摆架子，还記得从前做过我們的教师。"照她的意思，所有的女教师应該安分守己，切不可妄自尊大。她忘了她的祖父虽是华尔泊尔·克劳萊爵士，外祖父却不过是墨特白萊的道生先生，实在說起来，她的家傳的紋章里

还有个煤斗子呢。在名利場中，像她那样單有好心而沒有記性的人到处都是。

“牧师家的姑娘們說她的母亲是歌剧院里的舞女，我想不至于吧——”

露絲雍容大度的答道：“出身低微可不能算罪名。我觉得大哥做的不錯，她既然是咱們家的人，当然不能不理她。别德嬸嬸还多說些什么呢？她想把爱瑪嫁給酒店掌柜胡潑那小伙子，說是要定酒，老实不客气的就把他請回家了！”

凡奥蘭道：“不知道莎與塞唐夫人会不会走。她瞧着罗登太太，一臉生气的样兒。”

露絲[1]賭神發誓的說道：“她要走我眞求之不得。我可不要看‘芬却萊广場的洗衣妇人’。”那时楼底下按照惯例，已經打鐘催大家吃飯了，兩位姑娘一面說話，一面往下走。有一条走廊是她們避开不走的，因为棺材就停放在走廊尽头一間关着的屋子里，由兩个人守着；里面不分昼夜点着蠟燭。

晚飯之前，吉恩夫人把利蓓加引到專为她預备的屋子里去。这里也像大房子里别的部分，在畢脫的管理之下整齐舒服得多了。吉恩夫人看見罗登太太那几个朴素的小箱子已經給送上来，分放在臥房里和隔壁的梳妆室里，就帮着小嬸子脫下整齐的黑帽子黑外衣，并且問她还要什么不要。

利蓓加道：“我最希望能到孩子屋里去看看你的兩个小宝貝。”她这么一說，兩位太太就相亲相爱的对看了一眼，手拉手的到孩子屋里去。

瑪蒂尔达还不到四岁，蓓基說她是全世界最招人爱的小宝

---

① 原文是“凡奥蘭”，想是作者的笔誤。

貝兒。男孩子才兩岁，臉色青白，头很大，眼睛也沒有神，蓓基說他不但長得特别大，而且相貌和智力都与众不同，这样的孩子眞是少見的。

吉恩夫人嘆道："我只希望媽媽别老是給他吃藥。我常想，如果少吃点兒藥，大家的身体都会好些。"接着吉恩夫人和她的新朋友便亲密的談起小孩兒生病吃藥的話来。这类的閑談，听說不但所有做母亲的人喜欢，大多数别的女人也喜欢。五十年前，写書的还是个怪好玩的小孩兒，吃过晚飯后总得跟着太太奶奶們一起离开飯厅。我記得很清楚，她們說的大都是自己怎么害病。如今我也問过兩三位太太，她們都承認这風气并沒有改变。太太小姐們不妨自己观察一下，我劝你們今天晚上吃完了甜点心，大伙兒在客厅里談心的时候留心听听大家說的話，看是怎么样。总而言之，过了半小时之后，蓓基和吉恩夫人已經成了很亲密的好朋友了。到晚上，吉恩夫人对畢脫爵士說她的小嬸子直爽誠恳，心地也好，待人也亲切。

利蓓加眞是不辞劳苦，她先是容容易易的贏得了女兒的欢心，然后便竭力想法子討好那威風凜凜的莎異塞唐夫人。趁着她夫人独自一个的当兒，利蓓加立刻动手籠絡。她談到孩子的健康問題，說起有一回她的宝貝兒子害病，全巴黎的医生都說他沒有救了，后来她給他吃了一大服輕粉，才算保全了小命兒；如果沒有輕粉，孩子豈不就完了呢？然后她又說起她經常在梅飞厄一家教堂里做礼拜，認識了不起的劳倫斯·葛瑞尔斯牧师，因此时常听得莎異塞唐夫人的大名。她說近年来环境改了，遭遇又不如意，所以对于人生的看法和从前大不相同。从前迷恋着富貴荣华，因此一誤再誤，但願旣往的糊塗行徑不至于使自己陷于不能自拔的絕境，她將来还打算在宗教方面下些工夫。她說

起以前全亏有克劳莱先生給她講些教理，又說起曾經看过“芬却莱广場的洗衣妇人”，得到很大的益处。她又問起写那本小書的天才作者爱密蓮小姐。她現在成了爱密蓮·霍恩伯洛夫人了，住在好望角，她的丈夫很有希望成为加弗拉瑞亞的主教。

最后她又干了一件最聪明的事，便取得了涉吳塞唐夫人的欢心。葬礼过后，她觉得心神不宁，身上不快，恳求她夫人想法子。老夫人不但口头指点，到晚上穿上長睡衣，打扮得更像麦克白夫人，亲身走到蓓基房里来。她帶着一包自己最喜欢的傳教小册子，还有一杯自己配的藥水，逼着罗登太太喝下去。

蓓基先接过小册子，翻开来全神貫注的看着，一面和老太太討論小書的內容，又請教怎样才能求得灵魂上的平安，希望这样挨着，肉身就可以不必受她医治。無奈关于宗教的話題都已經說完了，麦克白夫人还是不肯走，一定要眼看蓓基吃了藥才罢。可憐的罗登太太沒法，只得裝出感激的样子，当着那位頑固的老太太把藥水喝下去。老太太祝福了那上她当的可憐东西，自己回去了。

她的祝福对于罗登太太并沒有多少用处，罗登进来的时候看見她的气色不大对。利蓓加把方才的事說了一遍；她自己虽然成了笑柄，但是这件事实在滑稽，她笑得忍不住，便細細形容了一番，描写自己怎么上了涉吳塞唐夫人的当。罗登听得哈哈大笑，那声音和平常的时候竟也不相上下。罗登夫妇回到倫敦梅飞厄的家里之后，斯丹恩勛爵和小罗登常常听了这故事發笑。蓓基把这出戏从头到尾演給他們看。她穿上睡衣，戴上睡帽，板着臉兒滿口大道理。她假裝叫人吃藥，一面解釋藥水的好处，把那道貌岸然的样子模仿得維妙維肖，听的人还以为这哼哼唧唧的声音是从伯爵夫人自己的罗馬式鼻子里發出来的呢。凡是常

到梅飞厄来拜望蓓基的客人老是跟她說："把莎異塞唐夫人給你吃藥的故事表演一下吧。"莎異塞唐伯爵夫人居然变得这么有趣，还是生平第一遭呢。

畢脫爵士还記得从前利蓓加对自己十分尊敬，所以不討厭她。她和罗登的婚姻虽然不是門当戶对，可是对于罗登却是有益处的，只要看他現在的行为和習慣就知道了。再說，他們結了婚豈不是成全了畢脫本人嗎？手段狡滑的家伙明知道他全靠这头亲事才能到手偌大的財产，心里暗暗好笑，覺得他自己反正沒有理由出来反对。利蓓加的行事、談吐以及她表示的意見，也沒有減少他的得意。

从前畢脫最乐意的就是蓓基恭而敬之的态度；如今她加倍的小心，而且能够引得畢脫滔滔不絕的發議論，听得他自己也老大惊奇。畢脫本来佩服自己的才能，禁不起利蓓加在旁边一夸奬，更得意了。在嫂子面前，利蓓加的話說的也是合情合理。她說一手撮合这婚姻的是別德·克劳萊太太，后来在背后說坏話的也是別德·克劳萊太太。她这人貪得無厭，要想独吞克劳萊小姐的財产，設法叫罗登失去姑媽的欢心，才編出許多惡毒的謠言中伤利蓓加。她做出天使一般逆来順受的样子，說道："她要我們穷，总算成功了。可是她給了我一个世上少有的好丈夫，叫我怎么能跟她生气呢？再說，她自己的希望也落了空，想了半輩子的財产沒有到手，她那份兒貪心可不是也遭了报应了嗎？"她又說："沒有錢怕什么？亲爱的吉恩夫人，我們才不怕穷呢！我是从小过慣苦日子的。我能够嫁到这么有根基的旧世家做媳妇，心里真是得意。如今能用克劳萊小姐的財产恢复咱們家里从前的光輝，豈不好呢？我一想到这上头，时常覺得高兴。畢脫爵士是識得大体的，这些錢到了他手里反正比到了罗登手里好。"

畢脫爵士的妻子是忠实不过的，当然把利蓓加說的話一句句都傳給丈夫听，更加深了蓓基在他心上留下的好印象。他对蓓基实在滿意，葬礼完畢以后第三天，全家在一起吃飯，畢脫·克劳莱爵士坐在飯桌的主位上切鷄，竟对罗登太太說："呃哼㖿！利蓓加，我給你切个翅膀好嗎？"利蓓加一听这話，高兴得眼睛都亮了。

利蓓加忙着串設計謀，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畢脫·克劳莱爵士忙着布置丧礼，筹划着种种和他的前途和地位有关的事务；吉恩夫人在母亲許可的范圍里面忙着照料兒女；太陽每天升起来落下去；家里那鐘楼里的大鐘照常按时催人吃飯祈禱；女王的克劳莱的旧主人呢，却躺在他生前住的房間里，由兩个專門雇来伴灵的人日夜看守着。这些人都是吃这行飯的，里面有一兩个是女人，另外有三四个办丧事的人派来的男人，在沙烏撒潑頓算是最像样的了。他們都穿了黑衣服，到处摆出办丧事的时候少不了的那股子蹑手蹑脚、悲悲戚戚的神气。他們輪流伴灵，下班时在管家娘子的房里歇息，私底下斗牌喝啤酒。

停放着的人生前本来是世家子弟，上代全是武士紳士，現在只等着給擡进家墓了。全家主僕都避得远远的，不肯走到这陰慘慘的地方来。痛惜他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那可憐的女人——她本来希望做畢脫爵士的妻子，差点兒做了大房子里的主妇，到后来得了不是逃走了的。老头兒还有一只心爱的老獵狗，在他半瘋半傻的一陣子和他很有交情；除了这女人和獵狗，沒有一个人为他伤心，因为他一輩子沒有費过一絲一毫的力气和别人交朋友。我們里面品質最优美、心地最仁厚的人，死后如果能够重游旧地，准会發現在世的亲友早已把他丢在腦勺子后面。設若我們死后仍旧脫不了名利場上的見解，大概免不了覚得懊丧。畢

脱爵士不久就給大家忘掉了，哪怕是我們里头最好最忠厚的，在活着的人心里也不过比他多耽几个星期罢了。

誰高兴去送丧的不妨跟着一起到坟上去。到下葬的日子，仪仗排列得非常体面。家里的人坐着蒙上黑布的馬車，把手帕掩着鼻子，准备擦抹掉不下来的眼泪。承办丧事的人和他的随从們满面悲悲戚戚的样子；佃戶的代表为討好新地主，也来送丧。鄰近地主們的馬車也在行列里面慢慢的走，那速度一小时不过跑三哩；这些車子虽是空的，可是表現的悲痛是深切的。牧师照規矩講了一篇話追悼“我們已經去世的亲爱的兄弟”。只要死者的尸首还在，活人便借此摆虛場面：我們裝模作样，硬編出許多繁文縟节，先把尸身盛仪停放，然后擱在絲絨襯底的棺材里，用鍍金的釘子釘起来，最后在坟上竖了石碑，上面刻着連篇的謊話，这样才算尽了心。别德的副牧师是个剛从牛津畢業的伶俐小伙子；他和畢脫·克劳萊爵士两个人合作，給去世的从男爵做了一篇很得体的拉丁文墓志銘。那副牧师又講了一篇精心著作的訓戒，劝告活着的人不可过分哀痛，并且用最恭敬的口气提醒大家，說那神秘的、陰森森的大門已經把去世的弟兄和其余的人隔开了，总有一天，在世的人也得經过这一关。講道完畢以后，佃戶們有的騎馬回去，有的留在克劳萊紋章酒店里吃东西。鄰居的車夫們在女王的克劳萊大厦的下房吃过午飯，赶着車子各自上路回家。办丧事的人收拾了繩子、棺衣、絲絨帔、鴕鳥毛等等丧事用品，爬到柩車頂上坐着回到沙烏撒潑頓去了。他們等車子出了大門来到大路上，立刻催着馬快跑起来，臉上的表情也恢复了常态。到了鎮上，他們三三兩兩在酒店里喝酒，只見各处店門口都是穿黑的人，手里的酒壺映着太陽光閃閃發亮。畢脫爵士的輪椅給推到花园里堆各色器具的屋子里去了。那条

老獵狗起初时常嗚嗚的哀叫；从男爵畢脫·克劳莱爵士当家当了近六十年，身后除了那獵狗之外竟沒有一个人为他哭过一声。

附近的飞禽很多，而且涉足政界的英国紳士似乎沒有一个不愛打野鷄的，因此畢脫·克劳莱爵士等到第一陣哀痛过去之后，偶而也戴上圍着黑紗的白帽子，出去打鳥消遣。他看着四面的田野，有的种着蘿卜，有的留着殘余的麦杆，都是自己的財产，心里暗暗得意。有时他非常的虛心，自己不帶獵槍，只帶着一支不能当武器的竹节手杖，讓他高大的弟弟罗登和他的獵戶們在旁边砰砰的开槍。畢脫如今有錢又有地，所以他的弟弟也对他另眼相看。克劳莱上校自己是一个子兒也沒有的，对于一家之主恭而敬之，不再因为他是个膿包而看不起他。他哥哥談起怎么种树，怎么排水，他在旁边洗耳恭听；对于牛羊馬匹怎样豢养，他也參加了意見，并且特地騎馬到墨特白萊給吉恩夫人挑选一只母馬当坐騎，自告奋勇訓練它等等；总之，当年强头倔腦的騎兵现在变得低心小胆，成了个很不錯的弟弟了。布立葛絲时常的給他写信，报告小罗登在倫敦的近况。孩子自己也写信說："我很好。我希望您很好。我希望媽媽很好。小馬很好。格雷帶我上公园騎馬。我能騎着馬跑了。我碰見上次騎馬的小男孩兒。馬一跑他就哭了。我不哭。"罗登把这些信念給哥哥听，也念給吉恩夫人听；吉恩夫人听了非常喜欢。从男爵答应栽培孩子上学，他的忠厚的妻子拿出一張五鎊的鈔票交給利蓓加，請她买一样东西送給小侄兒。

一天天过去，大厦里的太太小姐們过着平淡的日子，也有些平淡的消遣；住在乡下的女人，对于这种生活倒也心滿意足。她

們随着鐘声吃飯和祈禱。兩位姑娘吃完早飯就練琴，利蓓加点撥点撥她們。然后她們穿上厚底鞋子在園地里和小路上散步，有时候走出大門到村子里去訪問乡下人，帶着涉吳塞唐夫人的小册子和藥品，送給村里的病人。涉吳塞唐夫人常常坐小馬車出去兜風，利蓓加坐在她旁边，聚精会神的听她講大道理。到晚上，她唱韓德尔和海登的曲子給全家听，过后拿出一大塊毛絨刺綉品来綉花。看她的样子，竟好像她活着就为干这些事，一直到她成了个斯文的老太太，一直到她死，再也不用干别的事了。不但如此，你一定还以为她死后会留下許多的公債票，大家都舍不得她。誰知道她一到自己家里就得使心用計，帶騙帶哄的对付着过日子呢？誰知道她那么穷，要債的就在大門口等着呢？

利蓓加想道：“做个乡下紳士的太太并不难。我想如果我有了五千鎊一年的进款，也会做正經女人。到那时我就成天在孩子屋里磨蹭，数数牆上一共結了几个杏兒，在花房里澆澆花，在石榴缸里面撿撿枯叶子。我也会問候老婆子們痛風可好些了，也肯花半克朗买些湯給穷人喝；有了五千鎊一年，花掉一个半克朗算什么呢？逢上有朋友請客，我就坐着馬車走十哩路專誠去吃飯，穿的衣服哪怕是前年的款式也沒有关系。我一定上教堂，坐在家里的大包座里面忍住不打盹兒，或是拉下面紗躲在幔子后面睡覚，这些事只要練習几回就成了。有了錢，我也肯付賬。这兒的人为什么算厉害能干呢？还不是靠着这点兒本事自鳴得意嗎？我們这些沒錢的眞是罪孽深重，他們瞧着只觉得可憐。他們給了我孩子五鎊錢，就自以为慷慨，我們拿不出錢的人，就該給他們瞧不起。”誰能批評蓓基的想法不对呢？她和一般正經女人为什么不同？誰能說不是因为金錢作祟呢？各人經过的考驗是不同的，你只要考虑到这一層，就不敢自以为高人一等了。如果境

况宽裕，百事遂心，虽然不能使奸刁的人变得老实，至少能防止老实人腐化堕落。譬如說，一位副市長刚刚赴过甲魚席，决不会从馬車里走出来偷人家一只羊腿；到他認真挨餓的时候，就保不住不去偷面包。蓓基把各人的机会比較了一下，認为世上的是非善惡分配得十分平均。

七年之前她在这里住过兩年，从前常到的地方，像田野、树林子、池塘、花园、小树叢、大房子里的各間屋子，她一处处都重新看了一遍。那时她还年輕，或者可說还不算老，因为真正年輕的时候，她早已忘怀了。七年前的見解和感情她还記得；現在她見过了世面，結識了大人物，地位比从前高得多；把現在的見解感情和七年前的比一比，确是大不相同。

蓓基心里想道："我的地位比从前高了不知多少，因为我有腦子，而其余的人差不多全是傻子。如今再叫我过从前的日子，我也过不惯。以前在爸爸画室里碰見的人，我可不能再跟他們交朋友了。如今到我家里来的都是戴勛章佩宝星的大老爷，不再是口袋里擱着一紙包烟絲的穷艺人。我的丈夫是个紳士，我的妯娌是伯爵的女兒。几年以前，我在这屋里的地位跟佣人差不多，現在可是主人了。从前我只是个穷画家的女兒，甜言蜜語的哄着轉角上的杂貨店掌櫃，問他賒茶叶賒白糖，現在我究竟比从前闊了多少呢？倘或我嫁了弗朗西斯——他倒是真心爱我——到今天也不見得比我現在更穷。唉！只要有人肯送我一些年息三厘的統一公債，讓我舒服过日子，我願意把社交界的地位和闊亲戚們都讓給他。"蓓基感到前途渺茫，只望能手里有些可靠的产業，安心度日。

大概她也曾想到，倘若她做个誠实而沒有地位的人，尽責任，走直路，說不定也很快乐；只看她努力不懈的追求快乐，走的

路却不見得比第一条离开目标近。即使蓓基偶然有过这些心思，她也不願意多想，总是轉弯抹角的躲开算数，就好像女王的克劳莱的姑娘們躲开停灵的房間一般。这种心思是她瞧不起的，不肯正視的，而且她已經走上了第二条路，也难抽身后退。照我看来，一个人的良心难得責备自己，即使心上有过不去的感觉，也就一下子給自己蒙混过去了。还有些人，根本一輩子沒有受过良心的責备。

在名利場上的人，一想到自己的陰私会被人揭發，或是可能丢面子，受处分，都覚得难受，可是單为做錯了事就感到不安的却沒有几个。

利蓓加在女王的克劳莱住了一陣子，对于那"不义的財神"治下的人，尽量的結交。临走时吉恩夫人和她丈夫都竭力表示亲热，希望不久和她再見，因为只等倫敦崗脫街的房子重新修理裝飾过之后，他們便准备搬到城里去住。莎吳塞唐夫人替她包了一包藥品，又請她帶一封信給劳倫斯·葛瑞尔斯牧师，信上說那帶信的人是她从危难中救出来的，恳求牧师留心她的灵魂。畢脫坐着馬車，赶着四匹馬，一直送他們到墨特白萊。他們的行李早已打發車子先运掉了，行李車上还裝了許多送給他們的野味。

克劳萊夫人和小嬸子告别的时候說道："你不久就能跟小宝貝見面了，心里高兴得怎么样？"

利蓓加翻起綠眼珠子望着天答道："唉，我高兴死了！"她巴不得能够离开乡下，可是又舍不得走。女王的克劳萊眞是說不出来的沉悶，可是那兒的空气似乎比她往常呼吸的要干淨些。乡下的人蠢得很，可是待人都很忠厚。蓓基自己暗想道："这是多年拿三厘利息的影响呀。"她这話大概有些道理。

邮車走进畢加建萊，倫敦的灯光閃閃爍爍叫人看着高兴。在克生街住宅里，布立葛絲已經生了一爐熊熊的火；小罗登还沒有睡覚，等着欢迎爸爸和媽媽。

第四十二章

关于奥斯本一家

我們跟那位有体面的朋友，就是住在勒塞尔广場的奥斯本老先生，已經好久不見面了。自从他和我們告别之后，日子过得不很快活。講到他近年的遭遇，不遂心的着实不少，哪兒能把他的坏脾气改好呢？在老头兒看来，什么事都得由着他的性兒办才叫合理，因此遭了拂逆分外难过。他現在上了年紀，害着痛風，况且心上又悶，不如意的事情又多，不消說精力大大不如从前，别人違拗了他，加倍使他生气。兒子去世以后不久，他那一头又硬又黑的头髮就花白起来，臉色却越变越紅；他每天喝葡萄酒，斟酒的时候手抖得厉害，一天比一天不行。在市中心，他的書記們給他逼得走头無路，在家里，上上下下的人也一样倒楣。我們方才看見利蓓加在誠誠心心的禱告，希望有些統一公債，如果把奥斯本的資財給她，不知道她肯不肯放弃自己將来可能有的机会和她过的那种無憂無惧、新鮮有趣的生活，也像老头兒一样成年累月的給籠罩在愁云慘霧里过日子？奥斯本曾經向施瓦滋小姐求婚，和小姐一气的人很輕蔑的拒絕了他，把她嫁給一个年輕小子，是个苏格蘭貴族。照他的性格，最好娶个出身低微的女人，狠狠的欺負她，可是又沒有挑得中的人，只好在家虐待沒

出嫁的女兒。奥斯本小姐有一輛漂亮的馬車，好几匹漂亮的馬兒拉着，請客的时候她坐的是主妇的位子，整桌子的碗盞器皿全是最上等的貨色。她有私人的支票本子；出去散步的时候有气宇軒昂的听差伺候着；做买卖的都哈着腰奉承她，願意讓她無穷尽的賒賬。所有女財主应有的排場，她都有了，可是她过得真苦惱。慈幼院里的小孤女，十字路口扫街的女孩子，下房里最苦的洗碗小丫头，跟这个可憐的、年过青春的女人一比，就算好福气了。

赫尔格和白洛克父子合营銀行的弗萊特立克·白洛克先生娶了瑪丽亚·奥斯本，不过結婚之前白洛克先生很不滿意，而且多方刁难。他說乔治已經死了，况且老头兒的遺囑上本来說开沒有他的份，所以老的应該拿出一半財产給瑪丽亚做嫁妝，如果不依他的条件，用他自己的話，"他就不干了！"这样，拖了好久不能成亲。奥斯本說弗萊特早已答应只要二万鎊就娶他的女兒，他当然沒有义务多出。他說："弗萊特如果要呢，就娶了去，如果不要呢，就滚他的蛋！"弗萊特在奥斯本驅逐乔治的时候就存了極大的希望，如今覚得这做买卖的老头兒真不要臉，哄他上当，有一个时期竟表示准备解約。奥斯本把他的錢从赫尔格和白洛克的銀行里拿出来，并且在出入交易所的时候随身帶着一根馬鞭子，賭神發誓的說他如果遇見某某混蛋（名字不必提），打算揍他一頓。他像平常一样，气势汹汹的說了許多失身分的罵人的話。兩家結冤的时候，吉恩·奥斯本安慰妹妹瑪丽亚說："瑪丽亚，我早告訴你的，他爱的是你的錢，不是你本人。"

瑪丽亚揚着臉兒答道："不管怎样，他挑中了我和我的錢，沒挑你跟你的錢。"

婚事的破裂只是暫时的。弗萊特的父亲和行里的大股东都

劝他不管怎么还是娶了瑪丽亚，二万鎊嫁妝一半現付，一半到奥斯本先生死后照給，也許到后来其余沒分开的财产还能有份呢。弗萊特沒法，說他只能"馬馬虎虎算数"，請了赫尔格老先生出来向奥斯本求和。他說都是他父亲不贊成这头亲事，种种为难，他自己是一向竭力要保持婚約的。奥斯本先生勉强跟他講了和。赫尔格和白洛克都是商界的豪門，而且和倫敦西城的貴人們又都是亲戚。老头兒若能說："我女婿是赫尔格和白洛克合营銀行的股东。卡色莫尔迪伯爵的小姐瑪丽·孟哥夫人是我女兒的表亲"，也是很得意的事。在他想像之中，他的家里已經坐滿了貴人。所以他饒了白洛克，同意把女兒嫁給他。

結婚的时候那排場闊的了不得。仪式是在汉諾佛广場聖乔治教堂举行的，男家人都住在这一帶，因此婚后的一席早飯由他們預备。倫敦西城的貴人都請来了，有好些还在签字本上留了名字。孟哥先生和瑪丽·孟哥夫人都到了，亲爱的桂多玲·孟哥小姐和桂尼佛·孟哥小姐做女儐相。客人中还有禁衛軍中的白勒迪叶上校，他是明新街白勒迪叶兄弟公司大股东的長子，和新郎有亲戚关系，帶着白勒迪叶太太一起光临。此外还有萊文脫勛爵的兒子乔治·卜尔脫少爷和他夫人（她娘家姓孟哥），卡色托第子爵，詹姆士·墨默尔先生和墨默尔太太（原姓施瓦滋），以及一大群上流社会里的人物——这些人下嫁到朗白街来，使康恩山沾了好些貴族气味。

年輕夫妇在巴克萊广場有一所公館。罗汉浦頓一帶都是銀行家的住宅，他們在那里也有一所小别墅。弗萊特家里的姊妹認为他攀这門亲真是压低了門楣。她們自己的祖父原是义务学堂里讀出来的，可是她們嫁得好，男家的亲戚有些是英国最旧的世家。瑪丽亚出身低微，要补救这个缺陷，只好格外驕傲，交朋

友的时候也格外小心，她那訪客本子里的名字都是挑了又挑才决定的。她覺得責任所在，总得竭力和父亲姊姊少見面才好。

老头兒手上还有几千几万鎊的家私可以傳給小輩，瑪丽亚当然不会和他断絕来往；弗莱特·白洛克决不准她这么胡鬧的。不过她年紀到底还輕，沒有涵养，請父亲和姐姐的时候只用第三流的酒席，对他們冷冷淡淡，自己不但不到勒塞尔广場去，而且說話很不小心，竟对父亲批評那地段俗气可厭，劝他搬家。弗莱特立克的手段虽然圓滑，也不能把她闖的禍补救过来。照她这样糊塗冒失，承受遺产的机会是保不住的。

老先生和大女兒有一晚在弗莱特立克·白洛克太太家里吃过晚飯坐着車子回家，砰砰磞磞的把窗門关上，說道："哦，原来瑪丽亚太太瞧不起勒塞尔广場。原来她請自己的父亲和姐姐吃隔夜的酒菜。今天吃的小食兒，她叫什么'插碟'的东西，准是她昨天請客剩下的，我难道看不出来嗎？哼！她把勛爵命妇和有头銜的老爷留着自己受用，倒叫我和买卖經紀人跟搖筆杆兒的坐在一起。有头銜的老爷又値什么屁？我是个老老实实做买卖的英国人。把这些穷狗一只只买下来也不算什么。勛爵，哼哼！那回她晚上請客，我亲眼看見一个勛爵在跟彈弦子的說話。这种彈弦子的我倒还瞧不起呢。哦，原来他們不願意上勒塞尔广場来。我把性命跟你打賭，我的酒比他們的好，我买酒花的錢比他們多，我的銀器也比他們的漂亮，我飯桌上的菜蔬，也比他們的講究。这起鬼鬼祟祟的东西專会拍馬屁，全是自以为了不起的渾虫！詹姆士，快些，我要回到勒塞尔广場去呢！哈哈！"他惡笑了一声，往后一靠，在車子里坐下来。这老头兒慣会这样自称自贊，借此安慰自己。

吉恩·奥斯本見妹妹这样的行为，当然贊成父亲的話。弗

萊特立克太太的第一个孩子，弗萊特立克·奥古斯多·霍华特·斯丹恩萊·德芙瑞·白洛克出世的时候，那边請奥斯本参加命名典礼，而且要他做外孙的教父。他拒絕参加典礼，只送了一只金杯給孩子，里面擱了二十个金基尼，說是送給奶媽的。“我保証，我送的礼比他們的勛爵送的东西値錢得多。”他說。

外公送的礼实在丰厚，因此白洛克家里都很滿意。瑪丽亞以为父亲很喜欢她，弗萊特立克为自己的大兒子覺得乐观。

奥斯本小姐冷冷淸淸的住在勒塞尔广場。她在“晨报”上“时髦集会”的标題下面不时看見妹妹的名字；还有一次报上提到福萊特丽嘉·白洛克夫人帶領弗·白洛克太太进宮，并且描写白洛克太太穿的是什么衣服。奥斯本小姐讀到这些新聞时心里的苦痛是不难想像的。我已經說过，吉恩自己輪不到过这样豪华的生活。她真是可怜，冬天早上天还沒亮，就得起身給她那怒目横眉的父亲預备早飯。如果到八点半还沒有把早点送进去的話，老头兒管把屋里的人都給赶到外面去。她啞默悄靜的坐在父亲对面，听着燉在火上的茶壺嘶嘶的响。老头兒一面看报，一面吃油餅喝茶，分量每天一样，做女兒的战战兢兢的伺候着。到九点半他站起身来到市中心去；从那时直到吃晚飯，都是她自己的时候，随她处置。有时她到厨房巡察一下，駡駡佣人；有时坐車出去买买东西，所有做买卖的都对她恭敬得了不得。有时她特地繞到生意界朋友們又沉悶又体面的大房子那里，把父亲的名片和自己的名片叫門房遞进去，有时她独自一个坐在大客厅等待客人来拜訪。她时常坐在火旁的安乐椅上拿了一塊毛絨刺綉品綉着花，伊菲吉妮亞大鐘就在旁边，在这陰气森森的房間里，它滴答滴答地走着，当当地敲着，声音显得特别大，也特别凄慘。火爐架子上面的大鏡子，正对着屋子那一头有鏤花托柱的

大鏡子，这兩面鏡子面对面的，把屋子中央套着棕色麻布袋的大灯台的影子反复增加，到后来只看見一連串的麻布袋兒無穷尽的向兩边伸展开去，又仿佛兩头都有許多类似的客厅，奥斯本小姐坐着的一間便是中心。有时她拿掉大鋼琴上的軟皮罩子，在琴上按几个音，琴声中也像帶着一股哀怨，在屋子里激起凄凉的回声。乔治的肖像早已拿掉，堆到閣楼上的杂物間里去了。他的印象仍旧留在父亲和姐姐心里；父女兩个往往本能地感觉到对方在思念这勇敢的、从前备受寵爱的乔治，可是大家都不提他的名字。

下午五点鐘，奥斯本先生回家吃晚飯。吃飯的时候，他和女兒向来不說話，除非厨子做的菜不合他的胃口，他生了气，便大声咒駡。他們每月請兩回客，来的客人全無意趣，年龄和地位都和奥斯本本人相仿，像住在白魯姆斯白萊广場的葛尔浦老医生夫妻，住在貝德福街的律师福拉烏澤老先生（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由于职業关系，和倫敦西城的貴人来往很密），从前在孟买軍队里的李佛莫老上校夫妻，住在上貝德福广場，还有老軍曹托非夫妇。有时住在貝德福街的湯姆士·考芬爵士和考芬爵士夫人也来。湯姆士爵士是有名的繪画审查員，每逢他来吃飯，奥斯本先生必定另外开一瓶黃褐色的好葡萄酒請他喝。

每逢这些人回請勒塞尔广場爱体面的大老板，那排場也差不多。他們吃过飯喝过酒以后，到楼上板着正經臉兒斗牌，到十点半坐車回家。有好些我們穷鬼瞧着眼紅的有錢人过的就是这种日子，而且过得很滿意。吉恩·奥斯本难得遇見六十岁以下的人；他們圈子里唯一的單身汉子，大概只有著名的妇科医生思默克先生一个人。

如果說吉恩的苦悶日子里从来沒有过波瀾，那也太过分。

原来可憐的吉恩也有一个秘密。她父亲为人暴戾凶狠，一則他天性如此，二則他自以为了不得，三則他吃喝太沒有节制；这件事一出来，激得他的脾气越来越坏。这秘密和烏德小姐有些关系。她有一个表弟叫思米先生，現在已經成了有名的肖像画家，而且是皇家艺术学院的院士，从前落薄的时候，全靠收几个有錢女学生教圖画来維持生活。思米先生如今連勒塞尔广場坐落在哪里都不記得了，可是在一八一八年，他就了奥斯本小姐的館，倒是很巴結的。

思米本来是弗里施街夏潑画师的学生。夏潑半生落拓，自己做人又荒唐沒有品行，可是在艺术上的造詣倒不算低。我方才說到思米是烏德小姐的表弟，由她介紹給奥斯本小姐。奥斯本小姐虽然也恋爱过几次，可是每次都落空，所以身心还沒有得到归宿；画师对于她十分有情，据别人推測，小姐也不是無意。兩人兜搭起来，烏德小姐便做了拉掾的。想来他們师徒兩人画画的时候她便迴避了，好讓他們兩人山盟海誓，談些当着第三个人不好出口的情話兒。說不定她希望帮着表弟把大老板的女兒弄到手，表弟得了好处，自己托賴着也能分肥。总而言之，奥斯本風聞这件事，有一次突然从市中心回来，拿着一根竹子拐棍兒直闖到客厅里。他看見画家、学生和女伴都吓得臉如土色，立刻叫那画家滚蛋，一面恐吓他說要把他身上一根根骨头都打断。半小时之后，他辞退了烏德小姐，把她的箱子一脚踢到楼下，把她的紙盒子踩得稀爛，眼看她雇了車子动身的时候还惡狠狠的握着拳头。

吉恩·奥斯本躲在臥房里好几天沒露臉。从此以后，父亲不准她雇女伴了。他賭神發誓的說，如果她不得父亲的許可私自找丈夫，以后一文錢也不給她。他自己需要一个女人替他当

家，因此不想把她出嫁。她不得不放弃一切和恋爱結婚有关系的打算；只要她爸爸在一日，她就只能过这种日子，沒奈何只好做个老姑娘。她妹妹每年添孩子，名字越起越漂亮。到后来兩家一天比一天疏远。白洛克太太說："吉恩和我环境不同。当然，我还是把她当作姐姐那样待"——她的意思是——这么一位有地位的少奶奶說她把吉恩当作姐姐那样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已經說过，兩位都宾小姐和他們的父亲住在丹麦山一宅漂亮的別墅里，他們自己有葡萄园和桃树，都是小乔杰·奥斯本最喜欢的。都宾小姐們常常到白朗浦頓去看望亲爱的爱米丽亞，有时也到勒塞尔广場去瞧瞧老朋友奥斯本小姐。我想她們肯和爱米丽亞来往，無非是駐在印度的都宾少佐的主意（她們的爸爸对兒子非常尊敬）。少佐是爱米丽亞兒子的教父和保护人，他仍旧希望孩子的祖父会回心轉意，看兒子面上正式承認他。兩位都宾小姐时常把爱米丽亞的近况报告給奥斯本小姐听，說起她怎么和父母同住，怎么穷苦等等。在她們看来，爱米丽亞当年不过是个全無意趣的小东西，不懂男人們——甚至于像亲爱的奥斯本上尉和她們兄弟那样的男人——看着她哪一点好？她們說她至今还是裝腔作势，多愁善感，簡直乏味透了，可是孩子倒眞是少有的漂亮。所有的女人都喜欢孩子，哪怕是最尖酸的老姑娘，对待小孩总还有些好心。

有一天，都宾小姐苦苦恳求的結果，爱米丽亞允許小乔治到丹麦山玩一整天，就在这天，她抽出一部分功夫来写信給駐扎在印度的少佐。她談起他姊妹們报告的好消息，說要跟他道喜。她祈禱上帝保佑他和新夫人將来一帆風順。她深深的向少佐道

謝，說他在患难之中忠誠不变，千万次帮她的忙。她报告小乔杰的近况，并且說那天他到郊外他姊妹那里去了。为加重語气起見，她在句子底下画了許多道兒，并且签名自称“你亲爱的朋友爱米丽亞·奧斯本”。平时她每逢写信，总要附笔跟奧多太太問好，可是这一回却忘記了。葛蘿薇娜的名字，她也不提，只用斜体字写着“你的新娘”等字样，并且說自己禱告上天保佑她。都宾結婚的消息打消了她对他的戒心。現在她能够在心上口上承認自己对他多么感激，多么关切，覺得很高兴。至于講到妒忌葛蘿薇娜的話(葛蘿薇娜，哼!)，即使天上的神仙对她这么說，她也会責备他荒謬。

那天晚上，乔杰坐着他心爱的小馬車回家，威廉爵士的老車夫給他赶着車子。他頸子上戴着金鏈子，底下挂着一个金表。他說有个老太太，長得不好看，送給他这份礼。老太太老是哭，老是吻他。可是他不喜欢她。他很喜欢葡萄。他只爱媽媽。爱米丽亞听了这話，怔怔的往后一縮。这胆小的女人听說孩子父亲家里的人看見了他，心里一陣恐慌，仿佛这是个不吉利的預兆。

奧斯本小姐回家給父亲預备晚飯。那天他在市中心剛做了一笔很順利的投机买卖，脾气很好，無意中發現女兒神色紧張，居然开口問道:“奧斯本小姐，出了什么事了?”

那女人失声哭道:“唉，爹爹，我今兒看見小乔治的。他，漂亮得像个天使，跟他眞像!”坐在对面的老头兒一言不發，可是他臉上漲得通紅，四肢索索的發起抖来。

第四十三章

請讀者繞过好望角①

讀者准会覺得吃惊，因为我現在要請他走一万里路，到我們的屬地，印度的瑪德拉斯行政区本特尔根奇駐地去走一趟。第——联队里勇猛的老朋友們都駐扎在这里，統領他們的仍旧是那果敢的上校麦格尔·奧多爵士。这位肥胖的軍官像一切脾气溫和、消化力强、而且不大用腦子的人一样，显得很年輕。中飯的时候他吃得很多，到晚飯的时候他吃得也不少。中飯晚飯以后他都抽水烟，尽他妻子在旁边聒噪，他只管一口口靜靜的抽。当年滑鉄盧大战，他在法国人的炮火之下也是一样不动声色。至于瑪洛內和莫洛哀的后裔呢，虽然她也上了年紀，当地天气又热，她倒还是跟以前一样輕健，一样爱說話。我們的老朋友奧多爵士夫人不管住在布魯塞尔还是瑪德拉斯，在兵营里还是在篷帳里，都覺得一样的舒坦。行軍的时候她坐在大象背上，帶头兒先走，軍队在后面跟着，那样子眞是威武得很。她曾經騎着那牲口到大树林里去打过老虎，还去覲見过当地的王族。王妃們把她和葛蘿薇娜讓到后宮，拿出披肩和珠宝送給她們，她虽然沒有收下来，心里老大舍不得。营里誰都認識她，不管是佩哪一种軍器的哨兵看見她都会对她致敬，她也正色举起手来，挨着帽子給他們还礼。瑪德拉斯行政区里最了不起的太太就数奧多太

① 当年苏伊士运河还沒有开鑿，好望角是到印度的必由之路。

太了。她和陪席审判官密諾思·斯密士爵士的太太吵过一次架。这件事在瑪德拉斯至今有人記得。上校太太冲着法官太太摔手，說她再也不願意走在低三下四的老百姓后面。有一回总督府开跳舞会，她大显身手，不停的跳快步舞，兩个將軍的副官，一个瑪德拉斯騎兵营的少佐，兩个民政厅的官員，和她对跳，都跳得精疲力尽。事隔二十五年，还有好些人記得她的成績。最后还是第——联队的下級騎士都宾少佐（他在联队里的地位不过比奥多上校低一級）再三劝她去吃晚飯，才歇下来。她虽然疲乏，心里还嫌沒有跳暢。

佩琪·奥多沒有改变。她存心好，待人忠厚，可是脾气非常暴躁，最喜欢轄治人，对于她的麦格尔更是專制的了不得。联队里的太太們都怕她凶横，年輕小伙子却沒有人不爱她，因为他們生了病她肯服侍，惹了禍她肯撑腰，对他們像母亲一般慈爱。上尉以下各軍官的太太們（都宾少佐至今沒有結婚）背地里結党反对她。她們說佩琪專橫得叫人受不了；葛蘿薇娜又爱摆架子。葛克太太收了几个信徒給他們講道，奥多太太便出来干涉。小伙子們給她一嘲笑，都不肯去听葛克太太講道了。她說軍官的老婆不配做牧师，葛克太太应該在家补她丈夫的破衣服才对，倘若联队里的軍士要听講道，她尽可以把她那做副主教的叔叔写的講稿讀給他們听，这些訓戒才算得上全世界第一。斯卜內中尉和联队里外科医生的妻子眉来眼去的兜搭，給她逼着叫兩人一刀兩段。她威吓斯卜內說，假如他不立刻改过，并且請病假到好望角去养病，她就要立逼他还出从前的債来（小伙子使錢散漫的脾气仍旧沒有改）。还有一次，波斯基太太半夜从他們住的平房里逃出来，她的丈夫手里举着一个白蘭地酒瓶子（已是第二瓶了），怒冲冲的在后面追她。奥多太太收留了波斯基太太，甚至

于治好了波斯基的酒癲病。染上坏習慣本来是很普通的事，这軍官一不小心，喝酒竟上了癮，全亏奥多太太帮他戒掉了。总而言之，她在急难之中最肯帮忙，平常过日子的时候却不容易和人相处，因为她自信心很强，最喜欢独断独行，别人再也拗不过她的。

不說別的，她竟打定主意要把葛蘿薇娜嫁給我們的老朋友都宾。奥多太太知道都宾少佐前程远大，在本行里是很受敬重的，他的种种好处，她也十分賞識。葛蘿薇娜長得很漂亮，黑头髮藍眼睛，臉色有紅有白。她会騎馬，也会彈奏鳴曲，在她家乡各克区里的女孩子誰也比不过她。照奥多太太看来，她剛好配得上都宾少佐，准能叫他称心滿意。他从前不是一心恋着爱米丽亚嗎？葛蘿薇娜反正比那做事疲軟的小可憐兒强得多。奥多太太常說："你瞧瞧葛蘿薇娜进門的时候那股子風度！把她跟苦命的奥斯本太太比一比，就显得出誰高誰低。奥斯本太太是一点兒能耐也沒有的。少佐，葛蘿薇娜配得过你。你自己不大开口，該有个人替你說說話才好。告訴你吧，她的家里虽然不像瑪洛內和莫洛哀那么尊貴，也是有根基的，連貴族都搶着和他們家攀亲呢。"

葛蘿薇娜本人也願意嫁給都宾，決定用柔情蜜意来牢籠他。說句老实話，在她碰見都宾以前，早已在別的地方把她的手段施展过許多回了。她在爱尔蘭京城都伯林的应酬場中出入过一年，在葛拉內、各克、瑪罗各地方到底交际了几年誰也鬧不清楚。她对本国軍队总部里所有沒娶亲的軍官，乡下紳士中所有可能合格的光棍兒，个个都送过秋波。單是在爱尔蘭一国，她就訂过十来次婚；在溫泉辜負她的牧师还不算在里面。她乘拉姆輕特商船到瑪德拉斯去的时候，一路和船長和大副眉来眼去。当时她

哥哥嫂嫂住在行政区，联队里的少佐却在駐扎地統帶軍队。她住在哥嫂家里，又出来应酬了一年。当地人人夸奬她，人人跟她跳舞，可是开口求婚的人全够不上資格做丈夫。一兩个年紀極輕的下級軍官和一兩个沒長鬍子的文官对她十分傾心，無奈她認为他們配不上她，一口回絕了。别的姑娘——有的比葛蘿薇娜还年輕，都出嫁了，只有她还是独身。世界上有好些女人一般長得很好看，不知怎么生来是这样的命。像那几个奥格蘭地小姐，成天鬧恋爱，軍队里的人倒有一半是朋友，不是跟这个出去散步便是跟那个出去騎馬，可憐她們快到四十岁了，还是原来的奥格蘭地小姐。葛蘿薇娜說来說去，只怪奥多太太和法官的夫人吵架坏了事，否則她在瑪德拉斯准能結一門好亲事。民政处的首腦吉德尼老先生那时正在打算向她求婚，吵架以后就另外娶了别的人；新娘是个十三岁的年輕小姐，姓陶兒貝，剛从欧洲的学校里到印度来。

奥多太太和葛蘿薇娜每天拌好几回嘴，不管什么都是她們吵架的好題目。还亏得麦格尔·奥多的性子和天上的安琪兒一样温和，否則一天到晚听这兩个女人在耳朵旁边聒噪，准会發神經病。她們虽然时常吵鬧，不过对于把都宾弄来做女婿这件事却是志同道合的。她們打定主意，亲事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讓都宾过太平日子。葛蘿薇娜虽然經过三四十次的挫折，倒并不灰心，繼續想法子籠絡他。她不断的对他唱歌，歌兒全是“爱尔蘭歌选”①里挑出来的。她老是可憐巴巴的問他“你願意到凉亭里来嗎”？眞不明白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怎么能够擋得住这样的引誘。她又一遍一遍的探問他什么伤心事使你的青春黯然無光？

---

① 爱尔蘭詩人托瑪斯·摩尔(Thomas Moore, 1779—1852)所选。

像苔絲迪夢娜①一样，她願意傾听他过去遭到的危險和經过的战爭，而且也願意在听了故事以后掉眼泪。前面已經說过，我們这位亲爱的老实的朋友时常在自己屋里練習吹笛子。葛蘿薇娜知道这事，一定要用鋼琴跟他合奏。奥多太太瞧見他們年輕的一对兒在彈琴吹笛，故意裝沒事人兒，站起来往外就走。葛蘿薇娜又逼着少佐在早上陪她騎馬。整个軍营的人瞧着他們出發，又瞧着他們回来。她老是写条子送到他家里去。她向他借書；每逢書上有她認为动人或者幽默的片段，就用鉛笔在句子底下勾了許多道兒。她向他借馬，借佣人，借勺子，借轎子。怪不得外面謠傳她要嫁給都宾少佐，也怪不得少佐在英国的妹妹以为哥哥打算娶嫂子。

女方虽然包圍得这么紧，都宾本人却冷淡得可惡。联队里的小伙子因为葛蘿薇娜明摆出对他傾心的样子，都来取笑他，他不过一笑置之，說道："得了！她不过是怕荒疏了自己的功夫，借我練練本事罢了，就好像她借陶澤太太的鋼琴練手指头一样，因为在营里，还算我最凑手。我是个飽經風霜的老头兒，配不上葛蘿薇娜这样的漂亮小姐。"他对小姐十分依头順腦，照常陪她騎馬，下棋，替她把詩歌和曲子抄在紀念册里等等。在印度，好些軍官有了空閑不过找这样簡單的消遣，其余爱鬧的人便打野猪，打竹鷄，賭錢，抽烟，喝酒。麦格尔·奥多爵士的妻子和妹妹要他催着都宾少佐把事情說說明白，她們說他这种行为簡直是叫可憐的女孩兒無辜受罪，太說不过去。奥多老头兒斬截的表示不管这笔賬，說道："少佐又不是小孩兒，他爱怎么样讓他自己作主。倘若他要娶你，自会开口的。"有时他說几句頑話想法子把她們

① 莎士比亚悲剧"奥塞罗"中的女主角，奥塞罗大將向她求爱的时候，曾經把一生的經历講給她听，就贏得了她的欢心。

混过去，譬如說："都宾年紀太輕，还不能成家，所以写信回家請示他媽媽去了。"不但如此，他私底下还去取笑少佐，叫他小心。他嚷嚷道："都宾小子，当心啊！我家兩个姑娘在搗鬼呢。我老婆剛从欧洲买了一箱子衣服来，里头一件粉紅軟緞的袍子是葛蘿薇娜的。都宾啊，如果你瞧着女人跟軟緞覚得动心的話，这一下就完了。"

其实呢，老实的都宾不是漂亮的臉蛋兒和时髦的新裝所制得服的，他腦子里只有一个女人的影子，跟那穿粉紅軟緞的葛蘿薇娜·奥多一点兒也不像。他的心上人体态温柔，混身穿着黑，大眼睛，棕色头髮，靜靜兒的不大开口，别人問一句，她才答一句，說話的声音也跟葛蘿薇娜的截然不同，——她是个慈祥的年輕媽媽，守着孩子，笑哈哈的招手兒叫少佐过去看他——她是个粉紅臉兒的小姑娘，住在勒塞尔广場，一面唱歌一面走到屋子里来；她兴冲冲的勾着乔治·奥斯本的胳膊，一心一意爱他，——这个影子日夜在老实的少佐腦子里盤旋，做他的主宰。大概少佐心里的爱米丽亞和她本人差得很远。在英国的时候，他在他妹妹的时裝画报里看見一張女人的像，有些像奥斯本太太，便偸偸的鉸了下来粘在自己的小書桌盖上。这画兒我也看見过，原来是一件細腰身的袍子上面裝了个洋娃娃臉，臉上堆着假笑，叫人瞧着就討厭。也許多情的都宾先生心目中的爱米丽亞和他視为至宝的、可笑的画兒一样，和爱米丽亞本人完全不像。可是正在恋爱的人誰不糊塗呢？就算他把爱人看穿了，承認自己上了当，他会覚得乐意嗎？都宾已經着了迷了，不过他倒并不把心里的話对朋友或是一般人嚕嗦个不完，也沒有因此睡不着吃不下。自从我們上次和他告别之后，他的头髮慢慢花白了，爱米那一头軟軟的棕色头髮里也添了一兩根銀絲。可是他的威情沒有改变，也

沒有衰老，像成年人記忆中的童年一样新鮮。

我們已經說过少佐从欧洲得到的信，都是兩位都宾小姐和爱米丽亚从英国寄給他的。奥斯本太太最近写給他一封信，措辞非常亲热，非常誠恳，她听說他不久就要跟奥多小姐結婚，特地給他道喜。

爱米丽亚的信上說："你的妹妹待我真好，刚来看过我。她告訴我一个好消息，因此我在这兒誠誠心心的跟你道喜。我希望你娶的新夫人在各方面都配得上像你这样忠厚正直的好人。我是个苦命的寡妇，在别方面無能为力，只能替你多多禱告，并且千万分誠恳的希望你將来一帆風順。乔杰向他亲爱的干爹請安，希望你別忘了他。我告訴他說你就要結婚了，娶的新夫人准是值得你傾心相爱的。夫妻之間的感情应当比一切都神聖和热烈，应当胜过其他一切的感情，可是我相信你一定肯在你心里留一个縫兒給你所保护和疼顧的寡妇和孤兒。"这封信的內容，前面也曾經說过，写信的人从头至尾都是这样的口气，竭力表示她听到喜信以后多么高兴。

这封信和奥多太太从倫敦买来的一箱衣服一条船上寄到印度。不消說，都宾一看見这封信，来不及的拆开来看，哪里还管别的信。哪知道一看之下，惱得他想起葛蘿薇娜就噁心，她的粉紅袍子，她的一切，都叫他噁心。他恨恨的埋怨女人們多嘴多舌，沒有一个不討厭。那天什么都惹他生气，来回閱兵累得他又热又倦，直覺得受不住。天啊，他的責任是什么？天天操練一大群糊塗蛋，檢查他們身上挂着的子彈帶子。他是个有腦子的人，难道一輩子就这样蹧蹋了不成？在食堂里，小伙子們說来說去全是無聊透頂的閑話，那天听着格外刺耳。他轉眼就是四十岁的人了，誰高兴管斯密士中尉打了几只竹鷄，白朗旗手的馬显了

什么本領呢？大伙兒的說笑打諢弄得他只有羞慚的份兒。他老了，外科医生的助手和人打牙撩嘴兒，年輕小子們滿口俗語土話，实在不能叫他感覚兴趣。奧多老爹的头都秃了，一張臉紅噴噴的，他倒很随和，跟着大家一起打哈哈。这些笑話，他足足听了三十年，都宾自己也听了有十五年。飯堂里的打鬧已經是够無聊的，再加上营里的太太們爭鬧相駡，背地里互相詆毁，那眞是丢臉，怎么受得了？他暗想道："唉，爱米丽亞，爱米丽亞！我对你始終如一，你倒来搶白我。我为什么勉强自己一天天在这里瞎混，还不是因为你对我沒有感情嗎？多少年来我一心一意的爱你，你报答我的是什么？亏你相信我会娶这个輕薄浮浪的愛尔蘭女人，居然来祝賀我婚后称心如意！"可憐的威廉悶上心来，那寂寞凄凉的滋味是以前从来沒有尝过的。倘若咬着牙干下去吧，不但沒有用，而且無味得很，前面是一片荒凉，沒有使他振奋的东西。他恨不能一撒手撇开了人生的浮名浮利，甚至于对于生命本身，他也沒有什么留恋。那晚他一夜沒有合眼，只想回家。看了爱米丽亞的信，身心都麻木空虛。尽他赤心忠胆，拿出一片眞情来爱她，她始終是冷冰冰的。看来她是执意不願意知道他多么爱她。都宾在床上翻来复去，对她說道："天啊，爱米丽亞！你难道不知道我爱的只有你？你对我就像石头一样冥頑不灵。你伤心害病的时候，我怎么样經年累月的伺候你来着？到临别的时候你笑眯眯的跟我說了声再会，門还沒有关上就把我扔在腦勺子后头了。"躺在他陽台上的印度佣人瞧見平时那么矜持冷静的少佐心里竟有这样的热情和痛苦，暗暗的納罕。若是爱米丽亞看見了他当时的情况，不知道会不会可憐他？他拿出她所有的信来反反复复的看。有的信上是关于怎么处置她那一小笔財产的問題（他仍旧騙她說是丈夫留給她的遺产）；有的是

从前給他的請帖；只要是从她那里寄来的，有她笔迹的小紙片，他都拿出来看了又看。她的口气多么冷淡，多么和藹，多么自私，多么令人絕望！

如果鄰近有个温柔敦厚的好女郎，能够了解他沉默而豁达的性格，賞識他的为人，也許爱米丽亞就不能再轄治他，他的爱情也就有了归宿。只可惜他看来看去只有黑头髮的葛蘿薇娜。这位时髦小姐关心的不是自己怎么去爱少佐的問題，而是要少佐对她傾倒。可憐她的法宝又并不高明，因此一点希望、一点办法都沒有。她把头髮卷成一卷兒一卷兒，露出肩膀，对着他卖弄，好像說："你看見过这么烏油油的头髮和紅粉粉的臉色沒有？"她对他呲牙裂嘴的笑着，恨不能叫他知道她滿口的牙齿个个沒有毛病。他呢，对着这样一个妙人兒全不动心。新衣服寄到之后——或許就是因为有了新衣服的緣故，奥多太太和营里的太太們开了一个跳舞会，招待东印度公司的联队和駐屯区的文官們。葛蘿薇娜卖弄着勾魂攝魄的粉紅袍子；少佐也来了，不过他垂头丧气的在房間里走来走去，根本沒有看見她的新衣服。葛蘿薇娜气呼呼的当着他的面和本地所有的低級軍官跳舞。可是少佐一点兒不吃醋；眼看着騎兵营的班格尔士上尉扶她进去吃晚飯，也不覺得生气。他不在乎漂亮的时裝和肩膀，也不高兴和人爭風吃醋，而葛蘿薇娜除了这些解数之外一無所有。

他們两个人追求的全是不能实現的妄想，从他們的遭遇来看，就可以証明人生的空虛。葛蘿薇娜这一回又碰了釘子，气得大哭。她抽抽噎噎的說她願意嫁給少佐，那份兒急切真是"以前从来沒有过的"。她跟嫂子和睦的时候，便嗚嗚咽咽的向她訴苦說："佩琪，他要使我心碎了，瞧着吧！我瘦得像个骷髏，所有的衣服都得重新改了。"她肥也罢，瘦也罢，喜也罢，愁也罢，騎馬也

罢，彈琴也罢，少佐只是不关心。上校一面抽烟，一面听他妹妹哭訴，提議說第二回到倫敦去买衣服的时候，应該給葛蘿薇娜定做些黑衣服才好。他还講了一个很神秘的故事，說爱尔蘭有一位小姐，在沒有找到丈夫之前，就因为失去了丈夫伤心得一命嗚呼。

都宾少佐既不爱上葛蘿薇娜，又不求婚，叫她干瞧着不能到手。不久又有一只邮船从欧洲来，这沒有心肝的人收到几封家信，邮戳上的日期反而比前次信上的早几天。都宾少佐看了一看，發現有他妹妹的信。都宾小姐和她哥哥的信往往走交叉路。她写信的时候把所有的坏消息收集起来报告給哥哥听，而且因为她是妹妹，說起話来十分直爽，不时的便要責备他，教訓他。因此"最亲爱的威廉"每次讀了家信总是整天悶悶不乐。說实話，这一回最亲爱的威廉得了妹妹的信并不拆开来看，把它撩在手边等將来自己高兴的时候再說。兩星期以前他写信回去責备她不該向奥斯本太太散播謠言；爱米丽亚那里他也写信去辟謠，告訴她說自己"眼前沒有意思成家"。

第二批信到印度以后兩三天，少佐晚上到奥多太太家里去作客，大家相当的高兴。葛蘿薇娜唱歌給他听，像"兩条河匯合了"、"小歌手"等等，覚得他似乎比平常殷勤些。其实她这又是自己騙自己，她在屋子里唱歌，外面月亮底下好些豺狼在嗥叫，这兩种声音都进不了少佐的耳朵。接着他和葛蘿薇娜下了一回棋。奥多太太到黃昏常常跟营里的医生玩叶子戏。到了一定的时候，都宾就告辞回家。

他妹妹的信还擱在桌子上，仿佛在責备他。他自己也覚得慚愧，远隔重洋的妹妹写了信来，自己却不当一回事，只得拿起这封笔迹潦草的信来，准备受一小时罪。那时少佐离开上校

家里大概有一点鐘光景，麦格尔·奥多爵士已經沉沉的睡着了；葛蘿薇娜依照每天的習慣，用許許多多小紙条兒把她的黑头髮一綹兒一綹兒卷起来；美丽的奥多太太也上了床（她和奥多的臥房在楼下），把蚊帳在床的四周严严的塞好。正在这时候，高級軍官住宅区的哨兵看見都宾少佐慌慌張張的在月光下飞奔而来，走过哨兵身旁，直冲到上校臥房的窗口。

都宾一叠連声的叫道："奥多！上校！"

葛蘿薇娜头上尽是卷头髮的紙条兒，从窗口伸出头来說道："天哪！少佐啊！"

上校以为营里失火，或者是司令部下命令要他們上前綫，問道："都宾，好孩子，有什么事？"

都宾答道："我——我要請假。我要回英国——我家里有要紧的事。"

葛蘿薇娜滿头的卷髮紙条兒索索地抖，心里暗想："天哪，不知出了什么事？"

都宾接着說道："我要回家——現在就动身，今兒晚上就动身。"上校只好从床上起来和他开談判。

都宾小姐那封走了对叉路的信后面附加一段消息，上面說："昨天我去看你的老朋友奥斯本太太。自从他們家敗落以后，住的地方眞是破爛，你也知道的。賽特笠先生的小茅屋（那房子实在比小茅屋好不了多少）——賽特笠先生的門上新釘着一塊銅牌子，看来他又成了个卖煤的了。你那干兒子長得眞不錯，就是喜欢逞能，而且脾气倔强，不大懂規矩。我們听你的話，时常照顧他，并且找机会讓他和他的姑媽奥小姐見过一回。看来她很喜欢那孩子。說不定他的祖父——我說的是勒塞尔广場的奥斯本先生，不是外祖父，他外祖父是老糊塗了——他祖父可能回心

轉意，不計較他兒子从前怎么倔强荒唐，重新把孙子領回去。爱米丽亚不会不願意的；她現在很快乐，快要跟一个教会里的人結婚了。說是白朗浦頓的一个副牧师，名叫平尼先生。这門亲事沒有什么好，可是奥太太年紀不小了，我看見她头上好些白头髮。她样子很高兴，你的干兒子在我們家里吃得太多，撑坏了。媽媽問候你。你的亲爱的安恩·都宾。”

第四十四章

在倫敦和汉泊郡的曲折的情节

在大崗脫街上，我們的老朋友克劳莱家的府第門前仍旧挂着报丧板，表示追念畢脫·克劳莱爵士，不过这塊木板上面漆着世襲的紋章，本身就非常燦爛鮮明。宅子里外煥然一新，从男爵生前从来沒有把屋子修葺得这么整齐。磚牆外面本来塗着黑顏色，如今磨洗干淨之后，是紅磚白綫，显得精神。門环上的銅獅子鍍了金，非常漂亮，鉄栅欄也重新漆过。这样，大崗脫街上最黑不溜湫的房子成了全区最光鮮的了。畢脫·克劳莱老爵士的棺材給抬出女王的克劳莱大厦的时候，树上的叶子正在漸漸轉黃，現在那一帶树上还沒有長出新的綠叶子来，却已經有了这么些变迁。

一个小个子女人老是坐了馬車在这兒进出。另外有一个年紀很大的老小姐，帶着个小男孩兒，也是天天来。这兩人就是布立葛絲和小罗登。布立葛絲小姐的責任是收拾屋子，监督女佣人縫窗帘和幔子。上兩代的克劳莱夫人塞在壁櫥和抽斗里的骯

髒旧东西；成堆中看不中用的垃圾，也責成她清理出来，并且把儲藏室和小間里的磁器和玻璃杯等等录成清單。

罗登·克劳萊太太發号施令，总攬一切大事。关于家俱的买卖，交換，查封，畢脫爵士全权委托她办理。这件任务恰好能够讓她施展才能，發揚她高明的見解，因此她心里也喜欢。修理房子的計划还是上一年十一月里定下的，当时畢脫有事情和律师接洽，特地到倫敦来，还在克生街住了差不多一星期，弟弟和弟妇招待得十分殷勤。

起先他住在旅館里；蓓基一听得从男爵在倫敦，立刻一个人先去欢迎他。过了一点鐘，畢脫爵士果然坐在她馬車里一起到克生街来了。如果利蓓加立意要請人回家款待的話，被請的就很难推辞，因为她一片眞心，說的話又恳切，态度又和藹可亲。她劝得畢脫爵士轉了口，感激得了不得，捏着他的手，紧紧的瞅着他說道："多謝你，这一下罗登可乐了！"畢脫爵士的臉也紅了好半天。她忙忙碌碌的領着佣人抬箱子到畢脫房里去，又笑着亲手从自己屋里搬了一个煤斗子来。

畢脫的屋子里已經暖暖的生了一爐子火；这一間本来是布立葛絲住的，畢脫爵士一来，她就上楼住在女佣人屋里。蓓基高兴得眼睛發亮，說道："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畢脫爵士肯来作客，她眞是誠心誠意的欢喜。

畢脫住在他們家里的时候，蓓基叫罗登只做有事，在外面吃一兩次晚飯，家里只剩她和布立葛絲陪着从男爵，一黃昏空气非常融洽。她亲身下厨房給他做菜。她說："这野鷄肉不錯吧？是我特地給你炸的。比这个好的菜我也会做。下回你来看我，我就做給你吃。"

从男爵献媚說道："只要你肯动手，沒有事做不好的。这野

鷄的滋味眞是了不起。”

利蓓加活潑潑的回答道："穷人的老婆什么事都得自己动手呀。”她的大伯子听了这話，賭神罰誓的說她“配得上做皇帝的正宮娘娘。善于管理家务的女人才是最招人爱的。”畢脫爵士想起家里的吉恩夫人，心里着实慚愧；有一回她再三要亲手做餅給他吃，做得簡直不能入口。

野鷄是斯丹恩勛爵斯帝尔白魯克的小別墅附近打下来的。除了野鷄，蓓基又請大伯子喝一瓶上好的白酒。这瓶酒是斯丹恩侯爵家里拿来的白葡萄酒。她却撒謊說是罗登在法国撿来的便宜貨。侯爵藏的酒是有名的，从男爵一喝下去，蒼白的臉上立刻泛紅，他那虛弱的身子里也覺得暖融融的有了力气。

蓓基等他喝完了酒，伸出手来挽着他的胳膊拉他到楼上客厅里，請他在火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把他服侍得周身舒服。她讓他說話，自己坐在旁边靜靜的听，表示对他說不出来的关心，手里拿着兒子的小裙子一針一針的縫。每逢罗登的老婆做張做致裝賢慧，便把这条小裙子从針綫籃里拿出来縫着。裙子沒有完工，小罗登早已穿不下了。

畢脫願意說話的时候，她耐心的听着，不然的話，她就跟他聊天，給他唱歌，甜言蜜語的哄他，体貼入微的照料他，弄得他心里熨貼，每天在格雷法学协会的律师事务所办完了公事，巴不得快快回家烤火。那几个律师也恨不得他早走，因为他最喜欢高談闊論，开了口就沒有个了結。畢脫动身回家的时候，很有点兒依依不舍。利蓓加看他上了邮車找着位子，便在自己馬車窗口对他送吻，搖手帕，那風姿眞是嫵媚动人。有一回她还拿起手帕来擦眼泪。开車的时候畢脫把海狸皮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靠着椅背坐好，心里想到利蓓加对自己多么尊敬，而自己又多么値得她

尊敬。他覚得罗登是个沒腦子的糊塗东西，竟不能賞識老婆的好处。他又想到自己的老婆和聪明能干的蓓基不能比，真正是拙口笨腮，一点不伶俐。說不定这些事情都是蓓基点醒了他才想起来的，可是她的話說得又婉轉又不着痕迹，听的人簡直不知道她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場合之下說过这些話。他們分手以前，約定把倫敦的公館重新裝修，下一季就可动用，又說好到聖誕节兩家再見面。

从男爵告别以后，罗登垂头丧气的，对他老婆說道："可惜你沒有从他那里弄些錢来。咱們应該把拉哥尔斯老爹的賬还掉一部分才好呢。你想，那老头兒一个子兒都不能到手，怎么說得过去？再說，这样下去对咱們也不利，沒准他把房子租給别的人，咱們怎么办？"

蓓基道："你跟他說，等到畢脫爵士把事情办妥当之后，所有的賬都要付的。暫时先付他一点兒。畢脫給了我这張支票，說是給孩子的。"說着，她从錢袋里拿出一張支票来交給丈夫，这笔錢是他哥哥給克劳莱家二房里長子的見面礼。

实情是这样的，她丈夫要她做的事，她自己也尝試过。她的話說的非常委婉，可是一开口就知道这事行不得。她提到家計艰难，畢脫·克劳莱爵士就着忙了。他說了一大堆話，說自己手头怎么短錢使；佃戶又不肯交租；父亲生前的糾葛，死后的丧葬費，又給他重重的牵累。債主們在土地上的权限，他想收买回来，銀行和代理人那里的款子偏又透支了許多。結果，畢脫·克劳萊想出个折衷的办法，給了小嬸子一笔極小的款子，算是送她兒子的見面礼。

他弟弟家里艰难到什么地步，畢脫很明白。像他这样鎮靜老練，經驗丰富，有手段的人，当然看得出罗登家里一無所有，而

且連房子帶馬車，开銷一定不少。他知道他的財产按道理是他弟弟的名分，如今被他霸占过来，心里未始不覺得慚愧。他明白自己害得弟弟弟妇的希望落了空，应該还他們一个公道待遇，或者說应該拿一部份兒錢出来补償他們的損失。像他这样的人，为人公正，行事顧大体，也不能算沒有头腦，平时又懂教理，又做禱告，表面上克尽己責，当然知道在道义上說起来，他欠了罗登一笔債，有义务給他一些好处。

咱們的財务大臣时常在泰晤士报上發布一种希奇古怪的通告，承認受到某人五十鎊，某人十鎊。这些人在通告底下声明因欠稅未繳，于心不安，特繳良心稅若干，恳求財政大臣查收之后正式登报承認。財政大臣和看报的人都知道那些人只付了欠繳的总数里面極小的一部分。那个欠稅的人送进去二十鎊錢，实际上大概欠了国家成千成万鎊的稅收呢。当我看到他們送虛情似的贖罪补过，心里常有这种感想。畢脫·克劳萊沾了弟弟那么些光，因为良心上过不去——你要說他待弟弟厚道也未尝不可，居然拿了几个錢出来；我想如果把这笔款子和他从罗登手里夺过来的数目比一比，一定小得可怜。不过就算是这种極小的数目也幷不是人人都肯脫手的。要知道把錢送人是一种牺牲，凡是明白事理的人誰肯做这样的傻事？世上的人誰不是施舍了五鎊錢就自以为功德無量呢？有一等人不惜錢財，幷不是因为他們乐善好施，不过是散散漫漫的爱花錢。他們一点兒不肯委屈自己，歌剧院里定着包厢，又要买好馬，又要吃好菜，哪一样能少？就連布施五鎊錢給癩皮化子的乐趣也不願意放过去。又有一等人，为人正直，不欠賬，不布施穷人，不借錢給穷亲戚，雇了車子还得和車夫斤斤較量講价錢。这兩种人究竟誰更自私，我也难下斷語，因为一样的金錢，在不同的人看起来就有不同的价

值。

总而言之，畢脫·克劳萊本来打算帮弟弟一个忙，后来再想了一想，便又延宕下去。

蓓基呢，倒向来不指望别人对她怎么慷慨，畢脫·克劳萊肯这样对待她，已經使她心滿意足。反正一家的首腦已經正式承認她的地位，即使他不肯出錢，將来在別方面帮忙总可以的。再說，蓓基的大伯子虽然沒出現錢，她却得到实惠，因为她又可以繼續賒賬了。拉哥尔斯看見兩兄弟这样和睦，自己又到手了一笔小款子，对方又答应不久就还他一大笔錢，覚得很放心。布立葛絲借款上聖誕节一期的利息已經到期，蓓基欣欣然付了錢，仿佛她庫里的金銀多得堆不下似的。她私底下告訴布立葛絲一个秘密，叫她切不可張揚出去。她說畢脫爵士是財政經济方面的專家，她为布立葛絲打算，特地和畢脫爵士商議，問他布小姐余下的資本应該怎么投資最有利。畢脫爵士再三考虑之后，已經想出一个好办法，本金最稳当，利息又厚。布立葛絲是克劳萊小姐忠心的朋友，和家里的人都有交情，所以畢脫爵士关心她，到乡下去之前，早就說过叫她把所有的錢都預备着，只等有好机会，就可以把他看中的股票买下来，可憐的布立葛絲听得畢脫爵士那么提攜她，感激得了不得。她說难得他肯自动帮忙，她自己压根兒沒想到把原来的公債出卖；而且他这件事做得那么委婉，越显得他待人有情有义。她答应去看那替她經手办事的人，把她那一小笔款子預备好，随时要，随时就有。

布立葛絲是个好好人，她覚得利蓓加在这件事上为她尽力，上校对她又是恩深义重，心里感激，便送給小罗登一件黑絲絨外套，把半年的利錢花掉了一大半。那时小罗登已經長得很大，穿黑絲絨外套不大合适了。照他的年齡和高矮，正該像大男孩一

样穿長裤子和短外套才对。

他眉目开朗，身体很健全，碧藍的眼睛，波浪形的淡黃头髮，四肢長得結实，心地十分忠厚。誰和他好，他就和誰好。他爱自己的小馬，也爱送他小馬的莎奥塞唐伯爵，一看見这位和气的青年公子，便把一張臉漲得通紅。給他管馬的馬夫，晚上給他講鬼故事，白天喂他吃好东西的厨娘莫莱，被他嘲笑磨纏的布立葛絲，也是他的朋友。他尤其爱自己的爸爸，而那做爸爸的对兒子那份兒疼爱也使人納罕。小罗登長到八岁，喜欢的人只有这几个。他小的时候把母亲当天仙一样崇拜，过后也就淡然了。兩年来她差不多从来不理孩子。她多嫌他。他一会兒出痧子，一会兒害百日咳，好不麻煩！有一天，蓓基在客厅里对斯丹恩勛爵唱歌，孩子听見媽媽的歌声，从楼上偸偸的溜下来，躲在楼梯轉角听得着了迷。不料那时客厅的門忽然开了，門外的探子当場現了形。

他母亲走上来拍拍的打了他兩个耳刮子。他听得斯丹恩侯爵在里面笑，原来侯爵看見蓓基一时忘情，这样大發脾气，忍不住發起笑来。他挨了打又气又苦，哭哭啼啼逃到厨房里去。

小罗登一面哭一面說道："我不是怕痛，可是——可是——"他抽抽噎噎，眼泪鼻涕，哭得說不出話来。这孩子的心給伤透了。他又气又怒，一面哭，一面断断續續的嚷嚷道："为什么不許我听她唱歌？她干嗎不唱給我听？干嗎唱給那大牙齿的秃子听？"厨娘瞧着丫头，丫头又瞧着听差使眼色。無論在哪一家，厨房里的佣人不但知道主人的秘密，而且判断主人的是非，竟像庭上的法官一般严正可怕。那天，他們判决了利蓓加的罪名。

經过这事之后，母亲对兒子的嫌惡成了仇恨；每逢她想到孩子和她住在一家，良心好像受了責备，老大不痛快，因此一看見

兒子就着惱。孩子心里也是疑惧不安，跟媽媽势不兩立。从打耳刮子那天起，娘兒兩个心里便生了嫌隙。

斯丹恩侯爵也是从心里討厭孩子。有时碰的不巧，兩人拍面相撞，侯爵总摆出一副尖酸嘴臉，有时假模假样对他鞠躬，有时搶白他几句，再不然就惡惡实实瞪他几眼。罗登也不讓步，握紧拳头和侯爵兩个对瞪眼。他認得清誰是他的冤家对头；所有到家里来的客人，他最恨这位先生。有一天，听差看見他在过道里对斯丹恩爵士的帽子伸拳头，把这事当作有趣的笑話，說給斯丹恩勛爵的馬車夫听。馬車夫又把这笑話轉告斯丹恩勛爵的跟班和家里别的佣人。不久以后，罗登·克劳萊太太到蒿脫大厦去作客，开門的門房，穿着各色号衣在厅堂里站班的听差，穿着白背心站在各个楼梯口唱名通报的侍者，人人都知道她的秘密——至少他們自以为知道她的秘密。站在她椅子后面給她斟酒上菜的听差早已和他旁边那穿五色号衣的胖子討論过她的人品。老天啊，佣人們的判决眞可怕！好些燙头髮抹胭脂的漂亮女人，身上穿戴得無懈可击，在富丽堂皇的客厅里当貴客，对着一大群为她傾倒的男人流目送笑，旁观的人看她笑眯眯的不知多么福气。却不料她的底細全握在旁边那个听差手里——就是那身材高大、小腿長得又粗又壯、头髮里洒了粉、捧着一盤子冷飲恭恭敬敬送到她面前来的一个。另外一个笨手笨脚的家伙，端着一盤子松餅跟在后面；只要他一开口，这位漂亮太太少不得名誉扫地，因为閑人嘴里的一句流言就会坐实你的罪名，好比給人拿住了眞憑实据一样。我的太太，今天晚上这些家伙准在酒店里（也就是他們的俱乐部里）把你的秘密当做閑談的資料。詹姆士和却尔斯一面抽烟斗喝啤酒，一面便要議論你的短長。在名利場中，有好些主子雇佣人的时候应該只挑啞吧，而且是不会

写字的哑吧。干过坏事的人哪，小心吧！你椅子背后的听差説不定是仇人的爪牙，在他的絲絨褲子袋里藏着弓弦，随时会把你絞死。至于沒有干过坏事的人，也应該随时檢点行为，若是坏了体面，你的名声再也洗不清了。

“利蓓加为人清白不清白？”下房里的裁判所判她不清白。

説出来难为情，如果他們相信她清白無辜，她早就沒处睬賬了。拉哥尔斯后来对别人説起他受騙的原因，他説利蓓加的手段和甜言蜜語倒在其次，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老看見斯丹恩勛爵的馬車停在她家大門口，馬車上的大灯半夜三更还亮晃晃的点着，所以才一誤再誤的上她的当。

説不定她是清白的，不过她鑽营拍馬，千方百計想在“上流社会”里插一脚，惹得下人們指指点点，把她当作失足墮落的女人。譬如説，莫萊早上收拾屋子，看見門柱上一个蜘蛛在結網，好不容易沿着細絲兒往上爬。她起先覚得有趣，后来看厭了，举起笤帚連蜘蛛帶網一下子扫个精光。下人們对利蓓加的态度也是这样。

聖誕节前一兩天，蓓基和她丈夫兒子准备动身到女王的克劳萊老家去过节。蓓基本来想把那小鬼留在倫敦，可是吉恩夫人再三要她帶着孩子一起去，罗登也因为她心里沒有兒子，大不高兴，对于老婆强头倔腦起来，她也只好罢了。罗登埋怨她説：“蓓基，他是全英国最好的孩子，怎么你竟一点兒不疼他，对他还不如你那条小狗。他又害不着你，到了乡下，他自然在孩子們屋里，不会来麻煩你。在路上，我可以帶着他坐在邮車頂上。”

罗登太太答道：“你自己也願意坐在外头，因为你要抽你那臭味熏天的雪茄烟。”

她丈夫道：“我記得从前你倒挺喜欢雪茄烟那股子味兒。”

这話說的蓓基笑起来。她差不多从来不發脾气。她說："那时候我要向上爬呀，傻子！你爱帶着罗登在外边坐也由你，你要給他抽雪茄也由你。"

路上虽然冷，罗登倒幷沒有依着老婆的話給兒子抽雪茄烟取暖。他和布立葛絲用披肩和圍巾把孩子严严的裹起来。車夫对于小罗登非常客气，把他抱到車頂上。那时天还沒有亮，白馬酒店里点着灯，他就坐在灯底下。他看着天色漸漸發白；这是他第一回到他父亲的"老家"去，高兴得了不得。他一路欢天喜地，路上碰見的事都沒有一件不新鮮，他問了許多問題，他父亲一一回答，告訴他右边的大白房子里住着什么人，那大花园又是誰家的。他的母亲坐在車子里面，穿了皮衣披着外套，帶着一瓶瓶的香水香精，还有一个女佣人專誠服侍她，动不动大惊小怪，竟好像一輩子沒有上过邮車，誰想得到十年之前她到乡下去坐的就是这輛車子，而且还給畢脫爵士从車子里赶到車頂上，把位子讓給出錢的旅客坐。

邮車到墨特白萊的时候天又黑了，小罗登給搖醒了領到伯父的馬車里坐下来。他一路东張西望，看見大鉄門豁然大开，刷过石灰水的树干在馬車窗口飞快的往后倒退，心里好不奇怪。最后他們总算到了，馬車在大厦發亮的窗戶前面停下来。里面灯燭輝煌，暖融融喜孜孜的正是过节时候的气氛。家人开了正門請他們进去，厅上的旧式大壁爐里生着熊熊的大火，黑白相間的磚地上鋪了地毯。利蓓加暗想："这塊土耳其地毯从前鋪在太太們使的長廊里的。"一面想着，一面迎着吉恩夫人吻她。

她和畢脫爵士也一本正經的行过同样的礼。罗登因为恰才抽过烟，縮在后面躲着嫂子。吉恩夫人的兩个孩子上来欢迎堂哥哥；瑪蒂尔达不但和他拉手，幷且吻了他一下。承繼長房宗祧

的畢脫·平葛·莎舆塞唐却不湊上来，只像小狗認大狗似的对他細細端詳。

和藹的主妇把客人讓到客房里，里面也生着火，并且安排得十分舒服。兩个姑娘下来敲罗登太太的門，假裝来帮忙，其实是想看看她盒子和箱子里的帽子衣服，因为她虽然仍旧穿孝，衣著穿戴全是倫敦最新的款式。她們告訴她說家里比以前舒服得多了；莎舆塞唐夫人如今不住在这里，畢脫在区里很有地位，克劳萊家里的人，原該如此才对。后来下面打鐘开飯，一家老小都聚在一起吃飯。小罗登挨着大娘坐，这位主妇对他非常慈爱。畢脫爵士請弟妇坐在右手，着实殷勤了一番。

小罗登胃口很好，而且沒有錯了規矩。

吃完晚飯之后，他对大娘說道："我喜欢在这兒吃飯。"飯后畢脫爵士做了个很得体的禱告，然后他的兒子也进来了，坐在爸爸旁边的一張高椅子里。女兒的位子設在媽媽旁边，前面擱着她自己的小酒鍾。小罗登瞧着大娘慈祥的臉兒說道："我喜欢在这兒吃飯。"

忠厚的吉恩夫人問道："为什么呢？"

小罗登答道："在家的时候我在厨房里吃，或是跟布立葛絲一起吃。"蓓基正忙着应酬她的主人从男爵，滿口奉承的話兒，自己心里那份兒喜欢高兴，更是說也說不完。她說畢脫·平葛又聪明，又漂亮，气度又尊貴，跟父亲長得一个样兒。她忙着应酬，哪里还顧得到發亮的大桌子另一头的事？所以自己的骨血說的話竟沒有听見。

小罗登因为是客，又是剛到，長輩們特准他比平常晚一点兒上床。喝过茶之后，畢脫爵士拿出一本金边的大書，擱在面前，所有的佣人們排着班走进来，由畢脫爵士領头兒禱告。这样的

仪式，可怜的孩子还是第一回看見，第一回参加。

从男爵当家不久，房子里外已經改善了許多。蓓基跟着他一处处参观，一面称贊說这屋子布置得眞是漂亮典雅，尽善尽美。小罗登由孩子們領着，也走了一轉，恍惚覺得进了神仙洞府。屋里有長廊，有旧式的大臥房，有画兒，有古董磁器，还有盔甲。有一間屋子是爷爷死在里面的，孩子們走过的时候怕得利害。他問道："誰是爷爷呢？"他們告訴他說爷爷很老，从前老是坐在輪椅里面給推来推去。有一天他們把外面小屋子里的輪椅指給他看；自从老头兒給抬到教堂下葬之后，那椅子一直撩在那里，越堆越破爛。教堂就在近边，尖頂在园里的榆树頂上矗出来，亮晶晶的發光。

兄弟倆費了好几个早晨巡視庄地上改善的部分，不致于白閑着。庄地上能有这些成績，全靠畢脫爵士会理財，能办事。他們有的时候騎馬，有的时候走路，兩个人到处查看，倒也有話可說，沒有覚得气悶。畢脫特地告訴罗登，說是这些工料着实費錢，又說越是有田地有产業的人，手头越是拮据，有时連二十鎊錢都拿不出来。畢脫做出無可奈何的样子，举起竹杖指着說道："就拿这門房来說，新近裝了門，錢还欠着沒有付，总得明年一月里的股息到手以后才能还清。現在叫我拿錢出来，等于叫我飞上天。"

罗登垂头丧气的答道："这几个錢我还借得出，畢脫，你到一月还給我得了。"他們又去看門房的小屋；屋子修理剛完，前面的石牌上雕着世襲的紋章。洛克老媽媽在这家子当了多少年差，直到如今才有了关得严的門，完整的窗戶，和不漏的屋頂。

第四十五章

在汉泊郡和倫敦發生的事情

畢脫·克劳萊爵士除了在女王的克劳萊庄地上补籬笆和修理破敗零落的門房之外，还做别的工作。他为人明理，当家以后連忙和以前得罪过的街坊鄰舍重修旧好。他死了的父亲一輩子荒唐，不知道当家立計，弄得家里声名狼籍，这殘局全靠他来收拾。父亲死后，他不久就当选了本区的国会代表。他身为区里的行政長官，有名兒的大人物，又是国会議員，世家后裔，因此自己担起責任，时常在汉泊郡的公共場所出面。区里的慈善事業，他資助得多，区里的鄰舍，他拜訪得勤。总之，他自以为是个奇才，在区里，以后甚至于在全国，都会出人头地，所以忙着为將来的事業打根基。他吩咐吉恩夫人和鄰近的弗特尔斯頓和活泊夏脫等几个有名的从男爵家里多相与相与。这几家的馬車如今常常在女王的克劳萊路上来去，这几家的主人也常常在大厦里做客人（他們的席面着实講究，显見得吉恩夫人是不大下厨房的）。畢脫夫妻出去回拜或是吃飯，不管天气好坏，路程远近，向来不辞劳苦。畢脫身体弱，胃口不好，为人又拘謹，不喜欢吃喝作乐，不过他認为在他地位上，应該随和些，少不得时常和人来往来往，請請客。每逢他在外面应酬，飯后坐得太久了头痛，他就覚得自己为責任而牺牲。他跟区里最有名的乡紳們談論本年的收成，政界的新聞，还有限制谷类入口的法令。关于防止偸窃野味和养育鳥兽、厉行狩獵法的措置，他非常卖力，虽然从前

在这方面他是个不可救藥的自由主义者。他不打獵，而且根本不愛打獵，只喜欢文謅謅的看看書，可是他覚得住在乡下的人，有义务保持馬匹的优良品种，因此对于狐狸的好坏也該留心。弗特尔斯頓家里的爷們愛打獵，畢脫的老朋友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从前常常帶着一大群獵狗到女王的克劳莱的獵場上来打獵；如今畢脫表示对于他和他的朋友們都很欢迎。講到宗教一方面，他的見解和正統教会的教理越来越接近，弄得莎吳塞唐夫人無法可施。他不再到处聚会講道，毅然决然的上普通的教堂去做礼拜，而且还去拜訪温却斯脫地方的主教和教会里的牧师。有一回，脫倫泊副总主教要和他一起玩牌，他竟一口应允。莎吳塞唐夫人眼看着女婿做出这样褻瀆神明的事来，只当他成了个不可救藥的罪人，心里那份兒煩惱也不消說了。畢脫从温却斯脫教堂听了聖乐回来，对兩个妹妹說第二年区里开跳舞会的时候，他准备帶她們一起去；姑娘們听了乐得感激涕零。吉恩夫人是一向对丈夫唯命是听的，而且看来她自己也願意去。老夫人写了一封信到好望角給“芬却萊广場的洗衣妇人”的作者，狠狠毒毒的形容小女兒利欲熏心。那时她在布拉依頓的房子空出来了，她就一个人住到海边去，她的女兒女婿也沒有覚得割舍不下。利蓓加第二次到女王的克劳莱，守着藥箱的老太太已經走了，利蓓加虽然并不惦記她，居然写了一封信給她拜节。信上的口气非常恭敬；她說不知莎吳塞唐夫人可还記得她；她前次在乡下，老夫人对她說的話給她不少安慰，她至今覚得感激；她再三提到上次病中多承老夫人照应，而且說女王的克劳莱的一切都使她想念她。

畢脫·克劳莱爵士怎么会改变作風，大得人心的呢？这件事大半得归功于克生街的主妇。畢脫在倫敦住在她家里的时候

她劝他說："难道你只要一个从男爵的爵位，一輩子在乡下做做寓公就算了不成？畢脫·克劳莱爵士，你瞞不过我的。我知道你的才干和野心。你以为人家看不出，可是騙不了我。我把你那本关于麦芽的小册子給斯丹恩勛爵看过了。原来他老早知道这本書；他說內閣里的官兒都認为它是这方面最出色的作品。部長們看上了你了。你的志向我也知道，你想在国会里出头露角。人人都說你是全国最了不起的演說家，因为你在牛津的演講大家都沒有忘記。我知道你想做你們区里的国会代表；这样，你自己有选举权，又有区里的人給你撑腰，还有什么事不成的？我也知道你想做女王的克劳莱的男爵；这件事，总有一天会成功。畢脫爵士，你的心思我都明白。如果我的丈夫不但有你的名字，而且有你的才干，我想我也能够配得上他，可是——可是我是你的本家，"她笑着加了一句道。"我是个一个子兒都沒有的小可憐兒，可是我也有些小势力。誰說得定，也許小耗子也有帮助獅子的去处呢？"

畢脫·克劳莱一听这話，又喜又惊。他想："这女人才是眞正懂得我的。我那本关于麦芽的小册子吉恩再也看不滿三頁。我的大才，我的壯志雄心，她也不知道。哦，原来他們还記得我在牛津的演講。这些坏东西！他們看我做了区里的代表，或許还能做国会的議員，就想起我来了。斯丹恩勛爵去年在宮里見了我睬都不睬。原来他們現在才發現畢脫·克劳莱是个人才。哼！这些人小看我，我的才干可一向不小，不过沒有机会出头罢了。現在我得把本事拿出来，叫他們知道我不但能写，而且能說能做。阿喀琉斯① 虽然英雄，也得有了宝劍才能大显身手啊。

---

① 特洛亚战爭中最勇敢的英雄。

我的宝劍已經到手了，將来全世界的人都会听見畢脱·克劳萊的名字。”

因为这样，这手段刁滑的家伙才变得那么好客。他对于歌咏团和医院的代表謙恭有礼，对于副主教們和牧师們也十分和气。他放开手大張筵席請客，别人請他他也不推辞。在市集上遇見种地的庄稼汉，他全副精神敷衍他們，并且为区里的事务尽心奔走。到聖誕节，大厦里裝点得花团錦簇，多少年来沒有看見这景象了。

聖誕日那天合家欢聚。所有牧师家里的人都来吃飯。利蓓加对别德太太又誠恳又和气，竟好像和她向来無冤無仇。她怪亲热的問起亲爱的妹妹們近来好不好，說她們在音乐方面有惊人的进步，而且在她們双人合唱之后再三請她們再唱一遍（她們用的那大唱歌本兒还是詹姆士从家里挾过来的，恨得他一路上不住的咕唧）。别德太太虽然恨利蓓加到处鑽营，可是看她那么大方，自己倒也不得不以礼相待。回家以后，她当然对女兒們批評畢脱爵士，說他对小蹄子那么敬重，眞是可笑。詹姆士在吃飯的时候坐在利蓓加旁边，極口夸她了不起。牧师全家的人众口一辞，都称贊小罗登長得好。万一那瘦弱蒼白的畢脱·平葛有三長兩短，世襲的前程少不了是他的，所以牧师家里的人对他很敬重。

三个孩子的感情非常好。畢脱·平葛不过是一只很小的小狗，配不上和罗登这样的大狗一起玩；瑪蒂尔达又是个女孩兒，也不够資格和这个年紀將近八岁、快要穿短上裝的青年公子做伴。这样，罗登立刻拜了大王。只要他肯賞臉帶着堂弟弟堂妹妹一起玩，那兩个小的便依头順腦的跟着他。他在乡下过得快活高兴，心满意足。厨房后面的院子好玩的不得了；种着的花兒

也不錯；家里又养着鴿子，鷄鴨，有时大人还准他去看馬房里的馬，这些东西沒有一样不有趣。他不讓兩位克劳萊小姐吻他；不过有时吉恩夫人要抱抱他，他还不反对。晚飯后太太們先到客厅里去歇着，讓先生們留在飯間里喝紅酒，小罗登跟着出来，宁可坐在吉恩夫人身边，不願意跟着自己的媽媽。利蓓加看見大家全是温温柔柔的，一天晚上把小罗登叫到身边，弯下身子当着太太小姐們在兒子臉上吻了一下。

罗登立刻回过身来，对面瞧着媽媽。他臉上漲得通紅，身上索索地抖，每逢他受了激动，就是这样。他說道："媽媽，你在家里从来不吻我。"一听这話，大家都吃了一惊，半晌不說話，蓓基眼睛里的神色着实难看。

罗登因为嫂子待自己的兒子好，所以很喜欢她。吉恩夫人和蓓基兩个人的感情似乎不怎么融洽，上校的老婆第一回到乡下的时候，一心要討主妇的好，这一回可不同了。吉恩夫人听了孩子的兩句話心里已經涼了一截；說不定又嫌畢脫爵士对弟妇太殷勤。小罗登这样年龄，这样大小的孩子，总喜欢跟着男人，每逢他父亲到馬房里去抽雪茄烟，他老是跟着一塊兒去，从来不覚得厭倦。牧师的兒子詹姆士，有时来找堂哥哥，或是一起抽烟，或是找别的消遣。他和从男爵的獵場看守人气味相投，都喜欢养狗，因此合得来。有一天，詹姆士先生、上校和看守獵場的霍恩出去打野鷄，把小罗登也帶着一塊兒去。又有一天早上，好乐呀！这四位先生到倉房里去打耗子，小罗登一輩子沒見过比这个更有意思的游戏。他們先把水管的一头堵死了，又把獴鼠从沒有堵死的一头放进去，然后靜靜的举起棍子等着。詹姆士先生有名的小狗福息泊斯兴奋得了不得，举起了一条腿，屏住气一动也不动，靜听着地底下吱吱的耗子叫。那些耗子給赶得走

头無路，只好拚死逃命，从管子里直窜上来。狗拿住了一只，看守獵場的霍恩也打死了一只，罗登因为太兴奋太紧張，沒打着耗子，反而把一只獴鼠打得半死。

又有一天，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爵士出去打獵，他的一群獵狗到女王的克劳萊草坪上会合。那才是最了不起的日子。

小罗登看得着迷了。到十点半，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爵士的獵戶湯姆·牡廸騎着馬一路跑来，后面跟着一群貴种獵狗，紧紧的挤在一起。后面是兩个管獵狗的小獵人，穿着大紅衣服。这兩人是小个子，長相很难看，都騎着好种的瘦馬。倘或獵狗里面有敢离群跑散的，或是看見野兎家兎在他們面前跳出来而不能把持的——即使对兎兒白看一眼或是把眼睛眨巴了一下都不行——这兩人就举起又長又重的鞭子，把鞭梢向狗身上皮薄的地方抽，手法眞是巧妙極了。

压队的是湯姆·牡廸的兒子賈克。他只有七十磅重，八十四英吋高，而且以后也沒有希望長高長胖。他騎一匹瘦骨伶仃的大馬，用的鞍子很大，把馬背遮掉了一半。这是赫特尔斯頓·弗特尔斯頓爵士心爱的獵馬，名叫大老官。还有好些別的獵馬，上面坐着身量瘦小的男孩子，也陆續来了，只等主人来临。主人們走在后面，也到此地会合。

湯姆·牡廸一直来到大厦門口，管酒的拿出酒来請他喝，可是他不喝，自己帶着獵狗在草坪上有遮攔的犄角里去歇着。那些獵狗有的在草地上打滚，有的其势汹汹的对吠，有的在一处玩，不时会狠狠的打起架来。湯姆呵斥的声音是誰也比不上的；他开口一喝，或是把蛇一般的鞭子一揮，獵狗就不敢鬧了。

許多青年公子騎着普通用的馬跑来了，这些馬虽不能打獵，也是上好的純种。出獵的人齐膝裹着护腿，有的到屋子里去和

太太小姐应酬一下，喝些樱桃白蘭地；有的比較怕羞，而且爱动不爱靜，忙着脫了泥污的靴子，下了坐騎，換上獵馬，沿着草坪先跑一圈活活血。这以后他們聚在犄角上那群獵狗旁边和湯姆·牡廸聊天，談到从前的獵事，野外的情形，嗅香和金剛鑽这兩条狗的好坏，又抱怨目前狐狸的品种多么糟糕。

不久，赫特尔斯頓爵士騎着一匹伶俐的矮种肥馬来了。他一直跑到大厦門口下了馬，先进屋子和太太們应酬了一番。他向来不爱說話，敷衍过几句之后便去干正經。一群獵狗給赶到門口，小罗登走下去，那些獵狗便挨着他的身子擦过来磨过去，表示好意，大伙兒乱搖着尾巴，劈劈扑扑打在他身上，有的叫着鬧着打架，湯姆·牡廸的呵斥和鞭子也不怎么有用。小罗登又兴奋，又有些害怕。

赫特尔斯頓爵士費了一把力气爬到大老官背上騎好，說道："湯姆，今天到沙吳斯脫树林子去試試吧，种田的孟加尔告訴我說里头有兩只狐狸藏着呢。"湯姆把号角一吹，騎着馬先跑，后面跟着獵狗、小獵人和溫却斯脫的少爷們。还有鄰近种地的和教区里做工的也来了；那天算他們的大节日，所以他們一起在后面跟着走。赫特尔斯頓爵士和克劳莱上校压队；大队人馬一会兒跑得無影無踪。

别德·克劳莱牧师不好意思到侄兒家里来参加大会合（湯姆·牡廸还記得四十年前的事，那时牧师先生身材很瘦，最喜欢騎着烈馬四处乱跑，不論多寬的溪流都要跳过了才罢，看見新裝的园門也不肯放过去）——我剛才說到牧师不好意思上侄兒家里来，湊着赫特尔斯頓爵士路过他家，便騎着强壯的黑馬从家里的弄口跑出来，跟着从男爵一队人馬出發。獵狗和騎馬的人已經走远了，小罗登仍旧站在台阶上，又惊奇，又快乐。

小罗登在乡下过了一个难忘的聖誕节，对于大伯伯却沒有什么感情，因为他总是冷冰冰的令人害怕，不是鎖在書房里用功，便是和地保农夫在一起排解区里面各种糾紛。孩子的大娘、姑媽、堂弟堂妹，和牧师家的詹姆士，人人喜欢他。畢脫爵士要詹姆士在兩个妹妹之中挑一个做老婆，大約早已和他說开，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到他爱打獵的父亲去世之后，讓他补上去做牧师。如今詹姆士不獵狐狸了；不过我些無伤大雅的消遣，譬如打打竹鷄野鴨，或是在聖誕节偶然捉一兩回老鼠，一点兒也不惊师动众。他准备聖誕节之后回到学校里去用功讀書，勉强得个及格分数。他現在不穿綠外衣，不戴紅領帶，一切花梢的打扮都撩开手了。將来要做牧师，現在少不得有个准备。畢脫爵士独占了大家的財产，願意补償他們的損失，想出这样又省錢又上算的法子来。

快乐的聖誕节还沒有过完，从男爵就鼓起勇气签給弟弟一張支票，送了他整整一百鎊。起先他覚得扎心的难受，后来想想自己这份兒慷慨眞是世上少有，又得意起来。罗登爷兒倆回家的时候心里沉重極了，蓓基却沒什么舍不得，干干脆脆的和太太小姐們道了再見。她回到倫敦之后便开始工作；她的成績在本章开始的时候已經說过。大崗脫街的克劳萊大厦給她料理得煥然一新，只等畢脫爵士一家上城的时候住进去。从男爵不久便搬到倫敦来，开始上国会办公，像他这样胸怀大才的人，应該在国会里占个重要的地位才是。

畢脫爵士城府很深，議院第一期开会的时候，他沒有把滿腹的韜略讓别人知道，除了代墨特白萊的居民請願之外一句不开口。他勤勤謹謹，逢会必到，把議院里的慣例公事学了个透熟。在

家的时候，他孜孜不倦的研究藍皮書，吉恩夫人又佩服，又着急，想他睡得晚，又用腦子，只怕他伤了身体。他結識了各位部長和本党的首腦，立志在不多几年以內爬到和他們一样的地位上去。

利蓓加最瞧不起的是吉恩夫人这样溫良賢淑的女人，她心里的輕蔑可不是容容易易遮掩得起来的。吉恩夫人的純朴和敦厚使我們的朋友蓓基瞧着老大不耐煩，往往臉上便要帶出来。吉恩夫人一看就知道自己不入她的眼，在她面前覺得手足無措。她的丈夫老是和蓓基說話；他們兩个好像另外有暗号，談論的全是正經大事，畢脫一輩子不会对老婆說的。外面的事，吉恩夫人当然不大懂，可是楞着不說話总覺得面子上不好看。最糟糕的是她明明知道自己沒的可說，只好干瞧着罗登的女人侃侃而談，天南地北的大發議論。利蓓加和随便什么人都有話可談，說的笑話沒有一个不对景兒。自己是主妇，反而只能一个人坐在火爐旁边，眼看着所有的男人簇拥着利蓓加献殷勤，心里怎么会不懊惱呢？

有一回在乡下，孩子們圍着吉恩夫人听她講故事。小罗登最喜欢她，也挨着她。蓓基走进来，一双綠眼睛里滿是尖酸刻薄的表情，可憐的吉恩夫人看她眼色来得惡毒，一句話都說不出来，她自己編的簡單的故事也像童話里的神仙碰見了惡魔，吓得影踪全無。利蓓加声音里帶着一絲冷笑，再三請她把那怪有趣的故事說下去，可是她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蓓基不耐煩忠厚人，討厭家常的乐趣，因为这和她格格不入，誰喜欢这一套东西的少不得也要遭她的白眼。譬如小孩子和喜欢小孩子的人她就恨不得一脚踢开。她对斯丹恩勛爵模仿吉恩夫人的举止，故意夸張她种种可笑的地方，而且每次总加上一句："有些人乏味得像白水煮豆腐，我可不喜欢。"

勛爵嘻皮扯臉的对她一鞠躬，回答道："犹之乎魔鬼不喜欢聖水。"説完，他哈哈大笑，声音响得刺耳。

妯娌兩个不大見面，除非利蓓加有求于嫂子，才去找她。她們兩人你叫我亲爱的，我叫你亲爱的，表面上和睦得很，可是平时难得来往。畢脫爵士虽然事情一天比一天忙，却是每天抽空去拜望弟媳妇。

畢脫爵士在国会第一次登台演説以后請客，特地穿上大礼服（就是他在本浦爾格尔領事館做参贊时穿的外交官服飾），到弟媳妇家里去走了一轉。

蓓基满口奉承，称贊他的衣服，像他自己的妻子兒女一样崇拜他——他出發之前先給家里人看过的。她説只有眞正的上等人穿上官廷礼服才敎品；这种褲子，除了出身旧家的公子誰也不配穿。畢脫低头望望自己的腿，覚得很得意，其实他的腿長得旣不匀称，上下又沒有粗細，跟他身边挂着的宝劍差不多。他望望自己的腿，自以为有勾魂攝魄的能耐。

他告辞之后，蓓基太太替他画了一張全身的諷刺画，后来斯丹恩勛爵来了，她就拿給他看。勛爵一看那画兒和畢脫一模一样，心里好笑，向蓓基討了帶回家去。他对于这个新襲爵位新当議員的畢脫爵士十分賞臉，居然在蓓基家里見了他一面，而且对他很客气。畢脫看見了不起的貴族对着自己的弟媳妇那么恭敬，而且她談吐洒落風趣，宴会上人人喜欢听她説話，心里也覚得敬畏。斯丹恩勛爵和畢脫爵士应酬了一回，説起他还是初入官場，很希望不久就能听見他演説。勛爵又説他們兩家旣然是紧鄰（大崗脫街直通崗脫广場，大家都知道單是崗脫大厦就占了广場的一边），等斯丹恩夫人到倫敦之后希望見見克劳萊夫人。过了一兩天，他又在畢脫家里留了一張名片。畢脫老爵士在世



的时候，他从来沒有睬过他，虽然一百年来这兩家一向是鄰居。

豪华的宴会，聪明出众的大人物，一切弄权术耍手段的事，都和罗登格格不入，他自己只覺得一天比一天寂寞。現在他尽不妨常到俱乐部去，和單身朋友一塊兒吃飯，要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出門，从来沒有人过問。他和小罗登常常散步到大崗脫街和嫂子、侄兒、侄女做伴。畢脫爵士不論到国会之前或是从国会出来，总是去找利蓓加。

上校时常悄沒声兒的坐在他哥哥家里，一坐好几个鐘头，能够不用腦子的时候就不用腦子，能够不做事的时候就不做事。他很願意給人使喚出去跑跑腿，找找房子和佣人，或是在孩子們吃飯的时候帮他們切切烤羊肉。他仿佛給人折磨得沒了脾气，現在是人說什么，他做什么，人撥他一下，他才动一动。大利

拉①不但軟禁了他，而且把他的头髮也剃光了。十年前天不收地不管的花花公子已經給人制得服服貼貼，成了个麻木、順从、肥胖的中年汉子。

可憐的吉恩夫人明明知道自己的丈夫也着了利蓓加的迷，不过每逢罗登太太和她見面的时候，她們兩人还是你叫我亲愛的，我叫你亲愛的，相处得非常和睦。

第四十六章

風波和灾难

住在白朗浦頓的朋友們这时也在对付着过聖誕节，不过說不上有什么快乐。

奥斯本太太守寡之后，每年有一百鎊的收入，这里面倒得拿出四分之三来貼在家里做他們娘兒兩人的食用。乔斯一年給父母一百二十鎊。一家四口，雇了个包做一切杂事的愛尔蘭女佣人（她也兼做克拉浦夫妇的佣人），过得还算舒服，不必去求亲告友，有客的时候也能拿点兒茶点出来。他們經过了早年的風波苦难，居然能够安稳度日。賽特笠从前的書記克拉浦先生和他家里的人依旧很尊敬他。克拉浦还沒有忘記当年賽特笠先生在勒塞尔广場摆了丰盛的酒席請他們吃，他恭恭敬敬坐在椅子边上，喝着酒祝"賽特笠太太，愛米小姐，还有在印度的乔瑟夫先生"身体健康。日子隔得一久，这忠厚的書記越想越覺得当年賓

①見第190頁注釋。

是盛况空前。有时他从楼下兼做会客室的厨房里走上来，坐在賽特笠先生的小客厅里，兩个人一起喝茶或是攙水的杜松子酒，他就說："你老人家从前过的可不是这样的日子。"他喝着酒替太太小姐上寿，那又恭敬又正經的样子，和她們飞黃騰达的时候沒有差别。在他心目之中，爱米丽亞彈的琴便是最美妙的音乐，她本人也是最尊貴的少奶奶。当着賽特笠先生，他从来不肯先坐，甚至于在他們的俱乐部里也是这样。随便什么人批評了賽特笠的人品，他决不罢休。他說他曾經瞧見倫敦第一流的人物跟賽特笠先生拉过手；他又說："我从前認識賽特笠先生的时候，他在証券市場常常跟有名的大財主洛施却哀尔特在一起的。我有今天，还不是全靠他！"

克拉浦品行端方，一笔字又写的好，因此主人坏了事以后不久就找到了别的工作。他常說："像我这样的小魚，随便在什么水桶里都能游来游去。"賽特笠老头兒脫离出来的商行之中有一个股东雇了克拉浦先生，而且給他相当丰厚的薪水。总之，賽特笠的有錢朋友慢慢的都不理他了，只有从前靠他过活的穷职員对他忠誠不变。

爱米丽亞自己留下的一部分进款数目極小，尽量的节省，才能把亲爱的兒子打扮得合乎乔治·奥斯本的兒子的身分。此外她还得付小学的学杂費。乔杰进学校之前，爱米丽亞多少个不放心，又着急，又心疼，最后才勉强讓他去了。她晚上熬夜讀書，苦苦的抱着煩难的文法書和地理書，指望自己給乔杰补課。她甚至于学着念拉丁文的文法入門，痴心妄想的准备教兒子讀拉丁文。爱米丽亞是个軟弱的人，胆子又小，又生成多愁善感的性格，現在和兒子一天到晚不見面，想着老师也許会打他，同学們又粗野，說不定要欺負他，眞像給他断奶的时候一样心疼。孩子

是巴不得換換环境，急着要进学校，离了家里高兴的不得了。做母亲的自己舍不得兒子，看着孩子那么高兴反而覚得伤心。她心底里宁願孩子也覚得难受些。可是轉念一想自己这样自私，竟会希望兒子不快乐，又悔恨起来。

乔杰的校長，就是忠心耿耿追求爱米丽亚的平尼牧师的朋友。乔杰在学校里进步很快，时常帶着許多奬品回来，足見他能力是高的。每天晚上，他对母亲滔滔不絕的議論同学的事情：里昂士是个了不起的好人；斯尼芬斯是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校里吃的肉全是向斯蒂尔的爸爸买的；高尔汀的媽媽每星期六坐了馬車来接他；尼脫的褲脚上裝着皮帶，可以繞着鞋底扣起来，他也想要；卜尔·梅杰真厉害，大家都說連助教窩德先生都打他不过，虽然他班次不高，現在不过念幼脫劳比斯的罗馬史。漸漸的，爱米丽亚对于学校里的孩子竟和乔杰一样熟悉了。到黄昏，她帮他做習題，用尽心思替他准备功課，竟像第二天早上她自己要去交代功課似的。有一次，乔治和一个叫斯密思的同学打架，眼睛都打青了。他对母亲和外公信口开河，把自己的勇气大吹了一通，外公听了十分得意。其实打架的时候他很泄气，而且老大吃亏。那个斯密思現在在雷士德广場附近做医生，为人很和平，可是爱米丽亚至今沒有饒恕他。

温柔的寡妇就这样不声不响的管家和扶养孩子，为無关紧要的事情操操心，慢慢的老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头髮里面已經夾了一兩根銀絲，漂亮的腦門兒上面也有了一点兒小皺紋。她瞧着岁月留下的痕迹，只微笑一下說道：“怕什么？我反正已經是个老婆子了。”她的希望就是能瞧着兒子显声揚名，在她看来，他是生来要做大人物的。她把兒子的抄本、圖画、作文，都好好藏着，时常拿出来給她的亲友們看，仿佛这些全是大天才超

凡入聖的杰作。她把乔治的成績挑了些交給都宾小姐，好讓她拿給乔治的姑媽奧斯本小姐看；再讓奧斯本小姐拿給奧斯本老先生看；这样，老头兒也許会想起从前对于死去的兒子太忍心、太严厉，慢慢的回心轉意。丈夫的毛病和短处，她都忘掉了，只記得他不顧一切和自己結婚，只記得他气度尊貴，相貌出众，在战場上又勇敢——那天早上他出去打仗，光荣地为国战死，动身以前还拥抱着她。了不起的英雄留了一个模范兒子安慰她陪伴她，自己上天堂去了，想来他一定是笑眯眯的往下面对兒子瞧着呢。

上文已經說过，乔治的祖父奧斯本先生还在勒塞尔广場，坐在他的安乐椅里，性情一天比一天暴戾，心緒一天比一天惡劣。他的女兒虽然有漂亮的車馬，虽然倫敦城里的慈善事業倒有一半受她資助，其实不过是个又寂寞又可憐、受尽虐待的老小姐。自从她見过侄兒以后，时常惦記着那漂亮的孩子。她渴望能够坐着华丽的馬車到他家里去，每天一个人在公园里兜風的时候，老是东張西望希望遇見他。她那做銀行家太太的妹妹偶然也肯賞臉到勒塞尔广場的老家来望望老姐姐。她帶着兩个瘦弱的孩子，另外跟着一个穿戴整齐的女佣人。她嘻嘻的笑着，說起話来扭扭捏捏，輕声輕气，卖弄她那些上流社会里的朋友。她說她的小弗萊特立克和克劳特·劳萊波泊勛爵長得一个样兒，又說有一次他們坐着驢車在罗汉浦頓走过，有一位男爵夫人特別注意她的漂亮的瑪丽亞。她再三催促姐姐叫爸爸撒开手花点兒錢在她兒女身上。她說她打定主意要叫弗萊特立克进禁衛軍；如今白洛克先生正在省吃儉用的抽出錢来买田地，家里給他榨得一文不剩；弗萊特立克是長子，將来家里或許会把产業傳給他，可是她那宝貝的女兒还是沒有着落。她总是說："亲爱的，我希望你

帮她的忙，因为爸爸給我的一份財产当然得交給我們当家的管。亲爱的蘿达·墨默尔說了，只等可憐的亲爱的卡色托第勛爵一死(他一直害羊癲瘋)，她就准备把所有卡色托第产業上的牽累都花錢弄个清楚，那么她兒子麦克德芙·墨默尔將来少不得就是卡色托第子爵啦。明新街兩位白勒迪叶先生都預备把产業傳給法尼·白勒廸叶的兒子。我那宝貝兒弗萊特立克無論如何得算家里的繼承人才好。还有——还有，請你叫爸爸把款子仍旧提到朗白街我們的銀行里去，好不好，亲爱的？他把錢都存在思登比和罗廸的銀行里，我們臉上到底不好看。”她說了半天，一半是卖弄，一半是为切身的利益打算。她的亲吻使你覚得仿佛給蛤蜊肉碰了一下。說完話，接过吻，她就把她那兩个渾身漿得挺硬的孩子叫过来，一路假笑着回到馬車里去。

这位上流社会里的尖兒回家的次数越多，情形就越不利。她父亲存在思登比和罗廸銀行里的錢有增無減，瑪丽亞的貴妇人架子也越来越讓人受不了。白朗浦頓小屋子里的寡妇小小心心的捧着她的宝貝，不知道有人正在算計她。

那天晚上，吉恩·奥斯本告訴父亲說她看見他的孙子，老头兒沒有回答，可也不表示生气。睡覚的时候，他和女兒道了晚安，声音相当的和軟。她說的話他一定細細想过了，关于她到都宾家里作客的情形他也一定去問过了；兩星期之后，他忽然問起她常戴的法国表和金鏈子在什么地方。

她吓得战战兢兢的答道：“那表是我自己出錢买的。”

老头兒說道：“你可以到鋪子里去定一个跟本来一样的，如果你要买个講究些的也随便你。”然后他又不說話了。

近来兩位都宾小姐已經和爱米丽亞說过几次，請她讓乔治到她們家里去玩。她們說他的姑媽很喜欢他，說不定爷爷也願

意重新認了这个孙子。乔治有这么好的机会，愛米丽亞难道忍心一手推掉不成？

愛米丽亞当然不能一手推掉。她虽然依了她們的話，心里沉甸甸的疑惧不定。只要孩子不在身边她总不放心，直要等他回到家里才覚得他脫了險。他帶回来許多玩具和錢，他的媽媽看了又妒忌又着急，問他可曾看見什么男人沒有？他說："只有威廉老爵士，他帶我坐四个輪子的馬車。还有都宾先生。他下午騎着一匹漂亮的栗色馬兒回来了。他穿一件綠外套，打一条粉紅的領帶，手里拿一根金头的鞭子。他答应帶我去看倫敦的鐘楼，还要帶我和那些色雷獵狗一起去打獵呢。"最后有一天他說："今兒我看見一个老先生，眉毛很濃，戴着一頂寬边的帽子，挂着怪粗的金鏈子，底下还有一嘟嚕印戳子。"那天馬車夫恰巧把乔治騎在小灰馬身上繞着草地学騎馬，老头兒来了。乔治晚上告訴媽媽說："他老是瞧着我，身上直哆嗦。吃过飯，我把'我的名字叫諾佛尔'那段詩背了一遍①，我姑媽就哭起来了。她老是淌眼抹泪的。"

愛米丽亞听了这話，知道孩子已經見过祖父。她猜想他們那边准会开口，天天坐立不安的等待着。过了几天，奥斯本先生果然正式提議領养孙子，幷且讓他承繼他父亲名下的一份財产。他願意供給乔治·奥斯本太太足够的生活費用。据說乔治·奥斯本太太有意再嫁，如果她結婚的話，生活費仍旧照給。不过孩子必須跟着祖父住在勒塞尔广場或是奥斯本先生指定的地点，偶尔也可以到奥斯本太太的家里来看看她。这封信由奥斯本差人送来讀給她听。那天她的母亲恰巧不在家，父亲照例在市中

① 約翰·霍姆(John Hoome, 1722—1808)的悲剧"德格拉斯"(Douglas)中的一节。

心办公。

她一輩子不过發过兩三回脾气，而奥斯本先生差来的律师可可的就碰上了。那位波先生讀完来信，把它交給爱米丽亞。她馬上站起来，滿臉通紅，渾身哆嗦着接过信紙一把撕得粉碎，踩在脚底下。"'我再嫁！我出卖孩子！誰敢說这种話！誰敢这样侮辱我！你去告訴奥斯本先生，說这封信太卑鄙，实在太卑鄙，我不願意写回信。再見了，先生'——說完这話，她鞠着躬送我出来，那样子簡直像悲剧里的皇后。"这是那律师告訴奥斯本的話。

她的父母幷沒有覚察她那天大失常态，她也不把經过告訴他們。兩个老的各操各的心，老太太如今糊里糊塗，全副精神都在自己的事情上面。老先生仍旧喜欢东擦擦西撥撥的做投机买卖。我們知道他經营煤公司和酒公司都一敗塗地，可是他还是不甘心，时常在市中心四处打轉，想法子找門路。有一天，他又找到一样新的买卖，打定主意要投資，克拉浦先生劝着也沒有用，其实他老早給拖了进去退不出来了，根本沒敢把眞相全盤告訴克拉浦。賽特笠先生的座右銘是决不和妇人女子談銀錢出入的事，所以家里人对于未来的灾难影兒都不知道，直到那倒楣的老头兒逼得走头無路才招供了实情。

他們这家的賬目向来一星期一結，如今忽然付不出来。賽特笠先生愁眉苦臉的告訴妻子說印度的匯款沒有来。可憐的老太太只得到各家鋪子里去要求展期付賬。因为她向来准时付賬，有一兩家鋪子反而因为收不到錢而对她發脾气，其实这种情形在好些不守規矩的顧客是極平常的。还亏得爱米总是高高兴兴的付出她的一份錢，从来不去过問家里的賬目。这样，这一家子勉强吃着一半口粮过日子，总算平平安安对付了半年，賽特笠

老头兒还在希望他的股票上漲，一切复归順利。

可是半年过去，幷不見什么地方生出六十鎊錢来帮他們渡过难关。家計是越来越艰难了。賽特笠太太病病歪歪的，比以前衰弱了許多。她不大說話，时常躲在廚房里对着克拉浦太太掉眼泪。卖肉的对她丧声歪气，菜蔬鋪的掌櫃也不把她当一回事。有一兩回小乔杰抱怨飯不好吃。爱米丽亚自己只要吃一片面包就能当一餐飯，可是覚得孩子太受委屈，从私房里拿出錢来买了东西給他吃，免得他身体受影响。

到后来兩个老的不得不把实情告訴她，可是說的話还是藏一半露一半的。处境十分窘迫的人往往是这样子。有一天，爱米丽亚自己的錢来了，便准备把貼补給父母的費用交出来。她平时的开銷都有賬目，这次要求把股息留下一部分，因为她已經給乔治定了一套新衣服。

她的母亲这才开口，告訴她乔斯的匯款沒有来，家里难过日子，而且責备着說她早該看出爹娘的苦处，可气的是她除了乔杰之外誰也不管，什么也不管。爱米听了这話，一言不發，把桌子上所有的錢都推到母亲面前，自己走到房里哭得泪干腸断。那天她不得不到鋪子里去把衣服退掉，心里無限的感触。她一心要叫孩子在聖誕节穿上新衣服，已經和她的朋友，一个第二三流的女裁縫，討論过好几回，商量应該怎么裁，做什么式样。

最为难的，就是要把这事婉轉告訴乔杰。乔杰听了大鬧；他說人人到了聖誕节都穿新衣服。人家不要笑話他嗎？他無論如何要穿新衣服，媽媽老早答应的。可憐的寡妇吻着兒子，一点办法也沒有，只好一面补旧衣服一面掉眼泪。她把自己的几件首飾衣服东翻西弄，看看有什么可以換錢买新衣服的沒有。她还有一塊都宾送給她的印度細羊毛披肩。她記得从前跟着母亲到

勒特該脫山一家漂亮的印度鋪子里去过，那兒常有太太小姐們把这些貨色买进卖出。她想到有这条路可走，高兴得臉上發紅，眼睛里放出光来。早上乔杰上学之前，她吻着他，滿面喜色的目送他动身。孩子覚得她的笑臉准表示有好消息。

她把披肩包在一条大手帕里（这手帕也是好心的少佐送給她的），藏在斗篷下面，紅了臉兒慌慌張張的往勒特該脫山那边去。她一路沿着公园的牆匆匆的走，过街的时候，索性奔跑起来，引得好些人在她旁边走过的时候回过身来对着她紅噴噴的俊俏的臉兒瞧个不住。她心里筹划究竟把披肩換来的錢买什么好。除了新衣服之外，她打算买些他所渴望的故事書，替他留下下半年的学費，余下的給父亲买一件斗篷，省得他老穿着那件旧外套。她对于少佐的礼物并沒有估計錯誤。那披肩精美輕軟，鋪子里的人給了她二十个基尼，还大大的沾了她的便宜。

她得到了这么些錢，又惊奇，又兴奋，慌忙跑到聖保罗教堂一帶的大登商店，买了一本"父母的帮手"①，一套乔杰渴望的"三福和麦登"②，就在那里上了公共馬車，一路捧着包兒回家，得意的了不得。她在故事書的空白頁上整整齐齐的写着"乔治·奥斯本，亲爱的母亲贈給他的聖誕礼物"。这本書到今天还在，笔迹娟秀的題存也照旧。

她拿着書从自己屋里走出来，打算把它們擱在乔治的書台上，好等他回家时瞧着乐一下，哪知道在过道里可可的碰見她母亲。老太太看見那七本漂亮的金边小書，問道："这是什么？"

爱米丽亞答道："給乔杰的几本故事書，我——我老早答应在聖誕节給他的。"

---

① 英国女作家瑪丽亚·埃杰窩斯(Maria Edgeworth, 1767—1849)的作品。

② 十八世紀末著名的兒童讀物，湯姆士·戴(Thomas Day, 1748—49)所作。

老太太立刻發作起来，嚷嚷道："故事書！家里面包都沒有，你还买書！我为着把你跟你那兒子供养的舒服，为着叫你亲爱的爸爸不至于坐监牢，把自己的首飾和常披的印度羊毛披肩都卖光了。連匙子也卖了。为的什么？就为着叫做买卖的不至于欺負咱們，为着要付克拉浦先生的房租——付租也是該当的，他做房东向来不勒措人，做人又客气，而且他自己也有孩子得养活。唉，爱米丽亞！你一天到晚顧着兒子，又买什么故事書，眞把我活活气死了。兒子給你寵得不成样子，你还死拉住他不放。唉，爱米丽亞！但願你福气比我好，上帝会賞个孝順孩子給你。如今你爹上了年紀，乔斯反而不顧他了。乔杰呢，尽有人願意照顧他，給他錢花。他像大少爷似的上学校，脖子上挂着鏈子和金表。可憐我亲爱的老伴兒，連一个先——先令都沒有。"賽特笠太太越說越苦，制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整幢房子里都是她的声音，克拉浦家的几个女的把她們娘兒倆說的話听了个逼淸。

可憐的爱米丽亞答道："唉，媽媽，媽媽！你以前又沒有告訴我。我——早就答应买書給他的。我——我今天早上才卖掉了披肩。錢拿去吧——什么都拿去吧。"她哆嗦着把所有的小銀圓大金鎊——她宝貴的金鎊——掏出来全塞在母亲手里，手里擱不下，又掉到地上，一直滚到楼梯底下。

她回到自己屋里，倒在椅子里，絕望伤心到了極点。現在她什么都看淸楚了。她这么自私自利，正是牺牲自己的兒子。如果沒有她，乔杰就能受好敎育，享荣华富貴，地位和他爸爸当年一样。从前乔治不是就为她丢掉了这一切嗎？只要她一开口，父亲就不用愁柴愁米，孩子馬上就是闊大少。温柔的爱米丽亞想到这里，覚得自己罪孽深重，扎心的难受。

第四十七章

崗脫大厦

誰都知道斯丹恩勛爵倫敦的府邸在崗脫广場。崗脫广場通过去就是大崗脫街；当年畢脫·克劳萊老爵士当权的时候，我們曾經帶着利蓓加到那里去过。广場中間有个小花园，靠栅欄黑黝黝的好多树，再往里一瞧，就看見几个可憐巴巴的女教师領着臉色青白的小学生在那里兜来兜去，繞着当中荒凉的草坪散步。草地中心是崗脫勛爵的像，头上戴着假头髮，后面三根小辮子，其余的裝束又活像罗馬的皇帝；这位勛爵从前在明登打过仗①。崗脫大厦几乎占了广場的一面。其余三面的房子，又高又大，看上去黑不溜湫，全有些寡居的太夫人的風味。窗框是石头的，有的嵌着淡紅的花紋，窗戶是又窄又不舒服。如今这些房子里不大瞧得見灯光，好客的風气仿彿已經过时，穿花边号衣的听差和举着火把送客的小僮兒也一去不返了。台阶上面几盞大灯的旁边至今裝着用来熄灭火把的空鉄盤兒。在广場里現在也看得見銅牌子了；有几塊是医生的，有一塊刻着是笛特尔塞克斯郡地方銀行的西部支行，还有一塊上刻着英国和欧洲基督教各派大統一促进会办事处，另外还有些別的牌子。整个广場看上去凄凉得很，斯丹恩勛爵壯丽的第宅也不見得比別的房子有生气。我只看見过宅子前面高高的圍牆和大鉄門上生了銹的小棍子，他家

① 明登在西法利亚，七年战爭时，法国軍队給英、德、俄三国联軍在明登打敗。

的老門房往往在鉄門后面向外东張西望，一張臉又紅又肥，老是愁眉哭眼的样子。圍牆遮不了的閣楼和臥房的窗戶也露在外面，还有好些烟囱，現在連烟都不大出了。現在的斯丹恩勛爵嫌崗脫广場太寂寞，宁可住在意大利的那波里，欣賞加波立和維苏維斯的風光。

新崗脫街下去百来步，通崗脫皇家馬房的地方，有一扇幷不引人注目的后門，看上去和别的馬房的門沒什么兩样，可是时常有門窗紧閉的小馬車停在門口。这話是無所不知的湯姆·伊芙斯告訴我的，他还帶我去看过那地方。他說："亲王和波廸泰[①]时常在这扇門里进出。瑪丽安·克拉克[②]和某公爵也到这兒来。这扇小門直通斯丹恩勛爵有名的私室。里面有一間屋子是用象牙和白軟緞裝飾的，另外一間擺着烏木家俱，配上黑絲絨的窗帘幔子等等，还有一間小小的飯厅，全套陈設都是意大利龐貝古城中沙勒斯脫[③]住宅里搬来的古董。牆上的壁画是考思威[④]的手笔。他有一間小厨房，里面銀的是煎鍋，金的是烤肉的叉子。当年'开明的奥莱昂'[⑤]和斯丹恩侯爵兩个一起跟翁白勒地方的某某大人物賭錢，贏了他十万鎊；那天晚上奥莱昂公爵就在那厨房

---

① 波迪泰(Perdita)是莎士比亞戏剧"冬天的故事"里女角色的名字。女伶瑪丽·罗宾遜(Mary Robinson, 1758—1800)因演这角色而得名。当时的威尔斯亲王(后来是乔治第四)对她非常傾倒。

② 瑪丽安·克拉克是約克公爵的情妇。

③ 龐貝古城在公元79年被維苏維斯火山灰埋葬，發掘出来的时候街道房屋原封未动，有几家陈設極其典雅华丽，沙勒斯脫(Sallust)的宅子就是其中之一。

④ 考思威 (Richard Cosway,1740—1821)，英国画家。

⑤ "开明的奥莱昂"(Louis-Philippe-Joseph, 又名 Philippe-Egalité, 1747—93)，法王路易十六的堂兄弟，是法国大革命中極重要的角色。1790 年他在英国，和威尔斯亲王常在一起吃喝玩乐。

里烤野鷄来着。这笔款子一半用来發动法国大革命，一半用来賄买崗脫家侯爵的封号和勛章。剩下的——"湯姆·伊芙斯是个包打听，下剩的款子里面每一个先令的去路他全知道，另外搜寻了一肚子掌故，都願意說給你听，不过这些都不在本文的范圍之內。

除了倫敦的公館之外，侯爵在英格蘭、苏格蘭和威尔斯各地都有古堡和府邸。关于他各处的产業，旅行指南里全有記載。他在夏能海岸有强弩堡，附帶还有个树林子。在威尔斯南部加馬登郡有崗脫堡，英王理查第二当年就在那里被俘。在姚克郡有崗脫萊大厦，里面据說單是供客人吃早飯的銀茶壺就有兩百个，其余的一切也都穷奢極侈，跟这势派相称。在汉泊郡还有个靜流别墅，算是所有的住宅之中最簡陋的。侯爵死后，别墅里的家俱什物由一位有名的拍卖專家当众拍卖，想来大家还記得那些东西多么講究；現在那拍卖專家也已經去世了。

斯丹恩侯爵夫人姓开厄里昂。她出身望族，是卡默洛侯爵的一支。他們家的祖先一直可以追溯到白魯脫王[①]到达英倫三島之前。第一个祖先是古賽尔脫族的教主，后来信奉了天主教，侯爵家里的人世代相傳，沒有变过信仰。他們家里的大兒子都有"潘特拉根"[②]的封号。男孩子的名字都是亚瑟、厄托、加拉多克，还是从古以来傳下来的老規矩。这些人在历史上参加过皇室陰謀以致丧命的也不少。伊丽莎白女王就斬了一个叫亚瑟的，因为他不但是腓力普和瑪丽[③]的御前大臣，还替苏格蘭的瑪丽

① 相傳是英国开国之祖。

② 潘特拉根（Pendragon）的意思是"为首的毒龙"，古来英国的極权首領都有这封号。

③ 瑪丽（Mary I, 1516—58），伊丽莎白女王同父异母的姊姊，在1553—58年間做英国女王。她維护天主教，殘杀新教徒，退位后由伊丽莎白接位。

女王[1]傳信給她舅舅們，也就是古依斯家的那几个人。这家子还有个子弟是那了不起的古依斯公爵的手下人，在有名的聖巴塞罗繆陰謀之中[2]很显了些身手。瑪丽女王被监禁的一段时期里面，卡默洛全家暗底下为她出力。后来英国和西班牙爭夺海上霸权，伊丽莎白派他們捐出錢来裝配艦队，又因为他們收容神父在家，咬紧牙关不肯信奉国教，并且和教皇通同一气干些不好的勾当，便时常沒收他們的財产或是派他們出罰金，因此他們也就穷了。到詹姆士接位，他們家出了一个不長进的兒子，听信了那有名的神学家[3]，改奉新教。他这一軟軟得正是时候，家里居然恢复了一部分元气。可是等到却尔士第一登基，那时的卡默洛子爵又重奉天主教，而且从此繼續为他們的信仰斗爭和賠錢。只要还有一个斯丢亚的帶头作乱或是煽动叛变，他們就跟着干。

瑪丽·开厄里昂小时在巴黎一个修院办的学校里讀書。她的教母就是法国储君的妃子瑪丽·安东尼[4]。在她最年輕美貌的时候，嫁給了——也有人說是卖給了——崗脫勛爵[5]。他那时正在巴黎，在腓力普·奥萊昂的家里作客，和小姐的哥哥狠狠的賭了几次，贏的数目实在太大了。崗脫伯爵和灰衣火槍营的特·拉·馬希伯爵（他小时候在宫里当皇后的侍者，一直是皇后的寵

① 瑪丽·司徒亚特(Mary Stuart, 1542—87)，苏格蘭女王，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才貌双全的表妹，被伊丽莎白监禁十二年以后处死。她的母亲是法国古依斯家里的人。

② 当时欧洲新旧教斗爭得很剧烈，法王却尔斯第九受了母后的慫恿，在1572年8月24日聖巴塞罗繆节日大規模屠杀全国的新教徒。古依斯公爵曾在幕后煽动这次屠杀。

③ 指英王詹姆士第一，因为他以神学家自居。

④ 路易十六之后，在大革命中上断头台处死。

⑤ 就是指斯丹恩勛爵，因为当年他还沒有得到侯爵的封号。

臣）那一回的决斗闹得沸沸揚揚，据說就是因为爭夺漂亮的瑪丽·开厄里昂小姐。伯爵躺着养伤的时候，她就和崗脫伯爵結婚了。婚后她住在崗脫大厦，在威尔斯亲王豪华的宫廷里出入，时候虽然不長，風头是健極了。福克斯特地为她干杯。莫里斯和謝立丹[①]写了詩頌揚她。莫姆士白萊[②]拿出最嫻雅的風度对她鞠躬。华尔泊尔[③]夸奬她嫵媚。德芬郡公爵夫人[④]差不多有些妒忌她。無奈她过不慣这种瘋狂享乐的生活，心里总覺得害怕，生过兩个兒子之后，便隐居起来，只顧念經修行。斯丹恩勛爵最爱热閙，向来是寻欢作乐慣了的，如今娶的少奶奶却是这么寡言少語，郁郁不欢，成天乞乞縮縮的样子，再加她又有許多迷信的習慣，怪不得夫妇倆合不来。

前面提到的湯姆·伊芙斯（他并不是这本历史里面的角色，不过他認識所有倫敦的大人物，熟悉每家的秘密和新聞）——前面提到的湯姆·伊芙斯还知道斯丹恩夫人許多别的事情，是眞是假，却不得而知了。湯姆常說："这位太太在她自己家里受到的委屈說出来气死人。斯丹恩勛爵逼着她和那些邪女人一桌吃飯。拿我来說，我是宁死不准老婆跟她們来往的。像克拉根白萊太太，契本納姆太太，还有那法国秘書的老婆克呂希加茜太太，总而言之，所有他得寵的姘头，侯爵夫人都得招待。"（湯姆·伊芙斯只要有机会巴結这几位太太，把自己的老婆杀了做祭献

---

① 謝立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1751—1816），戏剧家。莫里斯（Charles Morris,1745—1838），詩人。

② 这里指第一代的莫姆士白萊伯爵（Earl of Malmesbury, 1746—1820），英国外交家，出名的風度嫻雅。

③ 华尔泊尔（Horace Walpole,1717—97），作家。

④ 德芬郡公爵夫人（Georgiana Cavendish, 1757—1806），当时有名的美人，極有才气，能写詩。

也沒什么不願意；她們对他哈哈腰，或是請他吃頓飯，他就受寵若惊。)“你想，她自己的出身跟波朋王族一样尊貴，在他們看起来，斯丹恩家里的人不过是做佣人的材料，只好算暴發戶罢咧。說穿了，斯丹恩他們又不是崗脫家的正宗，他們那一支地位既不显要，来历也不大明白。我且問你，”(請讀者別忘了，說話的一直是湯姆·伊芙斯，)“斯丹恩侯爵夫人是全英国最尊貴的命妇，如果沒有特別的原因，难道肯对丈夫那么依头順腦嗎？哼！告訴你吧，里面还有个秘密呢。大革命以后不是有好些法国人逃到英国来嗎？中間有个特·拉·馬希神父，跟比以賽和丁德尼亞一起牽涉在居貝龙事件① 里面，原来他就是一七八六年和斯丹恩决斗的灰衣火槍营的上校。他一到英国，和斯丹恩侯爵夫人又碰头了。这位又做神父又做上校的特·拉·馬希在自立脫內槍斃之后，斯丹恩夫人才变得極端的虔誠，至今还是这样。当年她每天去找她的神师神父，一早就上西班牙广場去望弥撒，我还特地去监視她来着——我是說我凑巧走过那兒，剛剛碰見她。我看她这輩子准做过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一个人要是沒有亏心事，怎么会那样痛苦呢？”湯姆·伊芙斯一臉意味深長的表情，搖搖头說道：“瞧着吧，如果侯爵沒有拿住她的把柄，她也不会那么好說話。”

伊芙斯先生的話也許是靠得住的，看来这位夫人地位虽然高，在家里却着实受委屈。她外貌尽管鎮靜，背地里不知怎么受苦呢。弟兄們，誰保得定有錢有势的大人物不是天天在受罪啊？

---

① 居貝龙是法国西部的小島。大革命以后逃难在倫敦的法国貴族受了英国首相畢脫的煽动，企圖依靠英国的軍力从居貝龙向大陆反攻，比以賽伯爵便是主謀，事敗后逃回英国。丁德尼亞原是法国海軍軍官，英政府和逃亡的法国貴族之間的关系就是他拉攏的。

咱們这些沒有地位的人这么一想，倒可以聊以自慰。大莫克利斯① 背后靠的是軟緞的靠枕，吃起飯来使的都是金盤子金杯子，可是头頂上可有一把劍挂在那里，譬如像要債的地保，或是遺傳的惡病，或是不可告人的丑事。这柄劍不时从綉花的幔子后面露出来，好不可怕。它总有一天会掉下来，不偏不倚，剛剛打中要害。

根据伊芙斯先生的意見，穷人还有一头比大人物放心。如果你家里产業很少，或是干脆沒有产業，那么家人父子之間感情一定融洽。在斯丹恩那样权势赫赫的王公勛戚家里就不同了，做兒子的巴不得自己当权，只嫌父亲霸占着位子不放，心里有不生气的嗎？伊芙斯老头兒冷笑說："我这話百無一失，在王室里，父亲和長子沒有不互相仇恨的。做太子的不是和父亲搗乱，就是想占王位。亲爱的先生，莎士比亞对于人情世故懂得最透徹，他描写海尔王子怎么試戴父亲的王冠②，就把儲君的心理描写出来了。（崗脫一家硬說他們就是海尔王子的后裔，其实他們和你一样，跟崗脫的約翰③ 全無关系。）倘若你能承襲公爵的地位和一天一千鎊的收入，难道你不急急乎希望安享这份富貴嗎？那些大人物既然当年都嫌自已的父亲碍事，当然猜得着兒子的心理，因此沒一个不对小輩猜忌厭惡的。"

"我們再談談長子对于弟弟們怎么个看法。亲爱的先生，你

---

① 大莫克利斯（Damocles）是公元前四世紀西西利暴君戴奥尼西斯王（Dionysius）的朝臣，傳說他羨慕戴奥尼西斯的尊荣富貴，戴奥尼西斯叫他尝尝做君主的滋味，請他坐在首位享用好酒好菜。他抬头一看，只見头頂上挂着一把劍，只用一根头髮吊住，随时可能掉下来，这才明白在高位的人也有多少危險和苦处。

② 見历史剧"亨利第四"第二卷第四幕。海尔（Prince Hal）是亨利的小名。

③ 崗脫的約翰（John of Gaunt，1340—1399）就是蘭加斯脫公爵，爱德华第四的兒子，亨利第四的父亲。

要知道每个大哥哥都把底下的兄弟看作与生俱来的冤家，因为他覺得家里的現錢本来是他的名分，只恨弟弟們分了他的財产。我常听得巴杰齐勛爵的大兒子乔治·麦克脫克說，如果他襲了世爵以后能够任所欲为的話，他准会仿照土耳其苏丹的办法，立刻把弟弟們的头砍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庄地上的糾葛料理清楚。他們这些人全差不多，沒有一个不是手辣心狠，都有一套处世的手段。"如果說到这里，恰巧有个大人物走过，湯姆·伊芙斯便会慌忙脫下帽子，咧着嘴，哈着腰，赶上去打招呼，可見他也有一套湯姆·伊芙斯式的处世手段。他把自己一身所有悉数存在銀行里，变成固定的年金，这样一来，身后沒有遺产，对于侄兒侄女倒也不生嫌隙。他心胸寬大，看見地位高出于自己的人，沒有别的心思，只想时常到他們家里去吃飯。

侯爵夫人和她兩个兒子因为宗教信仰不同，感情上起了一道障碍，为娘的空有一片痴情，却無从發揮出来。她信教極其虔誠，胆子又小，因为爱子心切，心里格外不快活，格外替他們担憂。这也是他們母子命里注定，要給这么一条不可跨越的鴻溝分隔在兩边。她力量有限，虽然深信只有天主教才是眞教，却不能伸出手来挽救兒子的灵魂，把他們拉到自己这边来。斯丹恩勛爵非常博学，是个詭辯家。兩个兒子小的时候，他在乡下吃过晚飯以后沒有别的消遣，便挑撥他們的教师屈萊尔牧师（現在已是以林的主教）向侯爵夫人的神师莫耳神父提出宗教上的問題互相辯論。三个人一面喝酒，勛爵便鼓动牛津和聖阿舍尔[①]的代表斗口爭吵。他一会兒說："妙哇，拉鉄麦[②]！"一会兒說："說

---

① 聖阿舍尔(St. Acheul)，是法国亚眠昂斯地方耶穌会会員的大学。

② 拉鉄麦(Hugh Latimer,1485—1555)，英国的天主教神父，当时的教会認为他的見解中很多异端邪說，在1555年將他燒死。

的对，罗耀拉①！”他答应莫耳說如果他肯改奉新教就給他做主教，又对屈莱尔賭神發咒的說如果他肯改奉旧教，他就設法替他謀到紅衣主教的位置，可是他們兩个都不肯放弃原有的信仰。痴心的母亲本来希望宝貝的小兒子有一天会皈依眞教，回到慈爱的教会的怀抱里来。可憐这位虔誠的侯爵夫人注定还得受到一个極大的打击，好像是上天因为她婚后不守閨范，給她这个懲罰。

所有閱讀“縉紳录”的人都知道，嵐脫勛爵娶的就是尊貴的貝亞爱格思家的白朗茜·鉄色尔烏特小姐；在我們这本眞实的历史里面，也曾提到她的名字。他們夫妻住了嵐脫大厦側面的房子，因为这家的家長喜欢使一家人都受他轄治，一切由他摆布。他的長子和老婆不合，不大住在家里，父亲給他的錢有限得很，他为弥补不足起見，把將来的遺产做抵押，向別人借錢来花。他欠的每一笔債侯爵都知道。在侯爵死后，大家發現他生前把大兒子盖印的債券买回来好些，指明把这份財产傳給小兒子的兒女享用。

嵐脫勛爵沒有孩子，他自己覺得气餒，他的父亲——也就是他天生的冤家，却暗暗得意。因为他沒有孩子，家里只好把正在維也納忙着做外交官和跳华尔滋舞的乔治·嵐脫勛爵召回家来，替他娶了一房媳妇，就是第一代海尔維林男爵約翰·約翰士的独生女兒瓊恩小姐。男爵同时又是塞莱特尼特尔街上瓊斯、白朗和罗宾遜合营銀行的大股东。这对小夫妻生了几个兒女，可是这些孩子和本文沒有关系。

他們的婚姻起初很美滿。乔治·嵐脫勛爵不但識字，写的

① 罗耀拉（St. Ignatius Loyola,1491—1556），西班牙人，首創耶穌会，当年天主教的势力在各地扩展，全靠他的力量。

也还不大有错，法文說得相当流利，又是欧洲跳华尔滋的名手。他有了这些才干，在本国又有靠山，不用說一定能在外交界做到最高的位置。他的妻子觉得按自己的身分，应該在宫廷里出入才对，所以丈夫在欧洲大陆各城市做外交官，她就时常請客。她自己家里有的是錢，所以請起客来排場闊的了不得。外面謠傳說政府將要委派乔治·崗脫做公使，好些人在旅客俱乐部下賭注賭輸贏，說他不久就要做大使。忽然，又有謠言說他举止失常。有一回他的上司大宴宾客，請的都是外交界要人，他突然站起来說鵝肝醬里面是擱过毒藥的。又有一回，巴伐里亞的公使斯潑灵卜克·霍亨拉芬伯爵在旅館开跳舞会，他也去了，把头剃得光光的，打扮得活像个行脚僧。有些人帮他掩飾，說那一回开的是化裝跳舞会，其实何尝是那么回事呢？大家暗底下都說这里面有些蹊蹺。他的祖父就是这样的。这是遺傳的惡病。

他的妻子兒女回到本国，在崗脫大厦住下来。乔治勛爵辞掉了欧洲的职务，公报上登載說他到巴西去了。可是外面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他一直沒从巴西回来，也沒有死在巴西，也沒有住在巴西，根本就沒有到过巴西。哪兒都瞧不見他，仿佛世界上从此沒有他这个人了。背地里嚼舌头的人嘻皮笑臉的說："巴西，巴西就是聖約翰树林子，里約·热內罗就是四面圍着高牆的小房子。乔治·崗脫日夜有人守着。看护送了他一条綬帶，那就是瘋子穿的紧身衣。"在名利場中，身后受到的批評不过是这样。

每星期中有兩三次，可憐的母亲清早起来，先到神父那里懺悔，然后去探望苦惱的瘋子。他有时笑她，那笑声竟比他的啼哭还凄慘。这个公子哥兒派头的外交官以前在維也納大会上出足風头，如今只会拖着小孩的玩具走来走去，或是抱着看护的孩子

的洋娃娃。他头腦清楚的时候，也認得母亲和她的神师和朋友莫耳神父，不过糊塗的时候居多。一糊塗起来，就把母亲、老婆、孩子、愛情、虛名浮利、壯志雄心，一股腦兒都忘光了。吃飯的鐘点他可記得，如果酒里攙的水太多，酒味淡薄，他就哭起来。

这莫名其妙的惡病是胎里帶来的。可憐的母亲那一方面是个旧族，上代一向有这种病，父亲这一方面，也有一兩个人發过瘋。那是老早的事了，当年斯丹恩夫人还沒有失足，她也还沒有用眼泪来洗刷自己的污点，还沒有刻苦吃齋的給自己补过贖罪。这一下，体面的世家气焰頓減，那情形仿佛法老的大兒子突然被上帝击斃似的①。这家子高高的大門上面刻着世襲的紋章，鏤着王冠，可是已經給命运打上了黑印，注定要倒楣。

离家的勛爵还留下几个兒女，这些孩子混混沌沌，不知道自己也难逃劫数，管自有說有笑的活得高兴，慢慢的也長大了。起初他們談到父亲，想出各种計策防他回来。漸漸的，那虽生犹死的人的名字就不大听見他們說起了，到后来簡直絕口不提。他們的祖母想起这些孩子不但会承襲父亲显赫的品位，同时也傳着他的污点，心里憂悶。她成天战战兢兢，唯恐祖上傳下来的灾禍有一天会临到他們身上。

斯丹恩勛爵本人也覺得將来凶多吉少，暗下里害怕。那惡鬼不离左右的纏在他臥榻旁边，他只好借喝酒作乐把它忘掉。有时一大群人鬧哄哄的，那鬼也就隐沒了。可是到他一个人独处的当兒，它又来了，而且面目一年比一年猙獰。它說："我已經拿住了你的兒子，誰說將来不能拿住你呢？也許我会把你像你兒子乔治一般关在监牢里。沒准我明天就在你头上拍的打一

① 見"聖經""出埃及記"。埃及法老屡次阻攔犹太人移民出埃及，上帝震怒，把所有的埃及人的大兒子都杀死。

下，那么名位、享受、大宴会、美人兒、朋友、拍馬屁的人、法国厨子、駿馬、大厦，一切都化为烏有。只剩下一所监牢，一个看护，一床草荐，叫你过过乔治·崗脫的日子。”勛爵不服它的威吓，因为他有法子使它失望。①

这样看来崗脫大厦这兩扇鏤了花、刻了王冠紋章的大門后面，有的是財势，可是沒有多少快乐。他們家里請起客来是全倫敦最闊气的，坐着吃飯的除了客人以外不覺得有滋味。如果斯丹恩勛爵不是权势赫赫的豪貴，恐怕沒有几个人願意到他那里去走动。好在在名利場中，大家对于大人物全是寬宏大量；就像一位法国太太說的，我們总得細細斟酌过之后才肯攻击勛爵那样有身分的人物。有些吹毛求疵的道学先生和蓄意挑剔的小人可能对于勛爵不滿意，可是只要請客有他們的份，他們是一定会去的。

斯林斯登夫人說：“斯丹恩勛爵的人品真是不成話，可是他請客人人都去。女孩兒們反正有我帶着，不妨事的。”屈萊尔主教想到总主教活不長了，說道：“勛爵帮了我不少忙，我有今天，全靠他的恩典。”屈萊尔太太和屈萊尔小姐宁可誤了上教堂，断不肯不到斯丹恩家里去作客。涉吳塞唐勛爵的妹妹从前听見媽媽談起崗脫大厦各种駭人听聞的傳說，因此很謙和的劝他不要去。勛爵答道：“他这人全無道德，可是他的息勒里濃香檳酒是全欧洲最上等的貨色。”至于畢脫·克劳萊从男爵呢，这位文質彬彬的君子，傳道会的主持人，根本沒想到謝絕勛爵的邀請。从男爵說：“吉恩，像以林的主教和斯林斯登伯爵夫人能到的地方，你就知道去了沒錯。斯丹恩勛爵品位又高，又有身分，能够轄治

① 这里意思是他在未瘋之前可以自杀。

咱們地位上的人。亲爱的，区里的行政長官是个体面的人物，而且从前我和乔治·尚脫很熟。我們在本浦聶格尔做参贊的时候，他的位子比我低。”

总而言之，人人都去趋奉这位大人物——只要有請帖。就是你这看書的，（别抵賴！）我这写書的，如果收到請帖的話，也会去的。

第四十八章

社会的最上層

蓓基对于克劳莱的一家之主那一番关切和殷勤，总算得到了極大的酬报。这虽然不过是个空場面，她倒看得比任何实在的好处还重，眼巴巴的盼了多少时候了。她幷不想过良家妇女的生活，却喜欢有良家妇女的名声。我們知道在上等社会里的女人如果要具备这个条件，一定得穿上拖地的長裙，戴上鴕鳥毛，进宫朝見过国王才行。經过这次大典之后，她們就算身价清白，好像御前大臣給了她們一張德行完美的証書。比方說，凡是可能帶傳染病菌的貨物和信件，檢疫所只要把它們擱在汽鍋里烘焙一下，然后洒上些香醋，就算消了毒；以此类推，名声不大好听，可能把别人沾帶得不清不白的女人也只要經过一次有益身心的考驗，在国王面前露过臉，所有的污点也就洗干凈了。

貝亞愛格思夫人，德夫托夫人，乡下的别德·克劳莱太太，还有好些跟罗登·克劳莱太太打过交道的奶奶小姐們，听說这可惡的江湖女騙子竟敢对着王上屈膝行礼，不消說心里大不服

气。她們断定如果亲爱的夏洛特皇后①还在的話，决不准这样一个品行不端的女人走到她玉潔冰清的客厅里去。可是你想，当年正是“欧洲第一君子”②当政的时候，罗登太太这一进宫，仿佛是在他面前經过考試而得到了名誉上的学位，你如果再信不过她的品德，豈不是等于对国王不忠誠嗎？至少拿我来說，每逢回想到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心上就覚得又敬又爱。我們帝国之中有教育有修养的人一致頌揚我們至聖至尊的王上为“国內第一君子”，可見君子之道在名利場中还是受到極高的敬仰。亲爱的麦——，我幼年的朋友！你还記得嗎？二十五年前，一个幸福的晚上，“伪君子”③在特魯瑞戏院上演，当时爱立斯頓是經理，陶登和里思登是演員，屠宰場学校④里有兩个孩子得到老师特准，爬到戏台上挤在人堆里面欢迎王上，这事你想来还沒忘掉吧？王上？喏，他就在那兒。他的尊貴的包厢前面排列着护兵，佝粉大臣斯丹恩侯爵和許多政府里的大官兒站在他椅子背后。他端坐在自己位子上，滿面紅光，身材高大，头髮又多又卷，滿身挂了勛章。唉，我們唱“天佑我王”唱的多起勁啊！雄壯的音乐在戏院里响成一片，眞正是声震屋宇。所有的人都在欢呼、叫嚷、搖手帕。女客們有掉眼泪的，有摟着孩子的，有些人感动得甚至于暈过去。坐在戏院后面的人差点兒沒悶死，大伙兒一面

① 夏洛特皇后(Queen Charlotte)，指夏洛特·莎菲(Charlotte Sophia)，乔治第三之后，1818年死。

② 指英王乔治第四。

③ 爱賽克·别克斯大夫(Issac Bickerstaffe, 1735—1812)的有名諷刺剧，在1810年上演，在当时算是盛事。

④ 薩克雷小时进的学校是国家下特許狀設立的查特豪斯公立学校(Charter House)，他时常称它为屠宰学校(Slaughter House)，因为他認为这学校的制度摧残兒童身心，学生們仿佛在受宰割。

扯起嗓子嚷嚷，一面推推挤挤，还有些人悶的受不住，叫的叫，哼唧的哼唧。在場的人人都肯为国王陛下牺牲性命；照当时的情形看来，他們眞的准备为他死了。我們竟看見了王上，連命运之神也不能剝夺我們那一回的經驗。有些人見过拿破侖，还有几个积古的老人見过弗萊特烈大帝、約翰生博士、瑪丽·安东尼等等，將来我們也能对下一代夸口，說我們見过聖明的、威严的、了不起的乔治。别人总不能說我吹牛吹得沒有道理吧？

罗登·克劳萊太太的好日子来了。这位賢慧的妇人由她嫂子做引見人，进宫朝拜了王上，好比踏进了久已渴望的天堂。到指定的一天，畢脫爵士夫妇坐了家里的大馬車（这車子剛剛造好，到从男爵选上了区里的行政長官馬上就能拿出来用），一直到克生街的房子前面停下来。这一下，連拉哥尔斯也托賴着見了世面。他正在自己的菜蔬鋪子里，只見馬車里好多漂亮的鴕鳥毛，跟班的全穿上新号衣，胸口戴着一大把花兒。

畢脫爵士一身光鮮的礼服，身旁挂着宝劍，从車上下来一直走到屋子里面。小罗登正在客厅靠窗站着，把个臉兒貼着玻璃，笑嘻嘻的使勁对馬車里的大娘点头打招呼。过了一会兒，畢脫爵士扶着一位夫人从屋里回出来，她身上是潔白松軟的鴕鳥毛，披着白披肩，一只手輕輕巧巧的提起了貴重的緞子長裙。她走上馬車，仪态雍容的向門口的听差和跟她进車子的畢脫爵士微笑着，那風度竟好像她是向来在宫廷里出入的公主娘娘。

不久，罗登也跟着出来了。他穿了先前禁衛軍的制服，这身衣服不但嫌紧，而且旧得难看。本来說好讓他迟走一步，坐着街車到宫里会合。可是他好心的嫂嫂一定要請他和大伙兒一起去。反正他們的車子很寬，兩位太太个兒又不大，只消把長裙兜过来放在膝盖上就行了。結果他們四个人坐了一車，显得兄弟

和睦。过了一会兒，車子給夾在一長行华丽的馬車中間，一起由畢加廸萊和聖詹姆士街向皇宫那边走。白倫息克的显赫的大人物便在这座磚砌的聖詹姆士皇宫里等着接見他治下的貴族和紳士們。

蓓基这遭眞是躊躇滿志；她如願以償，总算掙到了非常体面的地位，深深的感到得意，乐得她直想祝福路上的行人。原来連我們的蓓基也有她的弱点。我們常見有些人自以为有出人头地的本領，殊不知这种本領除掉自己之外别人却不大看得出来。譬如說，考墨斯絕对相信自己是全英国最了不起的悲剧演員；有名的小說家白朗不在乎别人把他当作天才，只求上流社会里有他的地位；了不起的律师罗宾逊不希罕自己在国会議事厅里的名声多么响，却自信是打獵的能手，以为騎馬跳欄的本領比什么人都高强。拿蓓基来說，她的志向就是做个体面的正經女人，同时也希望别人把她当体面的正經女人看。她学着上流妇人的一套兒做作，学得努力，学得快，学得好，成績是惊人的。上面說过，有的时候她当眞以为自己是个高貴的太太，忘了家里的錢櫃空空如也，大門外面等着要債的，自己非得甜嘴蜜舌的哄着做买卖的才过得下去，簡直是个沒有立足之地的可憐虫。那天她坐在馬車里——自备的馬車里，仪态雍容，气度大方，又得意，又威風，看着她的張致，連吉恩夫人也忍不住覺得好笑。她走进皇宫的时候，高高的揚起了臉兒，那样子活像个皇后。我相信即使她眞正做了皇后，举止行动一定也是非常得体的。

罗登·克劳萊太太覲見王上那天穿的礼服眞是又典雅又富丽，这是千眞万确的事实。出入宫廷的貴妇人只有兩种人看得見，一种是戴着宝星、挂着綬帶、有資格出席聖詹姆士皇宫集会的豪貴；另一种是穿着泥污骯髒的靴子在帕尔莫尔大街上游蕩

的閑人。一輛輛馬車載着用鴕鳥毛做裝飾的貴妇人走过的时候，他們倒也有机会偸看一兩眼。在宮廷集会的日子，下午兩点鐘，御前衛兵便吹起胜利进行曲来了。他們穿了釘花边的短外套，騎着跳跳縱縱的黃驃馬，因为普通的乐师奏乐的时候坐在櫈子上，他們可得騎在馬上吹喇叭。在大白日里，时髦妇人实在説不上有什么迷人可爱的地方。六十岁的伯爵夫人，身段肥胖，穿了坦胸露肩的衣服，臉皮皺得滿是褶襇，却搽得有紅有白，單是胭脂就一直抹到寬得往下搭拉的眼皮底下，头上是假头髮，里面亮晶晶的全是金剛鑽。瞧着这样子，我們也算長了見識，可并不覚得順眼。她那憔悴的容顏令人想起聖詹姆士街上清早的光景，一半的路灯已經灭了，另外的一半一閃一爍，發出慘淡的黃光，好像黎明以前快要隐沒的鬼魅。我們在伯爵夫人馬車里瞧見的美人兒应該在晚上露臉才对。在下午，連月亮神沁茜亞都显得憔悴。現在是冬天，我們时常看見她和太陽神菲勃斯在天空里遙遙相对，菲勃斯光着眼瞧她，瞪得她臉上失色。沁茜亞尙且如此，卡色尔莫쳄老夫人如何禁得起陽光从馬車窗口直照着她的臉，把岁月留在上面的皺紋老态都暴露得清清楚楚呢？宮廷集会应該等到十一月里，或者是重霧开始的日子举行才是。要不然，名利場中有年紀的太太只好紧紧的关在轎子里抬着上皇宮，还得挑个头上有遮盖的地方下轎，然后在灯光的保护之下对国王朝拜。

亲爱的利蓓加还不需要靠灯光来襯托她的美貌。不管在多么强烈的陽光底下，她的臉色仍旧显得鮮嫩。至于她的穿戴，現在的时髦女子一定会嘲笑它荒唐可笑，可是二十五年以前，不但蓓基自己覚得漂亮，别人也公認她漂亮，竟和时下最有名的美人兒身上的华服艳裳不相上下。再过二十年，眼前最出風头的打

扮也就和其他过时的裝束一样，只好博大家一笑了。如今我們且言归正傳。进宫是个大典，利蓓加穿戴得十分俏丽，引得人人夸贊。吉恩夫人是个老实人，她对小嬸子打量了一番，不得不承認她修飾得动人，暗下自嘆不及她手段高明。

罗登太太在她的衣服上費了多少心思、精神和天才，吉恩夫人是不知道的。利蓓加穿衣打扮的技术賽得过全欧洲最能干的时装專家。她的手又特别巧，吉恩夫人再也及不上。她对蓓基上下一看，立刻發現不但做后裾的硬緞非常貴重，衣服上的花边也着实精美。

蓓基說那緞子是旧东西，花边买来的时候便宜得少有，撩在手边有好多年了。

“亲爱的克劳莱太太，这花边总得要一大笔款子才买得动吧，”吉恩夫人一面說，一面低下头瞧着自己身上。她的花边，質地的确要差得多。她又細細瞧着罗登太太做礼服用的緞子，很想說自己做不起那么講究的衣服。可是这話說出来似乎在刻薄小嬸子，因此她努力忍住了沒有开口。

虽然吉恩夫人心地寬大，如果她知道这些衣料的来历，恐怕未必忍得下这口气。事实是这样的，罗登太太替畢脫爵士收拾房子的时候，在一个旧衣橱里面找到了那花边和錦緞。推想起来，准是从前的主妇留下的东西。她悄沒声兒的把这兩样东西帶回家去，配着她自己苗条的身材做了一套衣服。布立葛絲明明看見她拿东西，并沒有問長問短，也不去搬弄是非。我想她在这件事上很同情蓓基。不但是她，就是别的誠实女人，見解一定也跟她一样的。

蓓基还有金剛鑽。她丈夫看見她耳朵上是耳环子，脖子上是項圈，亮晶晶的戴了許多首飾，覚得眞好看，只是自己从来沒

有看見过，便問道："蓓基，你的金剛鑽首飾是哪兒来的？"

蓓基臉上紅了一紅，紧紧的对他瞅了一眼。畢脫·克劳萊臉上也微微一紅，拿眼望着窗外。原来首飾里面有一件是他的礼物。蓓基的珍珠項圈上一个美丽的金剛鑽扣子是他送的。这件事，他幷沒有对老婆說。

蓓基瞧瞧丈夫，又望望畢脫爵士，那刁鑽得意的样兒好像在說："咱們抖出来怎么样？"

她对丈夫道："你猜吧！呆子，你細想去吧，我的首飾是哪兒来的？这小扣子是多年前一个好朋友送給我的紀念。除此之外，都是我在考文脫瑞街上波罗尼斯先生鋪子里租来的。难道你以为所有进宫的奶奶小姐戴的金剛鑽都是她們自己的嗎？誰都像吉恩夫人自己有金剛鑽首飾呢？我看吉恩夫人的比我的美多了。"

畢脫爵士神气又有些不自在，說道："这些全是上代傳下来的头面。"他們一面叙家常，馬車一面往前走，一直到皇宫門前停下来。然后他們下了車子往宫里去，国王已經在宝座上，准备接見他們。

罗登賞識的金剛鑽首飾幷沒有回到考文脫瑞街上波罗尼斯先生的鋪子里去，波罗尼斯先生也不来向她討。原来这些首飾都給藏到一張旧書桌的抽屜里去了。这書桌还是許多年前爱米丽亞·賽特笠送給她的，蓓基手里几件有用，也許可以說值錢的东西，都瞞着丈夫收在这里。有些丈夫天生不管閑事，有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妻子呢，喜欢遮遮掩掩的可多的是。各位太太奶奶，你們里头喜欢私下做衣服买首飾的人有多少？有了新衣服新手鐲不敢穿戴的有多少？有时穿上新衣戴上首飾还是战战兢兢，唯恐身旁的丈夫看穿了秘密，只能軟語媚笑的哄着他。好在

做丈夫的分不清新的絲絨袍子和旧的絲絨袍子有什么不同，今年的手鐲和去年的手鐲有什么兩样，也不知道那一塊拖拖拉拉的鏤空黃披肩值四十基尼，也想不到波皮諾太太每星期都在写信要賬。

罗登太太戴的耳环子，还有她那白嫩的胸口挂着的飾物，全是光彩耀目，珍貴得了不得。这些东西罗登虽然沒有看見过，斯丹恩勛爵却知道它們的来历，也知道是誰花錢买下来的。斯丹恩勛爵身为侍粉大臣，算得上国家的柱石，又是御前显要的近侍，那天也在宮里当差。他全身挂滿了綬帶、宝星和各种勛章，特地迎上来招呼利蓓加。

他对她鞠了一个躬，微笑着援引了“一綹玷污了的鬈髮”①里面美丽的詩句来奉承她，可惜这句子已經用得太多，成了濫調了。他夸奖蓓基的首飾像詩中女主角貝琳达的一般，“犹太人願意亲吻，外教人願意崇拜。”

利蓓加把臉兒一揚，答道：“我可希望您大人是信奉正教的基督徒。”这位权势赫赫的貴人对于那江湖女騙子那么不避耳目的献殷勤，引得旁边的女客們交头接耳的談論起来，先生們也在点头点腦，偷偷的批評。

利蓓加·克劳莱（娘家姓夏潑）和王上見面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情形，我不敢擅自描写，一則因为我沒有写作經驗，笔下也不高明，二則我想到这輝煌的人物，已經覚得眼花撩乱，何况我对于国王忠誠虔敬，不敢失了体統，在想像之中都沒肯对那神聖的接見室瞧得太仔細、太大胆，只敢誠惶誠恐、肃靜無声的快快退出来，一面接二連三深深的鞠躬。

---

① 十八世紀詩人蒲柏(Alexander Pope)的長詩"The Rape of the Lock"。

我可以說那么一句話：自从蓓基进宫覲見之后，整个倫敦找不出比她对国王更忠誠的臣民。她口边老是挂着王上的名字，贊嘆他風度出众，誰也比不上。她到高尔那奇画师那里去定了一張国王的肖像。凡是艺术能够創造、她的信用可以賒得动的作品，再沒有比这張肖像更精美的了。我們最聖明的王上有一張像是很著名的。在画兒里面他穿着方扣子外套，上面一条皮領子，下身是灯籠褲，脚上穿了絲袜，头上戴着鬈曲的棕色假头髮，滿臉堆笑的坐在椅子上。蓓基挑的就是这一幅；她还叫画师在別針上也画了王上的像，戴在身上。她在熟人面前不断的談起他态度怎么謙和，相貌怎么軒昂，听的人先是覺得好笑，到后来簡直有些膩煩了。誰知道，說不定她还想做孟脫儂①和邦巴圖②呢。

最妙的是听她模仿正經女人的談吐。她本来也有几个女朋友。說老实話，这些女人在名利場上的名声不算太好。現在蓓基仿佛是做了良家妇女，不屑再和这几个不清白的人为伍。有一次克拉根白萊太太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对她点头，她睬也不睬；又有一次，华盛頓·霍爱德太太在公园的圓場遇見她，她只裝沒有看見。她說："亲爱的，你总得讓人家知道你的身分，不能随便跟不清白的人来往。我眞可憐克拉根白萊夫人。华盛頓·霍爱德太太为人也不算坏。你是爱玩叶子戏的，如果你爱上她們家去吃飯的話，我也不反对。可是我不能去，也不願意去。請你告訴斯密士說她們兩人来拜訪我的时候，只說我不在家。"

蓓基进宫时的穿戴，她的鴕鳥毛、耳垂子、漂亮的金剛鑽首

---

① 孟脫儂（Marquise de Maintenon, 1653—1719），法国女作家兼教育家，法王路易十四十分推崇她，在1684年秘密娶她为續弦。

② 邦巴圖（Pompadour），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飾等等，都上了报。克拉根白莱太太看了这段新聞，心里气不过，对她的朋友們批評蓓基，駡她渾身臭架子。乡下的別德·克劳萊太太和她的女兒也得了一分倫敦的“晨报”，看得一肚子气，覺得越是邪道女人越是得意，大大發了一場牢騷。別德太太对她的大女兒說：“如果你長了一窩子淡黃头髮，兩个綠眼珠子，”（她的大姑娘跟蓓基恰好相反，黑黑的皮膚，短短的身材，一个獅子鼻），“如果你的媽媽是个走繩索的法国女人，那么你倒能够戴着漂亮的金剛鑽什么的，叫你嫂子吉恩夫人帶着进宮。可憐的孩子，你只不过是个斯文人家的姑娘。你的血統是全英国最好的，你信仰虔誠，做人有节操，这就是你的嫁妝了。我自己呢，也算是嫁了从男爵的弟弟，我可从来沒想到要进宮——如果賢明的夏洛特王后活着，我看有些人也就別想进得成。”牧师太太这样一說，寬慰了好些。她的女兒們嘆口气，把“縉紳录”翻了一黃昏。

有名的覲見仪式过后几天，賢慧的蓓基又得到了不起的面子。有一天，斯丹恩侯爵夫人的馬車来到罗登·克劳萊太太的門前，一个听差走下来，使勁的打門，竟好像打算把前半幢房子都給打下来似的，总算他發了慈悲心，只遞上兩張名片就轉身走了。这兩張名片一張是斯丹恩侯爵夫人的，一張是崗脫伯爵夫人的。如果这兩張紙片兒是美丽的圖画，如果紙片外面裹着一百碼馬林的細花边，一共值二百基尼，蓓基对它們也不会看得更重。在她客厅里的桌子上有一个專擱来客名片的磁缸，不消說，这兩張名片立刻在磁缸里占了最显眼的地位。天啊，天啊！几个月以前，我們的蓓基还是淺薄得可憐，拿到了克拉根白莱夫人和华盛頓·霍爱德太太的名片就欣欣得意，如今她結識了宮廷

貴妇，这兩張不値錢的紙片兒立刻退居末位，沒人理睬了。斯丹恩！貝亚爱格思！海尔維林的約翰士！加默洛的开厄里昂！多响亮的名字！不消說，蓓基和布立葛絲在“縉紳录”中找出这些尊貴的名字，把他們各家的来历和支派查了个清清楚楚。

兩个鐘头之后，斯丹恩勛爵来了，他向来喜欢东瞧瞧西望望，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这一天他發現他家里兩位夫人的名片已經在磁缸里占了首座，成了蓓基手里的王牌，忍不住笑起来。他对待世人向来是譏誚的态度，倘若你做人不老到，热中的情緒落在他眼睛里，他可就乐了。不久，蓓基从楼上走下来。只要她預先知道勛爵將要光临，一定会把自己修飾得十分俏丽，头髮梳得一絲不乱，手帕、圍身、披肩、軟底鞋和許多女人用的另星东西都給安排得整整齐齐。連坐着的姿态都有講究，不但动人，而且显得自然，这才等着迎接他。如果勛爵出其不意的来了，她当然只好三步幷兩步的跑到楼上，怱怱忙忙照一照鏡子，尽早的回下来伺候这位大人物。

她看見侯爵正在对着磁缸發笑，知道自己露了底，臉上不由得微微一紅。她說：“大人，多謝您啦。瞧，你家一位太太一位少奶奶都来过了。你对我太好了。我剛才不能出来，因为我在厨房里做布丁。”

老头兒答道：“我知道。我来的时候在栅欄里看見你来着。”

她道：“你的眼睛真尖！”

他和顏悅色回答道：“漂亮的太太，我眼睛倒还尖，可就沒看見你做布丁。你这小傻瓜就在扯謊！我明明听見你在楼上房間里，想来准在抹胭脂——你該送些胭脂給崗脫夫人，她的臉色难看得簡直不成話。后来我听得你的臥房門开了，你就下来了。”

罗登太太如怨如訴的說道："难道說你来了，我不該把自己打扮打扮好看嗎？"她把手帕擦抹自己的腮帮子，仿佛要証明她臉上沒有胭脂，而是因为羞人答答的，所以有些兒紅暈。誰知道这里面的把戏呢？我听說有一种胭脂是手帕擦不下来的，还有一种更好的，連眼泪都洗不掉。

老头兒把他妻子的名片繞着指头兒轉，說道："好，你是打定主意要做个有身分的时髦太太了。你把我这可憐的老头兒逼的走头無路，一定要我拉扯你踏进上流社会。你这傻子，到了那兒你也站不稳啊！你又沒有錢。"

蓓基插嘴道："你給我們找个事吧。越快越好。"

"你沒有錢，何苦要跟有錢的闊佬爭胜要强。你好比是个脆薄的小瓦罐兒，偏要跟大銅吊一塊兒比个高下。所有的女人全是一样。人人都为沒有价值的东西賭卖力气。喝，昨天我和王上一起吃飯，我們只吃了个羊頸子，还有些蘿卜。有的时候，素菜的味兒比肥牛肉还强呢。你是死活要到崗脫大厦去作客的。去不成的話，就鬧得我这老头兒不得安生。其实崗脫大厦哪有这兒好。你去了准会膩煩。我就覺得膩煩。我們家那几个女的可眞活潑可爱！我的太太跟麦克白夫人差不了多少，我的兩个媳妇和里根和高諾瑞尔①不相上下。有一間屋子，說是我的臥房，我連睡都不敢睡进去。那張床就像聖彼得教堂里祭壇上的神龕，屋子里挂的画兒也够怕人的。我只能在梳妆間里擱了一張小銅床，上面鋪了一床馬鬃褥子，住在那里过隐士的生活。我現在眞的成了隐士了，哈，哈！下星期請你来吃飯。你得站稳脚跟，小心那几位太太跟你为难。她們准会欺負你。"斯丹恩勛爵

① 莎士比亚悲剧"李耳王"中兩个凶惡的女兒。

向来不大开口，这一席話算是長篇大章的了。那天他对蓓基还說了許多別的話。

布立葛絲正在屋子里另一头坐着做活，听得了不起的侯爵說起女人的时候口气那么輕薄，抬起头来深深的嘆了一口气。

斯丹恩勛爵回头向她惡狠狠的瞪了一眼，对蓓基說："如果你不叫那可惡的牧羊狗出去，我就毒死她。"

利蓓加頑皮的笑道："不行，我的狗跟我在一个碗里吃飯的。"勛爵对俊俏的上校太太十分傾倒，可是碍着布立葛絲，不能說体己話，心里惱怒，利蓓加瞧着他那無可奈何的样子只覺得好玩。过了一会兒，总算她發善心，把布立葛絲叫过来，說是天气这么好，应該帶孩子出去散散步。

等她出去以后，蓓基半晌不說話，然后悲悲戚戚的說道："我不能叫她走。"她一面說，一面眼泪汪汪的回过头去瞧着别处。

勛爵問道："我想你大概欠了她的工錢沒付？"

蓓基依旧瞧着地下，答道："比这更糟糕，她給我弄得一个子兒都不剩了。"

"一个子兒都不剩了？那么干嗎不赶她出去呢？"

蓓基气恨道："男人才肯这样坏心腸，我們女人可不跟你們一样。去年我們錢都花完了，亏得她傾其所有帮我过了关。我是不肯攆她走的，除非我一个子兒不欠她，至少也得等我們自己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說——照目前的情形，这日子可也不远了。"

勛爵咒駡了一声說："你欠她多少？"蓓基一想，侯爵有的是錢，便开口說了一个大数目，差不多比她欠布立葛絲的总数多了一倍。

斯丹恩勛爵听了她的話，又冲口而出駡起人来，虽然只有几

个字，却来得有斤量，可見他非常生气。利蓓加把头垂得更低，伤心的哭着說："叫我怎么样呢？我只有这一条路啊。我又不敢告訴我丈夫。倘或給他知道我干的事，我还有命嗎？除了你，我对誰都不敢說。要不是你逼着我，我連你也不告訴的。唉，斯丹恩勛爵，叫我怎么办呢？我眞急死了。"

斯丹恩勛爵不回答，一会兒咬咬指甲，一会兒把指头冬冬的敲着桌子。后来他突然按上帽子，一摔手就出去了。利蓓加仍旧可憐巴巴的坐在那兒不动，一直到斯丹恩勛爵走出去砰的一声碰上了房門，又听着他的馬車也从門口走掉以后才站起身来。她站起来的时候，一双綠眼睛亮晶晶的，又頑皮，又得意，那表情老大古怪。后来她坐下来做活，有一兩次忽然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她坐在鋼琴前面彈起琴来，随手編了一段欢乐的曲子，窗外的行人听得她出色的音乐，都停下来听。

当晚从崗脫大厦送来兩封信。一个信封里面是請帖，原来斯丹恩侯爵和侯爵夫人請她下星期五到崗脫大厦吃晚飯。另外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張灰色的小紙条，上面有斯丹恩勛爵的圖章和朗白街瓊斯、白朗和罗宾遜合营銀行的地址。

罗登半夜听得蓓基失声大笑了一兩次。她說她想着能到崗脫大厦去吃飯，跟那家子尊貴的太太奶奶見面，覺得眞好玩，所以高兴的笑起来。其实她心里还在盤算許多別的事。还是把布立葛絲的債付掉了打發她走呢，还是叫拉哥尔斯惊奇一下子，跟他清一清賬？她睡在枕上，把这些事細細想过。第二天早上，罗登到俱乐部去了，克劳萊太太穿了一件普通衣服，戴上面網，坐了街車一徑来到市中心那家銀行里，拿出支票来交到櫃台上出納員的手里。出納員問她："怎么样拿法？"

她溫柔地答道："一百五十鎊小票子，其余的做一注打一張

大票給我。”她經过聖保罗公墓附近，替布立葛絲买了一件貴重的黑綢袍子。她把这份礼物送給那忠厚的老小姐，并且吻了她一下，对她說了些好話。

然后她走到拉哥尔斯家里，亲亲热热的間候他的孩子，又給了他五十鎊，算是付了一期賬。过后她又去找出租馬車的車行主人，也給他五十鎊。她說：“斯百文，我希望你从此得到一个教訓。上一回我到宮里去，自己沒有車，我們四个人只能一起挤在我哥哥畢脫爵士的車子里，多不方便啊！下一回我再进宮，你該放明白点兒了。”原来上次进宮的时候那車行主人对他們很不客气，所以上校差些兒只能坐了街車去朝見国王，这当然是大失体統的事。

这些事情办完之后，蓓基上楼去开了前面說过的書桌，——这書桌是多年以前爱米丽亞·賽特笠送給她的，里面擱着好多有用和値錢的另星小东西。銀行出納員給她的那張大票，她也收在这私人貯藏所里。

第四十九章

三道正菜和一道甜点心

那天早晨，剛脫大厦里的几位太太奶奶正在吃早飯，斯丹恩勛爵忽然来了。平常的时候他早上总是独自一人喝他的巧克力茶，不大去打攪妻子和媳妇。事实上，他和那几个女的难得在一起，除非在公众集会上打个照面，或是在过道里偶然相遇；再不就是在歌剧院了；他自己的包厢在底層，她們在楼上貴宾座里，

倒还有机会看見一兩面。那天婆媳三人和孩子們圍着飯桌子喝茶吃烤面包，他大人进来了，接着他們一家就为利蓓加起了一場混战。

他說："斯丹恩夫人，讓我看看你星期五客人的名單，还要請你写一張請帖，邀克劳萊上校夫妇来吃晚飯。"

斯丹恩夫人慌慌張張的答道："請帖是白朗茜写的——是岡脫夫人写的。"

岡脫夫人仪态庄重，身量很高，她道："我不願意写請帖給那个人。"她抬头看了一看，立刻又垂下了眼睛。誰要是得罪了斯丹恩勛爵，他那眼色可不好受。

"叫孩子們出去。走！"他一面說，一面拉鈴。孩子向来怕他，馬上出去了。他們的母亲也想跟出去。侯爵說："你别走。坐下。"

他說："斯丹恩夫人，我再說一遍，請你过書台那边去，給我写張請帖請他們星期五来吃飯。"

岡脫夫人說道："勛爵，我星期五不出席，我回家去了。"

"再好也沒有，你去了也别回来。你跟貝亞爱格思那兒的地保做伴兒准覚得愉快，也省得我再借錢給你家里的人。打量我爱瞧你那愁眉哭眼的样子嗎？你是什么人，就敢在这屋里發号施令？你沒有錢，也沒有腦子。娶你来就为的是叫你生孩子，可是到今天也沒生出来。岡脫早已对你膩味了。这家子里头，除了乔治的老婆，誰不希望你赶快死了拉倒？你死了，岡脫倒能再娶一个。"

"我宁可早死了，"岡脫夫人一面說，一面气得眼泪在眼眶子里打轉。

"人人都知道我的太太是个潔白無瑕的聖人，一輩子沒有一

个錯縫兒。連她都願意招待我那年輕的朋友克劳萊太太，倒要你来裝模作样假正經嗎？斯丹恩夫人很明白，最賢德的女人也会遭到嫌疑，最清白的女人也会被人誹謗。太太，你媽媽貝亜爱格思夫人倒有几个故事落在我耳朵里，要我說給你听嗎？”

岡脫夫人道：“您要打我也行，要侮辱我也行。”勛爵瞧見他妻子和媳妇心里气苦，脾气也就和順了。他說：“亲爱的白朗茜，我是个君子人，除非女人需要我帮助，不然我不会挨她們一指头。我只是因为見你性情不好，希望你改过罢了。你們太太們都过于高傲了，做人应該謙和些。如果莫耳神父在这兒的話，准会这样教导斯丹恩夫人。我的好人兒，你們切不可拿架子，凡事虛心下气才是正理。連斯丹恩夫人也拿不准，也許这位心地忠厚，性情和順，不幸受人譭謗的克劳萊太太根本是个清白的好人——說不定比她本人还清白呢。克劳萊太太的丈夫名声不大好，可也不比貝亜爱格思的名声更坏。你想，你父亲也爱賭賭錢，也不大付賭債，連你承繼到手的唯一的財产还給他騙了去，結果把你弄得成了个叫化子，还得叫我为你操心。克劳萊太太出身不好，可是也不見得比法尼的祖宗更差。你的显貴的祖先，那第一代的特·拉·瓊斯，也跟她不相上下。”

乔治夫人嚷起来道：“我給您家里帶过来的嫁妆——”

侯爵惡狠狠的答道：“你的錢等于买了一个未来的承繼权。如果岡脫死了，他的爵位就是你丈夫的，將来还能傳給你的兒子。除此以外，說不定还有别的好处。太太們，在外面，随你們怎么趾高气揚，怎么假裝賢慧，我全不管。可是在我面前摆架子可不行。至于克劳萊太太的品行，根本不必我出头說什么話。如果說她这样冰清玉潔、無可責备的完人还需要别人代她辯护，反而玷辱了她，也降低了我的身分。她来了之后，你們得殷殷勤勤

招待她。我請到这所房子里来的人，你們怎敢怠慢？这房子？”他笑了一声，“这房子是誰的？这房子是什么？我就是这所賢德庙堂的主人。如果我把紐該脫监獄里的犯人和貝德冷瘋人院的瘋子請回家，你們也得招待。”

每逢他“后宮”里的女人有不服管束的行为，斯丹恩侯爵便結結实实的教訓她們一頓。挨罵的人垂头丧气，除了服从之外，一点兒办法都沒有。崗脫夫人依照他的命令写了請帖。她和婆婆兩人滿心气惱委屈，亲自坐了馬車把名片送到罗登太太家里。那位清白無瑕的少奶奶得到名片之后，那份得意就不用說了。

在倫敦有好些人家，只要这兩位夫人肯这样賞臉，就是牺牲一年的进款也是願意的。拿着弗萊特立克·白洛克太太来說，她就願意从梅飞厄膝行到朗白街，只要斯丹恩夫人和崗脫夫人在市中心等着扶她起来，并且对她說：“下星期五請上我家来玩。”这里所說的不是崗脫大厦的大跳舞会或是来客熙攘的大集会，因为这些倒不难进去；而是神聖的、奧妙的、意味無窮、不可攀接的小宴会。能够踏进这重門的，才算得上有体面享特权的貴客。

美丽、端庄、潔白無瑕的崗脫夫人在名利場中占了最高的地位。斯丹恩勛爵对她礼貌非常周到，引得在場的人人称揚。連最愛說長道短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近人情，行出事来有紳士的風度。

崗脫大厦的太太奶奶們要打退共同的敌人，特地請了貝亞愛格思老太太来帮忙。崗脫夫人有好几輛馬車，打發了一輛到赫尔街去接她母亲来。老夫人自己的車子被地保扣押起来了，据說連她的珠宝和細軟都在放債的犹太人手里，而他們这些人

是不講情面的。貝亞爱格思堡和堡里面貴重的名画、家俱、珍奇古玩，也沒有剩下一件。像凡杜克[①]的气象雄偉的作品，雷諾茲[②]的富丽堂皇的画像，还有劳倫斯[③]画的肖像，艳丽里面帶些俗气，二十年前被人和眞正的天才作品一样看重的，都在其內。还有一件艺术作品是卡諾伐[④]給貝亞爱格思夫人塑的像，叫做“跳舞的仙女”。当年她正在全盛时代，品位、財富、美貌，都占全了。这位貴妇人如今成了个头童齿豁的老婆子，好像是当年的盛服穿烂了剩下的破布塊兒。她丈夫的肖像是劳倫斯在同时画的；在那画兒上，他穿了鉄色尔烏特义勇騎兵队上校的服色，手里举着短刀，背景就是貝亞爱格思堡。如今他也老得又瘦又干，身上披着大衣，头上戴着粗糙的假头髮，一早上偸偸摸摸的在格蕾法学协会附近磨蹭，到中午时分，一个人在俱乐部独吃午飯。現在他不願意常跟斯丹恩勛爵一起吃飯。当年他們兩个一塊兒寻欢作乐的时候，貝亞爱格思的地位高得多。誰知道斯丹恩比他有長力，結果搶过了他的头。今天的侯爵比一七八五年的閎脫勛爵地位高出十倍，貝亞爱格思却是穷愁潦倒，只落得一場空。他向斯丹恩借了不少錢，因此和老朋友見面的时候总覚得尷尬。每逢斯丹恩爱說爱笑的当兒，便去譏刺閎脫夫人，問起她父亲怎么不来探望女兒？他总是說：“他已經有四个月不来了。我只要查查支票本，就知道貝亞爱格思几时来看过我。太太們哪，我自己的錢存在亲家翁的銀行里，另外一个亲家翁却把我家当作他的銀行。你們說妙不妙？”

---

① 凡杜克(Van Dyck, 1599—1641)，比利时北部法蘭达著名画家。

② 雷諾茲(Sir Joshua Reynolds, 1723—1792)，英国肖像画家，皇家艺术学院第一任院長。

③ 劳倫斯(Sir Thomas Lawrence, 1769—1830)，英国肖像画家。

④ 卡諾伐(Antonio Canova, 1757—1822)，意大利雕刻家。

蓓基第一次踏进上流社会所遇見的显要人物，写書的也不便一个个細說。有一位彼德窩拉亭的大公爵，帶着他的王妃一起在那兒作客。大公爵的腰里東得緊，胸膛却寬得像个武夫，胸口挂着燦烂輝煌的大勛章，他又得过金羊毛勛章①，因此繞着脖子戴一个紅領圈。据說他家里的羊群多得數不清。蓓基偷偷的对斯丹恩勛爵說道："瞧他的臉。沒准他的祖先就是一只羊。"說老实話，他大人的一張臉又長又白，表情又一本正經，再加脖子上套着那紅圈兒，活像戴上鈴鐺領队的大公羊。

另外有一位約翰·保罗·杰弗遜·瓊斯先生，名义上在美国大使館供职，实际还是"紐約雄辯家"报紙的通訊員。他想討好斯丹恩夫人，吃晚飯的时候特地提起他的好朋友乔治·崗脫，問他喜欢不喜欢吃巴西胡桃？这当兒剛好大家都不在說話，因此把他的話听得很清楚。他說他和乔治在拿波里来往很密，还曾經一起逛过維苏維斯火山。后来瓊斯先生写了一篇文章，細細的报道这次宴会的詳情，不久便在"雄辯家"报上登出来。他把客人的名字和品位都記下来，在几位要人的名銜底下还加上几句介紹他們的家世和經历。关于女眷們的外表，他形容得淋漓尽致。他又描写听差們的穿戴和身量；他們怎么伺候客人，吃飯的时候上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食品橱頂上有什么摆設，碗盞大概值多少錢，沒有漏了一項。按他的計算，請这么一頓飯，每个客人总要攤到十五到十八塊美金的費用。这位瓊斯先生后来常常提拔新进，叫他們帶了介紹信来見当今的斯丹恩侯爵，說已故的侯爵和他是很好的朋友，一向相熟云云，直到最近才不大写信了。那天晚上他对于一位年輕位卑的貴族名叫涉奥塞唐伯

---

① 奥地利和西班牙最高的勛章。

爵的非常不滿，因为正当大家按照次序走进飯厅的时候，伯爵走上一步搶在他前面。他写道："我走到那位聪明可喜的、口角俏皮的、杰出的、时髦的罗登·克劳萊太太前面，打算扶她到飯厅里去，不料一个年輕的貴族突然插在我和克劳萊太太中間，出其不



意的把我的海倫①搶去了，而且竟沒有向我道歉。因此我只得和那位太太的丈夫克劳萊上校殿后。上校身材壯大，臉色紅紅的，据說在滑鉄盧战役中大大的显了一番身手。他的运气比那些在紐奧里昂作战的紅衣軍士好得多。"②

上校是初次在上流社会里露臉，不好意思得直臉紅，仿佛十六岁的男孩子遇見了姊妹的同学。前面已經說过，忠厚的罗登向来不慣和女人們打交道。他在俱乐部和軍营的食堂里碰見的全是男人，倒覺得很自在，时常和他們在一塊兒騎馬，賭賽，抽烟，

① 依照希腊的傳說，海倫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也是希腊和特洛亚开战的原因。

② 1815年英国軍队在紐奧里昂給美国人打得大敗。

打彈子，哪怕是跟最撒野的家伙周旋也不覺得为难。从前他也有过女相好，可是那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們在戏里看見过①，瑪罗那小伙子見了哈德卡色尔小姐虽然局促不安，以前倒也是在女人队里混慣的，克劳莱上校的相好和瑪罗的朋友便是一类的人物。时下的風气謹严得很，大家不敢提起这种女人。其实名利場上千千万万的小伙子天天跟她們在一起追欢作乐，到晚上，各个跳舞厅里到处是她們的踪迹。誰能否認跳舞厅的存在？它們还不是和聖詹姆士皇宮的宮廷集会，还有海德公园里的圓場，一般是人所共知的嗎？可是上流社会里的人偏偏假裝不知道，可笑他們本身虽然不見得講什么道德，对于别人可吹毛求疵得厉害。总而言之，克劳莱上校活了四十五岁，除了他自己的模范太太之外統共沒見过五六个正經女人。他的嫂子心地忠厚，待人温柔，因此他敬服她，喜欢她。除了吉恩夫人和蓓基之外，别的女人都叫他害怕。他第一次上崗脫大廈吃飯的时候，只开了一次口，批評天气太热，除此之外，一直沒有說过話。蓓基本来很想把他撇在家里，可是她是个靦覥怕羞的小可憐兒，又是第一回踏进上流社会，如果沒有丈夫在身边保护着，恐怕失了体統。

她剛一进門，斯丹恩勛爵就上前拉了她的手，非常客气的欢迎她，并且把她介紹給斯丹恩夫人和她兩位媳妇。三位夫人正顏厉色的和她打了招呼，斯丹恩夫人还和她拉手，可是那只手又冷又僵，簡直和大理石一样。

蓓基又感激又謙遜的拉着斯丹恩夫人，她行礼的姿态非常优雅，連第一流的跳舞教师也比不过她。她說勛爵是她父亲最

① 指英国作家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28—74)的喜剧“屈身求爱”(She Stoops to Conquer)。

早的主顧，給过他不少恩惠，因此她，蓓基，从小就尊敬斯丹恩府上的人。她說这話，当然是表示对斯丹恩夫人低头伏小的意思。原来斯丹恩侯爵曾經向夏潑买过兩張画，夏潑的女兒是个热心人兒，始終沒有忘記他的好处。

然后蓓基和貝亞爱格思夫人也見了面。上校太太的态度十分恭敬，那位貴妇人却是冷冰冰的摆足了架子。

蓓基拿出最嫵媚的姿态說道："十年前我跟您在布魯塞尔已經見过了。眞是荣幸得很，滑鉄盧大战的前夜我在里却蒙公爵夫人的跳舞会上还看見您来着。我还記得您跟您的小姐白朗茜坐在馬車里面，在旅館門口等着买馬。您的金剛鑽首飾沒給人搶走吧？"

一听这話，旁边的人不約而同的彼此使个眼色。原来有名的金剛鑽首飾已經落在債主手里，这件事人人都知道，看来只有蓓基沒有听見風声。罗登·克劳莱和莎吳塞唐勛爵兩人走到一个窗戶旁边；罗登把貝亞爱格思夫人怎么想法子买馬，怎么对克劳萊太太讓步的事情說給莎吳塞唐听，引得他乐不可支，哈哈大笑起来。蓓基心想："我看我可以不必怕这婆子了。"果然不錯，貝亞爱格思夫人又气又怕，和她女兒面面相覷，过后只好退到一張桌子旁边，假裝全神貫注的看画兒。

多瑙河畔的貴客一到，大家改說法文。貝亞爱格思夫人和几位年輕女眷發現蓓基的法文說得比她們高明得多，口音也准确，更加添了一重煩惱。在一八一六到一八一七年之間，蓓基在法国遇見过几个随軍的匈牙利要人，因此很关切的問起老朋友的近况。这兩个外国客人以为她是个有地位的貴妇人。后来斯丹恩侯爵扶着王妃，亲王扶着侯爵夫人一同到飯厅里去，兩位貴客分别向主人主妇探問那位能言善道的太太究竟是誰。

最后，宾主都按照美国外交官方才說的次序排好，一对对走进飯厅去。我原先已經說过，这次宴会讀者也能参加，他要吃什么酒菜，只管按照自己的口味点好了。

蓓基很明白最激烈的斗爭在男女宾客分开之后才眞正开始。她落在这么难堪的境界之中，方才体味到斯丹恩勛爵警告她的話实在不錯，原来有地位的貴妇人的确难纏。据說对于爱尔蘭人仇恨最深的就是爱尔蘭本国人；同样的，对于女人最不放松的也就是女人。可憐的蓓基看見那几位尊貴的夫人聚在壁爐旁边，便也跟上去。等她一到，她們轉身就走，管自圍着一張擱圖画本兒的桌子說笑。蓓基跟到桌子那兒，她們又一个个的回到火爐旁边。她要想找孩子說話（她在众人面前总表示非常喜欢孩子），可是乔治·崗脫少爷立刻給他媽媽叫走了。大家对于这个陌生人半点兒不留情，到后来連斯丹恩夫人也覚得不过意，可憐她沒人理睬，特地找她說話。

侯爵夫人蒼白的臉兒漲紅了，她說："克劳萊太太，斯丹恩勛爵告訴我說你彈琴彈得好，唱歌也唱得好。不知你肯不肯唱給我听。"

利蓓加衷心覚得感激，說道："斯丹恩勛爵和您要我做什么，我無不从命。"說罢，她坐在鋼琴边唱起歌来。

她唱的是斯丹恩夫人早年最喜欢的莫扎特的聖詩。她的歌声甜美溫馨，斯丹恩夫人原来站在鋼琴旁边，后来索性坐了下来，直听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其余的太太存心跟蓓基过不去，不断的談話，嚶嚶嗡嗡的，声音着实不小。可是斯丹恩夫人什么都听不見。她回忆到小时候的情形，好像是跳过这四十年悲凉的岁月重新回到了修道院的花园里。教堂里的風琴当年就曾經奏过这曲子。彈琴的修女是全修院中跟她最好的一个，这

歌兒也是从她那兒学的。从前的日子眞幸福啊！她又重新成了个小姑娘，瞬息即逝的好时光又回到她身边勾留了一小时。直到房門吱呀一声开了，她才如夢初醒。斯丹恩勛爵大声笑着，和一群兴高采烈的男人們一起走进来。

他一看就明白自己不在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势。这一回，他居然感激妻子，特地走过来和她說話，而且用小名兒叫她，使她蒼白的臉上起了紅暈。他对蓓基說："我太太說你唱歌唱得像天使。"我們知道天使有兩种，据說各人有各人迷人的地方。

不管前半个黃昏多么难堪，蓓基接下来大大的出了一場風头。她施展全身本領唱歌給大家听，那曼妙的歌声把所有的男人都引到她的鋼琴旁边。和她做冤家的女人完全給冷落在一边。約翰·保罗·杰弗遜·瓊斯先生走到崗脫夫人面前，称贊她那可爱的朋友唱歌唱得出色；他以为这么一說，崗脫夫人一定喜欢。

第五十章

平民老百姓家里的事

我写这篇滑稽的故事，不知是掌管哪一司文学艺术的女神在监督指揮——反正不管她是誰，現在必須离开高雅尊貴的环境，轉到白朗浦頓約翰·賽特笠家里，描写描写穷人小戶过日子的情形了。这家子的生活是够淸苦的，他們也有他們的煩惱和心事，也免不了互相猜忌。克拉浦太太因为房租不能到手，在廚房里偷偷的对丈夫抱怨，挑唆他去跟房客鬧一場，虽說賽特笠是老

朋友，老东家，也顧不得許多了。賽特笠太太如今不再下楼去找克拉浦太太說話，而且也不敢在她面前摆架子。她欠了房东四十鎊房錢，房东又不时的指东話西，她怎么还能拿大呢？那爱尔蘭女佣人还是像以前一样和順殷勤，可是賽特笠太太覚得她一天比一天沒規矩沒良心。做賊的人心虛，看見树叢便疑心后面藏着警察；賽特笠太太也是这样，不論那女孩兒怎么說話，怎么回答，她总覚得語中有刺，而且疑心她要搶自己的东西。克拉浦小姐也長成个大姑娘了，尖酸的老太太說她老臉皮，不尊重，看着叫人討厭，不明白爱米丽亞为什么喜欢她，老是留她在屋里作伴，又常常和她一起出去散步。賽特笠太太从前是个忠厚乐天的好人，可惜过的日子太苦，所以老是沒好气。爱米丽亞对于母亲始終如一的孝順，却得不到好报。每逢她在母亲面前凑趣帮忙，那老的反而使勁吹毛求疵。她罵女兒糊塗，放着父母不管，只知道瞧着兒子臭得意。自从乔斯舅舅不寄錢回来之后，乔杰的家里毫無生气，大家吃的东西只能勉强維持不餓死而已。

爱米丽亞絞尽腦汁想法子賺錢。目前的一点兒收入只够叫大家挨餓，她想找个私館教書，又想靠着画名片架子或是做細巧手工貼补家用。她發現别的女人比她耐劳能干，也不过掙兩便士一天。她在發卖点綴品的文具商那里买了兩架金边白紙板的小照屏，尽心尽力的在上面画了画。一張上是鉛笔風景画作背景，前面一个粉紅臉兒，穿紅背心的牧羊人站着微笑；另外一張上面一个牧羊女正在过桥，后面跟了一条小狗，兩張画都是細心上过顏色的。这兩架小照屏是白朗浦頓艺术品經銷处买来的。她痴心妄想，以为画好以后可以重新卖給原鋪子。不料那掌櫃的細細把拙劣的圖画一看之下，差点兒冷笑出来。他斜过眼去对鋪子里一个女店員瞧了一眼，把那兩張画系好，仍旧遞

給可憐的寡妇和克拉浦小姐。克拉浦小姐一輩子沒有看見过这么美丽的东西，以为鋪子里至少肯出兩基尼。她們又到倫敦城里去卖，心里越来越失望。一家鋪子里的人說："不要这种东西。"另一家的人惡狠狠的說："滚出去！"这样，三先令六便士又白丢了。只有克拉浦姑娘仍旧覺得那兩幅画兒好看，爱米丽亞把小屏風送給她擱在臥房里做摆設。

爱米丽亞費了許多心思力气，用最端正的字体写了一張牌子，上面說："今有女教师擅長英文，法文，史地，音乐，因有余暇，願招收年幼女学生若干。有意者請通知爱·奥，信件可由白朗先生轉交。"發卖艺术品的那位先生答应讓她把牌子摆在店里；因此她拿去交了給他。牌子一直擱在櫃台上，到后来变得又旧又髒。爱米丽亞时常愁思默默的在店門外面徘徊，希望白朗先生有消息給她，可是他再也不招呼她进去，有时她进去买些小东西，也还是得不到回音。可憐她是个忠厚人，在这个竞爭剧烈的世界上是沒法奋斗下去的。

她一天比一天憔悴抑郁，时常急煎煎的瞪着孩子，她眼睛里的表情，孩子并不懂。有时她睡到半夜，霍的跳起来，走到他房門口偸偸的張望，看見他好好的睡着，沒有被人偸去，才放了心。現在她睡得很少。可怕的預兆日夜纏繞着她。在漫漫的寂寞的夜里，她哭着祈禱，竭力躲避那不断襲来的心思——她覺得自己擋着孩子的前途，沒有她，孩子就会有好日子，因此她应該讓他走。可是叫她怎么硬得起这心腸啊？至少眼前是割舍不下的，只好等几时再說吧。她受不了这个苦痛，連想着都难受。

她忽然想到一个办法，不由得臉上發紅，自己对自己不好意思起来。她想不如把年金給了父母，反正副牧师肯娶她，她母子倆也有了归宿。可是乔治的照片，温馨的回忆，又似乎在責备

她。她对丈夫的爱情和羞惡之心不准她这样犧牲自己。她想到这件事，就感到畏縮，好像怕沾染了不干凈的东西，因为像她这样純潔温柔的人根本不允許自己有再嫁的心思。

我們这里三言兩語描写完畢的斗爭，梗在可憐的爱米丽亚的心里竟有好几个星期。在这段时期之內，她沒有一个知心的人可以說說話。事实上她也不能跟人商量，因为她不願意給自己一个軟化的机会。虽如此說，她天天在对敌人讓步。难堪的事实接踵而来，站在她面前，对她是一种無言的威胁。全家穷愁交迫；父母不但衣食不周全，而且处处受到委屈；再說这样下去对于孩子也太不公平。可憐她虽然把自己唯一的宝貝藏在堅固的城堡之中，外壘却一个个的被占領了。

在困难开始的时候，她曾經写过一封信給加尔各答的哥哥，婉轉恳求他繼續給父母寄錢回来。她描写家里落薄無援的情形，說的話沒半点兒矯揉做作，叫人看着覺得凄慘。其实个中的眞情她并不知道。乔斯的年金倒是不錯日子寄来的，不过收錢的却是市中心一个放債的家伙。原来賽特笠老头兒为着实行他那些無用的計划，把年金卖掉了。爱米急煎煎的計算着她的信几时可以到达印度，哥哥的回音几时可以到达家里。在寄信的那一天，她特地在記事本上注了一笔。对于兒子的保护人，那駐扎在瑪德拉斯的好心的少佐，她的困难苦惱一句也沒有提。自从她写信預祝他新婚快乐之后，就沒有和他通过音信。她想到他是唯一看重自己的好朋友，現在也断絕了，心里說不出的灰心懊惱。

有一天，家里到了不堪的局面。債主們紧紧勒逼，母亲呼天搶地的号哭，父亲比平时更加消沉。家里的人你躲着我我避开你，各人心上压着自己的煩惱和委屈。爱米丽亚凑巧和父亲在

一起，就想法安慰他。她告訴父亲說她已經写信給乔斯，再过三四个月一定会有回音。乔斯虽然糊里糊塗，为人是慷慨的。如果他知道父母家計艰难，决不能拒絕帮忙。

可憐的老头兒这时才对她吐出了全盤的实情，他說乔斯倒仍旧按时寄錢，只怪他自己糊塗，生生的把年金扔掉了；他以前沒肯說，为的是实在鼓不起勇气。他低声下气的認了錯，声音直發抖，又瞧着爱米丽亚惊慌失措，臉色慘白的样子，以为女兒怪他早不說实話，难过得嘴唇哆嗦起来，背过臉去說道：“唉！你現在瞧不起你爸爸了。”

爱米丽亚嚷起来說：“啊，爸爸！我并沒有这个意思，”說着，她勾住老头兒的頸子連連吻他，“你待人总是那么忠厚好心，你卖了年金可不也是为我們好嗎？我不是舍不得錢——我是为——唉，天哪，天哪！求你对我慈悲，給我力量忍受苦难！”她神色激动的吻着他，轉身走开了。

她父亲还是不懂她的意思，也不知道可憐的女兒临走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爱米丽亚明白自己不得不向命运低头。这就是她的判决書：孩子非离开她不可，他將来跟着别人，慢慢的就把她扔在腦勺子后头。孩子是她的心肝，她的宝貝，她的快乐和希望。她爱他，崇拜他，差一些就把他当神道似的供奉起来。而現在她竟不得不跟他分手。以后呢？以后她就到丈夫那兒去；他們兩夫妻守护着孩子，在天堂里等着与他重逢。

她神不守舍的戴上帽子，向乔杰从学校回家的必經之路那边走去。平常她老是打这条路去接他回来的。那天正是五月一日，只上半天課。树上的叶子漸漸長齐了，天气温和明媚。孩子跳跳蹦蹦的跑过来，臉色紅紅的，口里唱着歌，書本子用皮帶捆成一包挂在身边。他来了，做媽媽的馬上摟着他。她想，这不可

能！他們娘兒兩个怎么能分开呢？乔治說："怎么了，媽媽？你臉上白得很。"

"沒什么，孩子，"說罢，她俯下身子吻着他。

当晚，爱米丽亚叫兒子把"聖經"上撒姆尔的故事讀給她听。故事說撒姆尔的母亲哈娜給他断奶之后，就帶他上祭师埃利那兒，把他奉献給上帝。乔杰把哈娜唱的感謝天恩的詩朗讀出来。詩里說一个人的貧富穷通，全憑上帝的意志；不依靠上帝的人，力量是有限的。然后他讀到撒姆尔的母亲怎么替他縫小外套。她每年向上帝祭献的时候，就把外套帶給兒子。讀完之后，乔治的母亲給他講解这篇动人的故事包含的深意，那口气又温柔又悬切。她說哈娜虽然爱她的兒子，可是因为有約在先，所以只能讓他走。当她在家做外套的时候，她准在想念远方的兒子，撒姆尔也一定沒有忘記自己的母亲。她又說哈娜后来去探望兒子，看見他又聪明，又善良，心里多么高兴，而且光陰过得很快，一年一年并不显得怎么長。她講这篇道理的时候，声音輕柔严肃，也不愁眉泪眼。然后她講到娘兒倆怎么会面，忽然泪如泉涌，說不下去了。她紧紧的摟着孩子百般摩弄，靠在他身上默默的流了許多神聖的心酸的眼泪。

这寡妇主意已定，馬上着手把她認为必要的手續办理起来。她写了一封信到勒塞尔广場，那家子的地址姓名她已經有十年不写了，开信封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想起自己年輕时的遭遇。那天奥斯本小姐收到爱米丽亚的来信，一看之后，兴奋得滿面通紅，轉眼向父亲瞧着。那时奥斯本正坐在桌子另一头自己的位子上，搭丧着臉兒發楞。

爱米丽亚的来信措辞很直率，解釋她为什么对于处置兒子的事情上改变了原意。她的父亲又被了一場横禍，已經到了傾

家蕩产的地步。她自己的收入微薄，只能勉强奉养父母，不能使乔治得到他应該享受的权利。她虽然舍不得和兒子分离，为了他的緣故，願意忍受这次苦难，只求上帝給她力量！她相信領养乔治的人一定会尽力使他快乐。她按照自己所見描写乔治的性格，說他脾气急躁，是个吃順不吃强的孩子，只要对他体貼一些，溫和一些，不难叫他听話。在信后她附帶要求事先立一張約，說定她随时能和兒子見面，如果不依她这項条件，她是無論如何不放手的。

奥斯本小姐讀信的时候，兴奋得声音直打抖。奥斯本老头兒听了說道："什么？这位驕傲的太太也低头了嗎？哦，他們快餓死了。哈，哈！我老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他假裝鎮靜，想要照常看报，可是怎么也看不进去，只把报紙擋着臉，一会兒賭神罰咒，一会兒赫赫的笑。

最后他把报紙一扔，照平常的样子怒目橫眉的对女兒瞪了一眼，走到隔壁書房里去。不多一会，他又回出来，手里拿了个鑰匙扔給奥斯本小姐。

他說："把我書房上面那間屋子——就是他的屋子——給收拾收拾干淨。"他女兒哆嗦着答道："好的。"那間屋子本来是乔治的，这十年来一直关着。他的衣服、信件、手帕、帽子、釣魚竿，还有各色运动裝仍旧在里面。一張一八一四年的軍人名單，信封外面还写着他的名字，一本他写东西时常用的小字典，还有他母亲給他的"聖經"，还在壁爐架上。旁边还擱了一副馬刺和一个墨水壺，里面的墨水干了，外面积了十年来的塵土。从墨水还沒有干掉的时候到今天，經过的事情，去世的人，該有多少啊！他的記事本依旧在桌子上，里面斑斑点点的还有他的手迹。

奥斯本小姐帶着佣人走进房間的时候，心里的感触很深。

她臉色蒼白，一屁股坐在小床上。管家娘子說道："这眞是好消息，小姐。是吧，小姐？像从前一样的好日子又来了，小姐。那小宝貝兒將来多有福气，小姐！可是有些住在梅飞厄的人，小姐，他們可不会喜欢他，小姐。"說着，她托的拔了窗上的插銷，把新鮮空气放进来。

奥斯本先生临走对女兒說："給那女的送点兒錢去。不能讓她缺一件少一件的。給她一百鎊錢。"

奥斯本小姐問道："我明天去瞧瞧她吧？"

"那随你的便。可是你听着，別讓她到咱們家里来。哼！哪怕你把倫敦城里所有的錢都給了我，我也不能讓她来。当前的問題是得叫她衣食周全。你留点心兒，瞧着办得了。"奥斯本先生說完这几句話，按老路到市中心去了。

当晚爱米丽亚把一張一百鎊的票子塞在父亲手里，吻着他說："爸爸，这些錢拿去用吧。呃——媽媽，別跟乔杰过不去，他——他反正不会在这里住多久的。"她說不出別的話，一言不發回到自己屋里。我們还是讓她独自一人去伤心，去禱告吧，关于这样深厚的母爱，这样强烈的痛苦，我有什么可說的呢？

奥斯本小姐在前一日写的短信里說过要来拜訪爱米丽亞，第二天果然来了。她們兩人倒很相得。可憐的寡妇对奥斯本小姐端詳了一下，听她說了几句話，知道她不会在自己兒子的心里占第一位。奥斯本小姐心地明白，不容易动情，可也不刻薄。倘或对方年輕漂亮，待人和气热心，做母亲的大概就沒有那么放心。奥斯本小姐回想到从前的情景，看着爱米丽亞落到这步田地，心里不由得惨然。爱米丽亞已經屈服，低首下心的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了。当天她們一起把訂約以前的手續先办好。

第二天，乔治沒有去上学，留在家里和姑媽見面。爱米丽亞

讓他們兩个在一起說話，自己回到臥房里去。她正在預先咀嚼和兒子分別的滋味，就像那可憐的溫柔的琴·格蕾夫人[1]，在临刑之前看見那把將要落到她脖子上取她性命的大斧，先摸摸鋒口，看有什么感觉。此后，連着好多天开談判，家里时常有人来，还得做种种准备。愛米丽亞小心翼翼的把消息告訴乔杰，留心看他有什么表示。那知他听了只覚得得意，可憐的母亲十分失望，悶悶的背过臉去。那天乔杰在学校里大吹其牛，把消息告訴同学，說他就要跟着爷爷去住了——是他爸爸的父亲，不是有时来接他回家的外公。他說他將来有錢的了不得，有馬車，小馬，还要換一个有名兒的学校。到他有了錢，他就去买里德鉛笔匣，还打算跟卖甜餅的女人清清賬。痴心的媽媽估計得不錯，这孩子跟他爸爸眞是一模一样的。

我心里眞为我們亲愛的愛米丽亞难过，实在沒有心腸把乔治最后几天在家的情形絮絮叨叨的說給大家听。

分别的一天終究到了。馬車也来了。好几个旧衣包兒早已擱在过道里等着，做母亲的在上面花了不少心血，而且在包里塞了不少紀念品。乔杰穿了新衣，这套衣服还是早几天爷爷特地差了裁縫来給他定做的。他大清早从床上一骨碌跳下来，忙着穿好新衣服。他母亲正在隔壁房里躺着伤心。她睡不着覚，也說不出話，靜听着他房里的动靜。好几天来她就在作分別的准备，为孩子买些日用东西，在他的書本和襯衣上做記号，常常和他說說話，讓他对于未来的改变有个心理上的准备。做媽媽的一片痴心，以为他需要心理上的准备。

乔治是只想換換空气，什么也不在乎，巴不得赶快离家才

[1] 琴·格蕾·特德莱夫人（Lady Jane Grey Dudley, 1537—54），英王亨利第七的重孙女兒，極富才华，曾經做了九天女王，被处死时只有十七岁。

好。他幻想着將来住在爷爷家里以后要干些什么事，一遍遍說个不完，由此可見他对母亲幷沒有什么舍不得。他說他將来可以常常騎着小馬来探望媽媽，还要坐着馬車接她到公園去兜風；她要什么就能有什么。可憐的媽媽听見兒子对她这么孝順（虽然表現的方式自私些），也就覚得滿意。她努力哄着自己，說兒子眞心誠意的愛她。她想，他心上怎么会沒有娘呢？天下的孩子全是一样，喜欢新鮮事情，而且——不，也不能說他們自私，不过是任性一点。她的孩子当然应該过好日子，將来还能有一番作为，只怪她自己太自私，太不聪明，耽誤了兒子享福和上进的机会。

只有女人肯自己貶抑，自己認錯，那种精神眞是令人感动。她們把一切錯处都攬在自己身上，却不怪男人不好，竟好像喜欢代人受过，打定主意保护那眞正的罪人。女人天生懦弱，也天生不講道理。你越是虐待她們，她們越待你好；虛心下气的男人，反倒受她們欺負。

可憐的愛米丽亞含悲忍泪的准备打發兒子出門，她費了許多許多时間，独自把未了的事情办完。乔治站在母亲旁边，瞧着她一样样的安排，半点兒不动心。她一面給他收拾箱子，一面掉眼泪。她在他最心愛的書本子里把要紧的段落摘出来。她为他把玩具、紀念品、宝貴的另星小东西都收拾的整整齐齐。可是孩子什么都沒有注意。母亲伤心得肝腸摧裂，孩子却笑眯眯的走了。好可憐啊，在名利場中，母亲的愛換得了什么好处呢？

几天过去，愛米丽亞一生中的大事就算告一段落。上帝幷沒有叫天使下凡来帮她的忙。孩子給做了祭献，供奉給命运之神了。那寡妇只剩下孤身一人。

孩子当然常常来看她。他騎着小馬，后面跟了馬夫。老外公

賽特笠先生得意極了，兴兴头头的陪着他在街上走。兒子虽然还能跟她見面，可是已經不是她的了。譬如說，他也騎着馬去探望学校里的同学，借此向大家卖弄自己有錢有势。虽然只隔了兩天，他的态度已經有些盛气凌人，仿佛比众不同似的。他的母亲想道，他和他爸爸一样，天生应該是在万人之上的。

現在天气很好。在乔治不来看她的日子，到傍晚她不願路远，散步到城里，一直走到勒塞尔广場。住在奥斯本先生对面的人家有个花园，她就坐在花园栅欄旁边的石头上。那兒又凉快又舒服，她一抬头就看得見客厅里的灯光。到九点鐘左右，楼上孩子的臥房里也点上灯了。她知道哪間是他的臥房，因为他曾經告訴过她。灭灯以后，她还坐在那里祈禱——虛心下气的祈禱；然后乞乞縮縮，不声不响的走回家去。到家的时候她已經很累了。也許因为走得太累，她反而睡得好些，在夢里还能够和乔杰相見。

有一个星期日，她恰巧在勒塞尔广場散步。那兒离着奥斯本先生的房子有一大截路，远远的还看得見。各处教堂的鐘声响了，乔治和他姑媽出来做礼拜。一个扫烟囱的小孩上来求布施，跟在他們背后拿聖書的听差要想赶他走，可是乔杰站住了，掏出錢来給他。求上帝保佑他吧！爱米急急的繞着广場跑过去，追上那扫烟囱的孩子，把自己的錢也施舍給他。到处是礼拜堂里的鐘声，她跟在他們后面，一直走到孤兒教堂里面。她挑了一个位子，从那兒可以看見孩子的头，恰好在他父亲的墓碑底下。歌咏团里有几百个孩子，他們那清脆的声音唱起聖詩来贊美慈悲的上帝。悠揚而雄壯的音乐听得小乔治心曠神怡。那时候他的母亲泪眼模糊，看不清他了。

第五十一章

字谜表演[①]

賢慧的蓓基自从在斯丹恩勛爵招待貴客的宴会上露过臉之后，她在上流社会里的地位就算奠定了。倫敦好几家权势赫赫的豪貴立刻請她去作客。这几家全是大官大府，亲爱的讀者和我这写書的休想进他們的大門。亲爱的弟兄們，我們站在这么庄严的大門前面，应該誠惶誠恐才对。在我想像之中，里面准有站班的侍从官，他們手里拿了亮晃晃的銀叉子，看見有不合格的閑人进来，举起叉子就刺。外厅里不是总坐着个新聞記者，等着記录那些大人物的名字嗎？据說这些可憐的家伙是活不長的，因为他們受不住豪門的气焰，一下子給烤焦了，就好像不懂事的茜美莉[②]碰上了全副武裝的朱彼特大神。这糊塗东西像乱飞乱扑的灯蛾，不安本分，妄想攀高，結果白白葬送了自己。住在泰勃尼亚和蓓尔格蕾微亚[③]的人应当把这个神話作为前車之鑒；不但如此，連蓓基的故事也該使他們警惕。唉，太太小姐們！蓓

---

① 当时英国通行猜字游戏，通常在宴会以后当作余兴。譬如揀中做謎底的字有好几个音节，便由一部分宾客客串几幕極短的表演，首先分别將每个音节作为中心題目，然后把整个字作为中心題目，其余的客人就根据表演猜字。

② 大神朱彼特爱上了茜美莉，大神的妻子朱諾非常妒忌，便去哄騙茜美莉，叫她恳求大神第二回下凡时拿对待朱諾的礼节对待她，于是朱彼特帶了霹靂和閃电同来，茜美莉便給燒死了。

③ 倫敦比較貴族化的住宅区。薩克雷的小說中时常提到泰勃尼亚。

尔格蕾微亚和泰勃尼亚这些响亮的名字还不是像銅鑼鐃鈸的声音一样空洞？富貴和荣华还不是过眼云烟，誰能保一辈子呢？不信你去問都里弗牧师，他准是这么跟你說。总有一天，海德公园这名字說不响了，落到巴比倫郊外盛極一时的山水那样沒沒無聞的地步①；总有一天，蓓尔格蕾微亚广場会跟貝克街一样冷落，甚至于像曠野里的泰特莫②一样荒凉。謝天謝地，这种日子我們是看不見的了。

太太小姐們，你們可知道那了不起的畢脫从前就住在貝克街嗎？他的公館現在虽然零落不堪，当年海斯德夫人③在里面請客的时候，你們的祖母变着法子还进不了她的大門呢。不騙你，写書的曾經在那所房子里吃过飯。在我幻想之中，那批有名兒的古人也都出席了。我們活人正正經經的坐着喝紅酒，他們的魂魄也走到屋里繞着深棕色的飯桌子坐下来。战胜風濤的駕駛員④一大杯一大杯的喝着沒有实質的葡萄酒。邓达斯⑤干了杯，連酒脚都沒剩下一点兒。爱亭登坐在那兒鬼模鬼样的哈着腰假笑，大伙兒悄沒声兒的把酒瓶傳来傳去，他也沒有肯少

---

① 巴比倫本是平原，有一朝的王后怀念故乡的山水，因此在城的四圍都造了假山，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② 所罗門在叙利亚的曠野中建立的城市，曾經繁荣过一时，后来便成了廢墟。

③ 海斯德夫人(Lady Hester)，畢脫的侄女兒，曾經替他当过家。

④ 指畢脫，因为他和拿破崙的一場斗爭著实剧烈。詩人乔治·凱宁(George Canning, 1770—1827)献給他的一首詩就称他为战胜風濤的駕駛員(The Pilot That Weathered the Storm)。

⑤ 邓达斯(Henry Dundas, Lord Melville, 1742—1811)以及底下提到的爱亭登(Henry Eddington, Lord Sid-mouth, 1757—1844)和斯各脫(John Scott, Lord Eldon, 1751—1838)都是畢脫当政时手下的健將，同时又是他的朋友。

喝。斯各脫从他兩道濃眉底下瞧着陈年的葡萄酒（或者該說这酒的幽灵），眨巴了一下眼睛。威尔勃福斯兩眼看着天花板，仿佛不知道滿滿的酒杯举到唇边，擱下来的时候已經空空如也。唉！不久以前我們不是还坐在这塊天花板底下嗎？从前的大人物誰沒有对着它出神？这所公館如今已經成了寄宿舍。海斯德夫人从前住在貝克街，現在却躺在曠野里長眠不醒了。以奧登①还在那兒見过她来着——此地說的不是在貝克街，而是在曠野里。

这一切都是过眼浮华，可是誰不貪恋呢？神志清明的人难道因为烤牛肉不能流傳到后世就不吃它不成？烤牛肉当然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是我却希望讀者多吃些，因为它最能滋养身体，就是讀者活到五万岁，还是少不了它。先生們，坐下請用吧！請你們放开胃口，把肥肉、瘦肉、做澆头的肉湯，还有煮在里面的蘿卜，統統吃下去，什么都别留下。瓊斯，我的孩子，再喝杯酒，尝些最好的排骨。咱們把这些虛浮無聊的东西多吃些，能够尝到这样的菜，应該心滿意足才是。如今蓓基的生活貴族化了，我們也該跟着她受用受用。这种快乐好像世界上其他一切，都是不能長久的。

她在斯丹恩勛爵家里作客以后第二天，彼德烏拉亭的大公爵在俱乐部碰見克劳莱上校，馬上跟他攀談。不但如此，他还在海德公园的圓場里对着克劳莱太太脫了帽子深深的鞠躬。当时萊文大厦的尊貴的主人不在英国，大公爵暫时借住在那里。不久他招待貴客，也請了克劳莱夫妇。飯后蓓基唱歌給一小簇貴

① 以奧登(Eothen)是十九世紀英国作家金雷克(A. W. Kinglake)所著近东游記。这里指金雷克本人。

客听。斯丹恩侯爵也在場，像父亲一般的督促着蓓基一步步往上爬。

在莱文大厦，蓓基遇見了特·拉·夏伯蒂衰公爵。他是欧洲第一流的紳士，而且位極人臣，当年正是那"至虔極誠基督教大王"① 的大使，后来又做他的宰相。当我笔下写出这么威風的名字，想起亲爱的蓓基竟能够和这么体面的人物来往，眞叫我得意洋洋。从此她成了法国大使館的常客。如果可爱的罗登·克劳莱太太不在場的話，那次請客就显得黯然無光。

大使館的兩个参贊，一位特·脫呂菲尼先生（貝利各一族的），一位香比涅克先生②，一見上校的美貌太太，登时着了迷。誰都知道，無論什么法国人离开英国的时候，总已經破坏了六七个家庭的幸福，帶走了六七个女人的心；这兩位按照法国人的習慣，告訴别人說那嫵媚的克劳莱太太已經跟他們好得难分难舍。

这話我不大相信。香比涅克很喜欢玩埃加脫，晚上蓓基唱歌給斯丹恩勛爵听，他往往在隔壁房里和上校打牌。脫呂菲尼呢，大家知道他欠了旅客俱乐部的茶房好些錢，因此不敢到俱乐部去。如果大使館不供飯食的話，这位人品高尙的大爷准会挨餓。所以我不相信蓓基会对这兩位垂青。他們替她跑跑腿，买买手套花球，借了錢給她定歌剧院的包厢，在各种各样的小事情上巴結她。他們說的英文簡單得逗人發笑，蓓基时常当面模仿他們，或是奉承他們英文有进步，和斯丹恩侯爵兩人借此取个笑。蓓基的靠山斯丹恩侯爵最喜欢挖苦别人，瞧她繃着正經臉

① 这是当时教皇特賜給法王的封号。

② 脫呂菲尼(Truffigny) 和香比涅克 (Champignac) 使人联想到香檳酒；香檳酒是豪华的生活的象征，这里指兩位参贊是上流社会里的花花公子。

兒打趣他們，乐得了不得。脫呂菲尼指望討好蓓基的心腹布立葛絲，送給她一条披肩，求她送信。哪知道这老姑娘实心眼兒，竟把这封信当着众人交給蓓基。在場的人看了这信大發一笑。斯丹恩勛爵和其余的人傳观了一遍，只有罗登不知道。原来梅飞厄的小房子里發生的事情幷不全告訴他。

蓓基家里不但招待"最高尙"的外国人，而且也招待"最高尙"的英国人。"高尙"这兩个字在我們这高貴的、非凡的上流社会中用得很广泛，这意思幷不是說品行最好的，或是品行最坏的，或是最聪明的，或是最愚蠢的，或是最有錢的，或是家世最好的，而是最"高尙"的；换句話說，就是地位最牢靠的人。像了不起的弗滋威廉斯夫人（她称得上阿耳馬克的聚会处的主保聖人）[1]；了不起的斯洛卜夫人，了不起的葛立澤兒·麦克貝斯夫人（她父亲就是葛拉瑞的葛瑞勛爵）等等，都算在里面。弗滋威廉斯伯爵夫人屬于大王街的一支，只要查特白萊和伯克編著的"縉紳录"就知底細。如果她肯和某人来往，某人的地位就稳了。我倒幷不是說弗滋威廉斯夫人有什么出人头地的去处；她干枯憔悴，年紀已經五十七岁，旣無貌，又無財，談吐也幷不風趣，可是大家公認她"高尙"，到她家里去的人自然也是"高尙"的。她是上流社会里鼎鼎大名的貴妇人，芳名叫做乔治安娜·弗萊特莉加。当年她父亲朴登雪笠伯爵是威尔斯亲王的寵臣。她年輕的时候很想戴斯丹恩侯爵夫人的冠冕，因此和現在的斯丹恩夫人不对。大概因为这緣故，她特别抬举罗登·克劳萊太太，竟在她自己主持的宴会上，和克劳萊太太打招呼，故意讓大家看見。她不但鼓励她的兒子葛滋爵士（他的位子是靠斯丹恩勛爵謀来

① 阿耳馬克的聚会处（Almack's Assembly Rooms）在聖詹姆士皇宫附近的大王街，十八十九世紀上流社会的大宴会在此地举行。

的)时常到克劳莱太太家里去走动，而且把她請到自己家里，吃飯的时候在大庭广众之前賞臉跟她說了一兩回話。这件重要的新聞当晚就傳遍了倫敦城。原来唾駡克劳莱太太的人不敢再响。那有名口角俏皮的威納姆律师，斯丹恩勛爵的左右手，逢人便頌揚她的好处。从前打不定主意的人如今毫不迟疑的欢迎她。湯姆·托廸这小子本来劝告莎吳塞唐不要和这样放浪的女人来往，現在反而求别人帶着去見她。总而言之，她也算“最高尙”的人物之一了。且慢，亲爱的讀者們，亲爱的弟兄們，咱們暫且不必羡慕可憐的蓓基。据說这样的荣华是靠不住的。大家都說上流社会里最闊的紅人幷不比在外面欲进無路的可憐虫快乐多少。蓓基当年相与的全是最最有权有势的达官貴人，甚至于面对面的見过那了不起的乔治第四，可是連她也承認这些不过是虛場面。

蓓基的这一段經历，我不再細說了。社会上各宗派团体里面的內幕秘密，我不大淸楚，不过我很明白这些不过是騙局。对于上流社会中的形形色色我是門外汉，描写不会准确，就是有什么見解，也只能在心里藏着罢了。

蓓基后来常常談起她当年在倫敦和豪貴周旋的情形。那时她的目的已經达到，滿心得意高兴，可惜到后来对于这玩意兒也覚得厭倦了。一起头的时候她成天不是忙着設計衣服首飾，添置新裝(像她这样收入微薄，这可不是容易的事，不知得花多少心血，費多少精力)——我剛才說到她不是忙着添置最漂亮的衣服首飾，就是坐着馬車到时髦的場合去赴宴会，受大人物的欢迎，还能不乐嗎？她从最上乘的小宴会換到最上乘的大集会，剛才在一起吃飯的人还是碰在一塊兒。第一天晚上遇見的是这批人，第二天白天遇見的又是这批人。年輕的打着漂亮的領巾，穿

着又亮又精致的鞋子，戴着白手套，修飾得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年紀大的長得魁梧奇偉，衣服上整排的銅扣子，气宇又軒昂，礼貌又周到，只是說的話淡而無味。小姐里面黃头髮白皮膚的居多，穿着淺紅的袍子，見了人非常靦覥怕羞。太太們沒一个不戴金剛鑽首飾，眞是雍容华貴，仪态万方，又美丽，又端庄。这些人虽然是貴族，倒幷不像那种小說里形容的，用不通的法文来交談，大家全說英文。他們議論別人住的房子，家里过活的情形，人品的好坏，也不过像張三議論李四似的。蓓基从前的熟人又妒忌她，又恨她。她自己呢，可憐虫，却对于这种生活膩味極了。她自己对自己說："我眞不想过这日子！如果我是个牧师的老婆，每星期天教教主日学校，还比現在强。或者嫁个軍曹，坐了貨車随着部队滿处跑，那也不錯。唉！我恨不得穿上長褲子，衣服上縫着水鑽片兒，在赶市的日子跳舞挣錢。"

斯丹恩勛爵笑道："你一定跳得不錯。"蓓基对这位大人物毫無矯飾，常常把心里的煩悶說給他听，逗他笑一笑。

"罗登做馬戏团的領班一定合适——那种穿了大靴子和制服在場子里面打响鞭子的人——叫什么司礼官什么的？他長的高大魁偉，很像个大兵。"她默默的想着从前的事，說道："小时候我父亲帶我到白魯克村公共草地上的市集去看戏，回家以后我自己做了一副高蹺，就在父亲圖画間里跳舞，所有的学生都佩服我。"

斯丹恩勛爵道："我很想看看。"

蓓基接下去說道："我巴不得現在就跳。这样一来准把白林駭夫人和葛立澤兒·麦克貝斯夫人吓得目瞪口呆。嘘，别說話！巴斯达① 要唱歌了。"这些豪門請客的时候，往往特約職業艺人去表演，蓓基故意当着大家和他們应酬。有时他們悄悄默默的

坐在犄角上，她特地跟上去，笑眯眯的和他們握手。她說的不錯，她自己也是个艺人。她并不隐瞞自己的出身，說的話很直率，也很虚心。旁观的人有的瞧着她不順眼，有的覺得她可笑，有的反倒因此原諒她。一个說："瞧那女人鈍皮老臉，居然裝出独立特行的腔調来。像她这样，还是乖乖的坐着去，有人肯理她就算便宜她了。"一个說："她为人老实，脾气也好。"一个說："真是个詭計多端的狐狸精！"这几个人說的話，都有些道理。好在蓓基我行我素，什么都不在乎，把那些职業艺术家哄得心悦誠服，甘心自教她唱歌，或是在她宴会上表演，即使本来說喉痛，为了她，情願不裝病。

她有时候在克生街的小房子里請客，一下子来了几十輛馬車，点着明晃晃的大灯，把街上塞得水泄不通。隔壁一百号和一百另二号兩家的人恨透了——一百号給打雷似的敲門声音鬧得不能睡，一百另二号是妒忌的睡不着。車上的跟班全是大高个兒，她的小过道里坐不下，給打發到附近的酒店里去喝啤酒，該他們当差的时候自有傳話的小童兒来傳他們回去。几十个倫敦的豪华公子在小楼梯上推推挤挤，你踩我我踩你的，覺得到了这么个地方来真有意思。許多最受尊敬最有体面的貴妇人坐在那小客厅里听歌唱家表演。这些人在戏台上唱慣了，一开口就使足了劲，竟好像要把窗戶一口气吹下来。第二天，"晨报"上关于时髦集会的新聞里面写道：

"罗登·克劳萊上校夫妇昨天在梅飞厄公館里大宴貴宾，赴宴的有彼得窩拉亭大公和大公夫人，土耳其大使赫·依·巴布希·巴夏和他的翻譯員基卜勃·貝，斯丹恩侯爵，莎吳塞唐伯爵，

① 巴斯达(Giuditta Negri Pasta, 1796—1865)，意大利歌舞家。

畢脫·克劳莱爵士和吉恩·克劳莱夫人，滑葛先生等等。飯后又有集会，到会的有思蒂尔頓老公爵夫人，特·拉·葛吕以哀公爵，却夏侯爵夫人，亞莱桑特罗·斯特拉希諾侯爵，特·勃里伯爵，夏泊組葛男爵，托斯蒂騎士，斯林斯登伯爵夫人，弗·麦卡登夫人，麦克貝斯少將，葛·麦克貝斯夫人，兩位麦克貝斯小姐，巴亭登子爵，賀拉絲·福葛爵士，撒兹·貝德温先生，巴巴希·巴霍特"——其余还有許多客人，随讀者爱塡什么名字就塡什么名字，恐怕得添上十来行密密的小字才写得完呢。

我們这亲爱的朋友对待大人物和她对待地位低微的人一样直爽。有一天，她在一家体面人家吃飯，和一个法国著名的男高音用法文談話，很有些故意卖弄的意思。葛立澤兒·麦克貝斯夫人回过头来，直眉瞪睛的瞧了他們一眼。

葛立澤兒夫人道："你的法文說的多好啊。"她自己說起法文来滿口爱丁堡的土音，听上去老大刺耳。

蓓基垂下眼睛謙恭地答道："我应該說得好。从前我在学校里敎过法文，我媽媽是法国人。"

葛立澤兒夫人見她这样謙虛，心里很喜欢，从此不討厭她了。葛立澤兒夫人認为时下鬧阶級平等的趋势最要不得，如果各等各色的人都跑到上流社会里来，成什么体統呢？可是連她也承認利蓓加懂規矩，沒把自己的地位忘掉。这位太太是个賢慧妇人，对旁人很慈悲。她生成个实心眼兒，虽然沒腦子，却不做亏心事。她自以为比你跟我高出一等，可是这也不能怪她。她的祖宗全是大貴族，几百年来一直有人跪在地上吻他們的袍子边兒。据說一千年前邓肯家里了不起的祖先在苏格蘭登基的时候，他手下的王公大臣做衣服就用葛立澤兒夫人老祖宗家的格子布花样。

斯丹恩夫人自从听利蓓加唱歌之后，对她服服貼貼，說不定还有些喜欢她。崗脫大厦里兩位年輕的太太也不得不对她讓步。她們曾經有一兩回指使別人去攻击她，沒有成功。厉害的斯登宁頓夫人曾經和她交过鋒，可是她也不是好惹的，一頓把敌人杀得一敗塗地。蓓基逢到敌手，偏会裝得天眞爛漫，这时候一張嘴才厉害呢。她的表情是最誠恳最自然的，說的話可也是最刻毒的。她罵完了人，还故意裝出如夢初醒的样子道歉，好讓旁人知道她剛才說过什么話。

有名口角俏皮的滑葛先生是斯丹恩勛爵的食客和帮閑，崗脫大厦的兩位太太攛掇他向蓓基开火。一天晚上，这位先生对太太們挤眉弄眼的涎着臉兒笑，仿佛說："瞧着吧，好戏上場啦。"接下来就去取笑蓓基。那时她正在吃飯，沒有想到有人算計她，还亏她随时都有准备，虽然出其不意的受到襲击，反手就能招架，立刻还敬了滑葛一句，剛剛揭穿他的心病，羞得他臉上热辣辣的發起燒来。蓓基說完了話，不动声色的喝湯，臉上淡淡的挂着一絲兒笑。滑葛有了斯丹恩勛爵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靠山，平时总有飯吃，不时还能借些錢，逢上选举給勛爵办办差，編写編写他的报紙，有杂事的时候插一手帮帮忙。那知道这一下得罪了勛爵，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慌得那倒楣鬼兒几乎哭起来，恨不能鑽到桌子底下去。他可憐巴巴的瞧着勛爵，可是勛爵一頓飯吃完沒有睬他；他望望太太們，太太們也不理他。后来还算蓓基發慈悲，对他說了几句話。此后一个半月里头，勛爵沒請他吃过飯。勛爵有个亲信叫非希的（滑葛当然一向竭力討他的好），奉命告訴他，如果他以后再敢挺撞克劳莱太太，說那些無聊的笑話諷刺她的話，侯爵立刻把他所有的借票都交到律师手里結果了他，决不通融。滑葛对非希痛哭流涕，称他好朋友，哀求他在侯

爵面前說几句好話。他編写的杂志叫"杂說集"的，在底下一期里面登載着他頌揚罗·克夫人的詩歌。每逢滑葛在宴会上碰見利蓓加，就向她求情。他在俱乐部里又对罗登献媚奉承。过了几时，居然又得到侯爵的恩典，准他回到崗脫大厦来。蓓基对他总是客客气气，臉上挂着笑，从来不生气。

勛爵的第一号亲信要人叫威納姆先生；在国会里有他一席，勛爵請客的时候也不漏掉他。这位先生就不同了，說話行事都比滑葛先生謹愼得多。侯爵的这位帮手是个十足道地貴族化的保守党（他父亲是北英国一个做煤生意的小商人），当然痛恨一切暴發戶。虽然如此，他可从来沒有对于侯爵的新寵表示不滿。他暗底下帮她的忙，对她恭而敬之，虽然神情里帶那么一兩分狡猾，不知为什么，蓓基不怕別人彰明昭著和她挑衅，对于威納姆这番好意倒有三分怕。

克劳萊夫妇究竟哪里弄来这么些錢招待貴客呢？当时的人猜測紛紜，說不定使他們家的宴会显得有無穷的意味。有人說畢脫·克劳萊爵士按时貼家用給他弟弟，数目着实不小。如果这話可信，那么从男爵准給蓓基捏在手里憑她驅遣，而且他的性格一定也跟着年齡起了極大的变化。有人風言風語的說蓓基常常到丈夫的朋友那兒去借錢，不是哭哭啼啼的說房子要給沒收了，就是給人家跪着訴苦，求他代付某某賬單，說是不这样的話，她一家子不坐牢就得自杀。据說她靠着这些苦戏騙了涉奥塞唐勛爵好几百鎊的款子。另外一个叫飞尔頓姆的小伙子，是第——联队的騎兵，父亲是專卖帽子和軍服的泰勒和飞尔頓姆合营公司的大股东。他能够踏进上流社会，全靠克劳萊夫妇的力量，听說在銀錢方面也常常受到蓓基的剝削。据說她还假說能够賄买机密差使，叫好些傻瓜白送錢給她。人家究竟造我們

这位清白無辜的好朋友什么謠言，誰也說不上来。总之这句話是不錯的，如果她眞有了別人謠傳她出去討来、借来、偸来的錢，她一定坐拥厚資，下半輩子也不必干不老实的营生了，事实上——不过这些全是后話，留着慢慢再說。

事实是这样的，只要持家精明，会打算盤，現錢用得儉省，差不多什么賬都不付，就能用極小的进款撑極大的場面，至少在短时期內可以这样支持过去。蓓基的宴会引起的飞短流長眞不少；說穿了，她究竟幷不常常請客；就是請客的日子，除了牆上的蠟燭之外也幷不費什么。靜流別墅和女王的克劳萊兩处地方可以供給她許多野味和水果。酒是斯丹恩勛爵的酒窖里拿来的。这位大老官待人眞好，特地使喚他家有名的厨子到蓓基的小厨房里来当差，而且吩咐把自己厨房里的珍饈美味送过来敬客。老实人往往遭到唾駡，像蓓基就是一个，說来眞是可气。其实外面人說她的坏話，十句里信不得一句。如果欠了債还不起的人都得受到排斥，如果我們仔細檢查每个人的私生活，推測他有多少收入，因为他花錢不得当就不睬他，那么，这名利場就成了闃無人烟的曠野，誰还能在这兒住下去呢？亲爱的先生，照这样下去，大家全成了冤家对头，行为变得非常野蛮，成天拌嘴，吵架，躱着不見面。我們的房子漸漸淪为地洞，而且既然大家彼此不关心，也就不必講究外表，只穿破破爛爛的衣服。房租地稅从此收不着，宴会从此不举行，做买卖的都得破产。所以說，倘若人人横着荒謬的成見，凡是自己不喜欢的或是痛駡过的人都迴避不見的話，人生的乐趣还剩下什么呢？好酒，好食，精致的蠟燭，胭脂，硬襯裙，金剛鑽首飾，假头髮，古磁器，路易十四式的玩意兒，公园里的出租馬車，高視闊步的拉車駿馬，一概取消了。反过来說，彼此容忍寬恕，这日子才有意思。我們尽管痛駡某人混

眼，說他是惡棍流氓，应該絞刑处死，其实我們何尝眞的願意絞死他？見面的时候还拉手呢！如果他的厨子手段高明，我們就不跟他計較，到他家里吃飯去。我們这样待他，希望他也这样待我們。于是商業發达了，文明进化了，和平也有保障了。每星期有新的宴会，新衣服就卖得出，辣斐德地方隔年陈的葡萄酒有了銷路，老实的葡萄园主人也托賴着多賺几文錢。

我所描写的时代，剛剛是偉大的乔治当政，太太小姐們时行穿羊腿式的袖子，头上插着鏟子似的玳瑁大梳子，不像时下風行的裝束，簡簡單單的袖子，漂亮的束髮花圈。兩个时代的打扮虽然不同，看来上流社会里的風气却沒有多大的改变，作乐消遣的方式也大致相同。我們这些見不着大場面的人，只能在那些打扮得目迷五色的美人兒进宮覲見或是上跳舞会的时候在巡警背后偸偸的瞧一眼，总覺得她們像天仙一样漂亮，不知怎么遂心如意，享的福气都是常人得不到的。为着安慰这些不知足的人，我才写了这部書叙述蓓基怎么打天下，怎么得意，后来又怎么失望。她像一切有本領的人一般，世路上的甜酸苦辣样样尝过。

正当那时，演字謎戏的風气从法国傳到英国，相当的流行。許多相貌好的太太小姐借此露露臉，几个腦子好的太太小姐也借此卖弄聰明。蓓基呢，大約自以为又聰明又好看，一力攛掇斯丹恩勛爵在岡脫大厦請客，連帶着演几幕短戏。如今我把讀者也帶去参加这次燦爛輝煌的宴会。我欢迎讀者的时候，心情是很悲慘的，因为这恐怕是請你参加的最后一次大宴会了。

岡脫大厦富丽堂皇的画廊給划出一半来做戏院。在乔治第三在位的日子，这房子里就演过戏。斯丹恩侯爵当年演爱迪生①

---

① 爱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英国散文家，"凱托"(Cato)是他唯一的悲剧，1713年上演。

"凱托"一剧的主角，头髮里洒了粉，腦后系着粉紅的蝴蝶結——从前所謂罗馬式的蝴蝶結；至今还有这样一幅肖像留下来。这出悲剧是演給威尔斯亲王、奥斯那勃主教和威廉·亨利亲王看的，那时他們像演員一样，还是小孩子。用过的道具从那时起就給撩在閣楼上，現在又拿了一兩样出来，修一修，新一新，在做戏的时候好用。

撒兹·貝德溫那时还是个文雅的年輕公子，刚从东方回来，这一回演戏就由他主持。在从前，在东方游历过的也算个人物。爱冒險的貝德溫在沙漠里勾留了好几个月，住过篷帳，回家后出过游記，更比別人了不起。他的游記里还有他自己的几張像，穿着各种不同的东方衣服。他到处旅行，总有一个相貌丑惡的黑人伺候着，竟是白拉恩·特·波阿·吉尔勃① 第二。崗脫大厦的人認为貝德溫、他的黑奴和他的东方服飾非常有用，很欢迎他。

第一段戏就由他領导演出。幕一开，只見台上一个土耳其軍官，头上戴着大大的一綹兒羽毛。这幕戏的背景显然不是現在的土耳其，由服飾上看得出旧式禁衛軍还沒有取消，回教徒也还沒有时行戴那种沒有边的小帽子，仍旧裹着巍巍然的旧式头巾。那軍官躺在榻上假裝抽水烟。为着有太太小姐們在場，不能真的抽烟，只好焚一种香餅子。这土耳其大老爷打了个呵欠，做出种种困倦懶散的姿态。他把手一拍，那个努比亞黑人梅斯罗② 就出来了。他光着胳膊，戴着釧环，佩着長刀短劍和許多东方飾物，看上去又瘦又高又丑。他以手加額，对大老爷鞠了一个躬。

① 十九世紀英国小說家司各特历史小說"撒克遜刼后英雄略"(Ivanhoe)中的騎士，他的两个跟班都是黑人。

② "天方夜談"里有一个喜欢微服夜行的国王，他手下执刀劍的侍从叫梅斯罗。

满堂的看客又害怕又兴奋，女眷們交头接耳的談論起来。这黑奴是貝德温用三打樱桃酒向一位埃及大官換来的。据說后宫的妃嬪犯了事就給他縫在麻袋里丢下尼罗河去，死在他手里的不知有多少。

貪恋酒色的土耳其人把手一揮，說道："叫人牙子进来。"梅斯罗把販奴隶的牙子領到軍官面前，后面还跟着一个戴面紗的女奴。他把面紗拿掉，屋里的人立刻嘖嘖地贊嘆起来。扮演女奴的是温克窩斯太太(她娘家姓亜伯索朗)，眼睛头髮美丽極了。她穿一件华丽的东方衣服，烏油油的头髮編成辮子，滿头珠翠，衣服上挂着一个个大金洋錢。可惡的回教徒表示为她傾倒。苏拉嘉双膝下跪，哀求他放她回到故乡山里去，因为她的息加新爱人正在为她伤心。鉄石心腸的哈撒不但不理她，說起息加新的新郎，乐得直笑。苏拉嘉凄楚动人的掩着臉倒在地上。在山穷水尽的当兒，基色拉大人走了进来。

他大人特地傳苏丹的旨意。哈撒接过聖旨，頂在头上，惶恐得顏色大变，傳旨的黑人却惡狠狠的滿面得意(他还是梅斯罗，不过換了一件衣服)。軍官叫道："饒命！饒命！"基色拉大人獰笑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弓弦来。①

他剛剛拿起这凶器預备下手，幕下来了。哈撒在里面大声叫道："前面二个音节有了！"罗登·克劳萊太太即刻也要上場，这时特地走出来恭維温克窩斯太太，說她的衣服又美丽，又典雅。

接着，第二幕开始了。布景仍旧帶着东方色彩。哈撒換了一件衣服，摆足功架坐在苏拉嘉身边。在这一幕里苏拉嘉和他

① 相傳古代土耳其人用弓弦当作处死犯人的刑具。

融洽得很，基色拉大人也变了个和順的奴隶。开幕时太陽在沙漠里升起来，所有的土耳其人匍匐在沙地上，向东頂礼膜拜。沒有駱駝可以上台，只好由乐队奏了一只滑稽的曲子，叫做“駱駝来了”。后面摆着一个碩大無朋的埃及人的腦袋①。这腦袋还会唱歌，而且唱的是滑葛先生作詞的滑稽歌。这一下，連戏台上的旅客也吃了一惊。那些东方的旅客像“魔笛”② 中的摩尔王和派格奇諾，舞着跳着，下台去了。那腦袋大声嚷道：“最后的兩个音节也有了。”

然后是最后的一幕。这一回，布景是希臘的篷帳。一个魁梧奇偉的男人睡在臥榻上。旁边的牆上挂着头盔和盾牌。这些武器如今不必要了。因为伊里安③ 已經打下来，伊菲琪娜亞④ 做了犧牲，卡桑特拉⑤ 也給他擄来关在外厅。万人之上的君王⑥（是克劳莱上校扮演的，虽然他对于伊里安陷落和卡桑特拉被俘的故事一点也不知道）——万人之上的君王正在亞各斯，幕开时他睡熟在一間屋子里。戏台上点着一盞灯，他那肥大的影子搖搖晃晃的照在牆上。灯光里，特洛亞的劍和盾牌閃閃爍爍的發亮。演員进来之前乐队奏着“唐璜”⑦ 中慘厉的音乐。

---

① 在埃及底比斯(Thebes)附近有一个巨大的人像，傳說塑的是在希臘和特洛亚十年战爭中显过身手的梅农。日出的时候，人像里会發出音乐来。

② “魔笛”(The Magic Flute)是莫扎特的歌剧，派格奇諾是歌剧里專能利用魔鈴捉鳥的人。

③ 伊里安就是特洛亚。这里述說的是希臘和特洛亚十年苦战的故事，所說的君主就是希臘軍一方面的首領亚加梅农。

④ 亚加梅农的女兒，见第 148 頁注①。

⑤ 特洛亚王毆拉亥姆的女兒。

⑥ 荷馬在他的史詩里称亚加梅农为万人之上的君王。

⑦ 莫扎特的歌剧。

伊杰斯德思[1]臉色蒼白，踮起脚尖偷偷的走进来。幔子后面露出一張怪可怕的臉，惡狠狠的往外瞧。他举起匕首准备下手，睡熟的人在床上翻了个身，敞开又寬又大的胸口，仿佛准备讓他行刺。他瞧瞧床上那尊貴的首領，实在下不了毒手。克里蒂姆耐絲德拉光着雪白的膀子，棕黄的头髮从兩肩披下来。像幽灵一样又輕又快的溜到屋里。她臉色慘白，眼睛里帶着点兒微笑，那險惡的表情看得大家哆嗦起来。

全堂一陣騷动，一个看客說道："老天哪，这是罗登·克劳莱太太。"

她輕蔑的从伊杰斯德思手里夺下匕首，走到臥榻旁边。在灯光里，只見高高举起的匕首在她头頂上發光，然后——然后呼的一声，所有的灯都灭了，全場一片漆黑。

場子里又暗，剛才演的戏又怕人，弄得大家心惊肉跳。利蓓加演得太好、太逼真、太可怕了，看客一时連話都說不出来。然后全場的灯一起大放光明，看客們轟然喝采。斯丹恩老头兒的声音大得扎耳朵，比誰都觺得高兴，連声叫道："好啊！好啊！"他咬着牙說："天啊，她眞做得出来。"所有的看客齐声欢呼着請演員出台，只听得一片声的："請后台經理！請克里蒂姆耐絲德拉！"亚加梅农王不願意穿着罗馬式的紧身衣服出来，只肯和伊杰斯德思等几个演員躲在后面。貝德温先生拉着苏拉嘉和克里蒂姆耐絲德拉走到台前謝幕。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一定要和迷人的克里蒂姆耐絲德拉見見面。"赫赫！一刀把他刺个透明窟窿。再嫁别的人，是嗎？"这就是亲王大人的恰到好处的批評。

---

① 亚各斯王亚加梅农出战时將国家和妻子克里蒂姆耐絲德拉托給伊杰斯德思，伊杰斯德思自己做了克里蒂姆耐絲德拉的情人，两人同謀杀死亚加梅农。

斯丹恩侯爵說："罗登·克劳莱太太扮演那角色眞有勾魂攝魄的力量。"蓓基活潑潑的、嬌俏的笑了一声，屈着膝行了个最嫵媚的礼。

听差托进一盤盤精巧的冷食。演戏的进去准备底下一幕戏。

第二个謎底有三个音节，演的是啞剧，剧情如下：

第一个音节。下級騎士罗登·克劳莱上校戴着一頂軟边帽子，拄着拐棍兒，穿了大衣，手里提了一盞馬房里借来的灯，高声叫喊着在戏台上走过去，仿佛是报时辰的更夫。底下一个窗戶前面有兩个兜銷貨物的行商坐着玩牌，看样子玩的是叶子戏。兩个人一面玩一面尽打呵欠。然后旅館里替人刷皮鞋的来了。葛·林烏德把这角色扮演得維妙維肖，給兩个客人脫了鞋。一会兒，打扫房間的女佣人（莎吳塞唐勛爵）拿了兩支蠟燭，一个暖壺，走到楼上，給客人暖了床鋪。兩个行商調戏她，她举起暖壺把他們赶开，然后自己也出去了。旅客們戴好睡帽，拉下窗帘。擦鞋的走到楼下房間里关了百叶窗。外面人还听得見他在里头关門加門上鏈子的声音。戏台上所有的灯都灭了。乐队奏着"睡吧，我的爱"。幕后一个声音說："第一个音节有了。"

第二个音节。台上的灯光忽然亮起来。奏的曲子是"巴黎的約翰"① 里面的一支老調"啊，我爱旅行"。布景沒有換。在一楼和二楼之間挂了一塊牌子，画的是斯丹恩家里的紋章。全屋子里鈴声鐘声响成一片。在楼下的一間屋子里，一个人拿着一張長長的單子給另外一个人看；那人看了伸出拳头，賭神罰咒的威吓他，罵他混賬。还有一个人在門口叫道："当槽的，把我的小馬車赶过来。"他摸摸女佣人（莎吳塞唐勛爵）的下巴，那侍女做

① 由十五世紀的法国諷刺小說"巴黎的約翰"（Jean de Paris）改編的歌剧。

出恋恋不舍的样子，就像嘉莉泊索丢不下那出众的俄底修斯①。擦鞋的（葛·林烏德先生）拿着一木匣子的銀杯子走过，口里叫着“留心盆兒罐兒呵！”演来又自然又幽默，博得滿堂彩声，还有人丢了一束花給他。忽然听得馬鞭子拍拍的响，旅館主人、侍女、茶房，一股腦兒冲到門口。貴客剛要上台，幕下来了。后台經理在后面叫道：“第二个音节有了。”

禁衛軍中的葛立格上尉說道：“我看謎底是‘旅館’吧？”大家听得他說出这么聪明的話，都笑起来，他猜得的确离答案不远。

里面准备第三幕的时候，乐队奏的是許多水手歌曲綜合成的杂拌兒，包括“英倫海峽中的航路”、“刺人的北風，歇歇吧”、“不列顛，統治吧”、“啊，在貝斯开灣”等等。由此知道戏里准有关于航海的情节。开幕的时候听得里面打鈴。一个声音叫着：“先生們，靠岸啦！”旅客們互相告别。他們似乎很焦急，对着天边的云（实在是一塊深顏色的布幔）指指点点，一面提心吊胆的点着头。斯基姆士夫人（莎奥塞唐勛爵）帶着她的小狗和丈夫一起坐下来，旁边擱着她的手提包和一个个口袋。她伸出手来紧紧拉着身旁的繩索。这显然是一只船。

船長（克劳萊上校）戴着三角帽子，拿着望远鏡走出台来。他一手按着帽子，对着天边了望。他的衣服飄飄蕩蕩，仿佛那时正在刮風。他松了手去用望远鏡，帽子登时給風吹掉，台下的看客大声叫好。風越来越大。音乐也越奏越响，像風的呼嘯。水手們走过戏台的时候东倒西歪，似乎船身动蕩得非常厉害。船上的总管（葛·林烏德先生）翹起着脚，捧了六七个盆兒走出来。

① 俄底修斯是荷馬史詩“奥德賽”的主角，特洛亚战爭中的英雄。他半生浪游在外，有許多奇險的經历，在特洛亚战爭結束后的归途中曾漂到海上女神嘉利泊索的島上，羈留了七年。

他很快的搁了一个在斯基姆士勛爵身旁。斯基姆士夫人把小狗捏了一把，捏得它嗚嗚的哀叫。她用手帕掩着臉，急急忙忙的跑出去，大概到船艙里去了。这时音乐急促强勁到極点，眞像在刮大風下大雨。第三个音节也算有了。

当时法国有一只巴蕾舞名叫夜鶯，蒙戴需[1]和諾勃萊在剧中演出的时候非常出風头。滑葛先生善于写詩，就着剧中悅耳动听的曲調配上自己的詩歌，把它改成一出歌剧，搬上了英国的舞台。戏里的角色全穿上法国古裝。莎吳塞唐勛爵这一回演一个老婆子，拄着一根弯弯的拐棍，扮得維妙維肖，在台上一瘸一点的走。

台后有人在顫声唱歌。台上一所用硬紙板做成的小屋子，上面搭着花棚，長滿了玫瑰花，裝飾得非常美丽，歌声就从屋后發出来。老太婆叫道："斐洛梅兒，斐洛梅兒！"斐洛梅兒应声而出。

下面又喝采，原来出台的是罗登·克劳萊太太。她头髮里洒了粉，臉上貼着美人斑，这样令人銷魂的侯爵夫人眞是天下少有。

她笑吟吟的哼着歌兒，一面跳跳蹦蹦，活是戏台上傳統的小姑娘。她行了个礼。媽媽說："孩子，你干嗎老是又唱又笑的？"她一面走，一面唱——

月台上的玫瑰

月台上的玫瑰一清早香气芬芳，

她一冬想念春天，把叶子掉光，

---

[1] 蒙戴需(Pauline Montessu, 1805—77)，法国跳舞家。

你問我为何她如今又紅又香，
無非是太陽出了，鳥兒在歌唱。

請听树林里婉轉歌唱的夜鶯，
到冷風吹落树叶，他也噤了声，
媽媽，你知道他如今为何高兴？
無非是太陽出了，树叶顏色新。

盛开的玫瑰把臉兒染得紅噴噴，
鳥兒开了口，大家各尽本分，
我心中陽光普照，我鼓舞欢欣，
因此我歌唱，我臉上起了紅暈。

那个做媽媽的看上去是个和气不过的人，她留着兩大把連鬢鬍子，帽子遮不了，从帽边下露出来。她的女兒每唱完一段，她就去摩弄她，把那天眞爛漫的小姑娘摟在怀里，引得台底下表同情的观众大声哄笑起来。結尾的时候乐队奏着一支交响乐，仿佛成千累万的鳥兒一起在唱，全場一致欢呼“再来一个！”大家尽情的鼓掌叫好，花球像雨点一般落到当晚的夜鶯身上。喝采喝得最响的是斯丹恩勛爵。蓓基，那夜鶯，接住他抛过来的花朵兒，紧紧摟在胸口，那样子活像是个小丑。斯丹恩侯爵高兴得如醉如狂，他的客人也一样兴奋。第一出戏里顚倒众生的黑眼睛美女到哪里去了？蓓基的模样远不如她，可是光芒万丈，把她压倒。所有的人齐声夸贊蓓基，把她跟斯蒂芬士[1]、加拉陶里[2]、龙

① 斯蒂芬士(Catherine Stephens, 1792—1884)，英国的歌唱家，又是名演員。

② 加拉陶里(Caradori-Allan, 1800—65)，意大利女歌唱家。

齐·特·貝尼①相比，說是如果她上台演戏的話，准会把所有的女戏子比下去。看来这話很有些道理。她已經登峰造極，暴風雨一样的掌声和采声压不下她顫抖嘹亮的歌声。她的声音洋溢着喜气，越唱越高——正像她的地位一样越升越高。戏做完之后，接下去便是跳舞会。蓓基是当夜最出風头的人，大家都圍着邀她跳舞。前面說起的那位皇室貴胄賭咒說她的一切全是尽善尽美，再三找她說話。蓓基臉上这样光彩，眼見金錢、名誉、地位指日可以到手，心里說不尽的得意。斯丹恩勛爵对她十分傾倒，到东到西跟着她，除了她以外差不多不和别的人說話，而且滿口恭維，当众向她献殷勤。她穿着侯爵夫人的戏裝，和特·拉·夏伯蒂哀公爵的参贊特·脫呂菲尼先生跳了一只宫廷舞。公爵对于从前宫廷里的傳統非常熟悉，極口称贊克劳萊太太配得上做維絲德丽②的学生，甚至于有資格在凡尔賽宫里出入。他大人那时正在害痛風，一方面顧全自己的尊严，一方面切記着自己的責任，忍住了沒有和她一起跳舞，心里可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自我犧牲。他当着众人說，有了罗登·克劳萊太太那样的談吐和舞艺，無論在欧洲哪一个宫廷里面都够得上大使夫人的格。他听說克劳萊太太有一半法国血統，才觉得心平气和，說道："这种庄严的跳舞，只有我們法国人跳起来才有这么优美的姿态。"

然后蓓基又和彼得窩拉亭大公的表弟，又是他的参贊克林根斯博先生跳华尔滋舞。大公本人也是兴高采烈，他究竟比不上和他同行的那位法国外交家，沒有多大涵养功夫，再三要和那可爱的太太跳一場，拉着她在舞池里的溜溜的打轉，把自己靴子

① 貝尼(Ronzi de Begnis, 1793—1849)，意大利女歌唱家。

② 維絲德丽 (Lucia Elizabeth Vestris, 1797—1856)，当时最有名的女低音。

流苏上和制服上饰着的金刚鑽洒了一地，直跳得上气不接下气才罢。巴布希·巴夏本来也想和她一同跳舞，可惜这玩意兒在他們本国是沒有的。所有的人站成一圈，把她圍在中間，發狂似的拍手叫好，竟好像她就是諾白萊或是泰格里昂尼[1]。人人都高兴得出神忘形，蓓基本人不消說更是欣欣得意。她走过斯登宁頓夫人身旁，滿臉不屑的瞟了一眼。她对着崗脫夫人和她的小嬸子态度非常傲慢，乔治·崗脫的太太沒想到她有这一手，气得了不得。所有年輕貌美的太太小姐竟沒有一个比得上她。温克窩斯太太在剛开始演戏的时候倒有人捧場，因为大家贊賞她的長头髮和大眼睛，可憐她哪里賽得过蓓基，簡直沒有風头可出。就是她气得把長头髮扯下来也沒人理，把大眼睛哭瞎了也沒人疼。

蓓基最得意的还是吃晚飯的时候。她給派在貴客一席，和前面說过的亲王大人同坐，其余同桌的也是大名鼎鼎的权貴。她使的是金杯金盞。如果她要把珍珠化在香檳酒里也办得到，簡直和克里奥佩特拉女王[2]不相上下。彼得窩拉亭的大公只要能够得到美人青睞，情願把縫在衣服上的金剛鑽送一半給她。夏伯蒂哀写給政府的信中也提到她。其余别桌的太太們只能用銀碗銀盞，眼看着斯丹恩勛爵不时向她献殷勤，都賭咒罰誓說他給蓓基迷昏了头，行出事来不成体統，对于有地位的夫人們是个極大的侮辱。如果尖酸的口角可以杀人，斯登宁頓夫人准会当場叫蓓基送命。

---

① 泰格里昂尼(Maria Sophia Taglioni, 1804—84)，意大利巴蕾舞家。

② 克里奥佩特拉(Cleopatra)，公元前一世紀埃及托洛密王朝的女王，罗馬帝国后三头执政官馬克·安东尼和她相好的时候，她曾經把珍珠耳环溶在酒里，干杯替他上寿。

罗登·克劳莱看着妻子風头这样健，心里惶恐，覚得她和自己越离越远。他一想到老婆本領高强，比自己不知厉害多少，心里有一种类似痛苦的感覚。

蓓基回家的时候，一大群年輕小伙子簇拥着她一直送到馬車里。府里的規矩，凡是有客回家，外面的听差就大声傳馬車，門外接应送客的人也跟着吆喝。这些人站在崗脫大厦的大門外面，每逢有客出来，就凑上去道喜，希望勛爵們在这次大宴会上快乐。

听差們吆喝了一陣，罗登·克劳莱太太的馬車轟隆隆的走进灯火通明的院子，一直来到門口有遮盖的跑道上。罗登扶着太太进了馬車，眼看馬車先走，因为威納姆早已約好和他步行回家。他們兩个一面走，威納姆一面遞給他一支雪茄烟。

外面有的是举火送客的佣人，罗登和威納姆就在他們灯上点了雪茄，一起步行回家。这时有兩个人从人叢里走出来跟在他們后面。大概在崗脫广場走了百来步光景，兩人中的一个走上前来碰碰罗登的肩膀，說："对不起，上校，有話跟您說。"这时另外一人呼哨了一声，崗脫大厦附近停着的街車之中就来了一輛，那助手赶快跑到克劳莱上校面前站好。

勇敢的軍官立刻知道自己落在地保手里。他托的往后一退，剛好撞上了在先碰他的那个人。

后面的一个說："我們一起有三个人，要跑也跑不了的。"

上校似乎認識說話的人，說道："莫斯，是你嗎？我一共該人家多少？"

莫斯先生是密特尔撒克斯郡州官的助手，一向在强色瑞街可息多巷內办公，他輕輕答道："小意思，就是那登先生的一百六十鎊六先令八便士。"

可憐的罗登說："威納姆，看老天面上，借我一百鎊吧。我自己家里有七十鎊。"

可憐的威納姆說："我所有的財产加起来不滿十鎊。再見吧。"

罗登垂头丧气的答道："再見。"威納姆自管自回家。罗登·克劳莱的車子經过法学院大門的时候，他剛把雪茄抽完。

第五十二章

体貼入微的斯丹恩勛爵

只要斯丹恩侯爵有意帮忙，他做事可眞徹底。而且他眼光很清楚，行好事并不是不分好歹一視同仁；他对于克劳莱一家百般照顧的情形就是証明。勛爵主張好好的栽培小罗登，劝他的父母送他进公立学校。他說孩子長到这么大，应該上学校，一則能够培养竞爭心，二則可以打下拉丁文的底子，三則有体育活动，四則有机会交朋友，对孩子的益处可大了。他的父亲回說他沒有錢，上不起好的公立学校。他的母亲認为布立葛絲是个头等的女教师，在英文、初級拉丁文和一切普通学科上把小罗登教导得很有成績（这話倒是眞的），不必再进学校。可是斯丹恩侯爵慷慨大量，再三要送他上学，他的父母也沒的說了。勛爵是一所有名学校的校董；这所学校历史悠久，名叫白袍僧学院。在从前，息斯德新派的修院就在这兒，旁边便是斯密士广場，当比武場用的。信奉异端邪說的人若是固执不化，就給帶到此地活活燒死，因为这兒空地大，行刑时可以方便些。保衛正教的亨利第

八① 沒收了修院的財产，凡是不肯听他命令立刻改奉新教的神父有的上絞台，有的受酷刑。后来一个有錢的大商人把那房屋和附帶在旁的空地买下来，連上别的有錢人捐的地皮和現錢，建立了一所專为老人和兒童治病的慈善医院。这历史悠久而且几乎是修院性質的慈善机关慢慢的發展成一所走讀学校，至今保留着中世紀的服飾和制度。所有息斯德新派的修士都祈禱上蒼，保佑这学校永远兴盛。

校董里面好几个是国內最有势力的貴族、主教和大官僚。学生吃得好，住得好，教育得好，將来在大学有丰足的津貼，大学畢業之后在教会里又有好差使，因此許多小不点兒的小爷已經定下終身职業，准备为教会服务。想在这兒讀書的人着实不少，竞爭得相当剧烈。这学校本来是为清寒子弟設立的；無論教会內外的人，凡是貧寒有为的，有資格送孩子入学。可是許多有体面的校董行好事的范圍很广，而且沒有一定的标准，由着自己的性兒把各等各样的孩子介紹进来。不花錢而能受到教育，將来还稳稳的有职業有收入，实在是个巧宗兒，連好些最有錢的人也不小看这种机会。不但大人物的亲戚，連大人物本人，也願意叫家里的孩子来沾这个便宜。学生里面有大主教們的亲戚本家，有他們手下牧师的兒子，也有达官貴人的亲信佣人的孩子。进了这所学校，無論什么阶級，什么行档上的人都接触得到。

罗登·克劳萊看的書只限于"賽馬日程"，关于学問文章，他只記得小时在伊頓学校挨打和这东西有密切的关系。話是这么說，他和所有的英国紳士一样識大体，眞心誠意的尊敬古典文学。他想到兒子能够成为有学問的人，前途有了保障，或許一輩

① 英国从亨利第八时脫离罗馬教廷，改奉新教。

子不用再操心，不消說十分高兴。兒子是他最大的安慰，他們爷兒倆感情融洽，不管在什么小事情上都談得投机。这些事他从来不和老婆說，因为蓓基一向不管兒子的事。罗登望子成人的心切，虽然舍不得，却馬上答应送他上学，为了他，就是放弃自己最大的慰借和乐趣也是願意的。以前他不知道自己疼兒子疼到什么程度，現在送他出門，才辨出滋味来。他走了以后，罗登悶悶不乐，然而心里的煩惱又不願意对人說。小罗登不比父亲，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还有年龄相仿的同伴，倒很快乐。上校对老婆表示他舍不得兒子，心里难受，結結巴巴的話也說不完全，蓓基看他这么多情，有一兩回忍不住笑起来。这可憐的家伙好像失去了最大的快乐，最亲近的朋友，时常对着梳洗間里的空床（小罗登的卧床）無精打采的發楞。每天早上他想念孩子，心里悶得慌，有时候打算一个人上公园散步，可是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小罗登离了家，他才知道自己一向失亲少友。凡是喜欢小罗登的人，他全願意亲近，常常在他好心的嫂子家里一連坐几个鐘头，叨叨的夸贊兒子心地忠厚，相貌出众，还有其他各色各样的好处。

前面已經說过，小罗登的大娘和堂妹妹很喜欢他。小姑娘因为他要走了，伤心得眼泪鼻涕的痛哭。大罗登感激她們娘兒倆的好心，知道她們对自己表同情，放心大胆的傾吐他对于兒子的一片痴心，讓他心里最真摯最敦厚的感情流露出来。因为这样，吉恩夫人不但願意帮他的忙，而且真心看得起他。他这些衷腸話兒，对老婆是說不出的。妯娌兩个尽量避免見面。蓓基刻毒的嘲笑吉恩又多情，又温柔。吉恩是个良善老实的好人，对于蓓基这种沒有心肝的行为看不順眼。

因为孩子的关系，罗登夫妇之間的隔閡一天比一天深。这

事实罗登不但不肯对自己承認，而且并不知道。蓓基反正不放在心上，說句实話，罗登也罢，别的人也罢，在她都不是少不了的。在她看来，罗登不过是跑腿的佣人，不值錢的奴才。不管他怎么心事重重，搭丧着臉兒，她根本不注意，最多不过冷冷的譏刺他几句。她忙着为自己筹划，一心只想寻欢作乐，搶地盤，一步步向高枝兒上爬。她应該在上流社会里占一个重要的位子，这是錯不了的。

老实的布立葛絲給孩子收拾了一只小箱子帶到学校里去。女佣人莫萊送他出門，在过道里忍不住哭起来。莫萊是个好心腸，虽然工錢已經好多时候沒有到手，她对主人家还是忠心耿耿。蓓基不讓丈夫把家里的馬車送孩子上学。她說她的馬是不能到市中心去的，誰听見过这么荒謬的事！孩子上学只消雇一輛街車就行了。小罗登动身的时候，她沒去吻他，罗登也不来和她拥抱，只吻了布立葛絲一下子（平常他很怕羞，难得跟她这么亲热）。他安慰布立葛絲，叫她不必發愁，他每星期六回家，照常能够見面的。爷兒兩个坐着街車向市中心走，蓓基自管自坐上家里的馬車上公园兜風。爷兒兩个踏进校門的当兒，她正忙着和二十来个花花公子在曲池旁边說笑。罗登送孩子进了学堂，自己回身出来。可憐这久經風霜的家伙凄凄惶惶，一心顧恋兒子，大概自从他懂事以来，还不曾有过这么純潔的感情。

他悶悶不乐的走到家里，和布立葛絲兩人一起吃了飯。他想到布立葛絲很疼小罗登，凡事照顧得周到，心里非常感激，所以对她特别客气。他又想起自己借了布立葛絲的錢，并且帮着騙她，一时良心發現，老大不过意。他們兩人談了半天，說来說去，全是关于小罗登的事。蓓基回家換了衣服，又出去吃飯了。下午，他心上还是不痛快，又到吉恩夫人家里去喝茶，告訴她小罗

登上学的經过；形容他怎么勇气百倍的离开家里；告訴她学校的制服是長袍子和灯籠褲。他从前部队里的同事賈克·勃拉克鮑尔的兒子也在那里，答应照顧小罗登。

不到一个星期，小罗登已經成了勃拉克鮑尔的小打杂，替他擦皮鞋，烤面包。勃拉克鮑尔教給他拉丁文法里面的奧妙，而且揍了他三四回，不过揍得不算重。罗登的臉相老实，看上去脾气也好，因此到处有人緣。他虽然挨打，看来并不太厉害，对他倒是有益处的。至于給人擦皮鞋，烤面包，打杂，那更不算什么，大家早已公認这是英国公子哥兒們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写書的不管底下一代的事，罗登少爷的学校生活，我不多說了，要不然这本書永远写不完。不久之后，上校去探望兒子，看見他身体很好，也很快乐，穿着黑袍子和灯籠褲对着人笑。

他的父亲很聪明，送給他的头領勃拉克鮑尔一个金鎊，这位少爷收了这份礼，从此对于他的打杂另眼相看。孩子的保护人是权势赫赫的斯丹恩勛爵，他的伯父是国会議員，父亲是个上校，又有下級騎士的封号，"晨报"上描写最了不起的大宴会，也常常提到他的名字；由此种种，学校当局大概很看重他。他的另用錢很多，可以大手大脚的請朋友們吃楊梅餅。到星期六，他往往得到准許回家探望爸爸。做爸爸的到这一天就像过节似的，非得庆祝一番才罢。他有空的时候亲自帶孩子上戏院看戏，要不然就叫听差帶着他去。到星期日，孩子跟着布立葛絲、吉恩夫人和堂弟堂妹一起上教堂。他講到学校里的情形，怎么打架，怎么給人当差，罗登听了贊嘆个不完。不久，小罗登的老师叫什么名字，同学里面誰最有势力，他都知道得很清楚——跟兒子一样清楚。他又把兒子的心腹朋友請到家里来，看完戏以后給他們吃糕点、蛤蜊和麦酒，把兩个孩子吃得害病。小罗登拿出拉丁文法書

給他看，告訴他教到什么地方，他假裝內行，郑重其事的說："孩子，你得用功啊。古典文学对你益处可大了。"

蓓基一天比一天瞧不起丈夫。她說："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要上哪兒吃飯就上哪兒吃飯。到亞斯脫萊馬戏場里去喝姜汁啤酒吃木屑也行①，跟着吉恩夫人去唱聖詩也行，就是要我管孩子不能够。我还得为你操心打算呢，你呀，根本就沒有本事自己打天下。如果沒有我，你哪兒有今天的日子，今天的地位？你細想去吧！"說真的，蓓基到得去的宴会，可憐的罗登慢慢的沒有份了。竟有不少人家單請太太不請先生。蓓基一开口就是某某勛爵某某大人，那口气竟好像她生来就是貴族。宫里有了丧事，她沒有一回不穿孝。

对于克劳萊一家子又可爱又可憐的穷人，斯丹恩勛爵像父亲一样的照顧。他安頓了小罗登之后，又想把布立葛絲打發出去，以便节省家里的开支。蓓基那么能干，还怕不会管家嗎？前面已經說过，这位慈悲的大人物曾經帮过蓓基好些錢，讓她和布立葛絲清賬，不知为什么布立葛絲至今沒有走。看来克劳萊太太把这笔款子用到别的地方去了，她那慷慨的恩人借錢給她就是叫她还債，这番意思她竟沒有理会，想起来真气人。話虽这样說，斯丹恩勛爵是講究礼貌的，并沒有对蓓基提起他心里的疑团。一則恐怕为了銀錢小事爭論起来，惹得她心里不痛快，二則也許她別有苦衷，不得不把勛爵借給她的一大笔錢挪用一下。他决心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于是使出委婉的手段細心做了一番少不了的探訪工作。

第一步，他立刻找了一个机会去盤問布立葛絲小姐。这件

① 馬戏場的地下通常鋪木屑，以免表演的人摔交受伤。馬在場子奔跑的时候木屑飞揚，看客免不了呼吸到不干淨的空气。

事幷不难，因为布立葛絲只要人家稍微助助她的兴，馬上滔滔不絕把一肚子的話和盤托出。有一天，罗登的老婆出門去了(勛爵的亲信非希先生只要到馬車行里去一問便知道，因为克劳莱家里的馬和馬車是由車行代管的，或者应該說車行里有几匹馬和一輛車子是專为他家白效劳的)——罗登的老婆出門以后，勛爵假裝偶然到克生街来玩兒，問布立葛絲要一杯咖啡喝，順便告訴她說孩子在校里成績很好。这样，不到五分鐘的功夫，他就發現罗登太太只送給布立葛絲一件黑綢衫子，已經叫她感激涕零。

他听了这些天眞的話，心里暗笑。原来亲爱的蓓基曾經細細的講給他听布立葛絲拿到了錢(一共是一千一百二十五鎊)，心里怎么高兴，后来怎么投資，她自己把这了不起的一大笔款子交給布立葛絲的时候又怎么心疼。亲爱的蓓基当时心里准在想："誰知道，也許他还会再給我一点兒呢。"勛爵大概覚得自己已經够慷慨了，幷沒有接口說再送錢給这个詭計多端的蓓基。

他心里覚得好奇，接下去就去探問布立葛絲小姐的景况。她很直爽的把自己的处境講給勛爵听：克劳莱小姐怎么傳給她一笔遺产，她自己的亲戚怎么花她的錢，克劳莱上校怎么把余下的錢給她存出去收高利錢，另外有靠得住的抵押品，罗登夫妻倆又怎么为她在畢脫爵士跟前說好話，只等畢脫爵士有了空，就会把剩下的款子用最有利的方式給她安排妥当。勛爵問她克劳莱上校究竟替她存出去多少錢，布立葛絲立刻把实在的数目告訴他，一共是六百鎊帶些另头。

多嘴的布立葛絲把話說完之后，立刻覚得懊悔，再三懇求勛爵別在克劳莱先生面前提起这件事。"上校对我眞好，可是沒准他会生我的气，如果他把錢又还給我，叫我上哪兒去得这么高的利息呢？"勛爵笑着答应决不搬嘴。他和布立葛絲分手的时候，

笑得更高兴。

他想道："这小鬼真有神通。裝腔的本事又大，在經济上又会周轉。那天她甜嘴蜜舌的差点兒又哄我拿出錢来。我这一輩子見过的女人不能算少，竟沒有一个赶得上她；跟她一比，誰都成了奶娃娃。只怪我自己容易上当，像傻瓜一样給她牽着鼻子走，眞是老糊塗。她那一套撒謊的本領比誰都厉害。"勛爵賞識蓓基本領高强，对她更加佩服。会弄錢不希奇，可是除掉自己需要的一份之外又多到手一倍，临了欠的債仍旧一文不付，这手段眞正高明。勛爵想道："还有克劳萊，别看着他那样，他可并不傻。他那方面的工作也安排得够巧妙的。这件事無疑是他指使的，錢也是他花的。可是从他的外貌举止上看，誰也想不到他在里面插过手。"我們知道，在这一点上勛爵猜得不对。他心上横着这成見，对于克劳萊上校的态度比以前更加倨傲，連面子也不大顧。克劳萊太太的靠山一点沒有想到她自己在藏私房；原因是这样的，他活了大半輩子，見的世事很多，因此看破了人情，又因为他和許多做丈夫的打过交道，錯把克劳萊上校也看作他們一流人物。这位勛爵一生不知收买过多少人，难怪他自以为有眼光，估准了上校的身价。

第二回他和蓓基兩个見面的时候，馬上就盤問她这一点。他脾气很好，开口只恭維她办事能干，除了該还的債不算，另外得了一笔收入。蓓基小小的吃了一惊。我們这亲爱的朋友除非万不得已，从来不扯謊，不过在事势紧逼的时候，她也会滔滔不絕的編一篇話。一眨眼的功夫，她又想出一篇巧妙、合理、詳尽的故事說給她靠山听。她承認从前說的全是謊話——混賬的謊話。可是誰逼她扯謊呢？"唉，勛爵"，她說，"你哪里知道我暗地里受多少的苦啊！在你面前，我又活潑又高兴，沒人保护我的时候，

我受的罪你再也想不到。我丈夫威胁我，虐待我，逼着我向你騙錢使。他知道你会問我要錢干什么，逼我对你扯謊。錢是他拿去的。他告訴我說布立葛絲的錢已經还清了，我不願意对他起疑，根本不敢对他起疑。他是穷途末路，只好干这些不老实的勾当，只求你寬免他，也求你原諒我这不得出头的苦命人兒。"她一面說，一面哭。眞正受了欺压的賢慧女人也不能有她当时那样悲切动人的風神体态。

他們兩人在克劳萊家的自备馬車里繞着亲王公园兜風，談了半天。他們究竟談些什么呢，这里不必細說，总而言之，蓓基回到家里，笑吟吟的赶上来摟着布立葛絲，說她有好消息报告。她說斯丹恩勛爵那份兒慷慨大量眞是少有的，他老是想法子帮忙別人，从来不肯錯过机会。如今小罗登进了学校，她自己也不需要亲愛的布立葛絲做伴兒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布立葛絲，心里說不出的难受，無奈她收入有限，必須在各方面紧縮开支。她的寬宏大量的恩人給布立葛絲找了一个好差使，比耽在她这样貧寒的家里做女伴强得多，因为这样，她心里也寬慰了一些。原来崗脫萊大厦的管家娘子畢尔金登太太現在上了年紀，身体衰弱，又害痛風，实在沒有精力看管这么一个大公館，要想找个接手的人。这是个了不起的好缺。侯爵家里的人难得上崗脫萊大厦，兩年也不过去一回。主人不在的时候，管家娘子住着富丽堂皇的大房子独当一面，一飡吃四个菜，区里的牧师和有体面的人物都来拜訪她，地位和崗脫萊眞正的主妇不相上下。畢尔金登太太以前兩任管家娘子全嫁了崗脫萊的牧师——畢尔金登太太不能嫁牧师，因为現任的牧师就是她的外甥。这件事眼前还沒有定規，布立葛絲不妨先去拜訪畢尔金登太太一次，看看願意不願意接她的手。

布立葛絲乐得出神忘形，那感激涕零的样子，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她提出来的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求讓小罗登到那边去看她。蓓基一口答应——什么都答应。丈夫回家的时候，她跑上去迎接他，把好消息报告給他听。罗登听了很高兴——高兴得要命。他花了可憐的布立葛絲一笔錢，心里老是不安，現在才算一塊石头落了地。不管怎么样，她总算有个着落，可是再一想呢，又有些不放心，总覺得这件事不妥当。他告訴莎奥塞唐子爵斯丹恩勛爵怎么提携他們的話，那位爷瞅了他一下，眼色老大蹊蹺，叫他捉摸不着。

他把斯丹恩勛爵第二回帮忙的事講給吉恩夫人听。她听了神情慌張，有些变顏变色。畢脫爵士也是这样。他們兩人都說："她太聪明，呃——也太活潑，單身一个人出去赴宴会是不妥当的，总得要个人陪着。罗登，不管她上哪兒，你得跟她一塊兒去。你非得給她找个伴兒不可。我看还是到女王的克劳萊去叫个妹妹上来吧，虽然她們自己也沒有头腦，帮不了多少忙。"

蓓基应該有个女伴。不过事情很清楚，总不能讓老实的布立葛絲錯过了一輩子的好飯碗，因此她收拾好行李，上道去了。这样，罗登的兩个步哨都落在敌人手里。

畢脫爵士去看弟妇，提到关于辞退布立葛絲以及家里各种难以啓齿的事情，着实劝諫了一番。她向他解釋，說她可憐的丈夫沒有斯丹恩勛爵提拔照顧是不行的，至于布立葛絲呢，有了这么好的差使，如果不許她去的話不是太沒有心腸了嗎？这些話全無效驗，她哭也罢，笑也罢，甜言蜜語的討好也罢，畢脫爵士只是不滿意，結果他和他从前最佩服的蓓基很像吵了一次架。他談到家門的体面和克劳萊家里潔白無瑕的名声。他气虎虎的責备她不該和那些年輕的法国男人来往，說他們全是花花公子，行

为不檢点。他又提到斯丹恩勛爵，說是他的馬車老停在她門口，他本人每天陪着她好几个鐘头，惹出許多飞短流長。他以家長的身分恳求蓓基行事小心謹愼，因为她外面的名声已經很不好听。斯丹恩勛爵縱然地位高，才識丰富，可是和他来往的女人名誉上少不得受到牽累。他再三恳求，甚而至于用命令的口气，叫他的弟妇往后步步留心，少和那位大佬打交道。

畢脫的劝告，蓓基一股腦兒接受下来，可是斯丹恩勛爵还是照常在她家里。这一下，畢脫爵士生了大气，終究多嫌了他心爱的利蓓加。吉恩夫人究竟是喜是怒，我就不知道了。斯丹恩勛爵繼續去拜訪蓓基，畢脫爵士却絕迹不上她的門。畢脫的妻子很想从此和那位大人物断絕来往。她收到侯爵夫人請他們参加猜謎表演那一次宴会的請帖，竟打算写信回絕，可是畢脫爵士認为他們怎么也得到那兒露露臉，因为亲王大人也去的。

畢脫爵士虽然到会，很早就告辞回家，他的太太也巴不得早走。蓓基沒跟大伯說話，对于嫂嫂更是睬都不睬。畢脫·克劳萊說她行止輕浮得簡直不成話說，又痛駡时下做戏化裝的習气，說对于英国妇女是絕对不合适的。戏演完之后，他把兄弟結結实实的教訓了一頓，責备他不該上台演戏，也不該讓妻子在这么不成体統的場合之下抛头露面。

罗登答应以后再也不許她参加这种表演。而且自从哥哥嫂子点醒了他以后，他一直留神，竟成了个模范的看家丈夫。他不上俱乐部，不打彈子，一步不离老婆。他陪着蓓基出去兜風，不辞劳苦的跟着她到所有的宴会上去。斯丹恩勛爵無論什么时候到他家拜訪，总看得見他。他不准蓓基自由行动，如果收到單請她吃飯的帖子，斬釘截鉄的命令她回信拒絕。他的老婆察言观色，不敢不服从他。說句公平話，她看見丈夫那么殷勤，倒是非

常喜欢。丈夫的嘴臉尽管不好看，她从来不計較。不管在人前也好，夫妻倆相对也好，她总是和和軟軟，臉上挂着笑，把他伺候得十分周到，哄他高兴。她成天活潑潑兴冲冲，对丈夫殷勤体貼，全心全意信賴他尊敬他，像新婚的时候那样。她常說："出門有你陪着眞好，比那糊塗的布立葛絲强多了。亲爱的罗登，咱們倆永远这么过下去吧。可惜少兩个子兒，要不多美啊，咱們再也不会有煩惱了。"飯后，他靠在安乐椅里打瞌睡，沒看見对面那張疲倦、憔悴、神色可怕的臉。他一醒过来，蓓基頓时眉眼开朗，臉上重新堆着坦白的笑，活潑潑的吻他。他自己也鬧不淸以前究竟对她犯过疑沒有。他心想一定不会有那回事。那逐漸压在心上的說不出来的疑团，惱人的憂悶，全是自己吃飞醋。蓓基怎么会不出風头呢？像她那么又会說又会唱，件件出众的女人千万个里挑不出一个。罗登只怨她不疼兒子。不論他怎么努力，他們娘兒倆再也合不到一塊兒。

当下罗登正是疑神疑鬼，左右为难的时候，恰巧又發生了上面所說的意外之变。倒楣的上校干瞧着自己成了囚犯，回不了家了。

第五十三章

一場营救引出一場大禍

我們的朋友罗登坐了街車来到可息多街上莫斯先生的大房子里，正式給帶进这陰森森的招待所。当下正是拂曉时分，轆轆的車声在空蕩蕩的强色萊街激起回响，所有的屋頂浴在朝陽里，

沾着点兒喜气。开門的是个紅眼的犹太孩子，一头头髮紅得像日出时的天空。这孩子把一行人讓进屋子，罗登的旅伴又兼主人莫斯先生当下請他在楼下的房間里安頓了，又滿面堆笑，問他說赶了一程路，要不要喝一盅暖暖身子。

换了别的人，剛剛离开华丽的府邸，撇下可爱的妻子，立刻給关进拘留所，准会覚得灰心丧气，幸亏上校倒还看得开。說句老实話，他曾經在莫斯先生这里住过一兩回。以前我覚得沒有必要提到这些家常瑣事，所以沒对大家說。讀者想一想，悬空过日子的人，这种遭遇自然不会少的。

上校第一回拜訪莫斯先生的时候还是單身，靠他姑媽一撒手就把他救了出来。第二回却全亏蓓基給他奔走。她魄力又大，待丈夫又体貼，一面向莎吳塞唐勛爵借了一笔款子，一面哄得丈夫的債主回心轉意（丈夫是她的买办，凡是她的披肩、絲絨袍子、抽絲花手帕、零星首飾等等，全由他經手采办）——她哄得丈夫的債主回心轉意，答应先收一部份現錢，其余的由罗登重新出了債票展期付款。因此虽有兩次的入獄和釋放，大家客客气气，莫斯和上校彼此很相得。

莫斯先生說道："上校，您还是睡本来的床鋪。我可以老实說一句，床鋪什么都安排得很舒服。床上的被褥是常常晒晾的，想来您也知道。因为来这兒住夜的人很不少，而且都是頂上等的先生。前天晚上第五十二騎兵联队里的法密希上尉还在那床上睡覚来着。他在这兒耽了兩星期，他媽才来贖他出去。她說这样也算治他一下。唷，求老天爷保佑，我跟您說吧，我的香檳酒可給他灌掉不少啊。他每天請客，客人全是頂括括的闊佬，从什么俱乐部呀，倫敦西城呀，赶到这兒来的。拉哥上尉和住在法学院附近的杜西思先生都在这兒，另外几位也是識得好酒的爷

們，这一点我可以担保。如今楼上住着一位神学教授，咖啡室里还有五位先生。到五点半，莫斯太太招待大家用飯，以后还奏音乐，玩紙牌，希望您来参加。”

“我要什么会打鈴的，”罗登說罢，很鎮靜的走到臥房里去。我以前說过，他是上过陣仗的人，些些不如意事吓他不倒。換了一个沒有能耐的，一进监牢少不得馬上就写信給太太求救。罗登想道：“何苦害她一夜睡不稳？反正我不回家她也不得知道。等我歇一会兒再写不迟，也讓她好好睡一覺。好在欠的数目不大，通共一百七十鎊。連这些錢都弄不到手，那才見鬼呢！”上校心里惦記着小罗登，直怕兒子知道自己关在这么不体面的地方，一面上了法密希上尉新近睡过的床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恰好十点鐘。紅头髮的孩子欣欣得意的端着一只漂亮的銀子梳妝匣兒进来，伺候他刮鬍子。說实話，莫斯先生的屋子里虽然不干淨，家俱陈設可眞是富丽堂皇。碗盞櫃上擱着骯髒的盤子和冰酒的器皿。檐板特别大，虽然滿是泥垢，却是描金的。底下挂着褪色的黃緞窗帘，窗上裝了鉄条，临窗便是可息多街。屋里还挂着許多圖画，有的是聖像，有的是行乐圖，配着又大又髒的金漆框子。这些全是名画家的杰作，在一次次轉手时价錢抬得極高。上校吃早飯用的碗碟，也是使得黑煤污髒的貴重物兒。一时，莫斯小姐端着茶壺进来，这位黑眼睛的姑娘滿头卷髮紙，笑眯眯的問他睡的可香甜。她帶进来一份“晨报”，上面列举了隔夜在斯丹恩侯爵府上作客的大人物，另外有篇报道文章描写宴会花絮，形容美丽多才的罗登·克劳萊太太演技怎么出众，說得天花乱墜。

莫斯小姐随随便便的坐在飯桌子边上，底下的袜子和塌鞋跟的緞鞋——从前原是白顏色的——露在外面。克劳萊上校和这位姑娘暢快的談了一会兒，就問她要紙笔墨水。莫斯姑娘端

过文具，兩个指头捻着一叠信紙，問他要多少，他就手抽了一張。黑眼姑娘常常当这差使，在这間屋子里，多少作孽的家伙写过字迹潦草、墨汚斑斑的急信向外面人求救。他們在这可恨的屋子里踱来踱去，直到信差帶了答复回来才罢。这些可憐东西喜欢專差送信，不肯把信札付郵。这类的信大家都收到过——信封上的封糊还沒有干，送信的專差在过道里立等着要回音。

罗登滿以为自己所求不奢，心里幷不着急。他的信上写道：

亲爱的蓓基：——我希望你睡得好。如果我不給你送咖啡进来，你不要害怕。昨夜我一路回家，正在臭烟，于到衣外之变了。可息多街的莫斯把我捉了来，現在我正在他的金碧灰黃的客堂里写这封信。兩年以前我住的也是这一間。莫斯小姐送茶給我喝。她很胖；她的袜子像平常一样，掉下来堆在鞋根上。

这一回是那登的債，一共是一百五十鎊，加上訟費，一共一百七十鎊。請你把我的小書台送来，我有七十鎊在里面。我还要几件衣服，因为我現在穿的是薄底跳舞鞋，我的白領帶髒得和莫斯小姐的袜子差不多。收信后你快到那登那兒去，先給他七十鎊，請他再展期，跟他說我願意再买他的酒，反正咱們要些雪利酒在吃飯的时候喝。圖画太貴了，不必买。

如果他不肯，你把我的表拿去，还有你不大用的首試，都押給包而士。当然今晚非要錢不可，不能再單各，因为明天是星期日，这里的床也不干淨。我又怕別的人也找上我。幸而今天罗登不回家。願天保佑你。

罗·克勿勿上

你快来吧——又及。

这封信用封糊封了口，馬上由專差送回去，反正莫斯先生屋子里总有几个信差等着听候使喚。罗登眼看着送信的去了，自己走到院子里去抽雪茄。他幷不怎么心焦，虽然一抬头就看見

牆頂上的鉄栅欄。原来莫斯先生恐怕寄宿在他家里的先生們不願意在他家里打扰，忽然逃走，所以在圍牆上加了栅欄，整个院子便像一个籠子。

罗登計算下来，最多不过三小时，葎基便会来搭救他，所以心上舒泰，一面等待，一面抽抽烟，看看报。他有个熟人叫窩格上尉的，凑巧也在那里；兩人在咖啡室里賭了几个鐘头，賭注只有六便士，兩边沒有什么胜負。

一天过去了，送信的沒有回来，葎基也影踪全無。莫斯先生的客飯到五点半开出来，就摆在前面描写的陈設华丽的前客厅里，通过去便是克劳萊上校暫时动用的房間。寄宿在莫斯家里的先生們只要是付得起錢的都来参加。莫斯姑娘（她爸爸叫她莫姑娘）去掉头上的卷髮紙，也来了。莫太太尽主人之誼，請客人吃極好的煮羊腿和蘿卜，克劳萊上校却沒有胃口。大伙兒要求他开一瓶香檳請客，他答应了。莫斯太太母女倆喝酒替他上寿；莫斯先生畢恭畢敬注目看着他。

大家正在吃喝，听得外面門鈴响。紅头髮的莫斯小子拿着鑰匙去应門。不久他回来告訴上校說送信的帶了一張小書台，一只口袋和一封信回来了。說着，他把信交給上校。莫斯太太把手一揮，說道："上校，您請不必客套，看信罢。"这封信漂亮得很，粉紅的信紙，淡綠的火漆，扑鼻的香水味兒。他战战兢兢的开了信封，克劳萊太太的信上說：

> 我亲爱的小宝貝兒：——昨兒晚上整整一夜沒有合眼，只惦記着我的丑巴怪。我一夜發燒，到早上請白蘭却医生处方，喝了安神藥水，才睡着一会兒。我告訴斐奈德說不管發生什么事都不准惊吵我，因此我可憐的老头兒派来的信差在过道里呆等了好几个鐘头，等着我打鈴。斐奈德說他臉相凶惡，一股子杜松子酒

味。我看了你那封别字連篇的亲亲的宝貝信以后急成个什么样兒，你当然想像得出。

我虽然身子不好，可是立刻就吩咐套車。我一滴巧克力茶都沒喝，沒有我的丑巴怪給我端茶，叫我怎么喝得下？我一穿好衣服就急急忙忙的坐了車子赶到那登那里。我找着了他，哭哭啼啼央求了半天，临了还向那可惡的家伙下跪。那混賬东西說什么也不肯讓步。他說如果不能如数付清，就得叫我可憐的丑巴怪坐监牢。我一路回家的时候就想着，沒奈何只好到亲爱的大叔那里去当东西啦。我的首飾当然一股腦兒拿出来，不过一起当不着一百鎊，因为有些已經在他那兒，还沒有贖回来呢。到了家里，我看見勛爵大人帶了那个保加利亚的羊臉老怪物等着我。那怪物專誠来給我道賀，奉承我隔夜的表演精采。巴亭登也来了，一面撫弄头髮，一面拉長声音刁嘴咬舌的說不清。还有香比涅克和他的厨子也来了。人人都說了一套恭維我的漂亮話，可憐我煩得要死，只希望他們快走，时时刻刻挂念着我可憐的囚犯。

客人走了之后，我向勛爵下跪，告訴他說我打算把家中所有一切当掉还債，哀求他給我兩百鎊。他焦躁得不得了，哗呀呸呀的鬧了一陣，叫我別糊塗，別当首飾，等他想想法子再說。他临走答应明早借錢給我。錢到手之后我馬上就来看我那丑巴怪，同时还送他一吻。

爱你的蓓基

我躺在床上写信。因为我头痛如裂，快痛死了——又及。

罗登一看这信，登时滿面通紅，臉上杀气騰騰，同席的猜着他准是得了坏消息。以前他努力屏退的猜疑这会兒一起涌上心头。她竟連卖掉首飾贖他出獄都不肯嗎？丈夫关在牢里，她居然还能嘻嘻哈哈的談到人家奉承她的話！究竟是誰把他关进拘

留所的？威納姆跟他一起散步来着。难道是——这底下的事就不堪設想了。他匆匆忙忙的离开飯厅，跑到臥房里打开書台，草草写了一張条子給畢脫爵士和克劳萊夫人，命令送信的立刻坐車再到崗脫街去，答应他如果在一小时以內赶回来的話，賞他一基尼。

他在信上懇求亲爱的哥哥嫂子看上帝面上，看他亲爱的兒子分上，赶快来帮忙他解决困难，因为这事关系到他的体面。他目下关在拘留所里，非得要一百鎊才能脫身。他哀求他們去救他。

把信差打發掉之后，他回到飯間里重新叫了酒喝着。大家覚得他嘻天哈地，扯开嗓門嚷嚷，样子老大不自然。他瘋瘋傻傻的譏笑自己無中生有自吓自，連着喝了一个鐘头的酒，一面机伶起耳朵，等着馬車帶消息回来决定他的命运。

过了一小时，只听得車声轔轔，很快的在門前停下来。年輕的小門房拿着鑰匙去开門，在地保进出的門口放进来一位太太。

她渾身發抖，說："克劳萊上校。"管門的会意，鎖上头門，开了二門，叫道："上校，有客！"一面把她領到上校住的后客厅里去。

当下大家在那間兼做客堂和飯厅的屋子里吃喝，罗登起身回到后面自己的臥房里，一道昏黄的灯光跟着他照进去。新来的太太惊魂未定，站在屋子中央。

"罗登，是我——是吉恩。"她的声音很羞縮，可是說話的时候竭力叫自己的口气显得輕松愉快。她的表情那么慈祥，声音那么和軟，不由得罗登不感动。他跑过来一把抱住她，上气不接下气的向她道謝，連話也說不清楚，到后来老实不客气的伏在她肩膀上嗚嗚咽咽哭起来。她莫名其妙，不懂他为什么这样激动。

她把莫斯先生的賬目立刻結清。莫斯大約很失望，因为他



算准上校至少也要过了星期日才走。吉恩乐得眼睛放光，欢天喜地的把罗登从地保家里接出去。她赶来搭救的时候匆匆忙忙雇了一輛街車，这时兩人便乘原車回家。她說："今天議員聚餐，信送来的时候畢脫不在家。所以呢，亲爱的罗登，我——我只好亲自来了。"說着，她和藹的握着罗登的手。說不定畢脫出去吃飯倒是罗登的造化。罗登向他嫂嫂謝了又謝，軟心腸的吉恩夫人看他那样感激涕零，非但感动，簡直有些心慌。他的口吻朴質眞誠，說道："唉，你——你不知道自从我認識你以后——自从有了小罗登以后，我变了多少。我——我也想痛改前非。我想——我想做个——"話虽然沒有說完，意思是揣摩得出的。当晚兩人别过，吉恩夫人坐在兒子小床旁边，低心下气的为那迷途的罪人禱告。

罗登和嫂嫂分手之后，上勁步行回家。当下已經是晚上九点鐘。他撒开腿奔跑起来，一路穿过名利場中的街道和广場，最后上气不接下气的在自己屋子对面停下来。他抬头一望，立刻托的向后倒退一步，抖索索的撞在栅欄上。客厅的窗口一片光亮。她不是說过她生病不能起床嗎？他呆呆的站了几分鐘，自己房子里射过来的灯光照着他蒼白的臉。

他拿出鑰匙，自己开門进去，只听得楼上嘻嘻哈哈。他身上还是隔夜被捕时穿的晚礼服，悄沒声兒的上了楼，在楼梯頂上靠着扶手站定。别間屋子里静蕩蕩的沒有人声，所有的佣人全給打發出去了。罗登听得里面有人在笑，还夾了唱歌的声音。原来蓓基在昨夜唱过的曲子之中挑了一段正在唱，另外一个粗嗄的声音喝采道："好哇，好哇！"一听正是斯丹恩勛爵。

罗登开門直入。一張小桌子上杯盤罗列，摆着晚飯，还有酒。蓓基坐在安乐椅上，斯丹恩勛爵弯腰向着她。該死的女人盛妆艳飾，胳膊上戴着鐲子，手指上套着指环，亮晶晶的發光，胸口还有斯丹恩勛爵給她的金剛鑽首飾。他拉着蓓基，低下头打算吻她的手。正在这当兒，蓓基忽然看見罗登蒼白的臉，霍的跳起身来有气無力的叫了一声。她勉强装出笑容，表示欢迎丈夫回家，那笑臉煞是可怕。斯丹恩站起来，切牙切齿，鉄青了面皮一臉杀气。

他也想装笑，迎上来向罗登伸出手来說道："怎么的，你回来了？你好啊，克劳萊？"他沒奈何向那碍他道兒的罗登呲牙咧齿的笑了一笑，嘴角的肌肉一抽一牽的动。

蓓基一看罗登臉色不对，立刻冲到他面前，說道："我是清白的，罗登。我对天說实話，我是清白的。"她拉住他的外衣，握住他的手，她自己的手上戴滿了戒指手鐲和各种飾物。她央求斯丹恩勛爵說："我是清白的。請你告訴他我是清白的。"

斯丹恩勛爵以为这是他們做好的圈套，对于这对夫妻一样痛恨，分不出高下。他尖声叫道："你清白！他媽的！你还清白嗎？你身上每一件首飾都是我买的。我給了你好几千鎊。这家伙把錢花了，等于把你卖了給我。清白，哼！你跟你那做舞女的媽媽一样清白，跟你那專充打手的丈夫一样清白！你慣会吓唬

人，可别想吓的倒我。讓开，讓我走。”斯丹恩勛爵眼內出火，一手抓起帽子，惡狠狠直瞪瞪的瞧着对头冤家，笔直的向他走过去，以为那边准会讓步。

不料罗登·克劳莱跳起身来一把拉住他的領帶不放，差些兒把他招死。斯丹恩疼得站不直，扭来曲去的直弯到他胳膊底下。罗登說：“你这狗头！你胡說！你胡說！你是个沒胆子的混帳东西！”他揸开五指拍拍的在勛爵臉上打了兩个嘴巴子，不顧他受伤流血，把他推倒在地。他出手迅速，蓓基来不及阻擋，只站在他面前索索地抖。她佩服她的丈夫，因为他又有胆气又有力气，敌人打不过他。

他說：“过来。”她立刻走过去。

“把这些东西除下来。”她一面哆嗦，一面从手臂上褪下鐲子，从打战的手指上拉下指环。她把首飾并做一堆，捧在手里，望着他發抖。他說：“把首飾丢下地。”她就把首飾丢下地。他把她胸口的金剛鑽一把拉下来向斯丹恩扔过去。金剛鑽划破了他的禿頂，头上的疤到死还留着。

罗登对他老婆說：“上楼来。”她說：“罗登，饒我一条命。”他惡狠狠的笑着說：“他罵我的話全是胡說，究竟他有沒有貼錢給你，等我看过便見分曉。他到底給你錢沒有？”

利蓓加說道：“沒有。不过——”

罗登說：“把鑰匙給我。”他們兩人一起走出去。

利蓓加把鑰匙都交給他，只扣下一个；她希望罗登不会注意。这个鑰匙是从前爱米丽亞給她的小書台上的，書台本身就給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罗登用力打开箱子櫃子，把里面許多花花泡泡的东西四面乱丢，最后發現了她的書台。那女的只得把書台也打开。里面有文件，多年以前的情書、各种的小首飾和

女人用的記事本兒。还有一只皮夹子，藏着鈔票；上面的日期标得明白，有些是十年前攢下的，有一張却是新近的，一共一千鎊，是斯丹恩勛爵送她的礼。

罗登說："这是他給你的嗎？"

利蓓加答道："是的。"

罗登道："我今天就給他送回去。"（他搜查了好几个鐘头，天已破曉了。）"布立葛絲对孩子很厚道，我打算把錢还她。还有些别的債务也得清一清。剩下的給你，你願意我把錢送到什么地方先通知一声。你有了那么些錢，竟連一百鎊都不肯給我。我哪一回不是跟你共甘苦的？"

蓓基道："我是清白的。"他一言不發，轉过身就走。

他們分手的时候利蓓加心头是什么滋味呢？罗登走掉之后，她一个人呆呆的坐在床沿上發了半天怔，直到陽光滿屋还沒有动彈。抽屜个个打开，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衣服、羽毛、披肩、首飾，一切出風头的必需品乱糟糟堆成一堆，全蹧蹋了。她鬧得披头散髮，衣服撕了一大塊，就是罗登把鑽石首飾从她身上拉下来的当兒扯破的。他走出屋子不久，她就听得他下楼出門，砰的一声把大門碰上。她知道他一去不返，从此和她决絕了。她想道："他会自杀嗎？看来跟斯丹恩勛爵决斗以前决不肯死。"她回想过去半輩子的升沉，一件件全是不如意的事。唉，人生多么悲慘，多么凄凉，多么寂寞空虛！一念轉着不如吞些鴉片結果了自己完事。以后再也不必使心用計，爭胜要强，什么前程，什么債务，全都丢开手吧。她的法国女佣人进来的时候就見她这样呆坐着，兩手紧紧攥在一起，眼睛里沒有一滴眼泪，四面散滿了乱七八糟的衣服什物。这法国女人是她的心腹，早給斯丹恩

买通了的。她說："天哪，太太，出了什么乱子啦？"

很难說出了什么乱子。誰也不知道蓓基究竟有沒有失节。她当然为自己洗刷，可是从她嘴里說出来的話，誰敢断定是眞是假？誰鬧得清髒心坏肺的女人这一回是不是遭了冤枉？她的謊話，她的陰謀詭計，她那些自私的打算，她的机智和天才，一股腦兒破产了。女佣人拉上窗帘，做出一副和善嘴臉哄着主妇躺下休息，然后走下楼去，把散在地板上的首飾撿起来。这些珠宝鑽石还是隔夜利蓓加遵照丈夫的命令丢在地下的，后来斯丹恩勛爵走了，竟沒人去碰过一指头。

第五十四章

交鋒后的星期日

大崗脫街上畢脫·克劳萊爵士公館里的人剛剛起身，衣服还沒有穿好，罗登已經来了。他身上的晚礼服兩天沒有更换，擦洗台阶的女佣人瞧他那样子直覚得害怕。他在那女佣人身旁跨过，一直跑到哥哥的書房里。那时吉恩夫人穿着晨衣，正在楼上孩子屋里打發兩个小的梳洗，并且监着他們跪在自己身边做禱告。这是他們娘兒三人私下的日課，沒有一天早上間斷的。接下来是畢脫爵士領导的合家大祈禱，家下人人都得出席。罗登在从男爵的写字枱前面坐下来。写字枱上整整齐齐的排列着藍皮書，来往的信件，一叠叠的議案摘要，堆放得兩面相称的小册子；还有上鎖的賬本、公事包、"聖經"、每季評論杂志、"宫廷指南"，好像排着队等候上司来檢閱。

每逢星期日早上，畢脫爵士按例要和家人講道。常用的一本訓戒已經擱在桌子上等着他。他的眼光准确，挑选的題目个个合适。那本訓戒旁边是一份折叠得端端正正的“观察报”，油墨还沒有全干。这份报是給畢脫爵士一人独看的，全家只有他的亲随是例外，报紙沒擱上主人的写字枱以前，他总要偷看一遍。那天早上，他已經在报上讀到一篇淋漓生动的崗脫大厦宴会花絮，里面列举了各位貴客的姓名，这些人全是斯丹恩侯爵邀来給亲王大人做陪客的。当时那亲随和管家娘子，还有她侄女兒，都在管家娘子屋里喝早茶，吃滚热的烤面包和黃油。他把自己对于这次宴会的見解講給她們兩位听，并且說他觉得罗登·克劳莱一家的生活来源是个謎。接下来他把报紙打湿，重新叠好，看上去笔挺漿硬的仿佛沒人碰过，專等主人来看。

可怜的罗登等他哥哥不来，只好打开报紙来看，可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不知道上面說的是什么。报上有官方的消息和新任命的官員的姓名，畢脫爵士因为在官場里出入，不得不留心这种新聞，要不然他决不在星期天看报。另外有剧壇的批評文章和关于拳击的新聞，兩位拳击家一个叫怒吼的屠夫，一个叫德德白莱的宝貝，賭的輸贏共是一百鎊。再下去就是崗脫大厦的宴会花絮，写文章的把有名的猜謎表演渲染了一番，对于主角蓓基夫人竭力恭維，虽然那口气辞令相当的审愼。当下罗登坐着等一家之主下来，报上的記載如在云里霧里模模糊糊在眼前飘过。

書房里一只黑大理石的鐘叮叮东东打了九下，畢脫爵士准时进来了。他精神飽滿，穿着整齐，剛剃了鬍子，一張淡黃臉兒显得干凈，稀稀朗朗的头髮上了油，梳理得非常平整。他戴着硬領和漿过的領巾，穿着灰色法蘭絨的晨衣，容色庄严，一步步走下楼来，一路还在修指甲。他周身沒一处不雅观，沒一处不合規

矩，只有老派的英国紳士才有这种气度。他看見可憐的罗登在他書房里，衣服皺得一团糟，眼睛里全是血絲，头髮直披到臉上，不由得吓了一跳，以为他整夜在外大玩大乐，喝醉了酒沒醒，呆着臉兒說道："天哪！罗登，怎么一早就来了？干嗎不回家？"

罗登道："还提回家的話！别怕，畢脫，我沒有醉。关上門，我有話跟你說。"

畢脫关了門回进来。桌子旁边有張扶手椅子，凡是总管和賬房要見他，或是客人有机密事情商量，这就是他們的位子。畢脫在这椅子上坐下来，使勁修指甲。

半晌，上校开口道："畢脫，我什么都完了，沒有救了。"

从男爵一听这話，焦躁起来。他那修飾得干凈的指甲忒兒倫倫的敲着桌子，嘴里嚷嚷道："我早就料到你会鬧到这步田地，警告过你不知多少回。我不能再帮忙了，家里的錢每个先令都派了用处，連昨兒晚上吉恩給你的一百鎊也是硬扣下来的。原定明天早上付清律师的公費，現在給了你，又是飢荒。我并不是說以后不帮你。可是你的債我可付不了，那倒不如叫我給政府还外債呢。你这样的打算簡直是胡鬧，根本就是胡鬧！我看你只能和債权人到法庭上訂个仲裁契約。这一来家里的名声当然不雅，不过也沒法了，反正人人都走这条路。上星期拉格倫勛爵的兒子乔治·該德萊就上法庭办了現在所謂'解債复权'的手續。拉格倫勛爵一个子兒不給，后来——"

罗登打断他說道："我要的不是錢。今天我不是为自己来的。别管我遭了什么倒楣事兒——"

畢脫心里一松，問道："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呢？"

罗登啞声說道："我是为着孩子才来的。只求你答应一声，我走了以后好好照应他。你那忠厚的好太太一向疼他。他跟大

娘也亲热，比他自己的——唉！畢脫，你也明白，克劳萊小姐的錢本来应該归我承繼。我不比普通一般的小兒子，从小手里闊綽，家里人尽着我花錢，什么事都不叫我做。倘若我从前沒过慣那日子，到今天也許不是这个形景。我在軍队里就混得不坏。你知道遺产本来該是我的，你也知道后来誰得了好处。"

畢脫道："我这样扣刻自己，处处帮你的忙，你还能責备我？娶亲是你自己的主意，可不能怪我。"

罗登道："这段姻緣已經完了，已經完了。"他使勁迸出这些話，忍不住哼哼起来，把他哥哥吓了一跳。

畢脫認真同情弟弟，惊訝道："天啊，她死了嗎？"

罗登答道："但願我自己死了！若不是为了小罗登，我今天早上已經抹了頸子，也决不饒那混蛋的狗命。"

畢脫爵士立刻猜着罗登要杀死的准是斯丹恩勛爵。上校語不成声，三言兩語把經过的情形說了一遍。他說："这是那混帳东西和她做好的圈套。那几个地保是他叫来的。从他家里出来，我就給他們逮住了。我写信問她要錢，她推三阻四說病着不能起床，要到第二天才能来贖我。等我回到家里，看見她戴滿了金剛鑽首飾陪着他，屋里一个别人都沒有。"接着他草草的描写自己怎么和斯丹恩爭鬧打架。他說，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对手决斗一場；他打算和哥哥别过之后馬上把决斗前一切必需的手續办一办。罗登断断續續的說道："决斗下来也許是我送命，孩子又沒有了母亲，我只能把他托給你和吉恩。畢脫，如果你答应招呼他，我就沒什么不放心了。"

他的哥哥非常感动，一反平时冷漠的态度，热烈的和他拉手。罗登抬起手来抹着自己又濃又粗的眉毛，說道："謝謝你，哥哥，我知道我能够相信你的話。"

从男爵答道："我把名誉担保，一定遵命。"这样弟兄兩个彼此心里有了默契。

罗登从口袋里把蓓基書台里搜着的皮夾子掏出来，抽出一叠鈔票。他說："这兒是六百鎊——你大概不知道我这么有錢吧？这笔款子是布立葛絲借給我們的，請你还給她。这老婆兒眞疼我那孩子，我一向覚得对不起她，不該使她的錢。剩下的这些錢——我想給蓓基过日子，我自己只留了几鎊。"他一面說，一面把其余的錢交給哥哥。他的手簌簌的發抖，心里又焦躁，一失手把皮夾掉在地下，倒楣的蓓基最后得来的一千鎊便从里面滑出来。

畢脫彎下身子把票子撿起来，看見这么大的数目，詫异得不得了。罗登說："这張不算在內。我希望一槍把这一千鎊的主兒打死。"照他的心思，恨不得把这張銀票裹着子彈，一槍結果了斯丹恩，这段冤仇才报得爽快。

兄弟兩人說完了話，重新拉拉手，彼此別过。吉恩夫人早已听見上校来了，在隔壁的飯間里等她丈夫出来。她有的是女人的直覚，知道准是出了乱子。飯厅的門开着，兄弟倆一出書房，吉恩夫人迎上去，假裝無意之中从飯間里出来。她和罗登拉手，欢迎他留下吃早飯。其实她一看他形容憔悴，鬍子也不刮，又見丈夫臉色陰沉沉的，很明白这会子不是吃不吃早飯的問題。罗登紧紧握着他嫂子怯生生的伸过来的小手，支支吾吾推托另外有約会。她無可奈何的瞧着他，越看越覚得凶多吉少。罗登沒有再說話就走掉了，畢脫爵士也不向她解釋。孩子們上来見了父亲，畢脫像平常一样冷冰冰的吻了他們。做母亲的把兩个孩子紧紧的摟在身边，跪下来祈禱的当兒还一手牽着一个不放。祈禱文是畢脫爵士念的，不但他們娘兒三个跟着祈禱，所有的佣

人也参加，有些穿着号衣，其余的身上全是礼拜天穿的新衣服，一排排坐在飯間的那一边。主僕兩起人中間隔着个茶吊子，吊子里的开水嘶兒嘶兒的响。因为有了意外的耽擱，早飯特別迟，大家还沒有离座，教堂的鐘声已經打起来了。吉恩夫人說她身上不快，不上教堂；剛才家下人一起禱告的时候她心不在焉，一直在想别的事情。

罗登·克劳莱匆匆忙忙出了大崗脫街来到崗脫大厦。門上的偌大一个青銅門环塑的是梅丢沙[①]的头，他扣着門环，府里面的門房出来应門。这門房漆紫的一張臉，像个沙里納斯，穿着銀紅二色的背心。他看見上校蓬头乱服，心里着忙，生怕他闖到府里去，連忙挺身擋住他的去路。不料克劳莱上校只拿出一張名片，切切实实囑咐他把名片交給斯丹恩勛爵，請勛爵認淸名片上的地址，并且說克劳莱上校从下午一点鐘一直到晚上都在聖詹姆士街亲王俱乐部等着勛爵，請勛爵不要到家里去找他。說完，他大踏步走了，紅臉胖子在后面滿面詫异望着他。那时街上已經有好些人，全穿着新衣服。孤兒院里的孩子一个个臉兒擦得發亮，蔬菜鋪子的老板懶懶的靠在門口，酒店主人因为教堂的仪式已經开始，不能再做买卖，正在陽光里关百叶窗，大家瞧着他心里納罕。他走到街車站，附近的人也都笑他。他雇好車子，吩咐車夫赶到武士桥軍营去。

他到达武士桥的时候，所有礼拜堂里的鐘声响成一片。如果他留神的話，准会看見从前的老相識爱米丽亚正从白朗浦頓向勒塞尔广場出發。一队队的学生排着班往教堂去。郊外發亮的石板路上，發亮的馬車里，滿是星期日出来作耍的游人。上校

① 希腊神話中的蛇髮女怪。



心里有事，来不及注意这些形形色色。他到了武士桥軍营，一徑找到老朋友麦克墨篤上尉的房間里去，發現他沒出門，覚得很高兴。

麦克墨篤上尉資格很老，曾經参加滑鉄盧之战。他在联队里最有人緣，若不是少了几个錢，稳稳是个高級將領。当时他躺在床上，打算靜靜兒的歇一早晨。隔天晚上，乔治·新伯上尉請客，邀了联队里几个年輕小伙子和好些跳巴蕾舞的女士，在他白朗浦頓广場的寓所里放怀作乐，麦克老头兒也跟着鬧了一晚上。他天生的随和脾气，和各种年龄各种阶層的人物都談得投机，不管是將軍、狗夫、舞女，还是拳击家，拉来就是朋友。他隔夜累了，星期日又不值班，所以躺在床上睡覚。

他的房間里挂滿了伙伴們的相片，有在运动的，有在打拳的，也有在跳舞的。这些人从軍队退休，成了家打算安居一方，临别少不得送張相片做做紀念。他今年快五十岁了，在軍队里已經混了二十四年，因此他的收藏既丰富又希奇，房里倒像博物陈列所。他是全英国数一数二的好槍手，在体胖身重的人里面，算

得上第一流的騎师。克劳莱离开軍队之前，麦克墨篤和他兩人便是勁敌。閑話少說，麦克墨篤先生躺在床上看“貝尔时裝画报”里面記载的拳击比賽，也就是上面說起的德德白萊的宝貝和怒吼的屠夫兩人的一場搏斗。看来这个久經風霜的老軍官不是好惹的。他的头不大，灰色的头髮給剃光了，头上戴一頂綢子睡帽；紅紅的臉，紅紅的鼻子，留着染过顏色的菱角大鬍子。

上尉一听罗登需要朋友帮忙，立刻知道帮什么忙。这一类的差，他替朋友們办过好几十回，做事又縝密又能干。已故的总司令，那亲王大人，因为这緣故对于麦克墨篤非常看重。不管誰倒了楣，总先找麦克墨篤。

这位老軍人說道：“克劳莱，我的孩子，为什么事吵架？总不成又为賭錢跟人鬧翻了吧？从前咱們一槍打死馬克上尉，可不就为这緣故嗎？”

克劳莱緋紅了臉，眼睛瞧着地下，答道：“这一回——这一回是为我老婆。”

上尉唿哨一声，說道：“我早就說过她是沒長心的，早晚和你撩开手。”原来克劳莱上校的伙伴們和一般人全在議論他老婆不正經，猜不准他这事如何了局，往往在营里和俱乐部里打起賭来。罗登一听这話，臉上布滿杀气，麦克墨篤便忍住沒再說下去。

上尉接下去正色說道：“好孩子，这件事有沒有别的法子解决？說不定是你自己疑神疑鬼，到底——到底有沒有憑据呢？捏住了她的情書嗎？我看最好掩蜜些。关于这种事情，还是别張揚出去为妙。”他想起一次次在食堂里听見的飞短流長，大家說起克劳莱太太，就把她蹧蹋得一錢不值。他心里暗想道：“眞奇怪，他到今天才把老婆看穿。”

罗登答道："現在只有一条路。麦克，我跟他非拚个你死我活不可，你懂不懂？他們把我支使开了——关我在监牢里。后来我發現他們兩个在一塊兒。我罵他不要臉扯謊，罵他是个沒肝胆的懦夫。我把他推倒在地上，揍了他一頓。"

麦克墨篤說："干得好！他是誰呀？"

罗登回說是斯丹恩勛爵。

"見鬼！还是个侯爵！他們說他——呃，他們說你——"

罗登大声嚷道："你这是怎么說？难道你听得别人疑心我老婆不規矩，反而瞞着我嗎？"

上尉答道："孩子啊，世上的人全爱信口批評。糊塗虫背后嚼的舌头告訴你有什么意思呢？"

罗登这一下泄了气，說道："麦克，你太不够朋友了。"一面把兩手捧着臉哭起来，他对面那位身經百战的老粗心軟得不忍看他。上尉說道："好小子，忍着点兒。媽的！不管他是什么大人物，咱們一槍打死他。至于女人呢，也不用說了，她們全是一路的貨色。"

罗登口齿模糊，哼哼着說道："你不知道我多疼我老婆。我就像她的听差，成天跟着她伺候。凡是我的东西，任憑她处置。我鬧得兩手空空，还不是因为当初娶了她？老天在上！她看中了什么玩意兒，我当了自己的表給她买回来。而她呢，一直瞞着我藏私房，甚至于求她拿一百鎊贖我出监牢都不肯。"

他恨恨的把詳細情形告訴麦克墨篤，气得話也說不完全。他的顧問还是第一遭看見他这么憤慨。后来麦克墨篤抓住他偶然漏出来的几句話，說道："說不定她眞是淸白的。她自己这么說。而且斯丹恩向来三日兩头在你家，可不老和你太太兩个在一塊兒嗎？"

罗登悶悶的説道："你説的也許对，可是这东西看上去不对勁兒吧？"説着，他把蓓基皮夾里的一千鎊拿給上尉看。"麦克，这是他給的。我老婆瞞着我藏起来了。她手里有这么些錢，却不肯拿些兒出来贖我出监牢。"上尉無話可对，只好承認偸藏私房这件事太不对眼。

罗登一面和朋友商量对付的办法，一面打發麦克墨篤上尉的跟班到克生街去問家里的听差要一包衣服来，因为他身上的衣服实在不成样子。那人动身之后，罗登和他助手費力劳神的写了一封信給斯丹恩勛爵，一面写一面查約翰生博士的字典，还好这字典有用，帮了他們不少忙。这封信由麦克墨篤去送給斯丹恩勛爵。信上説，麦克墨篤上尉代表罗登·克劳萊上校来拜訪斯丹恩勛爵，觉得十分荣幸。隔夜的紛爭唯有用决斗的方式来解决，想来勛爵必然同意。决斗前的一切布置，由麦克墨篤代表克劳萊上校全权办理。麦克墨篤上尉懇求斯丹恩勛爵委派一位代表和他（麦克上尉）談判一下，并且希望决斗能够尽早举行。那語气是恭敬到極点。信尾説起在他手里有一張数目極大的銀票，据克劳萊上校的推測，大約是斯丹恩侯爵的，因此他願意代上校将銀票交还原主。

他們把这封信写完，上尉的跟班也从克生街办完差回来了。他傻登登的滿臉詫异，包袱行囊什么都沒有拿来。

他説："他們不肯把东西交給我。屋里乱七八糟，簡直的鬧翻了天了。所有的佣人全在客厅里喝酒。他們説——他們説您卷了金銀器皿逃走了，上校。"半晌，他又道："有一个佣人已經走了。另外有个叫新潑生的喝得爛醉，在那兒大呼小叫，說是工錢不付淸，什么东西都不准拿出屋子。"

罗登和麦克墨篤本来談得心里凄惨，听説梅飞厄的房子里

来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革命，反倒乐了。他們想到这些倒楣的事兒，忍不住笑起来。

罗登咬着指甲說："亏得孩子不在家。麦克，想来你还記得他在騎馬学校上課的那回事吧？他騎的是一匹劣馬，成績眞不錯。对嗎？"

好脾气的上尉答道："孩子，他騎的眞不錯。"

当时小罗登和其余四十九个穿長袍的孩子坐在白袍僧学院的教堂里做礼拜。他無心听牧师講道，一心想着下星期六回家的时候爸爸一定会給他零用錢，說不定还会帶他上戏院看戏。

做父亲的念念不忘自己的兒子，接下去說道："我那孩子眞了不起。麦克，如果我有个三長两短——如果我死了，——你能不能去——去看看他？告訴他我很喜欢他——这一类的話。老兄，請你把这一副金扣子給他。除此以外我眞是一無所有了。"他把黑不溜湫的手掩着臉，眼泪从手指縫里淌下来，在黑手背上添了許多白道兒。麦克墨篤心里不忍，拉下綢子睡帽抹着眼睛。

接下去他放大声音欢欢喜喜的对跟班說："下去預备早飯！克劳萊，你吃什么呢？炒腰子和鯡魚好不好？克雷，給上校預备下衣服。罗登，我的孩子，你的身材一向跟我差不多。如今咱們倆都發了胖，騎在馬上远不如剛进部队的时候那么輕便了。"說完这話，麦克墨篤讓上校进去換衣服，自顧自翻身向着牆壁，繼續看"貝尔时裝画报"，直到朋友收拾完畢，叫他去梳洗，才把画报擱下来。

他因为准备去見一位勛爵，打扮得特别仔細，在菱角鬍子上加了蠟，擦得發亮，然后戴上一条窄窄的領巾，穿上一件整齐的黃皮背心。克劳萊先到食堂，他跟着进去，所有的年輕小伙子都恭維他穿戴得漂亮，問他是否当天就要結婚。

第五十五章

还是本来的题目

隔夜的变故把天不怕地不怕的蓓基弄得狼狈不堪。她昏迷恍惚，沉沉睡到克生街上的教堂打起大鐘开始做下午礼拜的时候才一觉醒来。她从床上坐起来，拉着鈴子叫她的法国女佣人。几小时以前，她还在女主人身旁伺候呢。

罗登·克劳莱太太打了半天鈴子沒有人答应。最后一次，她使猛了劲，把鈴帶子一拉兩截，菲菲納小姐还是不上来。这一下她眞冒火了，披着头髮，手里拿着拉下来的鈴帶子，气呼呼的走到楼梯口，扯起嗓子，一次次提着名字叫她，还是沒有用。

原来菲菲納早已走了好几个鐘头了，也就是我們所謂像法国人一样的不別而行了①。这位小姐先把客厅里的首飾撿起来，回身走到楼上自己屋里收拾了箱子，用繩子捆好，跑出去雇一輛街車，亲自把箱子拿到楼下。她沒請別的佣人帮忙（他們都从心里恨她，大概根本不会肯帮忙），也不跟他們告辞，自顧自离开了克生街。

在菲菲納眼內，这家子已經完蛋，她也就雇輛街車一走拉倒。法国人碰到这种情形往往一走了之，我知道好些比菲菲納有地位的人行出事来也像她一样。她运气比她一般的同国人好，或許也是湊得巧，临走时不但帶着自己的东西，还卷了女主人的

① 英国人称"不別而行"为"法国式的告辞"，法国人也称"不別而行"为"英国式的告辞"。

财产——不过这些算不算她女主人的财产还是問題。上面說过的首飾給她拿去之外不算，她还偸了几件早已看中的衣服。另外还有四架华丽的路易十四式的鍍金蠟台，六本金边紀念册，好些小紀念品和講究的書籍，一只金底珐琅鼻烟壶（还是杜巴莉夫人[①]的遺物），一只漂亮的墨水壶，一只裝吸墨紙的螺鈿架子——蓓基那些写在粉紅信箋上的、措辞妩媚动人的短信，沒有这兩件法宝就写不成——这几件家当跟着菲菲納小姐一起离了克生街。桌子上还有銀子的杯盤刀叉，原是为筹备隔夜讓罗登冲散的小宴会才摆出来的，也給她拿了去。菲菲納小姐撩下的器皿沒一件不笨重。还有火爐旁的鉄叉鉄棒呀，壁爐架上的鏡子呀，花梨木的小鋼琴呀，她也沒有要，想来是因为携帶不方便的緣故。

后来有一位和她非常相像的女士在巴黎杜·海尔德街上开了一家时裝店。她的名譽很好，斯丹恩勛爵时常到她那兒去买东西。这女人談起英国，总說它是全世界最混賬的国家，并且对她手下的学徒們抱怨，說她从前給英国人騙掉了許多錢。斯丹恩侯爵对于这位特·聖·亞瑪朗蒂太太照顧得十分周到，想来就是可憐她身世不幸。但願她善有善报，从此一帆風順。在我們国内的名利場上，她不再露臉了。

克劳莱太太听得楼下鬧营营的分明有人走动，然而佣人們可惡得很，全不听她使喚。她心里生气，匆匆忙忙披上一件晨衣，昂着头走到楼下。說話的声音便从客厅里發出来。

那厨娘烏烟煤嘴，傍着拉哥尔斯太太坐在漂亮的印花布面子的安乐椅上，正在劝拉哥尔斯太太喝樱桃酒。家里的小打杂

① 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把手指戳在奶油碗里捞奶油吃。这孩子老穿一件釘圓錐形扣子的号衣，平时的差使就是替蓓基送送粉紅信箋写的条子，每逢她出門时站在馬車后面伺候着；他上馬車的时候那一跳才有勁兒呢。拉哥尔斯滿面愁容，神色惶惑，家里的听差正在跟他說話。客厅的門开着，蓓基在几尺之外大声叫喚了六七次，她的底下人竟沒一个睬她。她身上裹着白色細絨的晨衣，裙上一層層的褶子。她走到客厅里，听那厨娘說道："拉哥尔斯太太，喝一点兒吧，喝一点兒吧！"

主妇怒气冲冲的說道："新潑生！脫劳德！你們听得我叫人为什么不上来？我在这里，你們怎敢坐着！我的丫头在哪兒？"小听差着了忙，把手指头从嘴里拿出来。那时拉哥尔斯太太已經喝够了樱桃酒，那厨娘自己在金边小酒盅里斟上一杯，一面喝，一面睁起眼睛瞪着蓓基，这可恶的婆娘借酒仗着胆子，对主人越發無礼。

厨娘說："这是你的椅子嗎？哼！我坐的是拉哥尔斯太太的椅子。拉哥尔斯太太，您别动。我坐的拉哥尔斯先生和拉哥尔斯太太的椅子，是他們老老实实挣了錢买的，这价錢可不輕！拉哥尔斯太太，我心里正在想，如果我坐在这兒等工錢，可不知道得等到几时呢？我偏坐这兒，哈哈！"說完这話，她又斟了一杯喝着，那副尖酸的嘴臉比以前更难看。

克劳萊太太扯起嗓子尖声嚷道："脫劳德！新潑生！把这混蛋的酒鬼給我赶出去。"

当听差的脫劳德答道："我可不干，要走还是你自己走。給我工錢，我也走。打量我們願意呆在这兒嗎！"

蓓基怒不可遏的說道："你們眼內都沒有我这主子嗎？等到克劳萊上校回来以后，我就——"

所有的佣人一听这話，都啞声大笑起来，只有拉哥尔斯愁眉苦臉，并不和着大家一起笑。脫劳德先生說道："他不回来了。他叫人回来拿东西，拉哥尔斯先生倒肯給，可是我不答应。我看他也不是什么上校，就跟我不是上校一样。他已經走了，大概你也打算跟着他一塊兒去。你們兩个簡直就是騙子。你別拿大話来压我，我不卖賬。給我們工錢。我說呀，給我們工錢！"脫劳德先生臉上發紅，声調忽高忽低。一望而知他也喝多了酒。

蓓基又气又怒，說道："拉哥尔斯先生，难道你瞧着那醉鬼挺撞我嗎？"小打杂新潑生瞧他太太实在可憐，心里不忍，說道："脫劳德，別說了，別說了。"脫劳德听人說他是醉鬼，大不服气，正要反駁，总算給新潑生劝住了沒开口。

拉哥尔斯說道："唉，太太，我真沒想到会有今天。从我生出来到現在，我就和克劳萊一家有交情。我在克劳萊小姐家里当了三十年佣人头兒。沒想到本家的子弟反而害得我傾家蕩产。嗳，害得我傾家蕩产！"这可憐虫眼泪汪汪的說："您到底給錢不給呢？您住这房子整四年。我的碗盞器皿，上下使用的布料，我所有的东西，全归您受用。牛奶黄油的賬已經欠了上兩百鎊。炒蛋非得新鮮的鷄子兒，小狗还得吃奶油。"

廚娘插嘴道："自己的亲骨肉吃什么她管不管哪？要不是我，孩子不知挨餓挨了多少回了。"

"廚娘，他如今在慈善学校求布施呢！"脫劳德先生說着，醉声醉气笑了兩声。拉哥尔斯唉声嘆气，数落他的不幸。他說的話一些不錯，蓓基夫妻兩人害得他傾家蕩产。下星期的賬單他就不能对付。他的家产連鋪子帶房子全得拍卖出去，無非因为他太信任克劳萊一家。他的眼泪和訴苦使蓓基更加焦躁。

她气恨道："看来人人跟我作对。你們究竟要怎么样呢？今

天是星期日，我不能付錢。明天再来，我一定把賬目結清。我以为克劳萊上校早已付过錢了，反正再迟迟不过明天。我把名譽担保，今天早上他离家的时候口袋里还帶着一千五百鎊錢。他什么都沒有留給我，你們要錢得去問他。給我把帽子和披肩拿来，我馬上出去找他回来。今天早上我們吵了一架，这件事好像你們都知道。我一言为定，賬是一定会付的。他剛得了一个好差使。我現在就出去找他去。"

拉哥尔斯和其余在場的人一听她这番大胆無耻的話，惊訝得面面相覷。利蓓加說完这話，撇下他們自顧自上楼去。她沒有法国女人帮忙，只好自己穿戴起来。她先到罗登房里，看見一只箱子和一个行囊已經收拾整齐，旁边还有一張用鉛笔写的字条，吩咐有人来取行李的时候把这兩件东西交出去。然后她走到閣楼上法国女人的臥房里，只見屋子里干干凈凈，所有的抽屜倒得一物不剩。她想到扔在地上的首飾，猜准那女人卷了东西逃走了。她想："老天啊！誰还能比我更倒楣呢！剛剛要交大运，偏又落得一場空。不知道現在还有沒有挽回的余地。"她想了一想，断定目前还有一个机会。

她打扮得停当，一个人出了門，虽然沒人伺候，倒也沒人攔阻。那时剛四点鐘，她沒錢雇車，只得急匆匆的往前走，一直到大崗脫街上畢脫·克劳萊爵士門口停下来。吉恩·克劳萊夫人在家嗎？門上回說她上教堂了。蓓基并不引以为憾。畢脫爵士呢？他在書房里，吩咐家人不許去打擾他。她說她非見他不可，立刻在穿号衣的門房身旁溜过，一直闖到畢脫爵士的書房里。从男爵大吃一惊，还来不及放下手里的文件，蓓基已經进来了。

他急得臉上通紅，又嫌惡又慌張的往后閃。

她說："畢脫，亲爱的畢脫，别这么着！我是淸白無辜的。

你从前不是跟我很有交情嗎？我对天起誓，我是無辜的。件件事情都对我不利，表面上看起来，竟是我丧失了名节。唉，眞不巧，我的打算剛剛有了指望，好日子就在前头，偏来这一下！”

“这么說来，我在报上看見的消息是眞的了？”原来畢脫爵士在报上看見一段消息，吃了一大惊。

“可不是眞的！星期五晚上，在那个倒楣的跳舞会上，斯丹恩勛爵就把这消息通知我了。这六个月来，上面早就答应讓他安插一个人。昨天殖民部的秘書馬脫先生通知他說位子已經出来，哪知罗登可可的給地保逮了去，然后就是他回来大閙，閙得不成話說。我錯在哪兒啊？还不就是为罗登太尽心尽力嗎？在以前，我和斯丹恩爵士兩人在一塊兒的时候多的是。我也承認有些錢是罗登不知情的。你知道他花錢多么随便，我怎么能把所有的錢都交給他呢？”这样，她編出一套前后連貫的話来，滔滔不絕的講給大伯子听，弄得他莫名其妙。

蓓基說的話大意是这样的。她痛悔前非，眞誠坦白的承認早已看出斯丹恩勛爵对自己很有意思（她一說这話，畢脫臉紅了），可是她把握得住自己的貞操，这位权势赫赫的貴人既然对她垂靑，她就借此为自己和家里的人从中取利。她說：“畢脫，我原想叫他帮你加官进爵”（她大伯子臉又紅了）。“我們曾經談起这件事。你自己有天才，再加上斯丹恩勛爵的力量，簡直就有八九成把握。不想这場飞来横禍坏了事。我一向心心念念要把我亲爱的丈夫解脫出来，免得他挨貧受苦，也免得他將来弄得身敗名裂。虽然他虐待我，疑心我，我还是爱他的。我看出斯丹恩勛爵喜欢我，”她一面說，一面把眼睛瞧着地下，“我就千方百計得他的欢心。我的行事不失一个良家妇女的身分，可是我的确努力使他——使他器重我。考文脫萊島上的总督的死訊是星期五早

上才到的，勛爵立刻就把我亲爱的丈夫安插上去。我們本来想讓他今天自己在报紙上發現这个消息，給他来个意外之喜。就在他給逮捕之后（斯丹恩勛爵慷慨極了，答应替我还債，所以我也就沒有立刻去贖我丈夫出来）——就在他逮捕之后，勛爵还笑呢，他說亲爱的罗登在那可怕的牢房——在地保家里看到委任他做总督的消息，不消說是喜欢的。以后——以后他回到家里，忽然犯了疑，結果勛爵和我那鉄石心腸的罗登鬧得一团糟。嗳喲，天哪，不定以后还会鬧别的乱子呢。畢脫，亲爱的畢脫！可憐可憐我吧，給我們做个和事佬吧！"說到这里，她跪在地下哀哀痛哭，一把拉住畢脫的手热烈的吻着。

吉恩夫人从教堂里回来，听得說罗登太太在和她丈夫說話，立刻赶到書房里。她进門的当兒，从男爵和他弟妇恰巧就是一个坐着一个跪着。

吉恩夫人面色蒼白，四肢索索的抖个不住，發話道："我想不到这女的还有臉走到我們家里来。像克劳莱太太这样的人，清清白白的人家容不了。"那天早飯一完，吉恩夫人就打發她貼身女佣人出去探听消息。那女佣人碰見拉哥尔斯和克劳莱家里的佣人，他們不但把这件事加油添醬的說給她听，还告訴她許多别的事情。

畢脫爵士看見自己老婆这么厉害，惊得呆了。蓓基仍旧跪着，紧拉着畢脫爵士的手。

她嗚嗚咽咽的道："亲爱的畢脫，告訴她呀，她不明白里面的詳細情形，請你对她說我是清白的。"

畢脫爵士說道："真的，我想你有点兒冤枉克劳莱太太，亲爱的。"利蓓加听見这話，心上一塊石头落了地。"說句老实話，我相信她是——"

吉恩夫人清脆的声音直發抖，她提高了嗓門說道："相信她是什么？"她一面說話，一顆心突突的跳个不住。"她这人不是正經貨。她做娘沒有心肝，对丈夫也不忠实。她不疼自己的兒子，那小宝貝兒总是跑到我这兒訴苦，說媽媽虐待他。無論她到哪一家，总要攪和得那家子鷄犬不宁。她拍馬屁，撒謊哄人，破坏家人之間最神聖的感情，还不可惡嗎？她对人沒有眞心，对丈夫也沒有眞心。她势利薰心，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她的灵魂是骯髒的。像这样的人，我自己不敢碰，也不願意讓孩子看見。我——"

畢脫爵士霍的站起来說道："吉恩夫人！这种話实在——"

吉恩夫人挺身答道："畢脫爵士，我做妻子的对你一向忠忠心心。結婚的时候咱們当着上帝起过誓，我說到做到，对你溫和順从，克尽妇道。可是正当的順从是有限度的，我說明白了，我不准那个——那个女人住在我家里。如果她进来，我就帶着兩个孩子出去。像她这样的人，不配和基督教徒平起平坐。有她就沒有我，你自己挑吧！"爵士夫人說到这里，摆起架子昂然出了書房。她行出事来这么辣燥，連自己心里都覺得發慌，利蓓加和畢脫爵士更是大出意外。

蓓基不但不气惱，反而覺得得意。她說："这是因为你把金剛鑽别針送給我的緣故。"說着，她伸出手来跟畢脫握手告别。她动身之前，从男爵答应去找他弟弟劝和。不用說，吉恩夫人在楼上梳妝室的窗口等着瞧她出去。

罗登到飯堂的时候，有几个年輕軍官已經在吃早飯。他們点的是煎鷄腿和梳打水，确是能够滋补强身的好东西。小伙子們拉他坐，他也半推半就一塊兒吃起来。这几位談論的話題和

他們的年龄正相当，并且在星期日談这些事情也最合适。他們說起下一回在白德西举行的鴿子竟賽会，有的說罗斯会得奖，有的說奥絲卜廸斯登会得奖，下了賭注賭輸贏。他們又議論法国歌剧院的亞莉亞納小姐，說是某某人溯了她，亏得有亚脱·卡尔塡空档。最后又講到屠夫和宝貝的拳击比賽，都說这里面恐怕有些不老实的花样。有个叫坦廸門的小伙子，虽然只有十七岁，着实了得，目下正在千方百計留鬍子。他看过那次拳击比賽，把兩个人的健康情况和交手的經过詳詳細細描写了一番。当天他亲自赶着馬車送屠夫到比賽場去，隔夜还通宵陪着他。他說若不是对方使了不正当的手段，屠夫稳稳的能够得彩。比賽場里的老手都参与这次陰謀，所以坦廸門不肯認輸，不願意出錢，决不願意出錢！这位小軍官如今在克立白酒店里算得上老資格，可是一年之前，他对于牛奶糖还未能忘情，那时他在伊頓公学讀書，常常挨打。

他們接着談論舞女娼妓，打拳喝酒。后来麦克墨篤下来了，便也加入他們一塊兒高談闊論。他并不覚得对于青年人說話应該有所顧忌。他說的故事，和在場年紀最小的浮浪子弟所說的一样精采，既不怕伤了自己有年紀人的体面，也不顧坏了年輕人的心术。麦克老头兒說故事的本領是有名的。他不是在小姐太太面前用功夫的男人，朋友們只帶他上情妇的家里吃飯，不請他到母亲家里去赴宴会。他从来不上台盤，朋友們誰都比他高貴些，亏得他本人乐天安命，沒半点兒虛驕之气，自顧自老老实实，快快活活的做人。

麦克吃了一餐丰盛的早飯。那时别人已經先吃完了。年輕的伐里那斯勛爵叼着个大大的海泡石烟斗；休斯上尉抽雪茄；坦廸門这小鬼是一刻不得安靜的，一有机会就賭，正在用尽力气抛

小銀洋和杜西斯上尉兩个打賭，他那条小狗給夾在他兩腿中間。麦克和罗登从营里步行到俱乐部。他們跟大伙兒一起有說有笑，对于心里牽挂的事，一字不提。别人說得高兴的当兒，何必打断他們的談話呢？吃喝、說笑、講粗話，正和名利場中其他的事情一样，也得繼續下去。罗登和他朋友沿着聖詹姆士街走到俱乐部的时候，一群群的人剛从教堂里散出来。

俱乐部里有一批常客，有好些是过时的花花公子。这班人老爱站在沿馬路的大窗子前面閑眺，一忽兒嘻皮笑臉，一忽兒目瞪口呆；那天这些人还沒有到，他們的位子全空着。閱报室里只有寥寥的几个人。里面有一个是罗登不認得的，有一个曾經和他玩忽斯脫贏过他一些錢，賭賬沒有付清，所以罗登躲着不願意跟他招呼。还有一个靠着桌子看"保皇党員"的星期特輯。这份刊物出名的忠于国王和教会，專登伤風敗俗的新聞。这人抬起头来，很有含蓄的对克劳萊瞧了一眼，說道："克劳萊，恭喜你。"

上校道："你这話什么意思？"

斯密斯先生答道："这消息在'观察者'和'保皇党員'都發表了。"

罗登满面通紅，嚷道："什么！"他以为他和斯丹恩勛爵的一段糾葛已經鬧穿，战战兢兢的拿起报紙来看，斯密斯先生見他这么激动，有些詫异，抬起头来瞧着他微微的笑。

斯密斯先生和白朗先生（就是和罗登賭賬未清的那一位）在上校进門以前正在談論他。

斯密斯說："这件差使来得正合适，我看克劳萊穷得一文不名了。"

白朗說："这眞是一陣好風，吹来的福气人人有份。他还欠我一匹小馬，动身以前总得还我。"

斯密斯問道："薪水有多少呢？"

白朗答道："兩三千鎊一年。可是气候太坏，他們也受用不了多少时候的。里佛西奇去了一年半就死了。他的前任听說只做了一个半月就送了命。"

斯密斯嚷道："有些人說他哥哥厉害，我可觉得他語言無味。不过他一定有相当的势力，上校的位子准是他謀来的。"

白朗冷笑道："他謀来的！得了吧。斯丹恩勛爵給安插的。"

"你这話是什么意思呀？"

白朗一面看报，一面打着悶葫蘆說道："賢慧妇人是丈夫的光荣。"

罗登在"保皇党員"上看到下面一段令人惊奇的新聞：

考文脫萊島新总督即將上任——皇家邮船雅魯賈克船長江特斯少校最近从考文脫萊島携回信札文件多种，此間由是得悉赫·依·湯姆士·里佛西奇爵士不幸傳染当地流行热病，已在斯汪浦登逝世。繁荣的殖民地上的各界人士，莫不深表哀悼。据悉总督一职將由下級騎士罗登·克劳萊上校接任。克劳萊上校在滑鉄盧战役曾有杰出的战績。統轄殖民地的長官不但应有过人的勇气，并須有特出的行政才能。預料此次由殖民部委任的克劳萊上校对于考文萊脫总督一职定能胜任愉快。

麦克墨篤上尉笑道："考文萊脫島在哪兒啊？这差使到底是誰派給你的？好小子，你把我帶去做秘書罢！"罗登和他朋友坐着細看这条新聞，猜了半天摸不着头腦。正在这当兒，俱乐部里的茶房走来遞了一張名片給克劳萊上校，上面写着威納姆先生的名字，說是这位先生要見他。

上校和他的助手断定威納姆是斯丹恩打發来的，便一同出去見客。威納姆先生滿面堆笑，很亲热的拉着克劳萊的手說道：

“你好啊，克劳莱？”

“我想你是代表——”

威納姆先生道：“对極了。”

“既然如此，請讓我介紹我的朋友麦克墨篤上尉，現在在綠衣禁衛軍中服务。”

“啊，麦克墨篤上尉，我有緣跟您見面，觉得十分荣幸，”威納姆先生說着，照他剛才招呼当事人的态度，笑眯眯的，跟麦克墨篤拉了一拉手。麦克只伸出来一个手指头，手上还戴着黄皮手套沒脫掉。他冷冷的向威納姆先生弯一弯腰；那天他的領帶太紧，鞠躬的态度分外显得僵硬。說不定他觉得斯丹恩勛爵至少应該打發一个上校来傳話，叫他和一个平民老百姓打交道，他是不乐意的。

克劳萊道：“麦克墨篤是我的代表，我的意思問他就知道。我看我还是走出去讓你們兩个談一談。”

麦克墨篤道：“当然。”

威納姆先生道：“不必不必，亲爱的上校，我的目的是和您本人談一下，如果麦克墨篤上尉不嫌弃我，当然欢迎。說眞話，上尉，我希望經过这次談話得到很愉快的結果，跟我的朋友克劳萊上校所預料的完全不同。”

麦克墨篤道：“哼！”他心里暗想：“哼！这些老百姓个个喜欢說空話，管閑事。”威納姆不等人請，自己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張紙，說道：“上校，今天早上报紙上發表的差强人意的消息，想来你已經看見了。在政府一方面，收罗了一个有用的人才，在你一方面，如果你接受委任給你的职务，也得到一个很好的位子。我想你是沒什么不願意的。一年有三千鎊的收入，天气又舒服，总督府的房子又整齐，在殖民地上一切由你做主，將来还

准能高升。我全心向你道喜。我想你們兩位一定知道这是誰的恩典。”

上尉道：“我怎么会知道。”上校把个脸漲得通紅。

“你的恩人是天下最忠厚、最慷慨的，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也就是我的好朋友斯丹恩侯爵。”

罗登放粗了喉嚨嚷嚷道：“見他的鬼！我才不希罕他的位子。”

威納姆先生不动声色的說道：“請你把态度放公正一点，也請你用用常識。我竟不明白你究竟为什么緣故跟我那高貴的朋友生气。”

罗登詫异極了，高声說道：“为什么緣故？”

上尉把手杖敲着地下，說道：“为什么緣故？哼！”

威納姆滿面春風，答道：“就是那話兒了。其实呢，假如你是老于世故的，或者是存心忠厚的，一看就知道錯处在你。你从外头回到家里，看見——看見什么呢？看見斯丹恩勛爵在克生街和克劳萊太太一塊兒吃晚飯。这件事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不得了？这种情形是向来有的。我是个君子人，說的話一老一实，我把自己的名誉担保，”說到这里，威納姆先生把手按着背心，活像在議院里演說，“我認为你的猜疑眞是荒謬絕倫，全無根据。对你关怀得無微不至的恩人是位有体面的君子人，你的太太更是白璧無瑕，你这一下子实在对不起他們。”

麦克墨篤說道：“你的意思，难道是說——克劳萊弄錯了嗎？”

威納姆切切实实的答道：“我相信克劳萊太太和我自己的老婆一样清白。我相信我的朋友克劳萊全是因为吃醋吃得太厉害，所以不問是非出手伤人，把那位年老力衰、声望極高，而且平

时不断照顧他的恩人打了一頓。不但如此，他又冤枉了自己的妻子，丢了自己的面子。这一下少不得会牽累他兒子將来的名声，連他自己的前途也会受影响。”

威納姆一本正經的接着說道：“讓我把情形說一說。今天早上斯丹恩勛爵把我找了去。他的情形眞太慘了。这話我也不必跟克劳萊上校說，你想，一个衰弱的老头兒跟你这样的大力士交过手以后，有不受伤的嗎？克劳萊上校，不是我当面說你，你这样恃强打人，可眞太狠心了。我的高貴的好朋友非但身体受伤，他的心，先生，他的心也在流血呀！他所喜欢的，又是平时受他栽培的人，竟会这样不留余地的糟蹋他！今天早上报上發表了政府委任你做总督的消息，这豈不就証明他对你的爱护嗎？今天早晨我看見勛爵的时候，他眞可憐。他也像你一样，急着要报仇，要用血来洗清他受到的侮辱。我想你知道他的勇敢是大家公認的，克劳萊。”

上校道：“他的确有胆量。誰也沒批評他缺少勇气。”

“他第一道命令就是叫我写一封挑战書給克劳萊上校。他說昨天晚上發生的事太气人了，非得跟克劳萊拚个你死我活。”

克劳萊点点头道：“威納姆，你这就說到本題了。”

“我使尽方法叫斯丹恩侯爵平下气来。我說：‘天啊，我眞懊悔，早知如此，我和威納姆太太一定接受了克劳萊太太的邀請，到她家吃晚飯了。’”

麦克墨篤道：“她請你們夫妇吃晚飯嗎？”

“对呀，就在看完歌剧以后。喏，这就是請帖——嗳呀——不是——这是另外一張紙，我还以为我帶在身边呢。反正这沒多大关系，我保証我說的全是眞話。如果我們去了的話——只怪威納姆太太又鬧头痛——她一到春天就鬧头痛——如果我們

去了的話，那么你回家的时候决不会犯疑，也不至于出口伤人，和勛爵吵起架来。你瞧，就因为我那可憐的老婆犯了头痛，你就非要讓兩位体面的人物冒性命的危險。你們兩家是国內最高尙的旧世家，这一鬧不但扫尽面子，而且还会引起更大的不幸。”

麦克墨篤先生弄得莫名其妙，傻登登的瞧着他的朋友。罗登眼看掌中之物快要从他手里滑掉，勃然大怒。威納姆的一席話他一个字都不相信，可是却沒法揭穿他，証明他在扯謊。

威納姆施展出在議院演說的口才，滔滔汨汨的說下去道：“我在斯丹恩勛爵床旁边坐了一个多鐘头，再三央求他不要找你决斗。我解釋給他听，我說当时的情形确实令人起疑——确实令人起疑。我承認，在你的地位上，是很容易誤会的。我說一个人妒火中燒的时候，事实上就是个瘋子，不能把他的一举一动当眞。我說你們兩人如果决斗的話，反而大家丢臉，我說当今时世已經有許多要不得的革命理論，在下等人里面流傳，敎他們鬧什么阶級平等，这趋势是够危險的，因此像他勛爵那么位高望重的人物，不应該把这件不雅的事情鬧得众人皆知。就算他是平白無辜的，可是普通一般的人总要怪他呀。总而言之，我求他不要送挑战書。”

罗登咬牙切齿的說道：“你說的話我一句也不信。从头兒到尾是你胡扯，而且你也是同謀，威納姆先生。如果他不送挑战書給我，那就讓我送給他也行！”

上校插口說話的时候来势凶猛，吓得威納姆先生臉如土色，兩只眼睛只顧瞧着門口。

亏得麦克墨篤撑他的腰。这位先生站起身来，賭咒罰誓，責备罗登不該出言無狀。他說道：“你旣然把这件事交給我办，就得听我吩咐，不能自作主張。你說这种粗暴無礼的話侮辱威納

姆先生，就是你的不是了。威納姆先生，他应該向你道歉才对。如果你要給斯丹恩勛爵送挑战書，請你找別的人，我可不去。如果勛爵挨了打願意不还手，那还不好嗎？至于他和——和克劳莱太太的事，我認为根本沒有憑据。你的太太是清白的，就像威納姆說的那样清白。不管怎么着，我劝你閑話少說，赶快把位子接下来，要不然你就是个大傻瓜。”

威納姆先生一塊石头落地，高声說道：“麦克墨篤先生，听你說話，就知道你是明白人。克劳萊上校气头上的話，我决不計較。”

罗登冷笑道：“我早就知道你自己会收篷。”

上尉和顏悅色的說道：“別多嘴，你这糊塗蛋。威納姆先生是向来不跟人打架的，我認为他的行事很有道理。”

斯丹恩的使者大声說道：“我認为大家該把这次的事件忘得干干净净，不要讓一字一句傳到这重門外面去。我說这話一方面为我朋友打算，一方面也为克劳萊上校着想，虽然上校硬說我是他的冤家。”

麦克墨篤上尉說道：“看来斯丹恩勛爵是不会多嘴的，我們这方面也不必再提。不管你怎么解釋，这件事听起来总有点不雅，所以还是少說为妙。反正挨打的是你們，不是我們，旣然你們善罢甘休，那么我看我們也沒什么可抱怨的了。”

話說到此地，威納姆先生拿起帽子准备回去。麦克墨篤送到門口，把气呼呼的罗登关在屋里，自己跟出来。門关上以后，麦克墨篤紧紧的瞧着对方的代表，他那兴致蓬勃的圓臉上的表情可不大恭敬。

他說：“威納姆先生，你倒是不拘小节的。”

威納姆微笑道：“好說，好說，麦克墨篤先生。我把名譽和良

心担保，克劳萊太太在看完歌剧以后的确請我們吃晚飯来着。”

“当然！只怪威納姆太太又鬧头痛。我这兒有一千鎊，請你給我一張收条，我这就把錢封在信封里，讓你轉交斯丹恩勛爵。我的人不跟他决斗，可是我們不願意拿他的錢。”

威納姆做出一老一实的样子說：“这是誤会——整个兒是誤会，亲爱的先生。”当下麦克墨篤上尉躬着身子在俱乐部門前和他告別。威納姆下台阶的时候，畢脫爵士恰巧走上来。这兩位先生以前也曾經見过几面。上尉一面把从男爵領到他弟弟那兒去，一路上偷偷告訴他說斯丹恩勛爵和上校兩人中間的糾葛，他已經給解决了。

畢脫爵士听了这消息当然覺得很高兴。他滿腔热忱給弟弟道喜，庆幸这件事情居然和平解决。他發揮一番又得体又含教訓的議論，批評决斗的害处，并且說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爭端是非常不妥当的。

这篇話只算开場白，接着他大展口才打算給罗登夫妇倆劝和。他扼要地把蓓基的話重述了一遍，表示他自己認为她的話大致可靠，相信她是清白無辜的。

可是罗登把他的話置之不理。他說：“这十年来她一直在偷偷的藏私房。昨天晚上她还賭神罰誓說她沒有拿过斯丹恩勛爵的錢。那笔款子給我找到以后，她馬上知道什么都鬧穿了。畢脫，就算这次她是清白的，她的罪名也不能因此减低。我不願意見她——永远也不要見她。”說罢，他低下了头，滿臉是伤心絕望的表情。

麦克墨篤搖搖头說：“可憐的家伙。”

起初罗登·克劳萊不願接受这么一个混賬东西替他謀来的位置，并且主張叫孩子退学，因为当初小罗登进学校全仗斯丹恩

勛爵的力量。他哥哥和麦克墨篤兩人再三央求，他才答应不放弃这些权利。这主要还是麦克墨篤的功劳，他对罗登說斯丹恩想起自己白費力气，反叫仇人沾光，一定气个半死。

斯丹恩侯爵在这次事变以后重新露面的时候，殖民部的秘書恭而敬之的来見他，頌揚他选拔得人，庆幸殖民地上得到这么賢明的長官。斯丹恩勛爵听了这些称贊心里有多么感激，大概你也想得出来。

正像威納姆所說的，勛爵和克劳萊上校的一場冲突已經給忘得干干凈凈。也就是說，这次事件中的主角和配角絕口不提它。至于在名利場上呢，当晚就有五十来个宴会上大家紛紛談論这件事。克拉格兒貝这小伙子亲自出馬，一晚晌走了七家宴会，把新聞講給大家听，到一处加一些潤色和批評。华盛頓·华爱脫太太心里那份痛快說也說不尽。以林主教夫人覺得这事伤風敗俗，憤慨得不得了。主教当天就到岡脫大厦去在宾客签名本上留了名字。莎吳塞唐很难受；他的妹妹吉恩夫人当然也很难受。莎吳塞唐老夫人写了一封信到好望角給她的大女兒。这件新聞轟动全城，倫敦人議論紛紛，至少談了三整天。滑格先生受了威納姆先生的囑咐，着实奔走了一番，才算沒讓这消息登上报紙。

說也可憐，克生街上的拉哥尔斯落在地保和掮客手里。从前住在这所公館里的美人兒却不知去向了。反正她的行踪無人过問，过了一兩天，誰还管这些閑賬？那么她究竟有沒有干下什么丑事呢？我們知道世上的人心胸多么寬大，我們也知道名利場中对于这类的疑案有什么輿論。有人說她追随在斯丹恩勛爵之后，到拿波里去了。有人說勛爵風聞蓓基追踪而去，立刻逃到巴勒莫。有人說她住在比厄斯大脫，做了保加利亞皇后的侍从

女官。有人說她在波罗涅。又有人說她就住在契尔頓納姆的一家寄宿舍里。

罗登給她一笔年金，勉强可以过日子，反正她会精打細算，花錢是儉省不过的。如果有保險公司肯給罗登保寿險的話，他离开英国之前准会把积欠还清。無奈考文脫萊島上的气候太坏，虽然他把將来的薪水作抵押，也沒人肯借錢給他。他匯給哥哥的款子每回准时寄到，每班邮船也总有他写給兒子的信。他經常供給麦克墨篤雪茄烟，又送給吉恩夫人許多殖民地上的出品，像貝売、胡椒、辣菜、石榴醬等等。他定了一份"斯汪浦城公报"給哥哥看，报上把新总督大捧特捧。还有一份报叫"斯汪浦城步哨"，总督府請客的时候漏掉了那編輯的太太，因此报上指責他行事專制暴虐，說是跟他一比之下，尼罗王[①]算得上开明的慈善家。小罗登最喜欢閱讀报紙上談到他大人的文章。

小罗登的母亲并不想法子和孩子見面。他每逢星期日和假期总回到大娘家里。不久之后，女王的克劳萊庄地上所有的鳥窩他全看过了，而且常常騎着馬跟赫特尔斯頓爵士的獵狗出去打獵。他第一次到汉泊郡作客的时候就十分賞識这群獵狗，那一回下乡的情景，他始終記得清清楚楚。

第五十六章

乔杰成了闊大少

乔治·奥斯本如今在他祖父勒塞尔广場的公館里面地位十

① 尼罗(Nero，公元前37—68)，罗馬著名的暴君。

分稳固。他住的是父亲从前的卧房，屋子里的一切财富，將来都由他承繼。这孩子相貌俊美，举止高貴，态度文雅，叫他祖父看着疼爱。奥斯本先生对于孙子就像当年对于兒子那样得意。

孩子比他父亲小时候过得更奢侈，更沒有管束。近来奥斯本先生的营業非常發达，在市中心，他的声望和財富都大大的胜过从前。在以前，他只要乔治进个像样的私立学校；看着兒子当了軍官就志得意滿。可是这老头兒对于小乔治的野心却要大得多。他常說要叫小家伙做个上流人物。他幻想自己的孙子进大学，做議員，說不定还能封从男爵。老头兒覚得要是能够眼看着孙子有希望安享这般的荣华，死也安心了。他一定得找个頂兒尖兒的大学畢業生来教导他，江湖騙子和冒牌学者他都不要，决計不要！几年以前，他还曾經恶狠狠的痛駡牧师和学究这一类的人，說他們全是騙子、混蛋，只配死啃着希臘文拉丁文掙几个錢活命。他駡这群狗目中無人，居然敢小看做买卖的上等英国人；他們这样的家伙，一时要买五十个下来也容易。可是現在他时常一本正經的慨嘆自己以前沒受过好教育，又摆起架子像演講似的再三的对乔杰解釋經典教育的优点和必要。

吃飯的时候見了面，祖父总要問問孙子那天讀了什么書。孩子报告一天里做的功課，他老是表示十分感兴趣，假裝自己也是內行。他到处露馬脚，别人一看就知道他無知無識。这样并不能使孩子尊敬他的長輩。那孩子腦子快，在别处受过好教育，过了不久就發現爷爷是个蠢东西，因此看不起他，把他呼来喝去。乔治在老家虽然度日艰难，沒机会开眼界，受的調教却是好的，比他祖父想出来的种种花样有益处得多。他是母亲帶大的。她母亲是个忠厚無用的好人，除了为兒子得意之外，从来不驕傲自滿。她心地干净，态度又謙遜，眞正是大人家風范。她忙着服

侍别人，悄悄默默的把該做的事情做好；她的談吐并不惊人，可是心里想的嘴里說的無一不厚道。我們可憐的爱米丽亞誠恳，本色，待人又好，人品又高尙，还不是个有身分的太太嗎？

小乔杰見他媽媽这样軟弱好說話，便对她逞威作福。后来他跟着祖父过活，覺得那老头兒底子里愚蠢粗俗，又爱摆架子，哪里有他母亲那份兒秀气和純朴，所以对他也作起威福来。如果他做了东宫太子，受的教育也不能叫他更加目中無人。

他的母亲在家里牽心挂肚的惦記着他。我看她白天是一日想到晚，到晚上，一个人凄凄惶惶的，說不定一想又是大半夜。这位小爷离开了母亲倒并不难过，因为祖父这边有各种消遣解悶的新鮮玩意兒。小孩兒上学以前哭哭啼啼，多半是害怕学校里有好多不乐意的事，很少为舍不得家里的人伤心个不完的。朋友們，弟兄們，如果你們回想到小时候看見一塊姜汁面包就擦干了眼泪，拿到一个梅子餅就忘記了跟媽媽姐姐分别的苦痛，你們也就不会自以为清高了。

乔治·奥斯本少爷的日子过得穷奢極欲，凡是他那又有錢又闊綽的爷爷認为他該有的享受，沒少了一件。奥斯本先生吩咐馬車夫給他挑一匹最漂亮的小馬，不必計較費用。于是乔治就开始学騎馬了；他先在騎馬学校里上課，練習不用馬鐙騎馬和跳籬笆。学会以后，馬夫就領着他到新街，到亲王公园，最后又到海德公园去显本領。他全副配备，騎在馬上在海德公园兜圈子，馬夫馬丁在后面跟着。奥斯本老头兒如今在市中心的营業有一部分已經脫手交給手下人去办，自己比較空閑，时常和奥斯本小姐坐着馬車到这种时髦地方去兜風。他每回瞧着乔杰渾身闊大少的气派，踩住馬鐙拍馬迎上来的时候，便用手拐兒推推孩子的姑媽，說："你瞧他，奥小姐。"馬夫对着車子行礼，車上的听差又

向乔治少爷行礼，老头兒笑着对窗外的孙子点头，得意得脸放紅光。乔杰另外一个姑媽弗萊特立克·白洛克太太是每天到圓場来兜風的，馬具上和車身上都画着他家的紋章，是一头头金色的公牛。車里面坐着三个青白臉皮的小姑娘，戴着蝴蝶結，插着鳥毛，瞪着眼在窗口呆呆的看。白洛克太太看見这一步高升的小子騎在馬上跑过去，头上歪戴着帽子，一只手挂在身边，尊貴得像个大爷，不由得狠狠毒毒的对他瞅了几眼。

乔治少爷虽然还不到十一岁，穿的可是定做的騎馬褲，底下有皮帶子繞过鞋底扣住，脚上的靴子也十分精致，打扮得活像个成年人。他有鍍金的馬刺，金头的馬鞭，領巾上还別着別針。他的羊皮小手套是岡特衣街上蘭姆家鋪子里最上等的出品。他的母亲本来也給他备了兩条領巾，还为他縫了几件襯衫，特特的滾了边，可是撒姆尔回家看望媽媽的时候，里面都換了講究的細麻紗襯衫了，上面还釘了宝石小扣子。她預备的一份东西太寒蠢，給撩在一边，大概奥斯本小姐已經把它們賞了馬夫的兒子。爱米丽亞看見兒子換了穿戴，竭力叫自己覺得快活。反正孩子这样漂亮，她瞧着倒是眞心的得意高兴。

她曾經化了一先令替他画过一个側影，把它傍着另外一張画像挂在牀头的牆上。有一天，孩子按时来探望媽媽。他騎了馬在白朗浦頓的小街上跑，引得那些住在街上的人都像平常一样，湊到窗口来看他，羨慕他穿的使的都那么講究。他滿面得色，急急的把手伸到大衣口袋里（这件大衣是白顏色的，非常漂亮，上身还有小披肩和絲絨領子）——他把手伸到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只紅皮小盒子遞給母亲。

他說：“媽媽，这是我自己出錢买来的，我想你一定喜欢这东西。”

爱米丽亚开了盒子，高兴得叫起来，抱着孩子，不知怎么疼他才好，一遍又一遍的吻着他。盒子里是他自己的肖像，画得很好看，可是寡妇当然觉得它还赶不上本人一半那么俊。他的祖父偶然在沙烏撒潑頓一家橱窗里看見陈列着的肖像，覚得很合意，就要那画家給乔杰画一張像。乔杰有的是錢，想着还要一張小的，就去問画师要多少錢，說是他想自己出錢画一張送給母亲。画师听了很得意，只开了一个很小的价錢。奥斯本老头兒听見这事，大声夸贊他，賞給他許多錢，比孩子买画花掉的多了一倍。

爱米丽亚这一下可眞乐坏了；一比下来，老头兒那点兒高兴眞不算什么。这件事証明兒子心上有她，使她从心里喜欢出来，覚得全世界的孩子誰也沒有他心地忠厚。这以后好几个星期，她一想起他的孝心就快乐。枕头底下压着他的肖像，她睡也睡得香甜些。她一遍遍的吻它，对着它淌眼泪，瞧着它禱告。这低心小胆的可怜东西！心爱的人給她一点兒好处，她就感激不尽。自从和乔治分手以来，她还沒有尝到这样的快活和安慰。

乔治少爷在他爷爷家里眞威風。吃飯的时候，他神气活現的請太太小姐們喝酒。他的老爷爷看着他喝香檳酒的样子十分得意。他高兴得臉上紅里帶紫，把手拐兒推推鄰座的人說道："瞧他那样兒！这样的小家伙眞是少有的。天哪！天哪！过不了多久他就要梳妝盒子和刮鬍子的剃刀了，瞧着吧！"

可惜乔治的这些把戏，只有奥斯本先生欣賞，他的朋友們却不大喜欢。考芬法官的話講到一半，給乔治打断，以致于說的故事一点也不精彩了，心上很不高兴。福該上校瞧着小孩子喝得半醉，也并不覚得有趣。他的手拐兒撞翻了酒杯，把一杯葡萄酒都洒在托菲中士太太的黃軟緞袍子上面，事后还在旁边打哈哈，

托非太太也不会因此感激他。她的第三个兒子比乔杰大一岁，在以林学校鉄格勒斯博士那里念書，偶然回家，一到勒塞尔广場就挨了乔治一頓好打。这件事虽然叫奥斯本老头兒高兴非凡，却不能使托非太太对孩子有什么好感。为这件事乔治的祖父特地賞給他兩基尼，并且說如果他能够照样痛打年齡比他大身量比他高的孩子，还有重賞。老头兒究竟認为打架有什么好处，我們很难說。他恍惚覺得男孩子多打打架，以后做人就經得起風霜，学得蛮横霸道，也是一件有用的本領。不知多少年来，英国孩子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孩子們中間流行种种坏習气，像欺侮弱小，待人殘暴，不講公道；然而为这些惡習气辯护的，甚至于称揚它們的，何止千万？乔治打敗了托非少爷，又受到爷爷贊賞，十分得意，当然还想多制服几个人。有一天，他穿了一套花梢透頂的新衣服，神气活現的在聖·潘克拉斯附近散步，一个面包店里的学徒說了几句尖酸的話譏笑他的打扮，尊貴的小爷登时發起脾气来，拉下上身的漂亮外套遞給他的朋友（这位朋友就是拖德少爷，住在勒塞尔广場的大可蘭街，是奥斯本股分公司里一个小股东的兒子）——他拉下外套遞給他的朋友，准备把面包店学徒痛打一頓。無奈这一回情勢不利，乔杰反叫那学徒打了。他回家的当兒，眞可憐，一只眼睛給打青了，漂亮的襯衫縐边上洒滿了斑斑点点的血迹，全是他自己的小鼻子里流出来的。他告訴祖父說他剛和一个大力士交过手。后来在白朗浦頓，他也說起这次打架的情形，講了一大篇很不可靠的話，把他可憐的母亲吓得心惊胆战。

住在勒塞尔广場可蘭街的小拖德是乔治少爷的好朋友，非常崇拜他。他們兩人都喜欢画戏台上常見的脚色，都爱吃太妃糖和复盆子甜餅。冬天沒有風雪的日子，他們一塊兒在亲王公

园和海德公园的曲池上溜冰。奥斯本因为他們爱看戏，特地命令乔治少爷的貼身佣人罗生帶他們去，三个人一起坐在后厅，舒服得了不得。

这位先生陪着兩个孩子，把倫敦城里的大戏院都走遍了。从特鲁瑞戏院到撒特拉威尔斯戏院，戏子的名字他們統統知道。不但如此，他們自己也常常演戏給拖德家里的人和他們的小朋友看。他們有硬紙板搭成的戏台，还有惠斯脱有名的演員們帮忙。他們的听差罗生做人很大方，只要手里有錢，往往在看完戏以后請兩位少爷吃牡蠣，还請他們喝甜酒——仿佛是人家临睡之前喝一杯的样子。当然，乔治小少爷感激罗生帶头兒寻欢作乐，他自己使錢又散漫，罗生得的好处也不会少的。

奥斯本先生自己做衣服只請个市中心的裁縫，可是打扮孙子的时候，就嫌市中心的和霍尔朋的裁縫沒有本事，特地从倫敦西城叫了一个有名的高手裁縫来，并且告訴他做衣服的时候不必省錢。岡特衣街的吳尔息先生奉了奥斯本先生的命令，挖空心思，給孩子做了許多式样花梢的褲子、背心、上衣。就算整个学校里全是花花公子，这些衣服也够他們穿的了。乔杰有專为晚上宴会穿的白背心，普通宴会穿的絲絨背心，还有披肩式的梳妝衣，做得十分精致，这些东西簡直不像小孩兒的打扮。他天天吃晚飯之前一定要換衣服，他祖父說他："活脫兒是个西城的大爷。"家里專門撥了一个佣人伺候他，服侍他穿衣服，每逢他打鈴的时候跑上去答应，他有信来的当兒用銀盤子托給他。

吃过早飯，乔杰就像成年人似的坐在飯厅的圈椅里面看"晨报"。佣人們瞧他那么少年老成，都覺得有趣，說道："你听听，他已經会賭神罰誓的駡人啦！"他們里头有記得他父亲乔治上尉的，說他"跟他爹像得脫了个影兒似的"。他有的时候蛮横霸道，

有的时候馬馬虎虎，常常开口駡人，一刻都不安靜，有了他，屋里就热閙了。

附近有一个学究，开了个私館教教孩子。他登广告說："本校为有志攻讀大学，参加議院或是研究神学、法学、医学的貴族子弟做好准备工作。本校和一般旧式教育机構大不相同，避免戕害兒童身心的体罰制度。校內环境幽雅高尙，生活舒适，充滿了家庭的温暖。"勃魯姆斯白萊区赫德路的劳倫斯·維尔牧师（他又是貝亞爱格思伯爵的私人牧师）就用这种方法来招徠学生。

私人牧师和他太太兩人孜孜不倦的登广告和鑽营，所以家里总有一兩个寄宿生。这些学生出的学費很不少，大家公認环境是再舒服也沒有了。寄宿生里头有一个是西印度群島来的，向来沒有家屬来看望他。他長得又肥又大，黃黑面皮，头髮乱蓬蓬的活像羊毛，一股子闊少爷的气派。还有一个粗粗笨笨的大孩子，已經二十三岁了；他以前沒有受过好好的教育，維尔夫妇答应將来想法子把他介紹到上流社会里去。还有兩个是东印度公司斑格尔上校的兒子。乔杰进学校的时候，他們四个已經寄宿在維尔太太高雅的家庭里了。

乔杰和其他十几个孩子一样，是走讀生。早上，罗生先生陪着他上学。如果天气好，到下午就騎着馬回家，后面有馬夫跟着。学校里傳說他的祖父闊得不得了。維尔牧师时常亲自对乔治恭維他爷爷有錢。他时常教誨乔治，說他是注定要做大人物的，应該从小准备起来，小时謹勤受教，長大后才能办大事。他說將来指揮下屬的人現在必須先遵守規則，因此他請求乔治不要帶太妃糖到学校里来，免得把那兩个斑格尔少爷吃得害病，反正維尔太太預备的飯菜既精致又丰盛，他們兩人并不少吃的。

他們讀的書，或者像維尔先生說的“所包括的各項学科”，范圍眞广。凡是有名兒的科学，在赫德路讀書的学生都可以学到一些。維尔牧师有一架太陽系仪，一架小型發电机，一个轆轤，一个剧場(就在洗衣房)，一套化学仪器，还有一个圖書館——据他說里面包括各国古今第一流作家的作品。他帶着学生們到大英博物館参观陈列着的古物和自然科学的标本，一面替他們講解，引得旁人都圍上来听。所有勃魯姆斯白莱区的人都知道他的学問十分淵博，非常佩服他。只要他开口說話(他差不多老在开口說話)，用的总是最深奥最文雅的字眼，因为他很有見識，知道那些响亮、动听、擱在嘴里有斤量的字眼是不費錢的，跟最平凡最沒有气魄的字眼一样便宜。

他在学校里就用这种口气对乔治說話："昨天晚上，我和敝友包尔德思博士暢論科学——敝友包尔德思博士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考古学家，先生們，他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考古学家。从博士家里出来，我路过勒塞尔广場，發現令祖大人的富丽堂皇的府邸中灯燭輝煌，似乎正在进行宴乐。据我推測，奥斯本先生昨晚大宴貴宾，想来我沒有猜錯吧？"

小乔杰很幽默，常常当着維尔先生的面模仿他。他胆子又大，学得又像，回答說："您的猜測甚为准确。"

"既然如此，先生們，有光荣参加奥斯本先生宴会的宾客决計不会对于菜肴有所不滿，这是我敢打賭的。我本人也承蒙奥斯本先生屡次相請——(眞的，我想起来了，奥斯本，今天早上你沒有准时到校，而且这种过失，你犯过不止一次了。)我剛才說起承蒙奥斯本先生不弃，尊我为座上客。虽然我以前也曾和国內的大人物和貴族在一起吃喝，——我的好朋友，又是我的恩人，乔治·貝亞爱格思伯爵，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我肯定的

說，講到酒菜的丰盛，接待的周到，气派的豪华，英国中等阶級的排場竟和貴族們一样。白勒克先生，請你把幼脫劳比思書里的那一段繼續念下去，剛才是因为奥斯本来迟了，所以打断的。”

有一段时候，乔治就在这位了不起的先生手下受教育。爱米丽亞听不大懂他說的話，以为他是个少有的大学問家。可憐的寡妇和維尔太太交朋友，自有她的打算。她喜欢到学校里去，因为可以看着乔治从家里来上学。維尔太太每个月开一次談話会，粉紅的請帖上用希臘文印着“雅典学院”。开会的时候，教授先生和学生跟家長联絡感情，請他們喝几杯淡而無味的茶，对他們談好些高深淵博的話。可憐的爱米丽亞最喜欢参加这种談話会，一次都不肯錯过。她只要能叫乔治坐在身边，就覺得这些会有趣極了。不管天气怎么坏，她总会从白朗浦頓一直走来。会后，客人散了，乔杰也由他的佣人罗生陪着回家了，可憐的奥斯本太太穿上大衣，圍上披肩，然后走回家去。动身以前她从来不忘記跟維尔太太拥抱着告别，感激涕零的向她道謝，因为她請她过了那么一个愉快的黄昏。

乔杰在这位有学問的万能博士手下究竟有什么进益呢？照他每星期拿給祖父的成績單子来看，他的进步眞是惊人。成績單上印着二十几种有益的功課，由老师填上等級。乔杰的希臘文是优等，拉丁文是优等，法文是优等，别的功課成績也相仿。到学期終了，每个学生每样功課都得奬。甚至于像那个叫施瓦滋的蓬头小后生（他是墨默尔太太同父异母的兄弟），从乡下出来的二十三岁的失学青年勃勒克，还有剛才說起的那个不長进的拖德少爷，也都有奬品。奬品是值十八便士一本的書籍，上面印着校名雅典学院，还有教授先生的拉丁文題贈，口气非常夸張。

拖德少爷一家人全是靠奥斯本吃飯的。拖德本来是个小职員，由老头兒一步步提拔上去，做到商行里的小股东。

奥斯本先生是拖德少爷的教父。拖德少爷長大之后在名片上印的名字是奥斯本·拖德先生，而且成了个非常时髦的公子哥兒。瑪丽亞·拖德受洗的时候就請奥斯本小姐做教母。奥斯本小姐每年送給女孩兒一本聖書，許多傳教册子，一本低教会派的詩歌，或是其他相仿的礼物，足見她待人厚道。奥小姐有时帶着拖德家里的人坐馬車兜風。他們生了病，她那听差，穿着一身大大的毛絨灯籠褲子和背心，就会从勒塞尔广場送糖醬和各种好吃的东西到可蘭街去。对于勒塞尔广場，可蘭街战战兢兢，十分敬重。拖德太太的手巧，会鉸襯在羊腿旁边做裝飾的紙花边，又会把紅蘿卜白蘿卜刻成花兒鴨子等等东西，做得很不錯。每逢奥斯本家大請客，她就上"广場"帮忙(她家的人都那么称呼奥斯本家)，压根兒不敢希望坐到席面上去。要是有什么客人临时不能来，拖德就給請来凑数。拖德太太和瑪丽亞到晚上过来，輕輕的敲門溜进去，到奥斯本小姐帶着女客到客厅休息的时候，她們已經等在那里。先生們上楼以前，她們娘兒就給太太小姐們彈个曲子唱个歌兒解悶。可憐的瑪丽亞·拖德，可憐的女孩子！她在可蘭街不知費了多少力气練習这些双人合奏和奏鳴曲，才敢到广場来当众表演。

这样看来，乔杰竟是命中注定，和他接触的人都得服他使喚。亲戚、朋友、佣人，沒一个不受他驅遣。說句实話，他本人很喜欢这种环境，大多数人的心理也像他一样。乔杰要做大爷，看来他天生会做大爷。

在勒塞尔广場，人人都怕奥斯本先生，而奥斯本先生就怕乔杰。这孩子風度翩翩，开口就能談書本子，談学問，和父亲長的

又像（他父亲至今葬在布魯塞尔，到死不曾和老的講和），这种种使老爷爷十分敬畏。这样一来，孩子当然更長了威風。小乔治的相貌，無意中說話的声音，往往使那老头兒呆柯柯的以为在他面前的不是孙子而是兒子。他从前对大乔治过分严厉，如今要补过贖罪，就一味的姑息孙子。别人瞧着他对乔治那么和軟，都覺得詫异。他跟奥斯本小姐說話的当兒，仍旧是粗声大气咒一声駡一声的，如果乔治吃早飯迟到，他只笑笑就完了。

乔治的姑媽奥斯本小姐是个形容枯槁的老小姐。她四十多年来日子过得全無生趣，而且一向受父亲作踐，折磨得一点剛性也沒有了。一个脾气倔强的男孩子要制服她并不是难事。乔治不管要她什么东西，像壁橱里一罐罐的糖醬呀，画盒兒里面干裂的顏色呀（这盒顏色还是她跟着思米先生学画的时候使的，当年她还不算老，她的紅顏还沒有消褪呢）——乔治不管要她什么，不問情由伸手就拿。东西到手之后他就把姑媽扔在一边不睬她。

他也有几个朋友和知己，譬如那一味說空話和拍馬屁的老师就是一个，另外还有个比他大的同学拖德，也是成天趋奉他，甘心挨他揍的家伙。亲爱的拖德太太最喜欢叫她八岁的小女兒罗莎·賈米瑪跟乔治在一塊兒玩。她常說：“这一对小人兒在一塊兒眞合适！”当然这話是不能当着“广場”那兒的人說的。痴心的媽媽心里暗想道：“将来的事誰說得定？他們倆不是正好一对兒嗎？”

可憐巴巴的外公也得受这位小霸王的驅遣。乔治的衣服那么漂亮，騎馬的时候还有馬夫跟在后面伺候，不由得老头兒不尊敬他。乔治却瞧不起他外公。約翰·賽特笠的老冤家奥斯本先生心腸最硬，背后不时对他譏笑謾駡，用的字眼又粗俗又下流，

提起他的时候，总叫他老叫化子、卖煤老头兒、穷光蛋等等，那口气十分恶毒不堪。小乔治时常听見这些話，怎么怪得他瞧不起那倒楣鬼兒呢？他住到爷爷家里几个月之后，賽特笠太太死了。她活着的时候对外孙沒有多大感情，外孙也不高兴表示伤心。他穿了一身簇新的丧服到母亲那里去送外婆的丧。那天他本来要去看一出盼望了好久的戏，为着要送丧，只得罢了，心里老大不高兴。

老太太的病給爱米丽亞添了忙，說不定也保全了她。女人受的苦，男人是不了解的。好多女人天天得忍气吞声的受磨折，如果我們担当了其中的百分之一，只怕已經要發瘋了。她們不断的做苦工，却得不到一点兒酬报；她們忠厚待人，只落得老是遭人作踐；她們掏出心来服侍別人，不辞劳苦，也不怕麻煩，結果連一句好話也換不着。多少女人口無怨言的忍受这种煎熬，在外面还得笑眯眯的装沒事人兒。她們死心塌地做奴隶，硬不起心腸来反抗，还不得不顧面子。

爱米丽亞的母亲先是成天坐在椅子里，后来就上了床下不来了。奥斯本太太老是守在病床旁边伺候，难得溜出去看看乔治。虽然她幷沒有多少机会去探望兒子，老太太心上还不高兴。日子过得寬裕的时候，她原是个好心腸、好脾气、笑臉迎人的母亲，不幸后来貧病交逼，才变出这个倔丧的性子来。不管她怎么生病，怎么和女兒疏远，爱米丽亞始終孝順她。母亲的病反倒帮她渡过了另外的一个难关，因为她給病人不停的使喚着，根本沒有功夫想到自己悲慘的身世。爱米丽亞讓她母亲發脾气，不去違拗她，只想法子减少她病中的痛苦。病人什么事都留心，丧声歪气的問这样問那样，她总是和和順順的回答。她自己信教虔誠，为人也本色，凡是她能够想到感覚到的，她就用来安慰受苦

的病人，讓她心上有个希望。她母亲（从前对她那么慈爱的母亲）临死的时候只有她在旁边送終。

母亲死后，她把所有的时間精力都花在伤心的老父亲身上，不时安慰他，伺候得他舒服。老头兒受了这个打击，心痛得神志糊塗。如今他是眞的無依無靠；妻子、名誉、財产，一切他最心爱的东西都完了。这个龙鍾的老头兒伤心絕望，身边只剩一个温柔的爱米丽亞，以后就得靠着她。这家子的事情实在沉悶無味，我不打算多写。我看見名利場上的人已經在預先打呵欠了。

有一天，貝亞爱格思伯爵的家庭牧师維尔先生正在書房里和学生上課，像平常一样滔滔汩汩的說个不完，校門口忽然来了一輛漂亮的馬車，停在門前雅典女神的雕像旁边，接着就有兩位先生从車子里走出来。那兩个班格尔少爷急忙冲到窗口，心里恍惚覺得或許爸爸从孟买回来了。那二十三岁的傻大个兒本来在对着書本子偸偸的哭，这时把臉貼在玻璃上往外看馬車，把鼻子挤扁了也不管。他看見一个听差从車上跳下来，开了車門讓車里的人出来，便道："一个胖子，一个瘦子。"他說到这里，只听得外面大声打門。

屋里从維尔牧师到小乔杰，个个人都对于这件事發生兴趣。牧师希望有人送兒子来上学，乔杰希望借此少上一会兒課。

学校里有个小听差，常年穿着破旧的号衣，上面的銅扣子都褪了色，每回出去开門，总披上一件又窄又小的外套。他走到書房里說道："有兩位先生要見奥斯本少爷。"那天早晨，因为教授先生不准乔杰在上課的时候吃梳打餅干，兩边爭吵过几句。維尔先生听了这話，臉上恢复了原狀，和顏悅色的說道："奥斯本，我准你去跟那兩位坐馬車来的朋友見面。請你代我和維尔太太向

他們問好。"

乔杰走到会客室，看見兩个陌生人。他抬起头，摆出他那目中無人的样子瞧着他們。兩个客人里头有一个是留鬍子的胖子。另外一个是瘦高个兒，穿一件藍色外套，外面一排長方扣子。他臉上晒得黑黑的，头髮已經灰白了。

瘦高个兒楞了一楞，說道："天啊，多像他！我們是誰你猜得着嗎，乔治？"

孩子把臉绯紅了——他一兴奋就臉紅——他的眼睛也亮起来，說道："那一位我不認識，可是我想您准是都宾少佐。"

不錯，他就是我們的老朋友。他和孩子招呼的时候，喜欢得声音發抖。他牽着孩子兩只手把他拉近身来。

他說："你母亲大概曾經跟你談起我来着，对不对？"

乔治答道："她談起您好多好多回。"

第五十七章

近东的風光

奥斯本老头兒有不少理由可以自鳴得意。其中一条就是他以前的对头、冤家、又是恩人約翰·賽特笠到老来穷愁潦倒，竟要靠着他才能过活。当年害得賽特笠最苦，侮辱得他最厉害的就是奥斯本。他自己是世路上的得意人，时常咒罵那老叫化子，可是也不时周济他。每逢他把爱米丽亞的家用叫乔治帶去的时候，就風言風語的讓孩子明白他外公是个該死的穷光蛋，得靠人养活；又表示約翰·賽特笠从前欠了他那么多錢，如今又亏得他

慷慨帮忙，应該知道感激；那口气眞是又粗野又鄙俗。这份了不起的家用由乔治拿給母亲和外公。現在爱米丽亚主要的职务就是伺候和安慰那精神萎靡的老鰥夫。孩子瞧着他萎萎萃萃不得意的样子，不免对他摆出一副恩人架子来。

爱米丽亚竟肯从父亲的仇人手里拿錢，可見她沒有骨气。無奈这可憐的女人是向来沒有什么骨气的。她心地單純，需要别人保护。自从她不幸嫁給乔治·奥斯本以后，簡直可說自从她成人以来，过的就是穷苦的日子；她老是受气，老是短一样缺一件，听人閑言閑語責备她，做了好事沒好报。我且問你，当你看見品性比你优美的人經常受到这样的委屈，虛心下气的向悪运低头——当你看見温柔而得不到同情的穷人，因为沒有錢而遭人家的白眼，你肯不肯放下得意人的架子去伺候这些困頓苦惱的化子呢？沒准你想起这些低三下四的人来就覚得討厭。大依芙斯[①]一面咂着嘴喝紅酒，一面說："阶級是非有不可的，貧富是应該有分别的。"如果他肯把碎肉屑兒扔給窗外坐着的拉撒路[②]吃，已經难为他了。他这話固然不錯，可是你想，做人一輩子就好比打彩票，有的人得到的是紫紅的細麻紗衣服[③]，有的人得到的却是破布条兒，而且只能把狗当作朋友，这件事豈不是非常玄妙，非常神秘的呢？

我不得不承認，爱米丽亚把她公公有时丢給她的面包屑撿起来喂她自己的父亲，心里不但不怨恨，反倒有些感激。这个年輕女人（太太小姐們，她才三十岁，我仍旧得称她年輕女人）——这个年輕女人，只要認清了責任，从来不怕牺牲自己，心服情願

① 見第166頁注①。

② "聖經"里的癩皮叫化子。

③ 紫紅色衣服是帝王或是大主教才能穿的。

的把一切都献給心坎兒上的人。小乔杰离家之前，她在漫漫的長夜里为他做針綫，做得十指疲劳，眞是費力不討好的工作。为了父母，她吃尽辛苦，受了多少气惱，經历过各种困难。她逆来順受，自我犧牲，可是她的苦处是沒人見沒人理的；不但世上的人瞧不起她，連她也瞧不起自己。我想她在心底里准以为自己是个沒有剛性的膿包，应該給人小看，眼前有这种日子已經太便宜了。唉，可憐的女人啊！在暗底下受压迫被犧牲的可憐东西啊！你們一輩子連綿不断的受罪，在臥房里就像在上拷問架子，到客厅里又像是上了断头台。無論什么男人，一旦明白你們怎么委屈煩惱，怎么暗地里受虐待，准会憐憫你們，并且感謝上天，总算他自己是个男子汉。我記得好几年以前，在巴黎附近皮賽脫地方监禁瘋人和白痴的牢房里看見过一个可憐虫，他一来有病，二来在牢里坐久了，一股子萎萎萃萃的神气。我們一群人里头有一个送給他一紙卷鼻烟，大概值半便士，那个生羊癲風的病人感动得不知怎么才好。他快乐感激到極点，只好哭起来了。倘或有人給我們一年一千鎊的进款，或是救了我們的命，我們也不能感动到那步田地。同样的，如果你把一个女人虐待得够了，只要給她一星兒的好处就能使她高兴得掉眼泪，竟把你当个慈悲的天使。

可憐的愛米丽亞！命运賞給她的不过是这类的小恩典。她早年的运气不錯，后来竟淪落到好像进了个腌臢的监牢，永远給人做奴隶，遭人作踐。有的时候小乔治来探探监，給她帶来一綫希望，勉强有些安慰。勒塞尔广場是她的监牢的尽头；她偶然也到那兒去走走，可是到晚上总回到自己的号子里来睡覺。她的职务全無情趣，服侍了病人听不見一句好話；年老的父母后半輩子不得意，动不动开口抱怨，对她蛮不講理，磨得她左右为难。这

样無休無歇受折磨的可憐东西在这世界上正不知有几千几万，而且大多数是女人。她們是不拿工錢的看护妇，像仁爱会的修女①一样舍己为人，却沒有修女們献身教会时的热誠和理想。她們努力工作，廢寢忘餐的伺候别人，甘心过苦日子，却連同情也得不到，到后来沒沒無聞的死掉，根本不算一回事。

上天的安排是奇妙莫測的，令人敬畏的，他分配世人的禍福，往往叫聪明仁厚的好人受蹧蹋，讓自私的、愚蠢的、混賬的人享福。得意的弟兄們啊，虛心点兒吧！請你們对于潦倒的苦人厚道些，他們就算沒比你好，可也不过是走了背运。想想吧，你的道德好，不过是因为沒有受过多大的引誘；你的处境順，不过是机会凑手；你的地位高，不过是恰巧有祖宗庇蔭。你的成功，其实很像是命运开的玩笑，你有什么权利看不起人家呢？

爱米丽亚的母亲葬在白朗浦頓教堂的墳地上。下葬的一天天陰雨湿，爱米丽亚想起她和乔治結婚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会兒还是第一回上那教堂。她的兒子穿了一身講究的黑衣服坐在她身旁。她还記得教堂里管座位的老婆子和書記。牧师念經的时候，她不知想到哪里去了。若不是她手里拉着乔治，眞恨不得跟死了的人換个过兒。想到这里，她又像平常一样責备自己太自私，心里暗暗的禱告上天給她勇气，帮她尽責任。

她决定使出全副力量叫她的老父亲过得快活。她不辞劳苦的伺候賽特笠老头兒，替他縫，替他补，为他唱歌，陪他下棋，讀报給他听，做菜給他吃，不厭其煩的帶他上坎新登花园和白朗浦頓小街去散步。每逢他絮絮叨叨的說起从前的老話，她总是笑

① 仁爱会的修女專服侍病人。

眯眯的假装爱听，好哄他喜欢。老头兒身子虛弱，一开口就爱抱怨；他常常坐在公园里的長櫈上晒太陽，口里嘈嘈的訴說他的委屈和苦处，爱米丽亚便守在他身边想自己的心思，回忆从前的旧事。可憐这寡妇心里凄凄惶惶，多少的不如意。公园里好些孩子在山坡上和寬敞的路上跑来跑去，使她想起乔治来。人家把乔治搶去了。第一个乔治可不也是这么着离开她了嗎？都是因为她的爱情自私，不正当，所以才有这样的报应，兩次都受到严厉的懲罰。她責备自己罪孽深重，努力叫自己承認这种处分非常公道。在这个世界上，她差不多沒有亲人了。

她的生活相当于單独监禁，我知道这种监牢里的故事，說来叫听的人心里悶得慌。除非另外有些風趣詼諧的穿插才能調和書里的气氛，譬如加添个把軟心腸的牢头禁子，或是形容城堡里的指揮官怎么爱說笑話，或是描写老鼠怎么在拉丢特[①]的鬍子里溜出溜进，脫蘭克[②]怎么用十指和牙签在城堡下面挖隧道。無奈写書的沒有这样的趣事可以穿插在爱米丽亞被监禁的故事里面。总之請你記住，在那一段时期里面，她心里只管悲苦，可是别人跟她說話的时候她总是笑臉相迎。她过的是貧穷苦惱的日子，不消說是寒傖極了；她为老父亲唱歌，做布丁，玩紙牌，补袜子。这样看来，不管她算不算本書的主角，也别管你我兩人衰老、穷苦、嘮叨到什么程度，但願我們临死之前也有这么个善心人兒把軟軟的肩膀給我們靠着，怪体貼的伺候我們，讓我們这些渾身骨头痛的老头兒老婆子少受些苦楚。

賽特笠老头兒自从妻子去世以后，对于女兒十分依恋。爱

---

① 拉丢特（Jean Henri Latude, 1725—1805），因得罪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邦巴圖，被关禁了三十五年，換过四个监獄。

② 脫蘭克（Francois TrencK, 1726—94），奧国冒險家，曾經被長期监禁。

米丽亞覚得服侍父亲已經尽了心，自己也得到一些安慰。

不过我并不打算把这兩个人永远安頓在这样寒傖低微的环境里。他們都还能安享一些荣华富貴，好日子还在后面呢。聪明的讀者也許已經猜到那位跟都宾少佐一起上乔治学校里去探望他的胖子是誰。原来咱們的另外一个老朋友也回到英国来了。他来得正是时候，可以讓他留在英国的父亲和妹妹心上有个安慰。

都宾少佐的上司脾气好，他請假立刻照准。他說他打算先到瑪德拉斯，然后可能一直回欧洲，因为有要紧的私事要办。他日夜不停的趕路，一直到了地头才歇下来。哪知道趕路趕的太快，到瑪德拉斯的时候竟發起高燒来。他原說在朋友家养好了病再回欧洲，可是跟他同行的佣人們把他送到朋友家里，他已經不省人事了。这以后好些日子，大家都以为即使他动身的話，也不过走到聖乔治教堂的墳地上去。(有好多勇敢的軍官都远远的离开家乡，給安葬在那兒。)軍队里的人决定在他去世之后，在他墳上开礼炮致敬。

可憐的家伙發着高燒在床上翻来复去，病中伺候他的人如果留心的話，一定听得見他在說胡話叫爱米丽亞。清醒的时候，他想着这輩子見不着她了，心里难受。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郑重其事的把未了的事情安排妥当，指明将自己的一小份財产傳給几个平常最关心的人。留他住的朋友就在遺囑上签名做了証人。他頸子上戴着一条小鏈子，是栗色的头髮編成的；他吩咐死后要帶着这念心兒一起下葬。老实說了吧，头髮还是他在布魯塞尔的时候，从爱米丽亞的佣人那里討来的。当年乔治·奥斯本在聖約翰山附近的战場上打仗死了，年輕的寡妇伤心得害了一場大病，头髮就是病中鉸下来的。

他病好了又反复，医生几次三番的給他放血，吃輕粉，可見他的身体結实得很。那时东印度公司的拉姆輕特号商船从加尔各答路过瑪德拉斯（船長姓白拉格），他就搭这船回家。他給送到船上的当兒，瘦得像个骷髏，身子虛懸懸的沒一点兒力气。那位在病中服侍他的朋友預言老实的少佐到不了英国就要死了。他說总有一天早上他会給人用帆布和国旗卷起来海葬，跟他頸子上的那念心兒一起沉到水底里去。不知道是海上空气好，还是因为他心里重新有了希望，反正自从那艘船扯起風帆向家乡行駛的那一天起，我們的朋友就漸漸复原，他們还沒有到达好望角，他已經很健全了，不过仍旧瘦得像一条獵狗。他笑道："这一回，葛克当不着少佐了。他准以为联队到家的时候，公报上已經發表了他高升的消息。"这里应該另注一笔，少佐急急赶到瑪德拉斯以后躺在那兒生病的时候，英勇的第——联队奉命內調。第——联队本来已經在国外駐扎了好多年；当年从西印度群島回家之后，恰巧滑鉄盧有战事，又不能留在本国，后来又从法蘭德斯一直調到印度，現在才得回家。如果少佐願意在瑪德拉斯多等几时，他就能和軍队里的弟兄們一起回家。

說不定他不願意在自己那么虛弱的时候讓葛蘿薇娜来招呼他。他笑着向一个同船的旅客說道："如果奧多小姐在船上，那我就完蛋了。乔斯，我的孩子，她把我扔到海里去以后，准会抓住你，然后把你一直帶到沙烏撒浦頓，你就成了她中的头彩。"

原来我們这位大胖子朋友果然就在拉姆輕特商船上。滑鉄盧賽特笠在孟加拉住了十年，不断的出去吃晚飯，吃中飯，喝淡麦酒、紅酒，衙門里的公事又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又不得不常常喝些白蘭地酒提提精神，因此他的健康受了影响。医生說他必須回到欧洲去一趟。他在印度工作了好多年，已經超过了任期，

他的差使又好，手里很攢了几个錢。这样，他回到英国靠着丰厚的养老金过活也行，以后再回印度做事也行。他在印度的官职很高，因为他資格老，能力高，应該有这样的地位。

他比上次和讀者相見的时候瘦些，不过样子更庄重，更威武。他的鬍子又留起来了——他在滑鉄盧战役中尽了那么多力，留鬍子也是該当的。他渾身都是別針和珠宝，头上戴了一頂华丽的絲絨帽子，上面还有一道金箍，神气活現的在甲板上走来走去。早飯是拿到他艙里吃的，飯后他全副精神穿衣打扮，然后才到后甲板上来，竟好像他打算上邦德街兜風，或是在加尔各答看跑馬。他帶着一个印度佣人，貼身伺候伺候，拿拿烟斗，这人的包头巾上用銀綫綉着賽特笠家里的紋章。乔斯·賽特笠專制得很，这印度人的日子可不好过。乔斯像女人一样爱俏，每天得花好半天穿衣打扮，半老的美人化妝也不过費这么些功夫。旅客里面有几个年輕后生，像第一百五十联队的却弗思，还有可憐的立該脫，因为害了三回热病，这一次回家休养——他們常常坐在房艙里的桌子旁边逗他說話，講他自己怎么打老虎、怎么打拿破侖这类聳人听聞的掌故。他到龙活去参观拿破侖墓的时候眞是得意極了。都宾少佐反正不在旁边，他就把滑鉄盧大战細細的向这兩个小軍官描写了一番，恨不得說要是沒有他，乔斯·賽特笠，拿破侖根本不会給幽禁在聖海里娜島上。

过了聖海里娜，这印度官兒变得很慷慨，大手大脚的把自己帶在船上受用的紅酒、腌肉、整桶的荷蘭水，拿出来請客。船上沒有女客，少佐又肯讓他占先，因此吃飯的时候他就坐了第一位。白拉格船長和拉姆輕特的軍官們对他非常尊敬；他有这样的地位，也应該受人尊敬。有兩天海上風浪很大，他吓慌了，躲在艙里不出来，用木板把艙口釘紧，躺在吊床上看“芬却萊广場的洗

农妇人"。



这本小册子原是爱密蓮·霍恩泊洛夫人跟着她丈夫沙哀勒斯·霍恩泊洛牧师到好望角去傳道的当兒留在船上的。平常的时候，乔斯只看他随身帶着的小說和戏剧，并且把这些書借給船上的人看。他待人厚道，又不摆架子，因此大家喜欢他。

在好些晚上，他們的船在黑沉沉的大海上行駛，波濤轟隆轟隆的响，天上星月交輝，船上的鈴子叮叮当当报时辰，少佐和賽特笠先生便坐在后甲板上談論家里的情形。少佐抽着雪茄烟，那印度官兒抽的是他佣人給他裝的水烟。

都宾少佐老是想法子把話題扯到爱米丽亚和她兒子身上，那份兒恒心和聪明眞是了不起。乔斯本来因为父亲一直很潦倒，又不顧体面，屢次向他求救，心上很不高兴，亏得少佐一路劝解，說老头兒运气不好，年紀又大，他心里也就平了。少佐說起乔斯大概不喜欢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老夫妻的習慣和他的兩样，吃喝睡覺起身的时間也对他不合适。他究竟年紀輕，而且相与的人物也不同（乔斯听得少佐这样恭維他，把腰弯了一弯）。少佐

說他应該在倫敦自己租一所房子，别像以前那样在公寓里布置一个單身汉子的小家庭。他又說如果把乔斯的妹妹爱米丽亞請来当家，再合适也沒有了；她的举止文雅温柔，态度又大方；举几个例来說，以前在布魯塞尔，在倫敦，最上流的人物見了她都賞識的。他又向乔斯暗示了一下，說是最好把乔杰送进一个好学校，培养他成人，因为孩子的母亲和外公外婆准会把他慣坏了。总而言之，少佐詭計多端，竟想法子叫印度官兒答应照管爱米丽亞和她無依無靠的孩子。原来賽特笠的家里有些什么变动，母亲怎么去世，奥斯本的財富怎么把乔治从爱米丽亞手里搶去，他全不知道。这个中年男子十分痴心，天天惦記着奥斯本太太，一心只想帮她的忙。他甜嘴蜜舌的哄着乔斯·賽特笠，不停口的奉承。他拍起馬屁来多么有常性，样子多么亲热，看来他自己并不覺得。凡是先生們家里有不曾出閣的姊妹或是女兒，想来都有过經驗，知道上門求婚的小伙子对于这家子的男人多么殷勤周到。說不定滑头的都宾这番假仁假义也是因为这原故。

都宾少佐初上拉姆輕特号的时候身体仍旧很不好。商船停在瑪德拉斯碇泊所的三天之內，他并沒有起色。甚至于在船上碰見了他的老朋友賽特笠先生也还是提不起兴致来，直到有一天他們暢談了一番之后情形才有了改变。那天少佐沒精打采的躺在甲板上。他說自己恐怕沒有救了；在他的遺囑里，他留了一点兒錢給他干兒子；他相信奥斯本太太一定会記得他，希望她这次的婚姻能够称心如意。乔斯答道："婚姻？沒有的事。我有她的信，她并沒有提起再嫁的話。我忽然想起来了，真奇怪，她倒說起都宾少佐要結婚了，而且說希望你快乐。"賽特笠的信是几时收到的呢？印度官兒把信拿出来一看，原来比少佐得的信迟两个月。船上的医生覺得自己医治新来的病人收效特别快，心

里非常得意。瑪德拉斯的医生把病人送上船的时候，幷沒有多少希望，而他一換了藥方，都宾少佐就漸漸复原了。也因为这緣故，葛克上尉虽然很有功劳，却沒有能够升到少佐的位子上去。

船过了聖海里娜之后，都宾少佐兴致又高，身体又好，同船的人看了都覺得詫异。他和候补少尉們在一塊兒瘋鬧，和大副二副們耍棍棒，又去爬那护桅索，活像个大孩子。有一夜，晚飯后大家坐着喝酒，他还唱了一支滑稽的歌兒，引得大家都笑。人人都覺得他活潑有趣，招人喜欢。白拉格船长起先嫌他委靡不振，沒多大能耐，后来也承認他很有見識，是个好軍官，只是不大爱說話。白拉格对大副說："他沒有什么風度。罗伯，如果在总督府里作客，他是不像样的。我在总督府的那一回，勛爵大人和威廉夫人对我眞客气，当着大家和我拉手，吃飯的时候还請我跟他一塊兒喝啤酒，那忽兒連总司令还沒跟他对喝过呢。少佐的态度不够文雅，可是他有他的好处。"从他說的話里面，我們就知道白拉格船长不但是个有能力的軍官，幷且还很識人。

在拉姆輕特号离开英国大概还有十天航程的时候，海上沒有風，都宾变得又暴躁又难說話，船上的伙伴們本来佩服他兴致好，脾气随和，見他这样都覺得納悶。海上起風之后他的性情才恢复原状。領港的上船的一刹那，他兴奋得不得了。他看見沙烏撒潑頓的两个教堂尖頂，登时像見了朋友，一顆心在腔子里突突的乱跳。

第五十八章

我們的朋友都宾少佐

少佐在拉姆輕特船上的人緣真好。那天他和賽特笠先生欢欢喜喜的下了摆渡船准备上岸，全船的职員和水手，由了不起的白拉格船長帶头，欢呼三声給都宾少佐送行。少佐滿面通紅，点着头表示給他們道謝。乔斯大約以为他們是为他欢呼，脫下金箍帽子神气活現的向朋友們搖晃着。他們給摆渡到岸边，很威風的上了碼头，出發到皇家乔治旅館去。

乔治旅館的咖啡室里一年到头摆着大塊肥美的牛腿肉，还有銀子打的大酒杯，使人联想到眞正英国家乡釀造的濃麦酒和淡麦酒。从国外回来的旅客一进門来看見这兩样东西，自会兴致蓬勃、精神抖擻。如此說来，不論是誰，进了这样一个舒服愉快的英国旅館，总願意盤桓几天再走，哪知道都宾一到沙烏撒潑頓就想上路到倫敦去，立刻打算雇馬車。乔斯呢，那天晚上是随便怎么也不肯动身的了。这位肥胖的孟加拉紳士一路只能睡在又窄小又不舒服的鋪位上，如今剛有了寬敞的大床，上面鋪着鴨絨被褥，軟綿綿的一睡一个窩兒，他又何必在馬車里过夜呢？他說行李沒有整理好以前他不願意动身；沒有水烟袋，他是不高兴出門的。少佐沒法，只能等过了那一夜再說。他写了一封信到家里，报告上岸的消息，又恳求乔斯也写封信通知他家里的人。乔斯嘴里答应，可并沒有照做。船長、医生，还有一兩个旅客，都从船上下来和我們这兩位先生一同吃晚飯，乔斯非常卖力，点了許

多好菜，并且答应第二天和少佐一起到倫敦去。旅館主人說賽特笠先生喝第一派因脫濃麦酒的时候，他瞧着就覚得痛快。如果我有时間說閑話，准会另写一章，形容剛回英国时喝第一派因脫濃麦酒的滋味。喝，那滋味多好呀！單为受用这一次痛飲，特地离家一年也値得。

第二天早上，都宾少佐起来，照他平时的習慣，把鬍子剃光，穿得整整齐齐。那时天色很早，旅館里除了那擦鞋工人之外，都沒有起身——这些擦鞋的仿佛从来不需要睡覚，眞是了不起。少佐在蒙蒙朧朧的走廊里踱来踱去，皮鞋吱吱的响，到处听得客人們打呼嚕的声音。那不睡覚的擦鞋工人躲躲藏藏的順着各个房門走过去，把門前的長統靴、半統靴、淺口鞋都收集起来。然后乔斯的印度佣人起身給主人把笨重的梳妝家伙拿出来，又給他收拾水烟袋。再过一会兒，女佣人們也起身了，她們在过道里碰見这么个黑不溜湫的人，以为是魔鬼出現，都尖叫起来。她們打水擦洗旅館的地板，印度人和都宾兩个便失脚絆在她們的水桶上。等到第一个茶房帶着隔夜的鬍子去开大門的时候，少佐覚得可以动身了，吩咐下人立刻去雇一輛車来，打算上路。

他走到賽特笠先生的臥房里，只見乔斯睡在一張又寬又大的双人床上，正在打呼嚕。他把帳子拉开，叫道："賽特笠，起来吧，可以动身了。馬車再隔半个鐘头就来。"

乔斯在被窩里發怒，咕嚕着問他几点鐘了。少佐是老实人，不管扯謊可以帮他多大的忙，他也扯不来，所以給乔斯一逼，只好紅了臉把实話告訴他。乔斯一听，立刻破口大駡。駡人的話这里不必再說，总之他讓都宾明白：第一，倘若他那么早起来，簡直有危險給打入地獄；第二，都宾少佐是个該死的东西；第三，他不高兴和都宾一路走；第四，这样把人叫醒，眞是沒心肝，不像个

上等人。少佐沒法，只好退出来，讓乔斯重新再睡覚。

不久，馬車来了，少佐不肯再等了。

英国貴族出門游覽，或是报館里送信的快差帶着急信赶路，也不能比他更着急，政府里傳遞公文的專差更要慢得多。車夫們見他大手大脚的花錢，都覚得希罕。馬車飞快的跑过一塊塊的里程碑，穿过整齐的乡鎮，那兒的客店主人堆着笑，哈着腰来迎接他。路旁有美丽的小客店，招牌就挂在榆树枝上，赶貨車的人馬都在濃淡不一的树蔭里喝水；还有古色古香的大宅子、大花园，灰色的教堂，旁边成窩兒的小村屋。一路都是眼熟的英国風景，非常可愛，田野里綠油油的一派欢乐的气象。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好地方？在新回国的人看来，家乡眞是和藹可亲，仿佛一路在跟他拉手。可惜都宾少佐从沙烏撒潑頓到倫敦，除了路旁的里程碑之外什么都沒有看見。那当然是因为他急着要回坎勃威尔去看望父母的緣故。

他誠誠心心的坐車回到以前常去的斯洛德咖啡館，只恨畢加廸萊到咖啡館的一段路上太費时間。他和乔治年輕的时候常在那里吃喝作乐。那已經是多年前的旧事，如今他也算得上是个"老家伙"了。他的头髮已經灰白，少年时的好些痴情，好些感触，也漸漸的淡忘了。那老茶房倒还站在門口，仍旧穿着那套油膩膩的黑衣服，双叠的下巴頦兒，頸帮子又松又軟，表鏈上一大嘟嚕印戳子，像从前一样把口袋里的錢搖得嘩鎯鎯的响。約翰迎接少佐的样子，竟好像他离开那兒不过一个星期。他臉上沒半点兒惊奇的表情，說道："把少佐的东西擱在二十三号他自己房間里。今兒您大概吃烤鷄吧？您沒有結婚？他們說您已經娶了太太了——你們那苏格蘭軍医到这兒来过的。不对！是三十三联队的亨倍上尉說的，他从前跟着第——联队駐扎在西印度。

您要热水嗎？您今兒怎么另外雇車呢？坐邮車不是挺好嗎？”凡是在那里住过的軍官，忠心的茶房都認識，也都記得。在他，十年好比一天。他說完了話，領着路走到都宾从前常住的屋子里。里面有一張大床，周圍挂着粗呢的幔子；旧地毯比从前更旧了一些，那套黑木的旧家俱也还在，椅子上印花布的面子都褪了色。一切和他年輕的时候沒有兩样。

他还記得乔治結婚的前一天在房里走来走去，咬着指甲，賭神罰誓的說他老子总会回心轉意，就是他不肯回心，他也不在乎。都宾还想像得出他跑进来的样子，把都宾的房門和他自己的房門碰得山响。当年他的房間就在都宾的房間近旁。

約翰不慌不忙的把老朋友打量了一番，說道：“您沒有变得怎么年輕。”

都宾笑道：“过了十年，害了一場热病，还能叫人年輕不成？你才是个不老公公。或者可以說你根本沒有做过年輕人。”

約翰問道：“奥斯本上尉的太太怎么了？那小伙子長得很不錯。天哪，他可眞会花錢！結婚以后他一直沒有回来，到今天还欠我三鎊錢呢。瞧这兒，我的本子上还記着呢：‘一八一五年四月十日，奥斯本上尉，三鎊。’不知道他爸爸肯不肯把錢还給我。”斯洛德咖啡館的約翰說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皮面的記事本子，上面油膩膩字迹模糊的一頁上还記着这笔旧賬，旁边另外有好些歪歪斜斜的字，全是关于当年别的老主顧的事情。

約翰把客人送进了房間，又从从容容的走了。都宾少佐从小箱子里挑了一身最漂亮最好看的随常服装，一面笑嘻嘻的紅了臉，覺得自己实在荒謬。他对着梳妆台上一面昏暗的小鏡子端相自己灰白的头髮和黧黑的皮膚，不由得好笑起来。他想：“約翰老头兒居然沒把我忘掉，倒不錯。希望她也还記得我。”他从

客店里出發，往白朗浦頓那边走去。

这忠实的好人一路行来，細細的回想他最后一次跟爱米丽亞見面时的每一件小事情。他末了一回在畢加廸萊的时候，拱門和亞基里斯的像还沒有造起来。他恍惚覺得視綫所及随处都有变动。过了白朗浦頓，就有一条小路直通到她街上，他走上从前走熟的小路，身上已經在打哆嗦。她究竟是不是打算結婚呢？倘若这时候她和她孩子对面走来——天啊，那怎么办呢？他看見一个女人帶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心里想："是不是她呀？"他一想到有这样的可能，激动得渾身發抖。总算走到她住的一帶屋子了。他走近栅欄門的时候，手握着栅欄頓了一頓，几乎听得見自己的心在扑通扑通的跳。他想道："不管出了什么事，总求老天保佑她。"接着他又說："呸，沒准她早就搬走了，"說着，走进門去。

她以前住的会客室的窗戶开着，里面并沒有人。少佐恍惚看見那鋼琴和上面的圖画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心里又慌張起来。大門上仍旧安着克拉浦先生的銅牌子；都宾拉起門环敲了一下。

一个肥碩的小姑娘，大約十六岁，一双眼睛亮晶晶的，臉蛋兒紅里帶紫，出来开了門，对少佐紧紧的瞅着。少佐站在那窄小的过道里，靠着墙，臉色白得像个鬼，支支吾吾的掙出一句："奥斯本太太住在这兒嗎？"

她瞪眼看了他半晌，然后臉上也泛白了，說道："天老爷，是都宾少佐呀！"她抖巍巍的伸出兩手說道："您不記得我啦？我从前常叫您糖子兒少佐的。"少佐一听这話，抱住女孩兒吻了她一下，我看他这輩子还是第一遭这么大胆呢。她歇斯底里似的又哭又笑，使勁大叫"爹，媽！"把这兩个好人兒給叫出来了。夫妻倆本来在他們那裝飾得挺漂亮的厨房窗口往外端相他。他們看

見一个大高个兒的男人，穿着釘长方扣子的藍色外套，底下是白色細布褲子，站在門口抱着女孩兒，心上老大詫异。

少佐忍不住紅了臉說道："我是你們的老朋友。克拉浦太太，不記得我了嗎？你从前不是还做許多好吃的糕餅給我当点心嗎？克拉浦，你忘了嗎？我是乔治的干爹，剛从印度回来。"接着大家忙着拉手；克拉浦太太又喜欢，又感动，在过道里不住口的叫天老爷。

房东夫妇把好少佐讓到賽特笠的房里——房里每一件家俱陈設他都記得：用黃銅裝璜的小小的旧鋼琴（斯多泰牌子的貨色，本来很講究的），还有屏風，还有大理石的小墓碑，当中嵌着賽特笠先生的金表，正在的答的答的响。他坐在房客的圈椅里面，那父母女三人就把爱米丽亞的遭遇一样样的說給他听，講到賽特笠太太怎么死，乔治怎么給他祖父奧斯本先生領去，寡妇离了兒子怎么伤心等等，一面說，一面唉啊唷的嘆息个不完。这些事情我們早巳听过，少佐却还不知道。有兩三回，他很想扯到她的婚姻上去，可是总鼓不起勇气来，而且他也不願意把心事向这些人吐露。后来他們告訴他說奧太太陪着她爹到坎新登花园去散步了。老先生身体不好，脾气也坏，把她折磨得难过日子，不过她倒眞是和順得像个天使。如今每逢飯后天气好，她总帶他出去。

少佐道："我沒有多少时候，今天晚上还有要紧的事情得办。不过我很想見見奧斯本太太。最好請瑪丽小姐陪我去，給我領領路。"

瑪丽小姐听了这話覚得出于意外，可是也很高兴。她說她認得这条路，可以領都宾少佐去；有的时候奧太太到——到勒塞尔广場去，就由她陪着賽特笠先生，所以知道他最喜欢的座位在什

么地方。她跳跳蹦蹦的走到卧房里，一会兒戴上自己最好的帽子回出来。她还借了她媽媽的黃披肩跟大石子兒別針，为的是要配得上少佐的势派。

少佐穿上方扣子藍外套，戴上黃皮手套，伸出胳膊給小姑娘勾着，兩个人快快乐乐的一起出門。他想起要跟爱米丽亞見面，心里慌張，很願意旁边有个朋友。他又問瑪丽許許多多关于爱米丽亞的問題。他这人是忠厚不过的，听到她被逼和兒子分手，不由得扎心的难受。她受得了嗎？她常跟他見面嗎？在物質生活方面，賽特笠先生舒服嗎？瑪丽尽她所知回答糖子兒少佐的問題。

半路上發生了一件事，虽然沒什么要紧，却把都宾少佐乐坏了。小路那一头来了一个臉皮蒼白的后生，他一嘴稀稀朗朗的鬍子，戴着又硬又白的領巾，一手勾着一个女的，自己給挤在当中。兩个女人里头有一个已經中年，高高的身材，样子很威武，五官和臉色和身旁的英国国教牧师很像，走起路来迈着大步。另外一个是个小矮个子，黑皮膚，头上戴一頂漂亮的新帽子，上面配着白緞帶，身上穿一件时髦的外套，挂一只漂亮的金表，恰恰在她身子中央。这位先生的兩只胳膊已經給兩位女士扣住，还得捧一把陽傘，一条披肩，一只籃子。他手里这么滿滿的，克拉浦小姐对他屈膝招呼的时候他当然不能举起手来碰帽子边还礼。

他只点了一点头，兩位女士倚老卖老的样子还了礼，虎起臉兒瞪着瑪丽小姐旁边那个穿藍外套、拿竹子拐棍兒的男人。

少佐瞧着他們覺得好笑，站在路旁边讓他們过去。然后問道："他們是誰？"瑪丽頑皮的瞧着他，說道："那是我們的副牧师平尼先生"（都宾少佐楞了一楞），"一个是他姐姐平尼小姐。天

哪，在主日学校里她把我們折磨的好苦啊！另外那个斜眼的小女人，挂着漂亮的金表的，就是平尼太太。她娘家姓葛立滋。她爹开杂貨鋪子，在坎新登石子坑还有一家鋪子叫小金茶壺老店。他們上个月才結婚，如今剛从瑪該脫回来。她名下有五千鎊財产。这头亲事虽然是平尼小姐一手拉攏的，可是姑嫂倆已經吵过架了。”

少佐剛才一楞，如今簡直是托的一跳。他把竹子拐棍兒在地上重重的打了一下，克拉浦小姐見他这样，笑着叫起天老爷来。瑪丽議論他們家历史的当兒，他一声不言語，張开口瞧着那一对小夫妻的后影。他喜欢得昏头昏腦，除了牧师結婚的消息之外，什么都沒有听进去。經过这件事情，他加紧脚步，恨不得快快的赶到地头。一方面他又嫌自己走的太快，只覚得一忽兒的功夫已經穿过白朗浦頓的街道，从那又小又旧的園門走进坎新登花园了。十年来他时时刻刻希望和她見面，事到临头却又紧張起来。

瑪丽小姐說：“他們在那兒。”她說了这話，覚得身旁的少佐又是一楞，心里恍然大悟。故事里面的情节她全知道了。她最愛看“沒爹的法尼”和“苏格蘭領袖”这类小說，如今少佐的心事她已經一目了然，仿佛已經在書里看过一样。

少佐說：“請你跑过去告訴她一声好不好？”瑪丽拔脚就跑，黃披肩在微風中飄蕩着。

賽特笠老头兒坐在長凳上，膝盖上鋪了一条手帕，像平常一般嘮叨着从前的事情。这些話他說过不止一回，愛米丽亞总是很耐煩的微笑着讓他說。近来她能够尽讓父亲嘮叨，一面想自己的心事，有时臉上挂着笑，有时用别的姿势来表示自己正在用心傾听，其实差不多一个字都沒听見。愛米丽亞看見瑪丽跳跳蹦蹦走上前来，急忙从長凳上站起来，第一个心思就是以为乔杰出

了事情。可是傳信的孩子臉上那么快乐高兴，胆小的母亲也就放心了。

都宾少佐的專差叫道："有新聞！有新聞！他来了！他来了！"

爱米仍旧惦記着兒子，問道："誰来了？"

克拉浦小姐道："瞧那兒！"她一面說，一面轉过身去用手往回指着。爱米丽亞順着她指点的方向一看，只見那瘦骨伶仃的都宾正在迈着大步穿过草坪向她这边走，長長的影子随着他。这回輪到爱米丽亞發楞了。她漲紅了臉，眼泪当然也跟着流下来。这老实的小东西有了高兴的事是非哭不可的。

她張开兩手向他跑过去，准备跟他拉手。他一往情深的瞧着她，覚得她沒有变，只是臉色沒有从前紅潤，身材也胖了一点。她的眼睛还是老样子，眼神很和藹，仿佛对人十分信賴。她那軟綿綿的栗色头髮里只有兩三根白头髮。她把兩只手都伸給他，臉紅紅的抬起头对他的忠厚老实的臉兒含着眼泪微笑。他双手捧着她的小手，拉着她不放，半晌說不出話。他为什么不摟住她，罰誓永远不离开她呢？她准会讓步；她沒法不服从他。

頓了一頓，他說："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来了。"

爱米丽亞往后退了一步，問道："都宾太太嗎？"一面估量他为什么不回答。

他松了手，說道："不是的。誰在造我的謠言？我要說的是，你哥哥乔斯跟我同船来的。他回家来叫你們大家过好日子了。"

爱米叫道："爸爸！爸爸！有消息来了！哥哥回英国来了。他来照顧你了。都宾少佐在这兒呢。"

賽特笠先生霍的坐起来，渾身哆嗦，定了一定神。然后他走上前来，向少佐很老派的鞠了一躬，称他"都宾先生"，并且問候

他的老太爷威廉爵士。他說承爵士看得起，不久以前来望过他，他自己正打算去回拜。威廉爵士已經八年沒有来看过他，他說起的就是八年前的旧事。

爱米輕輕的說道："他身子虛得很。"都宾迎着老头兒，亲亲热热的跟他拉手。

少佐本来說过那天晚上在倫敦还有要紧事，可是賽特笠先生請他回家吃茶点，他就把这件事情擱下来了。爱米丽亞和她那圍黃披肩的小朋友勾着胳膊領头向回家的路上先走，讓都宾去招呼賽特笠先生。老头兒慢慢的走着，說起許多老話，有些是关于他自己的，有些是关于可憐的蓓西的，又提到他从前怎么發达，后来怎么破产等等。他像一切气力衰退的老人一样，一心只想过去。关于眼前的遭遇，他只記得一件伤心事，其余都不在心上。少佐很願意讓他說話；他的眼睛只盯着前面那心爱的人兒。这多少年他老是想她，給她禱告，睡里夢里也惦記着她。

那天晚上爱米丽亞笑眯眯活潑潑的非常快乐。都宾認为她做主妇做得又得体，又大方。他們坐在朦朧的暮色里，他的眼睛只是跟着她。这个机会，他已經渴望了多少时候了。在他远离家乡的时候，不管是在印度的热風里，或是在辛苦的征途上，他老是惦着她，想起她正像現在这样，很溫柔，很快乐，孝順体貼的伺候年老的父母，甘心情願过苦日子，把貧穷的生活点綴得非常美丽。我并不称贊他的見解怎么高明，也不主張有大才智的人都应該像我們这位忠厚的老朋友一样，只求能得到这样的家常乐趣。可是这就是他的願望，究竟是好是坏就不去管它了。只要爱米丽亞在替他斟茶，他就很願意和約翰生博士那么一杯杯的尽喝下去。

爱米丽亚見他爱喝茶，笑着劝他多喝几杯。当她一杯一杯替他斟茶的时候，臉上的表情着实頑皮。原来她并不知道少佐还沒吃晚飯，也不知道那餐晚飯还在斯洛德咖啡館等着他。店里的人已經給他鋪上桌布，摆好盤子，定了座。从前他和乔治时常吃喝作乐，使的就是那座兒。那时候，爱米丽亚剛从平克頓女学校出来，还是个孩子呢。

奥斯本太太第一件事就把乔治的肖像給他看。她一到家就忙忙的跑上楼去把它拿下来。这肖像当然及不到本人一半那么漂亮，可是孩子居然想得着送肖像給母亲，由此可見他心地高尚。爱米丽亚在父亲醒着的时候沒有多談乔杰。老头兒不喜欢人家談起奥斯本先生和勒塞尔广場，恐怕根本不知道最后几个月来他就靠着有錢的仇人救济他。每逢有人提起奥斯本，他就發脾气。

都宾把拉姆輕特船上的經过都告訴他——說不定还編了些話，夸張乔斯对父亲怎么孝順，怎么决意讓他享几年老福。真情是这样的，少佐一路上結結实实的对同船的乔斯談过話，使他明白自己对父亲的責任，而且逼他答应从此照料他的妹妹和外甥。关于那一回老头兒擅自开發票卖酒給他的事，乔斯很生气，都宾劝解了一番，并且笑着把他自己怎么問老头兒买酒，后来怎么吃亏的情形說了一遍。乔斯只要在高兴头上，再有人家奉承他几句，性子并不坏；都宾这么一調解，他对于欧洲的亲人就很有好心了。

总而言之，少佐不顧事实，甚至于对賽特笠先生說乔斯回欧洲主要的原因就是看望父亲，这話說出来連我也覺得不好意思。

到了一定的鐘点，賽特笠先生坐在椅子里打盹兒，爱米丽亚

才有机会开始說她的話。她滿心急着要和他談，說来說去都离不了乔杰。关于娘兒倆分离时的苦楚，她一句也不提。这个好人兒失掉了兒子虽然伤心得半死，可是总覚得自己罪孽深重，不該离了孩子就怨艾不平。她說的都是兒子的事，把他品行怎么好，才干怎么高，將来有什么前途，傾筐倒篋講給少佐听。她描写孩子天使一样的相貌，举了多多少少的例子証明他为人慷慨，人格高超——这些都还是他和母亲同住的时候的事情。她說起有一次在坎新登花园，一位公爵夫人特地停下来夸贊他長得好看；又說起他現在的环境多么好，自己有小馬，还有馬夫。她形容他讀書聰明，做事敏捷；他的老师劳倫斯·維尔牧师是个極有修养、很可爱的人物。爱米丽亚說："他什么都懂。他的聚会眞有趣。你自己也是怪有学問的，書看的又多，人又聰明，又有才学——你别搖头不承認，他从前总那么說。我想你准喜欢参加維尔牧师的聚会。他每个月的末一个星期二开会。他說乔杰將来要做議員就做議員，要做律师就做律师，要做得多高就是多高呢。瞧这兒。"說着，她走过去在鋼琴的抽屉里拿出乔杰的一篇作文。这篇天才的作品，乔治的媽媽至今还收着。內容是这样的：

自 私

在一切使人格墮落的不道德的行为之中，自私是最可恨最可耻的。过分的自爱使人走上犯大罪的道路，对于国家和家庭有極大的損害。自私的人使他家庭貧困，往往弄得一家人傾家蕩产。自私的国王使他的人民受灾难，往往把他們卷入战爭。

举例来說，亞基利斯的自私，使希臘人受到無数的痛苦，正像詩人荷馬在他的"伊里亞特"第二卷中所說的："給希臘人帶来

了極大的灾禍"。已故的拿破侖·波那帕脫，也因为他的自私，在欧洲引起許多次的战爭，結果自己也只能死在大西洋中的聖海里娜荒島上。

由此可見我們不能只顧到自己的野心和利益，也要为别人着想才对。

乔治·奥斯本于雅典学院一八二七，四，二四。

做母亲的得意地說："你想想看，他小小年紀就写得这么一笔好字，还会引用希臘文。"她伸出手来說道："唉，威廉，这孩子眞是天賞給我的宝貝。他是我的安慰，而且跟——跟死了的人長得眞像。"

威廉想道："她对他忠誠到底，难道我反倒生气嗎？像爱米丽亞这样的心只能爱一次，她是永远不变的，难道我还能因此覺得不高兴，反而跟我死去的朋友吃醋不成？唉，乔治，乔治，你眞不知道自己的福气。"爱米丽亞正在拿着手帕擦眼泪，威廉拉着她的手，这个心思就很快的在他心上掠过。

她紧紧握着拉住她的手說："亲爱的朋友，你对我眞好！瞧，爸爸在动了。你明天就去看乔杰，好嗎？"

可憐的都宾答道："明天不行。我还有事呢。"他不願意承認說他还沒有回家去見过他父母和亲爱的安恩妹妹。他这样怠慢自己的亲人，想来凡是顧体統的人都要嗔怪他的。不久他和爱米丽亞父女倆告別，留下地址，等乔斯回家的时候給他。这样，第一天就算过去，他和她已經見过面了。

当他回到斯洛德咖啡館的时候，烤鷄当然已經冷掉，他就吃了一餐冷飯。他知道家里安息得早，不必深更半夜打攪他們，便到海依市場戏院出半价去看了一出戏。这事在历史上有过記載。我希望他那晚过得快活。

第五十九章

旧鋼琴

少佐来过之后，約翰·賽特笠老头兒兴奋得不得了。当晚他的女兒簡直沒法使他按老習慣行事，或是找往常的消遣。整个黃昏，他就在箱子桌子堆里摸索，手抖抖的解开許多文件，把它們收拾整齐，准备乔斯回家的时候給他看。他的帶子、文件、收据，他和律师来往的信札，都拾掇得有条有理。此外还有关于卖酒計划的文件，卖煤計划的文件，木材木屑統一專卖計划的文件等等。那卖酒的計划起先希望大極了，不知怎么后来会失敗；卖煤計划就因为缺少本錢，要不然准有空前的成功。他的准备工作直做到夜深。在搖曳不定的蠟燭光里，他抖巍巍的在几間房間里摸来摸去，兩只手不停的打哆嗦。老先生說道："这是卖酒計划的文件，这是卖煤的，这是卖木屑的；这是我写到加尔各答和瑪德拉斯的信，还有下級騎士都宾少佐和乔瑟夫·賽特笠先生的回信。爱米，我不願意他回来看見我把事情办得乱七八糟。"

爱米笑了一笑，說道："爸爸，我想乔斯不会要看这些文件吧？"

父亲搖头摆腦的答道："亲爱的，正經事你是不懂的。"說实話，关于这一点爱米的确什么也不懂，我只覺得有些人懂得太多，反是件憾事。賽特笠老头兒把这些不值錢的文件整整齐齐擱在靠牆的一張桌子上，很小心的拿塊干凈的細布手帕复好(手

怕还是都宾少佐送的)，郑重其事的吩咐女佣人和房东太太不要把这些东西乱动，因为第二天早上乔瑟夫·賽特笠先生来了要查看的。他告訴她們說："乔瑟夫·賽特笠先生現在在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民政部做事。"

第二天早晨，爱米丽亞發現他一早就起来了，比前一天更急切，更兴奋，也更虛瑟瑟的沒力气。他說："爱米，亲爱的，我沒有睡多少时候，夜里一直在想着可憐的蓓茜。可惜她不在了，不能再坐乔斯的馬車了。从前她有自己的馬車，她坐在里头也很像样。"說着，他滿眼是泪，沿着打皺的腮帮子流下来。爱米丽亞替他擦眼泪，微笑着吻他，給他打了一个漂亮的領結，还在他最好的襯衫上别上别針。这样，他穿了最講究的丧服，从早上六点鐘起就坐着等兒子回家。

在沙烏撒潑頓的大街上有几家講究的时裝鋪子，橱窗里摆着各种漂亮的背心，有綢緞的，有絲絨的，有金色的，有紅色的。橱窗里还挂着时裝画报，上面画着漂亮的先生，戴着單片眼鏡，手里牽着大眼睛卷头髮的小男孩兒，斜着眼在看太太小姐們；那些女的穿着騎馬裝，騎在跳躍的馬上，在亞潑斯萊大厦的亞基里斯雕像旁边走过。乔斯已經在加尔各答买了几件背心，在当地算得上数一数二的漂亮，可是他覺得走进倫敦之前，非得再买一两件橱窗里摆着的新背心不可。他挑了一件繡着金色蝴蝶的紅緞子背心，一件紅黑方格上加白条子的絲絨背心，一个反卷的硬領，一条鮮艳的領帶，还买了一只金别針，是一扇五根栅欄的小門，一个粉紅色的珐琅人騎在馬上正在跳过去。他認为在走进倫敦的时候非有这个排場不可。乔斯从前很怕羞，胆子又小，見了人就漲紅了臉，做出事来脫枝失节。可是現在不同了，变得很

喜欢逞能，总讓人家知道他的重要。滑鉄盧賽特笠对他的朋友們說："我是講究穿衣服的，我也不怕人家知道。"有时总督府开跳舞会，碰上女人对他一端相，他还是免不了着急，吓得紅了臉轉身就逃。不过他慌張的原因多半是怕她們追求他，因为他根本不要結婚。据說在加尔各答就数滑鉄盧賽特笠是头等的闊佬。他的排場最大，單身汉子里面，只有他請客最講究，他的碗盞器皿也最精致。

要替他这样气派、这样大小的人物做背心，最少得一整天。在这一天里头，他雇了一个佣人伺候他跟他的印度人。同时又吩咐代理人替他集叠行李、箱子、書籍（这些書他从来也不看）、一匣匣的芒果、醃漬的酸辣菜、咖哩粉，还有披肩和各种礼物，还不知該送給誰。此外还有許多东方帶回来的奢侈品，也需要收拾。

到第三天，他穿了新背心很悠閑的坐了馬車到倫敦来。他的印度佣人裹着一条披肩，冷得牙齿格格的打战，挨着那个欧洲佣人坐在馬夫座位上發抖。乔斯坐在馬車里面，不时抽抽烟斗，样子十分威風，引得路上的小孩兒大声欢呼，有許多人以为他准是一个大总督。我可以肯定的說一句，当他路过干凈的乡鎮，有酒店主人出来奉迎他，請他下車吃东西，他从来不拒絕。他在沙烏撒潑頓吃过一頓丰盛的早飯，有魚，有米飯，有煮老鷄蛋，哪知道到了温却斯特，他已經又覚得需要喝一杯雪利酒了。在亞尔頓，他听了佣人的話，下車喝了些当地聞名的淡麦酒。在法納姆，他去参观主教堡，又吃了一餐便飯，有燜鱔魚、小牛肉片、法国豆子和一瓶紅酒。到了巴格夏荒地，天气很冷，印度人越抖越凶，因此乔斯大爷又喝了些攙水的白蘭地酒。总而言之，到达倫敦的时候，他的肚子活像汽船上总管的房間，裝滿了葡萄酒、啤

酒、肉、酸辣菜、樱桃白蘭地和香烟。直到傍晚时分，他的馬車才轟隆轟隆来到白朗浦頓，在小門前面停下来。这家伙很重感情，都宾先生已經在斯洛德咖啡館給他定了房間，他却先到家里来。

这条街上的人都从窗口探出头来張望；那小丫头飞奔到栅欄門口；克拉浦母女从兼做会客間的厨房窗口往外看；爱米心慌意乱，在过道里挂衣帽的地方等着；賽特笠老头兒在客室里渾身索索的抖。乔斯在馬車里踩着那搖搖晃晃的踏步下来，脚底下吱吱的直响，真是威風十足。沙烏撒潑頓雇来的新佣人和那印度听差一边一个扶着。印度人渾身發抖，棕黃的臉皮冻得泛青，活是火鷄肫的顏色。他在过道里轟动了一屋子的人；原来克拉浦太太和克拉浦小姐走上楼梯，大概想在客厅門外偸听里面的动静，不承望看見洛耳·奇活勃坐在大衣下面的一張板凳上發抖，露出一口白牙齿，眼睛倒插上去，只剩發黃的眼白，一面怪可憐的哼哼唧唧，那声音古怪極了。

我乖巧的关上了門，把里面乔斯和他年老的父亲和可憐的溫柔的小妹妹怎么見面的情形，略过不談了。老头兒非常感动；他的女兒当然也非常感动；乔斯呢，也不是無情的人。他离家十年，在这么長的一段时期之中，哪怕最自私的人也会想到老家和小时候的亲人。路程越隔得远，老家和亲人越显得神聖。过去的賞心乐事在長期的回忆当中更添了情趣，更令人向往。乔斯从前虽然对于父亲不滿意，不过現在能够重新和他見面，和他拉手，倒是覚得出于衷心的喜欢。他記得小妹妹一向容貌俊俏，滿面笑容，現在重逢，自然也是高兴的。瞧着父亲年紀大了，而且給伤心不幸的遭遇磨折得老态龙鍾，他心里又覚得凄慘。一起头的时候，爱米穿了黑衣服先迎出来，在門口悄悄的告訴他說母

亲已經不在了，叮嘱他不要在父亲面前提起这事。其实这个警告也是多余的，賽特笠老头兒立刻就談到这件事，嚕嚕嗦嗦說了許多話，掉了許多眼泪。那印度人看了老大害怕；可憐的家伙平常只想自己，吃了这一惊，把自己的事情忘掉了好些。

看来重逢以后大家很滿意。等到乔斯重新坐了馬車上旅館之后，愛米很溫柔的摟着父亲，得意的說她早就夸过哥哥心腸好。

这話倒是真的。乔瑟夫·賽特笠看着家里的人生活这么清苦，心里很感动，再加初次会面时热情冲动，他在兴头上，便起誓說以后不讓他們再过苦日子了。他說反正他預备在本国住一陣子，他的屋子和他的一切都給他們享用。他还說愛米丽亚在他請客的时候做起主妇来一定很得体，所以她尽不妨和他同住，到她願意自立門戶的时候再說。

她很伤心的摇摇头，又像平时一样掉下泪来。她懂得哥哥話里有因。少佐来过以后，当晚她就和她的心腹小朋友瑪丽小姐細細的談过这件事。瑪丽是急性子，發現了秘密，到晚上再也忍不住，便对愛米描写都宾少佐看見平尼先生帶着新娘走过的时候，起先怎么發怔，后来怎么乐得渾身打哆嗦，就因为他知道不必把平尼先生当作情敌的緣故。瑪丽說："他問您說：'誰在造謠言？'一边說一边發抖，您难道沒看見嗎？噯唷，太太啊，他兩个眼睛一直瞧着您。我想他准是因为生相思病所以把头髮都想白了。"

愛米丽亚抬头看看床面前丈夫和兒子的画像，一面告訴那受她照顧的小姑娘以后再也不准提起这件事。她說都宾少佐是她丈夫最好的朋友，又是乔杰和她自己最亲近最好心的保护人，她把他当作哥哥一样愛他，"可是，"她指指牆上說，"一个女人已

經嫁过天使一般的好丈夫，决不願意再嫁第二回。"可憐的瑪丽嘆了一口气，心里想着外科医生診所里那年輕的湯姆金先生。在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他老是那么瞧着她；一看他挑逗的眼光，她那怯弱的心就跳个不停，准备把自己終身托付給他。如果他死了，那可怎么办呢？她知道他有痨病，他臉上时常上火，腰身比别人瘦小得多。

愛米知道忠厚的少佐热烈的愛她，可是幷不嫌他，也不对他表示冷淡。男人肯这么死心塌地的一直愛到底，女人总不会因此生气。拿着苔絲娣夢娜[1]来說，她多半知道加西奥中尉喜欢她，可幷沒有生他的气。照我的看法，在那次悲剧里面还有好些事情都是那位賢明的摩尔軍官不知道的。还有密蘭达[2]，她对加立本还挺客气的呢，看来一定也是为这个原因。我当然幷不是說她有意慫恿他来追求自己，那可憐东西不过是个又野又粗的怪物罢了。同样的，愛米也沒有鼓励少佐来追求她。她只准备拿出又热和又尊敬的态度来对待他，因为他为人好，待朋友忠誠，值得人家尊重。在他开口求婚之前，她一定要努力讓自己的态度坦白亲切。到他求婚的时候，她当然就叫他死了心，因为他这些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这样，当晚她和瑪丽談过話以后睡得很香，而且虽然乔斯沒有准时回家，她却是异乎寻常的快乐。她想："他不娶奥多小姐我倒是很高兴。奥多上校决計不会有个妹妹配得上像威廉少佐那么多才多艺的人。"在她的小圈子里誰嫁給他最合适呢？

---

① 莎士比亚悲剧"奥塞罗"中的女主角，后来因为有人毁謗她和丈夫手下的軍官加西奥私通，給丈夫杀死。摩尔軍官就是指奥塞罗本人。

② 莎士比亚喜剧"暴風雨"中的女主角，加立本不过是服她父亲指揮的一个怪物。薩克雷此地不过在开玩笑，他的說法是全無根据的。

平尼小姐不行，她太老了，脾气又不好。奥斯本小姐嗎？也太老。小瑪丽又太年輕。奥斯本太太睡覚以前想来想去也沒找出一个配得上少佐的人。

第二天，邮差送来一封信，是乔斯写給妹妹的，信里說他剛下了船，覚得很疲倦，所以那天不能动身，必須等到第二天一早才能离开沙烏撒潑頓，傍晚时分便能和父母見面。有了信，家里的人也就不心焦了。爱米丽亚把信念給父亲听，念到“和父母見面”一句，頓了一頓。看上去她的哥哥还不知道家里的情形。这不能怪他；事情是这样的，都宾少佐虽然明知他的旅伴决不会在二十四小时內动身回家，准会找推托随处流連，却沒有写信把乔斯家里的坏消息先通知他，因为他隔夜和爱米丽亚談得太久，来不及寄信了。

也就在那天早晨，都宾少佐在斯洛德咖啡館里接到他朋友从沙烏撒潑頓寄来的信，信上提到他隔天早晨給吵醒以后發脾气的事情，求亲爱的都宾原諒，因为他那时剛剛睡着不久，头痛的厉害。同时他又委托都宾在斯洛德咖啡館給他和他的兩个佣人定下几間舒服的房間。一路回国的时候，乔斯什么都倚賴都宾。他离不开他，老是糾纏着他。那天，別的旅客都已經回到倫敦。年輕的里該滋和却弗斯是坐着邮車去的；里該滋坐在馬車夫鮑脫萊旁边，把韁繩搶过来自己赶車子。医生回到包德西的老家去了；白拉格船長到倫敦去找其余的股东；船上的大副正忙着把貨物从拉姆輕特船上卸下来。乔斯先生在沙烏撒潑頓冷靜得很，只好請乔治旅館的老板一塊兒喝酒。就在那时候，都宾也在家里吃飯，跟父母和妹妹們坐在一桌。都宾少佐不会撒謊，他的妹妹把話一套，馬上知道他回家之前已經先去拜訪过奥斯本太太。

乔斯在聖馬丁街住得很舒服。他不但能够静静兒的抽水烟，如果有兴致的話，也可以大摇大摆的上戏院看戏。他的生活那么安逸，倘若沒有少佐在旁边催促着他，說不定他就会一直在斯洛德咖啡館住下去。这位孟加拉客人曾經答应給他父亲和爱米丽亚布置一个家，因此少佐逼着他赶紧踐約，要不然就不讓他过安静日子。好在乔斯是肯听人調度的，都宾又是除了自己的事以外都肯出死力干的。这好性子的家伙手段着实圓滑，把那印度官兒籠絡得言听計从，該买什么，該租什么，什么事該办，什么东西該脫手，全讓他做主。洛耳·奇活勃不久就給送回加尔各答；他坐的是吉格尔白萊夫人号邮船，威廉·都宾爵士就是那家船公司的股东。印度人在聖馬丁街的时候，每逢上街，頑童們瞧見了他的黑臉就来捉弄他。后来他把做咖哩、煮比劳、裝水烟的法子教会了乔斯的欧洲佣人，自己回家了。乔斯和少佐在附近朗爱格地方定做了一輛漂亮的馬車；乔斯忙忙碌碌监看着工人打造馬車，兴头得不得了。他又租了兩匹好馬，于是排場十足的在公园里兜風，或是去拜訪在印度結交的朋友。爱米丽亞常常陪他出去，在这些时候，都宾便也来了，坐在馬車的倒座上陪着。有时候賽特笠老头兒和他女兒也使那輛馬車。克拉浦小姐时常陪她朋友出去；她披着那塊有名的黃披肩坐在馬車里，瞧見医生診所里的小后生在对她看，心里非常得意。每逢她坐在馬車里走过，小后生总是在診所的百叶窗上面探头出来張望。

乔斯到白朗浦頓去过之后不久，住在賽特笠他們小屋里的人大家都伤心了一場。賽特笠一家在这所簡陋的房子里已經住了十年。那天，乔斯派了馬車（暂时租来的一輛，不是正在打造

的大馬車)——乔斯派了馬車来接賽特笠和他女兒。他們离开之后当然不再回来了。房东太太和她女兒那一回倒是眞心难受，这本历史里面無論什么人的眼泪都不能比她們的更眞誠。她們和爱米丽亞从認識到相熟，那么長的一段时期里面，从来沒有听見她說过一句伤人的話。她溫柔近情，待人和气，得了一点好处就感謝不尽，甚至于在克拉浦太太發脾气逼着要房錢的时候也不变原来的态度。房东太太眼看着这好人兒从此一去不返，想起以前对她很不客气，心里悔之無及。她一面在窗口張貼召租条子，想法子把一向有人住的房子再租出去，一面伤心落泪。很明显的，他們以后再也找不着这么好的房客了。后来的日子証明这慘痛的預言一些也不錯。克拉浦太太怨恨世道人心越来越墮落，只好在供应茶箱和羊腿的当兒狠狠的問房客多收点兒錢，借此出口气。大多数的房客都爱罵人，爱抱怨；有些人不付房租；沒有一个住長了的。怪不得房东太太想念走掉的老朋友。

瑪丽小姐和爱米丽亞分手的时候有多么伤心，我簡直說不上来。她从小到大，天天跟那位亲爱的好太太在一起，倒是一片热心和她好。她眼看着漂亮的馬車来接她朋友去过好日子，伤心得暈倒在朋友的怀里。爱米丽亞差不多跟这好性子的姑娘一样感动。十一年来，瑪丽一直是她的朋友，她的伴侶，她把瑪丽就当作自己的女兒一样，临别的时候眞是割舍不下。她們倆当然早已約好，奥斯本太太在漂亮的新房子里住定以后，常常接瑪丽去住。瑪丽說爱米丽亞住了大房子一定沒有在他們“寒微的茅舍”里快活。她爱看小說，所以模仿小說的語气，管自己的家叫“茅舍”。

希望她猜測得不对，因为可怜的爱米在那“寒微的茅舍”里幷沒有过了几天快乐的日子。她的坏运气一直在折磨她。离了

那屋子，她再也不願意回去了。碰上房东太太脾气不好或是收不着房租的当兒，她惡狠狠的欺負爱米；到她一高兴，又亲暱得叫人肉麻，那腔調也一样可厭。如今她見爱米日子过得順利，一味的拍馬屁討好，爱米也并不喜欢。克拉浦太太在新房子里一片声奉承，不論看見什么家俱和摆設，都不住口的贊嘆。她撫弄着奥斯本太太的衣服，估計它們值多少錢。她賭神發誓的說，像爱米这样的好人，什么講究东西都配使。虽然她說了一大堆寒傖的奉承話兒，爱米只記得她以前惡賴凶狠，自己时常受她欺負。每逢房租过了期沒付，爱米得向她討情；爱米买了些細巧的食品孝敬生病的父母，又得听她批評自己浪費。她曾經看着爱米失意，也曾經作踐过她。

可憐的小爱米一輩子吃过不少这样的苦，可是沒有人知道她的难处。这些話她从来不对父亲說，事实上她吃亏的原因多半是因为父亲糊塗。他干了坏事，女兒就得代他受罪。她这样温柔虛心，天生就是受人欺負的。

但願她此后再不必受这样的糟蹋了。据說有痛苦就有跟着来的安慰，可憐的瑪丽在朋友离开之后悲伤得眼泪鼻涕的哭鬧，亏得医生診所里的小后生来替她治病，才使她身体复原。爱米在离开白朗浦頓的时候把屋子里所有的家俱都送給瑪丽，只帶走了床头的兩張画像和她的鋼琴。这架又小又旧的鋼琴年代已經很久，發出来的声音叮叮东东的幽怨得很，不过她因为特别的原故，非常爱它。这鋼琴原是当年她父母买給她的；她开始彈琴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呢。讀者想来还記得，后来她的父亲破产，有一个人特地从殘余的家俱里面把它买回来，重新送給爱米。……

都宾少佐监督着布置乔斯的新房子，打定主意要把屋子里

弄得又舒服又美观。正在忙碌的时候，一輛車子載着老房子里搬过来的箱子匣子，还有那架鋼琴，从白朗浦頓来了，都宾看了滿心喜欢。爱米丽亞吩咐把鋼琴抬到三層楼上那間整齐的起坐間里擱好。那起坐間連着她父亲的臥房，老头兒后来一到黃昏便坐在里面歇息。

都宾看見扛伕抬着鋼琴，爱米丽亞又叫他們抬到她的起坐間，心里得意，多情地說道："你还把它留着，我眞高兴。我还以为你对它滿不在乎。"

爱米丽亞道："在我眼睛里，它比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宝貴。"

都宾虽然并沒有把买鋼琴的事跟别人說起，可是也沒有想到爱米会以为鋼琴是别人买的。他想爱米当然知道这是他送的礼。因此他叫起来說："眞的嗎，爱米丽亞？眞的嗎，爱米丽亞？"最重要的大問題已經到了他的嘴边，哪知道爱米答道："我怎么能够不宝貝它？这不是他給我的嗎？"

可憐的都宾垂头丧气的答道："我倒沒有知道。"

当时爱米并沒有留心，也沒有注意到忠厚的都宾那嗒丧的臉兒，后来她回想那时的情形，忽然明白过来，原来她以前弄錯了，送鋼琴給她的是威廉，不是乔治。这么一悟过来，她心里說不出的难受和懊惱。原来鋼琴并不是乔治給的，她一向总以为它是爱人送給她的唯一的紀念品，把它当作宝貝，看得比一切都重。她对它談起乔治；用它彈奏乔治最喜欢的曲子；在漫長的黃昏里坐在它旁边，尽她所能，在琴鍵上奏出憂郁的歌兒，一面悄悄的掉眼泪。既然它不是乔治的东西，还有什么价值呢？有一回賽特笠要她彈琴，她推說鋼琴已經走了音，她自己又头痛，不高兴彈。

然后她又像平常一样，責怪自己小器沒良心，决意要給老实的威廉一些补偿，因为她虽然沒有明白表示瞧不起他的鋼琴，心里却是那样想。几天之后，他們飯后都聚在客厅里，乔斯怪舒服的睡着了，爱米丽亞便吞吞吐吐的对都宾說："我得向你賠个不是才好。"

他說："賠什么不是呢？"

"就是为那架——那架小方鋼琴。那还是好多年前我結婚以前你送給我的，我一直也沒有給你道謝。我以为是另外一个人給我的。謝謝你，威廉。"可憐的爱米伸出手来給他拉手，心里却像刀絞的一样痛，她的眼睛当然也沒有閑着。

威廉再也忍不住了。他說："爱米丽亞，爱米丽亞，我的确是为你才把它买下来的。那时候我就爱你，現在也是一样。这話我非告訴你不可。那会兒乔治把我帶到你家里，要我認認他的未婚妻，大概我一看見你就爱上了你。你还是个小姑娘，穿了白衣服，头髮梳成大圈兒。你还記得嗎？你一边下楼一边唱歌，后来咱們还一起上游乐場来着。从那时候起，我心眼兒里就只有一个姑娘，就是你。这十二年来，我可以說沒有一时一刻不在惦記着你。到印度之前，我就想来告訴你。可是你心里沒有我，我也沒有勇气开口。我走开，我留下，你压根兒沒有在乎。"

爱米丽亞道："这是我沒有良心。"

都宾不顧一切的說道："不是沒有良心，只是不关心。我也沒有什么長处可以叫女人爱我。我知道你的心思。这会兒你心里很难受，因为你發現鋼琴是我送的，而不是乔治送的。我也是一时忘情，不然我决不会跟你那么說。所以还是应該我向你道歉。我不該一时糊塗，不該以为多少年来不变的忠心能够叫你同情我。"

爱米丽亞倔强的說道："这会兒是你的心腸硬呀。不管在这兒还是在天堂上，乔治永远是我的丈夫。除了他，我怎么还能够爱上别的人呢？亲爱的威廉，我到今天还是他的人，就跟你当初看見我的时候一样。你有多少好处，你做人多么慷慨大量，也都是他告訴我的。他教我把你像哥哥一样待。你对我和我的孩子可不是仁至义尽嗎？你是我們最亲近、最忠誠、最仁慈的朋友和保护人。如果你早回来几个月，也許我不用和孩子分手，不用受这些罪。威廉，那一回我伤心得差点兒死了。我禱告，我希望你会回家，可是你不来，結果他們把他搶去了。威廉，他眞了不起，是不是？求你还像从前一样照顧他，也照顧我——"她說到这里，哽咽起来，伏在他肩膀上遮着臉。

少佐伸出手来把她当小孩兒似的摟着，吻着她的头說："亲爱的爱米丽亞，我不会变的。我只求你心上有我，别的也不想了。要不然的話，你根本不喜欢我了。我只希望常常在你身边，常常看見你。"

爱米丽亞說："好的，常常来吧。"这样，威廉算是得到許可，能够干瞧着不得到手的东西，好像学校里的穷孩子沒錢买糕餅，只能看着甜餅小販的盤子嘆气。

第六十章

回到上流社会

爱米丽亞現在交了好运了。多少年来，她总在低三下四的圈子里可憐巴巴的討生活，能够叫她离开这种环境，踏进上流社

会，在我也很高兴。和她来往的人虽然沒有咱們另外一个女朋友蓓基太太的相識那么闊气尊貴，可是也着实体面，算得上时髦人。乔斯的朋友都是英屬印度三大管区里面結識的；他的新房子也在舒服的英印区域。在这区域以內，莫哀拉广場是中心，其他还有明多广場、大克拉芙街、华倫街、海斯汀街、奥却脫洛內广場、泊拉昔广場、亚賽胡同（“某某花园”的确是个好听的名詞，可在一八二七年的时候，凡是水泥牆壁、前面有柏油平台的屋子还不用这个名称呢）。这一帶地方房子很体面，在这兒住家的全是从印度退休回来的闊佬。这个区域很有名声，威納姆先生管它叫黑洞①。按照乔斯的地位，还不能住在莫哀拉广場，因为总得是殖民地上議会的委員或是印度商行的股东退休之后才有資格在那里住。这些委員和股东通常划出一万鎊給他們的太太，自己手里比較的算紧一些了，便退居在这种近乡下的住宅区，靠一年四千鎊的进款过活。乔斯在吉尔斯比街弄了一所二三流的房子，相当的舒服。屋里动用的地毯、貴重的鏡子、塞登斯設計的又美观又适用的家俱，都是从斯該泊先生的財产管理人那里收买下来的。这位斯該泊先生不久以前才加入了福格尔、費克、克拉克門合資經营的赫赫有名的加尔各答商行。可憐的斯該泊一生正直，攒下共有七万鎊，全部投資在公司里，自己頂替了費克的位置，因为費克已經退休，住在色塞克斯郡一宅富丽堂皇的別墅里做寓公。福格尔一家的人也老早不在公司里了，而且賀拉斯·福格尔爵士还有机会加爵，指日就是班大那男爵了。斯該泊在有名的分公司里只有兩年，那知道公司破产，欠了一百万鎊的債，

① 在1765年，印度酋長苏拉杰·陶拉反抗英国統治者，在加尔各答軍营中一間小屋里关禁一百四十六名欧洲人，一夜之后，只剩二十三人活着。后人称那間屋子为“加尔各答的黑洞”。

从印度回来的人倒有一半給帶累着大大的吃苦。

老实的斯該泊弄得傾家蕩产，眞是伤心。他年紀已經六十五了，还得到加尔各答去收拾殘局。华尔德·斯該泊本来在伊頓讀書，現在只能轉到一家商行去做事。弗罗倫斯·斯該泊和法尼·斯該泊跟着她們的母亲隐居到波洛涅去，从此音信全無。总之一句話，乔斯凑上来把他們的地毯和食器橱子买下来。屋里的鏡子从前照着斯該泊一家和藹漂亮的臉兒，現在輪到乔斯来顧影自憐了。本来和斯該泊一家有来往的店鋪，亏得他們家行为正直，所有的賬不曾少收了一文。商人們瞧着有新的人家搬来，都急忙送上名片，希望做他們家的生意。本来在斯該泊家飯桌旁穿了白背心伺候的肥大的听差，还有送牛奶的，卖蔬菜的，銀行里的門房，都留下了地名，竭力巴結乔斯的佣人头兒。扫烟囱的契梅先生已經替这房子里三家人家当过差，現在也去討好佣人头兒和他手下的小听差。这小听差的責任就是在爱米丽亚出門的时候伺候着她。他也穿号衣，上身釘滿了扣子，下面是条紋褲子。

他們的排場不闊。管酒的佣人头兒兼做乔斯的貼身听差。他喝酒很有节制，从来不超过普通小家庭里的佣人应該喝醉的限度，因为他对于主人家的酒是很看重的。爱米雇了一个貼身女佣人，是威廉·都宾爵士郊外的庄地上長大的。这女孩子很好，心地忠厚，又有規矩，叫奥斯本太太完全放心了。爱米起先想到有佣人来伺候她，心里很着急，因为她向来对佣人說話的时候总是恭恭敬敬，不知道应該怎么使喚貼身丫头。这个女佣人在家里很有用，把賽特笠老先生伺候得也很周到。老头兒現在差不多成天在自己的臥室和起坐間里，家里有什么請客作乐的事，他是向来不参加的。

許多人都来拜訪奥斯本太太。都宾夫人和她的女兒們見她轉了好运，十分喜欢，特地来看望她。奥斯本小姐坐了华貴的大馬車从勒塞尔广場过来，馬車夫座位上火黄的布篷上綉着他們里滋地方本家的紋章。外面傳說乔斯家財巨万，奥斯本老头兒觉得倘若乔杰承繼了自己的財产之外，再添一份舅舅的家当，倒也不錯。他說："哼，咱們得叫这小家伙做个大人物。我死以前还要眼看着他做議員呢。奥小姐，你不妨去望望他的母亲，不过我是决不願意見她的。"所以奥斯本小姐就来了。爱米借此可以接近乔治，当然很願意見她。小家伙得到特准，常常回来看望母亲。他每星期在吉尔斯比街吃一兩次飯，把佣人們呼来喝去，对長輩强梁霸道，和他在勒塞尔广場的时候一样任性。

对于都宾少佐，他总是很有規矩。只要都宾在旁边，他的态度就收斂些。他是个伶俐的孩子，对于少佐有些怕惧。乔治看見少佐心地純朴，性情和順，做人端方正直，虽然有学問，却不說大話，不由得不佩服。他活了这么大，从来沒有遇見过这样的人，好在他对于正人君子倒是自然而然的敬爱，时常依依不舍的跟在教父左右；如果能够和都宾一起在公园里散步，听他聊天，他就心滿意足。威廉和他說起他的父亲，說起印度和滑鉄盧战役，眞是無所不談，只是不扯到自己身上去。有时乔治特别驕傲自大，少佐就說笑話挖苦他，奥斯本太太听得很不受用。有一回，少佐帶孩子出去看戏，乔杰不願意坐在后厅，嫌那地方太寒蠢。少佐便把他領到包厢里，自己轉身走到楼下去。他坐下来不多一会兒，發觉有人挽住他的胳膊，看見一只戴羊皮手套的漂亮小手在拉他。原来乔治明白过来了，他觉得自己的行为荒謬可笑，就从楼上走下来。都宾瞧着那爱揮霍的小爷已經悔过，喜欢得眼睛放光，臉上露出慈爱的笑容来。他很爱乔治；凡是屬于爱米丽

亚的一切他沒有不喜欢的。做母亲的听得乔治那么懂事，好不喜欢！她瞧着都宾，眼色非常和蔼，是以前向来沒有的。他好像觉得她对自己那么端相过之后，还臉紅来着。

乔杰常常在母亲面前夸耀少佐的好处，称贊的話說也說不厭。"我眞喜欢他，媽媽。他知道的东西多極了。他又不像維尔那样，老是吹牛，老是用長字眼。你懂这意思嗎？在学校里大家都叫他'長尾巴'。这諢名兒是我想出来的，你說可好不好？都宾看拉丁文的書就像看英文書那么容易。他还懂法文什么的。我們一塊兒出去的时候他只講爸爸的事，从来不說自己。可是我在爷爷那兒听得勃克勒上校說他是軍队里数一数二的勇將，在战場上出人头地的厉害。爷爷奇怪的了不得。他說：'那家伙嗎？我一向以为他胆子小的看見了一头鵝都不敢哼一声兒。'可是我知道他敢的，你說怎么样，媽媽？"

爱米笑起来，說她觉得少佐这点兒胆子总有的。

乔治和少佐感情十分融洽，可是說句实話，和他舅舅却不怎么好。乔治常常鼓起腮帮子，把手在背心袋里一插，說："求老天爷保佑，不信眞有这事！"那表情和乔斯一模一样，看見的人都忍不住好笑。碰到吃飯的时候沒有他要吃的菜，他就摆出这副嘴臉，把乔斯的口头禪重复一遍，引得佣人們哈哈大笑。甚至于連都宾看見他模仿舅舅，也忍不住放声笑出来。全亏都宾呵責着，爱米丽亚急得一个勁兒的哀求着，小混蛋才算沒有当着舅舅模仿他。賢明的印度官兒也恍惚觉得孩子瞧不起他，老是想开他的玩笑，因此心里發虛，在乔杰少爷面前更爱摆架子，做面子。乔斯先生只要听說乔治少爷要上吉尔斯比街来跟着母亲吃飯，总是推托說他在俱乐部另有約会。看来他不在家的时候也沒有人想念他。每逢他出去，大家就哄着賽特笠先生，請他从

楼上下来和一家人一起吃飯。在这样小規模的家宴上，都宾总有份。他和全家的人都合得来，不但是賽特笠老头兒的朋友，爱米的朋友，乔杰的朋友，又是乔斯的顧問。安痕·都宾在坎白威尔說："我們从来見不着他，竟好像他还在瑪德拉斯。"啊，安痕小姐，你难道沒想到少佐要娶的并不是你嗎？

乔瑟夫·賽特笠的日子过得眞無聊，不过排場却很体面，恰好配得上他这样显赫的身分。在他眼里，最要紧的事就是加入东方俱乐部。从此以后，他早上常去和印度回来的同僚們应酬，有时就在俱乐部吃飯，或是把别的会員請回来款待他們。

爱米丽亞就得做主妇招待这些先生和他們的妻子。她听到的談話，都是关于斯密士什么时候做委員，瓊斯帶回来多少做深紅染料的虫膠，倫敦的湯姆生公司怎么拒絕付款給孟买的湯姆生和基包勃奇合营公司，而且听說加尔各答的分公司也要靠不住了。他們又批評亞美特奴加地方非正規軍里白朗的妻子，說她和警衛軍里面那个叫斯璜吉的小伙子兩个人在甲板上坐到夜深，在好望角出去騎馬，索性兩个人都不見了；她的行为，就算說得好听些，也太不謹愼。他們又談到哈廸門太太的父亲原是个乡下的副牧师，叫斐利克斯·拉畢脫；哈廸門太太把她十三个妹妹都接到印度，一共嫁掉了十一个，其中倒有七个嫁了高級官員。此外，又說霍恩貝因为太太一定要住在欧洲，急得坐立不安；脫劳德剛做了恩美拉布拉地方的稅官等等。这些人說的話是一样的，用的銀器是一样的，吃的羊身上的前胛肉、煮火鷄和小点心，也是一样的。吃完甜点心，接着就談政治；太太們回到楼上去聊天，談到自己的孩子和种种不如意的事。

这种情形，到处都是一样。譬如說，律师太太們談巡廻审判，軍人太太們談联队里的新聞，牧师太太們談主日学校和某某牧

师接了某处的位置，連最闊的闊太太們閑談的題目也不过是自己小圈子里的人。这么說来，从印度回来的人也应当有他們自己的一套話。不过有时候不相干的外人剛巧也在場，听着这些話就不免要覚得沉悶，这我倒也承認的。

不久之后，爱米也有了拜客用的記事本，并且常常坐了馬車出去应酬。来往的人里面有孟加拉軍队里陆軍中將罗杰·白魯廸埃爵士的妻子白魯廸埃夫人，孟买軍队里陆軍中將杰·赫甫爵士的妻子赫甫夫人，行政委員派思的妻子派思太太等。我們不需要多少时間就能适应新的环境。馬車天天給赶到吉尔斯比街，渾身扣子的小听差从車座上跳下来回上去，拿着爱米和乔斯兩人的名片送到各家門口。到了一定的时候，爱米坐了馬車到俱乐部去接乔斯出去吸新鮮空气，或是帶着父亲到亲王公园去兜風。爱米对于貼身女佣人、馬車、訪客本子、滿身扣子的小听差，不久就和白朗浦頓的日常生活一般習慣了。这兩种不同的环境，她都能适应。如果她命中注定要做公爵夫人，一定也做得很像样。和乔斯来往的太太們都夸她討人喜欢，她們的批評，不外乎說她沒多大能耐，不过人还不討厭。

男人們呢，像平常一样，很喜欢她忠厚、誠恳而且文雅的态度。許多从印度休假回来的花花公子，穿得十分花梢，挂着表鏈，留着髯子，住的是西城的旅館，坐的是快馬拉的馬車，三日兩头上戏院看戏——这些人都对奥斯本太太非常傾倒，每逢她坐了馬車在公园里兜風，都来对她鞠躬，或是早上到她家里去拜訪她。警衛軍里的斯璜吉原是調情的能手，在好些从印度休假回来的軍官里面，算他最風流，这小伙子得空也去看她。有一天都宾少佐發現他正在和爱米丽亞談心，滔滔汩汩的描写打野猪的情形，口吻非常幽默。斯璜吉后来对人說起爱米丽亞宅子里常



有一个討厭的軍官，又高又瘦，样子古怪，年紀不小了，可是相当的滑头，說起話来很动听，开口就把人比了下去。

倘若都宾少佐稍微再虛荣一些，說不定会跟这位时髦風流的孟加拉上尉吃醋。可是他天生老实，不是那等量淺气小的人，对于爱米丽亞一点兒不起疑心。年輕小伙子对她献殷勤，好些人对她傾倒，那不是很好嗎？自从她成人以来，差不多总是給人虐待，遭人小看。如今环境改善了，日子过得順利，她的長处随着显露出来，心境也漸漸愉快，他看着非常高兴。誰看得起她，也就是看得起少佐的好眼力。不过話又得說回来，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就跟着了迷一样，他的眼力是不是靠得住还是个問題。

乔斯旣然是王上忠誠的子民，少不得要进宫覲見一次。他全身礼服，打扮整齐之后，就在俱乐部等都宾去接他，都宾本人却只穿了一身很旧的制服。乔斯本来对于乔治第四十分佩服，願意赤心忠胆为国王效力，自从进宫朝見过以后，更加成了个徹头徹尾的保守党，至至誠誠的拥护政府。他甚至于攛掇爱米丽亞也进宫一次。不知怎么一来，他心里有了个想头，竟以为国家的

前途与他大有关系，而且覺得如果他和他家里的人不到聖詹姆士的宮里去伺候王上，王上一定会不高兴。

爱米笑道："乔斯，那么說，进宮的时候我把祖傳的金剛鑽首飾都戴起来吧。"

少佐想道："可惜你不肯收，不然讓我給你买些首飾多好。無論什么貴重的金剛鑽你都配戴。"

第六十一章

兩盞灯灭了

乔斯·賽特笠先生的家里發生了一件事情——一件家家免不了的平常事，把他家一連串斯文規矩的乐事給打断了。当你从客厅上楼到卧房去的时候，想来总注意到面前的小拱門。它的功用，可以使三楼和四楼中間的楼梯不至于太暗（孩子和佣人的卧房多半在四楼）；另外还有一个用处，承攬丧事的人可以告訴你。他們把棺材停放在拱門頂上的楼板上，或是就停放在拱門底下，这样，死者能够靜靜的在黑色的方盒子里面躺着，不至于受到不应当有的騷扰。

在倫敦的房子里，三楼的拱門对着必由之路，全家的人都打这兒經过。站在拱門口，上下楼梯就能一目了然。天还沒有亮，厨娘就偸偸的打这兒下楼到厨房里去擦洗鍋壺盆罐。少爷在俱乐部里鬧了一夜，黎明时候自己用鑰匙开了大門回家，把靴子留在过道里，躡手躡脚的上楼。小姐穿了松松的細紗長裙，系着簇新的緞帶，打扮得美丽耀目，衣裙綷索的走到楼下，准备在跳舞

会上顛倒众生，大出風头。湯美小少爷不屑走楼梯，也不怕危險，从楼梯的扶手上一直滑下来。漂亮的少奶奶剛做了母亲，医生第一天許她下楼，由她强壯的丈夫抱着下来。他心里怪疼老婆，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下走；她臉上笑眯眯的，后面还跟着月子里伺候她的看护。到晚上，約翰拿着必剝必剝爆着的蠟燭輕輕上楼睡覚，疲倦得直打呵欠。太陽还沒升起来，他又下楼把擱在各个房門口的鞋子收去擦抹干凈。小孩兒給抱上抱下，老头兒老太太給扶上扶下，客人們給領进跳舞厅，牧师給小孩子施洗礼，医生去看病，办丧事的到楼上安排杂事，都得經过这兒。这拱門和楼梯是最能發人深省的；如果你坐在这兒，上上下下望一望，定神想一想，自然会想到生命和死亡，感嘆人生的空幻。穿五彩衣的朋友啊①，医生最后一次来給你看病的时候也从这楼梯上来。看护揭开帳子往里瞧，你也不理会，她就打开窗戶，讓新鮮空气进来。你家里的人关上房子前面的百叶窗，搬到后面的屋子里去住，并且把律师和办丧事的人請到家里。这样，你我的喜剧就算演完了，从此和喧嘩热鬧，裝腔做势的世界远远隔离了。如果你是有身分的人，你家大門上就釘上报丧板，上面画着金色的天使，写着"在天国里得到安息"。你的兒子把房子重新布置裝修，或是把它出租，自己住到比較时髦的地段去。到第二年，你的名字就在俱乐部里"已故会員"的名單上出現。不管你家里的人怎么伤心，你的太太总喜欢把孝服做得整齐，厨娘总得差人上来——或是自己上来，打听吃什么菜。不久以后，你留下的妻兒看着你的画像挂在壁爐架上面不再难过的受不了。再过几时，正中的地位便該讓出来給你的兒子，也就是屋里的新主人，挂他

---

① 指丑角。也泛指一切世人。

的画像了。

死去的人里面誰最使活着的伤心舍不得呢？我想准是那些最不关心活人的人。家里死了孩子，大人心痛得像摘了心肝，哭得如狂如醉。讀者啊，你死了决不会叫人那么悲痛。越是襁褓里的小孩兒，人也認不大清，一星期不見就会忘了你，死去之后，給你的打击越大。哪怕死了你最亲近的朋友，或是你的长大成人，自己有兒有女的大兒子，都不能叫你那么难受。对于犹达和西門，我們也許很严厉，可是看着最小的便雅憫①，不知要怎么疼爱他才好。如果你年紀老了——即使現在不老，將来也总要老——不管你是又老又富或是又老又穷，你总有一天会这么想："我身边这些人都很好，可是我死后他們不会怎么伤心。我很有錢，他們想得我的財产——"或是，"我沒有錢，他們扶养着我，一定觉得討厭了。"

乔斯給母亲穿孝已經滿服，剛剛脫去黑衣服，換上他最喜欢的五顏六色的背心，眼見又有事情来了。家里的人都看得出賽特笠老先生不久便要到黃泉路上去寻找走在他前面的妻子。乔斯·賽特笠在俱乐部正正經經的說道："近来我父亲的身体不好，我不能大規模請客。可是呢，契脫內，我的孩子，如果你高兴六点半到我家来，跟一两个老朋友靜靜兒吃一餐便飯，我非常欢迎。"垂死的老人躺在楼上，乔斯和他的朋友們便在楼底下靜靜的吃飯和喝紅酒。管酒佣人悄沒声兒的趸来趸去，替他們送酒进来。飯后，他們玩玩牌，有的时候都宾跟他們一起玩。奧斯本太太服侍病人睡好之后，偶然也下来坐一会。她总在父亲睡着以后才下来，老头兒跟所有上了年紀的人一样，睡得不大稳，有些

① 見"聖經""創世記"第三十五章第十八节。便雅憫是雅各最小的兒子。

兒胡夢顛倒。

老人生了病之后，更依賴女兒。喝湯吃葯的，差不多都要她喂。除了伺候病人之外，她也沒有功夫做什么别的事了。她的床鋪擱在通父亲臥房的門边，容易發脾气的病人一有什么响动，她就起来。說句公平話，病人不願意吵醒他又体貼又尽心的看护，往往动都不动，一連靜臥好几个鐘头。

他現在很爱女兒，从女兒長大成人以后，做父亲的从来沒有这么疼她。在待人和藹、伺候父亲孝順一方面，这忠厚的好人比誰都强。她在父亲病房里悄沒声兒的进出，样子端庄文雅，臉上甜甜的帶着笑容，都宾少佐看了心里想道："她进来的时候，脚步輕得像一絲太陽光。"女人守着自己的孩子，或是在病房里伺候病人，臉上可不都像天使一般的慈爱嗎？我想这种表情大家全看見过。

这样，几年来藏在心里的怨恨無形消灭了；他口里不說，心里却很平靜。女兒对他这么孝順体貼，他在临死之前也就忘記了对她的不滿。以前他們老两口子常在夜里埋怨女兒，說她为自己的孩子才肯掏出心来，父母上了年紀，又遭到各种不如意的事，她都不在心上，只有兒子是宝貝，后来乔治跟她分手的当兒，她伤心得發狂一般，眞是荒唐糊塗，簡直可以說是不敬神明。如今賽特笠老头兒結了一下总賬，把心里这些疙瘩都忘記了，对于女兒温和忍耐，自我犧牲的精神才眞正服貼。有一晚，她偸偸的走到他的房里，發現他醒着。灰心頹唐的老头兒对她認了錯，把冰冷無力的手拉着她說："唉，爱米，我剛才在想，我們对你很不好，很不公道。"她跪在他的床旁边开始禱告，他拉着她的手，跟她一起禱告。朋友，但願我們临死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同伴陪着我們祈禱！

在他睜眼躺着的时候，說不定他回想到一輩子的遭遇，早年怎么掙扎，后来怎么成功發达，眞是大丈夫得志于时，老来怎么一敗塗地，現在又落到这般可憐的結果。命运打敗了他，如今再也沒有机会向它报复。自己身后沒有名，也沒有留下錢，一輩子穷愁潦倒，沒做过有益的事，如今力气已經使尽，就算完了。我常在想，死的时候，又有名又得意好呢，还是又穷又潦倒好？还是願意什么都有，到临死不得不撒手呢，还是和命运賭过一場，輸給它以后奄奄一息的死去呢？总有一天，我們說："到明天，成功和失败都沒有关系了。太陽照旧升起来，千千万万的人做工作乐，可是一切的喧鬧都和我無关了。"这种感覚准是非常的古怪。

有一天早晨，太陽照常上升，大家照常起来，做工的做工，寻欢作乐的寻欢作乐，只有約翰·賽特笠不起身。他不再和命运搏斗，也不再希望，不再計划，从此安安靜靜的躺在白朗浦顿墓地上他老妻的身旁。他后来的生活，世上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都宾少佐、乔斯、乔杰坐着一輛蒙黑布的大馬車去送丧，眼看着下了葬。乔斯是特地从里却蒙的勛章旅館赶回来的。自从家里有了丧事，他就溜掉了，他說家里有了一个——你懂嗎，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不能住在家里。爱米留在家里，照旧做她份內的事。她并不覚得十分难受，她的表情并不是悲伤，只是很严肃而已。她禱告上天，希望自己临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安靜而沒有痛苦。她想起父亲病中說的話都显得出他的信仰虔誠，而且順天应命，对于將来很有希望，使她覚得很安心，也很敬服。

我想了一想，覚得临死的时候还是这样好。如果你很有錢，日子过得舒服，最后說："我手里有錢；我的名气也不小。我一輩子和最上等的人物来往，而且，謝天謝地，我的家世是好的。我

很光荣的为王上和国家尽过力。我做过好几年議員，我可以說，我在国会里的演說，大家很看重，对我的批評也不錯。我沒欠过一文錢；不但如此，我还借給我大学时候的旧同学賈克·拉柴勒斯五十鎊錢。他还不出来的話，我的遺产管理人也不会去逼他。我留給每个女兒一万鎊，可算是很丰厚的嫁妝。我的碗盞器皿、家俱、貝克街的房子，还有一笔很可观的遺产，都給我的太太終身使用。我的田产庄地、公債票、貝克街屋子的酒窖里面所有的好酒，都給我兒子。我还給我貼身佣人一年二十鎊的年金。我死后看誰能够找得出我一件亏心事！"也許你临死的时候口气完全不同，你說："我是个穷老头兒，一輩子潦倒，不得意，到处碰壁。我沒有腦子，运气也不好；我承認自己一輩子不知做錯了多少事。我时常忘了自己該尽的責任，欠的債也还不出。现在我快要死了，我一点办法都沒有，只有低头認錯。我禱告上天饒恕我的过失。我真心真意的悔过，跪在上帝面前求他对我慈悲。"你想一想，願意在自己的葬礼上說哪一篇話呢？賽特笠老头兒說的是后面的一篇。他低心下气，拉着女兒的手，撇下了生命、失望和虛荣。

奥斯本老头兒对乔治說："能干、勤勉、投机得法究竟有什么好处，你現在看見了吧？你瞧瞧我跟我的銀行存折。再瞧瞧你那穷酸的外公跟他的失敗。可是二十年前他比我强多了。那时候他比我多一万鎊錢呢。"

除了上面說的亲友之外，就只有克拉浦家里的人从白朗浦頓出来送了丧。此外誰都不理会約翰·賽特笠，根本不記得世界上有过这么一个人。

奥斯本老头兒第一回听得他朋友勃克勒上校称揚都宾少

佐，觉得不相信。他瞧不起都宾，明白表示像他这么一个人居然有腦子有名声，簡直令人納悶。这件事小乔治早就告訴过我們。可是老头兒后来又常常听見和自己来往的人說起都宾的大名。威廉·都宾爵士非常佩服兒子，时常談起少佐怎么有学問，怎么勇敢，别人怎么看得起他等等。后来倫敦有过两次貴族出面做主人的大宴会，少佐的名字竟在其中一次宴会的宾客名單上登載出来。这一下，勒塞尔广場的貴人① 不由得对他肃然起敬。

少佐是乔杰的保护人，乔杰的一切既然归祖父經管，他和老头兒少不得要見几次面。老头兒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有一回把少佐代乔杰和他母亲記的賬目細細的查了一下，查出一件意想不到的秘密，弄得他又高兴又难受。原来寡妇和她孩子靠着过活的資金里面有一部分是少佐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

給他仔細一追問，都宾就把臉羞紅了。他不会扯謊，支吾了半天，只好老实承認。他說："他們結婚实在是我促成的，"（老头兒沉下了臉）"因为我想我可怜的朋友已經訂了婚，临时推托逃避，不但坏了他自己的名誉，而且准会送了奥斯本太太的命。后来她沒有錢过活，我当然有义务尽我所有拿出来扶养她。"

奥斯本先生的臉也紅了。他紧紧的瞅着都宾說道："都少校，当年是你坑了我。可是，我得直說，你眞是个忠厚的好人。喏，我想跟你拉拉手。我沒想到自己的骨肉要靠你养活。"他們两人握着手，都宾少佐窘得無地自容，沒承望自己瞞着人做的好事会給人揭穿。

他竭力使老人心平气和，想起兒子不再發狠。他說："他眞

---

① 这是挖苦他的話，因为他只是中产阶級，想和貴族来往而高攀不上。

了不起，我們大家都爱他，願意給他当差。当年我自己也还年輕，承乔治特别和我好，眞覚得受寵若惊。在我，跟乔治在一起比跟总司令在一起还体面。講到勇气、胆量、所有軍人不能缺少的品質，我沒有見过比得上他的人。"都宾尽他記忆所及，講了許多乔治怎么勇敢出色的故事給他父亲听，并且說："小乔杰眞像他。"

祖父說："他跟他那么像，有的时候眞讓我着急。"

賽特笠先生害病的那一陣子，少佐曾經到奥斯本先生家里吃过一两回晚飯，他們飯后坐着閑談，說来說去無非关于那死去的英雄。做父亲的照从前一样夸耀兒子，借着講他的本領和勇气自己吹牛。不过他的心境比以前好，胸襟也比以前寬大，說起那可憐家伙的时候和原来的口气不同了。忠厚的少佐具有基督教徒的精神，看他不念旧惡，覚得非常高兴。到第二个黃昏，奥斯本老头兒管都宾叫威廉，只有在都宾和乔治小时，他才用这种口气說話。老实的都宾知道老头兒不再和自己鬧彆扭，心里很受用。

第二天早飯的时候奥斯本小姐也說起都宾来。她本来尖刻，又上了些年紀，一开口就批評他的外表和行为上的缺点。一家之主打断她說："奥小姐，从前你巴不得嫁給他呢。可惜葡萄是酸的。哈！哈！威廉少佐是个好人。"

乔杰很贊成他的話，說道："爷爷，他眞是好人。"說着，他走到祖父旁边，拉着他灰白的大鬍子，和顏悅色的笑着吻了他一下子。当晚他就把这件事說給母亲听。爱米丽亞听了合意，說道："你說的不錯。你父亲从前也总是夸他。他的为人是少有的，沒有几个人像他一般正直。"这話說过不多一会兒，都宾恰巧来了，爱米丽亞臉上便有些不好意思，禁不起那小混蛋再把方才的話

向都宾一説，弄得大家都很窘。乔杰説："我説呀，都宾，有一个了不起的女孩兒想嫁給你。她很有錢，她戴着假刘海，她一天到晚罵佣人。"

都宾問道："她是誰呢？"

孩子答道："就是奥姑母。爷爷那么説来着。都宾呀，你做了我的姑夫多好！"剛在这个当兒，賽特笠顫抖的声音从隔壁傳过来，叫爱米丽亚过去，大家才止了笑。

誰也看得出来，奥斯本老头兒改了主意了。有时他也問起乔杰的舅舅。孩子学着乔斯的样子説："求老天爷保佑我的灵魂。"一面狼吞虎咽的喝湯，老人看得很好笑。他説："小孩兒不該学長輩的样子，太沒規矩了。奥小姐，今天你坐車出去的时候，把我的名片送一張到賽特笠先生那兒去，听見嗎？反正我和他沒有鬧过意見。"

乔斯也把自己的名片送过来，結果他和少佐兩人就給請到勒塞尔广場去吃飯。奥斯本先生一輩子請过多少回客，大概数这一回排場最大，也最沉悶。席面上摆着全套金銀器皿，請的客人全是最体面的闊佬。賽特笠先生扶着奥斯本小姐下楼。她对他很客气，可是对于少佐却不瞅不睬。少佐离她远远的坐在奥斯本先生旁边，怕羞的不得了。乔斯一本正經的説他一輩子沒吃过这么鮮美的甲魚湯，又問奥斯本先生他的西班牙白酒是哪兒买的？

佣人头兒輕輕对主人説："是賽特笠的酒。"奥斯本先生大声对客人道："这酒已經藏了好久了。买来的时候价錢很不小呢。"他湊近坐在右手的客人，輕輕告訴他説这些酒还是"那老头兒家拍卖的当兒买来的"。

他有过几次在少佐面前迟迟疑疑的問起乔治·奥斯本太

太。关于这个題目，少佐只要在高兴头上，可以滔滔不絕的說許多話。他告訴奧斯本先生她怎么受苦，怎么深切的爱丈夫，而且至今还想念他，把他当神明似的崇拜。他又說她扶养父母怎么体諒孝順，到后来覚得应該讓兒子离开家里，便又毅然决然的牺牲自己。老实的都宾声音抖抖的說道："您眞不知道她受的苦。我希望您跟她和解，我相信您一定肯跟她和解。就算当年她搶了您的兒子，后来她不是也把自己的兒子給了您嗎？說句老实話，不管您怎么疼乔治，她疼小乔治的心还要深切十倍。"

奧斯本先生只說了一句："天知道，你是个好人。"他以前从来沒有想到寡妇跟她兒子分离的时候会覚得难受，他得了財产怎么反而叫她心痛呢？他宣布要和爱米丽亞有个諒解，这件事已經說定，兩边不久就要見面。爱米丽亞为着要和乔治的父亲碰头，覚得害怕，一想起这事就心跳。

他們兩人注定不能見面。先是賽特笠疾病纏綿，接着便忙他的丧事，这件事就給耽擱下来。賽特笠一死，还有些別的原因，大約对于奧斯本先生很有影响。近来他身子有病，增添了老态，自己在心里筹划着什么事。他請了律师回来，大概把遺囑改动了一下。来看病的医生說他身体衰弱，神經不安，应該放掉些血，再到海边休养一陣子。可是他根本不医治。

有一天早晨，他到了时候还不下来吃早飯，他的佣人找不着他，走到梳妝室里一看，發現他中風倒在梳妝台旁边，立刻通知奧斯本小姐。他們請了好几个医生，还請了專門放血的人。乔治也沒有去上学。奧斯本恢复了一部分知覚，可是不能說話，虽然有一兩回他使勁想說。四天之后他就死了。医生从楼上下来，办丧事的从楼下上去。凡是面对勒塞尔广場花园的窗口，所有的百叶窗都关閉起来。白洛克急急忙忙从市中心赶来。"他

留給那孩子多少錢？不能給他一半吧？当然应該是三份平分罗？”这一刹那眞是紧張。

可憐的老头兒有一兩回想說話而說不出，不知道究竟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心。我想他当时很想見見爱米丽亞，願意在自己有口气的时候跟他兒子忠心的妻子言归于好。我的猜測大約不錯。从他的遺嘱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多少年来藏在心里的怨恨已經冰釋了。

他們在他的晨衣口袋里找着当年乔治从滑鉄盧寄回来的信，信口上还有一大塊紅火漆。其余关于他兒子的文件，他也看过，因为他口袋里还有鑰匙，正是收藏这些文件的匣子上的。所有的信封和封口的火漆也都給弄破了。看来中風前一夜他就在翻这些东西。当时佣人头兒替他送茶点到書房里去，看見他正在讀家里那本大紅“聖經”。

开讀遺嘱之后，發現他把一半財产傳給乔治，下剩的給兩姊妹平分。为經管她們的財产起見，白洛克先生可以繼續經理商行里的事务，如果他不願意，也可以退出。他又从乔治財产上每年提出五百鎊給他母亲，“爱兒乔治·奥斯本的妻子”。小乔治也仍旧归她扶养。

他指定“爱兒的好友威廉·都宾少佐”为遺嘱执行人。遺嘱上說：“他为人忠厚，曾經在我孙兒和兒媳衣食無着的时候加以資助。对于他的好意和关怀，我表示衷心的感謝。我願將足够捐得中將职位的数目贈与都宾少佐，随他怎么处置。”

爱米丽亞听說公公临死不再怨她，心里早軟了，又得了这笔遺产，更加感激。后来她知道乔治仍旧归她扶养；这件事前后有什么經过，由于誰的力量，她也听說了。原来在她貧困的时候，是威廉养活她的。从前給她丈夫的是威廉，現在还她兒子的也

是威廉。她双膝跪下，禱告上天保佑那忠誠不变的好心人。他的感情是深远崇高的，她在它面前低下头，承認自己的渺小，覺得只配吻它的脚。

他这样了不起的忠誠，这样为她尽力，爱米丽亞却只能用感激来报答。除了感激什么也沒有！如果她想到用别种方式来酬报都宾，乔治的影子立刻从墳墓里站起来，說："你是我的，不能屬于别人。你現在是我的，將来也只能是我的。"

威廉懂得她的心思。他不是一輩子就在分析她的感情嗎？

奥斯本先生的遺囑公开之后，和乔治·奥斯本太太来往的人都比以前看得起她，这件事对于咱們倒是个好教訓。在以前，乔斯公館里的佣人凡是听得她有使喚，总不肯依头順脑，虽然她很客气，他們却說什么先得問問老爷，看这事行得行不得；現在不敢再說这話。厨娘从前常常嗤笑她的旧衣裳，如今也不笑了。說真的，星期天晚上她穿上新衣服上教堂的时候，爱米丽亞的旧衣服比在旁边真是黯然無色。别的佣人听得她打鈴不再抱怨，也不故意延宕。馬車夫向来不願意赶着老头兒和奥斯本太太出去呼吸新鮮空气，抱怨說車子又不是医院，現在巴不得替她当差，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的飯碗給奥斯本先生的車夫夺去。他說："勒塞尔广場的馬車夫怎么会熟悉这边的街道？他們怎么配坐在有身分的太太前面赶車子？"乔斯的朋友們，不論男的女的，一下子都对爱米关心起来，写的慰問信把过道里的桌子堆得滿滿的。乔斯向来把她当个好脾气、沒心眼的叫化子，自己得給她吃，供她住，現在对于妹妹和有錢的小外甥十二分尊敬。他很关心她的身体，說她經过这么些磨难苦恼，应該換換环境，出去乐一下。他管她叫"可憐的好姑娘"，特意每天到楼下来吃早飯，問她那天願意怎么消遣。

爱米拿乔治保护人的資格，求得另外一个保护人都宾的同意，請奧斯本小姐仍旧住在勒塞尔广場的屋子里，随她願意住几时就住几时。奧斯本小姐感謝她的好意，可是說她再也不願意一个人住在这样陰森森的大房子里面。她帶着一两个老家人，穿了一身重孝，到契尔頓納姆去住。其余的佣人都得了丰厚的工資，給打發掉了。奧斯本太太本来預备把忠心的佣人头兒留下来使喚，可是老佣人辞謝了。他宁可把历年积蓄开个酒店。希望他买卖順利！奧斯本小姐不要住在勒塞尔广場，奧斯本太太和大家商量了一下，也不高兴住在这么凄慘的房子里。結果他們把大房子出空；富丽的家俱什物，叫人一看就害怕的大燭台，样子怪凄凉的鏡子（里面也照不見什么东西），都給捆起来藏过一边。客厅里一套講究的花梨木家俱用干草包好；地毯卷起来用繩子捆紧；另有一套精裝的書籍，数目不多而选得很精，都理在两只酒箱里。所有的东西裝了几大車运到堆棧里去，直要到乔治成年之后再拿出来。还有几只笨重的深顏色箱子，擱滿了器皿碗盞，給运到有名的斯頓畢和罗廸合营銀行的地窖里，也要到那时才拿出来。

一天，爱米渾身重孝，拉着乔治一同到那沒人居住的屋子里去巡視一下。自从她长大成人之后，还沒有进去过呢。屋子前面剛有貨車来裝过东西，滿地都是干草屑。他們走进一間間空無一物的大房間，看見牆上本来挂肖像和鏡子的地方还留着痕迹。然后他們由空落落的大石头楼梯上去，看看楼上的屋子。有一間，乔治輕輕的告訴媽媽說，就是爷爷死在里头的。此后又上一層楼，到了乔治自己的屋里。爱米手里牽着孩子，心里却在想另外一个人。她知道这臥房不但是小乔治的，从前还是他父亲的。

她走到敞开的窗戶旁边——当初孩子剛离开她的时候，她时常向着这些窗戶張望，心里說不出的难过。从窗口望出去，越过勒塞尔广場上的树頂，就可以看見自已从前的老房子。她在那兒出生，也在那兒过了神聖的童年，享过好几年福。她回想到快乐的假期，慈愛的臉兒，無憂無慮的好时光，还想起以后一大截艰难困頓、把她磨折得抬不起头来的苦日子。她想到过去的一切，又想到她的始終如一的保护人，她唯一的恩人，她的守护天使，她的温厚慷慨的好朋友。

乔杰說："瞧这兒，誰用金剛鑽在玻璃上刻了乔·奥两个字。我以前一直沒有看見。这不是我刻的。"

"乔治，这間屋子本来是你爸爸住的，那时离你出生的时候还远呢。"她一面吻着孩子，一面紅了臉。

他們坐車子回里却蒙的时候，她一路沒有說話。她在里却蒙暂时租了一所房子，律师們笑容滿面，常到这里来找她，一忽兒出一忽兒进，每次的手續費当然都記在賬上。屋子里少不得給都宾少佐留了一間房；他得給他的被保护人办許多事情，常常騎馬到他們家里来。

那时乔杰已經从維尔先生的学校里出来，度着無尽期的长假。那位先生呢，正在写一篇墓志銘，准备刻在漂亮的大理石碑上，將来安在孤兒教堂里乔治·奥斯本上尉的紀念碑底下。

白洛克的女人，也就是乔治的姑媽，做人很大方。她預計得到的遺产虽然給那小鬼搶去了一半，她倒不記恨，反而跟嫂子和侄兒言归于好。罗汉泊頓离开里却蒙并不远，有一天，白洛克家的馬車到里却蒙愛米丽亞的家里来；車身上画着金牛，車里面坐着萎黃的孩子，一家子都拥到愛米的花园里来。愛米丽亞正在看

書；乔斯坐在凉亭里，静静的把草莓浸着酒吃；少佐穿了印度短裝，躬着背，讓乔治玩跳田鷄。他跳过少佐的头，一直冲到白洛克家的一群孩子前面。这些孩子帽子上一个个大黑蝴蝶結，腰里系着寬寬的黑帶，跟着穿孝的媽媽一起走进来。"按他的年龄，剛配得上罗莎，"痴心的媽媽想着，向宝貝的女兒瞧了一眼。小姑娘今年七岁，长得很瘦弱。

弗莱特立克太太說："罗莎，吻吻你亲爱的表哥去。你認得我嗎，乔治？我是你姑媽。"

乔治道："我怎么会不認得。对不住，我不爱人家吻我。"他看見表妹乖乖的走上前来吻他，連忙躲开。

弗莱特立克太太說道："你这孩子多滑稽，領我到你亲爱的媽媽那兒去。"这两位太太相别十五年，現在重逢了。爱米艰难困苦的时候，她的小姑从来沒有想到要来看望她，現在她日子过得很順利，小姑就来認亲，覺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还有許多别的人也来拜訪她。咱們的老朋友施瓦滋小姐和她的丈夫从汉泊頓广場坐了馬車轟隆隆的赶来，跟班馬夫們都穿了黃燦燦的号衣。她还像从前一般热心热腸的喜欢爱米丽亞。說句公平話，如果她能够常常和爱米丽亞見面，倒未必会变心。可是叫她有什么法子呢？在这么一个大城市里，誰有时候去找老朋友呢？如果他們掉了队，当然就不見了。我們也顧不得多少，总得照样往前走去。在名利場上，少了个把人有誰注意呢？

总而言之，奥斯本先生死后大家还沒有伤完心，許多有身分的人已經忙着来結交爱米丽亞。他們相与的个个福星高照，沒有一个走背运。这些太太嫁的丈夫不过是市中心的咸貨商人之类，不过差不多每位都有个把貴族亲戚。有些太太本身就很有貴族气派，見聞也广，不但看索莫維尔太太① 的著作，还常到皇

家学院去走走。有些太太生活謹严，都是福音教徒，經常到爱克塞脫教堂去做礼拜。說句实話，爱米听着她們說話，不知怎么搭訕才好。有一两回，她推辞不脫，只得到弗萊特立克·白洛克太太家里去作客；覚得苦惱極了。白洛克太太一定要提拔她。承她好意，决定要教育爱米。她給爱米丽亚找裁縫，理家事，还改正她的仪态。她不断的坐馬車从罗汉泊頓过来，跟她朋友閑談时髦場上和宮廷里的瑣瑣屑屑，都是些最無聊最淺薄的杂碎。乔斯爱听这一套，可是少佐一看見这女人走来卖弄她那些不值錢的高雅，就咕噥着躲到别处去。他在弗萊特立克·白洛克最講究的筵席上吃完了飯，竟对着这位銀行家的禿頂睡起覚来（弗萊特仍旧急煎煎的盼望能把奥斯本家里的财产从斯頓畢和罗廸合营銀行轉到他自己銀行里去）。爱米丽亚不懂拉丁文，也不知道“爱丁堡杂志”上最近一篇出色的文章是誰的作品；大家談起最近那豈有此理的救济天主教徒的議案，說是比尔首相的态度出尔反尔，叫人奇怪，她听了这事也沒有一句批評。白洛克家的客厅布置的非常豪华，前面望出去就是絲絨一般的草地，整齐的石子路，發亮的花房。爱米坐在客厅里，夾在一群太太中間，一句話也說不出。

罗廸太太說：“她看上去脾气很好，可是沒什么道理。那个少佐似乎对她十分有意。”

霍莉姚克太太說：“她一点風味兒都沒有。亲爱的，我看你教不好她的。”

格劳笠太太的声音仿佛从墳墓里出来，她摇一摇裹着头巾的头說道：“她眞是無知無識得可怕，也許她对于一切都不关心。

① 索莫維尔太太（Mrs. Mary Somerville, 1780—1872），女天文学家，曾写过好几种科学論文。

我問她說，按照乔治尔先生的說法，教皇在一八三六年要下台，可是活泊夏脫先生又說是一八三九年，不知道她的意見是什么。她回答說：‘可憐的教皇！我希望他不下台，他干了什么坏事了？’”

弗萊特立克太太答道：“亲爱的朋友們，她是我的嫂子，又守了寡，因此我覚得我們应該在她踏进上流社会的时候尽量照顧她，教导她。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一回我們很失望，可是我帮助她的动机可不是貪圖什么好处。”

罗廸和霍莉姚克一同坐車离开的时候，罗廸說：“可憐那亲爱的白洛克太太！她老是要手段。她要想把奥斯本太太的存款从我們銀行里搶到她家的銀行里去。她甜言蜜語的哄着那男孩子，叫他坐在她那爛眼睛的罗莎旁边，眞可笑！”

霍莉姚克太太嚷道：“格劳笠一天到晚說什么有罪的人啦，世界末日善恶决战啦，但願她一口气悶死！”說着，馬車走过了泊脫內桥。

这样的人太高尙了，愛米跟她們合不来。家里有人提議到国外去游历，其余的人都高兴得跳起来。

第六十二章

萊茵河上

上面說的家常瑣碎已經过去。又隔了几个星期，国会开过会，夏天也正式来了。倫敦的上流人物都在准备按照每年的慣例出国游历或是將养身体。一天早上，天气晴朗，巴塔維厄号

汽船載着一大群出国避暑的英国人离开高塔碼头向外駛去。后甲板上張着天幔，甲板当中和長凳上挤滿了粉紅臉兒的孩子，还有好些管孩子的佣人，也在那里忙忙碌碌的張罗着。太太小姐們穿了夏衣，戴上漂亮的淺紅帽子。先生們穿了麻布上裝，戴了旅行便帽，开始在留鬍子，为的是出国的时候好看些。也有老軍人，長得壯大，穿戴得整齐，領巾漿得筆挺，帽子刷得干净；自从战爭結束之后，常看見这一类的軍人往欧洲去，并且把本国駡人的話兒帶到了大陆上每一个城市。帽匣子呀，勃拉馬式的書桌呀，箱子呀，在甲板上堆了一大堆。船上还有意气揚揚的劍桥学生，由老师陪着，准备到諾能窩斯或是克尼斯溫脫去，一边旅行，一边讀書。也有爱尔蘭人，留着漂亮的鬍子，戴着珠宝首飾，不停的談論养馬打獵，对于同船的年輕女人們非常客气。劍桥的学生們和那蒼白的教师恰恰相反，像姑娘們一样靦覥，看見女人就远远躲开。也有向来在帕尔莫尔一帶悠閑度日的浮浪子弟，出發到爱姆士和維斯巴登去喝矿水，把一季下来吃的飯菜从腸胃里洗洗干净，同时也来一点兒輪盤賭和紙牌戏，免得生活太沉悶。那边是瑪士撒拉老头兒，剛娶了年輕太太，她的陽傘和旅行指南都由禁衛軍里的巴比容上尉拿着呢！这边是梅依那个小伙子帶着新娘出去旅行。新娘原来叫溫德太太，是梅依的祖母的同学。再过去是約翰爵士和爵士夫人，領着十二个孩子，再配上十二个佣人。舵輪旁边坐着的是了不起的貴人貝亞爱格思一家。他們不和众人合群，对人人都瞪着眼端相，可是誰也不理。

他們的几輛馬車在前甲板上，車身上画着王冠，上面堆滿了發亮的行李箱，跟其余的十来輛类似的馬車鎖在一个地方。在馬車中間穿出穿进眞不是容易的事，可憐那些住在前面房艙里的客人挤得行动都不得自由。这些家伙全是从汉兹廸却来的

犹太人。他們衣著光鮮，自己帶着口粮；拿他們的資力来說，把头等艙里的时髦人物买一半下来也容易。还有几个老实人，留着鬍子，帶着公事包，上船不到半个鐘头就开始写生。又有一兩个法国女佣人，船一过格林威治，她們就暈船暈得不可开交。此外还有一兩个馬夫；他們只在自己所照管的馬房附近閑逛，或是在舵輪边靠着船舷向下看，一面談論聖里杰大香檳哪匹馬能跑第一，对于哥德窩德金杯他們存什么希望。

所有招待旅客的向导先在船上穿来穿去，把主人們安頓在船艙里和甲板上，然后聚在一起抽烟閑談。那几个犹太人圍着他們，一面端相船上的馬車。那兒有約翰爵士的容得下十三个人的大馬車，瑪士撒拉勛爵的馬車，还有貝亞愛格思勛爵的大馬車、敞車和法国式小車——只要是肯出錢的，尽管来买。勛爵居然会有現錢出国游覽，真令人納悶。那些犹太人倒知道底細。勛爵手里有几个錢，是誰借給他的，利息多少，他們都很清楚。那边还有一輛又整齐又漂亮的旅行馬車。大家都在猜測，不知这是誰的車子。

一个戴着耳环，拿着大皮錢包的向导对另一个戴耳环拿大皮錢包的同行說："这輛車是誰的？"

那一个用德国口音的法文答道："我想是基希的。我剛才看見他在車里头吃夾肉面包。"过了不久，基希从甲板下面上来，他剛才在下面对船上堆藏行李的人伕大叫大嚷，一面用各种語言咒駡着。这时他上来，就对充当翻譯的同行兄弟們报告自己的来踪去迹。他告訴他們說这輛車子屬于加尔各答和賈米加那边回来的一位貴人；这位貴人是个大財主，剛雇了他做向导。正在这时，一位小爷出来了，他本来在裝置在明輪上部各个木架中間的桥上玩，給人赶了下来，便跳下来掉在瑪士撒拉的馬車頂

上，又跨到別輛車子的行李箱上，一直爬上自己的車頂，从窗口鑽到車身里面。向导們在旁边瞧着，都喝起采来。

向导脫了金箍帽子，笑嘻嘻的用法文說道："乔治先生，过海的时候風浪不会大。"

那位小爷答道："誰叫你說法文？餅干呢？"基希便用英文——反正是他会說的英文——回答他。基希先生虽然各种語言都能說說，可是一种也不精通。說的旣不准确，也不怎么流利。

專横的少爷就是我們小朋友乔治·奥斯本。他狼吞虎咽的吃了餅干，原来早飯还是在里却蒙吃的，足足隔了三个鐘头，也該吃点心了。乔斯舅舅和他媽媽在后甲板上，还有一位老朋友陪着。这夏天他們四人准备一起出門游覽。

那时乔斯坐在甲板上的天幕底下，差不多正对着貝亞爱格思伯爵一家的人，全神貫注的瞧着他們的一举一动。这对尊貴的夫妻比在多事的一八一五年，乔斯在布魯塞尔看見他們的时候反而更加年輕(在印度的时候，乔斯总对人說他和貝亞爱格思是熟朋友)。当年貝亞爱格思夫人的头髮是深顏色的，現在变得金里帶紅，十分美丽。貝亞爱格思的鬍子从前是紅的，現在却成了漆黑的，光照着的时候还發出紫的綠的顏色。兩位貴人虽然变了样子，一言一动仍旧能够吸引乔斯，几乎使他心無二用。他給勛爵迷住了，别的都不屑看了。

都宾瞧着他笑道："你好像对于这些人很关心似的。"爱米丽亞也笑了。她戴了一頂飾黑緞帶的草帽，仍旧穿着孝，他們一路上过得热鬧有趣，又不必干正經事，所以她兴致勃勃，一臉都是欢天喜地的样子。

爱米說："天气多好呀！"并且表示她自己独特的見解，說道：

"希望过海的时候没有風浪。"

乔斯很輕蔑的把手一揮，向对面的闊佬偸偸的溜了一眼，說道："倘若你像我們一样走过長路，就不会在乎天气好坏。"不过虽說他是久經風浪的老手，那夜却躺在自己馬車里，暈得不可开交。他的向导伺候着，給他喝对水的白蘭地，又把船上的各色好东西拿来請他受用。

不久之后，这一群快乐的人在罗脫达姆碼头上岸，换另一只小汽船直到哥罗涅城。全家人馬，还有車子，都上了岸，哥罗涅的报紙上登了"賽特笠勛爵携帶随从，从倫敦到达此地"的消息，乔斯看得称心滿意。他行李里面有上朝用的礼服，还逼着都宾随身携帶全套軍装。他告訴大家，說他准备到各国的宫廷里去朝見当地的君主，他旣然賞臉到那些国家去游覽，这点兒礼数是不能免的。

他們不論到了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会，乔斯先生便去向"咱們的公使"致意，把自己的名片和少佐的名片送过去。在主登施达自由市，英国的領事非常好客，請他們去吃飯，乔斯一定要戴礼帽穿礼服，大家好不容易才劝住了。他一路写日記，住过的旅館有什么短处長处，酒菜滋味好坏，都細細的記載下来。

爱米非常快活，都宾老是替她拿着写生用的画本子和小凳子，还夸贊她的作品。这好性子的画家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給人賞識过。她坐在汽船甲板上画岩石和古堡，或是騎了驢子去看古代被强盗占据的堡壘，乔杰和都宾便做她的随从，到处跟着她。少佐騎在驢子背上，兩条長腿一直挂到地，样子眞滑稽；她瞧着他笑，他自己也笑。他对于軍事德文知道得不少，便当了大家的翻譯。他和乔治重演萊茵河之战和巴拉蒂那之战，乔治好不得意。几星期来，乔杰常常坐在馬夫座位上，和基希不停的說

話，学了許多荷蘭話，居然能够和旅館里的茶房和馬夫通話，他母亲得意得很，他的保护人瞧着也覚得有趣。

他們三人下午出去游耍的时候，乔斯难得跟着一起去。他飯后要睡一大覚；旅館里都有整齐的花园，有的时候他就在亭子里晒太陽。莱茵河上的花园好不可爱啊！四圍的景致清明而恬静，陽光照耀着，青紫色的山峰气势雄偉，峰頂倒映在壮丽的河面上。好一幅亲切、宁静、美丽的風景！見过你的人誰能不留恋呢？我只要放下笔，想一想那漂亮的莱茵地帶，心上就覚得愉快。每年到夏天这时分，傍晚的时候，一群群的母牛从小山上下来，哞哞地叫喚着，頸子上的小鈴兒叮叮当当的响，都回到这古城里面来。那兒有古色古香的城河、城門、尖塔和栗树，日落时分，長長的深藍的影子落在草地上。天上河里都是一片亮晃晃的金紅色。月亮已經升起了，淡淡的臉兒恰好和落日相对。太陽在山頂上的古堡后面沉下去。黑夜忽然降临，河水的顏色越变越深。年深日久的壁壘里从窗口放出灯光，射在河水上閃閃抖动。对岸山脚下的村庄里也有灯火在靜靜的閃爍。

乔斯常常把印花手帕盖了臉睡覚，舒服極了。凡是英国的新聞，以及加里涅尼的了不起的报紙上所有的消息，他一字不漏細細的讀。（但願所有出国旅行过的英国人都給这家專事剽窃的报紙的創办人和股东們祝福！）他睡着也好，醒着也好，他的亲友們并不怎么惦記他。总而言之，他們真是十分的快活。到晚上，他們常到歌剧院去，那兒上演的歌剧有德国小城里特别的風味，全是家常本色，又有趣又老派。在戏院里，貴族們坐在一边，一面看，一面哭，一面織袜子；中产阶級坐在另一边，正对着他們。大公爵帶着他的一家也来听戏，全是胖胖的，一臉好脾气样兒，坐在正中的大包厢里面。正厅里挤滿了仪态文雅的軍官們，

細細的腰，干草黃的鬍子，每日的軍餉一股腦兒全在內只有兩便士。在这兒，爱米第一次欣賞莫扎特和契瑪罗沙① 神妙的作品，听得非常心醉。前面已經說过少佐爱好音乐，也曾經夸奬他吹笛子的技术。可是我看他从这些歌剧里得到乐趣主要在于欣賞爱米的快乐。她听到这些超凡入聖的曲子，仿佛突然进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充滿了爱和美的世界。她的感觉又敏銳又細膩，听了莫扎特的音乐怎么会不感动呢？"唐璜"里面柔情的部分使她从心窩子里直乐出来。她晚上禱告的时候常常自問，不知享受过分的快乐是不是算一种罪过，因为她欣賞"我將和爱人相見"和"打，打！"兩支曲子的时候，温柔的心里实在太快活了。她提出这問題向少佐請教；少佐算是她神修方面的顧問，自己又是信仰虔誠的人，就对她說，在他看来，不論是自然的美或是高超的艺术，不但使他覺得快乐，同时叫他生出感謝天恩的心思。他說我們欣賞美妙的音乐，就等于望見天上的星星，或是看到美丽的圖画和風景，尽可以把它算做上天的恩賜，应該像得到了世俗的福气一般，誠心誠意感謝上蒼。爱米丽亞在白朗浦頓住了多少年，看过好几本像"芬却萊广場的洗衣妇人"一类的宗教書，听了少佐的話忍不住要辯駁几句。少佐便說了一个东方的寓言作譬喻。寓言里的猫头鷹嫌太陽光太亮，刺得它睁不开眼，又說夜鶯的歌声不值得大家那么夸奬。少佐笑着說："夜鶯天生会唱，猫头鷹却只会呼嚕呼嚕的叫喚。你的声音这么好听，自然該帮襯夜鶯这一派才对呢。"

我很願意多講些爱米那一陣子的遭遇。她心境好，精神愉快，我瞧着也高兴。这样的好日子，她一輩子沒有享受过几天。

---

① 契瑪罗沙(Domenico Cimarosa，1749—1801)，意大利音乐家。

她一向受那些俗气的蠢材驅遣，从来沒有机会啓發自己的聪明，加深自己的修养。这种命运在女人里头是很普通的。亲爱的太太小姐們总把别的女人当做对头冤家。她們的心胸眞寬大，照她們看起来，怕羞的全是糊塗虫，温柔全是蠢材。寡言罕語的習慣，其实是胆小的可憐虫对于那些蛮横的人表示不服气，等于沒出口的抗議，可是在女人的裁判之下尤其得不到諒解。等我打个比方吧。亲爱的有修养的讀者，如果今天晚上你和我跟好些卖菜的在一塊兒，咱們倆的談吐恐怕也就不能太露鋒芒了吧？反过来說，如果有个卖菜的到你家来吃点心，碰見的都是些文雅高尙的貴客，人人都是滿口的俏皮話，时髦的有名兒人物还用最風趣的口气把朋友們挖苦得体無完膚——这个陌生人到了这样的場合上，还有什么話可說呢？别的客人准会嫌他的話不动听，他本人一定也覺得气悶。

請别忘了，这位可憐的太太直到現在沒有結識过眞正的君子。看来眞正的君子也不像大家意料的那么多。有的人居心仁厚，忠誠不变，理想祟高；因为心里沒有卑鄙的打算，性子也比人直爽，能够誠实待人，不論对于闊人穷人，都一样正直，一样寬容。这样的人，不論在什么地方都是千百个里挑不出几个来。我們認識的人里头，有百来个服飾整潔；有几十个礼貌周到；更有一二个好运气的，能够鑽謀到所謂內部小圈子里，成了上流社会里的主脳人物；可是君子人究竟有多少呢？請大家拿張紙条出来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下来算一算。

不消說得，我所認識的君子人就是我現在描写的少佐。他的两条腿很长，臉皮黃黃的，說起話来还有些大舌头，叫初見面的人覺得好笑。可是他心腸正直，脳子也不錯，待人旣誠恳又謙虛，一輩子干干凈凈，老老实实的做人。他的手脚很大，因此两

个乔治·奥斯本都要挖苦他，还給他画諷刺画。他們的譏笑大概使可憐的爱米小看了他。我們不是也时常小看我們的英雄，直到后来才承認錯誤嗎？在这一段好日子里面，爱米發現少佐的許多好处，对于他的看法和以前大不相同。

也許当时便是他們一輩子最快乐的时光，只可惜他們自己不知道。誰这么聪明呢？誰能够知道好运气已經登峰造極，人間的福气到此已經享尽了呢？不管怎么，他們两个都很知足，尽量享受这次暑期的旅行，心情的愉快比得上那年任何离英出游的人。看戏的时候，乔杰总跟着一起去，可是看完戏之后替爱米圍上披肩的却是少佐。每逢出去散步，孩子走在前面，有时跑到塔頂上，有时爬到树上，他們两人沉着些，便留在下面。少佐靜靜的抽雪茄烟，爱米写生，有时画風景，有时画廢墟。这本眞实的历史的作者就在那次旅行的时候和他們碰头，交了朋友。

我第一回和都宾上校和他的一群朋友相見，就在本浦聶格尔公国的京城里。从前畢脫·克劳莱爵士就曾經在此地做參贊，出过一陣風头；可是这是老話了，那时奥斯德力兹战事还沒有發生，在德国的英国外交官还沒有改变原来的見解。他們一行人坐了自备馬車，帶着向导，一直来到城里最講究的皇家旅館，全家就在旅館吃了客飯。乔斯威風得很，吃飯的时候他叫了些本地酒，拿着酒杯啜一啜，尖着嘴一口口的吸，仿佛是个喝酒的內行；大家都很注意他。我們發現那男孩子的胃口也眞不錯。火腿、烤肉、土豆、紅莓果醬、布丁、拌生菜、烤鷄鴨、甜点心，什么都吃，那勇猛的勁兒眞能替他的祖国增光。他吃完了十五道菜以后，再吃一道甜点心才罢。他甚至于还帶着甜点心出門，因为同桌有几个年輕的爷們覚得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气概很有趣，又叫

他再拿一把杏仁餅干擱在口袋里。他飯后到戏院去，一路就吃餅干。在这种德国小城市里，气氛非常和睦愉快，飯后大家都去看戏。孩子的媽媽，那位穿黑衣服的太太，臉紅紅的笑着，吃飯的时候她瞧着兒子頑頑皮皮的耍各种把戏，又得意，又不好意思。我还記得上校——他不久以后就做到上校的地位了——我記得上校正顏厉色的和孩子开玩笑，告訴他說还有許多菜肴他沒有尝过，劝他不必委曲自己的肚子，尽可以再吃双份。

在本浦聶格尔的皇家大戏院，那夜到了一顆新星。施勒因特·台佛里昂太太正在盛年，美貌和天才都是最惊人的时候，在了不起的“菲台丽娥”一出戏里扮演主角。我們坐的是正厅前排，恰好望得見剛才在旅館里吃客飯的四位客人。他們坐的包厢，是皇家旅館的希文特拉先生特地給貴客留下来的。出色的女戏子和醉人的音乐使奥斯本太太（我們听得那位留鬍子的胖先生那么叫她）感动的了不得。我們由于座位关系，把她的动靜看得清楚極了。囚犯合唱的一段效果很惊人，女主角清脆的歌声越出众音之上，越唱越高，音調那么优美，眞听得人心曠神怡。那位英国太太臉上惊喜的表情連小菲潑斯那參贊都覺得动心，他还算是風月場上的老手呢。他拿起望远鏡对她瞧着，慢吞吞地說：“天哪，一个女人居然能够这样兴奋，叫人看着心里眞喜欢。”在监牢里的一幕，菲台丽娥冲到丈夫面前叫着：“不，不，我的弗罗萊斯坦，”奥斯本太太忍不住把手帕遮着臉兒哭起来了。那时戏院里所有的女人都在息息索索的哭，可是我偏偏注意她，大概是因为我命里注定要写她的傳記的緣故吧。

第二天，歌剧院又上演貝多芬的“威多利之战”。在开头的时候，瑪尔白魯在戏台上出現，表示法国軍队正在迅速推进。然后是鼓声、喇叭声、隆隆的大炮声、兵士临死的呻吟声。最后便

奏出英国国歌，那响亮雄壯的“天佑我王”。

全戏院大概总共有二十来个英国人，听得这支無人不知無人不爱的国歌，都离开座位，站得笔挺，讓人家看出他們是英国人。我們这些坐在正厅前排的小伙子，約翰·布尔密尼斯脫爵士夫妇（他們在本浦聶格尔弄了一所房子，准备讓九个孩子在本地受教育），留鬍子的胖子，穿細白帆布褲子的高大的少佐，那个很疼兒子的太太，都站起来了，連他們的向导基希，本来在楼厅上看戏，也离开了座位。代理公使鉄潑窩姆在包厢里站起来，躬着身子，裝腔作势的笑着，仿佛他就是整个大英帝国的代表。鉄潑窩姆是鉄泊托夫元帅的侄兒；也是元帅的财产承繼人。鉄泊托夫將軍在前面已經介紹过。那时滑鉄盧之战將要發生，他統領第——联队，都宾少佐也屬他管轄。鉄泊托夫是今年去世的，临死前还吃了一大頓肉冻，里面有許多呼潮鳥的蛋。他活着的时候名位極高，死掉之后，国王就委派了低級騎士麦格尔·奥多上校統領第——联队。奥多上校曾經帶領这一联队軍士打过好些光荣的胜仗。

鉄潑窩姆准是在都宾上校的上司鉄泊托夫元帅家里見过都宾，因为当晚在戏院里，他竟还認得他。国王陛下的代理公使大賞面子，从他自己的包厢里走过来，当着众人和他新發現的朋友握手。

菲潑斯在下面正厅里端相着他的上司說：“瞧鉄潑窩姆那混賬的滑头。不管哪兒有了个好看的女人，他就来了。”我想，外交官不是專門做这些事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用处呢？

代理公使問道：“这位是都宾太太嗎？我跟您相見，非常荣幸。”說着，他献媚似的涎着臉兒笑。

乔杰哈哈大笑，說道：“天哪，真是妙極了！”爱米和都宾耕紅

了脸。我們在楼下都看得見。

少佐說："这位是乔治·奥斯本太太。这位是她哥哥賽特笠先生，在孟加拉民政部地位很高。勛爵，請讓我把他介紹給您。"

勛爵对乔斯嫣然一笑，害得乔斯差点兒站不稳。勛爵說："您預备在本浦聶格尔长住嗎？这兒沉悶得很。我們很希望有些高尙人士住在此地。我們总想法子讓各位生活得舒服。呃哼姆——先生——喔霍——太太。明天早上，我上旅館来拜会各位吧。"他临走滿面堆笑，向后溜了一眼，以为这样准能使奥斯本太太死心塌地爱上他。

散場之后，我們年輕小伙子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看上流社会里的人回家。老公爵夫人坐了旧馬車，鈴子叮当，先走了。随身跟着她的有两个形容枯槁的忠心的老宮娥，还有一个矮小的、烏烟煤嘴的侍从官。这侍从官两条腿很瘦，穿着栗色的上衣，綠色的外套，上面挂了不少勛章，勛章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本浦聶格尔的聖麦克尔勛章，除了宝星之外还加一条华美的黃色綬帶。那时鼓声咚咚，衛兵們立正敬礼，那輛旧馬車就动身去了。

然后輪到大公爵和他妻兒子女和官員随从。他从从容容的向个个人都鞠躬。衛兵行着敬礼，穿大紅衣服的侍从举着亮亮的火把跑来跑去張罗，他們的馬車也走了。他們住在古堡里，古堡筑在山上，上面还有尖塔和了望楼。在本浦聶格尔，大家彼此認識。随便什么陌生的外国人在那里露了脸，外交部长和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員就到皇家旅館去探听他姓甚名誰。

我們等在那里眼看着他們也出了戏院。鉄潑窩姆披上大衣，尽量扭捏出唐璜般的風流体态，走出戏院去了。他有个高高大大的衛兵，老是拿着他的大衣在他左右伺候。首相的太太剛

剛挤进轎子，她的女兒，那可爱的亞爱达，剛剛系上头巾，穿上厚底鞋，那一群英国人就出来了。那男孩子倦得直打呵欠；少佐留心着不讓大披風从奥斯本太太头上滑下来，賽特笠先生歪戴着彈簧折叠帽，一只手按着胸口，塞在寬大的白背心里，样子好不威風。我們看見这些同桌吃飯的朋友，都脫了帽子。那位太太微笑着行了一个屈膝礼，大家都覚得受寵若惊。

他們的馬車早已从旅館里赶过来等在戏院門口，基希忙忙碌碌的張罗着。那胖子說他宁可走路回家，一路还可以抽抽雪茄烟。另外的三个人听見他这么說，对我們大家笑着点点头，离开賽特笠先生先动身。基希捧着雪茄匣子，跟着主人走回去。

我們大家一起走，一路和那位肥胖的先生談起本地的好处。英国人在那兒过得很舒服，常常可以出去打獵，而且当地的宮廷非常好客，舞会宴会也不少。来往的人物都很不錯，上演的戏文又好，东西又便宜。我們的新朋友接口道："再說，咱們的公使待人和气，眞是討人喜欢。有了这样一个政府代表，再只要一个好医生，我想这兒很可以住一陣子。再会，先生們。"乔斯上樓睡覚，鞋子吱吱地响，基希举起火把照着他。我們都很希望那位好看的太太肯在本地多住些时候。

第六十三章

我們遇見一个老相識

賽特笠先生看見鉄潑窩姆勛爵这么客气，不消說高兴的了不得。第二天早上吃早飯的时候，他就对大家說，他覚得这次到

过的地方，只有本浦聶格尔最有趣。这印度文官的心思和手段是瞞不过人的，都宾看見他仿佛是个內行似的，开口就談鉄澂窩姆堡的掌故和这家的人物，知道他一早起来已經翻过随身帶着的“縉紳录”，肚里暗暗好笑，由此可見他也是个外面老实、心里調皮的家伙。乔斯說他从前見过鉄澂窩姆勛爵的父亲巴格威格伯爵。他說他沒有記錯，那一次見面是在——在宮廷集会上，难道都宾不記得了嗎？外交官沒有失約，果眞跑来拜訪他們；乔斯对他恭而敬之，深深的行礼，这位小公使一輩子沒有几回受到这么殷勤的款待。他大人一到，乔斯就对基希使个眼色。基希是早經吩咐过的，立刻出去預备了好些冷肉、糖醬和別的美味食品，做几盤子托进来。乔斯先生殷殷勤勤的劝他高貴的客人賞光。

鉄澂窩姆呢，只要能够欣賞奧斯本太太明亮的眼睛(她臉色又鮮艳，在白天也一点兒不显得衰老)——他只要能和奧斯本太太周旋，就很願意接受乔斯的邀請，巴不得多留一会兒。他口兒很乖滑，向乔斯問了一兩个关于印度和当地跳舞女郎的問題，和爱米說起隔夜在她身边的漂亮男孩子，又奉承她說她轟动了整个戏院，爱米听了大出意外。他又討好都宾，跟他談起过去的战事，以及本浦聶格尔大公爵接位之前帶領了本国軍队建立的功績。

鉄澂窩姆勛爵受遺傳的影响，性格很風流。他自信承他看得上眼的女人，沒有一个不爱他，心上着实得意。那天他告別的时候，滿心以为自己俏皮的口角和迷人的相貌已經使爱米对他十分傾倒，回到家里就写了一封短信給她，說了不少好听的話。只可惜爱米并沒有給他迷住。她看見鉄澂窩姆笑得呲牙裂齿，挤眉弄眼，手里拿着洒香水的細麻紗手帕，脚上穿了高跟的漆皮皮鞋，只覚得这个人莫名其妙。他說的奉承話兒，她倒有一大半

听不懂。她見的世面不多，从来不曾碰見过專門逢迎太太小姐的男人。在她看来，勛爵的举止古怪得很，一点兒也不討人喜欢，这样的人真是件希罕物兒，不过要她賞識是不能够的了。乔斯呢，恰好相反，欢喜的了不得。他說："勛爵待人多和气。他說他还要把他的医生荐給我呢，瞧他的心腸多好！基希，馬上把我們的名片送到特·施乐塞尔巴克伯爵家里去。少佐和我快要进宮覲見了，反正是能早去就早去。基希，把我的制服拿出来——把我們两个人的制服都拿出来。每个英国的上等人，無論到了什么国家，不但应該去拜会本国国王派出来的代表，而且应該去参見当地的君主，这一点兒礼节是不能免的。"

替鉄潑窩姆看病的馮·格劳白医生也就是大公爵的御医。他說的話馬上叫乔斯相信本浦聶格尔的矿泉和馮·格劳白特殊的医疗法准能使他身材瘦小，重获青春。他說："去年这兒来了一位英国的將軍，叫做白尔格萊將軍。他比你胖一倍，可是三个月之后他回国的时候，一点也不胖了。我給他看了兩个月病，他就能跟格劳白男爵夫人一塊兒跳舞。"

乔斯决定在这可爱的地方住一秋天。医生和代理公使劝他留下，当地又有矿泉，又有王宮，因此他的主意就定了。鉄潑窩姆非常守信，一点不錯日子，第二天就引着乔斯和少佐去覲見了維克多·奥里利斯第十七，由宮廷司礼官特·施乐塞尔巴克伯爵把他們領到国君面前。

大公爵立刻邀他們进宮去吃飯。他們准备留在当地的消息一傳出去，本城最高貴的命妇一起都来拜会奥斯本太太。这些人里头虽然有極穷的，可是头銜都不小，至少也是男爵夫人。乔斯的得意真是难以言語形容。他写信給俱乐部里的契德內，說德国人非常看重英国在印度設立的民政部；他不久就要把印度人

刺野猪的方法教給他的朋友施乐塞尔巴克伯爵；还說他的尊貴的朋友大公爵和公爵夫人待人眞是厚道客气得無以复加。

爱米也进宫見了这些貴人。在宮廷里，規定有几天是不能穿孝服的，因此她穿了粉紅硬綢的長袍，胸前戴了她哥哥送的金剛鑽首飾。这么一打扮，她显得眞美丽，公爵和他宮廷里的人都不住口的贊嘆。少佐以前差不多从来不看見她穿晚礼服，不消說十分夸奬，賭咒說她看上去还不到二十五岁。

她穿了这件礼服和都宾少佐一同跳了一次波蘭舞。这种跳舞不难，乔斯先生和施乐塞尔巴克伯爵夫人也合跳了一場，覺得十分荣幸。伯爵夫人是个駝背老太太，国內有十六家貴族是她近亲，他們的紋章她有权使用。德国各个皇族之中，倒有一半是她的亲戚本家。

本浦聶格尔公国的位置在一个丰腴的山谷里，閃閃發光的本浦河貫穿全境，灌漑得国內的土壤十分肥沃。这条小河流入萊茵河，可是我手边沒有地圖，不能告訴你兩条河的匯合点究竟在哪里。在有些地方，河上可以載得起渡船，有些地方，水力大得可以轉动風車。前兩代的大公爵，那威名远播的維克多·奥里利斯十四，曾經在本浦聶格尔境內造了一座壯丽的大桥，桥上有他自己的像，四面圍繞着許多水神，以及各种胜利、和平、繁荣、富强的标記。他一脚踏住匍匐在地上的土耳其人，恰巧踩在他頸子上（根据历史記載，在索皮哀斯基[①]解放維也納的时候，公爵曾經和一个土耳其步兵对打，一刀把对手刺个透明窟窿）。地下的回教徒疼得难受，一副嘴臉非常可怕，可是公爵一些兒不在乎，一面和顏悅色的微笑着，一面把指揮棍指着奥里利斯广

① 即波蘭王約翰三世(1624—96)。

場。当时他正在广場上着手建造一所新的宮殿。如果偉大的公爵有足够的資金把宮殿造完的話，准是当代的奇观。不幸他手头短錢，蒙泊萊齐皇宮（老实的德国人管它叫蒙勃萊齐）也就沒有完工。那場地和花园給当今的宮廷中人应用，也不过太大十倍，光采是大不如从前了。

宮里的花园原指望布置得比法国凡尔賽宮的花园更加精美。在許多平台树叢中間，至今有几个巨大的噴泉，塑的人像都取材于寓言神話。每逢节日，这些噴泉便大噴特噴，气势那么浩大，叫人看了心惊胆战。花园里有一个脫劳夫尼厄斯的山洞①，里面有几个鉛做的脫拉哀頓②，不但能噴水，而且在他們的鉛海螺里会發出可怕的呻吟。此外还有水神的浴池和仿造的尼亚嘉拉大瀑布，从附近赶来湊热鬧的人都看得不住口的贊嘆。每年議院开会有市集的当兒，或是碰上节日——在这快乐的小国里，凡是王公們的生日或是結婚紀念日都得庆祝——四面八方的人便都来了。

公国方圓差不多有十里，每逢节日假期，公国里各鎮的人都聚到王宮附近——包尔根鎮在公国西面边境，和普魯士抗衡；格罗維茲鎮沿本浦河，和对岸包曾泰尔公国相望，公爵的獵屋就在那里。除去这三个大鎮③，快乐的公国里还散布着許多小村庄，从这些村里，还有本浦河旁的农庄和磨坊里，来的人也不

① 脫劳夫尼厄斯（Trophonius）是波衣細亚的王子，和他兄弟阿加米地斯在本国为哈利亚的国王造了一个庫房。后来两兄弟同去搶劫庫里的財宝，阿加米地斯掉入陷井，脫劳夫尼厄斯为避免被人識破起見，把兄弟杀死，割下了他的头。此后他本人給太陽神亚波罗处死，死后时常显灵为凡人解答难題，凡去求他指示的，便到为他特設的山洞里去。

② 海神波沙哀登之子，通常的圖画中，他总在吹海螺。

③ 第三个大鎮便是首都。

少。女的穿着紅裙子，戴着絲絨帽子，男的戴着三角帽，口里銜着烟斗，都来赶集，参加各种喜庆宴乐。到那时，各戏院都免費开放，蒙勃莱齐宫的噴泉也噴起水来了，也幸而有那么許多人一起看，独自一个人瞧着这些怪可怕的东西不要害怕嗎？一群群的人里面还有走江湖的和騎馬往来各地献技的卖艺人。公爵对于其中一个跑解馬的女人非常傾倒，这也是人人都知道的。大家叫她"随軍小販"，据說她是法国方面的間諜。这时候，王宫也开放了，老百姓們可以在宫里穿来穿去，高兴得不得了，看着光滑的地板和講究的帘子帳幔贊嘆不置。宫里那么許多房間，每間房里都有一个痰盂，在他們看来也很了不起。在蒙勃莱齐宫里还有一座閣，是維克多·奧里利斯十五所布置的。这位大公爵很了不起，可是太爱享乐，听說这座閣瑰丽奇巧到極点，說不尽有多少好看。牆上画着酒神巴克斯和亞丽亞納[1]的故事。門口裝着一个絞盤，桌子自动轉出轉进，客人們可以不用佣人伺候，自己拿东西吃。可是奧里利斯十五死后，他的妻子巴蓓蘭就把这地方关閉起来了。巴蓓蘭是包尔根皇室的公主，为人謹严，信敎非常虔誠，她丈夫耽于逸乐，在志得意滿的时候死掉了，那时她的光芒万丈的兒子还沒有成年，就由她攝政。

在德国境內这一帶地方，本浦聶格尔公国的戏院是有名的。当今大公爵年輕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編写的歌剧在戏院上演，因此戏院的名声低落了一些。据說有一回，公爵去听乐队演習，嫌乐队領班指揮的太慢，气冲冲的走上去把一个双簧管兜头砸下去，把乐器都砸坏了。那时索菲亞公爵夫人也常写家庭喜剧，想来必定是極其沉悶的作品。可是現在不同了，大公爵的音乐

① 亞丽亞納(Ariadne)是克利蒂王的女兒，她救出英雄蒂修斯之后，又被蒂修斯所遺弃，以后就嫁給酒神，有的傳說說她上吊死了。

不再当众演奏，公爵夫人的剧本，也只在外国貴宾到他們那空气和睦的宮里拜訪的时候才上演。

他們的宮廷里着实豪华，生活也很舒服。有跳舞会的时候，哪怕有四百个客人吃晚飯，每四位客人就有一个穿花边紅号衣的听差伺候着，用的碗盞器皿都是銀子的。宮里三日兩头兒請客，大宴会小宴会逐日进行着。公爵有他的侍从和掌馬的官員，公爵夫人也有她的宮女和管衣裝的女官，像其他大国的国王王后一样。

他們国里的政体是开明的独裁制度，也有个議会，可以把專制的气氛冲淡一些，可是这个議会有时有，有时却沒有。我在本浦聶格尔的时候，从来沒听見过議会開会的事情。首相的一家只住一个三楼，外务大臣动用的是貯藏所上面几間舒服的屋子。軍队里有一个出色的乐队，往往也在戏院里帮忙演戏。有时我們在咖啡館里吃早飯，一早晨听得他們在对面奧里利斯广場演習，可是到晚上又看見这些好人兒在戏台上演戏，有时是土耳其裝束，臉上塗着胭脂，手里拿了短刀，有时扮成罗馬軍士，吹着各种大喇叭，眞叫我們觉得好玩。除了乐队之外，軍队里还有一大群軍官，大概还有几个兵士。除了經常的步哨，王宮里总有三四个人穿了騎兵服色在站崗，可是我从来沒有看見他們騎馬。說实話，世界这么平靜，要騎兵什么用？再說，叫騎兵們騎了馬上哪兒跑呢？

人人都出去拜訪鄰居，不过所謂“人人”，当然是指貴族而說，那些中产阶級，我們是不屑理睬的。一星期里头，特·白絲脫夫人請一次客，特·施奴尔巴夫人抽出一个晚上举行宴会，戏院演两回戏；宮里客气得很，也是每星期請客一次。因此你的生活眞的是連續不断的寻欢作乐，不过作乐的方式是不鋪張的，本

浦聶格尔式的就是了。

他們的宮里也分党派，有斗爭，这是無可否認的。在本浦聶格尔，政治气氛很濃，各党派里面的仇恨也很深。一党是斯脫倫浦夫派，由我們的公使支持，一党是萊特倫派，由法国的代理公使特·馬加卜先生撑腰。只要英国的公使夸奬了斯脫倫浦夫夫人——誰也听得出来，她的确比她敌手萊特倫夫人唱得好，比她唱高三个音符呢——我剛才說，我們这边的公使無論說什么話，法国的外交家便立刻出来反对。

城里的人不屬于这一党，便屬于那一党。那个姓萊特倫的女人个兒很矮小，的确長得不難看，她的声音虽然不大，倒也还动听。我也承認斯脫倫浦夫太太年紀不小了，風采不如从前，而且实在太胖。譬如在“夜行人”的最后一幕，她穿了長睡衣，手里拿了一盞灯，得从窗子里爬出去，走过磨房里的木板。她費了好大的力气才勉强挤出窗口，而且木板总給她压得往下直弯，吱娄娄的直响。可是在最后一节里她唱的多么洪亮！她向埃尔維諾怀里扑过去的时候感情多么丰富！拥抱得又热烈，差点兒把他悶个半死！而萊特倫那女人呢——这种瑣瑣碎碎的話还是不說了吧。事情是这样的，这两个女人等于本浦聶格尔国里英派和法派的两面旗帜，上層社会也按照对于这两大国家的忠順而分为亲英亲法两党。

在我們这一边，有內务部長，掌馬官，公爵的机要秘書，小公爵的教师。至于外交部長，总指揮的太太，宮廷司礼官夫妇倆，却是法国派。总指揮以前曾在拿破侖手下当过差，司礼官的太太呢，对于巴黎的时裝十分向往；她的帽子时髦得很，都是特·馬加卜先生的当差代她置办的。法国大使館的秘書是个矮小的格里涅克人，年紀很輕。他跟魔鬼一般刁，在本地所有的宾客題

詞簿里都画上鉄潑窩姆的諷刺画。

他們的大本营就是本鎮另一个客店巴黎旅館，大家都在那里吃飯。英法两派的人当面虽然客气，可是老是說俏皮話彼此挖苦，說的話像剃刀一般鋒利。那样子眞像从前我在德芬郡見过的两个摔角的力士；他們用力抽打彼此的脛骨，虽然痛得紧，可是臉上的表情一絲兒不变。鉄潑窩姆和馬加卜每次向政府遞送公文，总要奋力攻击对手。譬如說，我們这边說：“法国公使如果繼續在此地任职，势必影响大不列顚帝国在本浦聶格尔以及德国全部的利益。这人毫無廉耻，不惜捏造誑騙，利用最陰險的手段达到目的。他曾經屢次在宮廷中散播謠言，中伤我国公使，侮蔑我国政府，和此間某部長狼狽为奸。某部長才陋識淺，家境貧困，确是人所共知，然而在本国势力極大，”等等。他們那边却这样說：“特·鉄潑窩姆公使具有島国人特有的專横和愚昧，对于最偉大的法国横加讒謗。据說他昨日談起杜·蓓利公爵夫人，口吻極其輕蔑，又曾經侮辱英勇的昂古萊姆公爵，甚而至于胆敢暗示奧里昂公爵謀为不軌，企圖篡夺皇位。他慣能利用各种手段在宮中树立党羽，威胁不成，繼之以利誘。受他收买或威逼而依附在他左右的走狗不在少数。这种陰險惡毒的小人一日不去，非但本浦聶格尔不得安宁，德国不得平靜，法国的威望，全欧的和睦空气，也必定受到破坏。”两边都是这一类的話。随便哪一面写了一份特别尖刻的报告書，消息准会漏出来。

冬天到了不久，爱米霓也請起晚飯来了。她做主妇的时候，举止既得体又謙虛。她請了一个教法文的先生，这人夸奬她發音准确，学得又快。原来很早以前她就自修过法文文法，为的是好教給乔治。斯脫倫浦夫太太特地来教她唱歌。她的成績出众，声音也准。少佐就住在她对面那首相公館的底下一層，常常在

她上課的时候开了窗子听唱。有些德国的太太天生多情，心地又老实，見了她滿心喜欢，和她認識不久，說話的时候便用最亲暱的称呼。这些虽是小事情，可是都和那一段好时光有关系。少佐自願做乔治的老师，教他讀凱撒① 的文章和做算术。他們还請了一个德文教师。到傍晚，少佐和乔治騎着馬跟在爱米的馬車旁边出去散心。爱米胆子太小，騎馬的稍为騎得不稳一些，她就怕得叫喊起来。她的馬車里常有个把亲爱的德国朋友陪着她，乔斯坐在倒座上打盹。

他对于法尼·特·白塔勃罗伯爵小姐很有意思。法尼是个溫柔天眞的姑娘，是女牧师会会員，眞正的伯爵府上的千金，可是一年的收入不到十鎊。她表示能做爱米丽亚的嫂子眞是上天所能賜給她的最大的福气。乔斯在馬車和刀叉上本来都有自己的紋章，如今他很有机会在他自己的紋章旁边再加一个伯爵的家徽和冠冕了，哪知道偏偏又發生了别的事情。那时正当本浦聶格尔的小公爵和汉堡施里本施洛本的美貌的哀密莉亞公主結婚，国內有大庆祝。

为了这次喜事，德国的小公国鋪張得十分闊綽。自从浪費的奥里利斯十四死后，还沒見过这样的排場。附近的王子、公主、貴人，都給請来吃喜酒。在本浦聶格尔，旅館里床位的租費漲到五先令一夜。軍队得供应衛兵，护衛各位王公大人，人数簡直不够分配。結婚仪式是在公主娘家举行的，小公爵本人沒有去，由施乐塞尔巴克伯爵代表。宮里定做了許多鼻烟壺，送給客人做紀念品（据那些專替宮里当差的珠宝商人說，他們先把这批鼻烟壺卖給宮里，过后又从客人手里买回来）；又頒發了無数的聖

① 凱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 100--40）罗馬的大將、政治家兼作家。

麦格尔勛章給各位貴人。我們的使館得了許許多多施里本施洛本的聖加德林紡車式的宝星和綬帶。法国的公使却是两种勛章都得了。鉄潑窩姆按照国內規定，不能接受任何勛章，批評法国公使說："他呀，滿身挂滿了緞帶，仿佛是一匹拉車的馬剛在賽会里得了奬。讓他挂着綬帶吧。咱們瞧瞧胜利是誰的？"事实上，这次是英国外交上的成功。法派用尽心計想叫公爵和波茲泰烏生·唐納維脫一族締婚。我們这边当然反对。

人人都給請去参加婚礼。沿路扎起了牌楼，挂着花环，欢迎年輕的新娘来臨。聖麦格尔的大噴泉噴出特别濃的酸酒，炮队广場的噴泉噴的是啤酒。宫里的大噴泉也都开了。花园里場地上竪起許多竿子，頂上用粉紅緞帶系着表、銀叉、大香腸等等，專为討好快乐的乡下人，讓他們随时爬上去得奬品。乔治也得了一件；他一直爬到頂上把它拉下来，旁边的閑人看得很高兴。奬品到手之后，他直滑下来，像瀑布傾瀉得一样快。可是得奬在他不过是个彩头兒，轉手就把香腸送給旁边一个乡下人。这人也爬过高竿兒，只差一点就能抓住香腸。后来因为沒有成功，伤心得站在底下嗚嗚咽咽的哭。

法国使館比我們的使館多点了六盞彩灯，可是我們的透明画兒可把他們的比下去了。画上是一对年輕夫妇并肩而行，挑撥离間的坏仙人只得飞去。坏仙人的相貌活像法国公使，眞是滑稽。鉄潑窩姆后来升了一級，又得到十字勛章，我看准是为了这次的功劳。

一群群的外国人都来观礼，里面当然也有英国人。除了宫廷主持的舞会，在市政厅和跳舞厅里也有跳舞会。在市政厅里还特辟一間賭場，里面有輪盤賭和紙牌戏。由爱姆斯或爱克斯·拉·夏貝尔地方的德国大賭場来主持，在喜事前后一星期中

开賭。軍官和本地的居民是不准賭博的；凡是外国人、乡下人、女人，只要願意賭輸赢，就可以进去。



乔杰·奥斯本这个不長进的小东西，口袋里有的是錢，長輩們又都进宮祝賀去了，便跟着舅舅的向导基希先生到市政厅的跳舞会里去玩。他以前只在巴登巴登的賭場外面向里看了一眼。那时都宾牽着他，当然不准他賭錢。所以这一回他急煎煎的跑进賭場，在几張桌子旁边打轉，瞧那些庄家和賭客賭錢。賭客里面也有女的，有些戴着面罩。在狂欢的时候，准許这种特别的自由。

有一个淡黃头髮的女人，穿着一件袒胸露臂的衣服，衣服上一層污光。她戴着一个黑面罩，眼睛在小孔后面閃閃發光，样子很古怪。她坐在輪盤賭的賭台旁边，手里拿着一張紙板和一枚針，前面擱着一两个金洋。庄家叫出赢家的顏色和号碼，她就把針在紙板上扎洞，扎的又細心又有規律，每到紅的或是黑的籌碼轉出来一定的次数之后，她才把自己的錢押上去。她这人眞古怪。

她虽然細心耐煩，可是常常猜錯。庄家冷酷無情的声音唱出什么顏色什么号碼押中，結果她的最后的两个金洋也給庄家的耙子抓了过去。她嘆了一口气，聳一聳露在衣服外面的肩膀，把針戳进紙板，往桌上一扔，坐下来把手指在桌上敲打着。她回

头看看周圍，一眼瞧見乔治天眞的臉兒。他正瞧得出神呢，这小無賴！他怎么可以到那种地方去呢？

她一見孩子，眼睛放光，从面罩的小洞后面紧瞧着他，用法文說："先生，您沒賭过錢？"

孩子答道："沒有，太太。"虽然他說的也是法文，那女的一定是从他的口音里面辨出他是哪一国来的。她用稍微有些外国口气的英文說："你从来沒有賭过錢——你肯帮我一个小忙嗎？"

乔杰的臉又紅了一紅，問道："什么事？"那时基希先生正在注意紅黑筹碼，不留心他的小少爷。

"請你替我押一盤。随便你把錢押在什么号碼上面都行。"說着，她从胸口掏出一只錢袋，从錢袋里摸出唯一的金洋塞在乔杰手里。孩子笑着，照她的話把錢押上去，那号碼果然中了。据說初上手賭博的人手气一定好，因为有賭神帮助。

她伸手拿了錢，說道："多謝，多謝。你叫什么名字？"

乔杰答道："我叫奥斯本。"他一面說話，一面在口袋里摸出錢来，也預备尝試一下。正在这时候，少佐和乔斯来了。少佐穿了制服，乔斯打扮得像个公爵，两人剛离了宫里的跳舞会。有些人觉得宫里的跳舞会太沉悶，宁願到市政厅来，老早先走了。大約少佐和乔斯回到家里，發現孩子不在家，才出来找他。少佐立刻走到他面前，拉住他的肩膀，很快的把他从引誘人墮落的賭台旁边拖开去。他回头一看，發現基希像我剛才說的，正在賭錢，便走上去，責問他怎敢把乔治少爷帶到这种地方来。

基希先生喝了酒，又在賭錢，因此兴奋得失常，回答道："别管我的事。一个人总得玩兒玩兒，媽的。我又不是您雇来的。"

少佐見他这种样子，不願意多說，拉了乔杰就走，一面問乔斯要不要一同回家。乔斯站在戴面罩的女人旁边瞧得有趣。那

时那个女人的賭运相当的好。

少佐問道："乔斯，跟我和乔治一塊兒回家吧。"

乔斯答道："我再等一会兒，跟基希那混蛋一起回来。"都宾覺得在孩子面前应該存个体面，不願意和乔斯爭論，轉身帶了乔治走回家去。

他們出了門一路回去的时候，少佐問孩子說："你賭錢沒有？"孩子回說沒有。

"我要你拿名誉做保証，答应我永远不賭錢。"

孩子道："为什么呢？瞧着怪好玩的。"少佐施展口才向他解釋为什么不能賭博，說的話着实动听。他很想引用乔杰父亲的榜样来向他証明賭博的害处，可是不肯污了朋友身后的名誉，忍住了沒有說。他把孩子送到家以后，自己也就回家睡觉，眼看着孩子的窗口熄了灯光。乔杰的小房間就在爱米丽亚的房間隔壁；再过半小时，爱米丽亚也关灯安息了。不知道少佐怎么会把时間算計得那么精确。

乔斯仍旧逗留在賭台旁边。他并不爱賭，可是难得来一下刺激刺激，也不反对。他那綉花的礼服背心口袋里反正有好几个拿破侖大金洋在叮当作响。他把手伸过前面那小女人漂亮的肩膀，在同一个号碼上押下一个金錢，两个人都贏了。她往旁边挪了一挪，讓出地位給他，又把自己的長裙从身旁的空椅子上移开，說道："請你坐下来，借点兒好运气給我。"她的口音仍旧有些外国腔。剛才乔杰替她贏了一注錢，她說的"多謝"却是純粹道地的英国話，和現在的口音不同。大胖子四面看看，恐怕有爵位的人瞧見他，然后坐下輕輕說道："啊，嗳，好吧，老天保佑我的灵魂吧。我运气很好，一定能帶好运給你。"接下去又說了些語無倫次的奉承話。

外国腔的面罩問道："你的輸贏大嗎？"

乔斯神气活現，丢下一塊金洋說："一两个拿破侖一次。"

面罩頑頑皮皮的說："嘜，等于飯后打一个盹兒罢哩①。"她看見乔斯有点兒心慌，接下去用好听的法国口音說道："你的目的不在贏錢。我的目的也不在贏錢。我想借賭来痲木自己，好忘掉过去的事，可是沒有用。先生，从前的事我忘不了。你的小外甥長得活脫兒像他爸爸。你沒有变——不，你变了。人人都变了，人人都忘了往事。沒有一个人有心肝。"

乔斯慌的說道："老天哪！你是誰呢？"

"乔瑟夫·賽特笠，你难道猜不出？"那小女人的声音很凄慘，她脫下面罩，瞧着乔斯說："你不記得我了。"

乔斯倒抽一口气，說道："老天爷！你是克劳萊太太！"

那女人把手按着他的手說："就是利蓓加。"她虽然一直瞧着乔斯，可是并沒有和賭台上的动靜脫节。

她接下去說："我住在大象旅社。你只要找特·罗登太太就行。今天我看見亲爱的爱米丽亚。她真漂亮，样子也快乐。你也是一样！除了我，人人都快乐。我真命苦啊，乔瑟夫·賽特笠。"她的手一动，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錢从紅筹碼上移到黑筹碼上，一手还拿着一塊手帕擦抹眼睛，手帕上的花边已經是破破爛爛的了。这次轉出来的是紅筹碼，她的一堆錢輸得精光。她說："来吧，陪我一会兒。咱們是老朋友，对不对，亲爱的賽特笠先生？"

那时基希輸得两手空空，便跟着主人走出来。外面有月亮，所有的彩灯閃閃爍爍，漸漸灭了，我們公使館門前的透明圖画也已經差不多看不見了。

---

① 拿破侖金洋的簡写是 Nap，打瞌睡也是 Nap。

第六十四章

流浪生活

为迁就一般人的意見，我只好把利蓓加·克劳莱太太傳記中的一部份輕描淡写一笔帶过。道学先生們对于不道德的行为或許能够容忍，可是倘若听得别人直言不諱的議論它，心上总有压不下的嫌惡。在名利場上，有好些事情大家都做，大家都知道，只是口里不說，仿佛波斯教里的阿里馬派崇拜魔鬼，却从来不提他的名字。有教养的讀者們看到眞实可靠的記載，描写墮落的行为，便覺得受不了，等于在英国和美国，高雅的太太小姐們不許人家当她們的面提起“褲子”兩字一般。其实呢，太太，咱們天天看見墮落的行为，天天看見褲子，心里一点兒不难受。假如你一看見它們就臉紅，你的臉色还像什么样子呢？只有在它們下流的名字給人提起的时候，才需要你表示害怕或是忿怒。本書的作者对于时下的風气十分尊敬，自始至終不敢触犯，只准备以輕松、愉快、随随便便的笔調来描写罪惡，这样，我就不至于冒犯讀者們高潔的感情了。我們的蓓基当然有許多品行不端的地方，可是她跟大家見面的时候，总是十分文雅得体的，在这一点上，誰也不能說我不对。我描写这个海上的女妖①，只說她会唱会笑，会花言巧語的哄人，从来沒有失去体統，沒有讓妖怪把她丑惡的尾巴浮到水面上来，我想所有的讀者不得不承認这一点。对

① 根据希臘神話，西西利附近某海島上有三个善唱的女妖，專以歌声迷惑航海的人，他們听了便会忘怀一切，直到餓死为止。

于我的手法我倒眞是有点兒得意，因为我从来沒有犯过这样的錯誤。好奇的人尽不妨向透明的水波底下張望，瞧着那粘糊糊、奇丑不堪的尾巴扭曲旋轉，一会兒扑打着成堆的骸骨，一会兒在死尸身上盤旋。可是在水面以上，一切都很正当，很規矩，叫人瞧着覚得愉快，連名利場上最难說話的道学先生也不能抱怨。这些妖怪鑽到水底，在死人堆里游来游去，上面的水当然給她們攪得泥污混濁，你即使要想寻根究底，也看不見底下的情形。她們坐在岩石上，彈着五弦琴，梳着头髮，唱着歌兒，招手兒叫你去替她們举着鏡子——那时候她們当然美丽得很，可是一到了水底里能够随心所欲的境界里，保管这些人魚姑娘就不干好事。这些海底的吃人的惡鬼怎么大吃大乐，享受盐漬的死尸，我們还是不看吧！以此类推，蓓基不在我們眼前的时候，准在干坏事，这些事我們也是少說为妙。

如果我把她在克生街事件發生以后一兩年里面的經过細細記載下来，大家准会批評我的書不成体統。凡是爱虛荣、貪享受、沒心肝的人，作出来的事多半下流。（我在这里插一句，你們这些板着正經臉兒、外面德高望重的人背地里不也常干下流事嗎？）一个沒有信仰、沒有人格、心如鉄石的女人，她的行为当然更不成話。我想，有一段时期，蓓基太太覚得灰心絕望（倒并不是說她追悔从前的过錯），对于自己一身完全不加爱惜，甚至于声名淸白不淸白也不在乎。

她并不是一下子就墮落到这步田地的。禍事發生以后她几次三番掙扎着想保持本来的体面，可是結果却是逐漸的走下坡路，仿佛落水的人起初还有些希望，拉住桅杆不放，后来發覚掙扎并沒有用处，索性放开手沉到水底下去了。

当初在倫敦，她丈夫忙着准备上任，她也逗留着不走。看来

她曾經好几次变着法子想和大伯畢脫·克劳莱爵士見面，因为她本来已經差不多使他同情自己，再用計策打动他的心就能成功。有一回畢脫爵士和威納姆先生一同走到国会去，威納姆看見罗登太太戴着黑顏色的面網，躲躲藏藏的站在立法院前面。她和威納姆面对面看了一眼，悄悄的溜掉了，从此也沒有能够利用畢脫爵士。

大概吉恩夫人也曾經出来干涉过。我听說在那一場爭吵發生的时候，她非常强硬，而且坚决和蓓基太太断絕关系，倒是她丈夫沒有料到的。她自作主張，在罗登到考文脫萊島去上任之前把他請到岡脫街来住。她知道有了罗登做保鏢，蓓基太太决不敢硬闖进她的家里来。她又怕小嬸子私底下和她丈夫通信，把寄給畢脫爵士的信件細細檢查，看有沒有眼生的字迹。利蓓加倘若有心和大伯通信，当然仍旧有办法，不过她并不打算到畢脫爵士宅子里去見他，写了信也不往他家里寄。她写过一兩次信之后，畢脫提議說一切关于他們夫妇間的糾葛，最好由律师傳达双方的意見，她也只得答应。

原来畢脫也听信了别人对她的讒言。斯丹恩勛爵的那件事發生之后不久，威納姆来見过从男爵。他把蓓基太太的身世淋漓尽致的叙述了一番，使女王的克劳莱选区的代表大吃一惊。关于她的身世，威納姆什么都知道：她的父亲是什么人，她的母亲在哪一年在歌剧院当舞女，她从前干过什么事，她在結婚以后的行为怎样。我知道这些話大半是和她厉害不同的人惡意中伤，編出来的謊話，这里不必再說。这样，她的大伯，这位乡下紳士，本来那么偏心向着她的，现在也对她完全不相信了。

考文脫萊的总督收入不算多。他大人留出一部分薪水，把最要紧的債务还清。他的地位重要，有許多花費是免不了的，所

以結算下来，一年只能省給太太三百鎊。他提出一个条件，要利蓓加从此不去麻煩他，才答应把这笔津貼給她；如果她还要搗乱，就把那不体面的事鬧穿，正式和她打官司，离婚。底子里，威納姆先生的責任就是把她送到外国去，使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平息下来。斯丹恩侯爵、罗登和所有別的人，都想打發她上路。

大概她忙着和丈夫的律师們談判这些事情，忘了应該怎样处置小罗登。她甚至于沒有去看过兒子。这孩子完全由大伯和大娘照管，反正他和大娘的感情本来是很好的。他的媽媽离开英国之后，在波罗涅写了一封措辞簡潔的信給他，叫他好好讀書，并且說她自己准备上欧洲游覽，將来再写信給他。从那时起她一年沒有动笔，直到畢脫爵士的独生子死掉以后才写第二封信。那孩子本来身体單弱，后来生百日咳和出痧子死了，这样一来，罗登就成了女王的克劳萊的承繼人。慈爱的大娘本来把他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从此兩人的感情更深了一層。这时罗登的媽媽便又給她宝貝的兒子写了一封怪亲热的信。罗登·克劳萊已經長成一个高大强壯的大孩子。他收到了信，臉紅起来，說："吉恩大娘，你才是我媽媽，不是——不是那个人。"話是这么說，他仍旧恭恭敬敬的写了一封回信給利蓓加。当时利蓓加住在翡冷翠一家寄宿舍里——不过这些都是后話。

亲爱的蓓基最初离开本国的时候走得并不远。她先在法国沿海的波罗涅住下来。当地住着好些清白無辜的英国人，都是因为在本国不能安身，才到这里来的。她在旅館里租了兩間房，雇了一个女佣人，彷彿是个守寡的上等女人。她跟着大家吃普通客飯，很能得同桌人的欢心。她对鄰居談起她的大伯畢脫爵士和倫敦的了不起的朋友們。这种时髦場中的無聊瑣碎，最能叫那些不見世面的人覺得神往。听了她的話，好多人都以为她

是个有地位的人物。她請人家在自己屋里吃吃茶点；当地的正当娛乐，像游泳、坐馬車兜風、散步、看戏，她也参加。有一个印刷商人的妻子叫白乔斯太太的，帶着一家在当地过夏，星期六星期日，她丈夫白乔斯也在那里歇。白乔斯太太覺得利蓓加很討人喜欢。那知道后来混賬的白乔斯对她不断的献殷勤，白乔斯太太才改了主意。这件事其实沒有什么大不了，蓓基对人向来周到，随和，近人情——对于男人尤其亲热。

倫敦的热鬧季节一过，通常总有許多人从英国到此地来。因此蓓基有不少机会和从前那些了不起的倫敦朋友見面，从他們的行为推測"上流社会"对她的态度。有一天，蓓基在波罗涅的碼头上很端庄的散步，隔着又深又藍的海水，英国的岩石在对岸映着日光發亮。在这兒她碰見派脫萊脫夫人和她的一群女兒。派脫萊脫夫人举起陽傘刷的一揮，把女兒們都聚在身边，轉过身来离开碼头就走，一面惡狠狠的向蓓基釘了几眼。可憐的小蓓基只好独自一个人站在那里。

又有一天，一艘邮船从英国开过来。那天風浪很大，蓓基向来爱看乘客們从船上出来的时候那狼狽滑稽的样子。这一回，恰巧斯林斯登夫人在船上。她一路上躺在自己馬車里暈船暈得精疲力尽，从跳板走到岸上都覺得很勉强。忽然她一眼看見蓓基戴着粉紅帽子，一臉淘气的样子笑嘻嘻的站在那里，渾身的力气登时来了，竟然不用人攙扶，独自一个走到海关里去，一面对蓓基滿臉不屑的瞪了一眼。这种眼色，普通的女人是受不住的，蓓基只笑了一笑，不过我想她心里一定也不高兴。她覺得自己無倚無靠，一个亲人也沒有。要走过在远处發亮的岩石回到英国，在她是不可能的了。

男人們的态度也和以前大不相同。葛蘭斯登对她笑得呲牙

驹嘴，那亲狎的样子看了叫人心里嫌恶。包勃·色克林那小子三个月以前見了她就恭恭敬敬脫下帽子，她在崗脫大厦作客回家的时候，他常常給她当差，在屋子前面排列着的馬車里面把她的車子找来，要他在雨里跑上整整一里路也願意。有一天蓓基在碼头上散步，看見包勃正在和希霍勛爵的兒子，禁衛軍里的非卓夫談話。这回他不脫帽子了，只扭过頸子来跟她点了一点头，管自和希霍的嗣子談話。湯姆·萊克斯口里銜着雪茄烟，要想闖到她旅館里的起坐間里来，給她关在門外。若不是他的手指夹在門縫里，她一定当时就把門鎖上。到这时候她才覺得自己眞正是孤單無靠。她想："如果他在这兒，这些沒有胆子的人决不敢欺負我。"她想到"他"，心里非常难受，說不定还覺得牽挂。他又傻又老实，对蓓基一味忠誠体貼，依头順腦，而且脾气又好，又有勇气，有肝胆。那天蓓基說不定还哭了一場，因为下楼吃飯的时候她比平常更加活潑，臉上还多搽了一層胭脂。

現在她天天搽胭脂，而且——而且除了旅館賬單上开着的哥涅克酒以外，她的女佣人还在外边替她另外打酒来喝。

男人們的侮辱虽然难受，恐怕还不如有些女人的同情那么刺心。克拉根白萊太太和华盛頓·霍爱脫太太到瑞士去，路过波罗涅。同去的有霍納上校，年輕的包莫里，当然还有克拉根白萊老头兒和霍爱脫太太的小女兒。这兩个女人見了她并不躲避。她們笑呀，講呀，咭咭呱呱，說东話西，一会兒同情她，一会兒安慰她，倚老卖老的，眞把她气瘋了。她們吻了她，才裝腔作势的嘻嘻笑着走掉了。她想："她們也来对我卖老！"她听見包莫里的笑声从楼梯上傳下来，很明白笑声里面含的是什么意思。

蓓基住在旅館里每星期付賬，对每个人都殷勤和气，向旅館老板娘微笑，管茶房叫"先生"，对女佣人們說話客气，使喚她們

做事的时候常常賠个不是，这样，虽然她花錢小器(她向来撒不开手)，也就对付得过了。那知自从这群人来过之后，旅館主人便来赶她动身。有人告訴他說旅館里不能收留她这样的人，因为英国的上等女人决不願意和她同桌子吃飯。这样，她只得自己去租公寓住。那兒的生活單調寂寞，把她別得难受。

她虽然到处碰壁，仍旧不屈服，努力替自己树立好名声，把別人說她的坏話压下去。她經常上教堂，贊美詩比誰都唱得响亮。她为淹死的漁夫的家眷办福利。她做了手工，画了圖画，捐給扩書布傳教团。她捐錢給教会，而且坚决不跳华尔滋舞。总之，她尽量做个规矩的上等女人。为这个原因我很願意多說一些她当时的生活情形。后来的事情說来不怎么愉快，我也不喜欢多講。她明明看見別人躲着不願意睬她，仍旧努力对他們微笑着打招呼。她心里的委屈煩惱，在臉上是一点兒也看不出来的。

她从前的历史究竟是个猜不透的奥妙。一般人对于她的意見也各有不同。有些人爱管閑事，把过去的事情研究了一下，說是过錯都在她。有些人賭神發誓說她像羔羊一般純潔，都是她混賬的丈夫不好。她往往說起兒子就失声哭泣，听見他的名字或是看見和他長得相像的孩子，就伤心得發狂一般。她用这个方法贏得了好多人的同情。当地有一位好心的亞尔德內太太，仿佛是波罗涅地方英国居民中的王后，請客和开跳舞会的次数比別的人多。蓓基看見她的兒子亞尔德內少爷从斯威希退尔博士的学校里回来过暑假，痛哭起来，这样一来，亞尔德內太太的心就向着她了。蓓基悲悲切切嗚嗚咽咽的說道："他和我的罗登同年，長得眞像。"其实兩个孩子相差五岁，相貌完全不同，等于敬爱的讀者和写書的人那么不像。威納姆从基新根去找斯丹恩

侯爵，經过波罗涅，就把这事对亚尔德內太太解釋明白了。他說小罗登的相貌，他比孩子的媽媽知道的还清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媽媽非常恨他，从来不去看他。他今年十三岁了，亚尔德內少爷才九岁；他是白皮膚，而那一个小宝貝皮膚黑得多。总而言之，威納姆的一席話使亚尔德內太太懊悔自己不該对蓓基那么客气。

蓓基交朋友用掉的精神力气說出来叫人不相信。好容易交着了几个，总有人走来很粗暴的把她的成績一扫而光，她只好再从头做起。这种生活非常非常艰苦，使她覚得寂寞和灰心。

还有一个紐白拉依脫太太，在教堂里听得她甜美的歌声，而且見她对于宗教方面的見解也很准确，十分贊賞她，也跟她来往了一陣子。关于宗教，蓓基太太在女王的克劳萊得到的教誨就不少。她不但肯接受傳教小册子，而且把它們都讀过。她給扩喜布地方的土人做絨布裙子，給西印度島上的土人做棉布睡帽。她画了小画屏，为的是劝教皇和犹太人归于正教。她每星期三听罗尔絲牧师講道，每星期四听赫格尔登牧师講道，每逢星期日上教堂两回，晚上还听达別派[1]的包勒先生講道。可是这一切都沒有效力。紐白拉依脫太太为非奇島的土著募捐暖壺基金的事和莎異塞唐老伯爵夫人通了一封信——关于这件慈善事業，另外有委員会，这两位太太都是委員。她在信上提起她的“可爱的朋友”罗登·克劳萊太太，老夫人細細的回了一封信，里面有事实，有謊話，有藏头露尾的叙述，还預言她將来必遭天罰。从此紐白拉依脫太太和克劳萊太太的交情便断絕了。这件倒楣事是在多尔斯發生的，这以后当地宗教界的人士也和这罪孽深重的

[1] 1830年在愛立默斯所創的新教派。

人从此不相往来。凡是熟悉英国国外殖民地的人，都知道我們不論走到哪里，都把本国的驕傲、偏見、丸藥、哈威沙司、胡椒，和各种家乡的習慣帶着一起去，仿佛在那个地方制造出一个小英国来。

蓓基担惊受怕的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从波罗涅到地埃泊，从地埃泊到开恩，从开恩到多尔斯，尽她所能做个規矩的女人。真可嘆！到后来人家总能探出她的底細，这騙子又給真的烏鴉們啄出籠子去了。

在一处地方，有一个虎克·伊格尔思太太很照顧她。伊格尔思太太是个品德高超的女人，在扑德門广場有一所房子。蓓基逃到地埃泊的时候，她正在当地一个旅館里住。她們两人第一次是在海里見面的，因为两个人都在游泳，后来又在一桌吃客飯，便認識了。伊格尔思太太曾經听見过斯丹恩事件——这件事誰沒听說过呢？——可是和蓓基談了一席話之后，就和人說克劳萊太太是个天使，她的丈夫是个混蛋，斯丹恩勋爵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沒有道德的坏人，这件事情，全是威納姆那流氓使出毒辣的手段陷害克劳萊太太的。她对丈夫說："伊格尔思先生，如果你是个有血性的人，下一回你在俱乐部碰見那混賬东西的时候就該打他两下耳括子。"不幸伊格尔思不过是个安靜的老先生，只能做做伊格尔思太太的丈夫。他喜欢研究地質，长得很矮，够不上打人家的耳括子。

这样，伊格尔思太太便做了罗登太太的保护人，把她带到巴黎她自己的房子里去住。她和英国大使的太太还吵了一架，因为大使夫人不肯接待蓓基。她努力使蓓基做个品行端正声名清白的人，凡是一个女人所能尽的力量她都尽了。

起先蓓基过得很規矩很謹严，可是这么沉悶的道学生活不

久便把她别得难受。天天是照例公事，过那样舒服而沒有变化的日子。白天老是坐了車子到波罗涅树林子去兜風，眞無聊！晚上老是看見那几个臉熟的客人，星期天晚上老是讀白萊厄的訓戒，仿佛是把一出歌剧翻来复去演个不完。蓓基气悶得要死，总算她运气好，年輕的伊格尔思从劍桥回来了。母亲看見兒子对自己的小朋友那么动心，立刻打發蓓基上路。

她和一个女朋友同住，两个人不久就吵起架来，又欠下了債。后来她决定住到供飯食的公寓里去，在巴黎皇家大街特·聖·亞母夫人的有名的公寓里住了一陣子。她的房东太太的客厅里常有衣衫襤褸的花花公子和不干不凈的美人兒，她就在这些人面前施展出她的手段和魅力。蓓基喜欢应酬交际，要不然就像鴉片鬼沒有烟抽那样难过。住在公寓的时候，她很快活。有一次她对一个偶尔碰見的倫敦老相識說："这兒的女人跟梅飞厄的女人一样有意思，不过衣服旧些罢了。男人們戴的手套全是洗过的旧东西，而且他們的确是該死的流氓，可是也不見得比上流社会的某人某人更糟糕。房主人有些俗气，可是我看她比某某夫人还高雅一点兒呢。"她提到的一位太太是时髦場上的尖兒，她的眞姓名我死也不願意說出来。到晚上，特·聖·亞母夫人的客厅里开了灯，男人們戴了宝星，挂了綬帶，坐在桌子旁边玩埃加脫，女人們离得远一些坐着；乍一看，眞会叫人当他們全是上流人物，主妇也是眞正的伯爵夫人。被他們哄騙过去的人着实不少。有一个时候，蓓基就是伯爵夫人客厅里最出風头的人物。

大概她的一八一五年的老債主找着了她，使她不能在巴黎住下去。可憐的女人忽然被逼离开巴黎，到布魯塞尔去了。

布魯塞尔的一切她記得很清楚。她抬头看見自己住的屋

子，想起貝亞爱格思家里的馬車歇在旅館門前，一家子叫着鬧着想买了馬逃走，覚得好笑。她又到滑鉄盧和萊根去走了一轉。在萊根，她看見乔治·奥斯本的墓碑，着实感嘆，把它画了下来。她說："那可憐的爱神！他多爱我！他眞是个傻瓜！不知小爱米还活着嗎？她是个好心腸的小东西。还有她哥哥那大胖子。他那張相片画得又肥又大，眞滑稽，还在我的紙堆里呢。他們都是忠厚老实的好人。"

蓓基动身到布魯塞尔的时候，特·聖·亞母夫人写了一封介紹信，把她推荐給当地的特·波罗地諾伯爵夫人。伯爵夫人的丈夫原来是拿破侖手下的大將，有名的特·波罗地諾伯爵。这位英雄一死，留下的妻子無以为生，只得开公寓給客人包飯，一方面摆張牌桌子抽些头錢，借此过活。二流的花花公子和風月場中的老手，經常和人打官司的寡妇，老实的英国人，滿以为这种地方就能代表大陆式生活的，都到特·波罗地諾夫人这兒来吃飯和賭錢。爱風流的小伙子們吃飯的时候請大家喝香檳酒，陪着女人們坐馬車兜風，租了馬匹到乡下去游耍，凑了錢买票請大家看戏听歌剧，站在女人背后，紧挨着她們美丽的肩膀賭錢，然后写信回家給德芬郡的爹娘，描写自己在外国上流社会里过得多么愉快。

在布魯塞尔和在巴黎一样，蓓基在上等的公寓里是極露头角的，算得上那兒的王后。凡是有人請她喝香檳酒，送她花球，陪她到乡下兜風，請她坐包厢看戏，她从来不拒絕，可是她最喜欢的还是晚上的埃加脫紙牌戏。她賭錢的輸贏很大。起初她手笔很小，后来便用五法郎的銀幣，甚至于拿破侖大洋錢来賭，再后来便出借据。慢慢的房飯錢也付不出了，只得問小伙子們借錢。她有了現錢，便欺負特·波罗地諾夫人，不像空手的时候那么甜

嘴蜜舌了。有的时候她穷得可怜，只能十个苏[1]一注小賭賭。等到本季的津貼到手，她还掉房飯錢，立刻又和罗西紐尔先生或是特·拉夫爵士交起手来。

說来丢臉，蓓基离开布鲁塞尔的时候，欠了特·波罗地諾夫人三个月的房飯錢。以后凡是有英国主顧来，特·波罗地諾夫人便把这件事告訴他們，还說她怎么賭錢，怎么喝酒，怎么对英国教会里的默甫牧师跪下借錢，怎么对默甫牧师的学生奴得尔大少爷（他是奴得尔爵士的兒子）甜嘴蜜舌，送情卖俏，怎么把他一直帶到自己的房間里，怎么和他玩挨加脫赢了他好几笔数目很大的款子等等，許多不要臉的勾当。她說罗登太太簡直是一条毒蛇。

我們这流浪人在欧洲各个城市里到处为家，像俄底修斯和班非尔德·莫尔·加路[2]一样沒有定踪，对于下流生活越来越爱好。不久她游蕩成性，来往的人可怕得很，你碰見了准会吓的毛髮直竖。

欧洲大陆上無論什么城市里都有一小撮英国人，全是社会的渣滓。他們的名字，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在州官的庭上給地保海姆泊先生当众宣讀一次[3]。有些人往往是好人家的少爷，只是家里不認他們了。他們常到的地方是彈子房、咖啡館、跑馬場、賭場。他們欠了債还不出，給关在监牢里。他們喝酒，吹牛，爭鬧，打架，欠了賬溜掉算数，跟法国和德国的軍官决斗，打牌的时候，專讓斯卜內这种人上当，騙他們的錢。有了現錢到手，

---

① 法国最小的錢幣名。

② 加路（Bamfylde Moore Carew, 1693—1770?）本是德芬郡一个牧师的兒子，从学校里逃走之后，和吉卜賽流浪人一起生活，到过許多地方。

③ 这意思就是說他們都是受政府通緝的罪犯。

他們就坐了可以容人睡覺的华丽的大馬車到巴登去；賭博輸了錢，加一倍賭注再下手，騙人的手段万無一失。沒有錢的时候，他們就是衣衫襤褸的时髦紳士，穷形急相的袂褲子弟，在賭場里东挨挨，西凑凑，直到能够用假票子蒙过了那做庄家的犹太人，或是找到一些像斯卜內一类可以騙錢的傻瓜，才又抖起来。他們一会兒大闊特闊，一会兒又穷極無聊；叫人看着觉得奇怪。想来他們的生活准是富有刺激性的。說老实話，蓓基后来过的也是这种生涯，而且过得很自在。她走过各个城市，就在这种浪人中間混。在德国，每个賭場里都知道这位好运气的罗登太太。在翡冷翠，她和一个特·克吕希加西太太同住。听說在慕尼黑，她是被驅逐出境的。据我的朋友弗萊特立克·畢勤說，他在劳珊地方就在她家里受了欺騙。人家在他晚飯上撒了蒙汗藥，害他飯后輸了八百鎊錢給楼德少佐跟杜西斯先生。关于蓓基的遭遇，我不得不說說清楚，可是这一段时候的事情，說得越少越好。

他們說克劳萊太太运气特别不好的时候，靠着在各地开音乐会和教音乐过活。在維尔巴德的确有过一个特·罗登太太开过早晨的音乐会，由一位斯博夫先生伴奏，說是伐拉契亚地方乐队里最好的鋼琴家。我的朋友伊芙斯先生人人都認識，而且处处地方都到过。他說一八三〇年他在斯德拉堡的时候，有一个叫利蓓加夫人的女人在歌剧"白朗希太太"里面串演了一个角色，引起戏院里一場大鬧。結果她給看客噓下台去，一則她唱做都不行，主要是因为正厅中軍官們的座位里有几个人不識时务，出来帮她，反害她下了台。伊芙斯說这个倒楣的新手不是别人，正是罗登·克劳萊太太。

她后来到处流浪，有了錢就賭，賭輸了就馬馬虎虎对付着过

日子，不知道她究竟用的什么法子。据說她也曾到过彼得堡，可是很快的給当地的公安机关驅逐出境。由此看来，后来謠傳她在托帕立茲和維也納替俄国政府做間諜的話是沒有根据的。又有人告訴我說她在巴黎还認到了亲戚，就是她的外婆。她外婆幷不是貴族蒙脫莫倫西家里的人，却是个面目可憎的老婆子，在大街上一家戏院子里管包厢。她們兩人会面的事情旣有人在別处提起，想来总有好些人知道。当时的情景一定非常使人感动，不过可靠的細节我却不能告訴你。

有一次在罗馬，特·罗登太太半年的津貼剛剛匯到当地最有名的銀行里，正値波洛尼亞亲王和王妃在宮里开跳舞会。这位亲王是大資本家，每到冬天大开舞会的时候，凡是銀行里存款超过五百斯固第[①]的存戶，都給請去作客，因此蓓基也得了一張請帖，有一天晚上在他們豪华的宴会上出席。王妃的娘家姓邦貝利，是古罗馬第二朝皇帝的后裔，她的另一个老祖宗是奥林波斯族的愛琪利亞[②]。亲王的祖父，亞历山特罗·波洛尼亞，从前出卖肥皂、香水、香烟和手帕，替城里的紳士跑跑腿，也借錢給人盤剝些利錢，不过規模不大。这次宴会，凡是在罗馬有些名兒的都来了，其中有亲王、公爵、大使、艺术家、拉提琴的、教会里的大执事、年輕的公子和他們的教师等等，各色各等的人物都有。所有的厅堂陈設得十分富丽，灯火点得雪亮，宮里摆滿了假古董和鍍金的画框子(里面当然也有画兒)。在屋頂上，护壁板上，專为教皇和大皇帝預备的絲絨天幔上，都裝飾着大大的金色王冠和亲王家的紋章，是紅底子上一顆金色的蕈，恰好和他家出卖的手

① 十八、九世紀在意大利通行的銀幣。

② 爱琪利亚 (Egeria) 是个女神，相傳嫁給奴瑪王为妻。神仙們的住所是奥林波斯山，所以說她是奥林波斯一族的人。

帕一样顏色；亲王的紋章旁边当然还有邦貝利的紋章，是一个銀色的噴泉。

蓓基才从翡冷翠坐了驛車到达罗馬，住在一家小客店里，居然也得了波洛尼亞亲王的一張請帖。她的女佣人仔仔細細替她打扮了一番，她便勾着楼德少佐的胳膊一同去赴豪华的跳舞会。那时她恰巧和这位少佐同路旅行（第二年在拿波里一槍打死拉福利亲王的就是他；有一次約翰·白克斯金爵士和他玩埃加脫，發現除了牌桌上的四張皇帝之外，他帽子里另外藏了四張，就用棍子把他揍了一頓）——他們兩人同路旅行，所以一起进宮。蓓基看見許多熟悉的臉龐兒，还是从前过好日子时候的相識；当时她虽然也和現在一样品行不端，做的坏事却还沒有給人揭穿。楼德少佐認得好多留連鬢鬍子的外国人，样子尖利，鈕扣洞里挂着勛章，可是勛章上面的条子緞帶都很骯髒，里面的襯衫是不敢露在外面的了。楼德少佐的本国人看見他都躲开不理他。蓓基也認識几个太太，有的是法国寡妇，有的是冒牌的意大利伯爵夫人，受丈夫虐待而出走的。咳！我們曾經和名利場上最上等的人物来往，对于这些渣滓弃物，下流的东西，說些什么好呢？我們要玩紙牌，也要用干净的，不要这副骯髒牌。多少出外旅行过的人都曾碰見过这批闖江湖的騙子，他們像尼姆和畢斯多尔[1]一样跟着大伙旅客来来往往，仿佛是正規軍之外專事搶劫的游击。他們也穿上英国兵的服色，夸口說是英国的軍官，其实是靠自己打劫过日子，有的时候犯了法，給吊死在路旁的絞架上。

剛才說到她扶着楼德少佐，在一間間的屋子里穿来穿去，在

[1] 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第四"、"亨利第五"以及"温德莎的快乐女人"中胖子福尔斯达夫(Falstaff)的朋友。

酒食櫃上喝了許多香檳酒。許多人，尤其是少佐这一帮非正規的軍人們，都其势汹汹的拥在酒食櫃周圍要吃的。他們兩人吃喝够了，便到处閑逛，一直走到王妃的私人小客厅里。这間客厅在最后面，是用粉紅絲絨裝飾的，里面有爱神維納斯的像和好几面銀鑲边的威尼斯大鏡子。亲王一家正在那里款待貴客，大家圍着一張圓桌子吃晚飯。蓓基記得从前斯丹恩勛爵家里請貴客的排場就跟这个差不多，她自己也坐过这样的席。想着，抬眼看見斯丹恩勛爵正坐在波洛尼亞亲王的筵席上。

他的光秃秃的前額又白又亮，从前給金剛鑽割破的地方結成一条血紅的疤。他的紅鬍子染成了紫黑色，使他本来蒼白的臉色显得更加蒼白。他身上挂滿了各色宝星勛章，藍色的綬帶等等。虽然同桌有一个公国的大公爵、一位亲王、兩位王妃，可是都不及他势力浩大。在他身旁坐着美丽的貝拉唐那伯爵夫人。她娘家姓特·葛拉地，她丈夫保罗·台拉·貝拉唐那伯爵的昆虫标本是有名的。他出使到莫洛哥皇帝那里去，离家已經好久了。

蓓基一看見这位眼熟的有名人物，忽然覚得楼德少佐寒蠢的了不得，討厭的盧克上尉也是渾身香烟味兒。她立刻改了态度，面子上摆出有身分太太的架子，心底里也配上有身分太太的感情，仿佛自己又回到了梅飞厄。她想："那个女人看上去很笨，脾气也不好。我想她决不能替他开心。他一定覚得气悶。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可是从来不覚得气悶的。"这种动人的希望、恐惧和回忆一时都来了，把她兴奋得心上別別的跳。她努力使自己的眼睛放出光彩，瞧着那位大人物。（她的胭脂一直搽到眼皮底下，使她的眼睛閃閃發亮）每逢斯丹恩勛爵戴宝星挂綬帶的晚上，他同时也摆出最庄重的仪态，不論举止談吐，都像一位了不

起的貴人，配得上他的身分。蓓基見他雍容华貴地笑着，样子很随便，可是又高貴，又庄严，心里真是敬服。啊，老天，他的口角多么俏皮聪明，談話的題材多么丰富，举动多么威严，跟他在一起多么有趣味！她失去了这样的朋友，換来的是楼德少佐和盧克上尉一类的人；楼德少佐一股子雪茄烟和白蘭地的气味。盧克上尉出言粗俗，像个打拳的，說起笑話来全是賽馬場里騎师的口吻。她想："不知他还記得我嗎？"斯丹恩勛爵正在和旁边一位显赫的貴妇人說笑，不承望一抬头看見了蓓基。

他們四目相遇的时候，蓓基激动極了。她努力摆出最可爱的笑臉，嬌滴滴怯生生的向他行一个屈膝礼。他惊得呆了，对她瞪着眼，麦克白开跳舞会請吃晚飯的时候看見班可① 的鬼魂突然出現，一定也是这样。他張着嘴对她呆望，討厭的楼德少佐却把她拉着就走。

他說："到飯間去吃晚飯吧，罗太太，瞧着这些闊佬吃喝，我的肚子也餓了。咱們去喝些老头兒的香檳酒去。"蓓基心想那天他已經喝得太多了。

第二天她到畢新山去散步——罗馬的畢新山相当于英国的海德公园，沒事干的人都在那里逛。她去散步的目的大概希望再看見斯丹恩勛爵一面，不巧她碰見的却是另外一个相識，就是斯丹恩勛爵的亲信非希先生。非希走上前来随随便便的向她点点头，伸出一个手指头碰了一碰帽子边，說道："我知道您在这兒，一直从您的旅館跟到这兒来了。我有几句話劝您。"

蓓基觉得希望来了，激动得很，尽力摆出架子說道："是斯丹恩勛爵的劝告嗎？"

---

① 班可(Banquo)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被麦克白謀杀的將軍。

亲信佣人答道："不，这是我的劝告。罗馬不衛生的很。"

"非希先生，罗馬要到复活节以后才不衛生呢，冬天有什么不好？"

"我告訴您，这兒現在就不衛生，老是有人得瘧疾。泥塘子里吹来的風眞討厭，不管在什么季节都有人害病死掉。克劳莱太太，你向来是个好汉，我拿名誉担保，我是很关心你的。听我的話，赶快离开罗馬吧，不然你就会害病，就会有性命危險。"

蓓基心里虽然又气又怒，可是面上却笑着說："什么？暗杀我这样的可憐虫嗎？这倒像小說里的情节了！难道勛爵的向导是刺客，行李車里面还有尖刀嗎？吓！我不走，單是叫他难受难受也好。我在这兒的时候自有人保护我。"

这一回輪到非希先生笑了。他說："保护你？誰来保护你呢？跟你来往的賭棍，像少佐罗，上尉罗，只要有一百金路易到手，就会謀了您的性命。那樓德少佐——他根本不是什么少佐，就跟我不是勛爵大人一样——那樓德少佐过去干的坏事尽够叫他去做搖船的囚犯，或者还不止这点处罰呢。我們什么事都知道，每处地方都有朋友。您在巴黎見过什么人，找到什么亲戚，我們全知道。您瞪着眼也沒用，我們的确知道啊！您想想，为什么在欧洲大陆的时候沒一个公使肯睬您？这都是因为您得罪了一位大人物。他是从来不饒人的，他一看見你，比以前加倍的生气。昨兒晚上他回家的时候簡直像發瘋一样。特·貝拉唐那夫人为你还大發脾气，跟他鬧了一場。"

蓓基道："哦，原来是特·貝拉唐那夫人，是不是啊？"她听了剛才一席話，心里害怕，現在稍覺放心。

"不是她。她倒沒有关系，反正老在吃醋。我告訴你，这是他大人的意思。你不該在他面前露臉。如果你再耽在这兒，將

来准懊悔。听我的話。快走吧。勛爵的馬車来了！”他拉着蓓基的胳膊，急急的轉到花园的小徑里。正在这时，斯丹恩勛爵的馬車飞跑过去，車身上画着燦爛的紋章，拉車的馬匹全是有了錢也未必买得着的名种。特·貝拉唐那夫人靠在靠垫上。她皮膚帶黑，十分嬌艳，却惱着臉兒；怀里躺着一只小狗，头頂上的小陽傘向左右搖晃着。斯丹恩老头兒躺在她旁边，臉色青灰，眼光像囚神一般。仇恨、憤怒、欲望，有时还能使他的眼睛發亮，普通的时候，他眼色陰沉沉的仿佛对于世界上一切都看厭了。可惡的老头兒对于一切乐趣、最美丽的景物，都已經失去兴味。

馬車飞馳过去的时候克劳萊太太从树叢后面偷偷張望，非希先生輕輕說道：“他昨天晚上給你吓着了，至今沒有恢复呢。”蓓基想：“这样我才算出了一口气。”非希先生（勛爵大人死后，他就回到自己本国居住，向亲王捐了一个爵位，成为非契男爵，大家对他很尊敬）——非希先生所說的話，不知到底可靠不可靠，不知是勛爵眞的有意杀死蓓基而他的亲信不願意行刺呢，还不知是他大人要在罗馬过冬，看見了蓓基非常不高兴，特地命令亲信去恫吓她一下，把她赶走。总之这次威吓很有效，那小女人从此沒有敢再去打攪她从前的恩人。

大家都知道他大人是在一八三〇年法国革命發生兩个月之后在拿波里去世的。报紙上說，光荣的乔治·葛斯泰芙·斯丹恩侯爵，岡脫堡的岡脫伯爵，在愛尔蘭縉紳录里又是海尔包路子爵和畢却萊与葛立斯貝的男爵，曾得过一級騎士勛章、西班牙金羊毛勛章、俄国一級聖尼古拉斯勛章、土耳其月牙勛章，曾任尚粉大臣、后宮寝室侍从官、攝政王御前义勇軍統領、倫敦博物館董事、倫敦船泊管理所高級所員、白衣僧学校理事，又曾得民法博士学位，最近中風逝世，原因是这次法国皇室崩潰，給予勛

爵大人感情上沉重的打击。

某周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淋漓尽致的描写他的品德、才学、种种的善举，說他人格如何偉大，情感如何丰富。他和显赫的波朋皇族联过姻，交誼是極深的，因此偉大的亲戚遭到不幸，他也活不下去了。他的遺体葬在拿波里，可是他的心，那寬宏大量的、充满了高貴的情感的心，給裝在銀瓮里面送到崗脫堡。滑格先生写道："他死了，貧苦的人們失去了依靠，艺术失去了提倡者，社会上少了一件光华燦爛的裝飾，英国少了一个偉大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等等。

他的家屬为他的遺囑爭吵得很厉害，并且企圖逼迫特·貝拉唐那夫人把勛爵那顆有名的金剛鑽交出来。金剛鑽戒指叫做"犹太人的眼睛"，勛爵生前总戴在食指上的，据說在他死后特·貝拉唐那夫人便把它勒下来据为己有。可是勛爵亲信的朋友兼随从非希先生出来証明，說戒指是勛爵去世前兩天送給夫人的。勛爵的遺产承繼人侵害夫人的权利，又要求她交出勛爵小書桌里的現鈔、珠宝、拿波里和法国的公債票，也由非希先生証明这些財产早已由勛爵贈送給她了。

第六十五章

有正經事，也有娱乐

乔斯和蓓基在賭台前面碰头之后，第二天把自己打扮得特别細心，特别漂亮，很早就踱出門去。关于隔夜發生的事情，他覚得沒有必要告訴家里的人，出門时也不要他們陪伴。不久，就有

人看見他在大象旅社門口打听着找人。国內有了喜事，所以旅館里住滿了客人。摆在当街的茶座旁边也挤了好些主顧，喝着本国有名的淡啤酒。一間間屋里都是烟气瀰漫。乔斯先生神气活現，打着不流利的德国話探問他要找寻的一位客人，旅館里的人叫他到最上一層楼去。二楼上住的是几个来去各国的小販，正在把珠宝首飾和各色緞匹陈列出来。三楼上住着賭場里的办事人員，四楼上住着有名的波希米亞杂技团里的乐队，最高的一層楼上全是小間，住着学生、跑街、做小买卖的、乡下人，都是来赶热鬧的。蓓基在这里也有个小窩。美人藏身的地方，算它最髒了。

蓓基很喜欢这种生涯。她和旅館里的人，像学生、小販、撑船的、翻斤斗的，混在一起，觉得很自在。她的父母原是到处为家的流浪者，一則出于不得已，二則也是生成的脾气，她繼承了这点天性，因此也是野性难馴，喜欢四处漂泊。只要沒有勛爵在場，她觉得跟他的向导談話也非常有趣。旅館里的喧鬧、忙乱、酒味、烟味，犹太小販說的無聊的閑話，可憐的翻斤斗的卖艺人一派正經自負的态度，賭場庄家的狡滑的談吐，学生們唱的歌，說的大話，整个旅館鬧哄哄的气氛，合了这个小女人的脾胃，使她觉得快活。甚至于在她运气不好，沒錢付賬的时候她也很高兴。現在她的錢袋里裝滿了隔夜乔杰替她贏来的錢，周圍的喧嘩更使她觉得愉快了。

乔斯气喘吁吁的走上最后的一層楼梯，鞋子吱吱呀呀的响着，到了上面，話都說不出了。他擦着臉，开始找九十二号房間，因为旅館的人告訴他，說是他要找的人住在这里。这时对面九十号房間的門开着，一个学生穿了皮靴和骯髒的外衣，躺在床上吸一个長長的烟斗。另一个学生留着很長的黄头髮，穿一件釘辮边的外套，款式倒很时髦，只是髒得厉害。他跪在九十二号



門口凑着鑰匙孔嚷嚷，正在对里面的人求情。

回答他的是一个熟悉的声音，乔斯一听，身上發起抖来。那声音道："走开，我在等人呢。我在等我的爷爷呢。我不能讓他看見你在这兒。"

跪在地上的学生一头深淡不匀的黄头髮，手上戴着大大的戒指。他嚷道："英国的天使啊，可憐可憐我們吧。只要你答应一声，在公园的飯館里跟我和弗立茲一塊兒吃飯。我們回头吃烤野鷄、濃麦酒、梅子布丁，还有法国酒。如果你不来，我們就要死了。"

床上的一个年輕公子接口道："我們必死無疑。"这些話全給乔斯听了去，不过他沒有学过这一国語言，因此一句也不懂。

等到他能够开口說話的时候，就摆出最威風的样子，用法文說："对不起，九十二号。"

学生托的跳起来道："九十二号！"說完，冲到自己房里鎖上了門。乔斯听得他和他床上的同伴一起哈哈大笑。

孟加拉紳士弄得莫名其妙，只得傻站着，幸而九十二号的門自己开了，蓓基探出头来，一臉頑皮的样兒。她一見乔斯，連忙走出来說道："是你呀！我等了你多少时候了！等一等，再过一分鐘讓你进来。"她急急的把一盒胭脂，一瓶白蘭地酒，一盤子切碎的肉，都藏在被單下面，抿一抿头髮，才把客人讓进屋里来。

她披着一件粉紅色連头巾的長袍，当它晨衣。这件長袍已經有些褪色，也不怎么干净，上面沾了好些油漬，可是她的胳膊从寬大的袖子里露出来，又白又美，攔腰束着腰帶，显得她身材苗条好看。她拉着乔斯的手，把他引到自己住的閣楼里面，她說："进来，进来跟我談談吧。那边椅子上請坐。"她拉着印度官兒的手輕輕一捏，笑着把他按在椅子上。她自己坐在床上，当然留心着不碰瓶子和盆子，如果乔斯坐在床上，說不定就会坐到这兩样东西上面去。这样，她坐着和她从前的相好談起話来。

她做出亲切关心的样子說："你一点兒沒有变，沒有老。不管在哪兒，我一看見你就認得。在陌生人堆里看見老朋友坦白老实的臉兒，我心里就乐了。"

說句实話，那坦白老实的臉兒那时候的表情却說不上坦白和老实。乔斯心慌意乱，不知怎么才好。他把老情人的古怪的小房間端相了一下，看見她一件衣服挂在床欄上，一件衣服挂在房門的鈎子上，帽子遮了鏡子的一半，鏡子上还擱了一双漂亮的棕色小皮靴。床旁的桌子上一本法国小說，桌上的蠟燭質地很差，不是蜜蠟做的。蓓基起先打算把它也盖在被單下面，結果只把晚上熄蠟燭用的紙罩子藏了起来。她接着說："我到哪兒都認得你。有些事情是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忘記的。你是我——我碰

見的第一个男人。"

乔斯道："眞的嗎？老天保佑我的灵魂！眞是这样嗎？"

蓓基道："当初我跟着你妹妹从契息克到你家的时候，不过是个孩子罢了。那宝貝兒怎么样啦？唉！她的丈夫是个混蛋。当然啦，那可憐的小宝貝兒很妒忌我。倒仿佛我对她丈夫有意似的！哼！我心里不是另外有人——唉，别說了——别談老話了。"說着，她拿起破花边手帕擦了擦眼皮。

她接着說道："瞧这个地方多怪！像我这样，从前过的是另外一种日子，現在竟会住到这兒来，眞想不到吧？乔瑟夫·賽特笠，我經过那么些折磨，受过那么些侮辱，吃的好厉害的苦，有的时候我簡直像瘋了似的。我在一处地方耽不住，到处流浪，可是总是心酸，总不得安宁。所有的朋友个个都靠不住。个个都靠不住。世界上沒有一个是正派人。我做妻子多么忠实，眞是普天下找不出第二个。当然罗，我当年是因为对于另外一个人怨憤才嫁給他的，那个人——这話我也不說了。我对丈夫那么忠心，他反而作踐我，丢了我不管。我是最痴心的媽媽；我只有一个孩子，他是我唯一的宝貝，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快乐。兒子是我的命根子，是我誠心禱告来的，是上天賜給我——我的幸福。我拿母亲的深情愛着他。可是他們——他們把他从我身边搶——搶去了。"她做出又热情又伤心的姿态，一只手按着胸口，低下头伏在床上半晌不动。

白蘭地瓶子碰在裝冷香腸的盆子上，叮当一声响起来，想必是它們两个看見蓓基这么悲痛，心里老大不忍。馬克斯和弗立茲在門口偸听，听得蓓基太太哭哭啼啼，也覺得納悶。乔斯瞧着老情人这种情形，又感动，又害怕。接着她談起往事，解釋的一套話又簡單，又明白，又誠恳。听着她的話，你准会覺得如果眞

有白衣的天使逃在人間，受到凶神惡煞摧殘虐待的話，这純潔的天使，这無辜的殉难者，就在乔斯面前的床上，坐在白蘭地瓶子上。

他們兩人密密的談了好久，談得很入港。听了她的一席話，乔斯·賽特笠不知不覚的得到一个結論（蓓基的措辞和态度一点不使他害怕和厭惡）——他發現第一个使蓓基心动的美男子就是他自己。乔治·奧斯本也追过她，当然这件事他做得很不应該，愛米丽亞大概就因此妒忌蓓基，以至于她們兩人鬧得不欢而散。蓓基本人从来沒有和那可憐的軍官去兜搭，自从她遇見了乔斯之后，心上总是想着他；不过当然她做了别人的妻子，第一件就是对丈夫尽本分。她向来对得起丈夫，并且至死不变节——至少也要等丈夫死了再說。克劳萊上校住的地方气候出名的坏，所以或許他会一伸腿把蓓基解放出来，还她个自由身子。反正做丈夫的那么狠心，这夫妻的名义只能叫蓓基心上痛恨。

乔斯动身的时候，深信蓓基是最賢淑、最可愛的女人。他心里盤算着应該怎么帮助她。她的苦难应該到此为止了。她原是上流社会里的尖兒，应該回到从前的地位去。他决定負起責任，把該做的事都担当起来。她得离开那旅館，找一个安靜的房子住下。还得叫愛米丽亞来看望她，照料她。他准备把这件事办好，再和少佐商量一下。蓓基从心里感激他，和他分别的时候掉下眼泪来。大胖子殷勤得很，弯下身子吻她的手。她把他的手紧紧握了一下。

蓓基鞠躬把乔斯送出自己的閣楼，仪态雍容，仿佛站在自己的宮殿門口。大胖子客人下了楼，馬克斯和弗立兹便銜着烟斗从他們的小屋里鑽出来。蓓基一面嚼着面包和冷香腸，喝着她

最喜欢的攙水白蘭地，一面对他們兩人模仿乔斯，自己取乐。

乔斯郑重其事的走到都宾家里，把自己剛才听来的动人的故事告訴他，可是对于隔夜賭錢的事却一字不提。蓓基太太在客店里吃她的冷肉早飯，这兩位先生就在一塊兒商議究竟应該怎么帮助她。

她怎么会到这小城里来的呢？她怎么会一个朋友都沒有，只身在外漂泊呢？小学生們开始念拉丁文的时候，就讀到通亞佛納斯湖①的路怎么容易叫人墮落。我們把她墮落的經过跳过不說了吧。她幷不比当年一帆風順的时候更坏，不过时运差些兒罢了。

爱米丽亚太太是个慈悲心腸的糊塗人，只要听得有人受苦，立刻就心軟了。因为她自己从来沒有干过大坏事，所以她对于罪惡幷不像有些飽經世故的道学先生那样深惡痛疾。她不論和誰交往，总是和和气气，說些凑趣的話兒，想法子哄人家高兴。佣人听得她打鈴子跑来替她做事，她向他們道歉；店員拿出絲綢讓她挑选，她又向他們道謝；她对扫街的行礼，恭維他管的街道扫得干凈。这些傻事情，她都做得出来。她这样的人，听得老相識遭到了不幸，当然覚得不忍。虽說有些人的不幸是惡有惡报，这种話她根本不要听。倘或由她制定法律，这世界就得乱成一片了。幸而沒有几个女人，至少統治阶級的女人，是像她一样的。照着她的意思，我想准得把所有的牢獄、懲罰、手銬、鞭打、貧穷、疾病、飢餓，都廢止得一干二凈。她一点性气都沒有，老实說，即使有人狠狠的害过她，她也能够不究旣往。

孟加拉紳士把他动人的遭遇講了一遍，少佐听了却不發生

① 亞佛納斯湖的位置原是坎巴尼亚的一个死火山，湖面常有毒气上升，古时的人把它当作通地獄的进口。

兴趣。他反而很不高兴，对那倒楣的女人下了一句简短而無情的考語，說道："那个輕骨头女人又来了嗎？"他对于蓓基向来沒有一絲一毫的好感。自从第一次見面，她的綠眼睛对他看了一眼之后，他一直从心底里不相信她。

少佐很不客气的說："那小鬼到哪兒就搗乱。誰知道她是怎么过活的？她凭什么会流落在外国？什么别人虐待她折磨她的話别跟我来說。一个清清白白的女人总有亲友可靠，决不会和家里脫离关系。她为什么跟她丈夫分手？也許你說的不错，他是个声名狼藉的坏蛋，他本来就不是好东西。我还記得那混賬的騙子，可憐的乔治从前不是还上他的当来着？关于他們夫妻分居的事，好像还有些不干不淨的話。我仿佛听見过一点風声。"都宾少佐向来不爱听背地里說長道短，竟也这样說。乔斯竭力分辯，說蓓基太太在各方面都是个賢慧妇人，不过遇人不淑，他只是不信。

少佐的外交手段是出人头地的。他說："好吧，好吧，咱們还是去問乔治太太，跟她商量一下。我想你总得承認她的判断力不错，关于这些事情应該怎么处置，还是得問她。"

乔斯到底沒有爱上了妹妹，只說道："嘢哼！爱米还不錯。"

少佐冲口說道："还不錯？喝，我一輩子沒見过像她那么品格高尙的人。咱們到底应該不应該去看那个女人，还是等她决定，她說什么，我就照着做。"这可恶的、詭計多端的少佐不是好东西。他以为自己的官司准赢。他記得有一个时候爱米对于利蓓加妒忌得厉害，而且不是無緣無故瞎吃醋。她提起利蓓加的名字，就覺得厭恶和恐惧。都宾心想一个妒忌的女人是决不肯饒恕她的冤家的。他們兩人一起走到对街乔治太太的家里去。她正在跟斯脫倫浦夫太太上課，快快乐乐的唱着歌。

教歌的太太离开之后，乔斯照平常一般，神气活現开言說道："爱米丽亞，亲爱的，我剛才碰到一件——对了——求天保佑我的灵魂！碰到一件意外的奇遇。我碰見一个老朋友——嗳——你的老朋友，很有意思的老朋友，我可以說是多年前的老朋友。这位太太剛到此地，我要你去看看她。"

爱米丽亞說道："太太！誰啊？都宾少佐，請你别把我的剪子弄坏了。"爱米往常把这小剪子用一根鏈子挂在腰里，那时都宾拎着鏈子把它的溜溜的轉，很有危險戳进他自己眼睛里去。

少佐很固执的說道："我很討厭这个女人。你也沒有理由要喜欢她。"

爱米丽亞激动得很，漲紅了臉說："是利蓓加，准是利蓓加。"

都宾說："你猜对了。你是不会錯的。"布魯塞尔，滑鉄盧，多少年前的悲伤、苦楚，各种的回忆，一时都涌到爱米温柔的胸中，登时使她坐立不安。她說道："别叫我去看她。我不能見她。"

都宾对乔斯道："我早就跟你那么說。"

乔斯慫恿她道："她可憐得很呢，呃——她倒楣極了。她又穷，又沒有依靠。她生过病，而且病得很重。她的混賬的丈夫丢下她跑了。"

爱米丽亞說："啊！"

乔斯的手段相当高明，接着說："她一个亲人也沒有。她說她相信你会去帮她的忙。她可憐極了，爱米。她伤心得差点兒發瘋。我把人格担保，她的話眞叫我感动。我可以說，能够像天使一样忍受那种虐待的，恐怕只有她了。她家里的人对她眞狠心。"

爱米丽亞道："可憐虫！"

乔斯压低声音抖巍巍的說道："倘若沒有朋友去照顧她的

話，她說她只能死了。求天保佑我的灵魂吧！你知道不知道她在想自杀呀！她随身帶着鴉片，我在她房里还瞧見那瓶子来着。她住着一間破破爛爛的小房間。那旅館也是三等的，叫大象旅社。她住在頂上一層閣楼里。我去过的。”

爱米听了这些話并不感动。她甚至于笑了一笑。也許她自己在想像乔斯喘着气上楼梯的样子。

乔斯又說：“她伤心的快發瘋了。那女人受的折磨听着就叫人害怕。她有个兒子，和乔杰同年的。”

爱米道：“对的，对的，我还記得。他怎么了？”

乔斯是个大胖子，很容易受感动，蓓基对他說的話又叫他非常动心。他說：“他是个漂亮的孩子，簡直像天使，而且非常爱他母亲。那些混蛋把他从她怀里搶走了。他哭着叫着。他們从此不准他去看母亲。”

爱米立刻霍的站起来叫道：“亲爱的乔瑟夫，咱們現在馬上去瞧她去吧！”她跑到隔壁房間里，兴奋得心里直跳，戴上帽子，胳膊上搭了披肩走出来，命令都宾跟着她一起去。

他走过去替她圍上披肩——这条白細絨披肩还是他从印度帶給她的。他知道事到如今除了服从別無办法。爱米勾着他的胳膊，兩个人一同出門去。

乔斯說：“她的房間是九十二号，在四層楼。”他大概不想再爬四層楼梯，只站在自己客厅窗口，看着他們兩人穿过鬧市向前走。从他的窗口，也望得見大象旅社的所在地。

幸而蓓基从閣楼上也看見他們了。那时她和那兩个学生正在說笑。兩个学生剛才看見蓓基的爷爷进来，也看見他出去，正在取笑他的相貌。蓓基把他們赶走，而且在旅館主人領着客人上楼之前及时把房間整理一下。大象旅社的老板知道奥斯本太

太在宫里很受欢迎，当然非常尊敬她，亲自領路到閣楼上，一面走，一面回头鼓励夫人和少佐先生再往上走。

旅館主人敲着蓓基的房門叫道："尊貴的夫人，尊貴的夫人！"前一天他对蓓基的称呼还很随便，而且对她一点兒不客气。

蓓基探头出来問道："是誰呀？"接着便輕輕的尖叫了一声。爱米站在門口，激动得發抖，旁边是高大的都宾少佐拿着手杖。

他静静的站着，冷眼旁观，好像对于这一幕戏很發生兴趣。爱米張开兩臂向利蓓加跑过去，立刻饒恕了她，全心全意的摟着她，亲热地吻她。啊，可憐虫，你的嘴唇以前何曾給这样純潔的人吻过呢？

第六十六章

情人的爭吵

爱米丽亚待人又誠恳又好心，所以連蓓基这样無情無义、自甘墮落的人也觉得感动。爱米摩弄着她，用好言好語安慰她，弄得她竟有些良心發現。这种情感虽然不能耐久，倒并不完全是假装的。她这句話"孩子哭着叫着給人从她怀里搶去"——說得眞巧妙。这場灾难，就把朋友的心贏回来了。爱米那可憐的小傻瓜和朋友会面之后，当然一开口就要探問这件最不幸的事。

我們的傻瓜叫道："原来他們把你的宝貝孩子給搶去了。唉！利蓓加，可憐的受苦的好朋友，失去兒子的滋味我是尝过的，所以我也能够同情跟我一样倒楣的人。亏得上天慈悲，把我的孩子还給我了。求天保佑你！將来你和他重新团圓。"

“孩子，我的孩子？啊，对了，我好伤心哪！”蓓基説話的时候，良心上大概也有些过不去。朋友对她那么信任，那么坦白，而她却不得不立刻用謊話回答，使她心上不大舒服。可是开始説了謊就不免有这种困难。先前説的謊話好比匯票到期后付出的現錢，此后又要再造一句补上去。这样你編的謊話当然越来越多，給人抓住錯处的机会也就随着增加。

蓓基接着説：“他們把他搶去的时候我真伤心得要死（希望她不要坐在酒瓶上面）——我想我怎么也活不下去了。亏得我害了一場热病，医生説我决沒有希望恢复。后来——后来我复原之后，我——我就到这兒来了。我又穷，又沒有依靠。”

爱米問道：“他几岁了？”

蓓基答道：“十一岁。”

爱米嚷起来説：“十一岁！怎么的，他和乔杰同年生的。乔杰已經——”

蓓基其实早已忘了罗登的年龄，慌忙截断她説：“我知道，我知道。最亲爱的爱米丽亚，痛苦使我忘掉了好多事情。我現在变了，有的时候簡直是半瘋半傻。他們把他拿去的时候他剛好十一岁。願天保佑他可爱的臉兒，我从那时候起就沒有再看見过他。”

荒謬的小爱米又説道：“他的皮膚是白的还是黑的。讓我瞧瞧他的头髮。”

蓓基見她头腦那么簡單，差点兒失声笑起来。“亲爱的，今天不給你看了，过些时候再説吧。我是从萊比錫来这兒的，等我的箱子运到之后再給你看。我还有他的一張像，是我給他画的，那时候还过着好日子呢。”

爱米説：“可憐的蓓基，可憐的蓓基！我应該全心全意感謝上

天慈悲。"(我們小的时候，長一輩的太太們时常教导我們，只要日子过得比别人好，就得感謝天恩。我覚得这样的宗教見解实在不十分合理。)然后愛米又回到平日的老習慣，想起自己的兒子，覚得他是全世界最漂亮、最聪明、最好的孩子。

愛米要安慰蓓基，她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說："我給你看看我的乔杰。"她認为能够替蓓基解愁的，莫过于和乔杰見面。

兩位太太談了一个多鐘头，蓓基乘机把自己的过去詳詳細細的向新見面的朋友报告了一遍。她說罗登·克劳莱家里一直竭力反对她和罗登的婚姻；她的妯娌又是个詭計多端的女人，挑撥得丈夫跟她不和。她說罗登和邪女人在一起混，后来对她逐漸冷淡。她受尽一切灾难困苦，連她最愛的丈夫也冷淡她；她甘心受罪，無非为了孩子。后来她丈夫混賬到極点，她不得不要求和他分居。原来那混蛋想利用一个大人物的势力向上爬，竟逼着她牺牲她的貞操。这个大人物权势赫赫，可是全無道德——他就是斯丹恩侯爵，那無惡不作的坏蛋。

蓓基講到自己一生当中最多事的一段，說的話十分婉轉，显出她女人的特色，貞潔妇女对于罪惡的憎恨，也尽量表現出来了。她說她受了这样的侮辱，不得不离开丈夫出走，哪知道这个沒肝胆的惡人向她报复，又把她的孩子搶去。这样她只能四处漂泊。她又穷又苦，沒有依靠，也沒一个亲人。

愛米听蓓基講了長長一篇，对于这些話深信不疑，凡是熟悉她性格的人当然早已料到她有这一着。她听到可惡的罗登和無耻的斯丹恩干这种坏事，气得周身發抖。蓓基講到她婆家的貴人們怎么虐待她，丈夫怎么冷淡她，愛米滿眼都是敬服的神情。蓓基說到丈夫，倒并不痛罵他。她的口气里沒有忿怒，只有悲

伤。她从前对他实在太痴心了。再說，他究竟是她兒子的爸爸啊！愛米听到蓓基描写她怎么和兒子分手的情形，用手帕蒙着臉哭起来。这出色的悲剧演員瞧着看戏的人那么感动，心里准覺得高兴。

兩位太太在里面談話，愛米丽亞忠心的护衛都宾少佐当然不好进去打岔。他在狹小的过道里踱来踱去，鞋子吱吱吅吅的响，帽子上的毡毛都給天花板刮掉了。他等得厭煩起来，就順着樓梯一直走到底層的大房間。凡是到大象旅社来的人都在此地歇脚。屋子里烟霧瀰漫，到处滴滴溚溚的啤酒。一張骯髒的桌子上擱着几十个銅燭台，上面插着牛脂蠟燭，凡是宿在客店里的客人一人有一支。紧靠燭台的牆上挂着客人們房門上的鑰匙，排成一排。愛米剛才穿过这間大敞房的时候窘得臉上發紅。那里面坐着各色各样的人，有泰洛利地方的手套商人，有多腦河一帶的襯衣商人帶着一包包的貨色。学生們吃着牛油面包和肉；游手好閑的家伙在湿漉漉滿是酒漬的桌子上玩紙牌和擲骰子；演杂技的表演了一場之后，也进来吃些东西补补力气。总之，凡是德国小客店里逢上赶集的时候該有的嘈杂和烟味兒，这里都有了。茶房自作主張給少佐斟上一大杯啤酒。他拿出一支雪茄烟，一面看报，一面抽那有毒的烟叶子，自己消遣着，等他負責照管的太太下来找他。

不久，馬克斯和弗立兹下楼来了，头上歪戴着帽子，脚上的馬刺碰得叮叮当当直响，口里銜着漂亮的烟斗，上面刻着紋章，垂着大大的流苏。他們把九十号房間的鑰匙挂在板上，叫茶房把他們份內的牛油面包和肉送上来吃。他們坐在少佐旁边談天，有些話当然免不了吹到少佐耳朵里去。他們談的多半是附近叔本霍华生大学里的一年級新学生和附近鎮上的居民，描写他們

怎么决斗和怎么狂飲大喝。他們这次趁本浦聶格尔王子結婚大典，特地从有名的大学里赶来看热鬧，大概在邮車里就坐在蓓基的旁边。馬克斯对他朋友弗立兹說："那个英国小女人在这兒好像有許多朋友"（他用了些法文字，因为他是懂法文的），"那肥胖的爷爷走了之后，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太太，也是英国人。我听見她們兩个在她房里一会兒哭一会兒講。"

弗立兹說："咱們还得买了票上她的音乐会呢。你有錢嗎，馬克斯？"

馬克斯答道："呸！她的音乐会是靠不住的。汉斯說她在萊比錫也登了广告說要开音乐会，学生們买了好些票，結果她沒有唱就溜了。昨天她在邮車里說她的鋼琴师在特萊斯登害病。我想她大概根本不能唱。她的声音又沙又啞，跟你的一样。啊，你这个酒糟的吹牛大王！"

"她的声音的确又沙又啞。我听得她在窗口唱一支怪难听的英国歌，叫做'月台上的玫瑰花'。"

"一个人要喝酒，就不能再唱歌，"紅鼻子的弗立兹說。他無疑是宁可喝酒的。"别买她的票子。昨天她賭贏了。我看見的，她叫一个英国男孩子替她賭錢来着。你的錢，咱們还是花在賭場里，或是戏院子里，或是在奥里利斯花园請她喝法国酒和哥涅克酒，可是音乐会票子是不买的。你說对不对？再叫一杯啤酒好吧？"他們輪流低下头喝酒，把淡黃的鬍子浸在令人作嘔的飲料里面，然后捻一捻鬍子，大摇大摆的向市場走去。

少佐看見这兩个时髦大学生把九十号房間的鑰匙挂上鈎子，又听了他們的話，当然猜到他們說的就是蓓基。他想："这小妖精又来耍她的老把戏了。"他想起从前的旧事，还記得蓓基沒命的向乔斯送情卖俏，結果却落得那么滑稽的下場，忍不住微笑

起来。他和乔治时常說起来就好笑，哪知道乔治結婚之后情形就不同了，連他本人也落在瑟茜① 手掌之中。他兩人中間的糾葛，都宾虽然心里明白，却裝做不知道。他非常难过，或許还替朋友覚得丟臉，对于这件不名誉的秘密不願意細細追問。有一次乔治自己談起这事，显然很懊悔。滑鉄盧大战那天早上，天下着雨，他們兩人站在前綫，遙望对面山头上黑压压的法国兵，乔治說："我眞糊塗，給一个女人絆住了腿，亏得咱們的部队及时开拔。如果我死掉的話，希望爱米永远不知道这件事情。当初眞不該如此荒唐！"奥斯本离开了妻子，在加德白拉打过一仗之后，当天曾經和他朋友严肃而深情的說起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威廉想到这里，心里覚得很安慰。后来他常把这事講給可憐的爱米丽亚听，借此减輕她的悲伤。对于奥斯本老头兒，他也一再提起乔治的这些好处。老人临死前能够原諒兒子，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威廉想："原来这小妖精还在耍她的老把戏。我只希望她远远的离开这兒就好。她到哪兒就搗乱。"他兩手托腮，想着这些不愉快的心思，預料有不妙的事情会發生，对着"本浦聶格尔公报"一句也看不进去。正在这时，有人用陽傘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他抬头一看，却是爱米丽亚。

这个女人有本事把都宾少佐捏在手里任意使喚，因为哪怕是最軟弱的人也有个把人可以憑他驅遣。她一时把他呼来喝去，一时撫慰他，叫他拿这样做那样的，簡直把他当做一条紐芬蘭大狗。他呢，只要她說："嗨，都宾！"就准备像狗一样跳到水里去，或是嘴里銜着她的網袋在她后面跟着走。如果讀者到現在还沒有發現都宾少佐是个傻瓜，那么我这本書眞是白写了。

① 希腊神話中善于迷人的女妖，住在爱琴海里的一个島上，能用毒草把人变成畜生。

她把臉一揚，帶着譏諷的神情向他行了个礼，說道："請問你干嗎不等着陪我下楼？"

他一臉抱歉的样子，非常可笑，說道："我在过道里站都站不直。"客店里滿是烟味，令人厭惡，他恨不得馬上帶她出去，扶着她就走，把那茶房忘得一干二凈。那小伙子追上来在客店門口把他叫住，問他要了啤酒錢，其实那杯酒他一口也沒有喝过。爱米笑起来，說他是个坏东西，竟想賴了賬不付。关于这件事情和那杯淡啤酒，她还說了几句恰到好处的笑話。她兴致很高，心情也愉快，輕快地穿过市場，說是立刻要去找乔斯。少佐看見爱米丽亚急不及待的样子，忍不住好笑。說老实話，"立刻"要找哥哥談話，在她是少有的。

那印度官兒正在二楼客厅里。方才半小时里面，爱米和朋友关在閣楼上談心，少佐在旅館底層把指头在湿漉漉的桌上閑敲打，乔斯就在自己屋里踱来踱去，咬着指甲，不时瞧着市上，对大象旅社那边張望。他也是急不及待的要和奥斯本太太說話。他問道："怎么样？"

爱米答道："可憐东西，她吃了多少苦啊！"

"求老天保佑我的灵魂！可不是嗎！"乔斯一面說，一面搖着头，兩个腮帮子就像果冻似的直哆嗦。

爱米說道："讓她住配恩的房間。叫配恩睡到楼上去。"配恩是个稳健的英国女佣人，貼身伺候奥斯本太太。他家的向导正在追求她，仿佛这也是他的責任。乔杰时常捉弄她，跟她講許多鬼怪妖魔和德国强盜搶家劫舍的故事。她一天到晚嘮嘮叨叨怨命，把女主人呼来喝去，嘴里說她第二天早上就准备回到克拉本乡村上的老家去。爱米說："讓她住配恩的房間。"

少佐托的跳起身来冲口問道："怎么的，难道你准备把那个

女的接到家里来住嗎？”

爱米丽亞的表情天眞的世上少有，她道：“当然罗。别生气，少佐，回头把家俱都碰坏了。当然得把她接回来住。”

乔斯也說：“当然罗，亲爱的。”

爱米又道：“可憐虫，她已經受够了。她的錢存在一家銀行，可是那可恶的銀行家破产以后溜掉了。她的丈夫又是个混賬东西，搶了她的孩子，把她丢了不理。”（她說到这兒，狠狠的握起拳头，少佐瞧着她这么大胆潑辣，覺得她非常可爱）“可憐的宝貝兒！她無依無靠的，只能靠着教唱歌养活自己。我还能不接她来？”

少佐嚷道：“亲爱的乔治太太，你去找她学唱歌倒不妨，可是别把她往家里接。我求你别那么着！”

乔斯道：“呸！”

爱米丽亞叫道：“都宾少佐，你待人总是那么仁慈寬大——至少你从前总是那么仁慈寬大，我眞沒想到你会說这話。如果要帮助她，当然得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她呀。現在不帮她，还等几时？她是我最老的老朋友，又不是——”

少佐生气得止不住說：“爱米丽亞，她也有过对不住你的时候。”爱米一听他話里有因，哪里忍得住。她兩眼瞪着少佐，臉上的表情几乎是恶狠狠的，說道：“你眞丢人，都宾少佐！”开了这一炮之后，她威風十足的走出屋子，回到臥房，砰的一声关上了門，因为她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門关上之后，她自言自語道：“他竟会提起那件事！唉！他多狠心，还叫我想起那件事。”乔治的肖像仍旧挂在牆上，底下便是兒子的肖像，她抬头看着丈夫，說道：“他眞狠心。倘若我都已經原諒了，干嗎还要他来說話呢？眞豈有此理！而且我怎么知道我

的妒忌是沒有根据的，是不該有的呢？可不就是他自己对我說的嗎？他不是还跟我說你是純潔的嗎？对了，你是純潔的，我的天上的聖人！”

她气呼呼的在房里来回踱步，激动的渾身打战。她靠在肖像底下的五斗柜上，呆呆的注視着遺像。画上的眼睛仿佛在責备她。她注視得越長久，眼神里的責备越深。早年曇花一現的愛情生活，多珍貴的回忆！一时都到眼前来了。多少年長不平复的創伤重新迸裂流血，痛得好厉害！丈夫就在她面前，她受不住他的責备。这件事行不得的。永远永远也行不得的！

可憐的都宾！可憐的威廉！一句逆耳的話摧毁了多少年的工作，他一輩子愛她，对她忠誠不变，仿佛吃尽辛苦慢慢在严藏深埋的屋基上造了一所宫殿——基础是压制下去的深情，沒人知道的牺牲，数也数不清的內心的掙扎——如今說了一句話，象征希望的美丽的宫殿从此垮了，一句話，他費了一輩子想捉住的小鳥兒从此飞去了。

威廉虽然从愛米丽亞的神色上看出事情已經到了紧急关头，可是仍旧苦口劝諫乔斯，叫他对利蓓加存些戒心。他劝乔斯别把利蓓加接到家里来，不但口气恳切，甚至于急怒暴跳。他哀求賽特笠先生先到外面把她的为人打听一下再說。他說他听得蓓基相与的都是賭棍和声名狼籍的人，况且她从前就攪得他們家翻宅乱，和她丈夫克劳萊兩人把可憐的乔治引上邪路，現在她自己承認和丈夫分居，这里面一定又有文章。叫这样的人和他的沒經世事的妹妹做伴，不是太危險了嗎？威廉用尽他的口才，請求乔斯别放利蓓加入門。他平常寡言罕語，說話难得像这样卖力的。

如果他說話不是那么激烈，或是用的手段乖巧一些，說不定

乔斯会听从他的請求。不幸那印度官兒对于他向来妒忌，觉得他对自己态度倨傲（他甚至于还和向导基希先生抱怨过，基希先生一路上开的賬單都得經过少佐檢查，当然帮着主人）——当下乔斯便气呼呼的回答說他很能保全自己的体面，不要人家管閑事。总而言之，乔斯对于少佐表示反抗。他說了不少話，說得很憤慨。話还沒有完，蓓基却帶着大象旅社一个搬伕，拿着她的一点兒行李来了。这样一来，很簡單，乔斯的話就給截断了。

蓓基对主人的态度又亲热又尊敬，打了招呼，然后羞羞縮縮客客气气的見了都宾少佐。她仗着自己的本能，觉得少佐在跟她作对，而且已經說过她的坏話。她一到，屋里頓时忙碌起来，爱米丽亚听得外面砰砰訇訇的声音，从房間里出来。她亲亲热热的跑上去摟着客人，对于少佐却睬都不睬，只狠狠的盯了他一眼。这一眼，怕是可憐的女人有生以来最輕蔑最不講理的表情了。她自己心里有底子，打定主意要和少佐过不去。都宾也生了气，倒不是因为自己劳而無功，而是觉得对方的态度太不公道。他临走的时候，爱米冷冷的向他屈了一屈膝，样子非常惱人。他打了一躬，倨傲的程度也和她不相上下。

他走掉之后，爱米对于利蓓加加倍的和藹活潑，忙忙碌碌的在各房間里穿来穿去，把客人安置妥当。我們的小朋友往常性格沉靜。难得这样精神勃發，到处張罗。事实是这样的，凡是故意行事不公道的人，必須趁早一鼓作气才下得了手，意志薄弱的人更容易犯这个毛病。爱米自以为这样就显得自己意志坚定，行事得体，同时对于死去的奥斯本上尉也表示了应有的敬意。

乔杰看了热鬧回来吃飯，發現桌子上照旧摆着四份杯盤刀叉，可是都宾少佐的位子上却坐着一位太太。小少爷說話向来簡捷，就說："嗨，都宾呢？"他媽媽答道："我想都宾少佐到外面吃

飯去了。”說着，她把孩子拉到身边，吻了他好几回，把他的头髮从腦門上拂开，然后叫他見了克劳莱太太。奥斯本太太說：“这是我的兒子。”那口气仿佛說，世界上哪兒还有这样的宝貝？蓓基喜孜孜的瞧着他，温柔地捏着他的手說：“好孩子！他正像我的——”說到这里，她感情起伏得利害，話都說不下去，可是爱米丽亞不用她說就懂了，知道蓓基正在想她自己心爱的兒子。克劳莱太太有朋友在旁边，稍解悲痛，一餐飯吃得很香。

吃飯的时候，蓓基好几次开口說話。她一开口，乔杰便瞧着她很留心的听着。到上甜点的时候，爱米有事情要吩咐佣人，到外面去了；乔斯坐在大椅子里拿着“加里涅尼”报紙打盹；乔杰和新客人坐得很近，他原来已經对她極有含蓄的看了好几眼，这时便放下胡桃夾，說道：“我說呀！”

蓓基笑道：“你說什么？”

“你就是賭台旁边那个戴面罩的太太。”

“嘘！你这調皮的小人兒，”蓓基一面說，一面拉着他的手吻了一下，“你舅舅那天也在，快别告訴媽媽。”

孩子答道：“当然不告訴。”

这时爱米又进来了，蓓基对她說：“你瞧，我們兩个已經很投机了。”說句公平話，奥斯本太太請到家里来的客人待人和藹可亲，的确是个好伴侶。

威廉气忿忿的离了他們家里，却还沒有知道自己將来会受到什么無情無义的待遇。他气呼呼的在城里走着，恰好碰見代理公使鉄潑窩姆，給約去吃了一餐飯。他們一面品評飯菜，都宾便趁机打听代理公使可認得一个叫罗登·克劳莱太太的女人，因为好像在倫敦她曾經哄动一时。鉄潑窩姆对于倫敦城里的傳聞

熟悉得很，又是岡脱夫人的亲戚，便把蓓基夫妻俩的故事原原本本講給少佐听，使他大吃一惊。本書的許多情节，也是根据他的叙述而来的，因为当年我和他們同桌，所以才能听到这篇故事。德夫托、斯丹恩和克劳莱各家的历史，所有和蓓基以及她的过去有关的事情，这位牢騷的外交家講得头头是道。所有的人的所有的事，他沒有一件不知道——或許还不止。总而言之，他的話对于老实的少佐真是惊心动魄的大發現。都宾講到奥斯本太太和賽特笠先生已經收留了她，鉄潑窩姆哈哈大笑，把都宾又吓了一跳。鉄潑窩姆說他們何不到监牢里請一兩个犯人回家做乔杰那小混蛋的老师呢？那些剃光了头、穿着黃色囚衣、用鏈子一对一对鎖着，在本浦聶格尔当清道夫的犯人有的是。

少佐沒有料到会有这样的情报，听得毛髮悚然。早晨沒見利蓓加之前，他曾經和爱米丽亞約好晚上到宮里参加跳舞会，那么正好可以在宮里把一切都告訴她。少佐回到家里，穿上制服，到宮里等着，希望能見到奥斯本太太。可是她沒有去。到他回家的时候，賽特笠家里已經沒有灯光，他只好等到第二天早晨再見她。当晚他帶着这么可怕的秘密上床，不知道他怎么睡的。

第二天早晨，他尽早打發佣人送了一封短信到对街去，信上說明有要事和她商量。那知回信来了，只說奥斯本太太很不舒服，睡在房里不能出来。

她也是一夜沒有好睡，一直在想心事。这件心事已經不知多少回使她心神不宁。她也不知多少回要想放弃成見，無奈事到临头，她总覺得牺牲太大，便又止步回身了。虽然他对自己百般爱惜，忠实到底，自己对他也很器重，很感激，很尊敬，可是这件事总不能行。一切的功績、恩惠、不变的忠誠，可算什么呢？在天平上秤起来，分量往往还比不过女人的一綹头髮或是男人的一

根鬍子。拿着爱米来說，也不見得比别的女人更看重这些好处。她也曾經努力想把它們算作合格的品質，不过老是委决不下。狠心的女人現在有了借口，打定主意把自己解脱出来。

当天下午，少佐总算見着了爱米丽亞。現在每逢他来的时候，爱米总是亲亲热热的招呼他，已經成了習慣，可是那天她只对他行了一个礼，伸出戴手套的小手給他握了一握，馬上又縮回去了。

利蓓加也在屋里，微笑着向他走过来，预备和他握手。都宾显得很狼狽，往后退了一步說道："对——对不起，太太，我得先告訴你，我到此地来的目的是对你不利的。"

乔斯心下着忙，竭力想避免正面冲突，忙道："得了得了，这种事咱們不必多談。"

爱米丽亞的眼神非常坚定，她的声音低沉而清楚，还帶着一点顫抖，說道："我倒不知道都宾少佐对于利蓓加究竟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乔斯重新插嘴道："我不准人家在我屋里胡鬧。这个我不准的！都宾，請你别那么着。"他身上發抖，头臉紅漲，呼了一大口气，向門口跑去。

利蓓加做出天使一般温柔的样子說："亲爱的朋友，听听都宾少佐究竟要說我什么坏話。"

乔斯扯起嗓子尖声叫道："我偏不要听。"說着，整一整晨衣逃掉了。

爱米丽亞說："我們兩个都是弱女子，您請开口罢！"

少佐傲然說道："爱米丽亞，你把这种态度对待我不大合适。我想我也并不是欺負弱女子的人。我現在是尽我应尽的責任，这件事我也并不爱做。"

爱米丽亞越来越暴躁，説道："都宾少佐，有話請你快快的説！"她这么盛气凌人，都宾的臉色也变得难看起来。

"我的来意是这样的——克劳萊太太，旣然你不走，我只好当着你的面説了。我認为你——你不应該住到我朋友的家里来。你已經和丈夫分居，旅行的时候又不用自己的眞姓名，又常到賭場賭錢——"

蓓基叫起来説："我是去跳舞的！"

都宾接着説："奥斯本太太和她的兒子不能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我还可以告訴你，这兒有人認識你，知道你过去的行为。关于这一点，我甚至于不願意在——在奥斯本太太面前多説。"

利蓓加説："都宾少佐，你毁謗我的話説得眞謹愼眞巧妙。你加了我一个罪名，可是又不肯明説。我的罪名究竟是什么呢？对丈夫不忠誠嗎？我瞧不起这話！看誰能够証明錯处在我。不妨就請你来証明。我是淸白的，哪怕我最狠心的冤家，罵我罵得最惡毒的人，也不比我更干凈。你是不是罵我穷苦、倒楣、沒人理睬呢？这些罪过我倒全有，而且每天为着它們受苦。爱米，讓我走吧。譬如我沒有碰見你，那么我現在也不比从前更命苦！只算是黑夜过了，可憐的流浪者又得从新上路。你还記得咱們从前唱的一支歌嗎？唉，从前的日子多好！从那时候起，我就到处漂泊。我是个沒人理的可憐虫。因为我苦惱，人家瞧不起我。因为我單身沒个依靠，人家欺負我。讓我走吧。我在这兒显然是跟这位先生厉害冲突的。"

少佐道："太太，的确是厉害冲突的。如果我在他們家里能够行使权力的話——"

爱米丽亞打断他的話説："权力，你沒有权力！利蓓加，你就住我家。我不会因为你受了压迫，就丢了你不管，也不会因

为——因为都宾少佐欺負你，就也跟着作践你。亲爱的，来吧。”說着，兩个女的都向門口走去。

威廉开了門，可是当她們出去的时候，他拉着爱米丽亞的手說：“能不能請你留下，我想和你談談。”

蓓基像个殉难者似的說道：“他要在我背后跟你說話呢！”爱米丽亞的回答就是紧紧的攥住了她的手。

都宾說道：“我拿信义担保，我的話与你無关。爱米丽亞，来吧。”她依言进来。都宾对克劳萊太太鞠了一躬，把門关好。爱米丽亞靠在鏡子上望着他，臉上唇上都沒有血色。

少佐道：“我剛才說話的时候失于檢点，不該用了权力兩个字。”

爱米丽亞的牙齿格格打战，說道：“你是不对。”

都宾道：“至少我有权利要求向你說几句話。”

那女的回答道：“你眞慷慨，还来提醒我，怕我忘了你給我們的恩惠。”

威廉說：“我所說的权利，是乔治的父亲留給我的。”

“对了，而你却侮辱他。昨天你的确侮辱他来着。你自己反正也明白。我永远不能饒你。永远不能饒你！”爱米丽亞又气又激动，抖巍巍的一句句冲着都宾說。

威廉憂郁地說道：“爱米丽亞，你这話不是当眞吧？难道我一时忽忙說錯的几句話，竟比一輩子的忠心还重嗎？我認为我的行事，幷沒有侮辱乔治的地方。假如咱們彼此責备，我想乔治的老婆，乔治兒子的母亲，总不能再抱怨我。以后到——到你有了閑空，你再仔細想一想，你的良心准会收回你現在說的話。你現在已經把它收回了。”爱米丽亞低了头。

他接着說：“你激动的原因，幷不是昨天的一席話。爱米丽

亞，那些話不过是个借口。这十五年来我一直爱你，护着你，这点兒意思还猜不出来嗎？多少年来我已經懂得怎么測度你的感情和分析你的思想了。我知道你的感情有多深多淺。你能够忠忠心心的抱着回忆不放，把幻想当無价之宝，可是对于我的深情却無动于中，不能拿相称的感情来报答我。如果换了一个慷慨大量的女人，我一定已經赢得了她的心了。你配不上我貢献給你的爱情。我一向也知道我一輩子費尽心力要想得到的宝貝物兒不值什么。我知道我是个傻瓜，也是一腦袋痴心妄想，为了你的淺薄的、殘缺不全的爱情，甘心把我的热誠、我的忠心，全部献出来。現在我不跟你再講价錢，我自願放弃了。我幷不怪你，你心地不坏，幷且已經尽了你的力。可是你够不上——你够不上我給你的爱情。一个品質比你高貴的人也許倒会因为能够分享我这点兒爱情而觉得得意呢。再見，爱米丽亞！我一向留神看着你內心的掙扎。現在不必掙扎了。咱們兩个对于它都厭倦了。”

威廉这样突如其来掙断了爱米丽亞牽着他的鉄鏈子，發表了独立宣言，幷且表示自己高出于爱米丽亞，使她害怕起来，話也說不出。他一向对她低头服小，因此可憐的女人总是作踐他，已經成了習慣。她不肯嫁他，可是也不願意放他走。她自己什么也不拿出来，可是希望他为自己献出一切。在恋爱的过程中，这样的交易幷不在少数。

威廉的突击打敗了她，使她垂头丧气。她自己的一着是早已輸掉了。

她說：“那么，你是不是——打算——离开这兒呢，威廉？”

他憂悶地笑了一笑說：“从前我也曾經离开过你一回，过了十二年才又回来。爱米丽亞，那会兒咱們都还年輕呢。再見吧，

我这一辈子化了这么些时候搞这个玩意兒，已經够了。”

他們說話的当兒，奧斯本太太的房門开了一条小縫。原来蓓基一直抓着門把子沒有放，都宾一走，她就开了門，里面兩个人的对話，全讓她听了去。她想：“那个人心地多么高尚！那女的这么玩弄他，眞是可惡！”她很佩服都宾。虽然他反对她，她倒并不怀恨。他的一着棋子走的光明正大，待人还是公道的。她想：“啊！如果我嫁得着这么一个有腦子有心肝的丈夫，就是他的脚板大些兒，我也不嫌他。”她急急回到自己房里，竟然想帮他的忙，写了一个条子，求他暫緩几日再走，說是关于爱米的事情她可以为他效劳。

当时他們兩个已經分别。可憐的威廉重新走到門口，从此去了。这一切全是年輕的寡妇所促成的。她已經遂心如意，打了胜仗，現在剩她一个人，可以尽她所能庆祝胜利了。太太小姐們都来羨慕她吧！

开飯的时候（奇妙的好时光！）乔杰先生进来，發現都宾又沒有来。他們悶悶的吃了一餐飯，大家不开口，乔斯的胃口仍旧很好，可是爱米什么也沒有吃。

飯后，乔杰在窗口靠墊堆里躺着。这窗子極其寬敞，年代已經很深，从三角楼往外凸出去，三面都是玻璃。从一面看下去，正是市場，大象旅社就在那里。乔杰躺在靠墊堆里，他母亲就在旁边忙这样忙那样。忽然他發現对街少佐屋子里乱哄哄有人走动。

他說：“喝！那是都宾的小馬車。他們把它从空場上搬到街上来了。”他所謂的小馬車是少佐花了六鎊錢买下来的，大家常常为这件事取笑他。

爱米怔了一怔，可是沒有說話。

乔杰接着說："喝！菲蘭西斯拿着行李袋。那个一只眼的車夫孔慈領着三匹馬从市場来了。瞧他的靴子和黃衣服，他多滑稽！啃，他們在把馬套到都宾車上去呢。他要出門嗎？"

愛米說："是的。他要出門旅行。"

"出門旅行？他什么时候回来呢？"

愛米答道："他——他不回来了。"

乔杰跳起来叫道："不回来了！"乔斯喝道："耽在这兒别动！"他的母亲愁眉苦臉的說："耽在这兒，乔杰。"孩子果然不出去，可是又好奇又着急，一时在屋里东踢西踢，一时跪在位子上用膝盖跳上跳下。

馬已經套好，行李也都扣到車上去了。弗蘭西斯出来，手上拿着他主人的劍、手杖和傘。这些东西給捆成一束，擱在車身里空的地方。一張小書台，一只專擱硬边帽子的旧鉛皮帽匣，都塞在座位底下。弗蘭西斯又拿出他那藍呢面子、紅色毛絲緞里子的旧大衣来。这件大衣穿了有十五年，就像流行歌曲里說的，是久經滄桑的了。在滑鉄盧大战的时候它还是簇新的，加德白拉之战以后，乔治和威廉晚上就用它当被子。

房东勃尔克老头兒先出来，弗蘭西斯又拿着好些包裹跟在后面，这些是最后一批包裹。接着出来的便是威廉少佐。勃尔克要跟他亲吻。凡是和少佐有来往的人沒有一个不愛他的。他費了好大力气才从房东的怀抱中脫身出来。

乔治尖声叫道："我不管，我偏要下去！"蓓基也很关心，她把一張紙条塞在孩子手里說道："把这个給他。"要不了一会兒功夫，他已經冲下楼梯奔到对街去了。穿黃衣的馬夫正在輕輕的揮着鞭子括括作声。威廉从房东的怀抱里脫身出来，进了車子。乔治跟着跳进去一把抱住少佐的脖子問長問短——他們在窗子

里都看得見。然后他摸摸背心口袋，掏出一張紙条交給少佐。威廉很着急的一把夺了，手抖抖的展开信紙来看。可是一看之后，他的脸色立刻变了，把它一撕兩半扔在窗外。他吻了乔杰的头。孩子給弗蘭西斯拉着走出了馬車，一面把拳头紧紧掩着兩眼，然后恋恋不舍的摸着車身。用力呀，車夫！穿黃衣的車夫把鞭子抽得劈劈拍拍的响，弗蘭西斯跳上高座坐在車夫旁边。馬兒开步走了，車子里面的都宾低着头。車子走过爱米丽亚的窗口，他也沒有抬头看一眼。乔杰还在街上，車一走，他当着大家的面号哭起来。

晚上，爱米的女佣人听見他又在睡夢里大声痛哭，便拿了些杏醬去安慰他。她也陪着他伤心。所有沒有錢的，苦惱的老实人，所有的好人，只要認識这位慈祥誠恳的先生，沒有一个不敬爱他。

至于爱米呢，她不是已經尽了責任了嗎？她反正有乔治的肖像安慰她。

第六十七章

有人出生，有人結婚，有人去世

蓓基本来有心帮助都宾，使有情人能够遂心如意，可是究竟用什么計策，她却沒有說出来。反正她对于别人的幸福都不如对于自己的前途那么关心。眼前有許多需要考虑的切身問題，比都宾少佐一生的快乐重要得多。

她忽然来到舒服的环境里，連自己也覚得突兀。現在她身

边有的是朋友，对她非常体贴。四周圍这种仁厚老实的好人，她已經好些时候没有接触过了。她对流浪生活很習慣，一则因为天性好动，二則也是出于不得已。話虽这么說，她有时候也很希望能够休息一下。哪怕是最不怕艰苦的阿拉伯人，慣会騎在駱駝背上在沙漠里奔馳，有时也爱在水草旁边棗树底下歇脚，或是进城逛逛市場，在澡堂里洗洗澡提提神，到教堂里做做禱告，然后再出外去干搶家劫舍的营生。同样的，蓓基一向被放逐在外面，現在住到乔斯的篷帳里面吃他的比劳①，覚得眞是高兴。她拴好了馬，放下兵器，怪受用的在他火旁边取暖。經过了漂泊不定的生涯，一旦安定下来，眞有說不出的恬靜愉快。

她自己覚得滿意，便努力巴結这家子所有的人。講到討好别人这項本事，我們都知道她出人头地的能干。她和乔斯在大象旅社閣楼上談了一席話，便哄得他回心轉意了好些。她住下不到一星期，那印度官兒已經成了她忠心的奴才，發狂似的爱她。爱米丽亚比不上蓓基有趣，乔斯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吃过飯之后照規矩总得打个盹兒。利蓓加一来，他宁可不睡了，常常坐着敞車和她一同出去兜風，并且特地找些寻欢作乐的由头，为她請了好几次客。

代理公使鉄潑窩姆本来惡毒毒的說蓓基的坏話，自从到乔斯家里吃过一餐飯之后，天天来拜訪她。可憐的爱米向来不大說話，都宾走后，更加怏怏不乐，寡言罕語，因此这位高她一等的仙子一到，大家簡直把她忘了。法国公使对于蓓基傾倒的程度，竟也不比他的英国对手差什么。至于德国的太太們呢，本来沒有什么謹严的道德观念，对于英国人尤其另眼相看，所以瞧着奥

① 印度的一种肉飯。

斯本太太可爱的朋友那么机智聪明，都非常喜欢。蓓基虽然没有要求进宫，可是大公爵和他夫人听說她嫵媚动人，很想見見她。后来大家知道她出身高貴，屬于英国的旧世家，她丈夫是禁衛軍里的上校，又是某某島的总督大人；他們夫妻因为小事情不和，所以分居。在英国，大家仍旧看“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德的“选擇的亲和力”也被公認为对于身心有益的讀物，在这样的国內，夫妻分居算不了什么，所以公国里最高尙的人仕都願意招待她。太太們从前对爱米丽亚十分亲热，發誓始終如一的爱她；現在她們見了蓓基，更密切了一層，更願意給她这些無上的好处。这些單純的德国人对于爱情和自由的看法是姚克郡和索默塞脫郡的老实人所不懂的。在德国好些文明的城市里，居民的見解很通达，他們認为一个女人尽管离过好几次婚，可是在社会上的地位却一点不受影响。乔斯自从自立門戶之后，家里的气氛从来没有像現在这么愉快。这全是利蓓加的功劳。她唱歌彈琴，有說有笑，会說两三国語言，把所有的人都引到家里来，并且使乔斯相信本地上流人仕所以爱同他們往来，都是因为他善于应酬，口角俏皮的緣故。

爱米現在在家里什么事都不能作主，只有付賬的时候才去向她要錢。可是蓓基不久就想出法子来討好她安慰她。她不断的和爱米講到都宾給撵走的事情，毫不顧忌的称贊他是个人品高貴的君子，表示十分佩服他，而且責备爱米对他太不近人情。爱米为自己辯护，說她不过是遵照基督教的教义行事，又說一个女人应該从一而終，她旣然僥幸嫁过像天神一般的好丈夫，無論如何不願意再嫁了。話虽这么說，蓓基称贊少佐，她听了一些不生气，蓓基爱夸他多少回都沒有关系。不但如此，她自己常常把話題轉到都宾身上，一天不下二十来次。

討好乔杰和佣人們是不难的。上面已經說过，爱米丽亞的貼身女佣人全心全意贊賞慷慨大度的都宾少佐。起先她討厭蓓基，怪她离間了少佐和女主人，可是后来看見她那么佩服少佐，为他辯护的时候口气那么热烈，气也平了。每逢請客以后，两位太太晚上在一处相聚，配恩小姐給她們刷头髮（一位太太是淡黃头髮，另外一位是軟軟的栗色头髮）——配恩小姐一面刷，一面总为那位亲爱的好先生都宾少佐說几句好話。爱米丽亞听了幷不着惱，就好像她听見利蓓加夸奖他不覺得生气一样。她催着乔治經常写信給他，而且总不忘記叫他在信后写上媽媽囑笔問候等等字样。到晚上她望望丈夫的遺像，覺得它不再責备自己。現在威廉走掉之后，說不定她反而有些怨怪它的意思。

爱米不顧一切的牺牲了自己之后，心上很不快活。她精神恍惚，不言不語，情緒非常不安，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家里人从来沒有看見她脾气那么大。漸漸的她臉色青白，身上老是不快。她时常挑了几支歌兒自己彈唱，全是少佐以前喜欢听的——威勃所作的溫馨的情歌"虽不是独自一个兒，我也寂寞"就是其中之一。小姐們啊，由此可見你們的前輩虽然老派，也知道怎么恋爱，怎么唱歌，那时候你們还沒有出世呢。到傍晚，她在蒙蒙矓矓的客厅里唱歌，往往唱到一半，忽然停下来走到隔壁屋子里，想来总是瞧着丈夫的遺像找安慰去了。

都宾走了之后，还留下几本書，里面写着他的名字。一本是德文字典，空白頁上写了"第——联队威廉·都宾"，一本是旅行指南，上面有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此外还有一两本别的書，都給爱米收起来擱在她臥房里的柜子上。这衣柜正在两个乔治的肖像底下，上面摆着她的針綫盒子、小書台、"聖經"、聖書。少佐临走的时候忘了把手套帶去，后来乔杰在他媽媽書台里找东西，

發現这副手套給整整齐齐的叠好了藏在大家所說的"秘密抽屜"里。这也是事实。

爱米不喜欢应酬，心緒又不好，夏天傍晚唯一的消遣就是和乔杰出去散步，一直走得老远，把利蓓加撇在家里陪着乔斯先生。娘兒兩个老是談起少佐，媽媽的口气叫那孩子忍不住微笑。她告訴乔杰說她觉得威廉少佐是全世界最好、最温和、最慈厚、最勇敢同时又是最謙虚的人。她反复告訴他，說他們現在的一切，都是这位好朋友的恩賜，他們穷愁交逼的时候，全靠他照应；別人不理睬他們的时候，也亏他帮助。她說少佐的同事沒一个不佩服他，虽然他本人从来不提到自己的功績；乔杰的父亲最相信他，他从小到大，都亏得好威廉看顧他。爱米說："你爸爸小时候常常告訴我說他們学校里有个惡霸欺負他，幸而有威廉保护着才沒有吃亏。从那天起，他們兩个就做了好朋友，一直到你亲爱的爸爸打仗死去为止。"

乔杰說："都宾有沒有把害死爸爸的敌人杀掉呢？我想他准已經把他弄死了，反正如果他把那人拿住以后，决不饒他，是不是，媽媽？將来我进了軍队，我跟那些法国人誓不兩立！这是我的話。"

娘兒兩个这样談体己，一談就是好些时候。心地單純的女人把孩子当作心腹朋友。他呢，跟一切深知威廉的人一般，非常喜欢他。

順便再說一句。蓓基太太在待人多情多义这方面不甘后人，在臥房里也挂起一張肖像来。許多人看見了都觉得又納悶又好笑。肖像上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朋友乔斯。他見蓓基屋里挂了自己的肖像，心中大喜。这小女人最初住到賽特笠家里来

的时候，只带了一只旧得不像样的小箱子，后来的大箱子和紙盒子也破爛不堪。大概她覺得很不好意思，便时常談起她留在萊比錫的行李，仿佛这些东西非常貴重，总說要想法把它們运来才好。我的孩子，如果出門旅行的人身边沒有行李，而不断的跟你談起他的行李怎么講究，千万小心在意。这个人十分之九是个騙子。

乔斯和愛米都不懂得这重要的公理。蓓基的沒現形的箱子里究竟是不是眞有許多漂亮的衣服，他們并不放在心上。可是她眼前的衣著非常破旧，愛米只好把自己的供給她用，或是帶她到本城最好的衣裝店里去添置新衣服。我可以肯定的說一句，現在她不穿撕破領子的衣服了，也沒有肩膀那里拖一塊挂一塊的褪色綢衫子了。环境一变，蓓基少不得把自己的習慣也改掉些。胭脂瓶暫时給藏了起来，另外一种習以为常的刺激也只能放弃，或者只能私底下享受一下，譬如像愛米娘兒倆夏天傍晚出去散步，有乔斯劝着，她才喝些攙水的白酒。她并不放量痛飲；他家的向导，那混蛋的基希，就不同了，老是尽着肚子灌，簡直离不开酒瓶子，而且一开了头就鬧不清自己喝过多少。有的时候他發覺乔斯先生的哥涅克酒消繳得那么快，連自己也覺得糊塗。好了，好了，这些話叫人怪不好意思的，反正蓓基自从进了上等人家之后，一定沒有以前喝得那么多。

形容得天花乱墜的箱子終久从萊比錫来了，一共有三只，既不华丽，也不怎么大，而且蓓基似乎并沒有从箱子里拿出什么衣服首飾来用。一只箱子里裝了許多紙張文件，——以前罗登·克劳萊發狠搜查蓓基的私房錢，抄的就是这一个箱子。她嘻皮笑臉的从这个箱子里拿出一張肖像釘在牆上，叫乔斯来看。这是一張鉛笔画，画着一位先生，兩腮帮子塗得紅粉粉的非常好

看。他騎在大象身上，远处有几棵椰子树和一座塔，正是东方的景色。

乔斯叫道："求老天保佑我的灵魂吧！这是我的画像！"这正是他的像，画得又年輕又俊美，上身穿着一件黃布衣服，还是一八〇四年的款式。这幅肖像从前一向挂在勒塞尔广場老房子里。

蓓基感动得声音發抖，說道："是我把它买下来的。那时候我去看看到底有沒有法子帮忙我的好朋友們。我一直把这幅画兒好好藏着——我以后也要把它好好藏着。"

乔斯臉上說不出的高兴得意，說："眞的？你眞的为我才看重它嗎？"

蓓基道："你明明知道我心里的确是这样。可是何必多說，何必多想，何必回顧往事呢？現在已經来不及了。"

那天晚上的談話，乔斯听来眞觉得滋味無穷。爱米回家的时候又疲倦又委頓，立刻上床睡觉，只剩乔斯跟他美貌的客人对坐談心，彼此談得很暢快。他妹妹在隔壁躺着睡不着，听得利蓓加把一八一五年流行的歌曲唱給乔斯听。当晚乔斯和爱米丽亚一样，也睡不着，眞是希罕事兒。

当下已到六月，正是倫敦最热鬧的时候。乔斯每天把"加里涅尼"报上的新聞細細看一遍，早飯的时候挑几段讀給太太們听。这份天下無双的报紙眞是国外旅行者的好伴侶，上面每星期都登載着軍队調动的詳細消息。乔斯也算在軍队里混过的，所以对于这种消息特别关心。有一回他念道："第——联队士兵回国。格拉芙生特六月二十日电：英勇的第——联队士兵今晨乘东印度商船拉姆輕特号抵达此地，船上共計軍官十四人，兵士一百三十二人。第——联队曾經参加滑鉄盧大战，为国增光，一

年后外調，在緬甸战役又大显身手，迄今已有十四年未曾回国。久經战陣的統領麦格尔·奥多爵士已在昨日登陆。同行的除奥多夫人和爵士的妹妹奥多小姐之外，有波斯基上尉、斯德卜尔上尉、馬克洛上尉、瑪洛內上尉、斯密士中尉、瓊斯中尉、湯姆生中尉、弗·托母森中尉、赫格思少尉、格拉弟少尉。勇士們上岸的时候，乐队奏出国歌，观者欢声雷动，一路送他們到偉德飯店进餐。偉德飯店为招待各位衛国英雄起見，特备上等筵席，酒菜十分丰盛。进餐时群众繼續在外面热烈欢呼。奥多上校和奥多夫人特地出席到陽台上，举杯滿飲偉德飯店最貴重的紅酒祝群众‘身体健康’。”

又有一次，乔斯讀出一段簡短的新聞，說是都宾少佐已經到达契頓姆，重新回到第——联队里原有的崗位上。后来他又讀到下級騎士麦格尔·奥多爵士，奥多爵士夫人，以及葛蘿薇娜·奥多小姐进宮覲見的情形。奥多夫人的引見人是葛蘭曼洛內的瑪洛茛·瑪洛內太太，奥多小姐的就是奥多夫人。这項消息刊登出来不久，都宾的名字就在陆軍少將的名單上出現。原来鉄帕托夫老將軍在第——联队从瑪德拉斯回国的时候死在半路。軍队回国以后，国王特將麦格尔·奥多上校升为陆軍中將，并且下旨任命他为团長总指揮，正式統帶向来在他屬下的出众的士兵。

关于这些事情，爱米丽亚已經听說过一点兒。乔治和他保护人之間信来信去，一直沒有間断。威廉离开之后，甚至于还写过一两封信給爱米丽亚本人，可是口气老实不客气的冷淡，因此这一回輪到可憐的女人心里气餒，覚得已經失去了控制威廉的力量。正是他說的，他如今是自由身子了。威廉离开了她，又叫她心酸。她想到以前他一次又一次的替自己当差，不知帮了多少忙，而且对自己又尊重又体貼；这一切都涌到眼前，日日夜夜使

她不得安宁。她依照向来的習慣，暗底下难过，想起从前把他的爱情不当一回事，現在才明白这种感情的純潔和美丽。只怪自己不好，輕輕扔掉了这样的珍宝。

威廉的爱情眞的死了，消耗尽了。他心里覚得自己对她的爱情已經一去不返，而且以后也不可能重新爱她。多少年来他忠忠心心献給她的一片痴情給她扔在地下摔得粉碎，即使修补起来，裂痕总在，爱米丽亞太輕率，太霸道，生生的把它糟蹋了。威廉反复寻思道："只怪我痴心妄想，一味自己哄自己。如果她值得我这么爱她，一定早已报答我的眞情。这都是我心地糊塗，才会誤到如今。人生一輩子，不就是一錯再錯的錯下去嗎？就算我贏得了她的爱情，看来也会立刻从迷夢中醒过来。何必灰心丧气，因为失败而覚得害臊呢？"他仔細咀嚼半生追求爱米丽亞的过程，越想得透，就越看得穿，明白自己受了騙。他說："还是回去干我的老本行吧！天旣然派我过那种生活，我就好好的尽我的本分。我的任务就是督促新来的弟兄們把制服上的鈕扣擦亮，教导軍曹們把賬目記清。我以后在大飯堂吃飯，听那苏格蘭医生講故事。到我年老力衰的时候，就領个半俸告老，我的老妹妹們嘴碎，正好罵罵我。正像'华倫斯坦'①里的女孩子說的：'我曾經恋爱过，也領略过人生。'这会兒可覚得累了。弗蘭茜斯，把賬付了，給我拿一支雪茄烟来。再看看今兒晚上有什么戏。明天咱們乘'巴达維埃'号过海。"他一面在罗脫达姆的旅館里踱来踱去，一面說了上面的一篇話，可是弗蘭茜斯听見的却只有最后的两句。"巴达維埃"号邮船泊在船塢里，当初出国的时候，他和爱米同坐在那艘船的后甲板上，大家欢天喜地；現在他还看得見那

---

① 德国大詩人席勒(Schiller, 1759—1805)所著历史悲剧，1799年出版。

块地方。他想：克劳莱的女人不知道究竟有什么話跟我說？管它！明天我們就动身过海，回英国，回家，回本行！

一过六月，本浦尼格尔的貴族按照德国的風俗，分散到許多矿泉浴場去避暑。他們喝矿水，騎驢子，如果又有錢又有兴致，还可以上賭場賭錢。他們成群結队的去吃客飯，吃得狼吞虎咽。一夏天就这样閑閑散散的过去。英国外交官有的到托百利兹，有的上基新根。他們的法国对头也关了公使館忽忽忙忙的住到他們最喜欢的特·剛大道去。大公爵一家到温泉避暑，或是住在獵屋里过夏。凡是有資格自称上流人物的，沒一个留在本国。御医馮·格劳白先生和他的男爵夫人少不得也跟着大伙兒一起走。上温泉避暑的时候，医生的收入最多，可算是一面干正經，一面寻欢作乐。他經常避暑都到奥斯当。那边德国人多，医生和他太太又可以洗海澡。

那怪有趣的病人乔斯现在成了他最靠得住的一头奶牛。医生对乔斯說，他自己身子不結实，他可怜的妹妹更是虛弱的利害，两个人都应該休养。这样一說，就毫不費力的打动了乔斯，把他帶着一同到那可厭的海口去过夏天。爱米無可無不可，不管到哪里都行。乔杰听得有机会旅行，高兴得直跳。蓓基当然也跟着一起走，在乔斯新买的大馬車里占了第四个位子。两个佣人坐在馬車外面的座位上。蓓基想到在奥斯当可能遇見的熟人，心里大概有些不安，害怕这些人会散播不好听的謠言。她想：管它呢！反正她有能耐，站得定脚跟。现在乔斯是拿得稳的，除非是疾風暴雨般的大变卦才拆得开他們倆。自从那幅画像挂出来之后，他就掉在她手掌心里了。蓓基把她的一幅大象拿下来藏在許多年以前爱米丽亚送給她的小箱子里。爱米也把两幅天神的真容收拾起来，一家人都来到奥斯当，租了一宅又貴又不

舒服的房子住下来。

爱米丽亞开始在温泉里洗澡，尽量利用温泉来恢复健康。她和蓓基一同进出。蓓基碰見的老相識不下几十个，大家不睬她，爱米丽亞反正不認得他們，根本不知道她选中的好伴侣受到怎样的怠慢。蓓基覺得不好把实情告訴給她听，讓她蒙在鼓里。

罗登·克劳萊太太有几个朋友倒是很願意跟她来往，——說不定她本人却有些嫌他們。这些人里面有楼德少佐(目前不屬于任何部队)和以前在火槍营任职的盧克上尉。他們两个差不多天天站在堤岸上，一面抽烟，一面光着眼看女人。不久他們踏进了乔瑟夫·賽特笠先生高尙的圈子里。賽特笠先生十分好客，他們便常在他家吃飯。事实上他們根本不容許主人拒客，不管蓓基在家不在家，自己冲到屋里，闖进奥斯本太太的客厅，衣服上和鬍子上的香水味兒熏得滿屋都是。他們管乔斯叫"老家伙"，占住了他的飯桌子嘻嘻哈哈的喝酒，一坐就是好半天。

乔杰不喜欢这些人。他問道："他們說的話我不懂。昨天我听見少佐对克劳萊太太說：'蓓基，你把那老家伙一个人霸占了可不行啊。咱們把骰子拿进屋吧。要不，有什么咱們对半分。'媽媽，少佐的話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爱米說："少佐！他也配叫少佐！这些話我也不懂。"她一看見他和他的朋友，心里說不出多少害怕和嫌惡。他們嘴里嘈着醉話奉承她，隔着飯桌子乜斜着眼睛色眯眯的看她。上尉向着她动手动脚，慌得她心里作惡。若是乔杰不在身旁，她从来不肯露臉。

說句公平話，这两个人来他們家的时候，利蓓加从来不讓爱

米丽亚独自陪客。少佐也是單身，賭神罰誓說要把她弄到手。两个恶棍都饞涎这个不懂世事的女人，相爭不下，在她自己的桌子上賭賽，把她作賭注。她虽然不知道两个坏蛋背地里怎么算計她，可是見了他們就害怕，战战兢兢的只想逃走。

她苦苦央求乔斯赶快离开当地。可是他不肯。他行动迟慢，离不开医生，說不定还受另外一个人的牵制。反正蓓基并不着急要回英国。

最后爱米狠下心不顧一切冒了一个大險。她写了一封信給海外的一个朋友。关于这件事她对家里的人一个字不提，把信藏在披肩下面走到邮局寄出去。乔杰去接她的时候看見她两腮通紅，样子很激动。她吻了乔杰，那天晚上一直守着他。散步回家之后，她就留在臥房里沒有出来。蓓基以为是楼德少佐和那上尉把她吓着了。

蓓基自己肚里思忖道："她不应該留在这兒。这小糊塗虫！她非得离开这兒不可。他那个沒腦子的丈夫，死了十五年了，(死了也是活該！)她还在哼哼唧唧的舍不得他。这两个男人是不能嫁的。楼德太坏了。不行，还是叫她嫁給那竹子拐棍兒吧。今天晚上我就得把这件事办好。"

蓓基端了一杯茶到爱米丽亞的房里，看見她愁眉苦臉的瞧着两幅画像，仿佛是坐立不安的样子。她放下茶杯。

爱米丽亞說："謝謝你。"

蓓基在爱米面前来回踱步，一半輕蔑一半憐惜的瞧着她說道："爱米丽亞，听我說，我想跟你談談。你得离开这兒才好。这些人太混賬，你不能跟他們在一起。我不願意看見他們折磨你。如果你再不走的話，他們就該侮辱你了。告訴你吧，他們都是流氓，应該进监牢的。至于我怎么認得他們的話，你不必管。我是

什么人都認識的。乔斯不能保护你。他太無能，自己都需要别人来保护。你跟手里抱着的奶娃娃一样，哪兒配在外面混！你还是赶快結婚吧，要不然你和你那宝貝兒子准遭殃。傻瓜，你非有个丈夫不行。有一位百里挑一的君子人已經再三向你求婚，而你却回絕了他。你这糊塗、沒心肝、沒天良的小东西！”

爱米丽亞为自己辯护道：“我——我也很想答应他。这是眞話，利蓓加。可是我忘不了——”她抬头看看画像，代替了說話。

蓓基嚷道：“忘不了他！他是个自私自利的騙子，土头土腦下流沒教养的紈褲子弟，是个草包，是个蠢东西，又沒有腦子，又沒有心肝，又不懂規矩！他压根兒不配和你那拿竹子拐棍兒的朋友相提并論，等于你不配跟伊丽莎白女王相提幷論一样。什么呀，他对你早就膩味了。要不是都宾逼着他履行婚約，他准会丢了你。这話是他自己对我說的。他向来沒爱过你，几次三番在我面前拿你取笑。你們結婚以后一个星期，他就跟我談情說爱。”

爱米丽亞霍的坐起来嚷道：“你胡說！你胡說！利蓓加。”

蓓基的好脾气叫人看着冒火。她从腰帶底下掏出一張小紙，打开之后扔在爱米身上，說道：“你这傻瓜，瞧瞧这个吧。你認得出他的笔迹。这是他写給我的，要我跟他一起私奔。这还是他給打死的前一天当着你的面給我的呢。他死也是活該！”

爱米沒有听見她的話。她正在看那封信——原来就是里却蒙公爵夫人开跳舞会的那天晚上乔治藏在花球里遞給蓓基的便条。蓓基說的不錯，糊塗的小伙子果然約她私奔。

爱米低下头哭起来——这恐怕是她在这本小說里面最后一次伤心落泪。她把头越垂越低，抬起手来遮着眼睛哭了一会兒，

讓郁結在心里的感情奔放發泄，蓓基站在旁边瞧着她。誰能够揣摩这些泪珠兒的含意呢？誰能够断定它們是苦是甜呢？她是不是因为崇拜了一輩子的偶像現在倒坍下来滚在脚边給摔得粉碎而伤心呢？还是因为丈夫小看她的痴情而气憤呢？还是因为世俗礼仪所豎起的障碍已經去除，可以得到一种新的、真正的感情而欣喜呢？她想："現在我可以全心全意的爱他了。只要他肯原諒我，給我机会补过，我一定掏出心来爱他。"我想在她温柔的心里，这种感情一定淹沒了其他許多使它激动的感情。

出于蓓基意料之外，她只哭了一会兒。蓓基吻着她，用好言好語安慰她。这样慈悲的行为，在蓓基是少有的。她把爱米当作小孩子，拍拍她的头，說道："咱們現在拿出墨水和笔来，写信叫他立刻回来。"

爱米滿臉通紅，答道："我——我今天早上已經写信給他了。"蓓基听說，尖声大笑起来。她用蘿茜娜① 的詞句唱道："这里有一封信！"屋子里上下都听得見她的刺耳的歌声。

这件事情过去两天之后，爱米丽亚一早起来。外面路上風風雨雨，她一夜沒有好睡，耳朵听着大風怒号，心里想着在陆上水上的行人該多么可憐。話虽如此說，她仍旧再三要和乔杰一起散步到堤岸上去。她在那兒来回的踱着，讓雨水淋在臉上，眼光越过汹涌奔騰、向岸上冲击得浪花四濺的波濤，向西望着黑沉沉的水平綫。两个人都不大开口，孩子偶然对他怯生生的同伴說几句話，表示对她同情，給她保护。

爱米說："我希望他不要挑这样坏的天气过海。"

① 法国戏剧家博馬舍（Beaumarchais 1732—99）的"塞維勒的理髮师"一剧中的女主角。剧本曾由意大利音乐家改編成歌剧。

孩子答道："我跟你打賭，十分之九他会来的。媽媽，你看，那是汽船的黑烟。"这个信号果眞出現了。

虽然汽船向这边行駛，他也許不在船上呢？說不定他沒有收到信，說不定他不高兴回来呢？爱米的心里有千百样的恐惧在七上八下，翻翻滾滾的像正在向堤岸奔騰的波浪。

跟着黑烟，船身也出現了。乔杰有一架很花梢的望远鏡，他拿起来很熟練的从望远鏡里找着了汽船。他看見那船越駛越近，在浪里一起一伏的顛簸，很內行的批評了几句。碼头上扯起旗子，报告有一艘英国汽船將要靠岸。那小旗子上升的时候簌簌的抖——我想爱米的一顆心也跟它一样簌簌的抖。

爱米想法在乔杰后面从望远鏡里張望，可是什么也看不淸，只看見一塊黑影在眼前一起一伏。

乔杰把望远鏡拿回去細細的向汽船看着。他說："瞧它顛簸的多利害！我看見一个浪头砰的打在船头上。甲板上除了舵手之外只有兩个别的人。一个人躺在那兒。还有一个人——穿了一件大衣——还有——好哇！他正是都宾！"他收起望远鏡，一把摟着母亲的頸子。至于那位太太呢，我們只能借用大家爱好的那位詩人的話来說：她"喜欢得落泪"了。① 她心里知道船上的人准是威廉。难道还能是别的人不成？她剛才說什么希望他不要来的話全是裝腔。他当然会来。除了赶回来之外他还有什么别的路走？她知道他会回来的。

汽船駛得很快，越来越近。他們到碼头上船只靠岸的地方去迎接它的时候，爱米的兩条腿軟綿綿的跑也跑不动。她恨不得就地跪下来感謝上天。她想："啊，今后得一輩子感謝天恩才

① 荷馬史詩"伊利亚特"第四卷海克多(Hector)和安特罗馬克(Andromache)分别的一幕。

对！”天气那么坏，船靠岸的时候周圍一个看热閙的閑人都沒有，連等着照看船上那几个旅客的管理員也不見。乔杰那不長进的小子也溜掉了。穿紅里子旧大衣的先生上岸的时候，旁边沒一个人看見当时發生的事情。大致的情形是这样的——

一位戴白帽子圍白披肩的太太，身上滴滴答答的淌着雨水，張开兩臂，一直向他走去。一眨眼的功夫，她就給卷在他的大衣折裥里面，用尽力气吻他的手。他另外一只手大概一面要扶着她防她跌倒，一面又要紧紧摟着她。她的头只到他胸口。她嘴里喃喃呐呐，說什么原諒——亲爱的威廉——亲爱的，最亲爱的，最最亲爱的朋友——吻我，吻我，吻我——这等等的話。大衣底下的情形眞是荒謬得不成話。

爱米从大衣底下走出来的时候，一手还紧紧攥着威廉的手，一面抬起头看着他。他臉上有深情，憐憫，也有伤感的成分。她懂得他的責备，把头低了。

他說：“亲爱的爱米丽亞，你早該来叫我回来了。”

“你从此不走了嗎，威廉？”

“从此不走了，”說着，他重新把亲爱的小人兒摟在胸口。

他們走出海关的时候，乔杰向他們冲过来，一面从望远鏡里看着他們，一面大笑着表示欢迎。他在他們兩人旁边手舞足蹈，做出种种滑稽頑皮的把戏，一路把他們引到家里。乔斯还沒有起身，蓓基也不露臉，只在百叶窗后面看着他們。乔杰跑去吩咐厨房里預备早飯。爱米自己的帽子和披肩已經給配恩小姐拿到过道里去，現在上前来帮忙解开威廉大衣上的搭扣——如果你不反对，咱們还是跟着乔杰去給上校預备早飯吧。船已經泊岸。想望了一辈子的宝貝已經到手。小鳥兒終究飞进来了。它的头枕着他的肩膀，張开顫抖的翅膀，依依地偎在他的胸口。这是他

十八年来日夜盼望的，苦苦思慕的酬报；現在已經得到了。这就是頂峰，就是終点，就是最后的一頁。再見了，上校。願天保佑你，忠厚的威廉！再見了，亲爱的爱米丽亚！你这柔弱的寄生藤啊，願你繞着粗壯堅实的老橡树重新抽出綠叶子来！

利蓓加呢，也許是有些內疚，覺得自己对不起心地忠厚、头腦簡單的爱米，她有生以来第一个恩人，也許是嫌这些多情的場面太肉麻，总之，她認为在这次糾葛里已經尽了本分，从此沒有去見都宾上校和他太太。她动身到白呂吉恩去，說是有要緊事情得办理。婚礼举行的时候，只有乔杰和他舅舅在場。这以后，乔杰和父母在一起团聚，蓓基太太重新回来安慰那寂寞的單身汉子，乔瑟夫·賽特笠。她說她过几天就要走的。乔斯表示宁可在欧洲住下去，不願意和妹夫妹妹并家。

爱米想起自己总算在看見乔治那封信以前已經写信給她丈夫，心上很安慰。威廉說："我老早知道这件事。可是我怎么能够利用这样的手段，叫那可憐家伙身后的名誉受累呢？也就是为这个原因，我听了你的話心里眞是难受——"

爱米嚷道："再别提那天的話兒了！"她的样子那么謙虛，那么懊丧，威廉便把話鋒轉到葛蘿薇娜和佩琪·奥多那亲爱的老太太身上去。爱米信到的一天，他正和这兩个女人坐在一起。他笑道："如果你不来叫我的話，誰也斷不定葛蘿薇娜將来姓什么。"

現在她的姓名是葛蘿薇娜·波斯基，也就是波斯基少佐太太。她打定主意，只嫁部队里的軍官；波斯基的第一个妻子一死，她就嫁了他。奥多太太对于部队的感情也很深厚。她說如果密克有个三長兩短，她准会回来在其余的軍官里面挑一个丈夫。可是中將身体健得很。他住在奥多鎮，养着一群獵狗，排場

很闊。除掉他的鄰居霍加抵堡的霍加抵之外，区里沒人比得上他的地位。奧多夫人仍旧跳急步舞，副省長上次开跳舞会的时候，她还再三要和管馬大臣比賽誰的气長。她和葛蘿薇娜都說都宾对待葛蘿薇娜太不应該。幸而有波斯基湊上来，葛蘿薇娜才有了安慰。奧多太太收到一塊从巴黎寄去的美丽的包头布，气也平了。

都宾上校結婚以后立刻退休，此后在汉泊郡离开女王的克劳莱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宅漂亮的房子住下来。自从改革議案通过之后，畢脫爵士一家一直住在乡下过日子。从男爵在国会的兩个議員席都已經失去，加爵是沒有希望的了。經过这次灾难，他手头拮据，总是無精打彩的，身体也不好，时常預言英帝国不久便会垮台。

吉恩夫人和都宾太太成了極好的朋友。克劳莱大厦和上校的常綠廬之間（这房子是向他的朋友邦篤少佐租来的，目前邦篤和他一家都在外国）——克劳莱大厦和常綠廬之間馬車来，馬車去，来往得很頻繁。吉恩夫人是都宾太太女兒的教母，小女孩兒就用了她的名字。执行洗礼的就是詹姆士·克劳莱牧师，自从他爹死后，由他接手做了本区的牧师。乔治和罗登这兩个小后生交情很深，兩个人在假期里一塊兒打獵騎射，后来讀大学，也是进的劍桥同一个学校。他們当然都爱上了吉恩夫人的女兒，兩人爭風吃醋。兩个太太心坎兒上老早有个打算，要把小姐和乔治結为夫妇，不过我听說克劳莱小姐本人倒是对于堂哥哥更有意。

兩家都不提起克劳莱太太的名字。他們对她的事緘口不言是有原因的。因为不論乔斯·賽特笠到哪里，她总跟着走。那着了迷的乔斯徹头徹尾成了她的奴隶。上校的律师告訴他說他

大舅子保了一大笔人寿險，看来他正在筹款子还債。他向东印度公司請了長假，身体一天比一天虛弱。

爱米丽亚听見他保寿險的消息，十分放心不下，求她丈夫到布魯塞尔去看看乔斯，查个明白。上校离家出国的时候很不願意，一則他正在聚精会神的写“旁遮普历史”①（到目前为止还沒有写完），二則他心爱的小女兒出水痘剛痊愈，他还是不大放心。他到了布魯塞尔，發現乔斯住在本城的一家大旅館里。克劳萊太太住的就是同一旅館的另外一套房間。她有自备馬車，也常常請客，过活得很有气派。

上校自然不想碰見这位太太。他甚至于沒有讓别人知道他已經到达布魯塞尔，只叫佣人悄悄的送了个信給乔斯。乔斯央告上校当夜就去看他。那天晚上克劳萊太太出門作客，他們倆个可以私下見見。上校發現大舅子虛弱得可憐，而且他虽然沒口的称贊利蓓加，可是对于她眞是战战兢兢。据說他害了一大串的病，全亏她看护。这些病名兒是以前沒人听見过的，她对朋友的忠誠也是令人敬佩的。她伺候乔斯簡直像女兒伺候父亲。那倒楣的家伙哼哼着說道：“可是——可是——唉，看老天面上，搬到这兒来住在我近旁吧。有的——有的时候你們可以来瞧瞧我。”

上校听了这話，皺眉說道：“那不行的，乔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爱米丽亚不能来看你。”

“我向你起誓，我拿‘聖經’起誓，”乔瑟夫一面气喘吁吁的說話，一面准备吻聖書，“她跟孩子一样純潔，跟你的太太一样清白。”

---

① 旁遮普是印度的一省。

上校沒精打彩的答道："也許你說的不錯，可是要米不能来。乔斯，做个男子汉大丈夫，把这个不名誉的关系斬断了吧！你回家来住得了。我們听說你的經济情况很糟。"

乔斯嚷道："很糟！誰在造謠伤人？我所有的錢都好好兒的存在外面，利息大着呢！克劳萊太太——我的意思是——我是說——我的錢处置得非常好。"

"你沒有借債嗎？那么干什么保寿險呢？"

"我本来想——送她一份小小的礼——說不定我有个三長兩短。你知道我身子很弱——一个人总得拿出良心待人。我的錢准备都留給你們——錢我可以省得出来，真的省得出来，"威廉的意志薄弱的大舅子叫叫嚷嚷的这么說了一篇話。

上校求他赶快逃走，如果乔斯回到印度，克劳萊太太决不能跟着去。他說把这样的关系維持下去，可能造成最严重的后果，所以無論如何先得和她脫离。

乔斯这可憐虫把兩只手紧紧捏在一起叫道："我就到印度去。随便要我怎么都行。可是得慢慢兒来啊。咱們决不能把这話告訴克劳萊太太。她——她知道了准会把我杀死。你不知道她多可怕！"

都宾答道："那么干嗎不跟着我回家呢？"可是乔斯鼓不起这勇气。他說他第二天早上再跟都宾見面；都宾可不准說他隔夜已經来过了的。他又催都宾快走，因为蓓基也許就要回来。都宾回去的时候，覺得这件事凶多吉少。

他从此沒有看見乔斯。三个月之后，乔瑟夫·賽特笠在埃克斯·拉·夏北尔地方去世。大家發現他所有的財产都在各种投机事業里鬧掉了，剩下的只有几家滑头公司發行的股票，全無价值。二千鎊寿險是唯一能兌現的遺产。这笔錢一半給他妹妹

愛米丽亞，一半給“他的朋友利蓓加，下級騎士罗登·克劳萊少將之妻，因为他病中多承她照顧，給他的帮助难以估計”。同时，利蓓加又是遺嘱的执行人。

保險公司的律师賭神罰誓，說他一輩子沒有見过这样不明不白的案件，应該派專員前来調查死亡的原因；保險公司也拒絕付款。克劳萊太太(她自称克劳萊爵士夫人)立刻帶着泰維斯法学院的白克、德脫尔、海斯几位律师赶到倫敦来办交涉。保險公司敢不付錢嗎？律师們欢迎公司方面調查眞相，他們声称有人陰謀陷害克劳萊太太，已經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結果她大获全胜，銀錢到手，又保全了好名声。都宾上校把他的一份錢退还保險公司，并且斬釘截鉄的拒絕和利蓓加通信或来往。

虽然她繼續自称克劳萊爵士夫人，其实她是沒有这种資格的。他大人罗登·克劳萊上校在考文脫萊島害黃热病去世，比他哥哥畢脫爵士早死一个半月。群众对于他非常愛戴，听了他的死訊万分哀痛。克劳萊的庄地由現在的从男爵罗登·克劳萊爵士承繼。

他也拒絕和他母亲見面，不过給她一份丰厚的生活費。除了这笔錢，他母亲似乎还有許多別的財源。从男爵一年到头住在女王的克劳萊，和吉恩夫人和她女兒在一起。利蓓加呢(她也是爵士夫人)，大都的时候在温泉和契尔顚納姆两边住住。在这两个地方有許多極好的人都帮她說話，認为她一輩子受尽了冤屈。她也有冤家。这也是免不了的。对于这等人，她目前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回答。她热心宗教事業，經常上教堂，背后总有听差跟着。在所有大善士的名單上，总少不了她的名字。对于穷苦的卖橘子女孩兒，沒人照顧的洗衣服女人，潦倒的煎餅販子，她是一个靠得住的、慷慨的施主。为这些可憐人开的义卖

会上，她总有份，每回守着攤子帮忙。不久以前爱米和她的兒女，还有上校，一起到倫敦来，在一个义卖会上出其不意的和她打了个照面。他們慌慌張張的跑了，她只低下眼睛稳重地笑了一笑。爱米勾着乔治的胳膊倉皇逃走（乔治现在已經长成了一个漂亮潇洒的小伙子）；上校抱起小吉內跟着。他看着吉內比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重——甚至于比他的"旁遮普历史"还重。

爱米嘆口气想道："也比我重。"可是他对爱米丽亞总是溫柔体貼，千依百順。

唉，浮名浮利，一切虛空！我們这些人里面誰是眞正快活的？誰是称心如意的？就算当时遂了心願，过后还不是照样不滿意？来吧，孩子們，收拾起戏台，藏起木偶人，咱們的戏已經演完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23 名利场（上下册） ［英］萨克雷 杨必
作者＝BEXP
SS号＝
加密地址＝
页数＝874
下载位置＝http://book4.5read.com/300-35/diskdi/di86/07/!00001.pdg

附录页